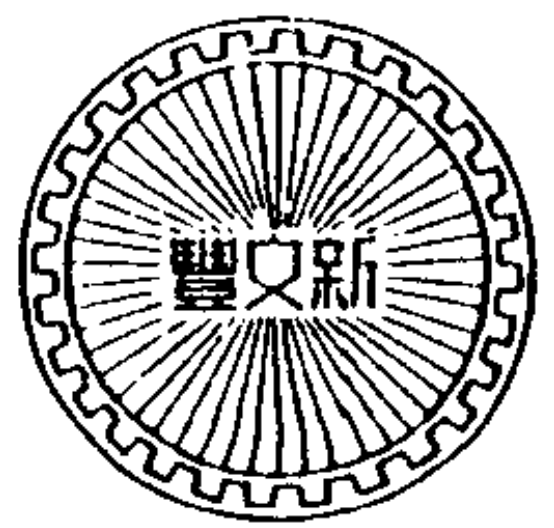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七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二).....	明 焦 竑 撰	金陵叢書	一
泊水齋文鈔三卷.....	明 張慎言 著	山 右	三一九
蓮鬚閣文鈔十八卷.....	明 黎遂球 撰	廣 東	三七一
清溪遺稿一卷不朽錄一卷清溪公題詞一卷.....	明 錢啓忠 撰	四 明	四八七
堆山先生前集鈔一卷.....	明 薛 案 撰	常 州	五五三
夷困文編六卷.....	明 王嗣奭 撰	四 明	五七三
囊雲文集二卷補遺一卷.....	明 周齊曾 撰	四 明	六四九
警山文鈔二卷附錄一卷補遺一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明 宋 惕 撰	胡氏豫章	七〇五
民 魏元曠 撰			
民 胡思敬 撰			
明 葉世倬 撰		郎 園	七四九
百旻遺草一卷附集一卷.....	明		

通

固

聚

書	蔣	一
屋	氏	卯
校	慎	病
印	脩	月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世於春秋為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為鎮撫鎮撫公生國寶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攜次子必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世為鳴甫公大

乙八 澗園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力季定裕鳴甫公親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襄誠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官母秦為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甫二歲即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鍾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為聖人鳴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為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手書大學授之為命今名李淑人即世哭之甚哀既葬時時率昆從瓣香展拜其

慕十二通書大義間有述造為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

遣訪彭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聞

鳴甫公訃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補縣諸生誦

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

機宜或未協先生因試策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賓諸

首每督學使至輒居高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

自樹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敬為

鳴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此拘拘檢柙為

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亦不覺入公甫彙括中矣

已酉落第諸諸從苦過更算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

至寒膚凍腹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

乙八 澗園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泣誓畢此生母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問者曰子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恭語似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豈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

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始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
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筮有省語仲子曰嘻一
身皆知體也奈何耿耿於膺耶頗自愧仲子曰通天徹地皆
知體也乃益大噫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蘇陽馮公
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
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
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
疏具肅皇帝實錄中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
遣人偵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
先生邸巷亟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輿
服之等謹問里童蒙之教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

乙八

卷三十三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奉命案甘肅過里門以近學諭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
無臭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先生
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矣秋仲以仲子
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既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
蘭州渡河以西迤寒折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
以迎晉庵戴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也而以俗禮事之不
可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知己相
得益歡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所舉如太宰王公
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
中聞人而獨司馬王公崇古人妙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
使脫穎於時而後已後王公卒暨績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

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謝甚者以
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絲帕枸杞侑其言曰
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因薦二人其一卽江陵曰此異
日可以託國者其一卽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
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
宜仰天歎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會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
生既去甘肅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魄先生喜而
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
寶此厲民殆買棹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
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之士
綴學者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先生至毅然以

乙八

卷三十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摯仁
體以示人案吏則先風化而抑掎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
華桑陰未移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
強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踊躍如寐得
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濯如疾獲差致尊
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
彈冠登朝爲世羽儀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繼屬蔓引於今
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
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
旨繫獄先生復擬申救文貞懼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
新有邵御史齊康探意露章詆文貞朝議闐然先生以謂此

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搆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
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嫉之夫病國莫大乎
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自古亂人國者
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褊心蠱氣無大臣度陛下將
焉用之書上上爲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
大理右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謝
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白之且曰撫
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
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
寓書文貞曰閣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
顧性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什一人或以少之願更與

乙八 禮部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7964

7963

歎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
曰子時何默默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
復告我因相與一噱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既老去位新鄭起
山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睚眦歲庚午先生
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
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
工部屯田主事九月晉尙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册封魯
府八月晉尙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毀骨立喪葬悉慕
古法不爲世俗禮自今上臨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
然如一後浸爲苛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
推重屢進苦言江陵卒瑣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戊
寅以靜庵公高年歸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養將終身焉
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
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涕就道既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
以閩濱海當備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權商
稅覈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尙屬至一切
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拂從龐則餉調乃
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兵民胥不病己卯詔下方
田闢少廣阡巨原於峻嶺如梯於窺谷如孟於江陀海澳則
如瀛先生模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阻水涯之間
咸若目視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倍已又

乙八 禮部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署片札下之窮鄉
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
編開訓禮纂以教民先生持大體不囁喋苛細而其所爲實
曠來遠銷惡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
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閩廣間勢張甚先生爲
設方畧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得銅銃一爲東埔鎮
器相傳失之則災眚立至寨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
心并我兵之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燕香頂受歡語
如沸旋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且
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既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又以貢非國
舊典卻之弗與通第上言東埔寨酋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

卷三十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即今論以擒賊
之後格外懸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
不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千里緩
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坐籌帷幄不屑屑
博棧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者既久杖柱於先生疏上詔
止賜金後先生竟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
疏薦參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快
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出守成都先生泣送之曰
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願以隱約終澤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
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沒江陵
登川者俊臺省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

公杰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史周之翰所誣
蟻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柏託
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
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
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頌言之又不得乃疏聞於上其保全
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疏請從祀文成公得俞旨乙
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再乞休俱奉溫旨不允六月以
御史陳言外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
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親身忠直許國立朝大節歷

卷三十三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歷可稱即今總憲南臺眞足表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
器過人未可終棄誠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旨
留有年元壽宜及時起用仍諭某不必辭免奉旨都御史臺
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即言何必自陳求退著照舊供職時
陸莊簡姜宮保昕夕與先生過從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
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
不難警嫗陳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
庭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官常國
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而其後罪則諸臣
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
心知國家有隱憂而不盡言悟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

295-481

日不能暇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場
尙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旨卿耆德碩望簡任司徒
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
用先生歸櫬糧扉屨丈室蕭然而閱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
雖居萬山中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
不人人爲叩兩端期於有瘳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言珠玉
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爲泛常無益之語
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嵬鬱盤興雲散澗蓋光黃間
一奧區也而先生杖履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
晉奉常予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歎曰吾與此山別矣有
八表父強七表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靜庵公八

乙八 卷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視先生疾劇日既湯藥不
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
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
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毋身後陳乞
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
二壇遣行人劉一規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嗚呼其於
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眉目無流視坐無倚
容孝思忠直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
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
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
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啟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

淫說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
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
其管闕篋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城抉樊受衍於荒淫之陂
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甚力海內游道餐風之侶悉
咨覲而求正是正兄弟間自相師友所爲鐫勉者尤篤仲子卒
先生流涕長潛曰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
是別予目輝予耳與剗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得
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進有片善必
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
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苦念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
偏公甫語之曰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

乙八 卷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儕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頃芸
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矣歿之日四方
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不忘尋請有司祀崇宮而
留都既列之名宦且有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
飭而具春秋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教思之無窮而公論
之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綸簡類編奏疏牘草應
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問訓
禮纂收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
譜觀生紀詩文集總若干卷配彭氏省祭公愈植女贈淑人
先十年卒子一汝愚選貢彭淑人出娶彭即鄉進士公甫女
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歎曰恨公甫不

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潘楊之睦以此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三應某官生應某孫女一適尙寶周公弘禴子應崙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袁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唇吻雖浮妄不根眾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羣小之口端木氏嘖嘖焉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乙八

國三十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陝西按察司副使寬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上川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寬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尙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著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不佞脈脈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貽書醵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楷以自免於僇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啟南將相兩孫葬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

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啟原字道初別號寬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隸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璵字子厚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璵璵生淵淵生度世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謚卽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仕終湖廣參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孺人是爲先生母後竝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生而奇偉當庚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侍

乙八

國三十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東園公於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書於子曰而卽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懼吾忘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生猶然持一編朗誦眾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於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觀覽至於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堪輿醫卜諸書靡不尋

195-44681

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於家甲寅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閩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餽糜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閩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道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即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為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借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

乙八 卷四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連運北避至晚先生大驚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雅楷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為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欲為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守矣幸若安之毋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

28

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為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於冢宰曰因親知而印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為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為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於是直屬之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牘時其啟閉於舟疏其往來於楫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其徵絲而浙直自船例不得由牘先生具呈大司空弛其禁瓜儀里老甲戶至宵形尸祝之蓋所攝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旨有勅印其體視

乙八 卷四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臺中乃前是者自為貶損故奉行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鉅萬積通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家利為奸豪囊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於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考績得贈考妣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多佳山水恭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同志於燕磯樓霞閣攜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為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參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為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楊時譽相斲殺

當事莫知爲計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毀之緒端諄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先生不即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免禽滅哉於是鈐東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諮鹽井續增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刻謂大用可指日竣也歲己巳以盛恭人卒於雅州官舍扶輿歸某弔之江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酉服闋適子鄉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東參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乙八

源國三十三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即以羨餘充道里費其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爲經畫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書之弊竇塞小民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兗東三府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通融以疏民困議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遠驛傳爲累錢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

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子鄉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雋者令讀中秘書鄉得首擢先生聞報歎曰夫子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既上先生翩然登舟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秦華主人識西蜀山東陝右也比抵家奉旨

乙八

源國三十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調用當事以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類仰耶且機穽已蹈尙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開存石爲閣有紫芝圓風爲齋有止觀徐子爲臺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歡洽矣何乃暴殄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於繕築棟梁懷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斧斤無剩材布算

無遺策即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遂十一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稟於義有請託輒遜謝之脫冤抑不自毅然爲之中理雖動遭物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真況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既而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啟南少而孤先生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倦族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婚喪資先生復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交疏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屬續後弔者無不

乙八

源國三十三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馬畧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畧借之儲書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窗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即百朋不啻也不平居不耐酬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關人持刺以進蓋未敢緘眉爲之攢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不妄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疏略縝密詞足發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

庶幾近之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訥訥似不能言而上下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朝廷第爲士民間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迴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乙八

源國三十三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撥拾大畧次序如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焉先生生嘉靖丙戌正月十有二日卒萬曆辛卯三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恭人錢氏子一自邠丁丑進士翰林院修撰先生二年卒娶王氏封孀人女二長適副使楊公道亨子太學生繼芳次適副使卜公大同曾孫庠生鼎臣孫二長麟禎聘祠祭司主事陳公泰來女次鳳禎聘翰林院編修馮公夢禎女孫女二一許掌院事少詹事黃公洪憲子承吳一許都水司主事項公德禎子洪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

明興雍熙庶碩之化垂三百年士大夫通經學古者項背望於朝而莫盛於方麓王公蓋楊公文懿蔡公虛齋呂公文簡輩皆覃思大道錯綜經學至公則牛毛繭絲貫串精博山經術以通於世務醇如也余往在史局被命撰藝文新志悉取公書著於編錄且請藏諸秘閣蓋公經行修明歸然爲當代之望學者方仰爲模楷而今已矣公薨天子震悼贈公太子少保予祭二壇遣後軍都督府都事劉戡之營葬事公諸子肯堂等卜吉於青岡墩之原而窆焉肯堂排繼公事行而屬余小子布狀則何敢辭公諱樵字明逸別號方麓先世自江州徙潤之金壇家焉入國朝葺字子輝稚齒上書高皇帝請代兄死尋撫其遺孤以家財盡讓之子輝公生遜軒公政政

乙八

源國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筠軒公鎮皆孝友樂施予三世出粟賑饑至萬餘石詔遣行人勞之旌曰義門筠軒公生澹菴公瀚贈兵部武庫司主事瀚生遲菴公臬正德丁丑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司副使嘗諫武宗南巡幾死杖下賢名噪一時配安人于氏生子五人公最幼子也少性操并介恂恂然動止自矩中憲公奇之十二從父宦於萊從學萊人尹先生讀書迎解下筆多雋語憲副公行縣將鎮解尹先生豫授一月或兩月書出公蚤夜佔畢不待程督而自力迨歸試之無不口誦如流者十七補縣諸生丙午舉應天鄉試明年舉進士授行人逾年使蜀已復使代饋遺一切辭不受輜軒所至山川風俗賦役人材必參以圖經傳記察其盛衰登耗之所繇而區畫之爲異日地非

以流覽風景而已使未竣而于安人歿即日奔歸癸丑服除仍故官時詔選給事中御史座主孫文恪公言於冢宰謂公才望宜在選中冢宰曰吾不識也文恪使人微感公公謝不往遷刑部湖廣司主事亡何憲副公病請急歸憲副公疾寢劇轉側仰人公率虞夫人扶掖進匕筋至親奉行清浣中翫迄於歿而後已丁巳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部訟獄稀簡郎官日以三時治事而以其餘挾策讀書吏散烏啼陰四合有留而弗去者公心樂之治律之暇日取故所業四子尙書諸經傳廻環紬繹間及大學衍義補經濟錄諸司職掌名臣奏議諸書悉加搜討於國家典章尤所明習當是時肅皇帝臨御久慮臣下玩愒間以不測之威臨之而分宜相因借以

乙八

源國三十三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其睚眦下部議罪稍不稱上意禍立至鄭端簡公爲尙書既上難忤旨而下又難忤法則衷而請之於分宜之指不盡徇分宜銜之鄭公知公精法比又知公不能爲委蛇也乃以治尙書章奏時所陳說亦有從有不從然未嘗不心器公吳給事時來糾總督楊順誤國罪上震怒下之吏法當坐斬順分宜私人故爲之殺沈鍊以自結者分宜欲貫之又虞上窮詰邊事禍及己乃別遣給事中往勘再下部議公謂鄭公當以去就爭之鄭曰如子言上怒將叵測吾區區去就不足言而士大夫之禍自此啟矣與其激而成上過甯我不能執法守議有愧於張釋之而已遂減死論已而復有王直之獄王直者故欽人以巨寇勾島夷內訌江南北所過殺傷無算總

督胡宗憲誘之降業上其罪狀而陰言於分宜冀從未滅分宜指授鄭公鄭意未決公曰此叛民也與他納降者異且宗憲失信與朝廷失刑孰重鄭曰是也乃擬謀叛律梟示海上分宜值知議出公寢以不樂公與鄉人鳳阿姜公之西山邂逅友人留連信宿已而吳給諫適分宜姦讒者謂謀成於西山分宜忌且怒於是同遊者皆出爲按察僉事公得山東歎曰此可以歸矣聞山東大饑乃蹶然起曰此吾活人時也不可失馳而之任則巡撫朱公先請發粟賑得命旨矣公謂賑貸非難使民被實惠爲難諭屬吏躬詣郭內外覈之籍姓名以報公覆覈予之期以次給之里胥姦不行而民受其惠公於東事日爲審畫考轉漕無賴於河而壯勇可籍爲兵如余

乙八 卷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闕所言與李抱真所爲悉論著之以待施用而景王會之國道出公部內舟大小千艘役夫二萬猶不足謀派內邑鄉夫佐之公知鄉夫易虐而顧募者之無以害也請於巡撫不以夫而以直往王舟自平原至沙河二千里一用顧募費省而人便半月出境是役也供張調度悉倚辦公晝夜奔波河干臥不帖席者浹旬先是閣校縱橫途中窘郡邑吏或束縛之以徇獨山東無擾耳而公亦以積勞病乞休兩臺兩臺持不可乃自疏得予告歸閉居益以向所討論著爲書尙書四書以次爲論說不數歲書成而公聲實日益著臺使者報命薦公無虛歲今上萬曆初元江陵張公當軸冀得賢而任之甚切適有薦公者起備兵浙西張公且移書勸駕語甚鄭重公

不無知己之感乃決意行浙西剽悍饒訟獄鹽盜出沒含山賊潘榜據險聚眾官兵不得前公至出榜諭以利害甚辨廉其宿猾罪遣之訟爲衰止授方畧崇德蔡令捕治榜等皆得修保甲法參而伍之令人互爲守繕要衝習技擊寇至輒覺覺輒禽閭里中竟公代無犬吠之警矣嘉興舊設兵船十四民壯二百人巡徼鹽盜春秋調發西海口白塔港爲汛備踰期還捕盜以爲常第游徼散處各地賊至不敢格類以眾寡不敵爲解公尅信地令合力以守而時督察之有倭船四入徐公洋所部將士與戰覆之海捷聞增秩錫金而公且欲盡罷客兵歸土著又欲練土著之習於水者而兼陸技以召爲尙寶少卿不果濱行有司取公積羨以進正色麾之或曰公

乙八 卷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卽不以自潤盍餽遺鄉先生可爲德也公斥曰此與自潤何異抵京既陛見謁張公邸舍張方貴倨甚然頗相勞問意起公田間列禁近當曜就己而公顧無加禮於是張公始不悅已遷尙寶卿公以謂周官宮正宮伯掌宮中之環衛直宿爲之名籍比其在否今尙寶即其遺意吾安得以無事委而晏眠肘腋間耶故持之甚嚴有干請者拒不受大璫邱得用思中之以疏下不面承爲公罪搆於上上問內閣張又內噤公不爲旁解公上章引咎奪半歲奉已而御史劉臺發張十大罪罪皆有指張疏自列且求退六部諸曹奏留之尙書疏公具草大指欲上全諫臣以安大臣張讀之大恚曰若乃欲爲臺地耶輒遷公南鴻臚以行會星變自陳省臣王蔚傳作舟

遂承江陵指露章劾公然無可摺據第以前尙寶奪奉事據
爲罪得旨致仕實戊寅正月也公歸而研精舊學於尙書四
書益爲緒正春秋亦脫稿庚辰修王氏家訓憲副公年譜周
易周官古禮經傳於子史亦多所裁定壬午張公卒省臺擢
其黨殆盡卿貳之位爲之一空識者言海內耆碩擠於執政
者當及時柄川會有旨吏科都給事中周邦傑乃舉禮書陸
公等三十七人公與焉自是諸公先後起洊至大位而公巖
居自如至辛卯始起公南太僕少卿未至晉南光祿寺卿時
陸莊簡公爲冢宰問語余曰吾同時之人凋謝盡矣獨兩王
公在耳公爲我試評其人余曰安成之理學金壇之經術此
近代卓然者其人則皆古人也公曰後生目不覩前輩之風

乙八

國三十三

二二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久矣吾爲出兩古人以示之因首舉公公自計精力尙足以
爲而默念國勢人心有與嘉靖間大不同者上徒欲以深居
獨斷仰法皇祖而政未可冀也抵任爲備陳今昔異勢欲聖
明厲精聽納以亟宗社大計言甚切而婉疏入報聞光祿於
南中事甚簡又四署分治公不敢屑越顧益虔鈎考寺故實
葺爲志又寺田佃於民額收什二三公度寺經費亡幾而第
以益墨吏槩無爲也爲校歲所出收之餘悉除其額著爲掣
令壬辰十二月晉南大理寺卿明年八月晉南刑部右侍郎
平亭疑獄與所釋株累抑豪右者比比有勳臣悖不受法諸
桀猾爪翼之爲遠近害臺察以聞下公鞠之議者欲委咎其
黨公獨蔽罪首惡者奏下勒歸之鄉而其黨亦解散凡熟審

者一慮重辟者二雖死者亦心服而去乙未晉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掌院事三歲中三辭而秩益進方思飭百寮以報
稱上意而省臣盧大中疏上言公春秋高不宜在任請加銜
致仕公辭益力奉溫旨許歸漢李固歎朝皆年少無一宿儒
大臣可壓羣望者公豈非其人耶一時賢人如少宰鄧公以
讚納言楊公時喬憲部鄒公元標廷尉朱公廷益輩莫不推
轂公惟恐後而竟以老罷然於公得矣公歸益杜門埽軌郡
邑長吏有終任去不一識面者獨與從子璽自相師友過從
談笑而已暨種學績行雖嚴事公而亦時時而箴闕失故公
樂與之游此外惟手一編伊吾不輟飢以爲食怠以爲枕古
稱書淫傳癖有不足喻其篤者學以程朱爲矩矱而實求以

乙八

國三十三

二二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自得之不名一家如朱門末流推行汗漫未嘗不厭薄之也
精思實踐有所契悟者未嘗不心折也盱江羅先生與公爲
寮嘗忻然有會於其言錄其往復語載之集中則公口口口
口公操履深醇學有根抵平生仕者什三處者什七而貌嚴
冷目無權相然徒行里中與後進講敵禮而無忤色被服飲
食有寒士所不堪者而先宗族戚友之急職事所關引義力
爭不爲苟從而口不挂臧否經國大計講究甚晰僅以舉職
名而不傍鶖於局以外大氏知罔然自修盡吾分而已至世
之馳騁炫耀以爲名高者不但不爲亦不知也故余嘗謂公
乃深於經者也以彼侈爲說鈴反躬多闕者不足道已卽博
精於見聞檢柙於行事而不能忘名者亦孔子之所謂爲人

者耳以視公爲何如哉昔人言元德秀當以道紀天下劉迅
當以六經諧人心使德秀據師保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謀治
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以此言之於公猶爲未盡其用
惜夫公所著有周易私錄尙書日記詩考周官私錄春秋輯
傳四書紹聞編讀律私箋考定周易參同契老子解王氏族
譜宗約家訓迺菴府君年譜言行錄方麓居士集戊申筆記
紫薇堂劄記省往錄鎮江府志若干卷卽余所著於藝文志
者生正德辛巳九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
十有九配虞氏安陸守述庵公夔女子四長啟疆以選貢爲
涉縣令先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干城娶尙賓卿

乙八

卷三十三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鸞女皆邑諸生女一嫁
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錕娶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錕娶汝
州同知蔡公近仁女啟疆出次懋錕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
懋錕娶貢士孫公雲仍女干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諸
生孫女四壻爲荆木端孫胤蕃周繩祖虞大復曾孫四彥瀆
彥泓懋錕出彥澗彥泳懋錕出彥瀆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
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
知所嚮往頃從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
堂所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世則
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誄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聞於朝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祝名蹟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祀司空議葬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慳余小子典司史局敢有闕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彝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驤江左

乙八

濟園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鵠起克構堂基胸多靈記筆擅清機書淫傳辯鑽幽晰微富兼流略巧埒工僊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風儀條烏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司權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雞琳聊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東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橫嶼牛川倭奴猖獗迨甫東南更壁魁桀公也殲之一月三捷狂寇遂利如羶集蠅鷗張豕突旋撲旋興乃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雷川盪清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哉膚功公讓不居角巾襜中服返其初穆皇在宥秩乃存升自郎及楚節秉中丞天子曰嘉

司馬可貳璽書煌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詔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一時夷夏為家匈奴入質帝曰乘時武備宜飭汝其

行邊繡斧朱鞞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適征遼駭風徂日兵若餉心規手募烽臺宵築戎堡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鱸在思位不盈德翁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提之挈之靡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藝安則同歡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乘而上規隨左國馳驟漢魏咳有珠輝鬱管鼎味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為鵠落筆成規謂宜長存開蒙愈疾頤頤名流規轉後進在人亡書俛仰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實超然一

乙八

濟園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真慧能兼律果亦修因徘徊勝侶游戲支津逸翮高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蹙額靡顏厄言愈出扶景將殘深陰遠戢嗚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節武足戡夷文能華國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推恩則隆窆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諡俟論之同生榮死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恫嗚呼哀者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甯三教堂之山塋禮也丹旌既舒玄

宮載啟俶魚軒而命駕就牛眠以下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
馬空攀杯捲弗御念藜莪之罔極感芣苢而增痛爰屬友生
累其芳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用
暫紆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煥風似婉婦道唯
聽猗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內則組紉克脩蘋藻
是職髫年令譽燿乎有聞諸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
志松筠絲王之孫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楊比陸雉鳩載飛
鳴琴靜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盡彝日
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瓦爲璋後先焜耀食之
誨之示以不怙仲學勤只伯行彌敦各稟柔訓常貽話言誦

乙八

卷三十四

三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芳式穀之似歸贈事內毀臺成診
圓暉俄蝕朝華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
親必豐必敬推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粵古
仁聖熒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大豈弟懷來仁
可召壽惠能勉吉中壽方躋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
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氏鴻臚梯接者再歛是一心精持八
戒行必正以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馳支詞詹詹
充棟奚拯奚裨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眠厥子德
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人倏變容服頓更
改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
精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

泣泣聞哀鷹之夕嗚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騰水閣履
跡靡尋瞻帷箔之杳靄悵松柏以長吟流國風而不竭賴女
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
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
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難還服
闋超補膳黃通政南太僕卿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
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總漕巡撫鳳陽甲
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已晉南吏部尙書改兵部參
贊機務入爲刑部尙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

乙八

卷三十四

四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保久之以疾告上重違其志勅乘傳歸萬厯已亥閏四月十
七日薨於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計聞上震悼罷朝予祭若諡
贈太子太保黃鳴題湊象廬之墓自尙方給造禮也嗚呼公
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斂好德之五福兼不朽之三事生死哀
榮可謂備矣顧觀澤徧四海而台垣中垢延世垂千祀而天
道寡知毀威明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痛豈止鮑齒泣於峴首
羊曇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殞而
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其芳烈宿草淒
煙誰識滕公之壘寒烏斷雁如答任城之詠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悠九流悉
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馳譽國器成推銓路

始步詭情異度淑慝叵分公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
載同分乃晉納言乃遷囿正讒說靡驚寒淵流詠三方建節
望實彌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奔泱泱皇
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咨詢無爽屏斥
姦貪壬夫絕響鎮鎗暫寄鋒車趣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
留宛洛臯贊虞廷帝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
甄拔寒素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辮生風舉案或熬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曷拯民窮搜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絀具嚴紀綱
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志莫裁賜金予傳期
公載來中山白水於焉徘徊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
征遼是郵鴻達未遙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

乙八

卷三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陽白駒何促黃鶴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公
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總其大歸得人而已袖
餘夾袋館啟想才菅蒯不棄薪標畢來譬若大匠室無留材
問胡能然厥有奧學冥契根源滌除辟駁洞達魁梧儒之先
覺離事語道學乃日琴維公醇全博大齋淪休休斷斷古之
大臣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玉碎清瑩芝
焚酷烈嗚呼哀哉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子孫委蛻曷論短長
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選余輒以疑質余言斷梗公既拱
璧一日之知義貫金石迨余升朝鐫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
討論載挹載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旋大道相期川
塗奚阻詎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謨累行

聊暴前修搖筆摘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乙八

卷三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祭文

祭盛仲交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颺波霏霏脈脈耳已而噫氣噴薄雷震霆萬馬齊發而三軍竝作令人震掉不敢追視已而恬如寂如放乎無有蓋不出晷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為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彼其巖嶮崩男與波撞春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為

乙八

清園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問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攘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絲夫獨誇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眾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暇瞬而長篇短章咄嗟已辦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此所謂自己出者非耶余以是知先生之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為可羞也世方馳騁於斯不自知恥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而一命未沾澹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髻

年奉教先生而重以令子為綰帶之交清好彌篤計音忽聞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願先生之文金薤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設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生其尚能聽之否耶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安勢張甚部使者強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感厲之人率不閑理義蓋既取其奇氣而復望以苛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

乙八

清園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鮮矣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強猶不能慙去其母語及亡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予秣陵濱行日非久別也明年秋為兒畢婚廣陵過此當以九日予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意古范張事為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充其膽智無不可為而卒不能一踰閭闔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為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齋志以歿徒使越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為為國掄材者惜也予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為懦夫律以文儒為放

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已也兄始未識予聞毀言
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爲苟合如此頃予舌雖在而
落落不逢知厚者半掉臂去兄終拔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
獨予無所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歿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而乃竟以
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欺以畢其志邪抑依
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
小試於郡邑母雖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
憾也兄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有
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訃來我以奠往也嗚呼此言悲矣
兄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乙八 濟國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時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丞之顯號
享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
或不堪洩融融人之巖居川觀者時不遺斯世以自得而
翁身隱於家心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甯居而弗克宦蹟
焜煌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
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問何修而能然
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
率孔孟之壘還人心於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
詎敢忘其自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
即半海內以盡傷况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墻驚歲月之

條遷憑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塗之淼茫神昭回
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隕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湛醜郁者自
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古今賢豪蜚聲藝苑
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趨而餘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
也則文學之菁華亦有興而有仆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
迭起也乃能披華啟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既
領袖於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又相與羽翼
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
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

乙八 濟國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土苴猶足以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
蒙而愈疚其宜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所謂
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在乎飾吏以儒
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見於言面而心之泰然若
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
盡著於巖廊矣而馮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
茂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姓斑白
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淋漓后酒優游卅
年何樂不有然則公蓋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說構某等
愧鄉閭之後進邇光輝於既觀其文章字畫既以振其新知
而高情真致又嘗脫其往陋采紫以薦詞爲之侑蓋匪但累

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尙享

祭吳伯恆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間治城長干青燈夜
闌課書彈藝無隱弗殫鄉書竝登殖學彌力共被同行旁觀
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君騰踏不顧蟾蜍暗言終鮮音
塵以疏勢則使然匪君我道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歡
契闊稍展握手川原笑言纒纒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攜朋賦
詩兩畫風宵無已太康歡自垂髫未幾睽違君留我北方期
同朝更相拔拭有計自東驚怛靡測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
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何有命自天我糜於斯撫棺未得
據情以詞情不可極遙陳薄奠惟以告惻尙享

乙八 游園三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徐存齋少傅代歌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天中如日之升賢豪代作道岸同
登曾幾何人躋於膺仕矧茲股肱掌帝之紀河津及公兩人
而已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
公而治帝曰女賢公益自奮恢振前羣消除敵政大法小廉
不詔而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人
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瓊瑋匪自爲材由公括檢公用
則行公退斯歛晚建國本情苦力窮輪臺一詔惻怛存容衰
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
民乃以殘國受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
人休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勛以書政不

諭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焉憶昨相鑑亦

進此言往復鐫勉惟道是敦客冬遣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
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乏型
範國亡善龜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
千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慨愧余淺薄謬辱公知含
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諡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僂直居諸幾遷豈無觀摩亦有笑
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頃以微疴請急東還眾共愕聆君胡
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沐幾何因凶以傳翰飛未盡館
宇長捐緬惟高門金鉉三世君也彌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

乙八 游園三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潤色帝制蔚有嘉言嵌瑕舉異形幃勸講青宮贊書瓊條羽

插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與實俱豁喻
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沿澗藝水藩身以誼先幾則止決
自張機如彼激矢噉噉虛中不棲塵滓云胡濫焉雲流星摧
人生若夢誰測存亡方訖同時隕葛與楊君計踵至祗益悲
傷豈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疇昔謂何玉堂
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瘞瘞丰神依依情悽幽夜玄扉一
別終古何以告哀瘠牲清醑君其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代詩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實同里閨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意簪紳繼
公有爛我糜於朝公賦歸歎謂宜白首揮金共娛投間幾何

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列眾易英年公若素閱矧其政
成三巴兩粵晚居京兆踔躡煥煥春仁比益海度流芳廿年
遺愛猶存甘棠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褒裳以逝殆
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曾弗憇遺蕙帷掩色梓里留暉
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
受委蛇自甘藏舟奚咎愧予匏繫執紼莫絲摛詞布奠心往
形留公靈不昧鑿格在幽

祭查毅齋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能曜瑚璉毀華鄉邦之戚朝野之
嗟憶昨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心疚矧茲一朝我存
公仆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

乙八

卷三十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乃全一登諫垣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
袞職是力霜落之林隼擊騰高摩空夏雲羣鳥遁逃公獨扶
善不樂傾搖中參泉藩馳驅晉粵疲瘵回春姦萌逆折百城
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朱丹者殺有儕楚如豈
虞殆辱止足自居尙意公良百齡天授胡然顛躓非階上壽
位不滿材年靡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竝遊出則同
科聞訃心惻兩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奚彼
奚此公道有聞予慟何鄙一官匏繫執紼未由搨管摛詞以
告九幽公其來歎不在醪羞

祭吳都閻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綸千鍾之

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實自中都萬馬喧囂肅隊
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俊俊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簪羽
書憑陵余訊登壇翳誰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
能破以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府功爲光粉檢不見幾
日倏焉以逝藥石終乖飯含誰視骨肉千里生死一時訃音
飛示時者無悲愛弟來迎櫬還無咎丹旄翩反羽雲南首念
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慟涕落奠觴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开必有謝胡爲師亡淚
盈心訝維師經術奧雅精詳殿庭重席英賢負牆三禮名家
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即眈域莫闕喜怒無色汪汪雅

乙八

卷三十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度唐之師德維師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
中退宋之濟成師澤何先損費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峨
峨鄧山師之畏壘師退何事青袍白纈詠觴多暇杖屨時還
稗稗結亭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蘭玉學解爲裴文能中
鶴奕奕衣冠師之章山宜其長世爲國范型乞言憲老返樸
還醇身雖退藏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
邦隕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弱冠
忝廁躋升翫貽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顏有蹙一第濫
筭而師則沒聞訃自東驚魂動骨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
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之爲下雲乘

會奠張春臺洗焉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未茂異升
庸公於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其實金馬銅龍紆佩
以入林空霜落華擊應豪羣鳥歛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
場再典有美羣材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青宮龍樓邃密
簪筆從容儲貳將升實資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公性坦
蕩杜門無爲韋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人峻設城府眾望
顛頤介福繁庶才譔焜焜一日泯然百未一出況天其年母
老孤遺行路閱惻矧茲友寮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淅風
握蘭猶馥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且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絲執紼南望茫茫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乙八

源園三十五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粵子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實難際之則
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細其驕夸振振秀發詩藁
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隅自坊凜若有制中懷怛焉旨
甘弗繼碩人曰吁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早孟機尹訓
先後同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丸熊助苦行業雲
蒸聲華輟舉電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母疾在牀馳暉
難駐令問空長令子思親擬疏求返南望興嗟詞哀色慘凶
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逮名豈終毀鸞書翟服寵錫榮褒
明恩如待英魂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醕瘠牲搗
詞布奠差慰歿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羣英幅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媁講聞母儀心劬德
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行就宜享遐齡觀子
川究胡德之豐乃壽其壽川逝無還泉昏靡盡令子哀哀訣
不而受承訃崩摧屢絕以仆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實難
滅性終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令
名暉惟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觴肉豆奚以
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嗚呼翁乎惟善是悖以直自遂鶴鶴在念而急難必先乎友
于果贏知方而愧作不詰於膺嗣蓋人之所難翁之所易博
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興項楚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

乙八

源園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等秋毫於千駟蓋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昏
庶幾恍薄日反真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奧
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等不佞通家
是託聞仆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搗詞布酌翁來洋洋九
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
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來甯神之聽之宜錫
永齡胡不憇遺一疾以傾嗚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
及姚江乃剖其籬我師崛起崗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
醫我留都首被其教如仆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告

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頽誰仰誰效嗚呼哀哉匪躬
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放淫距誠厥有學象大
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密細大莫藏師誠何心其慮者長
嗚呼哀哉古如彝鼎重埒瑤璣吳妖晉豔一力以祛豈無文
章爲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顏有時犯闕靡不縫正路
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鐘乃其從容長
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敵絕豈無事功爲世誦說
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既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
泉其年未至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
何知師顧不鄙匪手搯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猶子負
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趨豈其亡何以疾告余

乙八 滄園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銜憂遣子襄 稟書聞疾漸平我懷稍紓荏苒六載心邇室
迂忽承凶問且愕且呼哀誠突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
同心爲位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賴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涕淚盈掬
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幾居猶飄
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同宵緬惟我公三朝
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潤猶露機清若神出鎮淮海南
北要津二百年來漕政已屯公起釐焉宿敵一新千艘萬舸
幅輳上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長

堤易危以甯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術是貞春風
淮水弦歌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佳麗赤城監輿時邁訪
藥尋經遺榮賞會有嘉子膺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
彌綸郡縣步武工僎家聲蔚起公顏且怡邊疆多僻公有長
才推轂將及站此氛埃君質欲柄夷會思來胡天不憖老成
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慰存零涕瀾瀾畫柳遙哀焚
芝忍視菅蒯星奔旆旌何指白雲英英營魄舍止願茲北平
室遠神邇有酒載樽臭如蘭芷醇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乙八 滄園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眾或不爲母爲母已難及於孫
曾歷年也多川物何勝况祝令子歸榮黃閣福壽滂洋古今
稀闕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
輿娛日孰不戀戀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迨公定國
功勩旂常主恩勤綽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處幾
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爲世梁棟天語
煌煌忠孝兩弘袞衣東歸善始善終遺祉錫羨焉攸有窮某
等綸扉參侍詞館從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愧碩
且柔寓哀於詞以侑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蓋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啟予聞懿行於
家庭其行己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出言也必信其臨財
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保如股肱嫺黨荷其賜郵藝術

蒙其曲成善優游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奮可接跡於公卿謁封章之踵至卽恆理而可憑何溘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歎瞻跂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苑公

大造生生陰鷲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天資學能探賸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錦文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罔平反得中法紀絲振中遭讒如州縣踟躕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無

乙八

卷三十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方迎刃皆虛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鸞書兩錫才諧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八袞行過公於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疇翼暮合朝離滔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粵厥壻金石非堅漆膠斯儷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畢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者魂

祭沈寬川座師

先生其遵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於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恆品迨今廿年所蓋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字

海廓仁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於河各盈其腹乃茫昧者擊其蒙孤貧者振其乏尤仁者事也仁者必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類豐頤顏如渥丹於法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官詞林有孫嶄嶄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陶埏曲被恩誨非國典不爲辭端非道要不著心本情契深至嵩華爲輕顧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淒目眩恨其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絮酒告哀魂

乙八

卷三十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氣何之音容如靦憶昨錢恭人若茂仁踵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尙聞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禮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變冤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身易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偕次公離合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久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既深於恆品痛憤寔倍於眾情岷蜀塋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寇

少司寇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弟某被放河干未能躬視歛
含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奠之而系之以辭曰
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藝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
知丁丑夏初金陵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
夙布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多冠天聽蓋高未
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毀削籍編氓還之故郡如天道何
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屏跡天燄日晶公復其
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股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
家尸千里頌義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宜成因
災陳戒冀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矯天路
奮志無前誓掃狐兔鄙夫見之泚頰卻步維公篤行踰地而

乙八

濼園三十五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絹殮譚有毅施嗚呼哀哉公昔
忤時虐燄熏天何賢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
蘊未宣而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詩傍觀興
喟頃余被罪公益勤懃夙宵問訊席不皇安別甫三日聞公
蓋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
痛攜詞百不及一尙有編摹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羨唯以養耳孰不生男其
成甯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亦既樂只憶昨髫年
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軌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巖邑鷲

停版曹鴻起直上橫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
條達于霄可擬吁嗟孺人忠莫能竅何以慰之封章壘壘其
冠載載其衣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籍同登忝附
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澥靈其洋洋格於蒿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口材高羣
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謂非際遇綸扉簡任
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瑤瑤
金薤之文徒流傳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
也耶顧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溉萬物而人不知其澤公
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迨夫末年系
心國本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魄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
與箕山而竝峙隨潁水而長東某某等參陪禁路接跡銅龍咸
望塵而請益奉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
擬執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歎百身其何贖徒有淚而沾
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於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友之行足
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譬之清鏞大敦隱然
繫廟堂之重而浮器躁戾者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遠
巡當夫先帝厭代權臣秉成強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
迴輪壘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乎其

乙八

濼園三十五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濱故其委蛇詞苑進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刻方於養交持祿之羣迨夫參貳綸扉持論諤諤所爲潛移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蓋惟冀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其嶽峙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終完美如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墉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齟齬昨歲緘詞壽公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涕泣霑巾爲位以哭分曹泮甸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閔不泯者魂骸核旣旅性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聞

祭馮太公

乙九

卷三十五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瞻彼雲門惟岳降神滙茲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族毓秀甄瀆通方奉義漸階賓廷挺彼夏箭鬱爲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敷歷孔難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晉鼓舞士亦吟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學成道隨時駕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跡邱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徽克開後膺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殷聞公遘病連疏請急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秩賜衣有暉其門焯煌璽書千里遄歸視藥猶及式躬式親飯含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霜丐餘芬載酒於觴崇蘭以熏緘詞寓哀公

聞不聞

祭史樞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悖行世降道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究竟言必舉經動必準聖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志在潛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穽筮仕巖邑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爲安人以爲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條以振治行旣優學志彌遜理奧經疑師鐫友訂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爲政某等弱冠及門志意芬聘指我康莊德音聳聽型範日臨趣

乙八

卷三十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嚮乃定成我之功匪夷可竝一別卅年罔效尺寸仰德長勤聞風斯詠猶冀褰衣遽聞歸櫬音徽如在人琴頓盡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淚血霑迸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見於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人交有信處親戚閭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感若縉帶之交公所羽翼而卵覆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縈歎於白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予卽放歸而兩地相望且千里而遙也不能及歲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已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

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近若遠而與公者相歎息而氤氳
嗟淒風兮盈懷望素旄兮怡神奠椒漿兮有盡杏泉路兮無
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然既賢且
貴展如之人實世間氣管樹在背蘭芬在旁母慈婦順接跗
聯芳儉謝鉛華動閑環佩人曰宰公其樂鮮麗丹書來徵北
行起趙云胡濬焉相繼以殂咫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輟馭
善銅罷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發光竟拚鸞影長孤曰世大
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真如旅稅爲矧惟宰公孝齊閔參下迨
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子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

乙八

濟國三十五

十九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徽籍甚今古同光以此唁公并陳奠饋
靈其鑒茲願望獻獻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倪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教範我書
詩倪彼苑林有楚其儀子與孟博厥有令母展如夫人言繼
其組爰產大儒爲世撐柱權臣柄政虐饑熏天嬰之者碎炙
之則燔令子取義劍裏血濺母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
哲人登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啟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色
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寒一麾匪辜三已何亟祿入
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無我心惻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
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

何失發光曉沈萱庭夕空杯圈猶在鄰人罷春蕭蕭蕙帳慘
慘悲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致奠
薦以漿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閣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瓊璠至性不飾夙德能悖儀刑眾
庶超諸諸姻來嬪師門實天作比如珪儷璋以衡和芷師勞
於外靈佐於裏爰佐我師叶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徵
猶丕著義問載馳洊歷黃扉作帝元輔口出絲綸手調風雨
內顧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離拳芥蘭級椒
分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板輿行和良治
速肖閨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擘燁高門有伉魚軒翟菲楚

乙八

濟國三十五

二十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楚翔翔既庶且碩亦裕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涕唾繁華
糠粃紈綺深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真路遽委塵蹤玉顏如
在石烏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牆末學瞻仰在昔
聞訃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瘠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敏不假雕
鏤如刃發硯水斷陸剝公進則否人巧我拙積薪匪病括囊
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粵南雲靡遠不涉泊乎晚節稍
晉中丞惠心嚙物學問日升挈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
今古同稱憶昔同心數人屈指眾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屬
之冀操大匕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搏翮鍛帆張楫弛公節

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雖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
乃舍藏寄乎休靚畛域莫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
以此卜公大受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
巖方望持衡脩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配德
不足海內賢哲含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知白門閩嶠纏
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
鄰春罷相有生皆幻無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
繫生死玄同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
洋洋鑒此衷曲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章平世業蔚乎有聞至於我公益大其

乙八

濟國三十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寒窶約已奉公擇地
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忤分宜臬憲乃遷疾風勁草問
譽孤鶩載及江陵投分惟舊嘯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
翁眠若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迨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金
石矢志不刊晚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望日懋一節
始終自反何疾歸來燕間庭無雜賓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
人覲之忘其貴人何以能然根柢經學六藝浩穰深鉤隱索
斧藻前修津梁後覺闡明奧眇抉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
家周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年輩
絕異托交紀羣實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親命子卜居以
相比鄰潘楊方陸王貢彌敦翁約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

契闊差慰書尺猶新晤言日冀胡奪之亟倏焉蓋棺死而不
朽於翁則安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訃悼驚遐修薄奠摘詞
告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華肯而敦
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藝成行備奮跡明時春誦夏弦士欣
師範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大聘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姜
魚陸橘極色養於庭闈玉友金昆播和風於里閭豈斯具美
而不永年南北參辰未接游從之末往還竿牘獲聞議論之
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丐乎膏馥晤言差後痛一往以何之
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不寐冀薄禮之能昭

乙八

濟國三十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於無非與
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彤管勒於名山爲仁
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而無事非託於夫若子之賢且
哲也雖行若瓊玖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
從頤貞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真古之所稱孝廉者
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冰蘖之操所
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
可以方願婦之閨秀並滂母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
霜寒雪皎又足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魄沮而神摧頃者年
屆古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竝至也亦庶幾乎福

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之罹也邪嗚呼
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歸斯亦無足爲歎歎者也
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涓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
曰沈氏之節母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
而何歎於空山之沈寥與宿草之淒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自爽其明
聽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穀中公奮臂而獨往知惟義之
是從當波流方頽而挺然自立於物表即膏脂易潤而皦然
不以之自封故歷巖邑而拊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
其介潔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迨

乙八

禮圖三十五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千載之醇醜
何饑饉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
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梓植厚干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
吾儕謝劣臭味畧同偉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
其何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徒覆
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填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於家用未究於朝
而胡甯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門以學自命蓋世徒
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攷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
兄之誠甫爲御史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

驚久次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甯嗚
呼士居無事夸謝寵利憑跋齊民傲睨儕輩及乎臨事茫無
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不愧狗彘疇挺然其不
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劬書者古寒暑不遷蓋無倦於夙宵
兄之浩氣沈謀六尺可託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
口歎咄恨不即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不卽
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黨可託死生之
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
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而投石若壘倡而篋奏幸接武以升
朝比貢王之結綬中南北以分攜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
馳驅因蓋簪於館候輟使輶以婁逢歷皎月之三穀期講德

乙八

禮圖三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獨憤其莽囂采遺
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
眾言之低悟扶聖學於傾搖奚韋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遙
嗟稟命之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覩丹旌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寄悲心於
樽酒尙撰德而攜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儀藉惠稟
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芳馨宜諸口口口休
且甯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
名蚤捷染翰中朝嗚呼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蜚越古之孟陶

翼聖佐國絲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猶
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養斯絕薊門
啟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矧予懿親心驚涕雪酒
清欲御役乾可歌摘詞告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孺翁來存之爲相扼腕曉譬萬
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懷徬徨曾幾何時倏曰翁者其遊
仙鄉驚悼未甯載傳母氏流爾竝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
無盡傷維翁與母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喪年同躋上壽
七十而強生則同年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勳名鶴
起疑疑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音三錫國史

乙八

禮部三十五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累書既美且章卒歛雄心皈依梵學有若蘄王自非卓識愛
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觀也稀
黃髮雙垂彩衣趨踰胡椿若諼春焉方茂秋萎嚴霜嗟人生
世譬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身雖
淪逝月沒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塗營魄永藏丹
旌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牆我病廢茲紉謳末由有淚盈眶
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歎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融喜怒莫
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君子庶然慈仁非公
而誰及其所守資育之勇雷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

之若飴抱默以老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既遠
清節日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山
嶽視此黍稷天若不僭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胡不淑而止
於此聞者涕淚我以罪廢知識措棄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
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
豈其云亡往來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凜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歷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某等敢昭
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之靈嗟乎君臣夫婦
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
倫爭光日月矣況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

乙八

禮部三十五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隻而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既能信夫人之不辱夫人
委身淮水又能倡二女以必從以至臧獲數人同心就義是
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
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廟貌非虔行路之心鬱焉未甯某等
醜貨庀工載修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茲
邪喪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君子
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冀薄奠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難老而少藉平生暱友強半凋謝逝如驚
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憚遺一神理曷徵鄉亡
維楮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

其勇也見義必爲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鏘
論心講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勞
苦曰道則存餘乃肯土風俗之衰醜正怡衰羣犬吠怪獐猶
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
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可容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
相迎路隔兩日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
病外乾中潤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日月
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物朝必有嚙人
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
布奠攜詞寫此衷曲臨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乙八

禮園三十五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沖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於環中絲
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言而能以理服眾徐
傳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
宜時出而靡窮願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
京兆之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踊企沛八縣之仁風
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皋之變白痛履綦而無
從嗚呼傷哉位暨伸而道鬱神尙完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
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
生空涕淚之如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慙有言莫酬子惠聞之如水東

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同儔惟君爲人襟懷
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落心胸不可一世讒夫嫉善宵
人竊位君怒眦之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
竭蹶以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罹眾忌白璧何
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謗篋甫息君心以怡謂宜
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
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
以乖言念知舊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
淚盈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

乙八

禮園三十五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四言古詩

宗人時中之南鴻臚索余詩為韋弦之佩作此與之

炎帝開天垂仁創制爰及西周眷彼苗裔寔始焦城離疆啟

世維陝有焦古曰名都胙土命氏此其權輿有楚孫子某時

星敷代易世疏本根一氣譬若干江同源派異念茲厥初慨

焉以喟猗猗令族來從宛陵有璧在懷和風鬱蒸匪我則阿

寔宗之英觀光上京晉徵日振遨遊冬春載觴載詠豈無他

人不如同姓攜手亡何周南以遷孰是典司曰臚句傳何時

復來一別三年漢有延壽經學之宗亦有孝然飛聲青龍和

乙八

澹園三十六

一

金陵叢書
一 焦氏校印

談遂飲奕葉清風峩峩德素開我後人庶其繩之以慰所親

匪仁曷仗匪善曷敦一簣非微為山可至千里雖難脂車策

驥華胄遙遙孰敢不厲

295-4681

江甯焦 竑

五言古詩

贈王東崖先生五首

結髮抱奇氣，唾視豪俠儔。風塵日蹴躡，稟性寡所謀。屈君起
 東海高論，夏琳球陳義。狎六籍浩氣，吞九牛片言。一指顧四
 座，皆回頭。精深魯鄒意，爛漫東南州。木石生羽翮，况乃知者
 流。快哉千載會，膠漆忽以投。
 江水浩無極，烟波迴且深。扁舟一朝去，邈然不可親。先生靜
 者流，縛屋東崖岑。微言自剖析，墜緒恣幽尋。荆棘莽道周，義
 和鬻空明。那能千載後，獨契黃虞心。

澹園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商風天末起，中夜隕霜箠。有美三春花，朱條忽銷鑠。古人結
 交驩，意氣重山嶽。僕僕豪華子，朝暮見榮落。明晦自有時，所
 貴善斟酌。懷哉坦蕩人，永不負然諾。
 峨峨陵上松，下有千歲苓。采之欲相贈，為君延修齡。道遠不
 可致，物薄誰為珍。臨風空佇立，歎息此微誠。
 孔邱豈驕淫，老氏戒睚眦。世莽自燿燿，至道歸沖虛。所以古
 人心，澹泊足自娛。如何夸毗子，逐逐窮六區。先生謝塵撻，閭
 然中林居。天刑忽自解，守雌意晏如。邇來六十載，沈賞鏡玄
 機。真陽伏兌氣，純白鄰太初。行行千里駕，去與元化俱。
 送別
 庭前有芳樹，灼灼敷春榮。秋霜中夜隕，枝條忽已零。我有同

懷子候忽如流星，生者日已乖，死者日已泯。徘徊顧四海，誰
 能喻中情。子從千里至，燕婉須臾生。含意未及吐，長路從此
 征。泠泠清商曲，翻為遊子吟。豈無他人俱，結交良有因。臨歧
 空佇立，恨恨不能平。

黃鳥出幽谷，嚶嚶自相求。胡馬依北風，悲鳴顧其儔。况我同
 懷友，從此遠行遊。明月照苦顏，嚴霜生敝裘。豈無盈觴酒，願
 望莫能酬。緬懷河汾子，上書曾淹留。弦歌嗣音徽，抗志齊軻
 邱。斯人雖已歿，千載有餘休。遠業非一塗，所貴善自謀。勉哉
 崇令德，可以繼前修。

送李比部

昔我從結髮，翩翩恣狂馳。凌厲問學場，志意縱橫飛。慷慨思

澹園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人自謂不足為，世俗薄朱顏。容華翻見嗤，中原一顧盼。千
 載成相知，相知今古難。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
 顧，肝膽一以披。形迹非所驚，燕婉四載餘。昕夕長歡聚，歡聚
 從今日。交誼踟前賢，况君秉淵尚。矢志羲皇前，順性奚矯迹。
 得道乃忘筌，慚予非鍾期。何以發清弦，清弦中座興。音徽振
 蒙鄙，泠泠曲方調。弦絕自今始，山川一間之。相去忽千里，念
 我平生歡，繾綣不能已。繾綣無終極，行役自有期。君子善尺
 蠖，大道固委蛇。所貴志有行，豈云繼塵羈。行行善自愛，無為
 怨天涯。
 別四子
 子美姑孰英，綽然標雅度。在久志不渝，接廣情無忤。散朗溢

風飄慷慨出情懷豈其文豹姿終隱南山霧
王生吾黨彥天然有勝質和易向人羣耿介懷私實玄珠逝
欲探白璧甯與易凌霜君自知詎必歲寒日
幼齊信才士文鋒振音響氣隨萬馬奔思逐層雲上雅意薄
時流結交盡英行江山自阻修含情宛相向
陳生青雲器居諸時與競良書坐長擁高文自成詠飲酒見
沖襟論交割真性古道日悠悠微爾誰與振
悲風響林木天地何冥冥客行歸有時遊子不遑甯良會在
須臾一觴聊爲傾仰視日月馳顧盼生衰榮盛年難久居所
貴千歲名努力各先登一慰平生情

送史比部

乙八

漢國三十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逃虛罕同人絕弦思異代豈無嫵媿儔知音不可待何圖解
后間獲與英遊會英英軼時流奮跡階雲霄乘筆屬西署推
轂盈中朝風塵恥稅駕訪友就林臯林臯雖窮廬我心殊自
廣片語喜膠投千秋稅鞵鞅望海恣大觀披雲慨高仰高仰
我方悵離緒候相嬰潛蚪無近韻霄鷗有遐征知言分可悅
心賞遙難并遙遙難久居歲月一何速九淵當自珍千仞誰
高躅君共振英風於以醒頽俗

賦得明月照積雪

積雪皓曾林華月生東方靄靄停飛閣靡靡含洞房漸喜輕
雲歛復視流風翔連輝無礙影並采有珠光舒圓一以眺俊
仰增妍芳星漢屢淹薄淒清未渠央內則境逾適賞勝情彌

康獨慚鄙人山吟弄不成章

贈別

駕言發上國四牡何駸駸出邁遵長阪回望隔城陰傷離豈
無念攬辮多壯心悠悠懷往路遙遙指故林故林渺何許禪
房俯煙際青松竇迴薄素水縈迢遞往還餘十載倏忽如夢
寐聊指區中緣仍借塵外契舊契與新知兩兩對嘉辰繾綣
遲莫日緬邈平生親幽尋協要妙冥討謝羈塵那知歡愛日
翻爲行路人行路復遲遲道夷竟誰領況有故迷方沈空亦
陷穽何津舟不摧是路車可聘忘言意轉親攜手夜方靜靜
夜未渠央歧路苦參商後會未可期寸心難遽忘何當徑寸
珠舒之照八方迷途願有濟一別永相望

乙八

漢國三十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餘

林端木葉下蕭條冬已深巖巒生暮色風雨激清音虛廷屏
氛雜山窗凝宿陰坐令三餘言偶與一日并圖版共輝暎樹
石相陵臨人往有遺書客散自鳴琴寂寂高齋晚誰明遐賞
心

秋日瀛洲亭講業作

道勝情可捐心遠地彌隙林臯颯已秋蓬山澹將夕清曠對
高槐虛明臨廣液古藤閒自度嘉樹夢成積亭空山翠墮風
定水花碧况復聞清言疑義共剖析敢辭九仞勞終憐寸景
戢矢心游太初永謝囂塵跡
和淵明九日閒居

蕪門寒事早虛庭菊已鮮風來何蕭颯吹此自成妍况復逢
嘉辰感茲時運遷人離秣陵樹鴈下迴城煙徘徊鶴林遊
望龍山顛千秋人代空勝事從流傳虛器何足歎寒花聊解
顏閒居有深情長詠逍遙篇

聞西陲捷音

羽檄邊庭起馳烽達建章兩川妖氣入虜陣精且強天王按
劍怒徵兵集朔方熊車出細柳魚貫度飛梁雙鞮明皎月雕
弧生嚴霜威稜激將士况乃胡運傾長蛇一朝窮奔鯨千里
傷函轅方解帶曉武盡歸疆伐罪龍溝曲弔民洸水傍愧予
鉛刀材夙志在疆場何當掃餘氛談笑淨胡羌功成辭上賞
千載姓名揚

乙八

清國三十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嘉善寺石壁

平生寡所營幽期在林壑及辰訪雲根巾車蔭蘭薄山阻覺
徑紆苔滑嫌足弱危嶺晉綠蘿空庭下烏雀崖傾石欲墜澗
折泉如約一線喜披豁雙壁驚峭崿行看巖腹穿坐知谷口
拓朋儕笑相顧文酒時問作風微結篇翰嘯傲寄杯勺誰言
賞心遲投老幸可託

答楊密雲寄丹書

青鳥來雲中翩翩墮嘉藻上言勸加淪中及長生道一淨乃
胚胎三元若凋瓊還丹術何神童顏後天老捧讀長歎息聞
此苦不早靈骨夙多慙塵機老未掃猶忻世緣薄清曠差自
保晨興入鳳池夜靜思鴻寶因感希華贈大藥期精討茂宰

卽神仙風塵亦瀛島葉縣鳧鳥飛句漏丹砂好何當懷中方
爲我悉傾倒身世竟飄蓬榮華日枯槁猿鶴與沙蟲變化何
草草願言謝纓鞅洗心游浩浩從君去不還攀星戲穹昊
孫子荆酒樓遺址在今石城莫愁湖側唐李謫仙同崔侍御

汎舟往尋之歡飲達旦風流文采與江山相照映而樓之
荒久矣新安孫子真慕其風尙慨然以興復爲任表先哲
之遺蹤增舊都之勝槩異日韻人勝士憑高弔古有不嘉
其用心者乎乃爲詩以導之

乙八

清國三十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澄湖抱石城飛翠橫空斷煙霞互明滅爽氣互清且旁連孫
楚樓突兀出天半疏簾面青蔥下瞰綠蓀岸榻來謫仙人擘
舟一遊款綺裘馭長風彩筆燭銀漢篇章至今垂字字星斗
爛耳孫有高懷撫景發悽惋枕流風尙存凌虛勢已變冀從
荒墟中髮髯還舊觀我老苦摧頹聞之再三歎作詩告同心
成此奇一段他日聯翩遊觴詠互廣勸快哉江湖心適我魚
鳥願

贈別

一落世網中去家八九年歸來齒髮凋顧影淒自憐人生無
百歲况乃多憂煎遠已詎非迷負此區中緣抱甕差自適攤
書聊息肩矯矯巢居子千古稱高賢
倚杖在東菑故人遠來顧殷勤相勞苦愴慨出情慄爲陳離
別來五見歲華暮日月東西馳觸目舉非故靈藥能駐顏至
人不可遇決策往尋之五嶽恣高步

君爲二千石名爵豈不尊一朝解印去委之如浮雲我貴物
不羈道在能解紛千里倏命駕訪我林中人炎炎明所避時
棄轉相親抱影守空廬咄咄那足陳

青天將玉笙吹向百尺臺對酒共驩呼如在緱山隈金庭闕
煙霞玉洞無塵埃長揖辭世氛拍肩追洪崖英風凌八虛倏
忽隘九垓將同丁令威千歲一歸來

西園

林臯颯欲秋闕雲自成步駕言城郭遊翻愜滄洲趣臨深杳
難卽躋險條可度危藤緣澗上遠岫當窗露崖壑旣盤紆竹
木亦交互怪石森餘株清川貫中路微雨逗涼颺煩暑漸以
去同人自相將杯酒豁情懷栖遲少日懷緬邈平生故流光

乙八

滄園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豈不道延賞未云暮詠歸各怡然撫景謝良晤

賦得秋風吹海水循甫席上作

開秋海岸懸空水共澄霽商颺一以生玄冥蕩屏翳稍覺穀
紋迴旋看沓潮會濤聲殷地雷樹色沒遠嶼淒清日月寒混
濛乾坤細大鵬怒且飛奔鯨來倏逝憑陵詎有極搏扶自成
勢何當風力微孤帆指天際卓矣魯連懷冷然列仙馭蓬山
信云遙髮髻如可至

天闕山同肅卿作

結念尋遠山杪秋出南郭青甸經崎嶇丹壁上峯巖一髮長
江渺雙闕巨靈鑿豈知鍾梵筵乃在松桂壑樓因宿霧隱磴
與流雲錯幻影標浮屠瓊函粲珠閣旁探虎穴幽小構星查

縛山深語鳥驕石瘦游龍攫曰余采樵人蓬藿甘索漠服道
形可捐乞閒心自諾多君富藻翰識度兩恢廓長握五芝圖
甯使三花落未爲堯舜用聊向煙霞託終期功成還名區踐
夙約

花巖寺芙蓉峯

寒空聳危峯灼灼芙蓉尊連雲勢欲拔峭壁森若削樹頂接
蒼煙巖腰吐朱閣崖陰積霰冷林合朝日薄靡靡饒木葉槭
槭皆零落行行歲將徂冉冉老自覺抽身遠繪繳委志投林
壑攜朋文酒借縱覽心目豁悠哉古人懷恬然寄玄漠
獻花巖息心堂

花巖自名區面對天闕麓何當息心堂奇勝森在目下臨渺

乙八

滄園三十七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地旁探如轉谷我來逢杪秋松杉向人綠炯然塵土腸一
且濯冰玉幽深虛彌澹觴詠會相屬歸路仍遲遲遠岫出喬
木物情習俗莽疇人戀幽獨緬懷弱冠年芸編寄茅屋星查
自鳴鐘夜半耿殘燭

田家二首爲吳次魯賦

中散豈不偉終以明自銷元亮中道歸棄官如遁逃何如璜
原叟白首臥林臯晨興事壠畝錢鈔亦常操四體良已勤意
適忘其勞不稼而取禾羞爲達者嘲殘燈照風雨濁酒且自
陶悠悠沮溺心千載如相招

夙昔厭喧囂委身寄田廬榆柳覆茅屋綠陰盈前除閒引月
下泉灌我畦中蔬所冀營一飽意足不願餘行看松嶺雲倦

枕蓼牀書有時會鄰曲酌醴烹溪魚情親易成醉地偏來者
疏優哉復游哉不樂將何如

題董望峯逸老堂一首

董生淮海彥矯矯威鳳舉一劍龍醜黎英風動南紀貪泉時
自詠讒謗生蕙苴歸來臥林臯了不置愠喜謂天逸我老錄
錄胡爲爾戢影向蒿萊開軒會鄰里回頭知曲誤賞心爲景
美鬢霜詎易消眉斧差可理愍彼平生勞幸茲一日止枯腸
得酒澆甯復餘塊壘我亦愛閒人何時相晤語題詩寄草堂
商頌聲振口

乙八

卷三十七

七

金陵叢書
蔣氏印

187-44-565

澗園集卷三十八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斌

七言古詩

謁定山先生墓

千古人豪去不歸空餘墟墓江之湄草木搖落滿林壑蕭疏
 不受春風肥我來維舟奠椒醕蒨荔荒叢泣山鬼亂峯欲暝
 江氣寒老屨吹雲白日死建章千門燈火時從臣爭上熬山
 詞封章慷慨翠小忤抽身一去無還期明月長遭魚目妒從
 古紛紛何足數古塚猶令壯士哀不見當時狐與兔嗚呼轍
 下之車空局促誰使遺芳照青牘斫地長歌巷伯篇習習悲
 風振林木

乙八 源園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謝公墩同友人作

金陵佳麗帝王州往往古蹟藏林邱冶城逶迤一墩出奔迥
 灌注長江流典午英賢笏籍籍獨爲蒼生起安石西州花樹
 春溟濛林館歌鍾日盤辟苻秦鼓擊動地來投鞭勢欲吞泥
 淮羽書憑陵急風雨圍棋決賭何徘徊胸中別有平戎策百
 萬須臾卷如席中宵邊馬無留行八公草木皆人色功名兒
 女自平章一著聊持答廟堂棋枰未收烽火息還向荒墩臥
 夕陽勳業凌雲竟何似古人棄之如脫屣勝負纔堪供掩鼻
 况把山林易青紫君過古墩行且留心知自是公之儔小出
 經綸試花縣決策終隨鹿豕游飛翻逸興真矯矯弔古升高
 頻絕倒燕子堂前非昔時落日山中空小草風流今古鎖常

4A

新我屋公墩共隱淪不須名字問相校長埽青青作主人
 送界公遊清涼

界公行脚處煙水晉陽深飄飄一笠小飛度萬雲岑入門頂
 禮山中相香氣鐘聲宛相向清風入手十八盤積雪參天幾
 千丈君其着眼無模糊一草一木皆文殊牟尼如意隨方現
 朗照諸天及五湖怒電蒼蚪忽千里蒲衣童子定誰是回首
 人間熱惱林等閒翻出清涼地踏遍千巖春未闌層層樓閣
 一毫端歸來更著楞嚴論應作遺經鼓吹看

送蔣道力還漳州

朝登承明廬夕歸滄海涯人生得意豈不樂一日思親生髮
 華憶昨戰勝長安日動地香名喜堪挹金馬春明擁佩看銅

乙八 源園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龍曉關排雲入帝城紫氣日網縈親舍其如多白雲鄉夢三
 更懸馬首離腸九折迴車輪曾共瀛洲三月住可憐聚散如
 萍絮高館張燈話夜分霜落梅花月當戶明日征帆望海雲
 搏風鴻鴈惜離羣長江片月迷孤影萬里煙波也夢君

征虜將軍出塞歌

獵獵邊風動蕭蕭胡馬鳴明光傳紫詔飛將出長城回首旄
 頭天北指鳴笳疊鼓紛紛起龍庭黯黯陣雲高一夜天驕度
 遼水中朝羽檄大徵兵烽火甘泉達且明老將漁陽舊無敵
 俠少交河新有名金鉞直擣雲中野練甲平臨黑山下返旆
 黃河爲倒流揮戈白日應回舍草頭一點疾于飛生縛單于
 馬上歸紅旗不動和門影白羽先開大漠圍明主恩深軀命

薄照腕并刀霜錯落肯令越甲鳴吾君坐看猿臂圖麟閣歸
來依至紫宸朝珠勒珣弓翡翠袍爲問漢廷功最著祗今誰
似霍嫖姚

盆菊吟

林莽蕭疏歲欲闌霜華射地明琅玕藕花夢冷鴛鴦浦白榆
搖落西風寒盆菊君看開正小錦石高雲相照耀翠色離離
秀可餐浮香的的寒仍峭翻羞桃李當春生淺白輕紅剩有
情連枝無那妖嬈態一夜空驚風雨聲高人避喧來海嶠靜
女無言偏窈窕時逢金令意轉佳移向玉堂看更好幽姿不
與凡卉爭靈氣曾延千萬齡青霞絳闕有時去歲寒且締同
心盟

乙八 清園三十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和韓昌黎石鼓歌

周原石鼓奇且闕幾年蹤跡沈蒿萊世遙幾得睹拓本殘章
斷碣如瓊瑰何人輦載踰千里至今照耀黃金臺河傾崑崙
勢曲折雪壓秦華高崔嵬蔡邕嵇康那足數石經奔走洪都
儕回思共和歷隋代披荒蕪古其誰哉天昏地慘鬼夜哭至
寶欲出風雲埋韓章博雅始一識鄭向搜索窮山隈四百六
字傳青簡二千餘載開蒼苔龍畫旁分爪蟠互蟲書深刻神
剪裁求致太學竟不果鳳翔落莫空山崖皇明文物邁前古
沖融雅頌相沿洄辟雍橫陳雜駘廟堂列參尊疊疊想見
周王盛羽獵從臣撰述皆奇才聲詩炳蔚垂日月雕鏤宛轉
回雲雷之罟山泐跡半掃泗水鼎沈名已灰豈知籀往蹟自

在摩娑細讀如談詼近傳响樓碑更偉青字赤石鉅以魁宣
王雄俊神禹智何異鼻祖於雲來神物出歿兩不偶昔何掩
翳今昭回安得移之置一處拏螭披鳳心眼開春風卻立讀
萬過咎絲吉甫親追陪嗚呼咎絲吉甫長追陪

帝京篇

星躔箕尾光耀滿皇州共覩天居壯安知地肺浮太行千
里排空下黃河幾曲回奔馬日月高臨碣石門風雲長護幽
并野紫殿氤氳接上台銅龍雙闕徹明開柳迎御仗垂垂發
花拂仙韶曼曼迴千門窈窕羣官入鵝鵲虛明鸞鷲集上公
車輶挾星飛內史衣香沾霧濕星飛霧濕日悠悠更有驕奢
恩澤侯金張夜月連錢騎趙李春寒翡翠裘說客常持小冠

乙八 清園三十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公子時飛高蓋遊追遊翠黛莽相接含態含嬌情未歇相
看蟬鬢步生花半度羊車行就葉日移調馬埒雲擁關雞場
緩轡回長樂鳴笳出未央東觀風光歷未能西山攬轡復堪
登澗澗寒水懸千澗豔豔朝霞霧九陵九陵千澗鬱參差仙
觀僧藍兩蔽虧伏飛校尉偏能獵供奉才人總解詩西湖歸
路酒方酣十里芙蓉萬頃潭錦纜瓊舟連塞北水秧堤柳類
江南漢主離宮那足數秦關百二空雄武何似車書今日同
萬方玉帛歸明主門掩青春著作廬花光夜色映窗虛時平
願獻三都賦肯學相如封禪書

喜雨

畫樓五月停絳扇復道高蔓喜飛霰飄絲亂滴未成聲欽景

炎威如減半是時白苧動微涼酌酒凭闌望未央雲膚寸寸
帶山起兩足垂垂到地長赤亭氤氳火雲會舞麥無秋禾黍
悴豈謂桑林精禱通高天萬里回生意已知穴蟻有先謀更
見山蛇毒影收池溜長流涸復積林芳欲萎枝還抽蛟龍莽
披挾電至間作雷霆鼓增氣達且中宵未肯停草間樹色生
蒼翠乃知雲漢未爲災豐歲旋從靈雨來未鋤四出歡聲洽
一日皇恩徧九垓

燕子磯放歌

明陰變無窮開霽色若絢川柳發青條山花吐紅豔長安花
柳正芳菲仙觀僧藍映翠微連宵積雨淹龍藏一日新晴上
燕磯燕磯近出都門外羣從驩遊擁軒蓋披拂今同石壁行

乙八

國三十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衣冠似入香山會山壁透逸陰靄連氛猶如妒豔陽年高城
雨脚下平地隔檻浪頭黏遠天早起西來風勢急稍喜孤亭
漏斜日川上春容向曙開岸邊天影隨潮入渚蒲汀芷淨如
洗陂鳥沙鷗閒自逸北嶺煙消翠黛橫南峯霧盡青螺出語
燕鳴鳩雜棹歌江頭花底奈春何醉來時作洛生詠書罷還
籠道士鵝絲竹何須羨金谷觴詠真堪續永和幾歲京塵緇
化素賞心何幸兼良晤勝侶旁探玉笈文靈源不藉青鸞度
過逢且挹洞中霞世事還同草間露桃花日日武陵遊一任
藍輿自來去

壽座師少傅許公分得黃山

黃山矗立千萬重白日照耀金芙蓉軒皇馭風攬八極問道

來訪浮丘翁鈞天樂奏鸞鳳舞至今林壑含香風丹竈冥濛
翠猶滴綠煙消盡澄潭色金燈閃倏知有無瑤草歲蕤亂朱
碧先生縛屋山之陞三十六峯相蔽虧落筆雲霞常在手襟
期欲與山爭奇一從謁帝來天上瑤池玉署森相向琴瑟眞
諧清廟音珪璋直付明堂匠紅藥時陪禁裡仙白頭仍作山
中相諫書三上辭承明魏闕滄洲空復情龍庭回首風塵靜
鴻舉遙看羽翼成歸去來天都下紫芝盈盈日堪把已知靈
洞映花關更有清池照深夏六月六日天既時聞說彭蠡降
此期疊尊滿貯長生酒樂府新翻上壽詩延賞不知年攬結
自成趣南榮不辭畏壘遊任公自愛蘭臺聚追隨日日駐仙
都會見乘魚出煙霧

乙八

國三十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東山草堂歌送楊子漸給諫還平原

高巖萬木流雲氣白石巖義巧相巖石上蒼苔雨作痕崖前
古屋藤垂地草堂面面傍東丘彷彿青天十二樓鸞笙縹緲
煙塵隔羽扇消搖洞壑幽榻來聊爲蒼生起一日鴛鴦萬人
裏玉珮時從瓊闥趨天書幾捧雲霄至頻年籌策獻旒黃
石山中約自留郊原舉手笑相別翩然意氣凌清秋歸來舊
隱多叢桂石室猶藏藥珠秘瑤草琪花幾度春玉泉靈藥三
千歲只愁宇內須經綸未是堂中穩睡人直看名上麒麟閣
更乞天涯雲水身

玉陽草堂歌爲沈奉常作

隱侯詞賦東南美一生嘯傲山川裏浮玉之南構草堂門對

澄湖三百里宛轉丹梯日月開參差翠檻風煙起千巖蕭颯
常欲秋一壑溟濛得非雨水禽格格鳴斜暉江草江花生不
歸手把黃庭閱清晝日暮流雲空濕衣一自抽身臥煙嶂縱
酒彈碁十年上天目徒藏金簡書東山久鬱蒼生望邇來驅
風華蓋前緹扇朱轡霄漢懸照耀仙班蒼玉珮芬芳畫省白
雲篇魏闕江湖心不改圖中咫尺留光采一日移來斐几傍
拂拭徘徊生感慨濤雪澗雷雙眼明臨流幾欲濯塵纓赤霄
碧浪知相接爲借星查犯斗行

兩花臺歌贈陳蓋卿

行遊城南今幾回丹楓欲老菊半開高座道人精舍相與
推挽升崔嵬往事風流如可掬况復陳君起空谷共推謝朓
解吟詩又道周郎能顧曲茅齋門巷接烏衣六代繁華有是
非尋真弔古情何劇載酒彈碁樂未稀高臺一望紛煙樹笑
指城中讀書處故篋長懷霹靂春振衣莫厭風雲暮君不見
明堂大厦須良材一邱突兀何爲哉

雲池篇贈王子美明府

圓莫如城邊雲清莫如城下池鷗冠燕坐者誰子臨水看雲
日委蛇蘇門恣嘯歌東山耽酒宴揚雄一上甘泉宮潘安已
試河陽縣四野風恬獄訟稀千家歲熟桑麻徧見說爲官不
愛錢陶潛赤手且歸田門前垂柳長無恙池上流雲自昔年
秀色帶空餘百丈溶溶洩洩如相傍淮水新添朱雀橋王家
遺住烏衣巷細沫浮花一鏡開雲能出岫亦能來如車如蓋

乙八

滄園三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浮吳樹汀草汀洲近越臺水澱雲華淨深夏似向屏間開卷
畫孤飛杏靄珠歌過一片澄泓翠娥寫玉壺冰簟漫相羊祇
覺山林日月長舉酒從今爲君數更看三萬六千場
雪湖老人墨梅

湘江水落零雨絲羅浮遙遙夢難期華光一逝孤標絕貌得
寒梅第一枝肌膚綽約如冰雪翠袖輕盈弄明月籬根竹外
無人知瘦影橫波共清絕劉生劉生老彌壯半幅輕綃傳意
匠剡溪美人襟袍奇對此悠然得真賞披圖颯颯生微風春
入寒巖雪漸融恍疑身向孤山道十里林巒香霧中

梅花行新安張梅友七十賦壽

君不見梅友叟七十華筵初命酒又不見梅友梅白白紅紅
相對開賀客升堂錦繡段交錯花前互璀璨堂下翩翩動彩
衣兕角犧尊映花薦新安山水之窟穴聞說梅花更清絕數
行粉豔白於齒幾樹天斜紅勝頰憶昨曾從江上移點綴繁
英漸滿枝絳袖著香渾自詫玉屏照影轉生姿起舞婆娑忘
夜久酒船波動鱗紅縐露濕烏巾總不辭幾人得共花爲友
夢醒梨雲山月斜裁詩東閣興偏賒願君從此長爲主更看
東風百徧花

乙八

滄園三十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五言律詩

將之陽羨留題退園草堂二首

千古陶潛逝何人更閉關世情看白髮吾道獨青山
萬日終何事灰心可駐顏子真有幽興谷口未知還

貧病緣何事猖狂祇自哀言尋青嶂去聊避白鷗猜
薪木宜時護柴荆可浪開高懸徐孺榻未許俗人來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
自愛邱中賞還同澤畔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乙八

澹園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化城園野色空翠落秋陰與客開香積談玄傍竹林
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一酌那為貴因之披素襟

靜海寺送別

江閣一相送愁心生二毛情知終是別聊欲永今宵
意與雲俱遠魂隨酒暗銷重來還底日知爾不辭勞

挽韋生堯臣三首

離別豈不苦人生會有趨那知燕趙去便作古今殊
說易慚關朗亡書問華虞徘徊昨日事灑淚向生芻

吾久知交態如君復幾人回頭悲宿昔開眼漸風塵
名豈論文著情因問字親所嗟寒色甚轉見後凋身

尚憶長歸日風期迴莫攀肩輿留白社揮手謝青山
爾已齊

生死吾猶惜往還至今西澗水流恨日潺潺

羅生挽詩三首

乘羽早從軍乘時誓策勳弓刀爭白日圖畫失青雲
定遠空投筆要離近築墳那能差左轂越甲欲鳴君

高允傳書日羅含絕命時爾曹今短世吾道復奚爲
靈爽風雲颯從游日月私千秋看意氣誰爲託孤兒

中丞新按節尙一試昆吾志士泥塗盡英風江海孤
那知長夜隔翻訝尺書無白馬江干去翩翩愧病夫

題顧侯明月軒二首

卜築鳳城隈亭軒傍水開闌門明月下芳草故人來說
劍光生座彈碁霧濕苔忽聞雞唱動起舞思悠哉

乙八

澹園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夜榻吟方穩春亭飲亦兼祇緣花泛泛翻愛月纖纖
薄露難過砌微雲不滿簾所歡時宴坐清影若爲淹

鄒女翼李文仲羅敬叔李承烈盛伯年李君錫集冶城飛霞閣分得巾字

雙鬢逢殘歲蓬山載酒頻日吾悲過客星覺聚賢人幽賞知
難盡沈冥自可親松蘿寒愈碧相映白纈巾

送元甫還武昌

候館冬難暝愁心生別前人今千里去月傍片帆懸
文字誰同調聲名爾少年江離如可贈莫惜數行傳

送敬叔還豫章

送子松門去其如芳歲殘祇應爲客久不憚獨行難
驛古梅

花淨江空鴈影寒壯心知未落時倚佩刀看
舟中口占別思兼

爲別何容易移家常苦遲駕言搖桂楫況復是蘭時樂事春
增劇交情老更誰未應天畔月長自照相思

送文仲遊薊門

南征意不盡春水亂流行詎是輕千里其將賦二京孤琴迎

暮雨罷馬度空城到日黃金地應多白髮生

永慶寺竹院納涼分得烝字

結夏從初地高林散鬱烝茶香透深竹人語隔垂藤把臂連

中散談心失小乘琅玕青可刻聊欲記吾曾

湖西別業二首

乙八

續圖三十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近郊秋氣早行散滌煩襟坐愛澄湖影涼分碧樹陰疏花遙

對酒纖月曲通林況復高賢處彌生懷古心

子荆沾酒地遺址半雲扃勝地猶生氣閒情似乞靈螭書塔

蘇碧鳥破晚烟青無限滄洲意鳴榔隔水聽

寄宏甫二首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年夢醒江

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木篇

風雨秋偏急懷人鬢欲絲飄零遠俗久歲月著書遲獨往真

何事重過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理茅茨

九日登謝公墩分得今字

謝公臨眺處勝日一招尋我輩還時序荒墩自古今天空江

影淨木脫鴈聲沈不有茱萸酒其如搖落心
和明甫移居三首次韻

卜居饒物色往往慰幽栖書可開新帙花仍落故畦
烏度門靜古藤低即此堪投老風光似竹西

多君芸閣裔老就竹林閒高臥捐塵慮長貧有好顏開琴心

轉寂投轄客忘還爽氣朝來劇葱葱近北山

韓康非翫市藥肆亦逃名坐隱無過奕長吟不礙耕渚花藏

客語檐鳥答書聲投策青林外飄蕭白髮生

集國寶振藻堂

彩筆題名處高堂半客裾銀鉤搖几席玉珮偶琴書茗甌飛

煙近花籠片月初未能參麗藻延賞愧空虛

乙八

續圖三十九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訪茂承一首

愛爾聲名早相過坐隱囊丹青古人輩詞賦少年場紫几芸

花潤書帷蘭葉香蓬蒿堪翦伐吾不愧求羊

挽方思善太守二首

世道晚無賴哭君彌斷魂歌謠自楚越風采落乾坤白日泉

臺闕青春原草繁祇餘風謾謾長似李膺門

意氣深投漆文章高築壇身驚朝露盡人逐夜舟看積雪平

原慘悲風澗水寒翩翩淹病色空愧白衣冠

人日南郊僧寺作

人日仁祠好春風動鳥聲相期載酒往共作探梅行澗水溶

溶淨林芳轉轉生禪樓吾自適非爲薄時名

初夏同馬李二明府姚大名吳觀察集德載谿園

藝苑人初集谿園夏亦芳桐陰低戶碧梅子亞枝黃賦豈登

樓著情因解帶忘聯鑣一栖息瀟灑在滄浪

王孟起百花莊

韓山明滅處聞有百花莊流水鳴虛砌垂楊出短牆帶經鋤

麥穰負日臥蓼牀何謝茶黃泔居人等姓王

祈澤寺

紺殿銜山古清川帶薄長樹身迷日月碑額見齊梁旛影風

前靜曇華劫外香龍堂况幽絕一酌世緣忘

嘉善寺蒼雲崖

巖岫開古壁陰鶴款禪扉巖乳寒仍滴山雲濕不飛天花空

乙八 濟園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處沒春草定中肥莫怪消搖久于焉願息機

梅花水

梅花涵靜渚空水澹相搖旋自雲根出還隨泡影消年深饒

石髮坐久見魚苗只恐蛟龍動陰風滿樹腰

崇化寺

僧寮來客少僻隴受春多竹嶼孤琴入花朝病眼過酒鎗淹

叔夜香積飯維摩坐覺幽期愜空庭閒綠蘿

送張光祿北上

李郭同舟日離筵氣色開銜杯春雨過卷幔夏雲來白璧明

調世黃金高築臺枇杷堪屬句時有大官才

龍泉庵

水晶龍庵最殘春挾茗過世誰尊白法吾自狎滄波古樹閒

僧老空林野鳥多無因留信宿清磬隔煙蘿

齋居對雪

玉箸迎長至齋居澹泊時朔雲成雪易宮線轉春遲枯樹寒

鷗集空庭華月滋瑤花紛可望知有海神期

賦得雲近蓬萊

紫殿開南極宮雲采采飛色因熬石麗影逐鳳池歸未覺爲

霖遠翻憐捧日微滿庭歌且且虞帝正垂衣

送鄒太史歸安成省覲

雲望憐華髮星言下紫微况君晨省日兼是晝遊歸品味分

官酒斑爛半錦衣螺川春有燕行路惜光輝

乙八 濟園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全太史册封趙藩便歸省覲

上國封章重詞臣寵命饒鄴雲低漢節川柳引星輶烏鳥秋

危急枌榆望不遙莫言歸覲易恩自紫宸朝

送袁太史册封楚府便歸省覲

倚門親夢遠分土主恩寬豈謂一朝別先成兩地歡綬花晴

自媚劔氣晚生寒莫以鄉關滯雲霄待握蘭

送朱太史册封周府

十里垂楊色離心不可裁豈堪今夜月仍照蕩渠杯裔與黃

河遠人看金馬來梁園詞賦出轉見長卿才

送蕭太史册封淮府便歸省覲

寒星隨使節驛路滿光輝赤社分茅日蒼梧擁傳歸江魚迎

浪白林橋近秋肥不盡趨庭戀微風生賜衣

送劉審理還亭州兼簡宏甫二首

送遠紆征轡披襟得上標路分燕市酒帆度楚江湖殘月明

疎鬢寒風急敝貂鄒枚詞賦在應有兔園招

故人棲遯久翻訝尺書遲日月空相憶雲山不可期雪殘江

樹夜鳥下晚鐘時牢落還誰仗因君但益悲

題黃生大有山房

龍臥耽高尙雲蘿洞壑深草榮當戶帶竹度隔谿陰小酉藏

書日中條避世心仙羣如可下鸞鶴有遺音

贈吳封翁一首

上國褒封錫西亭芳讌開川原一以眺雲日共徘徊白雪留

乙八

澠園三十九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蓬髮青陽泥酒杯庭闈多喜色愛子在霜臺

暮春署中作二首

寂歷蓬山暮春華脈脈歸山池新漲滿高館亂花飛緩步慙

仙籍端居契道機遲回溫樹影行坐是恩暉

餘春歸閩月省署自留芳地有池亭氣花生澗壑香閒多疏

酒盞老至減書囊尙憶東方朔酣歌銅馬傍

神策門城樓望後湖得開字

爲愛澄湖色高城載酒來峯巒雲外出亭館鏡中開遠渚繁

煙細殘潮挾雨迴時難聊騁望長憶濟川才

贈林生還甯陽

綠酒青門別悠悠去路長川原更臥起雲木半蒼茫落日羣

峯暝歸舟一葉黃嚴陵行在望吟眺未應忘

追輓張都諫二首孫左諫正學索賦

致主天闈杳投身夜壑幽濟雲低宿草林日澹荒邱志已千

人廢名因一疏留艱難歸骨處遺恨託松楸

久戍應非願危言眾所期封章身後重諫草篋中窺天遠龍

髯墮山深馬鬣移掖垣梧尙在挺挺出孫枝

送梅景靈之丹徒

山川望不極形勝饜堂分鐵甕開丹幄瑤篇動白雲稠煙寒

樹色落日亂江文匡鼎談詩處風流獨憶君

送陳孟芳之天台二首

乙八 澠園三十九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石梁名勝地未易賞心諧以爾談經去兼之邱壑懷泉聲喧

曲澗山翠落空壑散帙門人至青燈對夜齋

少時隨研席老至共京華旅況憑君慰行年愧我加名山饒

石髓深洞出胡麻有得勞相寄無言去路賒

送王行甫還黃州

爲客風塵久蒼茫憶所親垂楊生暝色芳草遲行人綠酒堪

攜手青雲已致身唯應歸鞅駛猶及故園春

李嘉紹挽詩二首

夢醒驚鄰笛書來薊北城倉皇失知己涕淚憶平生白雪誰

爲和青尊空復情慈親憐愛子忍見玉山傾

地下修文久天邊賜珥歸因君不可見轉覺素交稀愛日心

如在乘風事已非秋原多宿草一慟淚霑衣

送歐陽宜諸守平樂二首

相送昭潭去無言鴈亦稀山川足形勝徒馭有光輝問俗風
猷播行春謠頌歸懸知合浦葉遙向洛城飛

相逢元不易分手即前期豈復辭難阻行當慰別離功名邊
郡重歲月主恩私慷慨臨歧意無勞行路知

邵武丞鄭公祠名宦奉常王大父

何年仙尉往血食尚人間爲是哦松處常疑曳杖還恩波深
鹿水寒色壯龍山伏臘蘋繁外豐碑古廟間

鄭處士祠鄉賢奉常王父

鳳歌千載事龍臥一邱成早就終焉志人傳達者名雲山遠
夙昔俎豆見平生誰續先賢傳徘徊空復情

乙八

澹園三十九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翟德孚生日約同志賦詩壽之余得二首

初度重陽近長筵風日嘉興饒呼白墮地勝更黃花法已三
乘語文堪十賚加猶嫌名字在門巷幾回車

有酒何妨社無弦始是琴談能飛屑玉書欲比懸金何屑中

林賞韓康大隱心坐欣年冉冉不受二毛侵

胡安人挽詩

彤管音徽盛玄扃日月空淚痕消夜燭愁緒亂秋風珠鏡鸞
疑在瑤琴鶴怨終惟憑少君術髮鬢見修容

徐氏園二首

城市藏丹壑樓臺隱碧霄洞門行窈窕巖石上岩巖雪壁花
龕近星橋鴈嶼遙就中堪戀賞欲醉未還鑣

選勝來朱邸風華觸眼新軒窗臨水豁臺榭得山頻嘉樹能
留日名花欲殿春暫遊歡未足小酌賴情親

贈楊學博二首

選勝山川美談經日月長名堪齊服鄭行欲重珪璋汗竹秋
槩短芹羹午飯香及門多達者爲問幾升堂

學舍山雲濕城樓河氣渾長材淹冷局令子託斯文藜火連
更曙匏尊四座春鱸堂知有兆士習漸還膺

王節母

鏤月成團扇歸雲奈蕞砧空餘龍鏡色長罷鳳簫音碧海雙
珠出青山片玉沈年年畫梁燕應識歲寒心

立春後一日治城送日常時方有悼亡之戚

乙八

澹園三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維舟過福地載酒及嘉辰白雪留高侶青春別故人悲歡不
自意貧病許相親倘憶停雲約還來漉葛巾

覽勝詩名出傷離酒力微春從昨日至人是隔年歸舊雨期
仍在行雲夢已非可憐洲畔鳥猶作一雙飛

七日立春集肅卿宅同用人字

老覺韶年媚過逢意轉親一春纔此夕七日况爲人梅閣含
芳動蘭缸吐豔新朋簪喜披豁不厭舉杯頻

送楊參軍之漳州

不擇漳江暮談詩暫解頤一官聊自隱萬里復何辭鳥下津
亭晚帆開壠樹移殷勤前路酒誰爲故人持

贈陸生還晉陵二首

散帙黟林去經秋春復深如何搖落後獨有歲寒心山暝花
含夕門幽樹積陰求羊還爾輩虛薄愧招尋
晉陵歸路渺相送片帆過曙色搖津樹江聲雜櫂歌詩名因
客著鄉夢入春多所歎中年後情如離別何
和余學士金陵登覽詩二十首

鍾山

名山雄帝里原廟枕神泉龍虎標形勝弓刀護寂寥雲深埋
劍履時至薦櫻桃王氣千年在靈祇夜夜朝

牛首山

龍藏煙蘿閣牛山殿開幽夜涼僧梵歇地迴佛燈留樹影兼
雲合林香過雨收平生飛動意何幸得淹留

乙八

卷三十九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梅花水

投策長林外浮杯曲水隈影搖頻寫翠香冷不關梅雨腳添
新藻雲根霧淺苔煩襟端可滌欲去豔徘徊

燕子磯

江萸坐依微繁星落釣磯寒沙連野盡新漲浴天低小憩村
村暝前期事事非塵機吾已息不礙白鷗飛

靈谷寺

法筵開浩劫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遙禪心隨
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頽垣起暮簫

鳳凰臺

鳳嬉曾此處秋爽共登臺一望東南盡長江鴻鴈來青林隨

浦漱白石轉莓苔莫繼浮雲唱空傷蓋代才

桃葉渡

吾聞王內史落日淮河濱花塢飛瑤札蘭舟載玉人雕甍回
曲岸彩袖隱平津珍重板歡意能無爲洛神

雨花臺

南郭高臺迴乘春數散愁雨餘千幃立樹杪一江流地擁驚
花勝情兼水石幽角巾差自得端合老林邱

方山

道者何年往深林尙故廬冷烟翻翠壁古洞隱丹爐坐傍雲
容欲行看樹色扶前山西逝水冉冉接蓬壺

落星岡

乙八

卷三十九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樓堞新亭戍山川自昔多曾聞沽酒客一著綺裘過霞舉占

龍氣風期叶鳳歌悠然登覽處遺跡賁巖阿

巖花巖

一上花巖寺迴瞻紫氣遙幽深臨絕壑突兀礙層霄棧小星
堪摘窗虛月待邀無人參妙義旛影對風飄

莫愁湖

水闊菰蒲淨城開睥睨斜懷人倚高閣落葉見平沙眉黛餘
山色鈿金但野花徘徊湖上月一倍惜芳華

清涼山

山有先師歇恭簡公書堂

精舍何年築高臺裊裊孤煙嵐收紫極氣色覽黃圖飛鳥還
哀郢吞江詎賦吳祇應游息地流恨滿平蕪

虎洞

大城東畔路小洞霄煙髮落月烏啼急回風虎嘯開巖腰窺
奧窾石罅漏潺湲況是宮泉近能清靜者顏

長千里

長千古阡陌佳麗擅名都花月三春暮衣冠六代餘橋星隨
寶馬檀霧雜巾車絲管淹良夜巖城鐘漏徂

東山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峯迎龍臥曾
先達鴻冥愧獨行蒼生誰繫望懷古重含情

冶城

冶城開別館行散自逶迤巖罅供清眺亭臺狎翠漪星壇月
影度藥圃露華滋望望三花樹遊仙若可期

棲霞寺

古寺俯蒼茫東峯一磬長人天留色相臺殿自齊梁乳竇流
泉滑風巖藥草香采榮心不薄吾欲問醫王

青溪

宛轉青溪步扁舟曲曲通竹煙籠卷畫花雨潯冥濛豔雪歌
蟬啾澄金酒蟻空良遊不知倦遙夜水雲中

達摩洞

禪龕汲綠嶼石洞俯滄波風雨江聲壯魚龍夜氣多停杯今
日望飛錫向時過欲問西來意疏鐘度薜蘿

日望飛錫向時過欲問西來意疏鐘度薜蘿

乙八 濟國三十九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斌

五言排律

寄壽司徒盛公二十韻

雲紀軒皇代星高傳說名何人扶太極維嶽降元精節與長
 松厲心將片玉貞旂常功踔絕甲令望崢嶸遙憶周南日方
 深拱北誠羔羊貽後詠鸞鳳軼前英貴比孫弘儉人慙楊紱
 清豈應迴薄俗直欲贊休明保障雄三輔風裁擅二京法星
 臨迴夜卿月麗層城題劍名方重懸車意已行揮金治閭里
 解組謝公卿秋菊開堪種春醪喜自傾攤書時佚蕩倒屣罷
 逢迎海鶴清逾健莊椿老更榮雅歌齊出處宴坐表冲盈公
 已安遲暮人方惜老成蒼生均有望黃綬豈無情願保無疆
 福兼垂不朽聲千春奉休麻長頌太階平

乙八

澹園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嚴師孔之穎州

西序橫經日聲名達者中人知荆璞美價敵楚金同都講方
 持鱣車人已畫熊近關愁驛使問俗念民窮製錦平生略烹
 鮮上世風一行君作吏多病我成翁招隱淮南子遊仙河上
 公遺言應可訊莫惜寄高鴻

同翟思吉尋湯泉寄老庵遺址

昔賢棲近處禪榻傍嚴阿澗水迎人語青山入戶多香名垂
 琬琰遺跡翳煙蘿弔古兼悲激搗朋與嘯歌清吟爭奮發濁
 酒未蹉跎詎是高風在聊同暇日過雙松期更種吾意在庭

柯

端午賜畫扇綵縷艾虎艾葉紀恩

佳節屆天中承恩霄漢濃綵絲紫玉臂執扇引清風虎戲因
 釵巧人形入艾工辟兵今俗在續命楚風同不為邀天力何
 因薦女紅太平難報稱三祝效華封

贈李先生十六韻

誰解辭黃綬緇經向遠林招攜庾詵輩蹀躞謝公岑花鳥通
 幽意雲蘿澹素襟循良遺蹟久闕里洽恩深飛鳥神仙氣烹
 鮮保母心青錢行飲馬白日坐彈琴鸞鳳聲彌動鱸魚夢不
 禁蕙蘭長緞佩江海一抽簪南郭甘雲臥東方豈陸沈書從
 驚嶺得僧自虎溪尋蚤契希夷理長垂雅頌晉化城樓跡定
 世路轉蓬任雪月心同淨星霜髮未侵嗟予慙比玉荷愛重
 兼金綠酒生春色清歌接畫陰追隨難盡意蕭颯寄微吟

乙八

澹園四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松麓山房聽雨得連字

春陰遊寶地襟袖攪霏烟雨合千峰徧雲屯一壑偏冥濛驚
 色暗滴瀝訝聲連檣樹寒逾翠江梅濕欲然林空羣籟息門
 揜一燈懸徑斷翻增勝觴飛不礙禪祇疑人世裏別有淨居
 天

孔廟分獻一首

上日文明選清秋典禮揚太牢非漢祀秩禮盛今王玉殿馳
 元宰瓊函捧御香橋門森蔚蔚簪佩儼鏘鏘洞可差蘋藻韶
 堪下鳳凰甯知千載後猶似兩楹傍翹首宮牆近齋心刻漏

長受釐高曳履執奠黍分行有郵神如在無言教敢忘平生

聞俎克何幸一升堂

送馮宮詹還青州觀省

詞苑聲名久甯親出帝畿聖朝敦孝理儒術倍光輝東帛傳

中禁兼金下太微人言家慶美世仰國恩稀夜直千門迴秋

風駟馬歸鶴書榮里開燕賀集輕肥獻壽分天酒裁斑半賜

衣魚應翻凍沼草亦戀春暉雅愜庭闈樂其如廊廟機嚴程

明主意還施莫依依

王太僕以王事死厥子都憲公索余詩紀之得十四韻

雅望青齊上名家盧駱前爲郎推二省視草閱三遷一自旌

麾出周旋貴竹邊掄材須匠石奉使藉張駕采掇要荒地沿

泗江漢船關河遙歷楚杞梓盡輸燕才大思兼濟時危忽棄

捐告哀榮上側遺奠出中涓勞勩祠官載班聯罔命宣龍光

紆後裔鵲起象先賢甲第諸王擅詩書累葉傳恩榮均拜手

出入擬差肩狐突忠爲教阜陶美世延祇應同報國夙夜寸

心懸

東朝出閣叨勸講之役賜燕文華殿恭紀一首

鳳檢天門下龍樓帝子來衣冠驚綺角賓從儼鄒枚討論篇

章洽研磨禮樂該前星增氣色少海日榮迴燕喜中台集榮

光左个開堯樽分雨露禹膳出蓬萊始命慙燕隗橫經淺漢

才儒言探秘固民瘼起沈灰庶廣重輪照淵影守器恢萬年

長此日延首詠明哉

書劉司理尊人榮封卷

秋嶺崑崙外禾川浩淼前相門標夙範儒業映時賢芹藻遊

曾綴菁莪譽蚤懸青春期鶴起碧落礙鵬搏萊婦忻同隱梁

鴻臥益堅養深虛白室跡斷孝廉船莊瓠時難用章經子解

傳金籙成棄擲玉樹看翺翮一自逢昌運飛騰萬眾先才名

京國滿惠澤皖城偏治行推三輔恩私下九天冠裳霞絢爛

綸綍錦蟬聯雨露高堂渥音徽奕世延五雲邀寵貺一字耀

重泉磊落辭榮志端嚴訓俗篇名家行紀述高誼合垂宣上

國儒林傳西江世德編何人參石馬翹首誦磨鐫

醉石齋

有美齋中石紫紫狎世賢摩娑承碧草賦駁帶清泉豈以雲

飛遠將同鶴化堅錦文紛粲爛玉質謝雕鐫意恢非關酒沈

酣不問年過從真賞足因爾一陶然

趙封君偕壽詩

瀛海華筵啟新年景色鮮地深迷曉樹花重壓春煙縹屬嵩

神降弧迎掖水懸膠庠鴻業著機杼素風延三世推楊母諸

生仰鄭玄庭闈趨燕喜地內引蟬聯雙璧名爭重三台望孰

先經綸家訓悉敷歷主恩偏共秉中丞節時兼上將權羣星

賜壁榮五色詔書宣貴盛顏方畏威嚴雋與鐫祇從鳩杖出

自挽鹿車旋結社開蘭畹留賓藉秫田期頤觀盛世風節領

時賢諶以迎霜茂椿因足雨妍安期何必待長傍彩雲眠

蔣莊甫自滇過白下訪李長者而還賦贈

乙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乙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里雲南路遙迤負笈前詎忘時偃曝爲憶舊周旋見面嗟
予晚論心覺爾賢尋真勤跋涉選勝且留連點翰三春過停
杯片月懸知應懷故國莫舉式微篇

薛公儀鴻臚過訪有作賦答鴻臚西原公後

北地稱詩久南征識面初杜宗真曠子漢殿小鴻臚出境才
彌著承家節未疎詎堪償沐假時問野人盧雌覓明能辨雄
風快孰如笑談淹上駟倡和失前魚白璧爭孚理青雲信卷
舒地應齊庾薛朝擬待嚴徐莫厭承明入從容步綺疏
趙司寇索賦節孝詩

代比周南盛帷磨合有人秦瑛傳世美龐女到頭貧節與飛
霜厲心將片玉醇茹茶存弱息截髮感慈親勝事聯姑婦同

乙八

源國四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懷失苦辛幾題巢燕句未覺侍烏勤懿標家範語危起國
珍榮枯人理隔生死主恩新命數紆天詔馨香借渚蘋移忠
看後裔長佐太平春

看竹

負郭茅堂小相期看竹來七賢同把臂三伏恣追陪涼影生
新穉深叢護舊臺晴風時夏玉晚翠欲流杯遊風終能待成
龍定不猜閒心將物色延眺日悠哉

曹能始嘉篇見詒微及往事賦答

握蘭辭上國佐棘向陪京一藉栖雞樹雄飛覽鳳城平反推
政術著作表公卿未躡青雲步方傳白雪聲濟川看放鶴伐
木定遷爲憶昨差池日曾同繪繳旣陸沈吾敢怨波及爾何

名留滯才堪惜盈虛理自明驚騰知有待翹首赤霄行
贈游戶部

垂瑤辭漢署筦樞向江涓紫綬三春別形穉一水馳業曾傳
世美清更畏人知文固馴禽茂天閑害馬祛庭當蒔柳日秩
進祝鳩司處處驚飛傲人人意競雖未妨寬賦歛稍欲佐瘡
痍圃澤流駢望高風邁等夷激揚無左顧騰踏是前期遠荷
題書至難忘講德時願留青史筆長以慰心知

馮母貞壽詩

帝寵回堯陞天書下漢都錦軒標內則彤管失前模夫子當
年少英名動海隅雲霄方自奮日月竟先徂雀槍屏花暗鸞
傷鏡影孤晨昏勤補綴童稚費支吾窺壁徵賢士分機激壯

乙八

源國四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圖祇應期特達未欲阻艱虞經術家聲起文章王氣扶照車
成郢握歷塊匪轅駒弱冠推高第詞林齒宿儒篋書開氣色
壘樹幾繁紆建禮登朝日承明寓直餘還鄉悲白鶴卜葬會
青烏叩地知無策陳情甫上疏近臣偏雨露直道未榛蕪節
孝宸衷軫恩私詔命敷定將敦俗尙奚音潤凋枯百世心常
計孤貞敢自誣復生曾不愧與古可爲徒詞筆雕龍貴朋簪
駟馬趨壽觴須強進一曲鳳將雛

鄭崑巖中丞六十

地紀標南服星纏應上台仙都蟠巨麗石洞擅崔嵬維嶽鍾
靈氣清時得上才三朝名德著四海壯猶推憶奪鷗張口曾
珥雀角炎持衡高選部秉禮重容臺齊魯瘡痍起邊陲節鉞

來坐籛深七策推轂盛羣材但覺威棧洽彌彰事業恢諸生
芬玉筍上將盡龍媒兵氣嚴城盡雄風大漠迴鏡歌閒度曲
斗帳一揮杯律轉花燈夜寒消葭管灰懸弧森畫戟列鼎薦
春醕鶴算丹經注鸞書紫禁裁歡聲笳鼓競逸興嶺梅催講
德心常折懷人首獨回穆如慙作頌亦欲擬徂徠

孫太公壽詩

勝地標靈蹟名家得世賢公和真隱擅文度惠風偏上古遺
英遠長平令問延疏懷多跌宕太僕謝雕鐫小技才初售遄
歸志已堅機忘沙鳥對氣轉谷鶯遷豸繡雄畿甸鸞封疊譜
戩闕圖開照曜絕跡見翾翾綵服裁宮錦銀盤出賜鮮草堂
中散駕華氣蔡經筵卜馬堪求髓非熊欲比肩優游當盛際

乙八

源國四十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燕喜叶長年白墜飛觴數黃花得候先石樓雲口口口口口
車縣素髮翻宜老酖顏沃若倦不妨下開

江甯焦 斌

七言律

初還退園作

猶憶高秋賦遠遊歸來吾土又登樓
虬龍滿地荒煙合鹿豕開門野草幽
魯仲不辭東海去周顒何意北山留
千年投研男兒事愧我談經自白頭

殷太僕六十二首

瑯琊縹緲秣陵西九列班高日月齊
冀北羣空名早著襄城人遠路非迷
花間放艇雙魚入席上看雲萬木低
向夕金盤須盡醉麻姑仙醞爲君攜

乙八

濟園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翩翩壽筭在江城緩帶風流自列卿
深苑馬嘶春對酒古臺花發夜吹笙
青雲自昔推名理白下於今見老成
一臥東山曾繫望願看黃髮慰蒼生

赤壁樓上作一首

誰與扶筇問薜蘿一尊風雨奈愁何
開簾吳楚當窗盡倚檻煙雲入望多
異代風流成夢幻他鄉容鬢總蹉跎
飛鳴玄鶴依然在似爲停杯一勸歌

留別天臺耿先生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
四海風流今下榻一尊煙雨夜憑闌
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
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

寶光寺訪耿克明

一從裘馬向飄零多少江淹恨別情
明月自憐長按劍香臺何意共班荆
青林菴畫悲歌動綵筆憑陵願盼生
乘此登臨須盡興南朝諸寺待題名

與邦師克明汝教雞鳴寺看後湖作

湖天漠漠蕩春陰湖上精藍載酒臨
入洛何人推獨步攀嵇今日見幽心
沙明鷗鷺寒相並水闊蛟龍晚自吟
取醉莫辭歸路暝殿鐘龍磬有餘音

同黃徵士李比部黃參軍登東山分得公字

共上高岡坐晚風一尊今喜古人同
遙遙片月當杯落點點飛花入座紅
劒去自驚千載合詩成真覺四愁空
平生邱壑元吾事小築東山不負公

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

凭軒西望黯銷魂耆舊風流獨爾存
九鼎欲增淮海重羣峰還擁泰山尊
高歌醉裏春風遠細雨江邊野火繁
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

病中劇思三子

病來葷血欲全銷坐擁殘書破寂寥
落日自裁平子賦西風誰寄呂虔刀
青燈永夜愁難盡華髮逢春夢獨遙
知爾淮南多桂樹幽魂欲付小山招

寄答沈少參座師一首

孤亭晝敞雨冥冥猶憶風流滿漢庭
花暗鳳城春點筆月明

乙八

濟園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虎座夜談經五陵人去清風隔千里書來短髮星淺薄心知
遠報稱久拚吾道付滄溟
述感六首

一隔窮泉無見期斑衣還憶去年時殘機夜雨絲絲淚團扇
秋風字字悲朋舊尙存雞黍約門人欲廢蓼莪詩春來壠上
松千樹目極傷神那復知

中歲行藏漫倚樓吳鉤淨拂夜堂幽姓名未署騏驎字出入
長看鹿豕游遠道也誰思老馬褊心亦自怒虛舟劫灰俛仰
人間世且擬乘春一散愁

門掩虛亭不自聊風搖枯竹倍蕭條泉魚恨切空雙淚潘岳
情多有二毛青草林塘新水短白雲樓閣亂山遙流塵寂寞
乙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誰消息腸斷幽魂不可招

懶校時名掩草堂十年蹤跡總堪傷青雲宦達多朋輩白首
交親半在亡翫市乍驚成虎日隨人欲入鬪雞場萍遊况復
多留滯一望停雲重渺茫

幾載行吟江海邊黃金買駿事空傳迎門欲種先生柳負郭
曾無季子山天上片雲孤日月人間雙淚墮嬋娟酒闌莫奏
猗蘭操一曲悲歌昔所憐

醉後誰聽斫地歌酒尊其奈客愁何半江雷雨洩龍臥四海
賓朋只雀羅少日風流魂夢過一春花鳥淚痕多浮生轉覺
浮名累好把衣裳付薜蘿

周柳塘太守同天臺先生遊匡廬隨同呂正賓訪余秣陵即

席贈一首兼簡正賓

大江東控帝王州何處乘風不壯遊命駕遠從周柱史窳帷
初罷漢諸侯明星行傍雙龍匣麗藻新傳五鳳樓莫謂陽春
元寡和座中賓客有應劉

靈谷寺酬呂正賓

停杯昨夜夏雲生散帙香臺見遠情風定水聲來絕澗坐深
松子落空杵愁多今喜逢張儉賦就誰當惜禰衡世路風塵
俱涕淚不妨貧賤久藏名

劉節婦奉詔旌表一首

封書一自動天顏綵筆新題照畫闌雙鳳高名江海重百年
全節古今難松筠歲晚留風裁鐵石人間有肺肝要使柏舟
乙八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扶聖化主恩今日萬人看

王世新博士寄詩李楊二君兼懷小子經歲之間李楊繼逝
王尙遠別撫念存歿輒寄是篇

王吉傳經老不休詩篇歲晚若爲酬懷人正直銷魂日望遠
還登何處樓千里琴尊雙涕淚百年天地幾交游江南蘄北
今搖落歎逝傷離共白頭

寄題沈少參座師存石草堂四首

東南雲物太青蒼誰爲移根向草堂自榜煙嵐開藥圃不教
塵土妒荷裳水禽梳羽開當戶野荔成帷半護牆向晚談經
秋色靜風流何必鄭公鄉

虛堂窈窕出巖阿暫解朝衣洽薜蘿架上圖書今日滿望中

雲水向來多青林對酒遙遙入白鳥開簾兩兩過一臥東山
知未穩長安花裏待鳴珂

鴛湖楊柳綠陰陰湖上芙蓉是客襟愛士敢云堪下榻賞音
時或一開琴巖花開夜扶殘醉木葉經秋亂晚吟何日補天
還自試未須長慙紫芝心

兩曹起草舊郎官爲政高風迴絕攀一自開身投綠野翛然
幽興滿青山門前蠟屐籠鵝至溪上蘭舟載酒還欲比侯芭
應自愧問奇何日過林間

寄李子弼一首

家難間關兩索居每從江畔問雙魚別來瘦骨今何似傳得
新詩愧不如落魄定眠淮海月窮愁欲滿秣陵書立經寂寞

乙八

漢國四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千秋事莫有桓譚一起予

謝盛伯年見懷之作

搖落空山朔氣侵新詩慰藉客情深彩毫自挾陽春色華髮
堪依玉樹林歲去美人風雨夢燈前芳酒薜蘿心南枝好寄
相思訊寒入梅花半不禁

送殷生還丹徒

寒日蕭條鎖暮煙離心歲晚重翩翩即看雪片人孤往欲問
梅花動隔年流水有情愁白髮干將無語泣青天何人定解
鹽車苦千里驂駟待爾前

人日登靈應觀潭上亭子

花雨瑤壇畫不局春風搗手上孤亭乾坤雙鬢逢人日湖海

千秋自客星賦就總堪迴白雪愁來誰解問青萍辛盤柏葉
無妨醉容易江潭有獨醒

憶別

懷人幾上越王臺雲鎖空林首重迴夜雪有情憐獨往春風
亡恙不重來愁邊短榻寒禽下病起新篇過鴈裁三逕荒涼
羊仲老傷心開落退園梅

送大宗伯萬公應召還朝三首

楊柳微風隔岸生送君花發鳳凰城五雲偏傍塞帷色列宿
遙傳曳履聲推轂總堪南北望橫經不盡古今情從知麟閣
須公等舊德中朝幾大名

橋門矜佩羨登龍李杜聲名八座中喉舌祇今高北斗風裁

乙八

漢國四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元自出南宮百年禮樂歸師說一代文章擅國工行矣台階
瞻望切可無清論答從容

每勞車馬問松筠座上春風幾夕曛冠蓋千年存道氣江湖
一夜動星文祗緣避俗情逾拙轉覺憐才意獨勤辛苦不辭
吾砥行微名今已附青雲

送楊戶部還晉江省觀

新知爲樂總堪云一別翻愁淚滿巾情比歸生終戀友事同
潘岳爲娛親城邊馬過纔芳草海上人還已暮春篋有芙蓉
君自惜幾人曾不盡風塵

臨淮侯六十壽章

漢將登壇舊有聲主恩今日寄專城催班花引雙龍闕按節

風清萬馬營興到高樓曾坐嘯功成銅柱亦題名懸知緩帶
傾觴處無限千秋捧日情

送盛仲交北上

片帆西去是神州醉擁吳鉤不可留自昔黃金酬駿馬於今
清廟薦琳球誰言賦以三都著爾已名從七步收虎觀談經
千古事那能獨羨酒人游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天上何人手自栽青蔥佳氣近蓬萊惟應帝子千秋後會見
松花一度開雙闕風迴鸞縹緲孤峰雲盡鶴徘徊懸池擬獻
長生露還仗郎君作賦才

既作李公子喬松詩因成贈章

乙八 源園四十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欲以閒情付彩毫心思公子自終朝慙無上苑凌雲意敢望
夷門結轡勞天矯最憐龍作種文章還似鳳爲毛傍人莫比
丁生夢芽土千年舊是曹

寒食

一百五日春已饒閉門簷溜日飄蕭尊無綠蟻從權減枝有
紅英帶雨消韶景未堪欺蒜髮峭寒渾欲妒花朝病餘祇覺
襟期在昨夜空山長藥苗

桃花

宋玉東牆灼灼新無言翻覺不勝春掌中旖旎渾疑笑意外
風流似有神冶豔羞窺羸女鏡輕盈曾闕漢宮身東風那忍
催遲暮好惜嬋娟未嫁人

寄潘巖州朝言

閒倚春風醉紫貂王祥新佩呂虔刀東遊自指成虹氣西爽
憑誰問騎曹滄海欲回公子釣青山未厭少游豪辛夷樹底
花僥笑縱有同心不易招

別楊思兼一首次韻

滿院松花客緒深一卮飛閣敞春陰振衣近引風雲氣作賦
清含山水音裘馬未寒雞黍約江湖誰寄蕨薇心相看歧路
那辭醉離恨中年自不禁

渡江候天臺先生伯年以詩見懷奉答一首

尋師曾作采真遊何意瑤華自客投佳句似堪攀屈宋丰神
直欲度驂騑到來野老頻爭席歸去門生半在樓靈氣竄然

乙八 源園四十一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莫恨五千今日爲誰留

太僕館逢許孟中一首

十年愁夢路漫漫江上離心鴈影寒霄漢何人能命駕風塵
因爾一加餐微名自昔曾相附雅志於今總未闌况是西山
多爽氣騎曹那惜且盤桓

送吳伯恆太守之杭州二首

唱罷驪歌不可留松風暫對午雲稠一瓢欲醉陶弘景五馬
爭迎郭細侯開閣自憐鸚鵡筆行春遙繫木蘭舟菰蒲未覺
清風遠誰是臨安第一流

東方千騎擁征橈涼入離亭酒半消天竺馬來芳草歇秣陵
人去碧雲遙六橋衰柳吟風葉八月寒江急暮潮君到扁舟

勞問訊有無高士在漁樵

九日登栖霞絕頂同伯年作

西風落日共登臺野色蒼蒼四望開江水空流山不斷徵君

已去客還來天高鴻雁寒相語秋老魚龍夜自哀人世百年

今九日相逢那惜盡餘杯

宿白雲庵和伯年作

香臺隱隱傍江濱謝客招攜到白雲自是名流推慧業那知

高座在人羣空巖夜靜風雷宿落月林疏鐘磬聞况說山靈

解留客可令猿鶴重移文

送姚叙卿

南北翻飛舊有名東山一臥薜蘿生何來五馬辭燕地又載

乙八

源國四十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雙旌入楚城老大漸添愛國淚馳驅難減著書情遠遊正爾

尋真日莫漫含淚弔屈平

讀朱侍御疏卻贈二首

朱轡雲擁帝城西白簡霜飛獨爾奇耕隴昔曾卑燕雀下車

今不問狐狸襟期欲借山河壯肝膽惟應日月知諫獵有書

君未愧九重能不幸同時

庚信哀時涕淚殷一封迢遞上楓宸乾坤未盡英雄氣江海

驚看砥柱身臺有鳴泉終黯淡山無猛獸不嚙响都亭莫怪

埋輪早從諫于今有聖人

贈鄒二爾瞻謫戍貴州

萬死投荒淚欲枯忍看天北是皇都雲霄自閣陳情疏江海

爭傳痛哭書炎瘴暫窺魑魅過陽春會見網羅疎風波翻覆

須臾事肯爲艱難賦卜居

陳昭祥見過陳爲潘朝言客

高齋樹色平臨市潦倒空慙大隱名自是揚雲耽寂寞那知

許掾富才情青山遠道勞相問白髮逢秋先自生十載舊游

零落盡可辭呼酒破愁城

李文仲陳孟芳周吉甫集折賞齋得山字

齋居多病晝長闌尊酒憑誰一解顏祗爲高軒過白社從知

小草在青山論文自覺雙金重訪道空驚兩鬢斑緩酌清吟

聊此日西風叢桂正堪攀

送懋德兄弟還新安

乙八

源國四十一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孤帆明日送將歸尊酒論心願獨違乍可雙龍從冶出俄驚

片雨各天飛承家今喜風流在歎逝翻悲故舊稀幾欲西州

尋往事羊曇其奈淚沾衣

題寓目松楸卷

如龍五馬帝王州何事行行憶故邱兩郡有天開白日九原

無路問清秋鄉關目斷鮀隨泣霜露寒生薜荔愁欲賦招魂

應自慰恩光曾徹夜臺幽

寄贈蕭翰編二首

垂垂弱柳傍朝簪日轉觚稜春已深霖雨會看來鳳沼文章

今欲到雞林鑪香影動青香近鈴索聲遲白晝沈知是玄暉

心最遠當堵紅藥伴長吟

薊門猶憶落交權回首雲霄路淼漫北鴈遙從山外墮西山
如在馬前看春來肺病餘蓬鬢老去心情有簪冠萬里鵬程
君自起鷓鴣無那一枝安

張以和王德載見過齋居有作奉答一首

竹房高臥白雲閒好事那期並叩關舊雨幾回虛蠟屐冷風
一日滿鍾山愁邊玉樹清無賴賦裏金聲迴莫攀擬草玄經
慙未就問奇空負酒船還

董文憲出示梅花詩屬和一首

都門何遜擅風騷苦愛芳叢索笑饒清影祇應寒作伴吟魂
何意夢相招愁來月向窗前白寄去春從隴外嬌知是花神
撥爾在坐令玄髮老漁樵

乙八

滄園四十一

金陵叢書
十一
蔣氏校印

訪沈太學巢雲館留贈一首

蒼雲片片宿檐牙覓路相看到日斜誰謂溪邊高士宅居然
天上夕郎家兩經草閣縈書帶月滿繩牀拂劍花奕世玄成
勳業在勸君無久臥烟霞

謝胡徵貞題欣賞齋作

一函昨夜到貧家片片驚看墮彩霞愧我長攜緜是荆如君
豈夢筆生花元卿未恨蓬三徑玄晏猶餘書滿車安得素心
人不棄飯蔬沽酒共年華

送潘吉甫護漕北上

喧喧鼓角動龍城爲護軍需仗鉞行千里樓船重佩印萬方
貢賦盡朝京閉關小隊兵初勒欲繫名王計未成知是終雲

年最少將因北闕請長纓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
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
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

黃安訪克明一首

林莽蕭條風雨寒一燈深夜坐相看干將自喜雌雄合叱撥
誰悲道路難小酌儘能開肺腑大篇時復見波瀾清時勸爾
無高臥萬里雲霄振羽翰

自題小像一首

幾人高閣畫麒麟邱壑翩翩四十春宿世不貪調御位應緣
聊見淨名身夢殘白日雙眸豁老去清風兩袖新卓帽窺園
吾愧否依稀重祝漢天民

送君錫遊金焦二山

雙崖出水勢堪凭才子乘春快一登檻外煙巒低北固望中
雲樹接金陵風回兩岸聞人語雨過千巖亂佛燈好爲吾家
尋舊隱洞門蘿薜翠層層

答友人見寄之作

忽漫相逢是別離冥冥雨雪重相思書來豈意憐中散老去
終當得惠施花發草堂春自浣月明山寺夜誰期知君不淺

談詩興何日臨風一解頤

贈沈翰檢

乙八

滄園四十一

金陵叢書
十一
蔣氏校印

供奉聲華徧九垓玉堂題字上親裁家從七葉推文匠國有三長擅史才塵尾幾於松下得洛如多傍郡中開亦知苦愛揚雄賦獻納應須羽獵迴

白溝河四世祖從大將軍破胡於此高皇帝親爲改名進秩上都尉語具家乘中

風煙莽莽白溝河欲問奇功跡已磨蘆荻幾家今若此魏狄萬寇以曾過承家我愧垣榮祖破虜誰還馬伏波鍾鼎空存人自遠耳孫無那淚滂沱

送王德孺郡丞二首

欲別都門卻自遲離亭楊柳綠垂垂畫熊自指燕湖路竹馬先期笠澤兒帳底諸生紛受易臺前老將盡寒旗清宵鈴柝

乙八

卷四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無警月出高樓自詠詩

幾行簫鼓送征車回首交情廿載餘旅邸風塵頻下榻僧寮燈火幾攤書致身羨爾青雲道早訪慙予白髮疏分手慙時應莫恨春來欲問紫霞裾

代維遠贈友

翩翩杯舉及芳菲况是陶潛未老歸赤縣歌謠堪度曲青山蘿薜試裁衣星文未掩牀頭劍雲氣常屯竹裏扉莫道神仙能傲世雙鳧曾繞帝城飛

代賈甫

解組林塘不厭貧蘿衣猶是斲花人青山自愛栽松徑白髮何孤漉酒巾剩有詩篇題甲子小留賓客動星辰辛盤柏酒

無辭醉嫩柳官梅總報春

代子玄

一從句漏覓丹砂小築林塘閱歲華問字時看人載酒遊田翻避客鳴笳園多碧草皆爲藥手種青松半已花最是龍門深接納孔融原自屬通家

同友人遊攝山

天開巖接古東峰望望雲霞紫翠重花發鳥啼千嶂雨崖枯僧老六朝松谿邊石髓遙相待洞口胡麻會可逢明令高風君未忝祇應求點得過從

聞汝餘別業是孫楚酒樓遺址欲往看之先貽此詩

李白醉尋孫楚處小樓聞在莫愁湖那知公子新歌館正是

乙八

卷四十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高賢舊酒壚樹裏蟬聲稀過客窗間蓮豔雜名姝何當一到同觴詠爲寫蘭亭入畫圖

友人以詩召飲未赴次韻

未許輕陰咽管弦自教新曲試尊前酒杯竹葉清相妒人面桃花嬌可憐香鎖銅鋪春不散舞殘金縷夜忘眠恨予魂夢蓬山隔猶解乘風到綺筵

答德載題金粟齋一首

蕭然一室臥松筠半偈那堪問隱淪願我真成童子戲如君自是宰官身衣珠舊繫貧難盡龍性無端老未馴何事禪心關慧業坐教靈運得相親

友人題金粟齋以根矩隱居爲比賦答

牆東灌木自婆婆更賦新詩助嘯歌
僧話未妨參麗藻道情終覺泥煙
蘿龍頭許繼清名愧鵲尾長隨白
業多最是文殊堪問疾空齋方臥
病維摩

孔殷初贈詩漫答

一臥邱園二十春文章曾未博聲塵
自知白壁空調世敢謂青藜獨照
人河上詩瓢悲往事門邊池柳得
芳鄰知君亦是求羊輩三徑荒涼
不厭貧

贈杜允修

曾著荷衣學隱淪老年翻視筆花
新屏風誤點仍驚妙斐几閒題解
惱人雙屐有時臨水石一壺聊復
聚比鄰何當歲歲身長健共醉南
山白氈巾

乙八 歐陽四十一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李太宰陰司空同集姚大名宅燈燕次韻

春雪春燈一夕中高堂袞袞會羣
公素華似與冰輪勝寒色偏隨火
樹融梅柳連娟撥髮髮歌鍾飄泊
度簾櫳何當更訊閨闈苦欲話厭
厭夜已窮

贈漸庵李公應召還朝三首

詔書重疊五花紋名起關西自不
羣周室冢卿留四輔漢京太尉統
南軍胸羅水鏡明珠出陣擁風雲
畫角聞不是裴公兼將相幾人能
贊聖明君

分鉞陪京節制雄履聲又入建章
宮股肱帝倚西曹重喉舌人看北
斗同四海祥刑今有主三朝清論
盡歸公莫言鼎鼐調和易青史班
班社稷功

青溪一榻臥荒煙幾見迴車深巷
前三雅從知同舉白四番何意一
道玄劉歆賸有逃禪癖謝傅猶牽
應世緣總是心源無住著不妨雙
佩日朝天

龍洞

江千古洞閩蒿萊誰共高朋載酒
來兩足平臨千嶂合雲根遙自五
丁開燕巢絕壁翻空下龍挾腥風
向晚迴石室有靈人欲老風塵回
首愧仙才

送劉學憲之滇南兼訊張方伯李陸二憲副

紅亭綠樹鳥嚶嚶遙羨詞臣載筆
行攬轡霜威生夢澤談經風采動
昆明青冥自假搏鵬路白下猶傳
相馬聲萬里題才應莫歎將因水
鏡見平生

乙八 歐陽四十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明光起草舊仙郎星聚炎荒又一方行省半推名下士長纓

新紫日南王演雲自勒千年鼎漢
殿誰含五夜香知是夔龍深戀主
不妨聯佩到巖廊答國寶苦雨見
懷作次韻

苦雨經旬擁褐看鷓鴣爭得一枝安白波粉壁時相撼黑蜮

商羊意未闌竹素未堪忘浙瀝
燼香聊復借蕭寒知君屬詠如張
協一唱愁霖和者難贈深公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
龕浮世無成悲小草空門何意見
優曇龍知聽法歸池鉢馬爲馱經
度嶺嵐烏榜宗風今欲振好傳消
息徧江南

鴈宕看龍湫天柱峰晚宿能仁寺

青霞長日護松門一入名藍下界分飛瀑冥濛疑挾雨孤峰
夭矯欲排雲林深忽送玄猿嘯夜靜時聞瑤草熏好趁天風
凌海嶠滿空鸞鶴下仙羣

石梁寺

昨日藍輿自石梁探幽又過竹西房地因智者標靈界人似
維摩坐道場香積從知麻可飯水田翻學荔爲裳煙霞亦是
平生疾莫怪空山禮藥王

桃源洞

蒼崖片片削夫容知是天台第幾重人語深山無魏晉鳥啼
高樹自春冬千巖雨合谿增勝半壁雲屯洞未封人世仙源

乙八

清園四十一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曾不隔懶從劉阮問遺蹤

江中孤嶼別去華

孤嶼維舟欲發難他鄉去住共悲驩一尊夢斷江天雨八月
人歸海嶠寒肝膽自知從客盡鬢毛偏覺傍秋殘徘徊臘有
遊仙意悵望嚴陵七里灘

送梁子仁之乍浦二首

彩仗霓旌動地催東南上將一登壇舟辭建業鴻初度秋盡
茗溪菊未殘滄海風迴鈴閣靜青天月傍戟枝寒輕裘未是
酬恩日篋裏陰符夜夜看

急管清笳杳靄間虎符新佩出鍾山海天鶴唳軍門口野幕
烏棲戰舸閒雲裏旌旗開島嶼霜前號令口夷蠻磨崖自愛

詩篇好應擬燕然勒石還

楊太宰桃花嶺二首

口口口口就嶺裁上公會此起蒿萊歲星自愛金口口芳樹
還從海國開雲氣平分三島盡露華迤口口天來功成何必
三山去日奉瑤池讌幾回

桃花無盡嶺雲深靜者幽居隔遠林數頃綺霞迷曉色一谿
紅雨鎖春陰懷真自覺麻堪飯悟法渾忘劍可尋不是東山
三召起謝公高臥到口今

乙八

清園四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295-4781

5A

澹園集卷四十二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斌

七言律詩

彭太史册封便歸省觀

喧喧蕭鼓動征途才子新承詔使初帶礪百年垂屏翰絲綸
千里重輅車雲邊負弩龍旌遠花外飛鶴鶴髮疏此日主恩
誰不羨歎親口口口口書

送唐太史册封周藩

詞臣銜命出蓬萊帝寵親藩紫詔裁國史千秋藏石室天書
一日下金臺漳河風動虞弦入大麓星垂漢節迴豈爲勝遊
淹日月栢梁酬和待仙才

乙八

澹園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徐太史册封便歸省觀

舊德頻年屬望勞封章又下紫宸朝漢官自識威儀重楚甸
行瞻日月高花暗吳門親舍邇風回易水帝城遙吳鉤莫恨
音塵隔夜夜龍光射斗杓

早入禁中

口口清切禁城邊鈴索風高朔氣偏雙闕霽華浮檻外九陵
嵐翠落尊前雪殘瑤島歎寒樹鴉散金鋪起曙煙庭燎儼陳
豔恪迴淺才無計一回天

早春

帝城芳景倍他鄉獻歲韶光似豔陽風轉銅烏春進酒花迎
彩仗畫生香林鶯過雨聲初滑苑草含煙帶未長最喜御溝

冰泮盡恩波先遠風池傍

玉河冰泮

都城二月動微和冉冉流漸下玉河細柳風恬春繫舸古堤
煙煖夜鳴珂未看花片隨源出已覺雲陰傍晚多最是詞臣
叨寵渥風池無日不思波

萬壽節朝賀一首

曙光初動早朝天殿繞南山護紫煙金鏡欲披鵷鷺集玉除
端拜鼓鐘懸莫開八葉還知月桃實千秋解紀年更羨夔龍
深獻納珮聲長近袞衣前

送馮庭用之安肅

簫鼓喧喧動客歡驪駒莫唱路行難日高轉覺長安近春到
應迴易水寒綬引濃花晴自媚琴隨明月靜須彈王喬知有
神仙氣夜夜雙鳧傍闕看

孟夏太廟薦新麥

朱明欲動午陰遲原廟衣冠月出時采采商彝開紫殿青青
夏麥薦彤墀卽看金奏陪三獻曾向圭田秀兩歧一飯莫言
民力易九重風木不勝悲

黃金臺懷古

昭王遺蹟半蒿萊尚有凌空百尺臺駿馬已隨雲滅沒霸圖
唯與水滄迴天長草樹層霄接地迴風煙大漠開致士無能
恩誤始黃金慙負入燕才

秋雨言懷

秋雨言懷

乙八

澹園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月愁霖濕不乾秋聲滴瀝動長安雲垂微閣羣鳥下風滿
榆關一鴈寒白羽書來兵轉急黃河水落歲將殘壯心未覺
隨凋鬢夜夜旄頭倚劍看

送鄭司馬行邊一首

朔漠曾資定策功行邊新佩寶刀雄山空壁壘天低月谿度
旌旗夜假風應似嫖姚真破虜敢言魏絳復和戎清時飲至
尋常事遲爾翩翩到漢宮

南宮詳定試卷作

老去雕蟲苦不爲塵編燈火歎支離秣陵誰夢青鏤管異國
虛傳黑水碑潤色豈堪酬睿造品題猶恐誤明時虞羅欲下
冥鴻遠細雨空堂有所思

乙八

滄園四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華司訓遷國學

蚤年文采滿長安又見賢關寄鷓冠白下新移侍中席青瓊
未改廣文寒堂虛石磬閣相發坐久金尊興未闌辟水宮牆
春漸轉陰陰桃李動江干

李惟寅燈燕同王董諸太史作

良宵開燕集鷓鴣銀燭金尊引客歡漏永歌鐘喧幕府雪晴
梅柳動長安華燈接座春增麗明月窺簾夜不寒彩筆况逢
知己在不妨仍作故園看

源公以造經像至自蜀中還贈此詩

手挈軍持不問程翩翩經像出都亭精藍長倚蛾眉碧名蹟
今看鳳領青禮能蓮華香象擁繡餘貝葉夜猿聽飯依自愧

沈冥久一遇金篋病眼醒

慈聖萬壽節皇極門朝賀一首

雲繞璇宮誕聖時銅龍曉闕御衣垂運開一代尊堯母朝列
千官儼漢儀霧引爐煙縈柳細風傳宮漏度花遲微臣自是
金門侶願獻蟠桃太液池

弘濟寺江閣得今字

口口一雨畫蕭森江上花宮俯碧潯風擁浪濤翻絕壁雲留
睥睨結層陰魚龍窟宅還高下天地微茫自古今徙倚不知
塵事遠又看僧語過前林

贈鄒爾瞻應召北上

白門名勝足躋攀又見丹霄許賜環一疏孤忠懸日月百年
風采照江山維桑慙息扶搖翼橐筆仍隨供奉班側席雲臺
明主意看君高議動龍顏

乙八

滄園四十二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別喬世昌給諫二首

披襟誰領大王風望入秦關百二重使者自高青瑣闥路人
爭指卓囊封天垂嶽色談詩後春盡河流攬樽中况以過家
明彩服蟻尊鳩杖莫辭從

朝朝五馬出都城千里風雲擁傳生一自兔園紛授簡有誰

燕市與班荆味同雞肋輕相棄妒入蛾眉浪自驚回首畏塗

君莫慮邇來嚴助厭承明

送黃昭素册封韓府因扶侍還蜀

殊方將父敢辭勞一日星輅下紫霄何處長天兼遠水知君

作賦幾登高飛觴花外雙蓬鬢負弩雲邊萬里橋自是相如

曾遇主桂叢那羨小山招

題鄭計部招隱園

招隱園成易水隈風光重向鄭鄉開參差樓閣鴻邊入歷落

烟雲樹杪迴柳浪自深陶令宅泉流解送永和杯漢庭一自

紆朱紫聞說高花半出臺

許都諫乞詩為兩尊人壽

老去聲名闕下傳鹿門雙隱素風偏白頭有子能殊眾青鳥

銜書不記年家醞平分金掌露賜衣長帶御爐烟只今左掖

高梧裏更有何人諫獵篇

高子宗贊府書至作此答之

乙八

卷四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憶別關河兩夢牽深秋千里一書傳微官爾定何時調孔道

遙逢此地偏竹下淇園悲往事菱寒瓠口得新篇懸知稍淨

風濤色回首停雲倍黯然

原心亭撫庭柏有感柏為趙文肅公手植和韓學士作

絳帷廿載隔清氛回首庭柯總不羣影接華池生氣色風迴

上苑借氤氳移根礪礪凌寒雪假蓋垂垂拂曙雲為憶栽培

難報稱願持楨榦奉明君

送吳太史册封楚藩

楚天西望路悠哉絳節真從霄漢來分土自勤明主意采風

方試從臣才長江抱日寒聲轉大別盤空遠色開鸚鵡賦成

應不羨知君授簡向平臺

送楊太史册封周藩

翩翩一節發河湄尊酒驪歌戀所知楊柳石橋風半度榴花

驛路雨新滋城開白苧遊應數業擅青編自可期君到吹臺

勞借問棟雲碑蘇至今垂

送史太史册封代藩

清朝文軌萬方同地盡雲中總漢封茅土又崇昭代禮咨諏

兼藉使臣功抽毫色借恆山勝揮麈雄爭大國風回首停雲

相念否祇憑篇詠託高鴻

書太末方翁卷

湖海翩翩學采真多君談笑出風塵江邊鮭菜供新饌門外

龍邱結近鄰地盡崢嶸開老眼天容峒嶮乞閒身心知亦是

乙八

卷四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嚴陵侶不用桐江着釣綸

書逍遙游卷

中原誰與豁雙眸乘興真成載筆游笙鶴九天瀛海路鶯花

三月帝王州蘭交每向雲霞締藻詠多從水石留擬問逍遙

君莫惜榆枋今日不勝愁

題戴生卷

莫道函闈紫氣收荷衣縞帶亦仙流年時未薦三千牘海上

真成十二樓鴻寶有書堪豹隱青山隨地即菟裘憐予不淺

虛放意何日相從汗漫遊

送何公露僉憲豫章一首

一山驪歌酒未闌使君衙暑出長安雙旌曉入燕山色六月

霜飛楚澤寒葦下詩名堪自起篋中疏草待誰看也知戀別
須臾事明日風塵把臂難

送董職方乘憲衡州

地盡荆南驛使催翩翩馳馬漢京來十年奇策高華省一日
殊方仗異才入部星連三潞動行春花傍九嶷開離居不淺
停雲思莫道衡陽少鴈迴

贈高子大

三載都門見客星一麾聊復慰飄零
夜雨青百里已看推製錦諸生猶自讓談經亦知不染
風塵色盡日垂簾戶半扃

贈李光祿

乙八

源圖四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花引鳴珂入建章燕陰猶憶對清揚宮衣錦借明霞色錦宴
春浮湛露香天上彩鸞看羽接署中白馬望顏行枇杷屬句
還誰似知爾詩名在柏梁

送華兵部還錫山

即看奏最入楓宸暨作閩江畫錦人槐市攜衣多雋士菴廬
借筇亦儒臣三千里外青霄路十六年來白下春莫以過家
紆攬轡姓名高揭御屏新

送葉生讀書栖霞

暨寄徵君江上廬寒雲靈草伴幽居黃衣未出青藜火白下
先窺玄晏書到處天巖吹玉籟有時月磴駐巾車散花歸夜
門徒聚應祝新篇口起予

徐吏部父子朝天圖

紫禁朝天拜舞同千門曙色隱曠曠即看玉帛圖王會況復
班聯似魯公春轉龍旂開羽仗日高仙掌麗芙蓉御屏隔座
他年事青史班班有世風

立秋日集杜居士齋中作

高齋涼動雨新晴有客開尊傍鳳城當戶川原相映帶入秋
雲物倍鮮明榴花偏媚閒居賦蕉葉能傳出世情翻怪周顒
多愛染漫持麈尾話無生

送茂承藩端之粵西

幾年簪筆漢京秋八桂翻爲汗漫遊豈謂鶯花多異候絕憐
山水勝中州薇堂載酒榕陰合風洞吟詩片月流應似昔人

成二始還都芳詠至今留

讀齊雲山志寄丁以舒
白岳崢嶸天下奇十年參道有心期甯知竹史書麟日猶是
雲山夢鹿時煙煖瑤壇丹竈熟雨深簾洞藥苗肥何當一訪
仙靈窟布襪青鞋信所之

送馬侍御

指點青山歸興濃白雲隨杖入秋風共憐歧路從今別無復
簪裾此會同西渡仍隨來日鶴南人爭識舊乘馳曲梁知爾
揮金處水接拳河月滿空

史觀察按部臨邛謁先學博於賢祠有作輒和一首

來尋古壁舊題詩綠樹朱轡擁廟扉賸有谿毛羞野老更無

乙八

源圖四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山鳥怪儒衣講堂重親圖書盛畏壘還增俎豆輝絳帳門生
今日白首逢迎莫避隼旗飛

高龍南生日一首

捉封百里卽蓬萊遠眺羣峯四望開單父一琴兼吏隱王喬
雙鳥見仙才相逢擊壤歌風日況是飛章奏最回莫惜杯觴
頻獻壽巡檐索笑有官梅

贈楊茂才

結髮爭馳翰墨場如雲詞客儼趨躄蓬山未售湘靈句藜閣
時分太乙光塵世風波飛鳥過江鄉日月著書長白頭莫厭
當筵醉酒綠山青橘柚黃

書淨輪卷

乙八

濟國四十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見飄然自不羣丰姿玉雪鶴精神盤山有路容飛錫蓬戶
無交忽遇君夢裏筆期生五色胸中鏡懶拂重塵他時只待
參方徧要看空門一角麟

李築巖生日一首

年來解組臥煙霞滿眼交親語笑誰推長社筵今幾席分春
山縣舊千家清都有約遊應數白晝無營夢亦嘉況是龍河
稱壽地尊前處處足鶯花

范子喬自臨安過訪賦贈

危機知不到漁竿千里猶勤命駕看京國幾回驚按劍鄉園
何意共憑闌情高不逐風波轉歲晏空悲鬢髮殘珍重故人
相慰藉敢言門下有任安

陳少明過訪見贈二詩賦答

曾憇蘭皋共放歌歸來還喜得羊何廿年去住身無定千里
音書雁少過湖海尙憐朋舊在風波翻覺市朝多疏簾清簟
堪同醉莫問門前有雀羅

歸來三載臥林邱誰復牆東一見求青桂再逢招隱士白雲
眞著醉鄉侯共披萍藻知魚計滿放菰蘆伴鶴遊樹色漸稠
鳴雨急未妨長夏甍淹留

許南珍生日一首

閱遍春風六十迴鷓冠林際日徘徊閒曾荷鍾尋黃獨時復
開尊對早梅好句賸堪驅鮑謝微言何必減宗雷赤山舊有
鄰翁約已拚披雲共草萊

乙八

濟國四十二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祖心朗目二上人之山陽兼柬王明府

江天無盡片帆開飛錫翩翩二妙來滿望慈雲連白社從知
法雨自黃梅月明瓜步寒潮下木落山陽過鴈哀最喜許詢
身健在相攜同上妙高臺

壽崔母

誰能萊綵易朝簪暇菽爲歡意亦甘手撫貞松憐愛女自裁
緩草號宜男鳳簫猶憶丁年恨熊膽時從午夜探莫畏人知
耽燕處賢聲今已動江南

九日登謝公墩

九日同尋謝傅臺爲乘秋爽蹙徘徊城邊樹擁荒墩出天末
江浮疊嶂來白髮自隨漁弋老黃花還傍薜蘿開酒闌莫奏

桓伊笛木落寒堂過雁哀

送包彥平還秀州

千里霜飛落木初客心一夜憶尊鱸到來曾擅吳都賦歸去
應成越絕書鴈底風帆橫極浦雨中煙草過姑蘇南枝莫惜
頻相訊知有梅花滿故廬

贈陳純甫

秋風曾繫季鷹思意盡投冠不待期宦味有如鷄肋薄賞心
偏覺蟹螯宜可憐月澹花明夜況復當歌對酒時自是貞元
能賦客含情愛殺柘枝詞

治麓精舍燕集

山園雨霽敞簷櫺况復波光而面迎座有尊疊同北海客言

乙八

蘇園四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詞賦半西京千章灌木寒沙嶼一部清商落冶城王謝祗今
遺跡在將因文酒慰平生

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闈兄觴之因賦二詩

曾參仲叔懸弧燕爾亦相隨到六旬麻尾支干今更數牀頭
醺醺未全貧風光坐惜垂垂老世路旁觀局局新弟勸兄酬
聊自慰不妨同作醉鄉人

十載金閨載筆行殊方玉帳盛談兵龍駒我自推持論驃騎

於君未減名家有橘奴貧亦足世同燕鹿夢何驚北窗五月

堪高臥風送青溪處處聲

成山伯母夫人壽章

魚軒容與向菟裘恩詔新來出鳳樓家有青箱推北地門多

畫戟冠南州稱觴朱履皆三事繞座斑衣半列侯最是德星
尊寶發光輝平傍紫霄流

憑虛閣雨中秋望

斷塔棱層過雨痕蕭然秋滿給孤園雲屯殿角寒鐘咽潮浸
城根遠嶼昏隨俗杯盤虛永日媚人梧竹隔頽垣梁臺宋苑
消沈盡猶有殘經鳥自翻

天闕山

雙闕躋攀石磴斜古祠叢木亂飛鴉夜深青嶂初逢月秋老
丹楓亦當花坐傍毗耶聊命酒夢醒天漢一乘槎山僧解說
前朝事紺殿雲陰鎖翠華

桃花鵑同王子美諸君

乙八

蘇園四十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草長江南鶯亂飛看花未與賞心違臨流幾樹垂垂發有客
能歌緩緩歸膩雪欲回雙鬢笑淺霞偏上五銖衣王郎可是
相尋晚桃葉桃根白板扉

巨源宴坐齋

宴坐高齋遠世氛石橋煙月對殘春一從海岱諸王後重觀
毗耶長者身心喻蓮花知解脫手披貝葉見清真因緣幾欲
相酬問辯慧如君未易親

蕭卿移居兼納新姬一首

移居近接鳳皇村况復吹簫得侶新選勝不離行樂地當杯
長傍可憐人紅珠斗帳香殘夜金雀屏風醉後春卻笑楚臺
詞賦客雨雲翻憶夢中身

冶城送肅卿北上

暫向蓬山問解攜幾年山館學幽栖牀頭麟麟勞斟酌座外
林泉困品題經眼物華長路換會心朋輩後遊稀雲霄不盡
飛揚意芳草王孫何日歸

至日登齊雲巖作

殊方白嶽擅崔嵬至日攜筇與客來一氣自隨葭管動羣峯
還對酒尊開手扶帝座層霄逼望入吳門匹練迴笙鶴滿空
人語寂祇疑身世在蓬萊

涌泉庵

石磴盤雲鳥道通一庵宛轉翠微中浮生冉冉僧初老時事
莽莽夢已空過雨梅泉翻淨碧得霜楓砌墮危紅何當長此

乙八

源園四十二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觀心坐茶燕爐熏午夜同

中丞耿公奏最蒙恩增秩還任奉贈二章

奏最封章達上京仰看飛詔出承明安劉久繫中朝望借寇

偏深聖主情一水煙嵐開晚照萬家鎖鑰壯重城漢廷司隸

還元禮說謔龍門避馬行

黃安兩見絳帷開白下重經繡斧來記室半傾槐市士戈船

親擁羽林材鯨鯢夜偃頻看劔鼓角秋開一舉杯爲問法星

千氣象輝輝芒采動三台

松風堂燕集

逍遙門巷似陶君也傍青溪臥片雲一曲壺觴開暮色百年
林壑屬秋分庭虛松子經時落坐久風聲隔葉聞未必吹笙

8210

8209

能勝此盤桓聊共倚斜曛

喜何司李蒙恩放歸簡公露參岳

渙汗新頒下玉除歡聲一日徧寰區爲聞殷帝能開網不道

鄒陽解上書夢繞園扉鷺未定氣回寒谷喜誰如明珠欲報

知難稱況復承恩奕葉餘

賦贈望峰董郡丞

早從霄漢起功名未合滄波老濯纓萬里橫戈妖氣淨一官

高枕楚江清艱危世路剛腸在感慨流年髀肉生終是樂羊

能悟主謗書消盡薦書行

劉司成幼安祈母算於真館感芝蓮之瑞爲作二詩紀之

焯焯欲滿上清居誰遣芝房帶雨餘自以一誠回帝鑒坐令

乙八

源園四十二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秀擁潘輿赤莖偏媚宜男草青蓋時過反哺鳥爲問南陔

曾紀孝高風還讓昔人無

禎符一日賴江傳玉井移來十丈蓮賸有仁風翔異卉定知

精意動高天筒將壽酒香偏劇花傍萊衣影倍妍從此六千

三萬日玉堂長見拜恩年

江甯焦 竑

五言絕句

夜坐

客喧隨夜寂無人覺往還愁心淹獨坐桂子落空山

題黃伯舉一几軒四首

小軒睡起餘閒凭烏皮几白雲自往還相見窗戶裏

牙籤三萬軸插架有餘清一几當軒坐居然擁百城

今人讀古書不見古人面古人面難窺何況心一片

口口春晝永明月夜窗妍萬籟于焉寂知君契妙口

梅花水得轉字

乙八

澗園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尋梅來水上水與流杯轉不惜杯行遲祇恐花如散

題梅花塢老圃壁上

壯歲飛蓬過浮名春夢空惟餘看花興還與少年同

刻竹

婆娑竹數竿檀欒足容與颯然微風生慙忘人間著

杜日章煙駕園八詠

虛白居

以我夢寐勤不逢古人而惟應虛白心千載暫相見

研沼

曙光散疏簾墨氣浸淨几涓涓研滴中似有蛟龍起

篋室

著牀盡日閒高臥古城曲難將擾擾心一就君平卜

筆格峯

疊石爲假山雲氣亦裊裊三峯口口昂髣髴見蓬島

茶寮

滯緒棼難理靈芽味自長殷勤就君語一酌得清涼

雨花窗

鵲爐相對焚松塵君自提闌窗語不聞晴空萬花落

鵝闌

沙月上猶淺城雲晚漸多黃庭書欲就有客換籠鵝

圖書舫

日暖長隄綠榆谿水接天朝朝載書畫疑是米家船

乙八

澗園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595-4681

澹園集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乙集之八

江甯焦 竑

六言絕句

性公自高陽過訪賦贈

千樹萬樹雲嵐舍北舍南煙景高陽有客長過小徑無人書

暝

啼鶯寂寂深樹乳燕喃喃短檐清言何慙荷粲濁酒況對陶

潛

竹塢松園自在野鶴孤雲等閒門外青山正好雨中白足將

還

舟橫遠浦斷岸鴈度長汀晚霞欲采蘋花相贈澄江冉冉天

乙八

源園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涯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林敲石煎

茶

蘆荀林東短牆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澗無人水

香

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脈脈蘿村浣

紗

西湖夢斷人寂東閣妝殘月斜襟解微聞蕪澤釧昏半卸檀

霞

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結習散花不礙維

摩

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似草堂梅燕同人先探春

回

乙八

源園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0.0

江甯焦 茲

七言絕句

雨中作三首

白雪朱絲調最悲
人間能得幾鍾期
於今草閣遙相憶
江漢風流自一時

風雨近黃昏

弦歌聲斷鳥空喧
舊事淒涼不可論
客散小園花自落
蕭蕭風雨近黃昏

風雨蕭條五月寒

吳綾夜擁坐燈殘
長江一別知音盡
此地何人意氣看
寄潘朝言二首

長風五月下江船

愛爾新詩錦字傳
今日文園秋草裏
相如賦就好誰憐
垂楊曼娜可憐生
猶記長干縮別情
落日半江風雨合
蕭蕭一騎下孤城

海棠二首

童子鋤雲晚自移
繁花猶帶水邊枝
莫言貧病渾蕭索
添得紅芳照酒卮

一白星槎海上通

幾株零亂委東風
空山棄置緣誰妒
不學蒲萄入漢宮

送別

青天無盡水潺湲
兩岸鴻聲慘
少年不知離恨苦
醉乘

乙八 清園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風雨下三山

爲陳子野作三首

五柳青青醉裏春
雙眉長向鏡中新
君亦有閑情賦
無那腰肢解惱人
五柳亭

莫道先生懶是真
酒杯聊自抵風塵
青雲未必無知己
白眼那堪對世人
懶真齋

老去探春醉幾回

慢亭遙寄白雲隈
謝公已去風流在
重見當年翠黛來
慢亭

別克明

一見風期暗自親
相看落日又離羣
滄江亦有無窮意
祇恐梅花難寄君

乙八 清園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宮詞

幾樹桃花露井紅
夜闌無語立東風
君王漫自思傾國
卻把題評屬畫工

送方子及學憲之滇中五首

飛花淡蕩燕呢喃
千里蘼蕪綠正酣
自是傳經風格在
又攜絲竹過滇南

共指昆明舊使君
翩翩繡斧出天門
重遊多少風雲色
莫道炎荒不是恩

洱海繁華春更濃
點蒼山色萬芙蓉
何人日御輶車出
坐斷西南第一峰

搖落相看十二年
白頭心賞共悠然
論文自愛懷中璧
說法

真成火裏蓮

獨抱瑤琴閱歲華高山流水漫相誇憑誰更覓鍾期耳風雨

空山老伯牙

考溪四首爲翟駕部賦

春到黃梅萬樹紅春流曲曲盡朝東谿頭賸有胡麻飯疑是

神仙古洞中

望望清川帶薄長無人溪館晝生涼日高槐影侵衣桁風靜

松花落筆牀

丹楓幾樹隱漁磯節近重陽蠲半肥一臥斜川知歲久陶潛

曾是黑頭歸

四望同雲人影絕千章落木鴈聲沈釣竿欲卷蓑衣雪門外

乙八

讀國四十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寒潭深又深

詠上苑桃花二首

無數櫻桃禁苑西啼鶯寂寂樹高低東風開落無人見驚怪

仙源路易迷

幾樹天桃隔苑牆不緣春日鬪紅芳從教結子三千歲擬向

瑤池獻玉皇

讀史四首

一自冥鴻濟北歸報韓安漢總忘機可憐辟穀窮山日猶爲

儲皇定是非

彫弧白羽照青春走馬龍堆不動塵邊將功多君莫問雒家

兄弟衛家親

蛾眉雲鬢入時工紫鳳簫聲雜晚風一夢吳王應莫寤花枝

平壓館娃宮

封書幾上恨多違肉食能忘國事非兒女不知人意遠夜深

唯憶泣牛衣

湧泉庵得南字

春來遊興滿江南佛窟僧廬取次探雨劇風狂渾不厭一尊

相對湧泉庵

送馮正子還四明

長風吹送錦衣歸一日登臨願不違我亦題詩君試問藕花

煙艇六橋西

送范子喬還杭州二首

乙八

讀國四十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燕市悲歌舊酒徒幾年蹤跡滯皇都何人爲理將歸曲一夜

愁心徧五湖

草如衣帶柳如腰春到西湖景色饒愛爾年時歸去好放舟

頻過望山橋

贈李中丞開府遼陽四首

朝奉天書意氣雄即看談笑淨蠻戎歸來更畫麒麟閣君是

中興第一功

七首魚文粲雪花鳴珂寶馬出龍沙匈奴未滅恩難報不擬

回頭卻望家

海馬長嘶寶劍雙邊人猶自說劉江滄波夜斂鯨鯢伏火照

和門又受降

從征飛將佩并刀
草檄門生自彩豪
聖主好文兼好武
逢時莫比漢皇朝

葵花

絕壑青溪一徑深
戎葵豔豔夕陽沈
雲低霧濕無人見
寂寞空街捧日心

口號

陶令五男能共隱
彥升三子不聊貧
可憐百尺樓居者
亦作求田問舍人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方平龍駕自蓬萊
子晉吹笙鶴背迴
誰謂海東桃未熟
恰當七十度花開

乙八

卷四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隱之賣藥華陰道
魯望爲園顧渚中
城市林泉無約束
了知身世亦牆東

一宗開士七十壽以二詩

少小攤書尙宛然
白頭相對臥蒼煙
大千沙界無窮壽
先占秋光七十年

賴有殘雲爲發機
謝墩高處杖藜歸
眼前一片瀉山色
總是晴嵐與夕暉

錢舜舉深宮戲嬰圖

水晶簾隱繡匡牀
葉葉芭蕉逗晚涼
手撫龍雛成一笑
不知清蹕幸昭陽

講師極公之蛾眉

兩度簾前賜紫衣
談邊玉屑倍光輝
皇恩已許無拘繫
一任凌空錫杖飛

深山六月停飛雪
惟有蛾眉古道場
不是朗公行腳後
幾人心地得清涼

劉承烈先師晚歲傳衣弟子也
頃同志尊師祠甫成而君至
相與論道其中數日別去贈詩四章

爲築新堂一安神
先師遺跡未應陳
傷心千里扁舟至
同是山陽笛裏人

濯之江漢暴秋陽
老我師門愧望洋
何事曾參能一唯
機鋒偏屬少年場

四載歸來坐欲枯
憑君何處覓眞吾
風簾忽引茶香到
一片冰心在玉壺

冰心在玉壺

乙八

卷四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觸眼梅花歸興新
流光偏感旅遊身
一尊縱是逢深雪
猶及江南二月春

子眞寫菊爲其世父九十壽
邀余題二絕句

露下丰茸共晚吟
秋光八十九回深
風流可是輸張翰
滿目寒英如散金

廣除霜色夜飛迴
碎影浮香落酒杯
自是竹林風味在一尊
還待阿咸來

蒼崖圖

千尺蒼崖倚白雲
畫圖猶得挹餘芬
可憐滿耳陽春曲
都向鄰家笛裏聞

題許鎮江山水小幅

幾度來登多景樓
抄高臺上豁吟眸
長江如練山如畫
爭看

仙人紫綺裘

翠峰江上帶斜暉
林木深深鎖翠微
問俗不須乘五馬
喧喧

蕭鼓畫船歸

遊仙六章贈陳鍊師

曾燕瑤臺十二峰
酒狂謫下蕊珠宮
紫霄不厭重來晚
便拍

洪崖駕彩虹

昨夜曾過玉女家
滿身環佩帶煙霞
歸時更按遊仙曲
醉踏

層峰弄月華

唱徹天雞日漸高
人間生事細如毛
深山忽現金銀闕
知是

乙八

瀟園四十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仙班散早朝

寥山渺渺接天壇
雲影松聲滿路寒
欲問高人行道處
花深

時聽一鐘殘

古殿陰森山水春
月明分踏玉階塵
好同簪下焚香坐
閒看

人間夢裏身

一自尋真入紫微
醺壇風冷碧桃稀
冶城亦是仙靈窟
鶴

冥冥更不歸

劉生

縱博漫言能結客
報讎誰復肯忘家
驚看太史傳書至
君是

當年古押衙

談笑東夷指掌餘
腥風瀚海泣前魚
長纓未繫名王頸
腸斷

和戎五利書

幾見沙場殺氣高
歸來戰血澆征袍
十年破篋平戎策
自掩

衙門看寶刀

題查養晦真二首

虛名世上一錢輕
八極神遊見化城
笠底數莖新白髮
不隨

吞草鬪輸贏

行蹤不與世相關
散聖婆娑水石間
忘却天瓢待霖雨
一龍

香火梵王山

題陳石亭內翰山水

斷橋流水樹離離
雲滿青山風滿池
猶憶玉堂揮彩筆
亂峰

殘日雨來時

乙八

瀟園四十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詩餘

百字令 戴竹塘壽館甥李汝節索賦

采江江上謫仙蹤景物依然清絕雪片梅花茅屋底老子風
流元別句管煙霞平章泉石贏得頭先白壽筵開處不知今
夕何夕 莫惜歌板舞裙試教騎鶴去約尊前月我爲山翁
拈彩筆一掃龍蛇千疊冰則添清玉還增潤共賞椒花冽從
今仍記一年一歌新闋

虞美人 壽王守原母

牡丹三月開時候瑞靄芬清畫玉釵寶釧耀人明問取誰家

乙八

澗園四十六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夕宴長生 休誇王母蟠桃醉原是君家事飛瓊不必鼓

靈簧添個仙郎來舉萬年觴

水龍吟 徐松山七十

繞山多少蒼松與君似個忘形友閒庭千樹長見青青如舊
翠簪層霄濤翻巨海幾番回首到年年此際葵花席上爲君
祝如松茂 金印不須如斗看斑衣舞破清畫依然再見徐
卿二子鳳馳麟走世事紛紛我評富貴不如杯酒待從君小
飲八千餘歲共壯椿壽

點絳脣 壽前人

軒冕文章肯教換卻尊前醉腳根如繫不到長安市 若問
生涯笑指山深處雲鋪翠蚪龍滿地有個松千樹

滿江紅 送李韶州

草色茫茫一杯送天涯行客還自惜社蓮冷落豈堪輕別舉
目狼烟迷四野東南民力今方竭笑賈生扼腕吐狂言如椽
筆 蒼生淚吾空滴芻蕘語君須識看買牛賣劍坐消鋒鏑
百粵溪邊千疊浪清涼山上三更月歎等閒萬里路漫漫長
相憶

江神子 贈別

西風吹袂弄新晴月籠明小梅橫席上孤琴又作斷腸聲人
去青山衰草裏憑誰共遠花行 強拈綵筆賦離情憶平生
到深更欲寫年來意思苦難成但把深杯留客醉知何日笑
談傾

乙八

澗園四十六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俗念 丙寅中秋作

塵世勞勞能幾許問甚誰優誰劣夔龍曾史漫張皇等是肖
翹生滅巒觸交爭蟻共鬪石火驚消歇何事橫波黑海無
端輕涉 曾如四望山頭三江磯口同賞中秋月十二樓臺
三千蓬島來往神仙宮闕讀龍靈文吸乾金醴兩腋清風發
此樂無窮記取向人休說

滿江紅 戊辰五日

滿眼繁華纔瞬息菖蒲泛綠彈短鈇青蛇三尺伴人幽獨名
酒欲圖今夕醉不堪重把離騷讀歎風流千里阻關山人如
玉 將矯矯飛鴻鶴還寂寂羣麋鹿苦遭他鄧禹笑人難足
人去孤雲無定在愁來萬縷長相續最無端明月倚黃昏關

干曲

水調歌頭 薛鑑泉六十

萬事成一笑不用苦思量君看此世幾許事業令人忙富貴
儻來何物一似兒童鬪草無處好爭強輸卻薛老子白首任
倘祥 獅山畔泉如鑑酒為鄉好約舞裙歌扇日夜對瀟湘
五十九年皆夢何似醉眠風月吟弄少年場人生行樂耳記
取鬢毛蒼

菩薩蠻

錦書曾寄相思恨書中說著來期近紅藕幾迴開扁舟猶未
來 闌干凝望處一帶山無數可是不禁愁西風桂子秋
朝中措 朱怡松七十

乙八

瀟湘四十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亭亭幾樹戰西風若個與君同瘦骨逢秋更爽蒼顏帶雨尤
雄 青青不老待千枝萬葉要看摩空我摘松花為壽一杯
笑倚蚪龍

又 夏令人七十

幾枝丹桂豔秋風還憶昔年中宴罷鹿鳴歸去麻姑席上初
逢 回頭五載一杯芳酒又拜仙容但願一杯一歲從今數
到千鍾

念奴嬌 詠蟹次東坡韻

新秋雨足喜今年又見水鄉風物憶昔甕頭人不見一笑猛
驚鄰壁滿殼堆金雙螯劈玉味勝經霜雪尊前檢點海鮮君
是魁桀 還想口內雌黃胸中甲冑空有雄心發吳越兵戈

指顧間眼見橫行俱滅何事龜蒙區區作志校量爭毫髮世
情如夢持杯且問明月

滿江紅 壽高西野翁八十

華髮翩翩怪長見兩眉陰德那又是飛來鳳詔玉皇金闕曾
記幾家炊火斷賴君扶起千人力更詩書萬卷有佳兒如椽
筆 燕山寶靈椿發會稽謝蘭芽苗且一觴一詠野城西側
已拚舍餽弄孫子更憑戲語嘲風月任人生七十古來稀如
金石

菩薩蠻

梅風坐對天如水月明千里人千里莫上最高樓長江生別
愁 百年今夕會且共尊前醉明日又離歌天涯奈爾何

乙八

瀟湘四十六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念奴嬌 己巳中秋

水晶宮殿儘深沈幾見陰晴圓缺何似今宵來海上一片團
圓皎潔吸盡瓊漿攀殘玉樹况是寰中桀徘徊眺望滿懷相
對清徹 為想此夕從來幾人吟賞轉首都消滅過眼蚊蚋
那足問誰箇肝腸如鐵我欲乘槎扶搖天上逸興方超絕倚
闌長嘯一聲吹斷橫笛

水龍吟 壽徐荆堂

世傳荆樹風流到今誰是田家叟徐卿堂畔紛紛又見紫雲
如繡幾許清風四時和氣藹然春晝笑別園桃李東塗西抹
不如意常八九 爭似堂中老子壽筵開兩行歌袖人間得
意千紅萬紫總歸烏有我見孤芳亭亭如蓋滿庭依舊把花

枝笑問此身長健莫須辭酒

水調歌頭 友人四十

我歌君莫起一語試相開造化小兒無定何事苦裝懷三十
九年前事一百八盤狹路如夢覺春雷政恐不免耳消息逼
人來 舞裙邊歌扇底暫傳杯有日還乘駟馬負弩故鄉回
且把詩壇高築况是酒兵長俊春半好登臺我懶尙能賦風
月恣追陪

臨江仙 董雙柳六十

手種門前雙樹子猛然千尺蒼蒼綠陰深處幾相羊追涼方
竹簟看月小胡牀 要摘天星三四點靈查直犯微茫綺羅
叢裏笑聲長更從今日醉三萬六千場

乙八

卷四十六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百字令 吳封君六十

玉兔青芝雙白鹿誰獻壽筵珍物一簇溫柔香陣卷撩亂笙
歌四壁仙吏持觴黃花插鬢雅調裁春雪高雲錦席坐中多
少英桀 最憐龍馬精神風雲意氣猶向尊前發銀箭無聲
更漏永紅燭萬行明滅世事雞蟲從教來去莫負星星髮腰
纏跨鶴揚州且醉煙月

沁園春 汪次嶽夫婦偕壽時子孝廉以註誤聽勘

伉儷同心我思古人其誰似卿有秦望朱公搗琴采藥斜川
陶氏妻鮐夫耕練水蘿山藏名訪道等是嶽崎歷落人筵開
處放壽星光采雙照門庭 兒曹夜雨青燈曾閱盡千秋幾
廢興豈屠龍妙手終教落落如蠅說口空自營營擊豕烹鮮

高吟長嘯衝破愁城仗酒兵需時耳看眼前某局未定輸贏
蝶戀花 題萱石長春圖壽趙恭人

堂北深叢枝裊裊暈粉揉紅貌得宜男草更有長春花最好
嫣然不怕春歸早 花際隗俄山石峭特地青蔥點綴蓬萊
鳥秀骨蒼顏能自保千秋欲共人難老

滿江紅 邱節母五十五歲

五十五年道容色於今益少曾坐閱幾番霜露幾番昏曉凜
凜共姜千載誓明明孟母三遷教喜初筵穀日景風來梅開
早 家正在紅雲鳥客爭獻如瓜棗望層霄婺女一星高照
日後定知長富貴胸中不著閒煩惱任悠悠滄海更揚塵人
難老

乙八

卷四十六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百字令 宗侯魯瞻兄弟賜名賦贈

吳徐兄弟皆
國初御賜名

金昆玉友看龍種自與清門夙別幾載天潢分派後占斷舊
京春色青社身逾丹霄望切未覺恩波隔一封朝奏嘉名啓
錫金闕 曾憶吳有良顏徐更輝壽盛事人傳說何况雙雙
標玉牒題處自天猶濕驛騎星馳簪纓輻湊莫放杯行歌燭
花紅墜清堂爭賀今夕

沁園春 題吳生一枝庵吳善詩畫

手葺茅庵小小何妨疏寮短屏任南山射虎封侯心在遼東
化鶴鍊藥功成自愛鶴鴒一枝長足不學蝸牛載屋行林深
處對蒼松雪蘆白鳥烟汀 傍人抵死經營似揀盡寒蘆宿
又驚看須彌芥子同爲世界枋榆九萬未問前程壁寫滄洲

襟題漢上等是風飄過耳情頻舒嘯歎古今達者惟有莊生
水調歌頭 贈姜鍊師

冶城堪極目非霧亦非煙飲中長嘯欲騎赤鯉上青天稍進
金盤麟肺指點嶺雲江樹遶鶴幾時還何處參真訣雙頰老
猶丹 訊神仙股七七許開開黃梁未熟相逢都在夢魂間
豈意罽塵濁世卽是三山蓬海覺寤總非難石髓君休覓一
笑出槐安

蝶戀花
春到園林知幾許昨夜疏疏過卻催花雨白鶴蒼

乙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菩薩蠻 壽向孺人

誕辰恰是新秋日小堂已有涼颺入髮綠未成絲心閒景自
遲 藕花迎露笑淺水飛螢照莫惜緩持觴斑斕舞袖長
賀新郎 劉近野八十

南國秋容斂乍涼生垂楊院落拒霜池館冉冉嘉辰將七夕
百尺簾顏半卷稱慶處酒頻勸世路那堪一笑要稚川編
入神仙傳晚天淨壽星現 鼎中靈藥曾親鍊又何須五龍
岡外百花橋畔一派清商皆福地不限水遙山遠看萬里倚
空長劔欲謝時人輕舉手待驂鸞早侍蓬萊宴憑指點海清
淺

南鄉子 王少渠五十

春風一夜動梅鬢五十行年樂有餘勝事只憑詩管領須臾
題徧方山與石湖 一曲倒金壺醉後偏宜翠袖扶要摘明
珠三四顆相呼同看屏風百子圖

鷓鴣天 胡巨溪夫婦偕壽八十
九子英靈自昔傳當時曾墮兩飛仙有官不就方爲貴到老
成雙世所賢 瓊液泛寶熏然逢春樂事浩無邊木公金母
知何處平占人間五百年

乙巳歲過丙午來後先八十巧安排夫妻穩作栖鸞伴親友
誰非賀燕才 紛綵服豔金杯緩歌慢舞不須催十年一慶
君家事更擬筵開十數迴

乙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壺中天 題松栳桂子圖贈李明府

山園畫障看寒松迎曉風弄晴碧鬱鬱枝柯長不改影蔭圖
書四壁龜甲屏開鰓鬚捲瑤草生秋色煙消水國歡謠爭
擁詩伯 會見一片生香蟾宮分種都與人間別爲是千家
清照裏共道恩如明月口口碑傳黃封詔卷透進來雲北金
尊滿汎華堂且醉今夕

滿庭芳 陳孺人七十

玉露橫空晚風颺爽銀河涼影西流輝輝寶婺一點照南州
澈灑光凝醖而稱壽處月璧燈筵羣仙會金盤麟肺清夜美
遨遊 況風流令子才高鳳沼名動龍樓似康衢千里蹀躞
驂驪好待朱幡丹詔明歲裏直下螭頭蟠桃燕紅顏鶴髮幾
度醉金甌

崇正堂答問

問學須有宗旨人方有下手處先生曰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

問孔門論仁何以各各不同先生曰孔子所答雖人人殊然看其題目卻只是問仁故克己復禮仁也敬恕仁也詡言仁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也無處非仁無處不可體仁所以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仁也不知聖人是隨機指點

乙八

游園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卻謂因病而藥雖若無害於理然於本旨有何交涉

問韓子以博愛爲仁固是不切宋儒或言公或言生意或言覺鄙意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殆古之道言還是覺字更親切先生曰此皆測度之言測度無益果能潛心體會久之築著疏著自有得力處到此便以公名之以愛名之以生意名之無所不可不然便覺之一字亦是話柄

先生曰李漸庵先生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惡字是憎惡之惡人苟志仁見有不類者將哀憐濟度之不暇何憎惡之有當時耿先生甚賞其言

先生曰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求尋明眼人直下指出便歸本家鄉更有何事耿師語余曰余學實自仲弟子庸發

之子以行人還里中仲弟適自遠方參訪歸意充然如有得也余時與彭東義刻厲爲學仲弟意不然曰聖賢千經萬典其要語頗不多諸汎汎酬應之言不足究心余訝曰何語爲要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語最要余未信然學道久苦未有入處不能無疑一日晨起就問曰孰爲中弟舉手示之余豁然有省後以語人亦多開悟者

耿師嘗論道義由師友有之人儘將此身心頓放師友中道在此學亦在此矣殷宗伯一日問之曰道本淡然今以交情濃豔爲學可乎師曰人之情非濃於師友即濃於嗜欲吾欲以此而易彼奚爲不可五倫惟夫婦之情易溺故聖人下一別字朋友之情易離故下一交字蓋親仁依仁真聖門第一

乙八

游園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義也

耿師一日至六合縣令率諸生請益令問曰陽明先生但言良知不言良能得無遺漏否師曰如子官名知縣不名能縣豈亦有所遺耶蓋此知字未易承當如一縣窮簷蔭屋之下其艱苦疾痛無不了然洞晰則其拊循之者萬方自不容已矣若茫然未知縱幹當一二興利除害事祇爲門面計回思朝廷設知縣之意終屬曠官也

徐侍御巡鹽淮南聞王東崖先生先遣人問以克己復禮之義視其學識如何然後往訪之耿師聞而笑曰克復之義不離彼此當下如侍御欲訪之心真能好賢樂善無一毫勢分之意夾雜其中即侍御之克復也如東崖承當家學真能與

人爲善無一毫躲閃之意夾雜其中即東崖之克復也若但以言句發明總說得精妙與孔顏之旨何啻千里

耿師按廿肅回一做篋自隨經關中董侍御以石經魄師喜而受之至役夫十數人行溽暑中汗淋漓不止師視之惻然曰節用而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饋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多士就問欲窮經當何先師曰充此一念不蔽不淪是予之窮經已

耿師嘗言安成劉陽者未第時從遊於陽明先生踰時辭歸先生方物盜畢論之曰桶賊池大鬻賊魁也聚眾至數千訊其所以得眾者對曰平生遇魁桀人不肯放過萬方結託而後已如此三五輩嗣後不招而眾自集矣昔人云盜有道此

乙八 濟國四十七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類是也子往矣復來當視所友以驗學劉歸以興起斯道爲己任得朋最多卒爲名御史云

問困知是下民如何可比生知先生曰困是大智量人知學道至急苦心求通如四面壁立無一罅可入窘迫至此忽然瞥地一下便與生知安行之人把手同行此豈下民所可辦若雖經此一番困苦未得徹頭卽自放下此與全然不學者何異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字最善摹寫憤悱氣象憤自啟悱自發心花自開匪從人得

問顏子何以不遷怒先生曰憶丙寅歲與友楊道南同游九華郡守尹來訪尹性卞急多苛政亦舉此爲問楊曰予惟忠公之不遷怒也尹驚問楊曰公只知怒人能遷而怒己則善

矣尹聞之默然久之竟以嚴酷罷

先生曰耿師校士曾有一策問道莫妙於一貫曾子聞之遽曰唯至論孝曰先王有至德要道汝知之乎卻避席不敢當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子以知天命自任子臣弟友之庸行乃曰未能也此何以故對者不一余意理須頓悟事則漸修頓悟易漸修難

先生曰漸庵先生言舉直錯諸枉錯非放流逐之謂我只於直者舉之一等枉者但置而不用然舉者得人枉亦自化而爲直余謂觀子夏但言舉臯陶伊尹而不及放斥事則先生之言良然

乙八 濟國四十七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所長禹稷契臯陶皆大聖人然禹不必兼稷之事契不必兼臯陶之理何況其他聖人言四子之長但有其一能文以禮樂便爲成人禮樂是中和之理今人一有所長便著色相稍有圭角稍有渣滓如何可言禮樂能於此消融得盡不失原來中和之體豈非成人近有節義政事表表在人者卻肯虛心求友討論此學余曰此卽文之以禮樂也聞者不解余曰此人何等品格乃不自以爲足孳孳好學尋常滿盈乖逆之意一旦消釋殆盡非禮樂而何嘉靖末余一姻家抽分燕湖先是權使染指者多此君刻意洗刷夙敝一清差回詣余述其清節自以爲無前且曰卽公等講學亦豈能有加余曰君之清誠不能復加然講學者居之又自不同渠曰何處不

同余曰講學者知更不受賺是尋常事安得夸詡乃爾其人
慙謝而去

問遊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如何爲化先生曰此化字說得極好胸中情識意見一毫
消融未盡不可言化昔李宏甫曾問羅先生於余曰渠胸中
已得乾淨否乾淨即是化吾輩未易到此須從知非始老子
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知其爲疵即是滌除若以爲玄覽此
物方耿耿於中如何能化曹溪云人能一念自知非自己靈
光常顯見

問既是玄覽如何又要滌除先生曰此中勿論有得無得雖
深造之人若自以爲是無不是病雖積愆之人若自以爲非

乙八

源圖四十七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不是道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

問穎濱以曹溪不思善不思惡之語論未發之中未審同否
先生曰子虛心體驗當自得之不必於門面上爭閒氣向年
傅順所與王麟洲見過傅言佛語多疵人何故惑之余問公
於何處見得曰如不思善不思惡是也余曰此絕妙語公何
得惡之曰惡可不思善亦可不思耶余曰公雖自謂思善其
實每日間還是不思善不思惡時多也麟洲擊節起曰得先
生一言直指康莊紛紛分別心如縛得解甚快甚快笑謝而
去

人須是識得道是何物學是何事如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都將做天大事看其實無人中中和無時不中

和識得時處處是道處處是學不然都無著落處

先儒言纔學便有著力處既學便有得力處不是說了便休
如學書者必執筆臨池仰紙行墨然後爲學書學匠者必操
斧運斤中鉤應繩然後爲學匠如何學道只是口說口說不
濟事要須實踐

一友言自少即慕先輩講學及特地往聽都不說及一道字
只是尋常閑話而已先生曰麤言及細語都歸第一義此尋
常閑話無不是道汝自信不及卻別尋一理解方有抓壁不
知道全解偏解生道喪

問色取仁而行違先生曰知性者舉手動足無非仁義何以
取爲有取則有違故曰色取仁而行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

乙八

源圖四十七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

問知天先生曰中庸一書無非發明此天字首言天命之謂
性中言不可不知天誠者天之道天之所以爲天末言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舍此他求便屬用智自私皆成邪道問何謂
天先生曰今人謂仁義禮皆人力做出然人人相親便是仁
相親中一有賢者自能尊之便是義親賢中不知不覺自有
等殺禮即於此生焉此等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非天
而河此處不知一切應酬舉動皆是安排牽強豈修身修道
者事哉

問誠爲天道何以有擇善固執之功先生曰擇者擇此天道
執者執此天道非天之外有人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正

摹寫此天道欲人擇而執之耳蓋人有思與不思不思是善有勉與不勉不勉是善能擇此善守而勿失即爲固執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之字皆指此天道而言問四五十而無聞是聞道之悶若以名聞言恐非聖人之意先生曰公語良是然此豈易事世有終身力學不得聞道者多矣余弱冠爲弟子員時耿師以督學至聞余資稍近託史惺堂先生委曲接引之每過余只談舉業久之覺無忤也漸以修身立政教之無一言略及於道傳孟仁偶問朝聞夕死之說先生詔曰吾曹滿身俗骨頭何敢遽言聞道一時聞者懔然余至今思之猶爲愧汗

乙八 濼國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何先生曰人非自立不能得勝士伐木之詩爲求友作也必遷於喬木斯友聲可求如止於幽谷即有友聲曷從而至哉

問格物先生曰此不可於言句上求之昔呂與叔言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爲格物致知又云求其所以知是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

問談者言恍惻隱爲真心稍遲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心是第二心非真心如何先生曰孟子言乍見孺子時未暇有內交要譽等心正見人人具足築着便動磕着便轉今人卻轉看難了如呼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與夫無受爾汝皆就人易見者提醒之最善指點處今人

多模糊看過了問知皆擴而充之如何先生曰此心具足最苦人不自知果能自知則見孺子此心呼爾不受蹴爾不受亦此心無受爾汝亦此心以至穿衣喫飯舉手動足無非此心即此一念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謂之擴充

問孔孟之辨先生曰昔耿師曾問夏雲峰雲峰云孔孟之學只是一般若以其詞氣觀之如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至孟子則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等處便覺不同耿師大以爲然

乙八 濼國四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友問孔子言一貫陽明先生所云良知只是貫處不是一處先生曰夏雲峰因友人論此問云如何是一處其人曰無聲無臭是也雲峰笑曰子謂良知有聲臭耶座人皆有省

雲峰起田野中卻是一挺特丈夫擔荷此學甚力耿師一日問之曰子得此學如何作用對曰某一農夫有何作用然至於表正鄉閭則不敢讓師爲之懔然

問索隱行怪於道固無當若遵道而行已是君子路上人何以孔子不爲先生曰此等皆是拋家失業向外邊走的今人但用功夫便落此兩路蓋於中庸見不真信不及須作幾許玄解幹幾許美事方算做道不知此中少加穿鑿少增意氣便是隱怪在不知道者或爲所傾動聖人豈肯爲之又有一等取古人言行挨傍做去亦自以爲道矣不知有違即有違

有行即有止如何得不廢惟所謂中庸者無隱可索無怪可行無道可遵無學可學著衣喫飯之口用擔柴運水之神通無伎倆無機緘鬼神尙不能窺王老師天魔亦尋不著金剛臍其不見知固宜不求知故無悔

問依乎中庸先生曰愚夫愚婦與知與能的是中庸彼隱怪與遵道者亦何曾欠少只是自信不及向外求增所以反失之相傳白樂天作詩欲人易曉畜一蠶於家詩成輒以問之有不解應時改定今人學道只以愚夫愚婦爲師足矣

問韓歐皆不喜釋氏排之甚力其所得如何先生曰退之答孟簡書言與大顛往還以其胸中無滯礙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使其果爾何處更有佛法耶福田利

乙八

卷四十七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莫大於此乃謂非崇信其法以求利益又入其說而不自知矣永叔尤偏強晚聞富鄭公得法於淨慈本禮之甚恭以爲富非苟下人者不覺心動稍從陋華嚴者問其說不久遂下世二公於儒理本無所得其闢佛老亦慕孟子之攻楊墨而爲之耳非脚跟點地之人宜無特操乃爾

問佛說與孔孟畢竟有合否先生曰佛言心性與孔孟何異其不同者教也文中子有言佛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古今論佛者惟此爲至當今闢佛者欲盡廢其理佞佛者又兼取其跡總是此中未透脫故耳

先生曰象山先生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殷周之際道在箕

子殆必有說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此心空洞無物即名爲道名爲極非無偏無黨之外更有王道也宋傅子駿云數句自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之言陸少游稱傅博極羣書其語當不妄

先生曰張子韶於性命極透徹其忠孝大節尤踔絕然其幼年是何等志操方處學舍衣衾不備夜讀書每至達旦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而受之卽以與同舍之貧者嘗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功時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恥盡喪功夫安在子韶吾輩稱爲宗匠然亦嘗如此厲志否

乙八

卷四十七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曰龜山先生有言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余謂有所好樂有所憂患爲不正則知寂然不動之爲正東坡作賦云管於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其言可味也

先生曰劉元城先生嘗言學者先理會根本其他末節都闕不知根本後凡所見聞都奔向那裏去也若知根本行住坐臥無處不是譬如造酒須下得腳是始得腳是方論美惡下腳不是終不成酒一友問如何是根本先生曰連日所論皆是須汝自理會始得

先生曰胡安定孝行錄云李化清建業人世以力田聞鄉里宋藝祖平江南化清避地暨陽兄弟多雜俗人中給晨夕化

清潛諷詩書動止循禮事父母至孝常持巨竿釣魚供養遭
父喪哀毀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妻孥至亦不之顧暨陽
山多虎夜無行人化清之廬絕焉里人異之制滿還家疏櫪
度日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司馬府爲邑佐視其卓行爲文以
志於石此吾鄉行誼士也向嘗請於當塗補祀杜環等六人
於鄉賢徐之當增入

先生曰程門嘗言學先理會聖賢氣象如子貢言夫子溫良
恭儉讓分明畫出夫子模樣今人試思所得於古聖賢何如
而一段粗鄙凌厲已自不堪以夫子之形容反而自照不啻
愧死矣

先生曰古稱良士亦曰賢良若存心不良縱有操持節槩祇

爲傷人害物之資不足貴也莊生言熏然慈仁謂之君子此
語亦善形容

友問程門每見靜坐者卽歎其善學故學者須以靜入先生
曰謂學以靜入則可然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不可不知魏華
存之言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主淡
然非教授之匠當因煩以領無耳因煩以領無一語甚佳不
然未必靜之不爲邪也
問人能戒殺甚善世以爲出於異教必欲擯其說何也先生
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乃爲舊聞所汨遂失其本心至此可哀
也好生惡死物與人同傳言陳元植惠及禽蟲每食百鳥飛
鳴於座隅人不盡信余園居嘗有鵲墮余前閱其傷於矢也

乙八

卷四十七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手除之後方宴坐羣鳥數百噪於屋上心異之出視則一
鳥亦被矢伏於地意求救於余也噫豈余之不忤亦有信於
異類者耶東坡有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鴟鷂之患
人能不殺則自近人其不敢近人者以其人甚於蛇鼠也吾
輩當自省

友問學當見其大而已先儒言存養莫多事否先生曰學須
有根本根本既得便要存養如種樹者已有生意灌溉之功
亦何可廢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
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已無之獨有理義可以養心耳記
曰斯須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不樂則暴
慢之心入之矣鄙詐與暴慢之心入之根本安在

乙八

卷四十七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曰曾子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顏色近信也容貌遠暴
慢也詞氣遠鄙倍也若三者舉無之亦何貴於道呂榮陽公
嘗言學者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
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分於此亦貴賤壽
夭所由定也

二友論學所見不同爭辨至而頤爲赤先生曰二君之言能
互相取未必不爲益若因以動氣所損多矣二友乃慙服先
生歎曰空華妄見定復何有乃不能曠然一洒電拂冰釋於
無何有之地蓋勝心之難消殞如此

先生曰程子言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
循其言可以入道其實吾人契悟無不由此入洪範曰思曰

容容作聖古人皆以思爲作聖之路其來久矣象山先生言
卓陶謨洪範乃傳道之書信哉

先生曰後生小子與之言此理易於透曉以其胸中虛明無
物也一等意見之人便隔闕不相入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而
然也意見之陷溺比之嗜慾更難洗濯哀哉

先生曰人之四端無不具足只緣不學都錯用卻如德業不
若人不以爲恥所恥乃在名位受享間豈不顛倒哉先生少
時一同學當冠先生約數友與行冠禮其人羞縮先期業自
加冠矣眾見之笑而止後與兄弟爭財因服訟於官先生謂
曰昔恥行冠禮今顧不之恥耶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尙失
所恥尙失所四字甚佳世之失所者不獨羞惡一端也

乙八 淵園四十七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友人問顏子造詣已深夫子何故以克己告之先生曰象山
先生言顏子非如他人之病所克只是些子未釋然處
先生曰人知薛敬軒公之篤行而已然其學以復性爲宗非
淺淺者嘗曰心中無物其大浩然無涯曰萬物不能礙天之
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皆名言也

翁周野出守撫州先生謂曰撫多名賢象山草廬康齋三先
生皆當表章之以風厲後學康齋雖不若兩先生之透脫其
志向力量卻甚大當景泰中朝已遣行人聘之非自石亨始
也少省親太學敝衣草屨見者莫知其爲司成之子衣食不
給躬稼以養視不善如探湯然嘗從楊洗馬學楊甚重之後
居保傅累以書貽先生不答也此其自待爲何如謂其以亨

之一薦爲榮真非蛙之見耳

先生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痿痺者麻木不自覺此病
最難療也學全在自覺白沙先生言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
便是藥

友問論語一書畢竟何語爲要先生曰夫子隨處指示能體
會之皆可入道以余觀之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正
也已分明直截與眾人道破但夫子未嘗回避諸子諸子自
當面錯過爲可惜耳子路語夫子曰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
聲矣雖莊生寓言實與此章可相發

乙八 淵園四十七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未發之中既聞發矣發而中節謂之和有功夫否先生曰
常人發於情有過無不及故曰中節者節其過也能節則和
如喜怒哀樂少過則傷和陰陽寒暑飲食起居失節則傷和
父子兄弟宗族妻妾不順則傷和此須善變理之至於變理
陰陽以和天下直自此推之耳然非知未發之中者不能也
問妄念難除如何先生曰凡無而爲有曰妄如妄言妄見妄
念皆是知其本無如夢既醒豈更逐夢昔與李漸庵先生嘗
論及此李曰諸妄填胸何得言無余曰公試自覓之李默然
良久曰及根究之卻茫無朕兆何耶因悟曰古云三心了不
可得者此也自此心地開明日有勝進故曰思盡還源性相
常住其如思之不盡何

問格物之說孰是先生曰石經大學致知在格物之下繼以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緝蠻黃鳥止於邱隅於止知其所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後繼以物格而後知至則此一段分明是格物之傳不以大學解大學而自爲臆說儒者往往如此蓋物有本末即物知所先後即格物中間言本者凡四舉其所重可知已李善注文選運命論引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蒼頡篇爲字說之祖唐時尙存

乙八

濼園四十七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故善得引之恐不必舍此更作他解

先生曰石經大學是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行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注疏多妄爲改竄今人不見石經遂以唐爲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最穿鑿既亂大學次序又刪去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閨門一章洪範亦改頗陋字嘗見明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原無求於二字朕所加也蓋其妄每每如此

問中庸鬼神之神德先儒以爲造化之迹非祭祀之鬼神如何先生曰夫子明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引詩神之格思以證

非祭祀之鬼神而何楊用修言朱子引程張語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以爲精氣游魂其理甚微與中庸異是天下有二鬼神也向東宮進講同官以爲問余謂只據理敷衍章句之說不必從

先生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苟其言之益我固不以人廢也文子引老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今禮經有此言孔明言澹泊明志甯靜致遠儒者率稱之實出淮南子令知爲二子之言未必信從之矣

問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伊川曾以問學者對曰樂道伊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志完聞之曰吾雖未識先生而已諒先生心或問之曰心中一毫不可留若有心樂道則

乙八

濼園四十七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所倚著世味固無足樂道德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也然則何謂不改其樂曰自人不堪其憂言之故曰不改其樂耳伊川之說得志完而益明文子有云能至於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與此可相發

問忘食忘憂注以未得已得解之是否先生曰昔人有一喻甚當如弈碁者以必勝爲主即發憤忘食也精神不倦即樂以忘憂也連日達旦而不能止即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之治生者亦然滿百望千滿千望萬憂之所在即其樂之所在樂之所在乃其死而後已之所在也故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吾輩學道還有此顛豈否不可不猛省

問顏子從之末由何以未達一間先生曰程子謂到此地位

工夫尤難直是峻絕著力不得如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進此一步則上下四旁都無所倚入於空空之境矣蓋泰山絕頂之外有無見之見無得之得此孔顏安身立命處陽明先生之言如此

問象山先生嘗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至此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何謂也先生曰江漢濯言極淨秋陽暴言極乾本體乾淨善惡兩空無一毫拖泥帶水故曰皜皜乎不可尙已蓋意必固我既絕獨存本體兼本體亦是假名非實有所謂本體也此曾子爲夫子傳神語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與於此也

問有謂得學之門路復起疑情者意必未得其門耳先生曰

乙八

西園四十七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是門中所有未可自沮但能於此具眼歷落分明日用間有少執滯處少窒礙處總是習見之累徐徐滌除之當下即當下徹大洲先生言作如是功者種種色色利利塵塵皆在此大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陵奪轉換之境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謂其粘帶遂難解脫耶

江甯焦 竑

古城答問

新安之會從來已久歲必延耆儒鉅公以主之自甘泉東廊而下至今不絕癸卯劉生時中致李邑侯邵都諫之命走金陵謁吾師澹園先生而請焉時祝師石林先生官留垣力爲慇懃且命不肖棟奉杖屨以從先生乃慨然往新安心儀先生也久至則自薦紳先生以至兒童收豎四方之人莫不嚮集籍計之得二千有奇先生隨機指示言簡意盡一時聞者咸樓震踴躍以爲得未曾有如旅而歸如寐而覺如調饑而享太牢以此知性之相近而堯舜之皆可爲也先生既歸學者相與各述其所聞釋而成編夫既以挂一漏萬而其存者第亦月之指履之迹而已棟之愚以爲不可輒廢也爰稍稍銓次之以示來學噫此詎足以盡先生聊以紀一時從遊之樂云爾

乙八 澹園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曆丙午秋九日門人高安謝與棟書

癸卯十月九日先生至還古書院禮先師畢時會者千數百人先生曰先師言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吾人若祇爲飭躬厲行爲鄉里中一善人此在自發肯心而已何以講爲先師所謂講學者大約在知性性未易知須假方便以通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知性之方便法也或言孟子說性善如何先生曰論性之本體善亦無有何有於惡孟子爲戰國時

人心馳騖功利喪失其良心特提撮一善字以示之終不如先師性相近習相遠之語更覺渾然易云繼之者善繼如子之繼父繩繩一脈然因子以見父則可謂子即是父則不可善學者當自得之

先生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解云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此語最佳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亦此意性水也情波也波與則水濁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濁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先生曰吾人未能知性須默默參求古人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汪生曰此與何思何慮是一是二先生曰說到同歸一致處更何思慮今日之思正思此同

乙八 澹園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歸一致處耳汪生曰識得同歸一致處思即無思先生曰然謝生曰先輩言無心之心乃正心也先生曰然觀有所恐懼有所好樂爲不得其正即知無心爲正心

仲晉曰心只在方寸間先生曰此血肉心非真心也謝生曰渾身皆是心先生曰盈天地間皆心也古人云若人識得心地無寸土晦翁亦甚喜此語

程生渾之問克己復禮如何體認先生曰己與禮難辨蓋我所獨者爲己是執己見而不能同人此非禮之禮也大氏動以天爲禮生於人爲己由中出者爲禮從外入者爲己果能克己則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入於孔子絕四之域矣

吳生穆從曰先儒言堯舜之心至今在堯舜去今數千年心

在何處先生曰心若不在汝此一問從何處來程生渾之曰
桀紂之心於今亦在否先生曰此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然
二君所問皆是他人屋裏事須自識其真心

吳密山年八十餘矣猶孳孳問學自言向訪羅近溪先生適
羅他往往從姑山累月求悟轉迷張斗陽云公胸中話頭太
多蔽卻聰明須盡數傾倒方可受教從其言後羅師指點因
得領悟久之以語王龍溪先生王曰汝此一悟亦須忘卻今
復數年矣不知當作何究竟先生曰將悟與忘一齊放下吳
躍然

先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何等操持何等品格
然先師以爲不如求志達道者之難得何也汪生心聖曰前

乙八 濬園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人只爲一身計若求志者是求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是
達萬物一體之道便覺大小不同先生曰然大學原欲明明
德於天下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在一家欲明明德於一家在
一國欲明明德於一國在天下欲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學
以得位而行先師則不須名位不須等待處處皆明明德之
地處處皆學所謂賢於堯舜者正在此處
邵翼庭都諫語及精一執中之義先生曰道心無聲臭無覩
聞故曰微無偏倚無執著故曰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物動於外而好惡無節斯離乎中而傍繫於境斯時也物侵
吾舍而我反爲役動無非物矣動無非我則一動無非物則
亂故喜則叱陽怒則叱陰樂則陽溢哀則陰損至於喜怒哀

樂皆主於物而不由乎我豈不危哉方其惟微之心溺於擾
擾間非精無以擇之精者籛之揚之陶之汰之如穀之得繫
酥乳之得醍醐礦砂之得金此之謂精精則二乃成一而中
執矣止其所而物不能移允執之謂也

汪生又問精一先生曰此非講解所能明山谷嘗言細思日
用應務處是精是恰是一不是一久自得之

李令君問學者喜言空此佛語耳孔門殆無此先生曰孔門
專言空也大學不正言修身正心之功但言所以不修不正
者放情憂患恐懼哀矜忿懣好樂累之也此等情累膠膠擾
擾循環不窮吾輩必於一物不立之先著眼令空空洞洞之
體了然現前情累自然無處安腳身不期修而修心不

乙八 濬園四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期正而正何等簡易直截李曰吾輩臨民應事卻如何先生
曰吾心之理種種具足用之不盡只爲從前忿懣好樂等無
端遮蔽羣疑滿腹眾累塞胸應事臨民自成顛倒若是此類
悉空胸中孝弟慈滾滾流出不待安排皆成妙用傳言未有
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可謂善於曉人矣大氏吾人一片身心
之其所則僻不僻則修有所則不正非有所則正如療目疾
翳去自明非去翳之外更有予明之藥也

李又問求放心先生曰如何爲放心先生曰非操存則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故謂之放心先生曰心是活物如何操得此數語乃
先師形容心體之神妙非貴操而賤舍也然則如何爲放心
迷而不覺則爲放如忿懣未生視即見聽即聞食即知味一

著於忿懣此等處皆茫然不知非放而何語云一塵起而蔀天是大小利害

問白沙先生詩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學要求心如何是迷先生云此心自在求即是迷如人忘己之頭奔走號呼別求首領旁人告以汝頭自在卻反拒而不信豈不可憫古人云飯籬邊餓死漢大河邊渴死漢又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問佛氏言超生死儒門亦有此理否先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先師未嘗不言學者自不察耳或云知生死即超生死先生曰知是生死根本然則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能超生死否先生曰百姓不知卻要他知汝輩知得卻要不知問者有省

乙八

濬園四十八

五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鮑生問戒憚恐懼是求性命功夫否先生曰戒憚恐懼即是性命生躍然

鮑又問君子依乎中庸先生曰如嬰兒之未孩生有省

又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從性體而出者爲集義依名理而行者爲義襲

問養性先生曰毋害性爲養性問養生先生曰毋伐生爲養生嘗讀素問云情計兩忘不爲謀府冥心一觀勝負都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又云恬惓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此古聖人之遺言知養性養生非二事也

程渾之曰己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孔門旋乾轉坤學問先生曰先師言何事於仁言仁不可以事求在此心而已此心之

無動搖爲立此心之無窒礙爲達乃吾人本心如此所謂學者不失其本心而已汪心聖曰中庸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即是立達然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固者毫無滲漏之謂少有滲漏難以言學先生曰然必精神歸併一路方能達天德

問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學者一遇此關多模糊過去先生幸教之先生曰君子於義認得真切纖毫曲折惟義是趨雖有時跡涉於利而其中純是立人達人心腸無要求無顧忌總以成其爲義而已小人自私自利正與君子相反昔人以善惡問中峯中峯令其自言有以鞭笞怒罵爲惡忍而不報爲善者有以操刃殺人爲惡順受而不動爲善者有以淫

乙八

濬園四十八

六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怒貪得爲惡安舒靜默爲善者中峯曰此善惡之跡耳若論其實凡起心動念但欲利人皆善也但欲利己皆惡也事或利人雖怒詈擯斥皆善也事止利己雖安舒承順皆惡也義利之辨即此可明余友袁了凡著書嘗推此類具言之最當參看

問知行難易先生曰吾人終日無不是行所欠者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惟其不知將自己一副家珍置之不理卻依依傍人口吻隨人跟腳孟子所謂人役也豈丈夫所爲倘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乃知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更向何處尋覓昔余與蕭司李極言此理渠遂有省曰正如吾輩鞫獄只難在得情若打板

子有何難處時吳念慮在坐笑曰公未知打板子亦此知也
眾聞之躍然歎曰先生可謂打開寶藏盡數與人矣先生曰
此實人人有之中庸一費字正言終身用不盡終古用不
盡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此理現現成故又謂之謂人能
反求如寡人驟還富家一旦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樂如之
蓋此理不離人倫庶物能明而察之則信手拈來無非仁義
所謂由仁義行也若不著不察不免挨傍格式所謂行仁義
也彼雖不著不察道亦未嘗離之故曰不可須臾離非不可
離不能離耳一友起曰不可離一語親切簡易最宜體驗此
先生三字符也

乙八

濟園四十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堯夫詩云天心無改移知天地

之心常在自知復矣

張生覺之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先生曰昨日已論及此須實心
體驗不在言說默坐久之先生曰易言剝復不剝焉能復今
人情欲意見牽纏不休何以復性人情易溺者莫如牀第故
言剝牀以足以辨以膚剝之又剝至於剝膚所謂吾喪我也
可剝的盡力剝去只到不可剝處真實自見所謂碩果不食
也

邵都諫言人惟欲念難除先生曰此要知根本昔滕中丞問
顏頭陀如何得欲念消除顏不應再三問之曰如何能得
除是得道當時余甚喜其言又問先生曰去欲則不能只有
一換法曰賢賢易色曰欲仁得仁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只將

吾欲移於賢也仁也明明德也何暇及其他昔蘇瓊為清河
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出息常得守令為傲然累見瓊輒不
得言而返其徒問之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可得
論地上事以此觀之吾人立志高遠豈當逐念敲除

黃華陽少參言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後世所傳是子貢多
聞多見一派學問非聖學也先生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是孔子所自言豈非聖學孔子之博學於文正
以為約禮之地蓋禮至約非博無以通之故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後學泛濫支離於身心一無干涉自是無
為己之志故耳

乙八

濟園四十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查雲洲問日間應用不停當只是學問不得力先生曰公年

七十餘為諸友作主營辦不倦何處不是工夫所以不自信
者只是未嘗見己故耳人以直下撥塵見己為難昔人云能
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
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為之說故能見己者
無適而不當

吳生用賓問孟子論養氣此孔子所未言先生曰孟子提出
氣之一字最妙聖賢言心性名目已多無奈學者以意見
承接都不濟事若氣則一毫情識參雜不得老子言專氣致
柔莊子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氣也者虛而應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人能純守
此氣便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問孔子言爲己與楊氏爲我何別先生曰楊墨皆是學聖人之人未可輕看今觀孔孟爲己愛人亦豈能加於楊墨其所以異者只多一取字取者心有所欲也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若以爲重而願欲之則在彼矣無取則物物皆真有取則雖真亦假況大海皆水而取一漚則一漚之外盡廢矣百體皆我而取一毛則一毛之外盡廢矣所謂舉一而廢百也然孟子豈徒與楊墨辨哉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不可取不取則無畔援之心而心正矣曰五霸假之使人知道不可假不假則無歆羨之心而心正矣故孟子有功於聖門

汪生乘之問既云道不可離又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卷八 卷四十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道也如何先生曰我看何莫二字與舊說不同誰人出不由戶誰人不由此道

金生伯祥問大傳言心體何思何慮又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既言擬議安得無思慮耶先生曰識得何思何慮之體終日擬議儘不妨

又問吾輩在會時妄念不起離卻此會不免復生如何先生曰誰教汝離卻古人云以友輔仁如輔車相依離之即寸步難行西域利君言友者乃第二我也其言甚奇亦甚當

陳生所獻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生曰此聖賢最喫緊之言中庸於此特異其詞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所重可知已程門自明道至延平以此傳爲學脈此處信得及所

謂但得本莫愁末何事不了古人言不思善不思惡恁麼時是本來面目即此意也問生每日亦有不思善不思惡時如何先生曰此本命元辰能不失此即謂之執中余嘗言意必固我既無之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最當體會

先生曰易言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此中爲正位人於晝而無思夜而無夢時最可體驗得此欄柄入手則超形越數外無繫而中得止所謂思不出其位也

問古有常惺惺法今當依此用功耶抑不必耶先生曰原自惺惺不是做出惺惺原無惺惺不必丟卻惺惺

問夢寐紛紜不得甯一卻如何先生曰既知是夢管他做甚麼昔一童子夢中得餅醒來索之不得呱呱而泣見者豈不

卷八 卷四十八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失笑大眾豁然

問止至善是無善無惡之善未知是否先生曰明明德已是悟無善無惡之體止至善又以此解之是疊牀架屋之言決無此理只以大學解大學便自明白至善是絕好處所止是安頓之意如邦畿千里是百姓安頓至善處邱隅是黃鳥安頓至善處仁孝敬慈信是學者安頓至善處悟後之人安身立命得此歸宿方是好結果近世一種談無礙禪者一知半解自謂透脫至其立身行己一無可觀畢竟何益此正小人而無忌憚者先師有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又言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語意痛切可爲深省

問師冤見一章先生曰聖人平日以道體直截示人莫踰此
章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因有此一問遂直示之曰道也及
階道也及席道也坐道也與之言階言席言某在斯某在斯
皆道也子張之問聖人之答無非道也是道也人人有之人
人行之人人不自知不自信同外尋求愈遠愈迷愈難愈悖
陽明先生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之謂也
記得大戴禮中公語孔子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
吁焉其色曰嘻公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楊敬仲謂自
有載籍以來未有發明大道平易明白如此者正與此章同
問魯子聞一貫之道如何以忠恕當之先生曰忠恕是門人
日所服習但習而不察以爲此外更有道也曾子悟後直舉

乙八

卷四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示之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然非憤悱之人驟而語之
真成說夢余友邵敬吾齋中閱步聞論此不覺洞然因曰此
非支語即云夫子之道舉足而已矣也得夫子之道揮扇而
已矣也得眾有省

問耳順先生曰吾人只爲分別心重聞人之言便有順逆先
師到六十時是非分別之心消融已盡其於聽言如月之臨
池聞之過樹順尚無有何況於逆此聖人化境未易以思議
測也

先生曰余友李冲澗嘗言不知而作卽詩所言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此上等事聖人遜而不居只以多聞多見擇而識之
自處雖曰知之次然其所謂知者正知此不知者耳實非有

二學也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
問學貴冥於不知知者人所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觀其
自謂無知可見先生曰學道門中難著分別纔有所偏便成
窠臼余友王二峯嘗論此章若曰以吾爲有知乎哉抑無知
也耶有無雙遣獨持一空空之心以應鄙夫此所以爲聖人
問先天後天先生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一落思爲便是後
天境界昔一僧雪中下山失足將墮得伽藍神以手託之因
大愧曰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觀破故知此向上一著是鬼
神觀不破之機生死不相干之路

乙八

卷四十八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何以爲中庸先生
曰君子知率性之爲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
已自以爲中庸而無復忌憚此正如近世之談無礙禪者
先生曰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謂善爲性則可謂性爲善則
舉一而廢百矣

問尊德性先生曰人之德性廣大高明纔有纖毫便覺不相
似此之謂自襲非尊德性也

先生曰大學中庸皆從禮記中摘出雖不數數言禮其實皆
禮之髓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言道之統體其實在禮儀威
儀上見得故功夫至精至大總歸於敦厚以崇禮而已孔門
獨顏子爲好學然舍博文約禮便無學問

先生曰今人攀緣心熟非湊泊一事無過活處象山先生比
之獼猴失卻樹良然又嘗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195-44481

問儒釋同異先生曰內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然其教自是異方之俗決不可施於中國蘇子由有言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不可一日無禮法知禮法而不知道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為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超數越形而反一無跡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乙八

卷四十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明德堂答問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先師子羅子之特至金陵也稔知焦子弱侯具大力異日必弘斯道也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迺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請見無絲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比載法海紀聞中癸卯秋予郡以歲會敦請先生先生不鄙而辱臨之因得侍側者浹旬日先生發揮朗暢諸友各厭所聞以去且為紀錄以傳矣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子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予追憶楊師所云弘道語可謂不虛而子羅子臨之在上又不知其樂當何如矣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予乃為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於先生云

萬曆丙午秋新安晚學余永甯書

問學以明明德為宗然堯之克明峻德與文王之克明德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克明峻德即是克明德有何優劣隨又曰此明德且莫推在堯文身上吾人當下原自具足堯文不增吾人不減只今大家當商量明德卻如何明這便是功夫友問何以明之先生曰明德本明自家莫作障礙問曰吾人本與堯舜文王一般卻不肯直下承當何也先生

乙八 澹園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總是未開眼故顏淵陋巷窶人子耳卻敢與古帝王作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非勉強之言緣他一眼看破便能毅然承當今學道者須如顏子具眼始得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先生曰仁即我我即仁雖欲違之而不得也顏子潛心日久信得通身是仁一日如是三月如是故曰三月不違仁其餘有信有不信信不及者仁自仁自我我仁自此違矣其實仁未嘗違也孔子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古之論者必以三月為節其不謀而同如此

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先生曰此說大可參看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惡乎成人仁也者不可須臾去也終食之間仁體具足慈湖先生言即此舉筋之間皆仁也豈惟終食即造次顛沛何莫非仁於此信得及君子事畢若以為功夫施於終食已難况造次顛沛倏然而至譬之迅雷不及掩耳卻於何處著力以此知君子無造次顛沛違仁者仁原無造次顛沛違君子也故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乙八 澹園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信不及者將奈何先生曰此事全在乎智信不及者智不及也孔子云智及之慧眼一開自能徹始徹終一得永得顏子擇中庸正是智及之此其所以服膺弗失先生曰信者實有諸己之謂吾人果能信得及則實有諸己矣此信一真美大聖神相因而至信如舉子登第出身美大聖神則累資而升自階極品未信而希聖神如未出身而覬

高位此必不得之口也所以一信最難

問曰心性還有分別否先生曰心性原無分別然既有此二字要說分別亦得古人謂性如水心如波又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先生曰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可見欲知性者須自盡其心請問諸君此心如何而盡眾默然一友啟曰敢請先生大爲開示先生曰一切種種心一時頓盡心無其心性體自現然則何謂存心養性先生曰常常如是盡心便是存養眾皆躍然先生曰學道人不可當面錯過須要當體受用方好宋朱希真作東方智士說甚佳大意謂有富人家業極饒所蓄甚備一日遠遊思得一能者總持之因託諸東方智士曰

乙八

卷四十九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家藏備矣君爲我守任君享用不妨智士領諾富人行智士縱觀其家無不滿意惟廁卑不稱輒新之反復經營踰年未畢而富人還矣問智士大享用否對曰君家所辦甚都奈何廁不稱乎吾故盡力新之功未告成詎期君至富人笑曰君智士也吾以種種待君君自不享用而祇營廁爲噫世之談學者莫不曰予智然萬物備而不自樂祇以播弄精魂此則東方士之營廁者在坐皆竦然

一友問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此何說也先生曰無念而念業果宛然念而無念真性湛然此內典語也匪特內典舜無爲而治禹行其所無事即是此理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古之聖人皆以無爲法學者未窺此義多于有處尋求所以

失之故云但願空諸所有慎無實諸所無

問誠先生曰誠者天之道也纔著思勉便不得友曰然則曷謂擇善固執先生曰天道本誠求其誠者而誠之便是擇善善本無執執而無執便是固執其友有省
問曰學問重知知之不得將奈何先生曰知之爲知之不知不知知是誰不知又是誰都是知有甚麼不得其友豁然問爲學功夫先生曰要立志友曰立何志先生曰立必爲聖人之志聖人欲明明德于天下吾亦欲明明德于天下如此發願方是立聖人之志此志一真一切是非毀譽都不在念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不可奪見志真匹夫而爲百世師見志立其友起謝

乙八

卷四十九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問與物同體之義某既知之矣然遇人有不是處不能不怒一體之義安在先生曰此須用功夫昔羅先生語十友云子之面貌嚴冷何以接人友曰面貌自天生豈可改移先生曰夫子不云色思溫乎其人聞之忿心不覺釋然先生之善誨人如此

一友曰昨見應舉友人謂某年高冒暑來此何爲予詰之曰兄冒暑來此何爲曰爲應舉予曰兄欲做舉人尙爾冒暑來此卻不容他做聖人的來也其友語塞先生曰舉人由人故曰人爵聖人由己故曰良貴由人甚難由己甚易易者不爲而難者爭爲之未之思耳雖然舉人信得過便是聖人聖人亦不妨中舉人也只要大處明耳

先生曰予門人陳九經鹽城高士也耿師校士江北首拔之重其行誼歲大比禮聘應試陳至期遷延不入予怪而問之對曰某家世謹教敦厚自叔斗南登高第家風遂衰此非吾叔意人心不一憑藉恣肆有浸漬而不自覺者有識方為抱恨某不敏敢助其淵而揚其波耶聞者無不歎服此雖非通論然今人未易有此卓見也

先生曰昔徐公九思令句容將下車聞吏民以爺呼之悚然思曰民以我為爺我不以民為子非民父母也奈何覩然居民上乎遂矢志以循良自勵見後園隙地募民闢之墾土鑿池畜養種植市半載所蓄漸裕上司供具悉取辦于園中更時出所有以賑貧乏嘗畫菜於壁題曰為民父母不可不知

乙八

禮記四十九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此味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蒞任九載恩澤深矣巡按御史以其異己竟被劾時公道在朝銓部見之撫膺歎曰有此縣官而見劾御史之為人可知矣卒黜御史留徐公徐公一感動於民言而卒酬其志若此志聖學者幸無自負

一友言博學之須在自己身上博方是學問舍自身而言博學非真學也先生曰我為君作一轉語自己身上卻如何博如視聽言動有非一端卻思視者誰聽者誰言動者誰此博也一旦豁然得其肯綮非約而何其友應曰如此博學便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已先生笑曰禮在何處約歸何處如魚飲水冷煖自知

問求仁先生曰仁無不在不可執一求之然卻不在遠即其

能求處便是子夏亦聖門善求仁者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先生曰所謂一切現成都是道者不過是箇端全在當人知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真真知得只成一句死語定復何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擴而充之先生曰孟子為人不知識真心直以其易知者指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如乍見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事然不過此心之一端耳人能因此一端隨在體驗乃知此心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噤爾而與不受也是他蹴爾而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磕着何處不是所謂皆擴而充之也大眾躍然

乙八

禮記四十九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曰孟子示人極是簡易如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如何見得只看徐行後長者便是弟疾行先長者便是不弟徐行有何難堯舜雖聖人遇長者也只這等徐行豈別有奇特人人可徐行人人可孝弟便人人可為堯舜堯舜豈難為哉

先生曰今人勞勞攘攘似件件都欠缺的一般豈知性中無所不有所以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我實備之我不能受用卻逐逐然向外尋求此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果能回光反照瞥地一下見得現成成原無虧欠是大小快活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問曰大人之學聞者自謂已明矣然往往見其多過舉何也先生曰還是未明明此者應自分曉君子自是時中小人則

無忌憚關尹子不云乎道雖虎變事則繁行道雖絲紛事則綦布

先生曰近於五更睡醒時覺萬籟俱寂獨此知在耳因思萬形有遷改而此知不滅即楞嚴波斯匿王論見恆河性也乃或流浪轉徙自失其本心豈不哀哉

先生曰近來看莊子有數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蓋道之渾淪無所不統又須有分辨始得蒙莊世稱曠達者其言斟酌乃爾

先生曰韓退之言浮屠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著審爾則顏氏之境界也顧以爲非而排之其顛倒乃爾退之所見不逮李習之復性書以齋戒其心

乙八 源國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等議論近世儒者未有也習之作此書年二十九自言志於道者四年蓋其潛心久矣

問鄉原忠信廉潔以媚君子同流合汙以媚小人所以見惡於聖人先生曰君子小人決無兼悅之理李漸庵先生言真忠信廉潔非具眼者不知而其似者常足以動俗鄉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正其同流合汙處也後世知道者少不幸染其習而不悟則莊生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害可勝言哉

問傳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然不能常聚奈何先生曰學之成者離師輔而不反此豈易到然亦顧其志何如耳關尹子嘗

言眾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眾人何必聖人苟有此志塗之人皆師也

友問佛氏之道與吾道不同於何處分別先生曰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煩宣尼與瞿曇道破耳非聖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氏爲儒佛辨者如童子與鄰人之子各詫其家之月曰爾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爾我天無二月

問仲尼不爲己甚何也先生曰聖人事親無異行居鄉無異稱立朝無異節何也安於禮也矯者始出於禮而爲異出於禮非聖人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先生曰心齋先生以修身爲格物故其學獨重立本是時談良知間有猖狂自恣者得此一提撥爲功甚大故陽明門人

乙八 源國四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先生最得力其後徐波石趙大洲羅近溪楊復所諸公皆自此出至今流播海內火傳而無盡蓋其人不由文字超悟於魚鹽之中可謂曠代之偉人

先生曰國朝以道術著者不少至能世其學者心齋之子東崖蘿石之子兩湖二家而已東崖和粹透脫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氣魄力量又非兩湖所可及泰州更有樵者朱樂齋

先生曰古人論學道功夫亦已詳盡若非反求諸心出入口耳間定復何益漸庵先生言呂涇野馬谿田嘗遇吳孝廉於塗聞其康齋弟子也禮致之問以危微精一之義孝廉請二公言之二公各舉舊聞以對孝廉不謂善也歎曰如何迺未

體驗竟無他言而別二公頹經之意其無有也後數年巡撫
延谿田修通志於省城方諸生分撰馬獨居山寺靜默中條
然悟曰此吳先生所謂體驗者耶馬自此即若有得緣此觀
之人於擾擾中誤卻一生者多矣

乙八

游園四十九

九

金陵叢書
蕭氏校日

澹園集續

書	蔣	一
屋	氏	卯
校	慎	病
印	脩	月

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
宇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
宗以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哀又已侈矣因請併廣
之而以其意竊質於先生蓋理學極盛於宋當乾道淳熙間
則朱陸兩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偶成異趣而解者
遂借中庸之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宗夫性學而有
兩宗哉傳曰文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矣焉不學也
文章固問學事而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義軒以迄今傳授
府賴其精神心思相沿闢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微繙經
敘史以逮記述傳疏碑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槩於

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

心即發於辭既以道其一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而
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
雖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
德行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
顧不能兼敘記卽有能者又靡焉而不合於道若是乎深不
可窮而其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其至也天命之謂
性也經綸天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如史氏所譏違
道譁眾固宜談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從寂起知靈
明圓瑩無所不合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麗空曠而照莫
窮焉以之爲經綸天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無以異
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必處於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

者也而不假典學故綜覽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
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
超之成市即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
化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
涯淡卽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
者先生弄丸而有餘蓋自我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
見乎性不必優乎才求其道則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
有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於所謂靈明圓瑩者
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
庖之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
源於妙明而窺於靈覺彼誠異教然而窺見樞牙者吾儒未

乙九

澹園續序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以易之也今文章之技不卑於鼓刀而其象不滯於山河
大地先生獨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橫浩渺卒有所
成以舒其衷而裨於道也不佞勵向來志窺伊洛之秘苦於
入門退而沾沾焉敦信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然還吾真
性命焉倘不遇先生幾虛此生矣因卽先生文章還質先生
以證之於性而先生直以爲未始出吾宗耶萬曆辛亥夏日
整飭徽甯等處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儒甫撰

澹園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
學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亡不視爲冠冕舟航矣洎
登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篇奇麗雄富蹇臥東山
休息乎道林藝圃遠近宗挹屢滿限穿答問更繁述作尤盛
于是侍御今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既人人頌述之越
五載復有茲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鰲刻之當塗以
嘉惠來學者也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啟無似用研削
薄伎受知於先生爲深自惟淺陋無所窺於文章第嘗通觀
古今之際而有概于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天事天
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行之

乙九

澹園續序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安所藉文爲凡文之設以爲人也剛道術德發覆振蒙文
爲人戶牖紀功頌烈旌表標行文爲人微譏矯枉揉曲砥愚
訂頌文爲人礪砥代言藁筆出綸布憲文爲人雨露謀事斷
義建法虛方文爲人菽帛綜其實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
儒之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
然以思若潤于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以動若中于肌骨切
用者使人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而徵寶于春山也微斯
數者雖復摛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之文刻脂鏤冰
而已以彼算計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慮耳目無所能益于
德利于行濟于事也又况有使人損于德拂于行廢于事者
哉夫大臣之文伊傅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來典則

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輿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于仲淹醅于伯滄此數君子者趣操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于世不爲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得兼長備美以爲恨然其能兼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于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于理學家言則備矣身爲國史未獲裁成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所詮次擘畫斯亦紹明世繼春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也卽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臨軒大對隨乎其酷視之洋洋漢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

乙九

游國結序二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兼長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文者以爲文不必爲世用麒麟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爲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之龍早服重積爲初之潛中而躍淵進退之間耶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變和翼贊殆將進而爲伊傅周召之文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余小子敬拭目以俟之萬曆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討門生吳淞徐光啟撰

焦氏澹園續集目錄

卷一 序

伏羲圖贊序

刻兩蘇經解序

刻蘇長公外集序

古史序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刻小學序

小學衍義序

程子序

乙九

澹園續目錄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鄧潛谷先生經釋序

梁端肅公奏議序

穆玄庵先生集序

王順渠先生集序

戴司成集序

清閨閣遺稿序

劉選部集序

雲東拾草序

卷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延陵吳氏通譜序

崇德錄序

刻晉遊草序

使楚集序

三秀亭詩草序

重暉堂集序

秦淮臥雪卷序

江月軒集序

竹浪齋詩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文壇列祖序

師資論統序

乙九

澹園續目錄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都載序

六書本義序

琴瑟合奏譜序

墨寶齋集驗方序

華嚴新論序

崇德錄序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神交館集序

續刻兩蘇經解序

卷三 序

送翁郡侯周堃之撫州序

173-40001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序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歐陽獻之序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王封翁八十壽序

壽鄭君夢剛六十序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乙九 濟國縣目錄

壽戈夫人九十序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壽金母六十序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易纂言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藝海披沙序

刻子山古史序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晏氏家譜序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卷四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甯國府重修廟學記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天臺先生書院記

桐川會館記

陵陽會館記

天目書院記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乙九 濟國縣目錄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和州新建橋壩記

式好堂記

五岳園記

樓霞寺修造記

嘉善寺蒼雲崖記

遂有亭記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明道書院重修記

陽明先生祠堂記

瑯琊寺悟經臺記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司徒簡庵顧公重修祠堂記

卷五 書

答顧中丞

答沈龍翁閣學

答趙侍御

答于宗伯

又

答任給諫

答楊侍御

與茅旬容

答茅孝若

乙九 國朝類目錄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王醴陵

與蘇眉源

答臧學使

答臧兵使

答薛鴻臚

答王中丞

答許繩齋

奉王忠銘座師

答金甯國

答黃少忝

答王兵部仔肩

答管東溟

與金思馨

答俞定所

與金觀察

又

答張伯起

答王仔肩

答蘇撫州

答朱鬱儀

答余常吉

又

乙九 國朝類目錄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程渾之

答羅給諫

又

答汪仲嘉

答馮少墟侍御

卷六 啟

何氏婚書

答史參政啟

與黃按院啟

答金侍御啟

卷七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卷八 贊 頌

藏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少傅許先生像贊

太宰見臺曾公像贊

余幼峰先生像贊

程滄如像贊

王西室像贊

卜孝廉像贊

季徐子真贊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乙九

藏園續目錄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 有序

誰園頌并引

程子止像贊

卷九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題四子會解

書荆川先生傳後

題陳氏手澤二卷

題方輿勝畧

題雁蕩圖經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題曲江集

書畫漫錄

書品茶要錄

書香匳集

書愧鄰錄

書蜀檣杌

題養生諦言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跡後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題問馬集

題諸王帖

乙九

藏園續目錄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吳德基千字帖

題李龍眠星官圖

題宋人傳燈圖

書洛陽伽藍記後

書方林宗墨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題幽明錄

題稽神錄

書竹鳴稿

書黃庭內景經後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書趙松雪秋興賦

題沈啓南秋江待渡圖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游

題錦研齋集

書凝香劑墨

詩烏玉玦墨

題寄心集

題尙書疏衍

題雙節錄

乙九 澠園類目錄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十 傳

南城蕭氏世傳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丁別駕傳

金光祿傳

邵孝子傳

參岳彭公傳

參議黃公傳

參知李公傳

洛南公傳

林氏二節傳

孝節余母方氏傳

周孝子傳

江覺卿傳

朱方伯傳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陳木山公小傳

楊孺人小傳

汪君民望傳

鄭安人傳

乙九 澠園類目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劉君東孝廉傳

卷十一 神道碑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尙書

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

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神道碑

卷十二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

川邛州白鶴驛丞趙公墓表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齊崔翁暨安人李氏胡氏墓

表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謝公暨元配黃宜人墓表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太學錢君懋毅墓表

田南邵翁墓表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瓊田林公暨配

黃宜人墓表

令人詹室葉氏墓表

卷十三 墓志銘

乙九 國朝日錄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葬墓志銘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奈公墓志銘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福建甯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墓志銘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墓志銘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8362

8361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

野田公墓志銘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汪君仲嘉墓志銘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朱氏墓志銘

卷十四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孺人汪氏合

乙九 國朝日錄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葬墓志銘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村王公墓志銘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孝節程室吳碩人墓志銘

卷十五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孀人沈氏墓志銘

贈孀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台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孀人墓志銘

江母鍾孀人墓志銘

乙九 濟國續目錄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陳孀人墓碣銘

贈太孀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南京尚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焦室朱趙兩安人遷葬墓碣銘

卷十六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埜泉楊

公行狀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

太保諡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卷十七 哀辭

王太史哀辭

卷十八 祭文 祝文

祭少司馬耿公文

祭王倚山文

祭漆清軒文

祭程別駕文

祭余封君文

祭汪孀人文

祭陶司成文

祭王荆翁殿學文

乙九 濟國續目錄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高別駕文

名宦祠祝文

鄉賢祠祝文

衡府紀善周公祝文

鄭介夫先生祠祝文

黃侍中祠祝文

耿師新祠成告文

楊道南先生入祠告文二首

祭少京兆黃雲蛟文

祭劉君東孝廉文

卷十九 四言古詩

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

卷二十 五言古詩

除草

賦得鳳凰臺

恭誦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送區用孺使淮府便還廣州

贈賴士直

贈汪三江

題先師殿前楹

題先師書樓楹

題子貢手植楹

乙九 澤國類目錄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奉同黃鄭二工部高民部遊城北諸山賦得三首

卷二十一 七言古詩

長歌行送羅生尙德北上

莊肖坡七十詩

吳君生日贈以酒作歌侑之

題黃山煙樹圖爲邵果齋內人壽

題先師手植楹

分得洪藥池壽王子美丈八十

題受公石上看雲圖

鬚雪堂詩一首 有引

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

送王行甫還黃州

挽章生堯臣

羅生挽詩

銀翁齋中各賦一物分得談玄玉墜

劉節婦

齊王孫挽詩

送劉玉阿謁湖州先莊襄新祠二首

送公露奉母之南曹二首

贈別二首

齊王孫園饌別惟禮二首

送劉宗魯還西昌兼柬尊人君東先生二首

乙九 澤國類目錄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二十三 五言排律

送黃博士宗商謫江夏

贈符卿徐君奉使鄭藩二十韻

送林咨伯奉使便歸甯陽觀省

卞孺人六十

許懷泉六十詩十韻

喻職方尊人偕壽詩

輓楊封君

余學士八十得子客以詩賀之余亦嗣誓

壽鄒南皋先生二十八韻

壽參岳何公露二十韻

題南山精舍爲黃給諫賦

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

初還退園作

送秦後儀還江陵

吉祥寺桃花園一首

楊鍊師恩例冠帶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

潘去華弟隨兄之都生日贈一首

項烈女

朱鳳岡翁恩例冠帶

乙九 濟國續目錄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送王計部視學河南便歸姑蘇二首

送魯幼齊之龍遊

范叟

送譚中丞撫蜀便歸觀省

壽林君

別朱平涵宮諭二首

潘懋德生日同友人數輩觴之余賦一詩

方思川五十

余司成八十

王與竹方伯七十

顧體菴兵備七十

贈汪生

送馬蒼麓參岳之貴竹

送張博士還安陽

筠塘郡伯治最當徵兩台從士民之欲爲請於朝得留久

任聞者喜而賦之余亦繼作

李蘭溪六十

送曹能始

題李氏古勝園

送彭景從

和謝比部何園懸燈賞牡丹四首

金少源生日

乙九 濟國續目錄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金少源

江月軒爲石民部賦

贈吳弘宇

送李叔操歸上黨

贈永慶僧

贈何公露

張少參六十

壽楊默菴七十

壽楊慎齋六十

陳未齋年兄八十

壽郊山楊翁八十

送沈鳳岡之高郵

題董望峰行春圖

劉句容母夫人八十

王碩人壽章

題蘿月軒為陳蓋卿題

喬世昌給諫過訪有作二首

壽朱襟湖六十

李氏山園作

贈李公子

徐園賞頻婆花

壽吳肅卿

乙九 潘國綱目錄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凌森墨戶部暨還永川

贈凌亭倩

李封君壽詩

潘懋功總兵六十

送董考功歸省

卷二十五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毗山園雜詠二十首

祝友人閔壽卿像思企不足以四詩為頌

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寄潘朝言

宮詞

羅震谷七十二首

贈邢供奉二首

仙翁贈言兼索玄暢樓勝賦答二首

絕句

送祖心說經山陽二首

夏日

卷二十七 詩餘

詩餘九首

乙九 潘國綱目錄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序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犧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
 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為宗無言說可尋周
 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趣詳哉其言之也乃味者泐流
 忠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圖圖而矩之析之為八為
 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
 極也太極一圓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義

乙九

潛園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為陰陽四象
 為五行為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畧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
 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為易設觀圖說及易通可
 見而語焉不詳至今學者謂周自為圖與庖犧絕不相涉亦
 已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
 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為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
 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為固然則前此未
 有以為臆見又何其愜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也觀圖
 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揮聖真折衷眾說大率規方
 以為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
 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

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

決疑壹寄諸著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為澹然獨與神明
 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
 也嗚呼卦寓於著而卦非著故得卦者忘著數託於圖而數
 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
 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畧可攷一齋子特起
 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羲易殆天啟其衷以明聖人之
 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為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
 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真奇特耳
 刻兩蘇經解序

乙九

潛園續一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未獲也弱冠得子由
 老子解奇之尋於荆溪唐中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己丑檢中
 秘書始獲論孟拾遺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
 詩與春秋解丁酉侍御畢公哀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軼
 不傳刻成而予為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為載道之文也
 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能為文者也無論言必
 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即巧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
 輪運斤亦必有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
 經而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日月
 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剗心經術沈浸涵泳
 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

爲文如江河滔滔汨汨日夜不已衝砥柱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雖舒爲安流激爲怒濤變幻百出要以道其所欲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六經爲不朽何者彼誠有所自得也不然操觚之士代不乏人而灰飛烟滅隨影響而盡此其故可知已二子既以文章顯於世及其老而多難也思深見定始徘徊而詮次先聖之文管伏而讀之古之微言渺論班班具在蓋浮華剝而真實見斯二子之至者也世方守一家言目爲文人之經而絀之而傳者稀矣夫道非一聖人所能究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畧者廣之微者闢之而其理始著故經累而爲六也乃談經者欲陵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以爲經盡在是也豈不謬哉此不知

乙九

源國續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子之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嶷之暇建精蘆瀛海間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以行豈第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明先生之道必是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寔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颯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銍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

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真贗相雜如此類往往有之蓋長公之存管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親侍御康公以驪使至章紀肅法敝革利興以其暇銓敘藝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別駕毛君某校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有所鬱勃而未暢獨

乙九

源國續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盈然溢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侈口無當者之所及使竟其川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卒中於說以沒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退於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姦妄諂諛如蛆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快然如醉而醒瘖而鳴嗚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公於是又表章其遺軼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令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既乎故余

樂爲之書別駕君博雅而丈校讎審諦於此編尤勤因得附著之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無疏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爲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備也迨讀子由古史益卒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填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

乙九

源國編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聖人以無爲爲宗其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儒者稱之而顧深詆其無爲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爲累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人獨持無爲之柄而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固然而爲之者之無以爲也試觀五都之衛好惡相傾巧僞蠶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逖阻深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而澄之則徐清譬之於木搖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尙寬簡不眩聰察不役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卽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道卒無易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恥言人過而敝習一變固知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爲而幾爲亡秦之續夫有爲之與無爲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爲舊聞所汨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卷行於世舊矣近士習華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離使至閔然思以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笥以授江都令姚君祚端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當周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於古不尚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具在方策如象犧雲疊古色鬱然不可揜也自學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爲心非辭以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爲而作精覈典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飢藥之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

乙九

源國編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上爲朝廷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
丰采中爲譏妄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至於熙
甯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無不叶天理當人
情得失有稽於前而善敗足徵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
藻潤色之而已故時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
春秋五人者奚讓焉攷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
言者其行事往往不盡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而鮮事實
優焉而叔敖之衣冠丐焉而貧女之機翠究以枝葉而爲世
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眾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
臣孝子之志也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乙九

淵園編一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
體蓋本左氏紀傳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跡蓋本史遷雖各
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
不無煩複蕭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
雖以年爲敘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
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
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苟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
止一代於閔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學思總百代
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
爲流畧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
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即始見終不

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伍溫公之書
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即謂爲溫公之國語可
也金陵沈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多通又采宋元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蛟黃公謂
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屬余爲序余謂古之
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檮杌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蓋世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
也必由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或
眩於是非或亂於諛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夫世改時移
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人卑陋鬼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
魍魎消滅霜降而蛇蝎避雖其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

乙九

淵園編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亡之禍矣此編事舉其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犁然具在
而廢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觀互證而開卷瞭
然誠一快也昔人謂讀通鑑而知溫公之相業學者於經世
匡時之略即未可遽言而鐫磨攷練以充其才必於是藉
焉在刳心以求之而已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教而示化焉
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家室長幼
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
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類以教爲職即士大夫歸老於鄉也
猶尊爲父師少師日坐里門廉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性

繇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一有所見卽性之措必脫之而天乃不蒙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一見可欲卽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學一書令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宮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離使至正法肅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教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教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既蒙之後難國朝留心社學見於制勅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問耳蓋赤子之心

乙九

國朝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人所有也而意見措之利欲賊之非所自有也葆其所自有而祇其所本無則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諸頃聞三殿始構非干霄之材無能勝任者然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御之用心何以異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爲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以補之是也顧入孝出弟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臚列之爲傳如朱子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干載矣侍御彭公督離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業刻朱子小學布之

而謂是書不可不廣也復屬余序而梓之嗟乎學之不可已也尙矣爲人上者鮮或知此而侍御獨以爲亟又先其蒙養而成之豈不賢哉夫天下之道備於人心聖人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以其所無也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兄者所謂孝弟也行此之謂謹言此之謂信而廣其愛與敬也謂之泛愛親仁周子論蒙體以爲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此豈有所闕而欲其補之有所殺而欲其澄之詩書六藝之文朝焉夕焉詠歌服習凡以保其本心而已後世爲教者出於勉強襲取之勞而常患乎難行爲文者在乎支離驕駁之習而常患乎難知彼豈不自以爲奇而於天性則已離矣吾未見失其赤子之心而可爲大人者也赤子之心失則不知在我

乙九

國朝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之足貴與在彼者之不足玩怪奇瑰麗皆可以眩惑其心而何德之能修此編於弟子之持身養性皆取成於心無煩外索卽所稱學文者亦藉爲涵養游息之用非繡其繁輓爲耳目資也此其事若簡且易矣然養其良心坊其邪動就道德之實弘經濟之業無不具足如河出崑崙并渠千七百經中國而達四海者何哉有本故耳侍御以是書播諸黌校與胡公蕪參孝經大學解相輔而行其作人善俗之意甚美故爲之敘以論其端云

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沒門人相與輯而論藝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尙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

述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龜山先生所潤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槩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衡氏與篋墩學士同宗宋文簡公大昌端明公秘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實出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請序而傳之余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豈出諸儒之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絲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

乙九

濂洛叢書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後世率執爲口實不知敬而非知則敬爲何物知不以養則知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默究之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釋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迨晚而學易章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身

心守陋保殘道以寢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細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實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醞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釋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下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鄂視離越公閱學者空語無事實而冀以經學振之檄嘉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聖以鑄理酌古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侍御復侍御肅憲貞度毅然以風教爲己任通經學古之用亦可占其大云

乙九

濂洛叢書

一一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尙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跡在所志牒皆載之肅皇帝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恆度一切漏卮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

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爲學
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廩廩然貫金石感鬼神
自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上嘗念賢不肖混殺狴犴
多枉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
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上不
能用公非公不能副上之用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
此編者皆其在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嚴整
整然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厝於
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業可以無廢至
收錄國獻明習典故典者當奉爲著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
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局嘗覽觀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

乙九

源國積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樸嘉靖以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醜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此編不可
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
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諡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
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尙書困學
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盡視大學千慮一
卷玄庵宦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
成朱公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同
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學取古人之

善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
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
輕信而苟從其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即服膺考亭而心有所
疑亦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
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久之歎曰鑑照
妍媸而妍媸弗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弗著於心如鳥遊
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
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經筵啟沃朋輩
往復往往疏往哲之奧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
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
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
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
舍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得其
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銜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
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含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累
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僂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
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
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乙九

源國積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卽博聞強識瑰行尊伐衍耀千古
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矣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

爲教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
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
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芬華文藝之好不入
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
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爲歸
方爲庶常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
京堂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勸切士之彬彬興起者爲多
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知重其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
卿貳駁駁柄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爲
恬於榮祿不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生

乙九

深園續一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於道所謂實允蹈之非耶今見是集者深探奧窔洞朗關
竅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意焉雖率然有作
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之卽聖人所罕言者必於此問津焉
斯固儒學之潭奧非羣華之譚專也子夏之言曰刻心去智
商未之能誠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可讀已集
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
卷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尙藏於家司成於先生同鄉同官其
趣操又同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謂哉

戴司成集序

自去古漸遠真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容依倚道
藝以就其聲價迨徐究其實或不能副者往往有之其於文

詞亦然纂組於華彩而雕刻其詞句冀以譁眾而取名不知
者間爲其所惑君子不道也大司成戴愚齋公起徒步爲詞
臣爲人任真推分略無所矯飾於世之工爲刻畫深於城府
者非獨不爲亦不知也至於泚筆爲文纏纏洋洋一道其中
所欲言而止所稱文必秦漢詩必六朝三唐摹擬蹈襲以相
雄長者公薄之不爲今讀其集贈而不穢嚴而不拘議論馳
騁於千百載之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條暢該貫直欲
措諸事業書疏簡牘陳情規過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公直
施之諸巨公名卿無少徇也蓋公言無枝葉行有根柢當爲
識真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時卽居詞林十有六載不
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爲不達而卒未視其經濟之用豈不

乙九

深園續一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惜哉公既退輒自儕於編荷采苓者流於嚮之榮名不啻浮
雲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裏誠者遜
迹鈎棘者騰譽道古者戢景當必有執其咎者而微獨爲公
歎也公沒如千年長子被擬刻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
室舒郡丞公九思女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
郡丞子其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并爲之序夫平澹簡易
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據不鑿而盡其所能言公之撰造
也余觀茲集爲僭評其崖略如此至其世系與行事載公墓
門之石不具論

清園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遠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惟有埋照

衡門匿名愚谷超纓紉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頽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真德藝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強學好修敦尚孝弟觀其沿河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揆之業矣而祝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繫而已太白味永王之無成右丞絳羯胡之僞秩以古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立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真主出干戈甯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峻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已矣於

乙九

卷一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問屬爲序余病世以曲藝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劉選部集序

盱江劉君猷如爲銓部郎選居者既爲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爲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嫉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

自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沓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蟻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闕奧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

乙九

卷一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奇拔出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當隆慶戊辰上方招延茂異相與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時拔其雋又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尙書都御史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筭院篆稍稍晉禮侍而已未及偕

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
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
而未易有也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嘯傲泉石觸迕
景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達也君子猶嘉之
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之臣當論思潤色
之託卽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
憾余小子受業門墻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甯
訓諭不忘師授者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
未小展而沒其不愧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王公而外無
聞焉昔人云與其爲積譽之宰執不若爲無瑕之侍從繇斯
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孰多也先生之文薦告盛美諷諭

乙九

卷一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勸戒類施於朝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冲
融雅潤頌美摭華文質各得蓋蹈巍要而毗清切者之體宜
爾也先生子逢禧逢祐校而梓之屬余序其簡端他代言進
講諸篇尤爲先生大製作別籍以行不具載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雎春秋起隱公皆有所本祖稍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為尊祖敬宗而設稍參以偽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暖水祝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去符卿之二年自家攜來金陵就余相商惟既成乃屬余為序竊攷國語

乙九

澹園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在莘姓乎漢祝睦為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為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即今祝阿祝丘是也此以國為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叱盧之夷而變於夏星列棊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駢衛之鮑晉之簡下及漢唐九真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中山益州從事龜系南鄭而江山之尚丘始平之琳紛然四出轉徙無定承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絲牽繩聯強所不知以為飾抑已繫已無功以其戾於闕疑之義乃盡誦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曰吾知其遷於暖水者而已自漢及今纍纍傳紀中不敢傳也吾知譜暖水之祝而已曰

世系曰居第曰丘墓曰譜勅無不畢載而自德興他徙者附具焉凡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何其確也古稱氏族者率出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本左氏春秋左氏言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諡以官以邑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至三十二類雜亂而難明況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之眾乎無功獨謹於此其卓識有過人者蓋無功與其從祖南山公以講學名於時先後起甲乙科蔚然為衣冠之望宗不獨顯於鄉邑而已夫賢者以其微顯而不賢者以其顯微學者讀斯譜而見賢者之能貴族也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延陵吳氏通譜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之學微於是系錄紛紜人競所習故山東

乙九

澹園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尚婚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高下異矣而為古法之遺一也古之命氏或以國或以郡或以鄉或以官而惟以國氏者為最貴以國氏者唐虞夏商有二周有五秦有三陳有四惟延陵之吳自周封仲雍之後始子孫雖散居四方絕無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以好於其間是又最初而獨貴者也漢唐名賢著錄史策者不可勝言至乾符中守德縣蜀徙臨川實為始遷之祖嗣後仲若倫從游朱陸二大儒切劘理學至國朝康齋疎山兩公益起而光大之不獨以科名宦業著稱而已康齋父司業公洪熙初業為譜系至是觀祭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恩綸曰藝文曰內行曰通行總二十卷自

唐以來上下千載聯絡數郡而吳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編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姻而有別卽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襄王其遠而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目明知蔚爲衣冠之望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公敷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符卿繼疎公講明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萃渙合離油然而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

乙九

源國統二

三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眾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豎業視夫無本而易置者爲何如哉余故特及之令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孟威載其先願貞先生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摛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也蓋聖書之畧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貧卻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天子深居九閣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圖先生乃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論說盈於道路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啓宗先生之逝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

其檄郡邑若士民其於先生行誼蓋纏纏言之而薦紳大夫又交述之乃卒無踰於制詞外者余於是益信王言之大已夫鄉人之所慕說先生謂一時無兩而綜其實其端謹詳雅卒然視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其介特廉靖卒以千金委之而不能使之動其孝愛懇惻卽水可熱火可寒而不能使之改在先生以謂學者之視身當如是耳然修之闕閤之中而姓名徹於九重行於耳目之近而尸祝延於百世者惟其誠也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足以泐石誠與不誠致相遠如此先生積學績行日淬厲不輟而卒費志以沒蘆蓼而無年孰不惜之卒也有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所未竟且舉不可徵之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如探契

乙九

源國統二

四

金陵叢書
新氏校印

而取責無不讎言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道遠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藍田之晚譽謂人不可無年而右軍遇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仲於父子間者以爲來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於謹沈休文之治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於王儉任昉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如鳴鑿衡一

遵塗轍不歛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術也近世作者不循其本而獨詞之知刺譏憤懣怨而多怨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奚關理道讀者於其肺肝底裏可望而知之不待詞之畢矣余友劉瀛海氏一日出其晉遊草示余前是君方少年筮仕軼羣邁往才具獨出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接於耳目名章雋語往往而是然氣溫而語恬體馴而調飭於文中子之言適有合焉豈其摩淬鍛鍊日積月累而致然歟抑其得之天者異歟君爲李官行誼治跡遠邇信服會大帥恃其黨援恣睢於上有所不樂輒授意於李而文致之君挺然一無所徇其逕迴而不進累進而輒止以此頃數歷二十年忌者已去而君之直道天下莫不聞乃猶詘爲南起

乙九

國朝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曹君無幾微見於言而譬之豫章生於嶮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千霄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儉若昉相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叙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牡以勞之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詩之用也自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世降而詩教亡文中

子嘗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彪之奉使猶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載筆夙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先被咨諷之命於是文茵暢轂暉暉皇皇遑彭蠡升匡山遡鄂江終簞嶺上接甯城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跡博覽名區耳目之所搜羅包乎羣類博懷之所囊括奚啻千里峴山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臥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章土風悉民隱莫近於詩故輒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既奏沂詠互發蒼巖佐其鋒鐔清商激於金石颯颯乎可以備詩史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已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丘壑游衍幽尋之適播諸詩章實兼三美相如作賦覺含毫之轉遲立

乙九

國朝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尙存云爾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是歲長公郡丞憐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余夫詩出於樂一以聲爲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逮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絕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蓋以此也君爲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

295-44481

合譬之型範既正金錫不耗一脫於剗輒與于將肖也豈不
宜哉觀其意在混濛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有之
若夫置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君志也蓋君積
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前者纍纍而出直託之詩
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
孫宜黃省曾及君三人最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
可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與仲可
皆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解脫視巖廊為桎
梏猶邊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學新新不窮其潤色國猷黼
黻大業之意方進而未已豈其味道漁風精思出要羊鹿小
機有不得而鋼之然乎余蓋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乙九

國朝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重暉堂集序

樽李屠君德胤所為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哀其近作
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弘治正德間耆古闕
雅之士彬彬化作顯且盛矣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璧人
人自以為無與讓崢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幹之不少衰不
謂非其力也顧沿習之久弊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真弗存
苟馳夸飾嚮聲釣世欲其闢名理而關經濟豈不難哉夫攝
弓而求羿不如引臂而發率循鑑而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
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保諱德兩公之業滿染既深該涉
復廣理洞而辭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
披之則綺繡譬之水深而游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乃若

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畢具攷古則談經
論史之皆汲以至救災防胡褒忠表烈麀鹿言之靡不中窾
足令嬋媛婀娜者振其靡而蹈仁履義者恃以立則豈徒言
而已哉君挾材甚奇迥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
者必騏驎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尙爾人其舍諸然學者得
是集而讀之亦以見君脩才偉器氣決動雲霄而持論如風
雨有沛然不可禦者矣

秦淮臥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如高人隱
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然慕袁邵公之為人
顏其齋曰臥雪一時從遊者多名人輒為之記若傳若詩類

乙九

國朝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如高其為且憇憇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
於余嗟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鈴之業乃脫去舊
習追古畫遜者而與之遊可謂賢矣而余則疑其不類夫邵
公方餌芝清壑棲素雲根故可以杜門偃仰自全其高天樞
世受國恩為騎尉即今方內雖甯而黃昏反覆領東西未醉
兵也丈夫生世當鞭笞四夷勒功彝鼎即不然猶思乘一障
怒馬出一當單于顧寤寐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寒幽
絕之境而溘然盡一息於牀簀余固知天樞之有不樂也豈
其落落儔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以為高歟抑憤知己之不
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鏑時露固恢
奇可喜人也而徒高臥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

結委頓而不得一聘何爲者耶余攷邵公乘時自奮論邊事
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評其引義雅正矯
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甘爲巖岩之塊者所能辦也
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計天樞意或出此余懼天
樞狙於諸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而作也民
部哀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大父朝列公宣三德
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
勝以處山是江月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複山川
映帶竹樹在汀洲之外烟霞棲梁棟之間滄江澄碧眷雕楹

乙九

源國編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不去素月流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奇賞域中之
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樂之詠祖德牽絲豐鎬
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壘壘田園之樂於是搢紳舊德逢
掖名儒爲之點綴昔遊宣之篇什揄揚勝景寄於毫端遂使
雲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際朝市無妨簪組之遊不出戶庭坐
得雲霄之致兩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
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祝琳瑯之觸目
何莫賦詩愧稊稂之在前浸裁序引詎參上駟聊作前茅云

爾

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乎自然悼

逝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宣非強而自鳴也以
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
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豈可謂
悲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柷固而輒差等之哉古賢豪者
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靈氣勒一家之奧言錯綜雅頌
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揚未顯之蘊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

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黃植木索塗
縮縮焉循而無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歷之強魄
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即文學茂才在
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
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蓋卿葉循

乙九

源國編二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甫諸人彬彬盛矣李君象先最晚出而相爲方駕大都如李
之郁桃之天蘭之芳菊之秀人有其美咸自名家余謂能道
所欲言則一而已頃象先復先後詩草名竹浪齋集以示余
象先質雋而功深詞義茂美所交皆一時名士凡棲霞燕磯
西湖虎丘諸名勝處湍流噴薄陽崖回抱綠莎盈尺羣花盛
開輒藉草而坐嘯詠彌日油油然不能舍去故所得之多至
於如此象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
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凡若干卷
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上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積官至少傅

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十年是時上虛心負展
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
中間彌縫其將闕網繆於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氏於講授發
之未以書傳也公既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晚節上冊儲
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
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上憤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
無動亡何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
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如地負海
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人驟而卽之若不知
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
微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節自耀如燭火然皆公之棄餘淺

乙九

西園編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爲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諡未定門人輩計節惠所宜
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未知當江陵
相奪情卑者蟻附高者熱擊公悉不爲第潛往力沮之不從
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禱勢燄所毆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
徒以公在耳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御筆定爲文穆嗟乎上
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藝之指要蓋溫
厚爾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類也今沒未久求其遺
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
業文章率體乎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
以名公况其言乎詩文如干篇子立言彙爲三十卷門人某
校而序於簡端

文壇列祖序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者也文而
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而窮易有之物相雜
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
家之說羣天下而宗之子瞻譏爲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
不足貴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雖然從之不得其意而
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括爲非文噫何其狹也譬之富人
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三鬱七菹切如繡集藥
如霧雜而又陸杜隰黍嘉鮪美蚶魏國之杏巨壁之菱衡曲
之黃梨汶垂之蒼栗三雅百味疊陳而遞進乃有窶人子者
得一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氏幼

乙九

西園編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續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翼以逮詩概凡爲十卷君
之言曰塗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拮據
玄釋哀達人之短章采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成載斯
亦六穀九鼎千珍百葉總而爲寶筵之獻也擅文苑之大觀
極詞人之巨麗名曰列祖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作甚富
曰無如子曰人鏡陽秋創述區分皆行於世而此編爲尤要
云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惡異矣
而學者之法誠在焉自秦燔書圖籍散帙漢興遺文古事畢
集太史公父子相續纂職成一代不刊之書自是爲史者二

十家皆因其例班班可攷矣晉陵周縝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自免歸居恆唯以讀書攷古爲事嘗輯昔人評史之言爲一編而冢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特以示余曰此不佞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歎曰富哉言乎夫史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獄獄也周禮鄉士遂士訝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刺乃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况古之行事非參衆論而覈其本末則是非得失興壞理亂尙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自炎漢迨今六藝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擷於忠佞姦良情僞幽隱興衰善敗之理馳聘上

下犁然可觀大氏端其好尙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忒譏褒有所不殺則爲治徵恣於嗜欲忽其禍患黨與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爲亂徵興亡之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僞作姦疾善之人雖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沒以彼寡學而居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觀於是而低回感慨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僂且病爲可羞也余閱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縝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曩與余同館閣之游今巖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往往爲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卽爲道溺於數則道亦爲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通奇篇奧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遺經稗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產萇弘者流固所勿論卽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撫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之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嘗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率目爲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高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願卒爲忌者所擠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

踰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嘉納下翰林看詳
當事者竟爲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惜哉先生自謂聲音
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
初善本楊生君既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
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鈞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
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昔人謂世無
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其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
揚以迄勝國諸家之說靡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
所宗仰皆去短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
字猶髣髴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詰經訂史糾繆砭俗皆
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既童年而知學志不後人觀其所好

乙九

源國額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其意而爲序之如此

琴瑟合奏譜序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輿鳴和鸞步有佩玉燕居肆
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放失獨琴爲不廢而
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既翁之音蔑如已萬麻已酉時維初
夏參岳何公敞軒墀會賓客觴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
偕其友生以琴瑟進音諧節應澄清撫綏聽之者雖離怡怡
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酣酒醒和氣
盈座清風襲人雖所聞在几席之間而希夷恬曠恍然遊於
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
傳焉余觀李贊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

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簡有所
重如此君子思歛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古之道德必始
於此焉決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
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
子深仁隱厚蓄積於中譬之深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
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爲不亦陋乎歲戊由陽侯爲裁
舟行於塗蛙產乎窻人不聊生甚矣新安鄭夢圃氏僑居金
陵捐橐中裝振之已疫癘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訊
疾調藥宣之通衢賴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窮鄉僻壤苦

乙九

源國額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
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
夫善爲醫者必識病情識病既真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
人不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以
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乃能識之則又
不守古方妄爲增損豈知古人製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
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不慎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
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
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微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
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
自全焉耳

華嚴新論序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臾飄灑眉目如畫丹唇紫肥冠禪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徒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縣人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旦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沈靜沖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側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獲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為擇一善地否即以經負其背而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囊實龕中虎安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援毫之夜齒出白光以代鐙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蒙首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畢散

乙九

續圖續二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烟雲密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頒之境內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遇學者輒以此告之蓋篤好如此古本經論孤行原不相附大中歲釋志甯始以論合經如十翼參於卦繫左氏附於春秋鄭康成所云以省兩讀者良然顧非其舊耳新安潘景升氏研味經論亦既有年乃復取新論別為劄闕余念決疑十明二

論皆長者為華嚴而作屬并梓之於是長者所著粲然還其舊觀學佛者之一快也嗟乎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海即諸塵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纍纍盈卷帙矣公子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請祀公移並勒為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

乙九

續圖續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忘也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稔其世德也而見屬為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人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或失於彼孚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鞭笞不妄施故豪強不敢有所聘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閭閻則聞者不敢投以殮璧居間之語絕於耳而竿牘絕於目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丞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邃密之宣索下而旁昵之假寄沓至而亡所程數當事者率惕於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為畫一以上肅皇帝欣然著為勅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

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既有聞故其表章慈湖風起來學絕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於倖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方爲公歎而顧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謳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媚疾者之口固不足以勝愛公者之眾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年後之遠也昔朱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間其時官嗇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卿大夫而不如親民者之流惠深也則公之所得與世孰多君東早謝公車屏居績學慨然慕陳新會鄧吁江之爲人噫

乙九

源國續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庵張公考最詩序

萬曆辛亥邵陽慕庵張公持二千石符來鎮中都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之老穉感公之撫摩訓勉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上下愜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播炳爲良臣可謂盛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己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土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瞭如列眉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丑舉進士授舒城令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民瘼而拊循之人所思者華貫清級公所求

者吏稱民安是以含光蘊德容貌若虛甘常調其如佻惡趨競而遠避坐是迴翔中外者久之而上終不能不知公也念中都聖朝之鎬京畿輔之重地特舉以畀公則用故所蘊畜見之施爲以寬恕爲本以誠明爲用吏卒畏公之練達而不敢欺士民銜公之惠澤而不忍倍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政省三年而禮義興風俗備以故學校新而章服有等旬攝省而寇盜自清下逮橋梁驛傳毛密纖細靡不盡力絲初逮終手爲目視悉以如志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謗黃霸潁川前後八年政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之頌杜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興名臣亦述龔黃等於將相余與公自己丑同門友善今田廬

乙九

源國續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丘墓在公部內蒙庇實深重以別駕周公之委政以燕語倡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荆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方俟采風者觀焉

一代亨衢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搏鶴翼天路壓星杓大呂磬何遠元圭質匪雕帝鄉深仗節村步仰鳴鑣鸞鳳方伴德應鷗恥自標士風回有漸民隱切無聊筆爲平反點燈綠總學挑拊摩難自暇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入家傳五袴謠蒲鞭東高閣竹馬戲垂髫泗水波瀾闊荆山霧靄消仁風播蘭茝高價重瓊瑤谷鳥行遷木場駒正食苗紫泥書欲下鼎彝待君調

神交館集序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恆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絲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爲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疏

乙九

源國編二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著己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作一難也當羣疑眾昧之時以其獨造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既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釋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竝耀於亡窮而世或不形則有絲矣熙甯初荆國以經

術得幸下其說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悉以新書從事不合者罷黜之而兩蘇之學廢晚宋且目爲文人之經而置之不省久矣頃制舉盛行古學崩壞士守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而不知其他劉歆氏有言學者有祿利尙不能明易蓋悲之也蜀桐柏顧公持御史符按豫章貞軌肅度靡廢弗舉閔多士之蔽而思以導之乃刻經解以傳而委余爲序竊謂聖祖開天建學采古注疏與宋解竝頒學宮說之外謬者嘗一二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顛主一家而士乃錮其聰明不復能曲暢其理抑已陋矣兩蘇以垂老貶徙之餘擺脫浮華洞見真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奧披體遺緒摛衍微響卽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異宜以彼獨

乙九

源國編二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契於心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達瞭然若游於千古揭肝膽而行何其盛也當其初謫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輩三十六人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兄弟連以貶黜其爲顛跌頓撼去死無幾乃窮經著書從容自得直以俟諸百世而不惑非深於道者孰能之是時孟氏既沒周程之說未行也而得意忘言爽然四解往往漢唐諸儒所未及聞者余以爲斷斷乎非訓故家所能及也媿余寡昧不能發古人之蘊姑述國制之無偏主與是書所以顯晦令學者精心求之其於侍御公表章先詰嘉與後學之意庶幾其無負哉

序

送翁郡侯周楚之撫州序

自世之遂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為事之响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觀於未形之本其視擬議矜綴似而非真多言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敝且吐棄事物索之窈冥之鄉以為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楚筮仕興化以令高第徵為秋官郎者五載居恆廉靜寡營有以自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

乙九 澗園續集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焉然誘之而有不起不謂無所得矣徐而察之其體身應物嚴毅粹密未嘗以為猥細而務擺落之為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於道猶不如即器而道之為至也事响於理猶不如即事而理之為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觀世儒依憑之勞摹倣之似既難以內愜於心若夫融釋未臻以此合彼冀以諱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體用一原之學至侯而益顯庶幾二視吾學者其有所聞而自覺也哉諸君子與侯昆仲為社相與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或更相非也余以為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蔓草不圖安用錢鏹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為稱首當時謂為鄭母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凜凜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嶺表黃公愷衷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恂恂然其口悛悛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熏然慈仁之君子也室邪竇瑾私罅不以秋毫煩其民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傾廩庾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眾至臨視學

乙九 澗園續集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宮程其藝業造寺築塔諸可辨於士者即形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別吏姦討軍實則斬然如崖塹之難犯方飢者起而攘穀一時大吏非獨不為辟而加從史焉公以謂亂不可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苟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鑄而任大烹鷄跡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諒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歲冬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余氏兩孝廉荷公知遇為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寬猛具宜而操縱在

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量者論哉主上方選良二千石
以次爲公卿公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
高富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震撼
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難之託其爲函牛之鼎而實禁鬱薦
禮祀以發聞馨香者必公也其爲屈產之稱而過都歷塊令
千里無留行者必公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晉以逮國
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
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
之政非守莫任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

乙九 濬園續三

三二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治家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元宗之術矣嶺南
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不迎刃而理於
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烝烝嚮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
治者躬行爲上條教次之黨厝置失宜則羣士解體何者州
之編氓皆弟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恆屈首閭巷於上所厝
施臥起相聞豈必戶喻以眇論而後化以彼視公之愛民若
慈母之腹疍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竊脂之穀騶虞之肉
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吏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
咆哮者不敢出於柙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若彼以今
若此有不心服而顧化者非夫矣况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
殘破膏油既糜靡不豫給養士科條蔑不具舉士之於公如

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以此討多士而訓之
令循理守正有如螺贏螟蛉且毅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
最將北征二子戀戀不能釋也奉博士王君啟中命徵言
於余以緩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蒞政也新
卽課最司功於遷擢尙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黜陟之成其
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
邦人士者哉二子毋務梃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
且復東矣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畔服不常秦嘗出五軍開南粵
卒不能就至國朝虞周漢唐所不能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

乙九 濬園續三

四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臣出撫其地冀頡精爲拊循計願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
力聯五嶺而爲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
罷而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南服尤
勤因開府之缺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授鉞而體勢尊賜履
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
余考馬伏波平女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
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教
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
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誦
故王公翽韓公雍朱公英秦公紘劉公大夏王公守仁彬彬
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

75-40081

而為亂不得不慎簡其人耳公為人爽朗平直居恆從容簡
 易而遇事輒靈決斧斷不為回變故人畏其法凜然如冰雪
 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有羣不逞之徒雖罪人斯
 獲而途猶尚在公一以甯靜鎮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
 未嘗盡出其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為大
 才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難廣矣
 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腹心後手足粵固要害手足
 也而捐公以予粵則何居不知縣官以右秩界人而大用之
 也必使之積功以待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
 者皆其勞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為之地也昔漢宣帝察蕭望
 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上之意不竟出

乙九 源國續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此乎余為粵賀得張公又為公賀得粵矣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為令者上有監司守相之臨而下有士民之戴或士以為賢
 而稽諸民心莫與也此足以勸士矣而未能附眾也或民以
 為賢而攷諸士論莫與也此足以厚下矣而未能作人也至
 士若民交口賢之而監司守相者又往往與之相左蓋閭閻
 之政可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上
 而未必可以得民為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關侯來令全
 椒為人恂恂儒雅不類法吏導民於相收養必以本業以教
 化磨揉其民必先孝子貞婦邑有賢祠歲必嚴祀之以為常
 登序橋梁有所圯廢輒捐俸囊以葺不輕以煩民也一切倚

敲朴以為威事鈎擿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
 得之伏漏失之科一時政平訟理流聞圻輔間上之馳檄而
 獎與飛章而薦者屢矣孰不謂清華禁近之地且夕可冀且
 峻陟而大川無疑矣而僅得丞嘉興以去於是士若民咸不
 能平又戀戀不能釋也而屬學師某某請余言為贈夫侯之
 當峻陟而大用者其理也未即峻陟而大用者其遇也何者
 秉禮以事貴好諛者必將噉之明憲以禦疆馭法者必將沮
 之即有知侯者以街談巷議之微常不能勝貪人妒婦之口
 然而侯之心則無愧矣循職之與干時守官之與媚上亦既
 擇之審矣况乎弔詭為名者其效速而情見必敗悃悃無華
 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避之不得而乃以一
 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郡丞尊官也品秩章服中大夫
 也蒙成於郡收則歲月暇而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禮貌崇
 而道日行自是功叙熙亮官方備修益以自克而無忤雖喜
 佞惡直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侯尚自信昔之所守而竟獲
 上之峻陟大用以仲余說為世之悃悃者倡哉

乙九 源國續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常相半云譬之純鈎明鏡擊
 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之砥厲紛以玄錫則
 斷犀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
 嶺表關公以名進士來令全椒先後歷數載所閱監司都使
 者無不占上考治行亦可規矣而晉丞淵之嘉興以去知公

者謂非所以優賢傳而厲官方也相與歎息之余竊以爲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次者漸摩諳練嘗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土瘠固昔人所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臥而撫之庶幾老氏所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構李非滌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物情則澆薄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稀不足以盡公之蘊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習俗異宜不可易者理瀉漓殊尙不可間者心公之條悉職事而蕩滌滌滌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業已效於前事矣

乙九

卷三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是與其守長同心合德勞之獨任而事出於交修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協贊所治彌廣所及彌眾天子亦彌信公之大有所爲而還之禁近有日矣然則劍割鏡朗公固自有而謂是行爲砥錫也豈不宜哉縣人某某屬余言贈公且謂吾曹意公不能無稍間而公未嘗以屑意也噫余且不待砥錫而決公爲大受材矣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昔司馬子微之論治也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爲漢宗臣其始治齊實用黃老術卒以安集齊而成相業其事甚偉及夷考其行他無所概見惟無

擾獄市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結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之欲事事者令不得說以爲常而已以彼挾智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嘗深惟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烹魚而鬪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健羨黜聰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視於余公矣公爲姑孰瀉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真可滌勢利之腸而澄煙霞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屑置於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愠情於承迎者久之而供者無所置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于無事而靡知其自蓋公無噉噉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智故而害

乙九

卷三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馬去斥文采而盜竽息其斯而已矣余聞軒岐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外滑銷是用因之術也公治樵悴之民獨持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圻輔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知道者不虛耳當塗令朱汝熬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察友魏君士前王君柱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所得蓋古執樞秉要而佐其主以南面臨民之道也一姑孰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治裝天子行召公相矣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嗟夫爾瞻固人之鍾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輸資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為贈夫豫章之人多矣獻之獨師爾瞻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余為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瞻者何在也世之知爾瞻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於心無所苟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

乙九 源國續三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信其守無蔽然後能撤氣黨而窮性命之秘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與蔽也囂凌串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侶得乘其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况其進於是者乎此余與爾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見瑰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觀之為恨願當吾世而失之不可也獻之之京師踐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與故余輒及此試以質之爾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羣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為不然詩賦浮華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繙藉之深不能入夫惟繙藉之深也高明

者浸漬日久既可化輕俊為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

頽墮為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勳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末藝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偽經術之中復出歧逕以濠上竺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與詩賦靡曼之習亦奚以異主司者或為其所銜而窮經之士始誦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即漢儒之專門講授不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令有司能得君而薦於朝詎不為世道賴哉願學使者時時推轂君而都試輒為有司所遺君願不以屑意其

乙九 源國續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修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為有司所知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騁置之室中不能捕鼠也負輓而趨則一日千里干將在篋拂鐘不鈸試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豈異物任哉用與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庠王公鑾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君之進而有為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於君之左驂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遷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方甚怪而

不能令終倉公意術動人主詔問所爲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有未盡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冬雪歲飢閉門偃臥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晉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遊歎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長業任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連天遏也譬之涓涓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活一人焉俾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嘯枯回生俾鬱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

乙九 濟國續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德者充然以完之愈也爲課子學業夜分不輟於是諸子皆有立而仲成進士爲吏有循良聲自是爲國宣力起生民於凋瘵而竟翁志者殆未艾云夫扁鵲倉公世以爲神翁知病良惡論藥用所宜既不庸如倉公自言術高下未決也獨兩人所至以伎見疑翁超然如鴻飛冥冥不可緘繳則其處之者蓋有道矣翁所事益王於濟北菑川等耳濟北菑川未聞視倉公以殊禮而益王者顧獨以國士遇翁倉公不能脫屣於尋常交接之中而翁乃能見幾於殷勤設醴之日此其賢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翁得三君繼其志心神恬愉腴理宣暢行年八十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矣至是兩易詞無愧色詩不云乎酌以大

斗以祈黃耆翁其強精神加匕箸以長視其子之爲民福也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猗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畫非卓犖丈夫子哉藉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廢著者厝之事功與授之握算不知縱橫者不遑絕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譽則其遇然哉夢圃鄭君世居新安之巖嶺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儻聲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屬之念金陵淮陽往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擁高資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

乙九 濟國續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獲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忝於先人則命如我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周貧振乏間閭里戚黨無弗濡潤者客歲新安與金陵苦旱且潦問之飢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苦者曰微鄭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曰吾白首鉛槧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儒何爲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母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大息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揆之辰則行年六十矣子太學之榮謁余言爲壽竊謂范少伯功成身退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所施與已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游江左揚其芬天都遐躅新安控

其勝即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落其牙頰遊目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履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况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宛之所不兼宣曲之所未覩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眾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僅其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

乙九

濟國編三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善雖至而亦可謂甚嚴已兩人者不二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皎白完善以報所天於地下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必挺立於艱危困阨之秋能振其遺孤使門祚起而宗祊延是又才足以輔志而兩人所弗逮矣以余觀董夫人有異焉蓋婦之殉節多齒之既壯與戀戀於夫家之有而不去夫人之稱未亡人甫二十有二孤甫六齡耳矧睨而奪之者日萬方於前譬之孤根生嵌巖嶽崎之中欲透復縮而嚙以霜雪戕以斧斤者相尋也乃能亭亭獨出自全其干霄之勢可謂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羣覬覦其旁夫人自計死與生孰重已再計資與嗣孰重盡捐彙中裝予之手辨纒爲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甘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此其才與志爲

何如者久之銓部君生夫人則既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之卒斧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教成於一人又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曜醕行之所漸漬信於家族動乎里閭鄉評歸之曾無異議是歲天子上慈宮徽號舉海內義夫節婦旌異之郡國以狀來上者甚眾銓部君欲以請夫人遽止之曰是婦道當爾敢有他覲且名吾之章而暴人之短吾必不爲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甯於心念二三鄉大夫固齊魯質行而講於仲尼之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嫻也嫻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非子之私謁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君特以疏聞主上僉其言下所司覈實旌之夫人修於閨

乙九

濟國編三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習之間而名徹於九閩處於海陬之遠而節表於四國匪獨婦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君之褒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矢志立孤含真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父子率誨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義庶幾異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壽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亦其道足以自勝故

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種放之母然後可以
遂嚴整之高有尹焯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挾己之所
見令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難冀而事之不可必得
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得而俱安於
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羈輿以學行聞在諸生
間孰不以進取可且夕冀久之不售輒眷然上書以病自免
上下欲挽留之莫能得也夫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避懷巖
廊之寶踵輿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庭闈之意倘不在
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顛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
母夫人不以爲迂也以彼旼華旼之颯馳不異乎蓬廬之託
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溪谷之幽栖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

乙九

澆園續三

七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雖車騎從僮奴喧赫而過市歌鍾笙竽遞奏繁會聚賓客而
迷昏旭夫人聞之若無覩也蓋神母以子聚徒講業名動朝
廷爲深恥而尹母亦曰不知子者以祿養知子者以志養也
夫人之所見詎出二母下哉然則君之引退實母所深欲非
獨不爲迂而已雲川君少聞學於耿羅兩先生與和靖之授
受業無以異頃與方外者遊玄宗釋部冥契於心又若無愧
於明逸然者子之所願順乎親之心母之所安發其子之志
是可謂人倫之具美而古今所再覩者矣是歲八月某日夫
人設輓之辰而行年九十矣夫人受氣既異又世俗所欣豔
無少嬰於懷其久立而長存無足異者而余言何能爲有無
顧余枘鑿於世亦有類於雲川君者或夫人之所不鄙也其

道然而舉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
則自所激云爾其姜曹娥皆天壤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
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
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
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
以肆力積著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恆嘆曰富不自
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
孺人雖饒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
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遊辟雍各以材授職久之

乙九

澆園續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遞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
理勸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
而謀創爲宗祠安先靈合羣族已而以芟告者室之餓者食
之不能樸者斂之構亭壁塗諸使人者靡不舉頃陽侯稽
天孺人曰人苦墊飢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
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膏不能聚聚矣
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
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
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蹶眾
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譙
御輿盛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股也哉昔鄧

訓耀名於河洛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己活人奮身將相余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圃君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叙因出所論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固然耳顧古今才節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周公孔明當武王先主既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託之重將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含章以自飾其誰信之海陽金母邑西璫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賈潤吾君少

乙九

源國續三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卽遂什一往來松澗間終年無甯居種種家政一切母綜之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眾且謂非婦人之能母仁足以柔強禦智足以解辨難禮足以修睦嫺莊足以行慈愛卒之教行於子姪而義聞於諸姑譬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巖巖之中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謂賢哉大氏處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母辛苦備嘗撐拄凌厲閱百罹以自全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未饒母悉脫簪珥慙爲業轉徙積居佐成其畫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賈者賈宜儒者儒因人成就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誠不輕譙訶也王父母物故母寡居襄大事旁睨者多謂其難顧成易成備觀禮者嘖嘖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閭中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

既望其設脫辰也子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余無以復竊謂古湛母截髮到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勸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擇之異日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幾有成而壽與名永又不在歲月間矣守道曰唯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謙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於珠玉無事爲貴等軒冕於土苴顧獨專一壑以自娛與梅花而投分豈非以西湖逸種播八卦之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泣露貞操懸諸日月孤芳遠於埃壚非凡卉伍哉翁居恆登塊圯踐莓苔寒山四絕樹影橫斜古木千年黎雲冥漠固已得林

乙九

源國續三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蓋金昆玉友咸稟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之客松年喜茂梅謙非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當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隨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闢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詞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

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
筮者之妄人也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
是索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於斯作
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
之詞稍疑抉奧契於我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
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
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
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清嘗曰吾於易書用功久而
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視易爲
尤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學易者弗剗心於是如舍筌
而求魚不可得也余歲是本數十年考功陳蘇張三君以通

乙九

禮圖續三

十九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
其於是役勤矣因并著之

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偉人項背
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史公通文毅公倫文
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以德學助業節義文章彪炳於
時又並爲吉安重然各自爲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
宋景祐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大
紘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一姁氏有熊
氏分封宜城春秋沒於楚散居蜀漢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
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參

軍占籍於官爲吉之始祖故於譜改徙質置者特異四傳至
武岡公裴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始祖
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已中間徙而之
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遠地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
派譜系具存曰吾知爲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
修於天順壽州公丕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後
念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族指日
繁而家乘益漫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纒使三百餘禩如指
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班班具焉上率下綴雖多而
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諸假託傳會如流俗者悉擯不
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

乙九

禮圖續三

二十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曩備員史局會君以大方
改給諫相與爲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旨還田間其才經
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
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爲天下先余以觀羅
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
四人鄉舉若干人漕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鄉舉十有一人
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
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
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柄用
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
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

代非徒以名位故也羅氏在異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令聞
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充
宗自勵其將益有與者乎序以俟之

藝海披沙序

昔稱齊辭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
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墀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
諸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率其芳藻者哉計
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立亦史學不局於方體
既博既精識欲徧乎流畧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
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錯其下菰諸作業已嗣七子而
聘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

乙九

深園續三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藝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余
涉獵一二若遊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視明月品藻分於
朱紫囊括埒於羽陵誠洞心賊目之觀非僅僅會粹叢殘爲
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殫力錯綜隨方
濬漚卽皇覽要略未易擬倫而秘府太常靡不攝撫可以折
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
筆乃遇見警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
目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罔雜不遺徵感應
之不虛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弼刑默辨王教三也此非淺高
鑠齊函今茹古挾寶難之多識軼癡龍之奇鑒何以辦此且
參其著作率以適意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

非可以及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篋
笥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慚益者之數竊附同心之
言輒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刻子由古史序

太史遷爲史記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而囊括於百三十篇
之書可謂盛矣獨其言非出一手爲後人所殺亂者往往有
之晉散騎常侍譙周作古史考二十五篇以正其失而未備
也宋蘇子由氏復加補正大氏據尙書春秋內外傳世本國
策諸書非臆決也宮諭鑑湖孫公攝南雍事文教大興知雍
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校梓之以示多士而見屬爲
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昔罕儷然班掾業嘗選

乙九

深園續三

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范曄復詆固目睫之譏不能自解免也子由是編自謂無
遺力矣而發明聖人之無爲尤非羣史所可及子固有言史
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蓋并
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雜家與聖學
並鶩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
雖其貫穿馳騁極於闕闕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
此書多所升汰闕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摭於散亡殘脫之遺
根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暴著其樞要而見
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刊誤倪思之異辭亦有意
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肆筆橫詆乃工於繩人而拙於用
己職者嘗深非之如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審足以扶微學存

古義此史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奧編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有三益焉念文士多而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即閱深奧衍如史公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歸雅正而稗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頤頤嚮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帆不揆爲之敘論以俟之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之陪貳其表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

乙九

歐陽修三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獨得之鄭公焉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天子召爲南冢卿逮本兵缺復以公兼攝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績業治行而以最聞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璨等偉其事委不佞某揚挖之以贈其行余觀前蒞留都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削以相瓦合至今而陵夷甚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卽威望風采豫有以尊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徐而察之實開朗坦洞不設城府獎進賢士如恐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霜而親之者如孟冬之日不必爲噉噉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宸辰傾德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公居恆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視躬若此收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臣事

之鶴也而公饒爲之故修羔羊五純之節於千里之外而感動乎九重之上以故冢宰司徒司馬在漢爲三公遞爲之而兼之不以爲泰起田間而居鼎鉉不以爲驟則以公之素先之也上上方虛銓憲之席以待公乘權握機而霖雨天下在且夕間耳公故楚材楚有太和衡嶽之峻漢江洞庭之雄天下言形勝者首稱之孕於物則爲榘榘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必爲貞廉者碩以襄盛治究之非佐一人綜羣吏無以竟公之用余始以留都之人心物望卜之也昔倪公舜咨王公宗貫劉公司直率絲南吏兵入爲冢卿劉且絲冢卿而大拜三鉅公勳名與日月俱懸當是時上之所虛心而求與下之所跂足而俟固不在薊門而在澄彼南銓保釐豐鎬之日耳

乙九

歐陽修三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則何以異是况公悼仕路之未清歎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閔民生之多艱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欲爲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具而懷寶與棄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爲謬輒令筆史載之以爲行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錄者不下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載之萬麻庚戌給諫公文輝大加修葺以前所未具者增焉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基永傳茂嗣繁祚卽一姓而租絲賦需往往徧於郡邑

自前代至今兵燹洊經水旱時至民之絛賦科進通缺者有之丁口井燹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如此今觀於譜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爲大宗至墟徙豫章故以墟爲小宗自臨淄外上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繩繩振振臚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諡年輩卒葬無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苟爲無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哉晏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殊尙書公敦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仕翹給諫文輝爲

乙九

濼園續三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最著嘗攷元獻駁張者之封景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此余之所謂積也迨今駿發於臺瓊兩公如江河之流引之而益長恢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曰德厚者昌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視世系可考焉余輒敘作譜之意而推其所絛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列關國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昔人論文以氣爲主顧所以養其氣者有道矣出處無愧則氣隨在而不撓以是發於文金晶玉潤傾動一時譬之三秀之芝窮山積壤不得而湮沒者亦理之固然古今一揆也吾師忠銘王公弱冠起嶺表以闕博淹貫溫厚爾雅之才一旦

居帷幄之地作爲篇章明光溫室之代草石渠木天之纂撰下而名公巨人之行跡忠臣貞女之嫩節遠而雉裳雞林之重譯亡不欲得一言以爲重蓋文章之用極於是矣年未五十來爲南秩宗忠言讜論不以去輦穀而忘如請朝講慎詔令有疏禁奢靡宥言官有疏請召對停傳奉有疏至册立豫教率南九卿疏且四五上蓋不得請不止也南都佳山水暇輒同通儒名卿覽觀江山舉杯相屬酒酣耳熱泚筆爲詩賦宛轉深切萬口傳誦此與典册而施朝廷弦歌而薦宗廟其用異矣而未甚相遠迨請老而歸去清華繁富之地歷山阻水涯之險去國登樓之感夫孰能無之乃公涵養彌盛而結撰彌工大氏安時處順超然物表不矜不挫不誣不懟讀之

乙九

濼園續三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令人遺榮利冥得喪如覩東郭順子而悠然意消何其盛也公雖絛禁近登八座而世有未盡其才之歎當是時巧者方陞顧回隱求市於世公獨白首一節不少委她以苟登用其見定矣以故盡言於遠外之日有智士之所不肯爲乞身於強健之年有勇者之所不能決以彼小有才而氣不足以馭之即幸躋柄地然得不償失榮不蓋愧當泚頰咋舌之不暇乃欲以言語文字追公之逸駕胡可得已頃公子鯤囊公之文至自萬里命余曰願子敘之余於諸生中蒙公國士之遇而未敢以報也輒述其所感而歸之識者當知余爲時惜不爲公歎也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上御極久比年重持名位不輕畀南北大僚多闕員以待會
推疏上至屢請不得下頃一日而得旨者九人南大司成
恬菴蔣公晉南少宰爲之冠豈不曰豐芭造士興賢事有成
績其爲舊京董官政而貞百寮在一轉移間耳時南中九列
暨百司庶府舉欣欣然以公之得用爲賀而併以得公矜式
爲喜乃公則朝受命夕飲冰爲進一疏辭疏在御未發尋又
爲進一疏辭欲然如不勝也者人言公資望崇積絲成均而
贊邦治洵居日月之會乃其分也而易辭爲不知此正公之
所以爲賢而不可及也嘗竊歎嗜進者於升沈淹遠率有市
心慮無不躁競而乘其捷一缺未出輒屈指曰是將及我一
缺甫出輒吁曰是當及我甚之攘臂而起必欲力攫之爲

乙九

澹園續三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快惡知古所稱難進易退大臣之節哉公冲襟厚德恬於自
處初釋褐讀中秘非久即請告歸養志備物烝烝孝謹爲人
所延佇想望者十餘年有司屢勸駕始勉入朝徘徊史局
不辭速化更閱十餘年來領成均事公於教人文行靡不飭
而大方壹稟於器識使賢者有所依以樹立不肖者有所避
而自遠間退而燕處超然動止自矩凝塵滿席泊如也夫人
方興朝公獨恬而安於野人方趨北公獨恬而安於南世雖
未遑觀公鼎鼐之業而其所託者遠矣頃承新命升貳南銓
於時爲晉於公以德際時爲順而履乎大明詎非天衢一嘉
選乎而公一疏再疏不止進而思退雅與晉之初二合晉之
初二皆坤體臣象也柔順安貞臣道也人臣方晉時柔進上

行詎有摧之愁之者而初之自抑也若摧二之自斂也若愁
蓋難進易退古之所稱大臣者固如此公雖不自滿假而開
誠布公誼信於賢士大夫夫人望所歸卻之不可則晉之所云
眾允者非耶公即陳見悃誠謝免新命而主知彌篤恩禮彌
加且暮側席俟公於細旂城圮之上當是時贊猷畫秉衡樞
而奠國家於九鼎晉之康侯晝日三接者公當親見之卽南
少宰無以久留公而胡言辭也昔杜夷棲情遺遠靜志衡門
得爲名祭酒于琮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常空其半丁重謂
必登臺鉉後果如重言公以清遠踐成均既驗於前矣一旦
履政事堂尋丈地令躁競者皆有所變革而登斯世於和平
之域亦何難哉公屬許君令典輩以公方去而蒞銓政丐余
言爲贈亦不知有少當於公否

乙九

澹園續三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古義士忠臣孝子
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恫疊疊乎嚮幽明咸熙之世矣
溫陵徐侯某者來尹溧陽政通人和乃建文昌閣廣濟橋井
井章章百廢俱興已閱圖經稽掌故知子胥投金瀨水假道
牙嶺皆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備法
誠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伍相之廟適成邑人呂君昌期
輩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跡往名留高臺已傾稷下動聞

乙九

溧陽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况乎義特百夫孝絕千
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妄肆凶父
兄并命斯時也恨填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搥
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跡間
闕擇主吳宮計合楚氛乃翦前茅後勁俯雲夢而星馳萬弩
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購
彼巢窟社稷為墟鞭其仇讎怨毒盡雪詎不為奇男子哉夫
其匍匐昭關沈吟瀨渚漁人望風而鼓楫貞女聞飢而授餐
咸感激一言滅口而死此其精誠動乎天地義氣貫於金石
故能一說而動閭廬再舉而傾鄢郢成功之偉非偶然也所
痛者逢一時事一國而違合異勢成敗相反其合也驅萬乘

如轉圜其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廷視屬鏹
而太息第欲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嗟乎公存而落
落者興公沒而炎炎者滅興亡所繫可謂重已或者忘父讎
而不復視君過而不爭陰拱以觀坐而自保顧謂公援引非
人鞭笞越禮何其謬哉年祀緜邈精爽超忽侯新其暨茨薦
以蘋藻柱厲不知而殉難廉頗雖死而猶生足使姦雄愧心
忠義吐氣於主上之風教不為無助列俎斯存搖筆成詠銘
曰

赴赴伍公三世作忠繩厥祖兮雲摩氣英目無堅敵拳且武
兮逢時不辰父禽兄馘家運監兮歸誠大都蒙垢忍恥厭荼
苦兮有其援之如翼而飛寄心臂兮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

乙九

溧陽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強楚兮窮血與歌厥勳爛焉眾爭視兮功遂讒與有言不信
退何所兮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為代矩兮顧瞻溧陽山迴水
縈公所旅兮靈祠歸然毛衽既醜奠厥宇兮金節赤旂來愬
來遊紛且舞兮禳祈縈雋尙驅姦凶福下土兮神之聽之我
刻樂石播終古兮

甯國府重修廟學記

甯國畿南一大都會也計部郎金侯以萬厯丁未來守是邦
政先風教要束寬簡民吏意得闔郡晏然凡患除利興各以
序為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宮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
之優者加激賞焉廉籩豆廢缺琴瑟不修靡不繕理復其故
常踰年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靖深而啟聖名

宜鄉賢諸祠悉成至講業之堂棲士之舍庖滷庫庾煥然畢
具射圃在學宮之西拓治寬衍小大稱事一無所苟積工三
百有七日糜金錢五百緡有奇皆捐幣俸之羨而民不知役
既竣侯涓日齋戒大合其秀民陳牲幣三獻而落之父老聚
觀歎息以爲未嘗有也於是學博士馬君德澧欲紀歲月於
麗牲之石而屬余爲記余惟宛陵阻陵陽三溪之勝山川回
合習俗甚美而又得賢師帥以成之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
脩好於治心脩身之術當得其指歸無疑矣顧士微獨不學
之患而知性之難性之不知卽殫力於學譬諸之楚而北轅
車堅馬良而去也彌遠古聖人之教警策其耳目清發其
靈府者可謂詳矣苟知所從入則竭蹶而趨皆性所固然非

乙九

廣國類四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外鑠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不然歧其名義之美
而第以矜激爲功處其華弗收其實陳義雖高終必去之於
道奚當焉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事也出之一而靡源弗
逢者理也得其一則居簡以臨民正容以悟物雖逆釐三辰
折衝萬里可也侯不菲薄多士而以道德行誼爲之標表異
日風俗成人材出彬彬然方於鄒魯必自此始故余樂爲道
之其諸善政當載郡乘此不著侯名勵河南西華人舉乙未
進士倅陳君振揚梁君夢陽司李楊君若予皆樂觀厥成者
法得備書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歷陽自宋安撫使趙善相始建尊經閣於學其來尙矣後尋

作壽圯國初高皇帝兵興實在其地頃之四方次第平以俎
豆易干戈乃徙學建閣以文事爲天下先嘉靖間學再徙而
閣隨廢歲丙午廟學悉還其舊殿廡堂靡靡不畢備而閣顧
缺如嶺南謝侯爲政之期年適有水災侯補助興發孳孳佐
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蚤
避而鮮犯州以靜治於是是以是役請於巡臺黃公公方以興
學作人爲亟僉其議并以贖鍰來助乃爲閣三楹於明倫堂
之後又爲聚奎樓於學東南隅與閣巍然相待如主賓然木
堅石密崇碩麗壯士執經估畢始得其所莫不躍然以喜益
起其游歌講習之志工始萬曆丁未十月明年十有二月而
告成黃公行部茲士吏嚴民信而復得謝侯以成之其本不

乙九

廣國類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擾又出之不爲無制故其意能諭於民不待程督而趨之者
敏士樂其羣而頌聲作於是州學正劉君起潛訓導沈君作
肅姚君一右易君之文偕弟子員輩相與謀而來請爲記將
以載其美於無窮余惟二祖以經術造士頌四子五經古注
疏與宋儒傳兼行之復輯諸先儒說爲大全以翼之使其沈
酣浸潤自得於身心而推之治意甚美已行之既久士日事
浮浪之文而利祿之意多明經修行之義蔑如矣攷漢初郡
國未有學然諸儒以經教於其鄉從之者率數百人各以名
家齊魯燕趙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甚盛縣官時時遣守
相勞問致饋爲禮弟子皆世守其師說不敢變迨以經至大
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對人主至親問其師爲何人

其說云何其重如此卽於聖人之授受未知其何若然是時
爲弟子者專而其業固爲經師者嚴而其說行故足術也今
有司不憚興作以裨士歲時行視學宮講解經義二三博士
又相與勸率之多士能進而張大先王之教以輔世或不然
亦能推行其說以淑人異日以經術爲國家決大議引師說
以對如漢人焉必有傳儒林者紀其盛庶幾不失尊經之意
而於上之意可無負矣公名吉士直隸內黃人已進士謝
侯名嵩廣之番禺人起賢科以治最聞州別有悖史紀之茲
不著是舉也謝侯倡議始終厥事而同知許君文燦判官何
君台協贊其成吏目高冠董其役成與勞例得並書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乙九

源國編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瞻忽功力
莫厝雖賢智者有望洋之歎焉子貢以知入曰億曾子以行
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一貫之道卒歸
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者遺下而不知無器
之非道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語敝也久矣近者白
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
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礪於行誼雖
悟入不同而斷斷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
大明建國道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
石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甯六年爲南給事中九年學
孳以士心民瘼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循之者不啻飢渴

之在己也逮考最將解其職銜德者靡所圖報謀於別駕程
君心德爲祠生祀之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
余曰南都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宦且遊於斯
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因奉定山莊先生
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成而去比及三載祠
部祀瞻葛公考薛公文清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皆歷茲地
復增入之昔賢往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
大備且請於秩宗春秋祀勅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曰
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
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
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

乙九

源國編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謳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
不必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來覺往令其長
存亦可謂有功者已輒并鑄於石爲來者勸
天臺先生書院記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者其在於鄉也
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老日羣其子弟督教
之迨沒則相與追思其功德祀之韓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
師夔伯夷周公孔子顏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於宋迨
天聖明道間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於天下是時周
之鹿洞陸之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於鄉爲之徒者率
振振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用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

日積歲天臺先生崛起楚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游者屢恆滿戶外已宜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抑已遠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侯於髫髻中而授之學至是縮印綬來爲邑令乃盡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要束精明寬簡中度闔部晏然民吏意得以其間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未墜之緒歎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吾師願其可後爰下地邑東偏構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門之徒皆附食於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來遊者棲焉書舍二十楹羣多士於中誦詩讀書循循如也琅琅如也惟謹牆之東西復爲孝子節婦二祠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次庖馭燕休各有甯

乙九

源國續四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桐川會館記

古造士必於黌校孔子願聚徒杏壇論道淑人以輔王教所不及此後世精舍所緣始也漢興郡國有夫子廟而無學且不置博士弟子員然諸儒各以經教授於鄉從者至千百餘人齊魯燕趙間經術名家者鬱起宋至元祐學猶未興而四書院者獨先有聞蓋以法爲師弟子或強之有不欲而出於樂學之心則久而不廢亦其理也哉桐川之學倡於何公省齋耿恭簡張嶺山兩公於此益倡明之方本庵先生爲兩公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清虛自命先生慮其高簡茫昧或爲浮誕者之所託是以檢束於身心者精而教誠於朋儕者密甚矣先生之似吾恭簡公也方士響臻先生念樂羣無所乃築室桐川待共學者居焉館負城臨流據一方之勝中崇實堂三楹堂之前榮奉夫子像於中有先正堂有盡心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有養正所凡爲祀往哲羣來學者靡不備具樹以桐柏羣花翠篠叢雜錯出川上植柳數百株名曰柳壇月會者二歲大會者一鄉薦紳孝廉文學父老子弟以及鄰郡邑之賢豪皆以時至自是東之樅川西之陡岡精舍相望而一以桐川爲宗興起者益彬彬矣先生問屬余爲記余謂仲尼之學載於學庸論語易大傳下學上達之矩矱在焉學者潛心於是卽進之語上何難而不能者亦足以寡過倘道之未明而擺落古人之形跡適以爲學而已先生坊學之未放而冀以閑先聖之道其意甚盛

乙九

源國續四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惟學者勉之循其言以共躡乎從心不踰矩之域是地也雖
追蹤杏壇可也而四書院者勿論矣余有言無出所講聞之
外而先生鄉之先進輩望尊而學術美亦無待余言聊書館
所緣作而并系之歲月如此

陵陽會館記

陵陽會館爲會諸同志而作也石埭故無會館有之自畢君
一衡始一衡倡學己丑庚寅間一時從遊者至屢滿戶外擬
築別館以居之未就而沒弟一素毅然曰是在我乃出糞裝
合友人醴金建講堂三楹明經堂三楹左右兩楹翼焉念國
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而心齋近溪復所三公推明闡釋日
以浸盛學者得以罄其蓬心遊於大通者其力也乃復爲堂

乙九 濼園續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楹祀四先生而以一衡及同志之賢者附於旁門廡三楹
前臨舒溪構一亭其上俟風雩濯纓者休焉既成邵君汝行
蘇君堅不遠數百里徵余言爲記余惟孔氏言學莫備於中
庸而莫要於未發之中之一言易之密書之微靡非此理直
所從言之異耳二程子得周子主靜無欲之說學乃大明遂
以體認未發爲相傳之指訣自延平而上未有易也南宋以
來浸失其真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
亦已久矣陽明先生始以良知爲教夫不虛而知非寂然之
性體乎但情易濶而性難明於其寂然者未知其爲性而於
此安身立命也忽在我常然之體遂俄頃應物之跡習動爲
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遽欲窺大道之門難以冀矣

古之求道有刻苦堅厲不爐不枕者有危坐一室精思不息
者有靜默澄心驗其氣象者以彼形廢心死神祝氣聽一旦
懸解如靜中雷霆冥外朗日豈滯痼於語言茫昧於影響者
所能及哉夫恣情欲任意見均非知也靜以體之則所得者
深而其見定無欲以培之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
知也余懼論者沿洄於末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
言以爲鞭影助雖然是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天目書院記

於潛杭屬邑也而在天目山西籠舟車不至土樸而民淳余
友陳侯令於斯一以簡靜爲治鉤距惠文之事悉薄不爲有
小過者率誨諭遣去所至輒召問父老所疾苦及所欲而不

乙九 濼園續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得者爲罷行之久之獄訟稀簡庭以無事侯乃集諸生語以
所自得之學無不欣然有當於懷也自是考德質疑者日相
屬侯乃相舊學之址建精舍爲諸士講習之地而中丞高公
學使陳公無不聞而獎成之於是爲門三楹講堂三楹又進
別奉啟聖祠如學舊祠之後則文昌閣巋然在焉閣左作先
賢祠三楹祀陽明先生於中而配以心齋龍溪天臺近溪四
先生右作景德祠祀學博士鹽官錢公而虛其左方以俟來
者以至會膳有堂庋書有室宿廬庖瀝以固以密當是時藏
修息游舉稱其度弦誦相聞於佩畢集而上復念其無以久
也爲給田若干畝爲享祀饋饋之需而且望後人之益拓之
也則屬諸生謝有威走數百里謁余爲記余謂學非他以還

其良心之謂也後世論說非不工名譽非不盛而心之柄失則如黨誠淫以市於世至盡喪其常而不顧究且臧否淵穢黑白易處卒貽禍於國家非特不可爲學而已夫我言之而人不以爲安我行之而人不以爲信此必有拂於人心者矣微獨人之不安且信也即夜氣而亡亦自有不安且信者良心固在也誠自信其心不以害傷利疚爲秋豪顧慮虛圓不測之神以宰制萬有可也而非驚於道者孰能之君子所以貴夫學也潛士寡營而易足鮮紛華之悅又得賢師帥官於間遠清曠之地爲之去疑解蔽以踰於高明庶幾有其恆心以當國家異日之用稱斯邑者亦必曰上有愛人之政而下有易使之俗自今日始豈不盛哉侯名桂林字孟芳以學行

乙九

豫園續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名金陵與余同遊天臺先生之門淵源蓋有自云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今制御史按南輔者三而江以北居一焉淮陽南北咽喉漕儲之一大關鍵也而祖陵與河防相安危復設巡漕御史一兩淮鹽筴甲於各省居積輻輳商旅櫛比以居復設巡鹽御史一史一鳳陽爲高皇根本重地至今爲湯沐邑地曠而民貧徐邳北跨中原當水陸孔道迫郵繻傳符之累惟虛爲稍平耳而治山巢湖姦豪出沒觀風於茲者厥任重矣侍御黃公奉璽書來攬轡自惟曰古稱觀風者獨歷覽風土已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在所以爲觀者可風耳市至會御史員缺不足給使事公攝漕鹽兩臺復以學使不至割江北諸學隸公人

謂公一人而肩數事又皆其鉅者乃視事以來案牘山積公手不停披一閱立掃至性孤潔不緇一塵一切肺石之羨在邑則用之邑在郡則用之郡凡興衰補弊賑窮葺廢輒傾資以應無靳也每行部擇地之曠而競者集父老子弟問風俗利病守令廉貪狀若何吏民良窳若何其負隱操獨行者獎藉備至得胥魁若土豪實之通衢榜笞之見者無不神竦心服而良民獲高枕以食矣公故仁人長者而賞罰信必以至漕無後時而鮮鮮匿賦以此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論說以時程其藝而等差之一時江淮濠濮之間靡不感奮自修者其按高郵也見學宮頽廢出帑金若干爲徙泮池櫺星門內爲石橋一旌賢坊一規制宏麗費以不訾未嘗煩有司

乙九

豫園續四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若民間也學故水四面環之與漕河通氣脈融液科第接踵隆慶初豪族以河四通無以逗容艘而牟其利遂絕其一不使南漕人文寥寥不振蓋四十年所矣每郡士大夫請於當事輒阻道旁之議公喟然歎曰水猶脈也詎有扼其脈而令氣和神王者哉爲通其壅闕時其畜洩學宮水乃還其故云復以學之巽隅法不當虛爲樹浮屠其處璀璨巍峩風氣洄注未踰歲有以甲第起家者公之爲德茲郡詎易量哉郡人士德公而無以報卜學之東偏爲祠生祀公既成孝廉李自華以其鄉士大夫父老之意來問記余曰是未可以辱我公而久之公且遷爲少京兆矣士民相率請於州大夫曰吾儕叩一息而靡非公賜乃能竟忘公於是韋侯孚獻以前諾請

余謂黃霸勸善防奸吏民興於行誼朱邑廉潔守節篤故舊而不可交以私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閘民愛而父之文翁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祠之不絕王景參紀數術禁忌堪輿境內豐給王渙討擊姦猾民鮮侵枉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以彼良二千石也而皆施澤於人久其得民宜也公銜使命先後三載任侍御之所難者四而兼漢人所謂賢者六士民交思而不忘即仲卿之桐鄉不啻矣仲卿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今士民業及公生祀之久而益思新之公即領大農稱賢九卿安能不有意吾鄉如仲卿也公名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大名之內黃縣人

乙九 濶園續四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維揚當南北舟航之湊歲漕粟以四百萬計而商賈藉餘瀝通鹽艘取贏不貲顧漕蘇揚子津入淮而鹽又自高秦抵揚方冬水涸舟膠漕病而商亦困國初在所設爲水櫃雨水猥積瀦以待乏早乾則轉轉灌輸於河若揚之三塘是也雷塘上塘在城西北廣六里下塘廣七里上塘東北曰小新塘廣二里炎漢間謂之雷陂其來久矣王端毅忽郭郎中昇成化中造石閘水礎其設甚備嗣後督視不時姦民乘之決塘爲田久不能正頃郡守吳公秀郭公光復銳意興復侵者以輸稅爲解當事又或左右之隨以報罷歲戊申侍御康公以離使至貞紀維風百廢咸舉一日得三塘興壞之繇歎曰奈何

以秋毫之稅而墮大計况茲塘頽隄斷滄肇自昔人即舊以謀顧其可後謂別駕毛君九苞能以贖銀六百金俾治其事毛君擇民之有知計人心服者使督役而自主之於是買石甃工因其故開築石爲兩涯中置木榿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而又有虞風水相激爲隄害者君又於下岸置椿若版若干實土以護之如高寶湖故事役將竣侍御下令繕公館增窩舖令塘長閘夫居焉給廩稍司啟閉廉盜決者而賞之法某年某月肇工某年某月卒事用人之力幾千幾百幾十工績成而人不擾自是漕艘鹽艦咸以不病而往來之人謳吟載道矣邦人謂侍御之有功此方甚巨而且冀後人之毋廢之也介毛君謁余爲記余考

乙九 濶園續四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本朝漕渠無藉於河僅僅淮泗汶沂衛諸泉而足者以水櫃爲之備也嘉靖初總河王襄敏公累奪水櫃之侵於民者還之官自後不復有知其事者而惟河是力故費多而愈以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墮其職以此至此即揚之三塘以數百年危於廢者屢矣得侍御而修復之若易易然藉令移之齊魯燕趙間何憂漕哉以此知人存政舉其繫於國者非細故爲之書俾來者毋替前功而且推其意爲漕渠資焉康公名丕揚字士遇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毛君江西安仁縣人起賢科以才爲公所任使是役其勞爲尤著云

和州新建橋壩記

和爲畿輔近地中外要重之臣與夫郡國守相使客傳遽之

往來踵相屬也東門之外舊有石開一座視水之盈縮爲啟
閉開圮不知何時獨其趾在耳或者據形家言以謂水流而
無以圍之則氣洩而不收微獨爲行者病也會三守何公至
聞父老以爲言曰吾以治農爲責是其可辭乃集州人訊之
皆曰州之東關與南之新河皆州水口地擬建石橋一壩一
便請于州刺史謝公報如其請於是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始
於萬曆癸巳十二月迨丙申九月而訖功橋崇二丈有三尺
趾之廣加什五焉下爲陡門計丈有八尺以醜河流而隄其
兩垂度輓者端以丈計者二十闊得四之一上爲觀音庵以
填之所費銀以兩計三百有奇以備計五千四百有奇費取
諸各廳之贖錢而不費民間之一錢力取諸儲食之閒民而

乙九

源國續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勞公徭之一卒可謂易矣父老德公也深於是推其秀民
馬成大萬可賢楊鳳翔戴濼者求余言爲記且曰公居恆見
謂材敏一意節愛民樂其業田里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
茲願有紀以諗來者余謂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枉缺而
子產譏川梁墮而單公刺蓋不講於時久矣公獨能急人之
病而閔閔於是人信其以佚道使也是以倡而人事應之役
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其視夫耽耽而居飽祿以嬉於人之疾
苦階危漫不加省者何如哉然則觀公於此而其他政可推
已公名台蜀之內江人以任子起家晉安慶府別駕以去其
川蓋未艾云

式好堂記

金陵評事街多闔右之居而莫久於歐陽氏歐陽氏多材良
而莫賢於汝和汝誨兩翁先是愛溪翁嗜書史敦孝愛嘗手
拊三弟咸有成立其雍睦爲里中第一兩翁世其風老而彌
篤年七十餘龐眉鶴髮相差肩以行見者豔之翁嘗稱曰我
輩丁盛時蒙先業兄弟怡怡墳奏而旋應此三樂也於是構
堂三楹爲游息之所堂右爲室室後有閣曰雲住左爲晏園
園有齋曰聽秋亭曰愛日堂曰問月兩翁歲時率三子具豆
饌燕樂其中而眉其堂曰式好曰吾以紀二世之美而爲後
瑣規云久之三子者與予藝相講已又婚相媾也則委之爲
記余惟斯干之詩爲周人考室而作豈無他吉祥善事可相
願望者乃獨以兄弟式好爲言其鄭重如此兩翁居恆兒無

乙九

源國續四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常父衣無常主眠昔楊津汜毓輩方駕而不啻過之既無失
詩人之旨而居有疏堂之庇藉有喬木之陰升高而凌雲覽
天地之奇變持杯而据石遺氛埃之溷濁所爲式序先業於
續妣祖築室百堵爰居爰處者得無似之乎且三子嫻詩禮
遊辟雍朝斯夕斯從容和孺與維熊維熊無父母詒罹者又
有合焉何斯干之言多與兩翁類歟無亦兄弟之愛根於天
性卽去之二千載有不謀而合者歟蘇斯以談翁名堂之意
遠矣古者爲學校中孝弟士廉一日去於教而又月書歲計
以旌其勤匡其不率於時比屋可封卽有悍塞不逞之人亦
無自而發晚近世薄義而趣利兄與弟若弈棋然小不如意
輒勃溪而相稽微獨教衰使然亦由無卓然敦睦之行出於

其時令見而知愧故也夫君子之行道非必在勢處顯而後然居於家使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績行而種學率轉張而借之大道此傳所謂是亦為政者非耶兩翁是已歐陽氏之孝友業有聞於人自是益繼繼繩繩令承其名祝其跡者低徊仰想其風猶行誼至於愈遠而彌新則斯堂之名於世豈有既乎予故樂書之亦以為世勸也

五岳園記

若夫排層空駕遙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表五岳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峩百里極立功以壯址殫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之神匠大地絳乎心造非夫曠覽之士忘懷吟域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

乙九

微園續四

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杜日章今之名將也杜自選侯清靜績最晉陽元凱淹通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亢厥宗夙以貂蟬之英抗煙霞之志乃國恩縻之於前家聲系之於後青山白雲常在夢寐因歎曰羊祜日遊岷首吾未之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為康樂乎於是五岳草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舊區別成遠趣南曰响屨洞金簡玉牒仿佛見之象衡山也西蓮花庵三峰縹緲象華岳也草堂之前鑿石為池曰天中館象中嵩也東北迤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翼八山吞吐迴合象岱恆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或仆堆阜竅穴委選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未能盡君乃千巖萬壑瓌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使幽遐瓌

詭之觀不鞭而來無脛而致斯已異矣或曰君駕四牡鏘八鑾所至變氛祲為祥光馘梟獍無留跡方將立會表於高阜敞和門於大荒令若敖慙其六萃蚩尤劓其五兵洗洗乎罔穹廬而震高闕也胡區區一丘一壑間哉余應之曰沈滯者志壅恬曠者業弘况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之異日者獻凱雲台飲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斗即謂茲園為君之土山岷首其亦可也是役也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棲霞寺修造記

金陵名藍三牛首以山名弘濟以水名兼山水之勝者莫如棲霞古高人勝流率棲迹於此自明僧紹屈謙徐鉉以來湮

乙九

微園續四

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滅而亡稱意江山雖在而昔賢往矣幽憂寂寥殆有鬱而未發者耶嘉靖中殷公邁萬公表陸公光祖聯轡而至愛其山深木茂泉甘而石峻於學道者為宜於是迎禪師法會居焉時復得興善者相之都人士各出其力成就廢闕居民亦稍以侵地來獻迨今四十載會既化去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為之索然頃釋僧定以道價傾一時祝像宇圯壞擬為興復意之所至不督而集中常侍暨公祿劉公海黨公存仁等爭以檀施歸之而王公壽綜理加慈首於千佛嶺三聖殿大為資飾工未竣也會客公仲者臥疾夢神僧拈摩宿疴如脫問其自曰攝山客心異之入寺尋訪感諸緣會應如決川故三殿曰大雄曰天王曰藏經力任修葺以伽藍祖師二殿翼之沿

故鼎新因毀成妍於是高薨靄以雲風直儀揭其日麗荒榛
灌莽之間丹堊炳煥即天帝釋宮不如也聞者以爲勝無貴
賤皆往觀焉或謂真心本寂色相假名奚以是區區者爲余
惟心無不在巨而大地細而微塵皆是也譬諸羣木生氣充
足枝條花葉長短纖穠無所不可譬諸百川原委有自江河
洲渚流徙轉輸無所不到豈可妄生取舍執輓斷爲上乘謂
造作非佛事哉故下士滯有而迷空中士著空而疾有孰如
憑相寄懷因敬生悟庶幾弱喪而得大歸也况茲山巖泉含
絕世之美自是結構莊嚴與弘濟牛頭相映發於江表諸君
子之功大矣余自罷歸累憩於斯尋徵君散騎之迹灑然而
樂之新舊住持請次其事於石嗟夫士之懷瑰瑋而就煨塵

乙九

源國續四

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其有待於人豈不猶此山哉是又可臨風而一慨也

嘉善寺蒼雲崖記

蒼雲崖奇石綺錯爲都城最巖閣頽於前勝掩其半新安張
大晉率同志改建於崖之左方於是陰翳刻露諸巧盡出而
閣踞高以臨下林壑空入深秀挺特於恬曠者爲宜先後糜
金錢二百緡有奇工始萬麻丁未秋明年二月成瑯琊焦竑
集諸名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

遂有亭記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倉庾在城西北陬地有金
陵寺寺後高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大旁占數墟俗呼馬
鞍山隱蔽松樾蕭然清絕市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

策杖攜酒徜徉其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仰其地爲亭以覽
觀江山之勝而名之曰遂有以謂地因其舊而亭之自崇相
始也亭成而其地益勝放懷高蹈寓目而靡所不適仰瞻鐘
阜旁眺谿谷勢雄氣秀若蹲虎豹而翔鸞鳳各效其技於几
簞之下而風飄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皆不
出戶而坐得之何其壯也斯時崇相以會計爲職方嚴簿書
課米鹽束胥吏日汲汲不暇乃能擇地之善者以寄其耳目
之樂非獨忘其煩且勞又將有以自抗於埃壘之表其意遠
矣都城以遊觀名者不下數十未有及馬鞍者自是展齒日
集觴詠遞作荒榛叢薄之區一旦而發聞於時物之興顧不
待其人也哉以此推之黠蠹絕車馬罕跡之地爲人所不

乙九

源國續四

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窺者多矣豈世之負奇抱異者率深自闕匿非得夫冥搜篤
好之人不易與之接固其理耶崇相進而有人才之責其辨
於此審矣周生知常以崇相之意問求余爲記輒并及之生
能從崇相遊其作斯亭也與有勞焉蓋不問可知其人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華嚴樓在城南普德寺佛殿之右偏崇岡疊巘環繞掩映風
林雲壑平曠邃密其中琅函寶笈夕梵晨鐘凡叢林所服用
寺宇之亟需者十具七八矣於是諸檀越輩詣余曰普德爲
金陵名藍頃禪講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
者始建樓五楹延名德講授其中飯緇流三年是時遠近聞
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棟楹翔空雲煙蔽虧萬眾

170 2000

歡呼聲應出谷糜金錢千緡有奇八閱月而工竣更為無遮大會落之而屬余為記竊歎世人持左券取寓物未可必得其爭毛髮之利也如頭目腦髓涉湯火蹈白刃有所不辭師意之所到淨財雲涌不脛而至未一載間釋梵天宮談笑而就此無異絲凡一切法惟愛故壞惟舍故集以彼裨販如來者攬十方僧物以為己有不旋踵而禍敗隨之師衣取其麤者食取最下者勞心苦形一以接眾飯僧為佛事堂宇既成居之食之浩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嗟乎苟存是心鬼神歸之矣况於人乎師勤苦真朴不立文字眠夫綺語高談凌跨方等者誠有所不及至於人我相際利害在前蓋有不容偽者矣以此知言事易成事難成事易無欲難藉令士大

乙九 源國續四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之欲有為者能率是道其功用可勝言哉是不可以無記若施者姓名則具列於碑陰

明道書院重修記
明道先生為宋儒理學之宗往主上元簿流風善政藹然被於鍾山淮水間至今謳思之不忘清熙劉公其祀之學宮朱子為之記久之改築學使者廉西楚耿公定向督大修葺之後若干年圯而不治頃萬麻壬子熊公廷弼至親其湫隘弗稱尊賢造士之意謀於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資創為之不一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附焉齋祭有所講誦有堂俎豆有度賓位有序皆因耿公之舊而拓之巖巖翼翼壯偉闐麗於是搢紳逢掖來遊來歌

歡喜道說以得學其中為快而熊公乃使余記之余惟學者求復乎天理而已而載籍罕言之獨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余謂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先生獨契於此嘗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自得之而推以教人必曰觀未發之中嗚呼微矣夫人之四肢百骸人倫庶物皆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故欲肆而理微知人之天斯能知性善知性善斯能誠意正心修其身而天下治非治天下之難動以天之難也先生正己率物惟天之師故所至安其政而樂從之遊即新法之爭舉朝為忤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斯非學之驗歟先生於上元均田賦興水利簡獄訟導良拒

乙九 源國續四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淫為惠澤甚渥余嘗行湖熟大浸茫然而獨稱程子疇者亘數十里無少鱗食土之毛者蓋六百年而若新君子之盡心民事如此豈自待者厚而所垂者遠歟抑誠之所為不自知其然者歟不可及已九先生之為人不必同其修己教人無愧於先生可知也熊公慕伯子之風而襲九先生之遺跡其志之所存抑又可知也祠之建置不足為數公之有無然後之人徘徊企仰有緬焉不可及之歎則於世教不為無助九先生行事載京學志不具論熊公戊戌進士楚之江夏人其功名方鵲起未艾云

陽明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嘗不知

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數變蓋從萬死
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說盛行於世而
尸祝之者幾遍宇內獨金陵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
臚卿於此者且六年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香者不少矣
而顧無專祠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
攝京兆士大夫樞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釋率先生
意也爰念居遊無所而瞻嚮靡從非所以興學乃擇高敞燕
閒之處畚壤測臬而大葺之經體而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
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黃公繼至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於
是斷削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
詣余請記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余觀先

乙九 源園續四

一一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之始也其爲虛深嘗示人以器而畧於道俾守其矩矱而
不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於此而已學者將苦其無所從入
而道隱矣乃遴一二俊人時以其上者開之如所謂無善無
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於心而大以爲先生病孔子不云
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不可者即善與惡之云也究
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
言乎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
捐泯絕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窳係而名曰大本者也不
此之求而嗷嗷然枝葉之辨譬於執精粕而棄醇醪惡足以
與於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之弗及即九仞
何爲也先生起於學絕道廢之餘處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

磨礪鍛鍊如木生戩巖奇蹇之限欲透復縮而非干霄摩雲
則弗止宜乎明既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
志於先生之爲人不可不求諸學有志於先生之學不可不
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於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
之意而亦非符卿所望於諸君子者矣余故備論其事令學
者究先生之微言而不爲味者輟庶斯道之明日仲月引而
載符卿之美於後世其亦將亡窮也哉

瑯琊寺悟經臺記

乙九 源園續四

一一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遊魂華嚴比於湍水運法航而拯溺懸朗鑑以燭迷而或乃
倡言神滅著論無鬼茫昧三世恣睢一生棄大道之津梁投
無涯之罟獲不亦悲乎瑯琊寺悟經臺者廬陵劉公感張公
安道事而作也張公以端明學士出領滁州一日入開花蘭
若宛然舊遊回憶前世手寫楞伽棲於梁間工甫及半因梯
取之足稱其文世稱二生經者是已公自是每以經首四偈
開示所知且屬蘇子瞻氏書而梓之達摩所持傳爲心印者
復盛行於代至今五百餘年舊迹湮淪鮮復知者劉公以太
僕卿兩歷是邦詢訪遺蹤觸發新得乃築斯臺以識其事是
時曾儀部輯楞伽宗通適成因刻置於斯以垂永久而委余
記之竊謂楞伽寶經爲西域之秘奧東度之先鞭就四諦之

295 #4681

中開單傳之意譬彼枝川入大海而同味又如羣彩至須彌
而一色徧周沙界不壞無爲濟道羣品無緣自若固慧業之
總持法門之淵海者矣而劉公獨能融宗教爲一致洞古今
其如觀堅固善本具足檀那假有作之經營爲無生之津筏
往來倏爾示三世之無常締構歸然資十力而彌峻殆天俾
激揚一大事於豐山釀溪之間非偶然也自是令環滁增色
貝文再曜禪誦爲羣輝動巖壑挹庶子之波瀾清禪人之風
韻閱釋故事嗟詠前生從容賞會而去安知無迎慧刃解疑
網脫迷方歸正轍以慰公之心者出焉爲茲臺重也公名曰
升萬麻庚辰進士曾公名鳳儀未陽人癸未進士兩公爲斯
道金湯即一事可槩見云

乙九

游園續四

二二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司徒簡庵公重修祠堂記

古大臣之於世無激也無同也如太山喬嶽與雲雨澤萌庶
兆於膚寸而彌滿六合出之無心而被之者亦若不知近世
險詖者日伺上之毀爲梯榮計無識者輒不難以高爵界之
小夫因鼓煽結構競相爲名高而頑頓鮮恥莫詭無節者
率得以竄入其間推是心也殆患得患失之鄙夫不足道也
康陵在御園瑾竊權時事日敝廷臣虛無不瞻顧回隱以苟
富貴一二志士起而擊之然亦有迫於儕輩不能自異者亦
有貌隨而中悔者獨推一二始事者爲標鋒而人亦往往豔
稱之余以謂此特小臣庶官之事而豈大臣之所爲哉初韓
公以疏糾瑾一不勝而去朝議以公代之公簡易循理不求

赫赫聲未幾引疾力求退瑾日劓其過不可得尋以儲侍不
供爲公罪罰輸米八百石又謂遼左不當以菽易米也罰半
之已復以部他闕失罰百五十石公罄其產無以償皆稱貸
益之無少慙也當是時跡公所爲若無甚拂於瑾者而衡公
至是豈公與瑾議政有所陰諍獨陳而人不知者歟抑有力
制其機牙而令不得遽聘者歟其亦有不然者歟公始以職
爭也不居其名而旋以罪去也不辭其咎此大臣長者之道
而非小夫鞅鞅者所及知也近日居公秩者如東明濟南未
始不以小節微名而卒以苟從固位其視公豈不甚巧而一
以亡去一以罪誅校公竟何如哉公平生不苟取而妄交貧
無以貽後去今甫百年祠墓荒涼行路歎息而祭田且半入

乙九

游園續四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民家矣公會孫諸生夢鳳慨然謂震澤王公有碑以載先
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後則何觀既碧石刻之隧道會
河間侍御黃公來按斯土念公澤在其鄉爲捐俸庀祠而墓
田未復也於是謀於宗老出公佩玉二寶其一爲宗器而易
其一歸伎曠令族之不能婚喪者取給焉庶公之遺訓可以
不墜而又輯譜牒正宗系萃渙合離皆於是賴噫亦可謂有
志者已役竣乃踰淮蹈江求余言爲記故歷敘公之始終而
并余之所感者寓焉冀論世者有所攷云

書

答顧中丞

夏初舟抵淮揚問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真人之想恨不能奮
 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遣人一奉慰趨起未
 行乃為門下所先益愧歉不自安矣僕以慙直積忤權姦借
 名文體指他人所取者以為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嘻其甚矣
 之歎然召毀自僕不敢怨尤也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如
 門下者尚使之高臥東山時事可知矣幸九廟有靈宸衷天
 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軫中朝握樞秉要且晚可必

乙九

澹園續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僕閣陋非適用材頃日講求竺乾之旨為此生歸著世事
 禁非所敢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而懷衰者
 知所畏孰不仰之慕之况某謫劣嘗竊奉教於左右其為傾
 跂倍可知已第廢斥以來杜門省儻惟終獲戾於君子是懼
 此某之且夕惶悚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
 教尺察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俾某積歲沈冤立
 為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下其人之輕重焉而非可
 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即終老巖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
 莫知所報惟冀精調茵鼎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

以向榮戴吾君吾相之恩於沒齒而已有言不盡請惟垂亮
 幸甚

答趙侍御

僕遠遠門屏幾易歲矣曩者羣姦黨比國本幾搖僕徒以苦
 口折其萌芽至為所深忌特假科場事擊去之僕去而所謂
 憂危竊議者出凡以嘗試人心而為之端也當是時人心洶
 洶不知是非之所在迨明公一疏主上震怒視其尤者數人
 世始曉然知忠邪曲直之辨而國是因以大定何盛如之識
 者以此大服明公而并信僕向言之非妄僕雖老死林壑其
 亦何憾頃明公振鐸而南僕舊同館閣之遊而又在部內一
 人之數辱明公枉臨其廬且加禮焉第以罪廢之餘不敢從

乙九

澹園續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薦紳末而一望顏色以自壯明公其亦有以照容之否江南
 文獻奧區法弛士恣至倍費明公之心力然范型在望自有
 潛為格心易慮者僕伏在下風但有企仰而已參承未期使
 還輒布其區區一鳴謝悃諸惟厚自攝以慰瞻仰不宣

答于宗伯

某樸櫟辱在門牆之末顧不自約敕積其狂斐至罹斥逐以
 終負門下屬望之厚每一念之愧汗浹踵雖仰夙眷未能慙
 忘不敢以竿牘通也乃荷門下不鄙手書鄭重副之佳集啟
 函伏讀慙感交并言曷以喻某向於琢菴公所鈔得門下詩
 二册冲融和適卓然大雅之音尤以未覩其全為恨今幸手
 全刻讀之心開目明不啻日侍函丈聞馨歎之餘也幸甚過

望不可言古之君子出則抒謨矢音潤色大猷處則著書明道模楷後進門下兼之可謂甚盛第時事日新國論靡定殆聖哲所馳騁不足之日也未知門下能安臥東山否某齒髮漸凋壯心都盡豈復能稱驅策之百一惟踈伏懔懔拭目以觀相業爭詫於鄰翁野老爲願足矣王比部人還率此占復并謝誨函之辱未侍側間伏冀厚自攝以需簡召不宣

又
薊門僧持手教見遺言還日當取報書尋往維揚姑蘇至今未回也王比部至再蒙手札益深感愧某少讀古人詩嘗心好之苦白首程文不得一染指爲快迨幸廁一第又迫無聞之懼不復能分心力於此矣間有一二應酬語殊愧不工然

乙九 濟國續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敢不呈於函丈之前惟一笑而置之幸甚荒裁率畧不能百一仰惟垂照不盡

答任給諫

別久矣施丞之便稍抒積懷之百一輒辱手教見答不任浣慰吟諷迴環不獨仰見不鄙之至意而丈人之曠懷朗識超然流俗之表亦畧可闕矣古人勳名赫赫在蓋壤間得時而駕亦所願也然揆以性分猶爲浮雲彼妒前賊善毀人自全者直蛆蟲糞壤耳宜不足動達人之一盼也弟齒髮漸凋世念已盡願結髮向道以未及登太山瞻闕里爲一欠事倘數年之中未填溝壑必償此願與吾丈把臂劇談當自有日耳風便草草占復未間伏冀若時保練以副馳仰不宣

答楊侍御

古有聞風而相契不介而自親者其臭味似也僕淺薄無所能解之人乃明公望實歸然表於朝著顧奚所取焉而齒頰之餘每形獎借蓋明公好士兼容並包不自知其踰溢而僕愧無以承之耳白門一奉顏色未獲悉領教私更辱手書腆賜自遠而至捧誦再三至引羅先生之言以相况甚非其倫也感忤兼懷言曷以喻頃士習剏敝甚至羣謁有司干輿訟事者往往有之坐敷教者主在寬之議浸尋至此計明公必有以振之若夫正文體崇經術又其後矣恃愛輒僭及之伏與茅句容

乙九 濟國續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聞句曲興開河之工計門下欲通商惠民甚美意也但其關係甚重有未可輕動者金陵三面長江惟東而一方爲來龍今朱家巷祖陵與孝陵及都城百萬生靈命脈繫焉國初嘗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以便吳越之運尋慮傷殘地脈卽爲罷役故遺跡至今任其湮塞非力不能誠慎之也往朱鑿塘公以鹽商告開閭一議及聞前說乃竦然而止夫所利者一二之商人而所害者國家之大計且赤山爲南都鎮山古名丹陽者取此今祖陵相去里許惟鑿者日數百人所損不細往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鑿淮以洩之今豈宜蹈此頃采鑿者徧於海內主上以南都陵寢重地獨不敢動况以不急之務而爲無窮之害乎有懷不敢不告門下爲國爲民必能

虛心以籌唯便之從也草草不盡

答茅孝若

辱指教札獎借踰溢感愧不可言諭及長公論著甚詳且數
捧讀佳集澄澹而精美奄有儲章溫李之致又目所未視矣
敬服敬服僕少不嫻文詞只嗜古人之書含咀其言思其道
而未得也故未敢與人論文况英英如足下漸過庭之訓
譬之海若而問水於河伯祇爲笑耳然來意不敢不報僕觀
唐宋之文莫盛於九家絕非近代詞人比也韓歐曾之於法
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
甫子山乃有窺焉於言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
略於濠上笠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於心與

乙九

濟國編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了於口與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裕陵評李白有賦之才無
賦之學可謂具眼至子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真
千古之篤論但未易爲俗人言耳老易名理之淵藪晉人以
爲談柄非他經比二解故應獨優公渡海幾葬魚腹曰吾易
書論語傳未傳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論語解求之未得觀
子山論孟拾遺則又有孟解未見也詩文秘閣宋刻不啻十
數種頗欲鈔出會粹爲一編以拮据史事未果亡何而以譴
去國至今念之頃僕所藏洪熙御府本一鈔出閣本外集一
閣本尺牘一長短句一世行江右本分前後續別是宋集之
例但先後復出又多雜以他人之作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
通開記本子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

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王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

甫辨訪書王銍謂是其父作王公四六話備載其文與蘇集
微異耳此作或子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如此之類殆多
有之足下更考訂而是正之爲望洪熙本總爲一集盡去前
後續別之名以諸體爲序較是妥當而外誤亦自不少外集
往往有出於二本者又分卷最爲有倫如題跋一類遊行詩
文書畫等各以類從志林仇池筆記多散在其中鄙意以武
王平王始皇諸篇歸之論部餘一依其例可也李比部志林
問之尙未還盒倘真至百卷之多當爲別本耳尺牘閣本可
謂精備稍有別見者兒輩復增入之殆前此所未有也詩餘
增入者亦多并奉去統候裁擇艾子與雜纂雖出諸諸尙爲

乙九

濟國編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致漁樵問答等不足道矣指掌圖決非蘇筆然自是要書
有新刻乞寄惠一部此自可孤行不必附集也頃兒輩疾甚
信筆裁復殊滅裂統惟垂照不盡
與王體陵
久不聞問日切馳系足下近補星沙知爲政風猷復謁然被
於瀉山淶水間矣僕灌園之隙時以墳籍自娛卽口眾食貧
難於爲力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大率如儒生原未入官而
已許觀甫奉訪之便聊繫片言未聞惟爲蒼生自愛
與蘇眉源
得秦阿文書知其向上機緣卓爾現前非一時意識不行情
塵脫落何以有此真爲之喜而不寐也得此櫛柄則蒞政臨

民無不頭頭是當譬之甲第得主人自知戶庭譬之律呂得本色自成宮商雖非於平常日用有所更動其精彩更不同耳

答臧學使

負疴屏居不復相聞問久矣忽承教賜遠及知鄙薄尙辱記存可勝感愧學使爲薦紳所欲非爲其名位足豔也先師耿恭簡公言平生於此官得力甚多蓋言動進退之間眾所屬目進修有自不容後者以此知自學教人非兩事也足下親身臨政聲實蔚然意自是當更有進步耳不佞錄錄送日無所比數獨駒陰之際時從卷帙中追古人而與之游不敢以老病廢學也流覽之餘編蒲采芘差足自老世事豈復入夢

乙九

源國續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寐中惟佇觀足下有所建豎爲巖居慰耳草草謝復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答臧兵使

門下抵任欲市月矣僕荒墟并薄田在和州寔部內一人之數分應申賀於左右苦次兒臥疾經歲拮据未有起色坐是不能遣一力奉候顧煩專使以教賜存之捧領之餘可勝含愧徐穎之間姦人窟宅頃河上稅使又重贖之安瀾之中伏有穢浪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髮半凋世念都盡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訪餼稍息得安意巖栖力耕課讀含戴主恩至於沒齒分願足矣來諭非所敢承使還草草謝復諸容嗣布不盡

答薛鴻臚

承專使遠惠手尺并名花珍况物意兩重鄙薄何以承之領次但有感愧西原先生鎔裁九流模楷來學吾丈遠紹其風何異康成之有小同審言之得子美也不佞傳癖書淫成於結髮然性昏質下垂老無成今且一切謝去之不爲理矣獨向上一著不淺望洋之歎讀令器之言彌生感奮承命漫爲傳草以往篇中直書原語以令器超詣之言自足不朽不佞不欲沒其實耳幸教之名花品數太多遂令貧居一旦增彩異日春色謫然把酒對之如奉清揚也草草謝復諸惟善自持以需遠業不盡

答王中丞

乙九

源國續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使至再辱教賜并石刻之况展讀之餘風華輝映霞散雲流令人把玩不能釋手何其奇也卽德門盛美非藉此以傳而詞翰并麗自足增藝林一段佳話耳但僕之惡札亦廁其間可爲含愧雖然譬諸貴人燕樂傾銀注玉眩人目睛而雜以一二陶匏又如冠冕佩玉之人紛然盈座間之采芘編荷者流以相爲揖讓或以亦足妝綴景致而不可以爲病也明公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草謝復諸惟爲時崇護以副倚注不宣

答許繩齋

久不奉起居之間承教賜遠至甚爲感慰金陵觸處可供眺聽雖弟不出戶庭鍾山青溪坐臥可對偃仰泉阜以慰閒暮

意味殆不減市朝時也兄其無過念李君持論不無過激要其胸臆間語故之足存若其行如冰雪尤弟所服膺吾兄異日常自得之悠悠之論殊未足憑耳茅山在句曲郭門兄倘以事至遣一力相聞當與兄劇談於積金華陽之間亦一快也

奉王忠銘座師

放斥南還幸得老師相依歸未幾老師以高蹈去國悵悵然殆無所之非獨一時離合之感也奉別以來時事益難著眼老師巖居川觀待時而動明哲得於幾先出處光於前輩載之史策當爲千古美談豈但門人小子奉爲矩矱而已哉門生閉門卻掃之餘偃仰林泉流玩典籍雖室乏兼辰巷寡轍

乙九

源國新五

九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跡而自適之味亦差不薄陶詩不云乎何以解吾憂在古多此賈老師聞狂斐之言當發千里一笑也莫徐聞晤於金陵得詢起居之樂不任浣慰施典史行草勒附候施爲楊復所先生門人亦與門生游從最久冀推分教醫而培植之至感諸惟若時自厚以需簡召不備

答金甯國

承教札遠及且垂念僕骨肉之慘開慰拳捧誦之餘可勝感惻頃辭謝存至自是修行不力之報然此大圓鏡中死生去來不啻如過影然知道者非其輕視之蓋世有規溷濁之全而謂一漚之起滅能爲罣碍者未之有也僕誠不及此聊爲門下述所聞耳東南水災異常昔所未有門下焦勞拯濟

心力備至與姑孰余丈爲士民所共戴以二丈學術皆有本原推之作用自與時流霄壤如此接境得良二千石二人部內咸知感頌然未知其爲難得也

答黃少參

古城數日相晤日擊道存真使人意消至今每一念及如清風颯然生於懷袖間也歸來紛紛不能一申謝悃願辱教賜遠至抔誠愧感學道別無奇特只是休歇貪癡直下便歸家鄉更有甚廢事來論欲覓元如真性了不可得已是一句道盡乃復有煉之又煉等語意是爲弟鈍根而發非吾丈胸懷本趣也府公父子弟之舊交但昔人云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然不敢不爲丈一及之使草草附謝諸惟爲道自厚以

乙九

源國新五

十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副瞻仰不盡

答王兵部仔肩

相別雖久時聞向道之切輒復忻然所謂千里同風也頃辱手教真愛雅志溢於豪格間不任感慰吾性空洞本無一物只是自生意見捏目生華迷頭認影轉覓轉遠今欲深入知地別無奇特惟取從前一切知解盡情休歇直下便歸家鄉更有何體可透何事不了同志者好爲苟難言及此等輒生疑誠挺然一往摧鋒單刀直入直離其人也足下勉之僕病臥日久絕無世念見諡山林朝市本無分別僕亦自知但老病侵迫子女牽纏欲寸步離卻鄉井爲時馳驅殆所弗能矣語具子先報書惟諸賢念之不盡

行誼卓然貧不能自達者也幸一留意杜了齋向曾面言之
其事行俟邵果齋上謁時具悉今以雲峯傳奉覽雲峯舊遊
天臺先生之門冀留都建理學祠亦奉其主入祀矣并以附
聞不盡

答張伯起

久未以片言上候起居頃望亭僧持老丈手書大作見貽捧
讀且感且愧不自知汗之沾衣矣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
南見諭自此不能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
高其果如此世之染指仕途知難而退者人猶以爲賢况丈
鴻冥豹隱竟與黃勉之孫仲可張愈光諸人高蹈於子墨客
卿之林又奚有於區區腐鼠哉弟少於丈十餘歲顧蒲柳之

乙九 潘園稿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委摧頹已甚如丈者杜陵之筆有神江淹之才難盡名書偉
撰日出而愈新殆天縱之爲藝圃之重非偶然也何日挈舟
吳門一聞清論以洗憤懣吳君行率此附言一明嚮往諸惟
厚自攝以慰馳懷不盡

答王仔肩

解司城至領教既甚感記存僕頃踰七而齒髮半凋諸念盡
矣世事自有擔荷者枯槁寂寞之人只如空山老衲柴運
水自煮自吃爲自了漢而已石簣未勒破而沒直是可惜智
者以性奪修成無作行而外索者往往失之古云善惡二塗
皆勿萌心能障智眼障去則足下所云某日中天有目共覩
者可得而言矣然此未易爲俗人道也舊日大參多轉卿寺

者若得就一南缺共相商究其樂如何草草附復并謝諸不
盡

答蘇撫州

使至辱手書拳拳捧讀感愧三復書詞備見所詣精進蓋我
卽是道而昧者失之愈求愈遠古德言拋家失業向外邊走
殆無人不然老丈一眼覷破自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洒掃
應對皆爲精義取之左右逢其源何樂如之昔李漢老言著
衣吃飯色色仍舊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已是千
了百當語大慧復詰之云仍舊處莫更走作否不知著衣吃
飯處如何走作真爲無風起浪矣泰阿丈時有書相聞所見
日益真確同社有此兩公真斯道金湯也別册本無可說漫
書古語數則聊爲遮眼耳不盡

乙二 潘園稿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答朱鬱儀

僕於門下卽未獲承顏接詞乃親華音而思美度開篋笥以
擬心神注仰非一日矣曩使中州過西亭中尉之家觀其藏
書甚富而經術居其強半竊歎今世士大夫摘詞流詠殆不
乏人而學知所重如西亭者甯復幾人迨讀門下所著作無
非易象之指南春秋之流例爾雅之關鍵甚矣門下之似於
西亭也川塗相間恨未能踵呂安命駕之風參東哲發蒙之
論願承手書嘉謨自遠而降感慰盈懷曷可云喻嘗觀漢之
劉向忠義垂聲博雅擅世令盡其用有初於世道豈淺鮮哉
而竟齋志以沒門下有向之長而不獲一試僕竊歎之願事

功學術古難兼美如門下之所得亦復奚憾謝比部還聊附片楮一明嚮往宥刻數種奉覽不惜有以教之幸甚

答余常吉

客歲得奉教累日雖朋輩袞袞然莫逆於心如吾兄與汪丈者殆不可多屈指也此道無日不明與行非得人擔荷而闢繹之終成汨沒如坐寶山日苦貧乏世人之迷往往如此故所望於二兄甚非淺鮮惟勉之勉之昨承寄惠詩經旁訓已領訖其人竟未取報書而去今因程鴻臚之便草草謝復

答余常吉

查雲州來再得手札知垂念拳拳可勝感慰楊先生語錄細閱一再過知諸君子深得旨趣乃能摹寫如此益喜吾道之

乙九 漢國編五 一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明而楊先生爲不死也中有一二則僭爲刪去因語稍未瑩恐增未信者之疑故耳批評恐不必只漫題數語於首簡未知可意否刻成即寄數册爲望未問惟爲道自重不備

答余常吉

累承手教感慰不可言向諸友所記略刪定附刻拙集後今以奉覽今歲再讀兄所錄甚爲條暢乃覺前者之未盡矣欲細看一過託貴鄉諸同志傳之行若甚迫不能待遲三五日有友之海陽便當轉上草草先此謝

答余常吉

寄示語錄甚爲條暢昨拙集後雖附刻數條然不如吾兄所錄爲詳備略爲刪訂呈上可傳之同志以慰吾兄津梁後學

之心也張康叔行已有數行并小集同往小僮行更作此風便不惜時見教

答余常吉

久不聞問得來札讀之可勝感慰拙語本不足傳辱吾兄加意如此無非欲學者共明此事特借不佞以相激揚耳故今不敢辭示來數則增入亦可須兄檢示有重出者即去之無致架屋疊牀可也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諸惟爲道自重不盡

答程渾之

客冬浪遊幸得聞諸君子之教喜幸不可言其間最爲透脫穎出如吾丈輩者皆出於楊先生之門益知學不可無師友而楊先生之功大也是道見成悟入若甚易而保任則實難

乙九 漢國編五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雖學如顏氏必拳拳服膺乃可以與於中庸非謂其擇一善而止也然不能拳拳服膺其所擇之一善則亦可知矣不佞少微有覺輒猖狂自居至謂古語不足信久之身涉其津乃知學問中自有此節次所云危微剝復云者有一病必有一藥非漫爾也恨相去之遠無絲盡質所疑信筆往此以當晤言頃老病侵凌深秋多不能奉塵談矣未問惟爲道自愛

答羅給諫

去秋一晤甚慰積懷別後不能釋然者累旬而後已兄才識俱高宜早爲世用而遲遲如此若弟則衰遲潦倒無足齒錄置之無復道可也承委譜序春初已具一草而無便可達弟自視語甚平凡名家之譜豈宜以此爲弁幸兄一笑而置之

頃手足生瘍甚爲所苦先以稿呈上俟小愈可以搦管另書一紙付顏生轉寄顏生是雲溪公之子方爲其乃堂乞銘而來計非久可回也來賜非所宜承捧領但有慙感使還率此奉復并謝諸不盡

答羅給諫

竟從卅爲羊角從目爲羊目從几爲羊足兌爲羊故取竟陸之象竟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羊行之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尤甚九五比於上六在羣羊之中獨能自決而行於中道比之四上可以無咎然猶爲兌類恐有濡忍未決者故曰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不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此皆舊說攷說文竟從羊其說不爲

漢國編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據若竟菜實無取義更宜詳之所論繫詞傳俱當辭占象變聖人就爻象中指出爻象原爲揲善而設非揲善亦無取於爻象矣易道深微雖孔子亦晚而始學之後世則如射覆然各以其臆測之雖有其中有不中不可謂之非易以易無所不在也雖然弟亦所謂射覆者耳唯老兄時有教之

答汪仲嘉

令姪孫至領手札及雅脫種種感慰不可言吾人五十以後血氣日減譬之天人歷劫既盈衰相自現此必至之數也僕歲苦瘡瘍積傷不已目昏足弱不復成步六月中復有次子之變脫者怪僕等閒視之僕謂世爲苦澹吾更加自苦可乎上者忘情下者不及情上與下則有間矣而不爲情累則爲

猶賢乎爾晤言未卜聊往此以發一笑承委傳草草寒命幸改詞用之餘惟保護以副馳仰不盡

答馮少墟待御

自徐醫士南還一奉手札知道體康勝不任浣慰以南北阻絕不獲嗣起居之間但有嚮往之私耿耿胸臆而已頃奉教賜種種兼讀所刻諸篇知丈開闡甚詳擔荷甚力於關中橫渠涇野之學可謂有光不但能不愧之而已弟於此事研求印證不下五十年竊觀孔門獨稱顏子爲好學自顏子而下君子以力行入子貢以多聞入皆得一貫之宗然其始也聞仰鑽瞻忽之語未嘗不以爲類於虛無而疑之久而有契乃知仰鑽瞻忽即在力行與多聞之間只分悟與不悟而已丈

乙九

漢國編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業用曾子子貢功夫但未知於顏子何如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切無謂其近於異端而疑之弟一老友沈艾陵者力以攻異端爲事至八十餘豁然有得未嘗不自歎昨非而今是也相去甚遠難於往復輒冒昧言之不罪不罪序稿草草呈覽附謝不盡百一惟心諒幸甚

江甯焦

啟

何氏婚書

伏以鼓道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敢貢尺書恭維尊親家先生大人閣下許身欲比於雙金績學有同乎二玉業收名於異等定策足於明時何期聲氣之相求輒辱非封之不乘材非郭壻昂然上座之先登鑒豈成公密爾東鄰之相締日者之古占既協序端之微幣敢稽奉泰晉之歡忻成永好望金張之館但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啟

答史參政啟

乙九

濟園續六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伏念聖賢久矣每思警欵之親極目悵然尙墮塵埃之夢猥領華司殊敦儒衷恭惟門下賦材閱廓秉德冲夷壯猷藹於閭端馬望傾乎天下持衡憲府高論思獻納之風作牧藩方宜中和樂易之化馬人龍戶悉入甄陶嶺瘴江氛咸歸蕩滌愷以欽於世德曾冒貢乎詩篇作者四人愧韓非乃混同於老子有來一札因西施而刻畫於無鹽欲借潤於陳人輒仰勁乎大魄望懸海嶠雖凝香畫戟之方遙誼重粉榆幸賦馥殘膏之見及鄉里之衣冠不乏巖廊之召節邇加轡蓋造朝適錦衣畫行之會駉駉上冢祝先驅負弩之榮跋足以須有懷莫盡

與黃按院融

乙九

濟園續六

金陵叢書
一
蔣氏校印

伏審召節起家輻軒入境周原六轡與霜風和氣以借來江介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祝先聲所播謠頌相聞恭維門下才茂剽繁學優致遠形於器宇知溫良敦厚而有餘措諸施爲自博大魁闕而絕擬數年仰咨諏之方五堡資彈壓之雄亦既久擅其能謂當早畀以重中都非他鎮比繫國本根內廷俾我公行世民疾苦即遠遯聞之而咸悅蓋尋常使者之所無頃自淮陽爲鹽盜之區抑昔徐宿乃姦豪之窟慨凋瘵之未復推俶擾之有繇政果安和甯見賦輿之馬吏無侵枉疇爲游釜之魚此真元尙憊之當先豈疢疢未瘳之足慮大起溝中之捐瘠實資堂上之準程某自揆庸虛謬膺委寄念向日文戟之內切仰高風將一方共事以來幸陪餘論望塵未卜矢惟泰山喬嶽以相依報國同心詎必禁圍淮陽而有間其爲傾企莫既揆裁

答金侍御啟

疇庸易部馳傳遵塗顧此中原稔風聲而胥服有如下士叨削牘以先施雅眷難名衰宗易感恭惟門下學賂詞精而貫乎道氣和貌粹而濟以剛小試牛刀藉甚得中和之譽入儀烏府凜然形譽謬之名與其勞按視於殊方孰若展施爲於近地果膺詔節改畀使華簪筆持荷輟班聯於侍從登車攬轡視河洛之澄清勁氣橫秋鸚乘風而直上墨夫屏跡雲見現而自消才猶蓋稟於天資丰采獨高於朝路詎期記憶猥及衰疲僕稟材過迂賦命奇蹇嘗欲慕古人之節雖窮達去

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然苟獲賢
達一人之知與一何惜尋常眾論之紛紜服誼甚高銘心敢
忘謹附啟陳謝不宣

乙九

漢國續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帳詞

贈大都督王公總戎東粵帳詞

伏以法羽林而置將久殫出入之勞佩金印以臨戎益重邊
 郵之寄輟樞機於右府授節鉞於齋壇遙知五嶺之兵民欣
 頌十連之師帥恭惟六總戎閣下果毅不羣深沈有守鎮定
 大事如周條侯之從容貫通經如薛仁貴之博洽早絲雋
 選案著府公刃遊於批大卻之餘器別於試盤根之日郎襄
 帝夏有謀則告而有力則陳兩蜀三苗無剛不摧而無堅不
 破蒞樂平而耀寇臨邛水以爲生自北徂南由巴入楚馳驅

乙九 滄園集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黎莫賓廿年僮耳黑齒之夷節制建陵壯千里金城湯池之
 勢况夫刑輕典而安反側釋降人以靖流離農無輟耕市不
 易肆舞羽有同乎伯益活人何減於曹彬蓋繇其一人兼數
 器之長故常以一身應四方之急念中外宣勞於數載乃豐
 鎬坐鎮於一時詎期嶺越之陬更借干城之重豈羣方庶定
 則還者俊以強本朝南顧未寬則藉精神而折萬里知安危
 注意莫先帷幄之籌惟文武憲邦可繫華夷之望爰起千乘
 以總萬兵虎帳鏤膺正元戎之顯號神旂豹尾備大將之多
 儀風稜大著於擁旌谷注益隆於推轂昔陶侃督軍交廣啟
 長沙之封而方叔執訊蠻荆振中興之旅在昔之山川未改
 知今之事業方新某等御一代之偉人接九河之雄辯激昂

懦氣俯伏下風可但曳裾樂從軍之油幕願同執筆草破賊
 之檄書冀寬分袂之懷敢代琴轅之語詞曰
 隴西辛慶忌江左管夷吾英姿偉畧曾向黃石幾傳書碑礪
 胸中奇氣不肯低回京雒定蜀又平胡晚學伏波老嶺表再
 馳驅相送處杯酒盡暫躊躇舊時部曲紛紛歧路擁行車異
 日桂山荔浦佇聽黃麻紫誥麟閣畫規模爲問羊城勝留得
 此翁無水調歌頭

乙九 滄園集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茲

贊頌

觀世智菩薩三十二相贊

第一

流水長者活魚幾如大士何為以鑑鏡魚心出世間世法不
變離鈎三寸一語誰薦

第二

謂為無著經自手持謂為有經卷而未舒不以知知不以識
識欲求入處銀山鐵壁

第三

大士巖居雙鬢飄洒默然無言得大自在孰云是默其聲如
雷一垂手間作世導師

第四

飄飄寶珠垂垂紺髮德容恢晏天骨秀擢六時金地衣灼天
花以世眼觀空邪色邪

第五

閱彼眾生無繩自縛信心而遊擺脫羈鎖可道非道行無行
跡有中有乳無舌者識

第六

右執楊枝左則軍持雲衣翩翩其輕五銖雖云五銖函蓋實
大一噸伸頤再拊海外

乙九

濟園續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七

有定可出則有不定此顛倒見非法眼淨大士之定不見我
人天降時兩山川出雲

第八

跛倚箕踞無不是定無取舍相是名真淨如水涵影過而不
留風恬海晏巖花自秋

第九

霜縑之上漠然不語時而風行時而鶴舉西來之意卓爾現
前水滿於餅雲在青天

第十

匪曰拋迷亦不就悟青蓮花上從容穩步有少躊躇留惑淵

生四生滅度彼岸功成

第十一

手拊巖石歛足而坐釧靜花飛甯知有我雲台寶網自演法
普一毛孔中放大光明

第十二

兩手方用兩目自寂寂者冥冥用者寄膝川固非有寂亦詎
無雲披月滿真體如如

第十三

不辱曰白能忍者依有風禱如示同體悲所執非執如環無
窮誰為天遊遊此環中

第十四

乙九

濟園續集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手挈軍持足蹋煞背秀眉月弦定目淵注巨海渺茫而能空
行心開形解示我化城

第十五

兩手抱膝蓮承其足獨觀晏然空巖突兀梵社二鼠駕舍六
龍恆沙妙法海濤天風

第十六

有言皆幻無起不滅爾何喃喃耽此佛說若離言說是斷滅
人不即不離名最上乘

第十七

手攜軍持貯以甘露於電光中尋聲救苦知爲電露苦樂奚
存一苦一樂皆方便門

乙九 佛國經八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十八

六趣遷流根塵相刃變化死生如響如勝大士總持示以寶
輪一轉手間如日破昏

第十九

行必直視坐必加趺爾獨回顧所願焉如名何有鄉亦不動
地此佛菩薩放身命處

第二十

獨依巖巖鯨波空闌華鬘翩翩不起於坐奚似悟入從聞思
修苦海茫茫在一轉頭

第二十一

母陀羅臂以千億數而此何爲示現其六日用儼然異趣同

妙卽事之理一體三寶

第二十二

菩薩六臂臂執一物惟無心故用各不忒能暫歛念諸相寂
然不用而用密在汝邊

第二十三

清淨本然知之者誰獨示妙相拯此羣疑疑纖芥生輒有四
眾何以拯之如如不動

第二十四

佛說萬法其法則一如百千鏡共照一室誰具法眼表裏洞
達無誦無聽心花自發

第二十五

大士之飾纓絡華鬘遊行自在步步生蓮須知我法不住聲
色脫落皮膚乃見真實

第二十六

貯水滿鉢其流涓涓楊枝一滴熱惱可捐女四大中水相亦
有業火宛然胡不自救

第二十七

收回足指不動大千我聞佛語此未爲難緝桂披蘿無煩言
說直露全身寒潭皎月

第二十八

白華巖頭晏坐自在闡化諸方不離本位如月在水如春在
花無作妙力徧滿恆沙

乙九 佛國經八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二十九

翳彼青蓮具七寶相足踞手持頭頭是當莫言妙理色見即
差靈山之秘一笑拈花

第三十

手持如意妙相懌悅以自在力海水可涉徐行安步魚鳥不
驚恆沙億劫作護法城

第三十一

心淨而激其神自紆六根一動眾妄紛披我自聞聞旋聞聲
寂一了手持入三摩地

第三十二

合掌日向文衣燕如天風乘之其虛其徐一塵不立萬法攸

乙九 源園稿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始誰其頌之曰澹園子

少傅許先生真贊

以身翼漢留侯其人辭榮悟主依稀淡成凝然不可測者其
渾厚蕩然莫可擬者其心神化鑪在手神機逸羣垂成之功
皎如在天之日未竟之志鬱然欲雨之雲故松吟石臥在巖
穴不見其誦而龍驤豹變在臺閣不以爲信詎非虛以閱世
不可得而疏親者耶

太宰見臺曾公真贊

國有棟臣鬱爲世瑞佩服五常翺翔六藝器能濟物跡則用
晦古名典銓簡要清通公心了了如鑑在胸陶冶羣材必覈
必公乘雲何之存者不化無愠無喜亦如此畫庶幾觀之起

敬夙夜

余幼峰先生像贊

貌逸逸而若卻目炯炯而有神淵然不可窺者其雅量浩然
不可禦者其雄文幾趨踰於三館作儀表於兩均非其馳驟
於地負海涵之學何以領袖乎金華玉署之倫才優而施用
未盡齒宿而輩望彌尊如公者微獨爲在鄉之耆舊實可當
憲老之先民者耶

程濟如真贊

安丘作頌以表君平無欲無營澹然淵清夷甫官人遊澹之
宅曰師其心匪逐其跡一性沖漠不着鹹酸厥中空洞真味
乃全冥濛寂歷煙雨沒滅憑闌誰子心若水月混混其貌深

乙九 源園稿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深者機一室虛白天地同歸

王酉室像贊

風儀朗邁揮斥塵細遶遶鶴情溫溫玉氣時遶道存辭榮養
志未究者材不朽者藝圖繪宛然空山松桂

卜孝廉像贊

亭亭獨立矯矯誰子中實川融貌若嶽峙學府文遠英華絕
擬丹青煥發儼若至止風行雲會一日千里

季徐于真贊

韻出襟袖秀見眉須淡然淵清者丘壑之丰度矯然挺特者
巖廊之步趨顧乃挾簡編以送日弄雲泉而自娛豈其如透
春之花形跡不見欲雨之雲虛鍊將施聊爲是據稿梧而遶

選者歎

劉母項碩人貞壽頌 有序

余誦其姜栢舟詩未嘗不嘉歎而心嚮往之也頃觀鹽官劉母事與其姜奚異嘗試評之奉舅姑教弱子為德於鄉而務成子之令名此其姜之所無而劉之所有也詩列國風見重於聖人而傳之天下萬世此其姜之所有而劉之所無也至其志行儼然一於所從而無悔則劉與其姜之所同也然其姜當先王世澤未湮之日而劉處女教既弛之時其難易又自有不同者其不得見列於詩則時之使然於碩人何憾焉余不揆援豪為頌系之彤管庶幾謀及刪後之詩者其有取焉耳

乙九 濼園續八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貞為婦德壽乃福始既壽而貞世孰與比有允壽母誕毓名宗柔嘉伊則令德維恭夫殞靡他簪節高步指心誓天中流一柱風草斯勁焯玉不焚然諾既踐婦誼以敦徇義實難立孤不易疇令死生生者不愧從容課子匪善曷師振賢嫡德以勸我思子拜稽首母恩罔報立身揚名一稟母教輩血可屏骨肉可封夙宵虔禱以延母福匪子伊孫絲絲瓜瓞婉變在旁母心則悅人孰無母福則稀有母篤其貞天子其壽母孰無子色養靡常孰如母兒率是義方孝義勃興感茲氣類我則不佻望風者愧緬彼栢舟世之標表猶歎碩人耿介有耀合豪纂德彤管載之其風肆好千秋令儀

李龍眠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相贊

庚戌元日鴻臚程君以吳道子畫觀音三十二相求余為贊矣久之又得李伯時畫數亦如之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髮一日謂余曰煩子并為作頌可乎余曰大士功德窮劫贊歎所不能盡余奚辭亦以次年辛亥元日成之

第一

大士行遊冷然御風口吞大千不蒂於胸童子何為禮大士足潮音空洞寄此巖竹

第二

維觀世音見佛作禮代佛說法是法王子舌如淵翻不失道根契之者緣緣在音聞

乙九 濼園續八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三

龍性莫馴如火猛烈大士遇之湛然水寂水火性空現大日輪施無畏力與此世人

第四

芬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耿耿孤明

第五

霍然一窟盡地包籠諸佛陀耶在我掌中婆心正切無坑自墜仲母陀羅沒巴鼻處

第六

以刀截風風則何傷外道壞法祇以自殘於大獅王威而不

怒示大勇猛爲佛禦侮

第七

擬心一絲隔閻寔多日下孤鏡其照幾何心花發明去住無所水中之月了不可取

第八

夜靜水寒金鱗不創此於何來得自船子縱之可逝操亦可求在一指間其價難酬

第九

魔事熾然日與法競以杵摧之不戰而勝譬彼夢幻雜然紛披匪力所制知幻則離

第十

以佛執佛豈顛倒見化佛現前如法雲燄一示無量無量一身誰除見網直濟迷津

第十一

飛鳥遊空楊枝生煙我不豎義如意長眠誰云大士聞聲得度晏生寂然觀者自悟

第十二

樹般若幢寶網紛綸羣迷快靚如蟹得醒佛選圓通獨臻要妙手拈一花臨風自笑

第十三

植拂枝願寄此冥漠四性寂然夢亦是覺舉世皆夢我甯獨醒持此夢機以示寐人

乙九

源國編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8634

第十四

桓桓猛士負此稚子摧剛爲柔在一彈指時無烈心與蠻觸爭豈如移之作護法城

第十五

掌中所持有水涓滴與大海水性同一濕業火熾然非人女燔知惟心造一滴清涼

第十六

森竦挺特空倚上干悠然大士拊石靜觀無情說法是語匪忒誰來問法請問此石

第十七

海中寶華超出萬象以定慧力宴坐其上遡風氣馥映水光

乙九

源國編八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華隨其心淨願結因芽

第十八

九級浮屠如搗如取文衣飄飄風動雷舉尻與神馬遠蹈獨游中有設利光且十州

第十九

四大何重一葉何輕飄然而遊蓮葉可乘輕重曷生爲起心故大士無心從容安步

第二十

毒龍懷嗔墮此異端有願護法載我不難我道既成爾願亦滿持此見佛知佛不遠

第二十一

大士導人在一指端云何據几默而不言我知其中無法可指根在塵空木石自語

第二十二

粲然者少嶠然爲老形之遷流利那莫保彼君形者卓爾不遷見恆河水百歲宛然

第二十三

眉峰星燦而門月皎纓絡華髮具佛相好兀然一石無思無爲是不動處萬法總持

第二十四

明月在天清風滿袖手攜筴籬盛水不漏水動珠圓控搏靡由我欲從之有覺無修

乙九 讀園續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第二十五

相喻以言非言可盡相煦以沫沫不能潤何如回頭大圓鏡中朗然一照萬法皆空

第二十六

大士繚經經自我作如人爲繩乃以自縛以無言音誦無說經是無耳者聞此大乘

第二十七

琉璃餅中得法水淨童子何爲乞以自潤爾以法乞我以慈與挈火宅人入清涼地

第二十八

一葉蓮舟遊行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我本圓寂湛而不

移非來化人慈力所爲

第二十九

一水一月常湛常徹如如不動了不相涉晏寂之門總持羣機函蓋大地此福田衣

第三十

熱惱實懷根種焦枯大士閔之灌以醍醐淨酒颺清真慈在物從竹風裾珊瑚可掬

第三十一

稽首觀音獨坐一石丫手觀心寂若水月勿云宴寂雷聲默淵一刹那際三身現前

第三十二

乙九 讀園續八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玄文玉匣青簡瓊函窮貝多葉四百五千置而不視云此說汝如來在世寔無一語

誰園頌并引

摩詰有詩云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蓋欲齊物我於度內滌貪著之心胸其意遠矣孔陽宗侯爲園以誰名之顧摩詰寄慨於身世之後而宗侯蟬蛻於指顧之間又自有不同者夫園亭水石士君子以適情蕩滯自抗於埃壘之表乃李贊皇之流竭歷以致而又欲其錮而留之曰以一草一木與人非吾子孫何患之甚哉夫苟適吾意投足所至皆佳境也不然人我攻於中得喪殺於外溪山皆桎梏草木皆敵國矣而奚樂之與有余嘉孔陽之達輒爲之頌以附於園記之後古

有風雅頌賦比興之義具焉後世賦乃別出不列於詩余以爲非古仍名爲頌云

維古達人同物斯貴異則九州爲狹同則環堵爲大茫茫堪輿乃有南紀洪居其中一彈丸子乃夸毗者執以自多於蚊睫間妄分誰何達哉孔陽在寐而覺與物爲適詎以自縛龜魚迭主禽鳥互託谷不必字子真池不必名謝家賜書則來者可讀里門則通德可誇康成之草若帶安期之棗如瓜三竿兩竿之竹十種五種之花蓋隨物而可共又奚擇乎自他彼披風臥雲環溪曲沼非不雄冠於一時而卒委淪於野草况夫贊皇木石平泉花鳥未得之患其不得既得之患其不保其爲累也何多其爲適也何少斯不足爲明者之一笑也

乙九 源國籍八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嘗警諸畫而醉隱夜而夢遂孰彼疆而此界孰昨君而今牧超三才之鴻濛混百年於儻忽殆無何有之鄉而至人之所爲託足者耶

程于止像贊

道體儒衣中心融怡其嗜義也幼而無怨其績學也久而不衰飛羽觴於月明之夜吹洞簫於花開之時知之者以爲新都之雅士不知者以爲閩苑之仙姿也歟

江甯焦 茲

書後 題跋

書先師耿恭簡先生手帖

昔歐陽子在夷陵觀吏牘莽錯大爲民害自是與學者多言
 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也先師命世大儒顧
 於民情吏治靡不精討見守令循良者薦達之惟恐後余所
 祝記不可勝數矣此卷爲余姻尹南臺氏而作南臺爲吏潔
 廉簡易所至不爲赫赫聲而上下宜之先師一得於其弟子
 健輒深嘉而樂道如此藉令先師而在目擊南臺治行之始
 末其推轂之又當何如哉觀者於此微獨知南臺之爲人而
 君子居官之要前輩成人之美皆可見矣

乙九 澹園續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四子會解

聖人之道微非言無以通之言也者道之筌蹄而非道也昔
 人以先覺者立其名傳其義遂使後世循其名失其旨黨同
 伐異莽莽而不可已遠哉其分於道矣定所喻子因之於是
 其獨會者假四子而通之其用心甚美夫學患無知尤患於
 有知惟至未之或知而知泯良其背成其晦而見息則名言
 所及皆筌蹄也嗟乎苟可以得魚兔矣何筌蹄而不可用苟
 爲已得魚兔矣何筌蹄而復當守讀其亦以是求之

書荆川先生傳後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

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
 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
 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
 女主之朝豈誠戀戀於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
 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躪
 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
 何如而可以經經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
 懲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柳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
 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題陳氏手澤二卷

天竺以貝葉爲書亦已異矣至遲宜翁題詩花片一時遊戲
 翰墨耳而遂傳之至今亦藝林一段奇事金夫人番馬矯矯
 有致知其人有林下風也陳氏子孫其永寶之

乙九 澹園續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古人臨書譬之優孟學叔敖非必改形易貌而見者以爲叔
 敖復出要在得其意度而已遲宜翁之於蘭亭亦然石亭先
 生詞翰妙一時其淵源乃出於此知世謂芝草醴泉不必源
 本者非通論也

題方輿勝略

昔子長作史記必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
 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鄱薛彭城梁楚以歸况士欲
 經世苞九有而戲萬務乃以寡見謾聞冥冥而決事豈不謬
 哉鄭夾漈志地理以水爲主挂一漏萬無足繩準一統志詳

於近日而義例猥繁紀載無法觀者病之程君幼與刪繁就簡勒爲一編又謂古人左圖右書經緯相錯後世圖譜不傳祇滋詞說雖胸藏墳籍及賓之行事茫茫然不知所向况並其書而末之攷乎乃每一省會系以一圖其於黃河海防九邊海運凡關經濟之大者靡不森然臚列如指諸掌此固問俗之津梁而求理之關鍵也詎可忽諸雖然古有方輿記職方記周地圖郡縣圖凡爲卷帙動千百計區區是書惡足以盡之得幼輿爲倡其端庶有志者知所究心焉耳

題雁蕩圖經

雁山名勝甲一方往有繪爲圖者不甚稱登覽題詠之詞亦多帙而不存玉洞山人生於其地而濟勝之具與品題之才

乙九 廣輿編九

三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蓋倦兼之暇日同友人梁進甫歷覽山中挾繪事者貌其大都而躬指授之撮其景之最者各爲一圖以標其勝每圖爲記而題詠之什附焉題曰雁蕩圖經曰能仁寺曰大龍湫曰靈巖寺曰龍鼻水曰靈峰洞曰淨名曰東硯曰梅雨巖曰石門潭曰石梁洞圖凡十詩凡若干篇余觀元李孝光袁采游歷茲山具有圖記而近世陸文裕公言之尤備然山之佳絕處往往深阻豈絕非冥搜者不盡得之古人言繁絳芒屨行一月仿佛見得皮膚耳况託之豪格間而可以罄其美哉今圖經雖略而能撮其勝會令夙覽者可以討論其奇臥遊者可以想像其處亦一快也嘗聞潘柱史有言雁山有峭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峭拔者如介空洞者如通雄渾淵澄者如

旁行不流意謂非其人不足以當之斯又出丹青題詠之外矣山人世以德學名余知不愧斯語也輒並及之

題嘉善寺蒼雲崖修葺疏

南都山水聞天下而城東北爲最玄武湖幕府山梅花水燕子磯相綺錯而以巖石勝者嘉善寺之蒼雲崖爲最諸石森列奇勢迭出或盤坳突怒如靈丘或端巖挺立如正士或縝而潤如珪璧或廉而刺如劒戟或蹲如怪獸或削如橫几至其攢簇而輻輳深靜而窈窕行之而臨下如谷望之而闕天於隙晴雨異狀煙縵弄色雖非閩鉅之觀而百仞一拳千里一瞬達者有真賞焉第閣當巖腰石障其半且頽墜不支久矣往姚邵伯敘卿嘗曰此一移置之庶閣之頽可支石之勝

乙九 廣輿編九

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盡出而卒不果今歲新安張君康叔同謝君少濂洪君禮卿王君曰常遊而樂焉與邵伯君語懸合乃謀於余約名勝士相與釀錢撤而更之夫昔之嗜石者如唐之平泉宋之艮嶽非不鉤深致遠獻瑰爭奇然策蹇屨凌險阻歷歲月疲功力可致以來亦可徙而去未幾委棄道路泔落草莽徒以增今昔廢興之歎孰若茲崖一丘一壑坐而得之使問禪者可憩攬勝者忘歸致足樂也諸君子必有離世樂道能成斯志者汪君仲嘉余友也其亦以是語之

題永慶答問

此編乃禿翁尋常情狀被余常吉吳得常兩人等閑拈出便如傳燈數則公案蓋非禿翁不能道非兩人亦不能述也得

常難髮遠遊未幾而沒禿翁亦以壬寅化去獨常吉在耳回憶時昔不任惘惘惟常吉其益勉旃令此意火傳無盡則續佛慧命者在常吉一身雖謂禿翁爲不死可也

題曲江集

劉夢得集詩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時諸小說皆因之不攷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及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景能景能子涓嶺南

乙九 歐陽纘九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觀察衙推弟郎湖南鹽鐵判官涓子浩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非癡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者當爲不少

書畫漫錄

甲辰初夏對芍藥花細雨兩園瑤賓客稀至讀此編點定數千百字惜無善本一正之然祇近刻裨編中本不啻香壤矣芸叟爲人大略具葉少蘊巖下放言可敬也

書品茶要錄

嘗於殘楮中得品茶要錄愛其議論後借閱本東坡外集讀之有此書題跋乃知常爲高流所賞識幸余見之偶同也獨

傳寫失真謬舛過半合五本校之乃稍審諦如此因書一過並附東坡語於後世必有賞音如吾兩人者

書香齋集

香齋集綺靡而乏風骨視開元大厯之風遠矣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就此時韓偓在翰林蘇檢苦欲推轂入相偓曰公不能有所爲今事勢至此乃欲以相沆耶昭宗累欲相渥渥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別偓泣曰臣得遠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其志節如此韓熙載不欲爲江南相而以聲色自沈偓之爲豔辭豈其方與抑賦梅花者與鐵心石腸自不相礙與世鮮此集偶得寫本命侍史錄一通而書此於首令覽者知其人焉

乙九 歐陽纘九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愧鄰錄

士大夫學問以國朝制度典章爲第一近世宋文憲之外鄭端簡雷司空皆其人也後生學文徒獵古人唾餘以相賁飾而實用微矣岳亦齋所著述余及見其三聖史金陀梓編愧鄰錄是也愧鄰錄於國之典制名數蓋三致意焉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學者得此意考古通今不至虛用其力其可免於面牆也夫

書蜀檮杌

蜀檮杌十卷宋張唐英著雖編部短記事跡微淺而亦有可以廣見聞備鑒戒者但錄自史人譌舛十有四五歸田多暇輒爲審定蓋以三本互證乃稍諦當如此子孫其存之

題養生語言

道家凡數等清淨無爲如老關莊列者一也飛昇冲舉如劉向列仙傳所述一也存想服食卻疾延年又其一也世人或混爲一塗而方士之言又多其名目適增後學之歧路新安汪子正予少苦篤疾遇異人授以禁方不假外索而抽添烹煉立奏奇功慨然冀世之共躋於仁壽也乃撥去龍虎鉛汞諸假名而直截示之非仁者之用心不能夫學大道者無意學養生者有靜中之意毫釐有差鮮不爲患必輕重浮沈虛實老嫩審而消息之斯水火均平而疾可祛丹可結蓋悟真謂之有作豈能無失也關尹子言人去識則精神魂魄意五者皆廢五者廢而陰陽五行自不得以囿之噫非出世奇男

乙九 濼園續九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安能與於此哉

書謝司直所藏名賢墨跡後

詞林故華貫國初惟材是界不局身格後獨以一甲進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上異知所遜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絲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莽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州唐荆川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汎交苟相悅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余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媚疾者之誤非實錄也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爲論公左券

題楊復所先生語錄

嶺南復所楊先生倡道金陵問學者屢常滿戶外二三高足弟子有契於中輒筆其語以傳今載錄中者是已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狎主道盟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而其風尙迴絕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爾則信向靡從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爾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今兩人往矣常吉輩既刻長者問答復以先生語屬余題其端嗟乎劍逝舟存鴻飛爪在然覽之見諸君信道之篤與爲法之勤安知無透脫情境者出於其間乎余故不辭而書之亦以見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乙九 濼園續九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寥也

題問馬集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鄆馬曹著此書蓋以自託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辨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補困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題諸王帖

王氏自過江以來六朝史有傳者至七十餘人古今所未有也此卷自二王外擅臨池之美者十有九人嗚呼盛矣然吾

不甚願子孫效之唯得篤厚謙和如人稱馬莛諸王爲長者
即手如懸椎亦不恨也

書吳德基千字帖

德基爲人見宋景濂傳世絕不知其能書近趙學士刻而傳
之以此本遺予觀其姿態絕類文待詔書然文一意取妍此
則筆中有鋒愈玩愈佳文不如也文書名滿世德基埋沒者
且二百年而始傳其傳也又以目中無珠之趙叟此又未可
理推也已

題李龍眠星官圖

古作畫人物第一溪山次之花卉禽鳥爲下蓋聖賢仙佛使
人因敬而得悟非苟然也唐以後獨龍眠不失此意宋祥符

乙元

源圖續九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來尙道家者言此卷蓋當時應制爲之精緻中韻致具存
故是合作用卿其寶之

題宋人傳鏡圖

昔人多畫古聖賢圖跡謂文弗盡經緯不能形容乃託之於
畫其用意遠矣參禪者必當考其源委此卷咫尺中諸祖傳
鏡大意已自瞭然善巧方便之態度生利世之範可一寓目
而得之自是熏修之一助微獨以畫重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舊藏伽藍記寫本五卷書主伽藍而於時事無不貫穿馳騁
是水經體例其人雖酷信梵學多舉譎怪奇詭以相夸詡知
其於實際帶如也新安吳氏以刻之逸史中初本遂不見還

刻本通未校讎訛舛至不可讀頃得宋本躬爲刊定如此古
書爲後人所亂類此者不少僕近刻九經刊誤陶靖節集豈
據宋本正之實藝林之一快何時併傳是本與好事者共之
耶庚戌夏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書此

書方林宗墨

新安以墨著作者率盡其技以自名最者三數人置之常和
潘谷間不復可辨林宗起與之方駕而不啻過之豈廷珪承
屐之遺法猶有存者邪東坡言墨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
而不光又乏神采觀林宗所製豐肌膩理燦然如漆適合坡
公之論紹聖李伯揚墨譜論古之作者甚備余欲廣而傳之
當獲麟於林宗矣

乙元

源圖續九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吳儀部陽羨溪山圖

東坡自嘉祐登第卽與同年蔣之奇有終老陽羨之約後入
荆溪自云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非山川勝絕何致名流
欣賞如此微如儀部出示善權東溪二圖一則雄深峭拔一
則清遠秀潤覽之姿態橫生可以想見二溪之勝恨不卽置
身於銅官水樹間也買園種橘尋蘇蔣舊事殊不爲難異日
當與微如成之

題王太學臨蘭亭二卷

爨在都下見唐人臨摹黃庭樂毅十七帖十數種不惟風骨
神采蓋人人殊至字形小大肥瘠於原帖亦自覓絕乃知古
人得於牝牡驪黃之外政不拘拘也譬之優孟學孫叔敖抵

掌談笑見者驚謂復生豈必改易形貌而爲之亦得其意度而已山陰王君應遜撫蘭亭於石存其家舊事觀者以余言求之則知善學柳一者無如魯男子矣

題幽明錄

劉宋臨川王義慶著書有世說八卷宣驗錄十三卷幽明錄二十卷世說業盛行於時近友人取余家藏幽明錄刻之錄中類言神怪觀者嘗竄疑於其間余以爲其原有三王景文言得左史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一也人情異新異而薄故常二也善惡感應爲流俗之勸戒足以輔王教所不及三也士大夫之退休以資談柄而備閑居之覽或不無取於斯焉況六朝遺書僅存者相與廣之亦好古君子所不

乙九

淵園續九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廢也

題稽神錄

稽神錄六卷拾遺一卷南唐徐敞騎鼎臣所撰也鼎臣以忠義博雅名一時隨後主歸宋不以希合而薄舊君之誼蓋志有足悲者其爲此書豈以排悶釋滯而故託於無町畦之言邪世徒以鼎臣端亮不當爲語怪之事往往疑之謂皆賓客不能自通者詭言求合而鼎臣誤采於篇此揣摩之言非實錄也馬端臨通考云原作十卷今無卷第總作一卷又言自乙未至己卯二十年僅得百五十事今卷中凡百九十三事則端臨未見其全書故耳余舊藏宋本恐其久而泯泯語同好傳之

書在鳴稿

有客過余貌古而語樸非塵中人問之知爲東陽陳汝器也出其詩賦百數十篇曰在鳴稿者雅澹纖穠參錯間出流易而不乖於體恣肆而不失其正譬之泰豆之御自得於中外合馬志雖兩駘如舞自應節會蓋矩矱森如而跌蕩軼羣之氣未嘗不蔚然於豪格間也汝器適往爲心煙霞成性非世間所能羈絡故語氣灑灑非食煙火人所可到少讀鹿皮子詩清峭簡遠負拔俗之韻意甚愛之宋景濂稱其沈酣遺經心契指要謂片言可盡也而亦系籍東陽汝器豈其苗裔耶審爾則汝器家學更有在詩賦外者惜余衰未能盡叩之也漫書此而歸之

乙九

淵園續九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書黃庭內景經後

黃庭內景經舊黃素書或以爲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黃庭尙在可疑况因黃庭又及內景經乎唐人臨仿率用黃素據此以證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玄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爲楊義山書亦屬臆決余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太上內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乘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沉瀝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跡大畧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炫聾瞶耶

題任彥升訪阮孝緒圖

畫家首人物山水花鳥次之以人物寓意於法誠非餘畫比也此卷傳爲任彥升訪阮孝緒圖史言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樹木環之彥升借其兄訪之望而不敢造歎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欽服之至矣孝緒自嬰年能讓遺財百萬於姊氏隨父之湘州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平生砥節如此其爲名流所景仰不虛耳畫不著作者姓名余觀唐宋工於筆法至元人獨以韻勝而前人筆意盡矣獨子昂不失吳道子李龍眠遺意此卷精緻簡遠當出子昂無疑尙俟識者定之

書趙松雪秋興賦

昔人言有字學不可無性有字性復不可無學吳興功力篤

乙九

源國續九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爲書家指南其不可及處正在韻勝耳大氏下筆無一點塵氣而古書法無不懸合此胸次使之然也世人效之多月而少骨力至貽墨緒之誚觀此賦適美俊逸而中藏鋒鐔凜然與秋色爭高倘無此胸次雖盡力臨摹豈能及哉以此論之非獨評趙庶幾盡古今書同一關鈕耳朱民部出此示余乃大父一溪公所世寶者子孫其善有之

題沈啟南秋江待渡圖

啓南秋江待渡圖宋民部所藏自其大父一溪公而來不肖百餘歲矣啟南畫於北苑巨然諸名家無不撮其勝而奄有之此卷落墨皴點氣韻生動觀其懸崖斷岸江流逶迤橋徇參差雲煙變滅無一筆不自古人而以胸中一片天機發之

如身坐扁舟出沒於巒容川色中令人接應不暇真明興第一手也昔人得先世一畫扇輒緘藏之時出爲感思之助民部以此索題意亦猶此非獨楮墨之玩而已

書楊晉庵先生山居功課

聖賢之有言豈得已哉得於己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己而冀人共行之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譬之豹澤於南山之霧而其文卒爲國器者不可揜故也後世道之不足而有意於文組織綺麗張虛駕誕非徒無益將有簧鼓人心而助之亂者上下古今相習爲之而莫指其非良可歎已余友晉安楊先生心游聖真學窺理奧曩者影纓梧省抗疏楓陛不一二而足是時權姦斂跡忠良伸氣跂足太平者孰不屬望於先生未

乙九

源國續九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幾爲時宰所整卷懷而退乃以其所蘊公之鄉人如義學社倉助婚平糶以至修學築堤無不曲爲之所而敬老興學爲作人善俗計者尤拳拳焉見於山居功課者累千百言大抵余之所謂得於己而冀人共得之行於己而冀人共行之其遊言枝詞把玩一時者皆絕不爲然而敦龐秀杰之氣亦自有不可揜者信乎爲有德之言非虛車比也昔孔子以言行之枝葉爲世理亂之候先生當華繁實寡之時獨能言必以道如穀之療饑藥之起疾鑿鑿乎無高虛凌獵之敝然則反璞還醇爲世道賴者終屬之先生奚疑余故表而出之爲讀是集者告焉

題黃君貞父南都紀遊

柳柳州謝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語締構妙絕窮情極態識者謂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余友黃君貞父實似之讀其南遊詩記長於摹寫不離本色其體物也如雪舞巖林隨形宛轉無象不得其摘詞也如春在郊原氣象照映彩繪奔赴蓋其情景靜默意與境合卽巖巒谿谷之間悠然會心有人外之致非偶然也君既負絕人之才復饒濟勝之具冥搜遠詣得之真際自應罕儔卽與柳州康樂相方駕奚不可者或言虛邀向長皆枯槁之流背羣絕類恣其遊歷君方歛歷中朝爲世所倚而放意泉石之表抒寫煙霞之趣無亦異乎余謂不然昔謝公出處之間忘懷任運雖其經營大業不廢運籌而觀者識其拾鼻顧味皆寢處山澤間儀古之偉人類不可以跡求也如此是編距足概吾貞父然跡其筭造觀於風調亦足以滌其煩襟矣

乙九 滄園編九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錦研齋集

錦研齋集友人鄭愚公所爲詩也君系出建武弭節金陵采江山之俊勢歷豐鎬之形勝觀其巖嶂重複川流灌注青溪九曲紆回而不返丹崖千尺嵯峨而橫立斯亦攬結之名區品題之絕境已君伏軾而遊搖筆成詠紅英雜沓對疏雨以留春黃鳥聞關結流音而將夕抑或名僚聯轡益友班荆撫金石而論心聞驪駒而執手於是詠歎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詩作焉據其匠思幽妙振言清遠弔古興懷則有感而無憤晤言因寄則雖適而不流卽符采驚人鏗鏘滿聽

而緣情綺靡一言可以蔽之昔以唐人選唐詩者不啻數家唯才調集稱焉爲其一本才情盡備支蔓成一家之言致足術也取君之作雜是集中不復可辨竊謂世之秀氣鍾於馬人其色舞於須眉其聲動爲比興天之所與若或相之以彼染夏而爲羽獸刻玉而象枯葉縱有似焉相去遠矣余愛君材美輒倡同志敘而傳之若君之爲人以齋神挫銳爲宗應機雍照爲用淵矣矣乃其英辭逸響琅琅然夏雲璣而凌倒景殆不足爲君多也

書凝香劑墨

梁供備使張遇以墨名家所製爲蟠龍鱗鼠悉具背書張遇麝香四字其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餘馥不散其異如此卽廷邇墨有以四和名者意亦取此也汪君深源製墨甚精奇芬鬱然李太白詩云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余因以凝香劑目之君墨出灰池中而旬月耳而已能如此日久膠定與李廷邇張遇何異乃書此示觀者令知其非凡墨比也

書烏玉瑛墨

徐鼎臣云幼有李超墨長幾及尺細方如筋與弟楚金共用之日書五千字十年乃盡邊際有刃可以截紙非至堅至精何以及此李有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瑛泉清硯須潔避暑懸葛囊臨風度梅月余得汪君善墨以烏玉瑛名之蓋置汪於廷邇父子間也君尙益精其技勿俾古人得專美也哉

題寄心集

乙九 滄園編九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蒙莊有言詩以道性情蓋以洞達性靈而勸諭箴砭以壹歸於正卽其懇款切至要必和平溫厚婉委而有餘情故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也後世詩與性離波委雲屬祇以爲流連之資而六藝之義微杜子美力挽其衰閔事憂時動關國體世推詩人之冠冕良非虛語樂天雖晚出而諷諭諸篇直與之相上下非近代詞人比也一齋陳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易觀其伏羲圖贊毛詩古音概可見已其爲詩無非風人之遺意言非有爲不發於筆端砭季代之膏肓而起流俗之廢疾蓋三致意焉其溫厚爾雅動物感時而無所容懟此與子美樂天何異讀者以此求之庶可脫近習而還三百之舊觀若與時輩同類而共觀之非所以論一齋子矣

乙九 濟國積九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尙書疏衍

尙書疏衍吾友陳君季立所著也季立平生注意經術易圖詩韻業有成書矣此編又探四代之精微衷羣儒之論議指陳得失如別蒼素真後學之津筏先聖之功人已君以讀經覽勝爲日課行年七十有二矣頃遊華嶽終南而還此編乃出昔嚴君平有言州有九遊其八經有五涉其四君旁通五經而履齒所歷遍於諸嶽其意駸駸未已也夫挾其有餘之才以驚於無涯之知必極所如往而後止則將安所稅駕哉自今戢影金陵忘懷息照與余共遊於無何有之鄉余之幸也君其有以許我也夫

題雙節錄

易言乾剛坤柔而於坤則直以臣道妻道屬之然其姜之矢死李姬之存孤往往出百死一生明大義於天下此豈僅僅一柔順之人所能辦哉嘗觀易之用柔者莫盛於大有小畜同人升巽諸卦聖人必揭剛之一言發其端大有曰其德剛健而文明小畜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同人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升曰柔以時升剛中而應巽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聖人亦知世路之風波人心之矛盾非柔不足以濟矣而行之卒賴於乾故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居恆則無非無儀毀幽閑於中饋處變則刻情勵行表疾風之勁草所謂動與時偕道並行而不悖者乎彭澤王君自起部出守桂林濱行出此集相示蓋二母之大節士大夫所謳吟敘述

乙九 濟國積九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班班在焉余爲歛衽而作曰此非內懷茹鐵之心外負淩霜之操者其孰能之世以節名者類不乏人或溫厚有所倚籍或中外有所憑依如二母棲居多者五十有五年少者二十有一年殫心將母赤手撫孤卒能使二世之遺膺名成身立爲世聞人殆天所篤生爲王氏門祚計非偶然也嗟乎霜露未改大痛去心囂埃載途風檢罕樹乃能聳喬柯於清漢挺貞蕤於幽谷然則坤之永貞唯二母當之故余謂爲坤之柔乾之剛女中之丈夫奚不可也嗟歎之不足輒不揆而敘之首簡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股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有貞敏公
 勳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請坐講爭之弗得棄
 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盱江自是世為南城人入國朝
 凡數傳好德而文不墮其家世至常甯令鐙字正功幼穎慧
 書一目輒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與同
 邑劉朱馮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及也然三人率
 起家科名為邑幸郎署至少司寇公僅需次起明經願弗以

乙九

濟園續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自非薄也謁選時或風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
 挫節以苟功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甯令甫至時徭役平
 稅歛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台使之桀驁者當是時公
 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
 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銘祇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
 六乃終日陶陶然樂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去
 其去常甯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孺人卒涕
 覆面無已時王母梁止之對曰我母未葬也其事後母熊也
 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己子十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
 契其說師大奇之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

而省試願不利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得判

濟甯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為撫臣所知以才晉雲和令雲和

名為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為盜公單騎往諭民恐失公成摩

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侵也為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書

以一切治辦稱語具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

還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圖繪鼎彝之屬奉常甯公

憩其間二三同志共焉弟布衣泗字起東公同母弟也少受

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羸目幾不能視輒棄去以筋力織尚

理其家日馳田間必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國朝掌故幾

無所不窺邑有史氏飲常甯公所公側侍放公以所不知公

應答如響驚曰吾行括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衣郎乃爾耶

乙九

濟園續十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
 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鋤之業
 乃驟起歲大穀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
 孤不收喪不舉者雖屢郵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食鮮
 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玉君會拜吁司理請見跳弗應強見於
 家即所校士問薦者謝弗敢知邑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恚
 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吾不為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
 解蓋公質直時而刺人過而胸府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
 訾亦莫為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後不難
 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人翁
 然推為長者大抵蕭氏父兄子姓仕不滓公歸不困私外精

其業內完其行一鄉稱為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愧不及也世病其樵少文信然乎然非諳於學有遺譽焉今常甯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為縮帶交所切劘而掖之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秦感慨多大節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為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庵晚更號廓庵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

乙九 源國類十

三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子員尋為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為忘年之交當是時已整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為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升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升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升騰黃通政給假回起升南太僕卿今上改元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升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升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升吏部左侍郎丙戌升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諡敏肅始公在戶部監兌湖湘且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為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為司屬得以揆揚側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廡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錫積逋減馬價著為掣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為軒輊也

乙九 源國類十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犁然畢具期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台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偽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執不奉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真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慮敵竄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上改容謝乃已權

稽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
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官閣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台長
不其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
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台中始悚
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巡撫
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
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絕嗚呼盛矣公正以視躬忠以徇
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
宏而不疏細而不窳獨斷於是非雜選之中抗色於傾側危
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

乙九 漢國續十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
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
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
爲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
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
誠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册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
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
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台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

不以夷之僞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濬詹君
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且其一
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翹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
異氣骨朗峻音吐如鐘髻毗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事
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听夕承兩老人歡婚
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
有賢行爲啟以贊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
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
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釋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
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屢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
孝子貞婦沈於下里者力請表章之小民冤抑不能自白語

乙九 漢國續十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次間爲仲理不令其知也間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眾
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輒避於姑孰以免久
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
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困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
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別駕君
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興義倉修社學諸別敝釐奸者甚
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棘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台
師於黃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
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
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恆手不去丹
墨燕閒之暑動必成書其遡源模範不忘羹牆曰思師錄溫

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
畧台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
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
聲遂絕此有貴於文者詞藻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
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偽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
可奪而處父師間罔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
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
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格紹轍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
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
有子矣

金光祿傳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光祿丞金公諱鉅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以德厚聞
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附馬王公墓中從守濠州閔良家
子共成者當世沒爲兵也驟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
千人萬全公齒德冠閭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
孝友著至文明公重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人
之厄昇概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達多計畫奉
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穀以百數卒徙淮陰曰淮縮南北
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也乃治產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
千金公雖遊於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
人不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閩險阻勤劬必以
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形骸耳疇非先

君遺邪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自婚娶游辟雍視與三子
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旁終無成理首捐資卜地聚族以營
既闢址而堂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
塋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觀歲侵時出
重緡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者先是營宮圯館
然若痾於身捐橐庀材爲義者倡自是廟解渠渠弦誦勃興
青衿嘖嘖歸德矣一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顛趣利而去
義直挈餅之智耳吾殆不爲太史歎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
垢乘不期蹶覆期於千里如君之爲人何賈非儒其爲名流
所企羨如此居恆言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吾家自仲善公以
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若猶子卑禮厚幣延四方名士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各受以經幾有成立而後已中歲入資爲光祿丞之燕覽觀
宮闕之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也
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暱就而一與投分終身
不忘那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
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
語具狀志銘不具論
太史公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田而不能
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矣而未遽滿其望者
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
其所贏多矣尋有食其贏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杰王國典侯曰庶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棠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舉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粟齋參軍授毛氏詩業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即令之手紉衰絰而衣之終三年不內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眡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而念子甚孝子嘗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藥葬郭南且必往省眡

乙九

卷十

九

一、金陵遊書
一、蔣氏校印

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概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舂鍤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卽安奉寡母極志物之養昕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每飭必在側終婦身三十年未嘗對椀食也婦沒諸妾媵供事少不當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羣望而禱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矣寢苦枕塊迨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禮也乃公其一粟禮經毋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恆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首如一日也嘗捐資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瀘安謁祖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沒草萊者且百年求得其墳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

天妻夏又以節死也拊循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託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公之爲餒魂也季姑適劉而天爲經紀其家倚辦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屈海陽人言曰曷觀邵孝子不匿財而卹孤寒子孫勢起爲顯官文學行誼衿帶郡縣間固天道哉方兩子未第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曰孝義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毋以我故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每規之曰諫議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毋拾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頰樸貌而

乙九

卷十

十

一、金陵遊書
一、蔣氏校印

飄髮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概善談論大抵自奉約而於貧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遠逸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查石之陽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尤絕跡者不與焉非其醮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得久而不廢耶曩攬觀蘭台東觀所撰述見高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爲慮遠矣孝子所爲惟自達其志非緣飾而然顧一真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緒言得孝子之

事爲數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史者采焉

參岳彭公傳

參岳彭公有讀丹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締約如少壯屬續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已至沒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撫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愧於生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參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所在尸祝之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偶聲嘉靖癸卯薦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鄉書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母能竭力動必稟命而行數困公車以母老請署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亡所不躡揭陽困圍城者累月民恐欲棄去公募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王戊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一慟幾絕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不下數十人盡扶掖之令有立服樹擢戶部主事董潞河天津倉公鈎覈精審塞其旁漏厄而稍寬其內所行多著爲契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盜抑強宗郡無留獄姦人歛

手而自奉顧約甚嘗歎曰絲忽皆民膏也吾忍割民自快

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觀時部使者鷹刻相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即其地拜憲副進參政時議大征八寨猛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倘藉爲功伐非所知也幕府斂容歎服即以督餉紀功委焉且夕顛筭兵食事而敘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全活者甚眾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人子搜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奈何重困我民也裁其橫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謀以法中公矣公聞遽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絕時事日讀書談道而已歸橐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望以衣食其昆季即突煙冷勿郵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敷歷政跡甚偉而向人絕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割記之多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弈棋入能品行草流俊有法務以自愉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而清真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卻飲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沒丈夫子八而最先發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薊子訓仕州郡拜郎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眠軒轅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數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斤當實也夫老氏猶龍而生子宗爲柱下史豈必絕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絕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

之內參岳柄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觀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晚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甯考諱某贈某官母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輒瞑目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二載而徧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僂聲矣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真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慮數百人講誦詠歌之聲昕夕不

乙九

源國續十

三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輟陶汰俗芬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贊為弟子願終身稟學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辰成進士觀政禮部學學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為文誓於神首諭士民聖諭六言諸所學盡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為急適海寇曾一本為亂閩廣會剿公葺戰艦厲兵儲餉以應擄奸伏嚴科派取澳課謹徭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承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潔廉風之搦東吏猾不假毛髮抑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數徭糧利

散所縣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家多溺女嚴禁之且給倉穀為助諸政跡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餽公相知者推挽百方公謝不顧乃升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刻目錄六卷共為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亥之任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旨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傳給事鶚相心腹也為舖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傳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職癸未鶚相沒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才周都諫王御史咸

乙九

源國續十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舉公名勅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台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再事稀簡公褒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矣而會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為非是被劾去公據其疏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乙酉夏旱魃為虐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剴而精率世以為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吾所學固在是也奉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為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慎起用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歎公起

自巖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以自守泊如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稔粟翔貴公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即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寅起南刑部陝西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毋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所平反甚眾魏敬吾公爲尙書雅重之凡疑獄悉聽讞焉僚友若鄒南泉陳南台暨一時名士仍會講興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作於奸黨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以爲實錄升廣西驛傳道參議兼僉事公雅好嘉山水聞粵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姪德果上祝融峰望日入西溟光景異常乘月步會仙橋宿圓明

乙九

卷四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粵問民所疾苦與州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及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印遣去或遠期久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寇若療復苦之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吾所收安有羨也卽以原封給之撫按問語公曰知公太廉恐影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冒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沒倉

糧萬餘石公悉爲汰之乙未五月齋表入賀歸遊泰山靈巖九華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黃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高皇帝論學常言虛靈二字蓋已開良知之秘藏此所謂大明之君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高皇帝虛靈之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有及此者爲歎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巡二道先是猺獠盤錯而柳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保甲法得其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土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劫恣行州官中流矢幾殛公嚴勅將領聲實俱振於韋奎莫之厚羅謙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爲良

乙九

卷四十一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凶憮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鎮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遷喬禍變遞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爲多蓋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效力能使風聲感動姦宄救甯賢於十萬師遠矣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台會疏以留而會有忌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戶靜居足迹不入城市日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嘗閱二氏書以自證勅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坐凝神究竟此道而

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眾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則痛哭親爲調棺斂於其弟亦然赴急量施以誼稱宗姻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卽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甯吾神冠帶沐浴畢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德溥亦能世其家學不替云

贊曰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信哉余至海陽與黃公聚者浹旬日意孚神洽充然如有得也公謂大如曩會天眞時至是信力彌堅矣然夷攷公吏事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古言名

理不綜於冉季政術不兼於淵騫則如文成公者何如哉公得之緒山緒山得之文成其淵源深遠矣

參知李公傳

歲癸亥余師天台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數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汲水遷思南父諱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廩然書諸牖時曰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因自疑曰

乙九 源國統十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乙九 源國統十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眞問一介不取蔣曰經經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里居公往謁夜與先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語子庸不答也俄疾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仁公爲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察互相參證其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迴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拊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疊疊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復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劄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挈令嘗夜夢蛇而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

198-1008

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
蝎哉吾應天府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
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為盜公集寮屬
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備身為溝壑是我為
盜卒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
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選而韶民以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
事如故再入覲時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
公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厥功恩賚
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治開驛從峽中東
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洛松溪水
灌田萬餘頃城晉甯安甯二州以黃金碧時滇用兵久疫厲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作則為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裨者官給之至八
百有奇往土官製替當事者目為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
輸粟藩省代奏授官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
四載謝事歸篋中圖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眾
構朋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為務居恆事父中憲公蒸蒸
敦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減算以
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先之常言居官不
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
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為規言不及私既
卒士民奔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為位或為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

台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登九
級浮圖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先行錄答問
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為一卷簡寄二卷雜著一卷
詩一卷文二卷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
三卷行於世先後按部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
又從諸生請郡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
子四月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
著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為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不若釜
鑿之為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儒者握拂矩步
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為嫻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

乙九 國朝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有循良聲蓋學以本政政以徵學即謂淵齋冉季兼數器
而有之奚不可者善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耿
先生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矣
洛南公傳
公姓李諱珪字文玉別號璞庵仕為洛南縣丞於是鄉人稱
洛南公云以子延康貴贈監察御史然人不稱御史而稱洛
南公公弗以子重也先世潞州人考諱焄令安定有治跡邑
士民祀之名宦祠配王氏生三子季為公早失怙為母所奇
愛年十六母病革念其幼密與之百金公泣拜受已納諸兒
曰慈親所賜玆曷敢私人已占其器識矣讀書善屬文十九
推擇為博士弟子連試高等而於省試輒不利久之貢入辟

雍歎曰吾不獲逞於制義命也得一職及民於願足矣謁選授洛南縣丞至令以訟罷去部使者才公檄攝縣事攝二年所新令至又以訟罷公再攝先後一切治辦士民靡不謳吟公者有五魁四善之頌流傳藉藉上賢而數旌之曰令不稱官而丞乃爾爲政不在人耶居恆不以秩下自菲薄繕樵樓增籩豆事事勤愷祗席單赤而法吏之舞文者不少貸會郡有徵磨臍額以外者公力爭曰民不可重困也乃止劇盜張繼先殺人亡命捕者四出不能得株連無辜公設方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劫郊野勢張甚公從練士數十人前薄賊縛其魁眾乃解散境內一清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銓公業倦游喜曰乃今得還吾書生矣卽拂衣歸公爲丞有

乙九

廣園編十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廉聲閩隆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訟必兩造俱厭從容爲輕役以報訟紙贖緩秋毫無所入歸槩枵然諸子幼躬藝蔬自給日課其子誦讀入塾先授小學曰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非第爲梯榮計也暇輒舉鄉先輩之賢重者爲瑣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即圖歸曰吾巖居日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跡爲平生大觀然老而久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爲社以觴詠自娛聞人之善樂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宋太守慎許可嘗稱之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馨延康延齡延馨登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西副使延康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史氏曰浚川王先生稱公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人主休采以喬木聞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涓涓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川而灌溉九州之半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而欲以概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峯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之王母也父太守空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歸是時舅蚤世姑持家乘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生子僅五齡母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撫孤

乙九

廣園編十

一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辛苦及壯今棄我而逝儻新婦復以身殉致媪撫再世遺孤殆速之斃也且媪所不即死間關百折而不易以撫其六尺區區殉林氏一抔土耳今一旦門戶絕矣於是日夜撫其孤而號姻黨更相錫諭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君甯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笄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室不踰闕尺寸歲時伏臘卽家人罕覩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哀得末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瀘脩進之伺所欲不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姑出授子讀屬強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未亡人所可從頌死者獨是子在蔑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迨十七鼓篋登序與諸生雁行矣益健關督之學既壯舉諸孫而後喜

95-4748

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為家人畫生計執絲枲撰酒食力賦稅省種獲督任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垂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母行議以貞節聞旌之綽楔母聞之厲色謝子姓曰吾所為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奈何藉此以微名若輩休矣坐是終母之世不敢議母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為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母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麻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游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淫淫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絕水漿不食母許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

乙九

淮國編十

二二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舉子以延若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許察女意決日與同臥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命未許也一日悽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為摩其頂曰嘻此嗣子耶強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歎曰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禱除遂絕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為日引水盥漱或連飲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為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

而盡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皎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一以宗祔為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感慨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史俟采風者觀焉

孝節奈母方氏傳

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而奈為著姓自梅莊石泉兩公以來世以愷厚任恤聞逮永甯一意問學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契寤深矣一日語不佞曰非王母永甯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有源本哉為作孝節奈母傳

母方姓與余同為歙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未兩而歲

乙九

淮國編十

二三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而沒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橋奈君弒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沒弒母乃迎歸以童婦畜於家羣二載乃婚母性敏色莊率所為皆從僕法故去其姆傅而珥夫家不知年之稱去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君單子輒飾賸以進為廣嗣地已自舉二男一女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病矣既革與母訣曰若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為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遺孤靡所託也其奈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慟對曰欲蚤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矣敢不勉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苦風疾且暮扶侍奉湯藥為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

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成立矣母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舉子永甯已又舉嘉甯母輒喜曰天乎未亡人可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甯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橋像哭之哀一見永甯跪相哭則止及永甯舉子元卿則又益喜永甯羸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魯川曹大令復所揚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具款之重觴索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甯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己未聖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家言一日問永甯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

乙九 濟國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理同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齋居蔬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甯諭之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豁然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邁月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無疏親必諭之道以居恆周貧振厄人習其德聽從者甚眾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視其笑容於家人子息輩有違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每暑風清冬日煖眾或牽輦車婦扶前孫挽後怡然忘其老也蓋孝事舅姑者閱三紀孀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恩詔以孝節旌鐫名里之節孝坊萬厯戊申春仲卒距生嘉

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母承二人以孝殉夫以節孝子孫以慈廛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母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母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母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涪縣人生三子長三錫登賢科縣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瑋以太學生爲沈丘簿涪故魏地俗好馳馬

乙九 濟國續十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擊筑蹴鞠探丸曳紈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慈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戶不聞履屐聲者數十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一交遊一讎設無敢專者日手脩滫而勸之食偶晚竟餐覆器乃退稍不憚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間負疴晝夜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色順志起居服食靡非鹹藥者兩老人疾輒隨手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毀支骨脊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之食曰禮水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

乃數粒而粥日夕苦塊問削哀襄事一準家禮至廢著而疋
喪葬無卹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不內者踰六載遇
伏臘祠蒸若兩忌必夙興潔粢盛以祀率其配變服雪涕侍
日及乃止果蔬出必薦而後嘗卽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
器書籍陳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
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瑣規頌長公以循
良起而弟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聞川孝子教也遇人
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
黨故舊多以孝子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
決別未幾氣絕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言動絕無敢慢與惡於
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台察旌之純孝至舉以勸

乙九 濟國續十

二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尙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一時之意
氣而平易非任眞履恆出乎天性者未易臻也國初以孝行
上者不可縷數往往撫奇以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高皇
帝悉斥不旌如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
道貴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恆始終
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而僅以隱約終
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者流澤衍於後今天子嘉
與循吏褒崇其親風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
嗟乎孝子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父疾衣帶
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母撫仲弟遺孤若季
弟如其子也其內行醅備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
師爲遜席斐矣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售乃慨
然歎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奈何裏足里門爲此拘拘者爲
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公亟賞識覺卿
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率理
窟以故發爲詞章又一出而誦其曹是時覺卿名大噪京策
間矣而不售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
覺卿之材足稱也覺卿歸而卜築駐蹕之麓蓋其山爲高皇
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詠其中盡出篋中書讀之自九流

乙九 濟國續十

二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壁斷戟摩削亡昏且所錯綜上下略
見對問二編平生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
趣有味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亮
非不高猶借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爲濟物地耶始
謁選得濟州判官乃曰吾游靈丘勝壑展齒幾遍東南矣茲
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供我撥藻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
博雅就以質疑問字者靡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
渡江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稍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
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辦秋毫不以自
緝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折節禮之觀察李公文軒
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卽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

寺恍若舊遊然叩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之覺卿篇詠雖饒曹事不廢然忌者不謂善也坐是投檄歸告知古讖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宣明之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蛇里人多目攝之乃性無成府重然諾嚴取予每輕資以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即目攝者久亦與之親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鄧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涪惟修祖塋令其高齋蓋覺卿之意遠矣

朱方伯傳

嘉隆以來新黃間以理學著者三四人余師耿恭簡公顧兩

乙九

源國朝

二二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方伯潘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鋪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歲乙巳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康侯稱才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已酉庚戌連舉上第緘書以家乘相示則方伯公之志狀碑表在焉謂余嘗忝館職請爲之傳俟國史采焉公朱姓諱珍字汝衷潘桂其別號也世樂平人有顯卿公者卜遷楚絲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漢鐵冠丈人荷鑄止耕九世其興乃攜家過蕪經團坡村見老子戴釜而來驚與兆合因定居焉蕪水有朱氏自此始歷八傳至封中憲一溪公配姚恭人生公公生而凝重勤問學顧小試數不利年三十未補弟子員而仲弟業推高才生餘學官矣一溪公意以耕讀分督之非公志也刻

厲彌甚夜誦不丙夜不休會鄰有巨盜比屋奔竄公手一編自如寇來去竟弗知也其顛篤如此壬子選應省試舉第七人先是有狂生擲掄公者公得雋輒愧匿公詣門謝了不爲意時以雅量歸公矣明年癸丑成進士授行人丙辰選南京廣東道御史辛酉晉常州府知府甲子晉陝西副使丁卯晉雲南參政庚午晉浙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人艱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使忤時相意謝政歸踰十有一年戊子公卒公爲政寬與嚴相輔而行寬於編氓嚴以警墨猾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始爲行人卽留心當世之務輟車之四方必采問謠俗賢豪長者若民間疾苦皆籍記之以備考南台前後章數十上悉關

乙九

源國朝

三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天下大計語載疏稿中市有猾魁爲良家子害因緣窟穴公嚴捕正法而黠黨散鷓販者苦貴人抑買若不償直者有之公署籍爲令而物價平沿江多劇盜游徼利其金率縱舍去公移書讓備兵使者若守倅令尉及介冑之長亡不人人懼恐爭獲盜自效而荏蒲甯時稱名御史無論公者守常值兵燹水潦後雄富郡浸爲殫竭公以節儉風之減一切會贊交無旅幣讎設毋過十盞酒數行而止屬邑相誠勉以清約爲規至邑長吏註誤公必暴白其事得解乃已士民婚葬一節以禮平亭疑獄舞文者不得下上其手或麗大辟案定輒太息曰吾爲之求生不得矣甯忍求其死不得哉固囑薦舉條具以時祝頌之聲盈園扉矣去之日郡爭立祠祀之在臨鞏

至輒城金川儲糗糒爲防禦計無何西羌闖入塞公出精騎扼賊衝自持短兵接其後所傷殺捕虜過當虜駭遁去繼犯靖康弘化公設奇火攻其營虜復駭遁去事定天子賜金幣以勞關西人語曰儒林中乃有頗牧耶公尋念兵興而餉不繼爲大患坐史胥與墨吏通漁獵其中爲窮治姦狀論如律耗盡一清諸興利釐弊一與常臨鞏同其發銀場之乾沒釋狂狴之株連功尤著民益用大悅謳吟載道再起浙右轄會鄉權相有父喪公以兩吳縵疋之相銜易已公知不合即解組歸不顧也爲人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孝聞於學一主力行務以挽世儒空譚之敝而不爲門戶居鄉好行其德如義田義館義丘賴以濟者不可勝數晚更好道家言赤書紫文多手錄而研味焉其所得未易測也公生適符鐵冠九世之占生前三日異僧止於門告以當產貴兒及公生而僧化去噫亦異已所著有家訓二卷疏稿四卷周易素隱六卷歸田雜俎十卷行於世生子二長期至甲戌進士官河南懷慶守次期昌卽康侯蓋鵲起未艾云

太史氏曰公世樂平而徙漸分宜若江陵皆有桑梓之誼焉欲有爲者孰不麗之以就功名獨公超然一無所緇其志遠矣語云瞻樓無松柏乃泰山喬嶽壽木奇卉且紛錯其中所培植者然也公嚴嚴大節植本厚而閱世昌蓋公不盡其贏而遺之後人固天道者哉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孫人傳

乙九 淵園稿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士君子篤學修身蒞官服政有風軌卓然雖去之百年而人猶欣慕頌說不置者此未可浪沒已况又有步武之賢邁起而光大之奕奕乎久而彌章也宜哉頃廬陵郭公在南台爲名侍御遡厥世德代多聞人郭氏先自其邑麻岡徙焦塘再徙橋東遂稱鄉甲族至省齋公以仲子廣東潮州守貴封刑部主事里中推爲長者其伯子則湖廣永州司理公准也司理公字達遠別號東泉天性孝友事封翁能養志嘗遭家難封翁爲人所齟齬公甫弱冠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策名當立糜耳於是刻勵下帷以亢宗自矢亡何以經術補博士弟子高等餼於庠先是仲公登賢書數歲公始舉弘治辛酉榜同計偕者再乙丑仲公成進士公乃喜曰吾兩人幸樹立令親意消發舒肆悔者媿伏足矣遂謁選得四川忠州學正以文行課士去孤角黜離琢日與士相親暱所爲成就之甚備其不能舉火者授室者多捐俸助給士心翕然歸之矣正德丁卯秋直指廉公賢聘主關中試公偵知權閹挾內重囑監臨以猶子中式先期稱疾辭不往已事敗成簾以內官人莫不服公之識旋晉福建延平府推官視南平將樂兩縣事躬自節約積羨金二百餘出以新延平先生祠其知所重如此尋以封翁艱歸公除授湖廣永州府推官公前理閩謝斷精覈有能名當事以疑獄久不決者屬之公一訊得其隱伏獄無不立竟者東安邑有劇盜每行劫輒畫梅其家示莫測人無能捕者因號一枝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鄰

乙九 淵園稿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邑又有以一枝梅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
潛納盜賂出犯者行劫而仍畫梅惑視聽爲解脫地耳直取
禁人與盜分詰卒吐實如所料立置之辟盜往往逃去之他
境輿情悅服兩造之庭不移暑而圓如矣祁陽在深山中
巨蛇黑質白文者日嚙山岷十餘輩人人懼恐無敢捕者公
齋沐禱於山靈明日斂巨蛇無故斃山麓中民歸德公精誠
所格此兩事楚至今傳爲神明之理云後仲公任潮州守季
公復踵起名於世而公不調者十年歎曰吾以事業付之諸
弟矣上書移疾歸或問其故公笑曰人固自有志吾偶倦遊
耳婆婆園林夷猶杖屨又十餘年乃卒生平豁達不問家人
產配豐孺人安成比部公姪女精勤工治生累積纖微以佐

乙九 源國續十 三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公弗問所從也公爲廣文時勤於教理官時勤於政門以
內護防約束唯謹臧獲等不愆於度則孺人之力總之相其
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故子幹稱名士延及曾孫一
鵬起家進士爲名執法勳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
哉抑亦豐孺人澤也
史氏曰設科條敦行誼以材一方之士精誠決釋無辜以信
天子之法治有出此者乎而公饒爲之至遠闔豎誅暴蛇其
事尤傳於時夫絕遠權勢洞見事始其膽智有過人者勝一
蛇之妖何足道哉而世多以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畧焉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震弘正之際江右廬陵望族推郭氏最著封翁省齋公生四

子伯仲季並起家科甲冠冕一時伯子東泉公爲郡司理余
別有傳配豐孺人生兩山公諱幹字直夫別號兩山者以所
居前山兩峯並峙特取以自署云公幼奇警不凡且當家世
顯融之會豐孺人督誨更至公愈益感奮於載籍靡所不涉
手自舟鉛其書滿家矣補郡諸生每試輒冠其曹人擬驚人
之鳴願數奇至六試幾入殼而格者再識者無不愧惜之年
四十連丁內外艱讀禮罷途有簡薄名場意而雅好稱詩創
別業名尋樂園度家藏書畫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詠
與安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峯二守公相唱和爲適已
又厭去擇一樓閉關吟詠幾二十年已又聞鄒東廓劉獅泉
尹湖山諸公皆一時聞人聚友講學公從之游窮晝夜不示

乙九 源國續十 三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倦色又善音吐廣坐中評駁學術援證古今纏纏如也於青
原鶴湖無論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陶陶然吟風弄
月之趣其所得於師友之磨礱陶冶者深矣他篤行高誼好
予樂施族貧而待以舉火者遊商困乏而借以助資斧者歲
大饑鄉民幾溝壑而賴以貸粟施糜爲生活者先後種種不
可縷數劉獅泉嘗謂人曰兩山精神朗豁學問淵邃種德凝
厚其必克昌厥後哉今公之孫一鵬中賢書第二人成進士
爲名侍御事業方新里中轉憶獅泉公之言推其識鑒不虛
耳元配胡孺人爲里中名族生贈文林郎即侍御公父孺人
潔齊有志操而不爲妒以故兩山公獲自寬膝侍序進而至
共養尊人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馭臧獲

終歲不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閭嫁遺資裝必飭公
視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辦而里族之頌孺人賢者更於是盈
耳矣

史氏曰近世教法不修士之學行世其家如漢之袁楊陳荀
氏其操義風概足以感人範世者鮮矣郭氏傳緒寔遠名位
不甚顯而忠厚禮義世世不絕余以謂廬陵之世家有以也
今侍御公步武先世駸駸柄用然其承傳於祖德孫謀間者
非兩山公孰開之卽陳羣荀爽致位三公而淑與實蓋爲之
權輿故曰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余爲詳叙之亦彬
彬然郭氏文獻之林已

孺人鄭母鮑氏傳

乙九

國朝十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鄭君之槃筭其從母鮑孺人之行屬余爲之傳曰兩弟幼而
未能以請也鄭君雅與余爲文字交知其語不虛輒爲詮次
之孺人姓鮑氏系出棠樾爲邑望族父號默庵母陸氏生孺
人十有七年而歸鄭季公滂孺人幼莊淑極爲父母所憐愛
生素封家其歸裝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鮮美爲容而孺人絕
弗尚也居恆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操事季公琴
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曜之風是時孺人年少在諸
婦行輩序最後姑許太君性嚴肅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
庭以內事事當姑指姑爲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賢內助哉卽
諸長婦亦莫不嘖嘖曰新婦賢交遜之已季公挾計然之筭
游維揚鹽賈中以誠壹拓其世業賴孺人善治內用是無還

顧憂而未舉子是時孺人年尙可待而慨然請季公遣歸爲
置側室季公弗許至繼以泣得請爲納一姬不已又以一姬
進及嚴氏連抱二男孺人驪然撫視不啻屬毛離衰然人靡
不以爲賢初未有子時力贊季公歸挈資斧累萬授諸姪爲
政迨既有子悉取家政畀嚴氏第佐季公俾偕其兄伯叔徇
祥園石以叶璫篋之好孺人亦第偕其妯娌朝夕晤對以講
家人之樂人不獨美其賢且羨之曰達性好施予每每佐季
公善分其饒大者如舉禮祀以安先列厦屋以居貧梁黃川
治鎮東孔道以通行人設糜飲授棺槨以濟不給費至不資
無厭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篤摯無異所施於嚴
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母之慈非獨施於一家而已晚好佛氏

乙九

國朝十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家言茹澹焚香禮西方化人甚虔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
者偶未疾遂戒後事談笑而逝嗟乎從閭浮而得安養去來
條然是火中之蓮未易有也生嘉靖乙巳十一月初三日卒
萬曆癸丑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二盾寅盾宿女二
皆嚴出聘字皆仕族自內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嫩固世
所不講以謂閨閣者流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乃孺人之爲
人尊者愛輩者附卑者慕無一不宜而終始如一可以爲難
矣余懼世之視孺人猥以尋常忽之忽其行而因以不知其
人則內教何觀故特著其傳令國史者采焉

陳木山公小傳

公姓陳氏諱應奎字元瑞寓意漆所指山木材不材之間

別號木山園之連江人少奇氣自負補邑增廣生文尙獨創
顧試屢不偶已而罷去少善司空城旦家言乃隱身郡掾兩
爲福漳功曹文亡害濟於財物不以自點所主行事輒麗情
法性善酒喜直言公家事必依阿兩端以故兩郡人稱其廉
平兩郡守以公儒術飾吏事又酒人無它腸率聽納焉漳獄
繫六人待誅獄案爲日本賊其實漁人也先是被倭擄至銅
山會倭遁六人復爲水兵所掠髡其首而詭言擒獲海道某
信之大賞水兵功而錄六人罪無能自明者公得其狀言於
司理某反獄案海道者聞而怒公不爲憾曰奈何忍殺入媚
人乎言於司理益力六人卒得釋自是海濱無不人人頌公
義矣久之歎曰吾酒後氣吐哈作雲疊狀觸人安能握三寸

乙九

濼園續十

三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屏息貴人前也卒解去生平好振人急或貸以多金負卽
弗問惡言人過有聞必掩耳謝以醉若弗聞也者課二子穀
若第皆有聲鄉校中公曰穀也狷第也狂狷者可畢業文場
狂者令如投筆故事乘一障以自見可乎第因是棄章縫從
戚俞二大將軍邊塞尋膺譚大司馬薦以欽依提調古北關
功名日有聞公躍馬往視而喜日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
當關稍舒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卒年
七十一公在關寒惟以勳名爲瑱規俸入多寡絕口不問易
簪之辰丁甯訓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晝卜妻子夜卜
夢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嗚呼卽此而推公所敦尙才
較可知已

論曰公儒也而託吏隱行其善文也而用武略大其家恂恂
然長者也而逃情醉鄉寄其興陶陶然酒德也而刻意實踐
終其身若乃臨終數言識力堅定仿佛臨深履薄語直目公
爲古先民之遺也可矣

楊孺人小傳

楊孺人者閩連江陳木山公之元配而訓導毅遊擊將軍第
之母也木山公自有傳孺人少產邑之塘下隄幽間婉順甚
得母氏心初歸陳會其家貧上有舅姑下有四弱弟一切事
倚以辦孺人盡解嫁時裝備諸孝養撫鞠費而身自居約無
幾微見言面人皆以爲賢見人疾厄若道有餓殍輒慨然出
力以少甯身自不足於衣食無少靳人尤嘖嘖難之迨子貴

乙九

濼園續十

三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四方顧裹足里門不能
踰跬步者有之往從而父於潭行千里遙今且十倍潭所
視記山川民物風土種種具矣言之輒爲加七箸居三年乃
歸歸則之塘下隄省父母丘墓置酒大會諸姊妹伯叔兄弟
諸婦暨外姻子女有詢北方事者孺人言之盡瘁不倦是時
所有甘蠶之奉較昔豐矣終不自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
於內外姻婭問嘗謂二子曰人有德於我卽毋忘之我有德
於人不可不忘之也居恆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
名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也臨財
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已始二子數困
生間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者游擊日顯一再迎

孺人輒謝不往曰吾幸健嚙決曷念爲若如驃騎忘家殉國者乃所以報也其義概如此然則孺人聲與少君孟母齊豈徒有子之驗耶余乃表而出之續女誠之遺焉

汪君民望傳

汪君諱良字民望別號斗南世居休之水南里新安汪氏之先有越國者以功封侯凡新安之汪皆本之枝派散別移徙亡常惟民望世奉王祀環古廟而居蓋大宗云先世有曰毅曰永隆曰道斌者皆以賢名一時道斌配吳氏而生君天性孝謹沈毅有謀兒時知定省二親不教而能親有命踞而聽受無違者比從塾師指授章句能涉獵記誦問及孝經輒俛而思問塾師曰孝道以何爲先師遙謝謂是兒非凡子也是

乙九

國朝十

三二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時道斌公業兩淮鹽筴家政總於吳孺人故民望幼時受母訓居多有豪少年者往來里中橫甚君挫之不服一日伺於山側痛毆懲之諸少年自是攝伏母政恣睢者母聞跟君於庭而讓之曰諸少年苦鄉里若復苦諸少年其非分等耳民望聽命唯唯誦習益力是時君思以其藝一當有司屬父命賈於儀揚欲微觀其能君曰翁春秋高矣奈何令獨勞而已乃居佚也即應聲往修祖父之業君即初服賈而心通所推擇多得人於是同事者樂與君遊而親就之故汪氏賈行淮揚間占所進資什百他賈人矣君一日慨然歎曰古有三致千金分散貧交疏昆弟者獨何人耶乃推所有與宗族鄉黨共之寒者衣饑者食鄉鄰有鬪者得君而解或有所營辦屬

公舉者不難捐資爲之倡一時誦義者嘖嘖里閭中君不以

自多曰吾母之教也晚節獨奉父母以居父沒哀痛踰禮三

年未嘗一見齒事慈闈益謹即身老矣家政必諮焉而行不

敢專無何嬰疾真州母念之不置亟趣視之公泣曰吾何以

鬻財故而令親跋涉若此遂與疾奉母歸逾年疾稍起母云

諸孫已勝事爾宜再往儀揚授之主計遂又應聲往處分畢

趣回逾年終於正寢丈夫子三伯若仲倘儻多心計命修業

而息之毋忘其始季若諸孫命治博士家言曰異日者有所

就庶以慰吾初志云公歿於萬厯甲寅口月口日距生嘉靖

己未十一月廿九日得年五十有六子朴娶城東劉君女機

娶居安黃君女太學生樹娶城南邵君女女一適太學葉君

乙九

國朝十

四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正茂孫六人應文應魁應宣應登應星應口孫女三人婚聘

皆名族

論曰傳有之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

絕此民所衣食之原何可忽也賈雖薄業然智不能權勇不

能斷彊不能守仁不能取予持此而欲富者未之前聞故國

初富戶與力田孝弟同見徵召以列於顯榮非苟然而已民

望起積著而以孝特聞藉令生高皇帝時遇合可勝道哉而

僅以嚴壑終余因著之篇明賢人者在所有之而悲民望之

不遇也

鄭安人傳

安人爲周長公婦而余同年繕部君文伯母以治家積勞善

病四三歲輒一作作輒幾殆始繕部觀政祝鳩署中聞安人病作請急倍道歸而安人病良已及補官鳴鳩署中又聞安人病作急請差便歸而安人病又已繕部喜謂可日奉板輿驢也踰月而安人竟用痰疾逝繕部既視含斂襄大事圖所爲不泯安人者則乞名筆狀之志之銘之矣屬余爲傳何敢辭案志鄭氏世居錫山西鄙父珂母姚生安人少婉婉內則嫻自天性父心奇之謂吾女多貴徵諸里閭問名悉卻不內而目長公足當女納之采歸焉安人年二十矣時有舅姑有王舅姑有兩曾王姑有叔者四有女姑者一所倚長公當戶而安人中饋爾長公家故不饒以親逆安人費殆盡安人歸長公三日未出室安人意其溺也而詰之長公語之故安人

乙九

國朝十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遂出練布脫簪珥資長公治生日間以外子爲政闕以內我爲政安人居常晨起治餽粥上食兩曾王姑已乃上王舅姑已乃上舅姑已乃徧食叔若姑有餘乃自食不者待夕及夕上諸尊人徧食如前有餘乃自食不者待朝當是時無娣姒分其任無媵婢代其勞無餘資給其用諸凡汲春米鹽釜飯盆盞之役靡不躬操之稍暇則作浣濯縫紉刺繡諸女紅冬颺其手夏漿其背如是者二十年拮据勞苦晚年所繇善病矣兩曾王姑謝世相長公喪葬如禮已喪葬王舅姑如曾王姑已喪葬舅姑如王舅姑諸叔冠而室則爲委禽女姑笄而字則爲結褵安人從容語長公以我初歸堂上紫纒白髮下黃口嗷嗷肩此重負不啻一縷引千鈞乃今不謂幸而粗畢

事也長公時年三十未舉子曾王姑臨沒呼安人語婦孝事我亡能報茲將從九地告宗祏謁高禰爲婦祈一亥卯昌而後如期繕部生命曰繼昌安人愛之甚願不以慈廢嚴八歲欲遣從外傳以居近闕恐雜市中兒習也則延師舍中授書繕部每篝燈夜讀安人寢不帖席數起勞兒良苦冬則燎桑柴爲繕部溫背甲戌郡太守設講堂課諸舉髦繕部以童子見收月一赴院試輒高等安人喜不自禁及繕部弱冠不和有司試者三意殊邑邑安人寬之曰聞而遠祖國初時收邑妾以獻予之官不願願活城以內百姓功德不眇小矣而王父卻金暮夜而父嘗予饑者粟死者棗不以貧故廢也吾聞之世不廢德業乃克昌周其興乎孺子其卒勉之壬午繕

乙九

國朝十

四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部補博士弟子乙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己丑成進士安人聞之喜曰兒庶幾亡負而母所爲燎火溫背者安人性樸素布衣蔬食終其身曰將令後世師吾儉繕部既貴安人奉身如故時時語婦勿過費過乃招損繕部嘗從燕市市一澗綳奉安人藏笥中比歿乃出爲斂服斯蓋以儉德終始矣太史氏曰古所稱令母率以訓子成名繕部起田舍而擢危科四方學士爭贈矣其文屬者事明天子於交戟間廉能聲蔚起名成矣則聖善之以也葛覃卷耳所歌唯勤若儉安人以子然一女子獨肩家棟支數百食指而又歷更三世諸喪勤德茂矣居約布衣蔬食既貴而御一紉何汰乃竟笥之以待也南鄭秦瑛訓子動有矩法兄弟德業顯名而其教流於

三世安人嘗期繕部而以其父若王父若遠祖世德也吾以爲有安人而周益未艾矣

劉君東孝廉傳

孝廉姓劉氏泰和人父太僕策濟公逢愷令慈谿日母周恭人有娠夢神抱佳兒授之因名之曰淵字君東生而奇慧五歲通西銘太僕大奇之年十二讀書駕部署中聞楊忠愍以直諫觸肅皇怒輒遷居傍徨夜半聞已就西市太息曰若而人者古今有餘烈矣丙寅隨太僕致政歸始補諸生試輒燁燁有雋聲明年登鄉薦當上公車以嚮學方銳趨不欲往太僕勉之曰行可以友天下士胡後也始入燕求諸名士相切劘亡何聞太僕訃奔歸哀毀荼毒見者憫之久之君東名

乙九

濟國續十

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益著往來公車率與同郡鄒汝涵僉憲曾于健大理探討名理上下議論以爲常若大宗伯尹洞山中丞曾魯原觀察胡廬山司寇朱鑑堂諸公皆其所嚴事者也君東短小精悍顧盼難如又負氣誼所評騭整器不小假一時大僚爭欲見之不可得李文定得其遺卷器之薪一晤曰吾一下第生而乃呈身相門哉江陵秉政聞君東名甚噪欲招之東閣滅影不往唯四方同志文行有名或工詞賦若法書者造請求之恐後與人交片言期許終身不忘李郡丞九標幼相厚善有約爲婚姻意李卒無子其配亦卒爲迎其孤女撫之至長乃婚曰吾昔有盟於心淪之不祥其重交誼於然諾皆類此歷試南宮不遂輒欲奉母終養母固止之比母卒焚骨立曰已

矣二親見背縱獲上第何爲竟投牒不出構終慕堂自怡園亭樹花竹綽有吳越風趣貯書萬卷金石篆籀寶墨名畫種種稱是客至把玩笑談流連竟日重觴累俎咄嗟而辦未嘗一以疊恥告也贈言累帙手編爲怡園雅集自序一章纏纏極幽棲之致司空曾公贈以詩曰爲園自擬陶徵士作賦人稱漢子虛識者謂非虛美云今上始建東朝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事友人或諷之孝廉不顧胸次朗暢於掌故多所博綜及與賢豪籌畫時務貫穿今古皆可見之施行慎經濟畧鬱未一吐偶感時事欲赴闕上書鄧少宰勸止之歸搆焉文館見志以君東英多磊砢綜練彌深假令得自振拔於時其豎立必卓絕人羣無疑也而令其齋志以沒惜哉

乙九

濟國續十

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直指桐城方公奇其風概欲表其閭疏薦於朝託友人力辭之乃已晚節盡謝一切韜光飲恬於世故泊如也自少讀王文成遺書尊信最篤自言我於文成童而習之終身如臨父母師保不似世人以耳食而已一日與鄒爾瞻論易至剝復之際語必造心往往尋味所不及爾瞻未嘗不伏其獨詣也平生喜施予念僉溪祖祠祭薄捐田數十畝厚其牲脩歲饑承太恭人命發廩賑之每憶太僕鄉評政績表表一時數爲人騎齧泣下霑襟及祀替宗祠慈溪廬江名宦又配享慈湖先生祠始一開顏曰差可以慰先人地下矣訓子廷曾一以澹泊恭讓爲鵠獨令之從爾瞻遊歲甲寅齒七十一矣八月忽遣廷曾徵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吾十六七猶能待汝

於是乘肩輿歷園亭命孫與姪遊宴盡日而別廷曾還數日
輒病王養初京兆周章南駕部亟趨視之使人謝二君而卒
卒之日知與不知無不流涕曰約堂先生一旦至是西昌風
流儒雅略盡矣君東始號匡南晚節學者稱約堂先生子廷
曾博古好學有父風

論曰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響臻有襪被旅中朝夕不
能去者如君東尤有味於予言也藉令得君數十輩共明斯
道啓晨光於積晦澄萬川以一流復何有哉亡何有詩禮伐
冢者廁其中君東一切厭薄之幾於因噎廢食矣以彼南阜
東阜皆古振奇人也然元亮攢眉於廬山無功別居於河洛
良其棄糟粕挹醅醪所領拔者異也而非曠覽疇能識之論
者持此以觀君東可也

乙九 濼園紀十

四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神道碑

貧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

公諱養謙字益卿別號沖菴先世居揚之高郵後徙通州家焉曾大父曰竹居翁能大父曰定軒翁山父曰蘊菴翁瑤兩世皆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公貴也娶於單實生公封太淑人公生有奇質九歲通制舉業未冠入膠庠數獲雋諸弟子間可四歲而成鄉薦又八歲始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中楊襄敏聞其名欲取以自輔大司農不可尋見忤出

乙九 濟園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擒邵武劇盜出巡按御史於亂中遷廣東布政司參議寇賴一清曾鳳作亂公設伏擒之籍其眾為兵嶺海悉平晉按察司按使會閩撫以苛禮望公疏論調雲南僉事順甯土官猛寅與大侯州相牙角輒侵其地公具禍福檄諭之而寅惴惴歸命矣尋晉浙江右參議分守溫處踰二歲晉朔州兵備副使未行而杭營卒亂騎斃撫臣人情洶洶督撫張公住胤言於銓改公杭嚴道公與張公謀發諸卒哨於海而密以亂首名屬徐遊擊景星縛之軍數其罪而斬之餘赦非誅羣卒成股弁唯唯曰吾曹乃得安食寢也張公深歎服公言於朝台瑣推殺邊才卒以公為稱首遂徙公備兵薊鎮尋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甫至則東虜

炒花把兔兒犯蒲濬汎河諸堡公知甯遠伯李成梁負勇畧部多強兵委心寄之斬首虜百餘級明年寇前屯開原不利則糾北虜十餘萬闖入遼陽廣甯間勢張甚公與甯遠計分兵為二一潛出塞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夾擊之虜大敗滅其魁斬首千餘級上以為奇功特晉右副都御史公策遼邊長虜眾兵寡而餉薄因請歲增餉銀馬價合九萬有奇增設復州參將一蓋州備禦一由是邊備聯絡士飽馬騰皆踊躍願一當虜於是鎮夷堡十方寺所斬虜夥甚又敗虜鎮甯堡滅其驍騎三十餘人酋首四人無何虜十萬騎攻奉馬嶺再攻鎮夷公與備兵使者擐甲登陴日椎牛享士士益奮虜聞不敢逼徐自引去因遣銳卒躡其後斬首百餘級當是時遼

乙九 濟園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無歲不被虜先後數十戰斬獲不可勝計白金文綺之賜出尚方不絕而最後那林猛骨二酋與夷婦媾欲連西虜訂內地公思大創之乃縱所禽那林孛羅輩示之撫而計縻夷婦子母為問北關那卜諸酋始噉嗜不敢發公引兵出開原壓壘而陣二酋擁三堅城矢石交下我兵以飛砲擊其外郭壞多洞胸死者乘勝連拔其二城斬首五百餘級兩牛畜器械無算虜窮請降乃釋之故事首虜功數百錄一子錦衣公力辭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當路悉公雅意僅升俸一級錫銀幣予三代諡從公志也虜嘗擁眾叩關挾求市賞如宣大公力拒之而嚴兵以備虜乃退大抵遼苦歲婁潦士無見糧又虜出沒無能得其要

領者公悉發灰積及公帑以賑所爲通融信縮者百方清水
谷澗陽寬奠間力墾辟爲諸堡先而降夷哈亥猛骨等皆餌
之爲耳目其鼓舞士心所向克捷以此歲己丑以久次遷南
戶部侍郎總督糧儲過家欲留侍太淑人不許既行而太淑
人卒時東西多兵事朝議奪情起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總督薊遼保定公力辭終制乃行未至改兵部左侍郎
烏夷陷朝鮮遣使乞封貢本兵欲許之廷臣爭之力章滿公
車矣乃復命公總督兼經略公疏言國家之患在虜不在倭
自古未有倭能越朝鮮而犯我者第中國禦夷常以順逆爲
撫剿權恩威而用之吾爲朝鮮出援歸其侵疆恩至厚今倭
且歸命宜因而聽之卽不許貢而姑糜以封庶幾兵可罷紛

乙九

濟國續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可解假虛名而紓實禍便計也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
必得志於倭守則徵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數十萬疲中
國力而代受其敝令虜得乘虛而入非策也臣竊意關酋王
而與故王不相下則國內亂何暇謀朝鮮卽能附眾立國必
德天朝不復有異志此兩利而俱安之道也公所以折衷羣
言條禦夷方略不下二萬言其於利害甚曙疏上與朝議不
合遠求去薦孫公鑣自代尋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
理河道公以疾辭疏五上乃許踰年以原官起公協理京營
戎政公堅臥不應日御筭輿與故舊遊山水名勝劇飲爲樂
生平宦業絕口不復言所引拔文武將吏輒謝不見越數年
以微疾卒公爲人豪爽闊達膽氣過人臨事智畧輻輳若左

右畫四方悉中肯綮嘗之凌河猝與虜遇將佐欲召三千卒
爲援公曰以三千人當虜十萬是以肉投餒虎也乃啟四門
登城張蓋危坐旁觀者人人惴恐公談笑自如虜怪之過而
不敢窺也性孝友篤至以蘊菴公太淑人沒不及視含斂茹
痛終其身同產姊妹資送極豐務以慰太淑人意奉祿所入
均之兄弟不自名一錢疏屬及知交恃以衣食者若而人或
聞人困阨及無辜被繫者計脫之乃已故人子窮而來歸無
不厭所欲卽負公亦置不校其慷慨好義蓋天性也居官廉
所至賤遺輒峻卻之家人生產一無所問於書遊覽而已而
奇編奧帙實無不窺詩文落筆千言雄贖有奇氣古稱隨陸
無武絳灌無文如公可謂兼之矣配李氏封淑人進士夢周

乙九

濟國續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女事太淑人甚謹單氏衰落淑人移其家近太淑人而厚恤
之太淑人爲之色喜公遊宦四方淑人獨留奉姑歲時烝嘗
必飭身服粗茹淡積所餘斥買產家故業日拓凡公之
奉賓客周貧交樂施不倦者以淑人爲之助也公生嘉靖丁
酉三月八日卒萬曆甲辰正月十一日年六十有八淑人生
嘉靖丙申正月二十日卒萬曆戊戌十二月三十日年六十
有二子二長懋賢某縣知縣娶周衛經歷鵬女次懋光任子
娶陳太參大壯女女四壻錢士俊邑諸生陳體乾陳運江國
賓皆國子生孫八國寶恩生懋賢出聘馬國器諸生娶錢國
璽國是國紀國獻懋光出餘尙幼孫女三公以乙巳十月六
日葬於狼山之新阡天子出水衡錢氏葬事諭祭者三巨公

志而掩諸幽哀榮備矣至是兩子謂余知公稔復俾文其麗
牲之石銘曰

狼山之原疇封與樹維明顧公司馬之墓公當隆萬兩朝之
間謀行計施勳伐無前浙卒跳梁公計殲之奮節金革實兆
斯時載往於遼獯虜狎至料敵出奇蔑不如意嶼夷獯狂齧
我屬國帝曰往哉女其經畧公曰小夷震於其鄰一封糜之
戰守奚勤譬之天道一張一弛雨露風霆靡以有已誰私黨
譬倏聘異議公心不怡秉義以退帝嘉曰忠眾忌其材龍命
再臨公駕不回尙冀永年以毘天子方奮方奮厥隕誰使歸
望於幽與偕者妃文條武暢載於豐碑後有攷者視此銘詩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

乙九

國朝十一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學士贈太師諡文定申公神道碑

韓退之有言宰相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
凡所謀議厝施者不足道也姑蘇申公相今上在揆地六年
而爲元輔爲元輔者九年罷歸當是時明良相遭文恬武熙
雖旱潦不常夷狄時聳而旋就底定天下號爲治安公歸二
十有三歲年八十以疾終於里第上方遣使存問於家而適
與凶會使者以聞上震悼特予祭十四壇遣官敦葬事贈太
師特進一品廕子尙寶丞諡曰文定所爲飾終者甚備公子
川懋等以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五日葬公吳山之原蓋有狀
有銘載公之行事闕諸幽矣惟是螭首龜趺揭於墓隧以表
見於後世者宜有辭特以委余念爲公門下士誼不敢不承

乙九

國朝十一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案申氏自元至正以來七世皆葬吳山始葬者敏三敏三生
官保官保生恭恭生源源生鐵鐵生博爲公高祖博生周爲
公曾祖以公貴贈特進左柱國少師周生東城公乾公大父
也少育於外兄徐翁所從其姓公及第後始奏復之贈如公
官乾生古愚公士章公父也累贈如東城公曾祖妣妣妣
皆一品夫人公少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爲一時偶儷之文
絕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
明年廷試上見公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每朝謁罷念政機所繇出主者多闕略下吏得因緣爲
奸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覈問無不
對者以此癸亥以東城公憂歸丁卯公除明年分校禮闈已
已掌文官誥勅庚午同丁公士美典試順天簡拔得人辛未
復分校禮經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公不自言功而一
歸主者甫徹棘進左宮允充經筵日講官九月仍同丁公校
武舉士亡何晉官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會詹院坊局主篆
皆缺當事者悉屬公穆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填委亦以
屬公癸酉上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
事析毫解縷聞者朗然又進止都雅上每日屬之甲戌進宮
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黃丙子進宮詹會典副
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太子
賓客已改吏右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
公與婁東王公請解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

時時餽餼餉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公
崩夏之地啓沃功多上特峻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
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許上坐文華殿梓召閣臣入公而
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覈實以聞禮部題給封
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
百餘人皆應奪但封於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
人眾惟上恩之俾及於寬政幸甚上深然之是歲公滿三品
考晉禮書予廢宵監庚辰主會試錄文簡切溫厚後生多傳
去爲式淮揚時撫臣有議開墾者公曰流移多則服田者
少而欲舍已成之田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
矣且彼最苦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

乙九

源國續十一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一歲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支
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亡不可得也漕撫乃具
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語公曰
根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
公之相業定矣會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
損益之如省煩苛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
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寔實惠而奸民不
得濫免公之慮遠矣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搆毀劾
罷陽城宰并及蒲州公慨然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
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上命公擬旨下
爵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公乃

贊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首以疏請
於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籍爲中朝顯官而
言者氣益張或說公曰人以言舉羶塗也審爾孰不以政官
爲射的邪公謝曰吾知崇獎言路爲盛世事追卹其它未幾
有魏允貞者以公子登第爲言公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
侵之頃之且實之要秩朝士無不嘖嘖歸公之量矣江陵奉
旨籍沒求多者日眾公言居正自干憲典業無可言若老母
之衣食不時子孫之死亡相繼於罪人不孥之意不無過當
力請上寬之而復有因罪江陵議復遼府者公不可謂江陵
之破家遼庶之亡國皆其自取原不相蒙且皇考懲惡之大
典不可變親藩覬覦之大戮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費

乙九

源國續十一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俘上加公
少師進中極殿陰子錦衣公力辭僅進一階改世廕爲尙寶
承自後柄地以軍功辭世廕者自公始也乙酉余文敏下世
公力薦王公錫爵王公家屏與共政時論稱其得人夏五月
亢旱公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
刑獄數事上嘉納爲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
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
懔然自新意實公發之也先是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
令內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內教場演武者於是選
內豎二千餘人畧如三營法練之公上疏切諫會部臣董基
以諫譴公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內廷諸人環甲荷戈未

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闖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公等
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聞臣言力奏
上遂止蓋公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八月公奉命往
視大峪山太僕李植疏言大峪非吉壤謂公與故尙書徐學
謨暱故贊其成憾尙書陳經邦異議故致其去公一一疏辨
上曰閣臣職在佐理豈責以堪輿伎耶乃傳旨親閱壽宮裁
羣議時采御史柯挺言而大議遂定特賜公玉帶羅衣以旌
其勞屬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公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
請上以元子孱弱爲解公復力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宣
孝兩廟實已過期夫修講讀之故事備朝賀之緝儀或不任
勞若在宮中一受册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上報語意溫

乙九 國朝十一

九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給事中姜應麟銓
郎沈璟相繼有疏上欲重譴公與同官再三救解上曰此輩
疑朕立幼廢長欲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此處之中人傳示再
三不得已稍擬薄罰繇此眾議紛起上寢不能堪而意亦遂
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上傳示深詔有司去妨民之
政圖消弭之實公乃應詔陳言一日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
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糜之害而總
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慎欲詔
令之行查參不可不嚴上覽疏稱善者再宗室越訴者踵至
公疏宗人訐奏曾奉旨令撫按啟王審勘虛實若不信親王
而信一宗人其害甚大蓋國之紀綱有四親王轄宗儀將帥

轄士卒有司轄百姓督學轄生員大小相維而天下治若不
能鈐束而人人競起亂之道也上深然之公復具言頃歲水
旱異常宜救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饑
民哺聚攘歛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
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
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
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亡曰盜賊有無甯戢一時有司凜凜
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一日公謂同事曰册立久稽異議滋
起奈何乃疏言高皇帝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
儲位諸子分茅胙土封以王爵此萬世所當遵守者成祖以
永樂二年立仁宗爲皇太子即封趙王英宗以天順九年立

乙九 國朝十一

十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宣宗皇太子即封德王崇王臣思列聖傳家世守之法體皇
上愛子均一之心竊謂皇長子正位東宮皇三子分封大國
一時並舉尤爲盛事疏入不報公念上輟講日久上言高皇
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大學論語至
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世
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義蓋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二祖爲法隨檢閣中故牘得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
七十六道裝潢呈覽因言皇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聖祖之
精蘊於陟降著存之頃法聖祖之憂勤上忻然納之中人張
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章劾之公與婁東計曰此禍
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

格疑公等庇之疏劾鯨并侵三輔臣上怒置之理公言象乾據事直言若重處之是臣既以失職仰負宸眷又以拒諫累及言官何以自解上溫諭僅從薄罰而已戊己連歲凶荒公深以爲憂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以月餉稍惡嗾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慮無可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贖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厥積米有無滯爛如有不足作何區處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科臣往賑詔書一出人人歡若更生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上御毓德宮召四輔入上手示評事維於仁疏怒其語意欲重有所行遣公力爲解釋天顏頓和卽以册立豫教請上曰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乙九 漢國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皇長子出見公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此國家無疆之福也時以劾鯨鯨者眾命公戒諭之公跪鯨於前一責數詞嚴意正聞者竦服明日公遂上疏曰皇長子倫序已定今皇上內斷於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命海內未知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皇上篤於愛子不出臣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皇上重於升儲不由外廷之陳請而由於特詔何盛如之上未卽允嗣後公或合疏或特揭皆未報公又特疏曰當今國家第一大事無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職業無如建儲一事祖宗家法儲位未有不歸元子者祖法不可違悖册立不可遲疑一也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儲以長幼爲序上後屢屢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掣元子令臣等諦視親諭

臣等長幼之序言猶在耳皇上豈得失信於天下失信於臣等二也道路訛傳謂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中外臣民頗多後議獨臣等不信以爲元旦親奉玉旨謂皇貴妃每勸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國泰之疏既上而不報已票而不行外間疑議以爲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皇上姑爲皇貴妃解紛使疑在宮闈憂在社稷何以杜百萬軍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三也臣等謂祖宗一定之家法決不可不遵皇上已出之諭音決不可不信皇貴妃未白之心事決不可不明惟立決大計早釋羣疑幸甚上覽奏報可仍令內侍傳示閣臣候旨行是秋套虜火落赤鈔掠洮河熟番入據莽刺川數出鹵掠邊將有戰死者廷議莽莽有罷款決戰之議公謂

乙九 漢國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禦戎如用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今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酋全部尙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於戰與撫之間今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鄭尙書洛暨梁雲龍萬世德經畧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火酋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刺川絕無虜跡而它酋與火落赤相表裏者亦鳥獸散是時言邊事者率未中窾公極口辯駁不無相牴牾遂交章以攻公公疏辯者六辭職者五且請盡下諸彈章以憑覆案上手詔慰留遣官宣諭者絡繹不絕忌者意必趣公以去公具疏申明邊計纏纏萬餘言且請九卿會議陸公光祖等復

奏具如公指眾譁乃稍定累朝訓錄成進上特晉公一階秩太師給誥並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先是經畧捷報西師解嚴火酋遠遁眾番奉約束悉如公算上欲暴公功以勸敘有待故因訓錄之進先借以勞公公謂軍功業不敢與而校對又屬微勞凡三辭不允乃力辭晉秩而僅拜銀幣祿米之賜云公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上不允勅吏部照例晉太傅給誥支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廢子尙寶丞別以銀幣寶鈔珍饌法酒佐之公拜別賜而疏辭祿秩詞極苦切上聽辭俸秩賜宴獎勵仍如旨加賜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襲綵段四表裏且命勿辭公強起拜受而南御史李用中主事湯顯祖僉事李培復連疏攻公上處分言

乙九

國朝十一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而降旨宣諭慰藉諱切然公歸志已決先後凡二十七疏上至親撰勅留之有云伊尹在山野不忘君民今乃欲舍朕而去卿心何安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出公不得已以寬假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公言册儲事以去就爭語過激上意不憚允其歸公爲密具揭以請不報公乃請與同罷謝言者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公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公聞之喜曰老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上念公調護功賜上尊肥羜及銀幣遣廷評黃琮存公於家曰册立朕志先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尙鬱於懷今元子已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諭知之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公年八十當軸援華亭例以請上特褒公爾德勛勞遣行人以銀幣羊酒致於家公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而公逝矣嗚呼痛哉公配曰吳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兆勳早卒用懋太僕寺少卿用嘉舉人女二人一適知縣李鴻一許聘郭元尹孫十三人承鼎聯璧傳芳騰芳廷芳濟芳懋出繼揆紹芳績慶緒隆繹訓紀常繩武嘉出孫女十三人婚嫁皆名族所著有綸扉奏草四卷綸扉笥草四卷綸扉簡牘十卷賜開堂集四十卷公居恆孝友篤摯事繼母黃太夫人與所生等至老不衰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少賤亦與均禮氣色穆然喜愠不見朝堂以疑事質者沓至片言衷之語簡而當無不心折以去天下名士多所薦進顧不

乙九

國朝十一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令其人知之晚節異議者遽起交結構扇千歧萬轍以求必勝旁睨者爲之不平公處之怡如也總之公之爲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調理一時諸臣惕於無所隱而快於得自盡當時官常無改海內清晏皆其力也然世亡能名公者公去而時事日新回憶公當政政權固在握也鑽稅之使未遣也風俗未盡薄惡紀綱未甚陵夷也庶寮與巖處之人未至撓當事者而斂之柄也談往事者至謂以今校昔如唐虞三代不可再祝即不悅公者亦云繇此觀之公之爲人何如哉公勳在史官憲在生民主上虛已悚神以聽而一二表臣異流不難於撼之賴上知公至深雖聽其請老三詔存問追論定策之功播告天下寵及其子孫然後異議始定

雍容恩禮卒爲宗臣語曰爲臣不易豈不信哉聲公之燬垂
於亡窮史職也思不能稱銘曰
明興館閣多良大夫文條武嚙救甯八區有偉申公崛起其
中海涵地負恢乎有容勸講形闕摛詞玉局厥問琅琅不以
自暴考古憲今施於有政斟酌化源壹稟清淨人尙奚刻我
質而平人必夸毗我和以貞鬱如鳳馨不搏不擊上貧儲宮
外拊夷狄水潦游饑流亡者多暖之哺之惟公撫摩人百其
喙羣然以侵甯爾小忍無傷帝心眾沫漂山云胡不畏公於
愈流奉身以退惟帝眷德報孰如公助順與信靡福弗從慕
有豐碑瞻者下拜太史詩之以示千載

乙九

漆園續十一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墓表

贈南京吏科給事中南州祝公墓表

公諱廷相字子鄰一字子衡別號南州南唐有諱約者致節
 度使仕卜德興煖水里居焉十八傳為雲樵公諱良驥卓卓
 樹操行有聲配程生丈夫子三伯廷憲季廷尹公其仲也生
 而穎敏書過目輒曉解大意諸天官律麻風角鳥占干支家
 言靡不習而為里人所急者算法也履畝經野秋毫不爽人
 倚以為平書九體特擅其六尤工繪事有處士王臣見而奇
 之曰以若之才而僅施之此乎公感奮益取經史子集讀之

乙九

濟園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自累葉以來世耕鑿而不廢鉛槧雲樵公命公兄弟種樹
 頰山輒挾策從田塍間且誦且植相與談討擊難夜歸篝燈
 讀夜分乃已間得一異書手自繕寫曰書饑可為糧渴可為
 飲忘可以為枕古稱益人神智非虛也里中凡禊社祖道諸
 雅事踵相躡乞公圖而詠之以相贈遺或不嫻於詩若書則
 屬公代書法纖穠縱斂篆籀分隸榜署草行各斐嫻有致嘗
 遊巖石下徘徊不能去人問之曰吾胸中有奇字徑丈餘不
 得一巨石鐫其上耳傍及百技靡不精家有需輒自為之若
 木若石若搏埴若丹雘若翦裁剗剛各善其事里中迎為童
 子師則抗顏往教一本先世家法蒞塾滿三載則攝齋請去
 東道主更賢重公納履謁請無虛歲以其暇蒐緝家乘攷訂

之例取歐文忠公書仿顏魯公閱數載而譜成所著有南州

隨筆凡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可備鑒戒者無不采嘗借兄
 勿齋一再游金陵歎曰吾於山見鍾阜之高於水見長江之
 深於都城見宮闕之壯麗人物之繁華與賢士大夫伏軾而
 遊也不謂非巨觀矣而以巖棲穀飲之人參焉吾懼醇白之
 日凋也孰與歸來乎山中而以葆吾真為子生苦乏膏油資
 而世祿顧嗜學甚公縱之學曰學詎憂餒耶而時時舉所聞
 宿德巖行為瑛規嘉靖甲子世祿舉於鄉歸以一文綺壽公
 泫然曰若大父不能得之我我乃得之若會有強之居間者
 公聞之曰士甫第猶處子之待年汝不力卻之踰檢而喪志
 自此始矣世祿佩其言惟謹弟子文病足呻吟不絕公為一

乙九

濟園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夕數起雲樵公臥病公不解衣而侍身為浣濯扶持雖子孫
 不以屬也及不起哀動鄰里為罷相者久之諸飯舍棺殮不
 以窆故廢易戚晚節數病且革呼二子前曰士公車前身
 屬之師通籍後身屬之君惟公車時靡所屬或囑朋僻友更
 相誘而成其過是可為遠慮不可久也宜早決已而曰汝讀
 書豈山歲侵若弟躬負米餉汝而自擷籬豆以餐可念也又
 曰可冀筆硯吾几筵其勿翦圃中卉藥吾歿後惡知我之不
 園日涉而遊戲筆硯問乎世祿兄弟環而泣詰朝乃逝嘉靖
 丙寅十二月二十日也娶夏先卒繼寶俱贈孺人生二子長
 卽世祿南尚寶司卿次世臣萬曆乙亥七月某日祔葬於大
 母程之塋左壬辰以世祿休甯令最贈文林郎如其官越三

年召授南吏科給事中以慈聖皇太后徽號恩再贈將仕郎南吏科給事中公質直坦蕩談論舉舉而獨慎取予敦行誼交遊不安世祿以忠樸爲名諫議得諸公者爲多即不出里閭而邑之爲父者愧子爲子者愧父而俗幾變嗟夫是足以風矣余與世祿新安潘士藻三人爲綰帶交海內莫不聞公世系行履士藻既悉之志銘而余撮其大者表諸隧道如此贈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川邛州白鶴驛丞趙公墓表

萬曆庚戌春南少司農趙公一日語余曰先大父之葬也木拱矣而始藉主上寵靈得稱南戶侍若僉都御史慕顏益拓矣夫以卑官爲天子所采擇而辱之綸綍微子言表於墓易

以闡揚而光大之明吾君之賜余不敢辭案狀公諱景德字宗仁世山西解州人爲人潔廉而忠厚幼業儒不成已爲司空城且家言補邑掾見諸邑掾舞文受賤心厭薄之誓不受人一錢歲饑郡大夫發帑金賑貧者諸邑掾皆有分公毅然曰此上所爲賑貧人者奈何以潤吾橐乎力辭之久之以文無害授四川邛州白鶴驛丞至則庫氏僕夫輩故有私觀例公峻卻之下至徒役一無所受或問之則曰爲盜者類迫於寒飢者也爲隸胥充徒役者爲姦利觸文罔者也而吾受其餽與若奚擇焉或曰公不爲家人產計耶公笑指二孫曰此吾產也客乃止會部使者索茶於驛而意有需於公公第以茶進索瓜公庚以瓜進乃大望公遂以他事斥之公歎曰

七尺吾授之父母乃以徇人馬足耶遂移牒致其仕歸人見公嚴居寡營詰之公曰先世遺產足供餽粥此外皆長物也何以較吾神爲公即不屑屑生事而性好施予病者葬者婚失時者多歸焉即所叩而其非故識者與非力所辦者必勞宛濟之無勸里之待以舉火者若而家始辦事京邸一同事者貸人子錢擬歸取資斧而子錢家收責急謂若命不可期倘一旦填溝壑吾將已責耶公聞之怒曰安得此不祥語即出資代償之里人趙某居京避疫甚爲大小遺成仰人同侶者謂疫當傳且惡其穢也相率以身跳公愴然曰是有命且同出而以疾棄之吾不忍於是取足湯藥躬浣被者累旬人咸目爲駭公不顧疫竟差抵家人有誣訟公者而趙反

證之公退責某若忘獲者京邸活汝乎亡何人亦誣訟某引公證某大恐公笑曰吾昔活汝不任受德即負我亦不任受怨竟爲直之官某乃大感謝曰吾當愧死入地矣又有使酒嫚罵者公第健關若不聞家人咸憤曰公豈石人耶而甘受藉乃爾公解之曰此如飄風過耳無足爲怒者至日中乃開門迎謂曰度若舌當燥家有濁醪願與若共之何如其人大慚詰朝踵門頓首謝公第趣觴觴之乃去公亡所負挾而邑人靡不推爲長者以此居恆雅好書史即冗劇中不廢燕居色恆莊訓子孫必令習禮屣衣以爲常謂禮習則鮮惰行衣飾則閑邪心課讀暇輒引古道諭之間論近世吏疇以廉興疇以墨敗疇仁而昌厥世疇酷而殄厥宗慶壘不休且曰吾

平生庶幾無所愧倘陰德有助後必有大吾門者孺子其識之越四十歲至教授某而以經顯今司農公某以卿貳兼憲職益貴重曾孫標繇翰吉至問卿蓋四世而聲施海內公言卒大憚云司農言公丞白鶴日有弟季來賤客死藁葬驛中公手作灰格封識之曰恨貧不能歸弟骨異日者吾孫道此乃弟首邱時也後孫標果按蜀得灰格宛然竟歸遺骨如公言司農又言余父往於山距祖塋百步而近見煙霧從塋中起迫視之則白氣互空非烟非霧已得兒標登第捷音計其日政榜出時也異哉公卒嘉靖己未五月四日享年若干萬麻壬辰以司農公浙江布政滿贈通奉大夫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配楊贈夫人癸卯復以司農三品六年滿改贈如今

乙九 禮國曆十二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官配楊贈淑人子男一曰良臣封文林郎掖縣知縣累贈如公官娶處士王景雲女封恭人累贈淑人制詞所褒公甚熾有曰行篤彝倫動偕古誼分符作宰流廉譽於印郵解組歸田播仁風於梓里大哉王言如親親公之爲人者里人皆舉手加額曰爲善有徵矣夫公不能克用於身而能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孫不能得之相臨之吏而乃得之不可測之天如樊侯樹漆易世而始獲其用積厚流長聲動人主至旌閭閻之行而顯重之以校夫子公何比干之流豈有異也爲趙氏後者當知所爲報已余不佞謹撮公大都表於隧道以示賢士大夫之過而式者

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和齋崔翁暨安人李氏胡氏墓表

萬麻乙巳天子慈宮徽號制若曰朕以大慶覃恩施及有位工部主事廷健父珩率德蹈義不躬榮利能教厥子爲朕才臣其加賜名命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所司奉制書特贈公如子官母李氏生母胡氏皆爲安人廷健頓首受書焚香副墓上乃撰次公世行始卒詣余曰不佞考妣萬麻已亥志業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原一二細行不卽論次懼其無傳爲大典辱願以屬子矣余敬諾案狀翁字某別號和齋世甯國府大平縣人爲人事生嚴喪死哀自宗人以逮婚友靡不盡其心而尤以撫孤著譽年父見背弟珩若璿俱羸齡依依從母氏臥起家且窮空無以自存翁奮然曰某爲家督敢以遺母夫人憂於是經紀先業提挈二弟冀其有成久之年並弱

乙九 禮國曆十二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冠翁兩爲授室母乃大喜無何相繼物故遺孤二一甫期一甫三月翁曰此兩弟不絕之綫也爲抱哺撫摩不啻屬毛離裏然日察其顏色少疾輒療之惟謹稍長就塾翁保之傅之動以禮義爲藩一切錢穀費餐拮据以辦不以煩二孤久乃爲之婚而孤亦儼然能自立者稟翁教也翁始以管鑰付之其大者猶受成於翁以故二孤生計視昔饒翁獨居瘠無悔居恒誨愛備至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臂屬兩安人曰鰥寡之無告眾所哀也况姊姒問乎若尙善視之孀者安吾母安矣時門祚衰薄多罵凌詬訐百責叢委翁以身任之慮煩而神悴獨其志意顛篤識度過人得從容而不仆人以此多翁云少以不逮父養爲恨晨夕於母夫人側微疴輒廢寢食

歲時布席率子婦若從子奉觴百拜爲母夫人壽極歡而罷
母夫人壽九十以天年終翁毀瘠喪事會有家祠之役先族
人首事與匠作同甘苦哀瘁致疾於是年五月某日卒惜哉
配李安人副胡安人李數舉子而不育子胡出者無異己子
與胡安人居藹然有樛木風胡亦婉婉承之兩相成也子四
人長廷健卽膳部次廷循次廷徵廩生次廷衛附學生女二
一適諸生李某早卒一適譚參軍子某李安人生某年月日
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有七胡安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
日享年六十有五近世士大夫外樊飾爲聲名而內行顧闕
公開然獨隆於孝友天子嘉其剛行於是乃褒而揚之豈但
慰子孫之恩於一時將使夫重利忘親薄於同氣者低徊愧

乙九

澠園積十二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奮想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則王言之所激勸豈
有既乎故余樂爲之書以表於隧道

贈奉政大夫和州知州謝公暨元配黃宜人墓表

贈公夫婦生嶺表及見仲子嵩舉鄉試高等以老壽終葬於
縣某山之原如千年矣至是子嵩守和州以三年績最於司
功得贈公如子官而母黃稱宜人云當是時天子所下制詞
大指謂良牧之才非一世積以美州大夫而歸功於兩尊人
甚至嵩捧而讀且感泣謂其友焦子曰卽吾父母所操行誼
賢然不能踰閭里之外何至乃聞九重而辱天子之綸綵微
一言表於隧道是隱君之賜而泯泯吾父母也吾子其圖之
余謝不敏不敢辭按狀贈公諱元盛字某世居番禺石橋鄉

生三歲母彭見背育於女兄所八歲從里中師授經術年十
五業駸駸就矣見父耕壟上而憊廢書泣曰父憊矣我乃安
坐而食獨能下咽乎遂輟讀佐父耕久之心通乃求白地若
甌脫種播而耘耔之於汜勝賈誦諸家言多闡合自是甘蠶
伏臘之需稍稍具矣事繼母許色養備至念女兄育已母事
之終身蓋孝友其天性也爲人樸直不侵爲然諾待人恂恂
殊謹然性峭直不能腹藏過賢有德者輒折節下之無敢與
鈞禮矣衣蠶食非壹意節縮至蒸嘗伏臘務極豐腆以爲常
生平公庭未嘗一錯趾鄉鄰有構者卽諭以聖諭和睦之條
語意懇款多自解去自輟讀以來嘗意不自滿坐是督仲子
公車業丙夜不休及選爲博士弟子員乃歎曰吾不能辦于

乙九

澠園積十二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資高其門竟屬之若矣越五載仲子成鄉貢公不甚色喜
第曰若輩分內事不止此其益勉之時年已愈耆鄉父老爲
請冠帶於有司公固以辭曰吾何以此爲異日兒子能自效
徼惠國恩服之未晚也亡何公卒前是業娶黃宜人生四子
矣宜人公同縣黃公汝息女未字時內則少儀不習而能迨
歸公履聲不出闕者數十年家故窶食指不給宜人日拮据
佐之至解簪珥以應於舅姑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伺顏
色惟謹繼母許無子晚年善病益衰頓宜人爲候視扶掖不
解帶者累月許病革顧贈公泣曰爾婦孝我至矣我何以
報遇諸奴雍睦有禮視猶子卽已出不異也生子若女凡六
衣襍履綦咸取辦於宜人手比仲子就外傳諸囊餽脯費日

攻苦勤作以助必檢誨之爲端士乃已平生上奉尊嫜下撫子女日三商而不及食至大夫宦遊尊顯矣而媵衣鮮食之好一不干其懷方其致俸稍爲甘養資宜人盡以易絲枲躬自績而充裳衣焉所爲式穀後昆而就其賢名不虛耳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宜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子長某娶某氏次即和州君娶黃氏次某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女二一適某一適某孫男某某今制封贈之典雖中外無異而從宦於外者十不得一二大夫獨能以廉明受天寵爲父母身後之榮可謂賢已余獨怪夫贈公不能必之於身而乃能必之於子始焉卻有司之冠服而竟以致天子

乙九 國朝十二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命詞嗚呼士安可不務修德哉余特書之微獨昭上賜抑以爲世勸焉

陳翁以約暨配吳碩人墓表

余以歲丁酉典京闈試得陳君一教而器之輒以冠其經久之君數過余金陵熟其爲人恂恂敦篤君子也每語及母氏春秋高不欲去左右辛丑爲母強以行業成進士幾以慰母意亡何母逝君奔還毀瘠甚已衰經來請曰不腆先人逝垂十有八年墓木拱矣而虛隧道之石未有以文之頃且啓先兆奉母櫬而窆焉敢藉先生一言以重余曷能辭按狀君諱某字子晉別號以約先世溫之永嘉人宋止齋先生之後僕賓倉自永嘉徙義興之湖南已衛輝丞洪甫自湖南再徙毫

村傳十世之毫溪公郁以耆德爲鄉里所重翁父也配楊繼孟生丈夫子七次卽翁娶邑諸生吳燦女是爲碩人翁少有志節丰骨穎秀望之巖然治博士家言往往屈其曹偶尋曹偶去爲博士弟子有爲顯官者而翁拓落自如後兩試幾獲雋矣而適與內外艱會乃歎曰豈吾命不當第邪徐摩其子頂曰兒在何渠憂出其書授之所爲責課靡間薦紳學士慕其人爭致館塾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也翁攝齊爲談說經義甚都而日以士行相劘切於是諸生彬彬多樹操行有聲矣與人交抒寫必盡而於過失顧能彌覆之鄰婦有夜窺者且卽易其處館人以問終不告其陰行善多此類居父喪哀毀骨立母屬末疾展轉牀第體浸敗不可近翁率碩人不櫛

乙九 國朝十二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沐而侍扶掖眠燥濕浣中裙蓋目不睫者而月云喪葬烝嘗必比於禮已室其季之未室者家其女之未家者以吹綜理之不遺餘力三黨離逃從館歸歲行盡矣必徒步往存之足重躄不休至除日薄暮乃還歲以爲常居恆最喜節義事讀古忠臣孝子傳慷慨擊節爲之涕出族婦貧而媼翁倡義月給薪米以堅其志宗祠耐金率一人領之息其子爲春秋需宗人多乾沒者翁有田五畝盡鬻之以助曰奈何令吾祖爲若敖氏鬼乎當小饒絕甘分少於少長疏戚必均間從匄貸不能問子錢並母錢匿之不悔曰毋以其故失歡也頃之藁如洗家人寒膚喉腹有不能堪者翁愈自堅忍不以干人人亦卒無應者或以窘告卽心熱色動雖餅粟與共矣翁以

韋帶終鄉人拱手推其長者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實涕以此翁性嚴抗諸子以法不少假而碩人壹以寬劑之終其身亡譙訶遇妯娌以和或非禮加之笑受而已蓋以纖尙佐翁施精進佐翁孝壹以篤行歸翁大都自碩人發之竟其身闕以外不聞履聲其於婉慈貞靜蓋天性也翁生嘉靖壬辰九月十三日卒萬曆乙酉四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四碩人生嘉靖辛卯十二月五日卒萬曆辛丑四月二日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三長一敬後碩人二月卒次即一教舉進士觀工部政次一政郡諸生女二孫男五于熙于泰于鼎于某于其餘具狀誌中嗟乎急義而嗜修流俗羞以爲迂而弗言翁之學與教必出於此其自信不誦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未試而不

乙九

源國續十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及子之成碩人見其成矣而又不及於祿以沒其可悲也已雖然樊侯樹漆再世而乃得其川異日璽書賁新阡必有高視南陽者天之爲報蓋於是焉在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

上
太學錢君懋毅墓表
君諱葦字懋毅瀾之鹽官人國初諱貴四者以通賦成貴陽次子裕養於錢氏因蒙其姓三傳爲贈公達達生臨江守琦是爲君父臨江公六子芹永州守萱儀部郎蓼葵太學生王恭人出晚年舉君及弟於潛學博愛夏孺人出少敏慧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旋入成均無何臨江公卽世君居喪一秉古禮奉母務先意得其歡心孺人女適祝仲宣家赤貧則移

乙九

源國續十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近孺人拊諸甥不啻己出者孺人有嫂老且病養若葬悉身任之不欲以傷孺人意也一夕孺人病終於弟宅乃移柩於家率婦寢處其側蓋三年如一日矣初臨江公幼楊太宜人病庶母彭實鞠之君體先志周旋兩宗者終其身於兄弟友愛尤篤於潛君乏嗣不難以己子後之及舉子而病終夜十起不自知其勞也於潛君在官舍疾甚兼程赴之護其喪以歸哭之欲絕其他立宗祠置祭田贍族人之貧者不可一二數生平與賢豪交樂赴其急王孝廉程文學吳山人皆推厚資卹之無顧惜意他如掩戰骨構弱骸賑餓人其任與卹又有足多者如是也郡國守相高其名時以政咨之君多所引避至有可久遠爲後利者率爲之盡錢氏世有名秩於朝君獨自得於佳山水間從四方之客與鄉人之老詠歌偃息以忘其年喜爲詩多至數百篇觀其見於擊轅集者可謂隳然能遂其志者矣先世遺稿手自讐校懸諸國門所纂有臨江集永州集荆花集測語厚語家史合玄集凡若干卷行於世生嘉靖辛卯十二月十一日歿萬曆戊申八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李孺人先十一年卒子男四長應曾太學生次應晉舉人次應會應旨皆縣諸生孫男七曾孫男三嗟乎君積其謹以至於行之修而僅以德於鄉積其勤以至於業之成而不克顯於世此知者所以爲君惜也然君有以及於人而無所疚於內其賦苟富貴於一時而抱愧以死者何如哉余與於潛君善稔知君爲人故於子應旨之請撮君行事以表

於隧道如此

田南邵翁墓表

余蓋獲交太平邵君汝行因悉其父田南翁云自余束髮砥志概求天下超卓士相與泝聖言而偕之大道久乃得邵君於眉睫間欣然有當也迨歲癸卯冬余赴新安之會邵君在焉於以挾疑啟箬者連昕夕以歸歸而道太平也邵君又偕其二兄若諸子俱來余乃見其墳壘雖離以問學師友於家庭未嘗不慨歎豔慕之焉未幾邵君兩從子遊南離邵君則歲一至每過予鱸熏茶宴相對終日視笑之際言忘形遺他人莫測也一日叩其學所從來邵君曰余小子何知皆先君教也先君棄余時余兄弟政在髫年顧絕口不及家事曰若

等能知學我死足矣今去之四十年所於學茫然無聞而攝衣請益不敢須臾離師友者皆先君教也余小子何知言已

欽歎者久之既而起曰幸微惠先生乞一言爲表先君之墓先君蓋遊於東廓先生之門東廓先生會新安先君奉杖履以從已緒山龍溪兩先生至亦如之後先名賢飫聞至論孳孳如不及已充然如有得也幼穎敏入黌宮試輒先其曹耦浸浸鵬搏豹變矣而數不售於是先君放情山水而一託聲詩以爲樂要以直據其中之所得而非與世之抽黃媿白帖括爲雄者角也然余又聞田南翁少時族有齟齬之者百端或搆賊入且執其母翁在外塾聞之遽冒刃前賊欲害之母

嘗不流涕被面即嚮諸所齟齬之者盡寬之若罔知也孝友之德蓋其天性然邪語曰期年樹穀百年樹德翁子孫誦誥滿庭壹皆被服乎仁義浸淫於道德而翁里中因而蹶興者甚眾鄒魯雅稱好學盡章甫途掖儒耳而余道翁里中則耕罷昨賈罷市靡不廢集聞一語踴躍歡呼皆意得而去嘻可謂盛矣說者謂翁有以風之也回視易簣之言若持左券則翁所遺於後者不其遠哉翁諱贇字若可生正德辛未十二月三日卒嘉靖甲子八月一日享年五十有四以萬曆乙酉三月廿五日葬於曾家山而配孫暨側室汪耐焉丈夫子三人曰汝脩汝德汝行脩行孫出德汪出女子三人陳學可杜璧王化其壻也孫曾孫若干人翁里中有杜君質者篤行君子也其狀翁與汝行語合按狀翁先世河南人在宋有任池州教授者因隸石埭籍後八世仕三始遷太平縣長壽里之田南社仕三生金乙金乙生桂一桂一生通四通四生琦琦生綸琦若綸成以孝友聞矣綸生道宗道宗以弘治戊午舉於鄉三爲令皆爲異政道宗配孺人陳則翁父母也翁居田南久故今學者多稱田南翁焉

贈淑人徐母王氏墓表

少司空徐公以忠清亮直爲時名卿乃先考妣之德實有以貽之封翁事行業有七尺石歸然而揭於松楸之間爲人所習視矣一日司空公過余曰頃藉天子寵靈不腆母氏由安人進稱淑人後先拜勅者一拜誥者二恩至渥也子其一言

表於墓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余稔知淑人賢則惡
敢讓按狀淑人姓王氏宣城紫溪人王父舜父楠世有隱德
母楊舉子女各一女卽淑人少婉嫻清令父母甚愛之嘗曰
儻汝亦子也當待汝而大其門歸封翁時家食貧淑人不以
新婦難力作煨煬非白之役一出其事舅若姑備極色養
一切服御食飲悉當其意時謂曰有婦如此足矣封公性嚴
急淑人委曲以意劑之咸盡而飭封公時爲解顏及舉司空
兄弟食指日繁淑人勤女紅以輔其闕夜分呱呱者繞膝泣
念不足當明日不敢輟也諸子稍長就外傅淑人則色喜操
作倍力資其贏以饌先生酒食每靜夜諸子書聲與機杼相
韻人以爲美談頃之司空兄弟公車業就補諸生淑人色顧

乙九

源國類十二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莊曰謂一博士弟子可竟女耶母甯尊修其德業而稱賢人
君子者乎甲子司空登賢書戊辰成進士起家建甯李官淑
人時時從封公以清苦督之一鮭菜必問所從獄具必問所
平反幾何司空以是精爰書所讞決必準律而參以情稱建
無冤民者比比也淑人乃歎然一進匕箸矣尋晉南工部主
事父老爭攀援不得發尋改吏部晉郎中出爲河南參議迎
養淑人卽中司空間有疑難卽決者取淑人片語立解一
以文綺進輒作色止之曰自爲汝家婦食其力而憂不給今
日含飴噉炙胡不足而以長物爲且自爾入官惟無所建樹
以虞官譏儻以我而失民心所損多矣司空踞受教節益加
嶮卽所至不敢以方物獻明年司空晉山西憲副念二人垂

白不能扶侍行遂乞歸一意侍養淑人故無恙也而司空時
忤忤心動亡何淑人抱疴竟不起迺生正德十年五月七日
卒萬曆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舉五丈夫子長
大猷次大任卽少司空次大化次大望舉進士爲番禺令次
大年孫男十二人彬彬稱其家大都淑人之爲人也事舅姑
夔夔然接娣姒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嘖笑有嚴中懷則融
逾裔逾羸既穀且豐有子頤頤蔚爲時宗王三錫命高卽令
終天之報淑人者何如哉夫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
夫過者式焉而誦劣奚以任之雖然以余從事淑人之身後
而奉揚明天子之德意以垂亡窮史職也是以不揆而爲之
辭

乙九

源國類十二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孺人呂室趙氏墓表

起曹呂君以令最得封父某公爲洛陽縣知縣母趙贈孺人
至是萬曆己酉孺人歿三十年往矣始奉封公命擇邑尹山
之原而窆焉一日詣余曰先慈棄栢棺不肖生未而月也藐
焉冀一接其音容不可得况報之德乎頃襄事有日惟立言
者爲之表以顯之使聞於無窮不肖其少可無恨余悲其意
乃卽其狀而序次之按狀孺人吳江文學龍田趙公女生而
莊靖婉婉圖史之戒不習而能方髻年家人盡日不聞笑語
聲卽羣稚嬉戲盈前眡之恬如也母氏壺範清嚴家庭之內
肅若朝典於子女教督之色不少假孺人夙奉教惟謹不小
以惰媠見母大賢之尋爲遴壻而得封公遂委禽焉年未笄

也而莊慎有容家人竊伺莫得其幾微或疑爲少不諳事乃
蕚耄涉說難肉肝醢糾緝緹稷孕字諸生事靡不明了
而又壹意織綺代封公色養所進舅姑被服食飲必得其飽
饑寒煖之節御賊獲慈而有法歲時問遺中表儉而有禮時
封公下帷不問家人產賴孺人掇拾細碎積贏爲豐遂寬然
無內顧憂每佐封公夜讀一燈熒熒與機杼聲相韻問糜若
茗應時而進問夜如何則稱未艾也絕不以貧故微慰其夫
竭意承順若恐傷之有賢婦人所難者藉第令天假之年就
養起曹食四方水土腴美之物狄冠展衣榮於榮殺都應騰
以閑其家剝割綜覈願使目授尊於中外戚屬間豈不宜哉
而願溢焉以沒起曹君悼恨而屬余言表諸墓曰藉此永吾

乙九 濟園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親而道其哀嗟乎余不能事親而能爲君圖乎君溫文醞藉
宣業方日起將受賜大朝褒寵其幽宮而謂余言能不朽君
之望余過矣封公名某別號某起部君名純如起家進士子
女婚娶語載志狀中不具論

明奉政大夫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瓊田林公暨配黃
宜人墓表

自世以聲利相馳逐投世取顯至不遺餘力而猶以爲不及
者比比也乃有當羣趨而引避望華塗而卻步其操義風概
足以抑躁競而美風俗非其享亭物表何以有此若工部瓊
田林公是已公沒垂三十載叔子裕陽爲南民部郎屬表其
墓余曷辭公林姓諱用章字尙罔瓊田其別號也上世由下

邵徒晉安再徙長樂之坑田坑田凡數傳至源保而昌源保
生洪洪生四子次日仲甫是爲公父明經篤行人稱長者配
鄭氏生子泰繼配陳氏生公以公貴贈父修職佐郎國子監
博士再贈奉政大夫南京工部郎中贈母陳暨前母鄭俱宜
人贈公以六十四歲舉公無何贈公陳宜人繼卒公沖齡失
怙恃哀毀甚久之析產僉謂宜與兄埒公遜謝曰吾幼孤方
父兄而母嫂以有今日受資均於諸姪可耳人皆以爲難尋
補弟子員饒學宮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以干時爲恥獨
主恬夷矯世習疏乞郡博士得吉安古名郡公以躬行君
子爲之師一時興起者眾丁卯聘典浙試晉國子博士再歲
遷秩當北公請於銓部願改而南遂得南工部主事庚午受

乙九 濟園續十二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檄督真州課不以秋毫之端自點也然事有可爲又不僅取
課辦而止會部院議概征遊開商航公謂非例力爭罷之運
艘諸貨悉蠲其權他如平價詰奸立短載科條收瘞浮尸置
義園供祀諸爲德於民甚厚語具奉常許公碑中滿歲晉屯
田司郎中公自牽絲未久業抱遂初之志獨以贈公稱博士
而格不及母意未愜至是以兩宮徽號恩贈公復稱大夫兩
母並稱宜人公曰吾今則可以歸矣卽疏乞身於朝部議難
之公懇請不已僅以在告許蓋將復用之也而公意堅不可
奪矣公爲人謹畏清約里居澹然不關外事惟以雪同井戍
籍之訛一至公庭而已築耕隱亭願眞堂於墓所負巾野服
徜徉於溪童田叟間人不知其爲貴人也方公宦遊四方僅

挾兩蒼頭圖書數卷自隨迨其歸也服下澤策款段一切無所紛華居常廉閣據几終日若虛無人削浮夸之交省燕游之好名人韻士間與之游餘不得與也甫觀政兵部太傅楊公博爲樞長一見器之曰此古君子也贈以詩而嚴諫議用和於同籍中獨莊事公亦以公爲古人閩司寇鄭公世威清修鮮許可獨推重公爲涕泣銘其墓其見重於賢者類如此配黃氏封宜人生四子肇陽益陽裕陽宜陽皆有文行而裕陽卽請余表其墓者公葬閩縣欽仁鄉杜崧灣之原向公爲陳宜人所卜地而公與黃宜人從焉宜人德與公合凡公行業所助成者居多狀稱其嚴而能愛儉不廢施內行備矣先是贈公及鄭宜人附於祖獨陳宜人未厝公弱冠行營葬地

乙九 濟國續十二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至廢寢食忽夜夢二人指示吉壤覺而奇之隨得地如夢乃決數年松杉漸拱野火延及神遽以告公悲慟急往視而翦除培植焉異哉非孝感不及此生平所著有同紳錄自警編家訓及岐黃內經陰陽卜筮堪輿皆有論撰藏於家公生正德丁丑五月二十七日沒萬曆辛巳十月九日年六十有九宜人生正德甲戌九月五日沒萬曆戊子正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五嗟乎世之仕者急進取結賓客卑辭貌繁饗饋送孳孳矻矻至衰暮而不知止公終始壹意仕而不忘隱隱而絕念於仕其取於世薄矣然行修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清白表於身而有餘者福澤流於後公未爲不遇也裕陽君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爲有不爲者藹然公之家法余重其守

而知其有所受也輒不辭而著於隧道俟論世者攷焉
令人啓室葉氏墓表

古之盛時豈獨士君子之嫻於禮義以教而成哉觀於二南國風載婦言與行者甚悉蓋女史在焉青蒲彤管之業師氏掌之閨闈女子相與環而誦法其教化既成二雅之什一則曰君子女一則曰士女而設車輦以迎之者直以之爲高山景行令德來教神明聖賢之冑所從來矣余友孝廉啓軫光氏葬其母且三年一日而以墓表見屬余反復其事幸古之遺教猶及見於今也乃撮其大者表之曰令人星源處士啓君儁之妻同縣葉氏女也祖大參公天球父僉憲公份僉憲公早逝事母爲宜人以孝聞宗人婦江貞淑婉婉有古師氏

乙九 濟國續十二

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風令人偕女兒稟學焉指授孝經列女傳諸書時信州呂巾石先生以變化氣質爲學兩弟茂芝獻芝從之遊令人於家庭師友間津津然若有味乎其言也及笄歸啓氏時膺方隆盛內政總之姑氏居恆無所事事第晨昏煮茗果以進唯謹溫恭靜密榻以外不錯半趾姑氏喜曰人言新婦貴家子顧嫻婦道如此處士故業儒好聚古今書爲出百金佐之里俗重資產逆婦者多易藥中裝爲豐潤計令人獨勉處士以學更傾其資購別業居焉又勸處士介兩弟問學呂先生所處士性善怒觸之易動令人從容語曰若所聞變化氣質者謂何處士遽聞之未嘗不爽然自失也處士父清卽世始以家子當戶時賦歛苛急催租吏執銀鐺昏暮呼鄰村中雞犬不

170 on 101

甯處士奔走郡邑無停晷令人罄箝可筐筭界之不給則告
 急母家又不給則稱貸期輸役乃已長子齡甫鬪搗諸弟出
 就外傅會叫囂者至急趨歸置密室中累日戶不敢啓含淚
 語之曰此何等時也而曹可泄泄哉令人舉六子二女長幼
 相次僅一二載而近時踈而飭之曰我爲而曹冠笄婚嫁不
 啻揭心力惟以而曹讀書爲望耳顧而曹豈真能讀書者哉
 而祖母父愚菴汪公以質行爲鄉人冠我祖若父奕世載德
 三公者並祀鄉賢典刑所在而曹知向往之斯不愧讀書人
 已邑理學自茂芝兄弟外推余友詹一麟氏處士延於別業
 命諸子師事之令人手治具以供雖誦必腆一麟遠出即遣
 之兩葉就學已而子奎光廩於郡軫光舉於鄉斗光補弟子

乙九 源國續十二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員於邑緬想催科吏至置密室不敢啓戶時異矣母始一駭
 然而笑家廟蒸嘗宗黨慶弔靡不中於禮諸新婦廟見後輒
 出所藏江氏手跡令觀之曰此吾師氏所遺吾幸不墮婦儀
 者皆其教也幸毋忘諸孫成勉之力學未嘗傲里嫗煦狀
 歲已已姑汪嬰痿疾伏牀第令人供湯藥糜粥抑搔舉扶夜
 卽侍牀下蓋七年如一日也疾革令人泣曰願強自支使新
 婦盡一日之養姑泣曰而事吾之日長矣豈更望吾百千歲
 日相苦耶及沒哭泣過禮幾不起閱十載母宜人詹寢疾事
 之與姑同兩弟愧以爲不及謂姊氏不獨能婦又能子也宜
 人沒且久令人常缺然語軫光等曰嘻吾父沒吾不能自致
 而遺稿未行於世吾母沒吾有以自致而遺體未歸於土而

曹其念之頃歲大侵人以緩急來者至減口食積升斗以應
 久之無倦色少產貴家然非白必親朝夕非處士共飯不肉
 食一布被餘三十年其儉德皆此類卒之日爲庚寅六月二
 日距生嘉靖丁亥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某山之陽
 餘子婦族姓載志傳中不具論嗟乎令人在父母家爲淑女
 既嫁爲賢妻其卒有子也爲碩母可謂無遺憾已自教學衰
 世之具鬚眉被簪帶者往往以儒相詬病非但內教廢也令
 人起於晚近所爲相君子與勛其子若弟者獎勵教督造次
 必於儒學蓋學士大夫之所愧而令人能之雖列之風雅與
 周公卿大夫士之妃修身齊家者比媿而論烈不尤難也哉
 余故不辭而書之俾鑣諸墓上庶幾采風者有所考焉

乙九 源國續十二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葬墓志銘

夫植榦維邦則徵信於喬木羽儀闔里則資範於名家紳黻奕世既難縷數辭華踵美抑又罕焉卽世所稱安成之鄒邨琊之馮縈縈晨星無多屈指何况剖千秋之秘發二酉之藏父子相望迭爲雄長者哉甫之有方蓋甲族也肇於唐昌於宋迄我明而蟬聯繩繼辟之南金竹箭代貢天府至方伯雪筠公而彌顯一傳爲靜軒公舉孝廉配翁孺人而生公公諱攸躋字君敬別號篆石爲人清方簡直貌樸而中腴尤長風

九

濟園續十三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詠兒時儼如成人動履嬉遊壹稟禮則少長酷嗜書晨興展卷呻吟至午夜不釋聲琅琅如也山是學日益博士之業日工亭亭有干霄之志矣嘉靖己酉庚戌連升高等銓廣東順德令順德故明珠翠羽之藪海外珍錯輻輳灌輸銅墨吏輒以賄敗公慨然曰吾何忍以官爲市乎砥礪廉隅屹不以私自點縣多漲沙巨島羣不逞之徒窟穴其中急則解散緩復烏集當事者束手公羅致巨猾弛其宿負聽致諸偷以自贖卒之邑門不閉枹鼓稀鳴公之力也上功幕府天子嘉之爲增俸一級會倭亂募兵惡少蠶起橫索傲直公按劍曰金校首領孰多若不聽命而趨起有是三尺耳邑中憚伏無敢誼譁視他邑所裁不啻數千金諸奮身節縮以佐元元皆此類

也居四歲稍遷南度支郎南都儲佳山水公餘嘯詠若與山川相映發無何署管庫坐事波及遂投劾去歸之日生事益落乃絕不以竿牘自通有司雖崎嶇險阨養無兼辰不以急故貶清修也丈夫子二人長曰瀚慶遠府推官先公卒次曰沆雲南提學僉事與余爲石交常與商榷風雅游泳道妙每怪其人既多蘊藉復慷慨磊落無突梯脂韋之習竊意其源流必有所自孰知其得於公者多耶余嘗概論造物有所當必有所豐今觀於公豈不其然公官不過五品而擅雕龍之業任未滿十期而享大耋之壽用不盡其才然其心逸報不於其身然其子賢昔子雲爵位容貌不過中人且無嗣以老而法言太玄足垂千古至今仰其後塵而莫及又况科名詞

九

濟園續十三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學世相趾美如公父子者哉然則公於歆向當並驅爭先豈直與今之望族鼎立而三也公生正德壬申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卯四月二十日得年八十配宜人劉氏有賢行公之家教蓋實助成之孫承裘承衮瀚出承笏承簡承篋沈出文行能世其家曾孫二尙幼沆以壬辰臘月二十六日奉公柩與宜人合葬於紫帽山之原負丑抱未而屬余爲銘銘曰千鈞之弩一發旋斃全其天兮萬石之鍾隨叩而鳴以永年兮深山大澤龍蛇實生焯以喧兮紫帽崇岡鬼護神呵瓜瓞綿兮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公墓志銘
觀察公之在池陽也與畢司徒施京兆以耆德稱三壽聞者

175-44001

以為人瑞也而爭慕說之亡何京兆與公相踵適公子翹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手所為狀乞余銘按狀公諱敬中字子惺自號內齋居士池之銅陵人系出晉大將軍元昭以功賜姓唐宋代有顯人迨國朝諱可才者仕為左通政世居鄧源余村自通政之猶子志貴始遷大通鎮四傳為公父諱某新化縣知縣封工部郎中配吳封宜人人生二子長即公次太僕少卿毅中公生而卓犖四歲諳聲律能詞章八歲母宜人歿郎中公不為過督公益解力學壬寅出就試郡守晉江柯公大奇之補邑諸生丙午郎中公之新化以家柄授公晝接人事夜綴學攻文無怠三試不售之廣陵學於桑子木先生隨有悟入乙卯領鄉薦己未成進士釋褐武昌

乙九 魏國續十三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推官公理大郡宛若老吏當事者多以疑牒屬公有僕毀主母而母雉經者母兄張生捶殺之前司理坐張殺人論死公曰僕以飛語死主母死固當况僕從主母來於張名義未絕也竟出張生富人熊相者以女許冷朝陽矣朝陽已病僂僕相乃舍匿女而伴為女死發喪冷訟之累年莫決公臨尋得女他郡而坐相幸其發姦隨伏人人稱神君矣景藩封楚璫吳某者多不法且奪民洲地而撫臣依違其間公奉檄往案之令洲民避他所驚謂璫曰洲民之帝所憇矣奈何璫大懼因得還其侵地奉檄核璫郡邑絕無削削私謁者詣黃州守館公於富人胡氏胡真人陶仲文甥也夜奉百金為壽公斥去之即移館他處時分宜當柄趨者如市公仕可三年所如

不聞也分宜敗徐文貞代之公以卓異舉天下第一會吏部業有宣城一人六郡例無再入文貞賢重公而以語太宰曰吾得不通分宜書者一人余司理耳遂入為稽勳主事歷驗封郎中方嚴文靖胡莊肅楊襄毅相繼為宰雅以才品相激揚而相存與嚴尤委心歸計每黜陟以草屬公公取所知籍奏之略無遜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公矣一日白文靖曰三途並用制也自辟舉不行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賢之路狹矣宜做舊制遷其殊絕者數人以為吏治勸嚴公蹶然起坐曰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起僉事張澤評事李琪以明經喬郡丞郭文通知縣薛侃州判聞繼錄掾史進一時嘖嘖傳為異政而關茸者無不有灑

乙九 魏國續十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自新意癸亥大察京朝官公多方搜剔貪墨無漏網者丙寅莊皇帝新立奉遺詔卹錄言事臣事下部公毅然以疏請謂應卹錄者有三等死為最斃於杖次之遠戍又次之至尙書熊浹御史楊爵繫獄十年始終一節當與杖斃者同上可其議行之公臨事吐決智量適人當是時披才能搜隱伏揚忠讜屏饕盜銓政一新而新鄭知文貞之善公也顧目攝之復以揆吏事不能委隨卻滋深丁卯自驗封出為廣西參政時猶亂殺前參政而以公往陰欲困之公曰事不辭難臣職也曷避為至則賊已據古田勢急而餉匱公共疏請并索各省舊逋還粵而公日夜轉輸得大破賊他如撫軍變處藩祿藉公畫者尤多戊辰以入賀行新鄭適里居同行者度將

召勸公迂道以謁公端言曰豈有手捧王者而道謁要人者乎謝不往庚午晉廣東按察使持憲貞度人心大肅秋監試稱得人九月入覲供張具一付南海令籍記之曰以給後來者辛未上計新鄭業繼興化首揆席矣嗾其黨竄公名拾遺疏中聞者異之遂得冠帶間往公泰然曰吾父春秋高矣今得歸是成吾願也尋新鄭去江陵盡還所積者收士望有欲爲公道地者公謝曰我終不能低眉向貴人矣言者含愧去時封翁矯健善飯公日奉卮酒爲壽迨卒年九十有二公亦踰指使矣猶然孺子泣也於吏跡絕口不言郡邑部使者至罕覩其面至事有不平無問識不識慨然以公道論列之如築邑城裁冗官得公言而定愛清溪山水之勝築數楹爲圃

乙九

濼國續十三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灌花洗竹讀書其中與司徒京兆兩公以觴詠相屬人謂不減洛社風云乙巳登八十海內致詞介卮酒者數百人未幾病痿以明年丙午八月十八日卒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八十有一公負人倫鑒好與賢士大夫遊在銓署體貴備多扁鑰自閉公曰審爾則咨訪奚施邪故至者日相梯接居恆所嚴事者羅先生汝芳縉帶交者舒公化陸公光祖李公世達曾公同亨許公孚遠皆一時名流其助成公賢率此類也嗜左氏春秋及杜詩公移做王文成三集常不去手所著有左國類要諸書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柯氏繼陳氏徐氏贈封俱安人子五曉貢生先公卒娶方縣令懋女柯出翹舉人娶施京兆篤臣女繼呂藩端三極女曉邑諸

生娶羅憲副賜祥孫女曉娶任大參可容女徐出饒邑諸生娶章太學允升女側室賈出今爲太僕公後孫六繼武繼鼎繼樞繼珂繼鉉繼鉞孫女四銘曰

懿厥余宗肇自有晉武功鬱然開土賜姓迨於昭代乃有納言典司喉舌實高其門令尹勃興甘棠流詠觀察嗣之國牒顯進濟成黜獄當時持賢英風矯節矯矯無前一个在廷位望有焯譏衰擠之窮以嶺海不自爲材從古則然公雖退藏其大者全勿替引之亦既有子奮漢決科載玄載史一邱舉如山紆川隨川昭來許案此銘詩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乙九

濼國續十三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手一帙嗚咽不能言者久之余受讀則其父緒言遺事在焉曰願以不朽爲先生累夫世之孝子貞婦亦比終三節而已免喪而見似目瞿聞名心躍者彼誠斯夕於前不能自釋也錫二歲稱孤去之三十餘載購其言行藝文而必欲傳之噫可念已志而銘之曷能辭按狀太學君諱世坊字敬止先世陳留著姓勝國諱恂者教授於浙始家鹽官以經顯十一傳曰主事公尤以治行祠學宮子方伯公玠益貴重有名方伯配永州守錢公女從宦金溪邸中君乃生少卓穎舉止異常兒六歲通尙書十七而業成名首鄉序中表目之耳相屬曰是不愧名家子矣嘉禾項墨林雅以鑒自負以女許之遂配今節婦云居五年游太學應南畿試以其歲生男祖錫又三

年而卒卒年二十有六耳為人器宇澄泓孝愛篤至奉兄姊
撫眾弟怡怡如也蓋終其身無近事方伯公韋鞵而治滌澗
唯恐不得當也方之已試者必手錄以進公葬母鄭恭人手
操版築君畢力襄之公歎曰非此兒曷報吾母其爲所愛賞
如此劉族蕃衍有艱食者君喟然曰吾祖生不穀遺之產詎
令自有餘而已於是歲賙之斛米束帛以遠近爲差其急昏
喪也甚於己季議姻謂鄭氏邑名家爲旁宛濟之六禮必己
之出成中品式君雖善心計而出納秋毫無所封嘗出匱中
裝易田若干畝佐歲而復攻苦茹澣亡使旁落所能拓其業
而且以急人之難者以此久之病骨立語氣不屬乃肱其篋
得五百金泣進方伯公曰兒疾殆不復振賴婦足持門戶生

乙九

濟國續十三

七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兒幸長異時代兒從諸孫問寢食耳第願大人爲建重樓居
嫠婦孤兒少便大人覆露足矣故君歿方伯公畢世悲思之
謂其盡子職君識度流通而經理毛密錫妻給諫海陽陳公
女也歿前手書業議及姻事季弟師馬君端士也則指錫約
曰翁莊雅足範後學兒他日必屈教之九都新邱不食地也
弱冠卽厚直購之以待蓋其所條畫豫已居恆耆墳典饒纂
述所次大父父之訓戒若譜牒卽片言無敢放失者歿後婦
項氏能茹荼存孤卒俾有立嚴事方伯公三十餘年如一日
傳言死者復生者不愧余於節婦亦云夫世有老身長子
孫而妻孥間不獲一開顏者太學君雖早逝有項之節錫之
孝且才而天之報君者豈微也哉君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

8856

卒隆慶某年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巳中秋日葬新邱之原君
所卜也配項年與格應郡縣嚴其節上部使者籍奏而旌焉
有日已錫子四蒙淪蒙瀟蒙漢蒙濫許字皆名家銘曰
豫章昂昂欲參天誰摧春姿天其年蟠根抽條蔓連延上有
寒筠淨且娟九都之山鬱盤旋昔爲瑕邱今墓田千秋煌煌
銘永傳

福建甯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君諱宸參字德象後以字行別字惟共先世出中州舞陽宋
南渡占籍上元自此世爲上元人高祖諱輔賈於滇嘗傾資
佐邊餉曾祖諱璽隨父賈及滇中祖諱芳少訪父墓留貴竹
考諱舉癸卯貴州第六人仕終興國州知州配股氏而生

乙九

濟國續十三

八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君少敦篤勤敏始授朱氏詩業成誦矣復更胡氏春秋與仲
弟朝夕砥礪至忘寢食歲己巳與國公罷政歸金陵擇名士
萬夢桂者師之績學益力未幾丁父憂哀毀骨立幾不能自
存時囊無一錢三喪未舉君雖黽勉終喪事而心力竭矣己
卯選爲京兆弟子員會南臬鄒公左遷南比部君執弟子禮
稟學焉天台耿恭簡公來掌留院一時士大夫論道者翕然
宗之君從遊其間無論風雨寒暑未嘗不在也戊子饒於學
宮辛卯舉鄉試有始第卽飾輿馬爲貴富容者君布衣徒步
不異諸生時卽北征跨一衛往見者不知其爲孝廉也壬辰
入南雍羣諸生課講不以惰窳自異司成鄧定字公旌其行
以爲六館倡君之賢名藉藉滿留都矣於有司無半刺干謁

235

至里中長久便利及關風化者不難挺身先之如戶部之庫
役兵部之斗級十八批解差與布絹之改折既同鄉薦紳言
之常路復自上書司馬衛陽周公總督後山楊公冀必得請
而止以故易庫級爲顧役易民解爲官解清軍納絹諸敝應
時而改都人至今賴之多君力也忠介海公少泉汪公恭簡
耿公治中龐公皆士民所謳吟思慕者力請祀之學宮其知
所重類如此辛丑謁銓得聞之甯洋或難其僻遠君喜曰古
之至人幾小國寡民以自試吾儻與小民相濡沫得微效其
平生足矣壬寅抵任邑在萬山中重以鑛盜縱橫習俗凋敝
君毅然與之更始革常例省火耗釋淹滯捐逋負罷商征清
鹽法凡可卵翼其民者悉盡力爲之至與台史晉加意約束

乙九

徵國續十三

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時時延見父老鄉先生問諸疾苦而爬梳之未半載而凋瘵
之氓霍然有起色矣尋條十一事上之兩台議倭者一議兵
者二議清軍議積穀議入計議學官議典試議久任議貢市
無不改容嘉納者當是時部使者若藩臬嘉獎疊至君志未
行什一也踰歲病且作日以困憊屢引疾乞休不從求改教
以行士民奔走諸司冀留君臥治顧疾加劇不可爲矣行日
百姓扶攜遮留輿不得行君力譬曉之泣送數十里別去君
聞關道路謂不得正首丘爲憂甫抵家而歿痛哉君內行甚
備世父覺弟宸柳閔其鰥也爲納室以居弟宸房若宗人義
皆宛轉經營令無失所其在甯洋也瘞而食者常十數人藉
令君而得志其所及何如哉而僅僅若此然其意可以觀矣

君生嘉靖己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某日享年
五十有六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配許氏息縣尉許君
宗傑女子二長明菴娶諸生李銓女先卒次明淵娶余增諸
生楊楷女孫男一延耀淵出君疾革語其子曰吾篤信力行
以師聖賢而未副其志以歿若求太史一言志我慕而吾師
南泉公表之目可瞑明淵奉其遺言以告余忍不銘君銘曰
既豐其材而書於壽維篤於仁以昌厥後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
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託之君乃所發抒
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死嗚呼痛可言哉君孫欽繩手王工部

乙九

徵國續十三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狀謁余爲志銘誼何忍辭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
者國初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死之高皇帝爲立廟康山
錄其子庸爲旂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始庸生彬彬生
理理生敘並隱德不耀敘生九思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
中是爲贈公配李繼慶贈封俱太孺人君慶出也贈公登嘉
靖癸卯賢書婁試南宮不售歿於旅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
廖以一孺持家秉纜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如綫之
脈在爾矣君卽知感泣七歲就塾穎異工屬文識者器之已
而大父又歿君感憤嚮學益力誦聲琅琅徹丙夜不休庚午
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褚公廉其行檄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
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卽以母憂撫孤

事聞於朝詔旌其閭癸巳除蕭山令蕭巖邑也而衝君至即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既解者取以轉輸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掃去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五伯持槌憐憫立至日昃不得一飽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恆慕劉龍江革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隄一決則鹵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賦他腴田君歎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甯趾隄成可力耕而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界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令豪歛者無所聘而會有盜出沒水間乃

乙九 徽國編十三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設方畧禽捕之盡徙他郡史皆姦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者以君公廉誠信於士大夫也台使者上君治卓異先後幾疏上以墾書徵之己亥北上便道省太孺人於家戀戀不忍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無念我且天子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貪天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命闕下亡何太孺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資而辦甲辰公除補戶科給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覃恩特贈父母如其官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御者屬要人側牘覬昂其直君叱曰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輩質溪

擊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鬲起於疑疑情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准者失上意訛言虜闖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聳動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宵人而以蔑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璫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而置毒焉事覺御史以聞永懼駕禍成陽令滿朝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而永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冤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摶擊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宜客死薊門親爲調棺殮

乙九 徽國編十三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轉而歸之鄉丁未奉命册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託有司新之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謝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於當局檢括於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爲一意清節貫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遷也可不謂難哉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於余可悲已君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配張氏孝廉張公岐山女封孺人子四懋滋諸生娶南京戶部郎中王公華岡女次懋膚諸生娶通山令路公瞻溟女次懋衷武生並先卒次懋慙側室陳氏出女一側室劉氏出

皆幼孫男三欽繩諸生娶兵部郎中厲公望所女滋出欽矩
娶岐陽王孫李公瑞嚴女欽律幼俱盾出孫女一滋出適高
明令韓公讓字子昌言曾孫一慶源繩出繩等將以某年月
日葬君柩雷陳家庫太孺人慕傍而余爲之銘銘曰
道喪世衰士習卑卑有偉孟威起而振之擺脫垢氛而古是
軌如超羊腸以陟熊耳嗟材則豐年位弗臻天將羸之其在
後昆鬱鬱新宮繖山之側我爲作銘過者必式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君以太學生例授光祿署丞棄去不就以林壑終識者高之
萬曆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歿於家子惟敏草事行屬余爲
志銘余受讀君張姓諱訓字子彝一字惟善別號海谷先世

乙九 源國續十三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華人自提刑公徙衢提刑子諱榮者爲欽司訓遂居欽之
嶺南始爲欽人族日大遷居城南祖曰暉山東司訓生甯君
父也娶於朱亡子側室何舉二子長曰諒次君君生晚父母
慈暱之不過督而自力於學課程外以餘力及鼓琴蹴鞠騎
射亡不精詣稍長個儼負才好賦詩以聲伎自豪有古節俠
風父日以公車業程之舉族屬先達以勉君肄業成均方下
帷發憤會伯兄以鹽筴事見逮君力營救得脫因徙淮右踵
兄業李文定公聞其人賢重之已伯兄產復振君歸事父握
家乘博士之業廢矣父八十有八以天年終君不以老壽故
損哀歲舉時祀淚淫淫下數十載如一日也父瀕危遺命伯
子長所費浸多授資欲稍稍衰益其間君跪謝曰一體之謂

何而以軒輊爲竟中分之友愛昆弟竟其身無間言嘗於分
地構室族有覲得其處者君曰奈何以一片地失子姓歡遂
撤土木而遜之人以爲難初君合羣從而居家以眾爲政且
芬君令析箸使其自力求多者亦厭其欲而去自是人人自
奮業益起義聲益著君勅諸子業之治生凡以爲儒業地耳
於是諸子皆以經術進彬彬七業俱興之盛矣里俗信形家
言有累世不歸窆者君心疾之蚤夜卜地以厝三親人謂可
挽陋俗云性不食酒自奉亡所分華晚乃闢園池構亭軒詩
花竹環之召故所善談說古今佐以觴詠慷慨擊唾壺爲節
已而陶然自快也絕不謁貴人邑大夫知君者至損呵從就
訪之君以野服見去亦不報謝尋以鄉飲賓請一再往輒罷

乙九 源國續十三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里中事有不平取一言解南城家祠故湫隘君獨捐囊而新
之身董其役者兩歲既成大合族而落之定爲祀儀一準家
禮貧交疏昆弟以緩急告無弗應所葺修學宮書舍所調棺
槨徧境內而不自言德也與人交信心而語無所假色辭其
臨諸子也以莊且夕不敢褻見臧獲垂髫者不得入中門闕
以內嚙嚙如也春秋高食飲漸減諸子強以藥君曰噫若輩
知藥能已疾未知藥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卻藥安有今日况
區區假合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冬望忽言吾
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勅之內外少長皆徧且曰自分生
平無太過亡事禱也含殮祭葬當約而從禮墓門之石無爲
諛詞頌之君遂逝此豈繫於死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

月八日壽七十有八配程氏參軍恩女繼金氏子三長惟昇以諸生補太學娶金孝廉淑滋女程出次即惟敏娶汪君翰女繼汪君子壽邵君應魁女次惟炳邑諸生娶文學邵君應兆女繼王君世學女庶陳出孫男六弘科弘封弘儀弘敬弘彌弘相孫女七曾孫女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嗚呼方君之棄儒蓋於學未數數也然奉親以孝聞待兄弟以友愛聞接親族知交以厚聞少年凌厲俊邁時軼而之剛晚節之所就亦幾於約且達矣余故不能諛且君之治命在也乃撫實而次之如右銘曰

乙九

濟國續十三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萬年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墓志銘

康君惟志爲南旗手衛參軍予世系籍於茲得從參軍游亡何參軍手一帙謁曰是不肖從兄憲副所爲先考妣之行述也先君見昔三十餘年妣歿亦二十年矣先君有未究之志以屬孤而孤錄錄無以闡其幽頤天子推恩先君得微一命爲窳窳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可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銘按狀贈君諱元功字以勳其先副將軍子信公裔也居泰和之瑞山已從千秋高祖文悅曾祖暗祖珞皆隱德不耀父堯仁負器識稱長者配王生五子曰以賢曰元賓曰以質曰元車贈君其季也少穎敏有志畧習博士家言塾傳稱曰能顧翁

右族諸理紛學每以屬贈君君不欲以米鹽猥細爲大人勞也遂棄去理家人業然料量惟義之歸非苟取盈也會度田令下翁用方正推擇於鄉贈君歎曰有子在獨不能任公旬役乎於是奮身而前矢公且盡所司嘉獎翁而邑人無不傳頌贈君者翁老家益拓昆弟賓姻倚辦贈君君一意經紀無毛忽私諸兄伯叔皆力學稱名士仲入資補太醫官屬贈君所翊贊爲多羣居數十年一無間言析箸則俛聽諸兄剖分人尤以爲難性洞達好義歲侵嘗出穀萬石賑饑人或急難來歸出力以解而卒未任德當事可否侃侃不可撓退而致孝於父母委曲承顏未嘗不以恩自克也課諸子嚴爲擇師又爲之求良士與交致其力不少懈子姓彬彬質有其文一時推其有家法云配孺人郭氏相贈君嚴事兩尊人無忤色持家秉事必咨贈君而行所以立其家成就其子者無不中於法居恆訓其子曰器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小子善自持毋爲概招也于子婦壹以儉樸爲規贈君念惟志單子冀得元車子思材輔之未果孺人病趣惟志諷日告廟立爲弟更名思同今補郡諸生試高等所以竟翁志者將於是在贈君生嘉靖丙戌八月二十六日卒萬曆乙亥四月九日得年五十孺人生庚寅四月三日卒庚辰十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一合葬於某山之原子二長即惟志娶賴次即思同娶曾繼張女一適王方伯子良蓀惟志質厚恬夷而閑闕焉先德之澤是懼可謂知所重余嘉其識知有所受也其以君志銘乞於

乙九

濟國續十三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故不辭銘曰

疑疑於鄉婉婉於家此有愛慕彼無垢瑕孰厚其材而難厭
施宜熾宜昌以俟來裔煒煒王言式詒國人永德於幽則既
茲珉

太學次獄汪君墓志銘

次獄汪君子泗論余為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官兩人分
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有所欲聘而陰忌余曠
其黨以科場為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
余常以為愧久之晤次獄君雲巖夷然不以屑意也余以是
多君長者至是君歿泗論手胡司李來朝狀謁余為志銘余
雅知君而幸後死敢不力按狀君諱銖字公良別號次獄世

乙九

續編十三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居新安之雙溪曾祖諱齊有隱德壽滿百齡有司建百歲坊
旌之祖諱昱饒州府訓導考諱垣山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
左參議生三子君其仲也生諭年參議公奇愛之曰是兒豁
達當類我君生而美目豐頤廣頰頰然偉丈夫少擊劍善騎
射智力過人里中俠少皆憚之然務器折讀書諸天官輿地
素問難經旁及稗官野史靡不涉獵稍與論說齟齬于言宿
儒不能難也壯遊太學交多名士君意若不可一世更厭薄
制舉業遂棄去工詩賦草書所至以觴詠自娛參議公倦遊
歸不問家人產而獨倚辦君君事伯兄而友其弟勉勉有亡
諸理咸飭族里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時時顧其內解釋耳佐
施予弗靳也嘗遊淮淮上客聞君個儻多大節爭交歡君而

君為賢豪遊累捐橐至千金家以此落顧喜施予益甚寒者

衣饑者哺病者藥他旅不能歸歿不能葬者無不為之所為
人寬厚坦夷不為回隱人自悅服排難解紛片言立釋會豪
齟齬客戈矛鋒啓眾口吐不敢發君獨從容慷慨白見冤狀
眾皆謝非所及而去家去齊雲巖不遠日從親友徜徉其下
或白雲帶山峰巒蔽虧時鳥候蟲有概於心即坐胡牀命酒
掀得而笑興發披一白衫衣呼客刺小艇往來江濤自如一
日登金山絕頂長嘯賦詩十二章以發舒其氣歸而有終焉
意惟孜孜裹糧束修訓成其子所館致皆一時名流晚學易
善以剝復消息自寬擁膝閑居宴如也丁酉泗論舉於鄉君
不色喜戊戌厄於讒家人皇皇憂之君亦不色忤笑曰淹速

乙九

續編十三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度詎可人力為耶且吾先君酉舉而戊厄未嘗不竟達也
其曠覽類如此歲乙巳苦肺疾明年正月病且革諸子涕泣
相對君張目笑曰何無男兒氣耶竟無一語及家事而逝噫
亦異已君歿明年禮部疏明諸生之在泗論得牽復而君不
及見人或惜之余謂泗論累試而乃舉一舉而輒躓鄉評無
所重輕君亦不為芥蒂蓋知其子業成而藝精浮議之來非
其罪也援參議公之往事公已先見之矣生嘉靖癸卯四月
二十九日卒萬曆丙午正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永城
令吳洪洲女子五長即泗論娶洪君球女泣詢娶黃太學鵬
舉女沂詠娶張太學懋功女治謠以郡諸生遊太學娶吳光
祿繼勳女淮誦側室出娶吳君文孝女詠先卒女二一適吳

知州繼京子明伊一適吳鴻臚道偉子之宦孫十二人女孫
六人銘曰

汪在海陽碩大且光參藩著績百歲徵祥粵顯若晦孰主張
是以君之才而尚於位士志及物渠必入官君施於鄉亦既
有端訓必將信古之明訓君於其間頹焉委順雲巖之麓山
川鬱蟠銘以昭之千年弗刊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謙甫施姓諱益臣別號華峰處士謙甫其字也先世諱兼善
者義興人唐神龍中拜官吏部與同舍藍暉相友善暨女妻
兼善子濟用同卜九華之麓居焉施占籍青陽自此始入國
朝纓綉蟬聯不絕至嘉隆尤盛堯臣篤臣兩京兆近臣刺史

乙九

國朝十三

十九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天麟工部其昆弟子姓也君於其間侃侃自負不屑學士家
言嗜酒好賓客窮交至輒推衣食衣食之於是義俠之名蓋
池陽矣郡縣召無所屈節其備禮招延者君與謀必爲之盡
居恆見惡如讐有佞色譎笑者至不忍與坐語子爲司庾郎
官受請託闖出入君蹶起奮擊其左右皆迸散去然竟無如
君何也余以讒罷歸君意不平甚每及其人目光四射奮膺
咋舌若不與同生者余亟止之曰誠知無益第中有所激不
自知至此耳侍中黃公遜國時閹門死義妻女瘞江干無爲
表識者君聞余語慨然曰此予鄉人責也即同往尋之醴錢
親知厚加封識又作墓祠於傍余爲請於京兆得春秋祀以
爲常君本謀也晚不欲歸同余居委巷中意如唐劉柳卜鄰

以老而不幸君逝矣惜哉考諱宗文妣徐氏君生嘉靖壬寅
五月五日卒萬曆乙巳十月廿五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江氏
子三長鳴瑞娶查氏蚤卒次鳴錄娶胡氏次鳴和安福縣主
簿娶胡氏孫承毅錄出娶高氏次孫金陵和出尙幼歿之明
年九月廿六日歸葬縣之龍口山銘曰
身訓志遂於我爲通外信內挫在物爲凶達人一盼時時
豐若君者鐘鼎名家山林雅尚不矜矜於勢利不皇皇於得
喪一觴一詠老而自放與夫畏首畏尾視顏負義竊然囚拘
得不蓋愧竟其身而不知止者不已遠乎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秦初墓志銘

公諱應徵字維就號秦初以子仰禹貴封戶部主事於是人

乙九

國朝十三

二十一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稱戶部公云先世居下邳祖某從高皇帝起義爲靖海衛鎮
撫世其官數傳至某業官任法自重不名人一錢則封公父
也封公爲鎮撫公仲子甫八齡而失鎮撫公從母蕭託伯氏
以居至十六析箸而與其配居外益貧窘日三商而不及食
賴配以耕織泆佐之久之食指日繁不得已隱賣漿問自贖
稍稍不虞伏臘矣會仰禹生十齡議所業有以農若賈進者
公曰兒不凡奈何棄之此乎乃斥買書史遺束贊從塾師遊
仰禹少穎慧所受書輒成誦亡何能爲公車業公乃率之詣
諸名家而試之聞一許可語輒沾沾喜仰禹自是益淬厲有
聲矣居夜甯直負氣屹屹不可下遇逢掖則自行迎除舍旨
修醪饋酒繼無倦一日攜仰禹學宮廣文李豐莊見公魁形

而飄忽奇之輒呼曰封君旋指仰禹曰公所以貴者此子也
自是閩里無不封君公者踰四年仰禹補弟子員博士齊河
王一見國士遇之延爲弟子師里中聞之亦遣子弟來受經
齋奉日以饒而次子亦弱冠治生公曰兒子業足朝夕吾
將戢影漁釣問終吾生耳乙酉仰禹舉於鄉靖海自國初來
士恣恣無類者報至里中騷如雷人謂公得此當喜不自持
公先入白母出而從容酬應若固有之識者以是益重公踰
四年仰禹成進士省覲歸公撫之曰爾微天幸有今日吾與
爾約自今毋以我食貧挫爾廉不然者非吾子以故仰禹官
司農六載不以一縷自益司功上其最得封公如仰禹官時
公在母蕭制中既禫始拜命所受冠服常篋之綸巾短褐日

乙九

濟國續十三

二二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故知從容燕笑如常時暇則從田更野叟論桑麻料晴雨
人若不知其爲貴人者當路造廬強之始一見或勸之連騎
交守相及時自樂者公曰爾意非不厚第兒拙我以勤補兒
廉我以儉助若借兒子面明得意吾不爲仰禹之司府准中
會歲侵商旅不時至仰禹砥其至者謹權之不取盈往額而
又持廉無所射狗坐是忌者摘之以待勘歸頭之事旋白銓
曹累以名上未報或意公不能亡望公無幾微見顏色有問
之曰若久於官而藁垂如振槁然卽以迂時奚愧矣歲時問
遺族黨姻戚無失禮間有以緩急告者不難割所有以應蓋
喪待而賻歛待而櫬者比比也仰禹年師歿公曰是孺子
學所繇勸仰禹亟捐資振之毋後孔廟祀合邑人以葺而身

市巨木棟之屬纘前二日聞鼓吹聲口口先師廟其升棟
乎其知所重皆此類始仰禹鄉舉時有里人挾金求脫獄者
公毅然麾之去自是終其身無一赫蹏潤公府也仰禹自淮
陰遣所部驛符迎養公曰驛路在所稱疲我曷忍益之出囊
金募役以行迨仰禹需次久或謂公宜從長安貴人計所推
殺者徒師意自守老巖壑非筭公不答以公之識與守假令
有所會其度其施川可勝道哉而僅以耆德見惜也雖然以
公之一真自遂故其子不詘於職守以公之一庶不緇故其
子克就其廉明卽謂仰禹之用爲公用奚不可公生嘉靖丁
酉八月十七日卒萬曆己酉七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
配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卽仰禹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

乙九

濟國續十三

二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訪娶許氏繼王氏次廷讓太學生娶張氏孫九曰思永殤思
瀄廷訓出思湛思涵思朗思廓思徹廷訪出思藻思縝思偉
廷讓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葬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匱而窆焉己丑仰禹與余
同舉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砥也至是以書與狀來請志隧
中之石又曷辭銘曰
宋顯靖海肇跡下邳以秩來東子孫紫紫自其高曾以戎事
聞至公有子大發於文守道守官壹節無斃伊誰詰之質公
之力有拱其木有崇其岡太史銘之公也不亡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眾若甯國貢受軒沈古陵餘

姚王龍溪錢緒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而認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案狀先生諱鐸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宥二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某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嚼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

乙九

徵國編十三

一一三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售南還仰台山與少傅穎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鄭明經偕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俗而不欲爲煩苛其于單赤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僇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願聞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王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鞠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

家居見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卻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勸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參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旨論致仕父老留之車爲俱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彌能匿形而人

乙九

徵國編十三

一一四

金陵叢書
一將氏校印

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卽單堯後進折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台使者時斐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類緝歷歷可數音吐若鐘生平品格如麟鳳心事如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

於見即曰虛不染於欲即曰寂不累於物即曰樂無有無無
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恆惴然自修恥
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合於書者
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得無動乎先生曰能
病吾身耳於吾心何病且而起索衣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
此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
距所生正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
封孺人生子三琪清琅清珩清並國子生珩清先生卒今
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知先生之所延者長
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敘而銘之竊比於神交尙友之誼銘
曰

乙九

源國續十三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毋忝厥職士言何必華以學興於
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邱子孫食其休惟千萬秋

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浙仙都蒼嶺間有祖孫父子兄弟濟濟然並起出可羽儀社
稷而處可風化鄉人者蓋推縉雲李氏爲冠冕今四川右參
政鐵城公其一也公諱鍵字廷守上世自溫移台之仙居元
季有諱德大者爲縉雲美化書院山長留家焉再傳入我明
爲贈少司寇公諱夔生四子其仲爲處士公諱樞有孝行載
郡邑志生二子其仲爲貢士公諱穎生二子其伯爲戶科給
諫公諱長當武皇時以言被逮謫福甯州倅卒於官今鄉賢
名宦兩祀之生三子其季爲封公諱昌貢士以子貴封南通

政司參議祀鄉賢配田氏處士侶鶴公孫女封宜人生四子
伯即公次鏞次鏞次今少宰公鏞公幼凝重奉封翁嚴訓唯
謹尺寸無敢越識者卜其不凡年十八補邑諸生壬子舉於
鄉癸丑下第歸杜門自守有潛臺子羽風仰其內翁賦重役
捐已資以助不爲勾免守長或問所欲言謝曰無有猶潔好
修人共高之丙辰成進士授都水司主事督三殿工滿考升
營繕員外郎未幾升屯田郎中當分司易州司空歐陽公約
庵雷公古和議大工方興精勤如李郎可使遠出邪特咨留
營繕管山西神木二廠時分宜柄政子世蕃倚爲奸利人多
市爲重或諷公一見公不從惟廉勤自矢以杜側目大璫侵
牟及權貴居間者悉拒絕有題覆疏稿六卷留部中世蕃嫉

乙九

源國續十三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銓部移公饒州守歐雷二公力爲挽留視事如故會萬壽宮
升棟御札分宜訊視工官勞之分宜以所善十一人報肅皇
見無繕郎名特批李鍵等十二員各賞銀五兩自是世蕃始
咋舌莫敢言而意未懌也後工成司屬如例晉秩而公不與
公略不色愠分宜能乃晉公光祿少卿既請歸省穆皇改元
復除原官疏職掌十事如罷禁地傀儡止遠方貢獅稽御膳
器皿革中官侵擾悉人所難言上允之著爲令尋轉南通政
司右參議以小忤要人考不及左遷公遂疏乞休太宰楊公
虞坡知其枉覆疏留之補闕運副南主客郎俱未赴會海公
剛峰撫三吳雅重公志行咨乞守蘇州得旨公疏辭不允乃
受事值歲大侵民困甚盜起荏苒間設法調停郡賴以安又

革頑器裁奢侈風習一變聞者稱飲水吏云入覲餽遺悉不行竟以議去留屬官忤執政意遷長蘆運使釐弊恤寇頌聲日起僉云蘇隩區長蘆利藪公所在峭然不滓可謂人所難已嗣晉四川右參政公喟然曰二尊人老矣奈何叱馭行王陽道邪移疾乞休者至再部不得已勉從病痊起用例而公浩然有終焉意矣還爲鄉先生以齒德尊於一時鄉鄰質成者得公片言立解當路貴游未嘗一以竿牘通台省若中丞直指以人才薦者相屬公晏然若弗聞也郡饒佳山水年八十餘縱遊不厭見者目屬之怪以爲仙曰彼須眉皓如矣而顏渥丹何爲者耶弟四人白首怡怡始卒無間言先是少宰公會疏論中貴忤旨歸相知爲刻恩休紀載疏稿及諸慰藉

乙九 濟國編十三

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語公移書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弟胡有此少宰公卽燬之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掖後進化誨鄉人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耿賦詩而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自芟削題曰賜養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李以鄉先生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卒萬曆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蚤世沛國子生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適周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娶樊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一適庠生樊文浙孫男三以濬以蘇以恆孫女四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

始獲吉壤於縣十九都官壘之陽手少宰公狀屬銘其墓中之石余以所聞參之狀無不合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當官三事所重者廉篋筮必飭不畏強禦不侮榮獨以恪乃職出克奏功處亦明節人所稟則策仕冬官大工方興其費不億公聿司之剔蠹持貞弊孔盡塞壬人當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如彼飛鴻獵者張羅其疇加弋帝曰休哉特紀姓名賞酬其力晉秩納言止或尼之行道爲惻輿論方明覆疏上請用課功實名區利管澤民通商惠此四國參知方岳正需柄用以光社稷條賦歸與有懷二人帖配是陟優游林石三十餘年薦剝靡息抑畏盤几九十一齡其僕不忒前暉後映堂構堦麓勿替有翼人與地靈峨峨官山赫然增色我爲作

乙九 濟國編十三

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銘百世千秋過者必式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萬曆己丑余與公同舉進士一見相莫逆且夕過從亡厭也丁酉余中讒罷歸公憤憤咨嗟嗚詫不能已癸卯公持節按維揚晤余金山飲酒道舊者累日既別公晉順天府府丞功名日有聞亡何而報公逝矣公子龍聞等排繼公事行屬余爲志銘嗚呼余其忍銘公哉公諱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祖惟政自澶淵遷內黃家焉自是世爲內黃人高祖諱綸曾祖諱琦祖諱槐三世皆有令德父諱流由貢授山東棠邑縣訓導以孝行聞詳載邑志以公貴贈行人再贈御史母郭氏贈孺人於嘉靖己酉正月二十二日舉公公生姿異凡兒才數

月邑有再學博者善相人奇之曰此千里駒也甲子補弟子
員己已遊邑校試輒第一己卯領鄉薦尋上春官不傳下帷
大肆力於學不問外事縣令謂其有潛臺子羽風已丑成進
士授行人辛卯奉使蜀藩以秉禮最其官事竣還贈翁亦授
司訓會於家父子冠紳展慕人皆榮之贈翁之任未久病卒
公飲泣欲絕居喪動遵古禮服除補原官奉使册封韓藩一
切饋遺無所受乙未考三年滿行人級八品父在可地封沒
者不與公語僚案曰可地之生前獨不可地之身後乎率眾
上疏陳乞得俞旨自是司務助教諸秩以例請俱得贈贈為
挈令錫類之孝於公首歸焉公不欲以聞曹自怡竊以其隙
取律例載令甲者肆習之時稱精法比無踰公者庚子考選

乙九

源國編十三

二十九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在廷以公材品擬監察御史疏入留中辛丑九年滿銓部以
公原擬職銜請有旨准升授浙江道御史考選未下得先蒙
升授蓋異數也總憲溫公得公喜甚即劄委諸劇差公隨事
展力無少怠是冬册立東宮覃恩贈父母如其秩旋奉勅按
宣大定礦變擒積猾威惠大著疏請停中使詞極剴切乙巳
改按淮揚入境即廉得礪山墨令某論劾問如法會鹽漕兩
使者皆缺八併以公攝當比士學使者又缺則析江以北四
郡三州學政亦以公攝而公一人總四台職矣四台皆闕大
政公精勤其職振紀法端風化銷奸豪撫良善甦商窳督轉
輸公課試明品藻犁然當於人心乃其性孤潔不以秋毫之
端自點諸肺石羨邑用之邑郡用之郡興廢創新無所不庀

飭前後築城修學建文昌閣尊經閣構基運書院不一若維
揚若泗若和若高郵若盱眙諸役概可考也更以其餘刻史
集理學諸書數百卷公於海內所在爭立祠生祀公者相屬
語具各生祠記中戊申復拜命巡兩關諸如收蹂躪之眾於
腹裏發疏虞之罪於塞外清屯田之巨蠹於軍中仲鶴亭之
沈寃於死後爲人所稱說者比比矣己酉晉順天府丞京輦
稱多姦利公洞川不設鉤距豈以寬大行之而人目凜然如
舉人陳邦訓張文明丁承乾等十許人皆爲辯豁得全以蘆
溝橋重地請蠲季稅不得爲出贖緩補之調吟載道此公巡
宣大時所奏請停止而茲稍稍自行其意也歲早奉命祈雪
公步行虔禱雪大降上嘉悅目爲黃府丞雪云辛亥京察例

乙九

源國編十三

三十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自陳會前以持法失權豪意搆之銓奉旨調南用人謂公望
實顯自環召可不旋踵也而詎意其止此也夫公身長七尺
餘龐眉飄須顧盼偉如生平孝友通於神明睦嫺徧於族屬
親戚交遊婚之贈之生爲扶持沒爲存卹至於子姓惟遺以
清白規之儉約一準司馬公家法其內行醇備又如此嗟乎
公起徒步致身公卿識者猶謂德厚而不予之年道行而未
竟其用惋惜之詞如出一口則公之爲人可知己公以萬曆
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卒距所生享年六十有四配張氏贈孺
人生子龍文鳳文繼張氏封孺人生子麟文鵬文四子皆諸
生龍文娶蘇訓導登女鳳文娶王知縣萬選女麟文娶董諸
生時用女鵬文娶張武生四門女女二一適溇縣丞王君懋

昭子文煥一適副使劉君光祚子生梗皆諸生孫男三本軒
本冕本鉉孫女二龍文等卜某年某日啓兩孺人之窆於某
山之原合焉而余銘諸幽銘曰

漢東陽侯稱長者而公適與之似乃才長而未極於顯榮德
厚而僅六十有四豈天之不能兩豐也故予其一而誦其二
噫安知能浮其事功踰於年非天之留其餘而俟之後世者
耶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
田公墓志銘

余罷歸田里會都闈兄亦致其政還合林居同志者五六人
爲詩酒社懷野田公其一也羣居談笑賓日月而課花鳥見

乙九

濟國續十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謂爲香山洛社風亡何而公已矣子之良等於是歲十二
月八日葬公方山之原手事狀屬余爲墓門之詞曷敢委按
狀公諱有成字名錄別號懷野其先揚之泰州人明興有諱
茂七者始以總旗隸戎籍四傳而諱昱正統中破賊將樂次
年復大戰武義以斬馘功授應揚衛試百戶自是世居金陵
云昱生銳銳生欽欽生山皆世其職山弟岫配王氏公考妣
也公生數歲惺惚不羣從塾師習博士業則工博士業兩尊
人弗善也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齷齪鉛槧
爲公乃去學擊劍騎射則又工擊劍騎射然不廢書萬麻乙
酉中武舉鄉試丙戌連收其科授指揮僉事大營把總已改
神機營辛卯守備泗州踰四歲晉山東都司僉事甫二歲晉

呂鎮遊擊將軍又五歲爲徐州參將明年改京營先後七任
大司馬中丞若給事中御史以職事薦者疏三十七上首薦

劉者強半無不稱良將才者而公業倦游歸矣公爲人坦洞
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壹出於寬厚拊循士卒不啻挾纊然
所至皆樂爲之用而公繕治虎落礮石長戟勁弩且精甚有
犯者望公幟無不相戒避去以此名聲獨爲諸帥冠顧公伉
直無所撓故事辭使接公逆之庀公入離使立自如公卻不
進須如庀乃前一漕使欲公囊糶見強之至再公奮曰頭可
斷守不可易也往往刺求公無可指而公亦鬱鬱甚居恆歎
曰先世不脫兜鍪髮爲盡禿僅得小署級耳我安坐而獲
高爵非百戰百死草野何以報恩乃弗究其奇以歿惜哉性至

乙九

濟國續十三

三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孝少母病禱於茅山百步一稽首不知疲也弟四人念其貧
俸餘必與其復置義田爲從子膏油資他如曹鳳王承宗朱
奇非公知舊脫之危難之中而不規其報人尤以爲難生嘉
靖乙巳正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亥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
七元配管氏繼孫氏子二長即之良次之甫皆國子生良娶
揮使趙公女甫娶都闈韓公女四女所適皆名族趙祖行董
應期楊於世蕭瑄一壻也孫二易生祥生孫女六俱幼是時
同社夏郡承尙忠梁都闈文元余兄靖經紀公喪而余竝志
且銘之銘曰
世風靡靡日脂突公丁其時獨挺發長身玉立峻丰骨武嚙
文條思鬱淳行間出入靡自詘口噓長虹貫日月中邊保障

威愛浹林林士卒俛得活非分臨之屹難拔飄然奉身返巖
穴揮金閭里意自得倏如橫空翻中鏢我作銘詩爲臚列高
岸可谷名不滅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誌銘

竹阜胡公謝汝州政歸逝者十有六年矣顧墓門之石闕如
也頃公季子屯部君一鴻來仕金陵謂少宰縉雲李公公同
籍也而相知爲稔請狀其行屬余銘之其敢辭按狀公諱邦
彥字子美別號竹阜浙之餘姚人父封公諱懇博士弟子員
以公貴封承德郎母孫氏中承蒙泉公女弟贈太安人生子
三公其仲也公幼奇穎甚年四歲口授大學一過即成誦又
性凝重不與羣兒嬉方未授制義從傍竊聞見已了了輒能

乙九

源國編十三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文迨就學業日奇進無何太安人逝公年舞象耳執喪禮
一如成人封公闕畧不問家人產倭患起相攜避山谷間至
不能備一力遣公代收公挾策讀牛背上聲振林樾見者奇
之甫應童子試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拔自是公名籍籍動
諸生庚午舉於鄉辛未南宮不售文定李公聞其名延於家
塾命諸子師事之師道方嚴爲文定公所器重尋入太學四
方士慕公操文求質者不可指屈乃數奇婁上不第歎曰父
老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父養謁吏部選得徽州府通判
徽民挾高資爲浙東西大賈多願陳筐篚交長吏公不納泣
任職在典儲諸以例費以羨進者皆痛斥之一切治辦會休
甯缺令御史檄公攝蓋五閱月而不以秋毫自溜清望大著

奉委資捧及輸貢者三入都門以輕騎往時司馬糾乘傳溢

額者罰有差公獨不與三載奏績得封典榮其父母以郡俸

徽主恩稱異數云又三載晉河南汝州知州公於汝善狀非

一其大者地多盜始至即勒卒擒其魁史世德等乃前政所

不敢問者民賴以安所轄故多曠人競爲姦利民之豪而黠

者往往爲之窟而陰賄於官寬其繩公一一置於法曠患遂

息當是時識者稱公嚴不苛辦不擾困不求峻不激爲良吏

第一而不能得上官意久之公仰天歎曰吾幸不愧民然旅

進退踈躡風塵間獨何爲者未浹歲遂拂衣歸去之日行李

蕭然人或不堪而公自如第謂還初服趨子舍於願足矣侍

封公卮酒爲壽務得其歡或偶疾衣不解帶日夕親廁膾惟

乙九

源國編十三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謹封公卒會公偕子應武林試不得視飯舍大慟幾絕自悲
貧不能厚葬曰子廉則難爲孝孝則難爲廉聞者莫不傷其
意焉居恆篤於親友於兄弟事繼母如母伯兄垂老迎之官
舍同食飲而分俸給其家憫季弟病瘍臥起與俱手自治湯
藥疾革不倦其內行瀟至如此乃學而優弗以第政而最弗
以遷長者而豐下弗以躋於上壽豈天不欲公盡有之徐待
夫爲後者耶卒萬曆戊戌九月十四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
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李氏處士視軒公女封安人白首
相莊有伯鸞德曜之風生丈夫子四長一鵬娶陳氏繼王氏
葉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鸚壬子舉人娶孫氏繼王氏
朱氏次一鴻卽屯部君庚戌進士娶陳氏女一適陳舜胤孫

男十一士俊士佳士傑鵬出嗣洪嗣源鳳出禹敘稷育齒倫
益謨鷗出琪枝瑞徵鴻出孫女二長鳳出適黃鏡次鵬出適
羅德明公前是自卜地南山之陰諸子業奉治命以戊戌十
二月二十五日寔諸幽矣余感公之闡然而章久而有合知
天之陰施於公者緩而深也追而爲之銘銘曰
謂爾爲貧爾澤豐於氓謂爾無年爾後何緜緜南山之原風
氣蜿蜒斯其胡汝州之阡

汪君仲嘉墓志銘

若夫巖處奇士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儒可俠亦玄亦
史擅通人之致標高隱之目亦可謂絕出一時流光來裔者
矣余友汪君仲嘉是已比歲君遊嶺南因陟匡廬泛彭蠡覽

乙九 源國續十三

三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羊城羅浮勝處弔尉佗陸賈安期生葛洪之遺跡而歸其意
氣甚盛不謂幾何時而以凶聞告也君二子將營葬請李本
甯先生爲狀而屬余銘之曷忍辭案新安汪氏姓爲著汪姓
千秋里爲著千秋里汪左司馬伯玉公兄弟爲著慶厓間司
馬公文舉擅海內而弟仲淹仲嘉雁行起以故海內推司馬
公者輒稱二仲云君諱道會仲嘉其字也父羅山公母杜孺
人少奇穎好讀書及名賢墨跡古器法物日陳几案間摩挲
研味如親見其人然年十四能詩司馬公每摘句嗟賞喪母
哀毀成疾羅山公以滅性戒之君乃抑哀就學已爲邑弟子
員已去之太學六入棘不第而父復逝君意不自得曰吾乞
乞博士語冀一仲之吾父而更何冀哉乃盡棄去習先秦諸

子家言及二京六代三唐靡不精究非徒暖曖姝姝一先生
之言而已雅自負不錄錄嘗謁太宰陸公不即見留書讓之
大宰見而驚曰奇士也亟造門謝過因而定交且引吳文定
公之交陶公事爲例其相器重如此渡江暴風兩舟幾覆眾
相對泣君謂舟子迴帆順風幸無恙須臾至和州從人倉皇
負裝行邏者異其狀拘而白守守聞君名迎爲上客關吏恐
甚君慰之曰若職事也且語守善視之於成均時出入師生
燕見具賓主禮劉公語君復次當得官君笑曰豈不欲我爲
國子師長指客耶劉公自愧知君淺中人某慕君誼欲見之
君以出亡辭會曠事興至新安羣不逞翼之議伐塚若居篋
寢張長吏無所爲計君憤然曰吾今則可以見矣走而直入

乙九 源國續十三

三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據上坐某知爲君爲色喜君抗聲曰吾來直爲公解紛耳上
用公非欲公殺人今禍及闔郡士大夫人人惴恐或上變告
公或突起叵測奈何某俛而對曰諾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
堵謂君三寸舌不減聊城矢矣郡國守相蓄疑難請者無不
立爲剖而絕不及私性好潔修容止勤浣滌所居灑掃無纖
塵雖千里遊一夕寓無弗爾所儲圖書鼎位置都雅對客
茶讌爐熏笑談移晷無凡語所酬應書疏詩章小楷篆籀無
凡筆間以緩急叩輒傾囊應至舉所珍付質庫不以幾微忘
色見也羅山公病以君嫡子陰予千金君出以分散異母弟
家孫祖登幼聘孫氏女登疾女笄不可婚君力言女家令更
適不以孫故而寡人之女里有父子兄弟相斷斷曲爲劑之

令悔悟無腹譏乃已祖墓爲程某所盜葬訟久不決居間於侍御令剖棺滴血以難之人曰千年枯骨有無不可知策君可無對簿君疾言爲人後者有不赴祖考難而安處乎程度君必不出可展轉君驟起應計頓誦郡邑爲直其事將呼程扣其墓君復曰人各祖吾業安吾祖矣而令人祖暴骨乎程墓得不毀人更以爲難嗟乎君微獨學行茂也卽其材具要自有過人者藉令假之一第內則持議以鎮羣囂外則出身而捍國難不以磊磊落落乎哉而僅以巖穴終惜矣生嘉靖甲辰十一月三日卒萬曆癸丑八月一日享年七十配羅氏先君十年卒子四伯無咎季無過先卒無虞無極卽丐余銘者無咎娶徐氏無虞娶吳氏無極娶潘氏無過娶梅氏女三

乙九 濟國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適吳應藩吳學思方膺侯孫六祖登祖喪無咎出祖越祖高祖茂無虞出祖修無極出孫女二曾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余次其事而系之銘銘曰棲逸如張仲蔚而以一徑便也排難如魯仲連而以闔境全也博雅如揚子雲而能守其玄也潔淨如何佟之而學師其顯也美哉君之生平翩翩兮其欲仙也遠哉君之名與此山俱乎繩繩兮結爲大年也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贈孺人尹氏生廣之東莞考見素公母陳氏嫁同縣贈給事中鄧翁某年三十而卒至是四十一年往矣子給諫以書及狀來曰余母亡不佞甫七齡耳迄今思之母處卑而陳義高

養薄而植德厚世固有拱璧駟馬翁赫於生前不若片言隻字暴白於身後者子不遺而賜之銘其以解余哀余讀而悲之曷辭按狀孺人生有異質性愛潔雅言笑不輕出所居當邑孔道歲時神會若燈夕魚龍曼衍聲沸戶外孺人匡坐不爲動或保姆強出觀乃孺人徐徐行不爲亟也稍長功容絕人然不欲以刺繡先蠶績曰女職也年十八歸贈翁躬治爨滌其於漿炙道醢釜瓶盤筵不唯諾而集奉上撫下卑委怡順無弗帖帖當是時孺人身無文衣而窺其篋布縷泉麻充物其中蓋靡不出孺人手矣閭里有交徧謫者聞孺人風默自檢歛隨短長爲善久之贈翁試不售又家日迫謀爲賈人游意難孺人孺人爲決筴曰奚而不可且青雲之業自有任

乙九 濟國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業心儀給諫非凡子矣爲盡出囊中裝輔行無靳色會烏夷內訌贈翁商電白在圍城中城陷屠殺慘甚贈翁幾不免尋烏夷意稍倦時有縱舍贈翁乃得逸而孺人不知也夜抱弱子侍姑側忽蚓鳴於堂如蚓聲長而哀引火視之燥地也而無隙孺人驚曰夫子客遊儻有變乎亟取瓣香禱於神曰若有變者其長鳴已而鳴弗止孺人驚甚則又禱曰脫變而免其鳴三已而果鳴者三不數日烏夷信至疑虛傍徨間而贈翁返矣一一與兆合聞者譁然歎詫謂爲異事先是母家感疫甚眾畏莫敢窺孺人獨銳身爲理湯藥比歿調棺斂比葬事不爲俗忌動時人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眠尹氏女第罹大故勞傷備至得怔忡疾旋聞變驚憂增劇贈翁生還悲

喜交集雖力疾強起而不可療矣屬纊時手給諫而屬之學
意甚篤卒之給諫舉進士以令高等贈母孺人尋進南戶科
給事中歷書再至望實駁駁起而孺人不能待矣漢桓少君
儷鮑宣清苦絕倫時人以爲難宣官至司隸子永爲中興名
宦孺人修行婦道與少君何異未遇於贈翁而得之給諫卽
壽未及中而澤能衍後天之報孺人爲不薄已子三長雲霄
卽給諫今爲湖廣按察司僉事娶趙氏封孺人次雲衢早歿
孺人出雲龍邑諸生娶某氏女一適諸生盧士龍繼母劉氏
出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芳女次逢熙聘南兵部
郎中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女三長適袁夢曦次適林鉅
皆諸生次未字皆雲霄出孺人生嘉靖癸卯九月二十八日

乙九 卷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卒隆慶壬申二月六日越二十禮始卜地而葬葬於萬麻甲
午正月三日又十九禮而給諫以墓石屬余志而銘之銘曰
母有生自天人居汎埽靡纖塵困且貧懷罔感如少君任春
汲歸五井毓名子夢有光兆靈祉德則厚不及年賴聖書名
乃傳葬日多銘未立子撫遺書且泣友翳侯太史徒爰作銘
系終初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朱氏墓志銘
嗚呼三代而上諸侯卿大夫皆有節儉正直之德莫不知正
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家化之亦莫不有專靜齊肅之行天子
歲時巡守覽觀民風其於婦人女子之詩亦必哀而存之肆
其言於樂官而歌於房中逮綜其實惟曰貴能勤富能儉而

已弋旻雁飭篋篋供祭祀而已豈不知瑰行異節足動人之
觀聽聖人謂事雖而不可爲繼不若中庸之足爲訓也以余
觀於蕭淑人蓋有合焉淑人諱桂處士古崖朱公女陝西左
方伯拙齋蕭公之配也生子四長思似以孝廉署太倉州學
正次思脩思倡皆貢生季思作邑諸生朱公故倜儻不羣與
配張碩人並有賢行願艱於嗣晚乃得淑人淑人則端靜莊
重與羣兒異朱公念僅僅一女非得佳婿何以相朝夕時方
伯公在里中年甚少以穎異聞朱公喜許爲婚淑人年二十
來歸方伯業爲諸生而赤貧舅姑老二弟且幼淑人奩具甚
豐一獻諸舅姑不以秋毫自私卽母氏有所餽遺食飲亦然
當乏絕自食其粗而於二人非甘羶不以進方伯以故得壹

乙九 卷四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意績學無內顧憂太淑人嚴稍不當意輒怒形辭色淑人所
奉之百方舅歎曰媼故卜得新婦而調已歲辛酉方伯舉鄉
書則太淑人病作淑人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而三歲太淑
人竟卒太淑人革謂淑人善事我屬曰吾少苦貧於寒餓之
味深矣若異日必貴其無忘推所有而及人乎所以念我也
淑人泣而唯唯是時太翁篤老二幼子未婚淑人新持家乘
事其舅愈益虔幼者出就外傅撫之備至無何舅以余孺人
來繼事之如太淑人於是爲二弟畢婚則引姊氏同事余孺
人無間言辛未方伯登第筮仕戶部郎淑人從無何太翁與
余孺人相繼卒淑人相方伯喪葬成庀已卯服除方伯單騎
而北辛巳復從方伯京邸封安人旋進宜人居三年擢爲紹

興守客有難越者爲方伯言之堯堯淑人曰客語非是君守
劇郡猶吾爲大家婦伺者眾愈爲傷厲資耳居署中手治女
紅不輟問聞鞭撻聲慘然不樂夕必問所決何事即當答無
可少省乎久之方伯宦於蜀若黔淑人遠不能從家居討諸
子若婦而督教之然不以苛禮繩諸婦時稱述太淑人與
己艱難狀感諭之而已壬辰復從方伯於汴進封淑人已而
之晉之秦庚子方伯覲事畢將歸趣淑人治裝淑人曰諶
已而寂然視之敝衣數事不能滿篋也淑人性恬雅無他好
雖方伯宦遊三十年不以一縑自飾即由始封至淑人三命
矣一翟冠不易比鄰貴人婦爲酒席燕會車服華煥飲食豐
侈婢女靚麗閨里夸之淑人如弗聞也于方伯休餘隨所有

乙九

源國籍十三

四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出之不自名一錢卽有所予不告之方伯不予也至析產二
弟及置義莊淑人必從中從史之居恆念太淑人不置其族
黨至手調食啖之曰吾見若輩如見太淑人也以乏絕告必
應其求仲叔遺姊氏且暮引與偕食飲必共卽姊氏忘其孀
居也撫二孤如己子爲之婚嫁居食卽二孤亦忘其失父也
人以疾苦告必爲之盡或脫簪珥周之不厭念父母無嗣請
於方伯爲增封樹立碑置田令族子守之歲時遣祀不輟淑
人故強健無疾自方伯公卒貌日瘠逾年而病幾殆諸子憂
之淑人曰吾年七十復何望從先君子足矣然淑人竟愈健
七箸如故日率諸婦含飴弄孫以爲常又六載一日語婢曰
若望吾八十壽期昨夢神人言止二日耳然慎勿告諸郎君

踰二日晨起梅沐如平時季婦母病淑人猶出訊頃之入室
安坐而逝亦異已乃萬曆庚戌閏三月廿四也距生嘉靖甲
午閏二月一日得年七十有七思似等以次年辛亥十月某
日葬淑人邑瑤山之原從方伯公窆焉思似述淑人事狀屬
余曰先君子歿業辱賜之銘更敢以母氏爲子累嗚呼淑人
爲婦而妻而母悉應古法其德行之專靜志行之齊肅與所
稱鶉巢采蘋何異以淑人爲諸侯大夫之配而不獲列於國
風此史氏之責也輒論次而銘之以附於詩人之義子女婚
嫁語具方伯志中不復出銘曰

乙九

源國籍十三

四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窮髮士誦士弦家塾始兆蠶之織之遠邇胥效匪直也家正
是國人問名考德與古爲羣有幽瑤山瘞玉於此敬撰初終
以備詩史

江甯焦 竑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義興有純心質行之君子曰俞定所公者與余同鄉舉以學相資益者垂三十年萬曆丁未九月二十有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係應台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窆於縣湖汶東山之陽手排繼公事行走金陵謁余為志銘曰先大夫治命也是其可辭按狀公諱霑字時澤定所其別號也封翁佩配楊氏而舉公時古溪翁珍無子封翁不難割所愛以後之顧葉安人性嚴甚公事之加齒嘗語其子曰吾不至墮墜者得母

乙九

澗園續十四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氏力為多稍長古溪翁欲授司空城且家言公意弗屑也發憤受經里中師痛自剋勵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負笈邑中無一力自隨寄跡所親宇下時公業志於道書孔矩二字壁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仰眠壁而又為惜陰圖記某日行某事接某人有愧於衷臥不帖席讀書自為程間以事出夜必補之止庵唐公慕而訪焉見所作制義謂其師曰此國士吾虞若之難抗顏也甲子舉應天鄉試方生事難而取子析義至秋豪公廷未嘗一錯趾丁丑會試以易魁其經頤之授台州府推官先是司李者多取風旨首鼠觀望公壹衷以法即獄已具者亦必反覆推究務得其當一時郡無冤民無滯獄而公之頌聲盈二浙間矣台俗多以人命誣人者公令訟者

備什物自驗得實然後赴讞不者罰無赦故無辜不至株累而訟亦衰止地鄰島夷乘風去來無甯歲公察其要害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艦為備語具防海策中台人賴之每查盤諸郡縣吏胥之蠶食若豪猾之逋負摘發如神然不欲以苛辦毛舉為名取不廢法而已遷南文選主事行之日吏民擁車而號者且百里車積不得行已立祠肖像祀之壬午至南都仕留者率目為吏隱不事事吏傲蠅集公一切以惠文掃之若洗丙戌以父憂去職服闋當留北力請南以行公初研味於學業有得至是造益深一日寤曰性固自足顧物物而離之何自疲也辛卯轉考功郎會大名備兵使者缺有力者爭欲得之宰陸莊簡公曰大名地重而體崇當擇一廉靜者填

乙九

澗園續十四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乃以委公公故為李官暨乘憲斷益習兩造者咸謂不冤是時劉東陽反甯夏檄諸道邑選兵數百人公曰是非久當滅胡以兵為且兵聚之易而散之難亡已丁壯中選其願赴者厚之廩稍即千人可得也乃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北壞效而行之兵具而人不擾頃之甯夏平所選兵亦不用畿輔忻忻謂得公晚而念親老歸志遂決台使者懇留不可竟挂冠出居小潭鎮台使弗獲已代為請有詔待母天年終撫按官具奏起用公歸本生母鄉居年八十餘矣奉之與母共處公周旋其間曲意承顏兩老人皆忘其所自出歡如也罪守謙少同學老且耄矣公解衣食衣食之竟其身故人錢應揚臨沒以子婦為憂公許以己女歸之女殤又鞠中表女為

女及笄厚裝以遣不責其聘鄉人邵儒老而得子持千金踵門以藐孤相屬儒死公歲予十金米百石已置北市房一區歲息六十金以爲常或曰儒於公非深交若何若是公曰昔朱暉感張堪一言輒爲之盡吾亦猶此矣視族之窘者若貧而弗克學者移榮裝振之並爲膏火資他孀獨之食於公者未可指數特爲祠祀本生父母而俾其嫡長孫曙主之與陸恭人相莊白首無間長子幼臥病幾不起恭人以嗣續爲憂飾妾進之公卻弗納晚年盜入廬先後所餘俸資爲盡少選參獄君又汝人謂公必有不堪者而亦未嘗過哀一起山東再起江西辭不赴優游林居十餘年惟與海內名流相切劘如楊復所管東溟鄒南阜顧涇陽同邑則吳安節史玉池兩

乙九

國朝十四

三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公或面相討論或筆札相印可於善言善行頽然其順沛然其從浩浩乎不可以町畦窺也書多所涉而於易獨至晚節不復披覽危坐一室或問公靜功曰學仁而已吾語默仁也動靜仁也造次顛沛仁也更何功之有質疑問業者履常滿戶外接之不厭人人得所欲而去大氏公爲人清明坦夷中外瑩徹無表暴無城府正而不諛通而不污望而知其有道仁人也生平不喜著書門人輩強之爲作四子解以解所詣亦見其崖略矣歿前數月於周孝侯廟側擬築精舍聚同志發明正學詔來茲未竟而逝惜哉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二考古溪翁以公貴封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妣葉封安人本生父珮母楊移封亦如之配陸氏封恭人男

一士章福建布政司參政與公同舉會魁學者以爲榮娶吳氏封恭人女二長適邑諸生史文政以節聞次適武進太學生董鍾瓚孫男一卽應台邑諸生娶郡諸生萬德緒女孫女一適金壇邑諸生子玉桂曾孫男三南吉南熹南彭曾孫女三婚聘皆仕族嗟乎自學失其宗迷沿弊襲類逐外而忘反公獨豁然得其指歸可謂難已而謬云契於余言豈得魚兔而不忘筌蹄者耶銘曰

荆南蜿蜒遊龍卷畫飛流淙淙篤生醱儒其中聖遠真人莫逢草疑眾難塞胸從門入者非宗公起明經孤童束修抗志自躬一超直入鴻濛下視迷罔若封稍吐厥緒擊蒙信者若草偃風庸德易知易從乃知苟難匪功表儀進退屬公廩然

乙九

國朝十四

四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威鳳漸鴻一旦翺翔太空祇遺德音嗚嗚我作銘章幽宮千秋有光成虹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孀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贈御史容齋金公暨元配汪孀人以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矣而墓未有銘至是子侍御忠士使使再拜稽首以幣狀抵子曰葬之未備非敢後也有待也頃蒙上恩二尊人獲封號以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微獨爲親榮抑以明吾君之賜予胡敢辭按狀公諱坤字文載容齋別號也世居休甯鼓樓村漢有侍中賞晉有金紫光祿大夫順至公王父嚴嶺公富好行其德子積功公益積而光大之於是言巨族者

推穀金氏而金氏遂蒙新安矣舉子四曰乾曰輔曰翊公其
仲也生而美丰神奇穎凝重異於凡兒爲公車業未就從父
遊皖之宿松時邑人楊侍御守菴見而奇之趣爲擇師授業
越四年補松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而學益不輟性孝友內
至每肄業於松春出歲盡歸出必誠汪孺人曰母不逮養矣
必爲我孝吾父孝吾父必孝吾繼母以甯父心孺人一切體
公意甘蠶無不備在松每食必思親所嗜撤所乏者重價購
之親督治以致於家父年八十有八而終鄉里稱能色養者
歸焉居恆不問家人產而任俠有氣好解推衣食人伯兄苦
貧子之資遣蒼頭佐之治生者數十年兄疾在牀弟爲之調
湯藥視食飲戴星來往者五閱月而兄卒含斂必盡其力二

乙九 卷四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季貧損粟以助卒亦斂之如伯兄因撫其子若女而爲之婚
嫁蓋閭里人無不多公者過小孤至松之汚池見休甯程某
句於途公諭曰觀若貌非長貧者何自墮於此吾道建德山
中饒穀而其登飯以枯蚌此固蚌殼也爾肩以往計二蚌升
米可易卽一行致數石不難且彼無魚而多茶僞以魚易茶
獲且十倍孰與其坐斃也其人唯唯公傾囊一金爲置衣帽
又解衣資五百錢資其行未暇問姓名也越十年公山建德
歸一人揚揚騎而來熟眠公下拜曰翁非嚮之活我者耶公
錯愕已悉其故致公邸中出三十金爲壽公卻之其人跪曰
吾以公力得不死今起家二千金何論此託上毛乎公堅辭
如初於是易黃金一兩褐一端以報相與痛飲而別侍御時

隨行問曰此爲誰公曰斯人始貧而今富人情諱貧不必暴
其姓名也其深衷隱厚類如此鄉人胡某販牛二百過公莊
偶與鄰人毆其人前以通賦避十載矣會宗人獲而撻之輒
自縊宗人偵販牛者可嫁禍也訟之坐大辟公力證之得脫
胡曰生我者翁也以二十金謝公曰吾豈利若金者耶卒不
受其人銜之不已明年購一驢朱鞍絲轡系書其背曰胡某
報恩夜置於庭而去公追之不及乃已大抵古俠者厚施而
薄望振人之命不伐其功爲史所豔稱然馴行未著也公推
孝父者以及其繼母推愛兄者以及兄之後昆爲人無疾言
遽色訓其子也先行而後文臨財毋苟惠流於窮人率非俠
者所能及蓋其所種德遠矣汪孺人邑人天福女也歸公孝

乙九 卷四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敬慈婉言動必以禮事舅姑手自辦具器器不稱也事其
夫敬如舅而事繼姑不異所生人尤以爲難始公遊學語之
曰行不踰閭婦節也則守之終身去外家僅僅二里許不輕
一往歲時伏臘相問遺而已初難子久乃得侍御兄弟然不
以其故少姑息甫離卽授之讀夜則躬績絰以課勵之至
夜分乃罷去後有婦矣猶目視米鹽細碎不肯休自奉無文
衣兼珍泊如也以翁卒絕而蘇者再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因
感疴疾後五閱月而沒痛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卒
萬曆壬午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孺人生嘉靖戊子九月二
十日卒萬曆癸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卽
侍御忠士娶某氏封孺人次忠任娶某氏忠士前以進士令

樂平奏最為郡國第一公贈文林郎如子官汪稱儒人至是
詔恩實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一再命皆美詞嗚呼盛已世非
無皎皎之行爲人所稱述然矯僞盜名身沒而跡章者往往
有之公夫婦身不越鄉閭壽不踰六十然行於里閭而惠洽
乎親疏修於習微而名徹乎漸辰此豈苟然者耶語云期年
樹穀百年樹德天之爲報若取諸寄然有以也夫銘曰
棟相在山孰棟明堂和氏弗選荆璞闕藏玉韞川媚木蒼而
枝哉義柱史潛德乃輝聲聞九重錫祉流芬雙玉載瘞連理
同墳壁書煌煌穹碑廣隧後有考者其將在是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
比部楊君伯隆舉進士與余同門相善也君所至有治跡顧

國朝續十四
金陵叢書
卷之四
楊氏校印

以直忤時妻躓妻起頃蒞留都席未煖輒請急歸余問之曰
親老矣古有三公不易一日者予獨無意乎君還甫四月而
奉清潭封翁諱蓋歸自數千里而及呼泉某復躬舍斂也不
謂非孝感矣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手次翁
事行而屬余爲志銘余曷辭按狀翁諱珂字克鳴別號清潭
先世江西清江縣人自考雙塘公始遷綦江其隱德具劉太
史胡水部志狀中雙塘公生三子翁其仲也幼明悟有器識
讀書日數行下雙塘公知其不凡擇師訓之至傾囊爲脩師
資年十七補邑諸生蚤負雋聲顧性嗜古不屑屑博士家言
以故扼有司者久之至壯乃備學官屢試高等己卯秋比成
都丞張公業以其卷薦矣會他房有氣力者欲額外溢取一

人總裁竟割以益之監臨使者但移檄獎賞一時士論譁然
不平翁不以屑意也下帷攻苦冀一再舉而竟弗售乃壹意
進伯隆兄弟而課之學歲戊己伯隆連舉有司釋褐浙之上
虞令滿三載以治最封翁文林郎如子官配王爲儒人制詞
所以褒揚隱德者甚至是歲翁當以明經起快快不樂就諸
弟從旁史之已翻然曰吾竟以功名事付之兒曹邪遂具章
服北嚮稽首以其貢讓之次者貽書伯隆勉答君恩毋以身
家爲念伯隆於治行益感勵入爲司空即行河泗上已復移
清源時播酋蹂躪鄉邑翁避地合陽伯隆聞之倉皇走迎翁
偕孺人抵署中久之中以樞至者意恣甚而伯隆動以法
自矩積不相能構爲蜚語動鄰直指使者因被論列得左遷

伯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謗第無愧此心足
矣曉曉奚爲自是伯隆闔然內修而視躬從政乃日益有聞
稟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共養篤謹聞迨沒柴瘠
臨禮附身若棺者纖悉靡不慎已乃徧歷隴巖卜兆於龍角
山陽期堪輿家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傍徨無所出且
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嶄然若天設者其人至則與公所
營不爽尺寸人以爲有神授焉季弟珮賈而溺於水翁求之
七日不獲盡夜號水濱因爲文禱於神願減己算以贖悲感
行路一夕甫交驢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
卒得斂而歸窆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無子
撫其二女如己出比長成爲擇壻嫁之性寬厚不設城府間

伯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謗第無愧此心足
矣曉曉奚爲自是伯隆闔然內修而視躬從政乃日益有聞
稟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共養篤謹聞迨沒柴瘠
臨禮附身若棺者纖悉靡不慎已乃徧歷隴巖卜兆於龍角
山陽期堪輿家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傍徨無所出且
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嶄然若天設者其人至則與公所
營不爽尺寸人以爲有神授焉季弟珮賈而溺於水翁求之
七日不獲盡夜號水濱因爲文禱於神願減己算以贖悲感
行路一夕甫交驢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
卒得斂而歸窆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無子
撫其二女如己出比長成爲擇壻嫁之性寬厚不設城府間

270. no. 20.

挾二奚筍與輕刀相羊佳山水間驛值之不知其貴人也即
麻衣草屨無不延納貧而欲旬段者瑟縮不能自達翁徵其
色隨盈訓振之人人厭所欲而去負者實不與較郡國守相
邑大夫歲時一調鄉射之會勉一再赴非是公庭不一錯趾
日閉戶讀書晚年學益進所為古文詞率條暢典雅邑之名
山勝跡梵宇琳宮屬撰記者十六七意興所到輒為詩歌以
自娛或譙集賓朋以棋酒送日而已居恆淡泊自奉伯隆固
以綺衣進一服而篋之不時御也曰吾以惜福耳體貌豐偉
神采蔚然雖年已踰傳而精力矯健無異少壯時每作字蠅
頭細書纏纏千言無所苟能食酒與所善客飲不丙夜不休
伯隆省親間談金陵佳麗六朝遺跡意猶勃勃飛動曰吾羨

乙九 游園集十四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遊恨未盡其勝也一日蚤起櫛沐進匕箸午猶對客笑談不
倦漏下甫就寢聞喉中喀喀有聲王孺人偕子孫環向叩之
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
子五為棟即比部君娶處士羅芬女封孺人為梁娶壽官陳
嘉言女為楫娶蔡恆濟女繼劉概女為檄娶封嘉珩女為相
娶故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之唐
孫八煒焜焜棟出焜焜焜出焜焜焜出焜焜焜諸生孫
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婚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
行一當明天子坐論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令其抱璞以老宜
翁之不釋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杯瀾升沈於百斛區

區世名何足以滯翁目睫而况有令子以竟其志哉噫可限
已銘曰
生世而奇若贏也其皆天之委翁贏於才而奇於身乃又贏
於其子大均茫茫與物為就而仁之有後則閱百世而同揆
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漢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漢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同學意將囊
括三教銘錄九流以自成一家人之言其志偉矣萬曆戊申七
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
師之祠耐食焉未幾公仲子珍手排纜事行屬余為志銘是
其可辭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岷山弘治中分

乙九 游園集十四 金陵遊書 蔣氏校印

隸太倉始占籍為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遲遲生江江生
和世有家法和生熬以公貴封某官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
為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成人六歲就傅讀書一再過成誦
稍長學日益出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
恭簡師來總學政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師意尋
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吁江羅先生東崖王先生輩相與
討論揚挖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
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聞
者多警醒常言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
與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志非為之節概然
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

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
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計於大司
馬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
衛之困稍稍避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政悉舉江
淮有一二悍卒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敵
血伺隙而聞者殊恐公夷然不爲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
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癸酉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
封安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羨金
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翁服闋需次都下見江陵父死不歸
甚非之以舉主故不欲爲顯諱乃約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
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眾輒疑謀出公業心術之矣十一月

乙九 國朝十四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補刑部貴州司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
之公入以其問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雪地
常省其寒饑拊其疾痛不以因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爲
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中勸上躬攬大政
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
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
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
難之出都猶以違勅諭申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未盡十二
議雖涉外台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
爲要人累嫉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讎不過枝梧其詞
以答風旨耳時粵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卽奉撫台檄出清遠

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
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
迹矣而得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
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
周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時壬午江陵敗諸言
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台疏得僉憲舊銜致仕
辛卯李敏肅言於冢宰陸公乃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
堅不欲行會又有阮公者乃決意乞歸有旨回籍聽用而公
宦途之跡如掃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爲強利者攻之
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利豈不儼然
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

乙九 國朝十四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集若干卷其言闕傳透迤詞辯盡通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
證六經束魯之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己亦以是言於人至
晚節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嗟
乎公爲人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眾賊世譏焉然古君
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知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
人信之者於公奚疑公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享年七
十有二配陳氏封安人子五士珩府學生先卒娶南昌丞周
淵女繼大學計可陳女次珍縣學生娶王國博士大亮女次
士瓏聘上林丞楊士選女次士璞聘湯給諫子一驥女次士
琪未聘女四婿爲吳士文張鳴陽張世雋朱宗週皆名族孫
六人宗顏州學生宗曾縣學生宗端宗游宗卜宗思曾孫一

正法某年某月某日珍等奉公柩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銘

曰
宣聖所歎未見者剛矯矯管公不刊其方我材則充孰曰不
試學探其微孰曰非遂譬之源泉不演厥流有命在天抑又
何尤君神冥冥陟乎太清其降在此昭之以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閻卿趙公貞甫與余同館意未始不相慕好也已公尊人司
農公來爲南京兆又以公之愛愛余念公才器當爲國大臣
其所建豎駁駁未艾也乃公已酉五月三日以疾逝聞者無
不相驚悼有云亡之歎云司農公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某山之阡而以吳太史狀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

之九 源國編十四

十三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標字貞甫世居解之南扶東里曾祖諱景德贈南戶部右侍
郎曾祖母楊氏贈淑人祖諱良臣祖母王氏贈如曾祖父母
父諱欽湯即司農公母陳氏封恭人累贈淑人少即穎敏秀
俊異常兒就塾師課讀喜古文辭年十六補運司博士弟子
明年饒學宮試輒冠其曹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戊子授江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册立東宮劾太常
卿徐元春罷之己丑丁陳淑人艱服除改浙江道御史疏三
上皆關國體八月以直指如真定始至即論去郡邑吏貪墨
者數人無不人人惴恐相戒有望風解印去者癸巳予告丁
酉除河南道御史上言時政以詔旨不信上下不交臣節不
振人情不安爲四大忠識者趨之是年如蜀庚子如齊故事

使者多自嚴重即藩臬大寮無敢闕說者公輒與叩便宜及

吏廉貪豪猾狀亡所不傾吐參伍而行之同心相濟之勝前

此亡有也蜀人采木至冷磧以夷梗道棄之糜金錢十數萬

而折算之議復爲起曹格官民相顧錯愕公悉心擘畫所疏

徙遺杉酌收解議留濟禁偽牒明舉刺殺加派定銷算皆得

請兩川之困稍稍息肩矣而播事起勢張甚焚掠無虛日經

略狃撫議泄泄諱言兵公力陳應龍當勦狀而以三策上曰

防曰餉曰戰賊所出入要害當增置參遊若而人犄之角之

惟大將聽而餉者兵之命也惟是東征之餽自益出者若干

緡若歲賦於陝者若干緡可議留也往滇急大農索之蜀今

蜀急當仍索之滇總之得緡數十萬而委督臣以楚蜀貴之

精卒壓境軍焉募敢力深入者爲前鋒而多縱反間離其黨

令縛賊自贖勢必聽當是時公疏且十七上頃之遼陝之賦

不行金錢自滇歸者二十萬用能享士秣馬誠逆酋於深溪

絕峒之中不失尺寸皆公本謀也自是俘其首亂數十人獻
俘闕下餘黨咸帖服或烏獸散蜀若更生而其之東也會歲
大侵青兗間道殣相望公盡發贖錢以賑不繼則益搜庫庾
之伏蠶量口而給所全活甚眾自贖稅之興貂襜藉以牟利
而陳增者尤橫片紙告密巷無居人中貴之裔孫士弘者請
以曹州祖地八百畝爲縣官別墅實民間產也公亟抗疏諫
罷之而露章數增罪及贖稅之害三語甚切至章雖寢不報
而其人亦稍稍戢矣壬寅司農公爲南京兆公例遷尙寶少

之九 源國編十四

十三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卿癸卯典河南鄉試所識拔後多知名是年秋晉本司卿尋
遷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視太常篆請補寺僚至
再而司馬序播事以公謀斷功進一級丙午冬遷太僕卿督
夷館如故丁未皇長孫生上慈聖皇太后徽號用覃恩進王
父以下階而孫孺人稱淑人且任子矣戊申册封益藩禮成
而退餽贈無所受公素孝所事二尊人齋栗志養卽燕吳數
千里心無日不在子舍也以使事覲司農公江干鞠踞稱觴
看累日其去之也泣下霑襟初公善食酒事就輒遊酒人間
不醉不止久之貌稍瘠司農公遺書戒之公罷然爲之止會
有少子之瘍瘡益甚還里數月頭瘍作主爵者推轂豫州幕
府惟公宜公上使節乞休沐無何而捐館舍矣距生嘉靖乙

乙九

卷十四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北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僅四十有五惜哉公美姿容眉目如
畫居恆慷慨多大節然而見人小過輒覆匿之不使聞視政
蠶民隱如疾痛在身必爬梳之乃已所至以一牘自隨咨當
世之賢不肖而慎參法之所舉刺人臆問言以此平生尤慎
刑獄行蜀部籍酷吏趙以俊罪狀劾遣之躬親爰書至夜分
不寐平反大辟前後至二百餘人於季友愛特至即羣從兄
弟咸共裝中裝營念司農公守鳳翔班俸錢三族之貧者公
師其意宗黨交遊以婚葬待者數十人以舉火待者數十家
乃至申明枉結以無失孝廉胄子文學者又十數輩稱力而
施多所周恤六籍諸子史靡所不該覽於左馬漆園李杜孟
王諸家言尤習奏議好陸宣公乃至一隸一草人皆藏去以

爲榮可謂彬彬質有其文已乃公所自期與天下所期公者
皆斬焉而未盡效語云長算不如短造信夫所著詩文集若
千卷藏於家配孫淑人太常少卿維清女子四長曙孫出太
學生娶參政鄭國俊女次暉次暉次某女許嫁中牟令張應
昌子鳳俱側室出銘曰

中條滎河鬱鬱山川產非物寶惟士之賢詞館盡英讜言正
色有懷畢陳彌縫袞闕亦持繡斧戡暴即戎貂璫斂手鬼方
來同汲綆千尋其深未盡胡材之豐而尚於命解梁之原有
崇其墳太史作銘以耀後昆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蔣余友潘去華負人倫鑒其於世聞人鮮許可而獨稱石梁

乙九

卷十四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趙公不置余意其人蓋清真寡欲超然埃壒之外矣而夷考
其行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公以萬曆甲辰閏九月九日卒於
京邸上聞之震悼賜諡祭一壇命有司置傳以歸某年某月
某日葬三河前村山之原矣至是公子弘勳以中表司李鄭
君狀詣余請志銘余夙嚮往公其奚辭按狀公諱崇善字伯
兼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公後有諱某者爲蘭溪尉
遂家焉七傳爲梅莊公諱懷謹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郭恭人
而生公幼端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七
遊膠庠輒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毀瘠骨立治喪戚
易成備坐是幾廢公車業一日竦然曰舍顯揚曷以報吾親
益感奮淬厲於學讀書山莊亭陋甚四無居鄰雪夜有虎

咆哮戶外勢甚猶而擁襪讀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
授婺源令下車謁廟諸生講時習章公曰某來樂與諸君學
幸終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得諸君爲知
已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不入私室斯夕與裕紳
談性學輩若吐芬屑曰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
欲擾獄市而何藉吾巧爲其居官取文無害而已不爲文深
苛細舉行鄉約壹以身率之朔望集紫陽書院與士大夫討
論孔孟遺言已讀法爲士庶規已拙者艾而問之某鄉俗何
若某善惡何若某有訟而下之輿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
泠然濯以清風也鷲相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
而有力者且據福山自占公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

乙九 卷四十四 蔣氏校印

諸生講授不輟每月兩課藝捐俸稍爲楮墨資舉鄉飲酒禮
賓介必廉其行實至日躬逆之與者率質行布衣虛懷乞言
不徒奉爲故事也發歛二邑爭絲絹之徭最久朝命索豪右
急意有所指公毅然執對大吏不能屈而止郡將徐以嚴治
屬吏奔走脇息公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稱服曰
幾失一賢者會行履畝法公擇其敏而不欺者勞以卮酒曰
毋相負事竣溢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於撫台撫台他委覈
覈溢什一諸役悉就逮公爭之不能得乃列其狀於台竟直
公縱諸逮人而以他事論罷前委者發之人至今頌之不衰
稅契例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時公私乏公獨寬簿請識
以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從史公留此以濟匱

公曰是掩耳盜鈴吾不爲也故有人有所請戒勿與通曰不欲
以故人得罪百姓發產研墨公再入覲無所攜人有遺公絹
帽者匿金冠其中即斥之出除夕客過公市肉以進客怪發
無交際乎公曰此邑之士大夫能信我也時人以公衙齋方
之僧舍蓋不愧清獻公之世云用治行異等召戒行而早走
草望徧禱出粟分賑得雨而後發老稚前擁而號至車枳不
得行久之士民謳吟不已肖像生祀公有發婦脫簪珥來助
曰吾夫以里役破家迨兒事公費不半菽而役竣恨不刺骨
以報也歲例清戒無益而費巨檄下公袖歸私署不以示六
曹其敝遂絕於爾造平心決獄吏皆洗手奉法若夫催科絕
借支徵解絕那移册籍絕飛灑種種具在口碑公名不脛而

乙九 卷四十四 蔣氏校印

馳至擬於桐鄉之朱邑不啻矣詣闕授四川道御史請告再
除山東道上疏明公論正大典仲積冤語多忤執政公不顧
其按遠左也有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軍政改文
武職銜諸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結弗慕側若無意於
世者禪除姻黨爲勸駕庚寅北上會文懿公首揆席法當避
改尙寶司丞奉命册封益淮兩藩晉司少卿抗疏亟臨御圖
治安及用人馭兵之要癸巳奉命册封楚藩再晉卿疏册儲
備荒及銷釐致和之道已上備邊要議是時言人人殊大約
非戰則封公堅主守指畫明析朝鮮亦疏公議可用太宰孫
公器之薦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公思有以稱塞迺上稽古
親賢疏反覆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命

之學居常不異寒素家人數以既告不應齋中止一研器之
以給庚子再起癸卯奉命册封益藩甲辰復命凡三銜命艱
鞅錯於道而公之清節在所領之矣已奉命考譯字生既其
藝爲殿最請謁一切謝絕公體素癯亡何疾且革友人啓問
石來視疾公猶與之論學不輟一夕自診曰六脈已絕無煩
醫矣頃之正容而逝無一語及他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
報惟爾曹力學繼先志諸搢紳會哭於邸檢棗中裝才十數
金爲醮金以贖始克襄事莞莞一子將廣柳以歸惜哉公望
實且夕且柄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高之公
逡巡謝弗居也氣度恬夷即與編心者遇無不愧解去日啖
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賸侍一室中惟圖書茶竈蒲團

乙九

國朝十四

十九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香几而已入官歷年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
月卮酒共談客去掩關宴坐凝塵滿席湛如也居恆無一函
入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己丑歲侵眾嗷嗷待哺有謀居
間者篋銀器數事至公正色麾之一時知交肅然而至急人
之急則踰於己永康楊某鬻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公憐而解
裝裝贖其妻令攜歸不責其券此類公絕不以語人人亦罕
知者事母夫人志物兼備晨昏定省終其身身在葵六載田租
悉歸之弟且歲割俸與之撫其子如己出也性不好上人而
言笑取予毫不以假雖卑幼見之必肅衣冠列望謁祖廟畢
必率子弟詣尊長致敬而退非祭饗不殺牲雖肖翹之物不
忍傷焉間涉內典曰取其空寂澹泊與吾儒合蓋以證此心

耳卒之日邑以鄉賢祀而發亦祠之名宦無間言距生嘉靖
壬寅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蔣氏封孺人再封恭
人女一適諸生章應科子二弘文娶舒弘勳娶祝孫男五世
昌世衡世兆世珽文出世揆勳出嗟乎當世之欲爲完人者
多割意榮塗以隱約信其志即貴而至公卿亦必時躓時起
與毀譽錯而僅僅得完公仕宦踰三十年巖居者強半然非
以引退爲名高也論其平生居家爲貞士牧民爲循吏立朝
爲盡臣而總之壹稟於學卒之勢不能繇讒不能問豈其所
遭際然哉公之所養者深矣銘曰

乙九

國朝十四

二十一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大受時雖公推公不時即眾趨明避先義後得如珠媚淵如
玉潤山名德方升胡往不還蘭陰之原有銘揭揭岸谷可遷
斯銘不滅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村王公墓志銘
起曹王君演疇余南宮所遴士也前令嶺南之海陽滿其考
三年以績上吏部覈其績以聞於是起曹之父錫圭贈海陽
令母歐陽氏爲孺人中書撰制詞代王言垂寵錫焉蓋稱贈
公者數年往矣演疇今歲冬復以起曹最奏司功主上恩命
當再至室中之主易以新題而焚制書之副於墓可且夕跋
也演疇乃排繼贈公事行屬余爲志銘以待余曷辭按狀贈
公字子信別號少村系出王子晉之後至唐司馬大獻公第

八子思謙山祁門遷建德宋祥符永一公又遷彭澤遂定居焉國初永芳公出繼劉氏姑以次子貴贈按察司副使永芳生景文景文生德珣德珣生滙滙生栢貢為太學生五世皆冒劉姓栢生應斗是為石壇公復故姓生子諸生一鶚一鶚生贈公石壇公為山東學職公從如山東讀書術齋石壇公見公敏而格大器之曰此千里駒也為博士家言業斐然矣而父凶問至倉皇奔歸慟幾絕喪葬成庀時家日落因棄經生業轉販營什一為養母計坐餘艘中手不釋卷嘗曰此吾所樂不獨為羔雁計耳以其羨規為子母息宛轉佐歲而好施予赴人之急嚴氏子旅死不收心哀之為調棺斂經紀歸葬族中貧者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死知交待以舉火

乙九 德園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者若而家至耗其裘裝不顧會石壇公歸譜事大興宣歙諸宗雲集漿酒肉炙若流皆公主之譜以克成有世父為雙陷重獄公奮身代之訴方獄急世父驟惡其田多與公田錯售者故難之欲併券乃可公慨然曰世父待此以死生於吾田奚有遂合券授之而以其直併歸世父其好為德皆此類也石壇公病公視藥不解帶者且市歲疾良已乃復賈於吳亡何石壇公疾作竟卒公曰天乎使孤兩世而不得視飯含也哀毀甚當是時演疇嶺嶺見頭角矣公拊之曰不食吾王父祝者非是兒也耶何必我課書至夜分不倦且舉先訓戒曰孺子其毋忘曾大父之志光復王姓其以昌吾宗望後之人也乃延南昌魏先生為之師居歲餘魏止於家不來復遣之

就學南昌演疇戀戀不能去公固趣之曰古有千里負笈者非人也耶何無丈夫志也行未幾公暴得疾卒演疇聞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為損已念遺訓攻苦力學以亢宗自矢至壬辰舉進士歷二邑至今官卒蒙恩命贈公志云生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子三長即演疇配丁氏封孺人次演疇配譙氏次演圖配陶氏葬邑大隴改葬太平坂之原負辛向乙嗟乎贈公以子貴不為異恩然為公合醴蹈義愛而能勞以有厥子演疇飭躬厲官揚於王庭以知有厥父明主錄勞閔孝褒及幽遠不遺所自以逮有恩命是皆不可無書銘曰

乙九 德園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施是刈是樓壹以俟時詒謀孔臧奕世乃競生雖有涯榮則未竟有來皇皇王三錫命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為鄧汪先生得公卷大奇之拔為第六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莫不聞卒之親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獎拔而世亦因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秋終於家子文明持狀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曷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為洛陽人曾祖英始遷為亳人英生杞杞生虎山世力農有隱德虎山公舉子三公其中子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後圃端拜若營護狀人心儀公非

凡器矣澤州孟公守臺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授徒以給兩尊人甲子試楚耿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蓋無兩者是年果冠其曹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郡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篆來訪見公居隘欲爲廣之公遜謝乃止丁丑舉進士得豐城令豐城巖邑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以禮化其俗聽斷無留獄鞠訊自赴無招保概銀自投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所賞識多得雋無不服公之鑒者壬午將入覲適母訃至公一痛幾絕倉皇垂縶歸邑人爲祠生祀公抵家杜門讀禮交際盡廢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事中疏言治河恤軍二事上可其議故事省中疏先自政府公曰儻圖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耶

乙九 澤州府志十四

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竟以是與政府左市歲而出爲浙海防僉事公輟車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公與約兩日當有應公精禱於關祠內是夜雨隨澍上虞令蔡叔遠者爲鄉豪金桂輩所持奉旨鞠問所爲居間者萬方公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金卒伏罪大學士潘公辰子復秦幼悍僕與內戚構搆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公力也晉四川參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逋正風俗蜀人至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爲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赤延安之警卒倚辦焉再晉隴西參政議劉公敏寬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去敝安民之要治邊關萬里

險阻亡所避討松山所捕斬甚眾捷聞賜金幣加俸一級一時同事者多致開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曰幸少委蛇得大展公曰有義命在吾不知其他持法度廩無少狗楊中丞芳疏稱判如山門如水蓋實錄云旋晉右布政分守蒼梧猶人與編民閱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公但遣一幹吏諭之猶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訾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亡乏兩台因微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爲公危公出其不虞尅日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諭以脅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逆佑自裁斬獲八十級獻馘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而經費無幾皆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邊餉積弊一清乃直指難公抗直欲

乙九 澤州府志十四

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指議公而無其端輒以老聞吏部方擬調而公拂衣歸矣歸日絕口不及時事嘗語諸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枉一事私一錢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爾曹識之性儉朴敝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急必爲盡力孀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時積脩脯置少田宅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歿賴之友人支守教貧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俾爲支後故人侯某嘗窘公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公顧時時周其匱人尤以爲難里中待公舉火者數十家故其歿州人思之不置弟子員羣然請祀之晉宗則公之感人深也公淵淳山峙晉如洪鍾守己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執法不漏一毛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礪俗蒞官足以起敝自

卒絲入仕四拜聖書秩躋二品即未盡柄用而不爲不遭已
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戊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
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
贈夫人先公卒側室王三子長文明光祿寺署丞娶壽官王
汝礪女劉出次文幟廩生娶工部郎中王三聘女次文友庠
生娶休甯簿劉宗賢女王出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高建中次
適支太美繼王出孫男十天賜文明出天盾天水夫慶天祚
天開天祺文幟出天孫天符天壽文友出孫女四俱幼以某
年某月某日卜葬某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其貌毅然尊嚴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拊循楚蜀彈壓粵
秦六也清霜以布陽春于櫛禮義韜鈴詩馬人龍戶松嶺

乙九

卷四十四

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蘿施屏者懷惠黠惕其威功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有
丘穹窿樹檟芬如輔之梓松千秋冥冥往即爾宮以保子孫
俾熾而豐

懷泉許隱君墓志

許生吳儒從余久其人余畏友也生族自唐宋以來居上元
之張村余故識其家於生世父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
家君必勞苦飲食之班荆坐談良久乃去頃萬曆丙午十月
二十六日以疾卒子之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
原手吳儒所爲狀來乞銘余曷辭君諱承謙字涵卿懷泉其
別號也先世代有聞人諱大成者生洪武初實拓其業八傳
而生顯文顯文以端謹表於鄉生子瀆君父也君生孝友敦

厚十歲與吳儒讀書至論語弟子章儼然作曰孝弟六者非
吾黨今日事乎即以質伯兄而斬釋其義伯兄吳儒父蒲塘
蓋雅聞學於鄒東廓先生者也一一開示君深契於心又問
六事行之不盡何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然不待勉強故
曰餘力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容一語佩之終身即倥偬
中必以此自驗故居常若無事然父早逝家秉握之兩世父
君率諸從日以耕讀相勉勉事母備極色養食嘗食疾嘗藥
少寡而忘廢居之苦恃有君也父事兩世父事世母無間於
其母亡何母及世父母繼沒居喪戚 兩至人以爲難先是
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不得已而析箸田園恣兄弟所擇而
自取瘠者尋以徭賦繁興產中落乃聚族而謀繼尚力作垂

乙九

卷四十四

二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二十年稍稍還其舊觀里中多歎服君爲亢宗子矣謂治生
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買田數頃歲課童力耕以給公上而
食其餘所入數倍蕪常農生平無他好獨語及孝弟仁義則
壘疊不倦督子嚴甚常令聞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
研席率軌於正羣從中遊惰者厲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
儉貧交疏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願退然不敢任德也有負責
而議鬻妻與產以償者曰若涵卿吾不忍負也君聞之讓曰
誰相迫者乃爲此傷心事乎亟裂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
中微言解之無不爽然失者橋梁道路佛宇玄祠繕修者比
比疾革語不及他獨救其子曰族有田去而丁賦存者催科
一至轉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遺田歲爲代輸吾目瞑矣

故君疾而人爲奔走禱祠聞其沒而弔者相望巷哭者聲相聞嗚呼賢已距其生嘉靖己亥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子二長卽之岳國子生娶李氏繼王氏次之光娶潘氏孫四者昌繼昌永昌岳出必昌光出余重君行誼而傷遊從之難再也強爲之銘曰

勤乃集節不嗟取非豐及者除惠迪吉報匪遐康乃躬大厥家銘有實昭無涯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李君庸卿諱時珍籍山東日照縣配金碩人同縣諸生金某女君先世家密州勝國時自密而徙日照也自諱鮮者始鮮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生玉世力農玉生鸞字應治始

乙九 源國續十四

二一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詣縣受博士業仕爲唐縣教諭娶尙氏姜氏姜氏則君母也君事尙如姜尙疾篤謹奉之以孝聞已喪父哭幾滅性已二母繼喪則與配金拮据襄事戚易備至不敢以貧委也始教諭公自唐歸有盜來執之君急呼曰金在我無與吾父盜執君君與之金四十盜曰若富人也而金止此耶君輒出教諭手籍示之盜曰此公讐誤我公信人也乃挾君送郭外則謂曰若常從某路歸從某路則讐何若殺之矣卒如盜戒得脫碩人於是脫簪珥具脯贄從博士馮先生受春秋業日進於是試高等領學宮名右諸生間矣一切生產作業碩人治之不以煩君而家乃漸饒君性好施始猶難碩人碩人曰豈君獨爲義也而爲慙慙之以故爲德於鄉益力是時里民避苛

令引而之他者數百人比編審僅餘君若里正兩人耳君則招開民耕所遺荒田待之而使使出贍榆忻州勸族人以歸許其貸均徭地糧不責子錢族人稍稍歸又推以貸里中民里中民亦無不歸者同社登版者驟益四百餘人今語及君無不人人感泣也歲戊子大侵賦不及額者縣逮之無饋食者君出囊金設粥舖之而活者眾他則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償於是活者益眾君端謹寡言笑爲文簡而有法乃五試不售第以行誼爲部使者所賞識且旌其門亡何竟前沒賴

碩人經紀之家以不衰先是碩人生子女十人皆夭歎曰不可爲李氏一綫地耶則爲君置貳王若潘逮潘舉子森玉舉子蕃君且五十矣潘又先卒碩人撫二子不啻己出者是時

乙九 源國續十四

二一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者十三歲少者八歲耳碩人爲延師除舍治旨脩膠備相繼二子皆踴發善屬文卒能讐君志者以此久之城工興碩人則豫輸壁萬以助令大喜加禮李母獨其雜徭而產不以役破矣會豪橫者思中二子也誣以資緣爲諸生而令亦以此規賄森不平欲質諸郡母曰止彼以利吾財耳若質之則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囊二百金予令郡守廉知之欲奪金還李母誠二子曰若心迹白矣曷以金爲卒辭亡有不欲爲令誦病也居恆教二子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邑中某成某敗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於宗戚中時時問所欲必使滿視繼母兄弟與母兄弟同人益以此賢重李母云晚節二子分日以養所娛悅之者百端以稍留須臾爲快吁此可以知碩

人矣君生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七日卒萬曆己丑六月二十
一日年五十有七碩人生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卒萬曆己酉
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森縣諸生娶澤州知州申其學女
生孫男一天啓孫女一蕃舉人娶保定府通判厲汝行女生
孫男二天相天贊孫女一君以壬辰歲葬宅西考山之原至
是二子奉碩人柩啓其兆而耐焉蕃乃手創事行請余爲志
銘嗟乎士不歸厚女有爽德久矣如君夫婦者其生子凌跨
時曹拓光先葉固天所以報也銘曰

各者尚財恃者嫉美毀人自成其流比比時能推仁身後人
先趙憲振困樊姬進賢故弗遭而遭世必荷其澤亡子而子
神必福其謙嗚呼考山有墳雙玉之藏太史銘之百世其無

乙九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傷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余義與王公德履同朝日相過從無厭也余歸田久每憶當
世長者輒首屈指公而今已矣子知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公某山之原持學憲韓君仲雍狀來乞銘曰治命也余讀狀
甚激而文乃參所見聞而志之公諱守素字德履別號帶河
系出太原其先有百歲翁者居石湫里爲溧水始遷祖再傳
良森公像像生雙塘公諱是爲公父二世俱贈光祿寺卿祖
妣李氏母趙氏俱贈淑人公兒時性不好弄言笑儼如成人
甫爲制義眾推其才深庚午舉應天鄉試分校者擬爲第一
人會主司意有他屬欲置之公卷自至凡者數四始相顧愕

哈曰豈其世有隱德耶更閱而奇之置第七丁丑喪趙淑人
公哀毀骨立讀禮暇與里中士研味名理學奇進庚辰成進
士授杭州李杭劇郡訟許蠟集力爲振刷之有張尙書沒族
子爭嗣歷諸李嫌不敢問公據法立斷而人人厭服公矣浙
有虎而嶠者爲督撫溫公所厚公發之督撫力爲辯雪公侃
侃歷數罪狀溫無以奪也已乃改容謝公公之不畏強禦溫
不終庇私人聞者兩賢之先是杭兵民變繼起當事惴恐不
敢發兩台驟用公謀洵洵者乃有定而公亦被金綺之賜又
獄失劇盜五人公謀於守曰盜鎮撫某所禽頃以失伍得長
繫與盜相熟識也曷令其以功贖乎守破械遣之而五人旋
獲壬午乙酉兩同考浙闈舉十八人所得才士人盛於他時

乙九 卷四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旋承雙塘公訃奔歸己丑卒喪司李保定益任職無害銓曹
徵茂異補給事中御史牘首公而章上竟刊去蓋當道者以
私卻搯之也尋晉禮部主客司主事五載歷員外郎郎中會
島夷黜朝鮮挾求封貢廷議多欲徇之者公從告急使刺得
其要疏爭曰清正假道屬國冀窺我藩彼以勝兵據險未有
所害也而匿形請和其詐不可聽平酋專夷政久內亂且作
師老必自去母聽便御史大夫孫公望臨一時少所可見公
疏器之復探得內召不果故內益不平久之孫爲宰乃調爲
其屬稽勳郎由他部郎調吏部今上來財兩見蓋異數也已
徒驗封一年主考功君精強於職時時佐其長有所推轂退
而見其人澹若無意者其慎密皆此類已調文選不得旨以

南太僕少卿行三年改北太僕歷左右通政庚子轉光祿寺卿東朝册立與諸王冠婚相繼皇長孫誕生再上聖母徽號及他告廟飲至皆非常典禮取給大官者不皆公拮据程會令吏皆不得巧穴中人不得橫索而事賴以濟然自是用益誦公於壺殮月溢而不度者什器旬進而不出者行戶日供而不盡得直者言於上得有所裁覈優假官私均藉焉僚屬有所條畫減損過當者公宛爲調劑令得見其長九年之中庖政不見跡而理當是時公名重朝廷間乃妻推巡撫少司徒南少司馬率不報戊申言者欲摭公他事不得謂公於中丞不宜公笑曰吾不宜中丞顧宜光祿耶立上書請解職朝賢自太宰而下挽留者履滿戶外公不顧章十七上始得允

乙九

禮部續十四

三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還登太山觀日初出摩蕩雲海間意甚適謁闕里撫先聖手植檜徘徊不能去抵家聚族黨置酒高會語眾曰吾日僵僕金馬門孰若與爾曹杯詠樂也可四月所而公寢疾不能起悲夫余憶公司李時去諸生亡幾耳而籌兵民之變瞭如列眉藉令盡其施用功業可勝道哉乃一尼於內召再尼於典銓終尼於中丞侍中公蓋有以自守顧其事秘人罕知者狀言公恥涉迹當途而不欲顯示崖異爲名高以故人習其厚謹而鮮知其介特篤論哉余雅推公長者以此事雙塘公以孝稱痛母趙不逮養每捧綸誥泣未嘗不沾衣也念伯兄蚤逝撫遺孤四人室之婚之延師以就其業他所收族振貧不可指數欲飭宗祠纂譜牒病未果臨終屬二子成其志云

生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卒萬曆庚戌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武氏封淑人子二長知益太學生後公三月卒娶徐氏次即知允官生娶陳氏女三一適當塗諸生孫承順一適太學生武光册一側室牛氏出字高瀆諸生張司揆孫五弘美弘居弘祐益出弘朗弘與兌出孫女四長適武光京餘未字銘曰

維古名卿誠與才合臣鶴乃立公起明經以冠惠文佐二千石出我老謀戡定寇亂億眾脅息晉典屬國島夷有求繩其不遁入領銓司簡要清通以古自力正僕納言在所有聞聲中其實帝曰爾才進之勳卿大庖是飭一任九載上承下載勞勩鮮匹滿書三上泝沐袞袞三世同錫念力不任骸骨爲

乙九

禮部續十四

三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請帝所閱識馳驛而南曰賢大夫萬口嘖嘖公勤有年歸田幾時遽返其宅士生顯榮沒則已焉公際其特聖書煌煌秩祀自天恩禮靡貳有慕在原山回水紆靈氣攸集我作銘詩久而不磨過者必式

孝節程室吳碩人墓志銘

碩人者何海陽中翰坦如公女太學翊隆公婦而儒生元之首善配也元之弟至善頃卒業南雍忽怛怛心動會家報至聞碩人欲絕粒以殉卽夜戴星而行踰五日抵家碩人猶宛轉牀第問疾爲庀棺衾事甫竣而碩人不食三日暝矣里中若摺紳諸生靡不咨嗟泣下具其事邑大夫首扁其廬行上部使者籍奏而請旌焉於是至善卜壤將以口月口日舉碩

人與元之合葬走金陵手排纒數百言旬余爲志銘余讀而悲之曷能辭按狀碩人姓吳氏生邑之商山里商山之吳世擅素封至中翰始以儒業顯娶於孫頗艱嗣最後舉碩人絕憐愛之稍長聰慧過人因延女傳授以孝經論語諸書操管爲楷隸妙得平原筆意值中翰感疾沈頓不可療碩人甫十齡惶急不知所出禱於神默封股以進中翰尋勿藥起環閭左右頌曰孝哉吳家女昔曹娥痛父與父俱沒之子痛父與父俱起未易賞優劣也笄而於歸程族黨不能無少碩人者顧於婦事多曉暢事舅姑晨昏匪懈最能得其歡心性謹恪不喜芬華諸珍綺靡麗恆置篋笥間罕一再御閨內賓禮時飭待妯娌以睦撫娣媵以寬無不安新婦者莊事元之甚

乙九

商國續十四

三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謹時元之穎異工屬文得碩人佐膏火感憤嚮學力試小挫不能遽得志乃輸粟春曹冀得通籍自効既而恥兀兀鄉井思維揚賢豪長者所輻輳可資問學遂負笈往遊未幾沒於客邸計至碩人驚世滂滄絕而復蘇者數四合族諸婦女知碩人有死無貳窮日夜力防衛之寬譬者百方輒不應比柩歸奔迎里外或仆地或抱棺淚滴成血哀號之聲聞者摧裂中翰憂之甚婉爲解曰兒生有至性何難一死唯是夫柩方暨厝羔嘗無主豈兒明志時耶古有從容就義者胡不更審爲碩人稍稍爲強起然神枯骨削已無生色自是匿影深居至戚鮮覩其面事舅姑倍加虔茲越八載處士公亦逝碩人哀慟無度勉事孀姑喘息與通率東方山里成稱曰孝哉程

家婦名系鬼錄久矣猶迢迢左右計娛堂上里有悍暴逞勃篋者聞之稍自戢又四載將選期起元之柩故厝因及立孤丙辰秋八月廿八日也距生戊子夏五月某某日年未滿三十稱未亡人者十二載嗟乎自女教衰周南之化邈閨闈懿行若祥麟威鳳曠世間遭卽烜赫簡編者一德不愆賢聲鏗千古已碩人生甫離婦孺而擔荷綱常有壯夫之節詎不加人數等哉碩人歿未數月名不脛而走四方知與不知罔不訖惜稱之曰孝節無間言是宜銘銘曰
稽世壽纔廿九逢百罹絕纖咎德不爽生何有排山原瘞瓊玖誰采風告我后旌女師垂不朽

乙九

商國續十四

三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初庵方公余之石交也為人挺持卓偉有壁立萬仞之風性雅嗜讀書毋穿馳騁日夕無停披家人生事不問也而家日理名聲日開蓋有宜人之助焉公不幸早逝宜人獨居者二十有七載以萬曆戊申九月十有四日卒于寢子時化時俊以某月某日啟初庵公之窆而祔焉乃排繼事行屬余為志銘按狀宜人姓洪氏新安歙縣人祖西源公某父靜所公某宜人以嘉靖乙卯來歸會祖姑若姑相繼沒舅賈宛陵無餘

乙九

潛園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資而宜人拮据其間糊縫儲養一出其手無難色初庵公山郎官典名郡通顯矣顧持廉甚果蔬米鹽禁不得入諸僮醜將醜一切倚宜人而辦又以其間嚴局鑰譏僮僕惟謹一夕靡舍火宜人獨取符印管鑰俟公出再拜而火滅會時早暎問枯槁亡有也宜人削墨為式出示匠者器成而功倍其就公官方皆此類也初庵公以郡伯予告歸未幾而卒宜人慟勇之不終養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死而待久之婚嫁葬祭孳然就緒而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婭以次稱觴于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亡人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勇以天年終獨一室未葺無以棲若曹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白業爲西歸津梁救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

感胃疾卒距其生享年七十以初庵公再命皆宜人子二長時化舉人娶胡氏次時俊娶吳氏孫某某時化出某某時俊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稱小君以御于家家人宜之稱母程其子于學而學遂是時初庵公之賢天下爭知之而曰子無恤于家者宜人力也而宜人之子又悉以材聞于世烏乎難已銘曰

封五品非小年七十非天生而宜家後有紹山川紆回維宅兆後之式者其有考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比部王君才名藉一時蓋自雋南宮而以治行表畿輔學士大夫爭慕說之顧不知太安人力也一日過余手所爲狀以

乙九

潛園續十五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示則母太安人前以丁酉沒而以墓門之石見屬余曷辭按狀太安人姓唐氏十五歸封翁太安人父故小吏家赤貧歸時假鄰姬飾以行太安人不可悉反所假者入門拜尊人三日即詣庭廚董中饋得尊人歡且迎封翁意斥鉛華不御封翁益安之封翁磊落不問家且多長者遊產益挫太安人脫簪珥爲助問諷封翁姑喪而翁鰥煢煢老矣奈何不蚤計而遺其憂封翁亦藉其言以自策懸壺京師術不售旅處益落冥半廬而居以一薄介內外盛夏炎蒸如灼太安人兀坐薄內未嘗一緩衣帶也有問醫者呼若若具而薄以內若虛無人然大雪突無煙來餉者太安人却不受蠟灰盡風可裂膚獨讓兒女煦之有襦絮盡攤封翁使善寢爲來日地耳會歲

伎家益不支太安人時以溫語解翁謂豈有壺隱翁而長貧者壺隱封翁自號也嗣封翁醫日有名稍稍具生事尋以醫官奉命振塞上則家以益昌太安人于兒女婚姻之禮一如居約時親屬好會多鼎族盛服御而至太安人獨榛筭大布自如御子舍以勤慎不少假詞色諸幼子自外傳歸步趨揖拜必以節馳者戲者必加誚責至飲食亦衡勤惰以給之稍長擇師授經戒毋得嬉游即嬉游者至無敢內者課比部讀一燈熒熒不丙夜不休比部從友人見文選歸而謀諸太安人輒解一簪以購其亟欲就比部君子學如此性好施而尤急人之難如贈鄰女餉飢兒療痘疹不啻自爲計者家人沮之不爲衰止故人有綏急無不控于太安人者至督城獲嚴

乙九

卷四十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扁鵲燻湯淋瀝醃醬酒漿一切身任之中外各秩秩得所貴賤食指斂手奉約束不聞譙訶聲及比部通籍家日劇太安人益以貶損爲瑱規訓比部毋多通負毋淫酒比部至今佩其言比部隨牒得西安興平令念遠不能將母行太安人慨然曰爾業爲縣官用矣尙得爲王氏有邪趣之去太安人自謂健匕箸無他虞亡何而以疾逝矣居恆日具鮭菜無貳簋而以盡之振卹肺費間無倦色壺政糜糜不可情見而卽之溫溫如冬日久而不能去下能檢誨比部君爲名士而上有裨于封翁使逸老傳云寧路藍縷以啟山林太安人天所以啟王氏者非與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一日卒萬曆丁卯二月一日年六十有五以比部當塗最封太孺人丙午覃恩加

贈太安人舉六丈夫子一女長信次仕大醫院御醫俱先卒次傳以哭安人卒次偉會稽縣諸生次佑國子生次思任卽比部君信娶胡氏先卒仕娶徐氏傳娶唐氏佑娶陳氏思任娶楊氏孫五人嘉植先卒嘉祥順天府諸生嘉祚嘉葵曾孫一俱幼其寔在秦望山祖塋而余爲之銘曰

課子績文箴其闕子乃有成母先厥翟冠流珠佩環珉有丹者施與東發煌煌聖書資巖穴神遊虛空魄棲宅萬曆丙午歲十月余銘母藏永滅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銘

孺人故華亭鴻臚李公配也先是鴻臚娶劉生子曰承儒太學生孺人生子曰耆卿舉孝廉耆卿生五年鴻臚公沒葬縣

乙九

卷四十五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龍子登後十八年孺人卒卽以其冬啟鴻臚窆而窆焉迨今二十七載矣孝廉手翰編徐君光啓狀謁余爲志銘曰微先生之言無以耀諸幽余因孝廉稔知孺人曷辭按狀孺人沈姓其先升二者生秀秀生傳傳生淵居華亭之貞谿以力田孝弟聞淵生淵始業儒舉三子長伯甫令沅江次仲甫季甫竝負雋聲仲甫則所稱石湖處士者也處士生有奇氣放曠豪舉視世事無一當意者一爲博士弟子員輒棄去與故呂化令徐獻忠爲石交處士故博雅多藝酷嗜佳山水人稱爲謝客云配錢爲修撰與謙公女孫孺人父母也錢夫人五女而孺人殿孺人生有夙慧稍長貌不矜而莊儼如成人諸姊無敢以衰見者會處士病顧錢夫人曰是兒非凡人也善爲

擇塔錢夫人性嚴甚御下如束濕薪獨孺人在側則解顏孺人亦時時爲家人請多得寬貸者無何鼎族爭欲字孺人錢夫人不許及笄始歸鴻臚公公先有一子二女孺人撫之不啻己出事其舅且夕手漸瀕以進鴻臚喜曰俾父之安吾養者內助力也鴻臚故多姬媵孺人寬而逮下有小星風然厚自檢飭門內廩廩鴻臚益大喜以爲得孺人晚明年乙丑孝廉生又明年從公北上補序班扈從禁中以其間與賢豪長者游車結轍于門孺人瞿瞿手自辦具猶懼不當公意也無何莊皇帝御極公捧詔使三晉上谷遼陽問事竣攜孺人歸里往太學爲家督錢穀多闕出公意不擇孺人爲緩頰曰財盡于兒曹較爲臧獲所乾沒何如公意釋益賢孺人戊辰鴻

乙九 國朝十五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臚尊人卒痛骨立孺人慮公疾加劇調攝備至疾轉篤公亟爲孝廉聘于股且爲二子析箸孺人逆知公意投淚進曰公幸小愈毋自疲長子幸孝友吾子母不足慮也遂已明年公不祿孺人欲以身殉者屢矣錢夫人諭曰死無益也無甯忍死以活兒立於是強創哀事而復有錢夫人之喪孺人積勞與毀病日侵撫孝廉泣曰余得從汝父遊何恨第苦汝幼耳乃總遺產分爲二籍一予太學生一予孝廉歸翁待孝廉長而歸之業中簪珥裳衣盡歸而畀之太學一日女醫自武林來視曰孺人無苦也稍以手自踵至頂摩之頃即扶杖起越宿而霍然疾如脫女醫辭去忽不見先一日孺人有異感滿室旃檀香迨去而微示曰余礪仙也亦足異已明年孝廉

就外傳英特異常兒孺人色始舒日與冢婦朱覽往牒陳說諸忠孝節義事以微感孝廉若太學子某某如是者數年有以家計動孺人者輒斥去曰未亡人知課孤以竟先志安問家人產耶當是時吳中賦役繁興中者千金之產立破壞太學爲悍奴所給困重役而株連孝廉產中落會孝廉業成孺人督加嚴終不以家事使聞之奴復竄孝廉名役籍有司輒以役役孝廉而太學坐奴術中一切錢穀恣其出入奴子爲華亭吏者守藏侵千金當論死令知不能償乃分所侵吏親屬而太學與焉太學意不能平誦令益憤竟以辜坐太學而吏顧得減死論戍傾邑士大夫爲稱冤而卒莫能解者孺人日呼天泣念鴻臚公故長者何以得禍若此自此出宅一

乙九 國朝十五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空祇以藉詰捕者而太學所挂漏且責負孝廉詎許無休時孺人泣曰無家矣而復不保其身乎乃爲孝廉授室從婦翁計徙就李居焉孝廉益下帷攻苦公車業日進孺人心儀其必亢宗也孺人故居重閣即家人罕窺其面一旦棲遲孤村與耕婦豎女伍意殊怏怏子婦上食多却匕箸不御問召孝廉勉之曰爾之爲李氏子極難我忍死于狼狽中者冀爾成以謝地下不然何惜餘年又曰族望爾昌以爾能庇族耳異日者毋愛以一體眠之孝廉跪受教孺人春秋四十覽揆之辰孝廉夫婦奉觴爲壽孺人且却且泣曰我年行盡矣從此忠中胃痛時作所居絕遠城市孝廉皇皇醫禱間竟無應彌月而卒孝廉哀痛嘔血幾不欲生越四年而籍就李補諸生

又六年復歸華亭校試數冠其曹五年以文行高第補成均
丁酉登順天賢書孝廉他日可卜也悲夫孺人遭李氏中挫
以殘婦而握家乘公私旁午驕癡者坐蠶于中悍猾者嫁禍
于外至無卓錫之地而轉徙他邑不啻如綫之脈矣獨能以
詩書訓子鬱爲國器此何異古遷國圖存而肇基業于來禩
者哉則其儉勤操作厚自修潔特緒餘耳孺人生嘉靖癸卯
九月六日歿萬曆壬午十月十日享年四十耆卿娶鉅野令
殷公汝孝女葬之日墓未有銘而余補其闕銘曰

謂天有知賢如孺人逢此百罹謂天無知孺人生子特達魁
奇如木之喬干霄聳秀雪虐風饕其材乃就有墊必奮有沈
必暉恢恢天道孰測其微我爲銘詞與壁偕瘞萬載千秋佳

乙九 泗園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城舊舊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孺人者浮梁陳封翁某之配令尹公時祿之母也考曰某妣
曰某氏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
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初封翁卒何秩宗古林爲
之銘乃孺人未有述也至是令尹公排縉事行而屬子學憲
君丐言于余余于陳世德甚習其曷辭按狀孺人姓孫氏家
縣之到湖生鮮兄弟與一妹相依性卓穎端凝精女紅言笑
無苟少封翁七歲年二十來歸以不逮事二人爲恨歲時然
嘗置器手自辦具于族姻長者禮甚恭姊姒甚和步不越闕
即家之人罕覩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而順爲瑣規家赤

貧日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孺人
輒微言諷之漸引于和平而止封翁常曰我過切直而不罹
禍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
所孺人泣而歸之三十有四乃生令尹公公生而右足微跛
足背而反不任步履蓋羸弱不支甚矣孺人疾疢中日夕垂
涕而哺之封翁意不懌孺人解之曰得跛兒長年固勝無兒
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于行孺人喜
甚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
粟炊以餉塾師而獨食糠粒居恆衣取拵形而已家有大慶
墩族而賀羣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緇袍兩袖郎當孺人芟
而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而食方舉箸聞句者號于

乙九 泗園續十五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門謂不食者三日矣孺人笑曰吾亦二日矣尙有三日者乎
竟推與之自是令尹公日解學孺人亦屬望甚至嘗拊而而
泣曰汝父健可需兒成我不及見也令尹公館去家十餘里
日以孺人病爲念依依不能去孺人恐其廢業技淚而遣之
間舉所涉辛苦狀歷歷告之子母對泣者達旦迨令尹就館
甫三日而孺人以疾卒嗚呼痛哉當孺人撫孤單竭肘見腹
枵豈意其後竟顯榮哉乃令尹公起家嚴邑以王章逮親一
再世而大綬爲名督學大繡舉孝廉其興未艾也名爵顯軒
繇繁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非邪令尹公泣語綬曰吾母艱
苦備嘗以及有今日去之五十年而墓門之石缺如也吾何
以爲懷爾其謁于焦子當有以永于幽者余乃勉爲之銘子

二長即時霖某縣知縣娶某氏封孺人次某娶某氏孫幾人
長大綬爲督學君乙未進士娶某氏封口人次大繡舉人娶
某氏銘曰

百年甫半歸茲瑩百年又半慕始銘生多艱兮歿而榮子若
孫兮世廉貞遡家風兮久彌清歲月長兮德與并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萬麻壬辰滿修撰考蒙覃恩考妣下逮二室沒者贈存者
封于是皆稱安人云朱安人行三耆儒朱公鼎女嘉靖辛酉
來歸儷余者十有四歲生子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壻諸生
楊楷梁子固萬麻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有六趙安
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二歲

乙九

國朝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生子潤生諸生孫綱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曄卒丁未七月
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余魏氏姊負人倫鑒嘗曰兩安人爲
人事舅姑其孝同多能而易解見事本末其敏同也勉有無
一以勞自力而奉夫子于學其勤苦同敝衣糲食竟其身無
所方華其儉同戶履常滿傾筐倒屣窮日夕不厭其禮賢同
願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耽儒術一無疾而綜養生一亟
于課子而寬于馭人一嫗煦于子女而束濕于臧獲此爲異
耳聞者以爲篤論始朱安人至余亦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
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匱中裝爲甘
黍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
敘鉤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一開顏其益大矣辛

未冬太宜人痰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市歲每嗽至余

兩人掖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歎曰

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

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安人哀毀甚亡何亦以疾逝安

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

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莫候起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

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甯吾老者新婦

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

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

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問請安人峻拒之其人

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笑曰尊富之爲

乙九

國朝十五

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嗟

乎特立獨行之士枘鑿于世而旅泊自完者有之然必有婉

婉淑姿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

衰死亡無日兩安人者皆不能待而棄余能無悲乎先是朱

安人既葬塋與家謂非吉壤兒輩卜兆山南鄉之後莊以丁

未十月十有二日奉兩安人柩而窆焉踞而請曰士大夫之

配見于大人之文不少焉是獨可無銘余不忍應期且至乃

擬其大略而掩諸幽銘曰

材則長算乃迫生莫識死同穴胡遺予獨旅泊情在斯志幽

宅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安人余友翁君汝遇之配也萬麻丁未翁君自東筦令拜留
都起曹挈安人暨兩子來踰兩載是爲己酉歲五月十有九
日而安人卒余往唁之自起曹君而下皆哭之甚悲已得吉
壤謀歸葬安人一日詣余曰某之妻歸土有日矣願以不朽
之託請余閱而許之按君手次狀安人姓冷氏父某別號龍
山世仁和平安里人母盧氏數舉子女不育最後得安人絕
愛憐之顧善病不欲煩以女紅安人乃日事女紅不輟家故
饒而橐無菘服里婦之習華侈者一見相顧曰使吾曹愧見
綺縠矣是時起曹父封公與龍山公善以其乏嗣念之甚龍
山公因請館起曹君于家而婚焉安人年甫十七耳安人敏
總知大體日餽問舅姑身往來兩家不絕踰歲封公卒亡何

乙九

源國編十五

十一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母盧孺人卒周來繼數年龍山公亦卒三喪相繼安人銜感
而比喪葬事事中于禮念冷氏不可無祀謀于周孺人擇仲
弟世茂子之周孺人沒且十五年安人鞠之如一日然逮壯
而授室舉子得延龍山之一綫者安人力也起曹君讀書不
問家家悉付安人手能力任之而寬其志于學已卯君成鄉
薦久之始舉進士困公車者屢矣安人治肺瀝漿粥必腆甚
則躬耕繡統而佐之不欲見匿爲君憂也戊戌隨君之東筦
退食手更其衣爲造美飲食以勞問問曰日所平反幾何冤
而獲雪困而獲濟者幾何諸剖讞輿車往往參爲決筭自是
起曹君治行卓卓名嶺表矣居恆無美衣媮食之奉稍有奇
羨輒推以振乏宗黨媼戚靡弗沾潤者于兩子所爲策勵甚

至閨闈之間斬斬如也以故兩子益感奮爲制舉業有聲相
知者期且夕驚人之鳴而安人不能待矣嗟乎安人女也而
代子之職婦也而相夫之學母也而兼父之教不謂之賢不
可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兩子長佑之
國子生娶憲副包公應登女繼楊公廷筠女次開之娶孝廉
錢公養庶女女一適諸生何浩孫男三與立與燦佑之出與
嘉開之出前是安人之地封制詞甚媿業與日月爲昭矣夫
王言賁于土而余辭于下庶幾慰安人于九原銘曰
武林之側有山磅如其疇歸此斧如堂如湖有時桑陸有時
洋神呵鬼護哲媛之藏過者見之有式必起視此銘詩千載
無毀

乙九

源國編十五

十二

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簡命督漕北行役甫竣心
動亟奔歸則母鄭淑人病矣君籲天請身代不得旬浹爲萬
麻庚戌五月之十日而淑人沒君辟踊無已時唁者曰君歸
自數千里得眠飯舍呼泉某復也謂非孝感不可勉起襄大
事胡過慟爲君乃投淚調棺斂卜以是月二十有三日啟考
筠谷公之窆而會焉于是手張參岳狀謁不佞志其葬甚矣
君之不忍泯泯于母也淑人之父武德將軍南松公與君大
父昭武公同官相慕悅聞淑人賢屬筠谷公委禽焉淑人始
至謁舅昭武公與姑周太孺人也修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
小問問安否薦湯粥滲漶惟謹兩尊人輒大喜曰吾家得賢

婦矣久之太淑人老且疾在牀第者二十年筠谷公小出輒
懷內顧憂淑人曰我獨不能代公職人子邪听夕不櫛沐而
侍所以寬太淑人于疾者萬方蓋彌年不一解帶也筠谷公
登精其職不問家人產淑人乃約束家眾嚴扇鑄治饗餐秩
秩得其所筠谷公竟老無家指累至于肺飮酒漿供賓客過
從亡弗給筠谷公有弟三人幼甚淑人一為娶婦俾有立
仲若季皆早世遺孤五人淑人拊之均于已出同居五十載
無間言人尤以為難生二子甫任讀為擇通文武家言者訓
之而身為內傅夜分一燈熒然曰吾女紅孰與若書誦多也
以故二子俱業成長起家武舉治軍衛有賢聲今為上江運
糧把總次亦兩舉鄉試用淑人教也距生嘉靖乙未三月二
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六子長即應高娶紀氏繼李氏沈氏
次應登娶張氏女二指揮湯執中王蔭德其婿也孫三師鉉
高出師徵師爽登出孫女四皆高出墓在觀音山西麓負乙
向辛銘曰
共而舅姑以佐而夫拊而子姓迨于猶子之呱呱蓋再世而
為德于徐宜其身可逝而名不與之俱徂也於戲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台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鹽官之錢至明其著者臨江守諱琦始與其家有子永州守
諱芹儀部郎諱萱從子太常卿諱徽先後舉進士為時聞人
永州資產淑人以配于劉氏劉在明其著者贈監察御史諱
鳳鳳之子贈監察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威縣令諱滂滂之子

乙九

濟國編十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工部營繕司主事諱木世濟清德達于達家寔生方伯焯以
配淑人嗚呼盛已淑人生十七來歸儷方伯公四十有九載
尊章在堂諸理蠟集淑人色養備至彌縫無闕故方伯公居
而列心于流略出而僇力于事業學靡時曠舉無紕政子愛
流于郡邑綜練表于省署迨遞長藩臬旬宣肅給成損其能
當是時公之官跡聞天下寔淑人之助焉居恆動由順正室
靡間言川寬和博愛之道以逮下用沖退弘敏之志以誠子
每歲時上壽羣從子姓動數十人未嘗不借以溫顏施其善
誘彬彬焉說說焉即劉氏門與七業泰瑛教流三世不足多
也昔雞鳴小星采蘋葛覃諸詩人處一焉而聲施至今淑人
孝以承親禮能範俗中佐夫子晚垂母儀舉詩人所稱蓋儷
兼之可不謂難哉生嘉靖乙酉二月十有四日卒萬曆庚寅
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六始方伯南工部績最封安
人尋以子世埏貴晉今封云子五長即埏舉進士南京刑部
河南司主事世坊太學生並前卒世教舉人淑人出世祇太
學生側室史出世樓崔出殤孫七祖鐘祖錫祖鐸祖鐸祖鐸
祖鑑祖銘曾孫五蒙滄蒙瀟蒙澹蒙濼蒙濶蒙濶女五女孫四曾
女孫三婚嫁皆名族前是癸卯正月之望葬城西南珠浦阡
而墓者未備世教與余為文字交問過金陵屬補其闕輒不
辭而論次之以紀于茲石銘曰
錢為越裔劉乃漢宗崇其婚媾望族以雙孝感厥姑易嚴而
慈從夫子貴象服其宜護坊謹茲廩廩自躬果繇絲枲畢取

乙九

濟國編十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諸宮化理乃宣聲寔顯灼天子嘉之紫綬若若惟昔鍾婦京
陵羽儀亦有楊媛三世母師婉婉淑人與古爲儔生榮死哀
歸此樂坵珠浦之原丸丸松柏后有來者式是嬪則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孺人海陽金州承子公配也以萬曆戊申九月二十有七日
終于正寢距生嘉靖戊子三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八十有一
子有谿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某山之原而以幣若
狀貽余曰先君子之墓先生業志而銘之敢更以母氏爲先
生累余稔聞孺人賢是其可辭按狀孺人姓汪氏系出石田
望族父冠英公娶于朱而生孺人孺人生有貴徵父母奇愛
之迨字而難其人時州承雖少業以孝友爲通人所賞識汪

乙九

西園稿十五

十五

金陵高書
蔣氏校印

公曰此真吾婿也而亟委禽焉二十來歸孺人于內政顧多
曉暢晨夕候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庖治甘毳滫瀡以至非
曰纖靡不秩秩得所者舅氏治家嚴孺人雅能先其指執
子婦禮惟謹蓋如十年無進色會姑許末疾孺人爲調湯藥
按拭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帶而侍者旬月疾已乃復
姑嘗歎曰吾何以報孝婦願婦之婦如婦足矣州承有兄而
賢州承之莊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于似江亦猶之婦也是
時金氏閉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承四年所輒
曰君不可以少而忘宗之大計卽爲置媵四人遠而維揚焉
茲無不置者媵姬而弗育孺人爲憂見于色及子生慮母弱
弗任養也遠里媪往伺之愛諸子女均于已出不曰吾子嫡

也女字余侍御子鳴雷侍御內召爲子親迎巫州承以媵未

易辦難之孺人曰我有簪珥篋之三十年矣發之金珠粲然

遂以畀焉不曰非我出而新焉州承以騰驥最恩飾冠帔佩

珥畀孺人服而廟見一再御輒藏去居平淡泊自奉而于賓

祭未嘗不腆倉庾之積陳陳相因州承歲時推以振乏以至

寺宇橋道無弗飭也宗黨姻戚無弗沾潤也孺人所從與居

多御賦獲嚴而恤米鹽絲縷手爲經畫晚乃任諸婦而總其

綱其于蠶績老而不廢子婦勸止之則曰吾自安之不爲疲

也嗚呼賢已子四有谿國子生娶胡益寔女孺人出有華國

子生娶朱光晟女有蕃聽選兵馬娶朱燁女有馥娶孝廉汪

泗論女女二適諸生余鳴雷次適許時高並側室出孫男七

乙九

西園稿十五

十六

金陵高書
蔣氏校印

洵浞符然載求官洵郡諸生婚聘皆名族孫女六曾孫男三
達邇遇曾孫女六夫孺人置貳于中年非難而能置貳于少
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愛庶子于小弱非難而能竟其身無
少異則爲難士大夫一登廟堂見賢于己者萬方擠之不去
不已以彼具須臾稱詩禮者乃一婦女之不若可羞也余爲
之銘微獨旌孺人而已銘曰

詩詠益斯誥誥振振疇能異世踵此後塵有美哲媛具宜福

履等仁鳴鳩以母眾子帝嘉若德出書在朝有賞其章象軸

錦囊媚嫉繅興人惡其上何以風之女也不爽松檟鬱鬱賦

彼崇岡不齋不隲千秋永藏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仁和江孝廉婆者余園中所遷士也母夫人鍾氏萬曆己酉十月十有五日終于正寢孝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啟其父學山公之窆而合焉手自爲狀謁余爲志銘按狀母爲封崇安知縣賓竹鍾公女髫髻時母賈孺人病劇即能代之家父撫其頂曰女邪不者當大吾門年十七歸學山公公貧不能出事師則結約三五執友爲社而母佐之酒炙諸公歡然不知其寒士矣母乃自茹半菽至併日而食者有之然絕不令鍾公知也已學山公教授里中束脞稍益進而母陰力尙其間時推少贏什一而息之用以不乏先是公幼孤育于庶伯兄母內自傷無尊嫡可奉也則事伯兄如舅屬伯妯心疾以舉火戲母輒踊身掖出之方烟燄中有撲滅其火者已行求

乙九

源園稿十五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其人亡所見矣仲落拓廢箸公切諫不悅恆無故而嘗嘗且十年所母若弗聞也願嘗已旋貸貸已復嘗往往曲應之不倦于是計其需斯夕給之比卒則爲調棺斂以葬所遺子若女恤之猶子也伯兄無嗣又家赤貧母不難以仲子歷後之語之曰伯父嘗字若父矣所不事伯父如父者如若父何于是歷忘非伯兄出伯兄亦忘歷非己之出也所以相學山公德者皆此類當是時伯子金仲子歷皆以學山公爲師相繼補弟子員而公且五十不售母諷之率子鑿治產積居母從中微貴賤如指掌家川益饒于是婆及季子翌皆得資師費就外傳篤學自勵時人語曰兩兒師父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內口歲舉于鄉矣母誠之曰若先世文昭公以正直著

寬安公以文章著侍郎督學祠部郡守諸公皆以醇謹著爾其勉之已而伯子病滯下卒母甚痛之而不忍以哀見學山公也所爲寬譬之備至逾年學山公病滯亦卒母撫孤泣曰我不及而之立也則何辭以復地下久之婆舉順天鄉試歷魁爲太學生蓋自江文昭公而下纓綏蟬綿者六葉至是且復振而母不能待矣悲哉距生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九男子五人金歷蓋婆翌女子一人許聘太學胡文煥煥父垂沒以子屬公公辭母勸公經紀之曰此吾女藉也亡何女卒即舉以還之一錢尺帛皆有籍記蓋錙銖無爽云孫男十二人之源之滙金出之濱之澗之渙之津之洋之許歷出洋爲鑿後之淮之浙之漢婆出之浩翌出孫女八人

乙九

源園稿十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曾孫男十三人諸子孫雖析箸而母誨諸孫無異其子字諸孫婦無異其婦居恆以孝弟敦睦訓焉江氏閨門雍睦之風所漸被于母者豈微也哉墓在某山之原而余與爲銘其詞曰
材大可梁小可枿如千里步始騰蹕胡然透之返冥漠有崇者坵突嶽嶽坎而藏之維楚璞鬼神呵護顏益拓于萬斯年光且灼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華秘書芝台君之副室也秘書爲學士鴻山公次子與兄太學洞庵弟客部玄谷並以文學著一時始秘書客部皆艱子孺人爲秘書生子二師周師召師周二子曰郁曰都師

召四子曰繹曰緯曰綺曰繡孺人以萬曆戊申五月二日卒則師周業先逝而師召且出後容部君突念郁若都甚幼無以比葬事乃手狀孺人行而以書屬余曰先秘書之集辱先生爲序行于世矣以吾母而獲一言以資諸幽孤之幸也所不敢望也讀其狀甚悲而文許之銘按狀孺人陳姓父輔母陸世農家江會金鳳鄉人與嫡夏孺人爲同里初夏欲爲秘書君置貳歸而謀之父乃聘陳氏女攜之歸歸而端靜婉婉不妄語笑于秘書夫婦間小心奉約束惟謹閫以內無不安孺人年二十一女生時貴家鮮自乳者孺人曰子不自乳使人棄其子而乳之吾不安其卓見如此閱三載孺生二子卽師周師召云學士乃服御賜麒麟衣玉帶坐寢堂以金釧勞

乙九

源國編十五

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遼陽使歸命孺人可以備母儀矣孺人終念夏孺人不遺承也久之二子各舉子秘書曰此呱呱者非若孫邪固守若志何以臨卑幼示左右也乃稍稍具母子禮大抵終秘書世未嘗顯以配自處也爲人後者無論已終伯子之世未嘗盡以母自居也當孺人驟舉二子或勸之曷稍自奉明得意孺人曰吾幸有子令分享二父之業踰溢多矣倘不自節縮如造物忌何故自壯迨老無所芬華居恆愿而善藏退然不見詞色卽多所裨贊親疏遠近人人自以爲得也而莫知功孺人者其閨閣不自標幟類此嗚呼孺人之識遠矣歲戊申孺人臥疾度不能起謂師召曰吾齒較汝嫡母羸十年較汝父亦羸其二死復何憾所不能割者寡媳孤孫耳稽出納慎扇鑰汝悉心肩之毋分爾我吾目瞑矣先是夏孺人次女嫻而歸孺人妹育之病中同蔣氏女奉湯藥者而三月旣革與兩人訣曰吾無以酬若奈何出浣衣遺簪分授婦女蕭然無一長物也距生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師周娶周氏禮部尙書文恪公女師召娶韓氏廣西按察司副使凝字公女女一適姑蘇國子生蔣一曉高州太守雲崖公子孫男六孫女五婚聘皆名族銘曰

乙九

源國編十五

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日學士偕客部各抱其一育馮太母室師召年十一輒出爲客部君後顧安人泣謂孺人曰汝一人承兩家宗祧可謂華氏之功人已孺人謝不敢當二子年十四同補邑諸生以青衿拜堂下孺人固卻之不肯受迨夏孺人卒京邸秘書以

江汜小星載諸二南勤而無怨惟命之安婉婉孺人秘書之助安意處卑以永家譽其承有子天寔篤之繁祉鼎來鬱鬱孫枝山迴水縈鳴城之原維仲薦美列詞墓門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者前鳳陽守李公副室而中城司城李君榮之母也稱太孺人者司城君前令陝之鳳翔三載績最蒙恩進父階中憲大夫贈嫡母楊恭人而太孺人因以併贈也太孺人生于嘉靖庚寅九月二十日卒于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今去其沒四十六年矣司城慟慈德久湮一旦受賜于上以儀章褒寵賁其幽宮而撰德敘事闕如也乃本太守公所爲墓碣而手自哀益之謁余爲志銘余哀其意曷忍辭按太孺人姓趙氏京師人其父經舉進士官戶部郎中母王氏封宜人蓋有詩書之澤焉苦天災流行閭室殞于疫太孺人育于母之姊夫馬氏久之太守公官民部楊恭人病乃娶太孺人爲副室太孺人來歸年十五耳能事嫡楊恭人惟謹楊生次子甫滿月卒太孺人撫之以迄于娶太守公繼娶姚五載又卒遺一女甫浹歲太孺人撫之以迄于嫁碣稱太孺人母道以此姚卒而家政悉總于太孺人于是主中饋者二十年時太守公自鳳陽解組歸祖若父俱高年而兄歸德大夫亦返初服時聚一堂太孺人具滷醢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脫罔不虔太守公八子七子其婚嫁強半太孺人所料理罔不參太守公葺園林喜賓客屏翫並松菊蔽虧累俎重錫咄嗟而出咸太孺人董之罔不辦以故人稱其賢內外無間言至于葺漢壽之祠瞻族人之荒哀死字孤與他施捨貸予往往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爲恩而太守公之任恤益彰則太孺人所爲劑量審也臨沒執

乙九 濟國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司城手而屬以三事曰一若外王父乏嗣宜祀之別室毋令與若敖氏同二若父百歲後必耐予玄堂毋孤露三善視女兄弟毋失所貽予地下憂司城君泣曰志之不敢忘嗟乎太孺人年不配德教未食報勞勩備嘗而弗及見子之成名宜司城君之銜恤無已時也雖然身處仄室而名徹于九閭算誦生前而寵延于百世如太孺人者抑又何憾子一卽榮甲午舉人由鳳翔令晉南中城兵馬司指揮使才名方鵬起未艾娶則河南參議延公世爵女贈孺人繼娶陝西定羌宰王公之藩女封孺人女二一適鄉耆尙公懋子宜登一適貢士董公部子三秀孫男三可寶州學生娶通判和公清孫女繼娶僉事白公鑑曾孫女可貞禮部儒士娶府同知張公禹彌曾孫女可贊州學生娶知州康公守志女繼娶司訓朱公綵孫女可賓州學生娶貢士王公价女繼娶副使甄公成德孫女可賀亦娶甄公孫女可賁未聘可贊聘郎中趙公士吉女孫女三一適進士趙公士吉子庠生日姪一適舉人潘公洙孫長春一適永甯令葛公思茂孫庠生維先曾孫男二曾孫女六司城君前既以萬厯戊寅三月二十三日葬太孺人于平潭古城之原至是余爲敘而系之以銘銘曰維太守公化行閭門我觀孺人典則具存孺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令子埋玉丘園固而且良璽書皇皇賁于玄堂庭特輿梓絲收與狩詩于墓門以告他母南京尙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乙九 濟國續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幾丙申以來上重台省選不輕畀南垣給事僅祝公一人兼掌六篆時天下稱多故火發水溢播訃于西倭祀于東礦稅繁興官職曠廢逮遺旁午建白封駁皆諫臣事公各以疏爭不啻數十萬言引繩墨切事情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溢于言表務以感動上意卽不盡從亦強半舉行朝野賴之徽甯礦以守備中貴督理定爲儀注二千石而下庭謁聞者憤憤公特詣中貴諷諭之遂面削其儀注人心乃安羣小倚礦稅爲奸利從者數百人台省議露章以聞公曰外臣論內臣百上而百不下夫不下何病然無補于事况留都台省與守備視它省異門禁營務九庫各差朝夕共事一相左而事愈不可爲轉移之機正不必白簡爲也于是台省共爲書貽

乙九

國朝十五

二二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之公復自爲開警指陳利害若深爲其人謀者中貴人得書至泣數行下卽遣去從人過半所經地方墳墓屋廬得無毀公之力也君子方謂公有大造于東南而淺者乃以公暱于閹豎爲疑不亦異乎公諱世祿字無功別號石林系出軒轅漢有九真太守真店有禮部尙書欽明池州司馬俱御史大夫約由三衛徙饒之德興家焉宋有節制司儀事官潛奉議大夫本路司馬梓翁元季諱同得者兵亂有保障功高皇帝召見與階武節將軍五傳至良驥良驥生由爲公會祖由生三子仲諱廷相公考也以公貴贈南吏科給事中妣程氏贈孺人世耕讀爲業一日贈翁夢大星墜戶而生公岐嶷異凡兒顧家世貧時時帶經而樵夜則分鄰燭光以讀冬煨火

至以繭子攤足而伊吾不輟歲甲子年二十五矣始補弟子員卽以是秋舉于鄉屢上春官不第絕無一字干有司有挾重資求居間峻卻之兩持親喪哀毀守禮終服除如一日每歲筆耕所獲與弟世臣共不以私嗜性命學問有道者喜親之發邑洪覺山胡湛台王靈源與虹泉大會輒躬負蓋蹠屨赴之見者驚以爲異丙戌謁學官選得黃陂諭北面余師耿先生學益進日以二業課諸士蒸蒸興起束脩所受更出以振士貧當選聞而賢之至欲有尊之賓席不以屬禮待者戊子河南聘典試事稱得人己丑與余同舉進士選知休甯休名甚類而公不以脂膏汗沽臧令謝其苞苴休俗甚囂而公力行鄉約精擇約正副進訟習爲之一洗負氣自喜者多招

國朝十五

二二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貴客代屬公一切謝罷有兄弟訟十餘年不決公多方化誨和好如初獄中盜逸數人公以自坐不委之捕幕曰在我不過降調而已無何盜亦就擒公與幕俱免楊給諫以振荒至檄取縣銀爲餽遺公書答曰上命公振飢非振士大夫也執不從直指喬巡歷還語余曰嘗屬祝令取贖鍰分遺鄉耆紳祝曰小民嗷嗷待哺何鄉耆之恤乎且耆紳多饒無需此喬不能奪也所爲多類此以故治行信于賢者而不能盡杜修隙之口考選京師蜚語四出將補間曹若郡丞公漠然自如余立言于主者乃晉南吏科給事中蓋掌南省者幾十年乃遷符卿而公業倦遊矣生平經濟大略僅從章疏中行其一二顧事權所局施之不盡知公者方以亡窮事業相期而不

謂止此惜哉公天性孝友恨親不逮養即兩奉恩贈其隱哀
常惻惻也念弟世臣以祖隴被侵赴訴晉陵仇家尾殺之數
年食臥不甘及爲令仇家飛謗撼其意公曰弟冤不伸何以
官爲拯力昭雪獄成而公乃曰吾庶可見吾弟于地下撫猶
子底于成析產與己子無兩且徧及族黨之不自給者所交
半海內名德其學多參會語不傍人籬壁亦不挾以爭勝務
求見地融通彼此俱暢大抵出于天台近溪兩先生而又得
復所楊公爲舉主其淵源深遠矣所著有環碧齋集留垣疏
草尺牘小言若干卷行于世既解組葛巾布衣惟意所適與
林翁野老相盤桓萬曆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閑步溪上還
忽無疾而終顏色悅澤于常日無異亦可見公之養矣距生

乙九 濟國編十五 金陵 蔣氏校印

嘉靖庚子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程氏封孀人子四
皆邑諸生履一娶文學董得崇女早卒抱一娶上元邱繼坤
女得一娶鳳陽通判余宗焘女繼娶太學潘學祖女學一娶
兵部左侍郎劉應麒女女二瓌景延董宗謙其婿也孫男三
人文人極履一出入麟得一出孫女二曾孫三曾孫女一俱
幼抱一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先期以志銘委余
嗟乎余與潘去華符卿王德孺比部及公爲緒帶交德孺沒
丁燕余與去華斂之尋與公斂去華于金陵皆余爲之銘至
是而乃銘公邪可悲已銘曰
聖人既沒道喪千歲士遺誦經用鮮弗戾焉如符卿白修罔
然不諒人只知我者天擺脫鶴筮孤行遠處遂譽遠嫌乃其

深恥德惠潛施如霧濛濛沾潤者多莫知其功仕豈不逢用
則未究刻銘于邱以貽厥後
焦室朱趙兩安人遷葬墓碣銘

此翰林修撰某兩室人之墓也前朱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
是葬于牛首山後莊之原垂八載矣有術者言其下法當有
水兒潤生患之啟焉果如術者言乃擇地城南雨花台寶林
庵之側而窆焉夫卜其宅兆古之遺言凡以遠水風安遺體
而已而至營營爲福利規君子不爲也昌黎志李于墓極言
藥害以爲誠余銘碣而及世惑蓋亦韓之遺意云銘曰
雨花台寶林里王之山丙之水卜吉壞卒歸此屏水風乃靈
祉無多求青烏子

乙九 濟國編十五 金陵 蔣氏校印

此處有若干條空欄，可能為其他銘文或待錄內容。

江甯焦 竑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瑩泉楊公

行狀

西蜀楊公以少司馬瑩粵武緯文經華夷胥服上方倚為長
城云亡何封翁計至公雪涕疏聞于朝上震悼賜之祭葬已
念公仗義然特加祭一壇司空繕祭秩宗庀祀恩至渥已公
奔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將以志銘謁當代之
作者而屬余小子布狀余雅辱公知厚誼不可辭封翁諱時
進字從之別號瑩泉其先自武昌而徙重慶者曰天池為公

澗園續集卷十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始祖即龍台坊家焉天池生貴貴生昱昱生應春應和應和
以篤行稱生贈少司馬公泰公富而好禮鄉人推其長者舉
丈夫子三翁其季也少敏慧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授經里中
師通大指坐母張淑人早世奪于養不克竟業於是棄去以
孝弟力田起家事贈公所為奉養者百方迨父母下世久而
公且篤老矣遇諱日未嘗不涕覆面也嗜古先王之教以不
貪不殺為戒蓋翁既矩修而慈祥喜施又與其說懸合中表
有緩急往往取諸翁如貴繼黃往來郡中厭不以翁為歸境
內梵宇琳宮當昔者像設未具者歲費至不可縷數為人遠
遼退讓人有犯一不與校於是里閭族黨間人人以為親已
而于儒家者流尤禮接之不劬與其配相莊至老子孫有微

過戒諭切至不易誰謂雖戒獲亦然入翁里門子姓昆弟雖

誰如也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仲兒晚貧子納婦不

能具六禮傾囊赴之無靳異母弟及兩舅少孤拊而授之室

令有成立出見即禽者漁者有所挾必購而生之嘗就養鄆

邸見醜生蟹者翁蹙額曰奈何以口腹戕物命哉令亟舍之

于郡守相縣令無所干詩鄉飲聘為大賓一往輒謝去數討

諸子孫而訓之曰富不期驕貴不期侈戒之哉其毋以執袴

貶鄉里羞又曰討其僮僕而訓之曰吁甯人負我無我負人

戒之哉其毋側目于我州里一日莊丁與人鬥忿而自殺其

屬以誣門者翁弗知也門者懼奉數十金詣翁謝翁跡其事

知莊丁自殺也答若屬而還門者金王某者以其產質于翁

澗園續集卷十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貧而無以贖也翁憐之立折其券不責償月且高之樹碣北
鎮以風會司馬公在滇亦卻土舍木青千金餽有司榜其閭
曰世廉里人豔之翁持家秉嚴甚狄淑人春秋高矣族之子
姓亦無敢頻見者而教子司馬公則務以寬劑法而行己亥
移鎮粵西歸省親翁曰天子以鈇鉞畀汝為西南障耳人有
不及無輕用軍興法每歲家僮往還輒屬曰驛傳疲甚矣勿
苛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櫛下沐澤
與法浹卒為名卿大夫以此翁素強少疾晚而視聽食履不
衰交游過從醜酣淋漓問以諧謔見者以為百歲不啻也歲
丙午秋仲覺體稍不懌冬孟朔拜少司馬恩命猶舉手加額
以謝九日倏曰予欲西行見佛耳一言不及他至十三日左

協臥而逝距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一日享年八十翁始封鄧縣令五命而至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貴重矣配狄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即司馬公芳配蘇氏封淑人次芬指揮僉事配曹氏次蔭郡諸生配盛氏方氏女二長適平利縣知縣李公應華子繼善次適兵部尚書張公佳胤子叔環孫男八士修士偉芳出士佩芬出士信士儀士价士儼士任蔭出曾孫男三萊孫文孫慶孫孫女二曾孫女五婚嫁皆名族嗚呼翁起布衣累膺朝命壽登八秩子爲巨公語海內全福疇能踰者夫釋氏雖出異域而清淨無欲之言慈悲善教之旨卽日用人倫間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于人事乎神理非偶然也翁飯心釋部謹禮

乙九

源國編十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椽之筆者采擇焉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萬曆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一川游公卒于位部尚書以訃聞上震悼下所司議所以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政術甚具且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等伐石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余於公誼甚習其曷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饜者避五季亂卜居婺源之濟溪遂

9052

9051

家焉傳二十二世曰慎獨翁恕者以力學著名生芷同公正同公生贈正議大夫濟生公公父也世業耕織與人讓臨財廉里中有溪水涉者病之捐資造輿梁人稱爲新橋壯未舉子年四十六配贈夫人葉氏始舉公迨八十見公成進士兩膺恩命人謂爲善之報云公生而明慧端重讀書自且至丙夜不休髫年喪母哀毀骨立於繼母汪昕夕事惟謹贈翁爲益歡弱冠遊郡庠旋兄讓溪中丞課子弟藝得其文大奇之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念父老請改南便養是時南中適有刑曹缺當事欲少需之公慨然曰烏倦不擇木而棲親老不擇祿而仕吾復奚待爲遂改南比部浙江司主事至則參伍情法兩造者咸

乙九

源國編十六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搏頰稱快以去尋晉其部郎中一歲所而以汪夫人憂歸已贈公亦捐館舍治喪以孝聞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閱間從中丞公講業而已公府之跡可數也服闋復除南比部郎公益明習法家言爲司寇翁公所器重凡疑獄必咨於公聲譽日著丁丑出守甯波甯波浙劇郡每晨朝奏牘盈几士大夫過從納謁踵相接公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細抑舞文吏至無所屑手摘其尤若王天祿楊惟正等實之法乃其於單赤溫然如恐傷之也嘗浚陂池通水利隨刊圖說以垂後其爲民計長遠皆此類以其間按閱諸生與講經術王邵楊薛諸太史皆公所識拔人多其鑿台使者覈公治辦狀薦牘以二十數會江陵盡毀天下書院江以南靡然從之甯波獨

存江陵銜之甚又傅御史應禎以言謫戍定海公獨優遇之
江陵滋怒乃量移兩浙鹽運使以殿之公念鹽筴利藪易混
也又事關桑梓多掣肘斤斤出納亡以絲髮干者大猾皆不
敢舞利爲乾沒釐政一清刊兩浙行鹽事宜著爲掣令己卯
壬午乙酉三入棘居離司以六載最恩逮三世矣丙戌晉廣
西左參政分守桂平一切冗費多所裁削隄防整暇華夷安
堵又以其餘力浚故河通鹽利民用永賴己丑晉雲南按察
使平巨賊丁改有功與賜金幣壬辰轉廣東右布政使方攝
篆島夷以千艘至公鼓舞吏士晝夜晡晚間無懈而制府以
餉事屬公咄嗟而辦甲午轉左值歲侵民益困公大發庾食
飢者而至膠序弟子則損月俸爲膏油費時時羣之棘院而

乙九 國朝十六

金陵 蔣氏校印

督課之粵蒸蒸向風矣任滿守藏吏以奇羨進公愕然麾財
公帑演粵三入棘考三品最贈封王父母父母皆如其秩戊
戌擢南太常寺卿勅建天妃宮久壞公修葺之復其侵疆廟
貌煥然且毀舊寄戶帑三百餘金不以聞職而自墮廢也已
亥升南大理卿公以比部起家故迎刃而解獄無滯繫困囹
幾空滿考給綸命如令甲蔭一孫入監繼攝南戶部並糧儲
篆甲辰總督倉場缺晉戶部右侍郎莅其事公歎曰使我得
先十年者庶幾可自效上書力辭不許國儲故稱繁劇公綜
理精密諸出入必躬爲會計先後條陳四十餘疏一一著令
甲倉役善盜設策掩捕之害遂除京倉監督舊無印特疏請
給關防杜詐僞倉政肅然每歲給邊儲酌改折獎戍文武將

吏無不人人心折也乙巳冬以三品兩考加勳資治尹正議
大夫再疏乞休溫旨慰留朝議以公任劇資深廷推戶工二
部尙書凡十餘上未報戊申春運完五疏乞休又蒙慰留會
新運踵至力疾視事六月十六日祀太倉疾作輿歸自是病
篤日嘔血數升猶強坐中堂收文牒口授手畫或止之曰國
計曷可一日廢入秋病益甚呻吟牀褥間所言無非儲備事
不及其私疾革諸孤環泣第曰吾重負國恩無以報再詢之
則曰吾何言汝曹強爲善而已遂沒公少以坎壈奮迨貴且
老矣食無重味衣數浣濯終身不改居鄰不倦爲德如置宗
田定祭器崇節烈設義倉以至建橋甃路諸義舉比比貧交
疏昆弟有所乏予之穀已予之田靡不飽所欲而去前是中

乙九 國朝十六

六

金陵 蔣氏校印

承創學舍爲會公割俸再葺之歲課子弟厚爲獎掖族中數
十年舉于鄉者十三人登進士者五人厠庠序且百餘人彬
彬盛已歷十四任拮据四十年所至多望郡沃藩最後泉穀
大柄乃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姦黠逆自斂
以故在所生祠碑碣述治狀非一必以廉爲稱首而公實寬
大無城府遇之溫如冬日然卒之日公卿大夫以迨氓隸齋
嗟涕泫者不啻萬人檉南旋糧艘將卒輩無不望鶴首而泣
公之感人深矣距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
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累贈淑人張封淑人贈
夫人子元潤娶汪氏元沐太學生娶汪氏繼娶程氏元沐丁
酉舉人卒娶韓氏元涇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

生卒娶余氏元淮太學生卒娶汪氏女一適太學生黃嘉璠
孫十人文植官生文桓文楫文松文柯文棖皆太學生文梯
文楷文科文櫻文栲幼女孫六人男孫一人所著有五經約
義讀律真詮撥順家訓左粹奏議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嗟乎
仕爲畏塗於此能自完者尠矣公山守令而藩臬而卿寺迨
爲司農握利權尊顯矣然平生負勢者不能誦工讒者不能
問蓋嘉隆至今未有履順居正聲實並泰竟其身無訾議如
公者也余夙稔公長者又質之鄉評參之家乘爲撮其崖略
如此若夫斧之藻之以光寵窅垂史策則有立言者之椽筆
在謹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字吳君行狀

乙九 濟國朝十六

七

金陵 嚴世 蔣氏校印

萬曆丙午六月五日新字吳君以疾終于正寢越三載己酉
孤翔鳳等謀以六月某日奉其柩厝于西山之長原將丐銘
于立言者而以布狀委余惟君伯兄亦魯與余同舉于鄉因
稔行誼而重以注君仲嘉之言是其可辭君諱希元字汝明
新字其別號也吳自延陵起江表世有聞人唐御史少微公
以論著顯則新安之鼻祖也數傳至光公自海陽鳳凰山遷
溪南又幾世而爲東園公東園公釋農而事賈曰農食八口
苦不足學賈即千指可也吾學賈矣東園公有子三人季曰
見南公見南公娶汪氏而舉君兒時不愛綺麗而嗜書與羣
兒伍舉止嶽嶽見南公奇之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既就傅
警敏善學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居母喪毀瘠踰禮王母戴備

人撫其背泣曰若獨子也乃毀而滅性不重爲若父憂耶君
卽知自抑以安父心亡何父再娶於汪君事之如所生萬有
一幾微見於色必齋栗夔夔俟其色解而止以故母氏亦視
之如屬毛離裒然蓋君之孝感深矣居恆循謹飭見夸毘
子踞踏若將洩焉其居鄉若遊成均每傾心交其賢者而不
侵然諾君名不脛而馳以此性無他嗜好獨嗜古法書名畫
彝鼎瑚簋之屬閑居掃地焚香與客摩挲鑒賞以自適門無
俗士之轍也晨昏侍親側以共養篤謹聞無惰容無遠遊惟
歲大比一赴金陵所至疏食濁醪財取自給往來三十載逆
旅人無知爲素封家者見南公老而君爲家督事大小皆以
屬君君竭心力任之諸如城邑城建家祠除道成梁賑窮濟

乙九 濟國朝十六

八

金陵 嚴世 蔣氏校印

乏百凡惟親意之嚮當是時見南公聲稱振於黃山白岳間
矣見南公沒而君當室兢兢奉祖父矩矱不敢以意更一人
變一法客問以爲言君厲色曰古稱無改父道者謂何客慚
而退歲己亥朝廷營三殿庀材鳩工公卿而下咸捐俸稍輸
之公君伏闕獻萬金佐將作費天子嘉其義優詔特授文華
殿中書舍人君恥以資進遲回里巷者三年鄉搢紳先生咸
謂臣無衡命禮也相與勸駕君強起之官會覃恩得進階徵
仕郎贈父見南公如其官母與配俱孺人制詞褒揚備至君
嘆曰始吾以先人恣恣地下未受一命之旌故勉而就此今
於願足矣嘗聞之客不止車生耳吾何以久去先人丘壟爲
卽扶服上疏請告歸歸稍稍葺室廬畢先志暇則鍵關謝客

293 44481

日取所藏圖籍與同好縱觀之卷舒把玩指摘疵類以為常
歲序招集親賓文酒相讌油油然暢乃散去久之疾作閱三
歲益委頓不支呼諸子前命之曰吾祖父積穢以有今日若
等無忘共儉繼祖德吾目瞑矣遂卒距生嘉靖辛亥八月三
十日享年五十有六君累高資身食一肉脫粟飯衣縑無文
治宅第務為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斤斤然擇地而蹈不矜
廉不背德聞人過失輒掩耳避之以緩急來歸咸得所欲去
姊適程氏而寡賂之終身念汪氏甥貧賙之不倦或稱之君
遜謝而已未嘗有德色也嘗言吾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迹其
所造蓋遠逸仁讓君子非歟配汪孺人故於潛令女孫饒令
德能佐君色養白首相莊無間云子六長起鳳娶程孝廉女

乙九 濟國編十六 一金陵 蔣氏校印

卒次即翔鳳娶太學汪一涓女繼參軍程秉衡女次雲鳳娶
太學汪待賓女次庭鳳娶鮑大本女繼程亞卿女次家鳳娶
太學汪居常女次友鳳娶太學汪世用女皆國子生女五汪
見龍太學股雲翼太學汪雨松邑文學汪元義程家漢其婿
也孫三人長觀德庭鳳出玄臬玄錫友鳳出古之為德者百
里誦義千里誦聲殆中有豔而然也君富而能約儉而好施
善自匿又名在隱士間才諧行誼世或未盡視然望而知其
為端人長者吁可銘已翔鳳草君事甚具余徵之仲嘉而信
乃銓敘如右以俟采擇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
保益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王先生薨
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清忠亮直砥節首公
其亡可惜上震悼久之為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
亟遣使治葬及祭祭為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
太保廢其孫尚寶司司承於是太常請諡上若曰維明興太
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保又王家厥諡曰
文肅太保實不愧而有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上知
臣之深飾終之厚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寶承君卜某
年月日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賜域而屬小子某布
狀請銘曰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知至深其何敢
辭先生諱某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

乙九 濟國編十六 一金陵 蔣氏校印

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遂為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為莆田縣
承以廉惠著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
友荆公泐先生大父也娶於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為先生父
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
一品夫人吳夫人舉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
今名先生幼多異徵萬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
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為禮部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
覲丁卯還朝充經筵講官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
褒撰文官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己巳轉南國子司業

明年轉北尋升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升
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今上登極還坊充穆宗實錄副
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壬辰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
傳誦之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穆宗實錄成升侍講學
士加四品服八月升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初積分法
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並應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
中外改觀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矣丙子升詹事府少詹事
攝府事充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鬱爲不刊今石室
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丑升禮
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編修趙用賢檢討吳
中行疏幼之先生憂禍回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

乙九

卷四十六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解拒不見先生徑造喪次切讓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送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到而已竟入不
顯卒取中旨廷答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且首倡歸葬人
所縮庸不敢前者既而江陵予假歸奉旨三月還朝候者輟
疏請即召使吏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澆我爲
竟投筆起先生既許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
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而已違恤其
他既歸口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卻軌修恬素之業而不挂人
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
同籠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於知人
一著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

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愛荆公艱以三品未滿考得全
華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
辭特遣行人敦趣就道乙酉赴闕中途聞上止內操召謫諫
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朝即有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
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橫議止新工所裁省百萬計先生既在
政地壹意佐上急民和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踔絕而嚮之以
苞直行者逆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上閱定壽宮存辭恩
廢適有言官假瑞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疏力辯丙戌
充會試主考官丁酉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上
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餘令免受蓋先生入都首以朝
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恥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

乙九

卷四十六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玉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力請破格蠲
之且請有司毋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
散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
威福中外凜凜先生方與同官中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
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上怒下詔獄藉先生
言以安而給事李沂繼疏復觸怒子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
亦自以賊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照
新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
八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仲併疏攻先
生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壁星疏以古誼
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元日召四輔臣入上手擁皇長

270 2000

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上力
 止之曰不可旋出維評事于仁疏欲寬之法而獨日屬先生
 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
 罪人不知為誦上而以爲納忠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
 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册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
 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
 疏之皇上手擁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册立以成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
 以成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且道册立與豫教一無可
 縵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壘壘萬餘言有云建儲
 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
 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那國秦之專請近有都
 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
 之神靈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
 順一言者既而連接御札册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溺愛
 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同官曰聖意
 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
 耳是秋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先生歎曰果爾則先
 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彼虜掠無
 觀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解嚴邊亦
 無事會礦議起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

乙九 國朝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費多得不得償失三官隸釋騷四示國匪形令四疆得窺淺深
 非算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
 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上止
 酒遠滋以調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朝講召對之儀躬
 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
 至計既歸上屢旨堦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上嘉悅賜銀百
 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上諭援祖
 訓立嫡不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年中宮無子乃
 行册禮命先生作一諭旨先生隨奏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
 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皇
 長子即以中宮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
 道而求上俯從其後者尋奉御札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
 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
 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聖諭早定大典息眾
 器次日奉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册立此朕去歲之命
 復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
 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
 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勅
 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
 引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二
 三年行之先生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
 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

乙九 國朝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仰趙南星被劾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於察典毫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國是人心日就殺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召對請御門請發章奏請洒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咨啟沃皆忠諫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册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上獨召先生於暖閣先生即中前請上曰稍需之先生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

乙九

國朝十六

十五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歲不讀書者况國元子乎上乃曰朕子明歲當壽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上略不爲違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册立候旨行且於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先生請皇三子稍待次年以示等差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遜詞林諸臣並擬閣臣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飢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皇上暨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中宮各出所積資賴以活者

不可勝數上既英明獨斷觸廷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甚遂成水火之勢先生嘗進奏交用人兩疏雖蒙溫答未實舉行自念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上爲之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允特加吏部尙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路費二百兩彩緞六表褒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上戒盛怒親廟享勤懇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謹罰節財用飭邊備積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終上聞遣官賜札賜賻賜祭又遣官視葬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

乙九

國朝十六

十六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先生貴而榮其母云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皇上以册立禮成上聖母徽號推恩舊臣遣官資勅存問曰册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尙鬱於懷今元子已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可怪也乙巳聖母壽開六秩適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先生陳謝附以規諫丁未上思先生不置復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朝而先生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扼之者與乘而修枝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

人克己之論具載集中未有髓其非者若三王並封上自法
肅皇帝爲之非先生意眾非不知特欲加之罪借以爲辭耳
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眾而上旨益溫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
於先生手書其名於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帝心尙矣且
也加秩輒辭不愛爵也嘗江陵薰灼之勢挺然屹立不附權
也致身綸閣贊畫廟謨入告嘉猷歸德我后不居功也眾器
若狂枝柱鎮壓不辭謗也以故在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
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設施潛運
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昇平疇能感夫聖明
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揆地

乙九 廣園編十六

十七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望人推第一長源道義資於三世迨夫齒宿貴極奉身而退
天子猶憊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完德鉅
人社禩之臣矣平生告君剖析精審不苟止而妄隨然奏草
絕不以示人孫時敏始付之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
密歸之上惟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自
而後從者乃傳焉如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贊伏想
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頰插髮修眉
覆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
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矣艾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
高遙相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
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

園居蒔花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
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
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蓄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饒爲之
集若干卷藏於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長惟
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也初上懲江陵往轍
於臣下疑信者相半而獨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口王
公在綸扉有所執奏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即不從亦
必遣使諭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矣令
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
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自結主知必自重而後人乃重
之也耶先生薨以萬曆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

乙九 廣園編十六

十八

一金陵叢書
一蔣氏校印

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辛
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即尙寶丞娶李氏
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
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志也唯立言君子采而
銘之謹狀

哀辭

王辰玉太史哀辭 並序

太史字辰玉吾師荆石先生家嗣孝於親信於友治經術甚精而文成子秋首舉京師其制義傳播海內如鳳采星輝人快視皆曰我師之能成其子如此也又曰君之克肖如此也亡何言者計君以元老之子登上第可借以立聲名擢貴富遂出力攻之君置不與辯遠巡引退者數年迨師罷相家居乃就禮部兩試皆第二人授史職遠近大悅服君念師老復引退久之以疾聞會上虛首揆席起師於家師以君疾不

乙九

澗園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舍去君無所為計至為文禱於神纏纏千言余得而讀之知君志在天下真切遠大絕非僅僅自營者可及藉令行君之志其功業可勝道哉而卒以夭死嗚呼悲已君文甚奇而不免中於讒才甚豐而不獲大其施孝甚篤而不能竟其養況其度淵然其貌沖然譬之萬斛之舟未實一二也而乃止是邪始君積學績行慕而效之者半天下至今學士大夫蓋人知其名家有其書也而晦於人復晦於天余不知其解矣余辱師特達之知而未一接君然知家庭議論問意常在余也嗚呼已矣爰作哀辭以抒余悲并告吾師而稍解其意云維今儒館並世英奇翹翹東籬藹藹南圭惟君繼秀靡施不宜羣言競出爭見其能君文獨邁炳蔚醅深絕去刀尺星輝

哉

乙九

澗園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日品他人磨礪各出圭角君度汪然不見其樸如萬頃陂其疇能度學窮流略行均淵鑑孤風霞舉逸翮搏雲間日下誰能比肩雖暫卷懷國謀是負樂善下賢不啻其口如居朝廷而有責守以斯器業孰謂不酬羽翼王路潤色帝猶章玄楊乘異代同謀道乃光華疾成沈痼玉毀蘭枯松摧桂蠹哀哀下泉長寐不寤嗚呼哀哉人忌其上入朝則排論定乃公雖仇謂材非情之殊勢則然哉讒鋒甫戢舉問琅琅如何夫子今也則亡人情不美天亦茫茫膏明乃然體甘必竭數之乘除於君奚擇惟其永存德音不易嗚呼哀哉來無所從去復何適舟行池維月盈掩魄如旅得歸消搖木宅達人一盼眦之儼然况留其餘以待後賢無以慰君聊為此言嗚呼哀

江甯焦 竑

祭文 祝文

祭少司馬耿公文

於維我師懿德乘時學宗沫泗業擅夷曠持衡秉鐸蔚為世
儀公也何為旁搜遠紹親則父兄誨則師保緩袂繙經其成
則早軒然鳳舉作昨璋起曹奮跡嘉問芬芳神無留韻器

不滯方帝閔民勞成都出麾奉行細劄袞去垂帷如醜江河
以溉町畦尋以文學師表闕越一經品題精采奮發多士顯
聞於今未絕民歌豈弟士節範型上曰汝賢召侍承明容台

納言接武以升錦京長江姦盜遁放他嚴見欺公愛不犯人
歸其功我服其量先後十載盜息民甯晉少司馬乃以最行
相別俛仰遽隔幽明嗚呼痛哉言念同門培植有年既歷三
紀悉為名賢今如晨星存者幾人時英盡矣我亦白髮有計
自西方食哽時聞公遺言一倍淒惻嗟仁有後天道之常其
門日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余亦胡傷遺德孔長殲良則速
杳杳儀型森森軌躅鮑葉何慚隻雞可續尙饗

乙九 濟園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祭王倚山文

嗚呼昔馬伏波之慕善人則曰鄉里而御款段莊南華之言
物故則曰巨室之假歸人嘗研味其深旨竊有感於前文維
靈賦材挺特卓茂足不踰乎百里之間目不挂乎羣言之囿
乃能儻千人如卓氏金三致如壘研固已儕才詎於往古超

倫類而獨先縱一往而奚憾如逆旅之得還矧乃令子炎方

宣涉赤管朝操青緋夜襲贊官方而劈畫有經守庭訓而準

繩無越閭闔萬里凶問遙聞毀冠裂帶雪涕星奔門外之征

車甫稅庭內之遺容莫覲不盡者心難言者命未謁季梁之

醫已革曾參之病嗚呼痛哉壺有芳醕俎饒肥於冀招搖而

來下忽精魂其何處愧悲誠之莫寫聊片言以占敘

祭漆清軒文

業忠不精公學既成螢燈雪案歲幾周星樂而玩之孔翼文
經名忠不聞公早有聲經明行脩冠於月評久次而升模楷

舒城秣陵之良於舒大造舒人有言朱拊漆教民歌且舞士
則而效舉問焉騰超躋廣庠公意倦游懸車相羊歲月幾何

乙九 濟園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遨遊道鄉踰七望八不為不壽有子及孫克昌厥後乘化令

終亦復奚咎得喪乖迕人世則然譬之寫水難為方圓如公

生平所得已全死生離合人情所重蓋棺事已甯不為慟一

觴之奠技淚以送尙饗

祭程別駕文

嗚呼維公行履敦和才猷宣朗聲動辟雍評高閭黨閱歷既
深見聞彌廣簞仕大官玉食是掌鳩鷺參陪枇杷嗣響俄焉

一麾半刺以往匡救闕遠明燭抑枉織葦羅含破柳周啟於

公視之齊名無兩倦歸白門挹茲勝覽理學名祠忠臣幽壤

經之營之矢志弘獎晚築憩園壺觴跌宕案石獻奇籠禽競

爽日豁耳娛從容偃仰謂可百齡安此善養不見幾時遽聞

屬曠實朋弔哭相視慄恍惟餘音徽徘徊想薄陳酒澆爲
布疇曩公聞不聞揮淚泚頰嗚呼尙饗

祭余封君文

惟公跌蕩而扶義與節俠而爲疇眠親疏之急難常赴之以
若流連中年而自斂又折節而潛修憶效陳翁之家法以馴
行而貽謀迨乎公之嗣興協世德以作求惟土肥而不穡乃
倍穫於有秋幸令子之鵠起錫綸終於宸旒錯繡衣於斑斕
字鼎食於林丘望七旬而將屆方矯健而優游何人生之靡
常乃忽泛夫虛舟歎誠信之俄頃視榮華之遠適合遠邇而
成哀倍予衷之嗚嗚愧老病以因循欲執紼而莫由聊片詞
以伸奠饗鑿格於玄幽尙饗

祭汪孺人文

嗚呼哀哉海陽之英畢效于人惟靈仗儀孕懿含隨憶思馨
翁孝友維則靈實佐之輔其遺闕翁之義方秩秩有條靈實
佐之愛而能勞方其立朝以諸陵隨小星建下無愧周詩已
而居鄉逍遙林莽荷擔深藏不殊董養靈繫靈教其侯孔多
况我同里是則是模年躋八旬備膺壽祉猶希百齡以慰孫
子天胡不淑菴沉發星遠邇驚悼靡不涕零曰仁有後其門
必大存順歿甯况復無愧綸綽之褒異日可待道家分誼寓
情一觴南望松蘿浮雲無光靈其有知格之洋洋尙饗

祭陶司成文

昔始見君已丑之歲余仕方初君志亦銳讀書談道握手歡

金陵叢書
卷十八
三
符氏校印

然抗心希古自以無前剖析疑義游心幾微聞者河漢君獨
不疑謂相推挽可升道岸出其緒餘匡時拯難二十年間離
合相兼余以讒指君秩稍遷意終吝并以既厥繼豈期一疾
遽殞其命嗚呼痛哉君勤於道而志未了孝於親而後莫嗣
顯其身而願未伸豐於財而用未試問譽空長聲容難跂獨
留文章照耀天地嗚呼痛哉念世事之如幻同一盡於百年
方我我而玉立忽茫茫而颯旋手遺札以自疑欲相從而靡
緣涕洟潤而莫禁聊寓哀於片言嗚呼痛哉尙饗

祭王荆翁殿學文

嗚呼公之嚴毅相合豈偶予實後進晚而相違心乎愛矣不
啻其口顧予淺薄敢辱公知手握鉛刀宰制未施儲而待匪

冀以益時公俄歸田予亦遠蹈中心懷愜何以自效詎期一

且生死難料嗚呼哀哉公之材品今世所稀獨蒙主眷首贊
萬機魚水相得心膂是依公秉清格毫髮必辨轉移墨風在
一顧盼誰其似之古之楊綰國有大疑盡規獻替意篤而婉
愛濟其誼誰其能然厥有陸贄片善盱衡一藝抵掌剪拂爲
懷綢繆結想以昔揆今梁之任叻主器未定蚤夜懷憂功成
羽翼赤松與遊公於是時漢之留侯袞衣東歸帝眷未已安
車蒲輪逆之田里辭避再三旼榮若緇方期弘化儀刑萬方
俛仰之間公也則亡皇心震悼行路盡傷嗚呼哀哉國步之
艱誰與匡之仄陋有人誰與揚之民有凶豈誰與禳之下秦
有咎誰與明之公之存也桃李孔多迨其末路同室操戈勢

金陵叢書
卷十八
四
符氏校印

173-4828

則使然公如之何人情險巇朝暮異狀所不易者上心嘉獎
生被殊遇歿獲大葬予也辱公特達相成感恩知己兼於一
身僑善孰為牙弦絕音承凶以來為位而哭竊比昔人生駕
一束搗詞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尙饗

祭高別駕文

嗚呼古道日微遺美在君行有不散之僕道合太和之酌行
誼信於朋友孝友配乎古人策仕龍南以古為師不阿不競
一節自持民之阿保士之表儀再蒞於婺唯下是卹靡始與
終政求厥實口碑流傳遐邇如一人謂君才未罄其素如行
康莊千里跬步坦中直道乃以媒如於官未遂其志則仲未
老歸來龍臥願神彈丸日月逆旅乾坤方期歲時扁舟來往

乙九 卷四十八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追良朋之笑談撫芳辰而假仰如鴻飛之冥冥亦奚羨於塵
網蘊真抱樸為樂孔全惜也昊天遽奪其年宗姻悼切士友
悲纏嗚呼傷哉人道靡常百齡若寄殤短彭修均一逝逝得
正而化餘復何計某託交彌久中以姻眷惟道義之長存慨
死生之倏變驚英魂之長往知夜察之靡且聊撫筵而一痛
徒有淚之如綫尙饗

名宦祠祝文

仰惟先哲惠此士民化雨仁風久而如在某繼後塵雖其有
愧而不敢不勉也歲事聿修登薦非薄其尙相予於冥冥以
終大賜尙饗

鄉賢祠祝文

仰惟先哲隱以德顯仕以業著卓然風於百世垂範至今士
民歸厚豈某之能教繫鄉先哲是賴薦誠俎豆匪以為報也
尙饗

衡府紀善周公祝文

維臣行義維學明倫公昔就義實以茲為死所匪直自擇其
所歸亦以教忠也某職忝作人敢忘祇事酒清牲瘠惟公其
歆之

鄭介夫先生祠祝文

新法之出不俛而隨一拂以歸遺世所馳顛沛流離以蒼生
故一話一言不忘君父老壯一節信於是邦况其有書流傳
者長春日載陽秋露祁祁祇薦尊酒以慰邦人匪直愚守尙

乙九 卷四十八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饗

黃侍中祠祝文

惟公闔門臣死其君婦死其夫女死其父母而賊獲輩死其
主可謂與日月而爭光隻古今而無對者已願瞻遺正寅薦
尊爵匪直守土之責抑以從邦人之願尙饗

耿師新祠成告文

伏惟我師鍾靈三楚為範一時挺立獨出唯道是師鸞鳳開
九苞之翼江湖澄千頃之波始持符而督學為東南之羽儀
當長夜而秉照闔迷塗而授綬釋眾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喧
騰鼓大塊之噫氣盡萬竅而一吹譬星暉而嶽峙為羣望之
所歸念金陵之奧區實蒙教之所始義日煜而光華仁風揚

而披靡卽山祖與水涯長沾丐而未已某等早承訓誨偏沐
恩光愧館宇之弗稱爰改卜於宮牆幸俎豆之在茲儼音徽
於不忘託椒漿而一奠奉明靈之洋洋儻可施其默牖知無
間於存亡尚饗

奉楊道南主人祠告狀師文

昔孔子作人必有從游之士妙契師傅共相闡發異日祀於
普宗亦與享焉我師振鐸南服道南楊子實始從之道岸先
登仁風丕振二三子之興起實惟厥功敬筮吉日迎主於我
師之側神爽森越儼如負牖尙望冥冥之中共爲匡弼俾二
三子不終墮於迷塗謹告

奉楊道南先生入祠祝文

先生性真洞契行誼夙修明足探微和能釋吝同志者翕然
曰師門之顏子也先師祠宇巋然以時秩祀所當祔食者非
先生其誰謹卜吉日迎先生而妥靈於茲嗟乎名宦鄉賢既
分曹於兩廡上臨傍質復聚首於一堂尙冀冥冥之中擊蒙
警惰俾某等無終愧於斯文謹告

祭少京兆黃雲蛟文

惟兄曠懷厚德軼於人倫匪仁弗依匪義弗敦曷遠曷近心
冥則親雅尙名教素遠權利夷險匪虧通塞一致澄清淮楚
風裁昭宣懲衰賞善勸學興賢遐邇肅服靡不翕然有識歸
心王佐之器胡不百年而止於是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
傷哉憶歲丁酉羣姦亂國濁斯洞清曲不容直余攫其鋒首

乙九 禮閣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見斥謫兒也不平憤極而號欲棄其官明我於朝余曰宵人
如饑之熾及其消滅頃刻可俟斂身而退樂道丘園疇云毒
予莫喪予存迨兄南來疏薦及予堂堂昌言光我衡廬事雖
不行何日忘諸兄晉列卿位望赫奕歸志時興濡忍未決有
書言懷第俟余出豈期余衰莫副兄意乘雲行泥彼我何異
猶思相勉策足道津胡然轉盼喪此德人金山晤語存亡遽
分嗚呼傷哉分則弟昆誼切骨肉兄歸重泉弟應匍匐病足
支離無繩自束惟以兄德載於銘詞昭示後人千秋永垂庶
幾慰兄其在於斯嗚呼傷哉尙饗

祭劉君東孝廉文

世重行誼君能脩踐外擇中愉弘深奧衍郁郁彬彬聞祝稱
善時崇仕族華胄必聞君生貴里長乎德門勳丞罔少峻閱
摩雲世重文雅君其長雄讀書甚解摘藻何工麗詞雲涌奧
義玄通儒嚴出處喜藏惡進君甫弱冠鄉書獲雋再上弗停
輒思肥遁考槃居貞旋來軼鄧學觀其大死生之際君獨何
修脫然靡累知友在前拱手而逝年踰七十世稱希齡口口
亢宗振其家聲况君奄忽不失和平人有其一死可瞑目如
君所遭可謂全福生順沒甯詎有不足竑也無似投分奚始
夔歲戊辰講學帝里以君膚敏逢我頑鄙一言契合不知所
以嗣後睽離東西阻絕君棲怡園琴心酒德花苑春生松寮
月戾流覽今古徜徉昕夕不羈世法不爲天放展如之人縱
心條暢其數何奇其懷何壯頃歲君嗣操書謁余問君安好

乙九 禮閣續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心則愉委余作序以表先模尺牘往返二載之間晤言未
續館舍長捐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涼簫鼓黯淡風煙素車
未發薄奠聊先前賢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尙饗

伊

乙九 卷四十八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295-44-481

江甯焦 竑

四言古詩

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

東寶曰箭南木惟喬君之代興武鬯文條抗心希古於時鮮
 交願予淺材乃辱英盼如蘭之馨歡言寤歎投以篇章約焉
 有爛過逢非久樂踰舊知詩窮古始易究庖羲喜言盈耳玉
 屑其靈翔鴻翩如俄焉東邁約以下鄰窮年卒歲顧步懷思
 慮其不再昔之往矣朱華未稀今其來思雨雪淒其楊籟
 轉慰我調饑古之神遊八極可越不忤不求奚往弗獲賦之
 蚩蚩繫此微纒春冬閱歲墟麋比音或挽或推升高汲深何
 以勗予曰惟洗心玄覽未滌純白其傷濯之暴之江漢秋陽
 沿洄洙泗以迦軒黃昔人所歎難在知非多言兆費好勝者
 危微君諒直疇爲予規交以淡成心絲道契連城非寶三旌
 詎貴心期一豁塵滓可棄歲云暮矣言息其虛良書坐擁林
 木翳如何以寄懷濁酒一壺聊綴斯章如桃報瓊詞竭氣殫
 含意未終誰爲來者契此素風

乙九

澹園續十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五言古詩

除草

幾迴憩吾圃春色明郊原嘉樹日亭亭
 脩然幽意存如何旬日內惡草忽以繁
 芒刺在我目荒穢盈丘樊青青松竹委埋
 沒在中園嘉生日爲塞爾態翻自誼爾誼何足道
 奈此芳華宛呼童荷鍤往誅鋤勿辭煩滋蔓非難圖
 要在去頑根頑根隨手盡惡類焉能蕃
 藩籬頓清曠始覺松桂尊因知除惡本古人非空言
 吁嗟世固然吞聲復何論

賦得鳳凰臺

乙九

澹園續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高臺鬱嵯峨三鳥鳴翩翩兼之萬羽從
 下上青林外何年去不還江空臺自在
 睽茲威鳳姿豈以稀見貴止必梧桐枝
 飲必瑤池派矧伊臺中人高風擅絕代
 因時一來儀功成謝塵籟道從神理超
 賞與崇深會振策凌蒼蒼披襟濯松楸
 夜靜簫聲空風吹女蘿帶唱焉睇長川
 一往有深解行當千萬秋乘雲弄煙瀼

恭誦宣宗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天闢圖書府深殿不可窺榮光中夜起
 奎壁何陸離仰瞻梁木峻上有宣皇詞
 宸章既昭回御墨何淋漓詞垣勒鑿戒
 侍從炳著龜首言綸紉寄中及講學資
 聞識充耳目幾務賴時咨啓心仁義道
 指事唐虞時文章尙典則謀議嚴公私
 大哉

王者言允爲詞臣師長跪再三讀中情
 深以怡微尙夙所秉差爲末俗規况茲
 樛櫟材甄收沐皇慈袞闕期有補直筆
 翼無疵願縉霖雨恩大慰原野蚩以斯
 潤色情上答高天知擊目還警心韋絃
 良在茲

送區川孺使淮府便還廣州

當年同擢第文字總馳名共唱陽春曲
 多君金石聲玉署曉同趨金閨畫長拚
 棗筆互先後鳴琚日游衍忽以維城重
 新辭寓直班人經彭蠡澤帝賜紉馳環
 百粵指歸塗棠花已含笑熊軾海潮迎
 高門朱戟耀鸞嘯燕客遲晝靜知夏好
 故鄉豈不樂承明應念歸撫景易遷變
 論交難久違無令三五夕長憶謝玄暉

乙九

澹園續二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賴士直

自予棄纓綬窮巷長栖託世氛中道屏
 夏氣南榮薄墳籍仍舊業棧椽無改鑿
 林臥閱代興天遊恣寥廓鄒子人中豪
 相期在林壑每尋安成夢未果山陽約
 君爲及門人意叶忘瓠落扁舟訪衡廬
 投我平生作雅韻鬱瓊敷新詞芬綺錯
 鵲起待機緣屢屈豈沈莫時至當奮飛
 乃展胸中畧吾衰久矣夫抗志思絲繆
 牽難遠步肉食鄙葵藿君其振英風一
 洗時流作歸來問真諦終畢林間諾

贈汪三江

卜居秦淮涓在市罕人跡開函讀古書
 皎日照東壁雅懷夢亦清霽景氣彌適
 鴻冥弋何慕豹隱文自澤執戟良已疲
 結

綬定奚益詎如栖一廬
假仰樂晨夕雲霏竹箭名
藹藹蘭陵席蘋洲望已
聘荔帶紛可製誰云仙
路遙修塗逝言陟窈窕
駕青驪相將訪黃石

題先師殿前楹

肅肅素王宮秋日冷石
殿凜然中庭楹氣壓千
夫觀風聲共歲蕤雲色
起葱蒨不有後凋者那
堪奉閒燕

題先師書樓楹

高樓離紛華嗟此楹樹
獨風煙閱居諸霜雨沐
昏旭不知歲時改保此
亭亭綠詎知書帶草閣
下自芬郁

題子貢手植楷

峩峩楷樹枝移根南澗
底依歸夙所尙封殖聊
自寄一日脫

嚴阿千秋出禁翳嗟哉築場人終古有餘庇

奉同黃鄭二工部高民部遊城北諸山賦得三首

嘉石閣

層崖閼長陰細路緣絕
巖梯雲見高閣停策清
眺展嚴霜凜秋氣飛鳥
澄湖淺嘉石羅前榮小
大紛仆偃天霽嵌空出
木脫林薄晚非日漱石
流老懷寄高蹇况此盈
尊酌同心恣游衍慮澹
物已遺境閑心自遠悠
悠翳喪情一晤得所遣

梅花水

雲林入清深陵谷互吞
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
淨土南峰天一壁峭崿
經鬼斧寒潭海眼深黝
黑自終古龍潛知何年
駭浪思一鼓來遊二三
子冥搜共軒舉一勺試
甘冷稍稍清肺

乙九

澹園續二十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肅何當築其傍餘潤及稼圃
商歌濯塵纓長此成賓主

幕府寺

幕府啟名藍劫來年祀永
蘿壁貯晴嵐松門耿疏
影緬惟始興公難危手
自拯青山閱人代如一
伸臂頃摩娑盤根槐甲
子誰記省修梁亘橫津
蒼煙冒危嶺澄波餘習
淨灑氣深心領層臺展
衰步欲輟行復聘短晷
意未紆裴回戀清景

乙九

澹園續二十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七言古詩

長歌行送羅尙德北上

北海先生石城內青青滿座搖袷佩幾人花底夜吹笙絳帳
 風流至今在前列羅生豪雋才英風矯矯空凡埃風塵自擅
 穿楊技鳴鞘一落萬人開坐論陰符對明月酒中盼劍雄心
 發近將西北斬樓蘭更請長纓繫南越近聞名王款邊城樂
 浪燉煌未罷兵天子拊髀思猛士上書今見棄糲生狼居胥
 接祁連路云是粟姚建功處朔野秋深苜蓿肥赤嶺雙隼走
 馬去紫駟馬上鷓鴣袍黃沙積衰陣雲高未看一箭旄頭落

乙九

濟園續二十一

蔣氏校印

誰信當年意氣豪君不見淮陰里中少栖栖寄食人共謂龍
 劍會合終有時一日英雄起屠釣七十二城電如掃指揮楚
 漢歸談笑丈夫談天要有底鍾鼎勳名難自委燕然未勒筆
 可投虎頭故是封侯子離情落木爭芬芬一曲未終日已曛
 明朝匹馬知何處月下長歌還憶君

莊竹坡七十詩

昨夕泉山春鼎來東風淡蕩巖花開透迤百尺神仙室縹緲
 三花玉女臺莊翁學道臥煙霞采藥尋真服九華夜逢王母
 詒蒼珮朝謝諸生捲絳紗堂有慈親年九十渥顏尤帶嬰兒
 色對客何妨每飭蔬有子不煩親捧檄賢孝承家有素風古
 今母子將無同稱觴不道山川隔想見窗戶開青紅賀客續

紛踵相接座有金盤馬珠勒十分美酒壽千齡笑看醉紅湖
 玉頰雛鳳高飛太液池翩翩時繞上林枝多翁獨立巖山頂
 長看鸛鶴集瑣墀

吳君生日贈以酒作歌侑之

前有一尊酒上君千百壽生逢強健時代是昇平畫酣觴聊
 可破窮愁身名那用悲前後春風二月花滿枝含情不飲將
 待誰越女紅顏發巧笑詞人彩筆相追隨興來相對一揮盞
 醉中得趣王侯卑君不見梁苑鄒陽擅文雅幾載曳裾趨闕
 下可憐眾口銷人骨束縛翻遭獄吏罵又不見李白才華不
 世雄夜郎一去重飄蓬讒詭誣芬芬滿人耳有如落葉鳴秋風
 白衣蒼狗元顛倒二子轆轤安足道黃梁得喪總浮雲何事

乙九

濟園續二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區區挂懷抱延陵吳生二子敵十年尤困風塵色風翻凋零
 霜雪摧吳鉤蠹蝕塵沙黑當年得意吐虹霓一朝失路藏荆
 棘片言墮地鬼呵護精氣摩空人不識我勸君酒君莫辭風
 雲變化會存時青春好著東山展他日飛騰未是遲

題黃山煙樹圖爲邵果齋內人壽

黃山高高凌紫清七十二峯煙樹橫軒皇曾此煉金液手搗
 玉女朝瑤京遙遙一去幾千載尤有真風至今在梁鴻埋照
 世不知翻因德曜留光彩綺筵行酒宵向分舉杯相邀鸞鶴
 羣翠微渺渺丹霞接彷彿靈璫響綠雲大道希夷亦等閒仙
 源只在故鄉間莫如弄玉高臺上一逐簫聲定不還

題先師手植柏

闕里老榆長百尺根如車輪榦如鐵壯夫連臂未可抱羣鳥
高飛不敢宿蒼雲亘地出丰神大雨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榆
二千年曾是宣尼手親植當時未爲大廈用手澤至今人愛
惜孤標兀兀撓雲霓豈與眾材爲匹敵寒翠尤存劫火餘榮
華詎羨流星疾日月無窮萬古垂三拜下風長歎息

分得洗藥池壽王子美丈八十
方山東畔開仙靖樓觀參差冒危嶺雲母膏浮碧玉池伏苓
香沁空青井昔時仙子林中住一壑煙深洞門閉寶氣中天
夜夜橫尤識當年洗丹處王喬自是仙翁倚池上輕雲接地
流未肯朝天留絳闕時聞縮地遊丹丘襍褐匡牀成隱居養
魚種樹混樵漁題詩此日看圖畫操杖終期問素書

乙九

灑園續二十一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受公石上看雲圖

廬阜紀山帶潯陽詠奇峰何如天台山有石森巖崑石上流
雲互明滅豔若朝霞皎如雪小展蒼茫萬頃迷旋收突兀千
崖出主人自是湯休倚碧雲之句喧詩流磊落胸中著丘壑
翻飛筆底騰龍蚪玉雪爲神隄點漆不道生平有奇癖怡雲
既學陶隱居又似米顛能愛石寫圖邀我歌短詠雲閉石冷
共逍遙從知虛淡藏禪味宴坐空巖昏復朝

豔雪堂詩一首 有引

雲浦侍御園竹兩度著花大如瑞香色紅五葉而中吐黃
穗芳冶可愛因以余書豔雪二字顏其堂而命余賦之昔
章集有云清詩舞豔雪孤抱瑩寒冰是豔雪古有是語但

未以擬竹耳夫雪之豔非草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
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以豔雪擬竹非侍御亦不能
道也愧余語凡近不能稱此題耳

江陵有地如淇澳不用耕雲並種玉隨風一夜長琅玕雪華
豔豔生浮綠回看滿樹玉欄鬆弄雪攀林興不窮采采已來
丹穴鳳鱗鱗欲化葛陂龍肯學成蹊桃與李強勻顏色東風
裏青腰素女試銀妝冷絮輕瓊差可擬君不見嶰谷當年斫
一枝試吹六合回春姿

唐
人
詩
長
安
理

乙九

灑園續二十一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五言律詩

送王行甫還黃州

當代論詞賦君還第一流如何雲夢客不作上林遊世以雕龍著名堪繡虎收漢庭楊意在莫爲釣竿留
輓韋生堯臣

死自浮生事嗟君倍可憐弱齡辭仕儻短世背貂蟬乍失仍疑見重逢未卜緣祇餘雙劍在龍氣斗牛懸

羅生輓詩

文儒多儉狹怪爾太飛揚跋扈人間世三千弟子行鳴鞘空

乙九 濟園續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絕技擊石不餘光李廣時難遇無言自婉傷

銀翁齋中各賦一物分得談玄玉塵

本自荆山質移來講席揮欲因開覺路聊以息塵機白與珠

華映玄隨玉屑飛松枝那足貴空自惜張譏

劉節婦

粉脂辭羅綺釵寒失鳳皇賦堪悲暮日心欲結秋霜列女班

苟並男兒嬰柱行綸音一褒錫千載播芬香

齊王孫輓詩

憶昨同難弟池亭嘯詠時共看春草發俄聽夜烏悲琴酒虛

朋輩簫簫咽路歧祇餘叢桂在留恨滿荒蕪

送劉玉阿謁湖州先莊襄新祠二首

楓陞勳名重菰城風義親英雄無處所蘋藻薦遺民白日晴

沙冷青山片石新甯知百年後悽惻弔雲孫

迢遙二千里扶老向江山雉乳風流遠熊幡像設閑竹深喧

暮鳥花靜掩春闌應有門徒在相逢話舊還

送公露奉母之南曹二首

將母秋原發承恩書錦行土風時入詠月俸足調羹畫省雲

爲著澄湖玉作京懸知紆綬處信美重含情

聯珮趨青瑣之官住白雲幾思花下醉其奈席前分作客應

誰共還鄉猶羨君驕樓差可慰詞賦鎮相聞

贈別

寂寞揚雲宅清溪隱徑閑門得之子問字一停車杯帶寒

乙九 濟園續二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流淺山臨夕照嘉無言歸鞅緩前路及鷓花

槐市衣冠會風流今在茲因思公子日得副晚春期畏鵬悲

吾老爲鵬歎爾奇定知懷玉者高價動良時

齊王孫園餞別惟禮二首

故人何所往迢迢燕市過渚花行際少江樹望中多鴻漸因

風上鷓聲近日和鷺騰知未遠去路莫蹉跎

梁園含薄霧潭水漾輕陰好鳥啼芳樹清歌聞隔林長途今

日始幽事幾人尋不謂離居意衰年覺倍深

送劉宗魯還西昌兼柬尊人君東先生二首

地迴煙霏合門深松桂賒風塵能暫至衰白轉光華露砌琴

初悵霜林菊自花晤言知不易延賞坐昏鴉

吾憶匡南老端居歲序遙如何龍臥穩尚阻鶴書招度與山
王勝談應祖謝超雙魚來往易不斷九江潮

乙九

澤國類二十二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言排律

送黃博士宗商謫江夏

能文韓博士結綬五湖端出宰聲彌遠投身恩自寬虞翻仍
遠地柳下亦卑官白璧逢人晚青松有歲寒循良看古史凋
敝願時安正爾飛騰日無憂行路難

贈符卿徐君奉使鄭藩二十韻

屬籍恩波厚嚴廊禮數宣簡書應日下使節竟疇肩尙照班
方重承恩爾最賢價高雙白璧調逸兩朱絃石慶恭彌厲韋
玄業盛傳清曹分鶴禁殊渥佩龍泉綸綵金臺出干旌宛洛

乙九

濟園續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懸列卿紆遠轡父老泣新阡鄭自維藩舊名因宗老先東平

留善譽劉向有嘉篇小挫忠逾篤中還節更堅免園勤采嶺
雪館費招延好賦梁王逝留賓穆體遷皇情麟趾切卹典鶴
書專祗役君謫發還鄉意暫便青山探古跡丹笈挹羣仙勝

地躡維釋高吟激賞偏寒帷瞻往路臨水惜徂川吳會浮雲
外燕京落照邊相思日延佇歸鞅早朝天

送林杏伯奉使便歸甯陽觀省

授詔辭金殿承恩戀玉墀名堪天北斗使向海東垂龍節詞
臣重桐圭帝子私嶺雲迎舊路海月惜歸期况是題橋後兼
之奉母時江魚供錦饌林筍薦瑤卮色養心難盡朝天分莫
辭承明需著作還轡未應遲

卜孺人六十

槐市迎親日冷風引夏涼葵榴森戶牖歌吹動宮牆枕扇隨
溫養金籬重義方美談知待湛散朗欲齊王節以藎危厲名
因歲月芳天應開寶婺池擬接瑤觴忠孝家聲遠冠纓世澤
長閒居將麗藻願以祝高堂

許懷泉六十詩十韻

嚴壑高懷在清泉日濯纓絳湖臨別墅白首締深盟種樹先
賢傳爲農東魯名千金三自致七策二先成老覺孫謀重心
知儒術精經能傳世業子欲振家聲羣從金閨器過逢玉樹
清琴書掩短晷孤矢照長庚黃菊如相勸青尊莫厭傾西風
應不負彩筆正縱橫

乙九

濟園續二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喻職方尊人偕壽詩

家風南浦遠子舍上京開廚膳江魚入菜衣宮錦裁政曾三
異上恩自九天來爵服郎官貴絲綸內史催典章馳盛代象
緯燭中臺讓以迎霜茂椿因足雨培庭闈增氣象風舉日招
回磊落乘舟志端嚴斫柱材何人能作頌長命一添杯

輓楊封君

斯人已蜀彥一日拚黃泉里閨儀刑絕親知涕泗漣瀟曾迴
薄俗節擬邁前賢垂範橫經舊推仁解網先尊榮真不愧端
雅獨脩然八十新開袞三千欲紀年驚書重寓目鳳德敢差
肩令子助猷壯修名遠邇傳嚴廊精獻納甌粵重旬宣帝念
微爲鑑時需說濟川乘風功逾起愛日夢常牽一別成寥闊

孤懷奈渺緜鯉庭遺故帙蝸壁慘虛筵慟哭蠶叢路淒涼京兆阡攜詞從左掖遺奠出中涓鄰愛方休杵皇慈更撤懸穹碑書寵渥國史采貞堅益部耆英傳華陽士女篇何人能繼作翹首誦摩鐫

余學士八十得子客以詩賀之余亦嗣響

人當弄璋日年是釣璫餘勝事從今視奇聞到處無定知從孔釋詎欲比封胡晚出荆山璞欣披汗血圖照車成郢握歷塊匪幘駒合字相如大甯慚揚子烏夢蘭符朕兆摧桂快搏扶漫寫詩爲卷遙持酒滿壺年年湯餅會莫忘一招呼壽鄒南泉先生二十八韻

霽日開家譙光風動客襦翠蘋涼影合丹嶂晚霞鋪杖履時

乙九

卷二十三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能至蓬蒿徑未蕪基中安石墅花裏步兵廚憶昨登朝日英風絕世無問豺難避路射隼輒彎弧必使三綱正甯甘九死扶茲諛心欲碎忠義氣全孚其奈投明月因之泣暗途七年臣節苦萬里客星孤博望辭門籍嚴廊轉化爐掖垣煩領袖朝列仰規模推轂從輿論持衡繫廟謨青蒲常切諫白下又長驅講德標新義陳詩藹故都地靈回澗轍天部接亨衢擺落嫌疑跡從容肝膽輸詎因垂翅後坐令好音殊價重難沾玉恩睽每報珠鍾陵留几簞鑑水足尊鱸歸權堪龍臥閑庭任鳥呼飛揚醉白興寂寞草玄徒問字羣多士談經半碩儒門歡候客稚谷繫食場駒時事紛披甚朝端事業需驚騰應不遠倚伏自難誣磊落迴澗志緜緜補袞圖誰操狐馬筆授

簡爲全書

壽參岳何公露二十韻

上日華筵啓高門盛事偏三傳皆甲第諸客半貂蟬納履玄黃集稱觴雅頌宣闌燈輝接座桂魄朗遙天憶昨公車日看君射策先清朝推翰墨畫省比神仙賈誼經邦疏相如諫獵篇雲霄方羽翼江海各風煙振玉洪都路縱金秦望顛千家窺驛勅五馬飲澶泉便了湖中事時參物外禪行春烏反哺問俗犬安眠才大思兼濟時遠忽棄捐褰裳聊自適叱馭任人前圖史臨溪閣桑麻負郭田曾栽松壑蹇亦種竹婁娟結社交從素閑居草足玄顏峰欣酌羽流水恣鳴絃勝賞追前輩雄圖付後賢從今巖壑穩臥聽谷鶯遷

乙九

卷二十三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南山精舍爲黃給諫賦

見說南山勝名儒少日留一從登瑣闥幾度憶滄洲棟宇千齡接山川累世收貽謀承往日肯構詎常流蒨草辰占麗深松歲不秋煙霞互吞吐魚鳥接沈浮跨木長橋遠聽泉曲澗幽甯知千載後得與祖風俾水月通三昧圖書富九邱飄搖中散駕磊落仲宣樓泉石鄉關夢艱難社稷憂一疏期效賈三策合追劉壯擬姬圖永奇思舜藻求卷阿鳴鳳鳥斥鷃豈爲儔

江甯焦 竑

七言律詩

初還退園作

咫尺柴門卽水濱無邊清興逐時新鏡中白髮堪知我坐上
青山自可人老去服車空有志愁來彈鋏不因貧寂寥賴是
遺編在擬草玄經筆有神

送秦後儀還江陵

青春山郭亂花飛忍見天涯送爾歸三楚風光行處盡片帆
煙渺座中微浮雲極目愁看劍問字何人獨掩扉懷抱欲傾
嗟未得相將容易寸心違

乙九

澗園續集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吉祥寺桃園一首

隱隱花宮北又東幾株紅樹翠微中短扉流水非秦世淡抹
輕妝出漢宮暈減自憐宜曉日嬌多翻更怯春風重來欲記
天台路祇恐仙源不易逢

楊鍊師恩例冠帶一首

一道天書出紫宸清都何意播餘芬朱旛欲向雲中度毛節
俄從日下分讎去幾隨青鳥使書成曾舉白鸚羣年來亦有
蘇耽興願借仙人玉笈文

題李公子喬松圖稱壽尊君臨淮侯

三山嘉樹鬱蒼蒼下接粉榆是帝鄉雲氣直蟠千里勢露華
遙自九天長陣成鵝鶴春藏影旗假龍蛇夜有光報國片心

知未冷滿園鱗甲動冰霜

送吳伯恆太守之杭州

窈窕澄湖十里光幾年幽夢寄滄浪風煙莽莽林逋宅雲木
蕭蕭冰壑堂蟋蟀經秋生別恨菱荷他日或同裳何人不淺
郗超興爲榜清溪架竹房

潘去華弟隨兄之都生日贈一首

揚鏹曾逐祖生鞭弧矢雙懸日月邊國士祇今堪伯仲酒人
那復羨幽燕春明上苑供浮白月滿西山伴草玄樹底荊花
君自惜肯令風雨妒芳妍

項烈女

未嫁從夫古所敦千秋那不愧貞魂琴隨子敬甘同絕劍許
徐君不負言璧月乍沈鸞鏡影銀河長斷鵲橋恩空餘涕淚
鴛鴦冢歲歲梧桐他自繁

朱鳳岡翁恩例冠帶一首

東風七十九回春曾向先朝作外臣何意丹書天上至轉憐
華髮鏡中新高朋滿座懷仍壯濁酒連牀計未貧願我淺才
無以報廿年門下愧情親

送王計部視學河南便歸姑蘇二首

東風擁傳外台居十載聲名在兩都豈謂青雲搏勁翮欲從
滄海問遺珠筆搖嵩少春長住履滿漳河興不孤此地弦歌
多勝跡看君衣鉢紹前儒

一春多病榻長懸又是詞臣攬辮年謝氏衣冠堪擅世旌陽

眷屬總登仙袖中刺字慚相避馬首離歌倍可憐靈跡君還
知未遠將因一訪紫芝篇

送魯幼齊之龍游

神明茂宰古來難姑蔑逢君政自寬不憚舟航衝暑熱爲憐
父老遲江干金陵雲隔三衢嶺瑤草春生七里灘到日登臨
多暇豫西風應憶竹皮冠

范叟

松花滿泛酒杯濃冉冉鸞笙度碧空香社聲名胡李上商巖
杖履綺園中清池洗藥時窺月白晝遊仙或馭風莫厭過從
頻獻壽百年今復許誰同

送譚中丞撫蜀便歸觀省

乙九

瀟湘續二十四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仙郎親捧紫泥書歸路遙馳駟馬車翟服寵光開日月綺筵
歌舞動林廬已看鵲起隨金印更羨烏飛傍板輿千里承歡
君莫慮錦城到處有江魚

壽林君

華髮飄然六十時當增玉樹挺奇姿久知晉代推懷祖自合
荀家有叔慈老去圖書侵座滿庭虛花竹傍人移牆頭一片
鍾山色日爲閒人送酒卮

別朱平涵宮諭二首

急管清絲祖席催鋒車千里帝京來燕臺合是彈冠地鶴禁
還須載筆才落日孤帆江外影浮雲野客望中哀赤霄不盡
芒寒色夜夜文星接上台

舊交零落幾人在白首何期共酒尊琴釣同心聊此日雲霄
比翼敢重論寒江立馬愁將渡深樹啼鶯獨掩門老去荷鋤
君莫念春來雨足邵平園

潘懋德生日同友人數輩觴之余賦一詩

威鳳聊因翠篠留結鄰閒臥一山幽未妨嘉客淹梅雨况復
清尊對麥秋元亮賦詩經絕壑季常傳業在高樓時來莫欺
封侯晚再上菑川尙黑頭

方思川五十

曾開園囿帝城傍樓上山川指顧降賸有琴書留几篋閒邀
嵐翠入軒窗深秋轉覺黃花茂縱步長看白鳥雙四十九年
如過夢一尊何惜共銀缸

乙九

瀟湘續二十四

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余司城八十

寰區八十自由身蚤歲聲名動紫宸不戀班聯參日月每從
坐隱息風塵文章有價傾三事桃李成陰在兩均聖代祇今
求舊切未妨重載釣璣人

王與竹方伯七十

煙月秦淮一曲回綺筵新向鳳城開鶯花上國遊仙路岳牧
殊方報主才香薦山櫻清几格影搖銀燭動尊罍閒身何必
扶鳩杖乘醉時登郭外臺

顧體庵兵備七十

憶從潼谷賦歸歎東府長停憲使車骨相一生金印肘功名
廿載阜囊書縱懷謝傅罔基日選勝羅含徙宅餘容鬢况禁

春事在夜堂莫放綠尊虛

贈汪生

夙塵誰復縱閑身為愛名都遠卜鄰鍾阜高懸雙嶠翠江流

遙結一溪雲竹林雅詠山王並栗里清言祖謝臻最喜開尊

逢五月石榴花發是嘉辰

送馬參麓參岳之費竹

一醉臨歧金屈厄看君事業有前期揮鞭欲繫名王頸草檄

爭傳幼婦詞遠地風猶銅柱紀舊遊星散粹冠知河橋楊柳

青無盡橋首停雲有所思

送張博士還安陽

江干相送夕波寒滿望離離木葉丹世路巖危新稅駕人情

乙九

清國續二十四

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翻復幾憑闌乍辭赤市名偏重三仕清朝鬢未殘聞道後堂

多樂事管弦誰復借餘歡

筠塘郡伯治最當徵兩台從士民之欲為請於朝得留久任

聞者喜而賦之余亦繼作

徵詔端因黃綬裁主恩還借寇恂來桑麻久媚褰帷色琴誦

應饒入室材白岸郡堂留岸幘清時山郭憶停杯懷賢戀德

無多日任擬動厝列上台

李蘭溪六十

芍陂風物共徜徉解組翻憐意氣長松菊乍開彭澤徑畫圖

重識朝川莊端居歲序頻相過舊業田園鬱未荒羣從幾人

儷彩筆不妨杯酒照琳琅

送曹能始

十年鶻詠幾追游唱罷驪駒不可留清世未煩憂蜀道壯懷

時復攬吳鉤孤帆雲渺江天暮三峽風回壠樹秋谷口高賢

知在否將因問俗一相求

題李氏古勝園

名園十畝隱樓臺異代曾柄作賦才曲水春從青嶂落遙山

曉帶白雲來堂開樹色千重見花擁禽聲百和迴此地羣公

多置酒幾人懷古日悠哉

送彭景從

惜別河橋楊柳垂石城春色正遲遲壯懷準擬千秋業遠道

其如萬里思未愧金陵稱未契早從玉署挹芳詞二京雲樹

乙九

清國續二十四

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多佳麗轉轉遷鶯得上枝

和謝比部何園懸燈賞牡丹四首

欲憑國豔慰衰殘垂老猶來就藥欄把酒不辭花下酌移燈

還向醉中看青輝散彩春玲麗丹燄扶香夜未闌為問品題

誰第一正封詩價動長安

高懸銀燭傍花王冉冉猩紅出短檠祇覺豔多消酒力不緣

暈減借燈光氣氣寶盤開香霧宛轉仙衣弄晚妝自是維摩

能解脫未妨同坐散花場

清宵紅燭照高枝幻出花叢一段奇色借瓊鞋初泛泛影搖

珠樹半離離文君窈窕當墟口羸女留連窺鏡時一自新都

懸賞後幽歡曾許幾人知

瓊島移來手自栽更煩火齊照春臺花如不夜城中見詞向
清平調裏裁雲朶鱗鱗明錦幕露華濯濯映珠胎白頭轉覺
鍾情劇扶醉深更未擬回

金少源生日

美酒香茶興不疏筵開六十九回餘帳中並受通儒業圯上
親傳孺子書玉樹歌殘桃葉渡金壺人醉藕花居莫言汎宅
浮家事臨水看雲日晏如

贈金少源

三楊當戶此開尊雅况如君可易論結客才應無上駟談經
名已動中原白移山帶芸生潤綠滿書帷草漸繁十載賦成
還自愧未堪重過子雲門

乙九

清國續二十四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月軒爲石民部賦

絕壁臨軒接太清澄江霽色望中平不妨太史占龍氣自有
仙人集鳳笙皎月半空紅樹迴長虹雙指畫樓迎定川解送
閒人酒簫鼓方舟處處聲

贈吳弘宇

菟裘自卜隆中地麟閣何須身外名尊酒欲開山郭淨爐熏
未散午風清行邊勝具同玄度老去高懷學向平况是仙郎
稱玉潤閑居相伴著書成

送李叔操歸上黨

頻年京策暫徘徊此去壺關首重回雞肋未堪糜國士羊腸
甯復傍時才青山夢遠家還到白雪知稀調轉哀賴是淵明

能寄傲不將琴酒負歸來

贈永慶僧

蕭森松竹對窗疏謝傅荒墩入望餘少日登臨成勝會老年
蹤跡墮空無祇將禪誦供僧臘不礙菩提混世途還憶太虛
遺意否一輪新月定山孤

贈何公露

滿貯圖書博雅堂閒攜絲竹輞川莊裁成柳賦欺鸚鵡買斷
茶泉得鳳凰洛轡倚塵嬌水上秦簫吹月度花榜稱觴莫惜
留賓醉更數從頭三萬場

張少參六十

支干徧歷逢初度卻是嘉辰九日來朱紱暫拋閑把釣黃花
相伴且銜杯頌聲曾入華陽志召節仍從薊北催一壑風煙
知未穩看君頭角自卿材

乙九

清國續二十四

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壽楊默齋七十

朝看青鏡未頽顏都付光陰酒醖間花雨乍飛秋氣淨松風
相對午雲閒三山江上供吟眺五老林中待往還知有長生
真訣在飄輪鶴駕許追攀

壽楊慎齋六十

年將六十解天張白社經行不憚勞貝葉千函龍藏古蓮華
九品塔輪高依人馴鳥多栖鶴入供新枝已獻桃不向一期
論果報泰山滄海等秋毫

陳未齋年兄八十

憶從蚤歲賦歸田白壁青山潯晚煙笑指梅花開壽酒靜看
椿樹數流年壯懷每放登臨後吟興何孤酌耐前知是淵明
遺意在頻將風物記斜川

壽郊山楊公八十

六詔山園長者家檳榔陰滿樹交花逃禪有興投蘭若壯志
難消視莫邪燕喜當春將進酒蠻歌入夜雜鳴笳承歡况是
仙郎在海屋籌添未有涯

送沈鳳岡之高郵

共折梅花送別筵江天何處不堪憐煙低邵伯當年堞月上
那溝第幾船才美眾歸金匱筆途長未暖廣文醴醉來莫歎
逢時晚賤有諸生貫酒錢

乙九

廣園稿二十四

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題董望峰行春圖

莫道閒門雀可羅行邊華髮媚春蘿自探鴻寶身偏健遙指
青帘興轉多方外定堪司馬老田間誰詫故侯過琵琶別有
新翻調不唱平原奈樂何

劉句容母夫人八十

豔舞嬌歌問早梅北堂今夕綺筵開何人不羨周官學母精
周官謂為有子成漢吏才婺女自增玄象色麻姑親擗紫
麟來華陽亦是神仙宅欲借流霞泛壽杯

王碩人壽章

天風縹緲度雲璈知是君家薦碧桃錦席初開青鳥下華燈
欲吐婺星高蓬壺秋爽催花氣海澨雲深長鳳毛斟酌莫言

難盡意壽杯擬借廣陵濤

題蘿月軒為陳蓋卿作

新秋爽氣恣徘徊露下城隅集上才萬里睽留明月影一軒
還向曲蘿開王修名理餘初地李白詩篇有廢臺形勝不殊
遺韻在勸君長望且銜杯

喬世昌給諫過訪有作二首

江天無盡渺愁予一日勞君問素居丰采掖垣曾抗疏交情
澤國幾裁書夢中雲樹三秋杳望裏鶯花六代餘隨處山川
堪寓目未妨尊酒暫躊躇

二十餘年一見君人生聚散總浮雲向來肝膽知猶在世上
風波不可聞走馬踏花歡晝永盤龍刻燭詠宵分明朝其奈

乙九

廣園稿二十四

十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河橋別悵望城西又日曛

壽朱襟湖六十
坐對茗溪玩物華偶因流水見桃花池塘草長生幽夢鴻雁
雲深傍淺沙黃綬久拋閑對酒白眉人望靜餐霞忘機自是
長生客何必尋仙泛海槎

李氏山園作

名園尋壑復經丘載酒過從事事幽桃李香中聞鳥語薜蘿
陰隙見江流青春不醉無三日盡閑徵歌定幾籌一自王孫
開別第鳳城花月不知秋

贈李公子

貂蟬門閥斗星懸公子才名世所賢已見銀鈎能邁眾更披

玉海締忘年逢山舊約傳青鳥水閣新涼啟翠鈿叢桂垂垂

堪載酒不妨時費買花錢

張翥詩文號玉海

徐園賞頰婆花

豔豔頰婆媚晚空雕欄何意一尊同從知三月王家種移自
千花佛界中薄暈最宜新著雨香生常在半含風岑郎自覺
塵勞在擬賦優曇愧未工

詩吳肅卿

誰折黃花薦綺筵滿堂賓從盡彈冠署中油幕行如寄湖上
明霞秀可浚不爲風塵遠嘯傲每從尺素見平安五千舊是
林頭秘選爾紅顏生羽翰

贈凌森墨戶部暨還永川

乙九

西園稿二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西風叢桂一升堂又見河梁舉別觴舊雨每勞紆短屐福星
行復照何方雲巒挾暎歸途壯汀泚含霜一水香題柱盛名
君不忝漢庭誰不重田郎

贈凌亭借

一望丹楓影欲酣皎然瓊樹坐相參毛從渥彩知爲鳳絲入
奇青不道藍夙惠眾推靈寶貴清言思就阿戎談蜀都賦手
憑誰繼邇爾文名播日南

李封君壽詩

壽星光彩動初陽特地筵開夜未央頓覺浮邱回淑氣坐令
晴雪媚飛觴台郎應節書雲物令子趨朝捧御牀鶴髮龍章
誰不羨天時人事意俱長

潘懋功總兵六十

廿載馳驅南北遊鶴鶴初斂太平秋未須更借君王箸且喜
新添海屋籌羊嶺歸裝無惹苴烏聊高臥有菟裘祇愁篋裏
干將在夜夜精光貫斗牛

送董考功歸省

頻年天部仰光輝一日思親向鯉闈但使帝京歸水鏡未妨
子舍侍斑衣日高江樹啼鶯滿花盡山城見客稀最是清朝
需補裘可容長臥白雲扉

乙九

西園稿二十四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五言絕句

毗山園雜詠二十首

南陵堂

萊衣袖欲舉潘園與且駐從知下菰中復祝南陵意

清湖館

秋闈發華滋植根未當戶詎必賦反騷幽館香自度

石林

亂石疊爲山碧靄積深樹石髓知可求只在青山墅

清綺樓

乙九

游園續二十五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樓樓上代物心同上代遊摩娑鐘鼎色髣髴見殷周

蕉圃

枝枝遠簪市葉葉當窗淨時從葉上書醉墨森相映

竹林園

簞簞倚珠閣佛日應時長宴坐名言絕空庭聞妙香

雪苑

種梅層崖顛老幹半成鐵逢春都著花疑是中林雪

松寮

空寮茶事歇靠靠墜花雨亦欲學張譏松枝代談塵

明月渚

山空暮氣渺水闊月明多照影朱顏在無妨近逝波

茶嶼

靈草隱重巖飛鳥自來去茶煙一縷生幽人不知處

櫻桃塢

竹筍經時出含桃入眼新頻將櫻筍燕盡賞醉鄉春

瓢泉

綠淨天無風殘月照石壁爲攜試茶人一泓在空碧

小山

飛梁風日明陂陔魚鳥泳徘徊坐磐石愛此青桂影

蓮葉渡

泊舟近方橋月出溪水淥采蓮人未歸遙聞欸乃曲

菊柴

采采籬邊菊何如金滿籬便從千載後雙眼到淵明

鹿坪

山深松檜古石瘦薜蘿幽欲託鴻冥意閒將鹿女遊

飛雲隴

岡勢高復下湖靄散還有遊人自相問此是人間否

菴亭

平台帶遠樹兩岸寒蘆發遂令庭戶間坐見滄洲色

荇湖

隴鶴孤飛盡擊汰且盤桓中有魚龍語沈波鑿斗寒

榴墅

春盡花欲殘亭虛榴始發會使毗山園芳非不暫歇

乙九

游園續二十五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言絕句

祝友人閱壽卿像思企不足以四詩爲頌

勝遊騁目千里世事閑看一漚得意裴仙斗室放懷范蠡扁

舟

壯年巨筆如椽東方有牘三千老至都無一物日高枕麴閒

眠

金山曾伴驢年慢亭亦扳鶴駕我自非釋非玄任汝呼牛呼

馬

落落風霜筋骨翩翩龍馬精神憑君少住千歲長作華陽主

人

乙九

澠園集二十五

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甯焦 竑

七言絕句

寄潘朝言

慇懃不惜書千里潦倒那知臥一山久矣交情成市道爲君
清淚落人間

宮詞

宛轉蛾眉只自憐長門一別動經年相如詞賦從來絕咫尺
那能到御前

羅震谷七十贈二絕句

樓上傳經吾子行平生使氣傲公卿彩毫時散金牀色片片

乙九

澹園續二十六

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飛花墮玉京

半壺濁酒陶元亮萬卷殘書葛稚川小雨輕風香篆裊不妨
常對菊花眠

那供奉二首

內妝渾似董雙成十二能歌入破聲翻得新腔仍自惜流傳
未滿建康城

分付清歌與客心

風情絆惹縷衣金昭陽不道雲霄隔猶帶
霓裳法部音

仙翁贈言兼索玄暢樓榜賦答二首

學道曾窺混沌初頻年身世墮空虛白頭贏得希夷笑猶有
浮名費掃除

玄暢樓成鶴馭賒桂旗蘭幄闢高華玉人不乏三天宇卻愛
當年蔡少霞

絕句

圮上一編真我師山中七策久忘機子房暫爲鴻飛出范蠡
今從鰕菜歸

不知身自是仙才夢裏朝元日幾回指點蓬萊水清淺醉乘
鸞鶴又歸來

花明月淡海天秋三十六重煙雨樓數載欲歸歸未得看君
先上木蘭舟

世事浮煙著猛回山中况有水雲師莫教老去方知悔空對
西風賦病梨

送祖心說經山陽二首

苦海誰爲出世人又憑飛錫度淮雲漫施天竺無生法喚醒
閻浮有漏身

軍持一發可能攀鹿女銜花去杳然石澗煙雲今夕見秣陵
風日幾時還

夏日

鶴韻荷香靜與翠墨花斐亶氣氤氳日長自愛塵囂遠問伴
松窗寫紫文

一道飛泉出石陰槐龍挾雨畫蕭森鼎中茶熟花生雪消盡
人間熱惱心

乙九

澹園續二十六

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餘

滿江紅 壽程孺人

七十華年問全福人誰得似還又見高堂設帳仲春天氣有
子翩如森砌玉孫枝更得追風驥喜玳筵開處滿簪裾笙歌
沸 花繞步燈搖醉明月豔驚鴻態笑顛和扣石麻姑鞭背
不必親扶靈壽杖時來將赴瑤池會看蟠桃結子又開花三
千歲

雨中花慢 題三教會宗圖

名利交馳昏夜無休入問苦海茫茫問如何罪塘撲馬歧路

乙九

澹園續二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亡羊誰是長年三老一竿坐斷危灘有濠梁道士東魯逢衣
天竺繇郎 玄言如屑妙思翻空稀微煙渺雲翔更那知迷
之青壤悟只尋常金地不離方寸白雲何必仙鄉夢醒東家
盡虛空界總是還丹

雨中花慢 題五嶽臥遊圖

馬上三年五嶽真形錦囊衣帶長留喜溪山浩渺風月夷猶
一察眼前自足千巖腳底冥搜笑向平老子未了平生男女
閒愁 采真何處騷鸞駕鶴夢魂天際悠悠渾未解仙遊不
遠聞早回頭欲令眾山皆響何妨臥對南樓好天良夜鼓琴
動操勝概都收

清平樂二首 周封翁八十

煙融日膩正小春天氣况是鸞書雲外至滿勸仙翁一醉
壺中歲月方長江南草木吹香拚取此身強健功名飽看兒
郎

斑斕彩袖笑捧金盤酒綠橘黃橙娛白晝三祝千齡長壽
閒來踏遍牛山浮屠絕處曾攀看取老來筋力神仙只在人

間

虞美人 顧宜人七十

小春壽燕年年早更覺今年好金昆玉友總時英看取相隨
平步到蓬瀛 杯中滿汎秦淮綠豔舞舞如玉翩翩萱草可
憐生長與北堂松桂共青青

百字令 楊孺人六十

乙九

澹園續二十七

一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長空如洗正昨宵纔過天中嘉節燕寢凝香珠履集此日蟾
宮仙謫竹影篩金榴花噴火中有人華髮摻摻素手脫與綵
絲同設 最喜翠屏紅翻鱗鱗酒而又對如鉤月好喚玉娥
來洛浦小按六么新拍綺席歡餘芸堂漏靜莫惜金尊側遙
瞻天際發光已動南極

慶長春 壽江峰何封翁八十

赫赫絲綸曾兩從天墜衙門生色綵服烏紗相映處矯矯顏
紅髮白蒲葉浮杯江魚入饌况遇生巾節薰風滿座神仙環
珮清切 多少桃獻瑤池鹿騎蓬島一笑乾坤窄未擬招邀
遊汗漫先報長生消息繡幕香閣歌聲舞影且醉三千客廣
成同歲看翁千有二百

木蘭花慢 詠坐隱圖

羅山成小隱見烏兔自西東一徑白雲家僮未掃宛似崆峒
只恐爛何人到覺風光不與世塵通拈取壺中黑白縱觀枰
上雌雄 經綸事業笑談中局面幾番同任是解圍先著獨
占機鋒問思殷周劉項算到頭燕鹿總成空何必瀉山拍手
醉眠明月千松

乙九

卷之九

三

金陵 蔣氏校印

跋

石澗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亦焦弱侯先生所著也
初集爲明原刻本續集未見明刻今據傅荅生丈舊鈔先生
學問淹雅於書無不窺所爲古文辭從容條鬯能通諸經之
郵於朝章國故靡不綜貫筆又足以達之既不若務爲簡淡
若吐若茹有不敢盡其辭者亦不模秦範漢故爲鉤章棘句
以炫韓俗而實貽羊質虎章之譖上之接方正學宋文憲諸
老下亦不爲唐荆川楊升庵所籠罩信乎大雅君子卓爾不
羣者也唯其宗旨稍入於禪論者至謂其推崇李贄比於聖
人然是集及筆乘初無此語或亦傳聞之過蓋先生之學出
於歐天台而於管東溟尤有沈澁之合其誌東溟有以西來

乙九 國編版

金波齋
蔣氏校印

之意密證六經以東魯之矩收攝二氏之語謂稱東溟可謂
之自道所學亦可然先生一出一處皆有本末豈非聖無法
者所可幾邪夫諛墓之作劉又以詆昌黎先生早與勝流晚
登高第聲華所屬趨之者眾遂不免爲其所牽然有明中葉
名卿碩輔與韋布一節之士多見於傳誌中徵文攷獻足備
史家之掌正未可以諛墓少之也先生尙有易筌養正圖說
四庫所著錄亦罕見傳本海內藏書家如有孤本幸以假我
以成焦氏一家之學此則國榜所禱祀以求者也鄉後學蔣
國榜跋

洎水齋文鈔



287# 56.1

張藐山先生行畧

公諱慎言字金銘邑屯城里人大參昇之冢孫也幼穎敏絕倫爲名諸生中
 萬曆庚戌進士令壽張調曹縣所至有循聲以績最擢陝西道御史出按屯
 田盤奸駁弊不避權貴乙丑丙寅之際閹宦肆毒宵人借釁以調劑三案忤
 旨謫戍肅州搆快雪亭著述其中有悔草諸詩文戊辰賜還補湖廣道遷太
 僕少卿太常卿轉刑部左侍郎以讞獄失旨閑住家居凡八載經營泊水園
 亭研究經史內典所著有泊水齋詩文會泰寇發難罄贊策同閤合里黨聚
 處如第五倫故事戊寅起兵部左侍郎辛巳晉南戶部尙書老成諳練百寶
 肅清改右都御史掌院事嚴核貪墨臺端震懾甲申夏遷 旬餘即致政
 去僑寓燕陰移宛水疽發背而卒年 十有九

泊水齋文鈔 行畧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序

邑中及佗旁邑壤境相接居不出三十里外在行山谿谷之間山明以來以科
 第顯立名當世者甚多踰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
 殫數其爲天下所尤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
 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公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
 以洙泗之四科則班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疏庵有文而畧拱陽長於論
 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襟
 好名以求異雖同明之人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稱湮滅
 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摧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藐山張公有慨焉向所
 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三十里溪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
 容山公公諱皆最能詩已開文學之先矣而莫爲之繼藐山先生奮然獨興於
 數世之後其所與交遊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之
 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淵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
 東谷最晚出於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揆
 厥所由則先生推挽之功爲多不可誣也昔子夏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東
 吳流風遺韻有以振往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爲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
 風概晚節之昭明不愧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其
 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銘爲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敦友誼又稱
 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一臂由今思之可爲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獨
 以其文哉兵劫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錄版行
 世而先生從孫太僕君泰交式光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有
 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悉索做篋中不可得問之鄉
 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又以知太僕君之賢能
 不歿其先人也

泊水齋文鈔 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

康熙庚辰人日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洎水齋文鈔序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洎水齋文鈔目錄

卷之一

疏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第二疏

第三疏

序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表節孝序

見吾詹先生壽序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追草序

洎水齋文鈔目錄

一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九正易因序

王芝房詩序

郭芝玉詩序

又玄雲水集序

萬子馨填詞序

蕪湖禪定庵募緣序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歲計錄序

卷之二

碑記

附序一首
宗教寺碑

冀南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187#-56.C

211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澤太守賓吾王使君生祠記
邑侯楊公生詞記
陳備人芮氏苦節記
同閣記 <small>並後序</small>
論說
明德論
中庸說
讀書說
讀書交友說
報德報怨說
雜著
洎水齋文鈔 目錄
重修海會院募緣疏
讀高皇帝敕諭
冀南會約
直義或問
生機
題卷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辭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與藍仲遜譚易
書若水惠紙
偶書十六則
卷之三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啟履
告邑中父老守城啟
與耿曲沃啟
與人書 <small>二首</small>
與張深之書
酒泉寄貴開札 <small>三首</small>
寄石嶺雲書
札孫宅相
家書 <small>七首</small>
墓表誌銘祭文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疏菴王公墓表
資德大夫政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
洎水齋文鈔 目錄
合葬墓誌銘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庭芝張公暨配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述文王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貴文楊公暨配贈安人王氏合葬墓誌
孝廉仁甫王君墓誌銘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洎水齋文鈔卷一

山右叢書初編

陽城張嶺山先生著

本末兼治仰贊國計疏

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為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后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所以為經久之圖語有之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而止嗣補直於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恐字多逾限臣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言之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於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二十年前米斗只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口口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軍荒至販粟於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

洎水齋文鈔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曰使我為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箱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况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說者又謂鼓鑄之利其言鑿鑿可聽臣以為今日非錢少之患正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闕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貨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鈔錢日益賤也當年備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日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况兵之數不可紀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且將為盜比既為盜又當費勦餉不可算

在兵則日課課則且將逃而叛比既叛而逃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

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弄百姓因而不得耕而苦於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課兵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為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元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百不等者此何以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富所謂不可勝用者何也物非珠玉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兩相生而遂裕於流水之原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

洎水齋文鈔

卷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理未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祈救下廷臣詳議至稅斂已萬不可薄矣其他尚有可言者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使盡言之必有出微臣寡昧之外者臣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第二疏

開采鼓鑄臣已言之矣至開墾屯田之議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民之棄而不耕與不能耕不得耕者皆各有其故不求其故使軍荒殘破之子遺樂而饑婦子於南畝徒使之輟耕太息而徒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喪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者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覓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其難是養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况於免盜賊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言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

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並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又祖制軍屯率皆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以爲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爲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拷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爲屯又以屯爲非屯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敕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救內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之下該道該道之下郡縣一遵即清一遵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己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尺籍炤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又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餽羊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軍屯之事敕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兼可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第三疏

近議鹽法者亦既多言繁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費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而使之不虧也

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其力在夫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曲詢于商若何而可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行而可以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泰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携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利息重廉恥而情體而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后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綱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遂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振誤用群小以收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准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嵩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權而慎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爐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便於民固有時若無事耳如禹之治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爲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臣謹言其大略如此臣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賀韓太恭人暨中憲大夫韓使君旌異節孝序

蓋伯綸將母郭太恭人歸里也殆七年於茲矣伯綸守青州既逾兩期治行高等上下倚重當事者方擬伯綸表東海乃遽將母而歸也何居使無遽歸茲七

年者以異等選卽隨流平進亦左右六曹爲御史大夫再求太恭人異數豈願問哉太君母子寧不爲御史大夫左右六曹甘家食啣八口之田將三公不易焉人憫乎世情夙食貧晚獲而後索其子家溫身寵唯日不足卽其子趨時如鷲鳥之發羸羸耀馬借口捧繳絕裾曰困母志也是耶非耶且太君非故席富厚借贈君走鹿門家食指日益夥種砂磧時日以幾伯綸舉於鄉又十餘年甫捷南宮起家廷尉他人殆如責償視此七年者鬪智爭時倒行逆施矣異哉太君母子當雋熊軾迎太君而東也國人士大夫詠歌而羨慕之無何又奉太君而西國人士大夫又咨嗟而驚異之乃太君母子夷然不屑也不肖言往讀伯綸陳情諸狀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泫然不知其涕之墮也南陔白華春令榮棣之咏交發焉世以角弓之怨得罪父母者豈少耶固極之報借茲具爾言昔謬曰友者孝之善物也禮固有之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矣老人類愛少子予季之咏惓惓焉誰念在原爲無形聲之視聽乎當接仲問蓋難言之矣

洎水齋文鈔

卷一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君念伯綸戴星出入治郡勞苦甚每見伯綸太君強語笑恐知老人念仲傷伯綸意然枕席啼涕如漬誠其婢罔令伯綸知伯綸接仲問一痛幾絕比溫清輒拭其頰求頃刻乾曰兒無恙藉諸五六風氣適上願加七箸兒再無念也子母更相隱更相慰藉者凡幾時然伯綸業爲章室再四於御史臺暨諸監司使者而太君不知也已而伯綸稔太君無介介二千石卽伯綸視之久矣其如做屣矣母子復更相勸加餐焉曰吾母子居約時茹荼集蓼身緝繡洗佐爾兄弟伊吾今卽遽歸回首爾諸生時得撫諸孤朝夕詎難割榮哉伯綸聞之潸然出涕獨謂母氏再冀博升斗爲仲季齟齬異日以檢收償往者耳詎謂聖善俯從至此卽日遣其子瑁御太君歸以示章章凡六七上曰兎穎已禿馬角未生遂拂衣就道行之日大東父老遮道諸狀可圖可歌卽此可報太君矣世詎少台鼎耶蓋抵里閱月始下其章仍得請云時甲乙間言獲罪權要中以墨法編管萬里之外與伯綸晤洎水之濱起居太君知太君視諸孫十餘人暨仲季諸孤

如仲季在伯綸視諸猶子不啻如其子瑁且督其子瑁視昆季無異阿翁視其從父也母子暨孫暨曾孫膝前四世翕如也言嗟歎無已歎歎而別言就酒泉道其時應仕諸君子朝青暮紫四時仕宦尙書御史臺如取諸寄言悔當日無知不得隨諸君子以有今日而太君母子無羨色無何諸君子復更替齟齬語下石恩怨截然無毫髮遺恨逮者辟者繫者鬼薪白粲踵接無虛日言卽安置已仍惴惴焉思有後命而太君母子無戒心言卽今日辱賜環叨命再徵聖恩以歸而太君且八十二視昔愈善聖主以皇子生覃恩中外六曹條上故事聖主特增秩宗欵曰自好黨首倡奪情幾幾至漸減宜獎孝行以弘風勸凡內外諸臣有終養在籍者量加散官一級親年八十以上素行無虧者有司量加旌異大哉王言孝治天下之意真切篤摯如此有司言其狀於御史臺暨台使者以聞得報可有旨表原封太恭人郭氏暨青州府知府韓肫仁曰節孝之門閨人士大夫與田畯野叟詭爲千古曠典窮鄉下邑黃髮老嫗扶杖往觀太

洎水齋文鈔

卷一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恭人並青州使君狀修譚之太君母子依然一青州郡守母子耳其視前廳仕諸君子何如乎卽使前日割痛隱忍以翼序遷至貴顯然中外如此紫紫若若而太君母子不數數見故君子不以彼易此噫介於石不幾終日淺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譚何容易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子孫以是爲太君壽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伯綸之謂與諸大夫國人復北向稽首爲聖天子祝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猶與休哉此後日史氏之事也不肖言區區何足爲太君母子壽耶

見吾儂先生壽序

士大夫皆知先生爲長者里人亦稱先生曰恂恂君子也有知先生爲持世之豪傑者乎當左轄關中政丙寅丁卯之間逆焰方張直指某謂先生曰尸祝上公者遍海以內獨馮翊京兆之區寂然不聞此舉可乎不然事且殆先生毅然持不可彊之至再四先生曰三王之國悉索做賦不克應邊復及此蓋以他詞

拒之直指遂密奏記送瑞矣遽據錢穀通欠事矯旨勒令覆奏侍章既上禍且不測直指伴曰我言不幸而中可奈何無已以二千金為某壽禍擇其輕者或可緩其章不報都同列謂帑中括此無難即不然吾輩當贖金免公於不測可乎先生曰諸君子可謂愛我謂之以德則未也卒峻拒之無何璫且敗噫今日譚之易耳嘗提騎四出無虛日天下重足而立既有聲色日夜思中先生無論逆焰即繡衣使者封疆大吏誰敢逆顏行又諸君子認謂愛我獨忍不降以相從也耶持我者與愛我者但夷然不屑先生方自謂吾守吾常耳介于石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此真豪傑矣豪傑之目未之前聞也自子與始文王且不必待况其他乎不肯倚君子况附權勢之小人乎後世分豪傑聖賢為二謂為豪傑不能為聖賢持論之謬至此蓋但以所處負俗及以無忌憚當之耳自古未有不能為豪傑而能為聖賢者也不知子與所為豪傑即夫子所為狂狷也後世止以肆蕩不羈目狂簡謂狷者不過一曲謹之士耳方不屑為狷為今從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政者之口實而世道人心隨之矣可歎也伊尹一介不取此一狷也後以天下為己任為放桐復辟之舉伯夷采西山之薇恥食周粟此又一狷也乃當日叩馬而諫犯左右之不測留萬古君臣之義後之豪傑所不敢為不能為兩曲謹之士辦之有餘學者何易視狷之至於此也當先生正色危言以抗直指拒同列持此似葉之身付於不可知之逆焰不知世之君子目先生為狷者乎為豪傑乎先生直狷之名亦不居愚直謂先生真豪傑也當日與不肖言比肩事主自負名流言獲罪未幾舉國之人盡為諂臣媚子蓋當日自命豪傑不屑為者也迨至後日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一時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一時也可羞也先生之令子侍御君峻整淵潔藻鑑人倫纔經品目遽增聲價先生衡門泌水之中日勉侍御以持身立朝之概不肯片言隻字倚時流口吻藉藉三秦之舉動噫鳳翔千仞不知世之君子何以目先生也言通籍三十年矣廿載山中觀焉小草驅馳南北日求所謂豪傑依歸仰止而不可得咏兼葭之什望

匡廬之峯臨風瞻邇我勞如何噫天下大矣可惜以偽聲氣而號召假君子海內冠冕之士靡然從之復不知瞻鳥爰止於誰之屋矣以無忌憚為大豪傑此中關係非淺矣不知夫子何以位置經經於今從政者之上也不知從政者皆啞經經者也當阿衡有莘之野一介不取亦不過經經小人耳豈知言必信行必果經經之小人即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大人匪兩人也願從政者無誤認也今之世無所不極矣極則必反能持其極者誰乎賴有長者有恂恂君子耳持其極者持世者也持世者壽世者也以是為見吾先生贈

壽御史大夫玉陽孫先生七十初度序

御史大夫玉陽先生今年嘉平十有九日為七十初度郡邑人士無小無大稱觴為先生壽不佞言自束髮時已奉教於先生迫欲請益屬某亦問序於不佞言言即以問某曰爾之所以壽先生者亦如世俗主進姑為綺靡稱說俯觴而已乎不然夫亦由行古之道曰尚齒也是近之矣然爾亦知尚齒之義何居乎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禮義止於尚齒耳學士大夫率以為迂闊無當於王道何關焉言不能與吾子深言之古有憲老乞言之典言侍先生最久自先生司李雲間中外剔歷以至為御史大夫又陪杖履田園者亦十年於茲矣無亦仍乞言於先生以告諸子可乎日者言獲從楊給事季雨侍先生飲酒酣願謂余兩人曰不佞起家為子大夫將四十年矣人心風俗世運殆如歷漢唐宋之季未易更僕憶通籍初士大夫沐浴祖宗之德澤久率重廉恥而尚節氣即江陵當國炙手可熱鄒忠介諸君子不難首犯之方寓無水旱盜賊之患海內宴然道路無豺虎遠行者不須卜日吾晉為呂左司冠見泉魏公相繼為中丞飭吏治藩臬靡然向風吾郡縣守若令賢者接踵閭井之間老稚熙恬冠蓋頂背相望恭儉敦直圭角峻整後進對之儼如師保鄉里亦無繁組雕鏤奇邪淫巧之習此耳目所睹記也迨二十年後諸君子成水火之形吠聲逐影者又左右袒賴當恭默之朝芽蘗未盛乃甲乙之間何斷斷如也三

季之禍集於一旦真以國微倖矣貪人鄙夫纍纍若若彼善者便夷猶視之盜賊扎瘞水旱之災迄無寧歲閭左更相效尤子衿以上有升降之慨焉四十年之中邪正之消長方寓之治亂人心風俗之澆淳雖且暮若更世運矣語曰物極必反豈其然乎極者何則人心爲之極也反者何其說遠且迂姑爲子畧言之有氣運乘其極而反者則水旱盜賊之災是也有亂臣賊子乘其極而反者則甲乙之間是也義如絞繩之過則繩自爲反也當不得不反之勢氣運亦聽之如今者秦晉豫楚之禍豈上帝不仁耶當是時僉夫壬人方以陽九爲彈冠之會數處其極則不可以理論若夫賢人君子處氣運人事之間蓋有權矣此吾士大夫之責也楊時化曰誠如先生言政如飲酒者始乎治常率乎亂必然之勢無足怪者詩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古人卽飲酒一事耳既立之監又佐之史政持其極也張慎言曰敬聞教矣先生所云士大夫之責卽楊子所云持之之義然乎否乎日者吾土寇至軍興之會其間文武上下中外之際禁如也

泊水齋文鈔

卷一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又巨璫挾簡書赫然居其間情文機事蓋難言之矣開釁起禍間不容髮其變又在盜賊之外先生居郡中周旋調停心良苦條畫便宜常事者受成輕重布之至登陴勸分以身率郡人士無論已然其時賊奔而南晉豫隔一衣帶水邊司馬暨大中丞鞭不及馬腹於豫又無臂指之勢使樞臣早從先生言一犄之一角之詎至以楚豫爲壑哉迨逸而之楚蜀始如先生所條畫特設制臣晚矣然郡邑陰受先生之福亦復不尠往者司李聲實弈吳門至今膾炙人口啟事黨人方始輪斃卒坦然不知所向豈意維持公道保全善類乃黨人卒不快先生竟以酒泉投畀先是某君子亦除此中兵使者便拂衣去先生怡然就道比及瓜聲靈濯濯五涼內所殺會魯數踰告廟彼中望節鉞如渴卽不然以清通出法嘗奉常復爲不更事者謬擬借先生中朝爾主爵者又陰喻之纒量移光祿先生亦夷然不以失節鉞爲憾嗣建牙全楚既是故物差償河西勞動而奸人卒以先是在啟事時介直喉言者奪其秩噫豈知造物爲君子善人巧

而秘如此哉使以容容奠厚福無所用以持身世諸公引爲儔類由楚越躋台鼎猶拾芥耳然卒不以彼易此世道人心先生所爲持之者淵矣未易與他人道也楊子復肝山而起曰果然吾士大夫之責其何辭焉無論得爲與不得爲各自盡耳記有之五帝憲老三代憲而又乞言然皆有倬史焉子今者合德音之致乞言於先生仍爲先生壽以是告諸後學曰古人尙齒引年之禮蓋如此豈徒獻稱觴而已乎某曰微子之言吾小子烏知之然側聞先王之養老以教孝也今日爲先生壽無亦竊附於教孝之義爲鄉里之盛典可乎

賀王母張太孺人七十壽序

張太孺人者進士王夢卜之母也夢卜除韓城令時以覃恩贈公文林先生如其官母爲太孺人云文林先生與言舅氏爲從兄弟是文林亦涓陽行然言總角大父田南公延文林先生使受業焉師道尊故細涓陽一票於師是言與夢卜中表兄弟今年秋太孺人御象服以七十初度子若孫北而以次稱觴爲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太孺人壽言以先生門下得爲詞侑觴焉言視夢卜六七歲而長衰髮如秋憶在門下時四十年於今矣其於太孺人暨夢卜升沉榮悴貧富貴賤之變耳而目之熟矣蓋穆然有深思焉不惟是濼澤之間後先弈弈聯鼎貴王氏世家實甲郡邑太宰疏菴公太參正吾公又前山龍川需寰彬蔚起項背相望倚與盛矣乃中間盛衰奢儉子弟之賢不肖風俗之隆替言又未嘗不服膺於四十年終始之致也太孺人身親見之言與夢卜目擊而遺存則太孺人之享有今日譚何容易方太宰參知貴盛時太孺人眎之豈止南北阮哉其時族黨子弟屈聲華擊鮮飲醇豈醉日富其賢者亦持籌子母問田舍資以萬計羊牛角千其時又林先生蕭然諸生耳太孺人椎布操作攻苦茹淡仰佐先生下帷時授子弟室中先大父迫爲言擇所事太宰公曰無踰我家阿咸蓋指先生也太宰既以垂髮時器不肖言亦謂文林先生必常繼太宰而起言侍左右又歲時伏臘謁其家見先生爲太宰翁小阮日雜公子公姓間無毫髮聲華之色卒

不報於有司太孺人竟亦無介介曰以三尺之管得既稟不給又俯藉十廛之微異日以青氈爲我家子弟青箱之資詎不忍俟乃與諸富貴爭一日哉時夢卜亦已從文林先生有事於有司聲譽鵲起無何先生之大東安丘博士謂太孺人曰我家無半井之田食指日益衆煎留夢卜其家計俯仰太孺人持不可曰廣文俸足支朝夕我二十年攻苦不得於夫子今將計日而獲忍以朝夕煩兒輩耶卒借夢卜兄弟之青齊仍茹淡如前諸生時督夢卜兄弟無休日夢卜得一意無他營明年遂舉於鄉而先生又量移楚當陽時仲若季各有室先生又擬留孝廉於里中如前時太孺人又持不可而夢卜又以孝廉渡瓠子浮荊襄而下縱覽三湖七澤之勝羣楚材而日磨淬之學日益進卒有今日太夫人不得於夫子乃獲於其子是雖夢卜象賢然堅忍有識力相夫子教其子竟以享之此豈當於婦人中求之耶雖古形管所紀曷以加焉回視鄉者諸公姓藉赫奕爲車上儻日坐梁肉式號式呼俾畫作夜耗敦先德後卒時日以幾朝不

人異日遇其事亦或借庇夢卜無恙尙當操觚與其族黨子弟之賢暨受教而沐其恩者共爲太孺人九如之咏受茲介福則今日豈足爲太孺人子母侈譚耶

追草序

悔草者何是不肖言追往者之不知學不聞道痛自刻責無人可控無地可容不得已自泣自慙而乃爲是草用志悔也悔固也而必爲是草者何茫茫然如窮人無所歸聖賢之言如飲食然焉朝斯夕斯傍徨于胸臆手口之間恍惚而冀一遇也又人之有病百體無恙而見於脈故醫者得而醫之雖諱疾忌醫而切者已不言而知之矣余既悔矣方寸之病余方不自覺而龐雜之症脫于手口者畢見於筆楮無毫髮可遁有愛我者而賜之藥石將慶更生焉此余志也噫悔晚矣何嗟及矣雖加一日不愈于已乎

九正易因序

洎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甚矣讀易之難也然人人可以讀易也何也以人日在易之中百姓皆可與能也百姓皆可與能而上士大儒有所不知也易無知人何人亦無知易何如水之在江河也象與鼠各厭其腹而止矣謂無得於江河不可安得有一口吸盡西江者乎愚不肖賢智各隨其分量而各有得焉不可誣也今之學者尙不足與於觀象玩詞而況其上焉者乎然易者寡過之書也苟得讀而寡過焉蓋亦難矣象者圖也今義文之圖俱在而悟之者誰乎曰伏羲四圖其說出於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陳搏圖南挺之伯長之學不可得而聞矣希夷之世可尙論也康節發諸賢所未發然所謂弄丸者何物乎自古有田何之易有費直之易有王弼孔穎達之易而焦贛京房復有緯然孔子授於魯商瞿子木而後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後有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徒亦夥矣今四聖之圖與辭具在不此是究而復譚遠山歸藏耶謬矣

夫子十傳注易者也後之訓詁者非庸則支不復可措手矣但言易者有象數有理有立有心易有緯有災變數者非一非異而偏得者各據其勝若斥心學者謂無理無象數而易道廢則太甚矣程子曰康節論數始論理關子明筮卦取驗不爽京房諸家推算如響堯夫而外周程諸君子不與焉要以夫子之傳讀易足矣象之於卦詞也文言之於乾坤也繫之諸爻也不皆尚心易道問學耶未嘗專泥象數也大衍之數五十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探頤索隱鈎深致遠莫大乎著龜未嘗不言象數也曰占事知來曰神以知來曰知來者逆未嘗不言未來也故十傳備矣唐虞用世闕散經世演易序疇不肯死而覺世龍逢比干肯一死而持世知幾善變伊呂用乾知離守黑黃老用坤天根月窟弄丸而吟鼓掌大笑墮隴而睡伯陽之道可以長生景純之術遂能知死以至京房之災變不爽關朗之書晉固錯出世入世爲聖爲賢皆易也而皆不足以盡易也七政何以齊齊以璣衡以數知之也其數生然治亂存亡聖賢盜賊之數庚甲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姓氏刻定而不爽毫末數之所極理遂無權雖堯舜義文不能轉變也又何也其數死死者不易生者可以推算而得亦不易何以曰變易曰生生之易曰不測之易曰無方無體之易易簡之易也真不可思議矣嗚呼天地之有陰陽也有治之必有亂也有君子之必有小人也有麟鳳之必有鴟鴞虎狼也有芝蘭之必有荆棘也有禎祥之必有妖孽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神聖之必欲撥亂而反治也必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必欲扶陽而抑陰也裁成輔相參贊位育此神聖之所以爲神聖也所以天地人並立而爲三也以三百八十四君子處六十四世界之中有一卦一爻權不歸君子者乎太阿利器雖天地不得而操之宇宙生心造化在手今觀易不言太極而傳特言之易不言易簡而傳屢發明之既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又曰先天而天不違何也噫天人相與之際難言之矣因讀李宏甫九正易因煩吾友毛子晉鳳苞再鐫之曰易者寡過之書余止有觀象玩詞而已天人之際何知焉

王芝房詩序

詩至今日盛極矣盛之極則衰之始也詩人謂往者不足以驚衆遂操勝於耳目之外爲纖爲麴爲詼詼怪詩窮于人人亦窮于詩途遂百出而無已如元次山之徑直孟東野之寒峭余最不能同衆好甚至如元白之淺率深厭其薄填詞之濫觴最惡其淫乃皆傳之至今何也則以淺而淫皆真則皆傳也若假則決不能傳矣雖郊廟明堂之章堪覆載耳則詩何嘗窮人人自窮耳詩往見李長吉之奇但能爲歌行耳五七言近體長吉不能也今芝房之奇深刻蕩麗幻而爲近體將使溫李遜之是芝房之變而不窮也余不能詩近益矢絕口不作一字卽劇肝腸腸而出亦復何益然喜讀詩卽十經諸書皆以詩讀之可以永日可以投老試與芝房商之妄賢其義芝房爲我各著一語余將以爲誦詩讀書之法可乎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足盡聲詩之變矣變則惡可已也故有歌之而哀樂不能自主勃然而神往者何也偏曰此情至而性從者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哀樂性也情至而勃發出之或欽笑爲嚶或破涕成笑感其所感抑何禁乎又讀之而一唱三歎若我有懷不能自吐古人代爲予言者何也偏曰此性通而情浮者也古今懸矣情性何殊我所欲言古人言之我亦不能言古人暢言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桴止響騰隨響俱盡如器中錙磬出于外嫋嫋不絕者何也偏曰此情流而性寫者也情淵既波性海亦瀾非絲非竹非鏞寥寥短篇音出紙外予安知其所自乎聽之若吞若吐辭陶而不能言實反勝于盡辭者何也偏曰此情溢而性爲之隄也解脫而出若奔波之下坎然盡則無餘姑留此以待解人若不解亦姑聽之政於不可解解之深于解矣紙上之陳言耳凄然如秋煦然如春不寒而栗不飲而醉者何也偏曰此情抒而性爲之劑者也性情根也感物而動發乎其所不禁倉庚俱鳴寒蟬同韻作者不知讀者不覺四時之氣俱在其中古人有云先生將移我情是耶非耶同一事同一辭或索而易盡或尚而有餘何也偏曰此情異而才殊者也有性有情復有才情

之所至而才至焉才之所至而學至焉學之所至而悟生焉悟則生生之爲易矣標義在此映發在彼如珠照乘若鑑懸空者何也偈曰此情至而性亦至者也同一聲也而有音同一珠也而有光同一花也而有韻音也韻也光也情也性也不可思議同一物同一境他人視之土苴耳一經詩人拈出臭腐神奇者何也偈曰此情況而性明者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古人見桃花而悟道今桃花徧地遺果安在無聲之聲昭琴點瑟無言之言拈花豎拂何也偈曰此情化爲性也昔人有畫者止作一艇一閣于孤山絕島之中前而無窮通不作波瀾而觀者便作孤帆遠引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之想蓋非紙非水是紙是水噫難言之矣讀芝房著語余恍然若自失也詩吾知其不能矣但守此爲讀書言詩之法其許我乎

郭楚玉詩序

序詩者必知詩知詩者必盡古今之詩之變而後謂之知詩而後可與言詩余不知詩而可與言詩乎而况可與序詩乎假使余知詩而詩實不待序而况待余不肖之序乎六經之有詩也猶世之有山水五倫之有朋友五味之有酒也山水在立對朋友在聲氣醉之意不在酒聲氣不接神情不堪立對沈酒者徒在麴蘗恐成辜負耳故讀經者書與禮差易而與春秋暨詩最難易春秋姑不論卽如說詩者無慮數十百家而詩故自如也子夏之外又有端木小序兩賢已不能相同而况其後焉者乎設使盡去詩序萬籟卷耳諸詩何以知葛藟定爲遯下也卽使不知其爲遯下而諷詠不置其味更深長於遯下也如此者可與言詩矣故楚玉以其朋友山水麴蘗之趣盡發而爲詩而讀楚玉之詩者能令人幽能令人遠令人悲喜不自禁非悲楚玉之悲喜楚玉之喜而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也雖人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而實楚玉能使人悲使人喜使人幽且遠也詩至于能使人且悲且喜且幽且遠而乃可與言詩矣然讀者而果能自悲自喜自幽自遠豈惟可與讀詩雖與之讀易與春秋三代以上之書無

不可者而况其下焉者乎審如是雖謂余不肖可與言詩也亦可序詩也亦可何也詩活物也人人而可與言詩也而况于余乎楚玉勉乎哉六經而下與百家之書皆詩也不必止以漢魏隋唐風雲月露之什始爲詩也盡取非詩者讀之而後出而爲詩惜余老矣楚玉勉乎哉

又玄雲水集序

我今年正五六月滯曹丘未得卽代以去時聞又玄在錦囊夷門間恨不縮地往來蓋五六年風塵中求泉石而不可得對一禿居士眉宇如在丘壑比余抵里苦應酬已而粥後忽行散至臥虎山東北許嶺嶠丹楓與柿葉競醉欹樹良久俄聞汨然有聲在敗葉亂石之中如哽咽而欲訴也以手撥之蒙茸纒絡遂能濫觴又十餘步覺苔蘚密凝翠浮嵐手搔杖掉泉脉皆活百武之內諸泉流響殆相伯仲是入里快事一日聽泉歸有僧出岫來自珏山云有僧哲而髯句下若不甚欣然者詢其狀曰若聊不關人意余默然又支頤者久之出岫歸

又玄去敗我意者不止土木我意又不甚難收決不復再拈此事矣然我詩因又玄作進止詩定不人流而又玄乃能令我勃然有此嚮往則又玄殆目擊而此道在者初聞又玄名是黃山白岳間人又聞善八分書又意度松蘿山中來其人焚香吃茶作詩寫字耳比入門纔一短袖破衲携一負笈者定當是吳下閭門兒求祝髮不可強而後可者政自精茶理比見之都不復之然徐詢其居平曰我幼時父母督我書我讀若解若不解輒棄去及長大作估客我有千金隨手盡兄長督我對簿我輒錯落不可覆按已而諸貴人達官彊掌記我我苦周旋今遂止有此揖如戟耳予聞之撫掌大笑曰幸爾讀書懶不幸爾書若成是止一指大耳又幸爾不問生產不幸爾居積致富善周旋諸大人間是微中大賈耳爾微中人布滿世界有居積百億萬豈少爾錙銖不則止是山人清客耳從前是懶從後是疑是迂此于世人都都不近然自有近處不可提倡破耳爾讀不就作賈日窘作遊日益厭意歇心此道中亦懶亦癡亦迂乃我未見如思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七

山西

前

泉石既見津津然欲一拈詩當爾眉宇此亦殆是爾昔劫熟識所持毫不也爾今走衡山石門當先至度門從度門後三年復見我太行之麓果如何既以此作祖道并以弁雲水集以期他日聚首復漱靈湫題濯視兩相舉似其許我乎時丙辰十月既望也

萬子馨填詞序

余讀萬子馨所刻填詞蓋吟咏低徊者久之有文章叔降之慨焉詩之降也流為填詞漢魏以來樂府舞歌子夜讀曲雖與古去填詞遠甚然已微露其聲氣迨至齊梁以後綺靡纖麗之極不得不流而為填詞也至填詞而之于元之曲蓋如決水于千仞之谿矣故填詞者在唐以後為詩之終在元以前為曲之始然詞之至佳者入曲則甚韻而入詩則傷格風會浸淫雖作者亦不自知也然今之樂猶古之樂笙篪歌瑟笙簧吹皆可以被金石享人鬼而况詞與曲乎但曲以後再不得復有溢觴矣三百篇柔情壽語暨古樂府率用方言巷語而

傳之至今吟吟不厭者何也故余以為填詞者用俚用俗若雜若諧以填詞之格而一持以古樂府白紵舞歌子夜讀曲之聲氣子馨雅能辨此矣若元之曲再降益不可知識者愛之故余讀子馨是刻愛而推之如此

蕪湖禪定菴募緣序

余以賜老不得歸里借靈藥餌養病禪定既入菴闕如無人諦察其衆將三百指僧衆主伴寂無譁者不問不答不諂不慢淵清晝唯聞鐘磬如來菩薩尊者伽藍按指低眉慈威俱現瞻禮不覺畏愛兼抱客僧行脚至者如歸鹿榻齋供茗粥充潔童子行者如侍檀施方等行慈無有高下飯者不德食者不感余訊主者不給奈何曰龍天常住無煩預計計後先費殆倍千金施者非求受者不畜衣鉢之外分寸無餘余隨喜已喟然而歎富貴聲色暴殄無算求若錙銖了不可得骨肉故舊不獲微需千倉萬廩惟日不足大力負夫而彼不知視彼錙衆于意云何因復歎此茫茫世界三大聖人主持覆冒天地有憾聖人代之

泊水齋文鈔

卷一

十八

山西

前

陽城虎谷張氏族譜序

先王因情以制禮後世緣禮以用情因情以制禮是由仁義行也緣禮以用情是行仁義也行仁義是假之也世衰道微求行仁義者且不可得而況其上焉者乎今夫施由親始是也若有期頤大耋之老居然在堂孫之子復有孫孫復有子而此子者于堂上之老人死喪之後祖免而已此于子者見其祖父而上辨踊無已則亦涕泗滂沱然不能總之外復有總也故至此而禮窮一堂之內襪祿之中此幡然大耋之老無奈此祖免之子何而况其族乎而况檮焉不親其笑語者乎此子者朝焉夕焉飲焉食焉是日者老人所為弄之掌中餌之膝

上此子亦復不能忘情于此老見其祖父而上哭焉亦哭踊焉亦踊是禮窮於此子而此子不肯窮於禮其不窮於禮也何故仁人孝子必有節而處於此世有借父穰鋤而生德色兄則死而子畢為之哀鳴其甚矣先王之制禮也雖行路之人皆弗忍也則心無窮而有節也但令後世緣禮以用情情與禮交維而不墜則先王之心至今在世與世道不至交相喪也故君子盡禮以敦本因仁以弘道如是而已矣禮不忘其本身所始為祖自仁而率之文有殺而親無盡也君子之所以立本也兄弟鬩於牆無相顧乃世有悍夫暴子詭詐其族曰我之與爾也服盡矣可以加諸爾矣然不能無兢兢於緦小功之察古先聖主恫乎有餘悲焉是故族之有譜也淵矣邇身之所始不窮於緦祖之所生不窮於緦是譜之義矣由是而推之隣有喪不相杵里有殯不巷歌而况同柯共幹者乎言之族無譜深用惻然精誠玄感而得此譜大父田南公題七世祖為八公今乃知原諱純以行八遂傳為八公云譜之所係顧不重與子子孫孫其勿

洎水齋文鈔 卷一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替引之若匿神乏祀神寔怨恫而肯降之福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與

後序

言既為家譜有序矣往丙寅赴酒泉過臨洮以病作數日留傳孝廉以譜序見屬今年秋宗派派紀詮次告完簡笥中偶得前稿其意義與所自為譜序畧補所未備因刪定再書之於後以告來者

或問曰譜胡為乎作也曰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而維禮之窮也傳有之親親仁也又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則禮者仁之節文而親親之禮儀威儀也乎然親親之必有殺也何居夫人必有所自始然高大父而上所不知何人猶立耳而下所不知何人也旁及於族總功而外至袒免而止則禮之所不得不殺也是禮窮於服矣服窮於緦矣然族不窮於服情不窮於緦也奈何緦之外遂如秦越人之相視也則禮絕而仁廢將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道安

在夫游者之久羈也見所謂同國者而暢然又見所謂同邑者而淒然又見所謂同井者則益復歎歎笑啼之無從矣而况其族乎故謂親親仁也而仁民而愛物如行遠必自邇由奧而登堂而門而郊圻焉有譜焉而緦小功之外匪異人也由父母焉而昆弟而伯叔而三族而九族以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則禮不窮於服情不窮於禮而先王之禮所以至於今不廢不寧是於是有死喪之儀焉有慶弔之節焉有燕享之則焉有祭祀之典焉有周給之數焉又有大宗焉以培其本有小宗各別為祖焉以豐其枝復立所謂不遷之祖焉曰是祖功宗德又以係我孫子千枝萬葉於不替則譜之義大矣故譜也者所以篤親親之仁而維禮之窮死喪慶弔燕享祭祀周給大宗小宗之制是又譜族者之綱紀文章所以 而禮與譜交維於不墜也故木之有幹也振其本而枝葉隨之又如一體焉拔一毛而體為慴乘禮之仁人穆乎有深思焉為子若孫者念之哉

洎水齋文鈔 卷一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歲計錄序

語有之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畜國無三年之畜曰不足無一年之食曰國非其國矣國既如此有家者亦復如是有國者之不宜封殖也但謂不當培克聚斂耳如周禮理財纖悉備具何諱焉侈譚高潔每喜言不問家人生產君子之不言利也但謂不當孳孳如市井小人耳詎有五禮之需俯仰所賴並置不問則天地之棄物也故君子一身大則天下國家賴之小則三黨鄉里賴之大小不等有用於世一也不然者是不過獨夫耳一身衣食且仰給於人禮廢樂崩遺神乏祀不孝孰甚焉大學言生財有道王伯之業雖至細民總不出此語又有之儉德之共也夫子至以儉當禮之本故治家養德無過於儉士大夫之家易趨於奢如水之流而不可止也其在婦人女子為尤甚家人利女貞關雎之後次以葛覃豈無謂哉比者吾土降割且早已三年矣謂宜恐懼脩省冀大心悔禍在吾父子力持頹運庶幾萬一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書

曰儉德惟懷永圖念之哉無徒曰理家治生君子謹身之道亦豈外此乃與俗
同隨婦人女子牝晨雞鳴惟家之索哉

洎水齋文鈔

卷十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洎水齋文鈔卷之一終

泊水齋文鈔卷之二

陽城張藐山先生著

宗教寺碑

宗者何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教者何四十九年一往所說十二部經修多羅教也宗教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余不得而知之矣儒者談佛乘與佛者論孔孟之學昔人譬之交淺言深信哉宗教也以余觀今古之文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至言也有意已盡矣而言不肯止者至今讀華嚴般若諸經亦何展轉譬喻無有窮極也則佛之慈悲無已也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固已一語盡道不煩初祖單提而無奈學者之聞見何也是以航葦者不得已遂為直指耳但此宗既立盡掃文字至祇桓妙義俱屬葛藤高者藏於揚眉豎拂棒喝呵罵之中次者亦逃于一句一偈抵掌嬉笑之內而佛燈微矣豈此面壁者之初意乎當日告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後伽四卷可以印心何嘗

泊水齋文鈔 卷之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立文字此法亦緣夫豈法性何常專借文字故教之弊墮名言習氣宗之弊相率而流為狂慧可歎也迦文慶喜情均天倫何不如渡江者之愛神光而獨不置何也時未可也安心已竟復示以佛語心品何也則道固不可偏廢也即如顏淵者夫子以為絕學然止曰不遷怒不貳過何以七十子之中今也則亡又不遷不貳果有文字可傳否一傳貫之傳直至將悟之頃始呼參而告之雖以端木穎悟夫子所最愛直至末年不忍不告嘗告之際仍開兩路而賜終不悟也奈何徑引初機捷傳向上使言前句下之徒視靈文具葉如塵飯土爨乎故余以為博文者約禮之功也惟精者惟一之功也格物者致知之功也道學問者尊德性之功也雖以顏子之絕學不能舍博文而約禮堯舜之授受不能舍惟精而惟一也則約禮為宗而博文為教惟一為宗而惟精為教果然否今告世間初子必性相俱融宗說冥會直至彼岸此筏方離不然廣額之子立地成佛乃金剛等覺異熟方空豈鼓刀屠反勝于不動地菩薩耶堯舜業下

同困勉愚天愚婦盡是生知故宗教者非一非二決不可判教分宗誤此蒼生也紫國大師雪公人天法眼既初機為說種種又恐但墮名言復單提自覺蓋說通者化佛所說宗通者法佛所說說為童蒙宗傳行者以故創此精藍標名宗教有以也夫余偶托鉢於此其法嗣了元淵禪師為說緣起礪石以待者二十餘年矣援筆記之如此舉似余友人開士郭新新曰可

翼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數寧無事戶口蕃殖雞犬之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于茲矣往者關中震隣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腆不足以飽彼且析城薄澤之險為賊所忌無用為慮言曰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蜂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嶠吾土愛方大耳無何賊王家印以萬家渡汾水而南遂闖入其境時使君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里有升斗之遺令賊不得入即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飢而去不啻再四

泊水齋文鈔 卷之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則遂以數十萬衆綿亘百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厭而去嗣且月一至焉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亦不啻幾過于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更敕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輒宜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是既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六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稍有獲初尙竭蹶供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敢愛其餘悉索敵賦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瓶罄鸞恥可奈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張各率所部翼厥厥欲未易更僕數然雖縱發縱之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間叩額不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余至今日賊既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且夕無事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往者芹池之捷賊

已驗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脚
枚而返殺千餘級賊遂鳥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
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斬而死暨所獲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
捷茲爲首功賊膽裂于龍泉之戰後不復飲馬于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
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
關逃伍嘯聚鞫鞮間效尤家猶問誰曉警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
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之利乎翼之南守與巡各
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誰能左右畫朝路于而春汾水拮据卒殫奔命永寧
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擄過當不以代庖卸擔者
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納履踵決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
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餼無算丁抽稅應命如響
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

泊水齋文鈔

卷十一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難助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
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吾視此冠組士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偏強之故自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拯
民臆良工苦心矣將受命則忘其家援袍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
擁絲肉得所掠娟靚諸于繡繡以見兵使者又偏裨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
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于文法得奏
寸尺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大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
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
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
旁午牒訴倥傯率從誰稟成也客兵之出蓋從古既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
有事而至吾士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
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功也不寧是辛未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窟

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
爾使此賊尙未授首當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輕
就熟之地一犄之一角之隅太行之脊進戰退守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
徙薪之謀毅然搗其穴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呼
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
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先
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
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
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
也政是胆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恃恃也三晉有
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瑣弁之際憂乎難以阻縷矣
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於

泊水齋文鈔

卷十二

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徵幸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
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胆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
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
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
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鐘鼎之勳方新
未艾也

陽城縣重修城隍廟記

甚矣古先聖人治天下之法至神而不可測也既爲三事九列內外百執事董
治臨御之仁義道德漸靡化誨動其不容己之心復有刑政法紀制其未發之
奸使之益有所不敢夫動其不容己之心故天下多君子使之有所不敢則天
下不至皆爲小人也仁義法紀復有時而窮又以其權予之鬼神福善禍淫之
柄與道德刑政之用兩行而不悖人鬼並治幽明交有所制使百姓可由而不

可知天下賴以相維而不亂三代以來率由斯道我國家典制弘備天人鬼神之間淵乎不可臆度矣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噫盡之矣故生者所以死也事人者事鬼之道也不知其幽視其明今自御史臺暨臺使者監司以至守令簿尉詔書符節而輕重布之大小相維百姓俛首戢志安焉各聽於其上是何肅靖之至於斯也天人鬼神之間殆亦如是矣國制都城以至郡縣各有神主之曰城隍封爵各有差際諸祀蓋權專而責重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非是者不稱厥任守令以迨百姓咸聽命焉雨暘災祲守令之貞淫民之匪繫若功令所漏神得奉上帝之命陰制之以助法度之窮賢人君子暗室屋漏之中對方寸如對神明神之靈能奪人之耳目心志陰蔽其暗室之奸而風雨災祥之故又其小者非小也旱潦之災則令長及士民之貪淫逃於刑政而遁於鬼責以至干上帝之怒用彰厥罰爾守土者朔暨望必齋明對越雖風雨不敢廢此何以故御史大夫而下耳目所不及墮國家之命令固

泊水齋文鈔

卷五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足怪神實照臨之任百姓之水火則聰明正直之謂何矣匹夫婦祈望於神甚於社稷山川百神之祀而歲時祀事孔明茹芬濁潔亦百倍於他祀可不鑿與不然者復亦如諸大夫坐視塗炭則匪惟聰明寔且塞且亦不仁之甚矣抑何以仰承上帝之靈爽乎士民之牲璧又無論已噫柱後之文黜幽之典禘淫之權三資者廢而天下亂矣邑父老郭邦藩王一愛等敦勸樸謹爲里中所推能終始其事再葺而新之要使守土者賢人士齋明以承勉爲善以無干神怒而降之福其必由是也夫其必由斯也夫

澤太守寶吾王使君生祠記

澤於古爲高都據太行之脊頰河以南河東暨溫軹賈上黨往來南北者澤實爲縮穀焉固全晉以南一都會也所隸皆巖邑歲供賦徭二十餘萬以故宦者稱爲信美羶圖之然山險而風氣勁悍民良者纖儉種稼穡猾者仰機利博戲椎剽爲奸郡中豪敢通吏皆桀黠者持上下陰事又宗室日益滋驕怙奢縱貧

無四民之業率釀金聚黨與擇寔富魚肉之至陵轍郡人士有司者莫敢問澤於上黨猶上黨於汾陽不得檄澤李官行部澤與分庭焉弱者雖阿就之不則執前例甚力率不相能已輒中以他事往者士囂於庠宗橫於下邑上下斷斷如也賢者又辟爲畏途不肯來曰王使君守福寧一歲以長者聞又吾鄉諸薦紳先生習知使君及獲從諸子大夫後一望顏色無不心降皆願得使君已而果輟福寧來守吾澤至之日上下熙然爲真得父母人方謂澤故難治定當敢擊行以嚴刑刻急爲理始奏治辦名乃使君獨尙寬和禁網疎闊大指諸特去其大甚坦夷明白不特賢士大夫洞悉之窮鄉下里皆曉然知使君心事當甫下車郡中豪大家心輕之及門內外奸猾曰易與耳使君外寬內理不務勝此輩爲名心識賢者式其虛餘亦若不知其爲不肖者然明允篤誠廉靜博大居久之見不可惑以非心折焉聽訟時恣民所欲陳已則使君爲說利害如鄉三老聚雞黍爲居其間者惻隱之色可掬以示人民無良猾罔不愧服往邑隸州

泊水齋文鈔

卷六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視府差低昂之又郡伯雖稱師帥諸布條教不過移文有司有司故事視之使君謹身率先嚴重無假借意所爲均賦役清里甲省詞訟革耗羨禁奢靡課農桑積倉庾絕餽恤郵遞躬先始終推行之往徵賦急錢簿者斥不與星輅而北冠蓋項背相望陽沁復崎嶇萬山間執輪蹄者產且立盡爲力請當事者次其等加額各有差先是賈於郡者屋相比已而苦更亟輒廢其居居他邑比使君來從上黨溫軹間爭藏於是法何常之有按法繩之小者配大者誅使君既不縱奸宄然毫無失入如張自安二十餘人冤久滯疑則方待讞比得白十二三度死不則罄其產使君爲曲尋其生狀爰書詳惻周至令若等自對吏簿責不啻其口出速爲白得報而後已配以下減者復無算宗驕悍不可制大約富者居奇乘諸庶宗之急率出錢物半姑十得五預收春若秋之券抵期持券之官府獲白鏹若索諸寄而貧者又復貸如前時以故富者愈益橫不特役使貧民諸會宗所與貴子錢者爲若爪牙威重於守貴者亦避之唯謹貧無檢神散

之鄉邑爲暴無已時使君乃盡檢諸所應給者一日榜於衙有持舊券索積逋及非身赴者法無赦諸宗至有無卓椎不舉火者一朝得數百金以去是日惟聲雷動然有犯人又輒以法繩之無怨色既人人自給而重并罔強有力者不得操奇贏諸宗亦以若無所關其緩急黨盡解勢遂衰止不自禁而自戢待以禮參以恩犯則剪爪牙窮究其親黨使君夫豈無術而處於此然豈有聲色哉然他人效之或未能以使君堅直廉正誠信於諸宗士大夫也政大略得其平耳大姓有不能恣得於小民者使君情法調之迨後日二三大姓復求多於使君所案百姓遂一旦決積怨至頰柱後惠文方知使君所全者大也使君守澤時無赫赫之名及夫人乃思之如人居平百骸暢適忽然忘身衾者更復求多于造物一旦罹風露陰陽之患憶居平不可得何以異此使君居官無異其居鄉時曰吾奉職循理而已何赫赫名之有哉余觀古循吏至千古膾炙然所稱述不過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而已至錄其瑣細如口種一樹檢百木蠶洎水齋文鈔

卷十一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邑侯楊公生祠記
余讀生時讀史至傳所爲循吏者意謂有奇績可紀必治狀驚耳目匪夷所思乃次其行事不過耕桑節用種樹畜養諸靡密煩碎之事至考其事亦不過溫良有讓以愛利爲行未嘗答辱人而已曰如斯而已乎一行作吏親民事乃知守令之於百姓主伯亞旅也無所用奇始信史之傳循吏者意蓋淵且遠矣未嘗不作而歎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又見今之從政者雖稱能吏治以豪敢武健爲愉快且曰治末世不啻如是耶然核其所爲方略條教尙未及古致都者流造請問遣又未能孤立行一意此政向者所謂俗吏也宛丘楊明府以己已令吾不腆之邑邑雖不乏搢紳先生然陵谷負側土瘠而民貧士大夫率椎魯朴直計爲能吏所厭薄乃明府意殊安之其與士大夫吏民交若生斯長於斯也與其桑梓無以異明府亦簡穆居平不見喜怒之色吏民有犯未嘗重笞朴之其爲政不令人怒明府既易直又厚重少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周洎水齋文鈔

卷二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城督守令發飛礮賊應手而繁至末冬朔二日明府趨牛將軍夜襲賊於風頭
斬首百餘級奪贏馬財物以歸又犒發游擊自安於湖之日擊賊再敗之從崦
山而奔走無几時賊又從沁水至邑之西長灣諸村越癸酉元日賊又出沒縣
南山中春仲十一日賊又至邑之賈寨楊泉間謀至爲明府幹丁所獲云將以
十二日至城下嗣又獲一間者皆斬之知有備乃復西去上巳日賊又以數千
復至邑上義下交諸里明府率民兵千餘人未遑營敵張旗幟爲疑兵以示有
備以上已至望後越初夏賊或在中寨白澗或至獨泉或至高會橫嶺洪子峪
五月再至澗城自壬申秋迄癸酉夏無月不至邑四境幾無隙地後先積賊衆
且不啻百萬時遣大將軍前後至者凡三易將暨材官率所部主客兵過吾
邑者積亦強半於賊之數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兵使者郡丞司李往來無虛
月兵多咆然將亦驕蹇無禮且軍容奉簡書以監軍來上下相接之儀率以意
行之先是悉索做賦以克盡漿嗣且不登半菽疫厲大作民死于疫者又半于

殺擄公私之積如洗羽書旁午賊與兵之來率如風雨諸所爲城守捍禦之具
之法之事宵旰勤渠手口卒穡辛苦萬狀無關縷惟是年來數十萬主客之兵
芻餼無算諸行李之往來稟資餼率竭矣即取諸閭左乃父老子弟子來恐後
窮黎執戈睥睨間將二年所勞民傷財皆非常之原是邑中三百年來所無百
姓何以卒無怨言當熱時諸喜事者不難以明府三尺刻櫟豪富一切從事
謂累千金可立致爲權宜苟且之術明府不爲動與諸紳先生暨父老再四
議下至愚夫婦皆諒而樂爲之乃次第舉行不至繙并羸瓶也何道而使民至
此雖百姓願効子來明府不忍之色不得已之苦中心達于面目仰之者率爲
惻然方軍機倥傯剝牀及膚人率辟易變色乃明府依然簡穆不見喜怒之色
其朴訥少文迫而後動仍故也士大夫始難曰賢者固不可測如此真可謂淑
人君子矣天下緩急固時有也當危急存亡之時武健嚴峻之吏或反失之
木彊惛惰者與民不動聲色措之衽席卒享無事則明府由下車以迄今日民

信之久矣匪一朝一夕之故矣語曰信而後勞定其交而後求其斯之謂與夫
卽戎大事也乃夫子必之善人計效于七年明府更有捷焉故知史之所謂循
吏者善人也諸能吏深又舞智詐籠術御凡事勇于敢雖縣無連事發摘如神
令人喜然去之日不令人思何也善人百年之耳目不驚不令人喜不令人怒
然蘊藉冲深緩急可倚去之後愈久愈令人思慕而咨嗟詠歌之則吾明府是
也噫知此可與言吏治矣吾故曰守令者天下之元氣也明府諱鎮原河南陳
州人萬曆己未舉南宮崇禎戊辰試大廷賜進士甲戌三月以內召行

陳孺人黃氏苦節記

余與陳君玉球友暨其子芬執經問難芬善病而慧見余讀易亦喜讀易一日
玉球過我曰先君子蚤世球不獲親其生面然球竊聞諸從父里父老云尙義
而任俠慷慨重然諾球母黃氏繼前母方氏歸先君子甫廿五卽稱未亡人大
父母既衰日母方氏所遺女兒未及笄家復日落母有娠僅三月爾俯仰蕭索

哀痛毀瘠骨立似無復有生理大父母及諸從母目擊母諸狀微諷之母斷髮
嚼指出血裹利刃以矢無它大母暨諸母乃以飲冰茹荼澣洗供朝夕幸而生
球復孱弱又家徒四壁期功之親謂孤嫠不能自存立安所復事母吾析薪
之子尙不克負販獲什一哺婆母爲得爾母潛然日夜泣謂未亡人從萬死一
生中腹此兒日夜禱于鬼神願生于子而育以綿先夫子如線之脉今幸得此
弱息幸而育忍不仰承夫子未竟之志令負販不識一丁以貽先夫子之羞姑
令學書記俟果不慧徒業未晚也坐是母并白之餘辟繼絳織球母與母氏
機杼軋聲相上下後乃得爲弟子員球無狀不能仰報聖善百一賴先君子
之惠未斬母氏棄球不肯孤有孫五人三孫女曾孫一稱未亡人食貧者將五
十年矣願公爲不肯孤記之張慎言曰余聽余友之言未畢觸隱痛殆涕之無
從也易曰苦節不可貞既曰節矣何不可貞之有餘謂非不可貞苦則不能貞
也不能貞何也其道窮也况婦人乎余蓋讀易于屯困蹇否之際不啻三致意

焉今復稔孺人之狀謂天下事無苦也無甘也自爲苦則苦耳自爲甘則甘爾
當孺人有身甫三閱月女耶男耶是未可知也生女奈何男而不育奈何自娘
及媿此六閱月者孺人之起居朝夕豈翅以日爲歲乎况復重以俯仰之累乎
噫人非木石何以堪此幸而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五子子而孫孺人始願不
及此及此者天耶人耶余讀易見聖人不言天命竊私怪之今謂孺人守節而
苦苦而能貞不可貞之節而卒得男男而育育而讀書而子而孫則內氏于天
人之際得矣所謂安節者內氏安于其苦故吉也甘節者內氏以苦爲甘故亨
也天下事果無苦也人自苦也內氏何嘗讀易而曰我安此苦甘此苦乎孺人
至性固如此耳古人有胎教如禮所言者是乃內氏有身誰教之也而子且能
讀書卓然成立奉其母以七十終則內氏飲冰茹荼先夫子之思以勵亡接天
之報內氏者何如乎爲世界植綱常扶名義重廉恥者乃在不讀書窮巷之寡
婦而世之壞綱常墮名節鮮廉恥者皆習讀六經簪紳士大夫則聖人之六經

洎水齋文鈔

卷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抑何用乎是爲陳孺人苦節紀

同閩記

同閩者何吾族黨閩里思患豫防爲茲用圖墨守也吾邑彈丸黑子風嶮巖
礫魂之中境以內無數百畝之田平若案者乃其人則安土重遷事簡而俗樸
余所居虎谷更甚形如虎負嶠里以茲受命焉嶠前一片如掌泊水帶之居民
無百許家強半擄中人之產走數十里外求子錢供朝夕焉老稚不勝負取則
胼胝力蹠崎間砂磧之田若其家僅足舉火可老死不相往來里無衣帛食肉
者以余從大夫後偶着緝綺婦人小兒率巷巷之坐是藏箝中非賓祭不以御
不自覺爲里所化謬謂僻處此無潢池之弄可用偷息今年夏河曲賊逸而奔
翼之南鄙乃闖入其境賊迷失其道則攝耕者爲前驅從析城羊腸而南爲河
北兵所扼不得下窮而歸率可成擒元戎啟行偕偏將軍從散卒尾其後兵賊
擄採蹂躪不啻相當余有詩曰點燈行紀其事詩雖俚然皆實錄以賊斃點燈

子故曰點燈行自秋徂冬寇警狎至強有力者奔郡城吾邑城堅可守然如斗
大今年夏奔者雜遝縈井至羸其瓶市米暴踊庚無一月之糧又人情惡奔者
不可與共患難計無復之點者圖穴處以避士女錯愕余諸兄弟亦穿泊水崖
然不可恃一日聚族而謀殺破產爲此計可容吾閩里族黨而止吾里貧可望
而知巨寇當棄茲去若小醜則無奈我何又余感漢史所載第五司徒事第五
公以竊客所全活乃如是然司徒力厚而方略又具其邑郡當踵其事余不能
但略帥其意而已料理已外掘井儲糧制器諸事不具悉今以史所書司徒事
刻于後用告來者若賊尙未悔禍家自爲守未必于縣官無小補云

後序

閱經始壬申王正朔四日先是賊王家循以辛未夏首犯坪上依極山而南入
薄澤復折而西吾邑禍未甚慘後先纒旬日計兵之害與賊略等坐是邑人士
稍稍狂賊余謂不然首創茲役登登焉殆無虛日至秋七月功纒強半望前

洎水齋文鈔

卷二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忽聞賊至端氏不知何處復折而東十六日遂以數萬壓高都而西犯郭谷白
巷諸村殺掠無算有死於井者至投于閭沒于河子女玉帛厭而去時去虎谷
僅十里許吾里男婦千有奇雜還而集于閭不至奔越八月望後復從西南之
下佛諸村里再幸免焉秋杪十七日又復從武安突至里暨上佛諸村不滅首
秋殺掠殆甚營崖窟而避者火攻之炭密深廣者什一二苟免復用硫及諸毒
熏而斃者可以壑量至一家少長無噍類時丁男登陴而望賊彌山谷而來騎
步綿亘自辰達酉屯吾里者萬有餘衆余五畝之宅略無隙地惟牛享從未樵
者斷其後陴門牖牀第幾案屏與悉用爲炊及宵燎焉徹旦不休詰朝移營而
南里人未皇登閣斃于仰者凡五人嗣是冬初朔九日仲十一日嘉平之朔癸
酉二月暨上已上已後之廿六日越夏徂秋豕突狼奔或萬衆或五六千蹂躪
東西計凡十六至里自九月後經再過以無芻粟遽走古云堅壁清野有以夫
開甫半賊再至雜以風警幾經作止兼霖雨互寒至癸酉夏仲報竣高五丈有

九尺以其奇爲之其基盡爲閭閻不可遽登設如徒杠焉俛倚之或懸或徹矣以其基之度爲之深而杵之而築之而鑿之其杵而築之也初鑿若土鼓良久則鏗然聲疾而遠聞而後謂之凝而堅若聽之逢逢然則其土脈發而防且進苟防而進則弗任也復鑿石高廣如其門與其石二寸許橫以肩膝再經繩之置于闌甫扁其鑰仰之可奈何肩膝繩鐵也閭之甲之乙磚甃如陶穴焉如陶穴者何以下而近址畏火也甲乙穴各七焉得十有四以其一爲之井家有僕狀頗奇頭巨尺有二寸身僅再倍之跗以注至長強反縮其額二寸餘五官墳起唇高于鼻出于準令人不敢逼臨秋九月望後迫不克濟于閭伏廡樑下爲賊所得繫組反接徧見其娟靚爲之見齒其人頗黠賊訊余起居及虛實曰中有水否曰且有井更給之曰主人置佛郎機諸器甚備賊爲之咋指然問水何故沁大興里柳氏樓長堅賊至皆廢然而返後偵無水守三日而事以渴敗嗟乎以其二儲炭藥餘藏婦女甲乙以上余宗族昆弟在焉丁壯集其巔戶計

洎水齋文鈔

卷三

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而甲分之甲爲之長置游微焉游微者奈何人三爲衆而况千有餘人乎時秋七月揮汗如雨矣廣方十三丈有四尺從得其七以其六爲之衡又以衡之一有二尺爲左翼右如之無所取之取諸出其閭之腹俯瞰門置睥睨焉懸機設礮不得輪攻也翼之側復層爲空焉引繩而直諸門立表以試火彈如承蠅矣東西之北偏各得五尺有五寸牖戶具體而微鑿石八寸而低昂之出于墻者又六尺奇出者鍊爲渠也無所取之取如建翎以出惡也魚貫而俟不得烏至婦姑勃谿矣夫婦有別各爲之長設消者焉門則有翼脅背受敵可奈何則爲構榑出其半於閭之北之狐棧焉縮版以載北折則俯其背南則視其脅機礮如前雉矣不能綜數且採削有緒又以警至貽籍成壞之數亦同作止費殆中人百家之產又過半矣余負譽恥若微天梅禍室如懸磬所甘心焉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天下飢荒多思離散倫廣積穀芻振給貧乏依險固營築儲糗掘水制

備兵仗壁之遠近率置警援期約明信賊至量其多寡設伏爲備賊攻一壁衆壁相報近者先救遠者次之賊若奔竄前壁邀擊後壁追尾勁壁與伏兵夾攻見賊棄物不得爭拾恐致軍亂反爲所乘若賊徑過不攻引強持滿以拒之永不先發搆怨以爲兵端以此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光武嘉其事徵拜官至大司徒

明德論

晦翁注云明德者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李卓吾駁之曰此明德卽後章之孝弟慈是也孝者所以事君上老老而民興孝卽此是明德且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更有切于在親民之義未爲非是然此皆明德中原有事理而晦翁虛靈不昧此解實至精當以後定靜安慮及致知慎獨照之則晦翁之注爲是而五倫亦在其中矣不特此卽向後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惟天下聰明睿智苟不固聰明聖智皆指此明德而言也卽寬裕溫柔等經綸立

洎水齋文鈔

卷十一

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本皆明德中之表德也明德也卽天命之性也而孝弟慈發剛強毅等皆率性之道也皆教化之川流也故明明德一語上接精一之傳下開萬世之道統止此一言爲了義耳向下不言明德而言致知者何也知者明之端也致知者明之也所謂誠其意者一章卽釋誠意釋致知釋格物皆備于此章矣何也慎獨者慎此獨知也此獨知卽所謂虛靈不昧者是也天地萬物聖賢愚不肖皆此一點靈明作主耳除却此幾希天地何以爲天地聖賢何以爲聖賢生死人獸之介全在此幾希耳故曰知者明之端也而好惡者又知之端也何也明德之中不特無愛憎無毀譽而無好惡無是非空空洞洞所謂不睹不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無聲無臭者也所謂心之本體也纔動于意便有好惡矣有是非矣好惡是非何由有之從虛靈不昧中而發如谷答響如鏡照物各付物仍舊空空洞洞仍舊無聲無臭仍舊未發之中無奈落在意識之內以習氣境界內外交引從此而有愛憎矣有所好樂矣有所忿懣矣之其所親愛而辭矣

之其所賤惡而僻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甚至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矣此皆非明德中所有皆非本心所有皆是落在意識第二念比量非量之中而自心現量不如是也雖至好惡拂人之性顛倒錯亂然虛靈一線何嘗瞞得自己良知過若果瞞得過則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之小人何以見君子而厭然也何以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故見君子而厭然此小人之良知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小人之良知也若小人肯從此翻然悛然便是大豪傑大英靈漢子矣故曰在致其知無自欺者不自欺此獨知也自慊者慊此獨知也此何待聖賢在傍指點教導而後有此知耶故誠意一篇而致知格物全釋得十分明白不必再補傳矣何也好惡者知之端也無自期求自慊者致知也其所好所惡者即物也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實實用格物之功夫者也果能此道矣則無所好樂而心正矣無之其所而僻而身修家齊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國治天下平矣能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矣能盡其性而人性物性皆盡矣能經綸立本而知化矣能自誠無息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其本始皆起手下功于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獨知之一念耳所以取譬于好色惡臭者何也以此一念是天下萬世最真之念最同之念也好色姑且不論人果有不惡臭者乎有原不惡而姑隨人一惡之者乎故向後單引所惡於上以爲絜矩之道單指施諸己而不顯亦勿施於人以所惡更真更切更同於所好也至誠者至是實實以我所好與天下同好我所惡與天下同惡我好富貴而知天下人皆好富貴我好聲色而知天下人皆好聲色舉而知之如此而已矣以我之私而曲體天下人之私能體天下人之私即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即是以人治人即是道之以德即是無爲而治即是清淨而民自正豈有他道哉若曰我不好富貴我不好聲色是自欺也是欺人也而令天下人皆不得好富貴好聲色是好惡拂人之性也卒之令不行禁不止而天下亂矣何也不恕故也不能致知故也此如惡惡臭之一念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與能者也故

聖人之道必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後爲聖人之道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若夫婦之愚不肖不可與知不可與能決不可以治國平天下此所謂大學之道也何等易簡何等庸常所以人人可能而人卒不可能也何也有一種好惡拂人之性者非真好人之所惡也不能同好而獨私其好又奪人之好非真惡人之所好也不能同惡而推其惡以予人又且殺人以及殺人以媚人此亡國敗家蓄必建夫身者也又有一種如商鞅申韓之流不以人治人不爲愚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強天下使就我之規矩此亦亂天下者也又有一種假學欺世盜名違道干譽而天下亦卒不能治此皆自欺欺人者也皆非中庸之道也皆不本于最真最同之一念者皆不能實致其知者也故至誠而盡矣致知焉而意誠矣如惡惡臭而致知矣此之謂大學此之謂明德親民而至善止矣

中庸說

既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率此天命之性即爲天下之達道若不本于天命之性便非道矣何也恐有氣質之性不止過不及而已是以有修道之教再不必爲教字註脚一部中庸皆教也况曰自明誠謂之教乎又何必曰禮樂刑政乎戒慎恐懼即修道也戒懼者何止慎其獨耳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聖教曰躋緝熙敬止內省不疚即戒懼也必如此而後盡性以至於命始符於天命之性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毫無間矣至此而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後來多少葛藤曰觀未發時氣象曰靜中養出端倪又曰戒懼已落階聞矣說玄說妙何益不觀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是何氣象而未發何處着眼乎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也發皆中節即率性之道也未發即先天而天不違中節即後天而奉天時也中者蓋不得尸強名之曰中也其實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寂然不動空空如也感而遂通有不中節者乎此處將中字道破後來曰中庸曰時中曰誠曰一曰善曰天道曰人道曰知天知人曰鬼神皆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也

讀書說

人之讀書如日用飲食也一日不再食則飢乃彌年經月束書不觀何也余悔壯而不知讀雖讀而無用今纔知書是須臾不可離之物然老而既又不能讀利害禍福趨避之念迫切無已乃讀此晚矣讀之則生不讀則死且不止于死而已是非喜而讀也懼而不得不讀也喜而讀欲罷不能此中人以上未易幾及余中人以下但是懼而不得不讀而貧乏之人半菽不克蔬食飲水可幸不死荼蓼之苦且甘如飴何也救死之念切也每念古人飲食之禮太盡羹食則諸侯至於庶人無等有膳有醢有羞有脩有齊更春夏秋冬之宜芻豢撰膳之制噫何奉生之奢也因念讀書當如古人飲食之制六經則黍稷稻粱也史則腳履醢醢也漢魏以後詩則三酒五醴清醢醢醢也管韓諸書則家藏魚膾殿脩脯羹也韓蘇諸子則糗餌粉醢也山海水經汲冢越絕則芝棊棧根棗

泊水齋文鈔

卷二

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書交友說

讀書不知交友者何也蓋六經所載皆為死語中人以上便超之意言象數之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中人以下安得到此自非親近大聖大賢如國手良醫灼見病原藥病相投方有起死回生之效如顏子之事孔子真得其未病之藥故不選不貳之宗為千古絕學游夏而降皆不得聞焉不然當時豈無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書即堯之命舜精一執中為萬世傳心之訣顏子守此一語足

矣何必以夫子為歸依乎故夫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惟顏子得無行不與之密契無言之奧賜徒有門牆之外耳然世安得有如夫子者而吾事之聖人而次有君子焉有善人焉有有恒焉有直諫多聞焉即不然但有勝己者我即事之矣勝我一分即識見力量便大我一分高我一分矣我安得不事之友之乎今世誤認有恆止作一尋常之人而不知此有恒者雖不過經經之小人耳然必信必果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刀鋸鼎鑊臨之而不可奪且為善人君子聖人之基可以託孤寄命作綱常名教之主經經之小人優為之噫我安得一經經之小人而北面事之乎嗚呼經經之小人亦不可得我故曰交友不如讀書也何也庖犧仰觀俯察而畫為六十四卦經幾千年而得文周繫之辭非文周繫之辭則圖書何處措手乎又經幾百年而夫子傳十翼非夫子之傳則文王之辭不可得而讀也使我下根之人得事四大神聖

泊水齋文鈔

卷二

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必果於不爲貪婪無恥之人故可交也生死大事經確者原不畏死故可辦此也

報德報怨說

李卓吾曰嘗謂君子無怨唯小人有之君子有德必報德而小人無之夫君子非無怨也不報怨也非不報怨也以直報怨也苟其人可惡而可去則報之以可惡可去之道焉苟其人可好而可用則報之以可好可用之道焉其惡而去之也好而用之也直也合天下之公是也其或天下不知惡而去之好而用之也而君子亦必去之必用之是亦直也合天下之公理也夫是之謂以直既謂之直則雖無怨於我者亦必如是報之矣則雖謂聖人未嘗報怨焉亦可也若曰以德報怨則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爲也至於人之有德於我者則志在必報雖以聖人爲有心爲私厚不計矣何也聖人義重者也義重故可以託孤而況託知己之孤乎義重故可以寄命而況寄有德之命乎故曰以德報德唯其

泊水齋文鈔

卷二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有必報之德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托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也若小人非不報德也可報則報不可報則亦已而勿報顧他日所值何如耳苟禍患及身則百推托逃避無影矣雖有德將安知乎惟有報怨一念則終始不替然苟勢盛於我財多於我我又可藉之以行立則怨反爲德又其常也蓋十百千萬成如斯也此君子小人界限之所以判也故觀君子小人者唯觀其報怨報德之間而已故余嘗以此定古今君子小人而時時對人言之不省也除此之外君子小人有何分別乎

張慎言曰卓吾以報德報怨定君子小人之介痛徹無比至曰以德報德謂可以託孤寄命此世道所以攸賴國家所以有託綱常所以不墜人倫所以不滅至哉言乎然未盡也何也謂小人之不報德者直不報之耳謂小人之必報怨者是有怨而必報之耳然不有毫無夙嫌已落井而復下之石者乎不有有德於彼不唯不報德而已而反怨報之者乎可唯是以身報之復將伯助予借他

人代報之者乎蓋至此而小人之變態殆不可窮詰矣不歷觀古今之變不知小人之至於斯也不躬親見之亦不信小人之至於斯也非不信也不忍信也

至於斯而小人之態盡矣而閱變者之學問亦稍稍增益矣古人有一飯之恩不忘睚眦之讐不報如淮陰之報漂母而不報跨下之辱是也須賈于范雎必報之讐也必當殺須賈而後快乃僅以綈袍之故遂免須賈于死則亦睚之報頃刻之恩而忘其殺身之讐唯可謂厚矣一飲一袍之惠終身不忘而況不止於一飯一袍者乎須臾之恩不忘而況將終身者乎若安常處順猶思百計圖報乃有已在陷阱不一引手則亦已矣而復重其禍于心安乎若以德人之故波及於彼彼不必救德人之禍而姑避我一時之害曰我躬不閱此亦人之常情無足怪者是不過一無才之冷人而已乃不止避害而已復因之以爲利吞噉逼勒於心安乎夫子于短喪之宰予詰之曰於汝安乎曰安乃不得已而曰汝安則爲之蓋最恨之之詞又不直責之待其出而責之曰予也獨無三年之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愛於其父母乎甚矣宰予聞之不如死矣若小人以無怨之人以怨報之已可駭又且以怨報德不已甚乎或曰子責小人兩詰之曰於心安乎蓋亦無可奈何之詞或抑動其恥心也不知小人恥心死久矣曰孟夫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異者幾希希果何所指也禽獸之知覺運動與人同趨利避害與人同父子之恩雌雄之情與人同其不同者安在獨無廉恥耳故曰幾希也人而無恥而又加以機械變詐攻取之情不無更甚於禽獸乎所以又曰于禽獸又何難焉蓋絕之詞也噫予讀書至此竊爲孟夫子不取也何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而夫子不許者卓吾曰是有心矣作偽矣聖人不爲也予曰非謂其作偽也蓋失其權衡輕重之則耳然調御氏不又曰視彼怨家如己父母乎是又矯報怨者之習而過其直也予謂世人冤結無盡必如調御矯枉之過究竟僅止得一犯而不較者而忍料小人以怨報德也或曰子之駭孟夫子也何居曰於禽獸又何難焉是絕也之當更生憐憫乃可耳所以又曰一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以至十二類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又且令共證佛果矣予至此不得不心折於調御也豈忍遽以禽獸絕之耶又迦文于歌利割截肢體曾無嗔恨豈惟無嗔恨而已仍又欲與歌利共證涅槃也此佛菩薩之廣大無量也蓋窮小人之情至于以怨報怨未窮也有德不報未窮也至于無怨而以怨報亦未窮也唯至以怨報德理之所無而事乃有之而理至此始窮矣予何知焉唯有歸依世間解而已不敢謂以直報之爲我所當學也何也恐其人眞實有可惡之跡犯天下之公惡而直以公惡處之彼且曰此報我昔日之怨者也故寧不以直報仍以德報之雖犯作偽之嫌不顧也

重修海會院緣疏

言竊聞之有經世之學有出世之學經世則大成集歸尼父出世則最勝無逾迦文道本相須見分岐指言自總角已稟志皈依迨結綬遂迷因逐物今偷生且六十年於茲矣六十歲以前備歷窮通禍福生死榮枯之相回首盡是空華

白水齋文鈔

卷一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六十歲以後堪憐老死病苦三塗八難之因究竟將歸輪轉將來如赴市之牛犬步步已近死期現在似少水之鮒魚沾沾有何樂趣馳逐於富貴功名聲華歌舞之場愈增煩惱即寄託在煙霞丘壑文字朋友之地未證清涼蓋前此尙有好醜兩途賢愚共驚後此只爭生死一路豪哲難逃刻刻不停星星非故且如最痛癢是血肉之軀到頭果成何物極親切是兒女之愛臨期略不相關一旦眼光墮地鬼手捉人業力所牽不知何處可止識神未泯總來忘想所招貪淫愛渴都是無明即慧業文心皆成罪果現在五濁三毒之中惘然果不知因業不知報誰向人天罪福之外照見死此生彼捨身愛身如來說爲可憐憫者豈虛語哉契經曰佛種從緣古德云轉物須智良以發行起因者相因相悟性此中導引殊微依實行權向上感通良在吾土有海會彈院者地可布金人斯卓錫邑中薦紳先生後先頂背相望雲鶴翔禪率飲茲八水桐鸞綺藻盡棲此雙林既現宰官長者應身說法合無莊嚴供養成就儀瞻言練若斯此

祇桓借渡慈航期度脫於千百萬劫瞻依調御免流浪於一十二緣貞俗同歸天人作眼開提慳食是非波羅檀施爲先經云愛欲爲因愛命爲果由有諸欲助發愛性是知愛卽是病佛卽是醫貝葉靈文中具驗方見聞喜捨皆爲良藥詎可無一瓣香向一佛二佛試種善根從此讀四句偈于千劫萬劫永獲妙果既以福田淨土接引中根法雨慈雲普沾含識至覺海激圓性天皎潔同臻彼岸共拔迷塗端有待矣夫豈徒哉又思韓退之力闢浮彌大都是罪福之粗至法王與義未涉津涯蘇子瞻深心禪悅亦僅窺游戲之迹止借義海餘波時資筆楮且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所免者何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所得者安名朝聞道夕死可矣不聞則不可以死乎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卽可謂知死乎噫嘻物不可以久居其所窮于外者必反其家古今大覺均等仁慈後先聖人原同悲智今茲盛舉良爲大事因緣借此化城徐臻寶所謹疏

讀高皇帝救諭

白水齋文鈔

卷一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伏讀高皇帝救諭文義淵奧未易窺測究歸于智其旨安在令中外臣子仰干聖怒罹國憲益見高皇帝論誠後世至意臺臣試恭繹智義而暢其說考授日擬作示諸御史恭繹高皇帝救諭眞欽明文思矣聖意在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究歸于智何也人之有智如人之目暗室之燈天地之日月無則不成世界矣智者慧眼一照禍福皆空不智者觸目成迷現前死地危矣哉試問何以智何以不智曰知斯智不知斯不智矣何以知何以不知曰致斯知不致斯不知矣何以致何以不致究指歸于格物而已試問物是何物何以格物盈天地間皆物也從何處格起語有云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又朱子曰于天下之理有未窮則吾心之知有未盡果爾則終身無知之之日矣何也以物理之在天下未易窮也不知吾身心意知皆物也還格此身心意知之物而止矣身心意知中有何物曰喜怒哀樂是身心意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何以謂之物曰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恐懼憂患焉又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哀矜畏敬放惰而辟

焉既有所以既之其所矣可不謂物乎喜怒哀樂物也所好樂親愛又物也物又物輾轉發生盡平生格之恐不能盡皇及身心意知之外乎纔之其所而好焉雖有惡以至大惡我皆不能知矣纔之其所而惡焉雖有美以至大美我皆不能知矣纔有所恐懼好樂焉即視不見聽不聞矣至于視不見聽不聞走死地如驚世界昏黑舉足皆貫城矣如千聖怒羅國憲者可不謂前車乎果如此即至博如張華知盡世間之物亦復何益然則何以謂之格物也曰吾人終身終日常在物中雖夢寐之中皆物也盡古今聖賢學問止有格物舍此格物再無一事雖畢世言之不能竟其說終身行之不能竟其事今欲言下盡之得乎曰姑舉一端引伸觸類可乎曰難言也且舉中庸人皆曰予皆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既知也爲罟獲陷阱矣肯入其中而不避乎雖驅之也愚者且不肯况智者乎曰政惟愚者不肯予智者反自驅之也罟獲陷阱之即物何以格此罟獲陷阱之物也蓋陷罟獲陷阱者掩取鳥獸禽魚之具也鳥獸禽

魚何以肯入此罟獲陷阱之中乎則以其中有鳥獸禽魚所迫欲得之物在故不覺入而納諸其中耳試將今在貫索之人取其案而復勸之皆被此物陷之也滯世之君子小人在貫索之內貫索之外者皆顛倒于此物而不知但有幸不幸入與不入耳若說至此則不必再講格物致知之工夫矣至無物可格而後謂之格物若見有物便不能格物如此雖一物不知何傷乎是可以對玄武以澄波鍾山之蒼翠矣然于高皇帝救諭曰智者居是尙未盡萬分之一也但以此引伸觸類庶幾可得涯涘矣

冀南會約

鄉有會焉何居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聚于鄉觀于國有會焉修舊而敦好禮也是故有燕喜之期有慶問之節君子不豫凶當云慶吊易問者諱之也時有觀陽之感焉故卒言之又問義爲遺該與贈且疾病而訊視焉亦爲問有祖辭之義有酬贈之則有勸誡之規會而備茲五物焉君子曰嘉會矣會約

更長焉以齒遞及之旅進旅出者齒不及則遞直焉期惟擇長之者之便既應慶祖者而爲之舉舉無常儀直取于公餘以其私足之不然有五簋之約在爵無筭嗣有以覲入者以賀入者以進秩入者以除補入者以復命陛見者以起召入者以皇華出者以遷擢出者以休沐出者以銓除出者以持斧出者復有以于大夫入者京朝官入者慶賀酬贈之數各視其秩而爲差日居月諸匪朝伊夕詎徒承筐是將直云示我周行耳不寧是玉帛禽魚之餘浮於出則長者衡之諸慶問之儀欽不便衆在者主贖出者不及焉則取于浮嗣俟其來安而責其進且居春明曾受餽遺焉退而不及往而不來非禮也近慶好爲醜金而舉爵嘉典也受之者斯受之無復維宴之爲煩衷分其來而爲之往若爾我遞爲之詎復須此于是潤蒼爲之賦頌弁曰爾酒既旨爾禮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庫部則起而賦小明之五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其晉人之歌唐風乎可謂良士矍矍矣董子喜而拜爲歌伐木且曰視彼鄉井相

友相助吾二三兄弟不家食觀國之光誼遜同井是觀面目獻蓋曰旨哉賦抑之九終焉蓋告之話言順德之行矣復申之曰茲役也其無煩無侈無僞先民有言抑情以止慢疎會以生敬其斯之謂乎煩斯狎狎斯慢侈斯靡斯濫矣信以成之君子哉再具酬贈之數如左

直義或問

或問曰直之義何居乎曰言心言性以及仁義禮智者多矣未有專言直者自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始以直盡生人之道仁義禮智統是矣或曰子無侈譚但直指直之義且奈何曰余不知其解也仍以所聞于夫子者而證之可乎直者是非好惡不忘其本心焉而直之義盡矣天下萬世之公舉在是矣賞罰用舍生殺予奪于是焉出質諸鬼神建諸天地悉此物也直之反也爲枉爲罔始不過是非好惡一念之微姑遷就焉有已爲天下萬世之僂民矣直則誠誠者天之道也其次致曲致曲者曲以行其直也人道也或曰固也若徑情而直行可

乎曰善哉問子曰直而無禮則絞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同所學何事
學禮也既質直矣復察言而觀色既義以爲質矣復遜以出之若不質義而直
焉徒察言觀色退遜而已則爲巽悞爲媚世苟曰質直可義矣徑情而直其
債事也與枉等不超絞而已語曰事親有隱而無犯蓋隱則心安安焉而直
在矣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此致曲以行其直也父子之間何嘗
不可直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然者則爲毀譽毀譽且不可況
其甚焉者乎辟則爲天下僂者皆毀譽而甚焉者也或曰子言直之道幾盡矣
許以爲直者其所許之入之事皆犯天下之公非公惡矣此而惡之何居乎曰
所許之入之事誠犯公非公惡矣但許者之心則不可問也即其心無恩怨矣
其心無他而其人則非也或位卑而言高或不在其位焉則罪與患隨之矣言
入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果不善矣但我不當言之爾或曰許誠不可矣若言
入之不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不免于禍則直以持世厚以居身君子有二

道乎曰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盡忘其怨矣以德報德則未忘其
德也未忘其德固有不得盡行其直者矣苟有人焉操用舍進退之柄遇途之
人直以是非好醜如其數焉黜陟之而已何計焉即怨者猶是也若怨者合進
而用直進而用之爾若有德于我者其人果賢耶進而用之固也苟犯黜幽之
典可奈何公議不可奪但視途之人姑未滅焉則吾之心盡矣此正所云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所謂曲以行其直也或曰至哉言乎語曰爲
下不倍又曰惡居下而誦上者何謂上即簿與尉民之上也有君民之義焉而
誦之可乎若簿與尉不奉若功令復縱其虎而翼擇人而食之不寧是苛政且
猛于虎民弗堪也重足側目將挺而走險當斯時也言之則爲誦不言將父老
子弟立而觀其死矣忍諸曰子何言之甚也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或曰涓涓不
已將爲江河當秦寇之始亦起自簿尉爾嗣費縣官金錢數十百萬殆十年於
此蔓延六省天地流血其時若刺史而上暨御史大夫有一人明而察其隱

煩尺一之檢而滔天之禍塞矣即不然有薦紳先生不惜一言造桑梓之福不
過曲突徙薪而已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當時秦士大夫不及此而今且
以晉楚豫蜀爲察矣曰然滔天之禍兆自濫觴固也言滔天于濫觴其誰信之
當此虎從橫道路以目即言之不聽也是非告之禍福動之未已也法言巽語
諷諫諫無一可者而其計窮矣若聞過而喜昌言則拜即芻蕘得言况士大
夫乎不然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矣况芻蕘乎或曰簿尉之上有郡守焉
層累而上有守巡使者御史臺獨不可一言及之乎曰烏乎可御史大夫而下
且曰夫夫也賢豪爲鄉里居間武斷規厚實數至假之室未得厭所願乃爲是
持吏短長條節將伴聽之復心薄其爲人烏乎可簿尉而上一體也又將曰
夫夫也言簿尉不已且將駸駸乎侵郡刺史以上矣不惟心薄之且中以禍結
紳先生獨非人也與哉噫臍之害先百姓受之非愚無知則狂而已或曰姑無
訟言之曰貪曰酷以他詞微言之曰簿尉未習于水土不諳于風俗可乎曰然

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微言隱語居今之時察而解之者誰乎恐且曰不習水土
未諳風俗小過也姑安之仲尼不爲己甚者肯曰吾察其所言若有藏焉而未
盡之詞也其存而廉之已而曰果然某簿尉猛于虎且喜曰夫夫也君子也噫
安得若人而與之言乎或曰子之言是矣爾將無忘言之失言之害小萬一聽
之片言隻語塞天地流血之禍則爾之德大矣國家之法自上行之小民習而
安焉則天下治上之人不行法而使民自行之而天下亂今日之寇初皆自行
法者也三載黜陟幽明柱後惠文歲舉之百姓在水火之中時若以几而待終
歲且至三年終歲三年而不盡而百姓之望絕矣不挺而走險復何待焉走險
之害小至紀綱風俗之壞中於人心者爲千百年之害不止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而已蓋走險之害尙可干戈定之而紀綱風俗之害中於人心者雖干戈不
能定也噫子大夫忍人也惜片言隻語不塞流血之禍費縣官金錢數十百萬
大兵大荒大疫之後二三子遺肝腦塗地皆子大夫不直之流禍也若聖人君

子必有術而處于此子大夫不仁之人且不學無術言未已余有隔日瘧瘧遂發寒極酒洒口噤不得語或人皇懼俄有人報曰邑鼓譟執簿尉俄又有人報曰邑之南以癸卯日動衆搶石白而北逾日且百人乙巳以千有奇至邑二十里許歃血要盟聲言曰願得蛇虎而甘心焉或人去其家將一舍遂歸收保其妻孥余殺鷄爲黍炊未及熟不遑食倉卒去

生機

溫陵李長者序張橫渠易說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易簡一易也不易乎世是不易一易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是變易一易也隱盡之矣余謂生生之謂易是生生又一易也惟生生故易簡惟生生故不易惟生生故變易此富有日新之府所謂淵淵其淵也所謂左右逢原也所謂不測也帝王賢聖道德功業盡從此出一息不生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故學者止務所以生生者而學之能事畢矣姑以文章言之古人之文章自六經而下讀之千古如新者何也

泃水齋文鈔

卷上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有生氣也讀之而索然無味者何也無生氣也今日之制義亦若是有成弘先正之制義至今可傳而近日名公大家人人所膾炙而戶誦者既以取高第博文譽然其文實如嚼蠟詎可吹響而隨衆也哉文字有文字之生機上生下前生後節節相生而不容己若上下可相易前後可更換可謂文乎此文字之生機也然文字從何生從本題生也本題之生意未徹而文字一字措手不得矣凡文字之所應有者本題原有聖賢之言旨遠詞文不必借材於別徑取精於旁門此題與文相生之機也此題何所從來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作文者代聖人之言而不明聖人之心可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亦無以知言不知聖人之心亦無以知聖人之人從聖心而生聖言我以聖人之心而發聖人之言庶幾有合此聖人聖言相生之機也聖人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之所言皆聖人之所已行皆衆人之所能行若衆人所不能行則聖人決不肯出諸口矣故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此君子戒慎恐懼之心法也明聖人之心

而後可以明聖人之言明己之心而後可以明聖人之心吾心不明而欲發聖人之言是爲揣摩爲剽竊業舉者非自明其心不可故曰仁者人也人即不自謂仁而肯甘自謂非人乎仁人心也人即不自爲仁而肯甘自謂我無心乎恐天下之人決不肯自認我爲非人我原無心者矣此千古聖賢與我相生之機也然聖賢與我雖的然無二若但從聞見承接意識比擬萬萬無謬然此道理爾聞見爾與吾心了無與也直盡掃一切無依傍無墻壁心所未信雖聖賢之言不敢阿附心苟自信雖芻蕘之言與聖人等至此則左之右之無不有之詎止文章而已哉此心與心相生之機也生生之謂易也隱盡之矣

題卷

天啟庚申辛酉之間言猶得侍希泉先生先生峻標亮節無待余不肖言時更有鄒南皋馮少墟曹貞宇諸君子學者望四先生如祥麟威鳳又賴福清蒲坂兩君子保全調護之今二十年於茲矣哲人其萎可奈何余諸生時又得親見

泃水齋文鈔

卷上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呂心吾先生坤魏見泉先生允貞撫晉吏治凜然監司守令無束脩之餽曾幾何時而諸巨媚子貪夫酷吏遂徧天下以疾威降割悔禍無期回思希泉先生立朝侃侃之日何如也今於先生次君又得見馮黃兩太史真跡當日于君臣朋友之際如此今天下以假聲氣收真小人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有以也夫昔聞前輩談先生事甚悉然神宗見夢今日始知之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信哉

徐六岳先生偶咏題詞

勝地良辰晴卉幽籟對之輟作丘壑想即欲挂冠神武而古人名達事或有待如韋莊逍遙賀監鏡湖上章累請始從之何可遽得矧六岳先生以豐鎬爲松楸以鎖鑰爲帶礪六朝佳麗舉在目前上臣憂國閱時不皇啟處暇問平陽歌舞博陸山沼耶乃請告未得待皇吟咏忠愛之誼數篇之中三致意焉殆仲山甫其風穆如矣昔公先中山九佩大將軍印迄老不倦今何時也公纔逾六爾乃求徒步南崗乎請以旅獒王會之詩先之

跋董玄宰戒懼帖後

玄宰云既不睹不聞矣何處可容戒懼既戒懼矣尙得謂之不睹不聞乎又云觀未發時氣象既曰未發何云觀也舉似袁中郎諸夫子作話頭參取不知先生將戒懼如何理會若向宗門中只消得一棒一喝止增狂慧何濟學者生死分毫若真實爲自家大事如何在口頭討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這便是真正消息果然要個榜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便是直接堯舜允執之傳言思路絕禪火子何處生活只管終日戒懼休問睹與不睹聞與不聞臨淵履冰何曾間斷些子這便是行深般若之時故曰至誠無息本體工夫無可分析且道已發是過去未發是未來現在如何玄宰當在此際着語更于何處別覓生活也試問玄宰既曰戒懼矣又曰君子不憂不懼何也勇者不懼又何也又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何也此處理會不清却向臨濟德山句下求生揔教印可不免臨期手忙脚亂刻下休將閑話支吾且去觀他已發時氣

洎水齋文鈔

卷二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象如何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一刻不戒慎不恐懼則須臾離矣一念萬年豈論須臾學者休將戒懼看作有所恐懼這政是無息政是生生不已之真機至誠不息君子自強不息雖是朝乾夕惕戰戰兢兢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不論已發未發依然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也然此是學知困知實實下手處必如此者何故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纔不戒懼危者愈危微者將漸滅無餘矣亡國喪身之禍四生六道之變如何不戒慎不恐懼致有性命之憂陷入禽獸而不自覺也道之於人也不啻飲食而曰鮮能知味者何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其所嗜而嗜之不知天下之正味故曰鮮能知味也

世間有一種貧賤之人半菽不充不暇簡擇故不知味有一種富貴之人日費千金無下箸處黍稷稻粱厭爲平常故不知味又有一種脾胃受傷飲食到前

便生厭惡故不知味又有一種食而不納納而不消故不知味有此四種誰爲知味者乎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怪焉

人必知味而食而後甘食甘食而後臟腑榮衛得飲食之益長生久視免六氣七情之厄余至今日而後知世之不講學不修道不求師不讀書皆不知味者也皆病人也纔無病便知味便索飲食不肯忍飢受餓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管仲諸君子可辦也爵祿可辭也魯連諸君子可辦也白刃可蹈也祗金革死而無厭茅焦諸人可辦也皆是憑才噉名使氣之一流爾至中庸則君子而時中者也至誠立本知化者也窮理盡性至命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有才技可恃乎有氣魄可籍乎有意見可憑乎才技氣魄意見毫無可倚而世間才人智士之伎倆窮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道何脩而可

中庸不可能也而曰君子中庸何也君子而時中也時者何卽春夏秋冬之時

洎水齋文鈔

卷二

三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也誰能違此春夏秋冬之時而乃歸之君子乎發而皆中節之謂和節者時也時然後喜時然後怒時然後哀時然後樂雖怒與哀皆和也故天寒熱溫涼之節則雖折膠流金皆太和之元氣也發而中節不可能也有未發之中而始有中節之和也必戒慎恐懼而始能有未發之中也而戒慎恐懼者其誰能乎故無意無必無故無我無可無不可無適無莫無思無爲空空如也而後可謂未發之中而後能發而中節也此惟慎獨之君子可與凡也何也以不敢一毫自用惟知有時而已若小人則不然惟知有己執以爲可雖時所不可而彼不顧也執以爲不可雖時所當行而彼亦不顧也敢于自恃敢于抗時故曰無忌憚之小人也何也以小人原不知戒慎恐懼也以原無未發之中也此非日用不知之百姓也人皆曰予智者也皆騙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者也故夫子諄諄以中庸教人也皆所以救天下後世之賢者智者令其出罟獲陷阱之中者也而奈何賢智之不肯信也

萬物之中人為貴人者得天地之靈氣而為心故人心一刻與天地不相似便非人矣是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無息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道也以故聖賢立教再不作兩件看曰易與天地準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不知天不必求之于天但看我心意知何處與天差別不知人不必求之于人但看時行物生于我已發未發何處差別不知天不知人不必求之天人但看聖人之言載在六經者何處不明白直截故知言知天知人原非兩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即精一之旨也不為不欲者道心也特幾希爾為之欲之者人心也內有種子外有塵緣內外交構當聲色貨利之衝危矣哉人心道心是二心也二則不一二則雜雜則不精大勇者無為無欲單提不為不欲一念無第二念以貳之是謂惟一無第二念以雜之是謂至精

蓋余服應孟子此語而後悟致知格物之旨也不為不欲者良知也無為無欲者致知也所不為所不欲者皆物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性之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欲也人皆有所不為不欲此良知也不禁而為之欲之則自欺矣無為無欲則自慊矣此之謂格物而知至君子必戒慎恐懼也何以人心惟危也試觀凶于爾家禍于爾國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有不兆自一念者乎危者愈危則微者絕矣纔不戒懼則禽獸矣已亡身及親矣可不畏與不睹不聞也奈何若待睹聞而後戒懼焉則已危矣微矣已不可救矣古人臨淵履冰有以也夫

既曰戒慎恐懼又曰不憂不懼也何必戒慎恐懼而後能不憂不懼也吾夫子之發憤忘食政夫子之樂以忘憂也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安在在臨淵履冰戒慎恐懼政仲尼顏子樂處舍此再無處尋覓矣

與藍仲遜談易

言成酒泉無所事仲遜問過談易言問曰小畜之義何居仲遜良久稽然曰文之繫斯卦也隱而不肯盡其辭其憂深其慮遠不惟是為君子慮其為小人也亦周以至夫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是上下皆為小所畜矣而人誰甘之

初四正應也勢不得不為所畜也但復自道爾二與初一體二雖欲不復為初之君子所牽可奈何至過剛如九三則不履為所畜矣有不反目者乎反目則凶聖人仍歸咎于三曰不能正室不得已也然幸而六四且血去惕出九五之有孚擊如也庸何傷乃從古如四者幾何人哉有密雲而終不雨者乎殆至上而聖人乃始盡其詞曰君子征凶自昔如此者不知凡幾治幾亂矣甲乙之際無乃其時耶文之不肯盡其辭者至甲乙而發無餘蘊矣噫至今日而始知仲遜之微也

書若水惠紙

士大夫惟有讀書此外再無別事如人之于飲食一日不再食則飢若束書不觀不止而貌可憎香木間強而已但頃來聰慧少年尚讀一種妖邪誕忘之書浸淫及于舉業為人心風俗之害不小五經日月也光景不異而千古皆新即讀莊列淮南呂覽諸書千言萬語不如讀五經一言半句之益况下于莊列者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三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乎經中何所不有捨此他求非狂則愚經之外則有全鑑鑑者經之注也上下數千百年中間經濟道德文章學問如入五都之市隨物舉有但恨我如窳人無物以撮之耳凍水此書常與五經並垂不朽當凍水為此書以十年之力經數公之手藉縣官之寵靈其稿且汗牛充棟告成之艱如此吾輩以竟歲之力可再讀之乃度之高閣可怪也言少時不知讀比纔知讀而目力精力衰竭開卷一尺便已眩昏奈何因自見惠此紙認書之以誌媿云

偶書十六則

頃讀晦菴文公乃嘆公無列不讀書而為後來苦心無所不訓詰即毗陵唐荊川有左編右編編諸集思公立朝甚久何暇讀如許書無論君子人品事業何如即作一讀書人令人千載服膺耳念之悔恨

近來學者之病好問異書五經無幾不盈篋筒通鑑一編備集今古尚未周讀日問異書何也二書政如河海象飲鼠吸所得幾何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任千古以來聖賢傑補天浴日文人墨客雕龍譚天無不取給于
此而二書寂如也頃老矣一日未填溝壑願取五經各讀一過却以通鑑雜觀
游衍之謬先識于此

夏早無聊日惟閉閣兀坐而已苦睡略取架上經書日攝一二行居心永日而
已因思清福古人享用都盡如康樂一生在山水文字之中詩云懷抱觀古今
寢食展戲誰所謂展戲誰即在懷抱觀古今之會古人以讀書為戲誰為寢食
而今學者則以為苦無可奈何方讀書耳

唐虞以降至周而質文之變極矣嘗謂周公嫌其太盡賴夫子維持之而虞夏
之意尚留漢唐以來叔季之新氣極矣嘗謂秦以後闕里之脉甚危賴宋諸老
以迂闊補救之而精一之統不絕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悲夫

聖人君子之學無不本于柔者如詩詠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申伯之德柔惠
且直又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至矣哉書曰沉潛
潛水齋文鈔 卷十一 三十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剛克剛克而曰沉潛剛豈易言哉嗟乎涉世且不可況當君臣父子之間乎
柔弱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當日直謂老氏之學爾後乃知源本坤卦故乾
是神聖坤又一聖人也如伯夷柳下惠之于孔子是也近日讀書始知後世君
子盡領坤卦之學至乾卦全讓堯舜孔子而不敢當矣自乾而外六十餘卦皆
君子之學也皆善學乾者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二語可以盡鬼神之情狀乎體物不遺與臨汝之上帝果
是一是二既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指掌又曰敬鬼神而遠之
既臨汝矣又可遠乎此等奧義安得起昔者吾友而共恭之噫

朝聞道夕死可矣或曰若未聞道則不可死乎曰未聞道則何可死也一日未
死尚汲汲焉冀萬一聞道庶不至倖生枉死耳聖賢發憤忘食皇皇焉如有求
而弗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政謂不可以死也曾子易簣反席未安而歿
時始頃刻之間爾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一呼便是常而喚醒想臨淵履

冰何等工夫免夫所免者何事今夫屬纊之頃猶刺刺田舍錢債兒女妻妾生
平未了事件此亦一息不容少懈者也君子小人為善為惡一也由此觀之聖
賢一生兢兢業業只為生死一事耳季路問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皆以子路問非所問故夫子拒而不答不知己盡情道
破竭兩端而告之矣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皆盡生
死之道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試問上帝為誰人耶鬼耶能為臣盡臣道
可以事君即可以事上帝莊子曰善養生者乃所以善善死也此亦有見之語
如蒙莊者政夫子所謂狂簡斐然成章若在聖門夫子憮憮焉當在端木之上
矣

陽明先生良知之學是千古之滴血公案不知者祇為偏枯殊不知良知之知
原不與行作對所謂致知慎獨皆此知也明德即知明明德即致知但明德是
渾淪之體猶如穀種而知其萌芽也孝弟為仁之本政謂此耳佛之所謂覺所
謂種智行深般若行此耳後來龍溪頗暢其旨學者試取而讀之

潛水齋文鈔 卷十一 三十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讀吾儒之書如餌參朮昔者謂調埋脾胃醫中王道若病人膏肓則參朮未必
奏功謬謂調御諸經則大黃枳實天雄附子功與參朮等無有二政在火宅苦
海之中非貝葉靈文不能永拔諸苦說食不飽讀者當自知之

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恐懼矣尚得謂不聞乎正心誠意致知與心如何理會
知者心之靈也果此方寸便謂之心乎佛說有八識七識即誠意之意第七識
八識與大學所謂心與知者不知又當何如分疏日來為此一事寢食都廢奈
何

昔人以七言始于柏梁謬矣後如何其夜未央此與江有香草日以蘭何如余
謂屈宋七言真絕千古後之作者無復措手因讀離騷猥為拈出若讀三百篇
暨騷漢魏以後可廢也若近體無騷味使桃薄不可讀不得日以醇古以此細
唐以上不可况宋以後乎

平原書多寶塔碑謹嚴無一筆懈然是公初年筆家廟碑暨東方朔像贊風氣更復迥上公率多真書行草殊不多見爭坐帖祭十二郎文蔡明遠送米帖韻格可愛朴中藏秀余在長安曾見公書摩利支天經真跡對之雖然生敬便如摩娑古鐘鼎淳古之色溢諸墨外非唐諸公可及也

書雖小道然能者代不幾人晉唐而下即點畫波磔夫人指腕間亦隨氣運隆替耶可怪也元常逸少而下嗣惟魯公深醇可敬虞褚而降便隔一塵矣書道尙爾況詩與文章乎

偶閱兒旋所收張仲子賢友中諸詩書及在使而者賞玩良久輒不禁向往此小道耳何喜焉畫之趣幽書之味靜且習者之胸次近于讀書况且可喜而况真能讀書者乎以此幽靜之味奪其淫躁奇表之習夫子所謂賢已也飽食之人收檢喪身有甚於博奕者博奕特不如讀書耳何傷乎夫子蓋設身而處爲父母者之地非權教也

兒履旋寫虎谷蘭閣圖乃作亭橋踞溪澗左右爲裸塊歷落之形參差翼夾之纔占庭地十一二餘都空闕不着一草一木余謂此畫家章法也畫家貴有遠神故有平遠高遠深遠此政所謂平遠高遠也詩文妙會原與畫理相通盡思解所得十六七而脫筆格又僅得十二三而有餘不盡之意可知而不可言之妙即在所不盡言之中此法難以言詮孟子曰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即如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漢唐以後數十百言不能盡而此含吐紆迴于二語之中中庸爲恭而天下平一部弘深精奧該備無遺又如必也正名乎夫子以當日衛事不知有如許事業無限躊躇思來還是正名爲重爾靜思當日語景多少無言之妙藏露寂寥五字之中此真所謂難爲言也秦漢以來詩文未易縷舉可以意會畫家空遠無窮之景不著一筆而寥落亭橋兀坐枯槁之人反收拾無遺若既作亭橋意謂未盡將味地十七八都以遠浦孤村透峯積楚墳寒無已反不若空闕之爲無盡也此道詎止詩文從躬藻德亦當

如是寡言之味饒於多不言之味長于寡記往者題旌畫有畫理頗與詩文通觸類關生從此起今且十餘年矣畫理長進未識詩文何似耳吾友鍾伯敬自題所作畫曰君言貴具文人氣在于離處察其意熟後求生釋求老再見君時方敢議此語煞有至解

1874-96.5

洺水齋文鈔卷之三

陽城張毅山先生著

告邑中父老守城啓

謹告客歲麥秋賊至而未爲大害今年夏四月聞警而未即來人遂狂之以至今日今又且狂視之曰賊去未必再來即來萬不至攻城嗟嗟吾試質二三父老子弟而詰之敢以此區區保不再來不攻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萬一賊復來來而攻將何以待之賊初起纔千人爾頃聞至十萬後此脅從未已也浸假而如銅馬赤眉將數十百萬風聞大寧見告矣吾邑表裏河山城堅可據也此是四塞之地不幸賊圖此爲狡兎之窟進戰退守從此蠶食高都上黨據本行之脊以窺中原東聯叛將可奈何若果至此肉食者謀之今藝恤其緯且爲吾維桑目前之計則吾邑一小金湯可守也從來攻城爲兵家最下之策古曾有以數十萬而徒困之斗大堅城之下者未暇縷指但須有守之資有守之

洺水齋文鈔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具有守之法三物備而人心可恃以無恐守之資奈何錢穀是也守之具奈何雖所需尙劇而火器最急守之法奈何恩威其切務矣至布置之方則有城守一書可採擇潤色而輕重布之吾嚮者亦以賊易與耳今實有戒心焉見吾邑城守徒是睥睨之間立數輩不畏不懷之衆耳若大敵臨城而此輩不畏我之威肯備然登陴敵上所愾乎我守此嚮之怒無勇之拳既無物以果其腹鼓其氣而彼無擔石之積日不再食之妻子徒令其不日不夜立於祁寒暑雨之中矢石交下之頃斯須而潰不待吾詞之畢矣既潰之後身爲魯妻爲妾尙忍言哉日者白巷諸里子女玉帛以奉賊者無論而膏斧刃填溝壑者不可數計積三里之物力使先是而語之曰爾損其百一不憚征繕以從事其孰能之寧女子玉帛奉賊盜填溝壑膏斧刃而此百一決不肯取諸懷而與之則吾之所大不解也然後先倖免者當今日爲亡羊補牢未雨徹土之計令損其百一萬一以儲之物恐仍是三里先日之人心則吾又不禁痛哭流涕矣陳孝廉據其

未成之樓周村以一富屋散千金徒據一土陴而賊不得志以去况吾邑百雉之區乎日者逃難之衆且幾萬米遂騰踊白大司空慨然損谷四百石而米直不騰人無譁者睥睨之衆皆欣然相告而曰人心不可以恩結吾不信也大司空將有執筆而從其後者自此千古矣刻下願我維桑父老子弟緝紳以倡士民城中以倡四境如有中人十家之產以上者各籍其名彙集焉爲第其等再集諸父老而議之約人所損雖至富而貴者人不過其中人之產而三物犁然備具可乎不可乎有識者試作客難吾將緩頰焉吾邑之事原仍以吾邑之人爲之邑父母爲民之長不過藉其寵靈假朝廷之威福固封疆保赤子耳猶一家然父兄子弟亞旅強以共爲之乃克有濟今吾邑之人貴者養尊處優次者

徒是巷議無益於成敗之數盡以所可爲得爲之事委重於邑父母邑父母守此懸磬之懸而視民如子不肯爲一切苟且權宜之術顧此蕭條散緩之狀徒有潯然吾邑二三父老亦當設身而處矣又有言於此從來龔黃卓魯有十年株守一邑者乎吾邑父母將報最矣無論徵書且夕至即以巍然子大夫考績之後俯就一含香之署卸擔而去誰得而議其後我父老即拔轅隊轍萬不能借恂即樂只君子回首并州顧此子遺亦不過泣然歌離黍麥秀之章父母子弟交無可奈何矣如何如何既告之後播紳學校大宗巨室各約其黨俟既畢仍集諸父老而議所爲三物之資決不至強人所難爲非常之原不則吾亦東身以聽此劫運耳臨書懇切皇愧之至

洺水齋文鈔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耿曲沃啓
做土劫運兵火之後荒疫相仍頃復大旱開平水四境亦復如是可奈何救荒無奇策詎有點缺成金神輸鬼運之術但賴父母子民兩心照取上下相持各保無恐昔人有云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豈必有奇策哉憶客歲做邑大荒窮鄉鼓噪幾致燎原今日更甚乃四境寂然何以故豈眞解推而衣食之耶良以現在父母誠求保赤此方可恃耳從此再細講振救之策上下相安雖死不怨

與耿曲沃啓
做土劫運兵火之後荒疫相仍頃復大旱開平水四境亦復如是可奈何救荒無奇策詎有點缺成金神輸鬼運之術但賴父母子民兩心照取上下相持各保無恐昔人有云存心愛物必有所濟豈必有奇策哉憶客歲做邑大荒窮鄉鼓噪幾致燎原今日更甚乃四境寂然何以故豈眞解推而衣食之耶良以現在父母誠求保赤此方可恃耳從此再細講振救之策上下相安雖死不怨

何者以相信也此治生年來目擊如此吾輩作令案簡易耳獨是催科一節最爲循良所苦況今者羽檄旁午此中亦無謬巧但催比督責之時與差役下鄉票檄紛紜之項無令胥上下手差役持尺符足問左狎狎可畏居者行者各互關通吾輩過關略施朴責若輩得當遂以力酬之飢寒無告遂登鬼錄刻下催科定在不免但官長以不得已之心行之此心可諒雖猾者不怨也治言作令壽長曹丘時有堂邑許繩齋老師師新已每以手札見示輒推赤相與一扎云當日曾謁貴縣王太守疏菴公公祖爲政寧可柳後打勿打後柳繩齋先生曰此仁者之言也我謹識之今舉以相告蓋太守治言外翁也此爲政一節細事耳先輩諄諄相告可思也寧陵縣呂心吾少司冠加有保民實政一書殊可讀此公刻刻爲民近日作官者立致鼎貴多以守令起家然多能古人有云願爲良臣無爲忠臣又有云願爲循吏無爲能吏旨哉治言往者作令至今思之尙有悔會記丙辰大荒大東人相食他邑振球錢穀率取給上官百姓先泊水齋文鈔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人書二首

讀來翰追省往者都不可得然不佞歸里將十年矣近雖衰耗乃略知嚮往自恨居三家村裏傍皇躑躅無有半個可共語者昔人禁偽學不佞每向友中言求一假道學亦不可得假道學雖不如真草野然彼雖作假道學我以真性情聽之我自爲我性命而已何暇別其爲真假也以此知古今聖賢皆是豪傑爲之非豪傑決不能爲聖賢所以孟夫子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昔人謂做得豪傑做不得聖賢此語非也或者此言爲無忌憚之人發耳何以識得豪傑具有真骨氣真血性者即豪傑也眼中所見皆餘幾之人爾何也以除却首尾此身所餘無幾也報事者是真骨氣真血性之豪傑也真可以爲豪傑者也又

肯交友肯讀書不佞所傍皇躑躅求之而不得者而今在水一方矣奈何奈何但輒摻議論不能盡同然異者不能不異同者不得不同何以故如自率其性情皆至真無假骨氣血性之所在不可強也若不佞三家村有如執事交友讀書將北而焉肯交一臂而失之耶掌記垂覽至此當不俟其詞之畢矣門下子弟皆雋爽大非凡舉執事在吳越文章之藪當購佳本所選房書絕佳者再求名師厚其幣督課子弟功名固有分然作一真正讀書人固勝科第倍蓰也聲華裘馬之中終非我輩安身立命之處即文字丘壑尙且不可況聲華乎信筆潦倒其諒之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與張深之書

昔人謂詩春秋國語皆聖賢發憤之所爲而作也不發憤而作者是無病而呻吟如是不特六經雖西廂拜月可傳不朽何也其情真也故三百篇之中間多柔情擘語以此直情流行於往古來今之中雖經聖人之手不肯刪之長兄諸

1874年10月

刻如他種是徐文長四聲猿之類爾借酒盃而澆磊塊若詞苑春秋則真發憤矣日者不肯編管酒泉無書可讀止竟得易經一部讀之問有同諸生作時義若干首彼中諸生未易言不過自歌自詠而已不肯讀易長兄作春秋雖不敢妄自比然其致一也但酒泉萬里天涯所與居強半是侏儒番魯雜種之人令長兄在蒼雲之間是山水奧區文章淵藪使不佞得謫在此雖鸞鳳脚書亦不肯去矣昔陽明先生居夷三載困衡之中遂得大悟紹千古之絕學後龍溪先生更闡明無毫髮遺憾此兩先生皆江左人橋李去此中幾何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否更有繼其後者否執事其一過而問焉豈綺語談之餘半騷慷慨之後却取五經暨關雎餘姚之書再讀之又問橋李坊刻諸內典三藏都備若備得費若干金錢靈文具葉亦是佛菩薩悲憫衆生發憤而作如吾輩發憤者若不肯再得如前知非之年盡翻而讀之亦一快事也而今已矣對之徒有太息掌記試問之板果精否內宗鏡錄原一百卷後有刪者亦續有刻否有佳刻已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覺翻繆至此長兄其幸以教我

酒泉寄青閣札

弟至酒泉即寓禪室新正賦得一弁宅傍有圃可引木種果蔬僅借得史記求漢書不可得若馬角未生當以次讀尙書禮記去留都未可知亦漸有此中樂不思蜀之意百年強半之人雖身羅網苦然此中無恨何所不可擬元夕後向地主以一二隊馳關外臂鷹牽犬幸得黃羊野馬割以佩刀矣用野火生嚼流血良亦快事茗酪佳羌蹄結日獻酥潼以餅餅易之弟嗜此殊勝步兵美醞也

又

家累來詢知老伯母康勝年兄以下悉佳聞二兄尋已霍然有起色弟良慰兒旋屬兩年佳提挈愛如手足更相勵勉世講之誼中心藏之兩年佳德器是兒輩勝友聞之良喜弟受先帝厚恩涓涓未報鼎湖之泣悲悔交橫舉主當陽新

政改觀投界孤臣不得沾浩蕩之恩若太平有象弟即皓首還荒亦復何恨快雪齋五經一部蕭然在幾遂有終焉之志年兄如言珍重凡有水到渠成意便佳又屬解衣衣我其如挾纊矣

又

年兄華誕敬如來教昨約一切諸往來交際望與沁淵兄共訂之弟心目都病不能辦此別後晝夜以思殊無難事患難與病等爾昔人有言若得寒疾五日不汗死矣岳廣霞新寄一書良有味謂子瞻原未嘗學問只是聰明過人遇顛沛流離儘有可觀良是良是

寄石菴雲書

諦觀老親丈剛而達毅而敏才與膽足以濟之真豪傑之士非近日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可比自一別時慷慨數語知足以辨朝廷之事辱承翰及狂莽附布垂炤主臣一在靜軍務倥偬方寸亂必無濟矣靜生安安生慮一在嚴嚴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正以行其愛爾嚴生於威威生於廉廉止以繩己不可以責人繩己則人服責人則生怨一在誠大將偏裨以下有求於我也甚於我之求彼安危若樂更相寄也推赤心置人腹中如父子兄弟焉賢士卒罔不皆然更與同甘苦一在重重者何居重以御輕也或帷幄之中或爪牙之士知謀勇傑一可當百得若而人不大聲以色陰厚之朝夕左右忌者罔敢生心焉一在交大中丞大將軍居彼中久處文武之間無專行己之是降以相從大直若曲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上下翕然可以爲所欲爲矣故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一在慎謂起居飲食也右愚者之言智者采焉能言者未必能行不能行者才與膽限之也執事於兩者有餘裕矣敢以聞於掌記

札孫宅相

頃目力已減不得讀書爲恨惟易與詩日在案頭近於易稍有人處然易義合者十二三不合者尚十四五始悔從前不善讀書辜負聖賢爲可惜耳如雷之

九五陷於坎中而曰需于酒食困之九二陷於坎中而曰困於酒食其義何居泰九二政當泰時而曰包荒蓋包小入也不遐遺者不以小人爲遺而遺之也朋亡者內三陽皆君子且不敢以爲朋而亡其朋也此視後世君子果何如至小畜益煞有妙理宋之宣仁小畜之至善者也唐之則天君子亦皆爲用如宋廣平瓊輩其初二之牽復者乎狄梁公其九五之變如乎李敬業其三之脫輻乎當此時既雨既處君子無如何矣諸如此義抱膝沉思間有得者恨不與伯仲晤對耳若前半日讀易及詩後半日讀司馬鑑史作古今理事懸合良妙也

家書七首

閱坊刻數篇令人欲嘔文章之壞以至於此氣運爲之可嘆也擬草一疏以聞恐招忌姑已之前曾於時藝中丹鉛略露一斑既不特時尙又於文脉道脉粗有發明爾可充類求之匪甚不能復事鉛槧矣聞又有五經對語一書頗爲少年所喜未讀然謂此書當付秦火所謂析言破律象名改作其斯之謂與爾當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本原用功曾讀近人詩一聯云三代以來方有學六經之外並無書大賞之當作聯縣之齋頭也會與九子譚謂李卓吾四書藝數首可傳說者以爲腐吾豈謂經生壞其詞語所謂痴人前說夢不得爾讀之果得之文字之外便有悟頭矣我悔草內吾有知乎哉等篇亦粗有會發人不解也

近日公餘略讀書然老矣他書無味體中略佳則讀五經稍極唯讀內典差於生死之際有少分入頭始悔前作諸生時止作舉業看殊無毫末關涉頃歷患難榮枯及國家治亂邪正一身生死禍福之際讀之始津津有味恨不得吾父子清夜共譚耳頃讀禮開卷日幾尺許然一二語勝讀諸子書千萬言五經無所不有即以文字求之後來千變萬化無不從此中出者讀之無甚難以爾分中計之打併精神讀五經一兩年工夫可畢也但要讀之有法耳政與看山水無異所謂佳處領其要也卽此時作舉業便以舉業求之吾雖老矣自揣二月工夫尙能作近日脂粉文字但不屑耳噫

刻下父母俱存小大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一念及此通體汗下只有一法目前只速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焰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煖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望夙夜念之數年以後再無人說此等話矣

閱張三哥暨爾近作都有氣候始可與言文所謂氣候者如冬之不得不春夏之不得不秋也若氣候未至遽與之言何益政當保此清機無使日再以風塵世味汨而薄之也場後風塵倍宜自愛朋友攸担担以威儀其念之

閱墨義園楚佳者甚夥中間正變雖殊然皆發自性靈初不由記問勦襲而來至用經學妙無痕跡盡絕領釘之習殊用心賞有一部尙未閱完每閱過不敢草率細加丹鉛待完日寄往意象之外又顧自得如何耳看來不從深靜中有獨詣特記問決無售理待寄去後卽爲所駁處亦略微論其意安在乃有悟入耳剽竊撥拾者入眼便知何可欺也以其無真氣也間有偏鋒而亦蒙賞識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者以有真氣存焉爾知言養氣制義中亦有此道淺人不知

秋音得王孟楨張去偏殊得人前已有書云近來文字政極則必反之時絢爛之極必歸平淡此理也勢也爾文字太漫而用學問至清靈警策尙商量然此尙非吃緊第一在心地潔淨在證悟文字不得悟頭讀盡五車亦復何益近邸中有四作已付梨棗未成此較爾等制義雖少煅鍊組織謹嚴之工然節節相生縱橫變化出沒之妙則非爾書生所及雖略有道學氣乃却無帖括釘飯之習爾當思其真實有所見處此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也爾與孫李諸宅相無少挫折况功名尙是外物何可不作一讀書人令有道者鄙賤乎書至遺力相聞它不能刺刺兒女語身出處自決不能向爾兒女子相商也

桑林庄之西南舊指云底柱山也尙書云底柱析城至於王屋今王屋屹卓於南則底柱析城不止想當然耳白門有好手作底柱草堂記遂命山人汪竹村寫草堂卷子長丈餘首以蓮澤虎谷爲主底柱三山爲客既復以底柱山之稍

1874-96.5

遠曰門嶮者目為小底柱介於王屋析城之間上作草堂又以此為主王屋餘
為客黃何遠在千里內外明滅於豫州隱現之中山人曰我當作草木蒙籠丘
壑稠疊法變幻仰稱草堂記今先寄汝爾於事隙亦速作一長卷子寄我
王正以來獨居內省政擬望日向佛菩薩前作一懺悔疏尙未成大略我已六
十三歲向後仍有十年否死期近從前功名富貴田園宅舍思愛因緣再假
百年誰有歇手之日昨讀陽明先生書語門人曰工夫只從真切簡易處做愈
真切愈簡易當日不知簡易真切是何等事今垂老之年略窺一二龍溪先生
亦云學問只求日減減得盡便是聖人我從此以往止作此工夫而已再不增
添得些子即讀書亦不食多况其他乎此等說話向爾輩英少政如蟻蠟然亦
不可不聞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疏菴王公墓表

萬曆甲子七月壬午故太宰陽城王公卒於里第越崇禎壬午外孫言始克表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其墓時去乘箕之期四十九禩矣與議清肅物情傲恬天下追論故相江陵之
烈錄用後裔惟我公戮力三朝懋踐人望古有祭橋立之塚求魏徵之笏而不
於我公發諸擴鑿亦清朝有待之舉也孟嘉長往淵明勒石彼於外王父僅表
其逸情亮節矧我公位極宮孤際日月而司斗杓者哉公諱國光字汝觀別號
疏庵世居白巷里高大父聰聰生文文生開生承祖自文以下前贈如公官
妣並一品夫人公生時值正德壬申原太夫人有異兆方四歲太夫人早世繼
張太夫人就外塾淵警無輩年十六補諸生上舍嘉靖乙未選明經癸卯舉北
雍甲辰成進士釋褐吳江令蓋劇邑也循賦甲江以南公能其官飲冰視星破
滯讞剔伏蠹濬渠澮細魁猾至裁消耗五萬石比戶額誦每條教下吳人黠者
胆慄弱者乳哺也戊申春聞外艱懸裝去之庚戌冬補儀封令其土瘠公沃之
以德時輪蹄踵接方裁尉傳管蒙詎上官不避公習為吏數見益鮮壬子秩滿
除兵部車駕主事癸丑春改吏部考攻歷稽勳員外郎文選郎中餘地方涪雜

822

政府旁撓好行其私天曹往往被譴公劑之以正王戎簡要裴楷清通政府
焉然幾外調迫公議而留己未進右通政庚申冬予告辛酉秋入朝壬戌夏遷
太僕卿問寺為養望待遷公釐舉利弊不傳舍視之尋進順天尹外戚貴權
閱大俠圍溢犖犖下最難治時都民役煩半骨立不支公先蘇其困裁無裁之
征萬二千餘金長安靜謐請托絕而桴鼓息用是聲大起癸亥起戶部右侍郎
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念積貯國之大命向多隱耗遂按故籍劑之興革井
井有緒乙丑春引疾隆慶丁卯冬命填撫河南仍引疾庚午秋拜刑部左侍郎
辛未進南京刑部尚書亡何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公故有心計至是益歷歷
儲胥甲戌春神祖首有事於南郊錫宴尋手書正己率屬賜之丙子春予告賜
鈔幣丁丑冬召拜吏部尚書江陵好為名高自負伊且之望虛已任人公首拔
淹滯已上八事采實政禁投謁別繁簡調處恤卑官停加納責有司重捕官
俱有關國是尤注意守令方鎮所推薦賢士大夫亡虛月上益明聖啓事所入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可可否不待補庶幾都俞盛際哉已卯冬秩滿進太子太保庚辰二月從
耕藉三月從謁陵辛巳春從闕武壬申秋進光祿大夫贈四代如其官他宴
賽服幣之賜不勝書蓋上之倚毗公有加焉江陵捐館舍一二私人不自堅噲
噲皆嘗莫知所附楚人大司空會省吾觀代公於是御史楊寅秋謂公私王謙
以吏部主事諫蓋蒲州張文毅公中表戚意傾蒲州欲兩去之大瑞焉保窮權
先罷公去後朝議如奕或薰或豬乍賢乍佞久之而始定人或求多於公今觀
江陵疾甚上問後世所薦尚書潘晟梁夢龍等而不及公又見息焉瑞是不可
得公之概哉還里之日閨門養威重引體過峻庭可羅雀魏其之客俱散旋中
妻語承叔之毀亡絲遂加污讎嗟乎人實為之公乎何尤推真引分若居川觀
平泉之石時醉履道之園長吟而至性過人居張太夫人之喪猶孺子泣也謝
政十二年乃卒年八十五歲元配張贈一品夫人繼張封如之子女嫁娶俱仕
族詳志狀中所著書有司銓草率意稿行世公長身魁碩欲吸兼數人壯歲立

朝循資平進歷著聲績永陵之季太阿之柄莫測奉職循理亡纖芥之嫌昭陵以公遺冲聖統鈞之任十年開四易獨公最久典銓五載百官洗心滌慮會黷屏跡大法小廉繁誰力也往者輒警江陵夫江陵救時相諸大臣協衷畢智其誰曰不然即一二黨人在楚不在晉若比而同之是執朝之人而罪之也嘗按先朝家宰姚文敏尹恭簡俱蒙橫口恭簡去國亦如我公及時移事定指屈名顧並未之或遺也吾晉家宰王恭襄譴視公重喬莊簡楊襄毅身名雖完自備亦不少幸禮貌未衰公不幸銜誣畢世箕裘戢翼又如舊淪沒晚進寡味遂使陳寶易賔郵典鮮聞於身後半季互隙明詔不見其南還諒公無慚於九原而質之故實參之陽秋自不能不為國家惜也謹著其大誼樹之遂道願成宅相情悲幼婦之詞求為良臣事感踣碑之痛令董陵下馬尚思聽履於星辰漢相泰天猶將指斗於喉舌則言之辦臆刊珉夫豈一人之私乎哉追往勸來式靈遺哀實自今伊始矣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桐陽衛公配夫人楊氏合葬

墓誌銘

蓋今年癸酉春二月廿一日大司馬桐陽衛公以年八十四卒於正寢云公以隆慶庚午舉於鄉越七歲萬曆丁丑言始生言束髮時侍大父田南公即知公有道君子也言既釋褐始束帶見公於里第公曰我昔成進士即從田南先生遊先生曰無近名無由徑至今佩其言不肖言聞之凜然如聞先王父庭訓也後庚午言蒙恩歸里公以病謝客言以國之老成不可不一見強而後得一揖於庭時家國多故公念之良深比既卒公之嗣廷憲廷亮以大司空省菴先生狀乞銘於不肖言言固夙敬公不可以辭按狀公諱一鳳字伯瑞別號桐陽其先自高平赤土坡遷陽城世隱於農曾祖繼高始以文辭隸學宮繼高生爵爵生變是為公父皆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尚書祖妣程氏母路氏附夫人公為諸生靜默若處子從附公之長安時鎮山粟公魁周為民部郎一見目公為國器

庚午舉山西鄉試庚辰賜進士出身觀禮部政癸未授刑部主事往子大夫居比部其高者賦詩讀書不則諸曹時相過從飲酒諸所剖決率受成於吏吏緣為市上下手奇請它比郎但目攝之即深故不問公獨取律例沈酣枕藉手自為爰書奏當廷尉無以難丙戌選員外郎會內計大司寇潘公季馴深器重公曰諸曹郎頗有遺議衛君儼然無可指此國士也戊子遷郎中山陰金亭朱公庶二家宰求紹興守於潘大司寇曰無如衛君者之郡纔四日以路夫人愛扶櫬去哀毀踰禮辛卯補青州守青沃郡先是州邑雜運錢穀率會計於郡郡以時出納緣低昂之翼什一二浮羨公但檄各邑發所在郡但一更其移諸政簡而肅儼而博大時直指某有所不快於公謂其事欲中傷焉姚江孫月峯公鑄為東撫知之語諸司曰衛青州不可及者三初策仕即以位直聞守吾郡席尚未暖而與人頌之不衰至今日止飲青州一勻水爾其安能為卒不能中公甲午遷關中憲副備兵葦昌佐撫臣籌畫邊事以捷聞詔賜齋嘉獎時附公疾公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疏歸養焉丁酉居附公喪庚子服闋東人士復求公備兵青州大司空劉莊靖公東星時治河河方多事特疏以請復改公治河河決黃家諸口不減宜房之役歲且大飢米值騰躍役甚夥米既踊所獲直度未足支日夕恐且鳥獸散竟西某憂曰役不足無以浚河米不賤無以集役計非減價平糶不可公曰是速其貴也但預給諸役廩姑陽昂其值米且至至將自減已而商販雲集果如公言治河一年所大略因勢利導之工既竣會少司空巡行治所曰治河如治兵劉公可謂知人矣卯遷左叅政復移道青州青士民如嬰兒再見慈母也公再以前二千石諸政輕重布之時大礙公率其郡如富鄉公守青州時衛藩諸宗益困甚進道號呼有司計厠公曰第以各宗祿所應得時給之不則稍預給焉亦何必溢額外乎不費而諸宗大悅公行所無事率此類丙午擢應天府丞妖民劉天緒倡亂謀叵測力為消弭留都安辛亥秋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鄖控三省盜賊出沒會秦寇數萬嘯聚山林房竹之境騷然見告公曰勿憂此

187-96.1

與潢池之弄何異草一檄曉譬禍福但遣一裨將馳諭之諸寇望風解散去鄴地瘠舊撫經費率揭兵餉代之公曰一旦呼庚癸借此為脫巾者之口實何詞以對但刻意節蓄濱去補前耗且七十有奇甲寅曾南少司馬金陵朱蘭岫公之蕃見之笑曰我固知公南矣丁巳自陳乞休詔不許戊午晉南大司寇已未再乞休又不許公居司寇仍如前在郎署時又知司屬行提之弊被逮者人率破其家公禁之著為法庚申秋改南大司馬參贊機務疏辭奉旨卿清望宏猷勞績久著留樞重任特茲簡畀宜遵新命不准辭先是南兵燹至焚毀兵垣當事者不敢問公廉其魁率置之法軍伍肅然無何具疏乞骸奉旨卿才猷敏練精力未衰方倚任留樞何得以病請不准辭疏再上復溫旨慰留三上始准回籍調理公歸杜門却掃丁丑春魏瑞川事建祠之事起縣持券籍要公公慨然曰吾解組時正為今日砥守地乃今改紱於末路乎力拒之居林下十有三載一日夢之東國旌旗甚盛覺曰吾將逝矣青齊我桐鄉意者魂魄猶依依乎公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三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既以清正樸方為鄉國典型乃夫人楊氏幽閑貞靜仰佐君子自居約以至鼎貴六十餘年一日也公四十未舉子為公置側室兩子四女出諸姬無異所生閨闈之間未嘗一見聲色溫惠而莊靖諸姬仰其色既有葛覃樛木之風肅肅宵征無有怨者不惟是以公糟糠之妻僅少一歲身膺累命乃必敬必戒仍如少婦在中饋無攸遂也衣必再澣食無兼味即年八十高矣公食必先嘗之所撫四女謹擇諸達掖之子遵公命唯謹無須名門巨族簪珥裳服僅如禮無奇巧珠貝諸女亦化而安之靈篋肅然不信巫鬼諸婦女以方術算卜雜流皆無得闖入其門終夫人之世未嘗聞乘軒一御宴會且未開顏至諸女家夫人故楊貞肅公五世女孫豈其靜淑世篤之耶即其侄楊且貧甚無私惠也言不踰闕足不踰闕有夫人之體即古女誠所稱曷以加焉不食不茹不奢可以風矣乃以今年三月初七日以公歿哀痛不食而逝去公卒止旬有五日耳公生於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夫人生於次年十月初七日壽八十三歲亦異矣

側室李氏郭氏張氏陳氏子二廷憲舉人娶唐縣知縣白所學女廷亮恩生娶常州府同知王桂女俱李孺人出女四一適廩生閻士衡一適庠生陳鴻範一適庠生吳俊偉一適庠生白胤恒適陳者張孺人出餘具陳孺人出孫二振輝聘太學士田養相女振美聘舉人白胤謙女俱廷亮出孫女三一適庠生成惠人廷憲出一許字良鄉縣知縣石鳳臺子石博一幼俱廷亮出將以嘉平二十六日合葬於邑之北崗其贈郵易名之典有待也張慎言曰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又曰出則事公卿言諸生時竊疑之謬謂人而賢盡可事也奚必公卿大夫乎比從子大夫後獲交春紳先生私竊求天下長者又得里中子侍衛大司馬而後深有味乎其言之也天地淳龐敦厚之氣雖當世之末流必有碩人君子以留之不盡絕於宇宙之間以余耳目所略記如大司馬天下長者也公質重少文寡言笑然是非之際斬然不可奪簡易廉靜而嶽嶽有不可犯之色醇謹固與比不肯自露其知略老練而習於國事政體更辨於故實居平無所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四

山西文獻委員會印

臧否每見所評騰推與皆海內樸廉方正之君子往者門戶之禍不滅漢唐之季始於君子好名小人借交羣朋曹比究歸於權利而國家不得其毛髮之益至逆黨而禍始烈公獨超然於時流之外其時東西黨人皆無所名公余起家東國見東士人稱公守青州狀云憲副楊建齋公植為益都令並公為二千石清正罔有二憲副介而太執公於人情體裕然也守青三年所謂營檄取州邑贖錢一錢此在公為小節然余今習為監司御史臺及真指使者檄郡邑如索諸寄稍賢者猶飾名境外東脩之交不肖者且以為裝又御史持斧至嚴倨也猶記衣繡者巡郡國不敢以一字起居其父母今且苞直絡繹其家以為常郡邑無所名其贖更它為名勒索其守若令已而虞且為口實悉去其籍然實不可罔守令姑以啟事償之此視公何如哉曰斤斤小節乎孫太宰公不陽正人也嘗語人曰天下清品有二衛蓋指公與洪竹筒公太宰承芳也公守青治聲籍甚擬擢光祿尚寶公時稍稍為道也立躋卿貳介然不附也此則翔藩臬

積資隨牒纔得留都爲少京兆六載不調此亦質廉之大效明驗矣歷二品俸
將三年許業整股奏績矣卒不少符拂衣去出處之際皎然明白醫家居室併
姬妾門無車馬入其庭一二稚魯老蒼頭藍縷侍其側幾案帷牀蕭然無近者
奇褻淫巧之飾至聆其論率布帛菽粟之語余嘗謂侍君子無論不能及聲華
耳目之好卽文章丘壑亦廢然不能出諸口則公之樸直敦厚有以奪之也頃
士大夫躬市販之行未作賈貨持籌貯稽區區規田舍術取智獲甚且漁奪刀
狙之桀黠奴縱恣擊斷維桑以目里中健兒規指伺藐諸造孽僞文冒借率按
文而籍其有奴欺其亡主之息婚售其翁所遺甲嚮乙之產轉相倣倣若紳豎
子弟公姓母妻家及其倩率袒此輩以規利牟奪田廬郡邑不問又竿牘居閒
奪郡邑之權大司馬有一於是乎公多質少文又內行淳修有先民之風可謂
篤行君子矣言既叙次其譜世更爲銘銘曰

天篤碩德以留元氣我表耆舊爰誠晚季天人相與交用特世君子所履小人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五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所祝

明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訓導見菴白公墓誌銘

往丙午春言從邑大夫試得於風簷之下讀曰公廷徵春容簡練之文且吉祥
善事之氣見於面相顧謂友人曰異哉此出而已報舉子矣卽孝廉君伯益胤
謙也今孝廉且壯其文若詩豎行已言甚敬而樂道之乃以伯兄季文所爲狀
求爲公誌謹按狀公諱所蘊字廷徵別號見菴先世自陝之青澗徙邑化源里
曾祖文學公子富祖道以孫大司空省菴公貴贈戶部侍郎道生孫史公銘是
爲公父母原氏公少溫醇謹飭九歲從大司空公授易端坐佔俾不少怠壬午
補諸生時司空公登第乘銓衡公恂恂若處子不矜門閥深自韜晦丁酉潛如
劉公爲邑令長久乃物色之曰何相遇之晚也未幾督學誌寰陳公蓮舉周公
茂槐王公每視學皆以公冠多士辛酉春以既稟積資薦於廷時從兄大寧令
從弟孝廉皆後先舉賢書而公僅以明經起家命也丁卯春公將謁選入曰吾

以廣文衡了疇昔足矣安能借青氈爲終南之徑及選得崞縣訓堅意不赴時
伯益甫弱冠將試於鄉大司空再四趣其行謂疇既孔邇會城又將胤謙往秋
以爲期未晚也無何伯益果報雋而公欣然掛冠矣伯益作詩紀其事有豈爲
貧而仕非因倦則還之句句既清娟且又仰承公志歸日與大司空公泊知契
訂香山洛下之盟暇則課讀簡勸平生往往作小楷盈笈率身心要語寒無爐
暑無扇自若也優游者且十餘載客歲忽染微疴笑語如恒時秋始劇伯益進
湯藥斥去之曰七十老人尙復何求忽中夜呼燈命伯益曰吾茲者逝矣且誠
之曰勿陽爲善陰爲惡遂絕口不及他語可謂脫然於生死之際矣公貌頎偉
隆重孝友出天性嘗掾史公病徒步迎醫足爲重滿或云冀可診疾數嘗冀
果甘乃驚泣幾絕原孺人止一女既歸於陳而天揣人思之病病且革公哀毀
骨立掾史公兄弟七人贈司徒公有子四而公爲孤子餘無所出所遺貲產且
腆盡讓諸從兄弟公卽以孤故不得嗣獨不當沾十二耶與諸兄弟恭敬而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溫文曰凜凜惟恐獲罪歲時伏臘燕祀往來之禮勉強步諸後不以諸生自非
薄亦不爲是昆從親疎異等大司空兄弟相繼貴顯公食舊德不敢軼咫尺卒
用勤儉力田區宅僅收之盛埒於大司空兄弟而廉讓聲且益鵠起大司空雖
與公師弟雅相器重親愛踰諸同胞長公唐縣令諒直不阿獨與公怡怡如也
與人交既無崖岸亦不作艱深酒酣兀爽誦心曲如重門洞開而識力局量嶽
嶽超人意表往曾同季文下第宿陽阿逆旅夜寇且至諸僕倉卒奔竄公正襟
危坐自若少頃寇逝去季文問故公曰百人而窺數青衿乎季文深服其膽識
賑飢已責三黨婚喪仰給如取諸寄邇者兵需告匱佐以三十萬錢視諸紳紳
有加寇掠遠郡良家女中道棄去公募健力不遠千里詢若親屬裝餼糧歸之
邑中郵氓野嫗無不嘖嘖頌曰見菴白先生者少以德行受旌學宮晚舉鄉飲
僅一再出便謝已至疇無幾時去之日多士不忍舍祖道百里信宿而後返非
誠心質行沁入其心骨區區却修脯工磨折遂致是乎公道而和祥而坦剛而

不折慈而不靡庶幾古之明德君子矣公既歿伯益又出公笈中書示其兄李
文云學聖賢工夫最細不可以偶合得誇詠自謂已盡悔少壯不學而於流俗
今向平之願粗畢少游之志不乖正宜修身補過累德貽謀老矣且奈何其孳
孳爲善老而不怠如此生嘉靖癸亥八月十八日卒崇禎甲戌後八月初五日
年七十有二元配喬氏柔靜孝謹生嘉靖癸亥十一月十五日卒萬曆辛巳六
月十二日年一十有九繼田氏溫惠明淑總內政不爽節度前後爲先生擇適
成相得如姊妹保訓諸子無異屬離生嘉靖丙寅十一月廿二日卒萬曆丙辰
十月十二日年五十有一側室成氏恭順勤正諸子女悉出焉生萬曆乙亥十
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卯正月初八日年四十有一又張又成子二胤謙卽伯益
中天啓丁卯山西鄉試娶郡丞王公桂女胤恒庠生前公四年卒娶大司馬衛
公一鳳女女二一適吳俊賢一適楊載簡俱庠生適楊者前公十有一年卒孫
三方鴻聘俊賢女方穀未聘謙出方熙聘庠生賈一默女恒出孫女四一許字

許字恩生衛廷亮子振美卽大司馬公孫謙出一許字庠生崔鼎紱子
洪初一許字庠生崔鼎新子澤初恒出將以今年三月之吉葬於縣西水磨頭
之北原謹按狀序次如右狀公者公之猶子長洲君胤昌唐縣縣長發巷公長子
也張慎言曰余嚮者改制舉義殆憂憂乎其難之蓋制義靜柔也雜則否冥搜
泛覽猶恐旁溢况治家人生產米鹽靡密問難荒北壯之數復攻苦下帷與諸
子勵心鏤肝爭矜刻之長難矣語又有之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果爾
則仁義與富貴相贊也乃至於是乎有人於此孝友嫻睦鄉里頌義無窮不惟
是俯仰賴之閭里族黨沾河之潤若驕驁燕不厭精糧歌聲振金石卽三黨無
賴焉則何益之與有自公視余年十歲以長爲博士弟子至艾而耆耆而老最
稔其居平日悉公少時穉中人之產餘夫之田僅足朝夕聞從子錢家貨息什
二三權其母而行稍羨又復以他故廢其居已又復貨貸而稍贏贏而廢者至
再四卒以其誠壹飭化阜通俗業而息之北年九十時案致十金一易丹易之

田踰井若此者其人復能操觚爲雋永淡簡之文與豪傑爭一日耶往者不具
論大司農陳公正甫爲學使者公哀然冠多士余謬爲紹續余素妄傲岸不能
爲人下乃於廷徵心安之周公蓮峯爲南國冠冕視學上黨時屈廷徵次不肖
言則深愧糠粃矣言無足比數楊給事君季雨才十倍言王公大京兆茂槐江
左人倫其時月且季雨及公如長慶大曆之間元白王楊矣異哉余聞公經濟
其家至種稷委遺畜牧質劑春醪薪薪弱自料理復何道而又攻制舉義至今
二三少年廢寢食求之不能與而驅建獲澤之前予何居乎積貯則業荒於嬉
挾策讀書又有亡羊之患才不足耳又公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不三十年累
致千金田千畝僮僕指累百羊牛角蹄千與大司空伯仲方幅齒遇然試問邑
人士果廷徵與倚睨睨鄉黨豪居閭里問奪邑大夫之權受獻道如近者諸君
子卽離廷徵者不能伺其隙措半詞擁累千金畊田積三十年未聞里中健
兒窶人子有反唇心非者又豈聞廷徵至於子錢暨田宅細故見聲色一至假
之室耶且孝友嫻睦之聲自從兄伯仲暨同黨無以異乃知爲仁不富者虛語
耳詩書仁義非贊人之物於廷徵益信之矣由今論之桑孔之心計佐武帝遂
爲罪人而太公管夷吾率以其道表東海至今讀周禮其磨細密察率皆出赤
烏幾幾者之手家與國其道一也吾感廷徵因極言之乃復爲之銘銘曰
猗與君德篤厚敦靜子復有子以莫不令吾聞君子爲善不求其報天之報善
人也未必盡信乃獨於君袍落嚮應今之君子卽不信吾言胡不於君姑一取
正耶

明奉直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司廷芝張公暨配宜人畢氏石氏合葬墓
誌銘

余友廷芝張公今將與宜人合葬猶子毓中與嗣子擇中卽持公門人石君蒼
雲狀乞銘於不肖言蒼雲名鳳臺乙丑進士卽廷芝於總角時期以今日蒼雲
無以報知已乃揮涕而爲公狀者也狀云臺念先師往矣一日千秋言之淚與

筆俱安忍狀然亦安忍不狀謹搜家乘悉以聞見撮要而狀之公諱志芳字廷芝號聞寰其先高平赤土坡人後徙陽城通濟里遂占籍焉曾祖鳳祖守印父贊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母喬氏封太宜人以隆慶戊辰四月初四日實生公當束髮時簡靜如成人乙酉歲補博士弟子辛卯舉於鄉益恂恂如處子遭贈公喪哀毀骨立讀禮三年不居於內侍喬太宜人疾七晝夜不解衣教其弟同芳友而嚴雖後為諸生既冠事其兄無異事贈公也兄弟終身不析箸公既守官廉後先所積俸率付同芳無長物凡七上春官不報後以贈公既先背太宜人春秋高始以癸丑授山東陽信縣知縣留石宜人侍太宜人止携蒼頭二三輩單騎之任邑大飢人相食時奉功令為煎政他邑故事爾公曰昔云救荒無奇策然亦安所事奇願力行何如耳家櫛而戶比之無漏無冒不落胥吏手次其等依飢者所居遠近為粥所以其等所次高下老稚某宜粥某宜賑又煮之日即為賑既果其腹又實而歸蓋不煮而哺以粥則不能得

泊水齋文鈔

卷三

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飢者之狀與其甚與否亦因以不得定其衷益多寡之數煮而不兼以賑官與執事者既苦日且不足而飢者守候奔走匍匐不能前且甚者踣於道故煮一而賑三之或又增損焉一以飢者之遠近甚否為則必躬必親期以月無虛日出其不意而煮所之執事與飢者皆若各有一官長親煮而賑之也公既自定其功令與邑里中父老人士垂涕勸勉之時蓋有四十廠又有慈幼流移二廠之名後先所全活無算當事者廉其狀檄所在郡邑皆以公為故事嗣歲稍獲徙者復業更為買牛給種去之日恐胥吏為奸利復按簿責償貧民遂悉焚其領然百姓不知也丙辰舉卓異登荐剴凡二十二歷俸五年所時歷城令張君翼明知公治狀與其賊銓部王君三善曰張陽信古循吏無兩張故宿州人王君亦有田在宿且密邇永城迫欲得公為守遽奪公除宿州知州陽信父老赴闕保留不報比行泣送百里外為所全活者攀留不忍舍為建生祠豐碑爛焉既歸行李蕭然止布衣衾圖畫一肩而已鹽使者張公潑扁其第曰天下清廉

第一張公樂陵人孔邇陽信心折公久矣任宿州未久夙有積蓄驛傳為累釐革一清丁太宜人艱歸讀禮亦三年不居於內未嘗見齒服闋補滄州殊惡時中外多故人懷疑懼公經理再築之興大役而民不知不越月既高且堅至今重金湯焉御史張君文熙先是為東阿令亦稔公陽信治行為天下第一與其里銓部郎曹君思誠亦迫欲得公為郡仍如前者之求公為宿州也遂改知景州滄州父老亦赴闕保留不報兩郡地既接壤時送者迎者歌者泣者肩摩踵接悲喜異狀可圖可歌矣景當東土蓮妖之變愚民蠢動公單騎曉譬禍福既歸亦亦為買牛給種又歸者方反側不自安挾詐為苦為厲其禁景賴以安景故孔道驛傳之苦更劇於宿乃自為募買既綜數有略而精力智計能終始之景之民不復苦傳遞矣諸如申保甲練鄉兵除羨耗施藥餌仍如前治陽信時兼有妖民之亂咄嗟定之三年獨居仍止二三蒼頭供朝夕不携妻子如前五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布衣無尺寸帛着體使者嘆曰果清正人也特疏表異之內寅陞戶部江西司員外士民復立祠取所行實政繪壁蓋欲後來者踵而行之耳奉命署太倉纔兩月積餘米一千七百石奏聞欽賞銀三十兩酒二瓶賜宴旌異陞本部郎中差督天津餉務親視權量左右不得因緣為利三軍戴之疏薦恩賜銀十兩戊辰晉僉憲仍為津門餉務使者時官以新設一切費無所出往遂為苟且之政投民船者納銀二十兩船戶更名亦如之由津至淮道既遠主者及有司奉行巧為色目歲入凡若干遂為例公悉行裁革今上即位以軍需孔亟募民船數百艘督淮揚諸郡造官船數百艘子來恐後不至如往者恐而進且百計詭避焉兩運賴之則公清而數裁革之明效也至解官船戶停泊回空暨甘結印批盡絕往者需索守候文移稽留之苦由淮達海口碑戴道時解官其甲以風浪失船錢糧掛欠稽比繫獄嚴霜澌骨公多方矜釋且解推之此輩積猾亦感欲泣公以司徒暨監司執掌津門凡五六年於茲矣積勞成病遂以五月卒於官

1874-561

舍軍民聞訃老稚垂涕如喪考妣各以白布括髮如袒免焉不能者則紙爲之哀號數日軍民及長年爲建祠暨碑辛未探花夏公曰珣爲文紀其事後津撫賀公世壽復以公勞績奏聞得與優卹方待部覆也吁公可謂聞道勤行之君子矣既孝友至性輔以忠敬溫文鄉黨宗族略無間言今上二年用御史言令各省直郡邑咸舉博學方正之人於學宮設帳講說助宣政教不論在朝在野惟其人邑諸生謂非公不可合詞舉於當事者其略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孝子還行忠臣之事可謂不愧矣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止一子以中道殞雖聖人不能綿伯魚之算然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公卒於崇禎五年五月十八日距生之日享年六十有四初娶畢氏蚤卒附宜人繼石氏封宜人子一會中庠生娶廩生王兆民女俱早卒女一適廩生孫如瑜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恪一聘賈允托會中女嗣子擇中即公胞弟同芳之次子娶庠生白胤大女今於五月十七日合葬於附公之次云張慎言曰余嘗論古之人無論品之大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小皆有本未可論屹然有以自持於世非苟爲俯仰浮沉而已昔子貢問今從政者意其人決非今日富貴利達徒攫取高官大位而止果如何至仰扣於夫子乎然夫子鄙之尙不得比於硜硜之小人況至今日所稱爲富貴利達者方自號爲通人達士硜硜爲拘儒小夫所不屑道而豈知反出其下且不得比於鄉黨自好者而况信果之士乎則士所重可知矣余既通籍以來所交士大夫有本末可論介然有以自命而不愧殆吾友廷芝其人矣自爲孝廉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偃之室居父母之喪三年不入於內未嘗見齒與其弟同居終其身積升斗之俸皆付其弟五年作守三年作守不携妻子止二三僮僕供朝夕爨炊夫人而能之乎噫此狷士也然後先守令治狀海內士大夫所共見聞卓然爲天下第一陽信大祿景州植妖民之亂津門重地應變解紛丸轉機發猶果足以盡廷芝乎士大夫一行作吏多受知己之利而廷芝獨受知己之累當陽信報最時余居邸中主者業有成議以報廷芝曰彼其之子邦之

司直而進欲得此循吏速奪廷芝爲宿州然人亦無奈彼何曰是匪妬也固同此緇衣耳迨再除滄州固無事之地也景政妖民爲祟又爲知己者奪而之景州積司徒之俸安往而不能憲臬又以知者遣置津門盤根錯節之中然廷芝不如此則人不過目之曰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硜硜信果者耳亦豈知吾友廷芝爲用世之士耶噫廷芝死矣其子先廷芝而天造物不可開矣然今古悠悠絕一廷芝之世亦無足以同造物吾獨怪今之從政者皆鄙夫不可與事君而造物若偏寵異之何居乎覆載大矣寵此鄙夫亦無足問吾又獨恐後之學士大夫曰狷而清者無後羣爲無恥盡如今之從政者上欺君父下欺族黨又不干造物之責何苦而步趨廷芝則世道人心之慮不得不以此介於造物耳夫楊墨者流皆古所稱修士孟子以爲其道可至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而況今之貪鄙而恥者耶吾誌吾友安得不三致意垂涕而言之至於斯也或曰張子之仕也可謂獲上信友矣然今之巧宦其少獲上信友者哉吾謂悅則有之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信則未也張子可信者行已有恥爾噫此張子之本末也銘曰
捐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今之名爲有爲者多矣然有所不爲會子其誰表子之幽以繫我思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噫

明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述文王公墓誌銘

皇帝既即位明年用御史牛紳言即日下所司起原御史王允成爲四川道監察御史紳立疏云熹宗御宇逆帝魏忠賢客氏表裏爲奸熹宗幾不自保我皇上以子然之身寄婦寺之手其勢誠危滿朝懾於逆焰相視莫敢言允成獨能慮遠防微堅先帝友于之愛折奸宄窺伺之謀究能保護聖躬入承大統則允成功在宗社不小因犯逆鋒重遭貶斥祈墜孤忠從優起用上覽奏惻然改容因下科簡原奏以開其疏曰竊聞皇五弟之母亦已卽世則雖付託得人而飲食之節出入之防能無萬一之不周乎唐棣之華不韞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手足之重也如此陛下於皇五弟天性之愛無解於心凡所爲保護之者

亦當更加懇至豐枝強幹足消窺竊之奸此深根固蒂之道也尤成此疏其忍
逆計國家之大故爲後日微寵之地乎且曰豐枝強幹足消窺竊方起草時客
魏之奸如草木勾萌尙未甲拆尤成之及此也何居且疏又曰慎內旨杜旁落
指及婦寺媿媿無已無何乙丑丙寅之間岌岌乎殆哉尤成之識淵矣先是起
廢無虛日獨於君若或尼之君剛直嫉惡嚴甚喜者忌者邪正將中分焉在留
台時章且接踵北諸君承望風耳然奸人亦稍稍側目計無中之曹郎某以
父中考功法謬謂君主南計且有嫉之者疏既上南北交章爲君理坐某以撓
亂察典之法未幾魏忠賢勢益張矯旨用事羣小聚族而謀曰可藉而用也嗣
是水火分門左右各袒要人既快意恩讐隨使羣小羣小亦謂富貴可取諸寄
如倪文煥刻周公順昌爲魏公大中託孤梁夢環媚客氏指及中宮以墨法中
何公士晉實以何在垣力主挺擊之議異何者力能喉梁使爲之語如此類未
易更僕數諸君子駢首就逮死於獄者凡若而人鬼薪城且姑謂未滅如述文
等爲世所指名既嗾某等論劾矯旨欲藉其家尙謂君等無死法異日可藉口
實擬以國法中之繫圖土翼快所欲爲要典之議起矣凡三案君留台疏皆及
之男子張差狼突大內狙擊青宮異議峰起忠憤之士欲竟其獄私之者曰此
癩也差一癩人耳烏知九閣之內有宦者龐保劉成乎君謂窮獄者維君臣之
大義主癩者保父子之至情然君等主癩其心公私之者途徑他出矣鼎湖再
泣熹宗在邸李選侍居然乾清擬移職鸞禮也時諸言者但倡言移宮爾門以
內言者烏得而問之羣閣利其有移頭微聞造次羣小遽以夙嫌藉端煽動舉
朝愕然君謂未登極以前禮當避乾清而移職鸞禮既登極以後情當安選侍而
存眷履中外得君議翁和也光宗大漸法不當峻補進紅丸者以庸醫之罪非
之足矣礮者方持他議時既辱賞齋更予告以歸羣議熹然遠邇中外揣摩憤
悲君謂無生他議啓後世之疑薄罪紅丸重君父之事諸如此持論何如乎時
言待罪班行值大宗伯持議嚴欲追論三事坐當事者以法言以冲主在御二

聖大故方新不宜與此大獄又謂秩宗公正發憤重件其意時方下廷議言謬
草疏以聞大略與君前論無甚抵牾時論亦誤謂言疏近是要典議既堅台垣
承望風旨從史良亟救諸臣分曹編纂後先諸疏羣太史字櫛而句比之斷章
爰比鍛鍊周內期當要人之意而止述文諸君皆與焉言亦則名諸君後時詞
林有藉微罪而去者有濡毫仰日而太息者亦有願効鉛槧區區冀得一當者
書成冠以聖諭告九廟賜宴秩宗賞齋白金文綺進級各有差中未易縷指常
先巧迎則以楊公漣左公光斗爲排推諸人而納其中楊公漣曾疏二十四罪
逆瑣切齒餘則引繩批根率傳會此義其大指也復遣官頒郡國且謀再噉言
者指要典諸臣罪經駢四出時吳門以逮周公順昌故民鼓噪殺經駢沉諸河
都城西南隅災數里外屋瓦皆飛頽垣墜壓男女死者以千數瑣意甚惡
之羣小亦有戒心君等遂幸免止一意下所司令以賊敗爲皆靡自祭矣言既
成酒泉郡守蜀人某持君甚急使者日幾輩至守欲索賂不費時郡縣諸大夫
皆中言道路以目無敢居其間君坐是憤懣且病戊辰春逆瑣羣小竄伏日
從與要典者負芒刺不自得私念中所載爰書則出許顯純手羣小所矜局大
章巨論同弁簡端則崔星秀也崔許既辱尙方諸臣則二暨後意殊踴躍遂疏
曰要典當刪又某曰宜更修之太史倪公元器以當日分曹秉筆之臣良迫於
不得已其仰日太息可念也爲諸君子良苦兼亦令羣小自安抗疏曰焚之便
得旨遽付於燼迺又有哭要典者時列名要典如述文等自謂是非較然明白
或刪或修或焚或哭俱任之夷然不屑也且謂今日以往皆餘年敢復有露幸
哉諸君子拔茅蓮茹依日月之末光述文獨得啓事聖意方嚮用君且銳意吏
治當今貪墨滿天下君以道直指斥貪吏萬物吐氣乃先是垂死如綫及遭逢
聖世有不起之憂豈非命哉君生平剛直沉毅介然有不可犯之色在南臺肅
如也其指歸於維持公道保全善類在諸君子中領袖乎號是其所長其他孝
友睦姻在鄉黨盡反諸貴人所爲未易縷止識其大節關消長邪正之數者

如此按君狀諱尤成字復我以贈公號文泉永言孝恩號述文云世精神泉里之士門繼選大箕曾祖壽官仲名伯子曰威武五子叔曰簡為諸生是為君父以君貴累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任氏累贈孺人君為長子萬曆甲午入郡學為諸生庚子舉於鄉第十九名凡四上春官不報遂就除目得新樂尹當三輔孔道疲甚君借計夙慨於中比至日所不起此邑者有如水顏其門曰砥操必潔必嚴苟取半分雷擊聽斷其難其慎枉冤一命天誅邑中三年一日也新樂既有起色調繁獲鹿兩邑道里相望治獲鹿如治新樂也皆尸祝之丙辰報最贈贈公如其官已未行取暫擬刑部主事庚申授南京廣道東御史以覃恩實授再贈贈公如其官在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章疏歲無虛月刻有留臺奏議若干卷戊辰春補四川道御史時中外正人君子日望君早出仰副知遇惜哉距生於萬曆癸酉十一月三十日卒於崇禎庚午八月初九日得年五十有八元配李氏永慶女累封孺人男二長憲榮庠生學士員段不光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女次憲庠生聘恩貢張光先女副室李氏出女四長適鴻臚寺鳴贊司邦業子郡廩生司化民次適戶部尚書孫居相子邑庠生孫如璧孺人出次字儒士成炳然子成端次字河陰縣知縣苗有土子苗咸賓副室李出孫一世勳聘舉人丁泰運女憲榮子今將以崇禎壬申二月二十八日葬於祖塋之次謹按狀而序之如此張慎言曰往言在台時一君子自白門來言訊之曰南諸君何如曰獨王君述文無小大率敬憚之他不知也說者謂君太剛過於嫉惡恐禍至且太剛則折噫人患不剛耳至禍福命也世之熟軟側媚禍不旋踵者可勝道哉今述文歸復於土言既序如前且以詩為銘識其墓道焉

嗚呼乙丑丙寅歲前後誰送太阿在瑞手瑞持魁柄不自由利刃仍為媚者有公在南牀凡幾時隱然公論皆歸依在南遂令南者重幾障百川而東之上及乘輿下婦寺危言侃侃何曾諱中間國是方紛爭公益持論扶元氣平者元氣賴以扶危者亦足殺其軀天下垂異要五典就年以前君在無吳門之變繼以

火不然死不止楊左嘆哉諸世其可哭垂死偷生君與我厥言中者皆不幸幸而中者保聖躬遲之幾年章再上天子摧然為改容遺直留今事聖主指食斥酷何足數胆識曾經生死問善類清議快聽暗嗟嗟世人且笑君太剛須眉削直挾風霜嫉惡無乃過於甚人將中之且不祥寧甘不祥無讎讎不可不剛不嫉惡世人媚惡且不剛雙眼雖存眼光落重為告曰脂韋豈保終無錯君豈不見前年秋媚瑞首領帝神鈔

明故承德郎大興縣知縣貴聞楊公暨元配贈安人王氏合葬墓誌

公諱樸字貴聞少孤且貧贈公捐館舍弟植在襁褓太安人繼紉不足供饋粥賴外大父張某扶持安全之大父歿幾不能朝夕自負米就學虎谷與余同事蓋銘先生公穎悟絕倫筆簞擗管便韻雖家徒四壁昂藏磊落余少公七歲謬慙不能屬詞輒流覽史漢深相期許已領廩闕歸授弟子室自養既補博士弟子越一歲始有室復與余結社海會院丙午同舉於鄉余糶糶在前公凡五上春官不報以太安人春秋高選得昨城令昨田下下苦砂礫彌望蕭條率多不毛之地棟宇瘵陋文獻荒落簿書窟穴賦役雜亂有司無可奈何人與地更相墮吏既無良去邑日就微總公條上其事發倉廩振贏乏正經界清飛詭積戶口均力役免瘠賦瑣細靡密手口拮据設或致行之邑編審劑量無毫髮爽某里某牛若干角贏若干蹄車大小若干輛悉知其數人咸服其神然賑飢時躬編下里業私識手記之人罔知者期月昨有起色御史大夫廉其治狀謂湯陰孔道驛傳凋敝更因緣為奸利遂換縣湯陰歲省無名之費以萬計既無廢事傳俵徵解諸雜徭役甘苦上下多寡貧富之數罔不嘗父老意未嘗飾時傳媚冠蓋費省往十三四繁疏簡潔客至如歸三韓告陷黔蜀齊魯交訌趙魏輪蹄如織所過將士奢索蹂躪率鼓噪辱其長吏公儲蓄芻糗具而有法各狀其意焉湖率最擴悍亦晏然去西京兵逃為亂七百餘騎官兵無敢格者邑人士惶懼思盡室以避公亟止無動躬自登陴宣諭恩威諸叛卒窺設備嚴整不可犯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下馬羅拜以往東道既梗冠蓋趨河朔他邑請益郡刺史無以應獨湯陰取諸前節省站銀裕如也趙藩宗某結惡少推埋爲奸已黨益衆有司不敢問公密畫犖兵使者焦公衡正卒用其計以安府庫積餘數萬金郡守張公華陽亦以用公言疏上得抵鄴所屬儉歲田賦之半大抵以罷黃卓魯之心濟以桑孔陳劉之術疲邑壤縣皆有起色然惟公能行之幹敏精覈他人不能也樞輔孫公懋陽鄒忠介公南阜御史大夫曹公貞予皆謂公可大用焉公禮亭丘公毛伯以卓異薦海內知者如左公浮丘謂公爲今之劉晏倉卒選瀛海郡丞公既治邑爲善地有陰圖湯陰者既以台使者從士民振留未卽去後復以公名藉甚謂可治兵量移或政幕比計典卒中考功之法蓋權有力者竊鉄之疑遂計中之耳逆璫用事楊左諸君子斃於獄余謫酒泉公鑄級食於家比戊辰今上御極諸君子嚮用余賜環再爲御史公出補京兆幕無何兵興旁午大京兆劉公念台廉公才荐補大興令羽書交馳時日迫劇一切軍需督請如星火公叩

泊水齋文鈔

卷二

二十七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觀古名臣如劉晏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然歎其實無他謬巧嘗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抹之又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捐某物貨某戶民未及因而奏報已行矣善球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則復重歛矣至哉言乎陳恕立茶法召茶商各條利害恕第其等裁損而輕重布之趙開爲轉運悉權茶買馬之害其大指亦不過蘇茶之困惠茶商而已遂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續買馬踰二萬匹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錢引兩料通行初錢一百五十萬有奇後添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國收其利民無怨言盈虛之算豈不在人哉使當時能用責聞居淮揚間理鹽法兼鼓鑄又或理秦蜀茶馬便宜行事何詎不如劉晏諸君子僅僅施之兩邑口碑膾炙未竟其用惜哉余既誌之不能不三致慨云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孝廉王仁甫墓誌銘

蓋吾友王仁甫孝廉竟以丙辰四月九日死死之踰月我始得訃音先是尙懸仁甫以春官不報恐其忽忽寄聲爲加殮飯比聞訃不忍遽信信而痛欲絕又踰秋始得馮木而哭焉其兄孝橫薄及友人孝廉楊季雨時化皆以詩哭之予見之爲不忍讀當仁甫以十七歲荐鄉書以所自期許及知已最屬望詎復難第一人卽老宿先鞭遲仁甫十年猶魁前茅仁甫秋薦歸季雨降纒彌月若指曰仁甫與彌月者當同上公車旁人亦唾其面蓋仁甫九上春官矣叶人嘗謂造物無窮予謂殊不然若造物有主當令聰明才智之士達而貴貴而壽壽而究其用然達而貴貴而壽者不盡才反收一切膚淺險躁之人才者或有奇病或落拓至或夭折以死此何以故故子瞻謂戰國時四公子之徒皆食客至數千人後秦坑儒遂客前如四公子之客將安歸乎後遂輟畊太息而秦卒以不祀因此度造物收一切險躁無忌憚之小人謂若輩不安爾其害甚於達而貴

至才者使坎壤齋志以死則不可解聰明才智造物之靈氣富貴考終命是爲厚氣靈與厚孰貴想仁甫最得靈氣造物無復有如許相借直使天折耶然因此悟折之義以我仁甫聰明夙慧折世人濁壽則仁甫所得爲奢使古今才者盡達而貴貴而壽壽而令望其才者無毫髮遺憾才者益復發矍殆盡光氣既索是聰明才智盡在一途世界亦大偏枯矣靈怪之氣不得散山川載竹簡是寂寞今古也故手居平譚造物有如許光華或散在奇病使展轉呻吟皆爲珠璣或散爲落拓不偶遺奇禍鼠荒微友魑魅又或如我仁甫九上春官病顰出血幾斗卒令僅四十八歲以死是又使紫府幽都得有才鬼因此又未嘗不嘆造物大面人見小也往至都門衢陌冠蓋如塔西北偏計謂嘗有車轍馬跡焉比至乃復有太學未嘗不問其善造物安置亦復如此然終恨世之庸淺險躁者皆達而貴貴而壽而仁甫聰辨亦復沉篤不得用其所未足以是窮造物重哭吾所私也仁甫過目輒能成誦如誦其所夙有即在賓客雜沓抗然若泊水齋文鈔 卷三 二十九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觀於仁甫放於酒藏於靜潛於易逃於禪沉於機類於辯世人幾莫能測我仁甫造物僅以一鄉書早及仁甫聊舉債才者之責然仁甫取造物未嘗廉第俗眼收大奢耳世間何者不屬造化聰明富貴壽考皆造化物前儲於此使世人酌取之若富貴壽考而目不識丁不復知世有真君子真有不朽之業真有冷眼熱心之人曰造化既厚庇我我第問田舍長子孫耳果如是無寧如仁甫放於酒藏於靜潛於易逃於禪沉於機類於辯而第以一鄉書四十八歲以死使吾爲恨造物者之口實何不可也余爲仁甫小友惜仁甫在時恨無有蕭鄭侯客規相國之言一言於仁甫者何爲漢元勳功高位極高帝出征時使使勞相國何聽客之言置田宅自污卒以自免爲善處功名之際仁甫聰辨太甚政當讓以留於世之庸淺者當其沉然若思嚼指出血迫求造化無已時故造物早收之此亦不善處聰明之際矣乃世之廣宮室備極妻妾之奉真率輒任奢取獨不能寬仁甫刻求立工吾終不能爲造物解嘲也仁甫父爲正吾公大恭淑陵母爲于宜人其先自四以上莫可考四生十生懷英懷英生得剛相傳懷英公善酒一日自我屯城大醉歸臨崖使酒若御風然卒墮下得剛蓋墓而生王氏爲三晉大族顯姓乃以一縷僅懸酒人此亦造化之奇也後得剛遂生聰聰兄弟始四人聰生附官保尙書子文以太宰疏菴公爲曾孫追贈四世皆得爲官保云子文弟遵卽中成化甲午榜第二人子文生鼎鼎生緯以仁甫叔祖司農郎前山公道貴贈如其官緯生封司空副郎公言卽以大恭公爲司空時聰封也後又以恩詔同三品服大恭公生子五仁甫行在四王氏故科第世家然文采至仁甫稱一變云卽仁甫文亦凡幾變丙戌流離己丑遂奇肆此政有少年裘馬氣後又以刻至應壬辰制戊戌後先仁甫講性命之學時以大司空劉晉川東星爲丈人行嗜佛老而仁甫戊戌制議沈雋有深理後與余同計借日求潛遠予得仁甫之餘謬爲糠粃政留仁甫爲吾理後勁文派纒振方拔新領異竟抱玉而泣泣不已以死繼之吾科仁甫再世仍作文士蓋光氣未盡也

仁甫有兩兒亦風氣日上能讀父書兩婿皆文學皆有詩哭仁甫雅稱仁甫玉潤矣仁甫死而朋友哭之諸弟若兄如孝橫載洋經紀其事有加無已妻以健婦持門吁仁甫死知一味泣玉略無兒女之情矣仁甫名洽號帶雲大恭整之左今月在庚子十有七日是埋玉之日也悲夫誌已仍爲之銘銘曰
與子傲遊遐想千秋白首遙期恨我悠悠緬矣芳訊俄然凶聞名利之心頃刻都盡昔子友予今我謚子謚曰文愍子何以死

明茂才華甫栗君墓誌銘

丙寅秋不肖言爲當事者曠其所私中以墨法謫酒泉道路以自言既有酒泉之命卽諸從昆弟不遠起居締紳握手之交不敢投刺弗屑爲祖道得一言半詞向臨岐分袂獨華甫年且將六十許毅然請行行之日言妻孥都不使知之瑞炎熾甚當時言所與同朝諸君子進而斃詔獄者幾十餘人調知疑騎日幾輩出國門既永成懼有後命出門之日止摩其脊二月所生孫阿蘭頂面訣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永自謂不復生還然華甫已陰伺吾意具藥鞭先要我於沁水之南矣壯哉遂相與聯轡而西渡黃河登制城縣緬而上韓昌黎投書而泣且幾倍過之時有詩云歷井捫參安所求成臣騷首問清秋晚宿鉄牛峽既而陟其巖左右盼岐鎬蒲坂之間得有詩云西顧周文東叫舜蒼蒼澤水各悠悠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華甫擊馬箠和之不知帝座之邇也崎嶇關悲喜多狀至當墟賁酒劇譚今往華甫髮豎毗裂風日清美雪盡歸輕則從快飛之士嗟嗚鏑時有短衣射虎隨飛將野火椎羊傍徙兒諸詩率當日實事也戊辰春賜環歸踰庚午夏首言以左司寇戴恩里居無所事且擬擊鮮釀醇再要華甫復作酒泉患難中當墟引滿述往事佐觴而君且以言抵里歲之杪千古矣感今思昔亦復胡能遣此君少時仇爽喜自負恥事章句狎馳捷挽強習劍術君堂上謂君無賴弗顧也踰弱冠且困於里選丙申再不報於有司且擬負劍走塞下得嘗用所未足作千夫長不復伊吾爲書生矣幸而偕弟向甫時忻歌采芹焉君大父少參

鎬山公家無多藏明經濟菴公亦不治生產仲父以無子廢產爲劉阮之業其家子弟化之將成風俗里中豪遂睥睨之君怒且技撻曰仍狎我耶裴鉄椎欲得而甘心焉豪調知之遽用衰止惡少年以隙譁於巷君佯醉之惡少乃謂君易與耳使酒噪其門君挺出左手扶其袖右手批其頰足捷掀之擲於衢觀者如堵君譁笑如平時從此明經公不復聞惡聲矣前至酒泉譁其事君仍浮白余喜焉亦酌大斗相樂也嘗君不較卽褊寬博面折之若罔聞知意所不可雖貴人長者不降以相從貴人長者習君久謂是驅殺不可奪且心服而安之仇直而折人之過然不計其往其從祖母與君母山孺人修雞豚之際且呪詛焉此從大母老而病其子亦早歿諸孫齟齬君料理後事如其子從大母屬繼悔且泣手額謝之勤渠指據竟明經公所欲爲如改卜少參公之兆暨其仲父無中人十家之畜而日振人之急周三黨之窮者言每至其家窮者率在坐居平人或以君直不阿所私輒憚而私議君比既歿親戚故舊率思慕其爲人且哭

泊水齋文鈔

卷三

三十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之甚哀君諱時榮字華甫以生於鳳翔官署號爲鳳初云銘曰
如子之家不可以無子如厥者以與仆者起詎必在富貴區區哉君子如怒亂庶幾已噫真不可以無子人而果令其家不可無也則可以生可以死矣

祭大司農孫拱陽先生文

嗚呼公正色立朝政當萬曆之中門戶角立黨禍蘊崇惟公侃侃彊直昌言危論欲剖黑白辨邪正使正人君子連茹牽復大道爲公憊壬人當軸羣小用從刪除善類朝廷一空如設機布網欲殺歸德毒江夏訛言妖書譁張爲幻大獄已起公一疏直指其奸如距斯脫射雉高城南北兩台抗章爭論不一而足挽狂瀾於既倒捲百川而遂東居然爲衆君子之領袖扶國是爭職掌一時正人吐氣公論昭融小人甚巧君子易退勢孤而氣直仍以一身隻手當檢邪四面之鋒三十年來是非邪正人心氣運真如更演唐宋之季俯仰三變而公皆身當其衝仰如樸遯無足比數投畀有北以禦魘魅公惓惓慰藉有厥其容無何

我已荷戈而西乃籍公之家四壁其空及天開地闢宜少展白一格位著績鞠
瘁其躬容與於三事九列之間總以扶持公道保全善類調停張張主心忡忡
孤憤所激不禁爲感時悲俗之語其忠愛殆可以告諸友朋讒言譏讖糾糾
顯此身如蓬公之口口口口白心跡皎然屈伸成敗安足概君子之始終公蓋豪
傑之士也當其在朝君子有所依庇小人知所忌禪膽識才智皆可稱述而出
於公忠卽瑕瑜不掩要以勝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之人必爲容容吁嗟已矣言
念今昔徘徊惆悵椒漿桂酒望總帷而一酌徒灑淚於西風嗚呼哀哉



徐氏南州書樓藏舊鈔本

蓮須問介鈔

後學鄧尔定篆



295-444681

24 B



蓮鬚閣集象

一
詩雪軒校刊本



蓮鬚閣集

像贊

潘一

胸羅奇書質稟正氣是龍雲雲所流沫
 泗辨驚叱起蕭駭中轉鬚眉炯智
 坐知欣歸必必國出誦詩忠乃瞻像懷
 志日月同光千秋永祀

學辨先生自少而壯歲相繼生於世別
 幾三十載嗣君方同初先生鑽集繪像于
 琳瑯屬多辭游印多和先生業能盡福
 新昔屬雨繼繼然必暗勤神不悔磨奇相
 告語像成因謝
 乃親七十二代奇藥贊人
 (圖)

黎忠愍公像贊



嗚呼此嶺南才子海內
所稱牡丹狀元者也讀
其文則錦心繡口鏤月
而裁雲瞻其像則秀眉

蓮鬚閣集

像贊

潘二

明目蘭芬而玉溫乃能
捐軀殉國取義成仁勇
斷霽雲之指憤嚼睢陽
之齧配四烈於章江追
三忠於崖門蓋天地嚴

凝靈泚之氣并萃於一
身世泰則為朝陽之鳳
運窮則為西狩之麟烏乎
大廷臚傳三年一人問幾
人其報國能不低頭而

蓮鬚閣集

像贊

潘三

拜君

東吳後學潘耒敬題

并書





忠啟公勳美周先生

真贊



有美人兮名曰珠神
奕二兮炯雙眸積厥
中臥彼淮兮川既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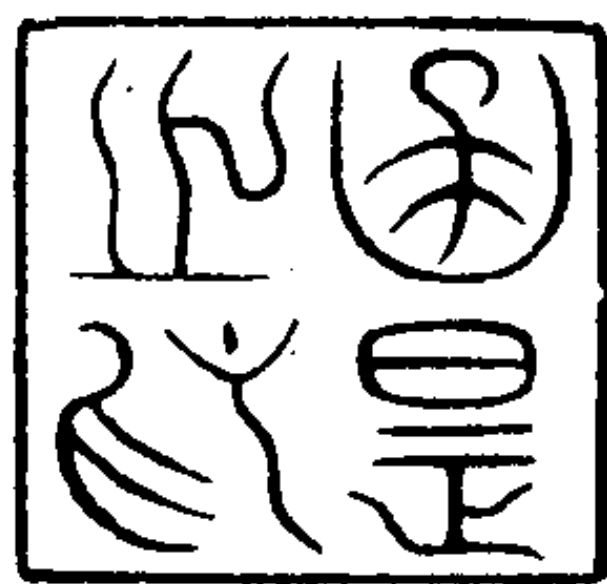
而止月猗唐虞之弗
化兮舍斯人其誰亦
春之季兮焯之賓苞
纍二兮西颺急乎猶
及其盛兮馳皇路而

勿恤譽日流于九州
兮方自顧其靡艾雖
國步之多艱兮伊管
寧之尚在奚旻天之
弗弔兮卷日月之云

陸江汨二其并下兮
鼓中流而莫汝城忽
復于隍兮豁白刃而
坦二痛伏龍之終徂
于和漢室之不可再

也益泰極而忘否兮
哀碩果之不食也觀
儀容不能尺于言兮
感二子之弗墮也
廬山紫霄天狀是

和南從



里後學社姪獨漉
陳恭尹書



兩象及璧菴潘陳二人自書贊見最舊刻蓮鬚閣集非
粵十三家集本亦撮取以冠于首 恭綽識

新印蓮鬚閣文鈔序

蓮鬚閣文鈔。黎忠愍公之佚文也。校之粵十三家集中之蓮鬚閣全集。無一篇複見。考蓮鬚閣全集中。附有其子黎延祖識語。謂先忠愍著述。甲申之變。虔州殉節。國事家難。頻仍。片板隻字。悉歸秦燼。底錄無存。至今海內名賢。或貽書遠取。或選錄為傳。但篇牘浩繁。株守食貧。重鐫資乏。茲勉選刻什之一。以公同好。可知當時全集之刻。僅選什之一。其遺佚多矣。若文鈔之選。亦為延祖與忠愍門人王鳴雷等同編。文鈔成書在前。是在崇禎時。序之者有陳弘緒。何吾驕。王思任。多其少年所作。蓮鬚閣全集。則選自易代而後。濟南王阮亭為之較閱。而陳何王三序不登錄。或者此文鈔經國難而後。已無底錄。抑或其為少年著

蓮鬚閣文鈔序

述。故不欲傳播歟。考文鈔與全集。其編次分類。亦有不同。全集以賦詩為首。而文居其後。文鈔以論策為首。其下集序緣疏。亦列一名目。余觀文鈔之文。為全集所不載者有三。一為鄉會試之論策。全集僅選數篇二為舉業時文之集序。三為說浮屠語之雜文。至於詆斥胡虜。觸犯忌諱。則尤在屏棄之列。即兩種以相比較。全集蓋經名人甄別。去取較嚴。文鈔則僅藏之其家。傳之其人。然論世知人。未嘗不可因其文。以考見其抱負。余弱冠時。聞陳東塾先生修番禺縣志。多參考祕籍。對於藝文志著錄。蓮鬚閣文集所錄序文。南園花信詩所錄序文。均為十三家集內蓮鬚閣全集所不載。初未知從何採錄。泊在故家。搜得黎氏舊鈔本。蓮鬚閣文鈔十六卷。則其文具在。然後知東塾蓋從黎氏宗祠

借閱。所採錄即在此也。此書向無刊本。入余南州書樓所藏已三十餘年。茲因廣東叢書第一輯刊刻伊始。即與翁山喻園遺著並以發刊。此皆禺山正氣所鍾。雖河山變色。易代後光燄猶存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秋七月徐信符序於僑港寓廬

蓮鬚閣文鈔序

二

蓮鬚閣文鈔序

文章以氣骨爲主。而詞采音采。猶夫人之依體質以行者也。史稱司馬子長。文有南山大川之氣。司馬相如之文。漢王讀之。飄飄有凌雲氣。夫多遊名山大川。而人見其氣。容止閒雅甚都。而人又見其氣。使兩司馬別有以爲氣者。不愈懿鑠乎。故夫文章者。氣骨之輿也。氣骨者。人之輿也。有氣骨。載人以行。而後可與天下豪傑。千古聖賢。相見。有文章。挾氣骨以出。而後可與聖賢豪傑。低昂。千古之文章。三代以後。人皆稱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豈出師表之聲華。遂能壓倒天下後世哉。韓愈文章。能起八代之衰。豈昌黎文華。遂高於初盛諸君子哉。夫句句而飾之。字字而櫛之。按絃而比韻。接竹以選聲。雖

蓮鬚閣文鈔序

三

二君子亦千人中之一人。衆軌中之一軌也。如其衷於忠孝之歸。立身之概。堅強獨立。無懼之壘。斯固已大海洄瀾。平原千里矣。余生平於文章。止此氣骨二字。而吾友黎美周氏。獨能揭斯言以行天下。其與人交也。其歸臥青山。索居一室也。握手肺腑。聲光照耀。氣骨之在文章。如醍酪之於玄水。冰屑之在晶盤。不可以意象窺測也。徐爲吟咏。諦其神采。習其友聲。斯或得於衣冠抵掌之外矣。學者覽其文。當如川流之赴壑。羣木之知秋。毋但從字句間比擬也。說者曰。美周文絕似蘇長公。余笑是誠有然。顧美周自有所本。不斤斤一先生之言。若但謂東坡居士。恐學人不得所以。將併求居士於詞采音吐之間也。集成一函。相質。輒爲弁言如此。余與美周。同人社二十年。通家孔李。莫美

周若。管扁舟過余齋頭。漁樵餘人。縱談世外。霞峯賞泉。蓮寺刻燭。唯其氣骨而已。

崇禎戊寅立秋日閒足道人何吾騶撰

蓮鬚閣文鈔序

四

蓮鬚閣文鈔序

南交宅後麗象宏開。地海堦而域炎微。其山雄喬。倚拔五岳。其水澎湃。萬穴倒流。以故祥發人文。皆極瑰肆奔駭之致。以予所知交。大都龍氣多而鶴氣少。而後乃今得之吾友黎美周先生。居然一羽客也。眉骨起霞。飄鬚松讓。兩目如巖下之電。雙肩削聳。可拍洪崖。可竦若士。可摹月下推敲。可畫騎驢灞上。元趾闊踏。不履不衫。影未及門。而中宵響。在堂滿堂。在室滿室。喜笑喜舞。喜罵喜謔。一解百解。喜妄言妄聽。鮑昭所謂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得非美周也乎。美周夙世非東方朔。從華陽洞來。則陶隱居自蓬萊都水監謫發也。其在嶺南。獨得冲美秀特之氣。以故其所讀書。自玄字綠字。以及旁行側行。如華令思蓮鬚閣文鈔序

序

五

山陰友弟王思任頌

蓮鬚閣文鈔序

序

六

蓮鬚閣文鈔序

凡才之獨擅其至者類不能兼有所長兼則往往遜乎獨至之能李杜詩歌幾於國風雅頌而他著作光燄頓減少陵文不少概見世所傳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相沿六朝陋習而上韓荆州朝宗書格調至出范曄諸君下雄才如蘇子瞻宜其縱橫馳騁悉工且妙矣乃古近諸體或比之武庫矛戟不無利鈍或又譏其類方朔極諫時雜滑稽卒罕醞藉蓋兼能而復擅其至者其難如此上下數千載間曹子建韓退之柳子厚庶其足以當之顧亦罕矣國朝詩與古文各有其長惟北地李夢陽欲起而擅乎兼至之稱左建安黃初而右丘明史漢可不謂曠古之傑哉以予觀之北地奏疏書牘序記實遠過太白然深識者以爲

蓮鬚閣文鈔序

七

源淺隘氣斷促不免剽竊割裂之誚獨風雅什雜調曲諸篇差足嗣響少陵而無愧耳猶之獨至之能未可遽謂兼長如退之子厚之比也曩粵東黎美周遺予迦陵集讀之竟亟語茂先曰當吾世乃有斯人子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時時有一美周恨未一見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計偕北上特艤舟訪我章門得盡讀其蓮鬚閣文鈔然後迺悔曩之知美周之淺也美周之文雄肆無所不有而尤能開闔變化淋漓慷慨如西漢人之所爲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夫文章之盛衰因乎氣候之治亂承平久則積累厚而發洩宏唐之韓柳不生於貞觀間而生於元和之代貞觀其驟興之會而元和其舒徐函濡之餘也今美周崛起南海當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後

日星河嶽不能祕其靈天地鬼神不能隱其秀其需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於數千載也豈徒然哉讀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慶矣美周負大過人之資而廓包舉之學其所兼長不僅詩歌古文所著周易爻物當名辨征居住來析動靜內外有皇極啓蒙之所未盡又能博涉浮屠諸書抵掌於成住壞空有無真幻戒律性相之說每令禪學之徒聚族聽之輒復項縮舌撝而去世恆言異人難遇如美周者抑豈不足以當異人之目哉

西昌社盟弟陳弘緒題

蓮鬚閣文鈔序

八

蓮鬚閣文鈔總目

第一卷

論類

第二卷

雜論類

第三卷

策類

第四卷

書類

第五卷

碑記類

第六卷

蓮鬚閣文鈔總目

記類

第七卷

序文類

第八卷

集序類一

第九卷

集序類二 俱舉業時文序

第十卷

行狀類

第十一卷

墓誌類

第十二卷

傳類

第十三卷

緣疏類

第十四卷

贊類

第十五卷

銘類

第十六卷

題跋類

第十七卷

祭文類

第十八卷

蓮鬚閣文鈔總目

雜文類

各卷另有目錄以便續著編入

詩賦另刻不載

門人王鳴雷

林泗英

王鳴震

李潛

方潔

廷馭震

馭益

男廷祖

彭祖同編

二

蓮鬚閣文鈔卷一日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論類

唾面自乾論

周禮論

正人君子所深願論

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論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論

蓮鬚閣文鈔

目一

一

蓮鬚閣文鈔卷一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論類

唾面自乾論

今夫世俗之所稱古人之訓者。多過乎情。過乎情則不能無害。而不可以為訓。如唾面自乾之說是也。吾得而論之矣。在禮有報仇之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鬪。詩人之惡人也。出三物以詛之。匿怨而友其人。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之意。以為假設斯世。如標枝然。如野鹿然。無所於恩。無所於怨。此太古之風。然而不可作也。其次也。則莫如德必報而辱必恥。怨必爭之。以為真率而近之。故易有訟象。野老爭席而鷗可狎。無所他疑故也。若唾面自乾者。或以為近黃老之學。謂可以柔自存。而不知其取禍也。當必更毒。何也。有圖人之意。而使人知之者。危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一

也。無圖人之意。而使人疑之者。當更危也。又其唾吾者。思以辱吾。而吾反若不知其辱。則其圖所以辱吾者。當必進而益甚矣。因以知老子之學。其不可以治天下。此明效大驗也。夫老子者。盜之最大者也。謂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由其說。使剛強之夫。遇夫柔弱。而舉疑之憂之。天下安得不亂。或又曰。陰謀者道家所忌。夫以彼所操。而以謀行之。何所不慘。宜其忌之。然韓非之流。又得而盜之矣。吾故曰。唾面自乾。非君子之道。而又足以危其身。狡壞其心術。不可不知也。然則將何如。曰。有時乎遭人之唾。而吾不妨一唾。乃以兩存者。說在乎孔子之斥萊人。藺相如之請秦王叩缶。有時乎吾拭之。而反可以釋彼之怒者。說在乎晉知瑩之對楚子。魯展喜之犒齊師。楚子之與齊言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亦有方城。漢水以為城池也。若夫其所謂自乾者。其說有在。越王句踐之為吳王嘗糞。然而伍員之徒。早已知之。幾不免矣。矧夫廉恥者。所以能行其忠厚之

意者也。由前之說。因爲慘刻。假設不然。而頑鈍甘之。又其唾我者。假設不疑吾之爲慘刻。而深有以信吾之頑鈍。而所謂忠厚者。又烏乎見。吾未見訓子弟者之望其頑鈍也。夫頑鈍斯無所恥。無所恥斯無所不甘。無所不可忍。亦無所不欲。無所不可爲。人將惡之。人惡之。而又不趨避。終亦必禍而已矣。故曰。怒者常情。笑不可測。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以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聽其爭訟。祝詛報仇。夫然後人皆有以自見其心。而聖人得而以禮教化之。以歸於蕩平。故不恃吾之所以處其唾。而恃吾之不以爲彼唾。以斯爲訓。夫猶有以惠施人。而思以盜人之心者。而又以流於老子之學。甚矣。爲老子之學者。無所不假。若其爲堯舜周公孔子仲尼孟氏子輿之學者。必無所不真而已矣。

周禮論

問者曰。愚聞周禮者。王莽之贗作也。曰非也。何以言之。嘗緣冰溪而上。比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二

後至。則見其人之徙者去者死者。如易世然。其所爲石梁城壁臺址。則皆傾陷。無復舊觀。或告我曰。以水故。弔而問之。則皆謂深山叢藪間。人跡之所少到。凡妖物精怪。不可盡述。蛇雉之交感。而淫遺。孛戾之氣。實生妖卵。始或頑硬如鐵。石遇之而破。忽入之。裂而爲穴。漸至深入。不知其底。每夜輒昏。霧迷天。久之遂生芒角。觸嶺裂地。窟底出腥水。凡數十年。或百年。每一決去。其去也。則當久。靈不雷之際。驅山曳石成泥。變色作紅。腥毒瘴昏。慘益甚。水益漲。方出穴際。有聲似叫似號。有光。水面似星似火。倏生倏隱。條搖條滅。遇橋梁木植稍阻。即分奔激潰。其所過不肯穿橋。或穴石從橋下。或湧水過橋上。或避橋而左右。遇兩岸有人聲或火光。即百里許。亦翻流滾浪。衝蕩不定。其到郡城必二更。水族魚鼈皆飛匿上岸。既過而水隨落。郡今著爲令。當漲夜。必使人於城樓上大呼。云未到三更。兩岸人無得舉火發聲。其穴地率至九丈。凡築臺基者。必濬九丈。視其底無芒角小

物乃止。有則久。卽爲變。昔之水。此也。予乃作而歎曰。嘗讀周禮秋官之司屬。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蟲。蠃氏掌去鼃。鼃。焚牡。藉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梓。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夫以是觀之。此豈直煩瑣細碎之事而已耶。孟子曰。禹治水。驅蛇龍而放之。古王者。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曰。禹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不逢不若。夫惟禹稱神。周公之才之美。思兼之。在周禮。此爲其至大而可證者也。若王莽者。不過坐斗柄。信讖緯。其於周禮。若大卜。卜師。龜人。占人。筮人。占夢。眡祲。馮相氏。保章氏之類。知之而不能明。其又烏乎言之。然吾見后之儒者。以學周禮。則惟其命官建屬之爲紛紛。天下事因之敗壞。於是懲咽廢食。周禮卒不得立。舉疑爲王莽之書。夫讀古人之書。乃不求其精切。可致斯世之民。不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三

見儒者讀書之爲功。而但蒙其害。而因以使先王之遺訓。芻狗置之。於是恃一能。斬蛟去妖者之爲神。則曰非儒者之所能至。而儒者亦因之束手坐視。曰孔子之所不語。凡此皆不善讀書者之過也。予是以悲焉。於周禮未及舉其他端。問者俯而退。

正人君子所深願論 戊辰會試原卷

人主者必得其正焉。則羣正皆以之爲主。所貴於人主者。得天地之心。爲人之主也。天地之心。君於復。人之主者。羣於正。心復於陽。而嚴於陽。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發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啓蟄。陽冬實於下。夏實於上。春居左方。秋居右方。無知之物。猶羣然就之。其何況於向人主之陽。而爲正人君子。然正人君子。夫豈私憂自計。爲蝶蠶之祝。爲巨虛之相。倚於其君者乎。彼德清明而身強固。先儒德秀。曷言乎所深願也。亦嘗俯仰古今。泰運何常。杖馬不鳴。葉龍莫辨。妖狐拜虎而媚。歸昌匿日而逃。故有遇雨獨

行交歡左袒杯酒爲壽。佯醉相加。則正者不敢自以爲正。亦有蒲膽熬青。劍血寒碧。填海不滿。臨河堪悲。則正者不得復有其正。有揚解入戶。履棘上堂。脅類朱絲。攻同伐鼓。則正者徒自明其正。又有銜壁牽羊。狡童無語。販牛去國。老婦爲歌。則正者終亦何益於正。惟夫君心無邪。而正人合且去。君心之小人。而君子投矣。當斯時也。指佞之草生。觸邪之羊壯。檣杵以禦魍魎。鴛鴦爲食射工。方見入於不正之人。皆可轉而爲正。而正者又恐其七日之復。不能勝八月之凶。又隱隱而伏於邪。故升則願其如日。至則願其如川。聽魚藻則願其無疆。歌天保則願其孔固。稱觴而前呼萬歲者。三則願其爲南山之壽。此果同草封禪。攜男女。建摩空之秋。飯吐帛之牛。以神仙愚吾君哉。不知聖人在上。天下免四死而得四生。日月之光不荒。草木之葉不先秋而萎落。故其一以爲民願。則曰豐照常臨。庶幾哉叢神不借。竈煬不假。一堂之上。洞於萬物也。又其一以爲物願。則曰離明麗正。

蓮鬚閣文鈔

卷一

四

庶幾哉魚不亂流於下。鳥不亂羣於上。白虎不妄噬。而龜鱗可囿於苑也。又其一以爲祖宗社稷。則曰午運方中。庶幾哉飛頭辨髮。錯趾穿胸。四方效順。而百靈爲之呵護也。於是仰日月則願其爲君之日。天首天尾。兩環日運。而爲之明者。更無事於浴桑淵。而修桂斧。於是觀雷風則願其爲君之耳。相薄相益。頃刻千里。而爲之聽者。更無事於發金匱之籙。而叩麒麟之皮。於是推之五星。則願其爲君之手足。行天不倦。經緯千秋。而爲之翼者。更無事於煉媧天於指上。擘靈壁於掌中。於是觀之四時。則願其爲君之喜怒。暖律必回。隕霜必殺。而爲之啓沃者。更無事於飛寒霜於白簡。起蟄雷於淵居。乃若鯉尾猩脣。以象厥口。膩雲珊瑚。以迷厥夢。蜀青齊紫。以娛厥觀。霓裳羽衣。以陷厥耳。德敗而身且隨之。此誠僉壬之所巧借。然而未始非正人君子之所能救。乃伊呂而後。如霍光狄仁傑呂夷簡之徒。未知孰盡其願。又往往有龍鱗既逆。鳴蟬輒寒。傍之瘦狗益獐。海之大魚幾

渺。言愁對泣。登顧山川。罪既甘於輅馬之齒。身又同於連雞之飛。元氣受傷。國靈何補。此豈若爲人主者。盤德日新。鞞聲自寡。使其臣爲良臣。無爲忠臣。而與之相羣於陽明大壯之世哉。抑聞斗主薦賢。杓非獨任。則毓德輔身。豈無其說。三代之君。其始與也。俱有七大夫以佐之。乃如黃帝之師三人。曰大撓。大彭。大真。顓頊之師三人。曰綠圖。老彭。伯夷。故又曰君德之與君身。又必責之於正人君子也。

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論 甲戌會試原卷

聖人與天爲一體。斯聖人之民。視聖人如一氣。惟政其可以有爲者也。聖人之有爲於民者。則曰治法。其有爲於天者。則有心法。然而內外視之。有所不貫。精粗舉之。有所不挈。則以人主者。觀民或未切於民之所從出。所從合。或未知之耳。是以舉燔柴之文。畫陰陽之晷。積置一得三之數。以至於律度衡量。無非天也。而民未或與。於是咸曰。惟天養之。惟聖治之。而吾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五

蓋有味乎聖人法天以政養民之說焉。此果視天與聖人有以異乎。聖人與民有以異乎。夫庶民。星也。聖人。極也。是故以太微紫微爲之宮庭。天市爲之明堂。日月五星之天階。受事爲牧岳之職。蒼龍鶉火白虎玄武軒轅之墟。爲之土野。聖人高拱無爲已乎。抑亦未有以見也。夫以象爲法。則聖人見馬作卦。見龜敍疇。其何況於天思之思之。而見天父也。聖人。宗子也。民其庶也。所以獻民數於人主。則稱天以登之。故曰天府。去民之害者。必曰天罰。相與臨民者。必曰天位。觀天之養民。有元氣焉。有元神焉。如精血之必長爪髮。根株之必生枝葉。則聖人但還其固然。無傷其所以然。而民且遊於胥庭。還之枝鹿。天其形軀也。聖人其中心以運。而熊經鳥申之者也。天其果實也。聖人其至仁之萌。而勿爲驗其生助其長已焉可也。雖然。夫天養之。則何以養之。吾見無禮樂。則民不謹於陰陽之事矣。無刑賞。則民不定其嗜欲之性矣。無飲射之事。則民或遇猛而不知服。有老弱將舉

而棄之矣。如是乃不得不圖之聖人之政。凡夫綱紀經綸。與夫其恭嘿而思。講求而理。或以裁成。或以範圍。可以曰天之養民。法於聖人。乃聖人宅於幽。積於剛。以坎離爲耳目。則防其薄蝕。斗杓爲咽喉。元氣則欲斟酌出納。調變必謹。三百六十度爲運行。則惡其爲無益之勞。繞空之擊。是故有春政。宗伯行之。於民慶生。夏政。司馬行之。衛民之長。秋政。司寇行之。刑民。明制。冬政。司空行之。使民終事。然惟天四時。其大德無非以生。聖人有庶政。其所以然。無非以養。於是三殺三宥。不以爲煩。一饋十起。不以爲倦。堯以欽若。則有析因夷。陳之命。舜以協帝。則有輯瑞。觀岳之典。他如式九圍。居青陽。分陝東西。教被南國。養之之法。日詳。其法之道。亦日詳。此果如佩赤符以爲天語。奉玉版金函。而且曰乾封。以妄誕天。亦何異於繞斗而坐。呼星勸酒者乎。夫天也者。則聖人之心。盡之矣。失喜則狂。失疑則戾。由其道。故或師牧羊焉而養。教漁佃庖廚焉而養。致嘉禾藥味焉而養。不由

蓮鬚閣文鈔 卷一

六

其道。則詔書持斧。如塗羹以止兒啼。講讀周禮。如畫龍以希雨澤。法天之政。豈進熟已故。不以爲治。而以爲養。治則舉其所對。養乃貫其大凡。若夫遺簪賜席。則曰以爲救時之針砭。投箭捕告。則曰以防見侮之夢豎。然而知一未能知二。雖有盧扁之傳。見垣一方之視。未聞割肉補瘡。斷肢去毒。以是之爲養生長技也。董子曰。天有十義。王有十義。聖人審其元脈而舒布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其事天也。如孝子。其養民也。如守身。手足皆一體。指股有恆。大視聽無或移。和氣所致。主伯亞旅。亦既井然。又何事罔四靈。以爲瑞。射十日以見功哉。於是靈龜有壽。可養以頤之賢人。田禽有害。亦可養以師之丈人。禦寇有備。更可養以蒙之刑人。矧其時爲之大臣者。謹晉女之惑。問漢牛之喘。夫是以地出雲雨。歸功於天。賢之及民。上能於聖。則又豈真讓天而不居乎。春秋稱王於天。冠春於王。體元於正。夫春者養也。政者正也。義不備耶。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論庚辰會試原卷

聖人之所欲得者。得大本而已。天下之物。得其本而未兼舉焉。天下人之心。據於其本。而千古以來相傳之心。全焉。天下人之身。明於其所爲本。而上之享帝配天。下之以至於毛髮指爪之末。無不可以合宇宙之元氣。而成一大身焉。使其可加則非本矣。本者何。孝也。吾身之本爲何。吾親是也。其亦明於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之說乎。使可加焉。則非本矣。是故雖富貴。不敢不以先之吾親。雖貧賤危難。不敢以先求自安而遺乎吾親。此不獨聖人能然。不如是。不可以爲人。然而人皆可以爲聖人。故爲之高。而舉之以至聖人。推而放之。以盡於其德。而知聖人者。可以化家爲國。以爲善繼善述。遂吾親之所奉者。如鸞鷲之於鳥雀焉。可以八年不入。呱呱弗視。以爲幹蠱。若忘其親之爲戮焉。夫以尋常之識等之。則武王何不如晉申生。而禹之爲聖。乃不及楚無宇之子。何也。文王之敬其主。當不啻獻公之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七

安驪姬。楚靈王羽衣翠被。日無諸侯。而執人於其宮者。乃得不誅。是以其子德之。殉之以女。苟反是而推焉。則爲禹而不爲伍胥。亦異於舜。嗟乎。聖人者。豈與夫所稱履石則痛。抱李而泣者。爭名譽哉。毋亦言乎其得之於心者。而可也。行道而得於心。曰德。明於其理。而無有遺漏焉。故曰明德。而於是旁行正行。無非所以爲孝。豈別能有以加之。後世之君。如擁帚者。逆矣。以宮人爲刼者。賊矣。諸無足述。是故惟聖人者。可以爲舜。可以爲禹。而人率不得以空桑議之。可以爲龍工。鵲裳。爲文身。斷髮。爲薦璧。燔柴。爲啜菽飲水。而人率不得以刻舟求之。可以化彼於一草一木。詩之所以詠騶虞。政詳於象。榆午貫。周禮之所以誅陵谷之妖。而人率不得以伐木殺獸。疑之。此所以聖人之爲治。備於孝經。而以全乎其爲德也。陳鋒生堯。履巨人之母。生稷。吞玄鳥之母。生契。三聖人者。與摯爲同父之子。然堯得摯之天下。不傳之稷。契而傳舜。此以信舜之德爲尤大也。堯之時。使羿繳風射

日誅封豕。其事奇而不傳。獨禹以驅龍蛇著。而羽淵之魂。遂以配天。此以信禹之明德爲能遠也。然棄播種之神。古以柱配。至商而已得專之。至周而爲始祖配天。契敷教稱玄。至商而有天下。至周而有素王。爲萬世儒宗。又伯益爲虞。至周而非子得雍州舊都以封。至七國而遂以繼周。是三聖人者。與咎繇並爲帝臣。而庭堅不祀。忽諸。則豈種德之稱。猶有不至。而亦因之見德刑之用。爲相反。而其報略同也。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孝又無以加於好生。是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推之以至於父天母地。立本而知化育爲隆焉。故孝也者。禮之經。而又樂之功。化無不準也。

蓮鬚閣文鈔卷二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論類

五行雜推

鏡餘

明興以來輔臣總論至隆慶

蓮鬚閣文鈔

目二

一

蓮鬚閣文鈔卷二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論類

五行雜推

金生水。水生木。金即尅乎木。水生木。木生火。水即尅乎火。木生火。火生土。木即尅乎土。火生土。土生金。火即尅乎金。土生金。金生水。土即尅乎水。此其所以能爲生也。故愛人者每思制乎其所愛。正直以之。責難指佞。邪小以之。讒妬爭寵。

金生水。火尅金。水即尅乎火。水生木。土尅水。木即尅乎土。木生火。金尅木。火即尅乎金。火生土。水尅火。土即尅乎水。土生金。木尅土。金即尅乎木。此所以報乎其爲生也。故王者制禮議獄。有報仇之文。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一

生土。水尅火。火尅金。爲其生水。火尅金。金尅木。爲其生火。此所以制乎其能爲尅也。故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善遠害者杜乎其源。然而爭黨之勢。已於是乎見矣。

木東。火南。金西。水北。西北恆尅乎東南。何也。曰。時至東南而生。至西北而殺。

土寄旺於四時。而火生之。以生乎金。位於西南。宮爲主於五聲。而黃鐘之律。必起乎冬至。生於東北。故觀乎黃鐘。而後知土之能旺於四時也。不則曰是亦春夏之交而已。

金生水。尅木。而水生木。水生木。尅火。而木生火。木生火。尅土。而火生土。火生土。尅金。而土生金。土生金。尅水。而金生水。故王者之於人也。服而舍之。然而水又胡不虞其生火以尅金也。木又胡不虞其生土以尅水也。火又胡不虞其生金以尅木也。土又胡不虞其生水以尅火也。金又胡不虞其

181/48-56.1

281

生木以尅土也。曰報施之理。稱物而行。盡其所當然而已。苟虞其所必然之勢。則必并其所不必然之勢而憂之。故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若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亦何所不至。

河圖之數。五爲土居中。一爲水位乎北。一得五成六。故一與六俱北。三爲木位乎東。三得五成八。故三與八俱東。二爲火位乎南。二得五成七。故二與七俱南。四爲金位乎西。四得五成九。故四與九俱西。五得五成十。故五與十俱中。水之數一。故凡水可合而爲一。火之數二。故火離而能爲用。卦以離爲火。木之數三。故其生多參差。金之數四。故方而芒角者必銳利。土之數五。故五方之色皆具。

水之生木。置一得三是也。然木必去水而後生火。故三去一爲二。火得木而後生土。故二得三爲五。土汰水而金可凝。故五去一爲四。金尅木而水則滋。故四去三爲一。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二

然而天地之功用。莫大於水火。故居少可以生多者。唯水火。一之生三。二之生五。是也。三之生二。五之生四。四之生一。皆居多而後生少。故木土金之功用。次乎水火。

然而一三三四之數。五俱藏焉。故土爲恆旺。凡五行之物。莫不托焉。

然而二三四五。亦不過積一而成。故凡物莫不有水。莫不借潤乎水。木生乎水。絞之得液。火得膏而燃。煎之則出。土得雨而潤。掘之則泉。金之生水。淬而磨之。則瑩而利矣。是故天下之大。水輪能持乎地極。百千萬億之數。皆一而已也。

是故水或可以無金。土亦或可以無火。而木之生必不可以無水。火之生必不可以無木。金之生必不可以無土。水爲天一。土爲天五。舉木火土金之數。而一必在焉。積水木火金之數。而五已具焉。故也。

四方之位。環相生也。至於南之與西。非唯不生。乃復尅之。土雖寄焉。然而

位乎中央耳。是以從來中國之大。唯西與南不恆相通。亦其勢也。

天地之氣相周流也。唯西與南爲受尅之方。故指南之車。以南爲正。今羅盤之針。皆止乎午。中一日。火能伏金。故也。然而凡物試之皆然。

大水東流。金生之。以生乎木。大火西流。木生之。乃尅乎金。故西爲殺方。東爲生方。然唯金惡其殺。故必加之以火。

水有帶。木有華。金燦則流。火有灰。土爲砂礫。此本然之相生也。水鹹苦則必濁。木自去其枯朽。金之理先革。火之焰必燦散而不專銳。土濕下則淤。此本然之相尅也。

火體陰而用陽。故火爲外景。離陽在外也。水體陽而用陰。故水爲內景。坎陽在內也。

凡金石方諸。以至各物。其有光澤者。皆水之屬。故皆得內景。智者之能鑑物。內景也。五事於智爲水。孔子曰。智者樂水。

蓮鬚閣文鈔

卷一

三

水者天一之數。置一得三。其體圓而性平。故內景之鑑。必取乎至圓與夫至平。凹之凸之。則其景或倒或屈。以之炤人。至爲肥腫長瘦。皆不平不圓之故也。

月者坎也。故亦內景。月中之景是也。日者離也。故與火皆爲外景。

月得日而光。故月有外景。皆日之景也。如以日與火炤水。炤諸光澤之物。皆得外景是也。推之而諸星可知。星亦有能爲外景者。則火之屬也。螢外景。不藉日而光。腐草所化。燐燐之景。人血所積。血出於肝。皆木生火也。惟龍之有珠。其光外景也。亦然。龍木屬。其他物之珠。或爲心火。蚌有淵而孕珠。則坎中之陽。吐內景之光而成外景。

夫地二生火。則亦兩奇之所爲也。故日與火之景皆圓。日蝕在東。而其景之缺者。反在乎西。惟圓也。故互而倒炤。推之而凡物之景可知。

夢也者。心火內交乎水。故得內景。其神不清。凡動而不得其正。故多顛倒。

迷幻。又連乎脾。故多成於思。牽於肝之木之氣。故思而不能專一。蓋於肺金而火尅之。故所處無定。其顛倒迷幻者。如水之波蕩。其景或互而不一。或短而倏長。如龍蛇行。炤屋壁則皺折。如衣服谿谷烟忽無恆也。

人之能為。陽神外景也。故可以使人皆見之。陰神內景也。故可以見人。然而水雖內景。非火不彰。故坎陷於二陰。以離而著。是貴純陽。

四時之土。旺於四季。土為信。人無信不立。然春夏秋冬三季。土皆有所相生。獨冬季。土既以尅乎冬水。而復受尅於春木。故以為除舊布新之際。故謂春之始為正月。

木為仁。仁主於愛。過焉則淫。故必義以斷之。金尅木也。金為義。義主於決。過焉則悍。故必禮以和之。火尅金也。火為禮。禮主於讓。過焉則諂。故必智以明之。水尅火也。水為智。智主於謀。過焉則誦。故必信以成之。土尅水也。土為信。信主於守。過焉則害。故必仁以濟之。水尅土也。

蓮鬚閣文鈔

卷一

四

仁生乎智。故必有術。智生乎義。故牽而不斷則惑。義生乎信。故貳心者非義。信生乎禮。故要盟可寒。禮生乎仁。故愛敬起於父兄而禮行焉。

然而凡人之行。莫不以智為始。而信終之。故一與五之數。所以謂其能盡也夫。

仁何以謂之木。好生故也。不學者故布施日出而不能強其本。義何以謂之金。剛決故也。不學者故英銳摧忍而多殺傷。禮何以謂之火。文明故也。不學者故炫耀費侈而不覺日甚。智何以謂之水。圓變故也。不學者故風波深險而不可狎近。信何以謂之土。重厚故也。不學者故膠固凝滯而不可通。

仁師木。故愛以一本。義師金。故剛不至折。禮師火。故運而不窮。智師水。故幾微之動必見。信師土。故重厚而能任載。問者曰。擊石得火。是土生之也。大海中有火。是水生之也。曰。唯火生土。故土中有火也。如水生木。絞木可

得水是也。唯水尅火。火之為氣。時流行於天日之間。遇水之蕩漾不能舒散。故凝而成光也。如土尅水。水勢之湍激於土是也。雲氣之能為火。木生火。凡氣皆屬木也。若擊金而得火。由擊生。非由金生也。若氣相擊而為雷。火也。天地之間。無非火也。無非氣也。

凡聲出於氣。屬水。故巽為木。為風。水之生風。生木也。有有聲而不出於氣者。彈擊拍動而後得之。聲之大者。莫如雷。亦木屬也。故震為雷。雷必雨。而後聲。水生木也。其為電。木生火也。坎為耳。唯耳辨聲。水生木也。不出於氣之聲。皆辨從其類也。

凡色出於光。屬火。故雖水之光澤。亦得日與火而後成景也。離為目。唯目辨色。光遇光則相發也。然人之目。其得養在肝。亦木生火也。

凡氣之臭。其為馨。為臊。皆木。鼻受而耳不受。何也。較之於為聲者。此其氣則已重矣。故不煩水生而為金尅。夫鼻通肺。金也。唯其尅也。故入之。且能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五

為主。

有有字之聲。有無字之聲。其為有字之聲。入於人心。發慮增志。木之生火是也。

有有聲之字。有無聲之字。何以謂之無聲之字。如圖畫象物。以意相傳。唯智者可以得之。水尅火是也。無聲而有字。色之屬也。

無字之聲。可以五音六律聽之。寫之。五音之本乎宮。六律之起乎黃鐘。皆土屬也。木尅土也。夫唯其微妙。故以所尅傳。

人得心而後生。唯穀可以養人。木生火也。其能辟穀者。而不能不服氣。氣為木之神。百穀草藥。為木之形也。

土生金而石具焉。木生火而煙出焉。觀於煙而知氣之為木也。觀於石而知人之骨有凡聖貴賤也。

人之聲出於肺。金尅木而後成聲也。

以水遇火得氣何也。於所尅逼發其所生也。氣之能爲水。則猶之乎石之得火也。而知雲之爲雨也。而知冬起雷而夏造冰也。

木與火貴乎條暢發舒。土與水患於壅濁淤滯。唯金煉而益精。故養生之理。以火伏金。有九還之候。

肺之能爲氣主。金尅木也。人之五臟。皆以相尅爲用。故心火也。無水則枯。脾土也。不動則難運。肺金也。寒之則病。腎水也。無脾氣以運。五味則不滋。肝木也。暴怒而無以制之。則傷氣而動火。故唯人爲中和。

太上以氣養神而心日光。其次以木養精而神日生。又其次以穀養形而氣日盛。然人之生。其呼其吸。皆得氣以養之。故東方謂之生。木盛於春。氣皆生於春。其統天也。則曰元氣。

鏡餘

黎子讀易。輒舉史以繫之。相發明也。閒居對客論事。客問是非。得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六

失。黎子則亦類舉史事以應之。小子識之。旣而摘其可玩者存焉。

命曰鏡餘。

蜀孔明取劉璋。蘇軾非之。范增說項梁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楚懷王。其後羽尊之爲義帝。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羽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二年。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肉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願從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羽至於敗亡。漢遂爲帝。使羽不殺義帝。漢雖興。吾不知其何以自帝也。故以曹操之奸而不能不自居於文王。雖然。唯其如是。故孔明寧先取之。至於以帝尊之。不可如何矣。周之季。其君雖守府。而猶能過其曆。故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乃有居全盈之時。承積累仁澤之後。勢偶可乘。妄思自

逞。則適以自取赤族而已。

秦法苛。然守令率以發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因家沛焉。見劉季狀貌重。敬之。妻之以女。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沛令恐。欲以沛應。乃令樊噲召劉季。季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有變。乃閉城守。掾吏蕭何曹參踰城保劉季。季射書城上。謂沛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乃開城門。立季爲沛公。項梁以殺人與籍避仇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陳勝等起。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制人。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時楚亡在澤中。梁曰。楚亡。獨籍知之耳。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七

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沛公引兵過陳留。高陽人酈生說之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吾不可以應。先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報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酈生故善陳留令也。陳留令以忠於秦而死於酈生也。其後酈生以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守戰備。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遂烹酈生。酈生之得烹。本非賣齊也。辟陽侯審食其得幸於呂后。高帝崩。呂后稱制。以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嘗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后崩已葬。以左丞相爲帝太傅。亡何左丞相食其免。陸生說陳平與太尉絳侯周勃交

驩遂誅諸呂。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太史公曰：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先是辟陽侯欲知平原君朱建，平原君聽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往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辟陽侯乃奉百金爲列侯貴人倡。平原君舉母喪，以是平原君德辟陽侯。平原君有口辨，故能爲辟陽侯計策。當是時，以陳平之深謀奇計而卒聽平原君，不唯不誅辟陽侯，而且聽之復相何也？曰：此平之所爲深於計也。少帝者，故呂后之所立也。時猶在宮中，公卿迎代王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東牟侯興居曰：誅諸呂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顧應左右執戟者，皆培兵罷去。載少帝出舍少府。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計代王即天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八

子位。去后崩凡已三踰月，而諸呂誅後，宮中乃無他變。曰：奉天子璽則得天子璽，曰：除宮則除宮。曰：培兵去則培兵去。蓋以辟陽侯猶在左丞相位也。辟陽侯者，蓋嘗敵體於后，監宮中，又爲少帝太傅，故復用辟陽，而宮中皆可得而制矣。是以知爲陳平之計也。

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莊公不禁。石碯諫，公不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碯乃請老。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洧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洧殺州吁於濮。石碯使其宰獮羊肩泄殺石厚於陳。夫鄭雍糾以厲公之命殺祭仲而謀諸其妻，故敗。石碯使告陳圖州吁而聽其子從之，故成。石碯非徒純忠，其心計實

爲精微也。諫而不聽，則不復諫。禁其子與之遊，不可則不復禁。至於定君之間，厚與州吁俱不以爲疑，謂非有沈幾觀變之智能乎？故論春秋之善用兵者，以碯爲首。

衛蒯聵過宋野，聞婁猪之歌，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太子奔宋，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不爲。夫弑逆之事，後世使人行之，而歸罪於其人者多矣。而小人猶不知禍，圖利祿而爲人用，既而名污身戮，徒自速死。齊之彭生，蔡之賊利，皆誅以解過。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籍滅，漢王爲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汝陰侯滕公說帝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九

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迺赦季布，召見謝，拜爲郎中。布弟丁公爲楚將，數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遂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帝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日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以兵。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有慚色而止。漢告反之典，皆封列侯，告信者樂說封慎陽侯，告英布者賞赫封期思侯。獨彭越舍人傳不載名，其人亦不封。梁武帝革命，首贊成之者沈約也。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與徐勉最善，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亡何約夢利帝斷其舌而死。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

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將士擁宰相范質及王溥等至。質頗誚讓太祖。不肯拜。溥先拜。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時未有禪文。陶穀即出諸懷中。已成矣。太祖甚薄之。穀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每言穀宣力實多。太祖謂翰林草制。皆前人舊本。何力之有。穀聞作詩。太祖以爲怨望。決意不用。故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臨患不忘國。思難不越官。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得入。魯昭公乾侯之役。子家子曰。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將納公。而平子有異志。懼公歸而有後禍也。是以公終于乾侯。惜夫子家懿伯叔孫昭子之徒之不及甯俞遠也。夫衛人唯出君。君歸恐其不忘前罪也。故無懼其罪而後不貳。是以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

盟也。

秦伐鄭。蹇叔諫焉不聽。其子從師。哭而送之。其後師敗。秦繆公悔不用蹇叔之言。而作秦誓。蹇叔知師之必敗。猶聽其子之從。而但哭以送之。此其所以卒乎繆公也。若伍子之於吳也。而托其子于他國。則異於此。抉眼而觀越師之至。惜哉。

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謳者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

又阨。以行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二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越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城濮之戰。楚師背鄴而舍。晉文公患之。聽輿人之頌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師陳於莘北。楚師敗績。趙簡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一

子之巡列也。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故曰。莊烏仕楚。尙有越聲。士會奔秦。終爲晉之良佐。然曹豎侯孺。以貨筮史而曹伯得復。衛甯俞以貨醜醫而衛侯不死。既而王鮒請帶於叔孫。又淫芻蕘於衛而致錦。司鐸射奉壺飲冰於意如。懷錦以賂守者。羊舌叔魚又受女而鬻獄。韓起因商人而求環。范獻子請冠於叔孫。取貨於季平子。而止昭公不納。魏舒受女樂於梗陽。而致閻沒女。寬托諷。荀寅求貨於蔡侯。吏人食狗於箕館。賤人施飾於鄭國。晉之不修令。而以賄也久矣。故雖以諸大夫之才。不能卒加於秦楚。其此之故也夫。

楚王使繇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之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夫用人而違其才。雖能弗見矣。故治國者貴知人善任。楚令尹蒍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鄭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以輿之邑。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故能知之。又能使之。則庶幾哉。

晉申生。衛急壽。皆宣淫之所生也。而以至性稱。唐盧懷慎。以清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臺奕。奕罵安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奕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奸臣傳。杞生元輔。元輔端靜正介。能紹其祖。人不以杞之惡爲異。亦附忠義傳。

盧杞少險譎。人莫之覺。爲虢州刺史。有官豬三千。奏言患民。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他。宰相才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遂至宰制天下。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二

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顛覆狼藉。王安石爲相。以行新法。至於亡宋。劉元城曰。王介甫不可動者。以其有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介甫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澆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而介甫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而安石之害。乃由於此。噫。人固未易知哉。

晉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欒祁士鞅之譖。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名聞諸侯。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聽毛公薛公之說。趣駕歸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遂乘勝抑秦。兵不敢出。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雖然。齊商人宋公子鮑。皆以施而行其逆。

晉欒書之譖。郤至也。使楚公子茂言之。使孫周見之以實之。匪唯厲公。卽明主亦必惑矣。然方戰而受敵遺弓。亦何其不善遠嫌乎。費無極勸楚王納太子建妻。又勸王殺建。既讒殺伍奢。又欲併殺之。小人之計多方以求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此而在子嘗。北齊杜弼數爲神武令軍中。張弓矢。刀雖舉不擊。稍雖案不刺。爾猶頓喪魂膽。彼身觸鋒刃。百死一生。可念哉。

晉毛偃以事重耳。而致其父見殺於懷公。楚伍子胥之不歸也。知夫卽歸。無救於父耳。漢王陵之母知興。而論者誅陵爲殺母逆賊。晉周彪爲西戎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三

校尉。守涪城。母妻爲苻堅將劉安所獲。遂降於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漢高帝鼎上之對。又何也。曰。帝能料項羽。故反以此對得歸太公。羽固知兵者。使果烹太公。是適以激漢士卒勇怒。觀於羽殺義帝。猶足以成漢誅羽之名。而況烹其父耶。不然是帝果不顧其父。漢之血食。何以得五百餘年。山陽公之後。相傳至玄孫秋。猶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西晉亡而漢之祀始絕。

晉必歸君。於是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明年晉歸鄭伯。此卽燕廝養卒之智也。王子還夜取周王猛。以如莊宮。則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計也夫。

舜有臣五人。禹傳位爲天子。稷至周而有天下。契至商而有天下。又有孔子爲素王。享祀千百世不絕。伯益之後爲秦。亦有天下。獨皋陶不然。春秋文公五年。楚人滅六及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禹之稱皋

陶也。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唯帝念功。而他日不及薦之。唯益在耳。豈非天哉。以其作士。故雖聖人亦不免於上帝好生之意歟。然刑其害生者而能生。則何以不生。鄭子產問然明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鸛鷓之逐鳥雀也。然而子產之去公孫黑也。亦可謂藏器以待時矣。故其始也。教焚書以定亂。既乃鑄刑書。後先輕重有序。不苟。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秦商鞅相孝公。徙木立信。嚴刑峻法。其後公子虔告商君欲反。鞅出亡。至關下。舍人不知其爲商君也。曰。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唐李德裕在崖州。貶所。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上掛十數葫蘆。德裕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此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死於此者。貧道憫之。爲取其骸骨焚之。貯其灰。俟各子孫來訪耳。德裕惕然。久之心痛而死。宋盧多遜貶朱崖。諫議李符求見趙普。言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四

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實置之死地。普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而卒。蘇子綏謫雷州。不許占住官舍。遂僦民屋。章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治。以僦屋甚明。乃已。不一二年。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李文靖沈爲相。專以方嚴重。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胡稅監旦在謫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知制誥。聞其參大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志士羞爲。終爲相。且不復用。王荆公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司馬溫公以書詰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漢文思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

千石皆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板。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者皆大笑。唐令狐綯相國。以姓氏少族。繇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爲族。溫廷筠作詩戲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鈴。武后有疾。遍祭神廟。閭朝隱爲給事中。乃詣少室山。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令僧道迎至神山。觀者如市。會后疾愈。特加賞賜。戶部左司郎中。畫代犧圖。以進。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已先在焉。郭弘霸詣說爲戒。無何質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相約曰。吾儕當以爲右臺御史。時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爲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卽愈也。宋宦者李憲用事。官太尉。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爲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太甚乎。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宛然田家。侂胄曰。但欠雞鳴狗吠耳。旣出莊遊。他所忽聞雞犬聲。使人視之。乃府尹趙師巽所爲。夫不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五

爲齟齬。則何所不至。王敦旣亡。王應欲投王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酒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與慙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世儒聞應當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袁粲父子死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扼以手。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今救之以求利。天地鬼神必不贖汝死。兒死後。靈慶嘗見兒騎大獐狗。戲如平時。一日忽見其狗走入家。噬殺靈慶。少時其妻子皆死。沒。此狗卽兒所恆騎。宋明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顏延之嘗乘羸牛。敝車。逢其子竣。齒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元載妻王氏。工辭翰。載被誅沒。代宗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爲京兆笞死。王氏以載兩朝貴盛。曾以詩喻之。惜載不悟。蔡京貶長沙。死於東明寺。門人呂辨獨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斯乎。京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倖免。阮籍曠達。外露狂態。內秉玄心。大將軍欲與籍婚。大醉百日。不得言而止。曹操使蔣幹往說周瑜。不得言而還。且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間。陽處父之易趙宣子。公也。而猶不免以侵官爲黨。陳洩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而書名。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駢乘焉。將作亂。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六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繇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而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又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羞不義。不犯非禮。紫霄真人譚景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世。齊丘將酒灌之。沉酒。以牛皮裹縫拋於江中。後爲漁人所獲。既開。見譚駒駒不止。喚之。頗久。方覺。乃曰。齊丘奪我化書。墜我於江。初祖達摩從廣州入梁。與武帝語不合。忌之者以毒藥中之。乃一葦渡江。面壁九年。出處去就之宜。難言哉。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學士。晚年乃狗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

宦之捷徑耳。

唐武后臨朝。薛懷義寵勢傾內外。雖王公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以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后知之。曰。阿師當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也。南海郡獻集羣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后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命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后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公拜恩就局。后曰。卿二人賭何物。公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后曰。卿以何物爲對。公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后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后業已處分。遂依其說。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公對后前。擬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夫后唯在慾。故大臣猶侍以挾其。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七

可以言。晉靈公之惡。猶知畏其臣。殺宰夫而置諸畚。楚無宇執人王宮。數其納亡之過。此在恆情。或難容之。而以靈王之暴虐。乃能取其亡者而還之。楚靈王次於乾谿。雨雪。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子華欲諫。磨厲以須。楚子與子華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芋尹無宇之子申亥。以二女殉王。而不言王之已死。國人夜駭。楚棄疾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以使子于子皙自殺。又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

季桓子有疾。命正嘗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嘗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公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殺者。嗟乎。南孺子之子。此所謂雞師尾而爲犧也。正嘗之無能也。肥之罪也。

宋胡忠簡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漢汲長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上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明興以來輔臣總論 至隆慶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六

黎遂球曰：愚觀我國家自永樂至嘉隆間。其爲輔臣之賢者。何表表多可稱述也。愚於其邇者。於所聞所見。宜異詞。不敢盡其說。然卽而觀之。高皇帝始有天下。誅胡惟庸。於是若西漢不立丞相。迨文皇帝靖難後。召解學士縉。黃文簡准。胡賓客儼。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金文靖幼孜。胡公廣等七人。入閣辦事。曲機務。歷朝因之。解公始事太祖時。直言。有庖西封事。與太平十策。旣入閣。喜引拔士類。稱人善。不啻口出。疏蹇義等十人之品。他日。仁宗見之。猶謂其非狂。不畏強禦。卒以譖死。其羽翼東宮。題虎顧衆。彪圖。感動人主。功乃比之留侯。先是將册立。黃公則舉立嫡。以長對。皆可謂能以道事君。不逢迎苟合。至留守監國。上乃稱准與蹇義。金忠。楊士奇。爲房玄齡。事可見矣。黃公論女直吐蕃諸部。不宜屬阿魯台約束。以爲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至今思之。良然。胡公儼知天文。持論少懸。同事頗不能容。賜坐講經總裁。作述。其典試則識楊溥。以爲董子正言。溥遂繼起事。

東宮。至仁宗登極。入內閣。與文貞文敏共稱三楊。名世之業。聲施至今。文貞士奇。隱惡揚善。多古大臣之風。稱東宮孝。故當頭風蒞祭。以感動主上。其大者也。徐奇官嶺南。載土簞諸物。以朝京師。或得其目。以進。則語上曰：衆以詩贈行。故有此餽。臣病未往。贈行。故不與名。然名雖具。其受否未可知。上爲之燬其目。張英嘗言。文敏畜馬甚富。景陵察之。皆邊將餽榮者。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邊將。今閣臣知邊將才否。地利虜情。獨榮耳。臣等皆遠不及。願陛下以容士奇者容榮。日食奏免賀。則曰：君子愛人以德。至於假太孫圖書。執易吉服。止散馬駒。請設樂不作。救弋謙。謂恐四方朝覲之臣。咸在不盡能知謙過。謂朝廷能容直言。且請璽書。引過百官。毋以謙爲戒。於戲。仁宗之政。是以無缺。宣德初。以一言而請璽書。令趙王獻護衛者。又惟士奇也。保舉之法。當時論之爲詳。薦顧況。白其受隸金事。留心人物。卽一言亦不忘之。給事中廖莊劾其不職。反優容之。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七

歷仕多朝。其后奄人王振上畏母后。而下且憚之。身卒而國事遂非。亦云重矣。議者謂國家棄安南。其議自士奇與榮。而士奇以子坐事積憂死。豈足累哉。文敏榮以後進能料虜必退。不煩兵。以此日得君。其從征失道。金公墜馬。則以己所乘讓之。此事爲難。三殿災。廳衛士先至閣中。將御書圖籍。勅制文書。昇置河次。得大要行在受命。獨不肯假他事。作勅以爲詐。軍中處置得宜。比仁宗卽位。知其盡忠。宣宗立。漢王叛。則請親征。得計卽起行。疾馳。爲大駕先。漢王出降。此皆國家安危。所惜者奪情一事。遂爲後人作俑。金公幼孜。扈從巡征。繇文皇帝至章皇帝。皆無所失。牝馬之貞。後順得常。胡公廣天功亦遜焉。楊文定公溥。曾與解公俱以官僚受讒繫。一死一生。仁宗登極。遂得大用。令有不餽其子者。則異而薦之。其所論南北戍軍。各從所宜。今便之。然亦曾奪情。或又謂始皆因三楊失計。小誤。無以服奄振之心。以至於蹶躅。則爲可慨。噫嘻。夫使解公不斃於獄。則仁宗必相。

1874-565

之。以至於英宗之世。或者其才有可見乎。願以譖死。何如以節死。英宗朝。蓋又有高文義公毅。初為文貞所薦。當北狩。留居守。能力請遣使迎鑾。薛文清公瑄。振聞其賢。擢之。卒不肯見。誣以死。臨刑神色自若。會赦。免。英宗復辟。召入內閣。見幾而作。可稱完行。惜其用之不究。岳文肅公正亦英廟知名。復辟后。召用之。以為好。而大膽引律以折牛玉。斷妖言僧。活其從者。折曹吉祥。止其出。購匿言者。榜取地圖。指沙漠。以沮獻捷者。稱梟首。林木之說。承天門災。草詔。歷陳時政之弊。至於外謫。逮繫瀕死。其為守開河。購穀省費。始終不盡其心。其時有呂文懿公原。皆與正同列。石曹狀上之。能為之左右。皆稱正人。李文達公賢。則尤為善用。請止汪后殉葬。請散銀賑飢。不以有弊而止。贊赦建庶人居之鳳陽。救劉濬言敗軍者之罪。謂耳目之職。所當言。明主當用其是。而舍其非。又言人主每事自斷。以公處之。則權不歸下。論奪門功。則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景泰不起。羣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二十

臣疏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於是以冒功陞者四千人。詔悉褫職。至於因曹欽之變。請開言路。上大祀。足疾。亦請主祀。所以安人心。卒以成禮。請傳太子位。諛者不得行。於是憲宗即為于謙雪。幽枉。屢闢言路。皆賢力。奈何。又以奪情黜言者。羅倫官。然其於薦人。則必於冢宰王九皋。大司馬馬昂。先為喻意。及至御前。疇咨文武。各以諉之。以是上小致疑。下皆信服。其時為之左右者。有彭文憲時。時當景泰初。與商文毅輅並入閣。母卒。力求終制。忤旨去。服除。因不得復。英宗復辟。召復入。方倚任文達。文達退。以諮公。稱為君子。因上徽號。請班詔優老。憲宗立。議上兩宮徽號。拱手。向天。大言。同尊二母。以申上本心。引漢呂后。宋劉后事。請合葬慈懿為太后。與廷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為感動。滿四之變。以朱永張大賞格。令整軍待急。方行。知項忠之必得捷。其議與文毅公合。文毅公輅其始。即請邸王即真。沮南遷議。間也。先使疑遁。迎回鑾。止易儲議。

既則與陳循等請復立之。復辟後。以忤石亨。謫去。憲宗立。召復。為言官。論上欲罪言官。則曰。臣勸上召用羅倫。今言臣論臣。反責之。如公論何。請復景帝號。婉轉探引。得立東宮。疏論宜遂其母子之情。皇子母薨。舉宋李宸妃故事。遂得如禮。疏汪直罪。因詰責正色言之。得撤西廠。以此去。同事者稱謂未嘗見其筆下安殺一人。夫以三魁位宰輔。在宋有王旦。王曾。宋庠。公視之為無媿。其后則劉文和公翊。亦受知憲廟。與萬安同入閣。鄙薄之。對客罵其負國無恥。安恨之。故去。其在位。昌言定儲。有古大臣節。當時林俊疏論妖僧。大忤上。得立為解。且事親以至孝。聞劉文靖公健在。憲宗朝。職輔導東宮。既孝宗立。召入內閣。相與勵精求治。身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又引兩文正公同入輔政。上數召至屏左右。語稱善。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抑近侍。復祖制。弘治之政。為善。號稱萬世一時。亡何。孝宗晏駕。東宮即位。逆瑾竊權。公率同官上奏自劾。不報。戶部尚書韓文。倡九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一

卿劾瑾。公助之。為焦芳力攻。致武宗怒。遂令與謝文正同致仕。正德間。國事幾不可為。毋亦以稍短於才。故不能制之於未形。其罷政也。李文正公餞之。欷歔泣下。則曰。何哭。使當日同出一語。與我輩偕去矣。然而兩文正公一去。一不去。其故未易言也。丘文莊公溶亦孝宗朝。以進所作大學衍義補見用。至入閣。所論考察官。居未半載。微瑕輒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上為之勅。當黜者復其任。幾二千八。其始列兩廣用兵事宜。則李文達一見。即為上之。亦已見其學之有用。謝文正公遷當武宗朝。焦芳入閣。憾其舉不及己。和逆瑾逐之。褫職。以是為正。李文正公東陽。四歲。即以大書見景帝。抱膝。名日以顯。孝宗召入閣。論安南侵占城。請勿遣官往問。疏救科道諸言官。止中官。止廣寺額。止寺僧入內慶讚。當孝宗時。何其知。以事武宗。則獨久留。然而於諸臣。為避卒。誣執者。則力救。為忤瑾。荷校者。則力救。傳旨跪百官。下三百人詔獄。則為救釋。有奏欲查究舊盜窩主。鄰右七十

家則極言得免。瑾欲罰百官發米實邊。則請令於原籍上納。鎮守監欲便
宜行事。則奏太祖設官。權蓋分而不專。或雖同而不專。又以為親藩隆重。
士官強悍。若并付鎮守衙門。彼心不服。釁隙易生。恐一人亦自承當不起。
又力爭陳瑄之獄。致比平江伯之功於蕭何。出入天順舊稿。以收回差出
行事官較明非舊例。至於瑾誅擬旨定罪。又引漢光武平王郎事。燒吏民
交通書。令反側自安。置秦王壽。瑾詞不問。一應焚燬。無延及者。當流賊充
斥。楊文襄時為吏部。推用大將及提督。則從中稟旨褒美。悉從施行。功以
大奏。又上疏請起居以節。力爭京邊軍調出入不便。會內降旨行之。遂以
乞休。王鏊謝文正舉以自代。救劉公大夏得減死。稱楊一清修功不可以
為罪。爭吳廢后及景泰汪妃喪葬。皆侃侃正直。卒以惡焦芳懇去。其講學
親政諸篇。忠溢言表。劉文肅公忠初官南吏部。署考必實。御史恃勢。郎中
為瑾黨者。則置下考。瑾黨者。則入閣。惡張永持重守法。不三月去。楊文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二

忠公廷和。當武宗朝。梁文康公儲請遣行人起之入閣。而遜居其下。諫巡
邊。諫北狩。諫稱威武將軍。奏請班師還京。其后請大后旨。誅籍江彬。先傳
令軍士各就所賞。彬瞻顧無人。乃就擒。於是定迎肅皇帝禮。以議崇祀與
獻王。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執論忤旨。又以奏止遣內官織造。怒其抗違。
允辭去。其始則李文正倦念。去必思公。既任當憂。制議奪情。則亟疏寢之。
比再起。遂以定變。曾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延禮之。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
其心可諒矣。梁文康亦瑾敗始入閣。武宗將幸宣大。則泣諫於左順門內。
親藩請牧地。則草制悟上得寢止。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則執死不肯
草詔。寧庶人謀入世子。則大聲抗議止之。扈從至南都。疏言兩都郊祀配
位不同。請回鑾。跪西階。得報乃起。受遺命。定策迎肅皇帝。入正大統。或以
為黨逆濠。復護衛。則默不辨請歸。而是日非公當制事。且難白。當羣邪
用事。從容維持其間。皆可謂能培養國脈。長植人才。李文正與公。蓋先後

有同心焉。楊文襄公一清初官陝。大作土類。所造進不一。五十餘年猶用
不盡。督理茶馬。清出牧地。陳邊事。創城築垣。虜遂不敢渡河。自率帳下五
十餘人。以走虜。以花馬池要害。率官屬巡視。議方略。上奏陳戰守。修溶垣
塹。增設衛所。經理寧夏。清出占役軍士及湖地草灘。奏止搜索零賊。計備
門庭。而其風張永歸。誅瑾。尤得權變。為吏部。盡起瑾所廢。推用大將。必滅
流賊。賊平。召入閣。忤錢寧去。其居家設險。以備宸濠變。武宗幸第。則從容
諫止浙江之行。嘉靖間。再召入閣。奏止遷顯陵。以毀去。明於知人。拔仇鉞
擒寘鐸。舉王守仁誅宸濠。錄楊宏總兵漕運。伍文定之倡議。吉安喬宇之
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皆儲之待應。用事以不失。其功大矣。費文憲
公宏執。不與宸濠護衛詰責。致仕家居。避之惟謹。為王守仁贊畫方略。以
擒之。世廟召入。稱為舊輔元臣。張文忠公孚敬。以上書明倫得幸。為舉子
者廿年。既第南宮。六年即召入閣。其所論以為不可使獻帝有子而無子。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三

上有父而無父。未為不是。因上或問二篇。以為桂席方霍倡。當是時。上心
是之。而逼於禮官議。則有交排公。與公為難。其在內閣十年。作述取裁。定
禮樂。分祭天地。為日月東西壇。正先師號。易像。行耕蠶禮。發敬一五箴。又
若與方文襄公上疏。緩張延齡死。詰問具對如初。以安昭聖太后之心。稱
宋室留守南都。非高皇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之意。不奉詔。詔數
言中。貴人暴橫。上為之裁革。迨盡。兼領都察院。約束中外御史。清勦戚莊
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蔭一子姪。輒
請致仕。俱召還。去四次而後終老。卒之日。門生醪而殯之。上知其忠誠才
略。但以為不惜人才。愚於其銜呂楠見之。席文襄公書。始以論災異感動
孝皇。亦以議禮得召入閣。未任而卒。其請宥議禮諸臣。詔優畬。則上意可
知。徐文貞公階。經濟每有可觀。以議孔子像忤張公。謫為推官。能捕允溪
盜。其為祭酒。籍諸生淑慝。人人相感激戒勉。為吏部。不鏹門示重。破例延

訪不徒以衆口爲定。虜薄都議計緩之。佯許其通貢市。往返數日。俾我備完兵集。而虜果退。言邊卒戰謀。各用所長。尤洞中要害。爭女后不宜先入。廟議爲正。召入閣。以論倭警。疏請重責守令。收畿甸。二麥飽宣大。率費省。使其漸平。掄三殿餘材。數旬成萬壽宮。始爲奸相嵩所惡。卒無如之何。嵩去。盡反其政。奏軍功不肯與賞。斥言方士藥不可餌。紫姑神語不可信。虜寇通州。亟請先備順義。而徵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而不得入。出古北口。遇奇兵大敗。其初請立東宮。至是力稱引古今。調護使景王就國。穆宗在。裕邸以安。復淮揚鹽額。止十六萬。使流移得復。又救海瑞。以爲恃聖明。以死沽直。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比穆宗嗣位。請復諫諍得罪諸臣。上欲幸故邸。則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籍不出。又以爲先帝新棄羣臣。不敢奉詔。撰中秋政語。上爲罷宴。上謁陵。欲輕騎一出。則以爲不可先游而后祀。力止內教場習騎射。其后以上幸南海子。諫不聽。與中使忤。疏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四

辭去。爲高拱所銜。使其黨爲監司守令伺之。諸相與睚眦者。乘是侵之。竟怡然。趙文肅公貞。感孝廟初年銳學。后惑方士術。上求真備贊大業疏。庚戌虜入。抗議恥爲城下盟。單騎出城。宣上旨。付賞功銀。爲仇鸞所陷。以謫去。復爲南光祿。以三殿災移書執政。言大工復作。不宜加賦困民。與嵩忤。穆宗立。詔起祭酒。賜坐講書。其后有議張家灣練兵。則以爲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都城側不可建營。但揀南兵三千教鳥銃。當在關爭棄大同城者之宜罪。又上言我朝兵內外分隸五府。所以免前代權臣抱兵之害。今三大營兵實五府兵。至嚴嵩又請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非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成祖分營之制。宜擇將分營教習。以文臣巡之。俾有事則領勅闈外。無事納印。散兵歸營。比高拱銜故相徐公。言其錄用建言得罪諸臣。欲有以治之。公拂衣以爲將如宋奸黨碑矣。其議俺答。令速獻叛人。易其孫去。慎交質。防劫盟卒。獻

叛人俘。又忤拱爭者。考察科道旨不可從內出。是倚法爲報復計。臺省名士得全。然以是辭去。此皆祖宗以來所謂輔臣而表表者。夫爲大臣當以宗廟社稷爲己任。其慮欲遠。量欲弘。守欲堅。志欲一。幾欲決。當文皇帝時。諸公乃能爲管敬仲。夫是以不愧於召忽。仁宗既立。念東宮輔戴。爲子犯狐假。恩是以深。然而同寅協恭。濟濟以寧。永樂以后。宣德以前。爲之臣者。昌力而辭其功。功是以立。逮至英宗朝。則若高若薛若岳若呂。遂以其氣節見。南城既啓。又君心消長一幾。以有濟。至憲宗朝。復得商公劉公爲持。其大者。晏然而安。而以揆之文皇七佐時事俱異矣。弘治之劉。幸際泰交。及身後以大異。所謂能保我子孫黎民。何以稱之。兩文正際之一偕去。一獨留。而文莊衍義一書。或又以爲未嘗言及宦寺。且王恕之去。議者責之。寧不如李文正之爲正也。當時若王若劉若費爲其易。若李若梁若二楊爲其難。世宗既立。張席媚茲。然各有不同。徐起居中制外。歷事四朝。俱遭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五

奸小。然以有可稱事。亦日以異矣。其後萬曆半百年間。海內晏然。則江陵張相得君之烈。未始非諸公之所培植。咸可具論。夫使諸公者不護惜人。才則不能使天下後世盡食其福也。不引咎分過。則攻訐辯論。闕然成風。元氣遂已受傷也。不進退以禮義。則四維不張。無以令大廉小法也。不執持大體。則彝倫攸斁。無以興禮樂中刑罰也。不利衷。則小人得以乘間而入。究之孤立無助。善類一空也。不方正自持。則模稜唯諾。小之失和羹之味。大之蹈黨惡之罪也。不包荒若濡。則爲身名而忘社稷。此小臣之節。非大臣之誼也。是故廉有所不必稱。即能亦有所不自見。仁宗時。楊文貞止散馬駒疏。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又言。上曰。朕亦偶忘之。當即批。午刻御善思門召之。諭曰。內批豈真忘之。聞李慶呂震輩始主言其事者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爲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又楊文敏嘗進言

十事。皆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真人奏。乃詔諸司卽日悔改。於戲。觀此二事。知祖宗朝所以調護大臣保全羣下者至矣。然而爲大臣者不當如是耶。書稱嘉謀嘉猷入告。何謂也。西漢時爲相者問牛喘。其後以天變則賜之上尊牛酒。凡所以調燮陰陽。斟酌元氣。皆卽此可推。孟子稱人政不足敵諫。惟格君心之非非耶。愚於諸公往有疑焉。當方孝孺諸臣之死。血流十族。于謙以社稷功乃殺之。皆不聞極力引救。以與陳英徐有貞爭去就。李時勉觸仁宗怒。搖折其筋。章皇帝立且恨之。令縛至。非使者出入相左。幾斬西市。景泰間。林聰下廷議。下得賂報比。擅選法死。非胡忠安不肯署。幾不免。弘治間。鄒智以直言。恨之者因謂其與湯鼎妄言朝政。坐妖言惑衆。非刑部侍郎彭韶不判。徐文靖公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則罪死。其他如劉球忤振碎體死。章綸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廿六

鍾同廖莊忤景帝。楊瑄黃鞏陸震何尊舒芬在正德間。楊繼盛沈鍊在嘉靖間。俱以直言。或罪成。或至死。而議禮諸臣多得罪去。如楊慎之才。亦卒使留落南夷中。陶情豔詞。寄意聲伎。以老。豈人才之敗就。亦有氣運在。諸公皆無如之何。抑所謂格心者是也。合而觀之。皆可知所思省。夫士君子爲學。則學爲人臣。學爲人臣。則學爲大臣。學爲大臣。而古今異宜。故不如學大。當今世之爲大臣。當無愧於古大臣之風。愚嘗觀之。

蓮鬚閣文鈔卷三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策類

宗藩策

聖學策

泰交策

理財策

東奴策

屯田策

流寇策

禦夷策

開泰策

蓮鬚閣文鈔

目三

一

儲訓策

奴寇策

盜法策

用人策

財用策

戰守剿撫策

正文體策

蓮鬚閣文鈔卷三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策類

宗藩策丁卯鄉試第四問中式原卷

高皇定鼎舊都。雖復上昉漢唐以來不復封建子弟。而其實有之。親王冕旒龍服。降天子一等。其嫡子世世如之。其支子為郡王。亦比世世如之。郡王之支子以次降。若鎮國輔國奉國以若中尉。亦比世世如之。敍其爵。明有親也。敍其祿。示有愛也。愚以為天潢之派。分所應爾。使國家長享無事。小醜不或蠢動。玄冥回祿不致煩告修省。司農不仰屋。天為雨粟。榆錢可用。又誰肯以裁抑宗祿為議。雖然。天地一大父母。天子者天子之子。則凡此下民。皆天子之支庶。又不特宗籍所掌為然也。故當事者誠念及民。則不得念宗人。而宗人困。念宗人則不得念民。而民困。且宗人之所取者既窮。

蓮鬚閣文鈔卷二

一

而仍與之交困。兩困而兩不便。則亦非宗人之利也。況乎給有常祿。亦漸以薄耳。夫闔戶而仰喉咽於有司。果孰如自食其計之為便也。起居必察。而弧矢四方之志不得自遂。生育必驗。而室家妻子之樂。至因之以起嫌疑。又孰如自樂其生之為便也。邇來賢書一途。亦既開矣。其舉孝廉而售南宮者亦已有人。然而所裁幾何。則又莫如服盡爵盡之為義而可行也。而尤莫先乎寬其格例。聽其為資生之策。而尤以為恐其不能無缺望也。則請為之酌其餘恩。其老疾孤寡。則有司收養之甚便也。抑其貧而無措。實可矜者。使其服內之爵而有祿者分給之甚便也。且夫以庶人之人。其祖宗未必能悉為之計。而卒之世世有擔石之儲。苟非大祿。及愚而不肖。未嘗輒歌無衣而悲鴻雁。又豈以神明之胤。顧必欲哀王孫而甫得進食乎。抑愚生更有說焉。此必悉推其類而後其心可平也。不然。而宮廷之間。金珠沙委。炮炙蜩集。而顧令之首為裁損。奚其可。

聖學策戊辰會試第一問原卷

聞之帝王之學與韋布異也。心性之務與章句分也。粵稽上古洗心之藏。厥學維敷。維河之龍。厥文五十有五。維叢之著。厥莖五十。姚姒以來。厥源開於一十六字。厥學維理。厥觀以山龍九章。厥用目。厥聽以韜鐸五聲。厥用耳。厥新以浴盤。厥用身。厥警以戶牖刀孟几杖。厥用起居手足。太子欲生。史吹筒而正之。厥教維胎。冬夏詩書。春秋禮樂。厥習維時。爰及王降。以迄宋炎之墟。衡石以程。俾餐以衛。爰有天祿白虎。瀛洲既登。太平以覽。厥學維下下。於維我太祖高皇。夙悟天文。其所言神役心。非心役神。又言以神使軀。不以軀使神。厥學維天。成祖文皇。因輔臣進講正心。諭以飲食服用少所增加。厥學維人。宣宗章皇。賦織婦詞。因稱真西山言。農桑衣食之本。朕非好爲詞章。厥學以本匪以末。又有如肅皇。孝慈有錄。郊廟有議。破俗儒之常談。厥學以內匪以外。神祖間觀圖史。靜裏收心。厥學以潛匪以

蓮鬚閣文鈔卷二

一一

躍。今我皇帝定雉鳩之鼎。去城狐之奸。召對經筵。旁接無已。厥學如氣之方。且物之方芽。愚生章句之末。烏足助芻蕘一得。遂自貌言視聽思。以攷厥劾。則請言夫法天以五行者。曰。歲星爲木。厥鎮岱宗。人主修仁。有喜爲春。答德及於木。肆有芝草。莫莢。上應歲星。東迄燭龍。是以化之。熒惑爲火。厥鎮衡山。人主修禮。有樂爲夏。答德及於火。肆有卿雲。爛兮。上應熒惑。南迄炎海。是以服之。太白爲金。厥鎮華山。人主秉義。有怒爲秋。答德及於金。肆有冰凍霜殺。介蟲大爲。上應太白。幽谷崦嵫。是以來之。辰星爲水。厥鎮恆山。人主尙智。有哀爲冬。答德及於水。肆有神龍出遊。鯨鯢不見。上應辰星。玄冥大荒。是以歸之。填星爲土。厥鎮嵩嶽。人主崇信。服黃味甘。德及於土。肆有一莖五穗。仙人至。麒麟遊。上應填星。六合之中。是以同之。故夫刑罰德政。因是以修。史志五經。因是以攷。若積玉之圃。厥貢維玄。覽是資。筌蹄之林。厥供維魚兔。是得。乃有青齊之雞。干蹠以食。遂若蜘蛛之務。少蟲

之雕。柏梁之墟。是奏凌雲之氣。赤帝子之孫之所遊焉。崇文弘文。老聃之孫。及有炎氏之所獵焉。厥流溢於章句。厥用益淺。蒼頡氏之鬼。是以哭之。肆天有十端。惟我皇上謹之。君有五科。惟我皇上知之。人心如杙。道心如船。弗鼓弗振。罔涉大川。惟我皇上持之。上曰都哉。臣曰俞哉。丹山之鳥。兩階之獸。鳴而率舞。是以似之。

泰交策戊辰會試第二問原卷

於是愚生請爲言泰治矣。韓非之言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言君之無其應也。左手畫方。右手畫員。不能成。言任臣之貴一也。晚世者。狂犬似鳳。腐鼠名玉。困桃花於鹽車。遇黎丘於醉道。視若螺贏。倚若巨虛。啣蛇者神。結窟者兔。國無臣焉。幸而皇上大振乾綱。肅貞百度矣。雖有奎壁之黑氣。日即以開。有君如此。則何患無臣。而愚以爲賢臣之得。則不可以例格拘也。拘則載寶之害。甚於積薪。

蓮鬚閣文鈔卷二

三

層疊而臨。然後層疊而上。故入木天者。花磚意懶。坐花署者。手板神迷。此其弊爲財貨上流。積金之色。有以炫上人之目。尤不可以兼長責也。兼則僂不必築。矮不必塗。吾即欲烹之。封之。彼互飾而兩逃於不可得。故棘刺之猴。易爲。而似龜之鳳。難信。此其弊爲宮商不調。濫竿之聲。有以塞上之耳。稽古唐虞。成周五臣。十亂何太盛也。然而臯謨不得不變。爲周官。則循名責實。可不知乎。夫所謂責名實者。非必如衛嗣君之賜令以席。又非必如問出門之白馬。使客投關吏以金。卽如漢世舉孝廉賢良。有詔。或欲煩其臥治。則天子自爲勞之。唐宋二代。天子每自除吏。豈不慎且重歟。洪惟我太祖簡賢任能。千古爲憲。然法久易弊。則皇上泰交之初。可不留意圖之。如書名御屏。破格拔用。杜貨財之流。清濫竿之聲。天下之賢。何不可摻羅。任載之功。何遜列朝。其如太祖之劉誠。意宋文憲。成祖之楊解。七佐。以及後之于忠。肅徐武功輩。必自有入。愚生且願爲之頌之。

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言財重也。財之爲物。得其人則盈。不得其人則虛。夫言生財者。將使滄結而桑。榆堅而錢。天爲雨粟乎。抑或如桑弘羊孔僅之徒。貪摻百孔。使桓寬感而成鹽鐵之論乎。古今來言富者莫如漢。漢金每以斤計。此豈言利之徒。既入而后爲然乎。黷武窮兵。奪閼氏。出玉關。飛輓百出。終武之世。無司農仰屋之歎。衛霍諸將軍輒提數十百萬兵。此其人果皆草衣而木食乎。今天下之兵。果有加於漢兵乎。抑旱魃波臣。能盡食我三年九年之蓄乎。太祖以來。茶馬屯鹽之制。不猶舊乎。且漢武鑿昆明。營建宮苑。皆鬼運神輸乎。我殿工陵工。遂足竭倉庾之紅腐。且至市諸生之測注。若使爲六鰲之戴乎。今天子法祖攸行。卽令諸弊孔立清。又得如夷吾之佐以爲理。能遽足乎。東魯食我數百萬。黔蜀二魯歲食我各數十萬。遂一貧如此乎。太祖不常養兵百萬乎。在愚生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四

何以爲計乎。雖然。愚之計。亦豈敢舍祖法言乎。夫茶馬屯鹽。祖法也。田成烏有。海爲漏卮。歲出金錢。買死馬之骨。亦其法否。且如將作大匠。給費千鍾。果人人公輸否。伐木丁丁。山魃慘也。鄧林之材。果供用而止否。綵霞煌煌。丹漆施也。各色物料。果無他孔而得徑至御前否。且兵餉皆祖法也。入債帥之囊。歸亡是公之籍。飽逃遁之腹。宜勿問否。又金貂滿座。醉出纏頭。此其人果皆生而爲陶氏石家子否。則愚生且舍漢宣而言漢文。以見其能致漢武之富強。執事亦許之否。則如漢文之節儉。皇上誠有意否。織造歲費若干。可一計否。金璫之祿秩。有仍舊者。歲費若干。可一計否。弊袴留賞有功。亦曾藏否。夫韓非曰。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蹠躡不敢取。非謂法乎。夫法之行。自上之左右始也。愚生至今日則敢言也。

東奴策 戊辰會試第五問原卷

夫愚生雖坐事散儒。然竊欲繫東奴之頸久矣。今叢神既清。大將成功之

日也。執事明問及之。愚生請進其說焉。聞之。兵法言致人無致於人矣。夫奴皆致我也。我曰守守乎。奴不來耳。是之謂以奴之暇困我於老。我曰戰戰乎。奴來耳。是之謂以奴之佚撼我之勞。奴欲去則去。我不能窮之使不來。抑尾之使轉而來以決一死。奴來而我與之戰。戰而勝。又不能保其不來。抑多方困之使其不能來。窮之使其絕而不來。如是而戰者。不過應奴而戰。守者不過代奴爲守。且也奴有變化。我無變化也。謂其東制朝鮮。西至於虜。然諸虜之陰陽。我不能見矣。又我立於陽。奴立於陰也。我師出有疏。請餉有疏。奴之去來。作止。倏如風雨。惟夜望雲氣。晝視塵頭。則知之耳。星書曰。昴爲旄頭。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焉。以界華夷。今日者。我其以山海爲天街乎。抑寧錦開鐵乎。奴之來也。如猱升木。我將何界。我張吾三軍而披吾甲兵。彼則懼而怯以謀我乎。夫備山海所以備內地。備寧錦所以備山海。備開鐵然後足備寧錦。我欲入如處女。然奴踰垣樓我。我魂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五

搖矣。我欲出如脫兔。然奴突入我之三窟。我尾斷矣。皇上誠赫然一怒。明良一心。以任良將。當何如爲計。則愚生之所言將將可再陳乎。良將者。陰陽其端。以取敵心。故謀可用也。惟勿明其意。則勝兵必設也。惟不必期其速效。以固其氣。則勝。或奴戰而我欲戰。且深溝高壘。以壓其銳。而勿遽責爲怯。則勝。或奴不欲戰而我欲戰。則長驅直搗。以探其巢。勿復疑其無算。以爲僥倖一得。則勝。又或奴我懼欲戰。而棄彼走此。以擾之使勞。飽之使驕。亦勿遽中操其短。則勝。今奴方養逸。非遠遁也。勢必簡練兵卒。圖雪寧錦之役。卽不然。而彼方大挫。我何不可乘其瑕而了此一局乎。故東事談之於今日。誠非襲以爲常。豈曰釋之以堅。我皇上之內修。恐其得意有喜也。

屯田策 甲戌會試第三問原卷

聞之。理財之說。非吾儒所緩視。蓋務本力田。道足以兼之也。古者什一之

賦勿有加焉。而國恆足用。後世井田既壞。則丘甸之法不行。軍儲召募。財又半耗。至於西北不足。仰於東南。漕食之軍。即以耗食。因之河工築鑿。費復不差。此所以財用不足。又加賦焉。而催科之吏。害乃比之騰螟。典鬻既窮。計惟佩其駒犢。賦日又不給矣。夫即使雨師受命而時至。河伯望洋而知反。天爲雨粟。榆錢可用。其所以不給者。亦勢然也。又非若昔古比鄰之國。權境內外之金粟。徵貴賤本末而可爲計也。桑孔之流。其說主於權稅。鬻爵謂可富國。不知此反裘負薪。偷皮之不存。毛於何附。則在今日而思有以佐皇上耕籍重農之治者。計無如屯田。夫屯田既行。將軍漕可紆。賦不加而民足用。此誠聖賢根本之計。故夫西北之士。非礪礪於東南。其田沃之以豐雪。界之以區舍。溝洫相舒相灌。生之熟之。又非如東南之陂谷陰濕。土力疲困之將爲鹵澤。其牧糞相因。雨露遍澤。又非如東南之潮汐吞蝕。鹹氣蒸苦。今乃棄西北之利。而仰漕於東南。此所以日言節言生而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六

皆不足矣。今誠得心計之大臣。以總成之。毋論關門內外。盡爲可耕之地。即齊魯燕趙秦魏之甌脫。厥多未墾之田。而且師井田之意。深其溝。可以高壘。使其人廬舍相比。樹植櫛齒。菟苗時舉。可以卻走馬以糞。分土授之。以驗勤惰。又使其安堵而久居焉。可以使百貨時聚。末務兼舉。如是則效比之金城許下而勢益壯。夫百二山河。沈馬之歌。可勿和。而烹羊之雨。可勿憂也。夫儒者之以開阡陌。盡地力爲惡者。謂夫壞井田之區。闢其四塞。墜甸。使古制勿可攷耳。豈以教民力田之爲議乎。觀春秋戰國去古未遠。其時燕趙諸國。俱邊虜地。而亦不聞皆胡服騎射。乃禦其害。說者謂井田之溝植未甚變滅。故虜騎無所容其長驅。理當然也。則使汗邪之祝。未必即如所願。遺秉穗滯之風。未必卽年可歌。猶將爲之。不期其小效。況乎其實有可望者乎。是以舉漕築之工。而田可開。盡漕築之人。而田已墾。然其急者。尤在皇上崇本節用。使旁竇勿開。漏卮可杜。則財貨不上流。而東南

之人無箕斗之歌。西北之田可漸次代舉。且不然。則爲斯策者不幾迂乎。

流寇策 甲戌會試第四問原卷

甚矣古者有安民之策。無棄民爲盜。而又商所以擊之之策也。攷詩書所載。如三苗之叛。謂之負固。其他則太原之獫狁。淮浦之夷。皆疆場敵也。若夫黃鳥飛鴻。反爲鴟音。不可變乎。雨雪傷悲。呼及祈父。不可靖乎。然則今日之流寇。不以執大將之言。而歸之守令之責。其說非縱矣。而其爲策也。有二。其一者。譬火之蘊熾。不能撲滅。急當杜其延殃。則所在之民宜先安矣。衣食有未足歟。維繫有未回歟。長上之化可孚。無吟相視。期一逞以快之歟。誠使所過郡縣。俱保甲素嚴。守望素謹。堅壁而守。清野而待。於是其來也無以快其志。而其去也窮益無可恃。夫然後招徠之恩可施。而其螺贏之呼不得而類。其一者。譬水之已決。防其沿濫。宜計及其下流。則安置之處宜先講矣。可養之復爲兵歟。可使之歸於農歟。否則守禦素嚴。虜掠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七

無得。將聽其瀉於淮。入於海。阻山匯藪。出沒湖湘大澤。而後思所以勝之之計歟。夫謂必盡捕而誅之。則未叛之民。果可警其將叛。而捕賊之兵。不又憂其爲賊歟。今日者。似將縱虎於山。徒驅於海。以爲紆目前之急矣。誠使其據險以號召。勾附諸酋。虜以起他變。將招徠之恩。又何所施。而其螫蠱之毒。不斷指割肉。又將攻心而甚其害。然則大將之命亦勿可緩。然而擊之之策。益不可不講也。今卽有傅介子之勇。班超之略。謂擊虜之頸。斬其魁頭。傳示之可定耳。乃若此者。渠魁脅從。何所分歟。將盡誅之可歟。其勿誅之。何以養之歟。計及此。是吾所以擊之之法務盡。將彼所以叛之心愈堅。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從未聞置敵於可生之地。而又以爲戰者也。故夫今日者。協殲之策。亦徒舉耳。愚生以爲皇上誠得如王文成韓襄毅者。威信素著之臣。示之以必誅必克之威。而又申之以歸誠罔治之恩。尙可以聽其投誠來歸。卽插之邊方。使墾田立功。荷戈贖罪。亦古者

念潢池赤子之至意。抑亦非過縱也。如必有以勝之。徒堅其叛。奈何。張敞
虞詡諸君子。今守令不人人能。即人人能。而聚衆披猖。又非特三輔竊發
渤海爲亂等已也。若其爲兵。若民。則怯爲寇。則勇。此則守令之賢否。而大
將之恩信所恆見也。夫亦根本之論。曲突徙薪之思。固念生民之寄者所
當知之。

禦夷策 甲戌會試第五問原卷

夷狄者。固中國之藩衛。然而待之有道。制之有體。從未聞竭中國之物力。
盡中國之智勇。以事夷狄。既不得志。而思少息焉。則亦猶之縱虎於山。徒
繩於海。而以快目前者也。然而奴插之策。談之者舌敝。計之者心灰。而且
偷旦夕之安。甘金縢之挾。此可爲仰天太息者矣。不聞之乎。周宣中興。而
六月之師。必興。方叔之猷。克壯。洪惟我皇上。法祖攸行。遠過秦漢。豈呼韓
之款。玉門絕域之功。遂薄之而不重歟。若以今古之事勢言之。則今之所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八

爲先。零受降。計無如開鐵遼瀋。夫其形勢孤懸。似不若匈奴右臂等。然而
生諸夷之心者。以此損國家之體者。亦以此也。夫奴之遺孽。萬無足慮。然
其計甚狡。其自存則甚固。其多方以誤我。與夫得我之地。即棄之而不居。
虜我之人。必暴虐之。而以立威。我急之。而彼遂緩。我緩之。而彼又急。其與
插借來去可虞。即時離時合。無不可虞。此所以疲成役。削元氣。不滅此其
勿朝食。愚生故曰。其要領視先零受降等。而雖以插虜之賞。餌勿足當之
也。何者。奴太狡。而虜又不足恃也。稽祖宗禦夷狄之故事。如二祖偉矣。他
如以西則王母金印。不往往扼其吭乎。以東則安樂自在之設。豈止一受
降之策已乎。若夫世宗之庚戌。不可以英宗之己巳同議也。又如河套之
失。較之雲南之得。而猶以爲無補也。則談奴之事。而有不髮指眦裂者。豈
志士哉。夫王者之治夷狄也。非德教所及。不臣其人。然甚非可爲逆我戎
行。割我土地。虐辱我子女者比也。且夫以夷狄治夷狄。此三代之所以無

遺患也。以中國之治夷狄。且夷狄而中國之。則五胡有亂華之漸。而羯
雖可以走唐。夫然則畫而守之。可戰即戰。非恢復之上策乎。愚生以爲皇
上之威明。終可以繫奴之首於藁街。而落插之膽。使抱頭思竄也。而第在
議守者。勿輕議戰。議賞餌者。勿示之以可挾。夫即使彼或可信。猶恐有拒
虎進狼之憂。況情形未必悉。而離合終不可知。昔越一小國耳。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以沼吳有餘。矧朝廷全盛。廟堂戰勝。何不可圖。而且遷就其策。
非愚生之所敢知。唯皇上宵旰而慎修之。將見有天保以治內。采薇出車
治外。本正而未畢舉矣。如愚生所稱屯田。與夫政教之本。知人官人之說。
或可以次第進也。

開泰策 丁丑會試第一問原卷

聞之一手獨拍。雖疾不能成聲。君臣之交。所由尙也。唐虞之際。都俞吁咈。
喜起賡歌。其載在典謨者。可得而攷。三代以來。如傅岩調雉鼎之羹。莘野

蓮鬚閣文鈔 卷二

九

矢一德。咸有之訓。文王有馮翼孝德。疏附後先。奔奏禦侮。武之鷹揚。成之
仔肩。他如彤弓以錫。不醉無歸。以歌嶽降甫申。以爲補袞憲邦。其天子誅
貽琕瑋。以作六師。其臣從之。周詩所稱。不皆有唐虞遺響乎。洪惟我太祖
開天。則有宋劉諸名儒。成祖入正大統。則有解胡七佐。以至歷朝。其促膝
晉接。賜坐賜宴。賜札賜詩。賜圖書。幸第。下濟之風。未之有改也。號稱英明。
莫過世宗。然其時制禮作樂。則有永嘉張相。爲之一心一德。此豈若晏子
之稱梁丘。謂可亦可。嘗攷嘉靖之政。蓋宮府一體。未或有倖位冗食。此皆
當時啓沃之功。下交之誠。蓋不可徒以爲大禮議合。遂得之專。而行之久
也。今皇上中興法祖。勵精圖治。其於諸臣。惟望之深。故責之重。其責之也
重。而踟躕不前者。又往往易至於自輕。愚生以爲道有二也。其一者。在乎
若魏徵之嫵媚。非云媚也。蓋曰媚茲。能豁而度。則可以同人。而無所疑。而
畏。能昌其力。而忘其私。故無所顧忌。而持之者。意消。如是則其心安。其度

閒說在乎泰之二。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能光大也。主雖忌必爭，猜必洽。況乎皇上之文明濬哲，其一者在乎若汲黯之黷直，所謂勿欺，能致其身。故鼎鑊有不避，而厚重不佻，能後其食，故事後之得失有所不計，而事前之所爲然不然，可以共矢天日，而伺之者沮。如是則其氣昌，說在泰之三。語曰：不如一士之諤諤，能艱貞勿恤也。上雖慢必敬，侮必嚴。況乎皇上之允恭克讓，夫古有聞履聲而知其爲鄭尙書，聽車音而過闕，而識其爲蘧伯玉。他如畢海大魚之說，而鼎烹亦止。上堂揚解，而主爲之自浮其過。雖傾否開泰，不自我欺。愚生以爲未始不可以得皇上之謙者此也。以泰畫言之，二五者既濟之爻也。惟五以坎填二離，故濟爲泰。惟二以陽上行，五以陰下照，而爲離。故泰爲濟。故離爲光明，而初變爲陰。卦斯爲謙，乃無如二之上行以爲濟也。以水濟火，不以水濟水，其說又在乎晏嬰之對齊君矣。拔茅離祉，以是占之。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

儲訓策丁丑會試第二問原卷

儲訓古也。在昔有虞命夔典樂，教胄子。成周之隆，天子之子入學，有齒胄之文。於是乎觀禮，是故爲天子者，以禮樂建中和之極，而儲訓先之。至矣大哉。我國家自歷聖以來，特重茲選。雖宮寮不設專官，立意深遠，然其爲教實詳且慎。今觀成祖朝，命楊文貞諸公爲仁宗輔導，其後洪熙之政，君臣一心，神廟自讀三字經，即見輔臣。其後奉寶慈之訓，尊重保傅，興居嚴謹。半百年號爲太平天下，不明效大驗歟。惟天篤佑我皇上，國本早定，至性徇齊，且慎選宮寮，以培養聖德於蒙泉之始。保姆侍奉，既嚴而式。其在皇上之身教尤爲要也。古太子生，史吹筒而正嗜慾，矧在成童以後，見聞所習，故昔者文王爲世子，日至寢門，有問安視膳之規，在禮可攷，亦惟王季克明之德，因心則友。文王是以無憂，文王在宮，雖誰在廟，肅肅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故其爲之子者，又無非緝熙光明，戶牖之銘，武直師文之敬。

止如是耳。故文之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夫麟不踐生草，其趾所以爲仁。周家太和元氣，徵之於物，爲騶虞五犯，而其子以麟稱，於以會朝者定。天下信之，則又文王之身教所由見也。書有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權事不可以爲經，勢重者其後將不可反。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孟子之母三遷，以慎其習。曾子之爲子也，殺豚而食之，以示勿欺。伯禽見周公，必使之有得夫喬梓之道。夫以曾孟大賢，伯禽爲元聖之子，其不容假借若此。矧以天子之子，生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其見聞習慣，可不嚴且重哉。今夫禮以履中，爲立其身。故始於敬老，引年齒讓，其極也。可以事天，而人情爲田。四靈爲畜，今夫樂以宣和，爲養其心。故寬栗直溫，簡而無傲，其極也。可以配天，而天神出地，祇見以此爲教。欲其大本之立也，可斯須去乎。至如經筵日講，以爲文，則亦文之而已。以爲實，則亦實之而已。漢高不事詩書，四皓偕遊，反足爲重。晉季長安日近，小慧徒矜，唐瀛洲之選，等之導欲所不足道。即如宋理宗之世，太子謁孔廟，還上書請增定諸儒從祀，不可不謂之重道。而其效未之或彰。於禮樂內外之故，未之實講耳。愚生又以信輔導之臣，誠不可不早擇也。祖宗朝之典訓，不具在哉。故德行之示，卷阿之廢，日者且慶及於諸臣，亦惟皇上壽考作人之慶。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一

奴寇策丁丑會試第四問原卷

今夫策奴者，則有套插以爲之操縱。策寇者，因土流而使之贖，而後撫。此皆不可失之事機。然愚生以爲均不足恃也。恃在我而已。我之於奴，在守而後戰。於寇在轉戰而圍守之，以勦其穴。然議此者，計將安出也。古之人有以少入多，使其中亂者矣。有爭其險要，坐守而困之，以至於滅者矣。有布閒置謀，乘機掩襲，則以爲從天而下者矣。今虜之驕而輕，我可乘而擊之。使其如聞疾雷不及掩耳也。或謹伺其輕舉，則坐以待之。扼險設伏，使

之隻輪不返。庶知所畏也。今寇之散而不整。可就其地勢爲計。或激水灌之。掘地坑之。伏火燒之。擊之使其駭走就死。首尾不相顧。或以我之兵雜入其中。如古者拔趙幟立漢幟。使之自相蹂殺。窮以情歸。然後聽其散而歸農。以撫之易易也。按兵法莫敗於驕。而惟淮陰侯將兵。始能多多益善。今虜與寇兩者皆犯。倘文武一心。中外一體。愚生以爲策之不難而決。曰守曰戰。曰撫曰勦。築室爲謀。則請無暇及遠。且近舉宋事。宋之不振。始欲藉金以圖契丹。而金之爲害更慘。欲藉元以圖金。而元之爲禍益毒。又宋南北之限。自失蜀魚頭。楚玉泉襄樊諸險。於是虜順流而下。今卽插套能攜奴而滅之。安知其不爲奴續也。今寇起不數年。由秦晉豫蜀以延於楚。我不知扼棧道。守阨塞。萬一有教之據荊州。而滋蔓淮北。天下腹心之憂。又安見不益甚也。雖皇上威靈。祖宗德澤。萬世舉無足慮。然何如及時圖之。昔周室中興。城朔方而伐淮夷。然而成周之地。其在淮以南。可勿問。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三

也。其在朔方以北。太原以外。可以置之也。故曰自治嚴而治彼者不妨疎。今祖宗陵寢是關。赤子骨血是竭。其何得同語。卽如西戎爲秦之臣子。不共戴天者也。板屋之詩。先公而後私。秦以是興。不可風乎。愚者以爲是數者皆不可以不用兵。而凡今之兵。能不爲河上之逍遙否。能如秋毫之無犯否。其將兵者。能爲長子之師。無弟子以參之否。能投膠而挾纊否。如是始可以餉之不爲虛糜。要以其爲餉也。莫如出之於屯。而其屯以守者。果能牛種不失。無或使冬取麥而秋取禾否。不轉遷異棄。反徒虛其垂成之功。以齎糧於敵否。如是則任將任兵。又益不容不精。以簡之。誠得心計數大臣。一其事權而任焉。雖滅此而後朝食可也。抑廟堂而折衝。則又在乎皇上之親禮臣下。昔越之小也。尙有種蠡輩以共憂患。況我國家全盛也哉。

謚法策丁丑會試第五問原卷

謚法可輕議乎。不長於春秋。不能原人之心。定人之品。不可以爲人之謚。是故刑官按律引文。以己意而斷人之曲直。言官執法直指。以己意而議人之是非。史官闕文核實。以己意而形人之瑕瑜。禮官旁求參攷。以己意而定人之馨穢。是四者皆不可以不公。所以成朝廷之舉錯。使枉者直。而謚爲甚。失刑律在也。失議法在也。失實可以因其一事及其全節。將起而得之也。失謚則是其人無所不失。以孟堅之史材。作古今人表。其所分別上中與下。猶多繆誤。何況於謚。古之爲謚者。有定之其妻之誅者矣。則亦猶之乎。其私謚可信也。有寧居其惡。以訓後人。反以是得美謚者矣。是又異乎憂及謚事者也。自秦除謚法。以爲子議父。臣議君。然秦之君臣。其爲品不以□□惡也。漢興以來。斯爲復古。宋大儒稱明道先生。則亦未始非私謚乎。其他如此者。殆不一而足。抑又未始不見其爲公。至我國家之爲謚也。大率有善無惡。有大臣無小臣。又無論其爲私謚矣。夫有善而無惡。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三

則大善。而大善之與其無可大善而小善之。亦猶惡。古者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則易名之典。不及小臣。亦猶行古之道。然合而論之。亦有數端可舉。文之爲文。必出於館閣。則豈勤學好問。仕優者遂不以稱。正之爲正。獨見之謝李二公。豈必央央遇雨而後爲君子者始得以見。其他若同一事也。而或以奇行顯。或以巷牖爲忠。同一品也。幸而著。則以傳芳。亦幸而不著。則甘於遞世。甚而輕者重之。重者輕之。幸而際其時。其地。其人。有可主持。則議雖私亦公。事雖微亦著。愚生以爲欲定謚。宜詳核也。欲詳核。非修史勿著也。今人多重富貴而昧公非。以爲無惡謚耳。而史可詳之。自列代以來。其爲碩行眞品之夫。有美謚。與夫有之而不精。且辨者尙多。愚生固不敢以輕議也。惟我皇上當盛明。中興禮樂。文章彬彬。□□何不可如西漢時。使若司馬遷班固者流。聽其成一書。以正告天下。昭來世。分門別類。考詳定實。抉發金匱石室之藏。而定正之。使夫人之幽隱皆揚。而瑕瑜。

不掩。然後於其易名之典。爲之次第品隲。而更定之。不然。徒憑之耳目。耳目又安得詳也。質之鄉評。鄉人之好惡。又安能必分其善惡也。士生於三代之後。蓋惟恐其不好名。而爲善既無近名。爲惡則思逃之顯罰。甚而善者亦未必免。於是刑賞議論。俱未能即平。爵人之典。刑人之法。勸董胥。苟非大能自立不朽者。又安見其與日月爭光哉。故曰史不可不修也。孔子作春秋。與易相表裏。爲行其典禮。以使人趨吉避凶。故孔子之史。亦如刑書。刑者所以輔禮而行。故諡亦屬之於禮。其法同乎春秋。今既知重諡。史是以不可不修。所以爲皇上重教化。培養風俗。端在此矣。

用人策庚辰會試第一問原卷

天下皆是人也。天下之人。猶是唐虞三代以來天之所生也。牛溲馬勃。以扁鵲用之。則其功等之參苓。桃花汗血之馬。名爲山子。形似蟾蜍。以伯樂相之。則其神遇於驪黃牝牡之外。鳳凰之未成者。視其頸背。曰爲蛇爲龜。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十四

知其爲公輸之刻。則需其成。而信爲歸昌之儀。帝曰。知人則哲。其難之也。夫不知人而能官之也。有幾。韓信蕭何不遇漢高。或以釣魚乞食。或以刀筆吏終耳。唐太宗瀛洲之選。時稱得人。而其發策起事者。乃出於殘隋之彙囚。卽如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始。所號稱張子房。如劉誠意者。非出於勝國閒廢之餘哉。故曰猶是人也。其得而官之者異耳。國家選舉之制。張科目以爲畢羅。愚以爲必謂科目可以得人者。其失也。爲齊君之聽竿。必謂科目之外。可以得人者。其失也。又且類漢帝之求仙矣。何也。自祖宗設科目以來。天下之士。久已服而習之。國家道德一而風俗同。斷無有若古者分裂之時。隱於屠狗賣漿。可以當公子之車。往過而問者。其或有之。則必以爲科目非可致身之資。此抱道而不求聞達。求之古人中。且無多得也。否則困於科目中者。亦猶之科目中人耳。昔之科目不效。則以爲保舉不行。今行矣。乃不感激以報知己。使受先茅之賞。而甘暴其羊質。以明虎

皮之爲欺。此豈盡出於祁午之親。而無若舉解狐之讎爲公也者。毋亦知人之難也。夫燕雀之不能知鴻鵠。應不能矣。其爲燕雀必也。抑亦未必盡然也。愚又以爲人各有能。不能。故能爲趙魏老者。未必能爲小國大夫。能以背受戈。以捍楚國之君者。未必能知築城之事。然而不能射穿魯縞之末者。不能騎而坐板輿。以指麾士卒者。乃可以爲大將殺賊。不能知有司錢穀之數者。乃可以爲宰相調陰陽。今之官人者。其亦已知是人之短長。而官之乎。今之謁選人者。其亦自揣夫可受而後受乎。昔在神廟時。高新鄭欲使科目之士。先占六官之所能。而後受職。此聽於其所能。不强於其所不能也。其爲說至今可行。然而愚生更有慨焉。今國家之所謂能者。爲繭絲乎。爲保障乎。夫欲求催科之吏。而以爲能。則莫如兒寬。愛民也。以負租當免。民不忍其去。乃出車牛爲之足課。更以上故如此。以爲能可耳。否則平時以剝民爲能。一旦有事。復望其得郡邑之死力。以報朝廷。此歷古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十五

以來所難。惟其然。故願治之心。非大賢者。且中道而變。於是營三窟。托一天。而敗類日甚。始而豹貉之異性。既而橘枳之殊宜。愚恐久任課成。亦至於壅而潰更甚耳。故曰必視其所能。而科目可也。不可以他端易者也。

財用策庚辰會試第二問原卷

易曰。富家大吉。理財之臣。之爲根本重也。儒者之道。豈鄙桑孔。而并廢管夷吾劉晏哉。雖然。天下之財。與一國一家異者也。以一國言之。有境內外之別。是以有金粟生死之說。而天下則盡乎國矣。以一家言之。可以操術計奇贏。是以有徵貴徵賤之功。而天下則盡乎家矣。故雖陶朱之策。施之計臣。亦不過與民爭利耳。然亦有說。爲均其所不足。故恆便。如設倉以貯粟。稱常平是也。爲與其所未有。故恆利。如築陂以灌溉。教種桑以相風土之宜是也。推此之類。心計者必能因事而知所趨舍。故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豈無其時勢之會可導哉。國家自奴寇發難以來。餉兵日不足矣。額

派頻加。司農仰屋。憂時者至以挖肉補瘡。爲杞人之憂。謂流寇之起。實因飢使然。今復竭四方之膏脂以圖之。爲之奈何。是以開采鼓鑄鹽鈔。無策不用。而又復鮮效。其必得點金之術而後可哉。且夫金錢雖多。其不可以衣而食。於是粟雖少。亦必多出而易之。其恆勢也。今寇與兵之所處。爲不耕之地。其人爲不耕之人。而皆以食耕之者之粟。必不給也。則雖得點金之術而奚補。愚故以爲足財貨者。以生粟爲本計。則屯田其要也。而其次莫若先詳於其所出之數。而後詳於其所入。今邊兵之費。動以百萬。而奴出入如無人之境。則與其爲河上之逍遙。孰若扼要而守險。試與一稽其籍。按其形勢緩急。簡練核實。而度支可省半也。今剿餉添設。亦動以百萬。夫楚豫之間。其以資寇之館穀者。不知幾何。有如我兵素飽。一可當千。設伏用間。如古者十七人之立功絕域。而度支可省半也。然而未易言也。則衣裳在笥之書。愚生敢爲皇上頌之。周禮內史之職。其諸虎賁典衣之屬。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六

未嘗濫設。敢爲皇上攷之也。此出之孔。不容不問者也。至如今加派。亦猶之不加派也。何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逋正課且漸見其多也。開采且不可以行於昔。必不可以行於今也。何也。防民而聚盜。便於小人。而漏於私。其他可益國者。古無如鹽法。然鈔法既不可行。而鹽遂因之不能無私。一一而按之。於是積年之商。必一旦爲清水之魚。其究也。又以多取之。而得寡。且夫食鹽者皆吾民。卽商得利而民不已困乎。又無如錢法。然銅既不能無侵賈。而私錢近已充斥。必頓易而禁革之。於是市販之氓。且一旦失其青蚨之母。其究也以不能辨公私。而概不樂用。且夫鼓鑄之意。不過益官。而先以困民。卒於民何益。不且官民交困乎。愚以爲凡此者。皆得心計之臣。而久任之。而洞悉其利弊。勿爲一切刻責之法。以疑人。乃可得其便耳。抑有說焉。夫析骸易子。而無畔意者。其誠信足感也。今物力雖竭。然捐膏梁子弟數宵之譙。抽鄉落市井數時之資。聚之資。皆可以爲國家

餉兵討賊。倘朝廷上下皆實心以爲民。一旦州邑有事。不患無慷慨激義。齎牛酒。供糧糗。屢屢恐後者。今惟督責鞭笞求之。又概懸爲賞課。以供染指漏卮。則其情似不甘。不可必得。而區區以求之山海。愚以爲不若求之墾田。且既以節其所出。必不得已。然後求多於正額。民乃曰義也。非以爲利也。然而衛文公革車駮牝。何以致之。則終不如節儉而視其皮毛而輕重緩急之。

戰守剿撫策 庚辰會試第三問原卷

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夫不能戰而謂能守者。古未有之也。巾幗相遺。而不出。此以守爲戰者也。不能剿而謂能撫者。未之有也。或羅拜馬前。或七擒七縱。此畏其剿而就撫者也。奴寇之事。其爲誤可勝慨哉。遼陽失事以來。頻易督撫。奴入則誅其無謀。而奴去又恐其啓釁。不知奴固不難圖也。或以爲步不足當騎。而□□爲彼出左右角者。遂以大勝。則春秋有之。

蓮鬚閣文鈔 卷二

十七

矣。威少保之練兵也。曾使一人騎而持矛。且至。一人向其前持刀以逆之。卒以禦卻。然後其衆始信爲騎之不足以敵步。威乃大振。今策奴者。輒以其騎射可畏。夫騎不足敵步。而又有中國之火器以濟之。奴足滅乎。自流寇始於晉豫。以入楚入蜀。如蜂湧蝗飛。莫之能止。然聞一夫守險。萬卒莫敵。何以聽之。往來出入。如潼關之隘。如蠶叢之阻。而不知邀之擊之。斷之困之。於是圖之無策。且思爲縱閒。乃閒未行而賊中已知。反以敗我。既而狃於撫之名。庶以爲幾倖可行。則徒益驕其志氣。養其鋒銳。今策寇者。輒以其衆多莫敵。夫古惟淮陰侯將兵。多多益善。其餘如苻秦舉國。且一敗於淝水。不可收拾。故少之勝多。莫如專力致死。今清野以飢之。守險以扼之。或引之就伏。使其自相踐踏而斃。水之火之。坑之襲之。寇足滅乎。其所以兩失其利。則守與撫之說誤之。夫主於守。已不能守矣。吾懼奴也。則其不至。而立於奴所不至之地。比其至。而手足不習。膽氣不固。爲之奈何。

主於撫已不能撫矣。寇不吾懼也。不吾懼則或降不降。無非玩乎吾之前。比其叛而尙思羈而誘之。餌而彌之。爲之奈何。皇上赫然震怒。靖內攘外。百廢具興。愚方願仗鉞者勿襲向來之局。而報執事。且以養寇。壑鄰索賂。敗成爲憂。嗟乎。此師之五所以戒弟子乎。故或如樂毅軍老。以騎劫代將。則鞫書可坎。或如韓魏兩將之相當。而以爲必不兩全。毋一戰。諸如此類。其烏可指歟。愚以爲誠得如韓范者。壯猷夙著。皇上信其足任。權不旁參。而閭令旣一。則罔敢不用命。寧有不畏尙方之劍。而有異心者。抑亦惟其必剿必戰之氣。式怒蛙而鼓之皆起也。則周宣中興之詩。愚生請爲皇上陳之。方叔召虎。豈異人任。詩曰。至于太原。此言守也。其所以稱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則言撫可也。

正文體策 庚辰會試第五問原卷

今夫文之華而失體。則其氣之不昌。氣之不昌。則其識之不足。識之不足。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六

則其學之不貫。文與人其品相因。斯豈誣耶。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爲人何如者。宋以歐陽修知貢舉。當時所取者。蘇軾曾鞏之流。一時諸士。致聚譁於馬前。而其後卒不可及。且咸稱道之。此無他。能以文識其人者也。隋王通稱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由而興。夫得理之文。則非庸淺膚率之謂也。理有以順而顯者。有以逆而後明著者。故得則昌黎之毛穎傳。不妨與原道諸篇並傳。而失則唐太宗之帝京篇。卒無以救宮體之靡。失則揚雄太玄之尙白。而得則朱程語錄之皆精。我太祖以文取人。特重制義。爲其依於聖賢之旨。以立言。故可因之以觀乎其爲理。誠悠久之規。興王之本也。而邇者競飾奇巧以悅目。取雞蹠乎諸經。選狐腋於往典。見髮美。思斷續以爲髦。好袖大。則全正以裁帛。抑反是。又無以別於其爲空疎者。蓋昔之相文者深於理。今之相文者蒙於詞。士不爲文則已。爲文而使他人之詞得以蒙之。則又不得不鄭重其所以喻於理者。而風會所趨。不覺已

甚。皇上行孝經。小學復鄉射。申飭文體。天下宜化而成矣。而效若未覩。恐以爲今之爲文者。務枝葉而失本根。多剽襲而失所由來耳。誠下尺一之詔。使上而太學。下而御史。各學臣與諸士。立程課。悉心講求。月明一經。歲卒業一史。或天文地理兵刑錢穀之類。分期攷辨。按部別門。或人人各占一類。務令於時事有裨。而朱陸之辨。必究其異同。諸如皇極經世之說。必能悉其本末。是以事理之端。洞然於中。可以據臆以對。津然有餘味。何事剪隋宮之綵。鬪風雲月露之華哉。且夫文體之關於治道。誠非淺小也。侈玉樹後庭之歌。妬空梁燕泥之句。至如不醉無歸。則江總當淇露。夜珠明月。則上官當采風。莫不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詞者以爲風俗教化使然。夫國家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則天下之士。莫不傾心向意。而思以賡喜起之歌。崇典謨之訓。故發而爲文。皆昌言之氣。而不然者。其賢者畏觸時忌。則且有托而逃之。其發而爲文。或低徊反復。而近於卑靡。或比事連類。

蓮鬚閣文鈔 卷三

十九

以見意。而似乎藻飾。而其不肖者。乃趨而習之。以至於淫緝。以諧世取容。今崇文雅。興王業。固在乎抑揚輕重之權。而皇上方躬行教化。正朝廷以正臣工。以還醇振俗。何難。固不繫乎諸士也。執事法歐陽文忠。請從今日始矣。

蓮鬚閣文鈔卷四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書類

寄宗伯陳公書

上郡邑懇寬限赴部書

報何相公書一

報何相公書二

與陳士業書

與兩弟書

為襄陽府死難鄭推官懇給文引領棺回葬揭

為襄陽府死難鄭推官乞題卹典揭

為宗伯陳公起廢行學具列緣由報部揭

蓮鬚閣文鈔 目四

一

與謝伯子書

大庾嶺上寄人書

蓮鬚閣文鈔卷四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書類

寄宗伯陳公書

頃自嶺頭得近前驅伏承老師閣下指導惓惓嗣遂逐隊而北無緣得奉候問所遇天下人士無不嘖嘖稱仰至長安聞逆藩亦遂就擒此皆閣下大疏破其窟援是以曲突徙薪能不血一刃比之王文成當日尤為過之祖宗社稷實同鑒仗雖奕世茅土報不為厚而東山未起蒼生如何伏惟珍重調攝即需鼎鉉固非遂球之阿私所好云爾也以遂球之愚過承期許至舉之以對明主之間始聞之未詳其故不敢深信比幸備接面諭殊深悚惕近聞當道有司仍以遂球為報薦剡至部當且彙聞遂球南宮之試亦既下第將還姑蘇收所留書籍取道南歸因不敢不先布衷曲遂球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一

三試三蹶幸以保薦得分半割情豈有不甘況以白面書生一旦被黃堂之譽命豈有不榮竊復自揣以為使遂球受事則亦能相土地之肥瘠視種植所宜時情之所好惡以興利而為之一切去其賊害當其有事則亦不敢不竭力鼓勇使頭目手足先事能防即不幸而不濟亦必能若古者掘鼠羅雀而食沉竈產蛙無有思叛抑以為居今之時地則又有所不可耳遂球母老矣有兩庶弟其一自奉其母一則以伯父老未生子相依而養遂球兩子皆幼又未能代遂球養老母也即母無趙括之憂而遂球實有令伯之情此其一也又遂球雖至不肖頃承先君子之訓固奉教於正人君子矣今天下邊關多故諸凡守令執手板長跪皆司馬子長所謂中才之人莫不傷氣即幸而獲中甲榜猶思引避今乃就之將必以不能折腰而為折足此又其一也遂球之愚則以為頃既屢承閣下謬推其所業舉子制藝為可分先輩一席今雖見擯然使其欲進揆之古人強仕尙有

餘年未必不可且修舊業以應科目用是不避狂瀆伏乞垂察鄙情倘檄下有司萬惟委曲道達得報罷之遂球之所以圖報閣下尙有日也因諸子先行匆卒奉書太夫人知健飯安樂天下多事人皆歌不遑閣下膝前娛舞以慰遠懷然後出而調燮二氣使人咸得所生此誠最樂之事伏惟閣下爲道珍重

上郡邑懇寬限赴部書 崇禎十年

遂球由本縣儒學以易經中天啓七年本布政司鄉試第二十一名除崇禎二年以丁父艱不赴崇禎四年會試外已經三上公車給有路引回籍平昔自揣不過守分讀書不自意過蒙保舉部文催取蒙票帖拘令領文起送赴部遂球幸膺特典豈敢違慢奈遂球因去年會試南還長路勞倦暑鬱成病沿途休歇療治經今年餘甫得至家又臣在路誤聽庸醫輕投峻削之藥致傷元氣今復積成痼疾一坐數起延醫生診治稱難卽愈必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一一

需之歲月乃能調補遂球老母在堂現年七十有四所生止遂球一人雖有兩弟原係庶出母老身病相與依依若遂領文起行久候都門非徒有虧色養且致貽母憂慮況他症尙可扶病遠行痲疾痛苦遺下舟車俱所不便伏覩部試考覈原許隨到彙赴爲此乞恩轉報容遂球病愈始領文趨程萬一不及考期則遂球願候會試又遂球已經歷監聽選於崇禎二年二月初五日給引照回遇有大選揀選遂球俱得照例投考報國效忠不患無途可進獨以遠回積疾勢難限期起行只得乞准寬限代檄感激之至

報何相公書一

明公兄至承老師閣下錫之華札遂球盥跪捧接感激休容茲者復蒙教惠惓惓賜書下貺至許之以識力期之以真人用世誠所謂誨人不倦不啻口出恭惟閣下今天下凡爲正人君子者所足翹神仰疲力見技而恐

不得一當者也此豈第一言有九鼎之重隻字勝全衰之榮遂球何人輒承垂眷寧獨以過庭蓬歷念及先人抑且緣近忝肺附曲示照庇哉昔韓愈大儒猶三上書而不獲報待命四十餘日而志不得通誠以彼所遇者不得吐握長育如周公之心抑又豈今日如某遂稍有過人者不過幸際閣下山高海大不擇壤流裁焦市朽以明深好遂球用是中心揆度彌增悚惕竊由古人以至今日之士有品敗於名立體窮於用大勢重而趨味途窮則輟易者遂球未嘗當大利害於前故若得以差自獨立倘舉步引盼又已不知何如伏惟閣下矜其立志而加以提植則庶幾一毛之輕可舉之以附六翮斷溝之餘可扶之以藩大道至於衣食之私溫飽之事閣下日者正位元輔自令二氣理而雨露咸潤五穀登而人民胥壽遂球已均被之更豈敢妄有所營圖覬覦哉伏承惠以遼參謹拜領謝仰感嘉意篤厚可見調元留意不遺罔牛更若分炙知名榮同附驥矣遂球宜躬謁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一一

堂階叩辭更恐唐突煩瀆使者還謹布下誠奉報不勝依戀之至

報何相公書二

遂球以遂隊得躬與祝賀老師榮壽伏承嘉惠惓惓惟有愧感別後知尊冗尙多且聞駕有邑中之行因未敢備奏具謝茲遵以所評過史記自第五册至第九册呈請覽教尙有二册容評完嗣呈其前月所留四册倘蒙賜目敢乞以次發還評字草書因初不知老師取閱遂爾率易加筆今於後數册亦姑仍其樣乞賜原宥此書亦頗不敢不細心揣測謬謂於作者是非之外別能得其證據因欲將全史之事編入大易卦爻各有總論爲之已歷年所而尙恐手眼未足以發明事理之要故仍從左國起細加評定今前漢左傳俱已訂過以今年之工尙可以了後漢晉書其餘次第可了不過三年謄寫之類則非數年不備大約此書十年必成正藉仗老師不吝指教或者他日得與文莊公衍義並傳拜賜多矣不揣狂妄不知何

以教之。

與陳士業書

弟以長至過玉山矣。薊溪之間，山水鮮好，乃牽孤舟，如漁人尋武陵源，少見行旅，弟往時道此，則新安絲買，與吾粵載荔枝龍眼者，絡繹不絕。時聞鄉語，作粵人歌，相答，曾不三年，而彼此裹足，夜警頻戒，夫以江南善地，桑榆鱗次之區，猶且已若此，仁兄感事多經畫，用相告歎，勿僅爲孤客念也。人還，便報不一。

與兩弟書

先考行狀已成，今書回一看，中間期於鬚眉之肖，不事粉飾，若人人可稱，又何以見吾父長存哉。然尙多格格不能出口，痛甚痛甚。吾黎本北正司地之後，一日火正，此人皆知之。若西漢功臣，表有狀，侯黎朱蒼，以長沙相侯七百戶，葬孝侯，孫嗣，孫葬，彭相嗣，彭相葬，侯扶嗣，其後至元康四年，蒼

蓮鬚閣文鈔 卷四

四

玄孫之子竟陵簪履，漢詔復家，此其最顯者。當祕書公與七子交時，贈詩輒喜用姓譜故實，而未有及此，可見元美諸先生學有疎處，或以爲黎朱恐是覆姓，然亦未見確據。若近日南都有一書，列諸姓故實者，而獨遺吾姓，則銅臭乳口所爲，不足問爾。又吾族自宋從南雄珠璣巷而遷來板橋，今攷唐保昌有黎氏子，九歲入山，精修五載，得悟歸，母啗之肉，出至溪，以刀剝腸滌淨，時稱小釋迦，賜號澄虛大師。此黎或吾家所自來，以無所傳信，不欲輕冒，夫人與其宗，貴自立耳。每見世間聯族冒姓，當其名位貴顯，則如巨虛相倚，不知恥愧。一旦冰山失勢，爲人唾罵，又更名易系，心竊笑之。吾族唯板橋一家宗派可尋，其他或有交知者，以兄弟相齒，子姓相仍，則以父事，此於禮在異姓皆然，然慎不可輕信失實，因爲兩弟言之。

爲襄陽府死難鄭推官懇給文引領棺回葬揭代鄭族諸生

爲乞憫忠魂，准給文引，以便扶骨歸葬事，竊以爲臣死忠，春秋之義，殺身

成仁，志士所安。然聞伏波爲漢將，猶懷馬革裹屍，卽以蹇叔哭秦師，必念

殺陵收骨，雖然忘家爲國，未免孤死免悲。胞弟曰廣，繇丁丑科進士，授任湖廣襄陽府推官，向以流寇震鄰，已誓枕戈滅賊，積勞成病，憤不顧身，數接家書，俱云訣別。本年二月初四夜，賊忽攻陷府城，弟時率衆登陴，死綏報國，賊箭刀盡下，當卽斃弟於南門城上。向據塘報傳疑，幾無以解。今義男茂興襄陽奔回，計報最確，稱弟死後，傍無至親，惟彼處地方士民的認，弟屍備極重傷，當卽備棺，具呈治院袁，令書役捐地埋瘞淺土，封記見存。而同弟隨任有兩子，長名逢明，年甫十二，次名逢泰，年甫九歲，弟婦譚氏，庶室李氏，俱未見下落，必作千里遊魂。庶幾一門節孝，今弟死既確，弟屍見存，弟傷殊重，弟忠可憫，既異楚囚南冠，忍同若敖餒鬼，某情願不避烽燹荒亂，卽日間關匍匐，往扶弟柩歸葬，併稽嬖姪消息，但念楚地大兵方集，關津稽察必嚴，非憑明文路引，難以分別真贗，爲此具歷苦情，呈懇賜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五

行，申請上台，准給路引咨文，詳達彼處撫按司道，將弟棺槨集同原殮地方人等，驗確放回安葬，仍得憑據具奏，乞恩優卹，則臣義親情，俱藉以振勳曲慰矣。

爲襄陽府死難鄭推官乞題卹典揭代鄭族諸生

爲死難勦驗已明，臣節所宜揚勳，懇乞主持公道，照例題卹，以慰忠魂。以彰國典事，某等一門頌讀，累世相承，幸產衣冠道義之鄉，得聞正人君子之教，每謂立名不若立功，殉難何如定難，乃有敵愾身死，城破節全，齋志固已可傷，致命實非無補，律以職掌則靡憾，以報君命則不辱，如襄陽推官鄭曰廣之死於流寇，至慘至烈，某等屬在骨肉至親，揆之於義，有不容不爲請於當道大人先達巨公，以丐主持題卹者。曰廣繇廣州府學，以詩經中丙子科廣東布政司鄉試第九名，丁丑科會試第五十七名，廷試三甲進士，初授襄陽府推官，凡歷任已兩年零三個月，於崇禎十四年二月

初五日。緣流寇突攻襄陽。曰廣於南門登城拒寇。對敵被傷。頭上頂心一刀。左面一刀。腦後一刀。左肩背一刀。右手心一刀。左肋一箭。左手三箭。即時氣絕身死。先是寇賊震鄰。總理閣部各上臺劄撫機宜甚秘。曰廣新任受職。惟有奉文遵行。如督糧防灘。拮据萬狀。矢志滅賊。一向俱無失誤。有各衙門案牘存照。各上台考語。撫按各題獎薦冊疏。可憑。自崇禎十三年冬。奉湖廣按台委任荊州府屬察盤。十四年二月初二日。方還襄署。初五日子時。忽報寇至。時賊眾已百計攻城。城垂破陷。有衙役楊遇時。鄧正明等。爲言賊勢難已。宜避其鋒。即叱之曰。我們退步。百姓何恃。因慨慷激烈。擊簽差陳印督催鄉夫。身先上城。遽罹此難。家丁妙奇等俱被賊虜。曰廣一妻一妾二子二女。時在署中。同被虜殺。不肯傳語。先令逃避。恐搖人心。止家人鄭茂興僅得身免。賊去後。於本月初十日。在南門城上尋得曰廣屍骸。刀箭重傷。顏色猶忿。茂興乃多方丐貸。同本廳吏耿國桂用銀八兩。

蓮鬚閣文鈔

卷四

六

四錢買棺。隨商之本廳書辦李世公。用船裝至鹿門灘。擡上洗淨。用布以禮爲大小襟殮。有生員藍英丘名世。徐甲類。劉宗睿等。鄉民趙大臣。藍一豸等。鄉約趙維鼎等。眼同殮殮。蓋聞者氣結。見者涕垂。時即已具呈袁治院行驗明白。令李世公捐地埋瘞淺土。封記見存。茂興歸粵奔報。某等舉族哀歎。悲其遇窮。幸其節立。因具呈本縣。申請給引。懇達湖廣各上臺。將棺槨拘集原殮地方人等。驗確案照。俾得領回厝葬。竊念曰廣忠孝至性。自期遠大。本以推官隨巡。奉委久往鄰府。歸只二日。遽有此變。非由捍圉之疎。獨有死綏之烈。伏覩朝廷旌忠勳節。恩意原優。會典可稽。明例可據。謹按東粵廣郡。近日仕宦州郡之職。如崇禎己巳。東奴入犯。陷遵化城。則有永平府推官何公天球死之。崇禎甲戌。流寇攻破和州城。則有和州知州黎公弘業死之。凡此皆同鄉先達激烈授命者。俱已先後蒙題請卹葬祭贈廕。以曰廣視之。則似貴較輕而死同重。地雖易而志不殊。某等爲此。

具歷始末緣由。伏乞當世君子憫其純節。主持速賜具題。今日廣妻子不知存亡。方意同爲擊賊之鬼。千古之傳。惟仰汗青。半邱之土。誰吹燹火。而且一命未榮。四壁故立。豈某等所敢妄希皇恩。惟有勉力爲曰廣雪忿圖報。意者亦朝廷之所以勵臣工。正人之所以扶世教。則更不容默默也。謹揭。

爲宗伯陳公起廢行學具列緣由報部揭代南海學諸生

今體得原任禮部侍郎陳子壯。本縣人。由番禺縣儒學。以易經中萬曆乙卯科本布政司鄉試。萬曆己未科會試中式。廷試賜進士及第。以天啓甲子差浙江典試。閣錄忤魏逆。矯旨削奪。蒙皇上登極起用。歷陞前任。以執奏宗藩換授事。奉旨下刑部擬贖罪放還。本官傳家清白。累世公忠。曾祖工部尙書紹儒。經濟之蹟。國乘大者可稽。廉讓之風。鄉評至今傳頌。而本官緇武有光。一介必嚴冰霜之守。父贈太常卿吏科都給事中熙昌。觸邪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七

指佞。首橈宵逆妖魂。碩畫嘉謀。累造邦家巨福。而本官先朝共事。同日並罹車輔之棄。初欲制逆在始。試策皆侃侃正言。既而遠奸必嚴。逆黨畏亭亭獨立。遭放逐而貞標彌勁。荷復用則缶爭益盈。啓沃講筵。數陳者。如用人行政兵餉屯糧。皆鑿鑿可行。而尤孜孜於明德爲治平之本。貳署部事。職掌者。如科舉宗藩恩卹祀典。皆兢兢詳敏。而惟凜凜以直哉。將寅清之悃。疏請東宮出閣。忠愛發於精誠。召對上前。票本擬旨。曾稱聖意。至其得罪緣由。則爲奉有宗藩換授明旨。本官從國家強幹起見。推祖宗立法本原。疏陳可否。跡涉抗違。實因其時有唐庶人者。跋扈不恭。凡事違制。至公然馳書入長安示意。而本官爲啓。按典禮復之。方多過計私憂。乃適時與事會。寧遭嚴譴以破邪萌。其隱慮終絕口不言。方出獄又謝恩託諷。念諸臣以他事尙多囚繫。累疊痲痺病。希皇仁俾均同寬釋肆赦。蹇蹇愚忠。去未幾而逆藩果遂橫擅就擒。至今日即諸宗亦少見保舉稱任。荷皇上恩威。

1874-1901

不測。或姑以安反側而心鑒其誠。時本官寵用方隆。又異於博直聲而怨望求退。揆之漢朝。若汲長孺寢淮南之謀。稱曰社稷臣。應侔千古。觀之先正。如梁文康沮寧藩之詔。功過新建伯。再見吾鄉。顧自放廢以歸。惟有山居屏跡。奉母允稱孺慕。綵衣之色。藹然可親。訓子更嚴師教。素絲之風。勗哉彌勵。忌之者至。撫拾巧伺。無間可乘。湮之者轉彰明皎潔。深心同諒。以此鄉邦倚庇。由其清介絕塵。撓之不濁。能令鯨鯢海上。奪魄潛踪。廉而不貪。坐使狐兔城隅。藏形匿影。學以至誠為實用。遐邇咸師。好非汙阿為虛聲。童叟能述。在野誠一方之福蔭。騶虞所處。而庶物繁欣。在朝占百世之禎祥。鳳凰來儀。斯四靈畢聚。恭遇聖明隆起廢之恩。部文下博訪之議。某等鄉多正人君子。代有名世巨公。乃公論攸推。無如本官最著。因共舉其大端以報明命。乞賜申詳。達部覆題。請旨賜環。俾本官盡竟大有為之業。慰聖主若有一个臣之思。將見濟同舟楫。和若鹽梅。皆數往可以知來。於

蓮鬚閣文鈔 卷四

八

顯仁益徵藏用。匪特粵邑人才之光。其實宗社生民之慶也。

與謝伯子書

仁兄近為羅浮之遊。果乎弟之愚。以為遊山之趣。夫其道氣貫徹。於是能以呼吸排帝閭。浩浩落落。餐霞飲月。采朝日之精。得之以壯神明。此理之上也。次則臨文懷古。慷慨不平。乃命杖屨。舒嘯障目。於以眺焉。於以傲焉。於以翱翔而逍遙焉。或賦或歌可也。又次則以實見聞之異。博天地之奇觀。以砭其胸中之庸態。至於好事好名。隨趨附好。於是有如某氏子者。歎羅浮如蜀路難。當其遊時。故與煙雲不相蒙麗。何怪其然。亟告山靈。拒勿使得更辱。今仁兄斯遊。知在上次之間。定有賦歌。幸以告我。前書不見報。想在山中。輒用為懷。春明當放舟東來。願告梅花仙。留一枝相待。

大庾嶺上寄人書

別後。枕席禹峽者旬日。乃上浚江。浚江芙蓉之間。怪石多如獐鬼老鶴。或

為人立。牽船逆流。如以鈍鐵鋸木。夜睡遲。亦不得見月。朝起晏。則諸山霧消。然亦當其低處。乃得見日。夜宿不得登岸。云無盜賊。即有虎狼。林深山曠。人畏虎狼。方不敢出為盜賊耳。舟中無事。惟有讀書。焚香啜茗。然日來展卷凝思。輒為舟子聲所亂。舟子上灘轉石角。數人沿岸牽。數人以篙撐。鈎石牽者在岸上。或亂石間。或茂草茅竹蔽之。與舟中持篙者不得相顧。恐牽舟或過或縱。俱能衝陷石稜。是以終日大叫喊。且如哭如相殺聲。夜靜雲嵐下翳。焚香易熄。必多其火。又與炙火無異。心氣吐納不清。早睡不得合眼。多端憶想。合眼又時覺夢見怪事。起坐向燭。灘聲震動。石氣為風甚烈。入篷窗隙中。輒能滅燭。江水煮茗頗宜。然舟每牽曳。如掌欵仄。每啜茗一杯。須手自持之。稍傍顧則傾瀉矣。無已。乃執偏提大醉。醉後背癢不能自搔。展轉反側。今幸且登庾嶺。聊書與舟子還報知之。

蓮鬚閣文鈔 卷四

九

蓮鬚閣文鈔卷五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碑記類

何尙書義倉碑記代

蓮鬚閣文鈔

目五

一

蓮鬚閣文鈔卷五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碑記類

何尙書義倉碑記代

古岡濱海而峙。當粵之外孔。貝幣錢米。日流如泉。海人舳艫相過。浮於厥產。亦南偏一都會也。然則生於斯者。徵貴賤。眡饒乏。不數歲。咸致巨貲。爲富人矣。豈特蹲鷗之野足恃。五穗之城。祝之曰不飢已哉。雖然。是可憂也。夫金能尅木。故錢刀之氣。亦落吾粟。粟歲一生。生斯土者。且兩生焉。民易之耳。粟故不能言者也。其耕而食之。不耕而食之。其人來而食之。或往而食之。無所不可。民故能言。則相謀以爲利者也。汙邪滿車。則伐鼓相樂。或慝其婦子之謀。妄意其比鄰之豪侈。誇耀於是。計歲所糜之升斗。甚且無計。富者出露積。貧者多至釜鍾。易金錢。以希末利。糞於海。鑄於山。北岡中

蓮鬚閣文鈔

卷五

一

國。南接於夷。無不爲也。如此則粟安能聚。脫雨暘不若。粟又遂爲政。民嗷嗷待哺。又出其無所不爲之所。獲以易此粟。十不當一焉。不亦艱哉。然而非令於斯者之所能爲也。令之肩此粟者。六年一脫擔耳。積千百石以輸於倉。絕其旁竇。當其會計。則令之所能爲也。必清必慎。毋或弗勤。令且入報天子。考績黜陟矣。使能垂召伯之蔭。何惜不爲。乃令之愛民。恆不能如其鄉之大老德惠而化之久且長也。則冢宰何公之有義倉是已。頃歲丙寅。偶不登。民之悍者且聚譁焉。公亟倡諸縉紳。出粟以食之。旣而捐千金。入邑之藏以聽。某不佞。叨爲令者之權衡發賑。又四年。而某以薪俸所積。設有斯倉。而以公之所捐者實之。歲又大豐。民於是伐鼓相樂也。曰。是爲公之生我。令之生我。某不佞。則請有祝焉。夫粟積上。毋寧積於私。民如貪利忘蓄。炊不知數米。聽其食之。權於斯倉。以爲有常平。無憂焉。於是其志日外。願日奢。倉之盈。民之耗也。恃之者衆。而食之者有限。其何能濟。則惟

公教民。如化公之德。務本節儉。毋嬉以遊。毋廢農具。毋罔市利。希无妄之
穫。男毋飲博。女毋綺紈。則有三年九年之蓄。以備雨暘。脫雨暘不時。又能
以斯土之盈。坐收其往來之所賤。亦何末利之不獲。倉之盈。民之則也。則
爲公成之。公舉命在朝。澤滿寰宇。是役也。以方之齊晏大夫。彰君之賜。宋
范文正公設義田。養濟羣族。猶有加焉。今部臺且擬以上聞。易見龍在田。
德施普也。公之爲甘霖愛日。言何能盡。某不佞。幸附拮据。敢曰以此識勿
剪乎。願勒貞珉。以爲民之德。公者勸。倉設於城南東亭驛之傍。便發賑也。

蓮鬚閣文鈔卷六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記類

遊學林招隱記

遊龍井記

萍庵記

二驢舉籃輿南還記

資福寺放生記

琉璃盞雙紅魚記

怒飛社題名記

蓮鬚閣文鈔 目六

一

蓮鬚閣文鈔卷六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記類

遊學林招隱記

潤州之山當長江之下流其疾慙而壅注其精華故多融冶而秀靚地勢然也從江北而來者塵汚於元規眼昏於黃河神塞滯於淮上鹽米之艘意迷惑而疲厭於江都之琴歌脂粉魂竦歎於揚子之風波帆檣於以陶汰游息沁脾易情如煩渴困飽乍得清茗其適更倍又人情然也故入京口者苟稍留焉必有事於山予庚辰出都以經過齊魯間遇寇賊爲警餐眠不時疲憊喘喘未定因同年鄭君爲丹徒令故姑借官舫少住以蘇息之住且半月不入城念無可語者乃覓僧爲山中遊僧導予先至鶴林寺寺門前爲摩笄山以戴顓女名時首夏雨方晴新綠如煙螺鬟堆疊其右

蓮鬚閣文鈔 卷六

一

周濂溪先生觀蓮池蓋先生小時依官署因讀書於此或以爲太極圖說本寺僧所授楊文襄爲碑記力爭辯之予既拜先生之祠於池上乃入寺有僧寮在竹間良雅爲之少坐壁有米元章諸公石刻郡守使僧爲碑廊乃鋸截如砌礎城狀大爲悶絕亟出繞摩笄而右行山徑間可數里是爲九華嶺其上佛刹精麗雪浪法師之徒新建道藏於此屠緯眞爲記登嶺而望諸峯湧出良如坐蓮花中長江曲折其可見處如盤如池諸舟上下又如風吹蓮瓣在盤池中江北人家煙樹與山形錯出隱漏山本名京硯又名九華不知視羊叔子碑李太白賦各優劣如何將爲詩以寄鄭丹徒思偶不屬去度嶺而下是爲招隱寺一日昭隱蓋梁昭明太子讀書隱處其臺址故在寺蓋戴顓宅也僧舍無幾然高山合體而迴抱樹之古者如龍如蛇石之出者如銅鐵泉有三亭且圯旁漏如智井矣然味其氣脈殆冷然爽然緣其右崖而轉折以上則岩洞有三是爲獸窟其穿裂可容人

入不必玲瓏窈窕然山最佳矣故登而尋是岩者意興轉覺超豁寺之右而上爲玉藥亭其花冰鬚玉瓣香聞數十里至唐時猶在按碑云神女折此以赴玉峯之約然當時北有瓊花而南有玉藥亦賴有天塹爲限乃不爲隋煬所污僧云蓋此卽優曇之類予謂此迨爲顯女表瑞也然人且不信有玉藥何況優曇使非當時諸公爲詩記之幾如筏喻矣於時日旣已薄西如懸鼓僧炙筍邀予食於寺前銀杏樹下予亦攜有蔬酒餅餌各適其意而起予肩輿從山門出行崖岫林泉間一路佳山如腋臂其中田塍棋間亦不甚寬廣止可容一井字十字臂轉而肱有數家成村榆柳下柴門日影照予於筍輿中鬚髯偶見行數折而抵舟岸予於是遊侶不必選僧不必詩然殊以爲得其夜乃夢神女散花卿雲瑞氣飄旋予與老母俱待以衣袂承之得若方勝之寶者數蓋四月二十有五也

蓮鬚閣文鈔

卷六

一一

涼僧孤泉以不斂將竭矣聞夜且多盜聚散出沒恆於斯焉同一嶺背面轉仄耳九華以求子故香火如烘山之興否固有時哉然未始非幸也金山當大江中僧閣接棟殆無餘隙地近且如屠沽酒肆矣又安知孰爲得耶予記之使爲斯山圖者惟必以疎其泉脈爲亟予聞梁武行地絕跡殆神異人也然以本心不明故西來初祖去之如築堰壓淮水一決民人盡爲魚鼈乃徒事於捨身放生左矣世之爲浮屠學者辨於是其庶幾哉以語於儒將無同其子統博奧淹通深研玄理今學士大夫則徒以文選知之噫嘻予所經過讀書臺已有兩處如招隱山輿而嶺曠林修潔而泉疊出蓋信之無疑然以稱招隱招隱者能使人樂而忘歸於以驕衣冠樵櫟之子曰有如此胡不隱蓋陸士衡左太冲諸人當時曾有是詩斯山以之

遊龍井記

龍井有二予遊蓋舊龍井也由過溪亭而上山水蔽映泉石激繞梵宇幽

潔秦少游辨才碑在焉其中一小樓可見湖恨竹樹深隔沙彌有字涵水者指點予憑欄窺之因語之宜稍剪蔓枝使常如蘇髯公墨畫數筆在一幅碧紗上當殊勝矣涵水年可十四五敏給甚因出某狀元所書贈便面索予作山水且曰先生相識此公否予笑曰禪師都未知名姓忽默然同遊者爲錢塘包士肩黃貞父先生門人也時戊辰五月旣望

萍庵記

南都長安門之西街其址爲湛文簡公講院院東有庵焉是爲萍庵庵前有巷可至街後有甌脫地臨水可通秦淮地有竹數竿柏一古榆二桐大小凡二鄰家之杏過牆而全出焉榴葵諸草木以時見花不悉數也庵爲堂者二一面南一面北相倚背也其面北者空其前庭因而爲亭亭前之地仍可爲樓以望鍾山堂左房之窗向北右房之窗向西西窗當亭之下右房之地爲多故也因而餘之以房之南爲軒左房之左復爲竹寮左房

蓮鬚閣文鈔

卷六

三

之外其空地爲多故也因而益之以寮之後爲廚茶灶在焉西窗之內書與筆硯紙帳在焉南軒之下枕簟在焉左房之中客之借榻者居焉堂之前後佛像供焉香煙或濃或淡坐客之爲語或帶吳儂聲楚聲燕趙悲歌聲聞蜀各方之聲而庵之主人率越吟聲爲吾南越陳子也陳子於吾大母爲兄弟行御史萊峯公之從文簡公之同里姻親客遊金陵樂斯地而結庵以居焉性疎散好朋友善山水竹石顧不屑爲人作日禮佛誦經讀快奇異之書於是庵之中當不愧爲文簡公之比鄰者也吾至南都居庵左房之中知之爲深憶垂髫時與黃虞六李季修輩夜輒走逐諸少年於五羊坡山前賣花街月下陳子忽別去時一相聞而吾三人同逐公車率三年兩過金陵覓陳子往桃葉渡頭爲嬉又北又南又南又北萍踪聚散大都如此吾是以不可以無記也時甲戌竹醉日

二驢舉籃輿南還記

神廟半百年來天下安樂無事。人皆以仕宦爲榮。便公車之士。懷資裹糧。裕如。猶記予諸父北行時。惟攜五六萬錢。偏提之外。炙炙醃肉。北歸猶用之未盡。自東奴發難。其間。闖逆煽毒。官兵逃散。禦人爲行者。懟。今且聚而爲寇。起山西。據淮河。上流。延亘江漢。於是楚蜀之士。亦皆與吳越行者。取道揚州。奴之兩三人。犯。人畜多收掠去。寇至。又盡殺之而食。人從揚州得乘一騎入北。且需萬錢。食費無算。山舟行。則漕軍抑之。不得即前。公車之士苦之。往時下第。尙或以兩騾駕。輻而出。今多不能。予以丁丑三月三日。出都。僅得一小車。載行李。童子奔走隨之。予自買一驢乘。則蹇甚。凡十日。始至安德。因賣之。又念童子徒行良苦。使坐車中。則皆云苦。車輪高低。腸中亦如轆轤。乃并舍之。舉書籍使童銀鹿往附茗溪沈君舟。載予於逆旅。主謀得四驢。兩童各乘一。予絡其二。以竹几爲籃。令肩之。行凡十三日。至宿遷。始買舟順流而下。其間所經泰山上下一路。多桃李梨杏作花。與新

蓮鬚閣文鈔

卷六

四

柳色相間。諸男女上岳廟進香者。相雜而行。比追及予。鄉朱黃尹王諸子。及予宗數人。前後凡數十騎。衣或紅或翠。騎或高出。或參差。徐行人有髯者。有髻而修者。有白皙而美少者。諸子之從者皆甚都。佩短兵相衛。由山坂蜿蜒而過。前後望而相語。首尾呼應。或止而食且宿。行則皆行。不啻在刀斗行伍間。予偃仰籃中。山色沁脾。花風香逆鼻。時度小橋。則清泉淙淙。往往堪洗吾耳。頃坐非水船。猶僅可引望一方。今也不然。無騎之勞。無輿之障。驅而疾行。如駕羊車。諸從者每折花馳而就予。予或與諸子談藝。率勒轡而聽。時發笑謔。則衆山皆響。樂此不爲疲。然而舉所經過見聞。甚爲可憂。傷悲嘆感。憤憤惜者。固已不特一端矣。記之。

資福寺放生記

時有美行者。東遊寶安。住資福寺。三歲三至。見此土人。筵會聚樂。以饌爲禮。自飛游衆生。以至蛙蛤。一切潛介。畢登於俎。於遇祭賽及各供養。烹宰

葷腥。無有戒殺。競鬻競取。心甚悲之。惟浴佛日。集諸僧衆。則甚信仰。而有數衆超然於中。有戒殺意。行者利南。善哉善哉。願以是日。結放生會。乃以行脚供應所有。命一童子周行城市。易諸生命。還就佛前。集諸僧衆。合掌作禮。持大悲咒。洒楊枝水。須臾之間。飛者歸空。餘還所適。行者數衆於古柏下。向佛稽首。飛者既去。翱翔歡鳴。一切潛介。鼓鬣伸首。其旁觀者咸衆聚欣躍。作如是念。而此數衆皆具慧業。歡喜無量。發大弘願。自今放生。咸結是會。行者稽首爲衆生說。此土人衆。誰能使之。遇盡放汝。惟有戒殺。此土人衆。若未盡戒。我則戒汝。深林匪區。人所不到。願汝衆生。雖飢勿貪。緣貪生癡。網羅機彈。抵觸輾轉。又復生嗔。作輪轉業。所以者何。不戒口故。鈞甘餌。美人則甘汝。醴醢酒漿。緣口作報。所以者何。不戒眼故。暗溜四昏。則愚則躁。綺筵鏤簋。緣眼作報。所以者何。不戒耳故。逐逐習習。悄然不驚。檀板侑歌。緣耳作報。所以者何。不戒鼻故。五濁之氣。施設罔聞。辛香煎熬。緣

蓮鬚閣文鈔

卷六

五

鼻作報。所以者何。不戒身故。物躍鮮澤。脂膏自燃。療癰補血。緣身作報。如是乃緣。不戒意故。介堅爪強。踔躑騰游。恃逞所長。作自護計。庖人膳夫。炮剝性命。緣意作報。如是種種。緣爾不戒。而殺汝者。又得是業。或有口報。黔啄缺唇。若見報者。有言自禍。或有眼報。無瞳不瞬。若見報者。危幾不見。或有耳報。陷入無輪。若見報者。震鄰罔知。或有鼻報。呼吸不靈。若見報者。逐臭以殆。或有身報。羽毛鱗甲。若見報者。傷折刑戮。或有意報。蠢跳屈腕。若見報者。自行顛倒。如是一切。皆惟汝造。我今大衆。發大弘願。咸願與汝同。此作戒。如是說已。行者稽首。而問大衆。如我所說。是戒衆生。是戒殺者。衆作是念。禮佛而退。時在大明。崇禎庚午。結會數衆。咸記於籍。

琉璃盞雙紅魚記

琉璃爲盞。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於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

1874-56, 5

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於空虛。又不知其為影為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為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其幾何。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為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為之。不能者強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為可通。幻焉而自以為真得。困頓焉而自以為猶多餘地。渺小焉而自以為甚尊且大。夫人之游於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為林池草樹。而以為游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怒飛社題名記

蓮鬚閣文鈔 卷六

六

板橋為村。在仙城南可百里。洲嶼之中。其水深曲。山坳古樹間。有大木板為高橋而過。故向以名焉。余祖居蓋已十五世於斯。諸昆弟耕讀之餘。唯事釣弋。適且為飛奴之戲。飛奴者。鵠也。其相在目。有飛而數百里者。或數十里。或數里。皆以目辨。不識者概畜之以供鼎俎煎熬。唯問其肥瘠。付之爨婦庖人手。為籠錮之。唯恐飛去。識者得之相賀。謂如呂公之識劉季。朱家之識季布也。其尤貴者。至於千百里之外。皆能翔審。故棲而來歸。逆風梳翎。振翮尤迅。為期不過數刻。為人寓書。比之雁足。捷於黃犬。繫鈴於尾。以為先聲。板橋四方皆海水。風濤時作。盜賊出沒。非是則信息不易達。故得之殊以為重。鄉里中子弟為文戰者。蕊榜之報。恆以望焉。鳥之悍者。其名曰鶴。遇而擊之。然其飛不能太高。故鶴之能高飛者。則能避之。鶴之翼其摩風而上者。當無異也。然有能高者。有不能者。此因於其目。如人之膽力。因乎識也。諸從兄弟羣遠近十數人。為社。歲月有會。會必殺其不能飛

者。以相與下酒歡醉。如梟頑懦之將。以祭旗擊鼓也。於是臂其尤者。與較勝焉。或攜而之數百里之外。以試之。其不能返者。是必為悍鳥擊食。或流落人家屋角。致為媒捕烹磔。如失利之將。陷於敵人。雖或惜之。然不足深惜也。其能者。則有慶。以遲速為殿最。慶其主之知而能得之。如明君得士。皆來朝聘餽賀。以其能於庸眾中。信識英雄也。偶春暮歸板橋。諸從兄弟社飲方酣。為簿籍以題名紀殿最焉。邀余為記。於是題曰怒飛。夫安得若所云扶搖而上者。與之較哉。然世即有能為冲天之翮。亦存乎其知之者。否則亦與飛肉之類同等。其免於爨婦庖人籠錮煎熬者。亦幸矣。又無惑乎諸從兄弟之隱於耕讀釣弋。而且姑以是為戲。發洩其壯心也。是為記。

蓮鬚閣文鈔 卷六

七

蓮鬚閣文鈔卷七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序文類

賀方伯王公奏績序代

送趙進士由興化令謫補閩臬曹序

賀太守趙公榮壽序

汪邑侯奏績序

新安烏父母奏最序

賀解郡丞榮誕膺薦序代

賀別駕吳公祖陞任路南刺史序代

送謝先生敦始候任蘆門巡司序

送李先生序

蓮鬚閣文鈔 目七

一

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代

林先生五十一初度序

壽盧封翁八十一初度序代

為周農父壽母序

羅先生偕壽序

贈杜先生序

馬勝負序

送吳舍人還粵西序

蓮鬚閣文鈔卷七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序文類

賀方伯王公奏績序代

皇帝既受命於天。惟一法祖。於是念九有之衆。厥攸從。又無有雍措。曰。朕祇爾羣牧。兆民賴之。三年來覲。既冒皇帝乃坐寢殿。雍雍穆穆。進予對問。於是羣牧之長。肅肅皇皇。惟曰。欽哉。象日月五星。受事天垣。以出其敢不恪守。乃度敬共。以底乃績。七年。則方伯王公。實以卓異舉。特予宴賞。其明年。王公以任三載政成。俾入報矣。某備員得隨政府諸臣。後拜手稽首。為皇帝賀。既以復公之屬官等。使以賀公。乃言曰。古王者之制。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遙。其南不盡衡山。矧茲嶺夫。嶺以南有軒轅氏之子。攸居。牂牁其道。厥神堯女舜妃。有陶唐氏有虞氏之跡焉。則是非五帝之盛莫與也。故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一

為皇帝賀。古諸侯覲而述職。陳詩納賈。舉山川神祇。順宗廟。命禮樂。同律曆制度。衣服必敬。今方伯之職。勢殊任異。皇帝若曰。懋哉懋哉。我民若惟爾。有備無患。惟爾。開民之麗。歌有滯穗。徵收歲事。唯謹。毋旁入於奸墨。得以上供宗廟。馨香神享。時和災厲不生。龜龍來假。養兵除器。攘外安內。忠信重祿。允釐百工。惟爾。公退而念之。惟恭奉用。供其勤其慎。不敢知。曰。御事之柄不一。亦惟子我小民。不敢知。曰。蠢茲小民。其獷於海。雉兔匿於山。夷虜颺伏。寄生寓食。毋寧。雖休勿休。以對揚天命。於是乃攷厥大小邑。故七十有五。惟公翰之。厥州故八。惟公九之。郡故十。惟公藩之。厥土田戶口。故力農務本。或舉而事。犀貝鬪羽。爭命於波臣。矧至弄兵於池。鷓張鼠竄。惟公安之。來之集之。厥貢賦金錫。豐革澤角。剽筋栗笥。朱糝五藥之屬。惟公會之。厥守禦左廣之寇。突於門庭。無所虞於倉積。瑕於反側。民用不駭。卒用其推。至於殲厥渠魁。惟公掀之。上供下給。無掣無殄。用歷詢於天官。

冢宰以若司徒司馬司農司空僉曰俞哉在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征命之教然後為學矧茲日與孝弟明刑弼教日有分命其於我小民既富方穀則曰公在賜鈇鉞制閩外日有專命其於我小民為屏為保則曰公在非我公幾何不侮爽以克底乃績也故為公賀以某所聞軒轅氏遠矣在帝臣之謀苗民逆命舞干羽七旬乃格公受任由楚黔以有茲命故苗區也至誠所感用靡不克文武經緯與與徐徐皇帝方大誓有衆以剋鑿弗率猖獗躋躅實在於祖先根本丕業不敢知日統六師平邦國尚惟公績惟帝臣贊曰無遠弗届公入而為公孤變理弘化俾九有之衆從又亦何舍於我東南小民公為帝臣惟天簡之是以終為皇帝賀於以頌公公勉之勉之尚報我以昌言哉

送趙進士由興化令謫補閩臬曹序

今之為言官者吾知之矣其如是而得之故如是而不言抑如是而言之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一一

皆其情也又其得罪於吾君必不可以言言之而吾君曰是毋乃為塗飾其罪又其不得罪於吾君而不能保其終無得罪者亦必不可言言之而吾君姑優容之他日曰是如是而罪固當曉曉姑直罪之以此何辭是以凡言者無忠直之名而適自速暴其私邪之實相誠勿言又皆其情也然則所貴為言官者何士起家為令兢兢無失乃得選為言官今乃言官不言而令能言之然則令顧不榮且重耶吾年友趙子時偕之令興化也其無憾矣歲辛未興化大水而趙子甫下車盡所以禦之道民安之水明年復至民又安之顧無如催租者何於是令為乞之於其上之可以言者皆不言也令乃與民獻圖叩閭聖天子傷之特詔免租矣於是逮逐其可以言而不言者若而人皆當世之所稱高爵巨公者也既而或銜令因以他事言令竟去其職上長安補為閩臬曹去吾下第出都與之偕行過金陵且別矣因酌酒而謂之曰趙子行矣而之令不得意乃大得意也夫官

盡其職上聽其言而下施於民則今之稱為令無失而選為言官者有如是耶推而言之則臬曹固可以有為者也若夫盛德衰於名成而顧忌深於意外則吾為子勉之若夫其如是而陟崇階獲美命吾與子頗見而聞之矣抑亦吾先子與子之先公所薄也矧夫言官之所以言矣而惟恐其復得罪因不言者此亦無志於為無罪之實者之所為也已矣今而聖天子既必能知吾子之無罪吾子既可以言之而名實交無疑焉其得之也必將異於其所為言官者他日子為高爵有日固令興化而如是如是者吾因以為以前之為令重吾子又不如吾子之務有以見其恆重也吾子行矣必將異乎他人之為言官者矣故書此以送之

賀太守趙公榮壽序

往者神祖廟有虞山趙少宰公以直諫聞天下稱之既而朝廷思其為忠晉大宗伯官其子為健為郡守蜀人歌慕之不啻如師伯之於下邳至今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三

往往神醉則今太守公是也公老而家居膝前諸丈夫皆彬彬顯當世如山嶽拱立歲丁丑南宮之試則太史公與予粵化州刺史公皆以年少聯翩起刺史南名魁而太史賜及第又以直諫聞當世之正人君子竦然歸之人於是知少宰有孫而公之能以家教式穀矣刺史守余粵未逾歲而粵人愛戴之如健為之於公又公之祖曾為粵參藩甘棠故在粵人見刺史已躍然色喜會刺史以觀且行屆公初度期先取道歸里為公壽粵人欲留刺史而重愛念公咸舉手加額送刺史遙為公無疆之福某生某等則刺史分較粵閩所得士將隨而稱觴於公堂以酌者之詞屬余不敏予誼不敢再辭則思古之所榮而羨者如東漢陳氏太邱之後迭起公卿如西漢之萬石君家唐蕭氏八葉宰相皆前史誇稱然孰有忠孝惠直當其事上則盡大臣之道當其治民則開無窮之澤如公一家世世者乎夫世之難致莫四靈若也至遂為嘉瑞於以封泰山禪梁父天下咸得四生而

呼萬歲。所以謂之仁壽之域也。然聞麟不踐生草。不食生物。龜守氣不朶。頤鳳非梧桐不棲。龍興而雲雨必至。是四者率耿介廉潔而能惠物。故以爲仁壽之徵。而公一堂備之。諸公進而奉觴膝前。以參藩公之惠焉。而在以少宰公之忠焉。而在公欣然色笑。文采輝映。氣象雍和。恍然三神山般。般率舞。歸昌鳴和。而鱗介蜺蝦。與琪花瑤草相間繞也。故知公之壽宜無疆矣。化州爲高涼屬。晉永嘉間。有潘茂名入山。逢二道士奕笑。可茂名蛇寶雁行之說。授服食法。遂以仙去。刺史功業赫然。其顯於朝也。必借太史雁行而出。知亦曾露冕經行。得道士之法。歸爲公獻意者。綽約朝真。仙源萬木。往健爲固。有小桃源。公若歐陽永叔稱醉翁。曾飽食嘉實。已號東房歲星。無所藉此。諸君固門下諸孫屬也。武夷之燕。其聚而捧觴固宜。抑郭汾陽在唐。以一品歷二十四考中書。兒孫滿前。其有名貌不相習辨者。則惟微頷之。公日且進階一品。不數汾陽。而公家子孫。皆以文章行誼爲天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四

下師表。無不知名者。諸君在門下。尙勉策榮名。以無負刺史所知。使人暗中摸索亦得。則且跪而上觴。公豈徒頷之而已哉。刺史歸而登堂。其爲稱之公。公樂而引滿舉三爵。於是刺史進而輯瑞於朝。左右奏禎祥。咸呼萬歲。

汪邑侯奏績序

今皇帝自卽位以來。以嘉惠元元。莫惠之以廉能之令。若於是屢詔選人。內外岩邑。必得人唯謹。而粵之靈山始得汪侯。汪侯以科甲起家。文斐然。而篤行恂恂。以惠靈山。蓋有所見而然也。居三年。果大治。合浦珠還。民旣歌之。繡衣使者。前後凡數稱其能。大者如徵負逋。革耗羨。禦寇追逐。越旁境。猶斬獲若干首級。且潔己愛人。安撫督課。訟庭無寃。使民興孝弟。務農桑。急公事。皆古循良吏之難。皇帝乃特可臺省議。調任番禺。而侯方循往。例以靈山政報。於是番禺人士觀靈山之所以治。咸感歎。恨不早得侯。聞

者稱善。夫以侯喻牛刀之解。則靈山居其難已。雖然。甫下車。問民所疾苦。侯豈能無慨然於中。番禺入西漢以來。實稱都會。盛衣冠氣。邇乃萑苻之擾。致煩詔旨。一若桑榆鱗次。皆不啻大海揚波。然惟侯則已躊躇四顧。躍然而喜曰。今夫仙城峩峩。厥有滯穗。此孰與珠官罷匿之區。稽津梁。籍戶口。矯虔可辨。此孰與風檣千里之走利如鷲。生業種時。朝絃暮誦。無已。乃起而桴鼓遮世。此孰與僻嶂絕島。叢箐蛇蟻之飄石沒羽。於是已更條教。剔煬蠹。經畫周悉。民安之無疑。不一二月。而番禺之政。幾於靈山。當守聞之。而後喜可知矣。漢元固季主也。猶曰吏負賊。妄意良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二千石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稱職。矧今皇帝聖中興。固知侯斯以稱之。詩曰。文武吉甫。侯之謂乎。文經武緯也。文弱之士。多不任武。華瀆其質爾。侯以誠而明。故動變且化。視雋不疑。嚴而不殘。稱威行施之。以恩。張敞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趙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五

廣漢師握爪易席。鈞距得情。釋蘇回。記召亭長。韓延壽則教以禮讓。召問鄉里所信向。尹翁歸清潔自守。不可私干。盜賊課爲最。乃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尤將過之。屬以國家多故。恐三輔視粵。猶番禺之於靈山。且大用侯之文武。居三九顯列。以借番禺。亦三年爲期。其當何如報之。諸生某等侯之門下子弟。徵言爲贈。用書是以偕兩邑之人稽首拜手。奉揚皇上之休。

新安烏父母奏最序

令於民牛羊牧也。牧於平原茂草。與夫磽腴罷倦之區。孰便。此不問而知。矧夫虎豹耽踞。鷹隼翔集。雉兔營匿。豺狼跳嗥。狐狸地蟻宵舞。而所遁焉。牧圉焉。芻蕘焉。磨之以肱。或擊其肘。羸其角。角故濺濺。而耳且濕濕也。於是牧之爲良。殆益以見。由是觀之。予粵之爲令也。亦於以見矣。夫粵事至今日。豈易言哉。其爲之難者。無難於令。令之難。尤無如新安。新安邑環大

海之津以爲城。郡大夫防海者於斯。大將軍樓船牙纛爲鵝鶴於斯。其他
走利如驚者。籌鹽鐵。出入布粟珠貝齒革。甚而左右視指南車。望星斗日
月。浮重洋。連諸夷。曾作奸。邇者又閩澳內外之寇。玩我相持。爲重。爲斯牧
者如歧路然。朝廷三尺之所繩。繡衣使者之所按。詔而檄。制府之所躡足
借箸。不一其策。蠟書布謀。不一其人。嗟乎。令之得爲。惟邑之民是愛。土是
守耳。然以一彈丸。人且交弄之。虞無失乎。若夫烏侯之爲牧也。曰吾安其
心。安其心莫如以身教民。身教民莫如廉。廉斯明。明斯公。公斯親愛。則可
以當大難之衝而無畏。於是乎謹錢課收事。剔釐史胥之積蠹。清勢隱質
匿。稽戶口必實。鳴琴坐堂。手識目視。耳聽口授。無或爽。於是乎籍土客。懲
奸宄。存父老。課子弟。興孝重農。倉廩實矣。武備飾矣。於是乎曰兵來。曰侯
在。民無擾。曰寇來。曰侯在。民無恐。登陴從邁。畢來既升。不幾何而侯之牧
事成矣。夫然則高壘巨浸。皆其阿池。丈二之矛。線藏之革。皆其篋笠。珊瑚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六

爲薪。翡翠爲蒸。因且不難以長組繫。越裳日南諸蠻夷之長於闕下。以雌
以雄。侯之爲績。微特全粵賴之。詩曰。室家濼濼。爲侯賦也。予因以見天下
凡事任賦。殆無不可爲也。有如芻牧之寄。必擇沃土而爲之。今天下便
安之處幾何。嘗讀詩占維魚之夢。卽無期無疆之思爾。侯本生於海邦。人
久推爲名士。家有青箱之學。其於民事識深慮遠。故舉而措之。見事業焉。
茲者奏績於朝。知必入爲天子左右。出則當路獨專一方。願皆以新安之
所以治告之。治之諸生某等。皆邑之絃歌子弟也。徵言爲贈。遂稱是以質
之。亦要之雅頌之旨云。

賀解郡丞榮誕膺薦序代

嘗讀史稱海上蓬萊方丈瀛洲。神仙所居。令人可望不可卽。予家在石羊
城。去羅浮一衣帶間。時徘徊東眺。幾一遇之。比寇氛揚甚。則環海內外。皆
耳目相戒。往時耕鑿婦子。殆三千童男女。若因笑謂豈所稱三神山。卽在

予里社粉榆間耶。頃幸郡丞解公以防海至。聞海上之氣。亦遂清霽。蓋公
以青箱家學。胸中長於古蹟。而試往往效於今。頃以南閣首薦。任爲華陰
令。華陰當西嶽之衝。三秦重地。顧荏苒時復有之。公廉惠以孚民。乃
釋其佩犢。關門左輔。於是鎖鑰實惟公賴。既朝廷以公刺趙州。而秦人仍
乞借寇。威望固已降矣。則公之丞吾廣郡。其所以使海不揚波也。固宜。會
督府以平寇功聞。稱公詰戎鼓士。樹柵聯旛。是以能褫寇之魄。予且加額
爲梓里得公賀。適友人某生某貽書入都門。謂方屆公生申期。徵予言爲
酌者。祝予誼不敢辭。則且以爲卽是可以祝公壽矣。夫海上多神仙云者。
豈必曰白鹿玄鶴紫芝瑤草乃足當哉。公固令華陰治秦。秦祖龍鞭石而
東。其時何不聞華山有道士。乃僕僕海上。爲抑施鈎梯而上。與巨人棋。若
祖故不足道也。會須噉入桃花深處。留與漁人問津耳。然則蓬萊方丈瀛
洲之說。亦大率皆然。今天子神聖英武。取法帝王。未嘗效七十二君祈禱。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七

於保民之牧。輒御屏書之。破格大用。詩所詠樂只。歌無疆。固在此不在彼
也。公令華而潔己著勞。使國家馨香之信可薦防海。則國之黃耇。知中國
有聖人。於是環島嶼老幼。咸以公得遂所生相樂也。已而相祝酌酒介壽。
期以無疆。視前日褰裳滿足。不既已仙乎哉。以是祝公。則更當何如。諸
人士奉觴堂下。比安期一玉舄如瓜棗。知倍色飛眉笑。益信公之能治秦。
革其舊習。使人人歌舞親近也。余家稱仙城固不虛矣。余不佞。侍從講筵。
幸聖帝聖明。可毋煩下封禪書徵公華山故實。惟回念梓里。因卽以是賀
公。諸人士其書致之。

賀別駕吳公祖陞任路南刺史序代

我國家所以稱咸五登三。季周以來。莫能相頡頏者。有如悉六詔之地而
郡邑之。固鴻圖駿業也。抑正有議焉。其域阻在一隅。以漢武之使。冠蓋相
望。亦惟是占望彩雲。選奕徘徊。雖復置爲益州郡。然玉筍金蓮以往。爲幅

幾何。司馬相如公孫弘諸人建說不一。又鮮不雞肋而馬腹鞭之。我太祖決勝廟堂。蹤指大將。以有斯土宇。創垂至今。數百年平寧已久。願朝廷恩威所及。幾何上不墜而下必究。以漢往事視之。固不容無算。則甚矣。蒞斯土之難。其人也。余不佞。廁員政府。每竊籌之。屬選人以別駕吳公陟任路。南州刺史。則相與善之。曰。此固稱余廣州循良別駕也。吾嘗聞之矣。其所職。惟屯政。屯至今日。蓋始匿而轉鬻之。乃毅然奉三尺以歸其田。頃崔苻之警。古岡龜峯間。幾爲弄兵之池。則挺隻身論降之。矧其歷署三邑。以山則清繭絲之緒。以海則底保障之績。用能集鴻雁。別揚蠶。方員並效。冰蘖自持。勞怨靡恤。至董治棘闌。庀材鳩工。俾下樂其事。上節其耗。皆公敏之徵也。夫路南雖崎嶇。浮山阻湖。然以此數者。固何所不效。載攷漢往蹟。武時唐蒙從粵食蜀蒟醬。始知有牂牁江水。出番禺城下。因竭力圖之。展轉罷弊。議者遂恐分匈奴力。迨陳立治連然。不韋晉守牂牁。蠻夷畏之。數立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八

奇功。遂徵詣京師。其后賜爵賜金。功名爲天下最。今路南固牂牁扼控之區也。惟別駕佐郡於粵。粵平於是分符而上牂牁。以視所稱謀夜郎十萬精兵制粵者。固已能以胸中之道德仁義當之有驗。矧我國家棋布輿圖。間立爲州。凡皆要地。其任守視於令有加。固儼然以一方鎖鑰俾之矣。刺史誠如所以治粵者治之。又豈如杜欽稱屯田爲費。令立得專美於前。朝廷於是得壹意北方。以稱太平全盛。舉惟刺史賴行見破格優任。建伏波武侯之勳。陟在三九顯列。寧如立僅秩二千石居左庶長已也。卽不佞不且視公孫弘輩爲有光耶。憶甲戌大計。刺史時爲別駕。獨不辭艱苦。爲郡述職。余固已捧袂勞之。曰。天下事惟饒青箱家學。而恂恂實心者能辦。因爲吾粵人慶。是役也。或謂別駕得刺史而粵失之。如吾粵何。然牂牁固可制粵上流。扼控其間者。得刺史若此。亦焉往而非以惠粵也。刺史行矣。勉乎哉。郡邑諸公以同寅共事之好。辱徵余言爲贈。因不辭書此。爲刺史勸

駕。且以慰余粵人。

送謝先生敦始候任蘆門巡司序

今年元旦。余甫入都門。有策蹇先過勞賀者。謝先生敦始也。寒甚。指偏提取醉。諸卿相大夫知余至者。輿騎貫至。則立雙童門外迎止之。此余下第還家日。惟與先生之從弟伯子氏剪秋菊飲酒。問先生亦已南返。忽撚鬚髭飾平頭來告余爲別。謂且之閩蘆門候任矣。會余季在坐。則諄諄訓之。曰。甚矣人不可以不由科目起家。吾往從而尊人高士游。述古昔談風雅。雖王侯之尊。不足傲也。旣以族之匪人修睚眦。怨遂玩鼎二爻占。走都下避之。今誤以先達從吏乞爲微官。任視台丞之間。至故人家。偵其坐有新貴人。勿入與抗揖。尙齒也。嗟乎。人乃不可以不由科目。信哉。孺子攻舉子業。勉旃。吾父兄亦孺子若也。慎之哉。余季唯唯。伯子氏聞其言。弄觥抱卷而歎。余則以酒飲之。曰。謝先生何薄蘆門哉。以余近日所聞。朝廷之尊。其

蓮鬚閣文鈔 卷七

九

可否不如天官司屬。天下之可否。不如開府巡方。層而下之。乃不如邑令。令不如丞尉。又不如各都之巡司。巡司官於民不嚴也。敢與之交歡。翁酌而負呼之。然而甚能爲苛其良者。則課耕桑。飾保甲。討故實。訓孝弟。分別善惡而化誨之。下無所壅。上無所制。否者科民而收其錢。踐更率更。以貨賂瓜代之。甚而偵民之饒乏愚智。若族黨之人何如者。以緩急其訟獄。直者曲之。曲者直之。又甚而厚結邑令以張其威。出且擇人而食。又偵民之饒乏愚智與何如者。陰告之。令其謀爲墨。民盼盼然不畏朝廷而憂失巡司心。朝廷日下絲綸欲生之。巡司以刀筆殺之。行矣先生。夫可以抗朝廷。則蘆門巡司烏乎薄也。可以行朝廷之德意。又烏乎薄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然則卿相大人果烏乎能如先生哉。先生徐笑曰。吾欲求毋辱而先高士之風。則請爲其良者。因屬余季遂琪識之以勞。異日余年友有巫趙二子者。俱爲令。循良有聲。先後徙官於閩。先生其往謁之。庶幾因有以使

先生之能爲良乎。則二子者乃遷乎其地而能爲良者也。爲余語之。若夫先生之家學才品。與蘆門之足以供其嘯傲吟眺。而著稽古之力於職任也。則余友歐子建徐木之歐嘉可與伯子氏之言在。先生往詩有候鳴集。余先子爲之序焉。

送李先生序

吁嗟乎噫嘻。遊固丈夫所快。而兒女子之所深恨也。十年來數送李先生。行或見其袂濺紅冰。臂環鴉髮。一曲相向。坐客皆仰面不敢直視。迨難爲懷。比相遇於長安中。踏雪看花。日指偏提索醉。若不復知有當時人矣。雖然。彼一時也。橫槊賦詩。倚馬草檄。坐胡牀。醉睨而罵。丈夫遇知己。慷慨然諾。何所顧戀。今先生復行矣。吾恐渡錢塘玉環雙橋之間。聽落日鼓鐘。必忽忽如有所失。矧北地沙乾。酸風刮耳。以至入燕市。聞悲歌相和聲。其或者有不相識面之故人在歟。吁嗟乎噫嘻。此一時也。又豈兒女子啞啞私

蓮鬢閣文鈔 卷七

十

情所能稱量萬一者。江山不殊。百端交集。其以爲文章之助歟。抑以發性情之感而善用之歟。先生行矣。遂球當卽來觀之。客有知之者。賦詩送焉。遂球得而先之。

奉賀師相香山何公六十加一偕元配夫人梁母榮壽序代

今夫天生名世。所以開國家景運也。乃其生必千百年而後一見。則亦宜至於千百年無窮期。其出也。望之相慰告語。其處也。則莫不詢其起居。傳其文章。師其躡躅。懷服其光明和藹之氣。以占國家之福徵。相與傾中原。聚四方。而鼓舞和樂之者。亦知其所以然而然哉。古今所以推尊元臣。歸美碩輔。猗歟中興大業。人所共仰。而未必得奉其德度威儀。有如奉之。則所爲歡欣鼓舞。環相歎美。相踴躍者當何如也。今海內人士。無論知不知。則必皈依相國香山何公。曰。公立朝當今上龍飛之始。撥亂反正。有陳曲逆之奇績。一時正人在野。軋苗未舒。賴公力爲推引。得以牽復而進。旣而

君子滿朝。揚眉吐氣。高足闊步。公相與酌吐茹。戒壯頰。又嘗中夜切四顧之箴。夫決厯復隍之慮。於是崇禎初政。稱爲傾否開泰。而公匡時惟運。所保全諸君子。今皆得備聖主維禎之用。顧不偉歟。元年春。卽以公領經房。取士得人爲盛。時方璫類未清。公正色卻之。會錄嚴序次。慎官聯。論策中繞指語。公必摘而彈駁之。乃以式獻其秋。以公充經筵日講官。公學問博。敷通達時務。凡可援古證今。罔不懇切披陳。進講之頃。積誠忠氣。吐音洪暢。兩班顛聽。聞寂天顏。豫悅。當日獻替。次日卽下旨施行。啓心沃心。豈人適政諫可擬。帝心簡注已久。登政府。一時綸扉內。祕畫鴻猷。華夷蒸動。其可得而指者。如狡夷兩次窺犯。公出嘗所攷畫圖形。指點扼截。多所擒剿。虜卒不得志以遁。中使統兵。所在騷擾。諸御史恃有公在。以爲奏。公直票擬旨。切責中官。同官諱之。公曰。吾以盡此心耳。假得奉上帝命。不庶幾報稱萬一哉。越月上。傳兵部盡撤一切督糧統兵中官。人以此多公。公不敢當。

蓮鬢閣文鈔 卷七

十一

則曰。聖明作用不測如此。上集廷臣推用冢宰。諸擁戴者已定。獨公嶽立不少依回。此台省以請。今日唯公。公爾忘私。將舉誰而可。公曰。故事。九卿科道會推。欲令司參駁有人耳。諸君可從大寮後相率推舉乎。臺省憬然。後少宰舉璫逆舊人。藉臺省力奏。相爭如虎。卒止之。公力也。一時言臣爲權門所嫉。公悉爲調護。凡覆本得下公票者。卽其人。奉上嚴譴。皆得保全。而妒公忌公者深矣。以今天下人士咸望公復相。則時事無不可爲。以此信公。不啻如寒之挾纊。濕之就曠。是以相與不遠數千里。願親炙我公。以求指南。若吏茲土者。自中丞大夫御史臺以下。蔑不欣奉典型。坐論矜重。歎服。若某備員邑吏。得以一再侍光儀。則更有深焉者。天下人所知者。於公作用。某自入粵以來。士大夫所歎仰。子衿所矜式。覲面所謀。公之精微在焉。天下人豈曾窺其藩哉。公學在河汾以上。自秀才時便立志作伊周事業。三代以下。不肯著足。其居亭亭瀨瀨。爲宇宙之瑞氣。其舉動如太山

喬嶽不可轉移。其發聲如洪鐘。應物不可窺以銖黍。若夫心無町畦。志樂和易。與人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鄉黨日以感公。頌公不知皆公之有意無意。間遇方成珪。遇圓成璧也。端居無事。日惟延納名流。相與吟詠論討。切磋文章。辨析性理。凡得公點筆片言。奉之不啻如天球圖貝。舉所謂衛武公之戲謔不虐。齊晏子之推恩三族。宋范公之義倉。韓公所稱才器入粗入細。可當四面。司馬公之腳踏實地。富公之出空市隨觀。以準之公。蓋無不合。要以公豈規規焉者哉。於時歲夏之六月。既望二日。爲公生申期。公春秋甲子方一週。夫人齊眉偕壽。與公並著令德。長公以茲歲立春初一刻。舉家孫次公。則方以是夏完婚。一堂歡慶。靡不榮欣。某用率屬署教諸君。登公堂。爲公萬壽無疆頌。竊不揣颺言。曰。德涵一世。道宥千秋。高莫見表。淵不測流。稽首拜筮。悅命箕疇。誦幽叩洛。匪且孰儔。遠邇以思。慕爲公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二

麟爲公麟者。四海用麻。伊余下士。履土戴幘。曷之前驅。皇命我旂。驅兮旂兮。光被九州。於是偕博士先生。皆起而歌之。一歌一進康爵。三歌之。公顏悅且醅。反而和之。公其未忘我中興聖主也。其不以某言爲諛也夫。是爲序。

林先生五十一初度序

方讀詩至幽風春酒眉壽。未嘗不感歎王者之政。有以壽其人也。三代後。在閭井歲時。率於收事踐更不遑。若漢初賜帛復租役。毋算。非不黃耇是念。然擁篲者何人。後代國之老。奈何遂與鼎上翁較樂文飾之云爾。以余懷古之人。力田興孝。樂哉。生今之世。唯幸而補籍。在壁水。得以復其身。硯田中亦有秉穗。毋論汚邪。得所祝而逢年。明廷以孝治。錫爵及生我。卽今日者。第樵稜竭力。躬共子職。當無歉歲。家庭婦子間。厥景色可圖。可歌。故能使孝弟之風。可作者。莫若我輩人士。一歷簪屨而上。唯啓居啓處者。差

可耳。腊酒方馨。因頌此以觴吾母。然益不禁感歎焉。適林子秀然至。謂尊人隱史先生年屆五十又一。今除之前二日。縣弧期。諸子圖以歌之。願得子之言祝。余益復感而歎曰。樂哉。林先生也。先生至行在閭里。是宜遐齡。不備述。憶哲皇帝乙丑。今諫垣張玉筍先生來宰邑。試童子。予謬糠粃前。林子方軌。胡子驂焉。目子三人一龍也。雖勗文必以家庭孝友。張先生之治。民歌且舞。殆庶幾姬周。當是時。不復身無虞。予三人用以隸壁水。復其身。旣予謬先鄉選。然於林子愧也。林子懷瑾。琢磨益至。其席於天府。有張先生自在。予之爲林先生樂者。則以林子有今閒燕之日。林子勉矣。在昔賢稱孝。啜飲盡歡。其毋忽諸。以翹異日。夫能色養。則豫。豫則格天。格天則純嘏備。先生之杖鄉。杖國。杖朝。以至於彭咸。皆林子可以致之。勉乎哉。斯圖也。其亦幽風之圖矣。林子耕硯田。以免穎爲耒耜。稟隴爲火草。隆寒烈暑不休也。學古有獲。作而王道治人。將使明廷上孝弟勸農力田之風。越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三

漢而上。是有以壽其親且壽人也。張先生之教在。請更端以勉之。林先生聞予言。其亦應坎坎旋旋。偕比鄰稚叟爲舉三爵。

壽盧封翁八十一初度序代

嶺以南爲仙人。都邑志稱五人騎羊事甚奇。頃恆異之。比守粵。竊自念。聖天子以元元予守臣。守臣亦唯是式有德。尊有爵。敬有年。以稱聖朝。咸五登三之盛。其敢若韓退之踵司馬相如侈封禪爲。抑嘗論道家者流。其理不可盡測。若夫仁者壽。爲吾儒言。固未嘗不可反覆徵辯也。則於封公盧翁見之。余不佞。蓋久已習翁鬚眉。今年爲翁春秋八十又一。六月之望。乃縣弧辰。適令子都諫以擢太常。俞命至。於是翁孫伏生氏諸執友。稱觴爲翁壽。徵言於余。於誼不敢辭。則以漢儒者之言。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又曰。樂樂所自生。於以徵之。知翁壽宜無疆。固不必援安期玉舄爲翁進履也。嘗攷志。六月於律爲林鐘應。易坤之初六。是於卦爲姤。姤一陰

生於五月以爲六月者何在易六月爲遯以律推之得丑之衝不爲遯爲
 姤此以謂碩德君子不既遯而遇於天下品物咸章后以施命詩有之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翁之謂矣今夫律與歷與樂固相因而推者也樂起於
 黃鐘其數本於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而參之至於得八十有一歷十有
 二辰乃至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故曰該於亥奮於乙此所以知
 翁之歷壽宜無疆則八十有一當太歲在乙亥又其徵也今夫粵於輿圖
 當午未之方在南訛爲夏於林鐘當六月之望地配其時矣且夫太常固
 樂之宗也太常公漸警衍衍聖天子加恩所生即日翁且進秩太常在昔
 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惟翁義
 方有訓以身教之用能式穀太常公以爲聖天子元臣因以寵榮翁是則
 翁之爲教且推而上之以至於天子之子異日方進翁三公爲帝者師如
 是則以授時瑞莢爲紫芝朱草率舞之獸來假之龜龍爲玄鶴白鹿出見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四

之天神地祇爲僮佺三王子者流翁坐安車而杖於朝視先世之仙而杖
 者孰優儒者稱仁壽則豈不足侈哉若夫大夏爲徵林鐘爲角於樂爲君
 臣相悅太常公事君資於事父頃居諫垣嘉謀嘉猷侃侃入告知無不言
 聖天子於其言無不從民事以成都俞以賡是用晉之太常以享百神薦
 上帝於易爲豫豫爲和樂故曰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其卽以是爲酌者祝
 無不徵矣翁世德可師鄉黨無間言其子孫皆彬彬質有其文他日必多
 比肩繼踵起者伏生氏有奇才於余爲針芥相知尤賞其爲大器翁百歲
 無疆其悉頷之因次第書授諸君使奉之翁堂以爲左券日者太常公休
 沐過里將聖天子新命予翁用卽以守臣斯言爲贊可乎翁所居名仙鄰
 聞石羊蹟故在其語云願民不飢此則守臣之責非以爲封禪諛也翁鶴
 髮童顏步履如飛往來必多異人其爲太守請恆視之母厭使□元咸得
 四生推翁之壽爲壽仙乎仙乎太守爲弟子語以介於翁因申儒者之談

爲周農父壽母序

國家以經術待士教化深入凡沐浴而興起者邇年以來環海內外各有
 其人其在皖之桐城則周生農父與吳子遠孫克咸三子皆以篤行好
 古爲一時人士倡交農父者則莫不知其母太君有孟母之賢農父側室
 子也非生於太君太君愛而教之如己所生農父尊人有隱君子至德太
 君歸而秉禮義相之既而遺農父以聽太君太君稱未亡人織作以食之
 斷機杼以督責之陰雨翹翹綢繆或侮以有農父今日太君嘗爲農父說
 詩至於柏舟樛木之篇身當之兩無或忤色也農父乃抗志師古人爲文
 章原本六經發其慷慨之氣形之歌詠蓋幾幾乎登漢魏之堂與大曆而
 上諸作者伍頻年以來寇氛大熾守者不戒於桐其小人無恐安於分誼
 君子揖遜持攜至於焚蹂屢及而閭里戚黨之愛若衣冠紘頌威儀不衰
 夫農父者亦庶幾可以鼓吹我明之盛矣誰教之太君也於是太君以某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五

月日爲設祝期其獲交於農父者則咸聚而登堂稱觴太君視農父色喜
 或曰農父經濟才也而又學以深其識故里中長者之稱無減於其尊人
 方以宰天下信孺子之割善也使農父得遂出入承明以經營四方不尤
 顯太君哉而余則以爲農父雖致鼎養恐無以易此菽水奉又何也夫農
 父誠陶陶中和而至性乃深湛激烈使其昂足天衢以受中外之事所爲
 行太君之教者知其能然然又烏能知其所不必然然而今也修身樂
 道以恆朝夕娛太君則天之所以善處農父爲報太君也雖然太君固以
 節自顯稱女中丈夫也夫卽使農父以身許國又或甚至如古者與李杜
 齊名余知太君之慰藉良至農父勉乎哉士患不能自立不患所遭之時
 與位無以見其所能若農父者其處也以古學相興起其出也必以氣節
 共砥礪出與處無不可以報國家且報太君矣太君節至堅壽宜無疆農
 父之學業建立亦尙日進無疆蓋至於信農父之能行其教且無或愧於

其爲節也。而後喜益可知。二三子曰。其書是言而奉之太君之堂。太君樂舉三爵。

羅先生偕壽序

余粵於蓬瀛三山。一水可渡。古得道者多樂而居焉。洲嶼之間。峯巒湧而海潮動。日汰其壅淤。以凝其芳沃。本根深而不拔。膏津上行。果實充然而足。枝條鬱秀茂。潔土毛新美。霧露清瀉。蟲魚沐浴。禽畜各得其所。以生人作息於其中。蔭修林而出入呼吸。風和雲芬。相與恬暢。茹蔬而采其榮。嚼木果以含其精。灑氣開明。與日月相吐納。鱗介毛羽。鈞弋得之而無疵疾。寒絮暑葛。條縷柔厚。適溫爽之宜。夫養其外爲養其內。使是非得失。榮耀富貴。日相構鬪於中懷。又然乎哉。維揚羅先生家多耆逸。龐眉皓髮。數世一堂。隱德君子也。居爲赤花之洲。東羅浮。西樵峯。波間上下。產龍目離支。走乎天下。薜荔療乎國邑。奇花異卉。移植而延種。且踰五嶺。松樹千百年。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六

者臨水影。而猿接蜿蜒至十里許。而先生古心質行。日嬉嬉然。將仕不薄。據曹吟詩讀書。不借援於當世聲名之士。厥配梁明府公愛女。出官門而不矜。雍穆相敬。又能脫簪飾。衣大布。奉蠶績。爲先生相。於是生兩丈夫子。皆卓然有成。諸孫參差玉立。質有其文。而先生與梁母齒且俱。踰古稀。又初度矣。則曰。余將何求於時。其得某夫子之言。以爲壽。余願易足。余是以知先生之與母偕壽無疆。不亦宜乎。今縉紳先生汲汲利祿。晝而不休。日憂其身家。與其名譽。與其子孫。此可亡論。卽所稱談說大道。以與於巫彭云者。彼且連結天下人之相知。以營其慮。洞天福地。名山之以居爲相附。而爲傳人耳。人傳乎哉。如先生者。是以得全於天。故能得全於產。以漱茹其精靈華實。故得道之士。苟長能如是焉。雖與天地同壽可也。吾恐先生子孫且顯於朝爲尊官。又遂以世故煩瑣入乎其胸。因書是以報焉。使人視之。先生且與梁母倚杖洲涯。子孫進膳。戚友過而舉酒相祝。大醉日爲

樂。

贈杜先生序

杜先生者。仕先朝爲寺卿。辭而養母。母善參禪。先生因遂戒殺斷肉食。奉母南渡江。居金陵。遍禮諸名刹。甚歡。母之逝也。預知時至。先生哀毀如孺子啼。扶柩北返。廬居墓傍三年。雖虜氛震逼。無以斂其孝思也。旣而隻身走數千里。度嶺入五仙城。卽日冒風雨。徒步訪余。延入坐定。視其鬚眉衣冠。居然道人。徐出懷中刺字。大可至方寸。高可過半尺許。乃知爲達官貴人。與之語。則深於性命之說。示余書數卷。則皆當世巨公名賢題贈篇什。噫嘻。夫所謂信道篤而誠且勇者。非先生而誰。先生因遂假館余里門之西。炊煙相接。早晚步履可恆往返。而余以軒蓋交關。罷於報謁。不得數見。先生愈益謙謹。必欲得余言爲贈。余言卽傳。先生豈好名者云乎。人情之恆好。則居尊顯而御肥甘。先生去而奉母。然非余之所謂難。夫禪悅之味。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七

則又有甚於尊顯而肥甘者。爲余之友者。近有數人。於其中少有所得。乃去父母而剃鬚髮。以爲之。余以爲大雄立教。於事理無礙。當不必盡以去父母而剃鬚髮之爲。然而先生之鬚髮也。顧又留而奉母。母逝則又依馬鬣封。如圍繞舍利塔。是他人之於道。所圖者皆其皮毛。而先生則其精髓。先生當不爲好名。余方且屏軒蓋應酬。以與先生遊矣。其爲我告諸學道者。使知以大孝爲本。卽去儒而佛。應無不然。

馬勝負序

余伯父十愚公善能相馬。百不失一。余仲弟因之。於是恆索里中之所謂駑駒者。食之。使中燥而外澤。其求之者至價數倍。月必徵鄉里遠近之畜馬者咸集。與較勝負。則使余爲序。余聞馬屬房星。與蠶爲類。相爲消長。又聞天下有道。卻馬以糞。則是均非農桑之宜。然余曾在公車。見今國家以騎較士。於是其文且弱者。亦必扶而上鞍。使人曳乎馬首。恆恐疾走則蹶。

譬之北人來南中。乘小舸上巨浪。憂虞惶恐。瞬息間有人鬼之分。又孰與吾弟短衣跣躡。鞭叱控縱。惟恐或遲。使公車諸君子而皆能然。不且昂昂得意長安中哉。夫人各有不能。古之爲將者。至於板輿卻敵。而今也。試文士必以騎。余弟能騎矣。而又不樂仕宦。日與里中諸少爲斯樂也。朝廷安所得兼長之人而用之。抑余更有感焉。今天下以餉軍加征。稅賦重極矣。人各不樂農桑之業。則不得不寄其馳騁之思於馬。又安怪乎其相爲消長。余尙願會中諸君。以其雄飛之志。相與講技擊馳驟之法。出而爲天子效一臂之用。使奴寇畢靖。夫然後還鄉里。乘下澤策果。下選勝徵歌。間且與諸父老課雨暘。量地力。種植化遷。以適心意。之所欲得。閒或蒔奇葩異卉。栽靈藥。辟穀餐花。爲地行仙。此不亦出處俱得哉。且夫人之相人。亦如人之相馬而已。世豈無英雄之概。雜之庸鷲中。而人不知用以終老也。弟爲余語諸君。其善俟之而已。又孰有如弟之食之。使其中燥而外澤。價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六

且數倍也。則亦善俟之而已。

送吳舍人還粵西序

予里中梁暗林太史以頒赦詔從粵西還。亟向予稱靖藩之爲王甚賢。其賓客多司馬鄒枚輩。相與沉酣藝苑。蓋相得益彰也。先是予遊都下。則知有宗伯華亭董公眞草諸書。爲當代第一。比又聞其爲書。應酬不給。則多令門人爲之。然筆法往往不能得有可辨處。如右軍之作。太令卽酷摹之。謂是醉時筆耳。得之者僅其同邑一君子。則且以書召入爲舍人。是非徒筆法之工。將能以書諫者。予聞而奇之。太史歸里逾歲。一日置社酒高會。有客從粵西至。揖入坐次。徐山人巢友與道故。語色甚溫。問之。知卽所稱賢王之賓客。得宗伯書。向召入爲舍人者。吳子素友。自是素友。遂時過予。談性命忠孝濟人利物之旨。則益知賢王之所以爲賢。比且告別還粵西。因特爲留數日。書予所爲三大忠祠賦而後去。嗟乎。以王命而不難爲予。

遲之。則烏可以無言爲贈。予聞文藝末耳。以才性如素友。使久居鳳凰池上。以奉聖天子絲綸。必有可觀。今而居賢王之左右。此則徒以文藝見矣。然而宜也。今天子神聖。爲之藩王者。唯是率由舊章。守土地無事。工詞賦。柔翰自怡。甚至極絲竹歌舞玩好之樂。愈彰其賢。吾子於是得以其絕技。逍遙宴遊間。以爲王娛。夫謂技進於道者非乎。今天下皆知寶舍人書也。將使諸王聞之。皆慨然興慕。以餘閒游藝爲可師法。於是仁讓相率。天下已遂相安。使舍人而以絲綸效經濟。其功孰大。予聞桂林多奇山。舍人善飲遊。必醉書石。雖游戲皆可以當古者銘頌。其或者憶予斯言。偶題而勒之。

蓮鬚閣文鈔

卷七

十九

蓮鬚閣文鈔卷八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集序類

老子笑序

厚生訓纂序

閒情十種序

九家集選序

廣古文品外錄序

筆髻集序

鄭氏詩序

劉先生武夷遊草序

區啓圖二嶽遊稿序

蓮鬚閣文鈔 目八

華聞脩吟安草序

李定夫遊草序

廣種蘭書序

代耕編序

陳元者詩序

何瑞生印譜序

戴初士弄珠草序

劉以青詩草序

龍塘山志序

石僧詩序

李定夫詩草序

董參軍詩序

施仲芳詩序

石香亭詩題詞

費仲雪詩序

粵遊草序

徐無減詩序

情詩序

香雲館集序

臞仙遊草序

李生詩序

左右新婚詩引

觀察唐公梅臣續彙序

連山縣功績冊題辭

蓮鬚閣文鈔 目八

謝邑侯奏記論表策合刻序

從軍吟序

南園花信詩引

羅季作散木堂詩序

射說序

方玉堂詩序

蓮鬚閣文鈔卷八

集序類

老子笑序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嘗讀老子不能甚解。夫讓美德也。而必隱忍以爲讓。由其說。將使人疑以速其死。伍員知之。越王句踐本不知而幸中也。謂舌果久存乎。柔陰道也。而必操術以居柔。由其說。必且慘刻以至於刑。韓非受之。陳平之徒。卽不受而終絕也。謂柔果制剛乎。吾謂倨者人之恆情。怒發可以相安。故野老爭席。海鷗不疑。虛舟無人。隨流自觸。從老子之道。盜人而人必惡之。乃盜天而天不惡之。天豈甚愚。此至今不能解也。抑亦謬有說焉。夫一屈一伸。一榮一辱。此理之恆也。寧伸於先者。其極也。屈乎。毋寧屈於先者。其極也。伸乎。以老子爲狙。而天且朝三而暮四以象之。亦猶其朝四而暮三之者。

蓮鬚閣文鈔卷八

也。天不愚也。愚老子也。天之於物也。惡其多取。爲其多費。不費而取之。多可也。久可也。故曰秦得燕。太子焉往。則夫天亦猶之乎。以老子之道行之。老子者也。此其所以可笑也。然則天與老子。其相持而未已者乎。若然。阿修羅旁可睨之。鳴天鼓而大戰。不幾收鷓蚌之利乎。抑亦老子起而收之乎。吾謂老子不能。天恆勝者也。以有老子者。自損而求益之。日與之相持。此阿修羅之戰。所以至今不決也。外敵之國。其臣蒙恥持祿以自私焉。敵可勝乎。究恐并敗。抑老子者。何不以其道奉之天。而以勾踐陳平之知謀。阿修羅也。夫有善也者。來惡之敵者也。有德也者。來不德之怨者也。況情亦可泯也。識亦可轉也。性亦可還之白淨也。無生而無乎不生也。風輪水輪。毋自恃以爲固也。毋以爲佛與衆生。皆我所生而儼然自傲也。如是者。則阿修羅又安能爲之壘乎。而老子不能也。後其身也。爲存其身也。乃師大雄氏者。曰得天。老子焉往。此老子之所以爲可笑也。戒山師大雄氏之

徒也。往其孫海眼爲沙彌時。袖愁師所爲老子解。讀之。師見之。訶叱聲相續。海牽山袂曰。何不遂解。山拂去。一夕雪深三四尺。忽大呼海曰。起研墨。我作老子解。墨隨凍。亟呵之。立揮而就。今所存老子笑是也。予頃見山楞巖截流。殊嘆其痛快。恨未見此。比來聖湖假寓海公禪房。偶從斷橋踏月。醉歸。出以示予。且索爲序。予讀且大笑。聞戒師每讀書。只首尾數葉。輒了。大意連達。大師事械至都。入狂狴中。雙目炯然。賦得自得以是得出。歸而從岳大中丞出塞。長嘯登陴。此其人卽世間法中。亦豈屑假老婆子慈悲面孔。誑人者。故能以老子笑老子。無解不中。真大雄之獅子也。其可以師天而吼阿修羅矣。讀者試以予言參之。若海公將來爲咬人大蟲。必爲老子所畏。願勉之。毋反爲老子所笑。

厚生訓纂序

寶安李靖吾先生棄杖屨者蓋十三年矣。而流風餘韻。常在人心口。余小

蓮鬚閣文鈔卷八

子之生晚。不獲面交先生。比遊寶安。友其士之仁者。則先生之子。貞實稱莫逆好。登其堂。披其帷。讀其壁書。備其硯田。蓋雍雍乎。貞執杯棬。余挹芝蘭。而先生在焉。茲余將還五羊。貞則手一編以請曰。此吾先子之訓也。吾疇昔舞象膝前。業知有吾子。其爲弁一言以志不忘。余拜而卒業。作而言曰。甚矣李先生之能訓也。於以觀之民焉。於以觀之身焉。於以觀之家焉。古之君子之爲民牧也。民出四死而得四生。若猶未也。於是乎有裁成輔相以相左右。有木鐸之徇。哽噎之祝。今之君子。操刀而割。其能者爰至於死以贖死。曰。惟明允。何堪命焉。若先生之令宜陽也。其堂上有處女子之色。授以衣食。如厥慈母。課以田疇。如厥農父。飲食居處。必若其時。本斯訓也。夫是以其民得生我焉。古之君子。年耆學明。唯是謹其身禁。不犯五行人事之忌。觀頤之吉。毋拂經焉。今之君子。如虎斯噬。必死。夫人物以自生。猶將不及。否者亦汲汲於熊鳥龍虎離坎陰陽。若先生之能清操也。啖葵

曳布。惟順厥生。使沒而寧。且若晏嬰之三族咸待舉火。於以方之。殆無憾矣。本斯訓也。夫是以任大塊之勞逸。無凌節焉。古之君子。其長者遊。則少者爲將。車奉杖。少者出告。反面。袂奉弓矢。柄奉刀劍。佩以奉其所有事。故伐鼓於堂。坎坎旋旋。宜爾子孫。樂爾妻孥。惟使其出入日利。無多求矣。今之君子。操雞豚。數米鹽。遺金腐粟。使厭厥出。嘻嘻於堂。栩栩於道。去順效逆。所自來也。若先生之能貽謀也。義方式穀。弗納於邪。貞也奉之。從繩以直。就礪以利。無嬉朋焉。無囂習焉。無荒心焉。本斯訓也。夫是以其家日益而身日安。人於是乎稱先生善營生事焉。且夫貞亦知夫而先生之訓其民也。如其子乎。其子又如其民乎。如其身乎。是雖飲食之宜。昕夕起居西南東北之利。然以授之。無恤之懷。則弓冶之遺意。誠有寄焉。子能守之。將桐鄉固不忘朱邑。而朱邑亦可以不戀戀於桐鄉矣。余小子之來也。事大夫之賢。如二三君子。經術宏詞。風流標簡。無不敬奉爲型範。今復得先生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三

之書。又不啻提而命之。是以從貞之請。浣濯而題之簡端者如此。

閒情十種序

詩之不廢淫奔。以著戒也。後之詩人。如閒情香奩之類。不謂之誨淫可乎。或曰。以女況士感也。然卽其旨求之。又多不然。諱之曰。是以見其時俗之風云爾。否則屈大夫。媵女宓妃之所由託也。吾嘗因是推之。不足諱也。夫姐已妹喜。夷光。率亡人國。而人臣之盛有名者。或以縱飲酒。御婦人。聲妓歌舞。用存其節。故好色者。古聖賢之所戒也。以伊尹文王伍胥爲之。臣皆亡。然以漢唐之君爲之主。亦存。故夫遊閒之士。其於詩無不可稱也。以託諷諫。寄感激。卽其變者。因之以幾迹跡。不亦可乎。吾因而爲之辭。倫世之以詩名者。欲晦其身。庶幾信之。雖然。其言之可矣。因而行之。不如劉伶之荷鍤。

九家集選序

竊聞之才也者。所以有事於天下者也。唐虞之際。於周爲盛。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其衰也。乃徒以其一往經緯之氣。散爲文章詩歌。自孔子刪定而後。吾求之千百年來。得數人。屈原宋玉。司馬相如。揚雄。司馬遷。江淹。鮑昭。李白。蘇軾。此九人者。不可以不謂之才。生不逢堯舜。以樂育有成。悲鬱慷慨。激烈旁引。甚至諧狎淫耗。爲可憐惜。然亦難矣。近今之世。予每見一二後生。思力多有可爲。乃以爲非時所好。奔走利祿。汲汲沉沒。否則矜立名譽。黨同爲羣。高談成風。莫之適從。嗟乎。夫卽以立言一事。亦不能自振。交以敗損天分。山川不殊。靈氣停洩。蓄縮已久。吾以觀之。昔旣如彼。而今也。又甚至如此。能不憂之。舟中無事。爲取九家者之所爲。著作選而成集。使後生有一端之奇者。知所依立。舍上觀感興起。要之亦甚無用。聖人復作。能不悲其爲志哉。

廣古文品外錄序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四

夫擁書萬卷。何以云南面百城。嘗言之。六經諸史。粟米之征也。脩詞攷類。潤色討論之編。布縷之征也。韓柳蘇曾。大家諸集。力役之征也。以硯田爲昆明池。日部署而練習焉。遊師素飽。旂幟一新。於是安享南面稱王。不亦可哉。顧舞衣大貝。則必與河圖天球並陳。青之怪石。徐之螭珠。則必與漆絲齒革同貢。今或起於微賤。藏耕具以示勤苦。乃徒守三品之獲。將毋使人笑田舍翁得此爲過乎。然而肅慎氏之矢。非宣聖不能辨。支機之石。非張騫不能窮。若梁之太子。以微瑕而失白璧。歷代殆有餘憾。自近世陳仲醇氏品外錄成。而遠方奇異之物。殆無有不至矣。茲余友有韓仲弓。乃更起而廣之。管敬仲曰。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至者。十有五焉。猗歟休哉。仲弓猶將彙古今史論。與宋人解經。本朝典集。各爲一書。於是以仲弓爲博望侯。則河源星宿可探。拜仲弓爲五利將軍。則鼎以九方。獸以一角。驗問乃無姦詐。余聞脈望三食神仙字。以此成

仙仲弓曰。吾將使嬖媚宛委。皆在南面王之邦。俾忻然庶幾遇之。於戲。昔
唐蒙從南粵食蜀枸醬。遂知以巴蜀通夜郎。司馬相如客臨邛後。乃言邛
笮可以置郡。厥後效皆可觀也。余尚請敕卽墨大夫與管城侯爲之先驅
奔命。

筆髯集序

歲癸亥殊不得意。案頭三寸不律。日食墨數斗。而其穎不拔大爲笑。寒夜
篝燈。并硯焚之。已而念非其罪。且止。於是管城子禿而留髯。然其舌尚在。
尙能作若許語。都曲折如意。時一出以示友人。友人則爲好語以相慰曰。
此江郎夢裏正開花也。遂并存之枕中。

鄭氏詩序

或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靈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予謂遜抗機雲
差足及婦人耳。夫男子負笈出遊。聞聞見見。顧所以自見何僅僅也。閨中

蓮鬢閣文鈔

卷八

五

婦人乃能與秋宮團扇。庭階柳絮。飄動千古。彼撚鬢入彀。寧足云乎。予遊
吳得讀鄭氏正淑詩。殆不能無感焉。鄭氏出名家。歸施伯仁。自云氣味相
類。然三復其吟詠之旨。抑何舉案情深。熨斗性熱。又復微逗幽冶。卒歸於
正也。此其人得充椒房。捉彤管。寧止如大家者流。譬如賢士放廢。義命自
安。至觀其所自爲輓歌。尤足以謝女頡頏陶公。夫死生亦大矣。而視之如
脫屣。倘不幸如曹娥焦妻。知必能以生殉節。予故披是編之餘。深有以見
鄭氏也。視彼矜入雉之才。嘆華亭之鶴。又何如乎。然觀其對鏡自憐。至以
詩瓢自況。云得之者。知吾苦心。則更不能不令人追嘆耳。於戲。以禮自閑。
因是以知其格格之澤爲能遠也。倘有得其所存。則風也而歸之雅焉。詩
若干首。由勝國入本朝。傳已久。江進之令吳時。曾序而行之。施家多賢子
孫。皆鄭氏所出。予所知有施湘文者。美而好文。刻其家譜。因復及鄭氏詩。
徵予爲序。遂爲題此以告之。讀其詩者。與夫其所爲賢子孫者。時崇禎甲

戊夏六月。

劉先生武夷遊草序

不佞遊人也。計東西南北。反復爲路。已經五六萬里。歲月已十年所。茲且
倦而思歸。學相如著賣酒。顧聞人談佳山水。猶饒脾癢。動安得集名勝
幽奇之跡。縮置杖頭囊底。不佞坐而餐之。若齊王食雞也。唯是藉遜同好。
分蠟屐如賜履。五岳圖爲兵符。幾軍東下。幾軍西上。畢略地爲期。而會其
有觀望。退縮。遇險不能先登者。所過輒擾。邑有司者。惡題詠。剽掠見聞。淫
污名蹟者。僅擇善水草自便。不能搜探藏匿。致有甌脫漏遺者。不啻枚疾
走。噉名動衆。因而濫收募。誤事不得前者。則皆讓。反是有慶。慶與讓皆以
詩文視命。爵酒視祿。然頗嘗側席念之。難哉其人。劉先生元博固老於遊。
稱燕領眞將軍也。頃入武夷。武夷君下之。凡不律所注。皆落睛貫腦。先生
故善習水墨。不啻能爲十里霧。今乃徒手深入九曲間。抉武夷面目南歸。
蓮鬢閣文鈔 卷八 六

蓮鬢閣文鈔

卷八

六

比過虎丘。出視不佞。相與下酒。色未嘗少變。可傳觀也。聞彼中謙幔亭。往
往多丹粒。笑問先生。得毋私懷之。不以享大衆乎。不佞將拜先生爲前鋒
軍。其爲避取峨眉華山。近若天都台宕之屬。趣使者至南越報遊。於是卽
劍池旁千人坐。上先生酒五石。戴以大王兜鍪。既而爲之序。其有能爲不
佞遊者可視此。

區啓圖二嶽遊稿序

二嶽遊稿凡二卷。爲區啓圖先生著。啓圖前後所爲詩文。有燕吳遊稿正
續凡七卷。遊滁稿三卷。瑰石軒證選堂雙源洞滄雲樓碧山草堂琅玕巢
諸稿。凡十九卷。遊業共四卷。南帆稿二卷。官於富陽有玉陽稿八卷。二嶽
遊則啓圖於戊辰南歸。因而登泰岱謁孔林。還渡江上。匡廬所作。蓋予粵
之詩。自南園五先生而後。咸推區用孺太史。予少時既學語識字。先高士
卽以太史五言律諸詩授而頌之。今憶之殆無間然。啓圖爲太史公子。其

所作風流蘊藉典麗雄博。自十歲倚太史公膝爲詩賦。名動長安公卿間。既而歸里中。大集諸詞人結社。間而出遊。則凡海內有心人。皆目攝而深交之。於是啓圖於古今得失。海內人物。四方利害。蓋勃然於中。不特以詩文名。而敬服之者。則亦以其能詩賦古文。謂當起家詞林。世太史公之業。當是時國家枚卜相。非詞林不得與。而予粵自黃文裕公以來。凡詞林之選。則鄉先達於諸進士中。必慎擇其平日學行之兼優者。應故毋論其知與不知。則必曰啓圖啓圖。而啓圖之爲詩賦古文。則信能爲當時冠。雖以吾先高士不輕許可一人。於爲詩社。則以得啓圖爲之色喜。遂球小時能見客。揖啓圖來。過則必令之出揖也。不謂更數十年。而啓圖始以諸生餽秩貢于邑校。始與余同舉。既而數罷公車。乃選爲當陽令。當陽流寇往來蹂躪之區。自啓圖爲之。乃能如鐵壁立。經濟之略見其一斑。亡何又以遭太夫人艱歸。論者謂今天子方破格用人。不欲以進士科限。又凡詞林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七

之選。必以縣令。枚卜惟賢。又不必以詞林。啓圖譽望久著。斯其時乎。噫嘻。固何如數十年前。當其年少起盛名時。使出而盡展其所得於古。而發其慨然於今者。顧盼馳騁。必大有可觀哉。頃余與啓圖同年而舉。又同出李灌谿夫子門。先高士不爲孺子獲喜。以得附啓圖爲之驚喜。而奈何。又遂相與罷歸。二嶽之遊。此其時也。是宜悲憤感慨。牢騷愴恍。乃更徜徉逍遙。吟嘯自若。此所以令人不可輒測其際。比啓圖刻諸詩文集。輒以是稿過。而目余爲序。余念先高士獲與啓圖交。不知凡幾年。而遂球始生。今棄養已十有二年矣。余獲與啓圖同年。又已十有四年。而余亦幾倦於遊矣。余從叔有女嫁啓圖之子君遜。已寡而亡。君遜往試童子。與余同受知於邑有司。旅見必偕。去今亦已廿年矣。人事蹉跎。存亡不一。方且不能無感。而啓圖之以詩傳其人。抑以人傳其詩。方相長而未已有焉。今果有人讀其書。思其人而大用之者乎。猶可及也。余四試罷歸。度啓圖又將出而爲令。

行矣勉哉。因於途次。謹爲序以報之。時庚辰七夕。

華聞脩吟安草序

憶廿年前從他友齋頭得華聞脩所輯閒情小品一帙。輒愛而留之。笈中笑謂此卽吾輩詩種也。然尙不知種詩人其詩如何。既於吳門得交張子草臣。與談詩則曰聞脩聞脩去今又七八年。予往來虎阜白堤間。恆移扁舟避人。偶與客看山還。有鬚眉瀟灑酒掉小舸來過者。視其刺。聞脩也。亟就揖把袂。得讀其諸詩。以及所新著。爲吟安草。於舟中既爲卒業。因鼓枻而嘆曰。夫詩非情濃者不豔。然而非境空者不真。令聞脩早已調停宋子京半臂。廢其推敲。尙安能作寧馨語。然則爲聞脩者。肯以他人一日易此千古歟。其不爲聲色所敗。亦有幸歟。今第以春山爲眉。鬱藍爲黛。寒雲疎雨爲溫柔香夢。明月搖佩練水拖裙。以爲情譜。不允勝歟。予故知聞脩詩向以情種。此其結果時。抑又非情之深者不能爲之。爲秋士之心。爲秋林之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八

實於中景況。正索人下闕

李定夫遊草序

李子才品高絕。生有俠骨。方髻年與余居一室。讀千古書。把臂論當世人。某可師。某可友。則爲之供香一瓣。花一枝。某某可唾可殺。則眉稜怒起。恨不得納蠶白中。以博浪椎爲終葵首。時余流浪四方。見聞益廣。歸輒爲李子言。李子乃拔劍起舞。出酒具。典衣贖產。得千金爲遊。過姑蘇。謁余師子木李公。公故爲李子之師。與父母者。李子執禮唯謹。則非但以昔爲弟子。故又余師友張子受先。受先固好古者。其繩朋友必以正。而李子屈首下之。李子皆可知矣。月餘乃去遊金陵。思獻策入長安。道聞香山相公與文長洲一日同歸。吾師陳少宗伯。又以言藩祿事得嚴旨。李子曰。凡此皆聖主所宜尊禮。爲之奈何。吾不可如賈生痛哭。老母在。胡不歸。於是散金結客。過揚州。買如花一豔姝。願以溫柔鄉終隱。候香山相公於關前。附載而

還經羊城與余蟬聯連語者十日。因出其詩讀之。往往多感慨語。然以其在大人君子門下。道氣所攝。故粗疎之習。亦十去八九。要之後世有讀李子詩而尙論之。則又未有不泫然欲涕者也。今天下未嘗無俠烈忠義之士。乃往往令之感畏時事。託詩歌酒色自放。張兔置於糟丘。詠葭霜於粉蝶。世事尙有可爲者哉。然而幸也。夫古者資於人國。今也資於花國。吾李子非奉賢豪間者之教。與夫其以道德自澤不至此。因李子詩而願交其人者。又何以教之。李子名在風雅之壇久矣。其爲詩吾不俟論。

廣種蘭書序

蘭之香。其名於諸花爲尤古。易傳如蘭。風賦秉蘭。芄蘭。春秋之君夢蘭而生。孔子家語稱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他如楚靈均滋蘭之詞。韓公子著浴蘭之事。皆先秦而上也。然蘭今鮮有能識者。世之人率以蕙爲蘭。又或以玉蘭爲木蘭。夫蘭比君子。稱之失實。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抑余觀菊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九

以靖節。梅以和靖。蓮以周元公。桃以劉郎。李以老子。芍藥以韓魏公。王岐公。荆公。陳秀公。四人。牡丹以李三郎。海棠以楊太真。石榴以張博望。是皆因人俱傳。獨蘭又鮮有能相配者。世傳猗蘭之操。亦失真譜。豈蘭之爲品。乃反賤於羣花。語曰。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自芳。然則爲君子者。亦知所以自處矣。若上嚴次公。生於安石庭階。博雅多聞。乃能廣輯蘭品。彙爲是書。其時其地其物。宜無不畢列。持以索余爲序。余乃欣然信筆。一以告之。好栽培者。夫其曠者而如是愛之矣。倘知其真者可知。一以告之。徵蘭事。而若余之善感慨者。其庶幾信蘭芳之幽。世有能辨。然則是書之傳。豈猶夫爲圃種樹之瑣事也夫。

代耕編序

予與梁漸子里居。南北依倚。梁子大母以節受旌。今遐壽未艾。則予母之姑母也。兩家歲時扶杖相過。不爲客禮。每食請所與。則互命童女使。米鹽

有無則不怯相乞假。漸子少即以尊人有良先生命。同予弟延師爲學數年。予往來吳越歸。則梁子已爲古文詞甚贍且工。所著史眉。考究甚堅悉。予弟學爲舉子業。不成。則退而歸耕板橋。梁子遂與予互相師友。梁子業舉子。皆以其所爲史與古文者爲之。於時體不甚合。顧梁子雅不樂時趨。庚辰南宮試竣。卽趣命駕出。途次乃聞落第之報。夷然安之。歸而嗜古益工。此梁子之所以成其爲梁子也。予性慙腸熱。當其揖見官長。或禮貌不如體。或論事是非枉曲。輕忽恣肆。或意不相屬。則予必恂恂而退。落落日遠。其於上交。人皆諂乞。予獨期於不失節致罪而已。予家乃日落。無敢過望於人。其賣文爲養母計。亦勢所不得不然也。梁子則寧概不交。故亦復不得不賣文代耕。編其所存者。讀其自序。而可以見梁子之志矣。雖然。予始有以爲梁子寬。且自寬也。梁子謂以一縑質予輩爲文。乃以數縑質所代之官之名。若以予輩之爲文爲勞且賤。予則以予輩之文。而五綵綉之。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

金書而施張之。拜跪踟曲以將之。其爲清白吏。則傳之爲世寶以示子孫。使知桐鄉之愛。卽反是者。益復以爲解嘲飾說。榮耀鄉里之符。若是則向者所爲於予禮貌不如體者。論事輕忽恣肆。不相屬者。其於予文也。而如此有體矣。不輕忽恣肆矣。意殊屬矣。予雖勞且賤。亦何憚而不爲。若予輩舉業之文。使闕中劣史易書。迷目者不數句。輒加紅勒。而猶津津爲之不已。則誠可嘆耳。故予弟之棄而不爲。視梁子之卽以所爲史與古文者爲之。尤爲自得。姑戲爲梁子題此。以示子弟。曰。而毋謂梁子非耕也。則亦毋疑於予之不耕也。

陳元者詩序

元者同戴初士來粵。予與陳喬生強欲留之。會元者出笈中詩草一編。相與傳觀。因故固遲之。誤元者毋行。元者去不顧。無已乃與喬生刻而傳之。予自載歸元者詩。從徐巨源定。什可八九。予兩人定。什可一二。元者之爲

人其醇古溫潤令人好。不止以詩。詩其一也。書其一。摹古篆印章又其一。予因得合而論之。嘗與喬生笑謂詩律真書也。絕句殆蠅頭楷。四言如篆。五言古八分。七言歌行草也。樂府古詩又如章草。顧往觀右軍真書。多訛其傍。如從竹者往往作草。乃草書中如愛憂等字又多從古。此正如詩家善用古事。不必甚拘。而古風中殆不容雜一凡近語。不善觀草者。將古人筆勢連帶處認爲字形。善觀詩者。從古人疏率處。益悟其意想處。唯印篆亦然。其不盈分寸可如絕。比偶如律。適貴如四五言古。往復緩急。如龍如蛇。可殘可缺。如七言歌行。鐘鼎文如樂府。其作人龍形。人解指識之。辟兒女子口頭語。摹之逼古。歡聞子夜等曲也。嚴貴與重。有尊魯皇穆之致。天馬朱鷺等曲也。作樂府者欲其求似古人。非爲形似。絕欲其多餘地。律欲其無堆排牽合態。四五言古欲其無板滯。與夫七言古風。欲其如竹落桃筌。縱橫觀之。別有文理量見。然亦人人知之。要之皆無品者必失之巧。無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一

學者必失之謬。無韻者必失之俗。是故形而下也者。形而上者也。不知元者視其一。可知其他。余嘗作觀古銅鼎詩云。生平恥作漢下人。從此鬚眉解安置。今元者鬚眉在是。余粵人。又何恨不得留元者哉。序元者詩者多矣。予無以加之。因并列而述之如此。

何瑞生印譜序

黎子曰。今夫刻印之技。豈真若所稱雕蟲云乎。予觀古者舉事定業。恆於斯。故立符節以始之。銘鼎卣以終之。自八分降而雜糞便。文章之士。日就澆薄。今欲知古人之意。猶所謂餼羊然也。然訛廣相傳。淹通者或不能爲。爲之者又不能核。予近見南都一二印譜。舛戾尤甚。如萬之爲字。本不從草。乃誤以漢之萬章釋云萬章。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以近世所推。則無如何雪漁氏。予往交有陳元者。差能得雪漁刀法。初醇古能爲近詩。予與徐巨源陳喬生定其詩稿刻行之。自是元者多貴遊。乃不復能唱渭城矣。聞

雪漁氏落落自得。以此終其天年。斯所謂能進乎技者。誠恨生晚不得見其爲人。比於西湖僧寺小憩。遇其猶子之子瑞生過予。則溫然如玉人也。徐出其所爲金玉諸印。以質於予。乃皆能得古人體裁。奇而法。巧而不謬。雪漁氏典型具在。請持以問之海內名流。自當有辨者。予第語瑞生。此道良不小也。吾子既有家學。當歸而求之。然惟妙得於心。斯能應手。今技能之家。卑者流於市井狙詐。而其所謂高者。乃藉以遊談公卿間。伺察要挾。喪所懷來。子從此聲名騰起。請思所以爲善刀而藏。毋損其天然之趣者。惟器也。而道以存焉。斯足稱爾。因爲題其譜端。并告夫爲雪漁氏之學者。

戴初士弄珠草序

戴子初士。蓋江右戴大圓先生之子。其古今文辭。爲海外內推重。不啻遷談彪固一家相承也。歲丙子。戴子以謁其師梁遂良先生入南越。萬子茂先寓書於黎子遂球。因得相與論諸著作之業。閒及吳越四方先後輩若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二

而人。黎子且抗手而言曰。夫所貴於才士者。非特倚柱含毫。刻燭授簡。光者如日。朗者如月。飄者如風。鬱者如雲。繞者如煙。集者如雨。轟者如雷。擊者如電。之以爲才也。予每見操觚之士。力有不能自任。於是其下者固以窮愁屈抑。頽然自放。卽其上者。有如小時了了。至或譽起牛心。學貧雞跖。百城纒擁。八面受敵。則獼祭徒苦。驢技終窮。又或壇坫既高。希借環集。則渡河之壁。不能却蛟。來田之文。遽思斷羽。或僨賦空成。元晏莫遇。名山荒塚。苦海投飄。則啞鼓待桐。焦材任爨。又或遊道既廣。應酬紛如。則王或羊書。貂可狗續。步履急行。瑕玷全瑜。或琴心歸倦。賦賈難待。則立傳索米。書名載錢。墨吐饑涎。毫腐佞舌。又或買琴散軸。急於知名。則螺贏可呼。神蛇脚負。齊紫掩鼻。楚咻棄學。之七者。雖關乎遇合。而其才之堅脆。正因之見焉。予惟敢與戴子言。以戴子之才。能主張揮斤。應免乎此爾。今手戴子之詩。莫不嘆諷彌善。良由其爲人根本深。斯萌芽畢達。自待厚。故體物不遺。

衣被數千百人。固其緒餘。矧自立乎。戴子之語予曰。若吾輩者。雖日享人之千金。不以爲泰。否則肝去安邑。米連胡奴。亦不足以爲窮厄。此豈徒自矜咳所能爲者。今渡嶺而歸。惟鷓鴣石一片。弄珠草一囊。色恆溫然可親也。夫珠涵淵自媚。比月爭賈。寧受按劍。不煩飾植。戴子之師。固吾鄉先達之才。且德者。予不知更何以進戴子。若予之推服戴子者。蓋在於此。因書以爲序。敢并質之茂先諸子。

劉以青詩草序

人情欣向榮貴。故同年而舉者。齒列如同生人。以世講也。同年而舉於鄉矣。比其舉於南宮。則又有爲之同年者。於是視鄉舉之同年。如世家嫡媵之別。雖以兄弟列。貴賤殊矣。勢必至於日疎日遠。而爲所不知何人。又況乎其子而恂恂以父事也。予舉於鄉。今十六年。同年爲南宮之貴。其子而恂恂以父事予者。則映薇劉子之子。以青爲最。映薇向與予同盟社。既而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三

休戚歡虞。恆相與謀。卽不同年兄弟也。予則甚愧。以青才甚敏。藝甚工。意興甚翩翩。仙舉而予視之必嚴。每花辰月夕。選勝徵歌。豪少年畢集。予過則以青爲負。劍立。予於人無所不交。以青客有雜至者。予必欲以朱虛侯之軍法行酒。予游戲放浪。混跡如公榮飲。聽人爲牛馬呼。以青小有不簡。予聞之無論真否。則必若茅焦呼海大魚而諫。以此以青宜疾予如芒刺。乃愛予日篤。唯諾唯謹。其爲詩必使予爲序。如恐或失之。以青之賢。可謂加人一等矣。予何如人。而謬以當此。抑恆思之。今海內人士咸知映薇之賢。其子之賢不肖。必從而賢之不肖之爲尤著。使以青賢。毋煩推舉。其否又毋容自匿也。以青則安能不免。予是以嚴之。視若祖易原翁之督之尤切。今以青詩具在。如風引籟。湯沃雪。泉流石。人未與以青交者。卽此知其爲俊爽英邁。而予獨著其於予能恂恂若此。因以知其進脩益未可量。他日以碩彥爲盛朝大儒。父子載國史同傳。卽以廢陋如予。不與有朽哉。

映薇今官成都。視公事若家。蜀道之難。在青天上。倘聞此其差慰藉爾。

龍塘山志序

龍塘爲龍巖道場。舊無志。志自余友沈子羽始也。龍巖師本云世間固不乏名山。然山以名爲累。轉囂雜。故樂龍塘而終獲賜於朝焉。豈知後世有探奇如子羽者出。自此耳食而至者。又不知幾多人。得毋呵豐干饒舌哉。抑子羽之爲此志。非無意也。今時稱善知識。幾遍震旦。而兵荒滿目。從無有現小小神通。爲生民一救濟者。豈皆置之爲船底螺螄。不欲作捏怪伎倆。又孰如師之爲事理無碍哉。子羽曰。余過龍塘。蓋徘徊不能去云。然攷乞袞袞地與降龍事。乃大類余鄉盧師。余意師救世心切。蓋不惟不妨於作有爲功德。亦且不妨向如來行處行。今但願遊者居者皆作如是觀。余以爲龍塘片片黃葉。都可止啼。

石僧詩序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四

禪與綺語。與俠烈相反。顧深於禪者。可從此得悟。庾信作多頭龜固也。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不可下一轉語乎。咸亨二年。有異人謁西京法海寺英禪師。求設水陸者。爲白起王翦諸豪也。天鼓一鳴。天不可與阿脩羅大戰。若所稱無厭足王。不又以殺作佛事乎。予年來無事。一切世緣都付之矢橛中。顧於文字聲氣。未必厭離。又往往聽人談邊事。雙眉豎動。若虬髯崑崙者流。心識之也。秋病初起。有客在門。稱從宛陵來。持詞林若公片語索見。問其姓字。爲長齋王石僧。視其語貌多劍氣。徐出一帙索序。則湯髯陳眉兩公所序之詩。眉公稱其語翠可滴。秀可餐。髯睡庵謂其人拔距操弓。一一中毅。顧予尙有一語爲石僧說法。夫文士武人。類多致窮。李廣數奇。杜子美白頭吟。望往往而是。石僧如從禪得悟。視此殆同夢嚙蠻觸。淮陰乞食漂母。與躡足拜王。司馬長卿犢鼻褌。與負弩先驅。前後都應作如是觀。然則更何事下一轉語。與鳴鼓戰造化小兒否。石僧點

頭唯然捉書而去。

李定夫詩草序

詩貴神悟。咬舌吞針。燕肉引腸。皆有真諦。否者於黃金紫氣。作不淨觀。會稽公安近慧。景陵近定。三宗學者。分河飲水耳。予觀李子定夫。宜有悟者。昔坐羅浮下。燭星香霧。脂霞粉露中。與之語。恍然頃復一過。坐蒲團。索閱與之語。益復恍然。李子其有悟矣乎。別來一月。走一筒。剝啄我秋風。犬月中。曰爲序諸詩。勅小奴理筆研。無離左右。得序乃返。柰余於詩不欲談。何談之多。一重公案。唐人詩有分體無相攻。故近而相得。今人何爲使詩必如何云云。則元白韓李諸子。何能各出頭地。得至今日。今日朝公安。莫景陵。何爲何爲。故詩在乎自證耳。峨眉天半。奇絕哉。早以口業取報。豈知矻之者。卽爲效尤。無已。請言李子之品。品亦詩之所從得悟者也。李子肝腸意氣。如雲如雪。不知其人者。請爲頌曰。筆語杯呼與日濃。臨行翻有話千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五

重。才消幾寸燈花夜。雞報船開寺報鐘。羣山疊水譜煙雲。潑墨時描我對君。今日煙雲山水隔。畫圖一幅却中分。此予昔別李子詩也。李子當何如人。入其室。花竹仙仙。讀其藏書。可終歲不出。李子於是乎悟矣。花香矢檝。都從作悟種。豈徒以綺豔作瑣子骨菩薩。余更有如許語。相見時。乃拈與賈島佛微笑。青奴來十日所矣。寒燈夢悄。不肆無心。聊先書此歸報吾子。

董參軍詩序

余嘗與鄭超宗徐巨源論藝苑前輩。謂如董玄宰宗伯。當必傳。文籀爲宗伯公孫。來爲粵參軍。持近詩以質於余。余益復思宗伯典型也。文籀爲官。有晉人風。昔王平子出爲荊州。脫涼衣。取鵲弄。傍若無人。子猷作桓車騎參軍。以手版柱頰。稱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文籀意興。往往似之。今冠進賢。作外吏。多不能爲詩。亦不敢爲。非徒雅俗殊尚。要爲風雅異宜爾。文籀烏衣年少。視散曹如兒戲事。其爲詩安得不佳。文籀今以入賀行。如謝公

所稱訂謀定命。遠猷辰告。則又余謬欲原本宗伯以附贈言之。誼於文籀爾。

施仲芳詩序

詩與畫其法稍同。俱不宜以形似求工。唯不求工。故工。此未可與俗人言也。畫有釘頭鼠尾。筆有缺波。有飛白。有以淡爲濃。以黑見白。以粗淺見深。微。今世人工詩。如印板畫相摹耳。是烏能得古人法。卽以杜少陵言之。少陵津津於文選理。得陶謝手。顧讀其全集。何嘗有一語與陶謝相蒙。有一首類文選。而今稱詩者。非少陵不工也。此與摹印板畫何異。余嘗於湖上僧舍。得大痴畫一卷。觀之半月。忽大悟畫理。自是遂能辨贗筆。大率工則贗。贗者必有意爲工。眞者無意益工。他名手皆然。因之以語於詩。遂得古人精神寄託處。始信俗筆眞如贗畫。殊可厭唾耳。施子仲芳其詩筆大足賞者。正如畫有皴。人多用正筆。施子用臥筆。有衣。谿谷。人多濃淡隱見。施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六

子運臂中鋒。其着筆處可觀。其筆所不到處可想。吾觀施子之爲人。卽知其有獨得之味。若夷然不屑於世故也。入粵多往來羅浮增江山水間。頃故以文章爲吾鄉陳奉公所知。里中少年聞風相思。而施子乃蕭散自遠。手一編。用我法。興至則簡韻爲詩。其體物必肖。其賦情獨深。而卒無一語屑拾人餘唾。余故因而信施子之詩筆。可以俾睨少陵。不若贗畫印板本。施子文富學優。行將出而有爲於時。見其眞性情。毋若俗人以世格相沿襲。余又卽此望之矣。

石香亭詩題詞

朱叔子以俠烈之骨。稱山澤之臞。爲芳艷之事。杜門種樹。可數十重。數百日足數萬卷。經數許輩人不出也。三月三日。童子報之。云仙城有髻而脩者。逆流而上。心知是余。乃亟牽入坐。花花石石間。又復斬會季狂關。出之。偕至江上爲別。斯時濕翠空濛。不知是雨是雲。是山是水。屬石香亭諸詩。

讀之。又不知是痴是情。是懶性。是鬚眉。是螺粉。舉酒起舞。疑醉疑夢。忽樂忽愁。余振袖旋旋。長嘯一聲。搔首瞪目而問之曰。其以婢僕品題消丈夫。磊塊耶。銘北山耶。賦長門耶。亦曾撫拾花事盡之。悟落紅皈命空王。叔子住當禹峽深山中。爲問洞裏玉環何如。究竟雪眉老僧。當必有一轉語。故知集中愁濃繚繞。盡可作散花點頭觀香。自隨流雲自出岫。讀叔子是編。亦可以毋妬折齒幼輿。獨尊丘壑。

費仲雪詩序

吳門有泌園張先生。其行誼方古。爲東南士君子道學之宗。余雖未及交其人。然敬之慕之。費子仲雪。爲泌園門人。宜樂之不倦。乃謬以余爲能詩。執一編問序焉。余以爲今講學家率言性而不言情。湯臨川之語張新建。是已。雖戲謔是或一道。夫詩非情之深者不工。則仲雪又將何以自命耶。抑余嘗論之。如德翰如毛。民鮮克舉之。語近於諧。他如衣錦尙絢。似美女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七

篇語。如鼓瑟琴。似同聲歌語。乃偏爲聖賢引述。以摹寫德性要妙。若夫巧笑美目之句。幾令人神悟意蕩。而弟子之傳詩者。單舉以質之於師。不疑褻也。此果與禪家之所拈頰呼小玉琵琶遮面同乎異也。抑亦有得於性情之深者。橫豎無不見道。以此作窗草盤魚觀也。抑以爲不得其所存焉。則正襟危坐。無非玩物。惟其得之。故遠近無不可取也。今仲雪之詩具在。亦幾幾乎求工矣。余則請歸而以余之說問之泌園。雖然。余非敢借臨川之謔。以自棄於有道。蓋方山讀易。更研究性命之旨。尙當因仲雪求泌園先生爲余言之。

粵遊草序

廣輿爲魯孺中祕公子。中祕公舉浙闈。出余姑夫謝見齊明府門。往先君子從諸暨署中。定交於中祕暨沈禹圖王伯良葛冰壺諸先生。或師或友。如骨如肉。今幾半百年所。皆相從乘白雲去。余姑孀且老。猶時時向余母

言當時事。屬孺子識之。余發匣觀先君子所與往還詩書。手澤儼然。未嘗不感且歎。值廣輿入粵。余始得見之。如見中祕公與余先君子也。聞廣輿往居長安侍中祕時。方神廟深居。爲絲爲綸。大率以意臚令。廣輿趨庭倚膝。相與討論潤色。用能以其孝益成中祕公之忠。池上鳳毛。千里六翮。合之可得。廣輿韻語。特其一斑耳。然卽其遊詩觀之。或刻棘刺之猴。或現毫端之刺。橫嶺仄峯。唯人所會。每嘆今日詩家。大都敗於圓滑腐悶。讀廣輿詩如嗽生梅。正於齒齷處得其回味。至其搜古選勝。清遊無疲。先君子而在。知當累日與阿戎談。尋尋盟登堂。余敢不勉。抑余笑謂廣輿。粵有貪泉。遊粵者始自陸賈。還多黃金。其後人爭學之。今粵罷敝已極。吾兄乃徒以奚囊錦字相當。不見賈歸漢。稱詩爲赤帝子大罵耶。雖然。以中祕公之世澤。廣輿之學之才之望之識。他日出入承明。定能竟其青箱業。當不肯羨賈遊公卿間聲名。余敢不辭。題此以爲左券。因別書一通焚之。以告先君子暨謝明府。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六

子暨謝明府

徐無減詩序

遊盡天下名山大川。交盡天下奇才博學有心之人。收盡天下所有古今人書。因隨處相與讀之。此余廿年來所發大願也。或謂齋糧蠟屐。不如濠濮會心。以懶祭魚。不如食雞取脯。結張耳陳餘之爲客。不如伯牙子期知音獨賞。然不聞天地之大。尊岳瀆而廢峨眉。武夷蓬瀛弱水。淨教之設。貴空生飲光。而廢摩登火頭。婆須無厭。尼父刪詩。以思無邪。而廢南箕北斗之巧。胡天胡帝之麗。涉溱涉洧之冶。熊羆虺蛇與魚爲豐年之幻。是故以余言詩。則亦有然者矣。夫陳風爲諷。旨歸於雅。揚雄有言。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廊之上。高文典冊。用司馬相如。推是而通之。然則慷慨詠賞。宜用青蓮學士。感事嘆物。宜用曲江杜老。田家尊酒。會心獨往。宜用五柳先生。衣冠之會。宴遊酬報。宜用曹氏父子。下至陸謝諸賢。上至西漢柏

梁少卿子卿。秋室春堤。梅風柳雨。宜用昌谷香奩玉臺西崑險韻相勦。謔弄爲歡。有見必書。無掌不抵。宜用韓盧元白。與夫宋之蘇黃。撚鬚入甕。稱銖較兩。則宜用王孟高岑。爲家十二。雖作者代起。肯易吾言乎。今之言詩有數家。大率才放者喜學徐袁。思精者鍾譚是好。而捉襟露肘者。始優孟何李以文其短。夫賡何李。無救於徐袁鍾譚也。而賡徐袁鍾譚。又適所以貴其何李也。要之徐袁出巧。鍾譚入拙。皆能以生得新。以新得生。爲詩各有萌芽。苟取足而候至。何患不工。抑何必強同耶。友人徐無減其詩趣。始引大足嘆矣。去秋與之剪燭吟雨。連篇累韻。頗怪其易。比來云理殘詩閉戶不出。乃更能字字圓如荷珠。筆筆皴若怪石。益服其難。夫難斯拙。拙斯細而生變。其爲巧也。乃可言焉。客謂徐子訂謨定命。遠猷辰告。雅人深致。將自此遠也。然余之嘆之。則在於此。徐子年方少。才如繭腹。有筍正恐早以金華殿中摩空聲。奪此曲折之味。抑又告我。其詩向爲酸措大滑套所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十九

染。今誓研刻精苦。安得大海波濤。洗易琴聲。此其人將來拔出可知。余是以依依虎阜白隄間。嚼其幽脆之句。謂不減牙期相對。抑且慰往願之一端也。今且行矣。姑蘇多詩人。若君家舅氏昆弟王德操徐元嘆朱雲子數君子。余皆讀其書。交其人。今散居山水間。子其以所言問之。不知然否。是爲序。

情詩序

昔人有言。人而無情。何以爲人。余謂觀人正於其情。情佳則韻況俱佳。鶴以怨望。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盼。往往而是。若必皎麗相如。冶容宋玉。則亦腐之乎。言情矣。方約思氏爲人奇醜。望之如披髯枯樹。宜無情者。顧雅善琵琶。彈箏鼓瑟。散懶好書。不爲莊語。流連舞衫歌扇間。或胡服頰顏。挾三兩少年。飛鷹走馬。吟詠自得。其意蓋有在也。客每笑謂約思將如太冲委頓。余則以約思鍾情。正如支道人愛駿。五柳先生賦懷逸令姿。蘇

髯公不能飲一蕉葉。而作三投經詠春風入髓。皆不入世人常格。此其奇托所以特佳。今讀其情詩百絕。輒使人覺敲月秋砧。寒光若脆。迷香曉霧。濕蕊如糊。輪情之供。吹花落唾。樓外魂銷。夢蝶呼歡。枕邊春絕。熱情之種。以至旭鏡鸞衾。晴沙鶯翅。鷓絃誤顧。鶯舌鈎藏。逗情之趣。其景況韻致。當何如者。蓋嘗攷七言絕句。胎於垓下。至烏棲挾瑟而成面目。至楊柳青青而具丰神。皆緣一時情生。遂堪千古。今約思之多情。何必不似之。他日試相與向酒旗下。指偏提索醉。聽黃河遠上聲。自有定評。更無煩以香奩長慶區區作擬。又成腐格也。約思著有詹草。大宗伯蕭公已爲之序。壽之梨棗。可不朽矣。余且情踪不暗。夫何能言。而亦數數目之。聊以余所觀於約思者。而爲之序如此。

香雲館集序

萬子茂若從豫章來。以其尊人可權先生所爲詩文若干卷。訪余於五羊。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二十

謁而言曰。吾先子於子雖未嘗獲交。然姓名固已相習。聲氣相往來久矣。又皆同以丁卯之試。各舉於鄉。余小子知先子之稱道而慕服於子也。乃以無祿卽世。不克左右於君子。其邀惠爲先子之不朽者。則有是編在。惟吾子之序而傳之。固吾子之志也。余稱主臣。再謝不敏。則且拜受卒業。乃爲之慷慨感憤。作而言曰。夫士有讀書而識古今興廢。人物治亂。駕言出遊。而恍然於山川阨塞。風俗盛衰。因而與賢豪間者。考詳論定。且莫不思出其所擬議者。以爲清平黼黻。乃徒以困滯中天。使人於遺文託詠。攷其爲志。悲夫。悲夫。蓋先生曾師事臨川湯先生。當其未晤湯先生時。或以先生所爲文置湯先生坐間。隱先生名。但署香雲館三字於下。湯先生見亟驚歎叫賞。題詩其上。曰。夢裏吟詩醉寫真。秋光湖上月。無因嚼得青蓮子。爲覓香雲館內人。於是乃從而通姓字。執經問業於玉茗堂前。才名颯起。人皆比之絳帳鄭玄。而湯先生之所以奇先生。固深有以期先生也。

夫何秋榜得雋。再上公車。而鄭虔一旣。已爲先生易簣所。則凡知兩先生之所以青藍物色者。能不爲之痛惜。余又聞先生事尊人甚孝。方尊人爲政郡邑時。固嘗奔走省侍。讀書衙署。文牒多所屬草。久已見其經濟之志。至歸老而沒。猶爲孺子慕。今觀其所爲痛詞。若有餘哀。嗟夫。世之需才亟矣。而賦有才者。又率患不能爲學。才而學。又或於至性浸失。則名蝕其實。利蒙其恥。固孰有如先生者。使天假之年。以成其用。豈可以世俗之所稱功名之士同語乎。頃者顯列巨公。其所爲出湯先生之門者多矣。附青雲而聲施後世。使非斯集之存。則胡以攷見先生。而先生固以此不以彼。良可歎矣。茂若品氣清潔。能爲文章。吾黨之賢。久已推而許之。其所以光先生而傳之。正自無窮。凡夫先生賦詠序記書啓與場牘論表策對。以若雜著。皆一一編存。以志孝思。其爲至性。視先生無愧也。先生詩於臨川。不爲有若之似。而安閒自喜。寄託獨存。爲文內述情性。每有玄悟。外陳經術。以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一

隴仙遊草序

規世務。期友生合之以信。青蓮子之可嚼。余語茂若勿復刪選。庶幾後世之論先生者。從而識其全也。嗟乎。夫必以是而後見先生也乎哉。其謂余之可以序而傳先生也。則誠豈敢。余固不克辭而爲之序。

甚矣遊難言。其與詩相遇益難言之。當其乙乙斗室。寸心如鹿。盧婢僕花鳥。無不得贈。及其攜簞而出。高者馳於見聞。下者役於半刺。果真有山水癖。則又十日五日。坐臥患其且去。故夫遊而得詩者。吾亦遊其胸次。隴仙與余居連里巷。少小相友。又皆過庭而學詩者也。余二十始得出戶。隴仙已遊吳矣。余詩得之婢僕花鳥者居多。數年來坐星岩中。入龍窟上。出其頂望雲月。如可懷袖。枕席西湖六橋者一月。花落夢殘。煙和翠濕。又乘怒風狂雨。登金山浮屠。龍濤如山。橫飛撲人。同行者急牽余衣。不使上。遂入京口。微月坐虎丘石。渡江時。則以大雪泊琵琶亭立焉。望龍眠山。其後避

暑遊南池歸。而對羅浮。坐黃帝子福地。皆或得詩。或至不記一字。今讀隴仙遊詩。徒自晒余之幾虛於遊也。夫遊實有道。苟能靜而遇之。若堂坳芥舟。皆有三江五湖之想。譬盤魚然。穴石爲洞。搖翅鼓鬣。環而尾之。不自知其爲幾千萬里。否則有出乎深淵而困於豫且者。隴仙豈無得於中。而云然乎。惟有得於中。故其詩亦復寂歷幽豔。如斷如連。仙乎仙乎。吾未及與之遊。且與之言詩。司馬相如詩人之祖。亦今遊客之祖也。蘇長公有言。列仙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聖人。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所謂大人相如何以知之。隴仙遊道方廣。知早晚定有鶴凌雲者。其爲詩又何容余言。然以長公之言觀之。隴仙遊山澤。而爲詩津津。當自超相如遠矣。是爲序。

李生詩序

此道寥寥。傳空谷聲。正恨多一人不可得。近日有攘名疾呼者。乃欲沮抑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二

我輩後來人。適足自絕。噫嘻。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後來人寧無佳句可愛。醋醜酸。撚鬚禿。強嘔者非心。卽宿物耳。不若翩翩者子。與會到時。觸手盡是光景。余每以此眤人。入寶安。卽得李生。烏衣中享享者。以冠掛鉞。以意氣碎珊瑚。以高臺試嘯。以花房貯歌舞。以金壁朋斗酒壽客。舉詩人料皆其家常茶飯。爲詩豈得不佳。昔王德柔年十六。爲芍藥賦。文詞甚美。沈休文見便咨嗟稱嘆。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盡。不謂疲莫復逢於君。余憶小時侍先大人稱詩。見諸君子皆岸然。有繩武南園意。今靈光巋然。不得不俟之我輩。後來堂構。李生無多讓焉。李生詩於彈丸流轉。直不其愧。嗣知益歡興好學。豈但如彼博物者。幾幾辨一蠅字。余羅浮之游。三阻不果。得我李生。真不啻把浮丘袖。拍洪崖肩矣。鳳毛雀目。李生兩足。詡人。一門之中。人人有集。至其見人必娛笑。此一條尤酷以德柔。聊泚筆。認之。并告之讀李生詩者。

左右新婚詩引

東山太傅頗狎騎羊之童。南國佳人願得參軍之婚。香生短袖。詠燕爾於漢宮。甘獻半桃。誇主我乎賢者。乃若博奧。夙暇穎士。豈其娶妻。不必齊姜。我表之氏者。雲滄夫子之侍史也。非徒竹肉之選。兼擅翰墨之場。絳帳傳經。門下幾疑侍馬。練裙學字。買者不憾得羊。而且歷事京邸。玩艱貞著莖之占。趨伺經筵。剪歸院金蓮之燭。以茲休沐之暇。因尋比翼之歡。笑問城北徐公。何似樓中蕭史。共祝主人鼎鉉。為試新婦羹湯。河魴必食。肯厭魚前。蠡羽同宜。永依麟定。左右新婚之賦。古有是詩。吾黨過從之間。今仍矢詠。

觀察唐公梅臣續堯序

觀察梅臣唐公宦由蒼梧。移海上。用兵輒有奇捷。既而兩台以總憲之任。非公不可。趣公臨省會兼理。公至而疑滯立決。於公餘則進逐球而與之。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三

談詩。出蒼梧所為詩示焉。名曰堯吟。堯言水。吟言吟也。頌之而陽朔諸山之奇怪。與夫人情物態。皆在目前。聞之。善談兵者。往往聚米而成山川。公能詩。因即以詩為之。他人重言不盡者。公一一語。輒如圖如照。今夫水雖方寸。內景也。而於人之鬚眉畢肖。衣服谿谷。樓臺花木。隱蔽曲直。波瀾蕩漾。轉多靈趣。故於水可以知公之詩。而又於堯知公之兵。異憑河也。公之學。豈可測乎。因進而請益。公與書曰。入春事省。偶成數詩。命曰續堯。繼蒼梧堯吟而有鳴也。其為我閱而弁之。則用邢端公春望詩為八首。與慧遜師九座二十景也。而於是又以知公之於刑。刑秋官主殺。而公有春臺之思。禪人之慈意焉。由是益以服公之詩所得者。殆安樂而能變化矣。昔韓退之稱韋侯盛山十二詩。以為能探周公孔子之意。故雖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才。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岩石。追雲月。不足日為事。今以公之勳名。而所宜處者。固久已甚尊且優。乃怡然於兵刑之間。曰寧為堯泛。

泛。不為駒昂昂。斯公所以無入不自得。而隨在見材。唯天子使。今鼎鉉需人。公且若韋侯之入矣。請遂錄是卷。以擬於盛山。詩家有之焉。

連山縣功績冊題辭

連山本桂陽楚地。當湖南谿谷之間。而隸粵廣郡。蓋犬牙相制之意。其為邑治。深味幽奧。韓昌黎所稱郭無居民。鳥言夷面。畫地為字。告之以出租賦。奉明約。於今猶然。然而令居其間。與山猿爭喜怒。能得其人。則為全粵之藩蔽。無西顧憂。是地雖涼鄙。而任實重。夫任重則力難措。涼鄙而氣易衰。苟非具大志而能自守者。鮮克副之。予觀余侯之為治。又屬有楚寇之警。網繆捍禦。衣枷必備。曲徙著功。名在御屏。當事者因欲移侯於大邑。以盡牛刀之割。斯冊固其政譜。可一一按也。昔昌黎令陽山。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其後官侍郎。出為刺史。聲稱赫然。侯惟遠大自期。方於古人。故無入不得。每有回味。今獨恨不得昌黎當時政冊一觀耳。夫古者奏績明試。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四

必有所稽。如太周公所稱以治齊魯者。固矣。蕭何入關。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遂賴之以并天下。匈奴入雲中。代郡丙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將吏之才否。遂巡進對。指揮遂定。倘郡邑守令人各如侯者。即其政冊刻為成書。俾當世有志時務之士。得以縱觀其條理。固勝於騎射技擊之用多也。則斯冊也。豈獨文告之粗已乎。因輒為題之簡端者以此。

謝邑侯奏記論表策合刻序

邑父母四明謝公為政二年。所民治士向。習服其教。於凡公所著古今文詞。盡錄而傳之。已又得公先是曾遊粵。所為上鳥公奏記。凡幾入千言。而又以公頃聯捷鄉會。一試後場。凡論表策如千篇。合而錄之。請之公。使遂球為序。遂球往復卒業。則感嘆而起。知公之所以能為政之善也。昔宋范仲淹文正公。當未遇時。能以天下為己任。遺宰相書。極論時事。他日為

政言無不訓。他如漢趙王張耳以遊外黃。宦爲外黃令史。不著其所爲。著其爲王時事。然事固甚奇矣。嚴夫子朱翁子司馬長卿諸人。則往往衣綉。見故人負弩引綬以爲榮辱。班氏津津稱之。使讀者爲之慷慨不已。然皆志其所上書策。及與丞相潘王太守辯論書檄。以見其規畫時務之切。長卿言印符可置郡。未必非從容臨印時知之。又如唐蒙從南粵得食蜀蒟醬。因遂知牂牁江足行船。以巴蜀通夜郎。得精兵十萬。浮而定粵。凡此皆古之所稱名有志經世之臣。其懷抱如此。公頃爲粵遊。諸凡風俗險阻。米鹽瑣碎。與夫質人篤利。兵民洶洶之狀。皆不能無慨。今讀所爲奏記。如畫師作清明上河圖。人物屋器種種皆備。雖偶一指述。如訴如戲。然其留意正自可知。得志爲宰。曾不兩年。於民間疾苦。蠹蠶櫛剔。且盡。傳稱黃霸在潁川。某所有大木。某豬子可祭。皆知之。以是傳循吏。惜其不能如公。乃煩問參考。陰伏夫廉而不劓。公有神君之號矣。嘗慨今學士家不達世務。以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五

後場經生語爲玉卮無當。則曰作宰相不用讀書。但問牛喘。居職方不能知天下地圖。阨塞形勢。何以禦虜殺賊耶。公錦心繡口。黃絹出之青箱。又恆懷提鉛槧。稽古證今。不僅若子雲方言爲奇。試讀其所爲論表策語。又何博奧淵確。有六朝之華。而實西漢議論之氣也。今天子加意循良。且虛揆席以待。吾望公倘獲出入將相。當不愧文正。以視嚴朱之流。更過之。夫以公初而游粵。旣而所以治粵者。已遂如此。矧其以行天下而知天下。言天下國家事如燭照數計者乎。則所爲論表策語。學者固可與粵遊奏記同觀。知公之言無不訓矣。是編也。豈徒若揚州作鎮。碧紗籠詩。以爲有志之士興起哉。於是遂球敢不辭爲序。

從軍吟序

大火之至也。燎原隆隆。不可向邇。鬱之則爆。撲之益熾。爲之絕其延連。火斯盡矣。大水之至也。懷山襄陵。汎濫中國。壅之則潰。防之不止。爲之疏其

下流。水斯治矣。流寇起事已十二年。余每舉此策之。堅壁清野。使郡邑長吏各恤其民。毋使思亂。藉寇報仇。逃遁說在乎火。招徠難民。安插得所。不致自分必死。橫衝旁決。說在乎水。偶旅道人示余以平寇一書。端委繫繫可悉。徐與之說。則聚米爲山川。談寇中事。如眉睫可數見。余不覺膝之屢前。從軍吟。其在總理帳中所賦諸詩也。往觀魏家父子及應劉諸君爲詩。多得之橫槊投戈。心殊壯之。道人學道志堅。偶以畫策救人。遂爲當事所致。然其詩每多張侯黃石李侯白衣之意。今諷英雄者往往謂結局當從神仙。余謂惟神仙能超出生死。不可窺測。故肯犯難決志。作英雄舉動。然竊以爲終不出余水火二說。因舉擬道人以當鑄劍之訣。

南園花信詩引

南園爲國初五先生觴詠處。其後以祀宋大忠三公。頃直指葛公來按粵。鳩工飾之。遂球因與吾師陳秋濤宗伯公邀諸公復爲南園詩社。遂球北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六

行險歲。還至揚州。憩鄭子超宗影園。爲黃牡丹會。謬辱錢牧齋宗伯公有夜珠明月之賞。偶以所賦十律歸質之同社。於是陳宗伯師欣然爲和如數。題曰南園花信。旣而粵詩人和章日衆。爰錄諸公之成十首者。宗伯師先成爲首。次則方伯曾先生息菴。侍御高先生見菴。家明府叔洞石。廣文謝子伯子。同人區子叔永。蘇子裕。宗梁子漸子。附以遂球原詩。凡九人爲一卷。付之剞劂。且報超宗。其社中諸公或未及屬和。或和而未成十首者。不入是卷。其有成十首而不入是卷者。則以和自殺青之後。嗣另彙補入。以識粵社一時之盛。庶南園無牡丹而有牡丹。黃牡丹無南園而有南園。影園無粵社詩而有粵社詩。均快事也。至若俚言奪錦。愧浮引玉形穢。緣已傳播海內。不容匿瑕。聊藉諸公以附不朽云爾。覽者辨焉。

羅季作散木堂詩序

季作詩凡若干卷。余手定者蓋十之四。徐巢友山人定者十之五六。王季

重先生則從與付之剗削序而行之。且使余爲序。季作蓋賦性倜儻。從小時迷花折柳。不恆爲詩也。其爲詩。則必情之所鍾。不能自己。故恆得佳句。諸伶相傳頌之。季作以爲戲事。故或存或不存。既而以曲臺義舉進士。不得意。值今天子登極。季作因遂就選人。乘機會乞新恩。爲先人榮。於是季作以白晝少年稱大夫。任南昌郡司馬。無何虜突入都下。天下兵皆入援。期故逼甚。諸當事日集一堂。相顧不肯發。季作挺然誓死。訣別妻子。以身任之。於是撫院立解其兵符。刑白馬以佩。季作即日建牙坐纛。乘樓船。冒風濤。浮湖涉江。走朱仙鎮。過細柳營。一如周亞夫軍。而虜適已報退。有旨頒師。季作一腔忠憤。無所用之。又遂與數千子弟捲甲趨程而歸。軍中月明風悲。諸健兒捲蘆而吹。季作從帳中聽之。撮舌摺便面按唇爲聲和之。於時慷慨悲感。四顧無可與語者。又不得不發而爲詩。季作思殺身報國。以愧諸同列。首鼠不前者。同列遂相與忌之。季作拂衣歸粵。開芳草徑。爲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七

園林之樂。而黠滑者乃向以投身爲奴。季作舉而聽之。爲給千金去。季作宦故廉無所餘。自是雖家人粥糜往往不給。則且長齋斷肉。日與余輩過從。面如古佛。衣履如道人。當事大人或有季作故交。知來宦粵者。索相見。季作雖冠帶不能具。則恆謝之。所相見唯余輩三五人。竹數百竿。柳數株。梅花三五樹。奇石大小餘數品。而季作於是爲詩益高嚴清爽。皆不假合而後得也。詩如季作。宜其絕工。又何俟於余言。顧余所爲季作感嘆者。季作才矣。而早罷公車。就爲乙榜官。官無所見長。幸而得數千人爲國家殺虜。則又奉旨頒師。爲忌之者中。今隱居窮困。爲負心給欺。諸公之知爲季作不平者。思爲理其前負。而黨黠滑以與季作爭者。比比皆是。使非皆吾黨諸正人君子。則季作又幾爲所誣害。余聞楚大夫往往饒詞賦。才如宋玉。多風流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屈原多離憂。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如季作者。前後殆幾兼之。亦奇矣。是爲序。

射說序

射說一卷。廣昌黃次北著。次北余友黃子極叔之叔也。余於廣陵得交極叔。知次北之射爲端人。次北俠士。既操陶朱之術。致數千金。家無子。以極叔爲後。既生子。極叔舉產而還之。無一與。次北以壽終。子故幼。家奴有釀覺爲訛言。以危疑其孤者。極叔則力保持之。以拒族人。嗟乎。季孫肥何人哉。南孺子之子。使公劉視之。此所謂雞飾尾而爲犧也。夫極叔實才。將何人不願得之爲子。其不得則以有孤在。而孤之保無虞也。則惟極叔。次北可謂能知極叔矣。吾思之。孟子所謂端人。而能取友者。必次北也。今功令士必習射。以吾所聞。射亦多法。然因極叔而益。以信次北之說。故從極叔之請。序而行之。

方玉堂詩序

蓋遂球小時。從黃少宰公坐隅。即知有南州宋元孔先生。讀其文咸稱之。

蓮鬚閣文鈔 卷八

七

先生少宰所得士也。既聞先生來粵。爲恩平宰。遷高涼郡丞。治卓然有聲。客遊高涼者。返必攜先生所訓贈詩至。佳句多膾炙人口。比先生入五羊。見訪。兩不相值。則爲書幣。以所爲方玉堂詩見示。且使序焉。遂球初以先生爲文人。既知爲良吏。今業斯集。信先生爲詩人也。詩人而能以吏稱。求之唐人無幾。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爲。先生性行淵懿。生於理學之鄉。講德既備。爲政僻壤。教化獨先。今天下多事。知天子且大用先生。行將傳仲山吉甫之什。然使其初官嶺海間。紆回山徑。穿林木。薄叢箐。對古猿文鳥。盡峯巒之變怪。得靈蹟於久湮。又何以發其渺思逸趣。徘徊把酒。不能自己之興。唐詩人惟韓退之居陽山。有惠政。然觀其所作別賦。以侶蟲蛇於海。厥爲懣。先生爲詩。未嘗有厭薄高涼意。故與其民人相得益親。固知其爲雅人深致。所得於三百篇之教。獨遠也。而少宰之能早知先生。不若四十餘日待命三上書之勞。皆足遠過古人矣。敢書報先生。或即以爲是集

之序。

蓮鬚閣文鈔

卷八

廿九

187# 50.1

蓮鬚閣文鈔卷九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集序類二俱舉業時文序

顧脩遠選庚辰房書序

國門廣業序復社五集

梁溪聽社刻文序

小題畋素序

雲合大社序

卯辰易山程墨選序

國風二集序

辟寒異書序

彭崑玉近藝序

蓮鬚閣文鈔 目九

一

陸嗣開社選寶正序

曹彝伯制義序

李篤侯窗稿序

黃元晦近義序

浙社指瑞序

黃獻君進士稿序

長安自訂草序

歷試卷目錄序

大雅堂稿序

陳玄公近藝序

謝解元窗稿序

陳耆仲近藝序

夏孚吉制義序

劉逵羽制義序

徐子能制義序

蓮鬚閣文鈔 目九

二

1874-56.5

蓮鬚閣文鈔卷九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集序類二 俱舉業時文序

顧脩遠選庚辰房書序

余自弱冠廁名解額公車往來恆小憩虎阜西湖間諸劄劄以選事相招者輒不敢應亦竊以韓退之不為史意也今年南還以萬子茂先之變久居揚州得與顧子脩遠定交情好依依等於骨肉既遂同載歸梁溪會有房書之請余則以目脩遠因謂今海內藏書畢出矜嗜古藻鉛槧之子聲氣交通文章之道宜乎極盛雖疇昔閣中主者癖逐鮑腥恐遭鯁骨乃有受事瑣垣即振直聲以至萬子產之書嫌相如之慕忠貞之性已復挺出凡此皆方古自好鬱然可觀顧近文之變亦有宜救有如規式先輩神氣索然雖復裙襦發冢衣冠叔敖然孔姓尼字子雲所譏後生為之徒滋傲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一

息又若狂禪曠古以示慧博字不出於五經事既遠於左策而多好旁溢體裁不倫記湯臨川傳奇有云宋書生不熟大明律傳為善謔今則以孔孟語述漢晉事能無類此倘不為之考究窮辨則蕪雜斯厭又趨空疏此所以盛衰相因存乎主持之家實能維持當代之氣運非徒規同賞異而云然也脩遠亟頷余言而別無何聞已失怙銜恤一介為唁報書酸苦但謂是選既許何符卿氏不容中廢比余還至湖上則已選事告竣念余僕僕此道雖亦樂不為疲然私心每有所向乃多格格不能快喻脩遠才識特出而又不徒徇於時好余遂得以剖晰欣賞而後喜可知也余蓋竊有感焉夫以退之之於河東終始相交不以異同為間顧於順宗實錄乃直書其與王叔文事無少曲詞使以退之為史亦如是爾今丹鉛之業私好相徇以譽為德否則怨望視之古人不知何若選事每難全美大都受累於此脩遠既卓然自命而尊府君博雅多聞發篋具全負薪伊始余更以

談遷之大業望之矣夫以主者所收意在於彼而各房所得乃出於此然則平時文章羽翼之任以轉移風習未嘗無權其即以斯事為史事又何不可哉

國門廣業序 復社五集

今國家於邇年來制科之文若玉卮無當矣抑余以為此太祖高皇帝之法不敢不敬也或告我曰今凡為而之向相師友其以執持文事獲戾者比比未已則何不為趙人之騎射當一隊却敵否則舉胸中所欲言上書獻策又否則乞於選人得一城一邑盡所欲為夫如是者皆上可立功其次立名何自令見放為余曰否否若吾輩者所謂守道不變者也使稍有不得則遷徙其業祖宗數百年來養士安賴有若人有如他日者幸而當事任出所學以律人其不合者至犯顏敢諫聖天子或故推辱之以試其說之誠然與否而輒依阿小變則且雖將信之而轉疑故今日者抱而守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二

之視昔尤慎當不徒以為榮身之資已也是以余十年三上幾經焚棄名且為大臣有司所薦誼又在當捧檄而終不敢已焉姚子北若文獻之後頃就試金陵因合所與杵臼定交與夫得之子雲之鉛槧中郎之祕帳者為文如干而余文亦在比余過駕水就而訂之余遂敢申前語為之告戒也而余且不能無感今必將抑窗文以行房文不知凡夫為房書者故依然窗文也房師居閣中摸索不得勢不能不高語房書以文其陋則凡夫為窗文之權勝又其為閣中所得者未必皆高名之人勢不得不廣乞高名之人之文以文其陋則吾輩窗文之權又勝然與其使以吾輩欺天下人何如聽之明其教以告之天下之人夫既放棄其人而不得不用其文則必將因其文而終用其人吾輩亦但阻勉忠孝節廉之行以待之而可耳不然日者聖天子且赫然震怒肅清內外之寇坐明堂召諸儒定中興禮樂夫一經之藝且不能守其不為綿蕞所笑乎矧其券而知之將以見

夫凡爲吾輩之所爲者。其可撓之而立敗者也。國家卽有大事任。無所賴於若屬矣。文士不且益輕乎。北若思以文章品行繩祖武。有光焉。尙持余說以號之同志。

梁溪聽社刻文序

今之所以號稱同社者何。爲樂公立社。斯其始也。其後蓮社又始以人結。樂社始以文人著。而其所以號稱社盟者何。二女子盟於清丘之社。曰有子母相棄。斯其始也。然其後率不以爲稱。稱之則自吾黨諸兄弟爲盛。乃吾見一二年來。有非其人而輒稱者。是則不可以不辨。辨之何。曰。寧嚴毋濫。濫則至於遠交而近攻。遠之弊爲郭可假向。瑕可飾瑜。故有近之所必棄。可爲遠之所必收。嚴則反是。反是而社之名爲稱古之社。如前之所列。皆云其近者也。而如是。又斯可以合諸近以聯於至遠。無或失人。而諸凡含沙之徒。以爲萋非讒誣。將無所容其間。余不佞。僻在嶺外。幸而得與正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三

人君子居。於凡四方聲氣。往來不絕。然自來不敢輕以一書先於人。函一文爲贄於人。惡其流於濫之爲弊也。顧往往遊屐所至。則必問其地之風聲氣習。以資砥礪。今年至梁溪。梁溪諸君子。惠然好我。各以文心相質。則聽社之人。與其文俱在。余爲之往復被嚼。信乎狐腋雞蹠之選。而知世之所推爲龍光鳳毛。非謬譽也。因告我曰。吾社有初。與而終拒者。有雖欲入而不得與者。有雖其人已逝。而典型具在。不忍去其籍者。嗟乎。使天下之爲社盟者。皆如是。夫復何慮乎。今天下需人亟矣。乃忠孝或廢。故氣節亦萎。夫正人之目。自神祖時。有顧端文公與高忠憲公。倡道起於梁溪。善類咸附。天下事靡不賴之。逮經逆閹摧殘。而其爲松柏之節。與所爲螻蛄之響者。無不立見。幸而聖人出。草木蕃。天下文章之士。又遂樂得而稱附之。而因是亦又不可以無辨。憶趙忠毅公有言。號而織於市者。乞人之嘗也。人亦嘗焉。有一人焉。取他人媪。負之泣。以爲餓母。得施甚厚。此以聖人之

道乞者也。噫嘻。當是時而已。有是憂。今也爲之如何。以余觀聽社諸君子。皆世家於高陽德里。否則亦必荀陳代好。將車捧杖。星聚一堂。今與顧公繩武之賢。肩項繼起。乃於文章之會。而必云然。吾知從斯而拔茅策征。於聖天子傾否開泰。當必能閑其輿衛。以稱包荒中行。今日者里之遺老見焉。其歎爲善哉。孺子之割。使得宰天下。如此社盟可矣。因請書余言以質之。諸凡讀是刻者。

小題吹素序

小題吹素者。吾師無崎先生之所選也。大哉至矣。夫鉛槧之圃。三品不獲。爰至掩羣以登。無虞以逐。故或射古有怪。愛不能割。於是索題配之。義不必稱。此田父之狩。麋。亟剝其皮。以冒破鼓也。或分題而退。莫能相向。乃伐山海。蒐竹林。勾奇截異。甚者類標偶附。以應字貧。此祭魚點鬼。昔人所譏。又侯鯖雞蹠。無非裨販也。或白戰既疲。援古無當。則又弔詭翻案。離經爲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四

奇。三耳可聽。九尾善惑。此響邊稱鹿。鹿邊稱響。龍肉任說。兔株空守也。唯是文有根據。以麋險管生爲鷹犬。以意爲人。發蹤指示。一發五犯。故習亡是公上林之巨麗。則軼野馬。轉駒駘。乘遺風。射游騏者。又未足言樂。奏吳客之要言妙道。則履游麋菟。雖蹈踐響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足充後乘者。又異乎大宅之喜。然而田獵射御。貫則能獲。魏文稱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是又未必濺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始爲得也。若夫歸而飲至。爲數軍實。大叔雖執轡如組。兩駟如舞。抑亦以曳明月。靡魚鬚。服煩弱。挽烏號之爲用也。是。以其效能也。才也者。其如虎之力乎。法也者。其馳驅之執乎。學也者。其淫淫裔裔。蒙袴被綺之具。而理也者。則其虞衡之司。於以抗服不氏之伐。而時夫羅氏之羅襦乎。非師其孰與辨之。憶十年來從師遊。手不輟桑皮之業。口不雜拇陣之聲。足不履繁露之園。袖不出鸚鵡之刺。一時仙城文士。始知有尊經之學。好古之式。使吾黨二三昆弟。當一

隊以與中原相望者。咸師教也。若乃折蔗為杖。當熊色變者。又烏足云爾。是故以飛將軍之射也。與人居則畫地為陣。射闊狹以飲。非數十步內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然以是射猛獸。亦數為所傷。吾師公車數數得失。寧無嘆此。然而遇射鵰者。則射之而走。見草中石。則射之飲羽。射虎虎騰傷乎。亦終射殺之而已。矧簡臣氏之難及。不但如當戶椒敢。向者已奪左賢旗鼓。稱子桓之洞中。起伯仁之火攻矣。然則讀是編者。宜去故方。授斯祕術。顧方略何如。不學古法乎。遂球固勇。羞賁育。捷慚慶忌。而亦因輪虱之教。辯簿正之供。爰命結胃繞堽。敢識斯語。

雲合大社序

入神仙下都。叩鐘鼓。燃蜡炬。攬老龍眠處。已復坐瓊瓊。捫石乳。飲之。從寶孔上上下下者。相視如豆。信天下無此奇奧。踏獅子頭。坐窰堵波頂。視海潮迴腰。通天地一大呼吸。俯烏兔兩籠。如彈丸相擊。天下真無此開曠也。烏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五

影才桃都嗥嗥。聲即出水。如紅斗。波皆火色。鼈相公侍祝融處。夜夜見之。不特梅花村頂為然。梅花仙去。望夫石女。如昭容對立也。東外為韓江。大蟹龍蝦。鬚螯相曳。疑長鯁之牽於石。西外兩江如箭交下。其北發於大庾。其翎可擦盧祖師袈裟。西一枝直中虎頭。以外為的。蓋夜郎破竹之勢。以掛弓。則馬將軍銅柱近焉。雷公轟轟。司鼓吏也。其傍有瀧水。若鹿盧綆轉。以出其激乎上瀧者。石齒齒。如蠟負大蟲登穴。從循州取道入閩者。逆瀧流。尤不啻如着靴上壁。千鈞一步。何殊象馬也。未奇也。往奇甸者。乘巨艦。騎怒濤。如鞍駕馬。飛走起伏。前或見趾。後或滅頂。望亂帆齊渡。近之乃海大魚鼓鬣耳。以故五指撐天上。乃如袖素羅中。人罕見者。不特此也。世人耳食鐵橋大科。而外不數數云。從仙人五片石數之。近而玉山珠寺蒲洞。皆為惡酒詩所敗。素馨田香可人耳。洗粧流花。芳塵寂寂。遠而錦石石船無過而問者。況於文人。文人日磨麤瀋。乃恆仰吳楚閩越。以為鼻孔。

非所讀不得讀。非所論不敢陳。咄哉咄哉。又率如漢小名王。操弓騎自為部。落擇水草自便。從無所合。合之則余與謝伯子。衛付愷始向余從諸子。為雞壇盟。月必數會。已而覺應對之煩。思乞假去。乃復隱隱癢動。欲搔不得。因別一社事。與伯子暨蘇元兆。移文定之。惟以華期令節。選勝地。徵勝友。分題而散。散而彙文以聚。閉閣下帷。月可一二出。樂相樂也。已改歲。則付愷復為脩舉之。於是人文幾以百聚。而謂余實倡之。盍出一言以號之。中原。余謂文至今日。復何容譚。譚之亦猶從鼻孔中爭其氣息出入耳。文之佳者。如月色花香。自爾沁人鼻端。眦角。夫文有文境。其高雄沈曠。如撐天浴日。迅捷如飛流萬里。幽光如鮫人窟。古怪幻僻如海神旗。如飛頭。如盤古墓。如雞窠。如石影中美人生子止矣。然非親得之者。以口語耳。以筆語目。不省也。是不如胡賈。胡賈焦頭碧眼。時時從海上來。望有光景。輒享以多金。無論瓦礫。不特蚌胎三寸為然。然吾黨文人。誠發光景。又何患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六

中原無賈之者。且吾粵豈徒百寶之所聚已乎。曾由蘇髯逆漢陸大夫。其為文人有奇骨者。中原必為傾注於茲土。車載斗量。正不如所謂頌頌苗裔之謂也。又茲土故多仙人。仙人入市賣藥。持一葫蘆。有貌而為之者。故真仙人不能辨。與之語。未竟而去不見。忽從雲端見之。則誠仙矣。吾黨諸兄弟拔宅期在即矣。豈中原無知之者。余小子則姑為識之。如此。時天啓丁卯中秋。

卯辰易山程墨選序

易山程墨者。許子孟宏。鄭子士敬之所為選也。余往來吳門。幸得交於二子。二子天性孝友。湛於聖賢道德經術之澤。其為書不止於易。而以易名。其所為易。殆不僅為干祿家言。而選易山。其一易山之有程墨。其一卯辰者。又其一也。嗟乎。夫使二子者。上之居鼎鉉。司調燮。吾知其必明於潛惕。亢悔之理。以無犯陰陽之愆。使毋為世道咎。次之而出入承明。坐白虎。講

同異。因而指陳政事之得失。感召之正變。聖天子齋戒而聽之。可以禳災。告興禮樂。致祥瑞。又次之而得一第。去了干祿之言。或宦達而歸休。或見可而姑止。或功成而身退。皆能以其餘閒成一家之書。以教於天下後世。胡乃使其逐逐於公車。三年而歸。不爲三年之人之選。又遂以其所選。選三年之人之言。雖其志固恆寓之。然而斯豈二子者之志乎。嗟乎。易者變也。以變言之。天爲之人。不能爲之者也。鯤之爲鵬。魚之爲龍。吾不知其幾何時。蚯蚓爲蟬。可以日計。蛆蟲之爲蠅。或以且暮。其大者或久。其小者或速。又其久者。或爲物而不能物物。其速者或神。烏乎知之。吾且願讀是選者。因而求之。必有得也。而又因之以求夫二子所謂無犯陰陽者。可以齋戒而聽者。能成一家言以教天下後世者。抑亦二子之志也哉。夫老筆也。而可以變書史。則吾固益爲二子信之。而姑以余之所以慷慨興起者。引其憂喜之端。使凡天下之與我同類者。未能爲三年之人之選。而又以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七

求諸其言。將毋皆有感於余言。

國風二集序

頃張子天生馮子千秋選大社國風。時遂球方默坐海上空山中。未之與也。歲甲戌。遂球過聖湖。二子者方繼而有事焉。屬遂球爲序。遂球作而歎曰。大哉至矣。夫風者天運之所流。地氣之所發也。今聖人出道德一風俗同。有志之士。因得而縱觀之。又相與持其變。厚其化。釀其美。斯所以日旁皇慷慨。而未能已焉者也。孔子刪詩。華夷之慨。存乎衛風。班孟堅傳漢諸王。浸淫其指。吳季子聘列國。觀樂知興衰。觀於其時之爲執政者。知其侈敗。謂宜以禮。然而余讀春秋書。季子無善詞。或曰。以讓生亂也。一曰。季子喪未除。而樂云樂云。君子不與之知樂。余是以知非若二子者之所以爲人。以語於國風之選。未易易也。余因之謬有說焉。恆聞鄉之黃耆言。昔自嘉隆上下。百餘年間。士爲文者。不肯求近效。如鑄金然。六齊具別。咸使

青白之風氣。當是時。笈笥之中。經史傳註。如農者之畚插糞灰。然嘉禾之生。去其稂莠。而聽之秀實。雖有灼然之華。不以爲貴。惡其無當於療飢之用也。故閩中紅勒之帛。往往有署云英華太露。宜養其氣。鍊其才。以需異日者。是以當時所得之人。多有實用。其明經鄉舉者。必養之太學。國子先生課之。如家塾然。務斥其炫奇弔詭之習。而歸之醇厚和易。是故其材無不庀也。無不給也。用之則以爲棟樑。否則以爲士林之表。士之懷才積抱。明體度務者。朝廷無不共知其人。若曰某遲之十年。某遲之數十年。可大用也。一如人之自視其十指。士亦以此自信。而不以自嗟。彼王令嘆蒼生淚垂之詩。安石猶知以爲規。矧夫戚戚於富貴。遇合者哉。今五尺童子。皆操觚自命矣。閩中之牘。率如飾珠。然以求速售。其或有志於先民之程者。反是而求之。則又以腐鼠當璞。大可異也。此無他。皆不講氣之候故耳。今夫風者氣之所以爲噫。爲蓬蓬融融。而散見於四海之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八

內者也。波斯胡望光氣而知寶。重譯之國。觀海不揚波。知中國之有聖人。今執人之言。而不能知人之所存。爲何如。於是人之急於求知者。乃不得不炫采攢異。以射其目。而其流益亂。變益雜。吾故知惟如二子者。可以審而定之。今夫姑蘇婁東金沙雲間虞山江右萊陽江上諸君子之爲教。皆一呼而衆從。與二子相上。余咸敬之式之。或得深交而樂服焉。然而所以深致望焉者。則惟是使人人各自厚其畜。斂其華。相與涵濡之。以期於大成。夫然。出以應國家之變。有餘也。且庶幾清廟明堂之奏。歸於爾雅。夫張子者。其丹鉛甲乙。天下殆已數十年。誠不啻表古今人物。而爲一家之書。馮子爲開之先生之聞孫。余觀其靜治其氣。有才而不用其才。知嘉隆上下百餘年間。衣鉢固在也。縞帶之好。誠有遇焉。因是而書。告之。且以正告天下。

辟寒異書序

187 卷九

黃子元晦所選房文行卷。若四方社義凡若干篇。一時學人日就相傳寫。戶履恆滿。無已則共從曳鏡而行之。以語其友黎子。黎子善之。曰。夫余粵人文不遜海內。乃向來先正皆師心挺出。其他則未免域於風尚。此有數端。一者粵於吳越有江嶺之阻。新篇不盡能至。至不至則買人爲之。余嘗寓吳門。視諸同盟選義。剖晰欣賞備至。以目粵買。使多載渡嶺。賈領之。趣占決於神。有如龜筮。從則不吝。惟陽價。挾爲奇貨。否者雖有論衡。不祕行。李。毋累也。是粵之爲文者。唯買人爲見聞也。一者粵子弟之從師。率以數百爲羣。聚十餘年。轉徙不散也。苟非其師所嗜。將不難即元晏爲覆瓿。而爲之師者。又不能不沾沾於有司之品題。以趨小利。語之以傑出之業。甚至如爰居之駭鐘鼓。此買人所以首鼠難卜。比我黨口舌有權。爭論既決。□千里而遙。雖插羽而檄之。難遽集矣。一者□自吾郡而外。率荒僻幽險也。鄉邑子弟。雖占利涉。猶詠印須。家傳戶頌。僅唯舊業。郎愛香山之詩。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九

誰爲雞林之鬻。以故粵之秋榜八十人。則我郡過半。其他又唯潮郡過半之半。潮與閩鄰故耳。南宮之試。我郡獲捷者。其數恆得與蘇松敵。而他郡不稱。否則粵且可與吳越等。此無他。粵諸郡邑。於所爲舉業之書。不能遍至。其波及者。蓋已數見不鮮。故他郡之能自表見者。必有絕人之質。爲名家之彥。否者亦爲童觀之慨而已。然以語於往日之文。猶爲易盡也。又其一者。則今文之變。如雲如霧。披六朝之月露。以魚目混珠。間有援史發議。引經見術者。尤宜精覈。余嘗笑以孔孟口說漢晉事。有湯臨川傳奇。所謂宋書生不讀大明律之謔。至於魚豕傳訛。蒙師莫解。姑一概以絕妙好詞爲小子贊。苟非博學窮源。則廣鼎可欺。海內選文之家。恐亦難辨。而信受奉行。又視之等房相之筆授也。又其一者。則先輩與空疎之別。亦宜亟講。今文法先輩。此言氣格神理。非謂皮膚之肖也。今不能爲與渺古藻。輒云先輩以文其迂拙。固爲可笑。然其實文舍先輩。後生何法。即先輩原不

套襲。正妙於變化相承。如王陽明卑宮室篇。以一句作而字過下爲對。此從守溪思事親篇過語來。卽高肅之人道敏政作亦本此也。而肅之此篇。又得李西涯舜有天下篇。截題分作兩大股之法。其他如孫毅齋之以聖人之憂民一句。對下一節。倫彥式之以五畝之宅節股法。隨題參差作對。郭青螺之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之截出塞天地與配道義爲對。皆方圓圭璧。於古法離合得心應手。今之文體則已遞變。而如論策表箋。苟不具此手眼。恐不能成其因勢利導之功。以余觀於維斗次尾諸選。後生小子已悍然不顧。相尙詭僻。大海彈琴。風波泊然。此意更復誰與語也。若夫黃子之書。蒐羅畢備。間得之。余遊笈所載。不煩買人乞靈。黃子兄弟爲粵士領袖。足跡不履公府。遊其門者。如陳鳳師諸子。皆一時聲氣之俊。堅義劃然。無或依回顧盼。今鏡是編而行之。則粵之郡邑。皆得所傳習。而黃子之爲學也。勇於求古。而嚴於衡今。故其所選義。又無後二者之謬。余是以善其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

能爲粵之風尙。一大開關也。余粵之先則南宮四元。面相學。居相近。踵相接矣。如文莊文康。皆名宰相也。其入股業於今可法。近且剛直之忠介。與理學之文貞。爲文并垂。以至我黨當世師承二三巨公。咸爲海內依仰。守先待後。則凡此粵人。其安得不勉旃。皆從黃子之書以求之足矣。矧往時督學之任。獨兩都鄭重其事。委以直指使者。至南宮第一人元脈。向來一燈相傳。乃反不得爲天下士林之師。今我粵獨破從昔未有之格。明廷特有是命。推邇來第一人之爲天下思服者。以與我粵士作榜樣。衣鉢中興。余卽以是占之。且一時諸郡邑使君有提調之職者。又皆好古力行。其文與品皆爲我黨聲氣朝宗。豹變文蔚。則上與下尤交望焉。黃子因而與余輩兄弟爲仙城至社之選。以著其盛。余爲黃子題此。且以告海內曰。毋謂粵無人也。

彭崑玉近藝序

余小時所與諸童子友善。今皆昂昂青雲中。余從不能擇交。其不當於余者。自舍余而去。余每爲之心悲。然以此驗之。其永余交者而如是。余亦庶幾可以自寬矣。後余而以童子聞者。爲彭子崑玉。余姨家外甥也。頃見其亂頭短衫。揖余。而析義已絕。不與凡兒伍。既而爲文。以試有司。若學使者。輒超。姨之叔爲余年友。黃子季恆。幼有文章之譽於時。人皆謂崑玉似舅。余尙私心憂之。謂余粵人。識脆而習易淫。其外觀不足者。見博物高談之士。則疑之。於是守其所以好。主司之術不變。則日至於華落而枯且漫。其內入不深。不理於性情之會。於吾黨好古自命。慕之而不察其言之所以然。亦猶之乎己亥之爲三豕。斯皆譏矣。崑玉文無二者之病。一日笑執余袂而逆之。曰。向疑於吾子之言。於今乃悟。其胸中殆浩浩落落。而言之平奇。遠近正反離合。無不豁也。無不安也。有立之於文章之先者。然爾。夫崑玉固敦古行而有志起天下之衰者。其不能舍余而去也。則又豈徒文焉。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一

而已哉。吾粵固多材。然士爲文。往往不能如吳越諸賢之卓然成家。有則其德行事功。必大有表見。或因其人而彰其文。崑玉年最少。有父祖之教。驚子產之知。才穎而學通。爲董子正言。毋公孫阿世。余於是期之。崑玉又余姊之婿。余猶憶往童子時。在姨家與季部署航事。諸長老咸樂聽之。不十年而又得崑玉中雀乘龍。又呼余爲舅。余適恐以無聞爲崑玉愧。亦與季恆各勉之而已。手崑玉之文。因爲題之。使以告吾黨諸同好。曰。邇吾粵之爲文。其起予者。蓋有彭子崑玉也。

陸嗣開社選寶正序

自選黨文章之目。要之行誼。於是聲價相重。等於汝南。予乃因之有憂。夫以古者游俠之士。尙多假竊。何況主持世教。名實相附。倘或流品不嚴。濫觴無已。於是數徒充隱。生愧少微。黎丘擲掄。神君銜托。則豈若虛之。必無倉鼠。白額之噬。亦稱騶虞。予及今請爲之辨。則曰。唯依夫忠孝者之爲

避黨。其歸於私利者之必宵人。邪正之分。同心爲契。若是則臯比非可羊蒙。珠還何貴。積飾。陸子嗣開。獵古有得。衡今發慨。社刻之選。特名寶正。噫嘻。夫如陸子之論文也。斯以得論人之概矣。文章澤以古藻。發乎神理。乃或以隋宮之綵。雒陽之花。至於三豕渡河。猶爲遼東所貴。五鹿折角。徒笑鑿邊錯寫。銀車可載。點鬼。分魯安羨。祭魚。脈望幾化。蛇神。硯田巧爲。兔窟。嗣開雄才碩議。沛若河海。百川斯赴。狂瀾終歸。是以巧贖莫欺。正直咸集。他日出而經世。夾袋藥籠。卽此足用。予更願諸同人之自愛其寶。出處必正。忠孝相規。毋負嗣開所目。則文品心術。大都可質。是役也。嗣開適來粵。署。粵不燥乎池草。芝玉依乎桃李。會予輩方有仙城至社之選。徵檄部署。銜枚靜聽。尙期淘沙見金。殊有波及之嫌。遂涉寶環之吝。嗣開翱翔列國。贈盈縞帶。燥濕流就。請於是集觀之矣。是爲序。

曹彝伯制義序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二

余嘗遊婁東。婁東多賢士大夫。守其學以相師友。顧蔚之目。於是乎立。余則以士生今之世。使無坊表。何以爲狂瀾之障。心實儀之。曹子彝伯。固所稱相與振起者也。比來游粵。則唯余與陳子喬生是交。余讀其所爲今應制之文。觸義連類。感事托旨。無不極淋漓悲嘆之致。有董生之正言。無公孫之阿世。因以知曹子之慷慨不平。所以洩其牢騷之氣者。亦既屈曲深切。使遂舉而措之事業。居可知矣。曹子別余。乃申申以告曰。如吾子可以有爲於時。顧事且日非也。戒之哉。意氣毋太露。門戶毋太高。嫉惡毋太甚。深藏若虛。乃克有濟。余用以書紳。因益悲夫。以曹子而爲斯語。此其所以托聖賢之旨。以寄嘆者。志彌苦也。嗟乎。道傍之李。碩果不食。雞斷其尾。葵亦衛足。然而野老爭席。海鷗不疑。種豆南山。固爲數窮。貽書誠子。乃言人過。此其爲道。一龍一蛇。曹子有文如此。當不免來田。而所以扶進善類。傾否包荒者。善刀之藏。不已進乎技哉。余何以益之。因輒書爲序。用報縞帶。

之好。

李篤侯窗稿序

予輩既為天下人所好。必將為天下人所憎。好者好其腹古行古。其憎者非愧即畏。益之以古學之律。斷斷不能委曲從今人所為。而其好者。苟非耳目素習。終亦疑之。甚而私意本欲有所附。律之以古道。不可於是其憎之也。更毒於不好者。望之深而怨之篤。皆人情無足怪也。然則余輩所恃致人之恆好者。亦惟文而已。魏操之好陳武。墨之好駱。是皆以文勝之。然而以文之憎好言之。近益奇變百出。殆出於恆情之外。此余輩之所以搔首問天而不知其故者也。夫為行而人憎之。知其所以然而不欲改。為文而人憎之。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改。老少異好。馨臭同嗜。逐逐而走筆墨。幾如鄧林。識者悲之。然則余輩之為文。亦第以古律之一。如其居身而已。烏能問憎好哉。李子篤侯居家既貧。乃脫然不顧。浮海而來。虎丘掩關讀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三

書。不安與物接。為文月可以百計。會余且三別還山。始得邂逅定交。出其諸義商之。大都岸然自命。知篤侯信古之深。余亦因之深慰藉也。於是與篤侯汲泉。試山中新茗。掀髯相勞。則以為世能憎吾。率不能憎吾文。吾文幸而糊名易書。亦幸而閱之者腦烘目迷。夫既不能辨余輩之所好者。則安能盡揀若輩之所憎者。瞽盲人手摸魚目。或反得珠。是以一科之中。亦偶有數人。篤侯篤侯。亦善侯之而已。然而於其為文。亦正可以觀其為人。也。嗚呼。滑稽。全軀事婦人之行。既不肯為。則市粧倚門。五經掃地之文。又烏肯為。余獨惜乎。今之衡文者。當國家亟需正人君子。經邦弘化之時。而好學之士。多伏於野。天下事究竟付何人哉。若余固不足道也。生長遐壤。無能舟居陸處。則有海上仙山可住。家無擔石之儲。則學辟穀餐花。每笑當世號稱高爵大名。尚且不能識番禹二字。寧復辨此中有人。余反藉是以免於憎。未可知也。余為篤侯言之爾爾。

黃元晦近義序

文章自有真是非。吾黨自有真聲氣。近乃多聚族噉名。亦云有志。獨怖其竊文章以行其邪僻。托聲氣以濟其橫險。氓庶有口。方正有目。吾輩不嚴以辯之。恐未免如佛家所云獅子身蟲食獅子肉耳。余謬有四方之交。汝南之評。多為諸君子推詢。余則雅不欲臧否人物。然擇交之慎。遂分氣類。蓋不得不然。心殊苦矣。今年偶舉至社。則元晦諸子共之。元晦之文。余所樂慕。今瀾古派。真氣內足。至其流輩與居。不輕許可。殊有斬蛟投壁之意。此道如元晦。豈得不倚為干城。黃氏諸昆文誼多脩。咄咄逼人。如元晦與其仲氏元容。則已具一龍頭尾。孔子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余於斯亦云然矣。

浙社指瑞序

徐子石成有兼與俞子某某。將選天下社文以行。而先之以浙。諸子皆浙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四

人。蓋本乎鄉國以及之。其意誠重也。選事既立。乃偕張子天生。陳子玄倩。觴黎子於西湖。而問序焉。黎子曰。幸甚至哉。我國家之以文治也。實惟浙先之。諸大儒皆浙人也。今欲興文事於天下。而先之以浙。不亦善乎。而或者且謂如宋劉諸公。初不由科目。吾黨以射科目為文。故其氣日瑣。而志日卑。儒之不昔若宜也。則請言忠肅文成。忠肅方為諸生時。其舉止巍然。即有袍紳盡裂之概。每語人言曰。此一腔血。不知向何處洒也。文成當受書。乃大疑紫陽之說。因剖良知之學。功施至今。夫浙此二公者。謂非國家科目中人耶。今十年來虜寇交逼。需斯人亟矣。余請即以浙文觀之。自吾家左嚴視學。其間諸縉紳先生。身教與有司之賢。有才者。類能相與振起。積習。至今日何其建議則閱古博肆。而析理乃奇奧微渺也。夫為文之道。亦不過此二端盡之。其閱古博肆。有英雄之概。余以為宜推而至於忠肅。其奇奧微渺。參性命之源。余以為宜推而至於文成。故激烈而不安於俠。

精析而不墮於禪。此幽家所以貴儒者之學。謂其取而用之。有盛德大業之應。於以救時易易也。集中諸君子。於斯其焉。豈不已爲天下之師表哉。石城二子皆學古先有獲。由是言之。是選殆有功於國家多矣。乃避席而謝曰。請書以爲序。

黃獻君進士稿序

黃子獻君。予友陳子喬生之師也。予粵之爲文。東脯而北面一先生之堂者。羣數百十人。非其言不從。慮無以取信於父兄。東脯而北面郡邑長吏之庭者。羣數百十人。非其言不從。慮無以取信於子弟。故夫粵之爲文如從從人衡人。日相反覆。紫臭創癩。唯其所尙。黃子則否。黃子好古。信心獨遠。且所謂郡邑長吏之知者。獨魏仲雪二三使君。而其所聽之北面而許其信從者。獨喬生二三子。而喬生之所爲父兄。如秋濤帥者。又能自信於黃子。而喬生之爲子弟。又能不以長吏之言爲信疑。黃子久固以文鳴於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五

時。幾得復失。黃子不得志。則退而讀書自適。其於受先天如臥子諸家文。各有論好之也。卒非猶人之所同好。黃子之爲文。始而求之古藻之色。既而求之古朱絃疏越之氣。既而求之古鐘鼓尊卑立戈支干之象。其所得益深益簡。其所屑與言文。則余與梁子漸子彭子崑玉羅子開數人。他則亦漫然應之而已。黃子於是舉於鄉。出漆夫子門。公車一蹶而後成進士。出胡夫子門。此二公者。皆能相文於尋常之表。黃子終靜俟而得之。噫嘻。孰謂文章之道。而必小利即趨。小不利即避。仰督學使者之顰笑。以誇名高。依附郡邑長吏之偶嗜。以希厚實。使非得如黃子。凡夫爲人父兄子弟者。尙焉知有如此而終可信之勿疑者哉。余於黃子之售也。爲之喜。爲之慨。爲之欲泣。爲之欲歌。黃子今且去八股業。爲官矣。余獲交黃子。因深知其品行之高峻。如其爲文。今黃子之文具在。將爲忠爲貞。爲經天緯地。獨立不懼。行矣。請毋忘前日爲文之心。其可哉。

長安自訂草序

今爲文與夫論文之家。其爲城北徐公不少也。其如城東老母。抑亦不少也。夫文亦人之一端耳。今制舉子業。又爲文之一端耳。其何以如是之云。願亦豈無存焉者。遂球自小受先君子學爲文。十四始爲制舉業之文。以應童子試。輒超鄉試。卽雋。當其時。膝下承歡。以此爲制舉業文多戲。舞。如不經意。戊辰一挫。歸而有先君子之變。心骨刻痛。薪膽刺苦。祥後理及遺書。備知古人之所重。因之以爲志。故其文多議。寧爲淺近之見之所不解。既而母命出遊。負先輩文一笥。損之就擔。眠之宛然。是耶非耶。將以爲得之。故其爲文。或近自然。浮河登岱。且適公車。舟車方止。必草一義。甘苦疾徐。四顧踟躕。故其爲一依於氣律。雖然以文傳其人。己甚羞之。則如是之爲。以爲溫飽也乎哉。或對海內名宿。眉笑目語。而不肯自言。或遇佳山水。綠浮清沁。乃以自托。則一端之所存亦自謹也。若夫襲於人以欺人。飾於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六

己以見長於人而短人。則又豈有存焉者乎。文約略凡存百篇。敢告人曰。亦如是之爲耳。其得之與否也。亦如是聽之而已。上元日戲題於苑西雙塔間。

歷試卷目錄序

嘗歎士之有試。如女之遇媒。褰裳夜慶。既恥爲之。則蹇脩之言。必足關心矣。茲余年未入立境。以視古人不得。輒嘆愆期。但未知究竟何若。閒嘗一室獨坐。耕硯十年。約爲文可以千計。往往往之脈望。輪之祖龍。不以爲意。惟所試之牘。十存八九。秋爽無事。因披簡一過。出其前以峙者。閒錄其文。或文不存。猶能憶其目。一一著之。餘如殿以北者。得當一隊者。不復追紀。非好誇喜譽也。使異日有知余者曰。是曾經某巨公一顧。果不相負。余固藉附驥爲榮。或且因余而論曰。曾能物色是者。爲某巨公。余不卽可當銜結乎。余用是敢不勉旃。興言及此。不覺動丈夫意氣。不肯徒以兒女子相

方作銷魂把鏡蛾眉自憐態矣。時丙寅中元日識。

大雅堂稿序

文有雅俗。無奇正。風之所同。流日以末。尺巾正袖。紫鼻眉鬢。故曰俗。劉邵曰。德行者。大雅之稱也。理要其至。音考於中。故曰雅。若夫怪見有端。冰海特異。故無奇而渾渾。而灑灑。而噩噩。九牧之圖。魑魅魍魎。垂裳之觀。山龍華蟲。故文原無正也。有愛奇而連於俗者。多愛不忍。非獨司馬遷爲然。應邵多愛木魅水怪死婦媚狐。班固多愛狗竇烏哺尻高啄俛。有襲正而流於俗者。揚雄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門升堂。伏几而襲其裳。可謂仲尼乎。其文是也。質非也。然而太玄襲易。法言襲論語。又司馬光王通之徒。皆襲矣。夫一唱而多和之謂風。囿於風之謂俗。故襲而正亦非雅也。談文於今日。雅以爲尙矣。吾友梅似之以大雅堂名。有以哉。試讀其文。無奇也。亦無正。醞藉淵微。無漫墨濫筆。班史稱梅福之詞。合於大雅。殆爲似之。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七

道。矧其爲人。無面可背否。亦無全可不否。其子真氏之流耶。嘗嘆時賢忽而綠幘傳鞮。忽而解襦傷珠。不知風之所流。已入於俗。似之生王謝家。無羣鳥啞啞聲。與難兄太鴻及俞子其章力振大雅。至形之夢兆。未免有情。不堪斯道河漢。安得不與之。今天下幸可。可不否否。則牛馬分風。形聲交吠。使人人知皈於大雅。必有可觀。以余所望於似之。則願有進矣。似之勉乎哉。

陳玄公近藝序

問者曰。今天下以入股業取士。得歟。曰。得。何其久而不得也。曰。昔在嘉隆之前。粵先達如邱文莊。梁文康。霍文敏者。皆其人。斯已得也。其既也。學者之趨日岐。而其心氣日亂。作者以逢迎爲工。至於言他人之言。而不復自見其所在。觀者信之疑之。以至於誤棄而誤取。其所誤取者。又出而取人。人相取也。以至於今。今也物情厭之。各爲專家之業。湛於古以自好。舉史

之事。附經之理。從而通之。將有明體適務之俊傑。以爲時用。故曰得也。曰。昔之爲文。其權在上。今也四方之社。日興。權乃在下。水火之形。殆將見於

士之業矣。不幾若戰國橫議之。以爲亂階與。曰。固也。然而否否。斯固宋蘇子所言。三代之盛。則在乎學宮者也。不猶愈乎。抑亦惟其然。故人皆修身力行。務去其瑕。以使人不得攻其所短。而相與勉其所長。故是非之公。重於刑賞。然則士固以此爲能與。曰。雖然。以言乎其勢。則然爾。若夫余與陳子玄公諸賢者之爲社也。殆十年所矣。而海內之賢。咸知其人之文。而不必知其社之藉。往固有期。余以立教者。余不之居也。陳子去而歸潮。歲不一至。而其不變猶是也。夫余社中。固人人有特立之概。而不流不伐。此無他。公而不比。勸勉而不阿耳。陳子持其心氣。積於事理。約而言之。皆有餘蘊。申而引之。無不苞今縱古。可以措乎事業。頃邑父母蔣晚仙先生問士於余。余曰。第汰其庸流。則賢者自見。暗中摸索。當必得也。既而吾社諸子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六

人人皆入其畢羅。而陳子爲最。或以爲余言之。而不知余固不煩人人言之也。他日余之期陳子以諸先達之業者。亦猶是爾。故夫吾黨之爲之者。第善守其學。而僅俟之。干祿以取溫飽云乎哉。問者退。遂書之以爲陳子近業之序。

謝解元窗稿序

吾輩學道讀書。所以益其耳目。充心知耳。乃汲汲以一第爲榮。余向固恆笑之。然既以首四民而列爲士。則不敢不惟本業是修。因之以考夫耳目之所入。心思之所出。故制科之文。吾輩以名家立教。有所不辭。其不獲推舉者。至誠爲類聚標榜。不知遵朝廷而尊祖制。故莫此爲重也。十數年來。有吳門婁東雲間金沙江上茗上西湖豫章臨川諸家。凡數十君者。山出岳立。余不及皆志其全。亦庶幾足以盡東南之文派耳。余粵阻嶺一方。然道學事功文章。聲恆鼎峙。寓內宜得專家。願以風氣隔越。盟會少及其得

與諸公以文章相通聞者。瀕惟余與謝子儒美。其兼才古學。足以雄伯中原。尚不下數十人。皆杜門讀書。履跡少出。豐羽而見。疑於斷采。而余又往往意僻於山水。業分於詩賦。海內書問至。有經歲不報者。故如余者。其不見擯絕於四方同志。亦幸矣。則恆私心以爲非儒美不足以當之。儒美潮人。而半家於廣。其文詞品行。無論交不交。皆信而從之。頃者保舉旨下。郡邑趨勸。余以病辭。儒美以艱阻。而當事者且以移儒美學宮之餽。餽人欲堅之行。儒美服既闕。則栖遲五羊。與余閒一相語。以爲舉子之業。原祖宗典制。今繡幣四出。諒不至如古者三使之聘。卜獵之載。其何可棄本業。而以他途進。於是儒美且應鄉試。遂得元。客往往向予譽。謂儒美能以文自信。有如此。而予適有以信夫文章之士之未嘗不足以經世也。當聖天子重真才實德之選。慨然下令。使內外諸臣各舉所知。其以曾入鄉會兩榜應者過半。其他不數年。而亦遂多以兩榜收之。良由太平時久。祖宗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十九

教化已深。天下之大。人皆一所業。斷無有若吹簫飯牛屠狗賣漿之徒。足以加之。上相。爵爲公卿也。故事有觀古有感。而試遂行之。卒不能收其奇效者。如此不一。凡百君子。恭敬事上。一遵成法。使元氣日固。神氣自張。然則謂如是者之爲文人。徒以故事相張。當不其然。故制舉之文。其處也存乎自考。而其出也。則必羣然傳而習之。以交相考焉。儒美之文如是矣。而

陳者仲近藝序

今喬木之望。輒推避南海之陳者仲。吾師宗伯公仲子。詩禮趨庭。昆季相友。玉樹竹林。風氣日上。斯豈流輩之所足擬。顧者仲小卽有至性。當師以執奏宗藩事。聖怒幾不可測。時者仲長安相依。纔可十齡。日奔走。夜涕泣。憂虞以至於感爲心疾。幸而師奉恩歸里。者仲相隨而還。太夫人含飴相笑。疾乃獲釋。無何而讒賊載鬼。張弧欲射。幾及雁行。者仲銜蘆相警。則益俯首下帷。予嘗過師侍談。甚憇閒作。視者仲子舍。兄弟一燈。筆研之聲。丙夜相舍。所爲舉業文。乃能超博疏越。高步先民。往復之餘。回味彌善。於是人皆知者仲之文能肖吾師。而不知者仲之心。當其甚疾。則不能爲文。其可敬可畏。更甚於其爲文也。吾輩文章之旨。不過以忠孝二者爲端耳。師爲忠臣。者仲爲孝子。故者仲之心疾。良勝於他人無疾之心。他人以無疾之心爲文。而如彼。者仲毋心疾之心爲文。而如此。者仲豈可淺近窺測乎。予則願者仲毋忘所以致此疾時。操如是之文。出而以家學經天下。今中

蓮鬚閣文鈔 卷九

二十

原塗炭。謀夫孔多。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聖明天子當必思師言之爲正直。賜環下甌。拭目咸俟。玄成之業。更望者仲。吾正恐四方同聲。徒知奇者仲之文。謂爲韶齡逼人。而不知其爲文之心。實出於憂危營畫。慷慨驚恐之餘。發憤鬱勃。悲喜相宣。宜其不猶夫烏衣子弟。紈綺習氣。予故爲序而著之。以見者仲之至孝。而又因乎師之純忠。爾予言安足以重者仲。者仲勉哉。

夏孚吉制義序

予之知有夏子孚吉也。蓋在虎丘牡丹時。茗白春紅。邂逅蔣子周士。抗論往昔暨同聲諸君子。越明日相視而去。比予歸嶺外。落落雲山煙水間。無可相語。時與陳子喬生言及吳中舊遊。輒思得縮地瘦金法。無何而周子尊人南陔先生令予南海。偕來則夏子孚吉。曹子驛伯。予聞而喜可知。驛伯以葉子必泰之約。往讀書羅浮山下。手一編過余。讀之知爲孚吉之文。

聞孚吉日與周士坐邑署中。爐香研石，枯頑不具，惟探題暨義文思非苑。製敵使君美錦也。夫文章一道，識庫宜廣以聞見，志高貴沉其神想。今乃寢食習處，無他營累，宜乎其集先正大家，而更能以古藻澤之。若賦靈光者，規制既悉，采態復備，則豈徒時川芳草，令李白拳捶脚踢已哉。嗟乎！以今日言之，夫孚吉亦猶所稱歸然者矣。自吾黨聲氣既聚，海內人文，各有專家。孚吉教起虞山，以題分爲尚，天下信之。頃乃讒人高張，飛者以鴻冥避弋，潛者寧途中曳尾，齊紫忽臭，墨染同悲，媚嫉之惡，是召詔諛於斯文徵之矣。然而守道各有其任，予願爲孚吉勉之。且吾黨文章之事，其足爲聖朝匡救，固有明效也。讀古者期可對古人，則立心若正，治人者既以詞說先聞，則必行顧其言，而不欲苟且。然則孚吉第善俟之，以爲彝伯慰藉，而予尤不敢忘周士昔者山郭依依之好，敢并書以質之。

劉達羽制義序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廿一

劉達羽尊人劬思先生爲興寧令，三載士化而民歌之久矣。當報政入省，達羽隨來，以難兄蕃錫書至，予得與定交。因又知達羽爲周仲馭先生快婿，挹其眉宇，玉潤之稱，不爲過也。憶予以丙子除夕舟過毘陵，適達羽從兄生民初歸，邀至家守歲，見其羣從雍容，伯叔兄弟如嶽列玉立，一堂孝友，飲人以和，知劉氏之笏滿牀，有所由然也。今手達羽之文，蘭馨珠燦，已可占其最貴。夫文章之道，才勝則放而無閑，法拘則束而削色，要之皆不得志者之所爲。故或以其牢騷不平之氣，激昂橫決，而其膽力不足以自振者，則又繩趨矩步，以幾幸一遇，故曰不得志之所爲也。達羽無二者之病，予是以占之。往予居虎邱，仲馭先生爲詩見贈，於是天如受先芹城與遊，諸君遂步其韻，相與共唱，一時名彥咸爭和之，別來歲餘，對達羽如見仲馭，然往詩固所謂不下闕。

徐子能制義序

曾子固不能詩，往以爲恨。予笑謂今制舉義家，何子固之多也。今詩與古文與制舉義家文，又遂分矣。人言工詩古文者，多不能爲制舉義理，或有之，居山林者，多不樂頂冠束帶，辟穀餐花者，多不屑梁肉，然而非不能也，不爲也。當其爲之，固可以就名教之樂，無細行之失。此予所以樂爲子能語。子能勉乎哉。今天下需才亟矣，有如屈宋之諷諫，蘇子卿之矢節，陶淵明之耿介，李太白之豪邁，又至如司馬長卿之經紀屬國，皆騷賦詩歌中人也。得一者，皆足以爲今日光。此又予所以樂爲子能道。子能之師爲章子克，志行兼篤，道藝通博，其於制舉義家，久已爲吾黨立教，則予又於子能可以無語，而所以語之者如此。

蓮鬚閣文鈔 卷九

廿二

蓮鬚閣文鈔卷十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行狀類

爲張節母乞言狀

蓮鬚閣文鈔

目十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行狀類

爲張節母乞言狀

聞之言不朽之一也。言何能重，而其人重。延陵數字，誰不能言，而重等天壤。故能言之人亦重，所言之人亦重。遂球觀於張母有可言焉。其生也，幽閒且淑，爲庾氏世家女。及笄而歸於張，貧也。而夫子又儒，則脫簪珥，操壺飧以饁。彼石田何所穫乎，而不以傷舉案心。其婉順殆不可言，可言而石田終無穫矣。作新婦不十月，稱未亡人。當其時，雖有身而父已去，安知爲子。誓相從耳。既而曰死易，亡人當其不絕善人。未亡人其敢絕天之善人。於是毀垢延喘，以需呱呱生，乃得腹子正色。其哀苦殆不可言，可言未亡人。□□十有三耳，撫遺孤，冰蘖自持者三十春秋。其於古人母和膽丸如

蓮鬚閣文鈔

卷十

一

之。斷杼絲如之，剪髮剝髮如之。裁寒襦如之，而正色乃得成名茂才，授餼學宮。可以養母，母以六十全節終矣。人僉曰：未亡人，其殆藉以無愧地下乎。其歷艱酸殆不可言，可言。而且於其舅之塋兆改卜，凡蜃炭髮柳地，揭之事。曰：唯未亡人，又張夫子者，故出爲伯也。後未亡人有兩舅之祀，兩姑之滑甘，凡招梗禴禳之事，泉葛之事，以至於縉紳之事。曰：唯未亡人，其儉作殆不可言，可言。幸而正色今舉於鄉矣，當事如綉衣使者，督學使者，以至於郡邑守令，博士，諸大夫，賢士，咸知母節狀。方言之聖天子，以旌母。其子正色，則向遂球掩泣而言曰：不孝正色，即得祿，不逮母養。今可以不朽母者，唯朝廷之靈，唯賢士大夫之口，正色不勝言也。淚輒泫眦，不可以句。子於我爲同譜，知母狀，盍爲我言之。今茲公車之役，請往而句於諸名公。一言以重吾母，遂球稽首報拜不辭。遂球固非能言之人，而所言如母，可以重此一言，敢告於諸大人先生，其能以言重者，不可不言，其遜謝不敏。

謂不能以言重者不可不言。其謂不能以言重而其言則能重者尤不可不言。夫乞言不必其言之人何如。以言之人不必其所言之人何如。言之所以重。惟如母者庶幾矣。而終不能不有藉於諸大夫先生。敢稽首而爲之述。

蓮鬚閣文鈔卷十一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墓誌銘

衛太翁暨崔氏太母合葬墓誌銘

明故滇南副使念川周公暨元配封宜人招氏合葬墓誌銘代

明故處士方流馮公墓表

蓮鬚閣文鈔

目十一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一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墓誌類

衛太翁暨崔氏太母合葬墓誌銘

蓋遂球既歷三吳登泰山憑弔燕趙齊楚之墟而從知吾粵之可居以世去古既遠今鄒魯之風獨在海濱也吾番禺多沃壤在水中則瀝潒爲尤美其中修篁箇箇漁艇鱗泊嘉禾田田子弟恂恂奉書而父兄教之衣冠而仕於朝以顯名當世者比比間或抱德隱於鄉率多長者行其俗是以能厚蓋代有謹篤君子云與吾家衣帶水相望世相與爲姻婭先京兆之姑配於衛先高士爲遂球仲弟擇婚亦於衛而遂球之婚則歐女也其母又爲衛太翁之女因以知瀝潒諸衛爲右且咸推翁翁享上壽福全德備其卒也遂球既爲文祭之越以公車出歐丈人函翁之子繼晁書至若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一

曰且襄大事辱吾子之筆爲墓石光願質言不爲諛也遂球因不容辭按狀翁諱某字某別號慕蘭往有衛公諱某者蓋自郡之東莞縣樂瀝潒之淳美因遷而家焉至十二世是爲翁之高祖諱誠曾祖諱怡祖諱仁可公諱曠配某氏妣生翁衛之家於瀝潒者至翁凡十六世矣翁配同縣員岡崔道舜女是爲太母生子男一人女三人男卽繼晁取凌氏女生孫男二長沈爲番禺庠生次瑗曾孫凡四人翁女長者適順德縣碧岡李某次適同縣塘頭劉某其季所適爲順德縣陳村歐卽遂球所稱丈人名子葵爲庠生語具前翁爲人忠厚敦古待人以誠故恆面折人過而人不之怨反以是愛之家故饒而好義忘利更能分人憂戚解而賑之怨飢寒待衣食者自宗黨親戚以若閭里幾千百指其於曩產寧讓腴居瘠崔氏太母故名家女多壺範在中饋尤雅能相翁之所爲初饒資奮翁乃悉還之其舅其視婢僕如子女諸來貸者周其給久至折券不問諸來求田耕者或逋

租久乃以簪珥衣物至。至曰：歲無所收，願償此。因攢眉淚淫淫下。翁每不忍問，輒却而獨之。至相習以欺免。既知之，不以爲慍。是宜其皓髮龐眉，爲六朝人瑞。有世之顯名高爵，所不能得者，而吾翁且全之。是以益思諸衛之族，與凡翁之子孫，蓋可久且大也。翁生於嘉靖己亥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崇禎己巳年某月某日，享壽九十有一。母生於嘉靖丁酉年十月初五日，卒於萬曆乙巳年八月十八日，享壽六十有八。今以崇禎甲戌八月十八日，合葬於邑之歐岡某向。於戲，是用銘之。銘曰：厚其原，宜爾子孫。其自然而然耶，其葬地之厚，其得全於天耶。

明故滇南副使念川周公暨元配封宜人招氏合葬墓誌銘代

蓋予自舞象時，卽知予同郡有念川周公之賢。旣通籍出東閣，學士何公門，何公有姊爲公冢婦，則尤悉公刑於內，助行每語及，輒嘖嘖稱之。以公孫書，予誌公墓，予豈敢辭。按狀，公諱裔登，字朝亮，系本汝南，迨宋有曰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一一

應龍者，舉紹定進士。龍孫曰直寶，爲宣議大夫，寶之從孫曰原，曰芳，遭宋亂，徙居大庾。芳因至南海，定居奇槎。明興，代有顯者。凡歷七世，至宜川公。公爲宜川公長子，宜川公有學行，爲諸生。早歲棄養，時公方七齡，仲季皆幼，惟依於母勞太恭人。兄弟自相師友，旣公與季太僕公先後俱成進士，公領鄉薦，以嘉靖辛酉舉進士。以戊辰，因宜川公之不逮祿，故自號曰念川。而季號揚川。公初任上杭知縣，丁太恭人艱，服闋，補任仙居。陞漳州府海防同知，陞南戶部郎。陞邵武府知府。凡歷中外，由令至守，皆多惠政。如徵收則釐剔大姓之隱匿，民至今便之。防海適有倭警，戎服董事，賊爲之辟易，引退。司權商不煩，而國額自足。守郡，做紫陽爲社倉，申藍田鄉約。他如白沉冤，持獄三上簡，馳傳續食之費，罷息郵賦，皆侃侃有聲。以故宦跡所至，人咸塑像祠之。臚其行事，載在志乘，可得而考。又其奇者，如衆以鬼崇赴訴，公爲文檄之，崇立已，在漳時，辨商某冤，力出其辟，亡何以覲行，舟

至安慶，風濤撼甚，見前商在，迨畢渡，衆皆無恙，舟竟覆，詢視前商，忽失之。旣知其物故已久，則益嘆公之恩德感人。蓋比之結草云，治郡凡五載，朝廷益知公之善，以六詔之地，非公無能化者。於是有滇南憲副之命，公以歷仕勞瘁弗就，乃歸老。會丙中大飢，設法賑活數千餘家。里黨有冤者，力爲白之。凡兩救覆舟者之命，可至千人。以仲弗獲仕，出積俸置產，與均共之。立家廟，奉宜川公暨勞太恭人蒸嘗，每拜謁，輒流涕，以爲五鼎祭，不如半菽養。性慈儉，自起家宦成，食無兼味，恆衣一敝袴，身教子孫，躋上壽以正終。見其子孝廉君之成立，此所以咸推公孝友爲政至德可師也。公配爲招宜人性閑靜，歸卽能以禮相公，脫珥佐讀，操井臼，奉太恭人色養爲尤謹。旣以覃恩，追命宜川公與太恭人先後如公與太僕公之爵，而宜人亦荷封，則以公故。公凡舉三子，宜人所生，卽孝廉君，最長，名夢鯉，領萬歷癸卯鄉薦，娶何氏，卽內閣公之姊，贈學士公某之孫女，仲名某，出於唐，以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三

太僕公無子，公命爲之後，娶某氏，某之女，季名某，出於陳，娶某氏，某之女，唐與陳皆側室也。而其子宜人皆愛之，視孝廉君，夫其賢卽可以見矣。公卒於某年月日，距生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宜人卒於某年月日，距生於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歲。女四人，長適霍文敏公之嫡孫若禎，次適知府劉公子端復，鄉貢知縣三適主事楊公子某，四適都御史蒙公子紹箕。大理評事，次爲唐生，餘皆宜人所生。孫男凡若干人，長卽書太學生夢鯉，出娶某某，某出，娶某某，某出，娶某某，曾孫男凡若干人，某某出，娶某某，今以某年月日吉奉公暨宜人葬於某山某向之原，公會夢神人爲題元堂曰：風從槐閣聲初動，人在鵝湖月正圓。其在斯乎，是宜爲銘曰：而萃嶽，而鬱嶼，其人幾期頤，逾畫象金玉，永偕斯谷，子子孫孫，視厥德以介爵。

明故處士方流馮公墓表

於戲。兄弟同體而分者也。顧勢重則多望。情忌則生猜。羣情向背則相異。同滋蔓。泣豆其權。衡均失固也。然予見卿士之家。衣輕駕肥。食客盈坐。而荆分棣析。半山頰言。又或閭里知頌義。則厚施以掩德色。蓋謂名高而實仍歸之。至於陵無聞矣。猶作頌羹釜中聲。如是者比比無他。以固然之惠。不足生感。詩不云乎。不如友生。是故兄弟之愛。移於朋友。哀於室家。庸俗多然。豪右爲甚。因之有感於予。邑處士方流馮公。不敢不爲之表其墓。以垂示後人焉。公諱祖瑜。字啓瑕。方流其別號。先世本鼎州武陵人。徙居番禺之龍灣。五世祖諱仕華。在趙宋朝爲評事。自是世以詩禮名於鄉。入我大明。簪笏而顯者。繼踵接武。至公之父號仰槐公。爲藩司掾。娶同邑之茶園曹生二子。長諱某。次即公。公生有至性。年甫十六。仰槐公棄世。公與兄俱未受室。而能奉在生母。務得其歡。內處家人。臧獲外。調鄉黨。情誼雍穆。無間言也。其事兄嚴之如父。服之如師。兄性不能飲。公則豪於酒。而兄顧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四

樂之。公與客爲酒會。烹肥鱸鮮。呼盧六博。則兄必在坐。相與酣暢而罷。苟兄不在。飲不豪。客不爲快也。其生產自先業之外。公則能有所增益。然卒不以自私。與兄均之。祠先賑鄰里。周三族之急。以至蒔果蔬。築亭榭。一惟兄所欲。而先後其意。公家既饒。且間無外累。與他嗜好。其出入居處。兄在而公必從之。至於有室。以及強年。怡怡如孺子也。無何兄以病歿。公痛悼不能自己。俄而遘疾。踵兄並逝。公卒於崇禎二年己巳六月之三。距生於萬歷十六年戊子七月十五日。享年四十二歲。娶孺人陶氏。爲三廣公孫女。生一子某。早殤。因以兄子某爲後。某感公兄弟孝友。於是崇禎十三年某月日。奉公柩與兄同葬於邑之大岡南飛鳳嶺某向之原。噫嘻。夫婦合葬。禮也。今公則同兄並塚。斯可謂得禮之變。而亦以愧所爲。聽命於婦人。而間兄弟之好者矣。顧陶孺人咸善得公意。事其兄如翁。嫂如姑。以有此也。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後有過此者。感公之誼。重禮其墓。而孺人

因以有聞。不又勝於世之所謂鴛鴦連理塚者歟。予考之。古以兄弟而同葬者。則伯夷叔齊之在首陽。孔子曰。到於今稱之。至如泰伯去周。仲雍從之。今吳唯泰伯墓。而梁鴻夫妻相敬如賓。其卒也。則命葬要離塚傍。妻子歸於扶風。人不以是爲孟光非偕隱也。彼所謂舉案齊眉者。而如是。又況色衰年廢。寵移童嬖。仕宦失志。交謫於室。而猶必藏同穴。朋偕老。不益惑乎。雖然。世之兄弟。生無長枕大被歡。則又何取乎。以佳城而名鄂。不如公斯無愧爾。夫孟子聖伯夷而遺叔齊。孔子稱泰伯爲至德。不及仲雍。重所倡耳。如公兄弟。則又以能從兄者爲難。予是以表公之墓。公兄則予友黃子獻。爲君爲之誌。茲不復述。公所生女凡三人。長適碧江蘇進士昇嗣子某。次受聘蒙廷尉紹基家孫某。季受聘香山小欖何某。予聞盛德之後必昌。是將在其子孫。請以徵信。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五

蓮鬚閣文鈔卷十二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傳類

賓公傳

阿顛傳

蓮鬚閣文鈔

目十二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二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傳類

賓公傳

賓公俗姓也。卽以爲號。粵增城之金牛都香埔塘人。父興。母葉氏。宋天聖四年正月七夜。母夢星入懷。遂有身。漸不喜茹葷腥之物。素食凡十有四月而生公。時天聖五年。歲丁卯。二月七日子時。異香滿室。山光星燦。靈鳥喧集。人咸知爲奇瑞。公生甫離襁褓。卽躬行孝弟。皈心大教。頌持佛號。雖雜處樵牧中。談謔交作。未或亂其本念。時憩息林下。跏趺端坐。威儀儼然。牧牛於野。以杖指畫爲限。牛不少越。聞鄉响有道場齋會。瞑目神遊。片時卽得餅餌。以與同伴。於是衆共驚爲神。以聖童目之。當父沒。年甫十歲。痛哭哀慕。盡其誠敬。與姊竭力奉母。勞苦胼胝不憚。年十五。出家於邑之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二

一

名山寺。身癩衣垢。主僧惡其不潔。當赴齋出。莫呼與偕。而公必以先至寺。隔江卽母家。往來以四事侍養。寒暑風雨不輟。母病。思食異物。輒頃刻致之。蜺有名金口者。產必於大海中。母念安得食之。公若少往卽得至。一夕坐於郭北新橋。大雨潦沒梁柱。比明則雙跏如故。衣不少濡。神異往往若此。公未嘗從師學問。而心地光澈。談經說法。見般若性。嘗向諸禪衆爲說偈。曰。雲開天皎潔。月湛水無痕。欲知無幻旨。不在法中輪。又曰。立法非爲法。援空不着空。筌蹄兩不記。法法在其中。一日又示衆曰。人心如琉璃。明內外徹照。破三千大千沙界時。當續燄。不使間斷。一切邪魔。自然遠遁。復與說降魔偈。曰。燈光邪不入。燈暗魔轉增。別明智慧火。邪魔永不生。又一日與僧俗百餘人偕。因告衆曰。昔文佛拈花示衆。迦葉悟空。忍祖擊磨。傳机。曹溪教演法輪常轉。代不乏人。有緣則遇得其宗者。若而希有之事。世間難信之法。自入漢唐迄茲。千有餘歲。無緣弗信。此固不得其門而入者。

多矣。是以流浪苦海。輪轉三途。無有已時。我欲作一大因緣。但人心雕琢。錮蔽已深。遇茲緣者。不以其陋。聽吾言者。心生敬信。有大利益。爲說偈曰。說法非法。講道非道。心無順逆。竟然大路。又曰。勿以有我。勿以有人。天地一體。自然合真。又示之曰。願與坐衆。嘗行般若。見自本性。覺照本空。佛性自現。但大乘人亦是心造。下乘人亦是心造。迷覺兩途耳。若能精進。撥破塵緣。心心作善。念念除惡。五蘊皆空。一體圓明。自見真如本性。必登上乘。衆聞之。咸慨然作禮。公披緇後。每向姊求削髮。姊厭其煩。卽自摩頂祝曰。髮之有生。不若無生。生者有爲。不若無爲。從此髮遂不生。一日告於衆曰。百年瞬息。必有所歸。坐至三更子時。曰。吾行矣。白虹貫地。禽鳥哀鳴。遂坐脫於瑞山石上。次日。邑令命主僧率徒衆迎回寺中。舉之不可動。乃捐俸龕而飾之。以還寺。時爲宋皇祐元年。歲在己卯七月十五日也。計公在世年凡二十有三。寺去瑞山可三里許。名證果。實以公故。公入涅後。凡已數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二

百餘年。祈禱必應。宋淳熙七年。邑久旱。令唐弼者迎之。至。建道場。求雨。卽得。又慶元元年。邑令黃迎禱於寺堂。其年八月。令廖視設供。皆感應。其二。年秋。連雨水傷稼。廖令復於八月二十日。詣公祈卽得晴。至民間疾疫。禱之無不應驗。邑士庶迎像至萬壽宮寺。中流舟溺失所在。至晚卽復出於寺前深水中。元至元元年。三月早。邑令田居敬主簿。關惠縣尉鄧英。集士庶。迎至萬壽寺得雨。於是合邑父老。以白於上司。奏於朝。以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勅賜賓公生佛菩薩。坐鎮於萬壽禪寺。入大明香火不絕。至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初五夜。見夢於寺之北丘云。冥冥深夜中。狂夫折我齒。流血顯神通。狂夫自逝已。覺卽視之。果有人折傷公像之齒。血流遍體。立捕獲以聞。邑令責之。懺謝。用銀鑲復其齒像。至今士庶之設供祈禱之。無有已時。

黎遂球曰。如我所聞。佛在世時。飲食洗足。亦同凡小。故乘笠渡流。或且訶

之。天人獻供。悟後寂然。若賓公者。其行事多神異。至所稱拈花擊磬。皆無上上乘。又豈特四果聖人所修證也。因就往昔相傳。卽其所述示偈述之。不爲增損。以俟當世之大善知識者。

阿顛傳

端之白雲山。其頂有湖。故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爲氣。故其出雲蒸動。深糾。人入其中者。如虱入人破袴綿絮間。甚至對面不可相見。山故蒔茶。在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烹之作素馨花氣。人多喜之。不能恆得。僧恃茶爲給。聚居其上。頗有田可耕。與人煙隔絕。不能行乞也。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居僧寺。時爲之採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幘織爲履。比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掛之杖頭壁間。或食或不食。時出去入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相解。因共呼爲阿顛。其腰間有如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一

三

熟。熟可與爾共食。視其睡席。則當中有雙手掌痕。中夜聽之。喃喃不知何爲。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僧戲謂汝可爲尋之。顛忽編草爲索。曰。請繫之。至。旣薄暮。望之不見。還。返照射入峻坂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環一白額虎頸。虎跳躍則與之偕跳。遙見人。則益以拳鼓虎頰。持其耳急來。人羣出觀之。近且皆畏走。疾語顛可放之。或蘇蘇語。謂且勿放。於是持至寺門。引虎頸中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大畏人擊狀。人以此乃怪異之。顛故如嘗遊。人因聞而就之語。不恆得見。或見之語。亦不相入。禮之則走。蓋至今在白雲中。

蓮鬚閣文鈔卷十三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緣疏類

為高座上人募檀香裝準提菩薩像疏

題報本菴募緣疏

題藥僧緣起

為本如上人白雲蝴蝶洞淨室募緣

修建青蓮菴募緣疏

白雲雙溪發建放生池募工疏

題智開士募緣疏

甘露菴募緣疏

為九華山僧募緣疏

蓮鬚閣文鈔 目十三

修復景泰寺募緣疏

募化送子觀世音像疏

瓦屋山靈音寺募香像緣疏

廬山臥雲菴募化供器緣疏

蓮花臺菴募緣疏

曇上人城東新築募緣疏

募修訶林臥佛閣緣疏

劉居士攢米疏

廬山雲居寺募圓通觀音像裝金雕座疏

蓮鬚閣文鈔卷十三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緣疏類

為高座上人募檀香裝準提菩薩像疏

佛與儒其同異非可以口舌辯也。吾頃與劉子魯生過雨花臺。入高座寺。登木末亭。拜正學先生墓。風雨烈甚。因憩而歎曰。世有貪生怖死。可以為儒者乎。夫此事不明。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除却四大。不知向何處去。於是首鼠兩端。即退而言功名之事。尚多棘手。此亦吾儒之最可憂也。夫然則先生墓在。即以作儒者尸陀林觀可矣。吾觀今日儒者多皈依佛法。持準提咒。謂可致功名。猶運之掌。試之果然。此不謂無說。夫持呪斯志一。志一斯其所為。無不知之明而守之定。故能成焉。是故鬼神為之守護。實有之也。由吾前之說觀之。大小精粗。可以推矣。吾故曰佛與儒其同異非可以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口舌辯也。吾因失怙斷肉。因斷肉而依於佛。以視吾母永吾願。大事因緣。蓋不能無吃緊焉。故學佛之徒。吾多敬而信之。無住師從金陵以訪吾年友李子季修至粵。則以高座寺準提閣募香像。故陳懷我邑師寓書於吾。囑使贊而成之。粵人邇稍稍知信佛。其為儒多稱江門歸善。或以為二公皆禪。即禪未可非也。吾是以益樂為師言之。使學佛者不可不施。而其為儒者尤不可不施。則師以供準提而滿願。而施準提者又何所不得滿願。吾尚望方先生讀書種子不絕於今。如陳楊兩先生者。擊擊肩摩也。或謂方先生名成矣。其功多可議。事多可傷。則豈足以知儒者之心乎。無住師還奉像於閣中。有拜先生而過者。與夫其為儒而求呪力者。請試以吾之言問之。吾將來商焉。

題報本菴募緣疏

蓋聞吾人隨處有一肉菴。以眼耳鼻舌為四大天王。以身為欄杆垣壁。以

意爲輪藏。以心爲佛。今波波逐逐。以色聲香味。輦穢其天王。以塵緣狂觸。顛倒其欄杆垣壁。以非法割裂其輪藏。遂使如來眞身。不復見相。猶曰。吾興隆正教。吾修福修慧。不幾大可笑哉。雖然。亦唯其非眞正留心正教。修福慧耳。夫以佛爲性命者。又將護四大天王。如其眼耳鼻舌。莊嚴佛土。如其身等輪藏。爲如意寶。今住持者。試作如是觀。見種種色。聽靈鳥歌。聞梅檀香。餐無上味。放眉間光。獲如意寶。則甚喜。反是則甚不喜。而姑悠悠。忽忽以聽之。緣至可乎。今檀施香者。試作如是觀。見盲聾人。啞吮臭惡。肢體殘弱。商量顛倒。則惻然動心。思爲之所。而於佛子乞募。姑作人情。酬應可乎。報本菴以報恩而名。其心與佛相通可知矣。年來。雖有修創。諸宰官長者。疑其身相之不端。不大如眼耳鼻舌之位。未當也。是以有募緣之舉。諸佛子從羅浮山下。來以語居士。知其心之切而事之必就也。爲後二說。以告之化者募者。其前一說。以告之菴成而薰修者。并告之未嘗有菴而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二

薰修者。

題藥僧緣起

我聞佛在世時。曾發如是大願。願爲一切藥。藥諸病人。而今長齋長者。道來。乃願募爲藥院。藥諸佛子。以諸方參學。四事未備。佛子大事未明。無常迅速。爲可憫。故以人身難得。得人身已難得。爲僧。有如眼光落地。地獄見前。惡業未除。中陰無主。爲可憂怖。故於是居士。適至。合掌讚歎。願其成就。然有疑義。擬問長者。及院成。已。因問佛子。我聞藥可已病。然設執藥成病。當以何藥。佛子有麻三斤。鎮州蘿蔔。趙州柏。乾屎橛。不知是方是藥。是病非病。萬一誤信。或復印以冬瓜。印子恐流毒傳染。至害多人。不如趁病一棒打死。尙可令行者飲其髓水。猛然透發。是卽爲藥。長者醫王弟子也。聞是語。已默然自信。大衆檀越。歡喜無量。遂爲書之。時崇禎甲戌。爲本如上人白雲蝴蝶洞淨室募緣。

由仙城之東北出而蛇行。可十里許。卽得白雲。白雲之冒。望之童然。其中水激聲石如齒。則蝴蝶洞爲最。本如上人居之。予友王子諤。士傳子由庚之所稱道。其淨行也。倘得錢數百許緡。補其風隙。種竹數百箇。松數十本。爲堂能棲衆。樓可望遠。則遊者居者於道均有助矣。是爲募。

修建青蓮菴募緣疏

出仙城之東郊。不十里爲青蓮菴。菴前左皆水。爲海印寺。爲琵琶洲。爲黃木灣。煙波相錯。每風潮上下。則樹短如草。舟浮如鳧。隱而望之足樂也。其西與北則山色松陰。又相爲蔽。漏不嫌於率曠。倘得高其宇。拓其址。爲閣以供世尊。環以窈窕疎廊。使行者於焉焚修。居士或借一蒲團半榻。以避囂俗。當不啻雨花木末。虎邱靈隱諸處。吾粵有名地名人。而無名利。予歸來。偶支藤過此。實徘徊不能已。住持幻公曰。居士試爲疏焉。如募得錢若干。當辦此事。予固知吾粵人當無讓金陵姑蘇武林人。當無吝共成此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三

事須疏。

白雲雙溪發放生池募工疏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善哉魚鳥之性。愛欲其生。惡欲其死。惑也。凡夫之情。矧緣愛之。乃欲其死。口之於味。有命焉。夫由不仁。是故不知物備於我。弗若矣。放生之教。正法所崇。今推福慧所雙修。豈特人天之十善。況以持拂子數千里。山水飽參。兼之提話頭幾十年。生死流斷。如雪牛禪師者。大衆咸仰四事攸供。昔雙溪精舍之開。實十方檀信之願。始而林間鶻徒。將同古德之緣。今欲山上魚游。共證徑山之道。因復鑿斯池也。成水邊林下之觀。聽彼舍之圍焉。卽七寶八功之樂。倘悟嶺頭張網。殺活由他。須信船子離鈎。機緣可待。爲此工程。仍行化募。急須布施。大破慳癡。毋使董斯役者笑曰。譬九仞掘井。猶不及泉。乃若知因果人。必云造七級浮屠。同茲救命。請思非魚而知魚之樂。可從放生契無生之宗。

題智開士募緣疏

佛以緣成者也。予長持隨緣二字。謬謂可得安心之要。以故當世有大善知識。予或未知見之。而聞黎開士從予水邊林下過者。往往盡歡喜心而去。要之亦隨緣而已。然凡夫五眼未開。又耳輪邊無豐干饒舌龍蛇雜處。未必能辨。則求雨土龍。非為無說。夫乞者既不應分別貧富。豈施者乃得揀擇聖賢。況五臺文殊。欲見即是。始思布施隨緣。最是檀波羅蜜。與般若相通。亦言夫其心之安也。智生上人從江西來。欲塑檀像一尊。久而未就。且四事不足。尤可愍者。予邂逅於暮潭舍。與語心大不安。又自笑。予年來以隨緣故。室無長物。思力任之不能也。諸同好兄弟亦既喜捨。而閱歲餘。竟未得度嶺去。今遂別予。欲持鉢他州。予以為今日學佛人轉多。則布施錢益少。以各家自有蓮花座。上人安肯為少年開士施捨。然倘有信子隨緣之說。則施智生亦何必非降福因緣。又何必供養叢林。喫棒勒碑。究竟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四

大事不肯關心。亦猶之乎好名而已。請共思之。若夫為何而施。為何而乞。從來分明。不昧智生。豈無所以處此。予勸大眾只隨緣布施。定歸福田。定心安。

甘露菴募緣疏

聞之。參禪學佛。為了生死也。而義俠之士。往往已能輕之。此同乎異乎。予恆拈數語為怖死者道。謂即如驪龍有逆鱗。攫之者死。而海大魚乃不得不烹。由古及今。觀之。鷓鴣先鳴。衆草不芳。則寒蟬抱樹皆死矣。然則生死之惑。豈不可解。童子鴻不因人熱。死則要離塚傍。要離燔妻子以俠稱。鴻何甘心因之。今人厭世情。暄炎。輒思逃禪。鴻乃寧依於俠。善哉生死事大。禪尚有口頭三昧。俠士證之。尤為親切。以俠語禪。如所謂忍辱仙人。及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將無同哉。白堤故有五人墓。五人者。天啓間以擊緹騎斬於市。葬於此。其地魏瑤祠址。僧智光因而為甘露菴。庶幾勝作守塚戶諸

宰官。居士樂為稱之。比欲開禪堂接衆。因重索予為疏。予謂智光昔以佛度五人。耶。今以五人度諸僧耶。此事因緣。不過作如是觀。然予觀世尊。當時能多生捨身。不以為足。今纔有悟入。便稱善知識。問末後一著。不知與五人者孰優。遂不辭書此於諸公語後。談至此。覺身命可捨。而錢米乃復吝惜。無有是處。願并持以告之大衆。

為九華山僧募緣疏

九華為地藏道場。山僧心水。遠來海上。欲募檀香。裝地藏菩薩像。還芙蓉塔供養。予聞地藏本願。必度盡地獄衆生而後成佛。倘人皆信心布施。即此一念。便是脫離地獄種子。如此則心水造菩薩像未成。而菩薩佛相早已先成矣。大眾毋得視為尋常布施。是為僧造菩薩。是為菩薩造佛。是為自己造佛菩薩。請共商之。須疏。

修復景泰寺募緣疏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五

白雲為粵省主山。右景泰而左月溪。景泰故稱羊城八景之一。林徑水石為尤勝。嘉靖初。督學魏恭簡者。慨毀之。然山門香火。至今可識。邇者法幢大興。諸居士以外護自任。鐘磬唳聲相聞於路。予恆謂法王子欲廣封建地。即繼絕舉廢。議烏容緩。矧山勢實雄踞城北。俯瞰都會。其間蜿蜒甌脫。使非藉緇流焚修居守。善信參求。絡繹來往。恐不虞卒然保阻。亦非所以鞏護金湯也。我國家崇儒反經。而佛教并重。正有深意。如恭簡者。亦知其一不知其二耳。自吾師宗伯陳公開闢雲淙。予嘗從遊觴詠。以為飛瀑交流。巒岫蔽虧。較勝弢光靈隱。倘得倚背相望。多梵刹若三天竺。令遊人隨處可休憩。則宗風雅新韻。不交振乎。會僧某有復景泰之舉。遂欣然為疏以請之。諸宰官長者。知必歡喜捨助。其或有借恭簡之說以護慳囊者。當無以難予也。

募化送子觀世音像疏

觀世音菩薩像。童子拜仰於前者。此爲善財無惑矣。有白衣而抱子者。豈亦善財耶。善財參觀世音。乃使之受生人間度盡一切。或令遍歷五濁界。如婆須無厭足等。化其執情。此俱理之所有。抱而送之。理之所難解也。然而求之必應。夢見必徵。則又何爲。曰。予觀法華有之。求男者。卽生福德智慧之男。然則白衣而抱子。觀世音之像不誣也。杜甫稱徐鄉子。謂孔子釋氏親抱。送取之。此也。章貢僧海清。以予粵多香。特爲募白衣送子香像一尊。予願勸助。且以告大衆曰。當生子少而爲儒。居美官老而學仙。似陶弘景張良。末後成佛。不畏諸苦。又何必不號善財。然予之生。實吾母虔禱大士而得者也。是以深信奉勸。

瓦屋山靈音寺募香像緣疏

聞之。山河大地。皆佛法身。一切衆生。具有佛性。今舍己性而覓佛。已甚可笑。乃未明佛性。徒爲莊嚴佛相。夫香亦朽質。匠爲工作。而以彼因緣和合。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六

立見成佛。具佛性者。乃多生顛倒。甚至芒鞋踏破。無有覓處。此何得不生慚愧。雖然。要爲衆生。不識法身。故顯像教。明白性。故以檀施。引令成熟。以是等之。乃無有二。若予輩屐笠所過。山水名勝。輒思爲佛刹莊嚴。非不知同一法界。而於廣長清淨。視同螺髮蓮目。尤深渴仰。此等應是遊觀夙習。揀擇淨垢。心知難免。善知識一棒。願從此處。引入勝地。亦自謂不爲無功。瓦屋靈音寺。持心上人。平易真實。來居訶林禪堂。一日相過。以募化香像爲懇。且縱談辟支道場之奇。予因舉禪惠大師。錦府豈從機上織。劍門寧自匣中開句。相與送難。復戲爲題曰。靈是聲音九折腸。蛾眉平視辟支光。法身相好屋非瓦。定有布金興道場。持心合掌作禮。卽請爲書之。告大衆檀越。

廬山臥雲菴募化供器緣疏

居士賣文爲活。亦復以文布施。廬山臥雲菴有僧。自明將乞諸宰官長者。

爲造供器。還山奉佛。因以茗餌先乞居士爲疏。居士所欣然作語。吾墨有香。吾文有光。吾筆有花。以是作供。已具威儀。何假更募。僧仍合掌作禮。謂施香器。當令瑞煙如居士墨。一切相傳。希有心法。無有斷絕。花燭各器。當令以一切景色攝受。皈依如居士文筆。凡具眼根。無不讚歎。渴仰。能施所施。皆以福德。同向於佛。願與居士如是增長無量。居士大笑。今大衆慳囊難破。何不遂願是菴。同竹影寺各器具足。不煩乞募。僧乃喟然乞書以問大衆。倘果真如法身得證悟者。則有日月爲燭。爐峯爲香。太華爲花。何必是影非影。是雲非雲。有如否者。定須以檀施生福。

蓮花臺菴募緣疏

嘗讀阿彌陀經。稱西方極樂世界。凡人修心往生。可以見佛成佛。意殊言之。晉末諸賢。所以有東林社也。自初祖入中國。始有宗門。學者好其便捷。則幾厭夷淨土。亦如今談詩家之厭初唐爲不足學。此果能而不爲。抑爲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七

而不能哉。今善知識如林。而雲栖老人終不可及。何也。予友謝敦始先生。頃從予先高士談詩。好爲初唐。既去爲小官。今老矣。則謀於其村居市橋之僻處。與僧雲影結一菴。勤修淨土。或笑謂敦始談詩談佛。皆取其便易。可藏拙耳。予則正愛其下手誠實。當有人處。願大衆竭力助之。昔靈運心雜。乃有生天成佛之說。菴旣成。吾當以勸敦始。吾家板橋相去不遠。予歸且修先高士蓼水居。日相過從。學廬山當日故事。不知山僧能許我開酒禁否。吾當以勸雲影。予斷肉多年。今且擬斷酒色。則又惟敦始有以勸我。但恐衆慳未破。此事未卽成就。吾爲此疏。先勸大衆。

曇上人城東新築募緣疏

曇胤上人居蝴蝶洞。今移城東白衣菴左。曇胤道貌率拙。乃得廣社諸居士爲之卜地築室。因緣固非偶也。諸居士結放生會。久思一精勤開士爲之贊導佛事。乃得曇胤相與發起信心。由戒入定生慧。更非偶然也。今盡

諸居士力量所供蠶胤四事而外。爲佛堂。爲參禪。念名號。作觀。蒲團坐臥。四衆處。爲放生也。金粟飯。供皆蠶胤之來。所本無。而居士之所不能。即有大衆宜知之。其有施助。若成。諸居士之事。實共獲放生之福。此爲諸居士募。抑爲蠶胤募。抑爲檀施。諸宰官善信募。請思之。若爲居士。則固已先爲檀施。爲蠶胤恐無以易其蝴蝶洞之樂。而爲募緣。作疏者。又何如記蝴蝶洞之妙。寫泉石。不煩善巧勸諷也。請思之。均有福德。不宜吝。

募修詞林臥佛閣緣疏

臥像爲世尊入涅槃。即穢跡金剛神呪所由始。今建刹必有之。其意欲學人頂禮。一者觀大事究竟如是。一者信滅度後希有難得。應遵教。古詞林自盧師悟後。此事無有承當。適歎爲疲於津梁耳。雪廬道人精進者。先莊嚴此處。會應彈指上彌勒閣。須疏。

劉居士攢米疏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八

經言施有內外。外爲衆生。內者爲身。有諸蟲飢難忍。故以予參之。吾有法身。日月如目。須彌如頂。世界衆生皆吾身。吾飢而死而不得道。又何以能滅度衆生。故學道人不肯飢死。求施於人。爲自內施。亦外施。故學紫毫居士長齋數年。其身諸蟲如度荒歲。嗷嗷久矣。然猶授徒得食。依僧分食。諸蟲倘知。當相告言。但願衆生所作俱辦。何必過求。作貪嘔癡。邇來歲荒。衆如居士身中蟲。已市斗米食。需錢百餘。於是居士依僧不可。授徒無人。幾於嗷嗷以歲試。故來仙人城。諸相識者過。則留食豆腐波菜香稻百粳飯。食已訖。不亦樂乎。愚哉諸蟲。定相告言。歲大豐。已而實不知。或遭風雨。或值忙務。居士在門。主人他出。又或欠伸視日。厭客一茶宜退。居士遂巡。諸蟲內訌。其爲荒歲。殆有甚焉。予謂居士且止且止。我有虹岡。其上竹廬。即借居士如其無食。願諸相識共攢粒米。日可二升。以供居士與其從者。倘遂行之。則身諸蟲又歲荒。已而實可度。居士唯然。重語居士。尙有諸蟲。

即彼衆生。所願居士願養成道。以滅道之。又願居士雅思淵才。讀書爲文。而成進士。濟人利物。報衆恩德。相識衆生貪嘔癡。故以現在米求未來施。又願居士記過去事。無不得矣。然住於相。還如經言。諸君外施。居士內施。此義爲實。如其不然。居士飢矣。諸蟲飢矣。滅度衆生。誰學道者。故知慳吝受諸蟲報。

廬山雲居寺募圓通觀音像裝金雕座疏

觀世音菩薩以大慈大悲。現爲千手千眼。予嘗思之。爲觀世音故。即此千眼。可名千耳。以眼爲耳。無非慈悲發現。如是則千眼互出。皆因乎心。心本大圓鏡。知雖千百萬億人。同此一心。故不可以數名。名之圓通。野生上人從顯大師以禮圓通觀音得悟。由清原而住廬山之雲居。已歷年歲。茲來粵爲化募菩薩香像成。且奉之雲居。尙須得錢數萬。用裝金及雕紫檀爲座。以商於予。或謂所貴香像爲其香。故今金則非香。座則非像。恐布施者有分別心。予謂菩薩圓通。總千手眼。則衆生手眼。所至皆是菩薩慈悲所攝。故金以眼發。座以手舉。即此以悟菩薩圓通。尤爲親切。如是故應檀施。毋吝。速成圓滿功果。須疏。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三

九

蓮鬚閣文鈔卷十四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贊類

王氏世德贊并序

鼻聽法贊并序

梅檀佛贊送知印長老并序

金明甫先生小像贊

雪山道人贊并序

張年伯壽贊并序

匡頂了宗師像贊

蓮鬚閣文鈔 目十四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四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贊類

王氏世德贊并序

予誓斷肉於茲五年矣。夫羊人相食。佛宣其惑。庖廚殼棘。儒術首仁。而世人猶味彼耳聞。先此口受。予每就諸所快意。曲為推說。今佳人韻士。香澤是飾。顧頭脂甲。垢剔去務盡。而甘受此死氣。溷我靈腑。可笑者一也。今絲竹好合。歡賞作歌。一人向隅。衆情不樂。而湯魂啜痛。机肉鬱苦。以為吾適。譬命酌於狂狴。選侶於囚徒。可笑者二也。今嘉辰吉日。食祝觴頌。富出必誠。萬壽為期。而死天刑殺。不思諱忌。可笑者三也。至於糟邱杜泉。謂樂相樂。要之失吾三萬六千之日。亂我耳目視聽之常。與其閉關。毋寧獨遠耶。或曰。人生世間。延年衍嗣。殆特斯也。則盍於姑蘇王德操先生觀之。王氏

蓮鬚閣文鈔 卷十四

一

斷酒肉。夫婦凡已四世。至德操行。年七十而能生子。詩脾不衰。游履益坦。倫斯世人家。家若王氏。即未能如極樂國土。較淨居天宮。當必不遠。今讀其世德諸傳。皆壽考令終。預知時至。龐家夫妻。將無憾焉。劉安雞犬。何足云也。夫以出世法言之。王氏積善已久。其後似當托天人之師。即以世間法言之。如蕭門之八葉。宰相。鄴侯。稱白衣山人。端可預卜。予以甲戌之夏。重過德操。交其人。因及先世。歡喜敬重。非徒以同嗜云者。為作贊曰。太原之王。爰居三吳。斷肉惡酒。不入時趨。樸素敦厚。花竹獨娛。其生栩栩。其去如如。至於德操。昌厥詩書。承先美蔭。啓後明珠。逸民表裏。仁者源流。叶天所必興。以概頑愚。

鼻聽法贊并序

黎子居晴眉閣。有道士張清如。使其徒詒香一丸。云是遍遊名山。采最貴香品所製。蓋有得於壇經定慧諸義。借物表心。將以使人緣心見性也。黎

子受而藝之曰善哉道士夫能以香說法吾以鼻聽雖耳聆梵唄眼觀文
義口啐真言何以加乎然嘗讀楞嚴所標功德最歸於耳故音云可觀不
云鼻聞道士胡不善習天樂曰立高處順風而奏使人聞之皆得證性而
必假香木又假火燃凡夫鼻端爲五濁灌塞非徒難究其義恐亦莫味其
氣如是則如須彌爲丸用劫火燒究竟無爲抑予嘗出閩外見有蓮華始
放歸臥是中朝氣澄湛以意觀之而予鼻端乃作蓮香因知鼻根能遠攝
塵則亦能近離障礙如眼隔一紙輒不見物耳聽既窮意豈能得如是則
從鼻說法是或一道爲作贊曰
香則是木以火燃之氣則是煙而香在斯道人見性煙未起時煙盡爲火
吾烏乎知是不可即亦不可離

旃檀佛贊送知印長老并序

如我所聞黃梅師言嶺南無佛而曹溪師言有即有如我所見何所而無

蓮鬚閣文鈔

卷十四

一一

有檀香買積聚錢貨云是旃檀不受劫火作佛事者則以旃檀如是成佛
而此買積聚貿易其錢轉多亦或捨錢得作佛事如我所觀佛在微塵遍
恆河沙千萬億劫何向之不在如我皮囊中有性種究竟成佛何劫可壞
爲佛像故取舍罔盡而彼皮囊隨石火熄何曾經劫於是嶺南爲旃檀佛
以無佛來以有佛去惟旃檀故智印長老從南岳來如是成佛善哉善哉
而我則疑旃檀是佛佛是旃檀譬如智珠是珠是智譬如心印是印是心
長老智印來本何像而旃檀佛斯則有像一轉輪間是錢是香是莊嚴相
如以香故則得成佛惟有嶺南如以錢故或復不也何獨嶺南不一有皆
有請爲長老究竟斯義願作佛者無不成佛請觀於錢已復得香又復得
佛莊嚴美好諸相現前則亦何處而無佛老長老歸去告諸弟子作如是
念如是曹溪如是黃梅勿煩去來當盡成佛爲作贊曰
稽首共皈依妙相莊嚴佛佛相滿空虛觀盡微塵國十百千萬億度盡衆

生苦天龍金剛王無量相守護

金明甫先生小像贊

於戲古有隱乎賣漿而今也其人乃出乎言夫子之鄉惟孝也是以其風
高而流長如徒以却金爲奇是稱婦人之行謂其不淫吾往往爲世俗之
立論者傷觀先生之遺像其試亦呼而與一商可乎

雪山道人贊并序

雪山道人不知何如人辛未之夏與夏子偕來居予東壁予每奇其所爲
以訊夏子亦云從姑熟遇之而已道人喜臨池讀書能詩酒以予觀之恆
若有所不釋於中者而澆之以酒潑之以墨與古人語悲歌當泣豈誠有
不得於世之感乎抑予讀西方聖人之書有云雪山多藥能已人種種病
苦夫對病爲藥身亦幻形苦將何有然則善調心者山河大地皆是雪山
矣又胡不作如是觀如謂不然請觀道人之像因作贊曰

蓮鬚閣文鈔

卷十四

三

謂水是雪人不信謂身是空誰其然鶴骨鸞目來翩翩雪山道人疑仙
狂叫酒墨氣耶煙醉鼻如雪抱月眠以人還人道還天道人幻形琴無絃
伎倆神色誰爲傳善哉皈依雪山禪非相是相能隨緣道人小像金臺蓮

張平伯壽贊并序

世出世間之事遞相非也良農之子種麥二種糝羹爲飯滿獻其親如有
德色顯榮之士視而笑之曰若孰與我高爵腴祿爲五鼎之養羅列而拜
上觴者皆公卿之子女樂相樂也而文章功業之士笑之曰又孰與吾能
使百世之下莫不傳吾親爲某也之親而導養之士又從而笑之曰惟名
得於聞聞之不聞名烏乎慰又孰與吾爲熊經鳥申之術可千百歲而更
有笑之者孰與修縣鼓之觀奉吾親於蓮花臺中如是則可以後天地而
不壞而大覺之師起而笑之曰又孰與卽心了然如如不動剎那億劫無
有斷續故供香積飯爲法王眷稱文中王證金剛果以爲親壽雖仲尼之

孝歸舜武。不過於此。年友張子荊公世德相承。奉尊人年伯先生之教。幼有文章之譽。弱冠卽舉於鄉。先生道器堅貞。五福咸備。才全品重。爲藝壇名宿。深於經術。至今猶以舉子業應試。鄉國之士望而宗之。先生固操觚自信。終當以焦尾騰飛。爲蒼生霖雨也。荊公則皈依心大教。殆將二十年所。時從禪師空穩和尚遊。得傳心印。於是當先生初度。戚友之屬無不致詞爲祝。荊公於遂球交最愛。公車之路。恆同往來。則相與謀所以爲先生獻者。因歷述眞修九端。以當九如之頌。遂球聞之。徒自歎其未能。而又以信先生之喜。可知夫人能知空之空。而不知不空之皆空。抑人或能空不空。而盡不能空空。遂球於道無窺。固深有以悟夫眞空不空之爲上壽也。爲作贊曰。

謂名不朽。以爲實寶。爲身不朽。蓋有眞身。以氣滋肉。不如煉神。未離陰陽。亦復屈伸。至哉大覺。從無古今。仁孝反哺。惟斯法乳。慈父受之。雲歌天鼓。

蓮鬚閣文鈔

卷十四

四

億萬無疆。世作霖雨。

匡頂了宗師像贊

是了宗師。是持戒者。曾講楞嚴。忽然而啞。剝皮刺血。之乎者也。轉金剛竟。此語非假。我今聽師。談風洒洒。楞嚴法筵。是在般若。教乘禪戒。若東林社。如虎戴角。馬殺天下。咬人大蟲。其口甚哆。髮長血鮮。寂然而捨。若不了漢。宜一棒打。

蓮鬚閣文鈔卷十五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銘類

十不可銘

斷肉銘并序

韓子自於端州下巖采石爲硯索銘

蓮鬚閣文鈔

目十五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五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銘類

十不可銘

十不可者。於世間法有所不可也。遂球今爲世間人。且求其可。因是條疏諸款。自誠告人。

一字不可輕下

一者綺語豔詞。不過一時思致所及。然而傳之闔閭里。使人心迷意蕩。有壞世教不小。昔人所云。文章憎命達。未必不由此也。若復能從中下一轉語。所賴我輩慧業文人。

一者筆墨因緣。不宜濫混。苟非其人。徒爲長惡。且每讀古人之書。凡有貽贈。俱不忘規。今也不然。亦宜於中寓鼓舞進勉之意。使其人因之日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一

益。大率以孝友忠貞爲本。

一者著書立言。務在引人爲善。雖戲謔所成。須以世故人心爲念。尤宜防其行吾說者。漸流爲弊。至或於理未明。輒好名尙氣。毀謗佛法。阿鼻難逃。釋鑑所列現報。皆世間人。非誑語也。

一刺不可輕投

一者匪類之人。能辱我名。且累吾身。甚至借吾之交以行其逆。是助彼爲之。卽爲黨逆。萬一不得已相交。亦宜自遠。

一命不可妨害

一者持不殺戒。可以却病長年。養心修福。

一者與受之際。時或多取於彼。似無大傷。然而因之損忤。致生病害。人物皆然。是故有損於己。可以利他而爲之者。佛菩薩大仙也。無其損故無損於己。可以利他而必爲之者。聖賢也。有損於他。可以大利於他而

亦爲之者。下至豪傑皆然也。有利於己。所以利他。無損於他。可以利己。而始爲之者。不失爲自好之士也。有損於己。可以利己。而爲之者。惡人也。無利於己。可以損他。而亦爲之者。戾夫也。有損於他。有損於己。而亦爲之者。凶人也。究竟有損於他。無利於他者。皆能損己。故惡人戾夫者。皆凶人之類也。人能每卽是例之。庶幾可致祥瑞矣。至於處人之有罪者。尤防過當。非其人。非其時。非其任。而動云除害。潛長殺機。名爲善事。而受惡報。不可不謹。

一者自重然後可以重人。若云接引化導。尤宜誠篤。

一溺不可復留

一者童妾器玩才藝之類。皆是去時將不得者。不如視同敝屣。庶可掉臂游行。此在頽年。尤宜解脫。然於尋常時。正須作如是觀。鍾伯敬先生詩云。畏君知儂心。復畏知君意。兩不關情人。無復傷心事。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二

一者日用經行。都無耽戀。遇事不爲人窺。亦不爲人所劫。可以道行。吾所當爲。至於交游之道。尙且不可煩數。貴定其神。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

一語不可傷物

一者不道人過。庶幾其人悔悟後。改之無迹。卽相對於無人之處。進說陳規。亦宜令其可受。倘恥心一破。易轍難矣。故有名爲勸善。比之長惡。殆尤甚焉。雖父兄之於子弟。皆然。不可不知。

一者啓牘言事。鞭笞之下。因而病斃。於心何忍。若其無罪。爲利囑托。誓不肯爲。至於小嫌積忿。公私讚毀。尤與蛇蝎無異。正人君子。且聞而鄙笑之。有以知我之爲人矣。於彼何損。若能損彼。於我何益。

一者公事相爭。持之務正。然亦宜使其人可以爲易轍自存之地。庶不至構成禍端。煽害流毒。

一事不可出頭

一者藏名可以待時。今日所見爲是。他日必見爲非。不致悔之無及。

一者不爲可以有爲。居功居名。皆能障礙。容易墮落坑塹。

一念不可閒過

一者所以斷惑還明。每一念起。已費幾呼吸。人生三萬六千日。其呼吸可合計耳。雖復克念。亦能有幾。乃無記昏迷。悠悠度去。豈不可惜。加之妄相所存。幾何人而失。念其人可知。

一者雖對可憎之人。狎戲之事。亦不必厭。亦不必薄。恃吾有以勝之。自能相與於無相與。而各得其所。儒曰。主敬。釋以禪觀。無之不宜。

一交不可輒求

一者不得則怨得之。復望其能久乎。

一者受人恩惠。於行所當行時。亦易爲其所制。故不如先勿求之。且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三

不輕求人。而吾言亦重。可以救人利人。

一文不可浪費

一者所以養廉。若妄過費。必致妄取。

一者宮室服食。享受皆有大分。若過於前。亦難爲繼。不如留以待施。且有功德。

一樂不可忘憂

一者世人所樂。乃所不樂。觀於酒過醉時。色過度時。試問其人。今見如何。推之便見。

一者非徒情好之私。每有患慮。卽如道義相好。亦宜防其妬忌嫉害。與夫所趨之勢。有時難反。由是則交道中。庶有恆樂。

文人。不護細行。率借靈運。生天在前。成佛在後。語以爲口實。近重悟輕修者。復執一切無礙之說。豈獨細行不護。并根本重戒。亦夷然視

之可嘆也。吾友黎美周氏爲粵東文人。初示余副墨拾遺等編。風流絕代。私擬美周極其才情。恐不免浸尋墮綺語。如山谷老人犯圓通秀禪師之戒。今來湖上。期作小集。余愧老聾。三十年學道。猶不無何肉之累。而美周長齋疏食。已六年於茲。其於根本戒嚴淨已如此矣。瀕行。出十不可銘示余。則於種種細行。卽一針鋒許。不自放逸。然則美周故居然道人也。文人云乎哉。憶山谷有云。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正當滴水滴凍耳。故其發願文。誓斷淫慾。食肉飲酒。其言痛切。讀之汗下。乃至食時。作觀拈匙放鉢。亦毫髮不苟如許。以美周方之。蓋古今一僕矣。余是以愛之重之。爲題數語歸美周。并以告世所謂文人者。甲戌秋日。武林社弟聞啓祥書於江樞菴。

斷肉銘并序

遂球於先君之變。甫釋負版不食肉禮也。頃者七七之間。恆有所夢。遂球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四

感之。誓終身不復食肉。既而恐人不之許也。於是托身佛前。作誓願文人。乃安之。客有謗者曰。子今且儒其身者也。請如儒以三年而已。遂球不對。邇有謀所以攻其說者。遂球因告之曰。吾不忍也。請陳吾不忍之狀。先君年幾及強。有子不育。鬚髮早白。吾母哭之甚。乞之於觀音大士。得遂球始名之曰妙明。幼多病。不食。惟好食魚之頭及魚腹腴肉。先君時館於外。貧甚。輒付錢歸。或歸共食。得魚必割頭及腹肉以飼之。曰。兒長當好學。無忘反哺也。既遂球年十五。患痘。先君掖之起臥。舖而食之。遂球長每恆自念。所以爲反哺者何力。何所得。非讀書不可。於是亦館於外。則先君操家計。日給之。食徒勞苦。當是時。先君亦食無重味。曰。吾以身教諸兒也。其實食指日煩。非省約。且糜麥不供矣。遂球不孝不與知也。先君舌耕於外。居閩汀者二年。歸而遂球始試。爲諸生。卽獲雋於鄉。上公車罷歸。先君淡樸如故。室故逼甚。客有來登堂者。先君煩之。命遂球假館於外。且以舌并。爲

人子之禮。必有侍膳。遂球未之常行也。憶一日有從兄過遂球館。留之飯。童子進半魚。先君不食。起而歸。遂球意爲家中當具軟肉。卽去。亟趨歸視之。則粗淡尤甚。於是大觸懊恨。至今言之。尤痛苦於心。嗚呼。先君竟以不逮祿養逝矣。遂球忍乎哉。遂球得享蔬食以終老焉。斯已爲幸。至於儒佛之辨。吾何敢知焉。因爲銘自警。且以告人。銘曰。

嗚呼。羊人相食。其西域聖人言之也乎。援弓射鳥而何。姑啄斯也乎。鳥鳥者哺而將銜斯。何飛也乎。嚼嚼之甘而咽之。知也乎。嗚呼。物之命也。而餐人之命也。而亦豈不冤之。嗚呼。奉而觴。登而堂。御七箸。其能忘之也乎。嗚呼。而茹茶而飲水。而忘於此。其何所不忘於此。

韓子自於端州下巖采石爲硯索銘

慨茲玄圃蒔筆華。爰吐靈兔耘煙霞。爲蒼羊兮穗實嘉。陸郎包錦夫何加。勉之哉。胡石田之以嗟。

蓮鬚閣文鈔

卷十五

五

蓮鬚閣文鈔卷十六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題跋類

書護松篇後

馮居士寫刻金剛經跋

題徐子能花鳥卷

書小玉詩卷後

古體詩跋

端石圖跋

蓮鬚閣文鈔 目十六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六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題跋類

書護松篇後

梅嶺之得名以秦將梅鎬亦猶邑之為茂名郡之為嚴皆因人傳非孔禽楊果偶相合也後有女子過為植梅其事甚韻無何板折西園公張孟奇曾補栽數百索余為詩紀之然亦笑謂此出於兒女子故佳爾未聞進賢之人必皆朝冠豐潤之人必醫令無癩瘡當不如蘭溪時蘭醉李種李桐廬為立桐君之為尤稱然猶幸其姓為梅使姓雷姓海將無煩霹靂手作滄桑變哉若夫嶺上之松蓋張文獻公手澤每歎行人砍為薪炬惻然傷之茲嚴子次公乃能力贊當道大人申為明禁此舉尤快倘籍其株數記其圍抱部署什五府紅梅司掌之月一察驗傷毀必償他日知不待若孟

蓮鬚閣文鈔 卷十六

一

奇先生再為修種抑余更有笑謔梅將軍與松大夫皆秦官恰可文武虛實相對然將軍乃籍女流當不如大夫之德我次公也姑書是以與之行若如復有違犯當勅山靈以騎石鞭鞭之視方平撻蔡經背若此外尚有英州諸山為糞田者伐去余曾貽書山中人勸令因之去其癡頑俾玲瓏奇怪凡吏此者均與有責焉客乃笑謂使州為萬石君治當有若栽梅女子者為之飾理不煩更囑

馮居士寫刻金剛經跋

寫經功德不可量也若木居士乃能以腕中八法為四大天王善哉余尙擬藉金剛力摧辟腕鬼倘得追美鍾王即刺血剝皮有所不惜居士為我證盟成此一大願

題徐子能花鳥卷

予友徐子能病不出戶而能讀千古書交天下人所居一室如斗窗外有

竹三四本。筍籜穿簷而上。恆不得自見其枝葉。乃屬周自根氏作花鳥若干種。一一自爲詩題之。以當臥遊。誠韻事也。張異度先生爲吳中人。倫師表一見。子能諸詩文。輒逢人說項。曾費以此卷。則第爲題跋還之。於是求觀者日衆。子能如坐名園春檻間。迎遊屐。紛然應酬。轉多事矣。予與子能定交。已七八年。每往來吳門。必過其齋頭宿。偶於書牀間見之。亦不能不爲之流連玩歎。夫羽毛葩卉。得人之繪詠而傳。然所以能速其傳者。則又有所存焉。夫是以信聲實相因之故。子能即不出戶乎。予於是愈知所以爲子能勉矣。時崇禎庚辰七月十一日題。

書小玉詩卷後

十年前友人曾堯臣以所爲女俠詩序見寄。未嘗不思其人。比晤蕭伯玉劉韶也諸公。知所謂馮生。即某君子。而所謂大禍者。乃某事。又未嘗不相與撫掌絕倒也。頃齋居無事。忽報有女山人持詩來謁者。爲徐小玉。前序蓮鬚閣文鈔卷十六。二。固在焉。而所嗷嗷許爲負心者。又即馮生。堯臣墨潘未乾。將無敗興。噫。交情中變。雖發之至誠。如好色皆然。此小玉之所以爲小玉也。可無責於張耳陳餘輩矣。小玉今皈命空王。應知其故。聞堯臣亦往往多投杼下機之感。小玉還相見。其以斯言告之。

古體詩跋

古詩俱出都時作。遂球遠來姑蘇。依座師灌翁李公夫子。已經年餘。茲以甲戌七夕告歸省母。公命多留近詩。因先錄古體爲一類。恭呈教正。愧書既不工。而詩復無佳句。昔宋歐陽公爲主司。得蘇軾。因欲其出一頭地。後軾果繼起成名家。伏維公文章品望。治行名位。固已度越歐陽文忠而上。乃遂球方倦遊無似。且尋惓惓曲引。教惠無厭。所以望之之至。實不止與梅聖俞一書已也。即自待非薄。感激刻厲。何敢不勉。願留此以觀後來。幾何進境可耳。倘觀者謬執是爲刑賞忠厚等書論。則遂球益重悚惕。

端石圖跋

陸公子若涵君隨其尊人廉石公來守端州。愛端之多奇石也。因自號端石。繪斯圖。屬時賢詠之。然聞公作郡大治。有包孝肅風。其於稱廉有以也。豈果如米顛其袍笏下拜者。君之以石稱。又胡爲。予嘗觀蘇端明所爲萬石君羅文傳。稱其行無瑕玷。爲國之寶。又楊鐵崖爲端石作玉帶生傳。皆寓言也。今公爲良二千石。尊龍方隆。君文章行誼。大有父風。當不啻若漢庭石奮諸兒。以醇謹著。迺世邀錫服矣。即遂以癩號萬石。君家將斯圖爲之譜也。何不可。

蓮鬚閣文鈔

卷十六

三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祭文類

會祭憲使洪公文

祭文相公文

諸兄弟會祭陳太夫人文

祭何瑤碣姨丈文

祭外王母文

祭梁夢臣文

祭蘇子文

祭馮玉井文

蓮鬚閣文鈔

目十七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祭文類

會祭憲使洪公文

嗚呼。人誰不死。而公之死也。誰如。人誰不知。如公之死。是以輕重其身。然而或失於智。或失於愚。又誰如公之從容成事。以名則白。以功則膚。其舌似顏。其面似蘇。然而塞塞匪躬。是故功不必自己出。名可以若濡。而卒之天地鬼神。適有以表其忠。公之孤其生也。謂庶幾以全百千萬之生靈。而其死也。實明目張胆。於是使三軍之士。為鶩為鶴。振臂而呼。而殲渠魁。而搆其疎。是故以公之死。不愧於烈。追公之生。不愧於儒。宦轍遲重。而勳勞不可勝書。當其令越。口碑載途。既而國子與與。分曹司徒。人捷公正。人詭公迂。若夫在粵十餘年。粵之士與夫山川險阻。何一不奉公之規模。當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一

其四載廣州。實煩拮据。公也運甓飲泉。民也歌曰。今五袴昔無襦。既而以憲副提兵。入援帝都。人避而佚。公勞且劬。詩曰。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信斯言之匪殊。於是凡艱難之所為。惟公之可與俱。昔之山寇。留公任之。公乃犁其穴。城其居。是以立州設屬。為平治之區。今之海賊。屬公任之。公死而生。生而死。開其間懈。得其實虛。是以功終立。義終取。又非如慷慨激烈。無補於事。徒殞其軀。嗚呼哀哉。十郡之人。實為公也。歎歎嘆惜。巷語而烏鳥。而不知公蓋養之有素。抱之有餘。在地為江河。在天為星辰。其在血肉之身。乃為蓬廬。是故不先不後。罵賊而受害。寧隨亂流而葬於魚。然而英魂所感。遂至有如楊公之大鳥。悲鳴護翼。乃奉馬革在輿。其色如生。其氣浩然。夫生為正人。沒為貴神。其公之謂歟。丹旄來歸。雷雨為之號泣。而風伯助其前驅。惟公靈之無驚。人實見汎汎之舟。有異光焉。為赤為朱。嗚呼。士論莫不知其由然。若夫易名之典。旌忠之議。則請以聽之。麒麟之畫。

圖。至於仁人之後必昌。吾又以下公孫子更大其門。而度刀讖符。某等聞
變感激涕洟。奔趨雖往。昔感公之知遇。汗不至阿所好。而爲諛。是申輿論。
用侑生芻。夫以公明於生死之故。終不能不痛異路之永辭。俎豆斯陳。惟
其鑒此清醑。

祭文相公文擬代何香山公

嗚呼文公。夫既際堯舜之君。則當行禹臯之道。道之不行。惟公偕我而退。
其又胡爲棄我而逝。嗚呼文公。學有統宗。道有淵源。浩然之氣。洞然之胸。
襟懷光霽。宇度坦豁。其律身之正。可以移風易俗。其見利而不苟。從見害
而不苟止。可以濟險扶傾。任重道遠。公之在位。曾不逾年。凡志所欲行人。
所欲用。有顯而可見者。天下人士。咸知之信之。悅之服之。有微而不可見
者。則惟予知之信之。悅之服之。嗚呼。謂夫於其未然者。防微杜漸。於其已
然者。格心一德。庶幾軍國不再。賦役可少。蘇民無反裘負薪之憂。師無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二

弟子與尸之慮。夷寇可滅。奸宄可絕。衣食足而禮樂興。刑罰中而賢才出。
庶幾以致太平易易也。嗚呼。夫亦有虛懸是非。先意向以苟容耶。夫亦
有妬賢嫉能。排斥異己。恐其形短。摘瑕者耶。圖小而忽大。營私而害公耶。
變古以殉時。怨在遠而便在近。貪進而敗名。或好名而失實耶。嗚呼。公乎。
主上神聖。實惟懲惡。公而不死。則公必用。用而不失。天下之望。予能信之。
公而不卽用。猶能使天下之人。知堯舜之主。不可以比周而欺。共驩共
事。之不可以阿意而附。其有爲孔爲孟爲伊爲周。則惟公功。嗚呼。惟書有
之。汝明勗偶王。在夏乘茲大命。而公退也。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而
公逝也。嗚呼。惟予則以舍舖鼓腹。安往而非主恩。公乎。能爲殿上之虎。不
能爲遊郊之麟。將馳帝左右。默相吾君。以致太平。抑告之祖宗之靈。以白
其志。嗚呼。公乎。某也與公翱翔出都。以義自揆。國之有道。敢爲默容。連裾
而起。捧袂而別。觀者道阻。送者長歎。不爲公辱。反謂我榮。心許之言。豈掛

劍之能踐異路之痛。豈招魂悲秋之所能歌。嗚呼公乎。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知其一也。不知其二。如我公者。少有顏閔之譽。長有董賈之稱。其大對
獻策。風采奕奕。可以使華夷想望。其正直無阿。可以使逆關魄褻。其登政
事之堂。可否是非。可以使一人動色。羣小胆落。文章可以歷韓柳。詩篇可
以吞曹劉。風流可以掩王謝。翰墨可以光祖父。行誼可以教子弟。天報善
必於其後。遺澤可食。慶宜無疆。夫復何憾。而天下之民。庶如喪私親。無論
知與不知。永歎無已。爲吾君也。爲吾民也。以予閒廢自樂。樂有公也。聞公
之訃。形影自顧。能不愴然。是以至今。乃克爲文。祭公。嗚呼公乎。其亦念昔
者之誼。一歎動乎。哀哉尙饗。

諸兄弟會祭陳太夫人文陳宗伯師祖母

嗚呼。大物之生。厥地匪薄。如淵有珠。其光瀦瀦。惟太夫人。譬舍蘭閣。當其
爲婦。實母一邑。民利民樂。民曰陳侯。如匪內助。庶政奚作。當其爲母。實師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三

一家。以勤以樸。帝曰。都哉。育我賢臣。載錫之翟。當其爲祖。婉如少女。以觴
以酌。僉曰。仙乎。含飴斂綵。垂紳列爵。惟太夫人。佑神酬酢。福盈不驕。壽且
豐饒。膝下之人。如山如嶽。或浴日飛天。功垂碧落。爰有賜錦及第。述厥攸
作。或出籌南國。萬邦是澤。或居而開燕。席珍以學。如虎斯躍。如龍斯角。惟
太夫人。周親意渥。以長以幼。惠匪憚數。或儀厥德。范母是若。或竊厥潤。如
膏如酪。謂宜逍遙鸞鶴。年齊蒼鹿。嗚呼哀哉。胡遽百六。而太夫人是速。宜
爾子孫。聚爾百福。期爾枚卜。沙堤是築。文笏是篋。享爾貽穀。云胡力興。而
太夫人不復。嗚呼哀哉。嗟此萊服。而歎風木。涕泣如瀑。嗟此戚族。以概輿
僕。州閭巷曲。輟歌而哭。光沉發宿。德輝之沐。胡以不願。某等先君伯叔。登
堂誼肅。婚媾是篤。惟王母斯祝。胡天弗贖。伊箕箒之愁。慙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斯言之辱。哀先人之無祿。惟我諸孤。仰拜靈幄。樽酒簋肉。惻誠之暴
來歆是告。

祭何瑤碣姨丈文

嗚呼先生宦則拙而方於古道則高而遺於時。嵇康之琴中郎之書當其
雞骨哀毀則三紋頰上。追先君之遺像實為孝感。當其體堂教育則一
坐次識巨公於卯角。感嘆殊知三月署縣。百年口碑。由司訓而遷教授。實
長袖之妒脩眉。冀視千金。棲寄一枝。條□□楚。如徒如移。築詩壇之長城。
灌蠶部為湯池。燃鬚捧腹。開茶圍棋。或臨階草倚馬之檄。或愛鼎羞染指
之詒。曾未暖席。已遂拂衣。數十年之丘壑。猿鶴堪怡。近百歲之慈親。菽水
惟有。荀庭有兒孫濟美。萊綵則兄弟相嬉。舊遊者為卿為相。笑移文之多
事。過從者或童或叟。感盤餐之已推。焚孟嘗之券。放于氏之龜。陳太丘之
子孫。公卿匪漸。謝安石之子弟。芝蘭參差。人為國瑞。壽逾古稀。云胡小疾。
含笑長辭。里絕相杵。詞遺色絲。堂違百歲之母。世表四朝之師。公去即樂。
人思且悲。矧以戚好。曷已涕洟。追惟先君。實狎吹篴。既乘龍而共詠。又刊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四

雞以建旗。牀第叶熊夢。則慶社事推牛耳之司。一門骨肉。兩姓毛皮。球之
幼也。公實奇之。許我以公輔之器。斯言恐辱。比我以管樂之倫。共好豈私。
昨我南歸。猶顧里居。稚子進茗。又問厥長幼。視其頭角。相家談術。乃悉數
兒孫。決其雄雌。愛溢為望。慰形於詞。嗟鄉域之條別。已生死之永離。嗚呼
先生。德重身閒。文在名隨。業有後昆。道仰前徽。惟尊酒之可飲。猶恍惚而
格斯。

祭外王母文

維崇禎八年 月 日。蘇王母梁太安人以壽終於正寢。外孫黎遂球既
以芻酒致祭。越六月 日。始克為文哀焉。其辭曰。嗚呼。是何吾母外家之
多難也。遂球不逮見王父。見王母。然王母之六七十。年無間言。以是知王
母固非遂球母所自出也。吾母與伯舅仲舅。蓋少失恃。王母繼而母出也。
無所出。卜母之賢。季舅王母卜居於省。依於吾之鄰。遂球是以逮事王母。

遂球少病。王母視之夜。日不交睫。朝起不加櫛。既而愈。王母生之也。無何

季舅以無子。沒歸於碧江。諸從爭為后。訟頗囂。遂球是以不獲恆往。存王
母則惟訟故。追惟王母之所見。伯舅死。其子文而聞。又死。仲舅死而無子。
伯舅之次子為之後。病又廢。其日奉王母甘旨者。季舅夫妻耳。又隨死。有
三女。慧巧能承王母意。乃嫁人。而天其二。於是王母日對一無目孫。病且
惑。如癡如迷。進飲食無能辨其香臊。意之所欲者。而不能即喻。其指於面
即喻。而或不之見。見人而語。則不知為誰。則惟呼舊人。談舊事。無目孫及
有曾孫數人。或進前。頷之而已。是以家丁多難。則惟王母之身。適稍稍解。
而王母已逝。至可哀也。夫王母之為母。無嚴聲厲色。以加其下。遂球知之。
無私愛憎。遂球知之。凡事無污潔。必躬必親。遂球知之。以衣食推解人而
不自有。遂球知之。無是非爭執辯論。遂球知之。將以為有一於此。亦足以
享厚福。邀榮聞。而王母竟以之延至九十而沒。沒之日。一無目孫數曾孫

蓮鬚閣文鈔 卷十七

五

圍泣而已。嗚呼哀哉。有子孫而不享其報。有錢帛而不知所用。有年壽而
歲一哭子。歲一哭孫。歲一哭婦。痛其子之無子。則愛其女。又不卒慰其愛
女之為已出者。近而蜜。而其非為已出者。相愛之恩。恆苦於隔。而不相及。
嗚呼王母。夫復何言。遂球母老矣。在禮母以筋力。遂球之貧。又誠不能以
貨財。以哀王母良匪一端。意天之有知。報王母者。其在曾孫乎。遂球外孫
也。以報王母。亦惟善事吾母。王母有知。其默助之。芻酒之陳。當其生而未
必知為誰陳也。當其沒而或者喻之。呼舊人。談舊事。一舉酌耶。嗚呼哀哉。
尙饗。

祭梁夢臣文

嗚呼。天皇皇兮。慘漠漠而無情。福與禍其矯虔兮。指杓璇以奚正。望兼葭
之蒼蒼兮。采芙蓉於秋水。見下瀨之權以鼓兮。報玉蘭之摧萎。傷夫人之
信芳兮。煥冠劍之翩翩。折若木以為佩兮。服詩禮而象賢。忘儂媚相方員。

以尙羊兮志乃不存乎戲嬉跪捧觴以上壽兮既繩遐武而猶痛乎舍館
田藝圃嬰瓊瓊以尙往兮悵鳩媒之不其與鶴舉鳴而能和兮欲奮飛胡
而鍛羽玉既瑤而枝復連兮吾將度其禎祥之所聚胡朝霞之軒軒兮覽
光輝而不可留定與省其依依兮忽已遺此悲憂山魘嘯兮吟又和夫木
客祖在道而懷帝子兮渺飄瞥乎中流古及今其若是兮有延陵與尼父
彼述迴之遺際兮胡聖賢之等武列玄經以永傳兮又戚夫童鳥之故辭
膝下而歸來兮望壁水而難爲容執海神之長旗兮淚騎潮而舞空風之
淒淒兮山與川其不可遊也睇橘柚之臨江兮孰解佩而相酬也駕鳳鸞
而不肯馭兮胡又有所謂羸蛾之樓也追賜魚之錫名兮鯉周流而不終
侍愛豈過乎西河兮而亦豈不及乎吳子惟吾黨之及門兮吾今而知其
然嗟戚惻惕其胡能已兮於以問夫高天威鳳鳴之采毛兮縱零斷而文
可垂羌父與兄之翱翔兮附青雲乃惟若斯結吾黨之狂嘆兮夫其乘白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

六

雲於何所桂爲漿菊爲糗兮曷搖搖其上下天道遠兮人邇德匪衰道將
行兮嗟夫人而又申之以慷慨之交至

祭蘇子文

崇禎七年歲次甲戌月日蘇子兆元茂才以病卒於家其友人黎遂
球龍公車南歸過而哭之於冬至前十日乃克爲文祭焉其詞曰嗚呼蘇
子疇昔之語然不然耶人生之痛莫大乎苦於學而奇於遇長於志而短
於年又無以慰父母之心也又無以杜羣口之翩翩方子之少實稱無兩
湍激乎其文雷霆乎其想天下之知實先乎吾黨於是乎有見面而疑心
或議其謙俯而傲仰既余接子之席居子之廬識子乃門齊宮之紫而非
徒解乎小儒之裙襦青燈照影黃絹燃鬚夫何功日苦而氣轉索路漸歧
而羊忽通彈實榻半肝心畢剝病且子集容顏半枯羌渺渺之多愁尤申
申而置髮昔余過行子來言別以規以諷吾盡吾之當說而銘者胸而泣

者血既而吳越之彥名公巨卿接軫合轍問子何如不煩饒舌云胡秋盡
八行於焉永訣朱衣方領而劍按玉樹當輝而株折遺梵然之藐孤嗟堂
上之大蠶東嘉賓之遺書事相反而情同哭仁伯之異路遂從此而長別
嗚呼哀哉原子之心實惟余知半性半情因愁成癡至如必得其名爲子
之孝惟疾之憂乃父之慈何兩心之並傷終何信而何疑倘靈魂之耿耿
宜恍然而悟之過門庭之問寂感而翁之哀思是繫束芻而尤不容已於
爲辭哀哉尙饗

祭馮玉井文

嗚呼何彼蒼之不信兮或雖彭而顏殤洵松柏之不彫兮又香草之短芳
紛報施之不一兮疇蒙雪而犯霜維夫君之好修兮將先民之可作服聖
訓以爲則兮秉度律於禮樂寄逍遙以詠歌兮述祖德乎清白冠切雲之
峩峩兮把出匣之芙蓉淬龍文於壁水兮倚扶桑而關弓服遠駕於天衢

蓮鬚閣文鈔卷十七

七

兮慶乘龍於予宗將鳳雛以雍雍兮宜翱翔以偕起衆皆儀其文采兮羌
高飛以萬里胡一雄之罹咎兮鸞孤鳴而刷尾雖哀鳴以向予兮呼巫咸
以大招魂歸來而何棲兮見秋雲之橫湖水紛紛以黃落兮迎悲風以先
搖鬱思君而不之知兮意乘空之或見望玉樓於帝垣兮悵白榆之層綺
上謁帝以何爲兮乃優惡而戕善居好修而不報兮又不永其天年惟令
子之英奇兮將天飛而翩翩庶幽囑而目瞑兮借水解之兩賢玉井內弟
并謝於水若堯男之事舜兮將翱翔於觴詠嗟人世之永隔兮又能不因
君以悲震尙桂樽之來醉兮哀人生之有命尙饗

蓮鬚閣文鈔卷十八目錄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文類

筆說

為張玉筍老師誕日祝文

蓮鬚閣文鈔

目十八

一

蓮鬚閣文鈔卷十八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雜文類

筆說

黎子曰。凡筆之材。其精粗長短。靡硬故不一也。以其粗者短且靡者。輔其精者。長者硬者。則威能盡人之意。而用之可久。反是而誤加束縛焉。則其長者必費。精者必敗。硬者必強。項而不適於宜。沈世卿者。業筆於吳門。予往來必恆用之。樂其無三者之累。而予亦因之以盡予用筆之才。以是盡予之意。抑又因之以知天下固未嘗無才也。亦辨其精粗長短。靡硬。而不使誤加束縛焉。當無不可用之人矣。夫為人用者。與用人者。用筆者也。予故思因以告之。

為張玉筍老師誕日祝文

蓮鬚閣文鈔

卷十八

一

維年月日。某官某。舉人某。監生某。生員某。庶民某。敢昭告於上天司命司。祿大神。詞曰。昔自尸祝。勤夫畏壘。繼華封人多壽之稱。爰有廟貌。崇於下邳。感淵德公。誕辰之醉。秉彝斯好。徵諸安石。蒼生作善降祥。卜以淮陰白鹿。維我玉筍張公。六載撫綏。三城歌舞。自齟齬以及台背。何人不感其恩。由紳衿下至編氓。何處不戴其德。口碑矢同金石。已遍士農工商。心服隆於斗山。豈限東西南北。以斯生甫之日。益重歌召之思。伏祈皇天大神。鑒茲依慕。□□□□以遐齡。朝論慶喬木之榮。輿情慰碩果之載。□□□□盡寰區誇南極。□□□□光映下闕。

黎忠愍公傳

西湖查繼佐撰

黎公遂球字美周廣東番禺人也相傳堯時火正黎之後又曰北正漢興有軼侯朱蒼者其支至趙宋南渡樂耕繇南雄徙居番禺之板橋鄉十二世瞻舉嘉靖壬午賢書任順天府尹再傳大同文學其季子密公之父也密工詩未四十解去子衿往來吳越閩楚間同沈禹圖嚴魯儒王伯良徐文長葛冰盍遊以詩名母蘇方娠公密夢孔雀集其庭大司馬陳子貞過之是夕公生五六歲便能讀書下筆輒奇警縱橫不可幅塾師率憚潛謝去丙寅番禺令張國維試童子科拔公冠軍明年丁卯舉於鄉出東莞令李模之門模曰且以子歷一軍矣李名績重一時而張亦鉅公後戴魯藩監國于越竟殉難云時海內社集隆舉凡獲公隻字比寸明珠得望其懷息恰聞神語袖質以文稍低眉亦扶空天半矣工詩及古文辭往來公車

蓮鬚閣文鈔傳

間所著盈數指抵邦關集鄭超宗影園在座咸賦黃牡丹七言近體各十首已糊名殿最歲山錢謙益推公第一超宗報公子已錄牡丹狀頭勝殿前授筆故事公援筆陳謝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慰邯鄲饑正不必果然也蓬戶數椽僅可旋馬一香一茗就榻對語者率皆萬里客度嶺外為詩題目中不得公字樣便以為恥公雅好遊自燕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足跡無不至余嘗接款吳門墮下喁數語便可付史記蓋無凡唾也其為書大率務經濟危流激電光四射按之咸有實用間以其所條畫上當事試輒驗籌賑饑活鄉數萬人甲申三月國變公見所就義諸公皆平日握手與深語者益自憤痛哭誓死為國講復仇勤王策於是啓直指及藩臬諸書大都鑿鑿而先以鞏固省會為急務先是崇禎中詔行保舉法許內外諸臣各得言其所知宗伯陳子壯方在官稱公博學幹敏可當方域之寄公以母在辭廷臣三薦待以館職公曰文事非今日所急及南都再造

蓮鬚閣文鈔傳

公乃出赴國憂罄其生產治鐵銃五百函并器械藥弩齎赴資軍復與當事建議呼鄉徵勦輸公貯餽糈以待付友人張家玉上中興碩畫十事大要以援虔為第一義而身與巡按御史王化澄兩廣部院丁魁楚副使湯來賀往來謀議圖戰勝方略時吏部特薦學問經濟人才詔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頒賜敕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應援虔州同驗封司主事龔棻督總兵黃志忠游擊羅明受等軍數萬尅日度嶺大治戰艦千餘艘赴虔約連各部為水陸夾攻之勢大戰三日斬易相當章水為赤乃入贛城與督師閣部楊廷麟督師部院萬元吉監軍御史姚奇允統總兵黃志忠嚴遵詔吳芝範張琮張安等援兵數萬捍禦鼓勵堅壁固守時虔疆危矣國家半壁生靈百萬虔城人民懷忠蹈義老幼固志爭先突陣駢首死戰大獲奇功在圍城中日夕與胞弟參將黎遂琪登陴對壘身冒矢石督發鐵銃火器目不交睫凡數閱月十月四日忽南門陷城中大亂公督健卒數百人奮呼巷戰竟日戰力盡公脅中三矢墜馬公大罵不絕口敵遂概其衣冠見所佩敕印刀戟交下死之公得年四十有五蓋丙戌十月之四日也胞弟參將遂琪暨僕盧從贊梁義陳廣金等三十餘人同日戰死詔卹虔城殉難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贈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行江西制臣合楊廷麟萬元吉姚奇允龔棻黎遂球建五忠祠於贛州歲時奉祀勳卿嚴煒特請加卹得旨賜諡忠愍比例加贈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公性忼易通爽足揚舉頗不屑文縟或以為傲物事親孝友於弟樂周急人人負之如冬日所著有蓮鬚閣詩賦文集周易爻物當名易史詩風史刻凡百餘卷行於世二子延祖彭祖皆明經好學篤行之士余丁酉至東粵科臣金堡時為僧雷峯偕二子見余咸能文克家以揚公之名者查繼佐曰大司馬之夢加贈者歟貞則貞矣三辭徵辟五困公車死守危疆以畢忠孝真可與張許文陸諸公同不朽矣



清溪遺稿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易稱言有物元微之稱漢人之文非有為而為則不妄
 作今讀清溪錢先生之文而益信然其文存者不滿三
 十首蓋先生歿後其子廉搜求而僅得者也朱明之有
 天下承宋元後道學甚盛道學盛而節義昭又有康齋
 敬軒陽明戴山諸公益講明而振厲之故明末多忠節
 之士幾比于東漢清溪其一人也清溪始從鄒元標學
 既成進士益師友戴山諸賢以道學自勅歷官至刑部
 主事累上章論時事尤以振學術復書院為意而疏奏

清溪遺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詳切一覽即得其旨非若宋人上萬言書不獨使時主
 不能終覽即後世賢君相欲讀之亦且倦然思臥矣且
 清溪所言多按切時勢動關風教萬充宗至比之諸葛
 公李令伯文文山豈不以其言之有物多有為而為者
 哉君子之生世也豈獨力學期為賢善而已凡與吾接
 者甚乃及于天下後世之人皆欲期其為賢善亦非特
 不為惡而已也即時甚亂風俗甚下必將挽而振之蓋
 彼君子之憂思也恆亟亟不可自己若飢寒之迫其體
 豈無故哉抑風教之移易往往繫諸一人大儒之身則

講明道學以扶持倫紀豈非平治之要道乎因取清溪
 文刊之非僅蒐輯前賢遺文區區微意尤冀覽者會之
 云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清溪遺稿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清溪錢先生既沒三十有六年其子廉集其遺文而刻之疏三說帖三揭一序十六刻既成命斯大爲序序曰此不足以盡先生之文然而先生生平梗概約略可見矣先生一生清白自矢正直自持居家則盡孝在官則盡忠凡其發言處事無不可以對大庭廣眾無不可以質天地鬼神著述最多沒後卽遭國變時廉方在抱母高恭人攜之避難朝東暮西奔走無寧日兵燹寇盜不啻再三用是遺文散逸迨廉長而搜討則僅止此矣嘗

清溪遺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持之而泣語斯大曰吾先君之文至於吾身而所存僅止此也吾將何以爲人斯大慰之曰文不在於存之多寡唯視其繫於綱常名教與其能行與否而已矣有出師二表卽可得其爲忠臣不必他文也有陳情一表卽可知其爲孝子亦不必他文也樊紹述詩文之多昌黎謂古未嘗有而今世不多見焉惟其無繫也故夫文之有繫者一二篇不爲少文之無繫者千百篇不足多今試取先生之文而讀之於諸疏見其風節亦見其經濟於諸帖見其辦職亦見其慈愛於終養揭則見仁孝之

誠也於傳習錄諸序則見學術之正教人之善也於得士錄科諸序則見樂育人才以備國家之用也讀之終卷曾有一之不繫於綱常名教者乎故三帖所陳當時卽著爲令而八事疏則談孺木之國權詳載焉世有不知先生者讀此而可以知先生矣又奚病於存之不多也嘗見先生家書手蹟有云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此服闋入京寄恭人者其後督學山左旣謝事值邊警迫臨清失守先生在濟身宿城頭捐資餉軍誓與城存亡然則能文者未必能行於先生又何譏乎先生從學

清溪遺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臯子而劉蕺山倪鴻寶吳磊齋金正希諸公皆交好無間嗜善若渴嫉惡如仇故處水火交訌之朝能卓然有以自立雖嘗一受詿誤旋以蕺山之言而遂白師友如此又可以知先生矣先生諱啟忠字沃心崇禎戊辰進士廉字穉廉吾友也康熙戊午冬十月同里後學萬斯大拜撰

清溪遺稿目錄

請復書院疏

敬陳八事疏

清理淹獄疏

疏通獄囚說帖

修理新監說帖

相埋故犯說帖

乞代題終養揭

刻傳習錄敘

清溪遺稿目錄

二程子語錄序

何心隱先生集序

饒氏五經纂要序

虔言參同序

星渚人文序

楚闈得士錄序

東昌錄科序

青州錄科序

登州錄科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萊州錄科序

濟南錄科序

兗州錄科序

山東鄉試齒錄後序

山東壬午科武舉試錄後序

平寇鏡歌後序

補刻

與守令振荒書

壽果齋邵先生序

清溪遺稿目錄

李卓吾制義小引

古庭禪師語錄序

紫柏集摘要序

重刻孝經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清溪遺稿

明鄞縣錢啟忠沃心撰

請復書院疏 登第後上

奏為聖治彌光聖學彌大乞盡復書院之舊以崇正學以培節義事臣東海暨儒蒙聖天子培植自公車續食以來其沾被聖恩至優渥矣髮膚非臣有況肝膽素抱鬱積願吐冀以仰裨聖治萬一者敢不直瀝於君父之前乎伏念臣從父兄讀書時時以聖賢相砥礪若漢之節義宋之理學輒心向往焉至我朝而節義理學合而

清溪遺稿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一直足以凌轍前代於都不朽矣不意逆豎煽禍禁錮理學使節義兩字反滋亂臣賊子之口實臣是以不勝感憤焉大凡節義每從理學出歷代名賢不具論即如臣鄉之于謙胡世寧王守仁等數難定亂不撓不屈具可指數大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皆因師友平日講究以忠孝大義了了胸中故大難當前各能不負所學然則講學之興廢直關世運之汙隆不容以忽視者也今之非毀道學者不指為標榜門戶則指為假竊名譽夫倚門傍戶鈞譽沽名之徒倘亦有之然似終不可以

亂真而噫終不可以廢食也寧容概為抹煞哉藉令學果當禁則夫子所云學之不講中庸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將盡成虛語而三代時庠序之外必噤口不談學而後可臣觀崔魏擅權亂政一時勢燄赫奕舉國若狂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排擊忠良所在講學書院或變價或拆毀里巷三尺童子無不唾罵而中朝頌德稱功建立生祠者轉相效尤侈鳴得意斯亦孔孟學術一大薄蝕也推原其故由諸臣平日理學弗明不識節義為何物但知有好邪不知有君父

清溪遺稿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但知迎合權貴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益墮世界瀾翻莫知紀極幸我皇上應符出世盡掃妖氛君師之統正於一人凡忠義自命者生則賜環沒則褒贈其自沈邪逆者依律治罪成案昭然清議凜凜乾坤再造唯是書院之變價者猶未復也拆毀者猶未葺也在朝在野諸臣潛心理學者猶囁嚅而不敢講也臣惟學非講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廣自古理學莫盛於宋維時程子有天中書院朱子有白鹿書院陸子有鵝湖書院其所講者盡忠君孝親禮義廉恥之大

開愛民節用理財禦侮之大事於以羽翼聖賢豫儲經
濟故處則爲大儒出則爲名臣初非空疏無用如晉清
言之比其後韓侂胄沈繼祖輩擠排正學而宋祚遂奄
奄不振此覆轍之所當鑒者我祖宗設科取士以六經
爲準以程朱爲的尊崇正學者二百數十年於茲真儒
接踵理學昭明獨恨奸逆一熾人心忽死正人君子擯
棄殆盡遂使各郡邑有名書院無不委之草莽嗟乎彼
欲行不忠不孝之事先將闡忠孝之人講忠孝之地剷
去之而後已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今

清溪遺稿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奸逆惡其害己也而皆鋤其人廬其居矣伏乞皇上深
惟政本加意理學其各省直所毀書院凡若干處聽士
庶捐資盡復舊額師徒朋友聚會其中平日所講究者
於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則清夜所羞惡者於亂臣賊子
之恨轉深尤當申明聖諭隨時宣解將人人盡識忠孝
而人心正節義理學合而爲一絃誦問辨之風徧於宇
內從此臣子知有君父皆將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民
庶以寧宗社以固萬年統祚自此基之矣伏乞皇上鑒
臣忠惻立敕施行臣可勝激切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八事疏 時任刑部主事

題爲仰思聖主宵旰之勞深維宇內治安之策敬據芻
蕘未議以備採納事臣佩服儒素平生之所將持唯此
赤心待罪本業之餘兢兢以曠職爲懼伏念陛下躬大
聖人之資有日昃不遑之勞圖治殷盛振古所無而寇
禍猖狂蔓延不已井閭見虛耗之形太平無立臻之效
臣愚遭逢神聖慚無一得以報陛下中夜低回省求時
務竊謂目前八事可以興起人心伏惟陛下採擇焉一
曰停新派竊惟加賦餉軍取民原以安民凡有血氣者

清溪遺稿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不識我皇上不得已之意乃邊警加派寇難再加派
百姓卽不愛其髮膚而田畝所出止有此數加派之下
力骨艱辛不勝鞭朴去而爲盜將見民益少寇益多度
支益繁財賦益匱今竟言止加民未安而兵已譁腐談
也今言再加瘠見骨而收其心亂資也臣愚以爲今日
惟軍興爲急他如上供雜項錢縉凡在可支可節之間
者俱可捐移目前權充兵餉以緩民力其用兵最急郡
縣勸令紳衿富氓輸將赴公事後信以拜爵復家然後
漸議鹽屯輸粟理財庶不使元元有再加之痛本固而

邦自可寧一日開撫議寇禍之發初止一方繼以黔民再繼以窮民數年以來逼劫流蔓憔悴之地盡人可以爲寇哀哀生民我之赤子豈忍盡百萬之眾置之死地自犯陵以來罪大不可撫我之兵勢驕薄又不能撫臣愚以爲可卽借犯陵之題及理臣大捷之威以開撫議蓋曰除犯陵首逆不赦其他投戈卽爲良民賊中能有縛犯陵首惡來歸者赦本罪予重賞又曰乘大捷之兵自可破竹掃除念此蒼生不忍盡誅其有投戈者卽是良民特頒誠信赦旨遣幹濟大臣賞帑金一二十萬以

清溪遺稿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安置戢綏臣知至誠之下正念踴躍黨與攜析然後以兵威臨諸不服如是好生之情上通蒼玄下喻溥海盈城盈野之慘可以消除一曰清刑獄凡今之民亦孔之瘁寇殘兵殘官吏催科無法而敲扑以殘教化不明而驕奢淫佚以殘法章所加愚昧就死深可悲憫陛下以太祖教民六諭提醒人心發蒙振聵令百姓改惡從善誠挽回世道一大機權也更望陛下念凋敝之後民易犯法與之休息令撫按有司清理淹禁開釋小過崇節儉以救其風重節義以勵其氣驅游惰以厚其本種

農桑以植其生至按臣巡歷所在於察吏慮囚之外親講六諭司道府縣師生耆老畢集於廷共相行繹至查盤推官所到州縣與該守令亦集耆老鄉紳講明闡揚使小民尊信六諭如日中天而爲善之念勃興庶幾固圉可空一日惜人才才難之思今昔同歎以錯節之地多事之時素不嫻習教訓之兵若以成法束縛將見勇智日耗易之新者血指復聞街亭好水古之知兵者尙不免無失何況今人茲後督撫以下及有司詳其履事淺深受任難易與夫失事之大小緩急勿以一地一事

清溪遺稿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誤遂致廢棄陛下寬持此意臣知封疆之吏必多感奮而謀勇日生一曰獎清吏物必以相觀而善人必以鼓舞而興目今民窮財盡俱由貪殘之吏剝民以自肥復交結以要譽民生安得不重困今但抑貪而令清者栖遲下僚無以自見則人心孰從感發宜敕巡方按臣於復命時訪得該省直中有司清直不求聞譽有實惠及民者一人不論科貢另爲一疏上之朝廷陛下敕該部查訪的確破格超陞則人人知清吏之有殊賞爭自濯磨而民自又安一曰勸勞臣流賊破和含掠光州竟

無有堅壁清野死守孤城者良由平日忠勇之誼薄綢繆之計疏耳自今有司有能先事預備臨難堅守如江浦知縣李維樾者超昇加等晉秩獎勵其地方士紳有輸將赴義僇力勤綏同一論功行賞更乞特發敕旨感諭忠勇而守城者必奮一曰宥愚臣今囹圄三木半屬紳籍此固自作之孽然得罪各有根因如敗壞倫彝失誤封疆與夫干犯貪墨者自當重為懲創若為君父社稷起見而引喻失倫戇直罔忌或可原宥如革職間擬禮部侍郎陳子壯革職逮問推官湯開遠俱因效忠而

清溪遺稿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之愚至蒙逮繫雷霆雨露皆戴生成兩臣惟有引慝悔艾伏願陛下念子壯以侍從之臣在囹圄已久赦其愚以全國體湯開遠監軍中州矢石餘生薄其罪以風勞勤如是遠近傳播咸謂明聖弘慈天恩廣博必有以發其忠愛捐軀之懷且言路益開而效忠者必眾一日恤義烈自寇盜流毒以來淫虐無所不至其間畏威脅從者固多而義士烈女捐軀殉難者不少宜敕撫按道府實心查訪建祠祭奠以慰忠魂庶幾正氣炳煌節義敦厚而風俗淳美以上八事俱目前最切時務伏乞俯賜

採納同時布昭竊見中外歌誦人心勃興太平治安之機可環至而立效者也臣血忠所至忘其狂瞽字踰限式更望聖明鑒宥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清理淹獄疏

為淹獄未疏甘霖未沛敬陳囹圄中慘苦情形伏乞聖明疏理以釀天和以沛雨澤事竊惟時交夏仲氣值亢陽徧視郊原土無遺子民生苦勉甚矣皇上齋居撤懸特深虔禱而百官庶僚亦相率早衣角帶拜禱祈請莫不以皇上之心為心可謂憂旱甚矣迺雨甫下而隨停雲

清溪遺稿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陰而猝散豈前禱祈具文祇襲故事而不足以釀和沛澤乎臣刑曹小臣也在刑言刑以為天人相與無息不通孝婦含冤三年鉅旱庶女號天六月飛霜袁安出楚獄二千餘而應時甘澍真卿辨冤獄久不決而雨隨車至況聖天子弘解網之仁師泣罪之意而不足消伏亢陽立致雨澤乎臣備官提牢日與刑獄為伍竊見刑獄之繁莫繁於今而目擊刑獄之苦亦莫苦於今俱約略為皇上言之有六老監以處重犯計三百七十九名有六見監以處輕犯計六百九十七名有新監以處官

犯計一百四十一名有女監以處女犯計一十二名共計一千二百二十九名蓋自神廟至今從無如此多者而其間肌膚傷殘血肉狼籍皮破不能裹骨喘急不能發言泥頭穢體臭污難近更可傷者無家屬者共食八百升官飯卽有家屬者兩日准一送飯點入鐵門跪階下以木爲限相隔而語有父子相對而哭者有夫婦相對而哭者有兄弟相對而哭者更甚有夫鬻其婦父鬻其子相別而哭者臣聞且見幾爲淚下濡襟皇上九重萬里未曾獲見令聞兒之亦未有不怪其愚而憐其

清溪遺稿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苦者痛此蠹孽囚繫怨憾盈獄愁慘薄天皆足以干和召戾而臣伏讀聖諭如今天氣云云仁哉王言業已早見而留神乎此臣私舉手加額爲囚稱慶而或謂法紀近弛皇仁不得不用重典而臣見皇上特諭臣堂官以明允二字又見皇上批答科臣云云如福建司郭六一案初擬斬而皇上駁曰郭六罪無可追覈情難云故殺是皇上未嘗不從輕也如雲南司楊楫一案初問盜實而真盜一出輒從寬典是皇上未嘗不平反也又如湯開遠倡言逮擬乃不俟擬奏而赦令立功自贖是皇上

又未嘗不宥過也然而淹滯未釋矜疑未開率多填獄盈圜者蓋諸刑官不能以皇上之心爲心而諸司臣復不能以堂官之心爲心以致因循遷延歷歲彌月下殘民生而上干天和是以小臣不避忌諱冒死瀆陳盍乘大審熟審之候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分別等次或株引蔓牽無干無涉或罪小情輕寄監寄店或年衰病弱久滯久淹又或獄成讞定可疑可矜無問縉紳士民概行減釋由此推之而法司達之城坊城坊達諸天下司府州縣概行省宥夫農望歲囚冀釋其情均若大旱之望

清溪遺稿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霓如是而太和具在宇宙奚啻區區灑潤民間耶成湯以六事自責商霖立沛小國之君一言善而星退三舍神聖天子實甦此帝號狂狴與死爲鄰之子爲天普此好生而天不爲我皇上穀此士女必無之事矣伏乞敕下法司圍省刑疏果如臣言則和氣薰蒸而雨澤滂沱可立待也

疏通獄囚說帖

時爲擬牢後二帖同

爲疏通獄囚事照得獄囚至今日而冗極矣卽自職廳受事之後數之止有日增之額更無日減之額凡囚糧

之缺少者職得捐俸米以資之凡情罪之稍輕者職得疏杜鎖以寬之至於熱氣蘊隆漸成疫痢雖醫官用心調理而報病者屢屢竊思上帝好生聖明如傷堂臺刑期無刑可無法以逆氣數之窮乎適二十六日各司奉堂臺傳諭各司疏理獄囚其情輕者分別發城取保獄囚聞之歡聲雷動無不誦堂臺之泣罪解網真足佐聖主平明之治各司印官諒無不凜凜奉行者但職猶有說焉凡軍犯站犯多係赤窮漢子惟還官贖銀勢不得不監追以懲貪傲後至於給主贖銀多半消耗追比數

清溪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已無完膚若必欲追完而後發遣發配則諸囚有瘐死而已竊思軍罪便下重辟一等徒罪又下重辟二等今與重辟同瘐斃罔非法之平也合無令各司將軍犯站犯凡給主贖銀屢比不完者軍犯即發兵部定衛站犯即發順天府站配庶刑獄一清而疫患稍免矣本職未敢擅便伏乞堂臺批示施行

修理新監說帖

爲新監湫隘事照得獄中有六老監所以處重犯也有六現監所以處輕犯也有女監一所所以處女犯也至

於官犯俱在新監俱自置一小房以爲棲身之地後官犯日衆入多出少有一間分爲二間者有一間分爲三間者窘迫甚矣又有舊蓋房子時日已久至今而朽爛蟲蛀者若不准其修整則夏秋大雨時行必有傾頽之患又新到官犯無屋住者亦不忍使之露處或令其自備瓦木蓋一小房但不許其近牆邊以防逗漏獄情之患亦不許其造樓閣以防藏奸匿慝之憂除此二弊几瓦灰小木俱許其量入或亦法外之仁也卑職未敢擅便伏乞堂臺批示以憑禁約施行

清溪遺稿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埋故犯說帖

爲病故囚犯速宜相埋以澤枯骨以免傳染事照得獄中囚犯病故者司獄司於本日報原問該司原問該司於次日說堂堂臺批准相埋該司用手本付本部照磨所請官會同相視照磨所填相視單一樣二張一張送大理寺付該寺應差官一張本部自給主事次日兩衙門差官各據此單親詣監內會同相視相視訖土工即拽出後鐵門其有家屬者家屬領埋其無家屬者土工竟擡至平子門外漏澤園掩埋此舊例也原設法之初

委官相視者良有深意恐其中病死者固多而或有非病而死者故委官相驗以防他弊其後各官俱有公事止持名帖二個付提牢主事代爲相驗亦覺直截簡易蓋死者以入土爲安生者以清淨爲福計司獄報該司該司呈堂堂臺批准相理該司方付照磨所填會單文移往返早亦須三日遲必須五日方能擡埋而今更遲緩矣以前者不敢追論卽就職應受事後言之如陝西司孫世啟於三月十七故直至二十八方始取會單相埋其家屬日日號呼於職廳而職廳因未奉有相單不

清溪遺稿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敢擅發也其所以稽遲之故則該司書辦怠玩而不呈堂或照磨所書辦怠緩而不發會單雖未必盡由於索詐而大半多出於廢弛以致死者暴露生者傳染而當該書辦絕不一念也但時當冬春天氣尙冷卽過十日猶未臭穢今當夏秋天氣向暑死屍一經數日便臭穢不堪聞且內而蛆蟲之所噴外而蠅蟻之所吮眞所謂粉骨碎身且不忍見者且疫氣傳染病復生病職廳身爲提牢而不一呈明亦大負厥職矣爲今之計不立一成規則無所遵守不限其時日則不知警策合無於夏

秋之間凡官犯民犯之報故者限三日內相埋冬春之間凡官犯民犯之報故者限五日內相埋凡犯人病故司獄卽刻用印信呈文兩張一張報該司一張報提廳遇雙日該司將印呈於本日送堂提廳亦將印呈於本日送堂遇單日該司將印呈於次日送堂提廳亦將印呈於次日送堂若有遲緩踰期者堂臺卽拘各該承行吏書重責記過凡呈堂不拘早堂午堂以速爲主堂臺批照磨所限卽日呈會單相埋照磨所卽填相視單一樣二張一張送大理寺付該寺應差官一張呈堂填日

清溪遺稿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給本部主事兩衙門卽到監內相視如有他事卽付提牢廳代驗驗畢令土工同家屬領埋無家屬者土工竟擡至平子門外漏澤園深埋提廳仍將相單註驗訖二字繳堂查銷其提廳另立一相埋簿登記月日使無遺漏使無耽延規制一定則相埋一事速於置郵而傳命矣死者旣免暴露生者復享清淨堂臺之造福不旣宏且偉與此今日獄政第一義也惟除大盜及重情應候聖旨戮屍者止可令土工淺埋須以葦席蓋其上竹簽標記以防混雜然不可令其暴露也至於竊盜人命雜

情俱依前議但法久必弊提牢官一月一換不能長久
伏乞堂臺刻一榜文置提牢廳外以垂永久則囚犯世
世受澤骨之仁矣芻蕘末議有感而陳伏乞堂臺裁擇
施行須至說帖者

乞代題終養揭

為親年望八人子有必不容已之至情懇乞代題終養
以廣聖孝事職浙江鄞縣人係崇禎元年進士繇司李
洵歷禮曹叨轉今官職家世儒素清苦相傳職父若選
少年採芹一生攻苦衣粗食淡教職以有今日職母李

清溪遺稿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身親操作佐職父子讀書天下含荼茹燹未有如職
之父母也不幸職母於崇禎十年見背職父今年七十
有八久畏風塵不能迎養官舍每一離別未嘗不牽裾
痛哭陟岵涕零也職父向猶善飯然患痰痺憂思便發
方今十月家人南來傳職父飲食大減痰症復發職父
以書示職曰近來痰氣數舉脾不受食老年病枕嘗通
夜不睡兒向欲請養念吾父子受國厚恩不欲爾為之
今日卻又思兒也職奉書血流神憤魂離兩足如履雲
霧憶昔年職母憂服闋決計陳情養父而職父以君恩

浩蕩強職使出今滯迹宦途又已三年方期文武兩闈
事竣自陳烏鳥而職父且以病告矣職違親而仕本欲
以一片心隨事效忠仰報聖明而今方寸亂矣不能為
職業辦一事矣捧檄而喜實冀天朝雨露潤澤晨昏而
親老病侵雖食前五鼎之養不以易膝下一刻之歡此
職所以流涕徬徨中夜不寐瞻仁臺而誦蓼莪也職奉
簡書本以儲育人才既無兵馬錢糧之責且於歲科兩
考亦已告竣文武兩榜中式者又多職前茅拔識之人
循資養祿儘可拾級功名然而事君之日長而事親之

清溪遺稿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短一喜之心少而一懼之心多職不生於空桑而獨
何心能不動哉伏讀大明會典許臣子以終養是祖宗
教人以孝也伏閱邸報見皇上於請養諸臣未嘗靳恩
是皇上教人以孝也職遭逢興孝之朝每於考較以四
書孝經命題至大舜閔曾諸篇未嘗不掩卷流涕而不
能自養其親又何心誦說先王以教士子更何顏以臨
鄒魯之士乎伏乞台臺俯鑒至情卽賜代題俾職早歸
一日則職父子早煖首一日而含菽飲水皆盛世孝思
矣為此今備前繇同書冊具呈伏乞照詳代題施行須

至請者

刻傳習錄敘

昔王文成公以寧藩之捷勒銘開先寺讀書臺石著功揚績與黃山谷七佛偈并垂不朽且撫贛來開白鹿洞函文構亭題詠詩集爛焉意此中都人士高先生之風凡所著述無不搜括久矣傳習一錄係予同年友正希金公手訂者余未出都門正希出以示余曰往康須亟刻式多士挽時弊余卽珍藏之不遽信此間無傳也及課士暇簡洞藏書實不與詢子衿獻老而無以應也何

清溪遺稿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果家自有傳而故吐之抑重自祕習而故吝者耶雖然余終不敢信吐之祕之而或失所傳傳之決無不習者昔象山先生講義利篇而諸士多泣下考亭夫子請頒九經註疏等書而質疑問難者竟日不輟欲善誰不如我有傳有習得無同用是請之學憲雲怡蔡公付諸梓以公同志或有謂余曰今士北面諸子敝極矣拗詞譎語爭豔慕之聖經賢傳則澹如也是刻也傳而不習其若之何余曰否人當家常飯疏味鮮能知其饜梁肉酒糟糟臚逐之餘未有不見茶羹而香者彼嗜奇弔

詭與臚逐何異有不爽然知味乎且傳不傳者余也習不習者非余也其勉哉庶並不負正希一片熱腸云

二程子語錄序

帝王得道者三代而下未易數數然也卽在儒者寧多見與江都正誼河汾說中昌黎原道類皆踔軼頌翼翮正宗然春秋之治半雜災異詩書之續自擬五經醇疵之辨尙混荀楊學者至今猶有憾矧夫矜名法於申韓談空玄於黃老耶迨河南兩程子出得不傳之學於濂溪貞志章教一時名儒後先颺起如橫渠之訂頑正

清溪遺稿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蒙堯夫之達天知命考亭之窮理居敬天下後世因以信吾道之必可聞而學術之有自正丁宋式微時顯晦弗克彰其大用蓋有宋之君雅名好道而經筵講席祇負虛文誠正法言相戒畏忌卽有設誠致行力以斯道爲己任者何由克自表見乎洪惟聖主肇興崇明正學懸四子六籍於學宮一尊宋儒之傳註又集其語錄爲性理大全家無非聖之書人識尊王之義絃誦彬彬翕合風向教化之盛茂踰斯已我皇上率祖攸行表章加厲思六子大有功於聖門特集廷臣僉議優禮更儒

爲賢位次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所諄諭申飭惟孝
經小學之兢兢嗟乎時務孔艱宵旰焦勞實煩宸極而
孳修罔間不武功之是競思文德之誕敷益歎大聖人
作用迥出尋常萬萬矣堯舜以來之統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語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上有堯舜之君下必有
夔龍之佐適大中丞曾二雲先生以西江名宿爲天子
重臣撫軍東萊生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淑心唯誠接
物唯恕有虔秉鉞鯢波晏清卓乎弘毅之風焉予視學
齊魯弔洙源之不續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無以稱

清溪遺稿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意旨夙夜矜慎稽文必課其行簡瑕不棄其瑜規切
勸董一唯至德要道嘉言懿行之期尙猶慮多士效於
一旦而未必篤於終竟也維夏閱海上從較藝之餘卜
日率諸生詣先生堂再拜乞言爲後學倡先生唯唯造
黌序正臯比鼓篋宣鐸陳說累千萬言不少倦諸生執
經問難先生聲益朗色愈融有間余復請曰化當世莫
如口傳來世莫若書先生之於海濱旣已化之矣亦將
有以傳之與先生手一編授予則所輯兩程子語錄也
夫明道和易伊川嚴重姿有各別議以異同如心一也

伊川謂有主則虛明道謂有主則實學一也伊川謂多
聞言行爲貴明道謂記誦博識爲病要皆以聖人爲必
可學先王爲必可法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
欲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今先生掇其大義契其微言寤
寐思服式教來茲韓子曰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
出曾子先生豈其苗裔與何聞道之早也今上方特詔
羣臣纂輯六子格言先生不介而合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洵天授非人力矣唐虞之治庶其復見乎返道維邑

清溪遺稿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令周君謁予馬首予出示之君奉覽踴躍亟請登木
以大其傳咄咄周君亦可謂勇於任道者矣君家世金
谿淵源有自居官廣慈愛一念必期有濟聞潢池多語
難者市良騎畜庭廡中綢繆孔固居恆多購梨棗每月
朔甲乙士得佳義讚賞不置旋命剗剗君亦可謂勇於
任道者矣是先生之志也夫亦猶余之志也夫

何心隱先生集序

聞心隱講學人也以講學死非以講學死也以忤講學
死忤講學死非講學過也以講學忤講學死則講學過

也然則世且諱讀其書而奚以錄之曰心隱講學人而
集非講學書也講學之書莫詳語錄自宋迄明刻車難
載然其言類與其人二何者師之所講傳之其徒而錄
之師之所以講不能傳之其徒而錄之也今有一人偶
出之語時聽者且三四人令三四人者各於其私而以
所聞筆之其言必且三四異何則言一而聽二也夫聽
之耳既不如言之口吾安知所聽者之即所言耶吾安
知述所聽者之不與所言大徑庭耶語錄之各出其門
而不得如所語者之意亦已多矣夫錄既不如其語則

清溪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如即其所自著者而觀焉文以載道有有其文而道
不存者矣未有無其文而道存者也聖人之言文與道
而一之僞人之言文與道而二之心隱之作言其所言
不必合於聖人道其所道不期合於聖人獨自成其心
隱之言以自白夫心隱之道今閱其論學諸篇開拓百
代講學所未有也至患難時所娓娓於當道者氣滯霄
而心無事讀之如聞其聲見其形歌呼怒厲凜凜如生
渾不覺其爲筆墨也蓋先生原不以文字見故不落詞
章復不入講學調故不存語錄而縱筆任性寫其胸中

之獨快者耳是爲可傳是不必多而傳也則又何必詞
章語錄而後傳耶可傳故可錄可錄故可序序而傳之
存先生也存其不可死者以見死先生者之無謂而後
先生可以死也然則是可不錄是可不序耶

饒氏五經纂要序

昔顧虎頭畫頰上添三毫便覺神彩飛動進乎技矣吾
謂談經亦然由漢而晉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註疏
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詩宗
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戶誦家習奉爲

清溪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令典匪是則縹緗勿錄贅序勿登誠不欲以多歧亡羊
蓋其慎也然其間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春秋之盡黜
夫公穀也書之牽拘於躔度也禮之聚訟於明堂也易
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滯義饒有微言故嗣是者宿塾
一壇坫人一議論率其資之所近見之所屆者亦復爽
然有悟庸非頰上之毫也耶大都五經之道如金之在
礦如玉之在璞付諸巧工哲匠鎔之剖之追之琢之片
片皆金片片皆玉也但其巨者爲圭璋瓊璫小者爲鈿
勝玳瑁爾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將無然乎將無然

乎乃說者云五經不亡於秦火而亡於漢儒斯言已過
令當日非有漢儒購擷繙繙後之君子雖欲激聖賢之
清芬窺巨索之蘊奧誰能向祖龍焰中收合餘燼故漢
儒卽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
註外併集大全一書儲之學宮非不犁然較著而東岡
饒氏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業於羊城歸仁院另爲纂
要若布衣之儒斯亦卓乎清苦刻厲者也予嘉其勤也
爲之梓行

虔言參同序

清溪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戌春余以乞假習靜匡山暇與二三子談文論業時
遇心境開明得意忘言處拈及性命因商之曰千古有
傳心法無傳性法蓋性無可傳也可傳者心耳或疑其
故余曰心之爲義三點下一灣如船形乃乘日月星之
光華而聯絡包裹之性得此而運轉不息其爲物也惟
幾惟神天已落於人性之爲義生旁豎一心乃所以生
夫心心繇此而直立不仆其爲體也難思難議人尙孩
於天明心者昭融朗徹光輝潔白前後聖相傳如火麗
薪薪盡火傳而無有窮盡所謂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

也見性者一絲不掛萬象皆空前聖未曾現後聖未曾
續現前無所得所謂建安亦無元晦青田亦無子靜者
也噫難言矣心無其心則性乃現而此無心之心非靈
明覺知則不能洗發非見聞師友則不能拶逼故曰實
際理地不受一塵虛受門中不捨一法又曰無一法從
懈怠中來無一善從傲慢中得惟以心恬性以性死心
心性交錯道將來舍斯時蒼虬參天綠筠蔭地白鶴續
紛黃鸝睨院亦若點首鳴和者二三子樂甚適震青朱
先生投余以虔言曰此余於役虔中時偶有所會心而
形之聯句者也余卽與二三子朗吟數過見其說事說
理如數家珍談性談命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也曰先生
之所得深矣得之心發而爲言自親切而有味蘇子曰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
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又曰雖以貧人富人生
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合乎道不可得此一點靈光落
在紙上尙覺龍蛇飛動况身親體會者山輝川媚當何
如哉二三子策其懈怠鋤其傲慢以無所得心求有所
得法以無所得法廢有所得心卽今松風鳥韻盡在揮

清溪遺稿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塵談玄翠竹黃花無非妙明掩映矣余恐二三子不會復將平日所聞於師友者印證其下間有因機觸發處以數語參之非敢曰相長亦以就正云爾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從古聖賢千言萬語或予或奪而歸性則一也如江淮河漢分派異流或伏或現或清或濁而歸海則一也震青嘗夢神告之曰子前世爲五代時人姓王名周孤憤忠直有文詞行世震青疑焉神復告曰今人卽古人今心卽古心方寸不離性去來安足論君但不可昧了主人翁卽此請與二三

海溪遺稿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商之人猶薪也心猶火也薪盡火傳未有薪時火從何傳火傳薪盡薪不續時火從何往卽是推求此主人翁者將謂卽此昭昭靈靈者是乎抑離昭昭靈靈而別覓主人翁乎卽昭昭靈靈爲主人翁恐認賊作子離昭昭靈靈爲主人恐認子作賊不卽不離又恐墮在道理坑塹中致賊子莫辨此言所不能詮句所不能轉薪與火所不能薦也畢竟如何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星渚人文序

鹿洞爲方以內陶冶人才一大奧區後先主盟其中者無弗久擁西河之座廣延東山之譽乃頃年仲達李先生以忠烈特聞嘗讀其自述曰廚不供鮮濃門不窺臭腐唯日以空心領略山水暨諸門弟子朝夕切磋則知先生抗節一時陵轍千古有自來矣余不敏涖郡甫數月學使者卽用堯夫張先生請檄承其乏蓋亦唯先生之言陰自砥礪而且蕭規旣閉參也惡用別立科條爲者夫心王城郭如函谷天險非有他徑路可入也道州崛起人亡學熄之後祇以主靜一法入之不數傳考亭

海溪遺稿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大其業始變爲窮理盡性之說雖或不免過於膠滯要之功深候足心光爆破則固依然道州把手同行也予嘗引古語示人云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嗟乎一作扇觀寧唯道州考亭隔霄壤彼杏壇門下其爲扇者不知凡幾矣今星渚不卽兩夫子攝化之地而鹿洞不尤考亭象山證學之堂乎晚使仰眺匡雲俯浴龜波尋攏纓洗耳之故跡挹弄月吟風之虛懷多士正自有道州考亭在也於是大建仁文之會其能自覓心王不背程朱的派者錄之或覓之未得似吐似茹

於心目間者鞭而誘之若夫沾沾焉扇之是求覲面失
卻仙人者予寧甘予玄草之寂寞已矣雖然多士方將
以暱就仲達先生者暱就予也予勿與之空心領略伐
其毛而易其髓予負山水乎哉負多士乎哉是刻也多
士之技不止此也且暮虞門再闢商夢重新多士中必
有擎旗中原連鑣上苑為聖天子鼓吹休明為吾道倍
增氣色者茲特拈舉一二嘗鼎一臠耳其旁及他郡則
直指公觀察公所識賞者并鐫之以式多士多士勗哉

楚闈得士錄序

清溪遺稿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佞無似謬以南康理溯彭蠡挹洞庭寓日楚闈於驪
黃牝牡之外采其神駿得若而士者六闈甫撤謁賀對
揚先生於場廬烹鵝相餉把袂終日若謂孺子可教
也者語次因有感於彭蠡洞庭之間昔苗民逆命禹徂
征三旬弗格憶當時詎無治兵峙糗諸務而益贊禹俞
弗是第曰惟德動天滿損謙益至援帝初於歷山往於
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亦允若至誠感
神外茲有苗數語者於克詰之猷不似迂而無當與乃
卒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格何也今肅慎氏我故羈縻

殘屬耳卽饗餐何如縉雲氏之不才子而楷矢不真狼
弧游窺整居樂浪蹂躪三輔闖入闈出我曾不得以一
長纒繫之三危終日繕兵兵竟如風鶴終日徵餉餉竟
如沃焦則又何也或者迂求之一干一羽當能制其命
與先生曰唯唯否否而不聞善易者不言易乎蓋至誠
者莫如負罪引慝一念卽此可以格父母卽此可以格
君卽此可以格天卽此可以格人令當茲宸居宵旰王
愼未啟之時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尹人諸節綴衣虎賁各飲歷山

清溪遺稿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血其秉於田之心毋功已而罪人毋諛已而慝人則
謀斷自可以相資矣法廉自可以互糾矣文武自可以
豫附矣兵維無繕有其繕之成兵也餉維無徵有其徵
之成餉也而何憂乎三苗而何憂乎肅慎予拜教而退
退而思予理也在理盡理卽誠也幸得若而士者六為
是可以廣誠而報當宁也周六月之役薄伐獫狁者非
楚吉甫耶同門錄成全楚雄風概見於此大翼大舟概
能負荷可知也不佞無似無以祝諸君子且願無勦譚
吉甫之憲而姑與深求益禹之誠苟誠矣萬邦憲矣不

伎庸其榮施豐矣故爲詮次賀先生昌言如此若夫大君子之文根極三墳窮索六緯藻思芳蕤則屈大夫之天問也緣情體物則韓公子之孤憤也逸韻清嘯則孟襄陽之遺響也其文具在無事子贊

東昌錄科序

隸岱而峙者郡治大地分東西自夏徂冬告竣事者四成歲課也斗柄漸旋觀光伊邇將甲乙多士而進之聞矣如東昌東者物之始昌者文之盛天悔禍於山左思皇其不且乎抑余之爲此行也小蠢方未靖園人勒馬

清溪遺稿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首不肯動趣之三乃行比至多士釋戎服治文事選邇畢集聲氣聿新時值元辰間有意者踴躍逾溢余既樂之登光岳樓弔魯連先生之介節想其遺風嗚呼多士勉乎哉糾紛盤錯可以別天下之士矣

青州錄科序

繇歷下策馬首而東道經牛山古人遺蹟纍纍有存者爰戒園人無趣駕徘徊者久之旣則踰臨淄涉金嶺迴峰巒嶂佳木際天倚翠綠襟文心欲逞言樹說也占此中士不有以自處者取通郡悉上下之臨風泳月日不

停披磊何英多異聲齊響以其尤者若干人與所見鬱蔥者相應洋洋大風豈謾我哉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余將登泰岱得縱覽焉青士其先聲矣

登州錄科序

道青而濰渡囊沙之流弔淮陰思其奇功驅馬長途迤山跋谷從者告痛可七日許抵登旣觀海上之濤拾級蓬萊橫睇千里余故浙產邑海而東潮聲夜落則不知身世之是卽是登也登士服奇嗜古頡頏南國諸英鼓聲中原有日矣亟進閱其文而俯仰間睠然太息吾聞

清溪遺稿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蜃樓海市天下之奇觀也山左都會地道里廣通而濱海枕遼士大夫非銜命從官猝不得至乎其地客過聚故有緣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而蜃光達之金水之精上薄霄漢二三子豈習矣而不察乎詩有之俾彼雲漢爲章於天夫可以爲章於天則亦可爲章於人天文人文大觀哉遊多士拔其尤子不奇之蜃海之觀也子奇之多士尺幅間也

萊州錄科序

登以六月息也一葉旣飄宿霖初霽驪駒就駕兩岸石

壁如洗鳴蟬在稍薛龜迴應擲道皆蘋婆果開紅浮綠
溪流激湍奔達大海衍海嵐靄澄空上下一碧萊登依
輔風景政復相似余以推人文初至士濟濟中多不凡
撫爲詞章東萊先生之遺教猶有存者坐新涼讀近思
錄懷佳士皆可紀也

濟南錄科序

余按輿圖今天下名郡方域之廣管轄之多匹濟者指
不數屈既讀歷下誌奮迅感慨何拔起多英也自我馬
蹂躪流氛交訂原禁蕭然觸目凄感墮物之情殊異於

清溪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曩風矣儒臣不與翰鈴而跨鞍載馳登華不注弔蹟三
周諮渠酌突攬七十二泉之勝輒願得其正人豪蒸彼
譽髦克楨皇國緝管賢之芳軌作歷下之長城凡四閱
旬而多士之奇悉屬之筆研間夫古人望國者必占其
氣余觀多士氣甚振太公之闕時見干霄此治占也次
者散材亦增懷秀善矣當此荼蓼迸茹慄慄存冰斯涉
而文事不墮行且加厲焉豈直文焉已耶書曰天閱誌
我成功所多士中諒有以自處矣

兗州錄科序

記得十年前風塵踪蹟道經泰山躡屨而上憩其顛徘徊
四顧瞻望巖壑浩然發歎於乎觀止矣夫宇內名山
大川大聖大賢所在都有稱仰止者必以東魯爲宗豈
非喆人教鐸積久彌烈乎士生其間不能前浣素質振
起斯文則隳枯之旁有棄植矣余桑梓東海去此數百
千里而遙每當誦讀之餘登眺明山八面玲瓏輒覺闕
乎舊年春承乏來試此邦既歷諸郡伐鄧林而刈楚行
且快意今將撰兗士以副觀光時值仲春惠風初扇暑
逼文廟之左絳帷交靄檜影參差暑外歌絃之聲相聞
焚膏繼晷樂以忘憂致莫浹也荀卿子嘗言有聖士者
夫士而舉也撰卿相矣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余文
諸子繁惟文焉已耶詩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十數年
來泰山巔上志今將事於此誠幸之焉爾誠望之焉爾

山東鄉試商錄後序

同年之誼何居乎考之唐憲宗間李絳曰人於同年固
有情乎絳曰同年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
後相識情於何有然其言近理其義未盡也星土攸屬

清溪遺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川分秀天下挺逸卓犖之人錯峙扶輿土方兀坐破
甕一室自娛安得盡豪雋而友之雖曰五步之內芬芳
可錄然所得者盡五步而止千里裹糧未易數數有遙
聞聲相思耳國家三年致士取士之錯於荒莽塵井者
而弋之一日士之匿於一里一閭巖居谷汲者而萃於
一旦闔士者一簾燈影百靈在躬超其心於筆光墨表
之杪如彈琴而見其人精神象貌一一不爽寧俟謀而
而後知其爲第一流哉夫鄒魯三齊爲聖賢故墟先王
之澤猶有存者矧重以今天子恭默思道廣額羅英一

清溪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而得九十人是得友之快未有如同舉口也詩曰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聽呦呦之聲而
嚶鳴之情合矣絳謂九州固無情乎人情善私者莫如
妻子而御輪未周秦人晉人也委禽共牢叶如琴瑟夫
亦求其誠與不誠耳安在九州而無情乎邊豆有踐兄
弟無遠朋友而兄弟之矣而忍葛帔練帽饑凍於市乎
羊石徒傳穀臣風遠君子之羞也或曰一父之子牆聞
闕音四海之交一日千載誰克永之而余則又否否求
伯氏仲氏於騎竹弄影覓栗剝棗時三荆同株歡欣相

聚使諸士而嘗念盥洗揚解登堂齒讓之日卽上殿若
虎寧乖蘭臭乎其爲情也將無同雖然情同矣未必有
其遇遇同矣未必有其時今幸際聖明正策登爾多
士既有其遇又會其時余不虞情多止虞情寡也爰酌
酒而祝曰聯聯翩翩同道爲朋以事我君翁翁湛湛締
權結綬以澤我民切切惻惻聞過相告見善相示以植
爾躬縣縣濟濟翼翼翔翔悠久無替以迓爾神聽之和
平

山東壬午科武舉試錄後序

清溪遺稿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不文濫職山左文事得足跡其土壤海山雄大懷古
情深經安平諸人用兵之處乃太息曰惜乎不生斯時
耳豈憂口口哉又經成大將軍故里枹鼓生氣猶在華
表復太息曰安得起將軍於九原爲王爪牙哉每竣文
較例得追隨直指公後與較武事三試之際見其挽強
洞札有人雄額虎騰引重鼎有人身通握奇明穰苴大
意者有人余再太息曰若人奮材技爲天子盡力疆場
萬戶侯豈足道哉茲舉六十人余得見其貌矣請進而
醮其心弓生於弩弩生於彈彈生於孝子之心弓矢刀

劍忠孝之器也視爲凶器則畏視爲功名之器則勇與畏半視爲忠孝同仇之器則大勇無敵郎之戰卿大夫不能盡謀策士不能捐身鄰童汪疇往鬪而死於敵楊豐爲虎所噬其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前搃虎頭免父難莫辱於童子弱女而激動情烈螳視猢猻有自名熊虎而願出繁表角卯之後多士不許也觴奏太平或爲用武之地世修聲容或黯劍櫛之色文墨持長短或束豪傑之馳驅方今中外吳擾橫生瘡痍不可當禦天子爲天下思將帥式及怒蛙而使封狐窺窺千里雄虺

清溪遺稿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伸其九頭甚爲韞韞者憤之夫陰符黃略神鬼之書也舞鳥騰牛神鬼之事也伯樂之相馬其父以爲累翹者其子以爲蟾蜍是謂神明無迹無創唯此忠孝義烈之情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江河之險可凌也大山之塞可陷也兕豹之猛可懾也水火之威可狎也多士而憤其忠孝義烈之清咏叱彭聃吞滅咆哮視此毒瘕我生靈者皆螂蛆舉尾耳雖然儀度不得格的不中一節不用千里不至田單以十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而興師十萬攻翟不能下豈將軍織

黃杖錫可以奮一旅而夜邑之奉淄上之寶不能倡士卒耶奇功發於奇略奇略發於奇膽奇膽發於激激莫發於忠孝班定遠激於功名三十六人橫行西域使今之人而激於君父□□爲醢□□爲滂矣忠孝所在卽爲賁育故古之上將類喜從事春秋春秋忠臣孝子之書也有春秋之心而明以孫吳之用貪詐皆奴使之矣多士肆於矍相習聞大義其亦無辜此心

平寇鏡歌後序

我浙自世廟之季曾一本許恩輩挾倭作難後海汛救

清溪遺稿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寧者垂數十年近迺浸以孽牙夷氛雖不作而海寇忽生初猶殺越漁販之逐利波臣者今且驛騷連省入犯內境瀕海之民重足而立蓋中外洶洶焉賴我兵憲蕭公出奇制勝與督撫張公共畫防禦發擄其偵謀者斬以徇寇始宵遁去功施誠爛然哉而吾則重爲桑梓喜因爲我公望也公以泰和名宿爲青瑣校官當挺擊事起人持一喙公獨峙簡伏蒲侃侃不阿遂致忤璫例轉迺公纖不以外內帶也但知泣兵一日恪共一日之職諸凡練軍實汰宿蠹嚴汛警及他惠綏嫩政更僕未

易數要所以作忠義之氣者出來有漸矣以故一旦寇至部屬諸將卒無不踴躍欲死報天子公其人傑也故先是公屬格當遷士民依依不忍割僉曰願復借公一年而祗席我因得請為加銜勉留會今海寇之變藉公以弭蓋若有天幸者向使公不忤奸則公必不出即公出而不久留則東南猶無寧宇也第以公之才之望不贊襄帝室而僅藩屏海邦則其用又若有未竟者吾是以重為桑梓喜深為我公望也雖然公之忠貞素著公之功烈不磨方今亂賊殲清議昭海內沮抑名賢相繼

海溪遺稿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優擢則輪帛以膺新眷不佞啟忠且將從諸薦紳後為公稱賀矣

與守令振荒書

嘗言振荒之役所謂盡人事以補天道之不及正參贊化育之一端也即曰今歲災荒異常更覺束手無策然正惟值茲異常災荒倍須加意振卹豈忍狃于無奇坐視其死而不救耶非但為民父母義不忍于赤子之死坐視不救然使此林林之眾甘心就死已不忍言若使其不甘心以就死則更有不可言者矣敢告仁人君子

幸合常變而悉籌之則極力振荒謂為振災卹苦之舉可也謂為弭盜安民之舉亦可也無但諉之曰在公家則倉無餘粟庫無贏金在民間則去歲振人之人今歲即為求振之人且無論祖制預備倉在所應有儲蓄即如保民四事每季報冊儲之一款登報彙錄此之為數豈盡子虛敢于欺上司以欺聖明耶況如所稱聲色之欲繁縟之儀果盡減乎抑或未也倘肯少割一味之甘使足造一人之命略省無益之文即可成無量之福且凡事尚須躊躇獨此事不容須臾之待凡事猶煩斟酌

清溪遺稿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獨此事當為竭盡之施總之所期仁人君子但果設誠致行真同拯溺救焚則備察文告恪釋款項或獨力或勸募或傾囊而倒困或積少以成多立達有方遂能療堯舜之病天工人代竟堪補造物之偏生民幸甚世道幸甚

壽果齋邵先生序

每讀論語至知者樂水節竊疑兩人獨行一道各成一品如枘鑿之不相入即反覆玩味欲強合之為一而終不能渙然也及讀華嚴至善財五十三參先參文殊後

入晉賢方知此章所云智仁描寫吾人心體非泛指人言也夫知爲理門行爲果海非知則空劫田地不能顯著日日言仁亦贅也非行則本地風光有時隔斷知亦彷彿非全覺也今觀麻木之人謂之不仁非以其按之不靈提之不醒而未全覺者乎唯不覺故不仁則仁必繇知以啟其覺何者未知則滿前被法象所礙舉凡生死禍福種種幻境無不執以爲真毫無活潑意象一知則法界身心皆如夢幻獨是仁體周流罔間此固無可摹寫而強摹之曰樂水蓋取其變動不居之義也若但

清溪遺稿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智及而不仁守則塵勞復乘終非盡徹必令在在全真刻刻相應于尋習機緣直透真體如山嶽之不能撼搖故又摹之曰樂山聖人分山水爲二境復曰動曰靜言此活潑不拘卽本來至靜田地也又恐分動靜爲兩概復曰樂曰壽言智者之悅樂無邊卽仁者之生生不息也蓋未發之中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一些子格闕有如水之流而不停此段光景何樂如之故孔子曰樂在其中又曰顏子不改其樂然既無去來無生滅又何年數可限何修短可期故舜曰必得壽而佛曰無量

壽學者得此消息則不言養生而大生在是不言娛親而大孝亦在是卽令一二掄揚爲慶益知仁者之壽果異於世俗之所謂壽也嘻吾于邵果齋先生見之矣果齋先生未獲就正然于其即孝廉君鎮之先生知之憶甲子年計偕入京與林可任先生同寓承恩時得邂逅劉怡舟先生怡舟引而之鎮之曰此正法眼藏也焦弱侯先生之學盡傳在茲矣因從可任訪之一見恍如溫伯雪子有目擊道存之意啟請卽以圓覺空假中三觀之旨相發且曰此是敲門瓦子既入亦無用處耳相與

清溪遺稿

四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旋半月覺行住坐臥皆教也以斯知其學有淵源及鎮之先生言其躬承庭訓兩尊人俱已年耄果齋先生好學不倦肫肫以汲引後學爲己任太夫人朝夕織紉悉以佐果齋先生講學之資家庭父子之間果多傳授云戊辰年復會鎮之于京邸問兩尊人起居如故也時年八旬矣今不肖待罪南康蒙學使者陳雲怡先生委督鹿洞修復講學之會余特以鎮之先生請命陳先生備禮特迎比先生以兩尊人年老弗許也果齋先生曰彼以講學請又兼陳先生命何可不往且藉以探匡廬

之隱居有道者但不可多期耳先生始覓舟逆水順帆三日而至南康學臺正訂期以十一日臨洞而鎮之先生適以是日至諸士咸詫以為奇蓋亦果齋先生悲願之所致云至則饒州守張靜函先生亦以公務至與會者三百餘人陳學臺與鎮之先生相問難談風聲聲聞者悚聽適講克復章鎮之謂要將非禮分得清楚方可用功或者顏子之非禮與世人粗細不同而文公又言克己須從自己難克處克將去此正學人痛切緊要語且今自反事親從兄以及交友等事非禮亦甚難克如

清溪遺稿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色難二字人人讀過而人多見父母有不是處不能見自己不是處如何得容易復禮言之至人人墮淚真有朱陸辯義利關頭令聞者悲泣景象時有瑞昌趙生出班請曰若置此身心意知于天壤間而從旁觀之其禮安在非禮又安在先生深許之後又語不肖曰家大人之學本于羅先生羅先生教人全在孝弟慈上實證不學不慮之體謂人生下地後有三條割不斷的根一父母一兄弟一妻子故此孝弟慈三者皆從不思不勉自然流出非待意想不容安排故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亦

卽此流露真機不使有隔斷耳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來學者多從不孝不弟流弊上講如何得挽到孝弟慈去卻便是極難至奇永不可得之事唯自羅先生講來卻多少春風和氣若無一人不是孝弟慈者我朝理學自陽明先生拈出良知兩字而大明自近溪先生拈出孝弟慈以證良知而不學不慮又透現無餘矣果齋先生之學實如此良知既非意想安排可到是卽智者樂也孝弟慈又非格式套子可摩謂非仁者壽乎如此真種子不明將學慮以間其不學不慮擬思勉以

清溪遺稿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續乎不思不勉便有歇息而非壽矣使人人繇孝弟慈以及事君事長使眾無非此真心之所周洽而無頃刻斷刹那息其壽曷以加焉曾點風雩浴沂三三兩兩正得此段真樂意象故夫子曰吾與點也果齋先生一生從先輩如飢渴引後學如日用務使此學長明于世心眼何等廣大而鎮之先生又克承之卽今鹿洞之會非先生之命不能有此則使白鹿之焰絕而復續是真先生之壽命無疆也哉至于先生年歲無艾而鎮之且卽日陟金馬石渠大發其蘊以壽天下萬世爾時稱觴兩

大人以完躬行之願是性分中固有之事不佞不必贅
矣是爲序

刻李卓吾制義小引

卓吾自志論略云作諸生但記時文五百首臨場作鈔
寫謄錄生噫此卓吾嘲世語也間從坊刻中閱其一二
制義直截空快洞然與其生平持論及討古辨今處如
貫合氣絕不從降萬間胎字而成今讀先生之書者得
其古而反遺其今亦一缺也聞先生被逮時當事者火
其書一切制義之在版者以壞文體并禁然無奈贈炙

清溪遺稿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甚欲埋其名而不能投其字於水火於是盡以汪靜
老大名易之蓋以汪與先生交道不隔而汪文素以正
正堂堂壓倒當世故取而附之可無咎耳且以傳先生
之文爲幸則不必以先生之名傳之而先生固已傳矣
在古者六官六翰陰符素問之屬皆若此類不可殫紀
制義中如椒山王勃然作中玄外丙作皆出吳生尤鈿
手當年假名卿重其價而藉以傳今俱爲其鄉人白之
矣茲取卓吾之舊刻汪公者剖而出之汪之爲文重密
整鍊而先生行以輕疏散易望其氣相其筆固可一見

而別也夫汪之名原不以李顯今取而各遺其人兩先
生俱可無憾地下問之其不以我爲好辯也夫其或以
我爲知言也夫

古庭禪師語錄序

能仁氏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而今之學道者或數
數於福田或汲汲於淨土或匍匐於教海至於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則茫然不入余每以是請正識法者適於
京邸遇同年紫閣陶君商及最上事津津不置復談滇
中異人有古庭祖師者簡易直截以無字話斷人命根

清溪遺稿

四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盤龍祖師異時同地乃盤龍肉身尙在而古庭道場
已屬蕪蕪心惘者久之今春過虎林謁陶穉圭先生時
適紫閣在坐手一編示予曰此卽古庭集也從煨燼中
得之其言埽盡葛藤獨露本地風光再四讀之心花頓
開幾欲忘倦予謂陶君曰安忍我輩得此如意寶而不
與人其乎遂與同志謀錢之而字漫漶不可讀復取正
於穉圭先生先生以人天眼目作佛法律梁爲之刪其
繁亂正其謬訛而古庭又開一生面矣噫垢衣除糞徒
慘長者之容乞人佩珠徒發良友之歎是集也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舍此其誰與歸第縊結有年非得紫閣之表章則不出非得群圭先生之刪正則亦不傳謂之古庭之異書可也謂之陶氏之異書亦可也雖然讀是集者須向未有古庭以前覓消息始得

陶群圭諱珽時名籍甚久皈依李卓吾先生而喜譚

理學宗乘曾挹道貌藹然可親向客西子湖頭與虞

德園黃貞父葛水鑑聞子將諸公往還姪光緒識

紫柏集摘要序

紫柏老人示現嘉靖度生萬曆方余駒齒甫落則已厭

清溪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間世還與率內院矣余既深自痛恨不獲親叩壽室然猶幸從山中禪衲愍公塔銘洞悉老人行履大都直捷似黃檗通悟似臨濟雄猛剛烈似天目高峰至於繇相歸性卽緣生以指點無生殆卓卓乎彼上天親所不能踰我震且中相宗諸師所不能窺其闕奧也嗟夫入此門庭誰不具決定志發弘大願乃一朝布袋打失桶底箍脫或以嗔或以喜或以辨才樂說或以佛事莊嚴亦若各聽其機緣之所適各隨其天性之所近蓋從來未有學步邯鄲抵掌叔敖塵尾雷同而可以上傳祖燈

者也昔有譏陳元龍驕而自矜者應之曰一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姿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嗟夫此足以定老人矣全集卷帙浩繁且多重複茲特摘其最要者以爲老人文字三昧

重刻孝經序

每觀窮經之士窮易至消長進退窮書至精一危微窮詩至緝熙臨保窮禮至惇庸秩序窮春秋至知罪勿辭

清溪遺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無不驚爲神奇詎爲祕密若重關天塹之難窺而未易渡也雖然此在世智辨聰者自饒知之愚夫婦未必知也抑必冥參力究時庶幾見之舉足動步間未必見也余今有直捷簡要之經於此喻之衣珠雖貧兒無煩沿門之乞猶彼燧火縱昏夜無假叩戶之求嗟嗟是孰有如孝經哉竊嘗考宣尼足跡半天下刪定徧羣書假年愀歎似與韋編若終身焉願奈何獲麟之日始別拈一枝花盡取生平自覺覺人一腔苦心和盤托出而曰吾行在孝經也乎繇是觀之從前談性談命言誠言明

且日向門弟子津津提仁不去口茲皆收而括之孝字
中也可知已矣是以漢魏而下躬親踐履登其堂與者
代不乏人就或朝暮齋心盥誦而行事卓犖亦復迥出
常流何以故類上之泚仁人孝子所繇生墮地啞啼一
聲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所從萃也善夫盱江先生宗旨
之作余無得而議焉蓋先生文成滴骨兒孫也方其深
慮良知之弊流為莽蕩故不得已示之仁以攝聚之亡
何仁之說暢而弊轉流為博愛故又不得已示之墮地
時而目初發動時情想以根蒂之若曰斯人也而第令

清溪遺稿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壯衰老之際風波險巇之中無然安排無然學慮時
時得如墮地時面目初發動時情想也則其仁已至矣
其知已不勝良矣夫然豈惟處為碩士出為大人即令
伏首窮經者神明此意安見庖犧氏八字打開重華氏
兩手分付以及風謠歌詠儀制精詳游夏之徒咋舌箱
口莫置一詞者不皆所以旁通發揮使人開眼便見注
耳便聞也耶余於是益信從來直捷簡要均無出此經
此疏上者頃因讎書白鹿暇日為諸生重拈若此諸生
其誰是破顏微笑者乎余當再拜下風奉以盱江先生

之座

清溪遺稿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溪遺稿

錢清溪公不朽錄目錄

清溪公行略

不孝廉述

高恭人行略

不孝廉述

清溪公墓誌銘

黃宗義

高恭人墓誌銘

李之芳

郡志名臣傳

清溪公傳

萬言

清溪公傳

陳錫嘏

清溪公誄

韋人鳳

不朽錄目錄

公祭高恭人文

高宇泰

公奠高恭人文

董道權

入江西南康府名宦祠詞

公勸附

入本郡鄉賢祠詞

公勸附

紫陽隄錢公橋碑記

余應桂

錢公放生閣記

易應昌

先友記

不孝廉述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朽錄

男廉謹輯

先考前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

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溪府君行略

廉生不辰甫三歲而先大夫見背兩兄繼殤先母高

恭人鞠育藐孤熒熒苦守尋際鼎革兵戈擾攘先恭

人攜廉避難會城先大夫靈櫬猶在淺土垂三十餘

年廉齒漸長轉傷幼而失怙不獲親睹徽音每欲搦

管敘先君遺事而老成凋謝典型淪亡無由追述耿

不朽錄

耿此心常抱沒齒之恨痛我高恭人復於丙辰卽世

今春扶柩歸里得從族人徧問先大夫故事且搜舊

笥殘簡尙遺手澤謹披淚述其梗概如左

先君諱啟忠字沃心號清溪別號漱石又號平實居士

自方伯公而下五世至我先大父諱若選生二子先大

夫居長次則叔父諱孚忠先大夫幼有書癖誦聲朝夕

不輟雖枕上猶吾伊不絕口年二十四入泮天啟辛酉

舉鄉薦出李愚公先生之門尋執經南泉鄒先生倦倦

以端品相期崇禎戊辰成進士與劉與甌金正希黃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金伯玉林任先李荆陽諸君子立千秋不朽會毅然以名教自持觀政夏曹卽上疏乞復書院斥崔魏諸黨謂凡節義從理學出故烈烈轟轟致身君國者皆師友平日講究以忠孝大義了了胸中故患難當前各能不負所學耳所以談道講學臣直以爲世運汗隆所關不容不共爲維持者也臣觀崔魏擅權亂政一時勢燄赫奕隨有乾兒義子苟且功名黨邪害政無所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里巷三尺童子無不唾罵而中朝誦德稱功轉相效尤侈鳴得意斯亦孔子孟學術一大薄蝕也豈不

不朽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痛哉正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故但知有姦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權貴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嗟乎彼欲行不忠不孝之事先將闡忠孝之人講忠孝之地剷去而後已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今姦逆惡其害己也而鋤其人廬其居矣疏入羣小切齒獨劉念臺倪鴻寶李懋明徐九一張二無曾二雲諸先生以先大夫淡泊持正卓然不羣亟稱之尋除南康司李己巳授文林郎敕封先大父母如其官制詞云以一初第子大

夫上書闕下爲古今理學名義所宗洵實錄也南康僅三百餘里當吳楚之交踞廬山鄱湖之險民風澆薄且寇盜出沒號稱難治先大夫初莅嶠然以清白自矢興利除弊臨民多惠政撫囚如赤子夏日施糜藥冬日給衣被情輕者輒出之郡無留獄賢聲日著去官後二十餘載士庶猶感其恩爲入名宦祠立碑記焉究心濂洛之學會學使者雲怡蔡公以白鹿書院事相委先大夫欣然承之捐俸修葺煥然改觀每朔望輒詣院集諸博士弟子講論忠孝節義孳孳不倦有一貫編仁孝訓虔

不朽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二程語錄耐園參同龍湖閒話陽明傳習錄朱陸問答諸刻至今板藏書院受楚闈聘得譚元禮等六人皆知名士性慈愛與陳大士輩立放生會復刊顏山農何心隱羅近溪語錄好生會錄紫柏老人集諸書復養濟院清理贍產之乾沒者雖強禦無所畏又於黃沙灘張社里爛泥套捐俸築隄橋橋自邑至郡秋夏險於水波出彭蠡聞颶風巨浪操舵者愕眙相向冬春涸涸復險於陸自鼈沙迄黃沙之岸雨雪寒風攬裳涉流無不僵仆且地險泥濘橋隄難立先大夫惻然窮其想鼈沙爲

道鐵索巨石相爲聯絡橋九眼隄五座廣皆丈五長共八十四丈虛中架木舟行陸走咸賴以濟又匡郡西去五里有張恕橋匯通省會及建安等縣於西春復倡義帥諸僚屬共奏厥功土人咸立碑記績焉仁民愛物澤沛西江歌誦之聲日溢道路當事交章推轂方擬擢居臺諫而崔魏餘孽嫉之者眾以奉勘建昌令欠糧欵件稍稽時日遂錮級調用豫章兩臺上疏力保究不能挽先大夫怡然自得不少介意繼而吏垣劉大蓉吳磊齋諸公具疏昭雪并劾原參者俱奪職降級而先大夫復

不朽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撫州司理惠政休風一如治南康者治之未幾陞刑部福建司主事秋曹惟閩司煩瑣先大夫一以平反爲心嚴已恕物人皆服其明敏郭明龍先生子昭封官戶部因草廠事被逮當事欲坐以死先大夫謂律無死法爭之甚力止擬戍又上疏勸上舉行八事一曰停新派二曰開撫議三曰清刑獄四曰惜人才五曰獎清吏六曰勸勞臣七曰宥愚臣八曰恤義烈皆救時急著而陳公子壯湯公開遠建言下獄先大夫疏中及之得免先大夫端介之操彰彰耳目不負南皋知己先大夫身雖

在官定省之念未嘗一日去懷丙子冬力乞江南決差便道歸里依依子舍稍申色養甫及半載卽丁先大母憂一慟幾絕卽購葬地於姜灣躬親舂鍤越半載襄事遂扶先大母歸土先大父爲之色喜先叔有二子長肅錦次肅鏞先大夫撫之若己出課以文藝髫齡皆補弟子員先大夫儒素性成身列縉紳服食同寒素尤好圃事每督僕樹藝見蔬甲茁茂輒欣然喜且謂子姪曰此治生長法也蒔花何如蒔菜乎服闋轉儀部員外郎入都目覩山東兵荒餓殍載道疏請留漕糧十萬石賑給

不朽錄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全省士民賴以存活者不可勝數東省諸紳無不推重於是有督學齊魯之命先大夫以齊魯乃賢聖毓靈地辭不就奉旨不許始驅車就道時憑限尙寬復歸省先大父辛巳春涖任值盜賊蜂起道路爲梗三月朔自郟城入境次李家莊流寇猝至先大夫手額救書責以大義寇不敢犯至沂州抱疾伏枕復念兵寇之餘人民逃散爨冷無煙之家比比皆是乃力疾具揭兩院乞其格外撫卹兩院亦爲俯俞嗚呼先大夫憂國憂民之心當患難疾病時猶孳孳不忘若此病稍痊之任念士子死

亡過半一以體卹為主痛絕薦剡矢不苟徇情而每至一府卽禁詐冒拔孤寒刊布誓言於是聲名籍籍魯藩爲手書文可經邦一楔以贈時國家需才愈急許各省學臣直陳起廢先大夫遵旨疏薦少司空高公弘圖兵部員外華公允誠僉事金公聲巡撫陳公必謙知縣陳公靖之皆老成宿望也文武兩闈旣竣中式者皆先大夫前列士繼登巍科者至今繩繩勿替壬午十月先大夫攷績告成思先大父年邁七旬力懇兩院代請終養忽有以流言入玄岳鄭太宰者一時不察遂遭白簡蓋

不朽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大夫力破情面致愠羣小成是貝錦先大夫束身俟命不辨一言念臺先生極口稱冤鄭後知其誣亦深悔之朝中諸君子公疏力保遂復原職方被劾時適寇犯臨清各郡動搖先大夫謂國難爲先身誣爲後與當事登陴共守誓死報國不以榮辱險夷稍二其心蓋得學道親賢之益爲多寇退歸里未匝歲而卒時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距生於萬曆甲午歲十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原配先妣戎氏生一女早卒繼配先妣李氏亦早逝俱贈孺人再贈安人繼配先妣仁和高氏封孺人

再封安人生子三肅鏘肅鎧俱早卒季則不孝廉女一適憲副許我西公子諸生曰瑚廉娶婦陳氏大司寇心抑公孫憲副瓠庵公長女繼娶翁氏知縣叔朗公孫文學幼安公次女繼娶陳氏侍御葦庵公季女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茲將遷葬於天童凰下溪山之麓伏惟先生大人哀而銘之孤哀子錢廉原名肅鎰泣血謹述年家眷姪西泠陳龍運填諱

先妣前誥封安人高恭人行略

嗚呼人母皆母也廉母父也又師也母姓高氏爲西陵

不朽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望族幼嗜詩書嫻內則年二十一歸先大夫時先大夫初成進士筮仕江右南康司李皜然以清白自矢興利除弊惠政休風惟蒸人實佐之己已受封孺人自是佐先大夫宦游一十六載事無不當乎情理先大夫友戚無不嘖嘖以先君爲得賢內助丙子江夏賀公入相命未下過辭先大夫邸中不值謂明日不得復來先恭人倉卒出供具以遲先君賀公歎曰古稱翦髮割髮不是過矣庚辰晉封安人辛巳三月先大夫以督學赴山左會歲饑草竊載途猝遇流寇數萬於李家莊僕從駭散

先恭人手奉敕書趣先大夫諭以大義中多先大夫疏
賑饑民皆感泣羅拜而去恭人嘗述以語廉且曰汝時
方在襁褓今當作一山左遇寇圖蓋亦教不孝以無忘
患難之意也壬午山左闢事告竣先大夫以大父年望
八力請終養歸未逾年不幸先大父而歿先恭人哀毀
中治喪井井事先大父無殊先大夫在時祀先大母以
及戎氏李氏兩恭人必敬必潔故伯氏孝直公每慰先
大父曰叔無憂矣繼而先大父棄世兩兄天殤際鼎革
丁兵燹廉方弱齡先恭人挈之東奔西竄維持調護未
不朽錄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動容變色從兄希聲素重先恭人事或不決嘗就裁
焉丙戌春先恭人以顛沛頻仍輒軻備歷攜廉流寓西
陵依外家而居廉之得存一息於今日實母而父者也
及廉稍長就塾先恭人於早暮課業之餘嘗口授以出
師陳情二表先恭人之意蓋不僅以文藝教也又實母
而師者也嗚呼先恭人自歸錢氏相先大夫為廉吏凡
七任保三十七口脫奇難於危急先恭人之才也識也
治先大父大母及先君喪以至奉先外祖父母邁年晨
昏養生送死至性不異任如先恭人之孝也孀守三十

三年嫁一女娶三媳聯姻皆忠孝門先恭人之節先恭
人之明日勞也恭人生萬曆戊辰四月三日卒康熙丙
辰十月四日年六十九廉方窮厄喪殮之事一切苟簡
不能如先恭人之於前人廉之罪死莫贖矣殮之時高
氏功總弟姪二十五人以至親友下及戚獲哭無不失
聲寧之宗族姻婭聞訃又無不涕泪感歎以為彤管淪
亡此又先恭人之慈愛所致也嗚呼先恭人才德兩優
內外兼擅固已久著鄉閭獨是不孝廉蒙先恭人撫育
三十八年兼父兼師以教以戒而不孝廉外則一無樹
不朽錄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為先恭人光顯內則以家貧奔走侍養兩闕有忝所
生追述及此有不禁仰天椎心長號而繼之以血也仰
冀仁人宗匠錫之名篇以光泉壤不孝廉感激真世世
不朽矣孤哀子錢廉泣血謹述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

按察司僉事清溪錢先生墓誌銘證人書院堂
長姚江黃宗

義撰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
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

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
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
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
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
清溪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樵秉拂
一往不返清溪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
之心則一也清溪先生諱啟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
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
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

不朽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
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
臣觀崔魏亂政奄祠徧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
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而中朝誦功
勸進轉相效尤者正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
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
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
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
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與利

除害如不及案無留贖園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
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
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
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
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慈
山葬五乳峰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
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寺金
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
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成粵中陳秋濤臨

不朽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
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
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
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
以誑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
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
封皆安人子三人肅鏘肅鏗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
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
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

欽崎豪杰乃弁洲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殺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

不朽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將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蟒髻螢光皋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鋸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徨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錢母高恭人墓誌銘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總督浙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加正一品前吏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河南京畿二道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浙鹽課廣西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濟南李之芳頓首撰拜

余爲諸生受知於清溪錢公公諱啟忠字沃心鄞人明季由儀部督學吾省猶憶公方入境道病抵李家莊饑寇數萬猝至擁馬首不得前公強起慰諭公配高恭人捧敕佐公言曰去年汝東省大饑我公疏留漕粟賑活數十萬人可忘之耶言未既羣寇羅拜謝罪曰微夫人

不朽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幾賊我恩主卽散去吾省至今傳之恭人出仁和望族自幼習女誠嫺禮法于歸時公已成進士初仕南康司李再任撫州入刑部丁艱轉儀部恭人歷佐公公治外恭人治內嫺族稱公得賢助及公去吾省歸遽卒恭人上事封公下撫遺孤孝慈兼盡一切家政不改公生時閨門益肅冰燂之操數十年如一日自公爲司李封孺人爲儀部晉安人今稱恭人學憲所例得也生於前萬曆戊申四月三日卒於康熙丙辰十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子一廉女一適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萬

經今廉將以康熙己未十二月廿三日合葬來乞余銘
嗚呼余初以司李至浙恭人年未艾方課子成立為諸
生余巡鹺再至恭人猶康強不減恭人之六十也余寄
詩為祝及余入憲臺奉命讞獄浙中則聞稍憊矣今來
未幾而恭人乃病且死余一身而觀其盛衰以至於死
嗚呼其可慨也夫余以王事淹三衢弗獲親臨執紼姑
徇廉請而為之誌聊以表師門之誼云銘曰
是唯清溪錢公之配婦德有終母道無媿耐築幽堂永
無有害

不朽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郡志名臣傳 先世並載

錢安字靜能號約庵鄞人洪武十七年辟授臨安訓導
陞韓府紀善致仕永樂三年入覲賜宴託疾歸里時長
子洵侍父行韓王特書具慶堂三字以榮之安言行謹
厚記覽該博傳伏氏經得其堂奧尤善吟詠有約庵集
藏於家曾孫奐 清溪公之九世祖

奐字文煥舉正統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陞廣西參政
時義寧賊起眾議轉餉奐請給兵以銀因糧於敵議者
訕焉後潯州老藍寇起以單騎諭平之士官岑豹羅文

宇以地訟為宣布威德皆帖服焉尋陞湖廣左布政使
時大旱諸郡以徵楮告亟疏請止之又啟請楚藩稅銀
三千餘充運船值公私便焉丁內艱去服闋補廣西民
相慶曰不圖復見錢參政焉時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
會歲祲以軍餉為憂奐措置得宜上下充給凡所俘獲
尤極詳讞得活者甚眾力請致仕善攝生之術以高年
終子瓚 清溪公之六世祖

不朽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時有王姓者為兄毆殺監司出其兄其妻刁氏訴姪
毆而刁乃死矣翌日瓚鞫繫囚按兄贖年六十而弟方
四十謂衰老毆強壯安得遽死此必姪毆之因夢中之
婦乃刁也毆者伏辜眾稱神明已而免歸囊無長物紛
華勢利澹如也因自號恬庵云長子崑 清溪公
崑字景良號宜山嘉靖壬子鄉薦知信豐縣孫若巖 清溪
公之曾祖

嶧字景魯號桐陽嘉靖甲辰進士知崇安縣治尚嚴明
下不敢犯終徐州兵備副使 清溪公之曾叔祖

若賡字颺虞隆慶辛未進士歷官臨江知府子靖忠益忠敬忠從子啟忠清溪公之世父

靖忠字獻孟號心訥若賡坐事下江右獄靖忠抱痛力學與弟敬忠同登萬曆戊午賢書天啟初敬忠赴闕訴父冤靖忠則往江右哀懇其鄉大僚劉一焜鄒元標諸公多方救援父遂得釋後以父年老須養竟不赴公車為人嚴毅侃直凜然不可犯授經於鄉門人已抱子者猶不廢夏楚終身無紛華之好布衣蔬食樂以卒歲鄉人皆敬憚之清溪公之從兄

不朽錄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忠字謙仲鄉貢士瑞安訓導子肅樂清溪公之從兄

敬忠字孝直號玉塵幼穎悟性真摯父若賡擬重辟羈江西獄敬忠受經獄中業日益進然志專在救父聞有恩赦輒匍匐求援當事不能得則銳意制科業冀博一第或藉之易為力萬曆己未果得成進士不就廷對而歸熹宗卽位入京先誓神以必死草辯冤疏乞代父死不敢明父之非酷但言酷吏罪亦不至死語極悽惻因服伏禁門外疏下法司議獄者憫之若賡竟得釋歸在獄三十年矣貧無以養謁選得刑部主事未幾丁外艱

歸服除補原職會生母病遂乞休崇禎己卯復補前職遷守寧國賑活饑民數萬免官寄居海寧稱崇禎遺老為人耿介好學仕至大郡卒之日家無餘財出父重獄卒成其志世以此重之清溪公之從兄

不朽錄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寇所困既知為啟忠相率拜謝而去蓋多前所活饑民也崇禎末卒於家卽清溪公

肅樂字希聲號虞孫幼有異質書過目不忘長遂博通經史忠孝天植以聖賢自期家貧屢空晏如也嘗行邑庠見殿宇頹廢慨然太息遂率諸生營構已而同事者稍稍怠去乃獨力任之既成而魏奩鞏固為百禩永賴詩文無所不工而尤善於制義自為諸生時已為人傳誦及崇禎丙子丁丑遂連登鄉會試一時文名籍甚至今海內操觚家猶奉為楷式焉謁選得太倉知州飲冰

茹檠一錢不入與鄉縉紳張采張溥力行鄉約以崇教化不徒以具文視之州多豪強雖侵撓百方終不爲其所動孜孜以釐姦剔弊弭盜卹荒爲事於是治行流聞考績爲江南第一晉刑部員外郎丁憂歸甲申之後遂飄泊坎壤以死後太倉守白登明思其遺澤祀之於太倉名宦清溪公之從姪

錢清溪先生傳

諸孫培萬言貞一氏撰

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自號也其先自宣城徙鄞入明有靜能者爲韓王紀善始以節義著於永樂朝三

不朽錄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至奐歷仕廣西左布政使爲成化名臣奐之子瓚廣西按察副使瓚之子崑江西信豐知縣崑之子鳳午封禮部主事鳳午之子若選封南康府推官卽先生父也世以清操醇德發聞當時至先生克紹厥緒而家聲益顯先生天性樸朗外不務爲矜飾而其中湛然自幼讀書耽于經史不沾沾以舉業爲事羣從父兄揣合時尚競急於逢迎有司相與竊笑先生而先生自信獨堅不少爲所眩惑比辛酉登賢書諸笑者始詫歎自失崇禎改元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五年補江西

撫州府推官七年陞刑部福建司主事九年差南直隸審決便道省親明年丁內艱十二年冬服闋轉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十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兼按察使僉事提督學政蓋嘗總計先生一生政績大約爲其所當爲而出於有識有膽始釋褐時值懷宗新政誅崔魏之亂定爲逆案以垂世戒先生上疏請復書院其略曰凡節義必從理學中出故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患難當前生死不愧臣觀崔魏擅政一時乾兒義子黨邪害正無所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頌德稱功侈鳴得意皆由平

不朽錄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故但知有姦邪不知有君父今妖氛盡掃清議凜然各直省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俾師徒聚講其中則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子之恨愈深人心正而臣極昭國保民安於是乎在矣疏入羣小側目諸君子特深喜之故已已覃恩敕詞有云以一初第子大夫上書闕下爲古今理學名義所宗尤累代來不數觀蓋當制者傾心於此疏也在南康主白鹿洞教事葺學舍簡生徒每月朔望雖甚風雨必至鉗槌提唱講席重新濂溪紫陽之學百年以來蕪

沒於講章時藝中迄先生乃復闢其戶牖刻一貫編仁
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龍湖閒話慶言
參同諸書示學者知有塗轍之可循也而學道所得施
諸政事一皆井井囚之被繫者夏施糜藥冬給衣被軫
視不啻赤子其有輕繫則亟斷之無留獄復養濟院清
贍產之隱沒者以佐其費由是道無乞者郡自置沙至
黃沙迤邐百丈江濤衝岸坍塌不時每風雨驟作陸行
者既有顛墜之憂而往來舟艦尤無所於泊商旅苦之
先生施巨石為柱聯以鐵縷壘石甃土每相去十丈即

不朽錄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橋以殺水勢蜿蜒湖濱狀若垂虹臥龍逮今尚蒙安
瀾之福皆先生所賜也在郡四年謳歌盈路當事交章
論薦而逆黨餘孽終以前疏嫉之坐勘建昌欠糧事後
時鐫級然未幾即為吏垣大容劉公磊齋吳公公疏所
雪補任撫州則斯時正直之氣猶未盡絀於讒邪也及
擢刑曹疏陳八事其間停新派惜人才獎清吏勸勞臣
卹義烈諸條鑿鑿皆懷宗對證之藥惜其言未得盡行
而他所論讞又一以平反為主如陳公子壯之諫宗室
換授也湯公開遠之疏肯做敢做也郭公昭封之因草

廠失事也先後下獄郭幾坐大辟陳與湯亦並懼不測
先生皆爭而出之夫換授本懷宗獨斷而陳公攬其逆
鱗開遠為總督盧公所用武陵尼盧故先發于湯昭封
則美命先生之子時相方欲修師門之怨苦不得萌芽
而草廠事適中之在世之智士於三人必瞻顧依違若
為弗聞也者而先生毅然不卹卒得持平斯非其尤難
而尤偉者歟己卯庚辰開山左海饑流殍載道其時先
生內除轉儀曹北上目擊其慘疏留漕米十萬石為賑
後督學赴任塗次李家莊遇賊數千睨刃欲下閱封緘

不朽錄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為錢公相率羅拜而散蓋中多受賜全活之民也先
生念二東兵饑之餘士皆離散失學必先以安輯乃可
加之教誨故所至獎寒峻絕薦剡矢慎矢公以作士氣
一時菜色鳩形之輩悉化為菁莪棫樸之風不獨士忘
其饑而文教亦因以丕廣魯藩德之手書文可經邦四
大字為贈其所得才賢三四十一年之中起而宅揆作牧
典戎幹方踵接殆無虛日焉嘗行部至青適臨清有警
各府戒嚴先生曰吾雖以試事來豈容坐視此城之亡
夫子不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耶遂荷戈登陣身先郡

縣青之民賴以無恙其臨難不苟又如此蓋先生家世
簪紱九傳忠義之節得於門庭薰染者固多而更以南
皋先生爲之師念臺先生爲之友自其戊辰筮仕卽與
金正希朱震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諸公立
爲千秋不朽會以相切磋其平日淵源之正期待之高
固非尋常苟祿者可及以故歷官所至聲蹟焯然要之
不過盡其職所當爲而止是知士大夫行事苟不本於
學問而以識與膽自負鮮不債人家國事也然吾聞先
生里居之日築圃舍傍課童僕更直其中時菘種豆皆

不朽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講究每謂子姪曰他人宦成必以園亭花木爲樂吾
今治此豈不遠勝於彼乎在昔武侯有澹泊明志寧靜
致遠之言而宋人亦謂嚼得菜根牢方可做大事則先
生之藝菜固其澹泊自處之本也噫過人遠矣

錢清溪先生傳

同里陳錫嘏介眉氏撰

甬城東瀕江越江一里許有地曰前龍漕錢氏世家焉
錢氏之先自宣城徙入明而大顯至啟禎開理學文章
節義之盛尤冠吾甬清溪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啟忠字
沃心清溪其別號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戊辰

爲崇禎改元朝野想望新政先生甫釋褐卽上疏乞復
書院書院者鄒南皋顧涇陽馮少墟高景逸諸先生所
建以講學之所在京師者名首善今宣武門內西洋天
主堂其故址也講學諸臣與小人爲難崔魏起爲厲禁
以毀之尋卽其地建生祠書院初興或有疑其不當立
者迨毀書院爲生祠而人始曉然於邪正之分義利之
辨故書院廢而諸先生所以興書院之意乃益明善乎
清溪先生之疏曰臣觀崔魏亂政勢炎赫奕乾兒義子
人頭畜鳴所在講學書院俱遭拆毀而頌德稱功建立

不朽錄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祠者轉相效尤皆由諸臣平日理學弗明不識節義
爲何物但知有姦邪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富貴不知
返照本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益墮矣臣
惟學非講不明講學非書院不廣各處所毀書院應盡
行修復俾師徒朋友聚講其中嗚呼當理學晦蝕之餘
先生以昌言首振之可謂獨見其大者矣故其爲南康
府推官也南康舊有白鹿洞書院先生至修葺學舍朔
望與生徒聚講雖甚風雨弗輟所刻有一貫編仁孝訓
二程語要朱陸問答陽明傳習錄諸書先生之以講學

自任如此始知嚮者一疏天性激發非慕爲名高者也
先生在南康有惠政復養濟院修黃沙灘諸橋民至今
尸祝改理撫州亦如之入爲秋官郎爭郭明龍先生子
昭封草廠事甚力得減死又建言請宥陳秋濤湯伯開
兩先生於獄卒賴以免蓋先生之爲刑官多主平恕而
其于正人君子尤深致意焉起家入都見山左飢荒上
疏請留漕糧十萬石以賑後先生督學山左遇流寇於
李家莊中多先生所全活者皆放兵而拜先生所至聲
蹟累累其講學之效與然則謂講學必迂腐書院必標

不朽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榜者以先生證之然乎不然哉先生罷山東參議歸以
癸未八月卒年五十陳錫嘏曰予幼時卽知里中有錢
沃心先生者近與其子廉交得讀先生遺文神采煥發
奕奕有生氣且見諸師友誌銘傳序等文得先生所言
書院諸事爲歎息興起者久之錢氏之理學文章先生
一人備之矣先生卒於甲申之前海內尙無事然觀其
服闋入都流寇漸逼貽書家人以死自誓在山東時方
行部聞臨清警輒脫學使者服授兵登陣先生當患難
之衝彌自激厲使先生不死錢氏之節義不獨忠介也

先生師南皋而友金正希黃元公朱震青劉與歐諸公
淵源最悉考於先生之事者可以論世云

錢清溪先生誄

武水韋人鳳六象氏撰

余嘗讀四明錢先生事而悲之嗚呼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又曰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古今亂亡
猶一轍也先生以公忠正直之道克殫厥職乃不幸
遭吏議以免載山劉子旋爲力雪而天復奪之以年
余旣悲先生之遇而與先生之子廉相友善乃爲之
誄曰

不朽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洪唯東海沆漭混溟毓靈降瑞有亢彭城哲人天挺俾
作祗柱宿成蚤慧期爲公輔精研隱蹟博綜典墳三民
二難靡不彰聞聖明御極首膺鸞薦請誅大憝振興講
院凡在朝野仰若神明屈軼呈祥長離載鳴作李星渚
慎刑敬獄民自不冤庭無留牘當路修郟遂阻同升斥
邪秉正移任西平清廉懋著爰參三典平反實多明允
克踐痛深畫地力可違天陳言八事日星並懸進列儀
曹人推獨誦泰岱式瞻冰衡作領東省凶饑道殣相望
式賴請賑民始無恙東省凋殘生徒散落式賴拊循士

方敦學東省遭亂文章萎茶式賴振興科名鵲起東省
被寇捍禦皆疏式賴防守兆姓安居文事武備育士寧
人救時名佐翌運良臣運剝時否斐菲訛翕羣小進讒
忠正是惑點珠以類毀璞日瑕投劫而歸蔑不興嗟一
人黜陟乖反尙小舉世安危所係匪渺眾正俱滿公論
大昭白日如揭陰翳斯消方藉維挽扶危定傾澄清海
宇仰答聖明大厦將隳先摧梁棟當路鬼車誰容鸞鳳
天不愁遺仁賢隕絕穹壤幾昏遐邇感咽嗚呼哀哉痛
不旋踵神州陸沈兩儀失曜四海遏音滄溟飛塵川塗

不朽錄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流血誰生厲階盡由讒慝倘俾得用宅揆秉衡宋有伯
紀唐惟廣平而今其已亦復何爲清論昭然撫簡徒悲
有美象賢鴻才卓犖力績先志克承家學氣凌今古名
動方州適追來孝仰冀闡幽爰歸泉壤以象祁連桓碑
載樹琬琰同傳嗟予小子我生也晚典型既墜風徽不
遠矧於令嗣投分實深跼天躋地執手論心追惟時事
抱痛家國歿矣伊人吁嗟何及匪人是惜惟天何辜若
木旣折終古淪胥嗚呼泰山其頽滄海云涸寸心共矢
九原可作嗚呼哀哉

祭文

年姪高宇泰虞尊氏撰

敕封安人錢母高恭人旣卒之又明年戊午正月甲申
歸櫬於四明太白山先塋之次通家子高宇泰費緯祉
李鄴嗣萬斯年朱鈺陳自巖李睿陳赤衷方文機萬斯
禎張汝翼陳紫芝萬斯選范光陽董允珩黃道輝董道
權萬斯大陳自舜陳錫嘏萬斯備仇雲蛟周鳳來萬斯
同仇兆鼈李開王之坪高宇啟沈文英鄭梁陳錫自郭
元炳戴煊陳寅衷徐文駒陳憲淇范廷諤陳汝咸胡德
邁李嗽諸孫壻徐劼練容萬言黃象觀巨璘董孫符孫

不朽錄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壻萬經等操炙雞斗酒之奠而哭之以文曰於戲婦德
所稱首事舅姑慈以穀子順以相夫娣姒是和嫺族用
孚有一於此壺德令模矧惟我母眾美並敷典型攸存
柔道藉扶云胡不弔奄忽告徂溯母之先出於渤海巍
巍武烈宋社功在奕葉繩繩簪纓不改淑氣所鍾閨門
煥彩絳織夙嫺詩書并解闔範旣聞君子來迷爰從虎
林嬪於明州鸞輿翩翩越江悠悠肅雝之聲卜車其休
逮事二親榛栗浦脩長妣後來次娣是謀晨昏之節甘
滑之求堂上怡然中饋職優用佐學憲曲江馳譽明允

匡廬持平郎署一時耆碩氣求聲附提衡二東作人孔
富內助惟賢斯繇以致中更桑海歷四十年殷殷教子
日手一編父書當讀七葉真傳尊師取友必簡名賢祿
位匪亟道德是先藩臬家風賴弗墜顛時以其力旁及
親黨寧適不來微我弗往有請必諾傾廩倒帑箴篋線
帖暄簷風幌垂垂白髮舊事勤講沂州城外李家莊上
羣賊睥睨露刃相嚮舉袖揮之羅拜釋杖曰吾錢父寧
敢肆妄叩其所以昔逢饑饉留漕賜賑疏行恩廣先人
之德異類知仰乃克延此六尺以長不然孤嫠烝嘗曷

不朽錄

二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享母範所立百世可儀豈翳親朋闡教有資天不憖遺
霜前頓萎以茲令德而僅古稀素旛東出先兆來歸同
穴之誼千載是期泰等或爲子行或與孫儕歲星雖易
哀忱莫喻刲牲釀酒薦以蕪詞靈知不昧尙其鑒之

公奠高恭人文

表姪董道權異子氏撰

嗚呼維婦之賢得爲良吏維母之賢得親善類前史所
書不一其事如何今人乃不克繼賢婦易爲賢母難能
辛苦備嘗始成子名劬勞稍懈墮其家聲擇鄰徙舍干
古斯稱清溪先生仕途絕塵爲世名儒爲國寶臣一時

聞望如第五倫斬芻執爨實賴恭人天運倏更先生謝
世流離播遷恭人沉瘁克成子廉幹國之器袁羊未足
荀彘乃至以廉之才何難千祿爲奉高堂而甘蠖伏時
進羅菓不截杜竹常有林宗草蔬果腹武林僑居湖山
在望謂當百年盡其色養驢鳴忽寂鶴聲相唱骨立扶
棺渡江歸葬江水湯湯如淚勿收哭聲干霄白雲不流
盡棄其產手營一抔羣烏必集白兔將游喪舟過里哀
感路次凡我同人皆廉夙契曾醉雙鬢曾眠厚被如喪
吾母炙雞郊祭靈或鑒之生芻同致尙饗

不朽錄

二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名宦祠詞

附各臺批語此順治丁酉年
事去清溪公宦時三十年矣

南康府五學廩增附生員傅世祿蕭士弘夏日昌蔡十
臣黃極邵一士胡來弼黃學澍周曰四謝君錫等爲芳
躅卓然不朽徽音久而彌思懇賜申詳特崇名宦以妥
先靈以勵來茲事竊惟盛德不忘棠陰傳翦拜之詠有
功則祀桑壘垂尸祝之文振古如茲於今爲烈原任南
康府刑廳錢諱啟忠英聲拔薤介節飲冰識湛然犀狐
絕凭城之尾政祛害馬鴻希馨澤之音案定如山幾致
庭無肺石門清似水由來道有口碑若乃建置率然尤

爲明德遠矣如白鹿洞增書舍數十餘間與洞規而並
在若紫陽隄捐俸金八十餘兩覽碑記之猶存至於劉
凝之則建祠置贍田三十畝陳雲桂則建祠置田十畝卽前太守吳
公亦廟貌惟新置田以贍祀黃沙灘則造橋張社里則
造橋卽爛泥套等處亦砌石爲路利涉以便民他如布
放生田於龍王廟體天地之大德曰生鑄鐵柱於鷓子
磯俾上下之揚帆無恙斷獄多平反遂釋僧獄以給囚
田講學探幽玄輒辨佛書以明聖諦貧士賴以舉火鄙
孟客魚車之歌故人不惜分金高堯夫麥舟之誼是以

不朽錄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當時立雪履滿程子之門追憶流風淚墮羊公之碣星
芒久殞月旦彌馨幸遇當事明公功德合符後先齊軌
念田疇弟子之遺愛東里同聲思詩書禮樂之流芳西
河濟美九原可作應知隨武堪從十字長存遂令延陵
不死伏乞俯從興請概賜表褒筆燄吐霞映匡廬而耀
彩詞源倒峽溢彭蠡以流香庶俎豆增光壽考留作人
之澤宮牆有慶儀型示百世之師地方幸甚諸生幸甚
南康知府薛諱所習同知龍諱蕃錫通判閔諱子奇推
官范諱初批創制顯庸概難具述大約宅心造士紹衣

考亭餘風敷政宜民媲美濂溪遺澤做月令而濟涉眾
驚未霽之長虹舉曠典以修明世託云亡之麗日粵權
祀事種種合符前官舊緒長新多士弗諼猶昨允當申
請用識表章

星子縣黃諱秉坤批錢宦至德不泯輿論僉同卽詳繳

學道楊諱兆魯批錢宦理學儒宗本道夙欽今案臨星

渚知士民歌思如出一口祀典允符合依議行繳

入鄉賢祠詞慈水鄭梁禹梅氏撰
時康熙庚申八月

寧波府府鄞兩學廩增附生員陳文奕陸鑿徐顯臣張

不朽錄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九林陳錫周練鎔范從儉王之坪董允瑋高奕襄水中
柱張錫現陳錫自謝德興毛家成齊岱沈光熊戎式和
李翼丘玉等爲前賢之懿行久著一鄉之祀典未崇亟
請憲批轉行學憲以光俎豆以勵黨庠事竊惟朝廷選
賢建能生有勳階之錫國家報功崇德歿致享祀之隆
故社祭先生周禮聿昭在昔而學祠鄉哲明制相沿至
今人苟得之而無慙典自有舉其莫廢謹按明故提督
山東學政錢清溪先生諱啟忠人倫懿範聖教真傳鍾
毓地靈居四明文獻之列淵源家學一門忠孝之宗方

其列薦賢書杖屨早隨忠介師事鄒南皋先生元標已而題名國

學金蘭遂契正希與同籍金正希伯玉諸先生訂千秋不朽會觀政夏曹疏

言以理學為急疏復天書院分符司李制詞用名義相褒命

中有以一初第子大夫上書闕修鹿洞於匡廬朱陸宗

風不墜司李南康府修白鹿洞整蠲砂以鐵石湖山遺

澤長存匡郡有黃沙一流最險先生自龜沙以既淹獄

之皆生理南康時復明刑之克允再理原情宥文毅之

裔官刑部主事時適郭文毅之子昭封以草廠事被紀

肅秋官奏議釋陳湯之冤陳秋濤湯伯開先生建誠通

不朽錄

三三四明叢書

丹陛八條封事痛陳一代之杞憂先生有條陳八事萬

石漕糧頓起二東之溝瘠已卯庚辰閒山左海饑流殍

留漕糧十萬石為賑及至提督學政更能鼓舞士心有美必收無

長不錄雖在閒居謫籍不難疏薦以惜季世之材時詔

學臣直陳起廢先生疏薦謫籍侍郎高公弘圖大昌縣

陳公靖之巡撫陳公必謙閒居員外華公允誠僉事金

公且使名公巨卿皆得茹茅而供興朝之用先生所甄

章功業最著者如傅星嚴艾長仁單拙庵孫恂庭李鄴

屈總之交以梁溪為師友道以象山為宗傳所以孝義

克著家庭功名不負職守列諸贊序之內豈愧前賢報

以尸祝之文堪與後進乃典刑之久沒猶廟祀之未遑

幸遇憲祖臺大人天下福星人中喬嶽刑清癸陞直聲

旋著於金臺威靖閩氛文教徧施乎浙水匪獨當世之

士林快靚抑亦從來之先哲憑依伏乞俯順輿情大章

公論彩批學憲榮入鄉賢從此俎豆增輝一郡廉頑而

立懦宮牆有慶百年式靡而起衰為此連名上呈

寧波府學生員結狀

寧波府儒學廩增附生員張文懋洪世翰徐山玉等結

勘得故明提督山東學政錢公啟忠四明物望兩浙人

不朽錄

三三四明叢書

豪生忠孝之門行誼早推於鄉里入俊廚之目風節遂

著於朝廷取友從師志千秋之不朽建言講學得眾正

之相知方其理南康補撫州也白鹿黃沙是處皆留政

績及其入秋曹試山左也孤臣寒士無人不沐恩波救

荒請十萬之糧當日與歌於東國憂時上八事之疏至

今備採於史官此其生平不止孝親睦族總由原本皆

從學道親賢誦法梁溪身立頽波之砥柱淵源子靜悟

開大道之迷途似此學行超羣不愧科名於勝國固宜

宮牆崇祀聿作模範於興朝俎豆增輝始信前修有慶

衿紳生色庶幾後進知宗中間不致扶捏結狀是實

鄞縣學生員結狀

鄞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徐天銓徐暹董允湜練鏞陳文弘陳錫芝等結勘得

故明提督山東學政錢公啟忠幼有書癖誦聲朝夕不

輟辛酉舉鄉薦尋執經南臬鄒先生戊辰成進士與劉

與歐金正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李荆陽諸君子立

千秋不朽會毅然以名教自持觀政夏曹卽上疏乞復

書院劉念臺倪鴻寶李懋明徐九一張二無諸先生亟

稱之尋除南康司李制詞云以一初弟子大夫上書闕

不朽錄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為古今理學名義所宗蓋實錄也南康當吳楚之交

號稱難治公皜然以清白自矢臨民多惠政撫囚如赤

子郡無留獄去官後二十餘載士庶猶感其恩為入名

宦祠究心濂洛之學修葺白鹿書院每朔望集諸博士

弟子講論忠孝節義有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錄耐園

參同龍湖閒話陽明傳習錄朱陸問答諸刻受楚聞聘

得譚元禮等六人皆知名士性慈愛與陳大士輩立放

生會復養濟院清理贍產之乾沒者雖強禦無所畏黃

沙灘張社里爛泥套諸橋隄公糞沙為道鐵索巨石相

為聯絡舟行陸走咸賴以濟已補撫州司李一如治南

康者治之未幾陞刑部福建司主事郭明龍先生子昭

封官戶部因草廠事被逮當事欲坐以死公謂律無死

法爭之甚力因得議戍又上疏勸上舉行八事一曰停

新派二曰開撫議三曰清刑獄四曰惜人才五曰獎清

史六曰勸勞臣七曰宥愚臣八曰卹義烈時陳公子壯

湯公開遠建言下獄公疏中及之得免公身雖在官定

省之念未嘗一日去懷丙子冬力乞江南決差便道歸

里比半載遽丁內艱一慟幾絕葬祭悉依古禮服闋轉

不朽錄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儀部員外郎人都目睹山東兵荒餓殍載道疏請留漕

糧十萬石賑給全省士民賴以存活者不可勝數於是

有督學齊魯之命公自郟城入境次李家莊流寇猝至

公手額敕書責以大義寇不敢犯念士子死亡過半一

以體卹為主痛絕薦刺矢不苟徇情面每至一府卽禁

詐冒拔孤寒刊布誓言於是聲名籍籍魯藩為手書文

可經邦一楔以贈之時國家需材愈急許各省學臣直

陳起廢公遵旨疏薦少司空高公弘圖兵部員外郎華

公允誠僉事金公聲巡撫陳公必謙知縣陳公靖之皆

老成宿望也文武兩闡既竣中式者皆公前列士壬午十月公考績告成念父年踰七旬力懇兩院代請終養適流寇犯臨清各郡動搖公復與當事登陴共守誓死報國寇退歸里未匝歲而卒蓋公居官之政績立朝之風采家庭之孝友學問之淵源歷歷可攷如此此誠所謂在一國則重一國在一鄉則重一鄉者也祀之鄉賢祠內允足以鼓勵學宮興起風俗中閒不致扶捏結狀是實

宗族生員結狀

不朽錄

三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族生員錢九凱錢侃義錢肅圖等結得故明山東提督學政錢公啟忠四明德望久已著於鄉評兩浙人宗不特光乎家乘允宜從崇祀結狀是實

鄰里生員結狀

里鄰生員王熙祖王高周

張范等結得故明提督

山東學政錢公啟忠德行素聞閭里不愧鄉賢事實久載志書允堪崇祀結狀是實

寧波府儒學教授王公

諱養正訓導王公
諱宗益

勘語

看得故明山東督學道錢公啟忠山川閒氣理學名儒釋褐登朝輒請興書院起家佐郡遂倡建講堂持齊魯文衡羣稱人倫藻鑑探濂洛宗旨自得聖學宗傳所當入宮牆享俎豆者也

鄞縣儒學教諭周公

諱旬訓導朱公

諱士容勘語

看得故明山東督學道錢公啟忠生稟令資夙稱大器門風相接簪組之盛數百年堂構相承忠孝之傳第九世道本於通諸經志在於興絕學純然獨粹卓爾不羣故以一初第子大夫上書金馬門請興書院復用起家

不朽錄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郡刑曹集徒白鹿洞自主講壇五經在席獨出鏗鏗之聲一言發矇遂折嶽嶽之角而且師事南皋夫子曾傳一貫初編友契正希先生各負千秋不朽若哉山虞山數大老競加品目如元公震青諸名賢其相琢磨斯其學問根蒂師友淵源可為理學之名臣足稱人倫之儀表所謂發揮聖教不媿聖人之門牆輔相學規無慚學宮之俎豆者也既合朝野之評宜從學校所請使列奉嘗式光祿帶

鄞縣知縣朱公

諱光裕勘語

看得前山東督學道錢公啟忠學務真儒仕為廉吏纂
語錄復講院種種有功斯道疏輕刑議賑饑事事有
益生民交友盡當日之俊廚取士儲百年之楨幹歷宦
既多宦績居鄉甚合鄉評宜配黨庠用光俎豆緣奉憲
批事理理合申詳今具前由另備書冊申乞照詳施行

寧波府知府李公諱廷機同知張公諱承賜通判

段公諱振蛟勸語

看得錢公啟忠承孝友之家風為科名之國器深探理
窟於先儒多所發明能慎交游於正士始相求應傳諫

不朽錄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草於昔日忠愛自在千秋樹人材於當年楨幹尙貽今
代崇祀已行宦所配社當在故鄉用採兩校之公言應
與羣賢以合席

學道劉公諱霖勸語

看得故明山東學道錢公啟忠千秋儀表一代楷模釋
褐登朝卽拜復書院陳八事之疏分符出治復開議賑
卹輕刑獄之恩衡文志錄孤寒司李力伸誣枉孝親睦
族不愧家風講學舉賢有功聖教總之居官則歷見偉
績居鄉則夙著賢聲自宜崇祀鄉賢庶足增光俎豆云

云

錢公紫陽隄橋碑記陝西道御史都昌余應桂孟
王氏撰歷官總督侍郎其按

湖廣極
有聲名

余邑至郡夏秋泛溢則險於水揚瀾在蠡之間微風纔
引崩浪輒掀匡峰之颶從天遙墜縱長年操舵祇錯愕
相向而已蓋天實為之人力莫可誰何也冬夏涸涸又
險於陸自鼉洲以迄黃沙之岸逾於一舍雨雪時作寒
風鼓之凍泥沒脛堅冰在道已自氣索神慄而黃沙一
流冰漸散漫復攬裳涉之鮮不僵仆者巨浸消沈石矣

不朽錄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橋矣無計可久蓋地實為之人力亦莫可誰為也乃司
李錢公惻然念之庀材鳩工砥流為橋贅沙成道壘橋
之工鐵索巨石絢絡不拔昔日流水墮指之區翻而為
砥為矢歌頌載路不啻登之衽席也卽際泛溢而長虹
臥波川后天吳應為殺怒衝津之二險庶幾其就於易
乎沙流不涸蠡石常嶧錢公之德山高水深橋計九眼
石隄五座廣皆丈五長共八十四丈虛中架木以便欲
涸欲泛時船舫之往來橋東之道廣五尺長一百六十
丈橋西之道廣五尺長如東四倍橋隄坡路共長八百

七十九丈王始辛未秋迄壬申冬費金九百四十兩有奇皆公之區捐與民之義助不煩公帑一錢公之苦心密畫於此見一斑矣

放生閣記

臨川治民冰玉居士易應昌白樓氏撰
歷官工部侍郎以直節名

錢先生理郡之明年政通人和暇則就崇儒書院集諸生講性命之學至是建放生閣於郡東廂文昌橋之水澗廣生德也或曰理君於一郡事無不聞其耳目兩臺十三郡事無不聞先生生德在心提而布之曰堂皇所矜欲活卽活當幾何輪蹶所垂欲活卽活當幾何黑牘

不朽錄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書所翻閱欲活卽活又當幾何何閣爲子曰固也此亦有說凡聖賢之欲有造於天下非其身造之已也固欲其人共造之欲其人共造之必將有所形之以喻諸其人先生堂皇之所矜輪蹶之所垂黑牘沈書之所翻閱欲活卽活一手所造耳泳鱗翔羽所屬非能一一謁所欲而得也其所在父老子弟未必人人喻其旨引其生生之意於世間一切欲投無路欲顛無主欲須臾無曙甚者欲踴無足欲叫無口之類而一生之一如先生之生也夫若此者先生所以形之也放生何可不閣

哉布衣饒君以先生之意來言予適道其旁一行登眺而有感乎先生得境之全也出郡城東數武爲閣傑然東者生門蒼精所都古天子青旗迎春發陳布新以助天生皆取諸東閣前臨水天一生水水者生之府也在天爲雨露在地爲川澤於人身爲膏液故曰徧給諸生而無爲利萬物而不爭其發必東所以相嚮乎生也溯閣而上麻源諸派俱匯此蓋麻姑仙源合靈運紅泉數百里而來遵閣而前以環其秀其下文昌橋虹互而西文昌於紫微垣亦東橋名應之橋梁王政所平五方之

不朽錄

四十二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走集無時聞聲於斯睹指於斯式歌且舞於斯放生者勝事也而閣放生者又踞此勝境仁者所以壽人兼乎智者所以樂人樂乃生生乃惡可以口先生此種生德所以形乎人者遠矣而更有感乎前事之相湊也唐時蔡大夫刺史撫州嘗立放生池池不別穿因汝水爲之禁採捕示生德而已不知何人者釣而至公命問漁者漁者以詩報曰投卻長竿捲卻絲手攜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一時佳話以傳今日今日之放生閣正臨當日之放生池異日得無蓑笠有

道人手新詩以謝先生者乎余與郡父老子弟拭目俟之矣

先友記

昔柳子厚有先友記記先人所與皆天下善士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世言交者必舉以為端廉思廉無柳子之賢而先友則皆一時忠孝節義之士亦從而記之惜以三歲無父之人搜討三十年以前之事不無挂漏之歎云不肖錢廉敬述

鄒南皋先生諱元標吉水人理學名臣與心訥孝直兩

不朽錄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氏交最厚先人未第時即與執經之列

李愚公先生諱若愚漢陽人原字知白萬曆己未進士

天啟辛酉以溫州司李分較浙閩先人出其門公歷官

江西參議以文章名於世

錢牧齋先生諱謙益常熟人萬曆庚戌殿試第三人以

編修主試浙江辛酉鄉試歷官禮部尚書為宇內文章

宗匠

段玉犀先生諱國璋萬曆癸丑進士濟源人一字汝器

以太僕寺卿管戶科給事中事崇禎戊辰分較禮闈先

人出其門尋陞太常少卿告病歸里

賀對鵬先生諱逢聖江夏人萬曆丙辰殿試第二人歷

官大學士以清節聞於世癸未流寇陷武昌舉家沈水

諡文忠公與周延儒再召上之允公還也同延儒陳演

召見賜坐德政殿公瞻懷聖恩忽放聲大哭及賜宴中

極殿又大哭拜跪十數不已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

禮復絮哭不止眾皆駭歎

蔣八公先生諱德璟晉江人天啟壬戌進士以編修分

較戊辰禮闈於先人有鄰房師生之誼故交最厚歷官

不朽錄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內閣時稱政府名臣

劉念臺先生名宗周別號戢山山陰人理學名臣乙酉

閏六月二十日勺水不入口死

吳磊齋先生名麟徵海鹽人壬戌進士公初第夢一人

父手向背吟文信國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雨打

萍之句問為何人旁一人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時公未

識劉甲申三月有公故人孝廉祝淵以保舉宗周被逮

留京師語及此夢酌酒慷慨別去公即自盡贈兵部侍

郎諡忠節

倪鴻寶先生名元璐上虞人壬戌進士官戶禮二部尙書殉難諡文正贈太保臨死語家人曰必大行殮後方收吾尸

李懋明先生名邦華吉水人甲辰進士仕至冢宰公初任戎政銳志廓清京營諸勳戚闖人疾之他遷及崇禎十七年春召公入爲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於朝詢京營近制相向歎息明日公請對曰老臣向以戎務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臣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日甚陛下其誰與共守戎政王家彥爲臣言之

不朽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頓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時猶可爲臣自度材不及又勢已晚恐誤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懌而罷旣與李明睿請南遷撓於眾議不果闖勢漸逼縊於文信國祠諡忠文贈太保

徐明衡先生名大相江右人進士

徐九一先生名汧蘇州人以進士歷官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爲詞林領袖乙酉殉於家

張二無先生名偉武進人進士官左副都御史清修實

踐爲一代理學名臣

曾二雲先生名櫻峽江人丙辰進士歷官工部侍郎廉能聲著天下丙戌殉難閩中

張玉筍先生名國維東陽人壬戌進士官兵部尙書與先君同登辛酉賢書丙戌夏自縊於家

錢麟武先生名象坤會稽人辛丑進士歷官內閣大學士清慎端亮爲時所重卒諡文貞

易白樓先生名應昌臨川人進士歷官工部侍郎以直節名

不朽錄

四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東崖先生名景昉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內閣大學士時稱賢相

姜希愚先生名思睿慈谿人進士官侍御直言敢諫有聲於時

熊漁山先生名開元嘉魚人進士官行人司副以廷劾權相謫戍直聲振朝野丙戌後棄家託跡方外

呂介孺先生名維祺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尙書公守洛陽李賊陷北門北向慟哭瞋目罵賊曰

吾天子大臣死不媿天地不媿聖賢夫復何恨伸頸口刃

容色自若贈太保諡忠節

蔡雲怡先生名懋德榜姓 崑山人己未進士先君司李

南康時公督學江右相與發明濂洛之學交最篤崇禎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盛兵蒲坂公為晉撫提所將三千

人備平陽既而岢嵐告急公反顧太原平陽守將陳尙

知反公檄武寧卒二千合本標出太原三百里屬城皆

反閉門拒敵士卒以糧盡退歸二月初五自成親攻城

下公遣裨將牛勇孔訓王永魁出鬪孔訓重傷死永魁

牛勇陷陣死公遺表屬監紀賈士璋閒道入秦誓必死

不朽錄

卷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七晝晦大風次日標將張雄舉火應賊城陷中軍應

時盛擁公上馬授劍巷戰時盛擊殺數十賊至三立祠

公從容再拜懷符印同時盛縊死

黃石齋先生名道周鎮海人壬戌進士庚午主試浙江

以楊嗣昌奪情事直諫落職後官至大學士殉難為一

代理學名臣

史道鄰先生名可法順天人壬戌進士歷官內閣學士

乙酉夏殉於維揚或言其死兵或言其遁去據標將楊

光薦卹疏諸將強擁江上躍水自溺

夏彝仲先生名允彝號瑗公華亭人由進士歷官吏部

郎乙酉夏殉於家其子完淳年十八能詩同盡難

余二磯先生名應桂都昌人己未進士歷官總督侍郎

其按湖廣有聲於時甲申歲秦督無人吏部以兵侍余

應桂奏桂骸麟士嘗撫楚力護獻陵起謫籍再召見上

以為敢任有氣節可以當傳庭矣乃以為督監軍御史

霍達言曰遺吾二豎儒人不測之秦而無一將與俱是

棄之也兵尙張縉彥不得已出許定國於獄并都司孫

可法發帑僅萬金馬止百疋桂請曰臣自分必死願兵

不朽錄

卷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食不增而伸兩臂扞賊臣雖死於國無益達亦伏地慟

哭應桂甫行而全晉已陷矣

陳秋濤先生名子壯南海人己未進士官禮部尙書丙

戌冬殉於廣州

熊青嶼先生名德陽建昌人以進士官刑科給事中

劉大容先生諱斯棟南昌人進士官禮科給事中

凌茗柯先生名義渠烏程人乙丑進士官大理寺卿甲

申三月盡焚生平著述絕吭而死贈刑部尙書諡忠情

施四明先生名邦曜餘姚人己未進士官左副都御史

甲申之變飲鳩而死諡忠介贈左都御史

高礪齋先生名弘圖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工部侍郎以敢諫革職崇禎壬午國家需材甚急詔各省學臣

直陳起廢先君疏薦五人先生其一也官至大學士清

操直節名震朝野乙酉夏寓山陰之寒谿不食死諡文

忠

華鳳超先生名允誠無錫人壬戌進士對颺先生之門

人也以致仕兵部員外先君舉之吾友顧景范道其死

難事甚悉從死有一姪二僕一長班

不朽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正希先生名聲歙人與先君同籍結千秋不朽社官

按察僉事解任先君素重先生風節因舉之歷官僉都

御史乙酉殉於金陵

陳□□先生諱靖之以明經知大昌縣江夏相公同里

先君知其賢亦與薦列

陳益吾先生名必謙江南常熟人癸丑進士以河南巡

撫免歸為先君所舉後官工部侍郎甲申闖賊犯京城

公遭三木之慘同幽者無不終夜呼號獨公枕一石

寢如常

周際五先生名應期鄞人已未進士先人司李江右時

公為九江副使歷遷方伯為人謹慎謙和太沖黃先生

誌其墓

解石帆先生名學龍興化人癸丑進士壬申巡撫江右

歷官刑部尚書

丁印趨先生名進上虞人已未進士官左論德

王季重先生名思任山陰人由進士歷官按察副使以

文名後隱居秦望山死有遺詩

譚埽庵先生名貞默嘉興人戊辰進士官工部主事以

不朽錄

四明叢書

文名

鄭太白先生名之玄晉江人壬戌進士歷官右贊善以

書文名

陳伊庵先生名組綬字伯玉武進人由進士官兵部主

事有文名嘗著毛詩四子書名副墨子震生登癸未進

士

何无咎先生名白天天台布衣有詩名兼精書法

汪伯機先生名樞鄞人諸生有詩名

汪長源先生名偉休寧人戊辰進士官簡討甲申三月

與恭人耿氏痛飲壁題夫婦同死節義雙全八字而縊其縊時妻左夫右乃復下曰毋亂夫婦之序其從容如此贈少詹諡忠烈

吳和受先生名甘來新昌人戊辰進士官戶科給事中

甲申殉難贈太常寺卿諡忠節

王芳洲先生名章武進人戊辰進士官御史甲申三月

十九日巡城至阜城門賊攀堞上持刀說公降公叱之

賊以刀築其膝遇害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張先生名大同潁州人公父鶴鳴官兵部尙書年

不朽錄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十五家居潁州之難賊懸之於樹射之大罵不屈死

公伏父尸哭被殺公叔鶴騰亦罵賊死

管誠齋先生名紹寧武進人戊辰以殿試第二人官禮

部侍郎乙酉盡節

周巢軒先生名鳳翔山陰人戊辰進士官左春坊左庶

子甲申國變殉難致語親故有碧血九原依舊主白頭

二老哭忠魂之句諡文節

陳大士先生名際泰撫州人由進士官行人以文名後

殉國難

劉與甌先生名之綸戊辰進士官庚午督兵北征陣亡贈兵部尙書敘州宜賓人

黃元公先生名端伯通禪理戊辰進士官國變盡節匡廬

金伯玉先生名鉉北京人戊辰進士官初以駕部巡城每

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每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

依依不能舍何也甲申難作投是河以死其母章恭人

年八十妾王氏從弟綜一時同盡難

李荆陽先生名奇玉嘉善人戊辰進士官太守為一時

聲氣之宗

不朽錄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震青先生名天麟崑山人進士官翰林編修丙戌後

流離南服盡節以死

林任先先生名增志東甌人戊辰進士官翰林甲申後

隱雪竇為僧法名行懺

陳魯直先生名甫仲崇禎辛酉與先君同舉於鄉甲申

後隱居不出先君遺文有陳卹部東省節孝傳贊一跋

重言先生文章氣節見推兩浙景式最深

馮留仙先生名元賜戊辰進士官慈谿人崇禎十六年上

遺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時公為

津撫泣請以晚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

馮鄴仙先生名元颺壬戌進士慈谿人官大司馬與鴻

寶先生輩時稱六鄉賢者

管先生名珍

陶先生名珽

劉雷沙先生名若宰戊辰殿試第一人官春坊諭德有

書文名

馮先生名雲路黃岡人武昌之難州紳盡臣節者

公一人而已

不朽錄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伍國開先生名瑞隆

許我西先生名文岐甲戌進士仁和人蕪黃之難公為

蕪州兵備道被執至望華山賊逼寫安民榜公以硯擲

賊中賊近侍遇害

郭口口先生名昭封明龍先生之子

湯伯開先生名開遠臨川先生之子直言敢諫

瞿稼軒先生名式相字起烟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

官大學士國變後艱難百折不奪其志忠節凜然

錢抑之先生名士升字御冷嘉善人丙辰進士官至大

學士

張受先先生名采太倉人戊辰進士先君司李撫州時

先生知臨川縣相得極驩往復書皆講學語

陸文虎先生名符鄞人舉壬午鄉薦與董次公萬履安

董天鑒先生開吾鄉聲氣之先

景陵譚元禮

荆門方鱗時

蒲圻李甲

長沙范國瑜

不朽錄

至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感劉康

漢陽許承欽 上六人先君庚午科楚閩所得士也

不朽錄

錢清溪公題詞姓氏 隨頒隨刻不論次序

同里李荊嗣

常熟顧祖禹

青浦唐士恂

崑山徐乾學

徐秉義

徐元文

樂安成其範

日照丁泰

清溪公題詞 姓氏

大同李郁

汶上戴名振

嘉善魏學渠

魏允札

魏坤

魏燾

毛蕃

顧瑛美

陳喆倫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航孫應龍

會稽姜梗

同里張汝翼

萬斯禎

萬斯同

董允瑄

李開

表甥董道權

外孫張英

清溪公題詞 姓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1874

清溪公題詞

李鄴嗣 泉堂

錢清溪先生崇禎戊辰進士歷官有名由禮部郎出為山東提學適中流言為冢宰鄭公所論歸里未幾事旋白詔復公官而公已卒於家余時尚少未能詳公為學臣狀然竊謂學政以得士為最自公所錄士高等前後中甲乙科者數十百人至今三十餘年多為世名臣布列中外凡齊士受公知者閒語及公輒流涕即公之學政可知矣公之少子曰廉少孤有至行稍長亢志學古

清溪公題詞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言先公時事嘗從遺篋中得虞山錢牧齋先生手札一通其略曰冢宰意在激揚而誤及賢者所幸念臺海內清望極口稱冤而東省之人交口伸雪天晶日明當自有時廉得書而泣以為先公事幸大白上自明詔以及舉朝公論歷歷可舉然未若得此札之可信也因手之以請曰先公去世有年茲將卜葬望得黃梨洲先生之言以銘幽石黃先生則劉門弟子而宿從虞山先生游者也廉既具行略將并持是札以往乞余復賚數語余乃取虞山前札讀之為喟然曰甚矣君子是非之公

不亦重哉夫冢宰鄭公亦一時之望也而虞山不以所非為是即虞山身擅品目為天下所宗然亦不敢自以所是為是而必徵諸劉先生之一言為足信於當世即黎洲黃先生今日古文家之歐曾也廉望得其言以誌墓然不敢以幣請不敢介吾黨之言以請而亦必持是卷徵諸劉先生之一言使黎洲得援師說以為信是則劉先生一出其言而使錢公白其枉於生前表其德於歿後若是夫君子德音其足為鼎呂之重誠有若此者也況君子知人每當彼毀譽未定之時而其是非確然

清溪公題詞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所不同至遲之既久而天開臆消潭清石見其人之賢邪既經論定而後知君子是非之公固有可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是豈不重哉是豈不慎哉

牧齋錢宗伯書附 天下之事有名美而實未必然者冢宰風勵天下抗疏排擊欲使貪墨者望風解印綬意非不佳而獨以流言所中首及賢者則豈其激揚之本意乎計典是其主持遂奉三尺以從事則冤甚矣今幸念臺以海內清望極口稱冤而東省之人交口伸雪清論昭然度不能一筆抹殺天晶日明當

有其時幸安意弭節徐以俟之季夏朔日謙益再拜
此虞山宗伯與先沃心叔父手書也此時宗伯主持
清議物望所歸而言之慷慨激烈若此豈遂阿其所
好哉古云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詎不信然
姪光繡識

顧祖禹 景范

四明錢清溪先生歿後三十五年顧祖禹來武林與先
生之子廉游廉曰君之鄉有華公諱允誠者君知之乎
祖禹曰此吾祖母家也因爲廉道其死節事甚備廉離

清溪公題詞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席慷慨謂吾生也晚不能盡知華公之爲人乃於吾子
之言知之夫華公者先君子固嘗薦之於朝者也當先
君子視學山左時奉功令學臣得各舉所知先君子所
舉者高公弘圖金公聲其第三人則華公也先君子之
歿在高公金公死事前二年今由于言乃知又在華公
死事之前五年也嗚呼先君子之所舉盡如此其亦含
笑於地下也夫因出所藏冊屬祖禹識其端嗟乎惟先
生之行誼真故先生之氣類篤也惟古有言窮視其所
與達視其所舉然則不知先生卽觀先生之所舉者而

先生之論定矣悠悠之口其足以軒輊先生乎哉

唐士恂 子恪

時序奄代謝賢愚同古丘哲人抱明德心與曠垠游浮
雲翳白日耿耿罹癘憂翔鴻失天遠鷓鴣雀聲啾啾摩天
安所施豈必張罝罟矯矯清溪翁直道翻見尤一麾出
東魯浩然逢虛舟青鸞聚還散覆水傾見收當塗揚高
風片言足千秋纍纍寶幢石激激錢唐流白雲起天末
狐兔號松楸草枯霜雪深日暮啼王哀

徐乾學 健菴

清溪公題詞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內論清望君家忠孝門捐軀憐從子訟闕有諸昆執
友生前語高名身後存遺書猶在篋濡藻慰貞魂

徐秉義 果亭

詎被微雲揜真同皎日看三齊扶大雅八事見回瀾物
論遺書在時艱薄宦難蒐羅煩令子泣血幾曾乾

徐元文 立齋

甬上錢清溪先生自解褐後與同志諸君子以志節相
砥所至輒有聲比視學山左爲蜚語所中得鼓山劉先
生一言其事遂大白士大夫相與歌詠之其子廉輯之

以表先德嗟乎昔之學使者必敦勵名教妙簡物望故
清溪之心能見信賢者近世不然學校遂多秕政媿媿
自飾殆不可令戴山見也撫卷爲之慨然

成其範愚見

旂常鐘鼎皆虛位忠孝孤留壽天地前人遺蹟後人悲
相對唏噓說往事憶昔先生釋褐初時危特上萬言書
弘開講院天顏動剴切羣推陸敬輿爾時白日浮雲間
先人剴切曾同諫死生患難任所遭焚餘玉石原難辨
南皋夫子泣征車鴻寶諸公墜鼎湖先人廷杖憐孤戍

清溪公題詞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息先生亦受誣此中自信堪無悶精金百鍊甘磨鈍
千古是非應待人一時安得有公論究看直道留人心
公論昭然自古今戴山高踞南皋席後先爨下賞孤琴
長公持冊來相見對君如對先生面拜讀篇章識典刑
太史搜遺堪合傳

丁泰東公

南國佳人愁歲暮堅持大節冰霜泣茹荼九死得一生
誓將獨力回天步微臣抗疏傾滿朝講堂到處賢豪聚
烈火曾鎔百鍊鋼清流亦觸甘陵禍滂膺三木盡囊頭

文山疊山相將并向匡山赴先生劍履幸生全碩果孤
留關氣數下上千載此心此理同或去或死或奴歸一
趣獨惜人心猶未寤盜賊尙生欽衣冠翻見妬南箕翁
舌究何爲斯民三代應如故想見先生正色立朝時譽
亦不喜毀亦不怒生亦君恩死亦吾素國運未亡身先
亡爲君前驅鼎湖之玉輅泰也東魯一豎儒側身自喜
宮牆附往事茫茫四十年功名富貴皆朝露篋中疏草
未全焚多疑神物相呵護孔明遺表瀝孤忠令伯陳情
矢哀慕拜讀遺言生慨慷恍立師門承欵睡噫吁嘻吾

清溪公題詞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乎泰岱之高不可以躋攀師友淵源尙能泝

李郁文哉

丁未冬錢子穉廉爲母丐壽言踏凍走長安道余於傾
蓋之下見其魁梧爽朗知非尋常士往返倡和五閱月
次年春歸浙天滙南北音問竟疏癸丑余贊鄞邑乙卯
令舟山邊海殘疆碌碌牛馬者六載此錢子故里錢子
未嘗一顧今秋適故人剡公來行笈中有錢子乞言錄
以三歲遺孤追述先人清溪先生政績朗朗有據卓哉
錢子穉則彰母德於數千里風雪之中今則洗父冤於

三十載滄桑以後朝夕經營惟父惟母薄俗寧多見哉
昔紫陽朱子知南康今清溪先生筮仕司李亦南康朱
子奏復白鹿書院先生則奏復天下書院朱子於政治
之暇進諸士子講學鹿洞今先生於匡也亦講學於鹿
洞於撫也再講學於崇儒朱子以歲饑多方賑卹先生
服闋入都覩餓殍載道亦疏請留漕賑卹同風齊軌殆
朱子後身乎及衡文東魯一時名彥盡在公門時詔天
下學臣直陳起廢先生舉五人後皆殉國誠中形外一
代完人雖爲鄭公劾鄭公誤也於先生何嫌乎況念臺

清溪公題詞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公亟爲力白清論昭然牧齋錢宗伯之言不謬也謹
跋數語志通家之誼云

戴名振 蜀岩

落日昏悲風起時危獨立見臣子南臯黨錮歎投荒蔽
山攀墮鼎湖水誰其繼者風寥寥清溪先生數人耳先
生一死國隨亡國亡先生原不死約略生平堪載記天
人聖學窺深粹後先抗疏百千言大者救時陳八事初
釋褐服儒紳上書闕下講院新羣姦側目公道伸爾小
臣兮真大臣迨爲士師猛濟寬秉笏還簪獬豸冠欽哉

惟卹多平反氣懾姦回冰鐵寒歸依子舍供甘脰高咏
南陔及唐棣日薄西山風樹號又悲雁影霜天遺哀哀
廬墓撫孤雛因心友愛終無替中外敷歷歎民勞陳言
愷切風彌高流亡圖繪發河漕四郊鴻雁無嗷嗷驅車
東魯陸荒蔓盜賊諄諄大義勸公門不樹桃李私力爲
中原存文獻一旦清風滿士林杏壇遺響奏孤琴太虛
忽點浮雲翳公論昭然持古今振也不才慚後學竊附
公牆歎孔卓茫茫回記幾何年猶見當時舊禮樂承乏
仙都得所資四明遙望生悲思長公賜我遺言讀理學

清溪公題詞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淵源尙可追錢夫子真吾師

魏學渠 青城

是非者毀譽之因也是恆招譽非恆集毀物情固然與
乃有因譽而適以彰其非因毀而愈以著其是者天道
倚伏有不可強與予幼聞之父兄當思廟時鄭玄獄先
生爲冢宰劉念臺先生爲御史中丞天下想望太平惜
不終其業國是遂不可問然兩先生之所毀譽則是非
之衡也其時四明錢沃心先生以古處直節位曹郎而
伉言時政人多嚮往之出視山左學政忽中蜚語爲冢

宰鄭公所糾鄭公方以澄清爲己任墨吏望風解綬則其所抑者果不能復振與而錢公之去位也山左諸君子稱其冤無異辭劉公且正詞申救鄭公由是深悔之以劉公大賢一代瞻仰則其所譽者自不能終晦與夫以錢公之受毀幾不可振而劉公爲之救鄭公爲之悔天下亦歎沃心先生之爲人則豈非天道倚伏有不可強者與世衰道微是非溷淆如鄭之虛公劉之端毅如錢之風義俱不可得也予從公之賢子穉廉讀虞山所貽書益以信所聞之不謬而感慨係之矣

清溪公題詞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允札 州來

憶昔熹皇世貂璫竊主權南牙登眾醜北寺覆諸賢廢斥鴟湖說燒殘鹿洞編自從書院毀遂致逆祠延正學將衰矣斯文曷喪焉潛龍來信邸翼虎去中涓炎燄都消卻陰霜竟廓然黨碑時已仆講席禁猶懸君子彈冠日先生釋褐年文章言頗切特疏請逾堅盡解開禧綱重興敬簡筵道風終不墜聖脈賴相傳佐郡平反當分闡賞識專蓬蒿是處長桃李幾枝妍作吏偏稱傲爲郎雅羨仙舍香丹陛裏起草白雲天暫舍螭頭出俄封馬

鬣還西江垂譽望東海借陶甄絳帳方持鑑黃巾忽控弦散財圖報國棄印願歸田泰岱隨傾陷滄洲亦變遷殞星當寢上大鳥下棺前宦拙應餘恨官貧劇可憐遜悲攀柏者淚灑墓門煙

魏 坤 禹平

熹皇御極中星暗甘陵兩部遭嚴譴阿父祠堂震四方詔旨先行毀書院紫微光曜失冰山范滂李膺總賜環黨禁新除開白日老餘菁蔥蔓草刪先生釋褐懷忠義上書闕下心懇摯鹿洞鵝湖次第修始識斯文未墜地

清溪公題詞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官執法最稱神于公治獄無冤民鄱陽湖上清風繞匡廬日暖草如茵熙豐舊人多側目密網深文圖報復蜚語傳來解組歸只有劉陶訟朱穆浮雲已過太虛清歷官所至著能聲化行東魯新樞茂名在西曹嘉肺平高堂白髮嘗榮慮掛冠神武歡相聚時樂栽花意氣閒虬枝一任封姨妬奇才未展召修文元方世德在陳羣早識蟲書歸八索夙分金簡探三墳廚顧聲名徧四國再拜稽首稱先德讀君哀冊仰哲人稜稜直節餘生色

魏 燾 荀龍

族望彭錢古家聲藩臬先高柯瞻杞梓芳韻挹蘭荃亮
節登朝日英風釋褐年卓犖驚鷲擊白鹿識薪傳但解
持三尺安知望二天秉心慈母著執法李官堅彭蠡清
黃霧匡廬傲紫煙京鏗空肆詆谷永上新箋八事抒忠
悃于倉解倒懸良材滋灌溉大匠茂陶甄桃李鳧山秀
薪樵泗水妍一丘甘隱遯三徑樂言旋投杼慙盈篋承
歡且擊鮮遂初方賦矣鵬鳥竟鳴焉自昔餘芳躅於今
有象賢幸承廚願望相對感遺編

毛 菴 稱賓

清溪公題詞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綠天上人浙西至手持哀冊索碑誌展卷讀罷有餘哀
奕奕英風果壯哉是時思廟初御極八俊八廚皆動色
先生釋褐一書生萬言封事帝心驚指陳邪正餘慷慨
力砥狂瀾抒忠愛日月昭昭黑霧清鹿洞鵝湖大義明
遂膺帝簡司執法闔扉茂草輿情洽一天膏雨散鄱陽
廬山景物繞幽香黃門餘黨摧段頌訟冤陳湯來谷永
燃犀一照遂潛形高岡鳴鳳震朝廷持衡山左弘冰鑑
桃李春風露湛湛單車壯氣走黃巾十萬流民爨火新
歸來三徑餘松菊雲雨蒼茫任反覆韋賢經術有玄成

更看雞壇負盛名

顧珪美 碑六

我友蕉公隱靈鷲曇光墨彩爭馳驟平生石交不數人
四明錢子最爲舊向余嘖嘖錢子賢俠氣可齊朱郭肩
青雲蟠膈白雪腑筆下還奔萬斛泉蕉公客歲來武水
手執孤臣前代史云是天童馬鬣封千秋尙載徵君誄
我聞烹廟燭巨璫陰霾撼地搖三光釋褐書生動天子
披陳痛哭何清剛御札咨嗟喪正義金石難磨真奏記
江南保障比埋輪天下澄清方攬轡救時八事皆允行

清溪公題詞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力扶正類持廷平輕裘折寇樊城節絳帳談經魯國生
一腔難灑孤臣血蔽空劫火燒蓬碣蓬萌已去漢家亡
先歸白骨青山穴先生明室一完人箕尾星墟早作賓
孤兒泣遡丹青貌遺笏長留社稷身今秋我入靈峰剎
又接蕉公前歲札季心慷慨空自知孟公已死誰投轄
虔寫長歌拜斗山未能彷彿古心顏新潮江上三更月
似有忠魂騎浪還

陳詰倫 安上

客冬西冷雪返寒困行旅今冬西冷月蕭寺命儔侶避

逋迥王孫軒豁襟宇家住四明山移來錢江滸殷勤
敘故交先世同蘭譜君家清溪公節義自期許抗疏擊
黨人直聲振朝宇筮仕西江濱惠政伴買父八事帝心
俞西曹稱翹楚究心唯濂洛視學在齊魯提挈皆單寒
觀者如牆堵斯文當振興王事復靡盬甘爲廉吏貧而
迨要津怒萋非何人斯終當界豺虎有詔起林泉公自
明出處乞養歸南陔一朝謝簪組白雲飛不還孝子悲
失怙悠悠閱滄桑茫茫隔今古屈指三十年哀慕情如
縷我感王孫意鬱伊增愁緒高風大父行世德難悉數

清溪公題詞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逢漫班荆道故贈編紵遺韻流金徽清談揮玉塵涼
秋飄叢桂晨露擧芳杜投分金石堅日夕歡相聚臨別
歌短章寥廓起風雨

孫應龍 海門

江河日下歎波靡屹立先生一柱砥人心自有真是非
眾口何須問譽毀抗疏干言徹帝聰重開書院式多士
師事南皋得所宗同心直節皆如矢甘爲麟鳳遭網羅
不屑蒙頭溷犬豕條陳八事見臣忠歸養乞休真孝子
忠孝感孚金石開盜賊聞之亦愧恥泰岱峨峨白尺松

盡入公門作桃李正氣長伸天日昭須臾薄蝕浮雲起
浮雲散去日當空照見臣心有如水劉戡山存公是黃
梨洲傳信史先生於是乎不死

姜 梗 鐵夫

正氣先生性所爲始成進士卽匡持西江學術扶衰絕
東岱文章起亂離忠孝一心遺稿在乾坤清論後人知
敢從令子師前輩莫歎吾生已暮時

張汝翼 旦復

我交錢穉廉始于董巽子巽子負詩名詩中常有史歷

清溪公題詞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敘清溪公毫髮一一指曰惟劉先生一語堪不死虞山
眞跡存東山浮謗止穉廉本人杰家學賴以起抗懷賢
聖徒立身恥波靡只此寶遺墨近道便如咫夜讀巽子
詩窗外北風駛疑是英靈來鑒此清論紙

萬斯禎 正符

昔清溪先生爲蜚語所中虞山先生以書慰之中有念
臺極口稱冤語先生蒙恩昭雪旋卽捐館識者惜之不
知虞山先生當明季時主持清議爲物望所歸而戴山
劉夫子理學忠義更爲一代山斗世之不知先生者試

295-42681

起而觀虞山之言即虞山之言未足深信豈方正如劉
夫子而肯妄為人稱冤乎清論昭然良有以也

萬斯同 季野

士君子困於流言一時悠悠之口舉無足憑惟以得白
於大賢為足重此君子之是非所以嚴於朝廷之褒鉞
也方清溪錢公中讒於建德鄭家宰時以家宰正人羣
聽幾為所惑自蔽山劉忠正公為之訟言於人公之冤
遂以白公歿既久其子廉慮當日之情事無以見信後
世特取虞山錢宗伯之札裝為是卷夫公之冤業已昭

清溪公題詞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雪於朝宁還其故物矣雖微劉公之言天下其孰不信
之雖然公之皦皦素節固不因劉公而始白而劉公為
當代大賢其言又何可不重此廉所為採擇之意也夫
廉於先人之事不取信於朝廷昭雪之詔而反取信於
劉公之一言則廉之此志亦豈常人可及哉

董允珩 在中

藩臬家風世所尊句餘名節甲中原三遷始遂初衣去
兩字惟留清論存為有文章傳盛業至今桃李在公門
貞珉更愛梨洲筆一洗當年白晝昏

李 開 錫 表

春夢從來豈有痕蔽山清論到今存松筠節迥知難折
桃李陰成自不言舊日交游多死事新朝將相半公門
掘衣肅拜庭廡下皎皎依然物望尊

表甥董道權 異子

蔽山先生經人師在朝譽謬家雍熙野有仁禽附威鳳
林無毒草避靈菁虞山先生文章伯一時高自持風格
顧飲厨歌座上賓鄒車枚馬門前客兩公文行被九州
品題一語足千秋許虔始得謝甄賞黃憲方從周乘游

清溪公題詞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溪錢公國之紀舊是虞山門下士東林諸君手握臂
蔽山先生為倒屣不知其人視所交公之執友皆松喬
況公歷官著異績有如日月懸青霄白鹿書堂荒蔓草
自公司李荆榛埽建言諸臣繫請室公領秋曹脫其桎
魯道如山枕餓屍特請漕糧悉賑之尚留鶴髮搗鋤叟
能說鳩形負米時衡文奉詔出山東其羨明珠滄海空
試看此日金閨彥盡入當年藻鑑中鳳鸞杞梓收入望
藍縷下才俱被放一自承綸便矢公止因勒帛翻遭謗
徑誣慧苴作文犀清畏人知人未知流言遂入銓曹疏

投杼終爲慈母疑，戴山疾聲辯誣獄。稱冤弟子傾齊俗，清論流傳到輦轂。生芻已痛人如玉，得留清論在人間。賴有虞山一尺牘，孝子拱璧寶遺篋。裝潢錦冊表前賢，客秋抱此走西浙。徧乞名士題詩，篇次第徵詩及鄉里。我是錢公外姊子，篝燈展冊憶西州。淚落陳思詩句裏，春雷連日雨滂沱。上漏下溼愁奈何，君家從兄爲其先。公案題句昨爲宣城太守試，作歌今夜雨中更爲作歌。題此冊歌成把冊三摩挲，君家孝子何其多。

從外孫張英

仲張

清溪公題詞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鍛鳳鋤蘭成已事，翻驚投杼出同聲。一時士論天教白，兩載臣心水共清。直道可無疑，後死高風端不愧。先生遺緘肯逐雲煙散，畱取重題永叔銘。

清溪公題詞

眉

坐

金

山

馬

炎

鑿

光 緝 丙 昌 卷 誰 盛

氏 用 步 善 卷 一 光 坐

誤 本 開 書

堆山先生文集序

自先生歿後百八十年其七世孫子衡稱其尊甫之命抱遺集以謁兆洛曰先人身遭前明鼎革之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六世祖奉承先志閉戶授經不交世事家遂中落後又轉徙鄉城靡有定居故遺書幾致散亡至先祖瑩圃公始索諸宗邨又以宦游四方晚歲方輯錄成帙蓋所存者不啻百一矣先祖歿家君藏弄者又二十年恐歲久終至湮沒乃及今命衡就吾子董而理之則感且不朽兆洛瞿然曰先生出處大節為一代完人久在耳目遺集固樂得而讀之竊附名於末簡有厚幸口乃伏讀卒業歎曰先生生竟陵光燄之餘為易堂之先聲故其文繁變不測務極其意之所而後已加以經世變涉亂離干君臣師友之際哀死送生有不勝其憤歎痛哭以長言之者故言哀必痛致痛必極雖置身空谷文固不能以油然蛻然超乎塵表者也然其家世承方山先生之緒餘又嘗得聞高忠憲顧端文之風而與東林後起馬仲常諸人

堆山

為友所以切磋究明有不獨在文字之閒者即以教南雍為比部郎守大梁施教而教行居官而官治及論兵不合拂衣而歸蓋已忠孝大節不愧師友而治身以及家則又有足信者故入山則妻從之改服既歿則子孫守其遺訓非不欺之學而能如是乎前集不分卷蓋在甲申以前所著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中所為也詩文各得其半今錄文之十三先以示于世其他則俟具知人論世之識者起而考之道光十一年十月後學李兆洛序

歲星公傳

明季寇起秦晉蔓延中州至崇禎丁丑戊寅開歲浹饑而流賊益不可制當是時吾常歲星薛公以比部郎擢守開封府至則釐兵餉築外城邀守將登陴捍禦寇來旋引去經理能公主撫公欲先剿後撫諍于庭曰賊無約而求撫者是欲就食我也必使大創而後撫然後無他變熊公不能用公遂怏怏成疾戊寅冬寇圍汴城三日黃左諸帥統兵沓至勉餽給之病益劇會代巡劉公按百泉公渡河而北對談屢夕返郡流涕大呼曰時事去矣竟自投劾歸毘陵歸六年甲申明亡遂棄家為衲至國朝康熙二年甲辰以病卒有譽於公為方外友因弔公而傳之公諱宗字諸孟號歲星姓薛氏常之武進人高祖學憲方山先生曾祖贈侍御景尼公祖學正卹贈尚寶諡曰端元臺先生父贈比部育我公母劉安人以萬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生公於里第四歲失母卽知孺慕九歲能作時藝搖筆千言博瞻不羣益夙慧云十四補諸生二十

堆山

七丁父艱哀毀辨踊致足疾崇禎三年辛未成進士年三十三矣廷對注授州牧乞改武學教授癸酉轉南助教甲戌遷南刑部主事乙亥晉郎中歷任皆著聲望丁丑有大梁之命公知中原多故初不欲行既念為二人微一命乃攜一蒼頭兩豎子往郡為省會各藩府院鎮監司星羅棋錯所轄數十州縣羽檄紛馳案牘山積不延記室一手應之沛然有餘每月望檄生儒較試面定甲乙數千卷一日而畢尤卹單寒間助其婚娶屬吏問遺一無所受在任一年治為中州第一撫軍指其坐謂公曰吾虛此席以待而公遽以論兵不合求去矣申酉閒雜染入山更法名米別號堆山以繼起為師早食後卽綴叢花於杖頭穿林渡澗值耕夫樵叟絕不知有山外事游屐所至一揮數十幅長歌短偈不問何人各愜其意中語遠近珍購之自後閒過家惟棲止祖祠及寄宿野寺嘗以秋冬之際汎舟過余村居下榻論心招潛夫梅廊膚公秋紹相與問菊探梅意盡始還人以公為逃禪不知其飄然雲水也郡邑大夫

軒輶使者企公高節多枉道式廬則閉門不納以爲常甲辰冬疾革自云將以臘月十一日行至期遂逝手訣其子曰慎之而已壽六十有七公爲人外若渾涵內嚴涇渭當官按元凶大慙持律不少縱居鄉有威憤事軌義形於色得元臺先生之心傳務表章先人遇遺澤所在一字句不敢忽而於俎豆之事尤致意焉配邊安人子繼貞邑諸生孫二戰戰

堆集傳

二

堆山先生文集鈔目錄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簡畱都總憲序
鄺湛若赤雅序
代同寮賀謝立石出守德安序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重刻韓致光集序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雪崖近稿序
汪祖貞稿序
歸初雜詠序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賀衛紫嵐減俸行取序
方元初先生傳
卓忠貞傳
汪貞女傳
代辛卯乙未戊戌諸老祭何太夫人文
同年公祭何師母太夫人文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
壽蔣嗣泉七十
代邑孝廉合奠劉太翁
代亮工弟祭賀雲谷
季太君九十壽言
祭董思白先生文
祭毛脩之文
後劍泉墓志銘

方完初詩略引
擬先大父請諡疏
張樹伯詠

六
塔集目錄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全校

堆山先生前集

武進薛案諸孟

送同寮尹君出守南康序

山水與政事之趣管窺者所畫界不相謀也而唯雅士為能合之
蓋湖於山水者其神荒荒不可與理劇紛於政事者其氣騫騫不
可與圖幾唯超然於二者之外然後能入其中而各極其趣之所
至匡廬白鹿山水之至奇秀者也南康郡枕肘其麓地涼瘠乏游
資毋論其餘故仕人之舉肥者往往裹足不入而復溪峒迴互湖
光射扉民多清思賊患虎患尤非可以優游臥理者古名賢若濂
溪晦庵之名蹟在焉司屬黔尹君出守其地同寮思所以贈之而
徵言於予予與君相商推於案牘閒者久敢以茲行為足盡君之
才而終不敢以茲土之涼瘠為君惜良以君固淡於聲華而勤於
剗割者也計其自廣文先生以迄為郎無一日不處於晶鹽苜蓿
之內而介特毅果不敢萌易視天下事之想事至君手輒立辨而
虛谷善下未嘗以氣先人與之游者竟不測其汪汪萬頃波中有

堆集

何涯浹谿壑之相且君成名時少甚今雖遲回鵷序尚未迫古人
服官之期而竟其胸中所懷不難與濂溪諸賢相頡頏予固願有
以告矣南康雖僻而其民之好秀靈頑不殊於秋曹對簿之眾其
賢士大夫之月且與閭井之歌謠諷刺不殊於五方雜糅之俗其
西控荆湘南聯甌越東北接中原吳會山川險要寇盜出沒不殊
於天塹石頭之雄而兵甲朽紅或有所不逮君之所以籌此者良
難而才固足以副之若猶是掩扉而見牆上之髻散扉而視鏡中
之鬢飾廚傳徇頰舌與游客分踞清暉以累其民予知君之所必
不為而又或操刀傷指解弦更張日擾擾焉與山水之靈不相領
攝則君之神閒而才尤敏氣定而鋒彌出覺二者之趣唯君為能
分之而亦唯君為能合之君之所得於南康者幾何而所以報之
者不綦重哉司屬多胸中無滓好談湖山之勝其家于匡廬旁址
者尤喜君之臨願告以土風氓俗故予樂述之如此蓋不徒為君
告而亦以為諸君助也

代鄭玄嶽太宰賀馬劬思司農簡留都總憲序

南都固瀾淳山維之區也邇者寇警於外謠播於內其鴻厚之氣
脈不殊於當年而微察其腠理閒覺有異蓋驕奢而中實枯葛陵
而中實饒好以其頰舌齟齬人而不可束以畫一之法非有博大
嚴毅之品疏通練達之材有官鼎鼎無地樓臺之骨力不足以轉
移一時人心而歸之正於是天子既以總憲范公功著於昔晉大
司馬矣復以總督馬公立朝正色侃侃嚴嚴乃晉總憲代范公焉
當是得一范公而六軍之氣張得一馬公而六曹庶司以逮文武
吏士之氣皆張於是大司農錢公為國家喜得公率曹屬徵文志
茲盛事以予與公共事尤久強投簡焉予惟今之總憲即漢以後
之御史大夫也漢法丞相不職御史大夫得而糾之毋論庶僚計
其人必面寒於鐵腸煥於裘眸子潤於觀火往往審微制變於重
巖襲室之下察其所謂百世之策十世之策百年數十年之策與
夫不終朝之策而熟圖之以此衡量當世割私昵而擴宏域綜大

堆集

綱而捐苛細故終漢之世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譬之治粟
然其精者蠶者粟者秕者可寓目而得也其精不困於蠶蠶不潤
於精粟不消於秕秕不消於粟者可畫器而得也而其肅焉侃焉
簸揚在前沙汰在後旁掣之舌不敢奸中牽之局不敢遂者則非
目與器之能而心膽之能也公固嘗督度支總理精密東南赤子
倚以為固溯其初則嘗宰兩邑以循良著矣擢西臺以忤藩著矣
起原籍補廷尉轉銀臺奉嘗以表率著矣總計公生平其優游清
卿之日無幾而握篆執簡循行郡邑稽覈儲胥與夫觸邪指佞幾
居歲月之什九公所至不以嘯詠妨割割不以筆舌應酬妨營
暮思不以苑枯水火妨一意獨行宰浮梁咸以浮梁邑小謂不足
竟公之材也而浮梁治移新建咸以新建繁且多宗藩巨室謂足
以掣公之材也而新建亦治為御史八年適值逆璫竊柄一妄書
生倡議造詞即歸功學使者學使者少不自愛俯首就焉璫方操
清卿棘座計晷酬之易易耳公目炯炯視冰山若泮渙矣姑倘佯

雁蕩括蒼閒念虎彪眷屬必不相容遂請告歸夫總憲者御史之帥也爲御史而砥行刺奸者猶恐爲總憲而變節矧其先軌散於御史時者耶而公之在臺班旣表著如此其宰邑與總儲復勤勤如彼是則以氣節推公於公之品合矣而程其材則未盡以經濟遜公於公之材肖矣而考其品則未盡公其有劉晏之幹局而兼之以宋璟之忠清有崔與之晚出番禺之襟度而先之包孝肅正色臺端之骨力者哉此猶異代事也周文襄之撫江南至今二百年受其澤而海忠介之總南憲能使民無號冤黠吏望風解綬夫南憲之視北臺去天差遠則其挈文武吏士之大綱而襄子與錢范羣公之職者關維尤重矧承平制變功績少殊異日將有嗣文襄忠介而出其右者予不敏何足以復錢公而慰曹屬之惓惓也

鄭湛若赤雅序

讀後漢書至馬將軍援岑將軍彭何多奇也馬既以慧以得謗而

岑竟爲蜀客所刺蠻獠詛毒帥壇摧墮後世望武陵西一步幾爲畏途子獨謂此大不然毋論馬氏濯龍世貴絳帳世文雅鼎峙鄧寶卽岑將軍再傳循吏大輦興歌絲絳裔孫君長柱管之外與中原漢陵兄弟遙揖風流若南海鄭湛若僑寄時所述亦大足誇矣湛若稱岑氏雄長諸司爲藍胡侯槃之率歲時伏臘禮祀槃瓠尊祖誓仇以桃榔麩代吳將軍首鳴鳴吹蘆笙擊雲陽笛之天姬結隊雲舞豔妖偏髻鳳頭窳數梁家墮馬能治兵亦能治蠱湛若以無家張儉花宿其閒論文宗淮南品詩薄元白木客聯吟時有驚人險句而史所稱馬氏之銅柱銅船與夫榕門句漏飛頭捕蚶火鼠鱖鱗他人從故紙上攬擷猶怛怛心動者湛若耳而目之飲而食之猶籬落井瀾事語云因病致妍其謂是夫夫帝女不配槃瓠不能祖彌萬山之中岑氏儼聯姻帝室與馬鄧競貴卽不然若鄰侯遙胃振起齊梁小結養民之局則不能獨霸粵西世世爲外臣鄰君不忤邑令卽忤而得解亦不能隻身坤維繭足狝穴獵其豔

香歸我筆舌以散布於桐城金陵之閒俾兩院先生弁星其前而予小子亦以一言綴其末嗚呼成岑氏與四姓之世業者高辛氏暨東漢之廷臣也成湛若之慧業者子同籍恭庭黃令公也而予因之有感矣國家控制遼閩桂嶺灘江僻突域外顧其人多工文藝善束伍而中原能文之士多撮其綱要不能殫博雅之趣至抵掌談握奇輒指爲躍冶亦卒氣沮無成效無他山中日月閒寂故專意蒐討公私利害同故法罔寬而令行禁止中原士子甫帖噀望句牖一唱爲息肩地旣登仕版幾幾焉中書堂畫尺一止耳安望其蒐仇池之書而講尚文之法乎古昔張曲江崔番禹皆救時將相卽昭代邱梁倫霍數大老名德賁望湛若動忍既久願假風霜以練松栝異日紫綬螭坳柔遠能邇卽以是編爲姬公職方之紀載可也

代同寮賀謝玄石出守德安序

今天下非無事之日也況楚豫閒尤寇盜出入之門戶乎士大夫

之完鎖鑰於此也不可爲幸而要不可自以爲不幸專精神忠練膽庀材盡一身之力而赴之已耳往比部司屬開若張君之往秦也同寮送之曰願君毋苦秦車鄰駟職錦衣而歌同澤之章有古汧隴遺風在於君果能其職天子賜符監鞶雜諸軍事茲玄石謝君復自比部郎出守德安德安新夷傷於寇父老子弟扶杖捫痛息驚魂於敗垣蔓棘中以望君之臨不特冀君祿賜之亦復冀君干城之而君固饒於吏材自作令太平司城畱都以迄比部屬往往能摧堅爲瑕弄十二丸若轉環於是同寮又相率而送之曰願君之治楚一如開若之治秦且今日之秦是尙苦兵者也今日之楚是曩燬於兵而茲幸暫息肩者也尙苦兵者其衆易擾一夕數驚嘯梁髮豎法宜熟料敵精用閒而外鎮之以靜暫息肩者其衆易玩指銅駝爲往局狎滔天爲固然骨靡不立足捷善窺法宜飭樓櫓峙煥糧集主客兵而中持之以密願君治楚一如開若之治秦而加甚焉君乃歎然曰吾未易克如張君也冀克自如其太

平與司城比部時而已予聞言而感君之始砥一節也竊聞君令
太平太平之民途歌巷號爰有文禽離穉而馴君之庭下與白鵲
義猶號曰三瑞邑有文士何君賦之而陳君木叔等綴以詩章勒
於圖後及以上考得司城咸爲扼腕而君貞毅勤果猶治邑時每
每伸一冤獄如搔其身痒及扶屏驅蠹冷顏山案目中不知有河
南南陽迄比部時不少骫控焉暇則手韓昌黎一編錄其尤賞心
者置之座右司中適有銅商一案急則株連無辜寬則遷延歲月
殆名勞實兩萃厥躬君以明鏡嚴霜肅然臨之終不可加以絲髮
殆有得於昌黎立朝大節者深耶茲君且統五州邑而爲郡伯矣
浙南之澤流於湘北既可以馴來庭之雉而奚不可以馴食甚之
鴉既可以使芻尼效靈烏圓互乳而奚不可以使荏苒息號潢池
止鬪卽司城與曹郎一出一入或不得自繇而郡伯地勢較尊志
差易伸而過舉亦差易涉以君之才與守當之又何患焉天子方
破成格掄異材君自此晉歷司道超拜卿貳開若張君之躅何足

增

五

爲君祝子直以君之材嘗左右乎開若而所值之秦與楚皆在介
馬羽書之衝懲莫畏蠟塗風暨雨君應有十倍於予之所懷者故
申其說以代君同寮路車玉佩之贈

朱克非秣陵游詠序

秣陵固游窟也而其人不能游祇蕩漿清溪石城間作朱魚環沼
勢耳燕磯洵沼中佳石然時時爲金鼓酒肉所溷唯靈谷獨勝亦
獨寂予嘗坐松下半响游人之趾可數也唯詩僧一門不負靈谷
能以其詩情與山骨相澣濯茲已避地高座於是靈谷之寂益甚
何幸得魏水朱克非與吾友成二鴻二鴻間一爲詩而肆力於文
克非久欽其文而頃始玩其詩甚矣克非之詩閒澹秀迥與靈谷
松杉相映發也邇來詩道之雜與游道埒矜俗爲雅則屠沽之酒
食勝於天隨生之杞苗飾醜爲妍則無鹽乘軒而西子負薪從其
後茲克非以冰雪之品冰雪之文與吾二鴻高嘯山中其尤卓豔
者秦淮竹枝詞東坡墨竹歌感慨淋漓直踞淵明荆軻詠之上茲

且舍秣陵而歸刻其詩而二鴻序之更命子附其後嗟乎克非能
舍秣陵而秣陵不能舍克非意者二鴻所云荻秋新畝菘菘竹圃
者緣契獨深乎否則此中固多名勝子同譜同社兄弟及一門上
人輩皆足供欣賞何遽發東歸之興也

重刻韓致光集序

子幼時卽好讀史至君臣友朋阻摧折躑躅連蛇之際輒爲流
涕交頤左手按離騷右手引酒卮解之猶淋漓不能止也韓致光
情事絕似屈靈均靈均猶冀君之一悟耳致光所遭者當世英主
內挖風雅外參機密方自以爲太平不日可致而光風未轉蕢蒺
牽人鑿坡孤蹤一斥閩海昔之子蘭上官不典兵而今典兵昔之
秦王在咸陽紫閣而今在人主香案前將眈眈虎攫以踞三百年
之座然則致光之情事可知情鬱則傷情傷則失蕩而不能制俟
蕩而不能制則四方上下以求之夜深窗下紅紙千張卽所云黃
昏以爲期也手香江橋齒輓越梅卽所云江離洲若也蜀紙麝煤

增

六

越歐犀液卽所云椒漿鉅餼也偶因飛語得深猜卽所云蛾眉誰
詠也夜深風雨葬西施卽所云怨美人之遲暮也致光無限牢愁
欲嘔則不敢欲泣則近於婦人至遷閩之後何異湘潭之放而跡
其始終所擬託又不自居於靈均而以宗臣宿望廉潔好奇之品
推之座主趙僕射直以身爲招魂賦夢之宋大夫云爾嗟乎致光
唐人中第一流其魄力能爲風霆助朱邪之陣其心腎能爲日月
照碣山之誅而其筆墨詎不能爲賓王之檄孔明之表鼓海內殘
忠燼義之氣致光以爲正言之入人淺旁言之入人深法言之招
忌深而人將以言爲戒巽言之召譽猶淺而能使覽之者一往而
情深故其詩自香奩集別集外如摭言所載曰手風慵展八行書
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
安蛇足報國危曾將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賦齊竿斯
則離騷中卜居二篇之旨也刻二集者子江上年家同社蔣季烏
而序之者盟友徐仲照二君皆拈情之一言爲致光解嘲子謂嘲

不必解情未可刪千載上具有靈均作配靈須遷修哉江上風流
淵窟繆李餘香襲人襟裾卽季鳥尊人固同抱斜陽之歎者中山
我我下有芳草季鳥兄弟之所拾過於唐勒景差多矣又何用子
之擊地歌呼爲

代劉大司空賀甄大司寇序

慶曆聚奎之運爲有宋一代人文所積故迄百年猶賴其用蓋先
以諫垣侍從砥其骨而後以三事大臣雍容疑弼措海內於晏如
我神廟朝亦然宋仁之御世四十餘年我神廟之御世亦四十餘
年醞釀醇深風會包舉毋論韓范富歐卓燦卿相閒卽以二蘇司
馬之屬在當日猶爲新進迨其正笏立朝侃侃巖巖識者咸知爲
先帝雲漢之章所作大司寇錦石甄公神廟末年諫垣之望也是
時士大夫之氣日趨於和響占角升膝墜淵而公獨毅然屹立不
爲眾喙所撼可曰可曰否賢而才曰吾不敢以燦金棄不賢而
多援曰吾不敢以攢羽收固已風采著於班列矣幸而天啟正人

之氣一振公是時與揚左羣賢夾日射隼不敢愛其膂力不幸而
宵人與中爲構廣設畢弋蘭芷所蒸目爲鈎黨公是時翩吾南征
徜徉於赤壁雪堂之間弔有宋之英主得二大臣而不克自其身
用之以置於山巔水涯而莫返今得毋有此乎而見曉雪消聖天
子以光祿起公矣旋晉少司空茲復晉大司寇掌南禁矣夫公之
明能燭牛渚之妖以白簡繪其形影而詎不能晰犴獄之狀以三
尺法昭其覆盆公之威能爭是非於螭坳之上使權臣墮膽敵國
寢謀而詎不能定兩造於丹棘之下使請託之牘嘖嘖而自削講
張之舌趨趨而不前顧公猶沈沈焉折折焉進司屬而訓之以潛
泊寧靜之度唯恐以擊斷風生張爪牙而焚玉石蓋天下事不敢
於其所易而後敢於其所難夫前之爲名諫官人或當其易而公
獨當其難後之爲名九列人卽未敢忽爲不難而公益籌之以不
易夫繩人之與繩於人也與權璫爭氣節與以從容樹猷烈也其
所操亦互有重輕矣公生於蘇公游處之鄉而以大臣表率留都

依稀乎司馬公之在雒又皆爲先朝雲漢作人所貽一旦聖天子
召公入揆地四海士庶翹首而望公對揚之訐謨予與公共事於
冬署者久知公蠶桂之性彌辣而四時之氣咸備太平玉燭端於
乎想望焉豈徒刑期于無刑沛此日南天之霖雨也哉

送蔡公榮滿入都序

國家兩都並建而獨設南法司於城闔之外於是湖山閒日率其
屬聽斷焉爲法吏長者兢兢惟曲直之未允是懼何暇問朝嵐夕
靄於鷗汀鷺渚以希曷刻之逸顧頃惟正篆一人任之而陪貳不
與焉邇則舊任姚公以齋捧休沐里門部事唯蔡公身肩其勞時
適有銅商部胥等案所侵漁留帑以巨萬計公不避瘁怨時督其
子部郎銖積而寸累之或挾其氣醜侵撓職掌公徐辯事理神色
自若蓋先後掌部篆者數月予始以冬官副承乏是職繼公手披
目營之餘享其樾蔭而公遂以榮滿入都行矣子部郎咸乞予言
贈之而予有感於唐虞舉皋陶之事也方是時四凶之案已定非

有難明隱情煩五刑之推索而一旦舉邁種之聖授以斯任計當
時禹鼎之所不克鑄益圖之所不及繪罔兩遺影亦自耽延而匿
伏而至此頓若雪消冰泮無所暫容今天下雖聖人在上乎其山
陬水滢飛聲附光之衆實亦幾倖於片牘之得行以風馳霆擊於
百里外公事事親審語語庭詰紛呶之詞一投而不售則翩然颺
去望法司之門若野燐木客之見旭日游通都也茲公且考績而
報天子天子念公祥刑之功且將擢置左右鳳起翺羽集彼梧岡
所稱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公將以一身兼之夫寧有蔭於南者
不蔭於北而平反之單辭非卽平章之全錄哉蓋公與予皆嘗以
有司膺上考待罪省垣茲又皆爲法吏夫立於螭坳之間爲天子
爭是非者大臣與臺省是也天子曰俞大臣曰拂大臣曰可臺省
曰否期爲夢寐之安勿期爲膠漆之合所爲媚于天子者也立於
丹棘之下爲庶人爭死者天子之有法司外郡之有有司是也
天子曰可殺法司曰可生撫按監司曰可入有司曰可出期爲驚

鳳之雛鳴勿期為鷹鷂之搏擊所為媚于庶人者也公之自上考而人省垣也業以媚庶人者媚天子其自清卿而入陪貳也復以媚天子者媚庶人則其自陪貳而考績旋將自考績而超拜也天子方倚為鼎寶而庶人咸仰其霖雨行見垂紳正笏而蠻夷戢寇賊消聖天子之所宵旦經營者皆於公乎資其毗贊兩階于羽四海車書太平玉燭在聖天子與公等指揭聞耳公是時堂餐多暇方將繪湖山之勝以當臥游子部郎之分勞於斯者其亦與有榮施不特予之步公芳軌矣

雪崖近稿序

吳子公良予姻家後輩又予禮闈所取士也雅秀善詞賦廉勤善吏事予每期助之以為黃班馬未可分路馳也作令蘭谿投刃多暇一日寄予水香閣草予乃信公良之果爛於吏矣夫今天下民疲日甚而隸呼日怒士人一入歲邑未免擊斷程衡以獵聲譽何暇寓休養於風雅茲觀公良所為詩文何其清遠而有深思韶

堆集

九

妍而有正骨典故精覈而有獨至之識耶歌于為之章而可以知元次山觀掃地焚香之句而可以知韋蘇州夫使刻意為詩文不若刻意為吏然刻意為張湯來俊臣不若以生氣還民物而以真氣還詩文公良之詩洵能脫俗徑以就於道而其文則皆經濟之餘術設吏治審能若是豈不亦龔黃並游而區區班馬又制作之末事矣公良勉之

汪祖貞稿序

昔王大令作書右軍從後掣之不可得輒歎是兒腕力當勝吾蓋少年筆為氣使易跌宕瀟灑而難於堅重是以昔人每云臨書欲令墨透紙背豈獨學書即行文亦如是矣汪祖貞之文其英思秀色可望而卜其年而其骨之勁法之老脈之細則非年之所能囿也蓋其大父素從道南諸君子游祖貞幼負奇悟為掌上珍更沈鬱簡練以積其實所繇來遠矣予故樂誦其近言而序之

歸舫雜詠序

歸舫雜詠予表舅叔乾氏偕其羣昆從池給諫途次倡和之作也憶昔毘陵之稱詩者多染詞人習氣獨唐中丞與先學憲發為正大典雅之音時崑麓外祖師兩家宗派介然自樹於七子之閒為七子所不喜而翼雲外祖兄弟繼起乃兼綜諸家振其勝會茲叔乾舅氏殆醴泉之分潤而芝草之餘莖也舅氏試從歸舫縱觀之其截然高峙者為山而秦岱華不注之巍峩與金焦以南之妍紆異也其浩然奔赴者為水而酌突之奇黃河之險淮濟之清駛與三十六陂之鮮媚萬里長江之滔莽異也其變幻倏忽參差映帶者煙雲沙島城郭人物而西北之雄偉深厚而神情近巖與東南之坦池清峭而丰骨近薄又異也無所不異而又何疑於詩詩至今日唇譏腹誹何常之有然愚終不敢以鍾譚之譏袁徐與袁徐之譏王李為品詩之極則而必取吾毘陵兩大家與翼雲兄弟以正之且請以歸舫雜詠示天下俾知吾黨之稱詩不拘一格有如燕雲以南之山川人物者舅氏其毋愕貽而笑其狂言

堆集

十

重刻宋胡澹庵先生集序

幼時讀謝處山文章軌範至上高宗封事心瞻奮張始知宋人之不腐而湖山歌舞能迷秦賈諸人不能柔真英雄之骨意津津慕之先尚寶玄臺翁顧而笑曰孺子可教也乃出文信國集與觀指其精神迸射處如零丁洋諸詩及李羅丞相詰對語因言汝異日弔兩先生之里而輯其遺編否則從師友薰習聞得聞一二緒事抑與有榮施不意蹉跎三十年幸博一第忝在新建姜師安福王師之門盤辟趨謁不暇叩詢昔賢茲來南中乃得因侍御東井同寮起潛兩公觀忠簡公之全集作而歎曰嗟乎公可謂江左夷吾之王茂弘東山淝水之謝氏叔姪而非區區投湘憊悴如屈靈均者也夫胡天雪窖事類楚懷秦湯乘權何異椒蘭肆晉公之翰墨疏牘能使高宗躬自澆滌孝宗咨嗟歎賞至於金蓮炬下玉犀親貽鸞刀手割迨曉鳴曉散猶徘徊不忍別而公神情所瞻顧偏在

彼而不在此是以孝宗稱公曰屈原公亦自弔曰屈原而子獨謂其不相肖者原之忠徒令萬世而下憑弔耳秦人視之若無有也且偃然使張儀玩楚於股掌之上索而殺之不可得也而公之封事致令金人購之于里卒使逆亮就磔烏祿屈體自壽皇迄於理宗東胡餘孽淹淹不復再振此其視茂弘之制石勒安石幼度之敗符堅勳烈何如而徒以公之文詞蟠繡豔逸眩轉百態謂有似九歌天問而遽比之屈原可乎哉且也屈氏望美人思公子託喻深遠一傳而為宋大夫已未免荒淫之謂至今讀高唐神女二賦尚令下士意迷季女色動幽蘭白雪抑亦其貽謀所致而公訓嗣數百言嶽嶽山峙比之安石之焚紫佩囊尤有甚焉予謂以公擬靈均則靈均當其難而公差當其易以公擬茂弘則茂弘當其易而公獨當其難何也茂弘與王敦義雖犄角而情固同堂也公與秦湯名雖同朝而實則吳越也絮情揆勢固有不倫公蓋始終似謝安石耳其折奸諛之角同其穢孽胡之魄同其保障一隅之江

堆集

十一

山同謝有封胡邊末公羣從子弟多名公謝善談名理並驅孫盛孟嘉公深於春秋本之其師蕭楚繇此觀之公之品行功績邁於安石而謂僅僅靈均乎哉案所居五木里乃文信國遺將與元兵戰處東井公之同鄉懷魯周公過其址而愴之特建旌忠崇德祠祀信國與先高祖方山案今日復得訂定潛庵公集從誠齋先生金石雲霞之文之後薦其瓦罍可謂厚所幸者他日歸拜祠下而告曰已得序潛庵集矣則小子之幸也夫

許定于撫晉諸刻序

壬申十月朔許定于先生以撫晉行案送之報國寺獨步古松下濤吹謾謾恍聞鑿歌向馬首劍鋒前長楫而別遂來南稱國子先生矣時時於邸報中見先生赤羽青霜賊如草顧輒有燦金頰舌酬之計先生馳驅拮据焚腸炸掌日則案山榭淮舸柳蔭蕉帷日也工拙之數殊而勞逸輒反焉乃先生亦遂挂冠歸四年來先生之功罪未定流氛之起滅亦未定而當事者旁掣中撓之習與

先生觀火察淵之智則正未始不定讀先生之疏之牘之檄之日錄之祝文之塘報以及諸議先生者之疏謂先生步步殺賊為懦矣誰合擊而盡殲之乎謂先生陽雷陰遣為失策矣誰檄之出而不俾賊再滋乎大將曹文詔之忠與先生同罹白簡矣誰百戰百勝而終以身殉國乎陳國威猛如虎大威等今日尚饗其餘勁矣誰拔之拍張欣飛而以螫弧授乎謂雷餉以蘇民為市德矣誰起幽魂於九原答白骨而責之供乎大抵懸度之口易親歷之身難借古詰為已定之案援兵法律令為不破之局易決機於呼吸之朕而毋誤觀變於驟盈驟竭之氣而毋沮難抑愚亦有疑焉撫按宜和而以爭舉劾不和制撫宜和而以爭調遣不和乃者先生獨矢廉蔭相下之義而況古來屈一身以救億兆人者有之矣未有屈一身以戕億兆人徒博流俗長厚名而謂有心人忍為之者也曼嬰有言諸臣亦同而已安得和平乎先生之不徇制府代巡正所以鹽梅劑之水火調之而諸君子紛紛異議如是或未免執卷中

堆集

十一

之方略以責疆場之效歟不然則三至之杆易投而敵人反間謂吾不畏李牧而畏馬服君之子也若夫飛英流馥旁羅風雅劉毅之右畫左揮阮瑀之翩翩書記曹氏父子之停戈賦詩先生以一身兼之而且暫臥東山即為里中牧園計魚尾未繡豹韜在几賈馬衛霍豈兩人事案揚扈至此恍蔭報國古松下歎先生磊砢高節百尺無枝餘響所被猶足以振醒俗耳而區區宵衣荆棘蒼狗浮雲先生一笑掉頭直等之秋蠅之吟曉鴉之噪也

賀衛紫嵐減俸行取序 戊寅

往子頌紫嵐考績以眉山二蘇事進蓋幾幾乎鸞臺鳳閣開得紫嵐兄弟一振千秋駿烈為士林慶今公果以擒劊功奉天子詔需次入直矣屈指春明離簿書而嘯詠釋綬胡而縹緲玉堂夜雨兄鳴弟子相與屏南皮綺靡之詞而脩東觀典則之業且身歷劇郡兼綜軍務得暇則陳計然之祕策與尉繚黃石之編而以目前事參之為國家建久安長治萬世不可拔之基將使石田化為黃雲

鳩鵲化爲能，龍刀劍化爲牛犢。蚩蚩之氓，弱轉強，強揭竿者化爲沃野。闔衢夜戶，不局此其功。方軼二蘇，上何止與之相頡頏也。乃予則更吐其臆中之迂，愚爲紫嵐進一籌，夫非有深算奇計，可以效土壤助也。亦聊舉平日所聆於家訓及所懷而欲吐者爲紫嵐陳之。聞之朝廷，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唯爲官擇人，故稽於衆志，衷於司衡，內孚密勿，而外采輿論，往往以不次之擢，非恆之遇，酬給天下之第一流，而鼓發其振迅，踊躍之氣，唯非爲人擇官，故其爲天下之第一流者，沈沈焉耿耿焉，以展錯則處前，以營競則處後，以赴事機之會，執安危之軸，則惟恐人我撓，而以平羊腸之險，途塞鼠肝之纖，實則惟恐人不踞我上，是以古之良相，至於吐哺握髮，堂上堂下，各二十五人，俾天下英碩瑰奇，餽領應得以去，而我初無壅殖，自封拾級先登之意，自予之與紫嵐共事也，見其所蚤夜以圖者，非啟中祕之書，簪螭坳之筆，執魚頭鐵板之簡也，問大梁之利，當興興而不可緩者，幾何事，害當除除而不容姑待者，

幾何事，一歲登稼，幾何可以餽千里，否餽八口，否錄囚，幾何冤無飛霜，奸無誅，日否司李爲直指使者耳，日邇且無持節護軍之號，而肩其實，其於八郡長吏之殿，最若著莖決而水鏡照也。於八郡之勢，豪猾胥通家，悍少年若薰風解凍，而涼颯掃籜也。策騎而南，南之東隅，爲汝蔡西隅，爲宛雒，流寇絡繹，其開土寇乘機而逞，公揮戈直前，擐甲叱咤，使將士用命，而賊衆披靡，予每驚其事，而頌之。則兩頰發赤，謂此何足酬高深，聊以書生倡諸帥耳。至省會西關，商旅輻輳，無尺垣之障，幾爲賊餌，顧人情耽逸，憚勞，諭以剝膚勿恤也。公承上檄，成以不日，至今樓櫓雉堞，壯麗若丹霞，內護吾赤子，而外亦護吾主客兵，自此通許封邱而下，日以磚城告，卽大城五門，分責司府縣，董其修墜，公居無事，而網維之一切火藥兵器，點視必周，而南薰爲予專司，公左提右挈，唯慮予之卽於戾，以貽汴民戚，子實荷公甚私，爲疏其事於當道，而公不知也。旣而知之，歎歎乎其若不克勝也。乃今豐功異績，大司馬業爲公特請，而

得前旨矣。時甘霖初澍，禾苗怒生，聞公此音，適與之會，大梁萬口歌呼若雷，咸曰：公筆牘古峻，宜掌金匱石室，愛士不啻飢渴，宜提衡天下，才儔忠猷，亮節肝腸，露衣裸裎，侍經筵出入禁闥，極論天下事，而予獨謂爲官擇人，則公之才，何所不宜，縱例無兼，攝亦必極，人世之所共羨者，以爲公，則若爲人擇官，則毋論公之胸次，從不萌是想，恐亦不應稱是語，以祝公，而正惟無意於營競者，物情自從而屬之，庶幾所謂沈沈焉耿耿焉爲天下之第一流，而何至徒羨公以目前之華要哉。公今之子瞻也，亦稱圭也，兩公在宋，皆嘗佐開封，公今適當其地，故予向者祇引二蘇以明公與紫岫太史之才品，而茲更進擇官之說，以擬之於稱圭，昔宋宗有言：此人要路在前，而流汗決事，未可量也。繇斯以觀，公在汴之勞績，洵足膺皇上之簡注，而策其脩途，鸞臺鳳閣，直且夕事耳。予不敏，庇公宇下，幾忘寒暑，茲行也，蒼生之福，而非予不敏與汴人之幸也。又惡足以頌公哉。

方元初先生傳

案讀方氏兄弟所次元初先生行履，而歎師友之緣之奇也。當顯皇帝朝，先尚寶以直諫謫光之司訓，掩卷占候，識元初爲道路，元初亦自此齧雪粲花，質文并至，燕南吳北，人人驚拜，抱膝樓集，而愧遜其人，如魏仲雪諸賢，風期映合，然先尚寶追贈祇得五品，元初竟以孝廉終，碧落並游，俯視九點煙，不知眉幾顰矣。元初忠孝大節，師友深盟，見於祭劉環水先尚寶文，壬戌春上，熹宗皇帝疏及所著長歌等作，嗚呼！先尚寶不邁，元初散步白楊，閒鮮與爲侶，元初不邁，先尚寶介骨，懿性爲俗所鑠，疇與揚其英芬哉。作方元初先生傳。

方元初先生名日新，字伯減，河南汝寧府光州人，先世自固陵徙光至，先生之大父仕祿，有隱行，先尚寶玄臺爲作傳，仕祿生定，字子靜，號仁庵，郡諸生，靜默嗜古，娶宋孺，人生先生及兩弟，日華日熙，先生誕時，母夢綵雲扶日，幼有異慧，占對纏纏，仁庵公奇之，督

以異時經世要務丁外艱哀毀中秉鑰課藝撫飾侍孀咸有條秩服闋補郡諸生築一樓題曰抱膝若指臥龍而與之上下古誼者以時藝感感號為傳聖詰神骨質籬落閒語也乃廣獵於秦漢盛唐儲久而溢穎豎若發遺古縱橫與其志行之嚴潔互相映照先尚寶以國子助教三疏爭國本大計言路謫司訓於光光士競以文獻先生偶不至再試乃與焉賞為蘊奇之士接見神契以任道期之試輒冠首州刺史劉環水尤推重甚庚子賢書以豪宕贍博為閩中所共許仍出劉公門公喜曰此玄臺所拔士也既登賢書座無脅肩賓無袖手僕杜門卻掃研精理奧里中有以事求懷金市駿至者先生笑曰有此物何不以屬他人羣從有被盜而累多人者先生曰誅渠魁足矣何至恣行胸臆為感蕩子婦以鬻身為婢懸梁死作呂烈婦傳救詩僧湛如出中表宋三辰於盜誣他若返金焚券繫累不一端營滬港雙河兩橋成先人志築隄設田歲歲修補永無弱患凡此類自先生視之直冬裘夏葛飢梁渴漿

地集

七

耳而光人至今尸祝之未有數期上公車以鄉租付長公韜穎綜理是歲差歉而姻友多貧者韜穎蠲半助半計散三百餘石遙企先生先生笑曰麥舟之濟何以問為一友赴試卒逆旅為營其殯一友喪父而鬻棺姻家急踊其價嘗以惡棺其人拂衣去乃徧勸州之貨棺者皆索高價其人慟哭欲死先生聞而分太夫人餘材授之雖招忌勿顧也居恆以十事自規拈易中敬以直內二語自勸南游謁先尚寶因謁願涇陽先尚寶一歲閒逝先生公車時聞先尚寶計仰天慟呼曰途窮而既兆矣又何僕僕公車也哉亟歸為文以奠甲寅以會葬後期葬塋抵墓上嗚呼不能起時先君暨諸父皆往吳越閒徧謝弔唁親朋案獨待先生醮墓兩相泣然不能仰視情事宛在目也乃與州人士力建東文清祠祀先尚寶壬戌春廣靈告變士皇皇為歸計先生正色拒之曰奈何視君父不如平原君與荀巨伯友也五策直書所欲言房考以為胸中有萬書主者驚怖不敢錄先生乃草疏八千餘言條議內外事甚侃鑿

尤切者謂主帥以一心策敵又分一心以難同事又分一心以應朝議一人之智不如良平而當此類敵乎又謂館閣之英政必選鈺鏡之不受屬託者必黜臺諫之清操淵識者必格大銀臺呿舌不敢上邑邑歸益沈酣文史山水中以卒卒年五十四配余氏子四長即韜穎鎮次孝廉鑿次鏃鏃皆名士婚姻皆士族

卓忠貞傳

卓忠貞公名敬浙之瑞安卓奧人也忠貞私諡不宜存而諡出劉忠愍球若天故爾此以俟蘭蕙之合臭者情事可痛不忍不存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夜歸遭風雨失道叩林中一小院院額曰體玄老人坐長明燈下勞苦良至拾枯葉為燎衣公私問童子老人何姓曰不知其姓但自稱逍遙翁臨行授一牛使騎贈以僧帽公固卻帽老人歎曰吾所圖不成幾蹈不測非此安能出宜秋門乎郎君不受命也歎息再四出林牛行甚駛抵家舉火牽牛忽咆哮化黑虎去明日跡其處兼釋夜來語蓋宋潘閔也夫閔輔秦王

地集

七

以仇太宗自有深意聊為德昭吐憤悃一酬開寶耳公之標義顯於逍遙而誓不以僧帽躡宜秋之駕或去或不去誰謂得策公履虎而不啞姚廣孝影白眼虎也能啞公頸不能啞公魄公視之直黑牛耳屑與之同受僧帽哉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疏請裁諸王服飾擬太子太祖高皇帝頌其言不能行益高皇帝之視諸王皆吾子也公之視諸王非吾君也晉宗人府經歷戶部侍郎建文即位成祖文皇帝已封燕矣公密奏請徙南昌建文囁嚅不忍公是時固熟察文皇帝智慮姿貌絕類高皇而海內大勢非平當速發而成南昌當遲發而不成引吭疾呼不計其後若夫建文之不

樵夫聞殺公棄柴自沈死後四十年而始有劉忠愍私諡事子孫之覆匪僅存者皆冒宋姓久之復姓卓八世孫爾康發之皆有學行能文章與發之子人月等并以高材奇藻馳聲人間為案所畏事嗚呼方風雨倉皇中公屏不勝蹶一野憤能斃之不必虎也乃不死虎而死於悍髡然未可謂不知公者從亡之不能成事公洞燭胸中時時辦一死死公者知公者也是故劉忠愍知公而諡公者也樂清樵知公而為公死者也黃湖光知公而錄公稿李夢陽袁表知公而傳公者也其他聞風起者不勝述其祠公於南者則南京禮部尚書李維禎李孫宸與二公不及同事而同為文記者者南京禮部侍郎葉燦也而其知之最蚤且以一言勝千百言者文皇帝唯得一卓敬之歎也臣辭案伏而贊曰臣案於是知卓侍郎之臆中祇有一建文君初無文皇帝而文皇帝之夢寐中祇有一卓敬更無諸臣廣孝老髡所以必欲殺之非報舊劾實翦新忌也文皇為龍忠貞為虎龍起於北海飛而上天戰血玄黃虎嘯

於南海伏而入地墜魄化碧一逍遙翁烏能繫之乎發之又命甫田黃石繪風雨夜歸圖案語黃生曰公幼時故血不華色毋為豐頤廣額如公冠簪時須為總角纖哲男子而眉目矧已具英概又時方歸省有孺慕之容而蕙迷慘淡中神骨不驚驟遇異人皇皇然若將告語斯得之矣傳非識者不能讀非聞者不暇讀而圖則一覽可竟是故傳與圖分行焉可

汪貞女傳
汪貞女者潛山汪廓如之女也崇禎乙亥寇掠潛貞女適以是夕嬪於舊埃張氏賀客在堂八鸞初稅貞女佩聲尚鏘然姑側而寇忽露刃直前舉家驚遁女獨翼姑走寇追急有老媪勸之他逸女厲聲曰若汪家老婢我張家未廟見婦也汝歸事吾父母吾事吾姑姑存與存姑亡與亡耳麾使退掖姑崎嶇山谷間事迫竟同姑溺水死死時年十五耳武進薛案聞其事而壯之為之傳而歎曰汪女固女也而實婦也其結構以往婦也而盈盈未破瓜則女也

其不污於賊潔身長逝為張而不為汪則居然婦也古今偷生者必文之以名有如自處於不婦不女之間生途甚寬而女獨若是且夫費賈胥徒輒曰吾不讀書不知大義士讀書矣又曰吾未仕仕矣又曰吾無事權或無兵無餉赤手何能為是終其身無死法也則皆有名可託諛之也自流寇倡亂以來士大夫之持議不一或言剿或言撫其用之而不善者皆足以墮城將如貞女之守身一矣一則無二三雖為干城何忝焉草傳曰適毛脩之示我江浦李令公事夫江浦一斗大城耳外有高崖俯窺百雉可躍而入也而令公繕火藥募鄉勇當汪徐新敗時卒斬賊酋俾破膽以去絲此以觀鬚眉之膽智閭閻之貞信其絕瞻顧祗畏戀未始不相似矣夫唯不顧一身一家之死而後可全一城千萬人之生設守城者盡若李令公何憂賊哉余故傳貞女而并識之
代辛卯乙未戊戌諸老祭何太夫人文
嗚呼臣道代終婦德婉弱鼎鉉瑟琴厥類惟若猗我何公相業無

作亦越夫人贊其蹇諤憶昔賦歸周旋林薄天子三詔召還殿閣夫人曰嗟公體綽約徒抱盡忠莫離湯藥但效箴規亟辭祿爵公為輾然志在蓬蒿唯念聖君殷憂嗚呼郊壘未平生靈燔灼羣鳥拚飛購為一鴉尺疏拜獻解黏釋縛儲器而投勿俾紛錯庶幾練習臨事毋卻天子念公允歸邱壘采納忠猷毗佐明作公願夫人閒雲野鶴荷裳蕙帳晚蘭房藥因語嗣君汝亦藏鏗色養二人趨承簾箔恂恂粥粥衡門羅雀孫枝翳然摘詞灼爍子墀瑰奇聯鑣接萼綵筆素心青細朱襪無何皖城么麼驟劇挈家南都蕭蕭涼棠園桑八百付彼秋穰相對懽愉勝地堪託三十六陂流未涸何必南都非古西維胡期芳魂迢返冥漠致令我公慘焉韓某等與公壘篋管籥飲醇飽德和協如昨進無伎求退無譏諱同譜通家斗杓木鐸聞公喪偶為之中鏢更懷閭閻神游碧落生芻告哀再拜距躍尚饗
同年公祭何師母太夫人文

嗚呼同譜之誼等於弟昆知己之感如其子孫而況勳德為天下
之父則夫白首相莊琴瑟靜好者方且借六幕之蒼赤游其襁褓
而況區區三百五十之弟子能禁夫涕淚之潺湲蓋某等之初列
師門也師即已製荷裳懸朱轂逍遙乎家園側聞師母以婉介之
德為之左拂尊辨石拭圖史招愛婿撫琴昆以娛侍師之車幡師
每顧而樂之思欲長往乎林樊迨其微書再至聖谷頻繁師念乎
恩禮之難設而自顧神情步履未克以建村石於壘坡而對揚乎
至尊於是瀕行而復止非果有意乎鴻鴛師母則以不可出者身
不容默者言胡不慷慨論列內籌畫乎根本而外及其致寇之門
庭與衛眾之屏藩師乃援筆而起以自抒其胸懷之所存謂經生
紙上之繁蠅諫官牘中之條議不足以汰砥砭而剖璵璠必也召
對闕廷實詢以兵農禮樂俾之盤盤乎其抒吐然後可以收俊傑
之績效而莫逞其旁喧尺疏既上安車仍返相與曳花下之視而
委蛇乎文軒迄夫避地自下風和草蕃青細奕葉綠蟻盈樽吾師

出則係衮衣章甫之望處則加香山耆英之煥師母於其時授兒
祝儲何啻仲氏之篋與伯氏之墳願謂長君是亦為政不徒貴濟
踰於鶻鷁若夫徐枝天矯筆揆煙雲髣髴乎威鳳之率文鴛方將
踰起藝壇需次升掄二三子之官於南者亦得以辟明拜跪侍側
細論雖未若昔人之後堂酒食絳帳笙歌以披觀乎慈顏也而歲
時展謁儀備情惇亦復登階執爵星聚而雲屯恍慈母之挈其嬰
兒以備糜教誨乎江村孰意鸞馭仙游不先不後適值我師懸弧
前之幾日能勿為之惆悵而聲吞某等采藻酌水執紼隨旛感愴
懿德揮泣法不敢陳綺靡之詞向四方上下而招魂祇有述其
梗概溯厥本源類一卷之瞻泰岱而窗隙之視朝曦至若勤劬井
臼勉勵蘋蘩雖詩書所頌美要無以異於閭里之淑媛豈若相天
下者之內助獨能以貞順為調元嗚呼哀哉尚饗

代壽朱未孩夫婦五十
新天子削平內難之次年海寇竊發於閩浙明賴汀漳分守未孩

朱君百計防禦數十城無甲兵慘先是君為給諫有聲忤逆瑞左
遷漳南以功轉福寧山賊竊發所練山徒兵扼其吭賊竟解散君
幼嘗僑居子邑邑名族談氏以今受詰封恭人歸焉歲戊辰君與
談恭人皆年五十談氏諸昆將往壽焉而微言於子子惟昔都中
之有瑞禍今閩中之有寇禍皆盛世大剝蝕事也願在當口制寇
非難制瑞為難在今日以方面節鉞之身制寇猶非難以臺諫選
適之身悉心制寇為尤難今未孩之為給諫也朝見一善政焉則
首而慶若三錫之在躬夕見一秕政焉抑首而感若十漸之在目
方瑞之伏翮於掖庭舉朝視之若孤雛腐鼠而君視之獨若寇之
嗚於穴蠻煙瘴雨勢將滔天及其伺隙而起舉朝趨之若景星慶
雲而君獨持千鈞之弩一發不中盜與賊俱困故海內壯君之節
以漳南為古之潮陽而君自視此身總朝廷寬宥之賜在內捍內
在外捍外以八閩為今之渤海故其料寇於未發之先制寇於離
任之後一一操制瑞之法從事而行見君之策勳於朝未幾而建

牙未幾而掌樞明天子嘉乃丕績方將麟閣圖之汗青書之長城
泰山倚之而豈徒今日之飲至為可賀也乎談恭人夙有士行茹
荼席豐初未無二且能贊君於壁壘旌旗之閒予以君之所造者
大故特揭其概書之

壽詩嗣泉七十

夫士有未老而投劾歸歸而享優閒之福者數十年自願生平略
無遺憾其於人世之營營不知止者何如也而私幸於嗣泉翁見
之嗣泉解藩幕綬一意將母自課於藝菊外胸中無一事足跡不
習城市向情六十稱觴詩言之詳矣乃翁之德未變而予之感若
有動焉者向者神祖當極宮闈間即有小變無損大體翁隱居之
樂雖遙望而心儀之而向不免出處合轍之思迨兩聖繼殂閭禍
大作昔所為陰翦元良之羽翼今大張帝側之網羅而後知翁之
優游於令子賢孫之閒者光景為可念也雖然翁既不以其優游
田里者驕天下慷慨氣節之士故天下之負氣節者亦不得藐翁

爲田里之通民而心高其義蓋士毋論山處唯其神清而骨真耳
神清則其視家必淡而無所係戀於世骨真則其視君父必切而
無所靳惜於己彼夫進而昌言於廷與退而敏跡於野其峭然不
滓一耳然則使翁而當龍馭再升瑞權久踞之日未必其能怒髮
裂背趨揚左諸君子之後要以拂衣而起不俟終日是則可因翁
之生平而信其爲必然者也予弟與翁爲兒女姻將爲獻壽之舉
予故復陳斯語以告之

代邑李廉合奠劉太翁

嗚呼太翁夙鍾淵哲偶儻負奇振此高節累致千金視同敝屣振
貧卹孤重諾徇急昔楚薦饑捐負棄豈惟棄責使安厥業賢嗣
象之夷然不肖亦粵懿孫承翁訓迪九苞九萬鳳羽鳴翻振藻淵
衡景唐碑易名噪天衢聲騰鸞掖司司法昆陵寵章有奕翁曰懋哉
未祗清白鳩杖婆娑脩脩林樾長日圍棋東山蠟屐室有餘清座
無雜客九十賓筵躬詠何適天錫難老光此泉石云胡不燃淹卽

窺窅九疑過雲漢河漢咽空蕪失香巴猿嘯月嗟司里公惟心飲
血百歲爲期遽爾長訣祝鯁無從桂酌虛設五邑同悲薤歌靡絕
某等與公素心晨夕間翁計音臨風太息吳楚東南生芻束帛巫
陽下招靈其來格尙饗

代亮工弟祭賀雲谷

嗚呼鑑湖練水奔流飛瀑合彼地靈鍾此右族素望去天青細則
旄維先大夫勳德孔淑學抽二酉才推五鹿集慶雲仍滄萼靈霖
亦粵我翁支心皎腹圖史千秋琴尊三伏丹霞輝輝長松謨謨伯
季申馳蘭蕙並馥筮仕河汾風清度肅頌滿郊坰盤惟苜蓿解組
歸來孝友都穆長畫楸梓宵證故履衡宇欣瞻檐帷競逐南軒寄
傲東籬采菊羲皇上人在彼空谷怡怡與含醇返樸漸近自然
絲不如竹四龍蜿蜒圭璋歷錄聯吟迭唱雄文有或先徵事傳後
軫旋蹴豔厥諸孫慧根鍾夙弱冠高鸞懸弧乘旅汗血驪驅颯行
大陸翁曰毋驕令終有倣古稱萬石孝謹是服爰出諸孫依然村

塾裝馬勿親開尋卷軸何以貽謀君子有穀胡爲淹忽陽九百六
嗚呼維翁家世雕輪華轂維翁風格類垣白屋翁之初齡朝席夕
讀翁之晚節餐芝茹扶擬翁德音高峰廣瀆象翁哲盾千禧萬斛
毋云世貴孤雲野鴛毋云世祿瑤池天竺某忝列葭葦再拜卒哭
桂酒椒漿來敢敢上尙饗

季太君九十壽言

人生而至期頤上齡此希有之慶而况闔閭孀慈子姓濟奕以身
爲范者九十年而未艾也此其帷帟著臧嘉之度則某竹彌香
而非堂矢伏生之訓斯專門益未猗與斯事益未易致幼時聞曾
祖母劉太孺人嘗稱其祖母百歲貞壽而從祖鴻臚則嘗爲其祖
母觴九十此兩事猶隱隱隔開茲聞季君五嶽壽其太君九月初
度益栩栩起舞也季氏門屏數武之地貴爲主爵富幾朱白乃者
鶴翎鳩杖踞蹠乎若瑤池金母來游人間以人所必欲裁之數至
其家而遂不可量友人奚君曰不然夫不期驕而驕者陽盛之下

有伏陰不期侈而侈者桂滿之夜有虧輪太君胸次如海嶽注不
盈挹不竭以游於無何之鄉故貴若忘貴焉富若忘富焉助其子
孫持沖抱樸毋忘爾先澤以競於一瞬之燭螢且忘貴而彌貴焉
忘富而彌富焉呼其膝下爰及孫曾迄於庶婦以暨僕媵座上松
柏菴桂之友幾人閣內繡織餉儲之務幾事歲時伏臘姻婭比鄰
矢無貽乾餒愆蓋九十年前閱閱若望歲焉又時時頰頰曰白子
爲爾家婦所見蟬冕素封之族多不循禮初無異於海門八月之
清噴雪吼靈一凝眸而逝矣孰與絲絲徐引之爲安哉予喜而述
之以附於盤卮之奉轉思予之所知期頤上齡者其亦必有靜深
懿訓如太君之所寶而惜乎予之未聞其敢謂子言遂足重太君
亦識予仰高初芳之思云爾

祭董思自先生文

嗚呼際國家之全盛負造化之殊秀高文典冊螭碑鐵畫春容博
雅之章非公則其言不尊而琅函貝葉取繒殘素煙雲金碧之製

亦非公莫爲之領袖蓋超然於塵埃柴柵之表者歷八十二年而一絲不挂而儼然繫雞林馬人之望者徧億千萬國而懸金相購然而知公者有深淺識公者有先後或擬公周旋於牛李之閒而不激不隨者似白香山之在元和或擬公引退於顧廚之世可望而不可即者似蘇端明之在元祐或見公之網羅貫穿品題甲乙小叩小應大叩大應以爲似米元章與薛紹彭或見公之揚眉瞬目拈花豎拂忽與忽奪可操可縱以爲似達磨之面壁於少林而迎文之跌坐於靈鷲夫惟有祖宗二百餘年之培養而因以有顯皇帝時之文恬武嬉有當日密勿諸臣之從容贊襄而因以有公一身之鼎彝而文繡人咸公仰天亦公佑盤桓澗谷戶限爲穿趨踰館閣既康且壽湖公平生所少者中書堂押尺一耳而自公視之何嘗煩上之癡與冒明之災顧公實未嘗悠悠忽忽縱心遺形於無何有之鄉也而往往默施其匡救其所交者既皆一代之正人君子而所潛護者紫微座前之一宿其較士於禮閣較士於閤

楚於吾甲不啻陸宣公之得次山退之諸英而單辭隻字之下提挈獎借俾一寒之士開顏三刑之足止痛寸草織穀畢獻而靡遺者何異飾頑石而爲瑩琇其泰山北斗之名爲舉世之所愛慕而欣喜者兒童走卒婦人小夫咸知公爲天人導師爲廣大教化主而其湛識遠覽瞻言於數年以前而操券於數年以後者一似太上之操龜策而東方生郭舍人之射覆乃公則此爲弄丸之餘暇耳滄澹焉落落焉曾不與野鷗之浴渚而閒雲之出岫嗚呼公今往矣名德難觀譬之自朝至昃他人或朦朧於曉煙暮靄而公則獨享其清畫亦譬之自堂達廡他人或踟躕於瑣窗畫閣而公則獨其門密又譬之自一鄉及天下自目前及萬古他人或低回於村墟覩記之一二而公則綫馬崗風之嶺辨曳練於吳閭而陳錫貢之橋袖識者概公以兩言謂四時之氣無冰炎中立之租無左右而某等受公之知庇公之宇則祇驚其日星河嶽之兼資而笙鏞黼黻之輻輳嗚呼公其降神而再來抑亦騎箕而化斗顧此

門牆之士類六翮之翼乎雖穀雖閔其似我終矢音而未就桂酒椒漿鸞刀儷豆其不勝咨嗟涕洟而告之者亦聊以酌大海之寸蠶而窺天光於華寶嗚呼哀哉尙饗

祭毛脩之文

祭毛脩之曰嗚呼往子哭維節時兒與子慘顏相向也近哭天一則爲之經紀其喪而殆其瘍醫之誤藥者乃兄亦死於毒哀哉留心經濟而位止寒曹覃精性命而不免感感於塵世之鴻毛將毋造化往復若頽陽之就崦嵫而號呼爾輔將茶拆茗反見爲不祥也耶春華欲茂而秋風敗之客屨尙滿而主人辭之丹鉛正新而慧魄去之經世之資糧初繕而羊腸摧之嗚呼子何以爲情尙饗

後劍泉墓志銘

後君集也爲其尊公劍泉先生索墓志銘於余夫余文不如昌黎何敢飾墓石然簡樸無華以拙爲工竊有昌黎之志焉按狀公諱鏡字子輝劍泉其別號後氏先世自唐金紫光祿大夫允始顯至

我明陝西參議公敏取永樂甲申進士其孫自姑熟之醇鎮徙蕪之後家巷十三傳至石巷公無子公以屏山公子嗣焉生而孝友剛介面折人過亦能同人甘苦服食無珍華而焚券捐囊惟恐後尤鉅者繕城餉餼費皆累萬居恆悵不得一第以榮親莫以一命少報劬勞年四十餘筮仕府軍衛經歷雅爲當時名公卿重神廟改元進階徵仕郎覃恩封其父母尋以廉能升武岡州佐攝邑篆廉平得民脩倉築隄悉捐己俸念父母年高乞歸養而外艱計音至矣武岡督糧例有羨數百金一聞計卽讓與同寅朱從士民擁聞中乾糈垂粟歸歸來柴骨樂心哀毀踰禮事繼母趙始終無間言其他行醇備可類舉也生於正德己卯三月十三日卒於萬曆丁亥八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後公二年卒子學來以諸生入太學娶張氏女二一適李衛一適張炫皆諸生孫男二光極卽字集也從余游者也亦以諸生入太學聘霍氏光乙聘張氏徐女三一適諸生朱有章二未字曾孫女一未字今歲乙亥十二

月十八日距公之卒四十有九年乃合葬於諸山東之陡岡而集也以其尊人命徵志銘俾余之蕪言附公皎皎大節以傳是也幸也銘曰於厥後氏木長源遠光祿參知勳德不淺徙野蕪湖傳家萬卷亦越劍泉鋒端有眼決決溪流庭階布衍孝友肅恭有葬有典一發不中長材莫展小試參軍夙夜兢勉山佐武岡繕堞畫賦堂有鳴琴野無吠犬心動乞歸摧傷擗跣王戎死孝公洵其選在再邱園臨流陟岵親朋笑言綢繆繼綵品重士紳一鄉之善而子而孫黃耳金鉉貢諸天朝蓮豆有踐公魄未厝相顧悚覲四十九年橫岡若峴吉壤俟諸玄靈微輟松柏慈森榛莽攸剪以又以延靈秀世顯豈徒世顯公德是演

方完初詩略引

完初先生之文天風海濤不可得而羈焉也完初之人壁立劍拔不可得而紆折也而其詩則時汪恣時高峭介二者之閒而寫其性情焉往侍先生時呼案而詢以詩案不佞每以童子何知應茲

其

其

二十餘年後乃為品其遺詩夫中州之詩自大復以來未有如先生之浩瀚者矣而崧山兄從浩瀚中為之輯詩略甚矣不能略者不能詳固完初之遺旨而崧山善體之者也夫是固其詩之略也故予言亦簡而不繁如此

擬先大父請諡疏

聖朝鉅典隆而益隆先臣孤忠揭而未揭謹瀝陳三疏梗概懇遵遺詔以光幽壤事臣父原任光州學正卹贈尚寶司丞薛某係直隸武進縣人初登萬曆十七年進士卽上疏極論王藩臣事蒙神廟格外優旨省過三年旋補口鳳翔府教授升國子監助教疏爭並封未下復極論大計事得旨有春開儲議瀆擾等語謫河南光州學正丁母劉孺人憂在籍十年於萬曆四十年病故至四十八年光廟登極首詢王德完等存歿共三十餘人皆以儲議獲譴者也先臣名列其中臣等私幸闡幽有日不意龍馭再升陪臣覆奏竟用首疏王藩臣事卹贈尚寶司丞臣等且感且疑痛先帝

之隆恩未畢仍先臣之苦心未旌除助教原官與藩臣一疏相隔觀政進士與尚寶新銜未半主恩部覆允宜磨對外伏念臣父少承先臣副使某某御史某某之家學長與叔祖布政臣某某伯父少卿臣某某相砥勉在朝則所受知者自神廟光廟而外曾無當路之援在野則所訂交者近自錢一本願憲成高攀龍等而外遠自鄒元標趙南星馮從吾等而外從無匪人之比臣等仰願俯思未忍遽已查得穆廟時詞臣羅洪先亦以儲議放廢破格賜諡文恭臣父清貞鯁亮洪先先後一轍懇乞聖恩下部施行使先臣獲與易名之典先臣幸甚微臣幸甚

張樹伯詩

孟秋初夕鼓棹江隅顧兄臥榻執手長吁謂予素心沙鷗□□□□驚心刺膚片言未竟灑淚如珠良玉遽毀蕪蘭駭枯泉香泯沒遮須有無憶子與兄聯宵喙娛論心講藝易牙公輸辯傾地□聲振天衢三刑披劍一斥跋胡激昂千古恃此微軀肝腸皎雪

其

其

靈控毋濡共矢歲寒勿變斯須借伯及季力屏纖趨莠夷莠俾探振靡蕪季也鵲起銀章佩紆君也鴻冥冀戶樞樞秋雨尊絲春風筍節歸來未晚逐彼楫鳥其亡其盡百歲朝哺招魂攝魄時覺鴻都兄嘗謂予高山望孤同安武林今之歐蘇曾吟咳吐聊啟瀨愚獨令先公為世洪鑪未蒙陶冶宜敢自誣幸敢私淑忍歧途生平景慕魯國一儒緒言尚在如蠶測湖以此與君世誼更逾嗟子伯兄亦抱區區寸心欲瀝赤膽可圖落落半標翠竹碧梧與君同恨誰鳴湛盧子姪君嗣抑首泥塗風期不遠枕轍則殊氣凌霜鶴迹等轅駒振縷悲嘯拍項狂呼終期一奮六月搏扶我血白碧彼蟻笑誅短章寄誅備寫崎嶇

堆山先生前集鈔

右堆山先生文前集鈔一卷明薛家撰家字諧孟號歲星武進人
方山先生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由刑部郎中出守開封值寇亂
與大吏議勦撫不合投劾歸遭國變棄家爲僧更號米堆山亦署
衲米倘作雲水不問世事卒年六十二志稱其有歲星集一百卷
久已散佚道光辛卯七世孫子衡擬拾叢殘編甲申以前之作爲
前集不分卷後集十四卷則入山後二十年所作也詩文半之千
衡就正於武進李紳琦先生先生爲錄前集之文十三名之曰堆
山先生前集鈔爲之弁言今更兵燹其家僅存道光中選鈔之軼
一冊遂取而壽諸梓至堆山品之潔文之工有張有譽撰傳及李
先生序在讀者自能得之光緒丁酉六月佛生日武進盛宜懷跋

夷
困
文
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既刻偶翁所撰管天筆記外編矣乃者馮君孟顓郵寄夷困文編見眎則鈔自孫君翔熊蝸寄廬者所謂客涪三年一年作吏兩年蒙難離涪後五年坊者索廢楮和蜃炭始發舊麓得橐閱之情事宛然者也偶翁始以教授起家既改官縣令擢知涪州所至以清廉自矢而賦性剛直卒以忤上官獲譴自分明夷之困所以自待者不可謂不厚既罷歸年逾七十矣猶執贄戴山之門余曩讀其示兒言詩前序云外孫鯉兒尚稚見余衣敝

夷困文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何不新製余戲云無錢對云翁曾做官何云無錢聞其言不覺太息設官為民豈為錢邪而今以後錢為官業習尚所漸童心亦轉民烏得不窮而世安得治也余觀此未嘗不慨然深念叔季世事之不可為其大患固在是已且古今一轍安得如偶翁者千百輩一振廉隅哉臬堂傳其學行甚詳謝山加服膺焉此編蓋翁所不欲存管有錄而別存之橐然自首卷至四卷無往而不可見其剛直嘔強之神氣則亦古之遺直也論史論學之言尤多精卓足祛迷惑所謂學人之文誠不當以詩

人名也嗚乎直道不容于此已久窮老一官終以罪廢八十之年汨身乘潮而遠遁人生不幸至此但有祈死而已反不祈死庶幾猶見中興終乃以杜詩當首陽之薇則其蜷伏海滋頽然一老而胸中之氣未嘗不貫達長虹也讀斯編者以與臬堂謝山所錄詩相印證之即亦能得翁之詳矣是為序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夷困文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困文編緣起

夷困篇有刻矣刻涪之詩也命名之意詩已揭之篇端
茲編文也刻之非初意也蓋文主脩辭而辭不得不工
槐野五易稿圭峯數暝去業圖不朽者其鄭重若是賤
子名微才薄笑不朽之圖而偶有纂結亦費推敲非驚
奇賈勝也辭者意之華也意期于邇愜自不能草草出
手也客涪三年一年作吏遭時險難不暇脩辭兩年蒙
難句臆約結無意脩辭所事濡削不過明神之禱願上
臺之賤疏與儕輩之簡牘無關於脩辭者信手疾書意

夷困文編緣起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盡詞止隨付小史已脫之彙槩投敝簏任其飽蠹已耳
意興偶會閒有愜心業已錄而別存無幾也離涪來勿
勿五改歲往事已付夢幻適坊者索廢楮和蠶炭始發
舊簏得彙閱之三年情事宛然如昨夫拮据于衣襦而
轉報以含沙影響于鬼車而奏成于市虎使孤竹蒙糶
鉤之謗曾與坐殺人之律痛定思痛能無愴然冤有辯
矣引事證明最為切核然不能及遠身且度之高閣况
它人乎茲彙雖率爾得之猶堪隸脩辭之末惠微通人
之一盼而心跡了然矣用是拾已棄之核汰七存三稍

加詮次仍付梓人得與詩參觀知余受枉至此然不足

怪也昔薛文清先生為大理失歡宦豎迎合者因其辯
釋冤婦誣以弼獄非闖僕之悲號無生理矣文清何等
人品大廷定有公論讞者豈無良心心覆于媚竈而堂
堂都憲貽笑闖奴迎顧流青史累子孫哉于忠肅撫山
西參議劉孔宗律已過嚴流輩寡合羣小誣以賊污累
及妻子公至始白之劉參議恆有而于巡撫不恆有余
敢求多于今之人耶故操脩在我不疚實難溪弩沙蝨
何地無之安得偶徼天幸而侈譚保身之哲也寓縣大

夷困文編緣起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世路險矣豈無同我之遭而鬱伊靡控試展此編能
無把玩咨嗟潸然淚下有此一人便堪寢恨故蠹腹中
物剖而出之未為不可非謂文足傳也雖然脩辭以立
誠也信心信手情真事真所乏非誠也誠立而辭為贖
技矣若必以脩辭繩之終當索此於醬瓿之上耳壬午
歲中秋日王嗣爽題

夷困文編總目

卷一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流氓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歃血定盟

祈雨告城隍文 不雨再禱城隍文

躬赴龍洞毛家泉雩龍請水

次日回州解神申請

願冤詞備告神廟揭諸通衢

夷困文編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聽勘回拜酬關帝

卷二

箋疏

候川南巡道潛修朱尊

稟畱守道周尊家眷

答稟韓郡尊

附周道尊回書

上劉夢生撫臺

附韓郡尊原書

辨謗稟韓府尊

上韓府尊

上守道周尊 上川南道朱尊

再上韓中虛郡尊

上州道尊 上巡道陶尊

上周道尊 投黨按院訴詞

候審稟揭 臨審再稟揭

上金節庵刑尊 稟施四明臬尊

卷三

東牘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夷困文編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陵東向六神兵部

答陸寶符年丈 答張百里孝廉

大計寄馮鄴仙給諫

寄高荊州象先 寄侯向六神海憲

復瞿給諫 寄馮畱仙

寄馮鄴仙 寄周衷玄

寄馮凌霄親家 諭阻西陽司發兵

答邑梅司楊光斗

答楊土司討馬 寄馮凌霄親家

上倪禹同司徒書二首

寄江鄂都

寄新涪牧夏公

寄高荊州

卷四

柬贖

與沈焦螟學正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與張百里孝廉 答張南川玄仗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又謝惠龍眼 答文受之

夷困文編 總目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柬受之

與張海曙

答聞長吉

答葛無懷年兄

答李公起

答王抱一

寄馮凌霄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寄謝袁在周

與陳賓日侍御

四六啓

迎候江鄂都署篆

江碧漢請啓

元夕邀夏四雲啓

祭文

祭季兒道萃文 贈孺人顯妣忌日祭文

借張學涵祭向葵庵封君文

卷五

序引

梅園集序

幽貞廬詩集序

赴公錄序

捐助籍引首

太平廣記鈔引

涉川吟序 存目

鐵匱篇序 存目

夷困文序 存目

論

夷困文編 總目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翼儒五論 從祀三首闕異正學各一首

辯惑論

韓淮陰論

四皓論

卷六

辯枉

柳下惠

仲弓

樊遲

冉求

張子房

蕭何

周勃

賈生

漢四科取士

漢武帝

卜式

公孫弘

揚子雲

馬伏波

黨錮諸賢

陶元亮

三則

王仲淹

徐敬業

駱賓王附

盧懷慎

李北海

韓退之

鄭薰

李長吉外兄

程伊川

楊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夷困文編總目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無已

王陽明

二則

題跋

讀周禮

讀太平廣記

書冤辯後

雜記

韓良胤

胡遵道

庖人

司差附

夷困文編卷一

明鄞王嗣爽右仲撰

告神

上任告城隍神

即用之永福縣者略改數字

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事神匪他總以為民民有便利官必興之興之不能神其成之民有冤抑官必直之直之不能神其翊之民有蠹賊官必除之除之不能神其誅之民有災害官必捍之捍之不能神其贊之官之與神陰陽表裏官必勤民民安神喜官如不戒淫于貨賄瘠

夷困文編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自肥妨人自利謬迷曲直顛倒是非寬縱勢豪魚肉
焚發有一于茲職瀾謗興縱封羊豕警香不登馨香不
登神必怒我神其降罰戒後來者服官之初虔與神誓
我詞不文我心不貳下車一誓萬姓共知其敢懲數更
召人非

流賊告急諭眾協力拒守敵血定盟

涪州知州王某為盟結眾心協力拒守其保無虞事某
自揣譎庸無他伎倆唯是潔己愛民自盟有素即今流
賊披猖以城為守不若恃眾為守而合離萃渙責在州

官之一身某濫官而士將半載矣當其無事所不壹意
為民而為自潤計者明神殛之茲當有警所不效死以
守而為自全計者明神殛之生為涪官死為涪鬼五內
銘鑄止此而已昨見三街各保舉義集兵私心壯之先
聲布聞賊心自懾而無藉棍徒訛言恐嚇致閭里愚民
抱頭競鼠假使衣冠中人尤而效之大事去矣不知自
舍安宅暴露荒野流賊未至盜劫在傍眯目睫而投禍
羅智者不為也州官與爾輩誼關一體敢不剖心以告
併與爾悉心以圖為此號召本州諸鄉紳衿士與義兵

夷國文編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頭目素以忠義自許豪傑自命者借某齊赴關帝廟歃
血訂盟聯絡保甲整備器械併心協力效死堅守以扞
衛疆圉保全室家萬一危急寧為忠義鬼期以留名百
世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死盜死兵覆宗絕祀赫赫在上
我言不食毋作神遊特諭

不佞被劾木州文孝廉可茹素以學行稱爰賦二詩
過唁歎詭人之作而曰茹非詭侯也詭世也以侯之
廉靜豈弟而不免今之仕者豈不難哉姑無論操行
流賊報警非侯力砥涪且陸沈而下石者已伺其後

不知伊人從何下手不佞笑曰此前輩未涉世之言
也世路險巇羊腸尚夷某本謇拙不設機關不習容
悅不解彌縫直任樸心踴躍而往宜其及也孝廉復
歎詫已而曰侯本清真寧戀雞肋所恨者涪之荒鄙
不能長有仁侯而茹為部民弗克代陳肺石每誦下
車一誓禦寇一盟以剖侯心有餘矣請序而梓之聊
以抒私心之鬱陶而萬一于芻蕘之詢耳某辭之不
得而孝廉之高誼不可泯也述書于末簡

祈雨告城隍文

夷國文編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本在民民天在食穀不熟而民無食矣食不足而民
無天矣民既失天邦亦失恃某等官于茲土者又將安
恃也自春來雨暘以時早禾頗熟今茲夏杪不雨半月
矣山田龜坼晚禾焦槁農家樹藝早三晚七早禾雖熟
僅給朝飢晚禾全收始得銜飽今日之旱固一歲豐儉
之關亦萬靈休戚之關也况民疲已極征賦繁重而養
兵責之轉輸責之荷受責之震之以流賊擾之以土兵
奄奄氣息莫可支持所望嘉穀時熟續此殘喘而旱魃
乘之更何以堪上帝好生而絕民之生乎必不忍也某

忝爲州牧州民所寄命而轉寄州民以爲命當此旱暵
患在剝膚用是率州之僚屬與其父老子弟齋心空首
請命于明神所願力挽玄穹早施甘澍活此嘉生則守
土之官亦藉餘潤獲借邦民共保無虞所徵福于民神
寧有既耶有赫靈聰默垂聽熒回天造命如鼓應桴某
與寮屬蒸黎宵有厚望焉彙括羣情奉申虔禱敬告

不雨再禱城隍文

陽有官陰有神相爲表裏者也官之所守潔己愛民神
之所司禦災捍患某之牧似涪者幾一載矣若己不務

夷因文編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潔民不務愛則官不職不職之官願領神之罰若有災
不禦有患不捍則神不靈不靈之神而官則期望拜謁
之民則香火供奉之又何爲耶想神亦不屑以不靈自
居也今亢旱者將一月矣雩龍不應請水不應田禾焦
枯無食無天官民徬徨靡所控訴神如有靈則涪官之
齋懇涪民之苦情亦應轉達于上帝矣帝德好生其心
可轉江湖雖封有籥可開必不忍捐民命于一擲也今
已屆秋所夕卽雨猶得薄收今復不雨則民將畢命官
將何以爲民牧而神亦何以當民奉耶意迫詞切不知

所裁維神鑒觀早施甘澍下情不勝惶迫翹跂之至

躬赴龍洞毛家泉雩龍請水

恭惟明神鍾山川之靈氣萃黎庶之瞻依所恃驅魃施
霖胥蠶相答沾濟羣命贊襄司牧陰功顯蹟映炤來茲
斯足貴也知州東海豎儒西溯瞿塘代匱州守明神在
望而未及以姓名通維是山川深阻馬跡不經茲且不
辭跋涉有求于明神矣自揣生平兢兢好修服官以來
不敢欺天不敢欺人不敢自欺想亦明神之所冥察也
操是爲圭以自通知必明神之所不拒也知州灑瀝心

夷因文編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血孑謀薦信明神試垂聽焉知州忝爲民牧固民所寄
命而官寄命于民官與民又寄命于神休戚相關疴癢
相屬不分爲兩今自夏徂秋驕陽熾烈田禾焦槁登場
失望填壑是虞知州率其僚屬齋心步禱禁雩走望不
遺餘力矣竟無一應夙夜徬徨計無所出於是披箐絰
棘奔走于明神而請命焉神將何以應之涪之民困已
極矣震之以流賊急之以催科擾之以轉運耗之以响
兵髓竭皮空莫必其命而復以旱荒迫之必死之地神
可坐視而不恤乎有其恤之而烏得不雨知州體病足

蹇踰嶺涉溪勤恤民隱不顧軀命而遠叩明神謂人力之所窮神靈之所裕也其可憇置而不酬乎有其酬之而烏得不雨知州爲民謀也抑且爲神謀若官懇而不酬人且謂神無靈民困而弗恤人且謂神無能夫神之靈神之能久已著于茲土矣而一旦被此名也誰能爲神甘之庸得含垢忍恥而不一洒乎有其洒之而烏得不雨若曰此天帝司之則何用神爲民籲官官籲神神籲天展轉哀籲天心無不可回天澤無不可丐是亦明神所以自爲而官與民食其餘委者也所願一運神力

夷國文編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霈甘霖百槁回生民命有寄不負知州之惓惓則神功章灼而瞻依者不翅涪州之黎庶而已謹告

次日回州辭神申請

某今告辭回治矣昨之遠來豈以爲民爲民請雨期在必許而今日之民以雨爲命是萬民之命在神之掌握中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乃神之能事而忍于掉臂不顧耶民命阽危而不以告于神司牧者之罪也業已走告而民仍不能保其命則司牧者不任受罪矣民命危于蹈火我心棘于救焚而臨發躊躇再行申言三日爲

期三日不雨某將懇于上帝上帝好生而究詰涪民之所繇以失生將罪有所歸矣抑不知神將何辭以解也登途若結身去心留有赫神靈尙圖有以慰我唐突死罪

歸之次日大雨雖早久未能沾足而晚禾遂不失收神之貺也越兩晨而被劾解綬矣遂虛酬答我心缺然

籲冤詞徧告神廟揭諸通衢

知涪州事某爲籲白奇冤事某勤人也素性淡泊取予

夷國文編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苟入仕來砥操愈嚴向嘗兩任劇邑盟神受事初終不渝去秋抵涪矢誓如昨服官一載舉一念行一事入一錢有不可使神知者乎實心爲民不貪不酷州人知之神有不知乎今忽絀議反覆思維獨糧羨初已盡革猶存五分則緣吏書與里排稟畱畱非以貪而以充公費非以自潤也此不得已之心不可以質明神乎然以功令律之則罪也此私心不能自慊者也外此無復可指者矣反覆思維不能得其故矣前日集諸衙役而質之舌橋而不下又質之州人亦舌橋而不下忽一人踞

而前日頗聞之道路矣以撮提追人私債一也謂州人助餉爲加派二也取行不給價三也此得之傳聞餘不知也問曰有事實乎曰無之捏無爲有者聞州棍爲之不敢言也此州民所大不平者也其然耶否耶卽以斯言與神質之兵興需餉甚急二千石之碾米撮提而始完又前年錢糧長冒三千有奇道尊立限于撫臺刻期起解亦用撮提謂以撮提追私債冤乎不冤乎上臺有助餉之文鄉紳居一某親叩之不應而州民倡義願助諸生亦有數人共得米二百餘石此急公義舉而坐以

夷因文編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加派冤乎不冤乎某在任暮年所需不過米薪菜肉等率用平價見買謂不給價冤乎不冤乎其是與否未敢盡信所可自信者原不爲惡有惡卽冤也原不貪贓有贓卽冤也在任日淺而流賊旱災停征止訟居其大半所入無幾而費出甚多囊橐枵然追贓何措一官固屬長物入口必致流離束髮受書一生砥厲如此結局天道謂何若前所陳之冤果係自取又敢欺神神其立殛以昭天罰如其不欺鑒此冤憤霜應夏飛鬼應夜哭伏乞明神大顯威靈啓問官之聰聽無疑眩于謗訛剖證

佐之真心毋遷就于刑鞫褫奸民之讒魄毋肆逞于誣汚阜白得分沈冤得雪神之靈也某之幸也如其不然髓竭囊空長途奔走饑勞憂抑難保不死死當訴上帝以求直尙乞明神爲之證而窮詰顛末昭彰公道豈甘以皓白之身終于黯黹哉瀝血陳詞仰祈昭格

時刊板用黃紙刷印焚之祠廟榜之坊村赴勘成都逢廟卽焚逢鎮卽揭初至重慶呈諸韓太尊太尊慰之曰公之冤誰不知之公道自不容泯而激之反爲不妙因而中止然覺啓于閻道尊之家眷某尙不知而太尊必知之相慰之言繇今思之恐未必真相愛也

夷因文編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勘成都告關天帝

恭維天帝義勇格天威靈震地明並日月旁燭幽遐而維此涪也人情險仄人口譁譁有車載鬼無影含沙使烏鴟亂其黔白薰蕕殺其香臭夷蹠倒其汗潔胥齟錯其忠邪人在塵中涇渭莫辨而帝居天界毫髮不差抑且馘邪佑正伸冤直枉整頓萬靈翊襄造化此億兆所以瞻仰聖代所以褒嘉者也嗣爽叨任州牧日乾夕惕

不負不酷以臨民任怨任勞以營職至于行不違心財無苟得此又平日之操修期沒齒而不易可冥對于神明而亮天帝之所陰隲顧以口無甘舌身無媚骨執法而拂宵人之心認真而來蠶尾之螫上臺誤聽首蒙參劾奉旨發勘禍不可測天耶帝耶夫誰使我至斯極也天道安在公道安在此冤此情傳之千萬人聞之千百世有不爲我流涕長太息者耶茲將赴審誰爲剖析獨念平生心事對天帝而無慙故今日冤情叩天帝而求直帝耶天耶試垂鑒別此無妄之災耶抑自作之孽言

夷園文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果不欺願垂拯挈俾臨審之時問官之聰明洞開證佐之良心盡豁鬼蜮之魄潛禡讒誣之舌陰拔慈祥之牧免陷于萋斐而皓白之身不蒙其污巖傳之千萬人聞之千百世謂鏡增瑩于屢磨月留輝于既缺此天帝之所以扶正氣表公道人心以之不死而天柱以之不屈者也何論余小子之眇末而已耶舟將解維拜瞻瀝血憑仗明威陰扶顯雪言旋之日當薦牲醴之芹誠以報帝君之隆烈

聽勘回拜酬關帝

爽之被劾而赴勘于臬司也嘗陳詞于天帝之前所冀開問官之聰聽啓證佐之良心俾皓白之身不蒙溫蠖而今已矣彼蒼蒼者天有不可得而問者矣問官即不之于聰有不敢瑩其聽者況其未必聰也證佐即未泯其良有不容剖其心者況其未必良也天帝其奈之何哉大氏州縣之官提衡其廉貪在上而洞晰其廉貪在民是是非非民論綦公上常取衷焉而天下常恃命焉上之是非與民合則治違則否治否關氣運者也則是非之合違亦氣運司之而氣運適遭其窮天帝亦且奈之

夷園文編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哉即天帝之義勇格天精忠貫日既操權狐鼠耳翦魏吞吳發蒙振落耳戮力殫瘁而齋志以歿且又不良于歿也則帝之天亦有不可問者矣而何有于么膺小子總之帝即天也天之尊誰敢與抗而當其未定也人能勝之而人終不能勝已定之天天誦帝于一時而信帝於萬古日焰月臨皆帝光晶風霆流行皆帝歎呼氣塞兩間神攝百靈大英雄以生死爲旦暮萬期爲須臾彼操權輦電光石火渠略蚴螭於天帝何有哉今爽素寶不貪而劾之以貪列款十三無不虛也而一經問官

夷因文編卷二

明鄞王嗣爽右仲撰

箋疏

候川南巡道澹修朱尊名本吳同鄉薦

恭唯台臺鋒當八面望重一時在川為舟處堂為棟行將陟廊廟而表旂常幸附光塵可勝榮慰卑州某以極謏庸之才當極衝疲極廢墜極煩苦之地飢不遑食勞不暇息丙夜而睡見星而起猶恐不給吏習貪而不畏法民習頑而不畏官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既懷稅駕之

夷因文編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手無不實也上之人轉屬而下曰制命在我夫誰敢遲期合我不期合下民之公也下之人轉屬而上曰命有所制予曷敢違期自免不期免庶人之議也日月麗天幽隱待炤氛霾翳結白晝冥迷此乾坤何等時耶而爽何暇為此身悲也茲且不日回奏廟堂之上真以爽為貪人矣鍛鍊周內無平反之寶矣然州中婦孺知爽無貪行也天帝在上知爽無貪心也幽與明對則帝得半下與上對則下又得半得半又有源之水雖壅必達必問也失半之半則未定之天也半則已定之天也不

夷因文編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根之木雖摧必滋萌之好修九死靡悔誰能禁余之終不白耶此天帝之默司其契而爽竊引之以自寬者也所苦者賦多而不能即完疏上而未必即下骨枯莫肉途窮難返所冀天帝之終相之俾早歸骨于東土則天帝之惠我不淺也赫赫在上耿耿在下瀝血抒情仰希昭格尚享

夷因文編卷一

憂更切傷生之懼矣某雖不才竊抱微尚謂天限人通窮不限人樹立一官半職俱堪自見匪玉是寶不貪為寶然賦性擁腫不與世諧鍛羽去猶宦情頓冷直以明發繫念再撥寒灰刻厲彈丸得恩沾黃壤於私願不翅足矣拮据五載量移涪陵本應謝去而夙聞山水之奇更荷幘幘之藉遂棹舴舥而西葉灘破舟瞿塘截纜不埋魚腹天幸為多及抵涪而不意其敝壞若斯極也循舊轍則喪故吾改新絃又招眾怨如傳馬棧眾木皆曲而直木難施可奈何哉幸逢本道周尊明爽溫和臭味

頗洽而治以積敝之餘病在膏肓鍼砭鮮效恐終當投石而走耳所冀台臺賜之鞭策借以齒牙免致墮落則恩同再造鐫感罔極某自履任來時作二天之想而逐逐牛馬走屢濡削而屢閣筆也隙駒亡賴月已再圓始庀芹儀少將葵嚮儻垂鑒茹曷任龍光

稟留守道周尊家眷

卑州猥劣邁茲奇警晝不遑食宵不遑寐問候闕疏罪在不貲乃太夫人抱疴府官聞之而卑州未知贖贖一至是乎今晨本府忽駕艦到州奉迎寶眷俾太夫人便

夷因文編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就醫安敢不遵然卑州竊有過慮藥府破後警報沓至州民盡聳各率女婦逃匿深山禁之不止況又以疑事促之乎竊謂民心一搖城不可守且慮不在賊如前年奢酋之變奢賊不來而州棍倡亂劫車劫囚覆車不遠卑州前日已撰文諭眾士大夫耆老並集關祠歃血訂盟誓以死守本州練有鄉兵千餘而三街士民各糾義社丁壯畢出與鄉兵合併團練約有三千又有馬兵偵陸舟兵哨水僧兵守關登高瞭望各鄉隘俱選豪民給把總帖集鄉民拒守軍容可觀似有固志州城三面

臨江陸路巉險賊難飛渡地方斷可無虞今老大人方率兵督戰而家眷一行州民必謂勢不可支望風瓦解轉思奔竄所云疑事促之者此也民心如水搖之身定之難豈但州民將川東盡震而三軍之氣不戰而索矣雖移家意出府官而老大人能家置喙乎萬不得已故冒鉞而陳詞不欲太夫人先去以為民望亦不欲以州官之失事貽累于老大人也況醫人在府一召即至乃屈一節鎮之母夫人逆流走數百里而就醫亦覺非體故斗膽上懇乞權事情之輕重酌利害之究竟立諭府

夷因文編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役駕舟而回併示以賊不足慮民不必恐州民安則太夫人安太夫人安則地方安老大人亦安而卑州藉其餘庇亦得無蹈于危此事機之閒不容髮者也情迫詞懇死罪死罪

答稟韓郡尊

周太夫人之病大抵託辭也卑州何以不知周老大人之母猶吾母也流賊報急而移置安所下屬寧無是心然於地方關係甚大蓋州民畏賊聞風競逃至有士夫亦同鼠竄卑州為地方慮前日招集州中父老子弟大

會于關帝祠諭以大義聯以至情歃血誓死以守誓神之文有曰生爲涪官死爲涪鬼靡有貳志有渝此盟明神極之於是練有鄉兵之外三街士民各起義兵水有哨兵陸有馬兵闕有僧兵四鄉之豪各衛其境州城環江賊不能舟必難飛渡料可無虞周老大人正與賊相拒而家眷一行民必搖心而盜乘之起劫帑劫獄勢所必至奢賊之亂已示前車萬一有之誰任其咎州民之心近日始定昨聞移家之舟一到而驚相傳語復起危疑卑州立刻具稟周老大人而懇其卽發諭留家已命

夷國文編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搜船回矣此舉周老大人必不喜然守土之官地方爲重何暇自顧其身卽以此獲罪所不辭也後日周老大人道及乞老大人委曲明其萬不獲已之意懇懇

附韓郡尊原書 名謙蘭州人

偶聞周老大人尊堂抱恙當此心事不快之日兼以二豎爲祟老年其何能堪遣役迎就醫藥此出自不佞意周老大人毫末一言及也至勦賊事撫臺鎮臺初二日可到府有將有兵又有指授巡道陶老大人於初一日提兵至忠州小醜翦滅當自不遠唯門下加意料理防

禦祝祝

附周道尊回書

與門下共守涪者不佞也去將安之不佞身在行間臥戈枕甲而家眷乃舍駐劄衙門他往有此理乎昨重慶差人來致此意不佞已差夏之斌付劔一口與掌號官令其但有一人走出川堂一步者卽斬首報矣望門下卽以此意併取呂掌號諭帖傳諭士民令其安心生理不佞招募之兵萬餘而石砭併總鎮兵亦萬餘必期滅此賊唯門下鼓舞義兵消弭內變可耳府舟併望卽刻

夷國文編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催令拽回毋得久留致滋他歎囑囑

書至卽就呂掌號問付劔諭帖答云無有豈有而隱之耶然掌號早已艤船河下以待不虞萬一有變安能禁衙內人不出亦安可禁其出也涪鄉多盜而獄多盜囚聲息相應兼俗多登壇邪教前已釀亂幾成而弭今賊破夔府蹂雲陽抵萬窺忠涪民震驚亂介呼吸而幸保無事則道尊家眷不行之力也道尊若從地方起見宜深嘉此舉而反銜之且擠之何耶雖然使地方失事謫戍豈畢其辜語曰擇禍莫若輕則

此舉未爲失算也噫

辯謗稟韓府尊

賊氛甚惡川東盡聳重荷老大人英猷坐鎮殫力經營
四封之內似可無虞而大廈之岬嶮遠矣卑職自分綿
力昕夕拮据唯是祇奉明命罔敢隕越忽蒙鈞票督過
森嚴不覺心寒魄飛顧此中情事紆迴尙容剖心自列
伏冀台慈俯垂矜鑒卑職某平生頗知嚮往匪但不敢
欺人抑且不敢自欺及爲州縣吏期以實心行實政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庶幾古之循吏而施之今日行之涪

夷困文編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則有大相刺戾者蓋涪當孔道上臺承差往來如織
多借事干求簸搖唇舌至有奉檄下州氣驕欲奢多端
需索一不愜意便施蠱螫而卑州素性木強非法之求
槩不肯應蓋不能善事左右而毀言日至自昔然矣向
奉上臺捐助明文竊計州異于縣須得米四百方可報
命州官躬助百石而林紳粟監勸之或可得三百卑職
先發贖銀五十兩買米于李渡一面削牘傳告鄉紳隨
往躬懇靡以升斗應者謂有懲于奢酋時事云里排閭
子爲職不平聚而評語有包萬象者率眾具呈謂子弟

衛父兄正在此時民等爲倡共勸細戶畝輸三合三百
石可立辦請設舟河濱待民等之自輸卑州喜其尙義
艤船河下四日閒得米二百而輸者不絕也恐稽時日
卽轉自捐之百石具文遵解萬縣順流而下次日到矣
及文投守道尊而改撥梁山交收路須遵陸相距一百
五十里山徑崎曲不能空手以運解書張應斗回州稟
狀卑州計無所出卽召庫吏預支薪俸銀五十兩給令
雇夫轉運應斗乃稱不足用而諸里排又慨稟父母官
清苦安能更費多貲民等願起家丁併地方夫幫運時

夷困文編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上司兵奉調將到刷船以待乏舟載夫又以農事將
興職亦不欲煩夫遠行卽將前銀五十兩面同里長付
應斗令往萬縣雇夫以去初未逆知其有別情也乃應
斗終慮夫價不敷與眾里酌議于應往之夫量貼腳價
每名銀一錢人亦樂從後職聞之念軍餉方急腳價又
非強民期事早終姑聽不禁誰想道差與本府守催之
差借私折夫價以爲罪案鎖應斗至河船嚇以解道解
府隨有州中黨棍席廷顯等爲之講解勒去銀二十七
兩得釋而夫價幾盡矣卑州望納米迴批方以日爲歲

而又有意外紛拏聞之大駭卽召催差頗行詰問語亦微憇終以投鼠之忌不敢上聞而此輩懼有後言遂爲先發制人之計不知其對老大人竟作何語致老大人震電馮怒至此也若論其事則前言盡之矣戶書私折夫價而官不之禁不爲無罪若究其情尙似可原也然卑州信心行之無所顧慮應斗州人習知土俗薄惡而鹵莽作事致茲多口罪可逃乎第緣解糧未回卽往行提恐誤公事乞候其回日鎖解台臺審鞠究罪然卑州私竊揆付卽應斗之折價原非爲私似亦可從末減則

夷困文編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鑿高懸非卑州所敢預也下屬之事長上猶子事父父有譴怒子不剖心析肝自引罪戾而飾以虛詞豈不獲罪于天平卽今所陳如有一字之虛亦天之所殛也伏冀台慈鑒威垂鑒俾下屬可圖後效而風雷卽爲雨露矣

上劉參生撫臺

恭唯老大人節鉞所臨威靈旁豎小醜翦滅萬姓安枕業已奏膚功而承天寵矣卽涪州彈丸藉光福曜賊孽自消然地當孔道供億紛繁助餉幫運民亦勞止極力

拮据頗覺有緒練兵可用運米告完而所最苦者地當酉陽邑梅平茶石耶四司之衝流賊之亂巡道首調石耶邑梅二司而酉陽自願出兵報效老大人許之然司兵未出而賊散賊散而司兵又至近奉本院之命並阻止之命到時石耶併平茶自至之兵已給米過至鄧忠而阻之無及邑梅兵阻之不止今已至涪旣不容其前進又不能遣之卽回嗷嗷索糧斷難空返又聞酉陽之兵亦不聽阻目下到矣而石耶平茶又將自忠州返四司之兵非我族類聚處一涪何以堪之夷性難馴而情

夷困文編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又異如酉陽原奉有本院每兵計往回到司日期扣算支給二分之文而邑梅之望甚奢今方具文請奪至如石耶管兵官少年頗奉法前聞在忠州業已領餉百金無言今見酉陽邑梅多索恐兵人亦復生情不肯去此須大費調停大抵宜稍從優厚以慰其意不然恐其相爭相軋相妬相仇大爲地方之害而激成意外之變也又酉陽之給憲檄原取之本州前日將解府驛傳銀七百併稅銀三百餘留以應急近說不來二項銀業已解發而不想其竟來則無米難炊一苦也卽設處以給

之而三司兵上眈眈其日恐致劊牙又一苦也諸艱蟬集擺脫某難須事事稟自上裁庶得有辭不然人情難調夷情更難調雖奉有權宜從事之文而此事斷難權宜者也事急途遙往回便踰半月涪之官民俱在阱中伏乞速賜救援下情無任激切之至

上韓府尊

恭維老夫人練兵轉餉措處有方故渝屬二十州縣皆免賊焚而安堵無虞誰敢忘衽席之自耶今流賊業已遠遁而餘毒獨結于涪涪當各土司出兵之衝酉陽石

夷困文編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邑梅俱奉院道之調兵未至而賊已散賊散而兵又至初則調之既則止之調而復止勢所難行前日止兵之文到涪而石耶兵已過邑梅酉陽兵未至梅酉之兵阻之不止而抵于涪石耶之兵阻之雖止而返于涪又平茶之兵不調而來既過而回亦止于涪聚此數千豺狼于叢爾之涪能免其搏噬乎況統率不同情性又異罪愆易卸約束難施而四司之情事又異酉陽奉撫臺之命領糧于涪邑耶奉巡道之命領糧本府此初行也今酉陽尙有撫臺扣日給銀二分之文而石耶邑梅巡

道尊並給犒四十兩給餉一百兩止矣石耶似肯受命而邑梅攜家以來其望甚奢其兵甚橫業已詳報院道往回須二十日日下居民遭其搶擄多閉門匿去矣日後更當何如平茶兵今日已至酉陽三日後亦至各司齊到事勢文當何如兼以州帑罄懸前日請命暫留傳銀以應急後謂酉陽兵不來矣故傳銀隨即發解而酉陽兵又至安能空手以應也目下光景大費調停而又未易調停請問老夫人何以策之俾眾豺狼弭耳而去耶

夷困文編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守道周尊

老夫人運籌決策東川蕩平萬靈手額望榮戟之回鎮也尊太夫人偶爾違和不聞于外初二日傳諭設醮始知而龐醫調治隨即報愈不煩台念卑州拮据餉運幸告竣矣今所最苦在于土司而石耶平茶兵今去矣酉陽則兵回而帥留爲之請餉亦易完局默邑梅司楊光斗攜孥以來其人狡猾其兵最多其道頗遠其望甚奢阻之不同意多怨望語多要挾不得已爲之請糧而都臺建牙遠隔千里往來費日司兵宿食于兩街居民十

餘日矣民已告困而兵稱不飽又宣言城內居民何以獨享其安時入城索酒食攫貨物初三日分把五門禁人薪水兵民鬪于北城一兵詐死圖賴而眾兵競譁幾成大變卑州亟拜楊帥促令禁止且懲其一二始定而司兵狡悍者結黨搶掠于山鄉鄉民間聲膽落卑州諭令嚴禁而本土奸民隨有盜取田野之物被追則曰我司兵也相格致傷楊帥聞之遂執詞謂鄉民作慝而被我以不美之名犯者云是皮家奴其主皮生宦族富饒楊帥勒索餉兵銀米以百計相持不下今人犯未齊未

夷因文編卷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堪審結止摘見獲者口詞亟爲申報各上臺庶俾彼不得挾以爲詞也土兵之事未了蹈虎履冰臥不安席而又一面料理按臺駐節之所需此緣夔府殘破改駐于涪自衙舍至于什物百無一有須費百數十金俱屬無米之炊兼以事無舊貫又難措手而兵喧肆閉供應多違不知何方面可免于罪戾也按臺前日發停止牌矣起馬尙未有期所望老大人早旋旌節彈壓兵民庶事有統紀而下屬易于策應臨稟可勝翹企

上川南道朱尊

曩者兩承教札開道真懇恍若承顏至云初政定須整頓一番略一因循後來便難措手真肝鬲之言書之座右以當師保但涪之難理世所希有前牘略已盡之而時勢所遭更屬奇數蓋欲振刷一番不免暴前官之短川事一壞于前知州猶爲已破之甑再壞于代庖之陳理刑則爲在器之鼠故初到三四月閒止爲前官補苴罅漏計改歲以來欲從新立法而流賊之警報至矣練兵理餉之外征訟俱停百務委廢至五月之杪賊漸寧息上則百逋併催下則百逋俱比顧倉庫積逋非勢豪之長冒卽衙蠹之侵欺而一時嚴追謗議紛起蓋整頓于積弊之後其難如此兼以年屆桑榆精力有限既勞且憂百病俱作入春來雙耳俱聾目眇而多淚痰火上沖頭常眩暈腹常泄瀉近因亢旱冒炎涉險雲龍于百里之外回而中暑暴下數日不止幾于委頓故論涪事之艱難宜休論此身之老病宜休不休則涪事益壞而身且不保故頃者具文通詳院道司府意在必歸無復返顧而猶恐上臺不肯遽許伏願老年臺推同籍之誼有使乞借鼎于兩院各司道之前表其實情白其素志

夷因文編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謬加獎借謂夫夫立身非草草者宜全其晚節早賜骸骨許其歸田所不卽填溝壑則一日餘生皆恩臺之賜也永矢明德寧與齒髮俱盡耶

再上韓中虛郡尊

卑州某之以病乞休也反覆思維勢不容已迫切之情匪筆所罄不然叨荷悒悒震凌不聳誰肯遽拋鷄肋而自外于生成哉人窮則呼天呼父母台臺之於某天也父母也勢迫情切故疾呼求救而謬獎以尊鱸之思此某所以仰天椎心泣而繼之血也蓋衰暮之人最不堪

夷困文編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一病之後如枯樹經霜雖郭橐駝日施漑壅而止虞剝落不復榮滋今藥餌不效精神短少手足麻木耳目昏聩腰疼膝酸百病交集竟同木偶而州務繁猥又非木偶人可臥而理者若不早去則某之病日甚一日而州之病亦日深一日某之病不必計也雖病而死猶亡九牛之一毛而州則萬靈繫命故某不憂身之病而憂州之病身之病不敢乞憐于台臺而州之病爲二十提封之一亦台臺一指之痛也獨能翹然不早爲之計乎卑職之病業已通詳院道儻各上臺取衷于本府一言

可當九鼎而一愆慮可以生全州之民全州之民生而某死亦瞑目矣此九里之潤實二天之覆也合臺素以一夫不獲爲恥而活一夫以活全州寧惜一引手耶故不厭再三之瀆而請命焉葵藿微誠幸垂末炤

上周道尊

卑州二豎作楚葉於前月申文告病而先後具有私稟陳情頗悉蓋州衝務繁綿力拮据已苦不給乃自發春來初以兵廢繼以旱廢今又以病廢而嗟此州民初苦兵再苦餉今苦荒以三廢之官御三苦之民鮮弗貽累

夷困文編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方者乞老大人首爲地方計而餘以及卑州力爲張主俾得生還真無量功德也語短情長望疑心結

上巡道陶尊 名爾德陝人

知州某具文乞休萬不容已今晨始拜大批慰之以靜攝勉之以視事捧讀台諭妄憑微帚槩其生平獎借過隆汗浹于背愧未已而繼之以泣也悠悠世途知己絕少而老大人則卑職之知己也某自知誦讀輒信聖賢之言必可行然以語人尠不笑者同志既少次輔罕資暴棄實多長而無述第保此真心期相終始修己臨民

無非是物然持以涉世多不相宜頗宜于閩之永福而最不宜于蜀之涪州某治永五年未嘗一言欺人未嘗一令欺人小民初便不疑久而益信諸生鮮不充里長借青衿以捱此故逋糧獨多初行征法稍不相得至一年而後洽糧亦不逋在彼五年政舉人和庶幾不負所學今治涪而大謬不然則土風薄而人情凜也蓋涪之風何人自比其黨而不知有官人各營其私而不知有法不知有官則聯屬難不知有法則約束難此其難難在地方者也而賤性之不宜于地方亦有一素不伺機

夷因文編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巧而習態狡猾不得不馭之以術素不喜苛刻而習氣悍戾不得不嚴之以刑然性之所成終不可化任性而行如梁肉治病無救于病矯性而出如學步邯鄲未必肖也而失其故步故履任三月知其不稱輒有歸志欲于今春具詳而忽聞流賊之報非土臣遠引之日故勉強拮据練兵理餉不遺餘力而力不能副則過繇此積謗繇此滋而病繇此起過猶可補謗猶可弭而病不可支則不得不去今耳聾矣目昏矣小勞則氣喘久坐則頭暈與土木人何異坐土木人于州堂而求四境之理

不可得也此某之罪也留土木人為州官而責以四境之不治亦不可得也此不盡某之罪也卑職是以意迫情切而不憚瀆懇于台臺也業詳兩院兩院必取衷于老大人伏乞力為張主賜之骨骸放歸田里地方之幸而波及卑職其餘也然知我生我兩兼之矣可勝翹跂

上周道尊

卑職自去年八月到任倉庫錢糧並無交冊而各年逋欠數多逐一清查未能即有頭緒如現年錢糧虛報完數在冊而署官止取其羨餘以去其銀分毫未曾入庫

夷因文編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查出甚為駭異署官係撫臺至親安能徹底整頓乎兼以署官經年臥病止從枕上聽一二細人語酬答州事致上臺未完事件積案如山陸續催結一面料理大計文冊精血耗竭一事不見底績而年內數月已虛度矣自知力不勝任故歲初台車赴省力懇注老病于按臺復命冊申請再四而不允新正考試儒童擬於二月初告病起文而流賊報至矣故初願不果豈非數耶某本腐儒止耽筆墨居常無事遵稟塗轍猶或可支而應變解募原非所長賊起倉卒萬姓驚惶絡繹奔竄時招鄉

兵而民無一應碾倉米而穀無顆存問鄉兵則曰前年有糧而今難枵腹也問倉穀則曰豪猾騙領而今難亟追也鄉兵不集不得不餌之以糧倉穀無存不得不提之以撮假令豪傑當之必有妙用而卑州庸拙則不免科里甲而興謗譎矣至於發銀買米以助餉發銀僱夫以運米官有案領有人具可究詰誰得飾無為有抹有為無耶日則練兵夜則巡城餉不缺輸夫不缺運土兵驛騷多方曲處民不逃而兵不誨雖不敢自居功竊謂庶幾免于罪戾然心已殫矣浸淫成病幸未

夷國文編卷二

大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耳五月中旬賊始告平而通糧事件催檄疊全未及一月而旱魃又起奉文停征止訟而從事于榮雪跋涉于嶄巖匍匐飢勞毒熱中之而二豎內閔服藥不效不得已而以病告蓋犬馬餘生不足惜而曠官廢職深可慮也今民間忽傳卑州為仇棍捏謗中傷已聞之上臺然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求無媿于心止耳若欲人人取悅勢所不能而百務蝟集唯隳廢是懼亦無此一副別腸也平生力學頗知向往決不敢為不肖而獨行獨立絕無繫援止恃台臺具有隻眼而覆有二天耳

即前所縷陳他人或未必悉而朗鑑垂炤有一誑語耶故傳聞之言某尙在疑信間至於告病一節願曲賜允俞得保殘生歸上祖宗墳墓則再生之恩也

某在官從來無一私人故絀議一節州中久已播傳而茫然不知偶一門子微露之反覆致詰云得之傳聞因具箋請問不知即道尊下手諺所云鬼門貼卦者也

投黨按臺訴詞 名崇雅寶雞人

訴為認真戾俗任怨招尤乞徹底究勘以雪沈冤以遂

夷國文編卷二

大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首丘事某資性鈍拙止知讀書鮮涉世事然守其樸心擇地而蹈入仕來益知砥礪而事必認真以為不認真則職業不舉而不知其樹怨而生謗也州官之壞于涪者接踵六人矣豈宦涪者盡不肖哉此必有大難料理而上臺當另具隻眼者也某初到任署官早去交盤無冊錢糧無稽理之三月相其情勢如痼疾難醫輒欲辭官每對周守道言之而舊臘新正每見輒懇于復命冊注下考以遂其歸而不允也擬即乞休值流賊亂而不敢請矣蓋涪之弊總在錢糧不清而不清之弊多在長

支冒領五年之長冒三千六百餘兩則他年可知州中之衙蠹豪棍勢宦羣而蔽利其中勢宦待以生息蠹豪待以衣食一旦欲奪之猶奪嬰兒之乳也能無怨乎某爲州獨究心于此以爲既往難追而七年經手逐項清查冀杜長冒而後來打算猶近二百此亦積習不能頓除者然較之往歲則最少行之明年可盡絕而長冒少則抱怨多矣前三項足以該州人舉州之人與某爲讎而蜚流之謗從此起矣次則倉穀三千半變價半易新領穀皆屬蠹豪某到任後僅取倉冊查之變價無銀易

夷國文編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無穀年內雖追十不完一入春來勦賊需餉甚急始用撮提二千餘米二旬追完幸不誤事而怨者入骨矣至五年逋糧最多長冒最多周守道立限于撫臺許解二千二百兩限在三月而賊平始得開征亦用撮提半月閒追完五百四十餘兩隨以旱止而恨者又入骨矣又本院贖緩前官虛出庫收一旦撮取遂卹正糧以應而不得不追補亦用撮提所撮提盡此三者矣皆勢不容緩者蓋泛提則一牌連數十名故互相推諉止爲差人牟利而撮提者先出示約曰將以某日開比各須先

期赴納而一牌止提一名提到先責而後比比則責以全完而後已再不完則移追故提及者既難躲閃而未及者畏責而亟完所責者一而所完者十故糧頗易完然非最急之糧不用此法而豪蠹苦難躲閃遂誣以追私債而加以剝民之名蓋州民之傳說如此試問前三項之外有用撮提否可一問而知也外此別無漁民之政矣則剝民之有無可一辯而決者也今蒙糾劾不知尙有何款某反覆思維似無可指所冀院臺神明直究其端所繇起則百方萋斐皆可一炤而破而某罪尙有

夷國文編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原不然某亦忝列衣冠令與諸鼠輩角勝于唇吻辯而得白已覺愧赧况許者皆前三輩中人誰爲存公道而持正議哉總是涪之弊根株難拔弊中之人糾結難破而仕涪者和之亦敗攻之亦敗和之而敗則涪病愈深而猶得人之權攻之而敗涪病少瘳而遂樹人之怨如前任則和之敗者也如某則攻之敗者也論起念少分公私而受禍則更有甚焉者矣但恐後來之涪益難收拾所冀院臺先爲涪計而後爲某計也某賦性迂拙方而不圓過於拘執兼之衰病矇矓精神不周已不欺

人而多爲人所欺意在愛民而奉行非人或反生害不能保其必無但涪之土俗如鬼如蜮如虎如狼難以理論法繩此通省所知者至剝民之事自信其必無而通州士民亦信其未嘗有也某平生砥操甚嚴在任關防甚密百罪俱當領受賊私纖毫不染所幸秦鏡當空幽微必燭萬一讒口瞽瞍惡聲交鬪而某又耳聾口訥空懷忿懣蔑繇上達以致黯黹于青天白日之下萬里窮官不以憂死必以餓死死當訴上帝以求直肯以皓白之軀受人污蠖哉某前任在閩頗以介稱爲夷于閩必

夷因文編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爲蹠于蜀人品必非兩截伏乞院臺考其平生稽其事實管其源委推勘到底出之汙泥賜之骸骨不但昭雪州官亦所以扶公道而回薄俗也激切陳情一字一血謹訴

訴臬司問官二理刑同然俱不淮行

候審稟揭

爲耳聾口訥用筆代舌以便聽鞫事犯官某無他技亦無他腸平生止耽誦讀攻詞章矜名行生于浙而浙人信之仕于淮于閩而淮閩之人信之轉官于涪不朞月

而遂絀彈章豈兩截人哉蓋性稟愚拙常以忠厚待人此不宜于仕而更不宜于涪涪之土風刁者鬼蜮悍者虎狼人地原不相宜而時勢又遭其窮故至此耳到官三月知人情難調政務難理即欲乞休嘗懇于守道周老大人請于復命冊填注年老以便歸田不蒙賜允然苦情可知也擬於正月後開征一限解足遼餉即具文請休而流賊之報至矣賊勢稍平而未完錢糧未完事件停滯已久積壅甚多欲稍爲料理圖得脫手而旱魃之災又起矣案牘牽絆歲月因循致有今日此謂時勢

夷因文編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窮而不止此也即如錢糧之弊啓于鄉紳之銃工食銃鄉語猶放也即放債也衙役工食一兩或銃六錢七錢八九錢炤久近爲多寡臨給工食鄉官舉人各持約領支而一名工食有銃二處三四處者不免重領謂之長支又有持趙甲帖而領錢乙工食謂之冒領總須串通管糧吏書而州官受其紅銀不免相爲貓鼠以致長冒數多到任禁革紅銀因設法每行置工食簿一扇列名如趙甲工食若干支領即注其下工食數盡而止所以長冒遂少後打算尙有二百緣未開征而舉人以會試預七年之糧欲爲更始而適諸孝廉計借期迫預支工食以抵路費此向來積習某堅執不發而索取愈急甚至轉求本道罵吏打門不得不從而又不以爲德也又如倉穀原存四千七百堪備不虞而署官誤聽私

人二月先發變價者半陳已出矣至六月又以出陳易
新爲名盡發而倉無留粒領者盡屬土豪窮棍流賊之
亂急餉如火將何取辦法嚴追卽此一項殫竭心力
而民反以爲怨也此亦時勢之窮而譏議所繇集也業
已至此尙復何言而斗膽有請者某自到任來年衰力
拙地衝事繁夙興晏寢勞與憂并百病俱起最可恨者
耳聾而不良于聽口訥而不便于對今廷鞫在邇乞先
將單款統發一看有則認有無則認無毫不敢欺因其
自作之愆定以應得之罪自供卽爲服辯當之自無怨

夷困文編卷二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法臺旣免研鞫干證亦免受刑豈不甚便不然而必
取證于仇口責招于夾棍誰肯明言誰敢直言而憑其
妄證以入州官之罪無論人有公論是非莫掩天有明
鑑枉直難蔽而老大人至仁懇惻不忍于一蟻而寧忍
于一官耶某在任甫及朞月流賊旱災大半停征止訟
而舊需新應費出甚多宦囊如洗今日卽去已乏路資
若有賊罰粘帶淹留日久必致飢死而一家十餘口必
致流離讀書出仕素知自愛而末路至此固仁人之所
憫痛也此時生死之權不在造物而在老大人之筆端

耳且在任憂勞萬狀前日倉皇之際穀無遺粒而二千
餉米盡數解完土司張吻千家閉門而百計調停不致
生亂至于練兵防禦誓死安民於地方亦有微勞苟非
大貪大惡而尋常過咎似可相權而稍從未減伏乞電
炤垂憐早賜骸骨下情不勝哀懇懇祈之至

臨審再稟揭

犯官某前日有乞發單款一揭而昨始從掌案鈔出參
疏計一十三款今從實供招首款糧羨與後款虎皮有
之餘皆無是公語矣虎皮緣練兵揚旗之日某坐舊褥

夷困文編卷二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馬戶包萬象借自士夫家以壯一時之觀非送也卽
非賊也至糧羨初到任卽出示禁革示稿存房時管糧
吏書稟稱州衝費繁勢不可革當時斥去至開征而各
里排同聲共稟如吏書語某頗疑之因問舊例若干對
以加一諭以暫存五分俟後裁奪然則較前止二之一
也後又聞此謂明一向有暗一則所取四之一也若在
川中州縣此其最廉者矣某前任永福縣雖漏小猶存
公費四十金而涪則絲毫無之所費將安從取辦哉且
五分雖存直虛名耳前署官係撫臺姻戚如六年糧尾

虛報完數在冊而先取其羨至七年糧開征尙遠而去
年六月先定糧書各取紅銀以去而庫藏交盤不留一
字此豈法乎而不得不隱忍也至七年之糧二月開征
而流賊報至矣奉檄停征兼又止訟至五月終流賊平
土司去催通糧滯獄者如火料理未半月而亢旱禱雩
停征止訟之檄又至矣雖存五分所入幾何雖擬終革
何暇及哉而費果不訾如一年積穀該銀二百六十六
兩陵工一百十六兩積庫觀費上臺刑具三十二兩去
冬大計差人入京送冊公費二百二十兩司府入覲夫

夷困文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價折程三十六兩此費之有經者已須設處其不經者
如助餉僱夫一百兩助刊府誌四十兩兩院批助故官
瞿州判長夫折程四十四兩王閣老家眷入京本府坐
派分金二十兩團練鄉兵做旗鑄銃買硝犒賞銀錢等
項四十餘兩四土司官到州程宴餞贖三十餘兩新中
潘春元乞恩本道批發工食二百無以應之私助二十
兩本州宴餞卷資八兩此皆有案可稽人所共知者已
千餘金矣又如前官訟多錢富庫吏例供薪米某因止
訟緩少扣去薪米銀七十五兩而官之貧乏可知矣故

所攜衣物半從斤賣而同鄉之官于此商于此者稱貸
幾徧雖阮生之曠達當作窮途之哭而沉瑣瑣者哉故
律之以功令取羨卽罪也何論五分若原其情則萬里
貧官無神運鬼輸之術將惡乎取給耶雖法之所在難
望原情而止就招實之款坐以應得之罪餘款皆事之
絕無者恩臺水澄鑑朗豈忍使某將無作有也故前揭
所未盡者茲復備陳之仰希電燭謹揭

上金節庵刑尊 名玉鉉德清人

某落魄累囚一蒙盼睐寒灰忽煖珠環靡報夢寐猶慙

夷困文編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苦運數太奇動與阨會如轉石塗泥無復出理向者
就勘錦官城狐作崇費三十金始得發回原任追贓諸
款開贓俱非染指俱有著落設處五七白金不難而莫
爲張主分毫靡得州官口惠而鮮信亦曾送一兩事做
情沾霧露之潤願請託原非本性而胥靡之夫不欲與
雞鶩爭食所冀微其寵靈從本分措處則惠者不費受
者不慙而今不能也向嘗訴有道府兩詞發州而道詞
復蒙愆愆經今半載並東高閣累催不理又且時見彼
外之狀致人情渙然初有仗義者極肯相爲而今且結

舌然猶幸其口惠如故也常對人言定當更端相助人情外事豈敢妄想若舌訴詞一審稍左其袒何煩別助而敢有無望之覬耶台臺顧念桑梓尙乞於其晉謁時再致丁寧庶終有少濟耳檄使催贓賂噪者一月矣一千二百之贓除二百借庫銀自有庫吏承當餘一千已完四百皆取之家而家又取之質往來資斧兼旅館供應費去六白金矣而逋數尙多州官旣屬秦越而家報杳隔鱗鴻季兒以春閒齋銀來憤此奇冤鬱鬱成病竟爲客鬼此兒有志能文尙不能保壞官賄贓猶其細者

夷困文編卷二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尙何言哉恹僚無聊則攤書弄筆粗堪自遣無奈室人同在初以空橐不歸今以久留益費旣傷愛子又念稚孫私產不存官贓不了終須先歸費多僕少進退維谷朝夕悲啼能不作楚囚相對人生苦趣至某極矣此不應輕瀆高聰而情緒所迫不覺逗漏于筆端也聞某勘疏七月已上隨即發部計部覆不久已應得旨台臺時閱邸報尙有見聞萬乞垂示外冤辨呈覽刻在涪州豈能欺飾自知無益聊以自白其心跡耳

公肯用情而州官不能行也然訪拿造謗者二人差

堪吐氣余老矣子孫其毋忘

稟施四明臬尊

四月間州差呈送公文附稟牘想經電矚時未知改戾也猶之冤也戾配何辨且喜首丘有日耳某頗知學問居官無貪行併無貪心被劾時私揣止是糧羨因各里役稟畱些須以爲遺憾然州官原無公費銀勢難盡革此外絕無可指及見參款果然以糧羨爲首云每兩取七分雖贏于所取之數而質之舊例與各州縣之例未有儉于七分者知造款之人良心猶未盡喪而問官之

夷困文編卷二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反有不可問者糧外餘款盡屬烏有而一入問官之手無一不有猶曰有制命者在至如扣工食一款云每百扣三五兩不等而堪以實扣銀六兩涪無某彭鹽稅名目參款無贓無證懸空入以得紅銀八十四兩某時據理力爭問官反將八年糧書紅銀已豁之款判其下云覆審亦得紅銀五十兩以籍某之口不敢辯而退嗟乎此必夙世冤業不然何酷烈至此某前任永福不但革羨而契稅溢至七百餘金將二百兩次解布司以充公費餘銀盡推以解鐘槌木與漕糧鹽稅之缺爾時老

大人泣聞亦或聞之今宦涪遂作兩載人耶身現羈涪刻有冤辯茲附呈覽知其原非兩截也永福敝壤已極持据三年遂成完縣亦緣上臺俱賢者故得行所學涪固難治俾竭鴛鈍亦或有濟如前年錢糧長冒至三千六百有奇而本年不過二百此明驗也其如任真履素不能善事上官致有今日又誰敢怨然今之上官委實難事古所云獲上有道全用不著也居官不久寇魁相仍經年奉文征停止訟所入幾何而費出不訾私橐如洗坐此多贓分毫取給于家家又涼薄三男常兩人在

夷困文編卷二

三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家措處而一人在途輸流齋送去年季兒齋銀來客死于此此豈亦下石者所為耶命窮至此尙敢尤人措賊兩載欠已不多而部文適至不能再取于家醫鬻寒衣寅償卯債始得完數火速馳報期徼福于老大人早返一日免爲客鬼以爲厚幸更有私懇者二其一文到本司乞止發牌刻期取解不復差人以省浮費其二行牌本州徑催發遣各衙止用報文免其掛號以省遲滯二者無礙于法而于某有大利焉故忘其僭妄而饒舌及之下情不勝翹企

所請並得俞允免致久淹施公之力也示我子孫毋忘大德

夷困文編卷二

三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夷困文編卷二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束贖

將之涪揭告同鄉親友

不佞平生寡交性復迂腐故一登賢書倍為感勅不輕貸人財不妄過人節亦不濫受人惠誠慮出仕時不能散法易操以酬應人故也前在宿遷永福邑編民貧而遊客麀至大半非情不可解而誼不容卻者空手難回則措路費措處不得則分微俸施者倦受者未厭德者

夷困文編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怨者頗多實未嘗敢居己于薄也而跋前疐後顧左失右往往速謗而招尤蓋人已交病悔無及矣懲前毖後敢蹈覆車今任涪勢不得不峻絕而豫防必不收刺必不接面必究歇家必責船戶決不徇情以自苦決不食言以開寶蓋某已兩任縣官凡有親友俱經枉顧業致微情定應知止其泛常相識理得謝絕無傷厚道各宜自亮不知止不自量而某且不徇情不食言路遙途險進退維谷將安稅駕乎若欲尤僕之薄業明告之不忍咎也諸君明達願熟計輟行毋貽後悔

金陵東向六神兵部

昨到京口輒拜芳訊倉卒未遑陳其下悃今檣舟水西門矣便當馳謁而不便入城想能情亮憶前歲覃恩賜典雖推林太學之烏愛而垂情于素不識面之人殫心料理澤及黃壚卽先二人亦當結草于泉臺而某之感勒又當何似據太學報稱薄有所酬然未克補報萬一隨後家僮以給由進京附獻一芹而台節已駐留都矣此衷殊自缺然今而後或得少效其涓埃耶自揣謝薄濫辱大邦深憂蚊負所冀明示司南俾墮墮之人不迷

夷困文編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往則薄雲之誼也輶儀用享乞賜笑留臨啓悚仄不備

答陸寶符年丈

同榜同心作廿餘年之別而今又交臂失之興言及此可勝於邑然年兄前日楚游神明之聲亡翼而飛貫于耳非如弟之鄙薄苟然而已竊謂當不日躡躑禁近而初授盤錯今置閒散俱非朝家所以酬勞臣者誰任其咎耶然宦游西蜀匪曹道難兼之俗患而涪陵又稱樊劇兄已出險弟方入險政未可同日道也殷朴何有年

兄愛我故作好語耳至于周萬二道尊雖甚盛德而乏人先容冀其芥拾于枯朽不亦難乎朱澹翁之年誼不薄如鞭腹之不及何弟晨起領教札隨謁新蜀方伯張公窮日之力始得一面即欲走謁而恐已無及恩恩裁答以授居停主人未審不浮沈否世所兄久失通問承教得其近狀拙於仕者誰能不貧教子姪課花鳥致足樂也兄若會面幸為致聲弟貧甚乏尙難肋一官聞之此兄恐冠纓俱絕耳楮短情長祇有神往

答張百里孝廉

其尊公前任涪州以劾候旨被羈

火困文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昨賜盛饌飽德無已政欲走謝而今日以征輸事奪忽承督過令人錯愕天涯孤客桑梓為親况尊公罹災無妄豈忍秦越相視前日詢諸道尊開口欲諉州官擔當又云須候兩臺出疏庶有可據然防部駁須畱從人為質此時僕未嘗發一語也以道尊所不敢擔當者而州官敢擔當乎再四推諉之說何從得來果爾則犬彘寧食其餘至謂僕操得為之勢此語殊不可解或台丈情關迫切不暇擇言耳不知道尊之不敢擔當似亦謂未操得為之勢也若直窮到底道尊當聽之兩臺即兩臺

恐亦有所聽而不得自專者如州官直蟻蝨耳勢於何有而稍寬一綫之語罪僕殊甚然僕不任受也請以質之局外人知僕非推託者台丈謂道尊有婉轉之法今晨正擬請問而阻于免揖然終須一叩耳竊意道尊既有婉轉之法即當自為之似不必委之州官也台丈試平心降氣設身處之則僕猶有所容不然則安得穴而入之竟日坐穴篝鐙裁答語多直率統希原亮

大計寄馮鄴仙給諫

恭惟老親臺以不世出之才遭逢不世出之主計從言

火困文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聽謨明弼諸行見策勛清朝銘功熟釜勿問之矣甚盛甚盛某無他行能任真獨往世途卻曲才于難前五載永陽砥才明操頗無媿悔而宜于良弱者不宜于豪右臨去時謗讟朋興故昔日借鼎于閩臺而後來聲息宵然不知其相及否也某以中秋抵涪則地極衝事極繁民極彫疲而豪棍柳踞法紀蕩然案牘山積征輸不前吏事多廢于將迎風氣不離于谿峒漏船燒屋昕夕惕心直欲敝屣棄之而不得也蓋涪州初不甚惡緣蜀中頗多陋規而涪亦同之近來功令日嚴物窮則變昔之

利孔今屬禍胎此非盡前不可前之而入孔已塞出孔
仍在日苦不給止有勞瘁隨身有增無減到此兩月不
覺神瘁而形枯矣茲當大計例有餽遺然業已做屣此
邦矣況到任未久囊篋蕭然力亦不辦故苞苴盡屏徑
不遣人而得喪聽之迺計吏苦稟不能獨行倉卒遣一
家僮與之偕止令借寓京邸以聽發落若大計得蒙降
調離此苦海反爲大幸又恐有意外不可知之事敢藉
臺下爲泰山矣萬一託庇瓦全則勉留數月斷擬歸田
尙圖借鼎于當道許其拙身此又臺下再造之恩也

夷因文編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仙尙未
人京

寄高荊州象先

客歲游江而西獲微晤語爾時喘息未定義馭相迫未
盡願言某欲再叩嚴闥而鹿藪有境外之驅矣可勝悵
惘唯是王程踰限幸藉護持免于舉戾丘山之誼何日
能忘江陵買舟道師歸而上百險備歷幾壅江魚及抵
涪陵五溪舊域餘風未殄豺虎晝行蛟螭出沒人情之
險較山川更倍矣歸田之想實煩宵夢兼之去家萬里
鯉鴻阻絕貴治猶屬中土游客之往來者多而楚蜀接

壤若有家報不知可達以郵筒否舍親王公素到此半
月絕無下筋處途窮而返經貴治題寄八行布候併寄
詩扇用發一笑

寄候向六神海憲

日者不肖某取道金陵獲覩英雄面孔而鑿襟洞豁高
標霞映竊自念安得天假福星炤臨我東海曾未轉盼
果然秉鉞坐鎮甬句迷聽風聲海外有截瀾河以東宵
龐息響則如天之福實獲我心矣且邂逅之頃推以赤
心錫之腆既既飲食之亦教誨之指迷發覆唯恐不逮

夷因文編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雲之誼何時可談某自抵貴鄉道里旣遙鱗鴻俱絕
有懷如注布候亡從江東暮雲時留睫底則高山之仰
與故鄉之思俱切矣濫竽大邦將及半載無一善狀蓋
以最迂腐之人當最衝劇之地征輸不前盜賊多有政
務旁午寢餼俱廢不但曠瘵之患兼有性命之虞日想
挂冠東歸託芘宸宇爲太平之民而已太封翁先生淳
心實行義皇上人去冬借資賓筵終不能屈然藉是得
一瞻眉宇眞令人名利之心盡而懷古之情深也有詒
燕斯有亢宗而大公祖遂爲時虎臣可謂醴泉無源耶

某家世鄉居且耕且讀三犬子頗知嚮學不問戶外而
里中桀黠者每相陵轍今藉帡幪遂增鐵障羈官天末
可無內顧之憂矣偶有便羽附候鴻禧芹獻將忱併希
鑒茹悚仄不宣備

復瞿給諫式報

恭唯台臺鐘鼎家聲組圭國望班聯青瑣已效烟于回
天猷獻黃扉更據忠于捧日佇當涉崇峻而補山龍寧
得優游于畫錦也不佞某自分幹才亡能奮羽聊就棘
棲虛延宦跡客歲繇閩轉蜀承乏涪州業聞令兄先生

夷因文編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事謂可重藉匡扶而不意仲秋抵任時已仙逝矣可
勝悵惘旅櫬久羈而某以拮据政務顧接未周深用爲
歉前辱華翰遠頒具悉台指每念令兄翩翩世胄拓落
一官清標雅致口碑未泐涪胥何敢肆爲侵索特云公
帑卹移冀免賠累今已嚴諭此輩令自作區處無容滯
擾矣邇緣流寇震鄰戎需孔亟募兵助餉固盡傾其行
橐而聽訟久稽催科久閤羨餒斷絕措處維艱頃者兩
臺批助計四十餘金帑無堪動自捐俸薪總爲急公不
敢居德然已竭蹶從事矣茲當靈輜長發薄致賻私殊

愧脫驂有虛寅誼勒此肅布鄙忱統冀台慈俯垂鑒宥

寄馮留仙

閩宦七載返之私心可無愧悔有兩憊生一作憊一侵
糧絲學開送而轉致之督學被褫不佞深以爲得人故
絕不露其所繇而兩生深銜之乃爲蠶尾于臨去之日
而終免其螫則仗庇于金玉不淺已感銘何極懲羹吹
壘不宜復有川江之行矣忍不能決復蹈畏途瞿塘險
而涪人之心更險蜀道難而官中之事更難兼以流氓
之亂震鄰而土司之兵剝牀九折當前駕將安稅事平
卽圖挂冠而不知能遂吾願否也老伯翁遵時養晦望
重東山想不宜久缺蒼生之望也家僮歸撥穴布勒附
候興居一芹候緘希勿麾斥

寄馮鄴仙

去年此際舟過留都交臂失之可勝悱惻斯時片言是
借百誹潛消聞無身後之慮誰爲之長城而敢忘銘佩
耶初聞老叔翁書繡暫旋春旗隨侍故去冬計吏北行
勒械布候而不知尙爾夷猶海曲也賤子頭顱如許猶
復折腰向人有何情趣而川中土風與閩浙大異豺虎

夷因文編卷三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穴不可久居兼之時事搶攘極難料理欲賦歸去來而恐當道之不許儻有便圖乞津梁直以道阻且長未能堅請也百穴集百憂亦集家僮亟行李爾濡削寄候台禧薄玃酒資統希鑒茹

寄周衷玄

翁臺夙抱弘略而遵養時晦高臥東山野渡橫舟詠之三歎賤子承乏于涪也地極衝煩民最刁悍時事所遭又極盤錯而以遲暮之年迂腐之性當之真同蝨負自流寇闖蜀停征停訟經今數月矣而催輸之檄紛至無

夷困文編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碍之供甚多流賊退矣土司之欲難厭而聚處于涪則民苦于蠶食夔府破矣巡方之節難駐而治籍于涪則官窘于蹙窮種種苦情非筆所罄倘有貴相知在蜀尙圖借鼎俾得遂其挂冠則再造之恩也去家八千鴻鯉俱絕頃老蒼頭告歸草勒布候侑以一片真千里鵝毛也仰希鑒存爲荷

寄馮凌霄親家

憶客歲閩回僅獲一晤恩愍告別秋半抵涪遂墮苦海流浪風濤中橫無際涯不知何時及岸也後聞親翁復

患頭風而久之始愈不諗今已霍然否又聞小女臥病數月近始告痊寒荆念之以淚洗面所恃太母暨親母之顧復周摯以保萬全鯉甥雖稚風氣雋穎庶以解憂寄上附子二十一枚貝母四觔遣人覓自成都者不知堪用否某更有請遲暮之年不任煩劇卽欲乞休而邇來功令森嚴有便更欲借鼎于君家兩伯叔翁祇以未得堪著手處故不敢堅言某政在訪問煩親翁亦畱心細訪幸而得之當令兒輩走請尙冀再爲從與也撥冗勒候未盡願言

夷困文編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諭阻酉陽司發兵

敝州與貴司相望而久聞雄略未識韓荆怒如之懷匪言所諭頃奉撫臺之檄云流賊業將蕩定若貴司兵未至命不佞諭止之蓋賊全恃馬利原野不利溪澗故螳怒暫逞而聽技易窮茲以貴司報效之赤心利在殺賊無賊可殺而空煩往返何以自見所長雖憲檄有兵來調赴川北之語今川北無復事固當以後命爲準所幸前騶未發乞諭止將士免其跋涉俾不佞得藉手以報撫臺則忠勇共順兩見之矣又台使謂調石耶邑梅不

調西陽有傷體面不知調二司乃巡道尊之命未嘗聞之撫臺卽巡道尊亦謂小醜易馘不煩大兵是重貴司而不欲輕調也頃有人自巡道尊所來者云二司之兵亦將從敝涪發回矣然則有傷體面亦庸俗人之見貴司當不以爲然也撫臺憲檄業備移文茲復申明之以俟裁擇臨楮恩宥不具

答邑梅司楊光斗

貴司以報效來以枵腹歸情之所不堪也然爲全蜀枵腹而責飽于一涪亦勢之所不能也不幸涪爲司兵出

夷國文編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入孔道不敢自外貴司兵一至不佞則牛酒相犒薪米相贈而小民則掃室相迎酒飯相待亦可謂敬且有禮矣貴司尙復求多不已藁爾之涪將何以應之貴司初至必欲具文請餉不佞唯唯從命又欲北行勦賊不佞則止之止之則尊上臺之命請餉則體貴司之情也旣請餉則不容促從者之回非故畱也午節至已那庫銀五十以享軍士兩次晤語妄獻二策一則欲先遣兵而主將畱一則欲貴司率兵先回而將領畱二者皆忠言而貴司不喜僕遂不復言祇靜聽撫臺之批發蓋舍前

二策止此一策而已昨者諸鄉先生復勸挪帑金以應不但公帑如洗萬一都院無銀批發而此項將何以開銷耶貴司亦當爲做州計也聞貴司發哨而諸兵宿食之家或銀或米俱有所贈諸將領各請夫馬不佞量批已發過馬六十四匹夫若干名各有折乾亦可稍充路資至於貴司啓行隨路供夫馬口糧應付似亦不至枵腹也不佞久不出城昨拜鄉先生過西街捱家閉戶幾于罷市令人駭愕不意貴司自負忠義紀律嚴明而使之至此豈得歸咎于守土之官乎且不可使聞於上臺也

夷國文編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司兵唯平茶不調而至其石耶西陽與貴司同調而石耶先至領百四十金之犒而回西陽後至聞止兵卽遣回其恭順何如而貴司自視肯後于二司耶恐上臺不能不以判各司之優劣也今不佞僭爲執事計終不如領兵先回畱將領候命之爲得耳貴司以忠義始仍以恭順終固上臺之所嘉與也至于士民助米其數不多今將收支簿送覽昨所贈十三金罄所有矣知高明定無他疑也昨拜諸鄉紳欲隨走候面陳所懷以日晡而止茲復披瀝以請乞明示便宜昨奉贖何以盡從麾

斥茲仍奉去蓋芹敬在此不敢厭其瀆也高軒之惠斷不敢領仍復再璧希勿罪我外別有請昨奉陶道尊之批送牛酒銀十兩畀貴司之諱昌斌者而誤投之諱光永者索之不返殊非君子之道乞執事婉言諭之使還幸甚

答楊士司討馬

昨領討夫馬之教云須烙牌內數一名不可減及發票量減其半從者又請再加以足原數而馬戶堅不肯應稱已票發八十三匹矣今馬即在遣牌數內其詞甚正

夷因文編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貴司遣牌開載所需之馬即大軍中目把等所騎之馬也前日陸續發者皆貴司將領此輩既討馬去矣貴司月討傳牌中之馬將誰乘之至于公郎又月撥馬十匹尤覺無名馬戶窮困極矣額外之馬死不能應也在貴司止可撥實騎之馬一二十匹其折乾俱不可行蓋將領折乾總歸臺下豈得一軍之中分為爾我臺下高明必當採聽芻言以寬此馬戶真大功德事也謹將馬戶稟詞呈覽佇候德音

四司中邑梅楊光斗最為狡黠嘗奉調四次矣每來

必稠載而歸其人頗通文善結納士夫士夫之門俱懸禁約且遣兵士守護需索多端往往借助于士夫余待以禮繩以法分外干求堅持不應亦緣余平日無疵可指故不受其挾制而奸不得逞其來也攜妻孥侈奉養有弟姪輩數人各率部卒同行出則盛其騶從如大將軍兵最多住最久氣驕望奢不遂其貪坐轎而來乘馬而歸柬札尙多止存二首

寄馮凌霄親家

分袂以來再易葛矣向聞玉體違和天相吉人定當勿藥緣道阻且長德音不繼時悵望于屋梁明月耳弟自閩回即宜善息徒慕山川之奇而誤入虎狼之穴兼以莽有伏戎野無青草民窮斂急攘劫公行厝火積薪未足為喻早擬乞休緣地方多事因循久之今已告病請詳于各上臺矣雖未必即許而我心已為不轉之石喜晤對有期也小弱息薄福致失所天所恃太母暨親翁親母之曲為撫恤而令嫠婦忘亡孤甥得怙小弟與荆妻得寫憂于萬里之外也令弟次牧叔翁所梓米帖竣事否向期搦寄持以餉人可當會稽竹箭今無此想當

夷因文編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歸田日作消閒之具耳荒穢布候不任依依伏祈寶重

上倪禹同司徒書

某私嘗謂有特達之品自有特達之知而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今有一時之偶遭所費不過一舉手而成千載之美談如披沙得寶不可失也不肖某東海腐儒也然頗自負平生不敢暴棄舉人世可欣可羨視之泊如而止以詩文自娛於世味澹故於世法疏無論家居在官一以僕心出之期於自慊不期于諧世故與俗

夷因文編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至鉏鋤而實無它腸也東海月旦評名士者亦於某屈一指而每慮其拙于涉世卽某亦自知其拙願烈士壯心暮年未已希子長之歷覽而慕巴蜀山川之奇思一遊目廣厥見聞故不憚州縣之勞人川途之懸邈而抵于涪豈知涪之政務萬分難理而涪之人情萬分難調也不然涪州牧接踵而壞者至某而六矣豈宦涪者盡不肖哉其故可知也蓋涪之弊壞已極如膏肓受病盧扁卻步何況庸醫故治涪者利之亦敗攻之亦敗如前官和之而敗者也某則攻之而敗者也起念微有公

私而總歸于敗蓋早知有今日矣而回頭不早則某自作之孽也或傳劾疏有剝民之語皇天在上某豈剝民者哉此最易辯蓋剝民者必貪貪必酷不酷不足濟其貪某何嘗酷也祇病太寬耳不酷便知不貪不貪便知不剝民而或揣此名必起於撮提撮提之法一票止提一人難于躲閃故二十餘日追解餉米二千撮提何損于政哉其它緊急錢糧或用此法糧自應完故被提者亦不甚怨而怨多起于清查錢糧錢糧之弊莫大於長冒舉一州之衙蠹土豪窟穴其中以供口食而某於七年之糧最嚴於長冒是舉一州之豪蠹切齒于奪食而與官爲讎也因借名於撮提之剝民撮提豈剝民之具哉此某所以寧死而不受也此州人揣摩之說然都猜不著唯年迫桑榆精力有限而州事繁劇州民刁悍兼以兵荒故應接不暇驅策不前者有之然年老不及例在黜幽之典此某所私懇于守道尊求填入復命考語而不允者法應鐫秩何至重煩白簡耶業已至此尙復何言有獻計者曰此非求援于有力不可求援于有力非百數十金不可而百數十金非貧橐所辦也有坐以待斃而已然罪

夷因文編卷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不忘釋猶痿者不忘起反覆維念竊有意于倪先生也龍門高峻向獲一登已消鄙吝承惠蓮湖諸草舟次展讀如病熱者一啜甘露通體清涼又恍如騰身千載上與少陵青蓮揖讓也輒私揣某雖無似亦於風雅窺見一斑倘得一當倪先生死可無恨祇恨身羈鞅掌無此清緣耳今幸脫鞅掌之羈矣又嬰禍羅之羈先生聞之能無惻然且先生不但言語妙天下而慷慨俠烈陳誼甚高聞某離郵大爲惋惜涪士之游于門下者具能道之儻惠然肯借一言可勝人千萬言然奉百數十金

夷國文編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前而丐倪先生之一言亮所不屑卽令王生力能具百數十金爲倪先生壽倪先生憐而賜之言則某且收百數十金之益矣而無益于倪先生之毫芒某敢介紹于馮煖先生而祖其市義之說也倪先生獨無意乎王生雖不肖不至與草木同朽今在羅網實坐無辜而又乏百數十金資緣勢力妄觀倪先生以憐才之盛心陳屬雲之高誼一言九鼎起死爲生此特達之知亦非常之事當與晏平仲之救越石父競爽千載蓋市義之觸類而所獲奚翅百數十金之利已耶雖平仲之賢不藉

石父而重而有此盛舉傳爲美談比平仲于滄海而石父未始無涓流之助也今王生雖鄙竊欲藉此以效涓流之助倪先生肯讓滄海而不居耶則起死回生端有賴矣嗟乎素位而行其境有四而患難居其一無入不得乃證素功正己無求始稱素學豈敢妄事攀緣以圖倖免哉獨念倪先生曠代名流慕義如渴而某罹曠代奇冤故做同氣之求冀同聲之應此亦無礙于居易俟命之學者也然斯言止可對倪先生道耳費一舉手而千載誦義故願與先生圖之救蛇者以珠報救爵者以環報某之圖報不在蛇爵之後而亦不止珠環之細也事迫情切冒瀆崇嚴統希電矚

夷國文編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二

日者家僮回拜頌德音功愧甘陳而訟寃許同中壘則自今以往犬馬餘年皆明公之賜也銘刻銘刻某生不辰代置茲土見存股鑿寧忽前車卽揆以情事去年八月到任年內數月雖貪夫尙屬矜持開歲以來七閱月耳而亂于流賊者四奔走于雪旱者三並奉明文停征止訟安得空日閒工行其股剝乎況練兵兵足措餉餉

足馭夷而四司不擾祈雨而彘蠶屢降頗有微功有罪亦堪相準何至遂騰白簡也其中曲折頗難盡言然壞官接踵前後同羈當事者豈異人任而獨無動心耶今作楚囚不敢輕恩崇巖然鹽車之乘一見孫陽而俯仰哀鳴聲戛金石謂知己之難逢而解衣之有待也某自省不作絕無管幹謝事後始還故我反覺心開目明止有蠹魚作伍情景偶會小酌微吟聊以自遣高山在仰撰一贈章信筆揮之得六十韻刻畫之餘自抒佗僚然繪天者難工而自繪者難肖索以金石聲愧馬鳴多矣

夷因文編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錄上一笑某之情事業已上陳眾謂不過罷官而奉旨嚴切不知究竟若何但得一代偉人爲之拂拭雖未白于一時亦當白于百世死之日猶生之年况九鼎片言當代取重卽聞諸黼展猶可妄覲于李石之開申錫也某非世法中人而繩以世法遂至下阱使當事者能破世法而一洗奇冤誠千古奇事亦恃有回天妙手曲成其奇又千古快事也不勝願望沈冤不白因草一籲詞徧告神明併附呈覽迫切陳情語多不次

臨勘索書語涉吞吐而竟不肯發總是無錢不神流

俗固然又何尤焉但多費一番筆舌則輕信人言之過亦不諳世情之過也

寄江鄴都 大亨

晨未離牀尋聞剝啄聲始起拜台刺乃知仙舟過此何不入城豈謂此間不梧而枳耶傳諭爲某作中流之壺比于千金之贈也感極某事未審如何下落韓太尊作何語前日祇謂孽非己作而不知禍從何胎頃始得之蓋州中一班神棍結黨能作五里霧專購上臺之承舍門役而與其左右用事者通線索太陽皦然霄漢而通

夷因文編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官民俱坐冥晦申聽其撥置已前歷歷壞官俱此輩作崇而頃來轉熾某又不幸與前壞官同鄉又同住于涪此輩揣摩謂定受密囑當爲假手先設阱以待而入其陷中無恠也况領倉穀者此輩長支冒領者此輩通兩院贖亦此輩而事急嚴追又剿虎牙而能免其噬乎此輩既已得計則洋洋誇詡于稠眾中漫無顧忌憚何等世界也然此輩更有主使大抵中於先入之言俟晤時面授耳傳者又云老寅臺許以鄉紳士民公呈爲據而申詳上臺請之太尊而首肯果爾眞勝浮屠七級敬

拭目以俟

江令署涪初至極肯相爲後聞下石者周道尊竟至
推諉蓋江令乃周尊得意者前州官壞周尊遂委署
涪其人泣事頗嚴州民不喜適撫臺別委來署江方
比糧正行鞭扑而報至一庭人或拍掌笑或戟手罵
江令抱憤而去及余壞官周尊又委署而衙役往迎
江令談及舊憾州棍聞之糾眾歃血盟于山寺謀所
以害之江令到涪三日聞之託詞回縣不敢復來遙
攝而已則州民之狡悍可知矣新牧夏公至余嘗密

夷困文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渠魁數人示之謂必除之而後可行其志不但不
除而反任用之故余之賊除糧羨外有七白金可以
坐追業已訴之當道批州審定而不肯行蓋有所畏
也

寄新涪牧夏公

雲鼎

恭惟台臺珍懷荆璞秀挺楚材夢叶三刀榮膺五馬此
大丈夫游刃發矟之始而樹駿流鴻之階也涪陵頗稱
繁劇不佞綿力謝材遂至鍛羽貽臺下後車之鑿可勝
汗顏顧鉛刀口口劔于芻蕘而利器不留行于盤錯以台臺

之才略有不計日而奏績者耶涪之曠官已久而士民
之懸望殊殷所願夙信人之駕以慰來暮之歌真以日
爲歲某方待罪戚戚無悰不能組儷詞以慰記室適吏
役奉迓前驕謹削荒緘附候台祉外新刻一種寄上博
笑主臣

寄高荊州

襟弟公素回附寄八行想達台覽聞流賊之亂貴屬亦
有被其螫者仔肩有人想不爲郡使君累也川東初不
爲備寇燹突至遠近震驚雖螫不及涪而練兵無兵措

夷困文編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餉無餉百計拮据兵餉不缺涪又值各土司兵出入孔
道初則調之兵來而賊退又復阻之阻之不去駐涪索
糧公私不勝其擾百計調停弭耳而去自謂可幸無罪
而忽中含沙之射遂絀巡方之簡尙未知駕之所稅也
蓋涪當積壤之餘原未易料理而人情險悍鬼蜮豺狼
在任一年爲前官作奴又爲前官受謗併爲前官罹罪
原擬乞休而竟阻于流賊之亂則命寔爲之矣今新任
爲石首夏公雲鼎隸在宇下臨發定當奉別敢借齒牙
之餘用作十重之障又聞蜀撫終屬夷陵王公諱維章

者昭時併希鼎借鳴其無辜懇懇官役行奉候崇社近
刻一種呈覽清風戒寒更祈寶重

夷困文編卷三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困文編卷三

夷困文編卷四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束贖

與沈焦螟學正

憶幼從塾師尙課通鑑性理然已非全書蓋嘉隆以前
舉業家自經書外熟看二書并讀韓蘇文數十首便稱
好秀才芥拾青紫矣自隆萬來浸而之史漢浸而之諸
子浸而之釋典又浸而之世說語錄世閒書鈔竊已口
浸而無復之則有一種似古非古爲杜撰語以蒙世之

夷困文編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俗眼文至杜撰而壞極矣物極而反自應復歸于毫蓋
文章止有二途曰敘事曰議論而昉於史古者左史記
事右史記言此文之府也司馬公通鑑萃千三百餘年
之敘事議論彙括成書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向來此書
難得今有善本兼之音注詳而批評不涸真近來學者
之幸而文運今當光復矣門下批閱此書多次知胸中
所吞奚翅雲夢八九而已耶竊又謂性理一書舉業家
亦須看蓋佛盛於唐儒盛於宋談理學自當以宋爲宗
今講學家往往厭薄考亭而不知陰竄于竺乾氏之窟

考亭先生先從竺乾勘過固已唾棄之而今人拾以自
雄又號于人曰吾儒也非佛也不亦芒乎而世亦有不
芒者乎恐嘈嘈者謬迷已極亦終當返于考亭之廬而
託宿也姑與門下私言之不識以爲然否

答文耕存送剖心二草序

持百金與善言示賢者賢者必取善言不佞雖非賢者
做帚之業無關輕重得大序闡發之侈于百金多矣虛
而來實而歸在此行也猶曰去時此行李耶而終不負
此涪江之水喜可知已他日歸而得誇諸故鄉人人知
涪陵有文先生也豈不橫絕峨眉耶

夷園文編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張百里孝廉 丙子

客中送客人所難堪况並有不堪之憂乎今聞掛帆不
遠在足下苦于辭父獨歸而僕又苦于離羣索處此時
情景豈堪相對也阮途乏贈漫題四韻于扇頭爲新贈
之助聞小白生霸心於莒而重耳生霸心於曹足下念
尊府君之厄比涪陵於曹莒而摩厲以往不踰半載當
有吉語聞僕雖同病曷敢望焉然亦足以明夫孽非已
作者之猶可以活也僕之快心寧有異耶勉之勉之予

日望之

答張南川玄仗

恭喜神君作牧謳歌在野譽問旁達光我枌榆甚盛甚
盛獨曰炊入夢誠坦途中一隙然何傷於閔樹幸勿爲
楚如不佞弟天之戮民也前枉敢期昭雪行且執爨爲
王前驅當此潢池不靖疆場時聳得一當以報國亦男
兒分內事未必非塞翁之福也一笑弟平生於讀書弄
筆外鮮所嗜好今作楚囚藉此以代泣所最苦者欲讀
書而無鄴侯家可借欲弄筆而無題目可做茲承見委
得一題目心甚快之何至分俸以酬幾於跨揚州之鶴
矣薄福豈能消受謹附使璧還但勿令知其出自拙手
致索親手筆於牀頭捉刀人不可不慮也併發一笑美
人在望晤對無期言之悵惘

夷園文編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孝廉受之惠荔枝謝柬

承惠珍果解我渴塵謝謝然僕竊有隱憂不敢不告數
百年前天於爾蜀生楊玉環又於爾涪生此果以詔其
舌而發其笑二者皆尤物也自蛾眉死于馬前而荔園
蕪廢活人始得息肩今此果又生矣尤其果必尤其人

想玉環已生而足下未之知也天五百年生一聖人傾國佳人亦然玉環再生數使然也勞人害馬貽累不淺足下爲尤果主人得宴然而已乎幸蚤爲之計勿掩口笑杞人愚也

又謝惠龍眼

佳園有丹荔又有荔奴稱具慶矣可賀也茲承分餉感甚僕在閩久二果嘗厭餐今且兩提而平章之荔之狀不甚異而味則十不得五荔奴味頗相當但形模細耳然在涪陵皆佳品也猶惜所惠者廉若得三百顆恣噉

夷園文編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僕雖老不妨長作涪陵人卽蘇長公聞之亦捨嶺南而歸老於蜀矣

答文受之

承貺侈渥緣鼎烹不敢不拜日呈拙句聞玉體微有隙今遂霍然想檄能愈風不虛耳一笑貴鄉牡丹極少種從何來僕謂玉環已生不知卽在名園前知如神殊自詫也十不得五之評政爲門下桑土之微今可無慮矣且得消受珍品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再一笑但對花之約情則厚而期太遠荷爰之夫方將捐此病軀爲天子

殺賊安能鬱鬱久居於此如有興當早圖之結好玉環正在未浴溫泉時也何如

柬受之

傾國名花願充下陳書生受享過矣美人尙爾待年戲贈二絕畱爲他日催妝詩但勿爲有力所奪作壽王故事然當今聖天子遠色貴德卽玉環復生必無入宮之望溫柔在御門下得終老是鄉乎可賀也暑退涼生當過名園乞斗酒醉花神白頭老人豈堪唐突但經品題已非生客狂飲豪吟臨風灑翰能不靳爲余捧硯乎否

夷園文編 卷四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張海曙

宅報得便寄回而書郵竟埋魚腹萬金之緘併浮沈矣可再題寄賤性木強不善諧俗取容分應罪斥尙復何言但邇來世道蒺藜人情鬼蜮流賊易平隕波難挽又不暇爲一身悲耳吾兄局外靜觀難逃玄覽將無其爲扼擊耶聞之張驛宰謂黃令公過于寬厚弟亦寬厚者不欲勉人以刻礪但此閒人多狡悍寬厚誠不可過吾兄酌其可而微規之然弟之敗又在不能善事上官此仕途急著而善事上官須嚴御下人又相表裏者也敢

於吾兄私布之爲令公百一之助

答聞長吉

捧讀寄教詩箋穩愜新鬯較前梨關所示者大進吾鄉素以風雅名海內近頗蕭索得老襟丈振起之雅道其中興乎弟於此道似有所窺尠可與語不諗何日得謝樊籠茆簷濁酒相與劇談之也弟居官愛民潔己可對神明而悠悠世途所趨異軌蜀中更甚管敬仲馬棧之喻信非虛語總是多此涪陵一行耳然數十年前草堂入夢則此行豈偶然哉初亦謂履素而往不可則挂冠

夷園文編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歸不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一入官如魚吞釣必無脫理一挂議如絲人淫必無白埋水本澄也忽凝而成冰復鑊而成形曜靈一炤仍爲澄水其如覆盆之重錮何也熒熒楚囚詎可告語幸有微癖一展卷百事俱遣一哦詩百憂俱避最失意中覺有最得意處平生砥厲恥借詩文爲重今無端橫遭誣讟又不能不矜此敝帚世有具眼讀余詩又定當知王生非竊鉄者此肝鬲中語知己之前偶一洩之不敢與俗人道也佳篇未遑屬和請以異日硃砂少許聊用伴檄道屬山林努力明德

答葛無懷年兄

去人遠恩人深警歎辱臨覺毒淫頓滅感不可言木強之人不諳世法遂墮阨塹慙然眾醉難醒眾濁難清使王生而瓦全則世法無權矣使世法而免脫則王生無品矣鄙人無知誠不願以此易彼今之遭豈云意外不足詫也恭喜年兄功成名遂身退岸角巾而嘯傲撫青松以盤桓富貴神仙洪厓避舍東坡所云一日是兩日猶淺之乎論年也如漸鴻年兄政堪把臂不想化爲異物閩中書來笑年兄多憂今又笑此公痛飲之未鬯也如弟之坎壈更恨死之不早矣然自入仕途無一念敢欺明主今拜嚴旨猶云未蔽厥辜莫非命也順受而已台教謂犬子輩頗堪鞭策李兒能文趨向亦正萬里省親竟爲客鬼天運如此他尙何尤身繫蠻方無可與語遠承芳訊忽發狂言恃惠子之知我

答李公起

遠遊巴蜀殊非夙心緣詩魔酷嗜名勝苦相鉤引拍肩隨之誤投禍府悔無及已蜀多名勝苦不暇徧尋隨足所至輒撰數言爲識圖異時室中臥遊不作生客也一

官長物不難放屣棄之行藁所齎盡鬻以餬口儻伏庇
東還亦擬市僻較書集以藉手不意他人先之然高才
老手不難惠以一跋爲賣俏兒生色也何如

答王抱一

久擬飛騰不知何以尙淹驥足使賢友此時策高據要
必能明目張膽援不佞之素一明其不然豈至淪陷若
此然不佞固不屑爲一世之人而賢友亦不欲鬪一時
之捷厚積徐發定應一日千里有意相爲豈憂其晚耶
賢仲兄質行直腸亦我輩人不意天奪之速令猶子想
努力佇聽好音用紓惡抱

寄馮凌霄

家兒至聞親翁初偶違和而近已霍然可喜也太母蔗
景寢饋康寧可喜也不意有令弟叔公之變又不意有
親母之變聞之悽惻人有不平輒呼天乃天亦有錯迕
時而邇來似覺更甚如令子之俊爽小女之貞靜真稱
伉儷而並天折又如家季兒文筆清超志趨端謹期以
遠到而客死如不佞弟固無可比數然從來不受無名

夷困文編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錢從來不作違心之事至居官潔己愛民從來不負

主上之功令而罪之以墨天有知乎無知乎雖勤修之

士不敢怨天而天實授人以可憾之隙恨不能叩虎豹

關一問之耳今最可念者在鯉甥有太母拊之不異所

生但恐有餘于愛而寡于嚴驕縱成習損其德性想親

翁自有義方而骨肉情深不自覺其贅也又聞親翁禪

理大進此於卻病不翅陳琳之檄弟平生不佞佛不談

禪然於禪理亦頗有會但與時俗所談者異倘得脫身

東還當促膝一相印可亦快事也內子同羈天末無日

夷困文編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念小女大兒來始聞其變而又無刻不念鯉甥今歸

矣卽當走宅上憑藥一哭而弟又未得偕往與言及茲

五衷若割不覺淚下濕紙會晤末期願言珍重不具悉

抵江陵寄謝夏涪州

江干握別浹旬抵貴郡陽侯馴伏布帆無恙如天之庇
其曷敢忘且高情隆貺長途萬里可不俟耦而行何異
明夷折翼傅之雙翰邪三峽之奇甲寓內憶來時伏蓬
底如三日新婦閱兩旬餘始上峽所得不過皮膚今行
始得縱觀而在峽不盈三日又苦青翰之太迅耳前行

得五言絕廿首今得七言絕三十三首自謂刻畫殆盡
有句云兩隄皮去佳山水不許巴人再品題使君聞之
得無笑其貪而忍乎度歸抵夷賊塵不到至沙市依然
肩摩鞞擊而說者云賊近在五十里外滇兵勦賊見屯
沙市土人不慮賊而又慮兵云賊兵如梳官兵如篦但
恐江陵民無遺熾耳則拒虎進狼亦使君桑梓之憂也
然篦細民不篦大家此其異於賊者耶初九日易舟次
日解維矣西望天雲依依若對書郵近在彭水毋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夷困文編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寄謝袁在周

罪戾餘息鄰于死灰而袁先生夔出流俗時屬盼睽臨
行惠貺旁及豚兒誼薄天雲銘佩無已解維後隨路淹
延至抵家則鐙節後矣老妻習于操家諸孫頗知向學
夙興夜寐機杼之聲與吾伊相和聊用自快嚮來坎壈
付之夢幻所患者貧耳某仕宦二十餘年坳田所獲儘
堪餬口昨緣辦賊半質富室兼之連年旱潦八口不能
無飢則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問史藩尊尙駐涪否此
公爲臬司不知僕冤後轉方伯涪涪始知之屢諭州官

用情而臨發亦復醜臆咸出望外晤時或偶談及幸爲
致聲某之冤涪之士大夫以暨齊民萬口一辭獨衙盡
奸民平日禁不得騁恐不無黑白倒指者有先生在必
能不惜齒牙爲沈陰之曠日也先生宦成名立夷猶綠
野安享大年何必乘雲凌霄而後謂之仙人耶戴盆之
人徒有健羨役夫行急濡勒報謝不盡願言貴鄉如某
某諸公併希致聲

與陳賓日侍御

某自負譴回裏足不復入郭緣衰朽餘生耳矚目眇艱

夷困文編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應酬不得不匿影遁跡耳側聞臺下端方渾厚夔絕
流俗私心嚮往久矣恭喜衣繡而立霄漢持斧而按西
陲雪嶺峨眉聞風生色甚盛甚盛自愧不祥之身不敢
掘衣走賀想亦高明之所鑒亮也某破甑已不復顧壘
塊今亦漸平而適聞鳴騶入蜀近死之心不覺復陽則
以素砥清修一旦蒙之以溫蠖終不甘也家食時月旦
所評不必言矣至入仕尤加兢凜臺中景毅趙公昔按
吾浙者其先福州司李也某在永福五年事之最久後
膺內召在京每對人言羈閩八載徧歷諸郡邑飛英騰

茂者多矣至求真正好官當以王永福爲第一蜀人有
宦於京者親聆其語以相告不審臺下晤于鵝行中曾
談及否入蜀未期遂汗白簡豈一易地而改節耶其故
未易一言盡也乙亥春流寇入蜀破夔窺萬破竹之勢
距涪止三舍耳守道公時兼攝備兵督軍勦賊而家眷
在涪有囑重慶守迎之赴郡州民驚沸謂身方拒賊而
挈家遠避涪必不保奔逃者禁之不止某私計州多奸
民盜魁滿獄民一逃不必賊也恐有內變於是暫留郡
艦飛稟道尊不得不聞言中止自是眾心始定城守無

夷困文編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而此公銜之遂下石矣揭報款款虛捏而勘官款款
實填有案不閱有證不憑白日麗霄陡然深夜冤哉冤
哉他日臺下駐節渝城觀風問俗當知鄙言不妄倘有
道及幸不惜齒牙之餘示以鄙人之素履俾公論昭晰
於窮陬則所沾溉不獨已溺之灰而已

四六啓

迎候江鄂都署篆

恭唯寅臺周家髦俊漢室循良宓子鳴琴已坐調于巖
邑庖丁游刃每借割于鄰邦才高斯隨地皆宜望重則

聞風率服故涪水蒼黔之眾久切望霓雖泥涂罪戾之
人殊深傾藿蓋力疲卸擔方期烏獲之來前而路險覆
車尙冀王良之善後貺臨有日跂望無時抱此寸丹扞
之尺素仰希鳳覽俯藉龍光

江碧漢請啓

恭惟台臺韞深荆璞標挺楚材翦四境之荏苒戎無暮
夜栽滿城之桃李戶有陽春適牛刀借割于涪陵斯龍
劍偶逢于延瀨雖尸祝之遞代必不洗索其垢癥卽驚
驥之並形尙得彌縫其闕漏茲當攝篆之後隨值懸弧

夷困文編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辰正擬獻南山之杯不料鼓西江之棹無從對面奚
自伸情喜蘭舟回自順流政繡斧登之上考得名得壽
眞不虛大德之徵多富多男江未仍欲補封人之祝敬
詹某日薄陳杯杓暫屈旌旄願執事惠然肯來俾下走
軒乎欲舞挹彼行潦不堪王公之羞仰止高山庶領名
賢之誨

元夕邀夏四雲啓

伏以獻歲發春品物生機已動月來塵去一年好景將
臨預分天上清光散作人間和氣惠徼燕衍賁重龍光

恭唯某官才雄南國治最東川襟情與幽谷之蕙齊芬
標格偕官閣之梅並挺文學以飾吏治俗澣吹沙偃拊
以奠民生風還擊壤化徵期月又看雙鯉凌波節屆元
宵會見六鰲駕海噓淑氣以催黃鳥轉光風以泛崇蘭
際茲佳景良辰兼以賞心樂事具允稱平四美并猶媿
乎二難某辱在泥涂自幸蒹葭倚玉潤沾陰雨遂同草
木知春錫有百朋報無寸草茲者敬詹某日薄陳疏酌
暫枉文軒冀惠然其肯來不祕粲花之論將軒乎其欲
舞敢歌湛露之篇雖鄰女貧寒四壁獲分餘照而蓬門

夷困文編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寂寞三日尙挹留香何幸如之爲榮多矣

祭文

祭季兒道萃文

維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乙丑距吾兒道萃之歿二
十有一日矣汝父右仲烹雞酌酒挾涕抒詞令汝從弟
道復展誦于萃兒之靈曰嗚呼道萃命止斯耶父不離
郵詎來茲耶來而就殞悔曷追耶爾父好修不諧於時
牧涪浹歲賊擾民饑潔身營職葑屋共知濁絰白簡罪
重身羈冤斯極矣舉世所希禍猶未歇而益之以佳兒

嗚呼痛哉人誰不死死乃及汝汝不應死亦不可死而
竟戕於二豎吾今爲汝屈指而數文筆清超矢志昂霄
豈應死耶性資寧靜遠途堪騁豈應死耶躬抱吉德幽
無鬼責豈應死耶三不應死而死及之不可恨耶父枉
螫傷待汝而償其可死耶母育且教闕焉靡報其可死
耶妻少子嬰誰翼而成其可死耶三不可死而死及之
不更恨耶豈陽九百六適丁其運耶抑命有所制而蒼
蒼者不可問耶嗚呼痛哉恆幹就木魂氣安之魂母他
之父母是依父母東歸汝提汝攜汝兒尙孩頗有僑資

夷困文編卷四

五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跨竈可望志豈虛齋死生旦暮達者弗悲寄情杯酒導
以衷詞嗚呼道萃汝其聽之

贈孺人顯妣忌日祭文

兒宦于涪僅及期年賊烽旱魃憂勞萬千鬼域中傷竟
至壞官壞官不已罪駁纏綿萃兒客死魂滯荒蠻憶母
曩歲此日遐遷露漉雨濡足履心酸請借吾考降歆菲
筵生我劬勞厚地高天寸絲靡酬虧名辱先兒竊內省
曾無大愆遵承遺訓罔敢不虔自爲民牧夙興旻眠勤
勞職守拊恤縈繆情面莫徇暮夜無羶父母所鑒詎有

飾言期于濁世稍障墮瀾莫推莫輓滅頂重淵公道湮
鬱有哂無憐吾考聞之髮應指冠匪以恤私公憤固然
上帝聰明洞開九關慷慨陳詞雪此奇冤俾兒衰朽早
得歸田嗚呼尙享

借張學涵祭向葵庵封君文

嗟黃虞之遞禮世已謝乎標枝波旣墮而不返酌以醴
而愈隔選方圍而柎鑿恆結想乎先黎維靈修之醴粹
含厚德于赤子上踵武于巢由下拍肩于園綺誠老更
之前茅備昭代之惇史潯陽侯之汜濫古井靚而不波

夷困文編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致芬馨之濫口太羹澹而自和帝患賤于黻冕仍怡寄
于煙蘿遵黃趾之初繇薄儻車而徒步愛荔服之適肌
卻文錯而不御所取資于人世者彌廉而取償于造物
者綦富雖藏器于厥躬毓嶽降之人傑淵積厚而流長
森玉樹之庭列抱雌節以夷猶年荐登于大耋蜀最多
者名山集仙曹而作府匪夙契于冥筮胡德機之盡杜
茲稅駕于青城攬焦夫子而爲伍某等初並耕于海山
茲並仕于涪廩雖聯翩而鍛羽喜旣覩乎芝眉矧黔流
以命酌望白雲而陳詞

夷困文編卷四

夷困文編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鄭王嗣爽右仲撰

序引

梅園集序

今為詩古文詞甚不好名者不好名文不工好名而求
工則刻畫勝而蕪炫華不蕪蹠實將有離於情者矣不
好名名不起好名而名起則請乞多而不得不應不得
不諛將有溢於情者矣夫文生於情離與溢皆病也文
人苦之而不能免也安得有好文而不好名者乎文未

夷困文編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不工而無其病此誰得以文人目之進乎道矣吾鄉
沈大若先生與其伯氏東霍先生蛟門先生接踵奮起
隆萬間時爽尚稚初就塾塾師談舉子業推三先生為
赤幟比余長游庠稍稍旁窺詩古文詞時又以詩古文
詞推轂東霍蛟門兩先生未有及大若先生者嘻夫烏
知第五不與驃騎爭名而實未嘗減也已而東霍先生
有曲轅居集蛟門先生有喙鳴集偕其家山人句章先
生之豐對樓集並行于世大若先生遊岱若干年矣梅
園集始出余得而讀之稟刑於古而不優孟古人取材

於古而不餽創古人吐所欲言抒所自得而不效杜撰

於今人粹然成家可與三先生並傳無疑者即以詩論

之其結構之嚴磨礱之細推敲之密較兩伯氏不無小

遜至於不斲削而工不粉澤而妍如芙蓉之乍吐如春

柳之濯濯似有獨擅之長若夫賦序疏啓清和婉摯與

蛟門先生同一抒軸稱競爽也然何以實不減而聲銷

也先生之仲子太學君余社友且姻也語余曰先君初

為詩以呈家叔祖父句章翁翁擊節賞謂多作當出兩

伯氏上然不肯多作亦多不削稟間嘗代筆併其稟

夷困文編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授之鮮有存者語兒輩曰我平生不好名亦不為名所
累嘻此足以槩先生之品矣蓋不好名則心不染不染
故其韻清不好名則心不踣不踣故其神王不好名則
心不阿不阿故其理邈景可發吾興而有詩興適而止
事可搖吾筆而有文事肖而止若御風之行天籟之鳴
宜其不刻畫而工也昔人謂文章小技以文得名固先
生之所不屑也而肯以文人自居哉蓋以文人自為者
人以文重不以文人自為者文以人重交相重也而品
則異矣某不敏夙受知於先生每過從必畱酌猶記一

夕酒間聞神廟卅立東宮禮成一座相慶曰此宗社之靈宰相之力也先生曰不然上意久定直以瀆聒者不止故遲遲至今臣何力之有焉當是時秉鈞者非文恭公平而不私以爲功卽先生官禮曹不懇請十餘疏乎而不自居功并不出諸口若非賢孫庶常君觀禮部政則琅琅三大疏誰傳者又嘗以嚴刑切諫神廟奉旨廷杖幸追回得免疏存集中亦庶常君蒐故府得之人無知者若他人有此兩事而不嘵嘵自鳴者寡矣嚙不求名不矜功曠然立於四虛之塗而我無與焉若先生者

夷因文編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之古大臣無媿也文云乎哉文恭居政府先生退而跼伏海曲絕口時事文恭歸先生勉一出文恭橫被謠詠波及桑梓甚眾不能加一字於先生非偶然也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先生之謂矣是集也太學君極力蒐之十餘年至庶常君貴顯順風呼之應者四出近始成帙詩賦八卷文十二卷亟付梓踵三集而四之皆昭代之名家也同時而四名家並萃一門不亦宇內希有盛事哉嘻藏必發天之道也閤然而章君子之道也明月之珠或剖腹而藏者不患其遺也連城之璧有用足而獻

者不變其剛也先生有文而不炫太學君蒐而出之天贊之也先生有大臣之具而未竟其施是在庶常君哉是在庶常君哉

幽貞廬詩集序

身將隱焉用文之此憤世語也直患隱不真耳真隱必文真隱之文必傳卽五蛇之歌不流映來茲乎若中實敗絮而藏拙山樊衣草餐木目之爲隱則巖樵藪牧與巢許爭烈矣所最害隱者少事吾伊壯媒青紫數奇弗售去而剽竊韻語餽麗詞游大人以成名乞殘藩以

夷因文編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潤得志則雌黃要挾失意而搖尾乞憐自號山人而隸名隱籍此又嚮所稱藏拙者之羞也秋蟲春蚓不離穢壤卽聲振月露何關性靈安逃明眼蓋隱者見之副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非兩人事也不得見而隱雖隱而能爲可見故真隱必有真經濟焉四老翼儲通明籌幄何其偉也又有真學識焉嚴遵解老向長悟易一何邃也必有真操修焉閔逃豬肝梁辭熱釜又何嚴也有經濟學識操修三資備而隱德全遊戲之餘具足千古何患無文西塞興歌於肥鰕孤山振響於暗香彼直寄

之而非其貴也故文非難也隱爲難隱非難也眞爲難
以余所睹記隱鱗先生殆庶幾焉茲誦其詩以論其世
先生矯矯敦大節而重操行孝友有至性居常率婦子
聚百順以事其尊人而伯仲壘篋白首雍睦以身爲教
不肅而成子姓彬彬有萬石家風所謂施于有政非經
濟耶生長紉袴而清真澹泊修齋謝腥結友空門皈依
梵釋三明八解極力研討一時林遠日以宗雷學深而
識超矣郡邑侯屢表其廬力辭不允則謝以詩不躬往
也世家名胄多顯者之游終不以貧故有所干請當其

夷困文編 卷五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宦非但不往不復通隻字矣跼伏甬海亡翼名飛方
內賢達多通竿牘名可聞人不可見也于石之介此尤
隱君子之本色而可方古之沈冥者也先生兼備隱德
故發爲聲詩內協於情性之所適而外觸於景物之所
迎法往稟古不作古人之優孟辭來切今不墮今人之
杜撰清和隱鬱卓然成家可與玄眞和靖並傳者蓋其
識高故寄意閒遠其志潔故發聲清越其養醇故措詞
溫厚其神靜故練語精深閱其詩可知其人自有明眼
者在先生內足於懷故詩不多作屠豔叟爲選刻二仲

詩與其友蔡用拙共之又嘗刻行樂吟茲集則令子公
賞偕二弟哀佚稿暨晚年作成帙將授梓而問序於夷
生也輒不能窺先生之深願夙以微尙取重於先生而
公賞又余友壻先生抱潛德執古節編之高士殊無媿
色衰世紫芝千載且暮而蠅鳴驥附曷敢辭諸嗟乎隱
見之義不明于世久矣眞隱難眞見尤難有眞見則稷
契之功可許有眞隱則箕頰之躅可追鄞亦仕國也豈
無以眞學識抒眞經濟而操修不滓者乎當有揭之與
先生角立不朽者竊有厚望云

夷困文編 卷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赴公錄序

自兵農分而天下無兵文武分而天下無將非無將也
古之將所尙非武也且古非直文武合也先王教人以
六德六行而佐之以六藝藝兼射御此不盡爲戰用而
戰者藉之有餘用當其戰斯有武名而不過出文事之
餘緒猶之寓兵於農人盡農也戰而後有兵而農豈兵
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帥曰敦禮樂說詩書禮樂詩
書非文人之業耶何關於戰事而戰資之其說在紀消
子之養鬪雞也疾視盛事未可應影響未可望如木雞

而可矣異雞反走矣走非鬪之力也今之用將用其疾
視而盛氣故必見長於鬪勝則鳴張不勝則瓦解蓋所
恃者氣也竭者故孟子夫子薄守氣而談養氣其養氣
也歸之自反而縮其往萬人者即其惴寬博者所謂望
如木雞者也故其為帥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不戰而
勝可以百戰而百勝蓋無以勝為也而後能全其勝所
得力於養者深耳雖然談古道於今猶推舟於陸豈易
行耶唯是破資格略玄黃廣蒐異才而寬以文法庶可
得名將於韜鈴之外涪陵王生非服子衿而習詩書者

夷困文編卷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余讀其赴公錄一試於蘭首再試於流寇而擣巢護
餉援黔保達彰彰可紀入部院之題敘奉明旨之紀錄
此韜鈴之效耶抑詩書之力也嗟乎今之人不出於農
出於募其人率市井無賴浮梗泛萍而將以嘍噍武人
勝不預操戰難必克雖謂之無兵無將亦可安得真豪
傑陶鎔於禮樂以斂其錫淹博於詩書以老其謀其行
兵也不期戰則勝其用士也不以力以心士可赴深谿
而兵能動九天前無橫敵後無遺患唯民是保而利於
主蓋合文武而神用之國之寶也文武合雖兵農分何

害王生勉乎哉木雞其養而需國家之大用未晚也

捐助籍引首

竊以流賊之害幸不相及不意土司兵鱗集于涪壤禍
民貧其何以堪各土司以急公來其名甚美吾涪為主
不得不稍為優待以順適其意庶以弭地方意外之患
此州官之責也而利害與本州父老子弟共之今公帑
既殫私橐如洗安能空手以應唯是賢士大夫尚義富
民誼關桑梓則稍捐餘資而有濟于地方亦高賢之所
悅行也昨已面相商推無不首肯所願或捐銀若干或

夷困文編卷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捐米若干親題于籍米不必出困銀不必出篋登籍之
書即為實收之數或用以餽其主將或用以犒其頭目
或用以餉其軍士需用之日持簿奉支幸隨給發兵去
而止衙役不得侵沒而文錢斗粟俱收實用俾遠方夷
人感吾涪之好禮崇義而犬羊驍悍無所發其怒而肆
其毒此無量功德也地方幸甚守土之官幸甚

太平廣記鈔引

余桂吏議兼以萃兒客死奇冤靡控沈痛莫舒而久羈
天末隙駒難遣乃從沈學正鴻儒借書得太平廣記閱

之大都怪怪奇奇可駭可詫余且援奇怪以慰坎壈引駭詫以破蘊傷覺白日之稍適也書凡五百卷讀之可喜可愕而性苦健忘隨閱隨鈔止收其可備法戒廣見聞資撰結者匪是置之矣卽事堪膾炙而於他書習見者併置之文繁者汰句冗者裁期于帙少而括多藏行笥便齋持自適已玩而已鈔始于乙亥冬孟之朔竣于丙子春孟之晦得卷有四七旬老人目眇手戰猶埋首以事鉛槧自笑其癖然余平生無他嗜好匪此不堪作熬鍋裏清涼散也

夷因文編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

異儒五論

丙子季夏羈涪無事偶閱周文穆公識小編載隆萬兩朝從祀議頗詳薛敬軒議于嘉靖閒以無著述少之至隆慶五年始定王陽明陳白沙胡敬齋嘉隆閒屢議不決定于萬曆十二年唯敬齋無異議陽明白沙不與者什六七申相公主持而定議者迄今未息也嗟乎從祀之難如此國家何賴焉愚據一時臆見以論從祀而繼之以闢異正學共五篇錄存以請正

於高明

論從祀一

高皇帝以儒術作人二百七十年矣希賢希聖者應不少矣而從祀廟廷寥寥也竊爲國家羞之愚謂從祀一典所以表揚先達激勵後來至鉅重也收之宜廣不宜隘所收之人宜實不宜虛夫子天也豈真不可階而升哉則四科其階也聖門所揭而示也德行得夫子之臆腑者也言語政事文學得夫子之支骸者也雖各得一體而脈理通也天大而妙用無可見而容之四時聖人

夷因文編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而盛德無可名則列之四科引四科以爲繩而聖人之徒世不乏人矣愚謂德行當以成仁取義爲上而性命之潛修素履之无咎次之政事當以安社稷託孤寄命爲上而疆場之長城循良之保障次之文學以發揮聖蘊啓佑後學爲上而詞章典則楷模藝苑次之言語以使四方不辱命爲上而排難解紛次之此皆彰彰有補于世而議從祀者所宜並采也蓋夫子志行道者也道不行始明道以覺世講學者洪流之支派也六經者傳家之空籍也夫子之全體大用阨于時而薄發之而

安得執此以局聖人哉今日且張四科以爲羅而天下如此其大也人士如此其眾也分之而聖人之一體在有也合之而聖人之全體時時在也收羅廣而羽翼多然後見聖人之尊而異端不能抗然後見聖道之大而異學不能侵聖學之階得人皆躡躡上進而入室者必多入聖之途寬人皆躍躍奔赴而及門者益眾上下古今原屬聖人之土而恢復于一日豈不快哉今議從祀止論德行已覺偏枯而德行必須講學講學必須著述講學畫餅也著述土苴也皆虛器也憑講學著述而信

夷因文編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行亦影響也反不如政事文學言語實有補于世而皆可以證聖況德行之大原不盡于講學著述耶試以愚說求之則古來名世盡入聖廡而國朝再闢混沌人才較前代爲盛不止寥寥數人已

論從祀二

聖道至大而隘之自司馬遷傳儒林始漢興以來如董廣川尙已外如張子房賈長沙俱爲儒傑乃不收而止收其傳授五經者夫子天也五經天文圖也漢儒將此圖轉相摹搨而未知天咫也無識者遂指五經以盡聖

人而傳經者卽聖之徒然則聖之希天也止當一保章氏已哉至宋儒據圖以測天而始見天矣然見天不同有管窺者有井觀者或啓牖或登臺而歷四時窮四際所見皆天而小大懸也各舉所見之天以相較而天又不同各自是其天而儒門又爲訟庭矣如朱子同時而象山爲之抗易世而新建與之爭同爲吾道中人而至操同室之戈非其所見殊耶象山新建謂游貢之徒俱未聞道聞道止顏子而其學不傳游貢之徒以聞見爲學一派流傳貽弊至今爲閎豈其然乎何淺視諸賢而

夷因文編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拙視夫子之教也夫子明道以鑄萬品七十子皆人豪也親炙大聖入其鑪錘而游貢之徒又其表表者謂其有茫然者乎愚謂夫子無道外之教諸賢無道外之學謂夫子以道教而諸賢未之有得則學者虛矣諸賢不堪傳授而夫子猶以道強聒之則教者虛矣夫子無虛教諸賢無虛學則遊聖門者於道必有契矣愚謂顏子見天之全者也夫子之嫡子也主鬯者也諸賢亦見天而未全者也眾子也若無嫡子亦堪承祧其血脈通也其有得于道同也宋儒自珍其所見之天而盡拒人於

天之外如漢董唐韓率有貶詞卽同時如溫公堯夫俱不滿焉豈聖道真有祕藏如赤水玄珠不堪摸捉者哉道本大而自小之聖人之徒本眾而自闕之噫此亦宋儒之過也蓋營宇狹小收羅不盡知象山新建不免跳出範圍之外矣以此言之宋儒雖云見天平恐亦未必登臺而望歷時窮際一覽周天之全也今之議從祀者祖宋儒之論而摘剔綦嚴旣囿以帷牆之見又或參以僕伎之私宜其入彀者少也不然國家崇儒二三年得門而入者儉于四人吾不信也

夷因文編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從祀三

宋禁道學遺恨千載不意我朝從祀之議名爲崇儒而較之禁者尤酷也夫從祀之設爲後學樹標使望而趨也士子積學力行沒齒不倦始成儒名何其難也及議從祀與舉者千百之一而議者吹毛洗垢本來完體轉露疵癥則後學何苦冒求全之毀耶不但是也國家崇儒非名而已也將恃以投艱邁大匡王安社大有造於世也乃議從祀者右山澤而左巖廊卽及巖廊又似右恬退而左經濟枯槁寂寞之夫雖操修無玷然能保身

不能濟世豈足盡大儒作用哉則主議者似已失其宗旨今從祀四人得一新建差堪吐氣而議者以禪誓之至今未歇也嗟乎以新建之氣節功業豈習禪者所能辦乎使習禪而果能辦此禪亦何害於世而必以爲訾也不知禪之所挾以豪皆吾儒故物儒不能守而彼竊之我探得之反曰此彼家物使吾儒不敢近可嘆也夫明心見性竊吾盡心知性之似也戒定慧竊吾定靜安慮之似也總禪之凡曰空竊吾無聲無臭之似也故曰吾儒之物而彼竊之禪似儒非儒似禪也卽謂我似禪

夷因文編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大倫未嘗棄也情愛未嘗割也事物未嘗遺也則似禪而實非也何可訾也嗟夫逢掖皆儒也有志於道者幾人將淺求之日用則曰平平無奇也旣不能取勝於竺乾之門將深求之性命又曰此禪也而其擯之宮牆之外進退維谷莫知適從何怪乎真儒之少而儒效微也則禪之一字錮人更甚而從祀一議不且爲厲禁于天下耶愚謂論學者不必索之窈冥而直論人品論品者不必求之高奇而止論大節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隨其資性而自處一科隨科可以濟世亦隨科可以證道

而並許之從祀其恬退無求者修身見于世而矢力勤者德澤加于民誰非聖門之傑卽學之似禪非禪何足計耶夫如是則從祀一典果足廓吾道之藩而大吾儒之用國家斯得崇儒之益矣

論闢異四

學者未見道之何若而好言闢異端蓋祖于孟子孟之闢楊墨也惡其似也夫子揭仁義以垂訓而墨似仁楊似義聖道如扶桑之日而薄蝕者伺之故孟子闢之曰兼愛非仁也爲我非義也究之將無父無君夫楊墨初

夷因文編 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有意於害天下而當其時亦未見無父無君之狀以是詆之不幾深文乎蓋慎防其初不得不爾楊墨熄而聖道孤行誰力也今之異端釋老是也而釋老害道又與楊墨異楊墨者窮其弊至無父無君而釋老不耕不織不婚不宦明以無父無君率天下乃儒者不此之闢而闢老之虛無釋之空寂何耶不知虛無空寂吾儒所有而二氏不能有也二氏竊吾所有吾又推而與之乃操空券與之爭而彼得挾所竊以自雄如鼠鬪穴中鳥能勝乎夫子四絕中庸二無學者所習聞也安見其不

虛不淨不空不寂也故曰吾儒之所有也二氏易其語不易其義明標虛無空寂爲宗而思以易天下乃謂其不能有何也空與無可漸造而不可力求可心悟而不可口詮也今夫吾身自無而有有復歸無理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吾儒之卽有卽無也道家煉氣存神而求長生非貳耶且何事畱此流浪之浮軀而疣贅於天地閒耶故無論其無不死也卽不死而愈見其不能無也人有生卽有與生俱者皮骨連綴而不能遺也故應事無事接物無物用情無情此吾儒之卽色卽空也釋氏

夷因文編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屏去人倫事物以求空空未必得而離其色矣烏云空卽是色耶試反印之心與性有男有女而不配偶需衣需食而不耕織生育于率土而不肯爲王臣安耶否耶而烏云明且見耶心與性寂物也心性不安而謂其能寂否也無可也併君父而無之空可也併君父而空之人道絕矣以此爲闢彼將奚辭而猶非窮原之論也爲吾儒者遯命得性率性得道日從事于戒懼慎獨日調燮于喜怒哀樂澄汰功深中和交致則所云四絕二無必有迥然自會可知而不可語人者我家安宅向來無

人主守而二氏潛窟其中主人一旦自反啓扇鏹而寢處其中卽洞開諸門直達堂奧綺繡珍寶縱橫羅列過之者曰彼有人焉誰敢窺耶則二氏將窮于巢穴之無所託而退處寂莫之濱餐松面壁自固其壘而不敢與吾抗矣此不闢而異端自消者也孟云反經歐云修本此物此志也

論正學五

夫子言下學不言上達故朱子致力于問學而希言德性此孔門家法也言下學而上達在矣言問學而尊德

夷園文編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在矣象山不知而議朱學爲支離朱陸相選而俗士不知強爲和解曰朱道問學陸尊德性朱非支離此言出而支離矣朱不尊德性則問學何爲乎陸不問學則德性何緣尊乎朱子謂門人曰象山之學主於尊德性吾黨覺於問學邊爲多故欲舍短集長不墮一邊此朱子虛心求益語爲門人致防而遂援爲二家斷案非也然朱子不薄象山能收象山爲吾用而象山不能也先立乎大自標名目亦自不差而厭薄問學曰六經我註腳也不幾侮聖人之言乎陽明猶夫象山之見也陽明

得解于禪見其談心性談覺炤有當于吾儒之上達而用以發揮吾儒之奧此特達之見也所謂探故物而還之者也朱學雖大行于世而數傳之後誠不免於支離陽明起而挽其末流還其本始羽翼紫陽俾儒道中與豈不快哉乃信己太過而培擊紫陽何也陽明不欲襲禪之覺炤而言知又不欲祖宋儒之致知而言致良知致知聖經成語也贅一良字豈聖經所致有不良之知乎謂致良知一了百了無事問學故凡於聖人言博文言聞見言學識盡矯揉以就已至格物者致知之門也

夷園文編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作格去物欲解物自物欲自欲解物爲欲可乎後來知朱子之不可勝朱學之不可非乃搜括其平日性命之語輯爲晚年定論以相媾朱之論非盡出晚年而陽明之論至晚年而定也然何不明曰張膽直指禪門上乘爲我家故物直認向來之參商爲未定之初見以歸宗於朱子而猶作英雄欺人語何也蓋吾儒以達天爲極無聲無臭是也遵朱子之軌轍未必人人達天而其路是也舍問學卽非路也如攻舉業可以撥鼎魁未必人人撥魁而其階是也舍舉業卽非階也故學者第就

居敬窮理中勉勉循循勿忘勿助此下學也而上達基焉卽未達天而得志則膏澤及民不得志而名教自樂終不失爲吾道中人也若厭此之難幾而別求捷法向禪門而適墮焉則彼之學原非達天之路而安能作我津梁耶陽明能取禪爲我用未爲大誤而傳其學者誤矣黠者窟于不儒不禪之閒以行其私而愚者往往銜璧竺乾之宮而甘爲素王之叛臣此亦陽明之過也愚謂聖至夫子而極儒至朱子而極學道者斷斷乎當取道紫陽以入夫子之室有談教外別傳者斷斷乎其爲邪說不可不距者也

夷國文編卷五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辯惑論

讀薛濤詩作

好色掩德尼父興嗟以觀薛濤直其然乎濤父官蜀客死無子妻女流落良亦可憫濤本良家女何至失身爲倡倡家以色事人取容悅已固無庸道節鎮何等官披籍徵豔用娛讌寢亦已過矣生薦較書死撰墓誌何爲者耶施此于貞廉好修之士豈非卜子所云賢賢易色者而匪石不轉也濤又能詩兼習淫巧自製深紅小箋寫韻語以傳悖託鄭聲而市媚誰無憚慘癢心而人所

曹好詩得半焉匪但色也此其稱尤于狹斜者乎乃薛之箋倡家小技有何謬巧而竟與關之刀諸葛之巾鼎起於蜀而流傳至今也蓋巴箋蜀錦並稱方物巴箋厚重不堪行遠而微池之紙遂以輕細勝之巴箋不欲充貢而易之以薛淫媒之物豈堪上供藩王此舉無乃婦寺之忠當與洛陽進姚黃花同譏乎物既上供雖小亦重於是擇士女秉簡之辰祭井汲水然後染箋染畢鐫并箋無賸染并無他汲箋無濫用凡以上供故而好事者乘人不見臆揣譌傳謂井花靈異自發猩紅若見怪焉余至成都訪諸識者謂有藥漬水始能發色說者猶似謂紅出于水而余乃決其出於藥也今井在錦城東南可十里去濤所棲百花潭碧雞坊相遠生時製箋不曾汲此閩千百禩而淫魂朽魄能爲幻于不汲之野井無是理也大抵蜀江之水善發彩色濯錦倍瑩故古設錦官至以名其城而蜀錦重于天下汲水染箋當亦有異余昔權舟錦江順流東還見涯上屋四楹前擁一亭舟人指曰此薛濤井也余欲登覽恐稽程而止井故臨江水與江通藩王不汲江而汲井以別于上供也乃知

夷國文編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蜀箋薛箋一箋也薛但猶而小之色加麗焉無他奇也
江水井水一水也井則鑄而私之靡究詰焉無他怪也
見現雪消真堪一噓而巧爲妝點以成其名將尤物之
移人耶抑人之自爲謬迷也今有伯夷之清史魚之直
魯男子之貞將謠詠之不免而誰其好之介石澗淵鮮
弗蹶者茅靡波流罔弗亨者今涉世而遇合無菑難而
公卿人盡濤也聖人所爲恫也宋人詩有十樣蠻箋出
益州之句謂謝公箋也謝名師厚熙寧間人創箋樣以
便書尺色有十品人咸用之薛止深紅一色而染以膳

夷因文編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脂最爲靡麗然更梅濤則色敗止供一時把玩正倡家
伎倆非謝比也詳見費著譜因知今吳閩所製各色小
箋並做謝公謝亦名士陸務觀入蜀記載其魚洞題名
而箋掩於薛無名謝者又一慨也宋人輯全唐詩話蒐
及猥瑣而獨遺濤知濤詩非前代所名大抵薛箋緣上
供以重而詩又緣箋以重今成都有濤詩刻本社友李
公起見而付鈔跋其末簡以示且問序焉余閱而疑其
厲也倡家詩原本鄭衛情詞豔語乃稱本色集中本色
語殊少蓋射利害參和他詩便成編而真詩十不一

二也十離之命題頗似本色而詩出薛書記之手元載
徐興公有辨矣聯詩之撰語太露本色而田沫何許人
不預唱酬二十人之列何耶余故知其贗也不欲虛公
起之請而復之以辯不以序公起讀之跋中之疑可釋
矣嗟乎狐之魅人也人不知也醒而知其狐靡不惡之
濤之魅人久矣竊欲呼而醒之耳豈好辯哉

余作此辯折以理者居半已閱四川總志不載薛濤
井知濤初無井也今之井緣汲水染箋而俗人名之
耳志又載濤五言絕句一首跋云濤詩罕傳聊記于

夷因文編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志修于嘉靖壬寅同修者三人楊用修預焉而藝
文志出其手跋乃用修筆也博洽如用修且生長于
蜀而不見濤集萬曆間忽有刊本此何從來哉併識
于末以證余言之不謬

韓淮陰論

韓淮陰之不反王元美辯之詳矣然可無辯也淮陰人
傑也卽反必不通陳豨豨之麼子耳絳灌舞陽信羞與
伍肯逐躑躅之豕附游釜之魚哉故知其告反者詐也
然淮陰之誅實自取之不繫反不反也帝猜王也況信

又帝所遜爲不如者深自韜抑猶恐不免乃齊地一定
卽請假王楚羽固陵違期不赴固人臣之義乎請假王
而得眞王緩攻楚而得王楚方自快得意而帝已眈眈
其目矣夫有功則賞固馭世之法也挾功而責償則商
賈之態也淮陰以商賈自爲而冀其主之腹心視得乎
哉甫王楚而告反者至矣其吉也帝教之也僞遊雲夢
亦明知其不反也使眞反也萬乘之主無端而爲荒澤
之遊投虎穴耳信其爲我禽乎甚矣信之愚也猶與帝
較將兵之多少多多益辨此正帝所深忌而不知諱也

夷因文編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是時帝欲誅之矣猶恐諸功臣人人自疑姑侯之淮
陰猶招豚于豎俟時而付庖人耳至陳豨反而告信通
謀者又至矣呂后使之也帝之意也豈必其眞反乎哉
當項羽之滅天下已定爲信計者能解印綬還爵土束
身歸命賞否聽之上裁猶可幾萬一得全亦人臣之誼
應爾也乃帝猶未帝而信乃稱王漢王楚王若頡頏然
無論帝不甘也信之心安乎哉是時信與布越鼎足稱
王乃向時分王六國之舊局新天地出掃除反側混一
區宇當定經制陶冶萬靈與海內更始而信等守殘局

而無變計其誰許之帝剖符定封蕭何元勳衛止通侯
而信欲以王封終乎故信卽不反必無自全之理猶幸
不反而以反誅千百世有憐而弔之者差信于布越耳
嗟乎登壇數語闢進取之門庭決楚漢之成敗識在良
平之上受事而席卷三秦檄定齊趙功在諸將之上
人傑之號不虛而至其居功智不如淮陰城邊泝泝婦
可怪也雖然淮陰信人也恩怨分明者也千金報漂母
已見一斑謂我奮勇略以博功樹功以博封爵如市賈
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長享所有而無患矣而詎
料其至此也當夫楚漢相距智勇俱困信一搖足漢事
去矣其終不肯漢者感在登壇一拜報千載之知己也
帝獨不念此乎必欲誅之無遺患身後則戮止其身止
矣而錄其後以嗣淮陰之封亦奚不可而夷及三族漢
之少恩所爲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悲夫

夷因文編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皓論

四皓商山之隱人也名何以亡翼而飛入于帝耳其人
何以無紹介而結想于帝心帝欲易儲何以不聽羣臣
而聽深山野人之片語則四皓之所爲隱者可知已蓋

卽子房之流也子房道見而心隱者也四皓身隱而道見者也身隱道見故以山澤之癯能拯皇輿之敗績道見心隱故以帝王之佐能藐富貴於浮雲蓋其盟一心四皓豈相襲各行其志而道實相成者也顧子房可知而轉不易知哉其可知者身之隱而不可知者道之見也故劉會孟楊廉夫謂子房贗爲之帝何如主子房何如人乃效趙高鹿馬之詐乎按史四人應聘在高帝十二年以前十二年黥布反帝欲遣太子而卒親征固四皓之力而帝不知也至十三年破布回四人始從太子

夷困文編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帝商山不在天上四皓亦在人閒贗之於輦下歷三載而有不敗露者乎其非本不待辯而吠聲者羣而是之俾四人面目溷乎優孟者三百餘載至陳眉公而始反其真亦幸矣然不謂其爲帝屈而爲子房屈又非也易儲一事子房非不諫不聽則有不可則止之義在亦大臣之體應爾何必乞靈四老人耶眉公蓋誤於始終爲韓語耳故謂子房借漢以報韓讎又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感其報韓之忠而身羈于儲之未定故出而定儲以遂其去路本坦直而故涉紆迴不覺對面而九疑

矣夫子房報韓止有博浪之椎橫陽君之立耳立橫陽以續韓之祀而報韓之心遂矣及橫陽殺而報韓之計窮矣天實爲之可奈何子房少授兵法于黃石他人不省而獨沛公針水契也天所授也乃不以身許之而身在漢心爲韓可曰非懷二心以事君者此漆身之士所深羞也何以爲子房子房二心而又有爲之效忠者何以爲四皓子房之弗知而能知四皓乎余謂四老之出爲帝也所以報知己也四老人山中賤士以帝崛起英雄主致塵數歲之求又不敢以遁逃爲懟可謂非知己乎四皓已心許之矣欲報之而未有會也帝業成矣鼎足定矣一旦以豔妻少子之暱而動搖其主器者此危亡之醜也且陰凝冰堅者垂二百年四人蟄伏以待天下之清有帝爲破暗之陽靈而扶桑甫耀露晞乘之何忍懷寶迷邦負此知己之主耶士爲知己死其願爲太子死者爲帝死也其意何等宏遠而乃云爲子房且爲子房脫身計也是千金之劍匣藏有年而借人刈葵愚不愚也然四皓何以不出而仕也曰有子房在也四老人與子房一道也四皓所欲爲子房能爲之何必我子

夷困文編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房之功成卽四皓之功也功不必自己出也至子房所不能爲然後起而助之四皓之功成亦子房之功也功不必不自己出也同明相炤同心相應同志相成免絲伏苓根相屬而人不知也至所云輕士嫚罵故義不辱則權辭也帝所罵酈生陸賈輩耳罵子房乎不罵子房而四皓憂其罵乎其作此語意將有諷焉借嫚罵以形太子之仁孝嫚罵而士不至仁孝而士願爲之死轉移帝心未必不得力於斯語也至云太子仁孝則眞矣太子之得爲帝乃四老人奪諸如意之手而畀之他日友

夷因文編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愛如意何等篤摯非母后虧損其德眞守成賢主也乃又有作安劉滅劉之語何其謬也然其事則大奇矣子房不能定儲乃招四皓知四皓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招也子房一招而四皓至四皓知己之必能定儲也不然不至也此如后羿張弧羞以米則不發者也夫匹夫有志向不可奪乃撓天子之逆鱗而能必得所欲乎則其故可思也夫四老人非生長於商山者也蓋四方之傑也而聚處於一谷又非萍水之偶合也必有事焉所談必天下之大計所商必濟世之鴻略其議論風旨必

且流布於寰中卽漢廷諸臣未始不拾其餘唾以自樹尺寸故帝習聞之而傾嚮之方且等之耕莘築巖世所希有故一見其從太子遊而威霽於邂逅之適願膽懾於羽翼之已成至歔歔飲泣而不難割肌膚之愛此豈口舌之力而朝夕之故哉吾故以爲身隱而道見也此而可廩爲之乎燁燁紫芝可以療飢人知五穀之療飢而不知紫芝可以療飢人知用世可以濟世而不知辟世可以濟世故賦詩見志焉乃知四老人身無日不隱道無日不見故一日之出勝於蕭曹之畢世經營而一

夷因文編卷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當機匹于子房之運籌幃幄子房佐帝創業而四皓佐帝垂統其功並大而勞逸懸矣則有子房之勞而成四皓之逸人知子房之用四皓而不知四皓之用子房也噫定儲一事亦天不欲四人之泯泯而假此成其名耳若儲事先定四人必不復出老死山阿誰知者而彼不聞也況能以定策功稽冥鴻之羽哉竟使嗣帝圖報之無從而志去思於片石是利心斷名心亦斷此何人所能幾殆易所稱龍德而隱者乎世上若有仙人則四人是矣乃子房空注想於赤松耳猶有戒心焉自稱家

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報讎強秦天下震動若自負此平生最得意事蓋著其功于韓正以微其功於漢一段苦心有不可對人言者而人遂以爲實然也唯四老人知之故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此招隱詩也爲子房發也當斯時子房亦自恨其不得爲四皓矣乃知四皓真有大過人者然非好爲奇也止安其出處之素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之有無分而隱見之身未嘗分能爲隱者必其能爲見者也卽隱見之身未嘗不可分而隱見之道未嘗分故善爲見者

夷困文編卷五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見而道行善爲隱者身藏而道見也孔子不生於無道之天下乎其身宜隱故自列於逸民而環列國之轍聞邦君之政又極之而垂萬世之憲皆其道之見也故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至接輿耜耕荷蓑輩倦倦引之蓋此輩皆忘富貴之人人必忘富貴而後可與之濟世故孔子以斗筭鄙當時之從政者而注意於此輩恐其知隱而不知隱之道也不意子房能知見之道而四皓又能知隱之道隱見殊而忘富貴不忘天下不殊宛然孔氏家法也至輓近世而隱見分矣於是隱不成其

隱膏肓痼疾之弗瘳而甘與洗耳同波見不成其見富貴利達之妄求而竟與乞墦爭食見者既少子房而隱者竟無四皓卽求一知四皓者而不可得也噫

夷困文編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困文編卷五

夷困文編卷六

明鄭王嗣爽右仲著

辨枉

柳下惠

柳下惠坐女子於懷必無事實此古人不落蹊徑之譬而立言傷於過巧耳魯男子學之亦脫去蹊徑者非拘也蓋善補前人之過者也

仲弓

夫子犁牛之言只與仲弓泛論聖賢之生超世而俗塵

夷困文編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中有眞品眞品未必見知于人君子自能振拔于俗如舜之在畎畝說之在傅巖自有人舉而用之發論之時必有所感今不可考而遂謂仲弓父賤行惡豈不冤乎聖人豈有對子而犁牛其父謂非面談則聖言有背面矣仲弓聞之其何以堪朱註雖有自來似應削去

樊遲

遲問稼圃謂其麤鄙近利亦冤也聖門喫緊用功鮮出遲右問仁問智不一而足從遊舞雩猶發治心之問至聞知人愛人之語既辯於師又質於友不達不已豈麤

鄙近利者彼或見夫子道不行興嗟于浮海居夷故問稼圃爲遞世計或是狷者之流非力不食故發此問便是硜硜小人如云小人儒亦非嗜利只局量褊淺便是安可說壞樊遲亦朱子祖述之誤

冉求

冉求聚斂非剝民也其斂者亦分所應取但季氏攘自公家斂而歸公家則可斂歸季氏便是附益謂非所應得也章首冠以富于周公其意可見求之罪總在仕季氏不在聚斂季氏之能臣便是魯國之亂臣故夫子惡之

夷困文編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子房

子房誅秦馘項爲韓報六世之讎而因事納忠動中欵卻功成身退毫無繫戀高帝輕士嫚罵獨尊之不敢名出處語默不媿賢者余以子房爲一代儒宗而仲舒次之宋儒止云有儒者氣象與皮相何異至養虎一諫乃佐漢要著而皆以不義宋之終于不振豈盡小人之罪耶

蕭何

何治未央帝怒其壯麗此賢主監前車之思何言天子四海為家壯麗以重威自是識大體之論蓋天下既定營建宮殿此非亭長作天子之居而子孫萬世帝王之居也書生之見必引堯茅茨禹卑宮以相勸不知三代後此等話都用不著使制度卑陋何以示尊何以傳後至武帝而建章前殿高于未央則云壯麗亦自高帝言之耳且取名未央寓意深遠而題額至覃思三月懸之而觀者如流豈俗人所及起身小吏而識度淵宏規模廣大卓絕一世樹元勳都上相榮貴已極乃為家而不治垣屋高之則幾于不變塞而卑之不失為遺之以安乃嘗之以分家國為二陋矣

周勃

周勃入軍中令曰為劉者左袒為呂右袒此應急妙著當時呂氏專政諸呂用事天下其忿而軍中之人素統于呂祿或脅于勢不得不從然其心無不為劉可揣而知也當初入軍一時無以自白而人情不能無疑呼吸間或變生不測人各有袒一轉移而萬心盡白即呂氏不無一二心腹亦不敢不從眾而大事定矣勃雖厚重

夷因文編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文而帝謂安劉必勃蓋有見於此所謂大智若愚者宋儒謂此屬盡為身謀冤矣

賈生

賈生王佐才也生逢漢文不世出之主有懷不吐更待何時痛哭流涕激于忠憤非過也絳灌之徒害之罪在絳灌於生何尤東坡遂謂非漢文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漢文魯哀視漢文奚若當其問政夫子舉平生所學倒囊出之哀公用得幾何將謂夫子不能用哀公平東坡亦嘗受神哲之知矣若能利用之何至終身坎壈也當夜半前席帝自遜不如可謂知生矣知而不用君之過也可謂能用生耶若必委蛇于絳灌之間而求得志此戰國蘇張游說抵巇之術略又生所不屑矣然帝于生言其已施用不用于身者亦用于他日其道行矣直不顯身耳道行即不顯何傷

漢四科取士

漢用四科取士立法最善孝廉賢良取德行茂才明經取才學天下之俊傑盡收網羅中矣取德行人知砥厲而風俗敦厚取才學人知學問而文章典雅風俗文章

夷因文編 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漢最爲近古而後代罕儷以此自夫置名行取詞賦士始忽躬行而繡鞶悅天下從此無風俗又置詞賦取經藝士始輕博洽而鏤指冰天下從此無文章固宜追想漢法之善而東萊非之云業明經者志青紫對賢良者雜申韓陳湯茂才不奔父喪徐淑孝廉不逃冒年其有卓然不羣者幸耳是見一覆溺者而議乘舟見一銜楫者而非乘馬豈通論哉

漢武帝

漢武千古英雄主也其他不無可議至北征匈奴犁庭掃穴真可謂雪恥酬百王者不但報平城之圍洗媿書之辱而已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豈不欲鳴劔太原之北哉力不能也武帝承文景之後物力充士心附奮長駕遠馭之圖爲一勞永逸之計雖海內不無虛耗而享其利者百有餘年元成之際虺躩內蝕而豺狼弭耳誰力耶譏以窮黷過矣

卜式

余辯武帝之窮黷而又思卜式之賢漢當全盛受侮匈奴無論主臣不甘凡生我華夏俱應切齒式以牧羊致

夷固文編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富豈糞土其財者而願輸以助邊非誼切同仇者乎不然海內富人充溢露積不少帝且顯式以風何無聞風而起者而式且不願爲耶仍牧羊上林豈以財買官若商賈者爲耶及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猶是也惡者輒斥毋令敗羣蓋以牧諫也豈跛牂口吻殆五殺大夫之流矣至鹽鐵之不便平準之非體在廷諸臣盡結其舌式不惜苦口言之至拂主而不恤真不負御史大夫者史臣稱其質直而列之汲黯非過也公孫弘請罷築朔方冀僥獲忠諫名上令朱買臣難之輒謝鄙人不知其便質非百鍊遂化繞指方之於式黃鵠之與壤蟲乎胡致堂謂官既尊矣始正言以邀名今之官者愈尊愈戀鉤憚金殫肯注之以瓦而批逆鱗乎卽以此邀名吾又唯恐人之不好名矣甚矣迂儒之好議論人也噫爲善者懼矣

公孫弘

公孫弘多詐布被非詐也弘家貧牧豕四十始就學六十而後達素與貧狎雖貴而布被脫粟不改其素弘之相業無足觀於茲取節焉可也史稱其俸祿皆以佐賓

夷固文編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客家無餘貲若在今日猶稱賢相謂其飾詐邀名過矣
三公布被何足起名哉然長孺非毀人者而嘗其詐因
其素也素詐者掩其誠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

揚子雲

子雲爲莽大夫朱子深誅之而有辨其誣者移之谷子
雲亦未然子雲清真淡泊漢儒自董子外罕有其儷而
汚于莽則所遭之不幸也易曰无妄行有眚其象曰上
窮也上九非有妄乃所遇之窮致青莽之奸末路乃見
當其輔孺子人皆以爲周公及受禪人皆以爲舜禹當

夷園文編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勸進四十八萬人豈盡無人心哉莽之狡偽誠深而
人不覺也子雲初不附莽而因循不去病在不知莽耳
時有知莽者皆局外之人也荆公詩云周公恐懼流言
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忠僞有誰
知知莽者於其敗而仕莽者於其初不無可原之情矣

馬伏波

伏波以晚成之大才遭逢應運之明主有身當致有力
當竭身致力竭死賢于生馬革裹屍信是烈丈夫雅志
胡致堂以馮婦譏冤哉蓋緣其委頓軍中且謗招惹故

故發此論不知死於邊野正酬夙志而叢斐論訛聖賢
不免於伏波何損豪傑士自鑑甚明必無輕許如孔明
亦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卒踐初盟伏波武侯後先輝
映千載寡儔詎可輕議且馮婦搏虎改而從善仍以不
善終故開笑端而擬之伏波亦大不倫矣

黨錮諸賢

東漢之季徐孺子避世郭林宗玩世皆得令終固是一
道議者嘉其保身之哲而致訾黨錮諸賢以標榜取禍
過矣有道之世以名舉賢而名高者先拔無道之世以

夷園文編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嫉賢而名高者先挫名高者其行端方其議論嚴正
名教所最倚賴而奸邪所最不便故受禍最酷木秀風
摧者出端裁無足怪者如范孟博李元禮輩真疾風之
勁草烈火之精金其毗翼世教固徐郭之所不逮而東
漢風俗遂高千古何可少也若因被禍而訾之則竹林
中沈湎傷教者雖幸偷生豈足述耶爲此說者毀矯節
而獎脂韋必周容鄉原波流茅靡不足齒之儉也余生
也晚不勝西方美人之思

陶元亮三則

人情好色情易蕩而節之以禮聖賢不過如此元亮閒情賦寓意有在非采唐漚麻之倫卽順文作解則所云欲自往而結誓懼冒禮之爲愆此便是好色而不淫無媿風雅梁昭明議爲白璧之瑕宜其取譏于東坡

昭明作靖節傳其令彭澤也既不以家累自隨矣公田種秫妻子與爭不矛盾耶況歸去辭自敘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計歸以仲冬月何嘗值播種之期而好事者作此譚語昭明不察而收之靖節幾爲癡人矣

靖節詩應盡卽須盡無復獨疑慮死生大矣而超脫如

夷困文編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黃面瞿曇踞蒲面壁未便能至遠公戒律精嚴止可拘束宗雷輩靖節海鶴孤鶩寧受其縛所以攢眉而去託辭于酒亦見飲酒無妨作佛耳世以爲實然視靖節何淺也

王仲淹

仲淹所著文中子議論醇正甚多名語固儒流之英傑也獨其續詩書論禮贊易不免僂孟先師今其書不傳瑕瑜固難臆斷然說詩猶存緒論頗不謬聖人余嘗謂刪後未嘗無詩而苦無孔子使仲淹續詩果不戾三百

之旨何妨並存於世而宋儒誅以僭王不太刻耶今人賦詩作字一語一筆似古人咸贊爲佳獨聖人不許倣倣何也朱子綱目擬春秋溫公潛虛擬易何以不云僭乎皮日休唐高人也自稱閒氣布衣及舉進士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言曰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聖人之賊也請廢莊列而主孟子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享太學其言曰孟子荀卿輔翼孔道以至於文中子其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韓愈乎皮之尊孟千古卓識豈其誤于韓愈况因愈而推及文中則其稱重于唐業有定論矣自宋儒一筆抹殺之而聲價遂減豈不可惜唐初諸名臣皆其門人疑爲妝點仲淹歿而房杜諸公始顯諸公豈肯爲僭王之儒作門面乎

徐敬業 駱賓王附

徐世勣佐唐開創之功不足贖其贊立武后之罪英國分封唐之酬其功不薄而終于族滅天之報其罪不輕且勣以立武氏殺唐子孫而乃孫敬業以誅武氏自覆其宗祀如種豆得豆天道之好還可畏也勣笑房杜辛

夷困文編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苦立門戶爲癡兒所破九原相值不更相笑哉遺命弟
弼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先搗殺而後聞慮在敬
業也敬業自少佻健勤欲殺之乘其山中射獵四面發
火敬業剄馬腹自匿火過而出固其機巧亦天意也雖
然敬業之志氣不倫正其賢于乃祖者也武氏一淫婦
人篡唐祚于閩闔唐諸臣靡然從之舉朝皆其婢媵也
若無敬業仗義一舉天下人心盡死豈成世界耶吾謂
敬業此舉與狄懷英同功懷英復唐祚于既亡而敬業
活人心於既死不當以成敗論也豈敬業有蓋愆之思

夷因文編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駱賓王佐敬業起義討罪一檄寒牝晨之膽醒取日
之夢誠有用文章非王楊輩所敢望也諸君爭先爭後
而未有推重義烏非嚙語耶乃作史者書二君謀反伏
誅謬矣然野史記二君俱得亡去爲僧徐棧大孤駱棧
靈隱當亦不妄天佑義士固應不死併表而出之

盧懷慎

懷慎與姚崇同相裁決庶務一委於崇而貽譏伴食余
謂崇但才耳如慎休休有容人技若已得相之度爲相
者才易而度難也慎至病篤宋璟盧從愿訪焉執二人

手謂曰二君當出入爲藩輔聖上享國久近者稍倦于
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因手疏薦宋盧諸人
其爲國遠慮如此豈伴食者哉崇曾念及此乎想其平
日薦引人才保全善類嘉謀嘉猷之入告必有陰自納
忠不使人知者不然玄宗時方厲精必不使尸素之臣
濫居鼎鉉矣

李北海

北海論書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似忌人而詛人非也學
而似名不並傳非拙而何學而不似隨人步趨全無活

夷因文編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法非死而何故孟之學孔不襲其詞魯男之學柳下盡
失其故善學者得其意而已凡事盡然不止書學

韓退之

退之三上宰相書儒者至今訾之不知唐以詩賦取士
不如後代糊名易書暗中摸索欲舉進士必須起名必
藉援引其士大夫鮮不行囑託然明爲之爲薦賢非覓
利也主文官鮮不通關節亦明爲之爲收名非徇私也
士子懷瑾握瑜欲顯庸于當世必不能如有莘之待聘
隆中之待顧而無因至前鮮不按劔故貢士至京必有

行卷徧投權貴卷軸填委至供闈媪脂燭之費如李固
言生子莊墅不習筭緣爲人所給投所業于右常侍冷
官干謁所不及者次年適知禮闈遂以固言爲狀頭又
如王維才子混優伶以干進而人不以爲譏蓋時使然
也退之雖上書而議論軒舉絕無伊優側媚之態此又
其拔出于流俗者宋人執所見而輕議昔人亦知尙論
者當論其世乎

鄭薰

鄭薰主試舉人中有顏標者誤認是魯公之後志在激

夷因文編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勸忠烈昇以狀頭無名子嘲以頭腦冬烘者是也余謂
所取雖誤然試官能不受關節而欲舉忠義之後以行
激勸其志意可謂夔出流俗矣今世有若人乎唐制每
年一舉收者少落者多無名子嘲謗每科有之不足爲
異但恐因而薄薰故表而出之

李長吉外兄

沈子明李長吉好友也謂賀且死授以所著詩歌四編
凡二百三十三首轉授杜牧序而傳之矣今集四卷又
外集一卷共二百七十二首溢于原數則原無散軼傳

稱有善隨棄亦什百之一耳投入他囊者無恙也稗編
謂外兄投溷其出于妬婦之口耶奈何使外兄受誣併
爲一雪

程伊川

伊川出朝各官邀往某家飲茶觀畫而伊川云不飲茶
不觀畫蓋以師道自處耶亦近于固矣然此等人世閒
自不可少蓋規矩繩墨聖賢約束天下之具達者無害
於圓通拘者不妨于固執圓通者原非廢棄繩墨而固
執者不失爲謹守繩墨繩墨內防閑得許多人在而今
人動相嘲笑必決裂之爲快蓋濫觴于莊周橫流于竹
林諸人至宋來稍就約束而近又瀾倒于李禿翁乃復
有推而助之者眞亂道也

楊龜山

龜山應蔡京之薦論者病之余謂願其人自視何如耳
恐澆則勿往自信弗能澆何必不往龜山以道進以道
退進不阿京之意退不受京之制不磷不緇依然孔氏
家法也奚累于龜山

趙閱道劉元城富鄭公

夷因文編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閔道等三公人品卓絕而或疑其佞佛余謂即佞佛豈
遂滅其品哉且佛何嘗無益於人願用之何若耳如人
養身用梁肉其常也至于病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
甚有用烏附者佛教雖非梁肉豈遂比於烏附取其能
愈病有益吾身而已三公皆儒而用佛非用于佛者也
夫用佛與用於佛固不可同日而道也

陳無己

潘榮不知何許人其通鑑總論有可笑者明燭達旦在
雲長直細事而以為大節陳無己卻貪人之衣所謂見
不善如探湯不意詩人有此大節而以為細事且上下
千餘載品隲賢奸可卻車載而招撫瑣細至此取陳三
以偶雲長又大不倫非癡語耶余謂獎明燭為大節視
雲長太輕鄙卻衣為細事屈無己太甚

王陽明 二則

狄梁公並立汚朝比肩淫嬖而取日之功歸焉世無異
議原其心也陽明起兵擒宸濠功伐茂著而當時嘖有
煩言豈非以宸濠有王守仁亦可一語耶宸濠懷異志
廣交結新建負重名平日通問亦或有之陽明有心人

夷國文編 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漫相酬應亦不為損鷲鳥將擊必戢其翼但問歲晏何
如耳若必與為異犯其所忌身且不保何能立功余昔
年過江右與一文士談謂新建騎屋脊者言懷二心也
夫宸濠必敗庸人知之況陽明耶梁公明明事周而反
周之功又出他人之手使在今日當何如議之何梁公
為于唐者易而陽明為于今者難則世道人心異也蓋
先忤而後合殊塗而同歸時論所不許也若之何不掣
英雄之肘而灰志士之心耶

夷國文編 卷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崔後渠議文成為霸儒似亦非過然不可以此薄文成
也亦氣運使然蓋道極則敝運極則轉桓文非不欲行
王道文成非不欲為醇儒而隨時圓轉亦豪傑之作用
也夫子大管仲之功邵子列霸于王之後不為無意世
儒辨別王霸而治必純王學必醇儒恐治效反魏桓文
而事業反出文成之下此可與知者道也

余坐枉莫控無可告語每憶古人更有甚者以自寬
也懸想所及有跡涉不遑而情可原或成敗論人而
輕重談其辨數語暇日覆覽殊為昔人快之昔人何
知祇自快耳白人之冤與自己之冤無差別也惜攜
書少諸記有限疑歸而徧蒐往籍盡抒幽憤并採前
賢論著其辭極相類者采擷彙為一編名曰千古洗
冤錄與宇內同快而衰頹之人去涪遂廢止此
二十餘則錄存集中併志鄙懷以俟平反三章

題跋

讀周禮

余讀周禮歎聖人用心之密也自方位國野之大至蠶
蠶葛茶之微無一非精神所到而料理各得其所蓋此
書與大學一經相表裏皆帝王歷代相傳之矩大學括
其綱而此書條其目也故大學用功始于格物周官三
百六十考其所職為物詳矣格以格乎此也格物以致
吾知見天地民物纖悉皆我此關一透藩籬盡撤則意
可誠心可正自身而家而國與天下其所經營無兩物

夷因文編 卷六

十七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入門下手即攝合天地民物以為功而始終以之全
體大用雙修並到此吾儒之學所以為大也豈閉關面
壁空談心性者所能幾不謂佛為異端不可世儒剽佛
語以自珍至格物強作別解何其謬耶蓋格物而不致
知驚博溺心者也俗儒也致知而不格物不學則殆者也
佛氏也格物致知一齊用力一齊兼到明明德于天下
者也大人之學也

讀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五百卷譌謬既多複踏不少蓋宋太平興國

閒李昉等奉 upper 命編御覽又編此書已奉詔鏤行謂非

後學所急收板藏太清樓故傳於世者少至國朝嘉靖

丙寅談中丞愷得是書始為較讎定其字義而近乃鏤

於坊間射利者之手宜亥豕之多也且編纂皆降王諸

臣或宣怨言太宗不斬華館厚餼借此以糜之豈能遂

消其佗條既成御覽心倦興闌乃拾溝斷之餘分曹彙

輯潦草成編以復 upper 命而莫為總裁通互考訂故複者

莫芟舛者莫理其既鏤而復藏正恐閱者之議其後也

當時已束之高閣而崇文總目不載奚怪焉然自唐以

夷因文編 卷六

十八回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稗官小說無慮數百家藪括其中見他書者間多割
裂而此書所收俱錄全文且於唐事更詳或可備正史
之闕則時代近而諸家著述尚存故也今稽引用書目
銷亡大半則是書何可不傳哉學士家有能正其譌汰
其複釐其舛用善板鏤行亦一種快書也

書冤辯後

嗟乎事至此無容辯矣夫誰使我至此極也非盡問官
意也非盡臬司意也按臺之申飭嚴雖知其冤不敢開
也又非盡按臺意也入告之左契殺雖未保其無冤不

敢使人開也然則安從辯也將伏肺石而陳乎不能將
叩貴官而控乎無益祇是剖我幅臆質之涪人標我本
來面目而已余與涪民處有日矣有一語欺人否有一
事剝民否陋規盡洗關防極嚴涪所知也爰書具在一
以爲不簡事可指乎一以爲吸民膏吸有徵乎涪有口
在雖婦孺知其否也然則何必辯且辯于涪也蓋涪知
之涪以外不必知也且涪人稱余冤止謂素不貪豈應
至此然不見參款不悉冤狀故先揭款單于通衢以聽
與評而三日後歷引涪事爲辯出而與之相印此得粉

夷困文編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飾一言乎辯與評合而後可信于涪而後可信于涪以
外則安得不辯且辯于涪也嗟乎自愛其鼎珍護有年
一旦裂缺寧比墮甌不一掉頭視豈情哉初聞絙議不
晰所繇伏而自省祇是糧羨尙留餘肆他無可恨卽對
下人對上官俱作此語及閱款果然列羨于首餘悉象
罔語矣糧羨固功令所禁也而犯之誠罪也試問川蜀
百十州縣有不染指者耶有止取五分者耶非取借人
以自蓋也又非官蓋貧也薪俸無幾耳官無公費祇馬
半以充餉陋規無復可存堪動銀不時檄取仕者非能

家挾帑而術點金也羨之不能盡革勢也唯是取有巧
拙數有多寡而廉貪判於此矣余令宿遷兩年永福五
年俱盡革之其縣頗有公費祇馬全給且不擲家故算
入而足此不可律之他人又不可律之涪也涪固繁費
又丁多事故未及盡革也獨此一端而組織煅煉當之
城旦而實以多賊冤哉冤哉且賊從何辦也若真貪者
其入多送羨直細事耳故糾貪者多不及及亦不列爲
首列爲首而其人可槩見也貧家款客先薦脫粟知無
他品膳矣參余者十三款羨之外何多品也計諸款而

夷困文編 卷六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州官所職所行無不在而職所本無行所未有又居半
矣有一事輒有一贓有此奇貪耶然又何以無一枉法
事耶最可異者革糧書之紅銀而計以得紅銀少準詞
狀致興民謠而計以濫準濫罰罰贖充積穀外有餘誰
曾報官而計以不報入已涪之工食皆鄉宦包領原無
可扣而計以扣工食大斗收小斗散倉吏或有之而助
餉之米徑交船報數原不再量而計以大收小散行戶
貨物從來現買而計以久不給價甚之無京債而捏京
債鹽稅無禁彭而捏禁彭此可以欺朝廷而不可欺百

姓者也余是以揭款通衢而涪人無不唾罵含沙欲食其肉也且糧羨紅銀猶在平時若夫助餉買餉馬戶幫貼勇兵工食此何時事耶賊破夔城擣忠萬距涪百餘里警報壘至州民如沸湯竄者禁之不止輿阜匿妻子而孤從此何時哉余亟集州中父老子弟歃血關祠感以誠信激以忠義誓以死守讀余誓詞至生爲涪官死爲涪鬼語無不泣下當是時七尺非我有已付涪州一塊土矣慷慨赴死與從容就利並行有此奇人奇想乎哉且不貪則已貪則何有於二百京債至借糧久而不還此又其最矛盾者明者覽款條而冤已晰其大都已又聞蝮棍造款四十五日而後發吹毛洗垢不遺餘力若有疵癥纖悉畢露矣而止糧羨有據則生平人品已見一斑疵窮而恐虛責有載鬼一車盲弋張弧無辜而至極也或曰非獨蝮棍罪也有主使之者未之或知也然豈終無天道耶

壽鏞案郵志本傳天啓六年遷知涪州流賊破夔距涪僅三舍集眾死守賊不敢犯是偶翁大有造於涪矣今讀書冤辨後謂不見參款不悉冤狀又云參余者十三款羨之外何多品也蓋當時官無公費不得不借糧羨爲挹注然繩以法則可罪故曰祇是糧羨他無可恨亦見偶翁之不欺矣

夷因文編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雜記

韓良胤

流賊報退下石者差急足柳陞王士雄至州訪余過惡陞與州民韓良胤契厚故二役首投其家密以相託胤驚曰王州主清正官也卽如流賊報急州主盟眾死守得保無虞何忍陷之公等有委命不可違但胤不能效勞卽呼其子出見曰胤止此八歲兒冀其長大不敢作昧心絕種事請辭遂送出下鄉避去二役乃投巨慝席廷顯孔道父子匿之家偕其黨陳洽臬趙志遠與衙蠹

夷因文編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廖應時日夜蒐剔秉筆者亦其黨吳光漢彭長年越一月良胤回家而造謗者猶未就又越十餘日二役再赴胤家借密室鈔謄蓋每款將小零紙作蠅頭書團成小塊鈔畢乃去恩忙遺下幾塊胤與兄良泗拾觀一款乃良泗家事牽許在內而的知款所自來徑持原稿赴廷顯家喊叫地方許以造訪廷顯畏伏立約許以削去而州人稍稍聞之如余籲神詞所詢得三事皆從此逗漏大綱是而曲折非也余於衙役無私人故無報者蓋良泗先嘗被盜不但劫財且傷人恨甚一日審畢發監良

泗毆盜死者四人內有未成招者余詳守道已批發飭而隨受門生之囑授意曲爲開釋而參款無之乃其削去者也若此款在問官早引枉法律擬戍矣

胡遵道

丙子正月將赴勘成都有馬戶胡遵道亦在證中被提卽往韓良泗家詢得造款來歷臨行偕牽累者三十餘人共祖于關帝廟遵道號于眾曰諸君亦知王州主所以致此乎因具言之且云州主接踵壞官至今而六矣陰爲媒孽盡屬此輩如某某猶有隙可乘如某與今州

夷困文編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何疵可指乎此輩不捕則州主不安而良民亦不安我輩今冒飢寒涉巖險奔馳千里誰實爲之我願捐軀滅賊公等從我乎三十人躍然曰敢不從命遵道袖中出一詞示眾僉曰善遵道曰我輩卽以今日盟于帝先進一紙于本州存案茲將赴審逢府告府逢道告道院司亦然期脫州主于阱此我輩更生之辰也僉應曰諾歃血誓訖隨赴署州江大尹進詞存案啓行至府緣人行前後不齊而止至臬司人始齊矣點名訖遵道約眾登臺進詞隨者止五人耳臬司見名多人少叱去不閱

遵道憤謂眾曰諸君婦人耳我當獨身肩之出而止用己名告藩司案院俱不準隨告都院準矣而未及行然茲事按院爲政雖行無益于余然遵道之義氣足嘉也

庖人 司差附

余職不能完催差三至矣後至者犒銀五錢其人曰犒數太少然聞太爺清官不敢求多矣家僮問何以知之曰我寓所對門開某鋪者言之至引家口爲太爺矢誓故知其不欺也余怪之遣家僮訪其人則素治庖嘗奉州差上府偶與門子爭言門子譖稟庖人匿肉余不聽

夷困文編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感而思報耳余不聽譖本極細事而其人知感司差本爲利來而知爲清官遂不需索皆超于流俗者余亦感之故記于此而以失其名爲惜

涪俗薄惡如右所記豈得不以好人稱之故昔賢戒說無好人諒哉

囊雲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求囊雲先生詩文集未得今得之於馮君孟顓所
蓋煙嶼樓藏本也所謂奇巒怪石甍柏獐藤一段蒼煙
冷人肌骨者是也今先刻其文二卷補遺一卷先生之
詩或一歲中存一首文則一歲所存又不逮嘗言果足
傳祇此數篇猶多故留遺者僅矣李杲堂謂先生讀書
不附傳疏爲制義不附主司於士類不附品目爲吏不
附上官不附鄉大老出處大節不附一世及遯於釋門
不附釋門文章不附諸大家避世不附同隱杲堂九不

囊雲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之言徵諸其文而益信然則先生固特立獨行士也
其題范香國史評曰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
當吾說者既隔世而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
無用者然聽者便其言之無與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
感而卒以自新其論詩曰詩不盡於字句處亦不盡於
無字句處凡天地間之所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
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所有解矣此又先生立言意
也夫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不
讀陰符不足以知先生之文不讀老子更不足以知先

生之文也先生浸潤百家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淵微
靈迴按之非無執之不有者躍然紙上埏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可概其生平矣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其
孤峻非其志之所暨乎因書以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
月後學張壽鏞

囊雲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縣志本傳

周齊曾字思沂一字唯一號囊雲薇四世孫續者曾祖

柔臨淮典史周天行撰祖煬江陰巡檢有盜出入野廟中

蹤跡祕莫之測煬按得狀乃火其廟併數圍之木斬之

盜無從匿不捕自遜四鄉獲安齊曾撰齊曾少就傅嘗

終日不聞呬唔聲或疑讀何書竊窺之則南華楞嚴二

經也續者為文擺落華藻自抒所得李鄴嗣撰崇禎九

年鄉試齊曾文已為司理李化熙所置黃端伯時同為

房考從落卷中拭之遂舉於鄉十六年會試房考吳麟

囊雲文集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徵得其卷大異之登進士知順德縣首減征繕以國有

常賦復有息耗民何以堪除各項應派餘悉蠲之行邑

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秋成肆攘奪不可

問民積苦之齊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即麾鄉正縛

而投之水有以牘為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

奸宄始凜凜畏法民歡呼為周青天順德縣志齊曾以邑中

多盜皆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其利易

盡於是變社會為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黃宗義撰墓志其

初置義田也貨貨於富家限年以租入十五給耕者十

二償富家十三備賑不數年而貨可盡償田可日增沿

海故有椿闌之設以備警齊曾謂我能設賊亦能毀且

即不盡毀而所設亦易折不如仿西北弓箭屯堡之制

募鄉勇為捍禦則官軍可損大吏是之略乃立屯堡嚴

訓練盡捕得其桀魁置之辟境內肅然志攝香山縣故

相黃士俊○案南天痕作舊家居蓄無賴以害民齊曾

捕其客之甚者置獄士俊大怒會兩京陷閩中立君士

俊復為揆輔思去之有黎人欲渡海入葬內地巡按許

之齊曾以為狼子野心不宜令通內地力持不可巡按

囊雲文集傳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恨之乃以士俊揭頰縣齊曾即日以所佩印交之太

守不許交之監司不許乃徑至行省交之撫臣部民間

齊曾棄官去浮海乞畱者數萬城中疑為寇至閉門拒

之齊曾竟乘夜潛出買舟亟行在道中聞吳麟徵黃端

伯兩房師皆死國難痛哭以不得從之為恨歸至浙東

則百城內附續者遂遁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為髮冢曰

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惟鳥石依依

可以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墓志

耐勞苦南天痕凡耕田治圃伐薪汲泉皆躬親焉又搜

奇木爲養和竹根爲爐手自創製南天暇則戴草笠曳

芒履荷杖擔囊與山農野叟徜徉於青松白石閒裏足

不入城市曹志同年生王爾祿爲海道求見之不可得以

茶餽之謝以詩而不往也以書招之續者舊傳答曰齊曾自

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

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

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固自矯矯以傲流俗者齊曾自

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

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而

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耳兼之

齊曾皆窳窳狀昔爲東粵下吏不能違一邑心以事鄉

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遜夫不易其性後焉保不蹶之

如前苟不深白衡審輕圖一用恐曷沒鷲浮奚止無補

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空王以釋子自

度學木槁灰死雖在地上如隔地下卽母妻瓜葛年兄

弟之異姓而骨肉者同一塊土不見顏色五易星霜倘

一旦出而趨承左右能不羣起而疑之故君子在望小

人方歌樂只頌父母齊曾豈不渴深瞻拜乃卒躊躇而

雲文集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正不欲使君子之側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

非不止慮爲數行北山文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

之若無身雖存而等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

了未盡之年此外復何有所覬伏冀執事覽其覩縷而

納其芹曝幸甚齊曾栖霞蹤跡朝不知暮宿所從此勿

再以八行通候問也囊雲文集終不至曹志或以巡撫意招

之且動以禍福答曰所欠惟一死無他求也所親謀強

之入城至郊南欲自投於水其孤峻如此續者舊傳隱居凡

二十餘年辛亥卒年六十九南天停櫬在堂順德舊民

黃端振梁心恆年俱七八十歲裹足數千里至寧波聞

齊曾歿撫棺哀慟如哭私親行略齊曾所著詩古文詞高

清曠逸絕去煙火曹志閒圖山水筆意亦出塵外鄉人欽

其高風私謚曰貞靖先生同時胡傳字麟翼與父一桂

皆以能詩名傳晚年從齊曾遊聞志齊曾束茅山中傳常

往來其間佛鐙魚鼓時與其云續者舊傳

雲文集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自國難以後凡遺臣世胄逃之乾竺氏者蓋多有之余所得遊其間者有五人焉瑞安法幢姚江道嚴龍泉西炤新安可立及同里囊雲皆不忍降辱一時潔身淨土皜然不欺其志然亦各有異焉法幢先子同年也丁卯計偕之役與先子同舟時已殫心宗乘深有悟入道嚴當未為吾邑廣文時已皈依密老皆於佛有夙根一旦棄絕人間寄其孤憤而適以了其素志西炤郭公維經子可立金公聲子皆痛其先人為國碎身計不旋踵斬

囊雲文集序

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然一往而余與遊時已嗒然兀然壹意放倒刹竿矣囊雲自捷南宮宰名城初無定慧淨業之緣既已為僧又無付囑開堂之想雖絕足城闔而時與故人同志詩筒往來及當事書疏直述己志開陳大義凜凜乎不自禁而時有以未盡為僧之道議之者噫是烏足以知公哉夫佛之為道也視大地山河俱屬空諦以夢幻泡影觀諸其身人止知以是為佛而不知此公之所不忍出諸此也其託於佛也正重視此為人臣子之身正重視此故國之大地山河也其視溷跡斯世者正所謂輕其身

於夢幻泡影輕大地山河於一覩也反人之所論於佛

者以託於佛是則公之所託於佛者已矣余昔為祭公之文所以論公者頗悉有曰公之草鞋破衲非佛祖所得而有也公之暮鼓晨鐘非法輪所得而轉也噫豈不悲乎雖然又安得謂公非佛也哉余又嘗及海岸黃夫子之門矣其生平道力為何如者究竟以刀山為道場知黃公深於佛而不了其身於佛斯知公初未嘗識佛而能付其身於佛也非黃公所謂覲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者乎余之論公如此所以論佛者亦盡諸此矣所

囊雲文集序

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云數公者道嚴尚時相往還請以斯言質之隱學高宇泰撰

序

周貞靖先生齊曾字唯一癸未進士除廣州順德令自解官歸里丙戌後入山爲沙門人稱曰囊雲大師其後也里中屬余諡爲貞靖先生不使淪於沙門也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岸然無所附自爲童子時讀論語孟子治本經俱不喜兼集註悉大書正文默解其義是其少讀書也蓋不附傳疏諸生競爲揣摩場屋之文期於合時獨先生盡擺落華藻自書所得適得舉於鄉會試吳磊齋先生奇其卷判曰自成一解遂得

囊雲文集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進士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主司當先生時三吳諸名士競尙標榜凡經朔論盡參上流先生獨漠然無所向是其於士類中蓋不附品目其爲順德令治行第一當時使攝香山香山時爲上相里先生與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不附鄉大老會稽行朝失守浙河以東士大夫率俱出上謁郡縣通往來先生獨以爲不可盡薙髮入山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同年生有爲郡觀察招以書先生謝不往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無更費八行是其出處大

節蓋不附一世先生家居每一匠者入門卽審視其法自倣造所用器輒能善其事及於盤谷構山房束竹覆茅盡出己手得懸崖一竒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閒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古先生復能受勞苦其入山當由一溪水常沒踝以上先生謂過溪若須筏卽須竹須舟卽須板須篙須梁卽須編柴卽待負亦須人不如用吾脛吾脛自善涉嘗與諸禪人涉俱不脫芒履先生謂沙石齒齒芒履質柔不及吾足板竟踣而涉吾友萬悔菴先生嘗訪先生山中先生爲設麪下以薑汁麥甚粗悔菴食之盡先生笑曰此吾上客供也悔菴歸與吾輩太息數日時諸公遯跡沙門率受諸釋老衣拂椎鼓上堂稱其法嗣先生獨不肯雪竇石老人其欲傳先生蓋久矣然微聞先生時一歸村居仍入彥倫之室遂得止是其遯於釋門也蓋不附釋門先生閒爲詩古文詞方寸湛然未嘗有所擬議故其下筆能刊削一切單言片句不蹈前人是其爲文章蓋不附諸大家作者黎洲黃先生以先生與會稽余若水合銘兩先生風格並高未嘗相往來先生謂自潔其身耳吾耕不須耦者吾負不須戴

囊雲文集序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是其避世也蓋不附同隱先生嘗稱余詩余自得論
交嘗作詩贈先生爲同黨所傳初未致之山中也先生
既沒余謚之諸子請余爲先生立傳序其遺詩余笑謂
序先生集大不易然余文或先生所善也蓋先生固嘗
知余非附先生者同里後學李鄴嗣頓首簞

雲文集序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唯師嘗與余語及古人詩文無論通篇不肯苟且卽首
句末句亦不肯輕放便包蓄許多蘊藉其勝人處有不
事縮合窠臼或倒結或反結自成原委又有不綴一語
借人口吻作自己參詳又有籠統議論末後略概生平
數語遂成一案此皆古人苦心妙手不可告人惟後人
領會自得故師之所作刻求其似嘗有形若遺神若棄
心若屈稿終日不成一句乃駁雲穿隙須臾之間洞開
天朗若盡大地皆尺幅中物及吮筆腐毫盛氣俱下仍

雲文集序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覺故紙不著一墨汁久之而轉掉微息遞故遞新屢易
屢更塗抹殆盡覺前此所云不知何若并未有所云之
前又不知何若故其手訂遺稿或一歲中止存詩一首
文則一歲中所存又不逮矣嘗言如果足傳只此數篇
尤多如其不爾雖多奚益所以讀其詩與文者僉謂奇
巖怪石甓柏瘳藤一段蒼煙冷人肌骨殊不知鎔金爲
液燒汞成丹其中人心醉者非彷彿所能喻也至晚年
操觚數行下沖融蕭散不爲少見創出如同夙構蓋智
彌精者其神彌遠幽奇之極化爲平淡卽筆墨亦無所

用矣昔人整襟危坐三畫其像而三不肖及其解衣磅礴一畫而神理躍然候之所通得無類是若夫證心慧業語涉圓通此自其祝髮後得力於再來者居多要之借彼醍醐示人津筏亦寓意之一二耳後有識者自能辯之甲寅長至後一日棲煙元初題於秋巖書屋

囊雲文集序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囊雲文集目錄

卷一

論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書

與念尼王兵憲書 附復書

序

壽顯之孫親翁序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囊雲文集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寶嚴詩序

雪竇誌序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墓誌銘

明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磊齋吳

夫子墓誌銘

大司馬上蔡邵公墓誌銘

題跋

范香國史評題辭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包惕三詩題辭

題敬可兄手書詩韻

書于石詩稿後

書王水功述客問答失先大人茗翁遺像說後

書不為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

祠

跋董太史韋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囊雲文集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

木爐說

夢說

卷二

記

囊雲記

囊雲案記

雲樹記

聽法華記

記游姜山語

游烏峯記

記過蛟川舟次語

石蓮採茗記

瘡臥記

隱潭詩記

蘭影記

初入薦峯紀事

三上薦峯紀事

囊雲文集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銘

囊雲髮冢銘

引

採芝小引

傳

外祖父母無事傳

母舅傳

王父一事傳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東皋叔祖傳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世臣叔小傳

四叔傳

楚英邱先生傳略

明處士董非能先生傳

莊母傳

聞母葉夫人小傳

補遺

紫雲文集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可與言序

始可與言又序

始可與言古語序

始可與言古諺序

始可與言詩序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始可與言古詩序

始可與言唐詩序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從叔紫雲先生暨配全孺人墓誌銘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紫雲文集 目錄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勤 周齊曾唯一著

至誠與天地同久論 癸未會墨

論曰道不任人不任心心者有所凝焉而神行有所動焉而氣至道固惡所有也以爲未免二之爲累也故貴乎自然而猶以自然者有時而不然蓋自雖不人不心而不離乎自名又未免一之爲累也唯無自而然則無二亦無一庶幾無人無心而無非道即人即心亦無非道謂天下以人存以心存可也何也非猶是人之人

囊雲文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之心也是故邵子之言曰智數有時而窮又曰唯至誠與天地同久正謂有人有心而智數出焉無人無心而至誠出焉天地之所以不息其爲物不二至誠亦不二也不二之爲言非一亦非不一非不一亦非一若云一猶之有天而無地有地而無天天地孤而無後若云不一猶之天之外又有天地之外又有地天地紛而不理故一以有盡而窮不一以無盡而窮即云二則非一非不二矣而分而不合猶之天自爲天而不通乎地地自爲地而不通乎天有施而孰生有生而孰施是又窮

也不二則二而一一而二積之不止於十而不見其多

積之即止於十而不見其少所以河圖十以外無數也通一三五七九而十五藏焉通二四六八十而三十藏焉通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藏焉以至一期之數萬物之數五行之生成變化鬼而神神而鬼藏焉觀乎木衰於生火故水尅火所以篤吾子也土爲木尅故金尅木子復母讐也火忌水故尅金伐其母以制吾讐也土尅水而受尅於木讐彼所自出者亦被讐於彼之子也要唯不二故生不妨尅尅不妨生無恩之恩不窮於恩無

囊雲文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怨之怨不窮於怨不則生者或以爲恩尅者或以爲怨或尅而反以爲恩生而反以爲怨或怨始而恩終恩始而怨終天下之禍敗未必出於恩怨之不明多以恩怨之太明而不保終日者此必然之勢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者心不必如人之之彼之此而已入於物之中心不二也故又曰天心無改移無改移者歷乎前之七日後之七日動而若不動凝而無所凝不二之所以不息也或謂以堯之聖而有水害以湯之聖而有旱患豈兩聖人誠有未至哉蓋天下多不若於兩聖人者

在兩聖人處此必不忍大爲之懲則至誠窮矣天地乃借水火以震之使天下惕然如警然後聖人用其誠以挽水火之怒而殺其勢而登斯民於衽席庶幾聖人不窮於仁天地不窮於忍上有至誠而天下或不無災患之類仍者必此一方之罪淨於人至誠不加刑而天地刑之刑之而猶不知歸過於己而歸責於在上之一人又何怪乎災患之類仍耶然五行一也何獨水火能用善以爲利或謂水火動而不魄是又神於不二者也故尤善於變變而化化不同乎金木土之質而不動者也

藝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烏知火之過旺者由木之過生也水不用尅耳水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木以助火也水之過旺者由金之過生也土不用尅耳土之不用尅者功一於生金以助水也五行何嘗不相爲用特水火以陽用木金土以陰用陽可見而陰不可見耳不可見者是又不二之不測者也抑又有說焉至誠與天地同豈有不與人同者而同人何獨以天火稱蓋無心不成人無火不成心無天則陽氣墜而莫能發其焰則火又不成又火出於天而後成無心之心以成無人之人故合天火爲同人火被尅

於水則訟訟其不同也訟其二也至於地火何以謂之明夷火之所以不息者得土以藏其光也薪盡而火傳然後明出地上而爲晉漸升於天而爲大明誠則明明則動觀乎雷風之爲恆夫又何疑至誠之不久

房師吳評

自成一解

又評

一氣開闔朗朗如百閒屋

與念尼王兵憲書

藝文集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自鬚髮緣盡便趁雲巒覓路縱擿埴盲人極西鷲嶺卽在面前未必卽到僅同芋比丘乞食回首江城覺咫尺千萬里數年來遼陽鶴或從魂夢中一歸耳今且夢亦不知何往矣夫人固有不可一世而故自矯矯以傲流俗者曾自分非其儔也但居民上而莅茲土者刻視亡國臣雖編戶僕隸不如而又誅求無已富而無以固其有餘貧併無以守其不足出門叢棘何處側身是宜山深又曾嘗窺真狀昔爲東粵下邑吏不能違一邑心以心一二鄉大老幾中含沙解組而遯夫不易其性乎

後焉保不蹶之如前苟不深自衡審輕圖一用恐晷沒
驚浮奚止無補於時而且慮仍以覆轍滋罪緣是皈依
空王以釋子自度曾殆無可自異不欲異人而迫於人
之不相寬假束於己之無具以與世為緣故依傍雪山
老子學木槁灰死今甬東一隅野無寧土何處更有古
桃源小成都一隙地雖納子幾束茅瓢非愁與劫火俱
燼卽與一夕歷湯城化為巨浸矣幸天不絕意此一方
得借年祖臺為海國長城頃聞所以治文者矣則文之
聞所以治武者矣則武之聞所以治民者矣則民之聞

藝文集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此可疑之人以溷天下之是非不止慮為數行北山
文見笑也況世外人家雖在而置之已無身雖存而等
之若亡白石一鋤蒼松一笠已足了未盡之年此外復
何少有所冀而禿而山深者尙向年譜中求生色耶夫
以迹與者猶之火因膏因薪故易滅以神與者猶之水
析之而仍合故可久又因地制流不以自為性隨所高
下曲直而成就之使足乎其量而又不至於憤盈故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年祖臺能為水不以不近情疑
會則不相近而近不相合而合易曰或出或處同心斷

藝文集卷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復書

寒幢入夢定磬幽發披省教言家國身世之閒可謂
聲淚交盡使弟踟躕瞻顧於物緣膠轄之日所不如
通謁請情歸心白象法界者亦無幾也弟憶與菩薩
前身束縛文字謬受人採讀詩至板蕩奄踰一紀獨
不使黃冠草履流浪事外一蹈此路哀樂遂多吾轉
蓬也江淮楚越蓬之心若猶不自止也中散遺身康
樂玩物弟即持高概借二子者游亦復有待之風不
能宇紫天而池瀛海亦明矣況其委頓簪紱之場悲

藝文集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墨是非之域哉伏念老年翁西流一水潺湲塵耳矣
將此因緣不絕震旦假明賢繼斯士試之以羊腸鳥
道之險銀山鐵壁之事歌哭俱冥舟輟都絕然後得
大智度耳豈其無可如何而返於須彌故宇乃曰吾
以全吾跡也哉東越山靈奧窟擬寶處恒長遂託寂
遊近乃紛構文簿沓籍戈戟矣憂勞排王色思慮銷
精神如義淨所云大唐求法諸人蓋視弟今日孤蹤
略同矣而道或日非其何政治之有昔懷一能化滄
江之漁捨網作禮此邦腥鮮毒霧老年翁獨無意耶

其以芻尼片衣惠示法眾即弟且蔭洪雲瞻言之餘
遽有薪燈之望空存赤斧之吟行復自顧能前被所
有從法王子於彼岸恐非本來則累土滋危其復高
睨大談斷膏藤之餘根與萬物而遷移吾猶惡其佻
巧不由情實若佇倚鸞鷲慈雨橫注答衡陽之釋奉
隱侯之辨則弟日以俟之金繩妙界何獨遺予抑弟
將厚有覲於大君子幸委聽焉夫樹之能聳者以風
風也壑之響盪者以感歎也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竊已踟躕瞻顧於老年翁所以感弟而弟應矣猶奉
持所應以感同心而傲岸松石投音而若忘是吾道
不當問上德之鄰而斯事義趾無待鬱茂於戶外也
波逐如故疑嶺恆披敢縷布其悃幅者冀一聞五蓋
三幡之論攝無遺有之談於法座也化龍之鉢猶在
疊衣之石如新無緣躬趨情詞并咽因札復札紙墨
遂冗不腆一儀附以小刻伏望垂鑒臨書徒倚

藝文集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壽顯之孫親翁五十序

自余不復爲鬚髮中人與世日隔親知如不相識矣何
論從無一面者豈若不余與蓋余固不足爲若與也若

髻髻眉目頂上數莖毛動能語而余禿無一存則不類若冠服衣履有聲色足奪人而余束身裹足多年敝垢則不類若出入冠蓋爲當事盼睐而余唯一二離家納晤對木石煙霜雲月冰雪中絕無煖氣則不類何幾乎不相與而日隔也今親翁聞不類如余而耳有余見不類如余而目有余余有子翁有半子不以不類嫌許瓜葛翁且心有余也以視若日隔不相與而或無一面或爲親知者何如也於一時人所不有乎心不有乎目甚之不有乎耳者違眾而獨與爲親是翁亦不若類也

靈雲文集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雖余披緇著草履儼然僧翁依然俗余經行坐臥時在萬峯頭翁城市翁且不余類也然不以不類不耳目余復心有余不至不相與而日隔蓋有相視而笑者矣余因借幾筆絹上墨爲翁五旬壽筆穎也墨煙而已是無鬚髮人之所以壽翁者併不觴祝類也雖然烏乎不類指有短長俱指也

贈邵得魯母夫人六十序

自余與雲坐臥羣峯頂雲以外所見無非山深人也但未必皆山心人故非山深人余不知卽山深人亦不知

也然則非山深而山心者誰是余之所知也無如其必不欲稍耳目於人余何從見之卽見何從數數相晤而還對山雲歎孤寂已耳雪竇汪家村去囊雲三二十里無多隔邵子得魯氏往來其間者六七載以彼其地迺歲月久宜得見乃從不一識面邵子何如人今壬辰冬十有一月爲其母王夫人六秩自念不能以文成其身猶欲以文事其母曰身將隱矣小人有母非文弗著余適別雲家居道里相去不止三二十里不憚重趼乞余一言余始得一識邵子夫六七年不可得見一旦因其

靈雲文集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不惜遠道相見余邵子何如人世有一時之人自有一時之文余人以時廢文亦以人廢不過借山雲中恍惚萬狀變幻於流泉木石間者卽此當余廢文別無廢人之文邵子乃舍當世名文人而取諸余不惜一見余邵子何如人進顯之榮人也誰肯無故而灰心焉在婦人女子猶甚故雖賢如陶母尙不免以此截髮爲子篤友好今王夫人年旣衰耆有子堪博通貴聽其六七載爲山深人家業日就淪落不問也然則今日之邵子唯夫人成之夫人知之耳然則知其子成其子者卽今日

之所以爲夫人矣以六七年咫尺不得見今得見而知其人併可不見而知其母是邵子自有以著其母也卽此是天下之至文更何藉一言於不文之余夫人欲以文隱爲隱人母邵子克隱於文爲隱母子彼母子間相得之深又何如者余自不庸別爲夫人言也且余舌不及邵子直自以其身言其所爲心以其心言其所爲夫人也余舌併不及邵子以其舌言其所爲夫人以其言夫人者言其所爲心也邵子告我曰吾母生長長安佳麗地性不與習遷以操作機杼襄翁讀吾父罷春官歸

雲文集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卜築東郊代部署諸傭規權材木工遜弗如吾父好客嘗晤談忘昕夕則治壺觴供豐約必稱情才賢之下榻吾兄弟者時出所儲佐子婦之不遺吾兄弟就吾父問業論說每達丙夜則從爐寒灰冷閒一鐙相守不少倦自奉日不滿十錢一租數積歲緝緝紉綴無完所嫁時綺縠衣飾襦而置之專售以持門戶吾父歿子若孫爲諸母與吾母出者未婚娶則殫心力畢其事又嚴於所出寬於不已出使諸子女婦衣履冠服必潔必齊出入里門人幾不知其爲異母也昔甲申國變後刳心事佛

日課金剛普門品能以己意發明釋氏旨其所鬱鬱若不堪者唯慮吾兄弟於文不能有成吾父逝早無與卒業除面西聖禮誦之餘血膏泫然此外不知也夫邵子之母非他人母之只於如是也固有深於此者而言之止於此蓋曰母之所以爲母如是而已庶幾人或忽乎母之不止於如是也有所甚異而姑概之以不甚異有所不欲言而姑晦之以其所言邵子何心吾知邵子胸中所有無非溪雲嶺雪孤峯怪石凡山中所不無何者爲邵子胸中所不有者止山以外人與夫山深

雲文集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無山心者耳此則邵子之心也所以心乎夫人爲文隱子使夫人爲文隱母者也余縱不庸別爲夫人言所不能不爲邵子言者則以邵子別有所不言庶幾卽此言之而邵子著其爲夫人也亦著然則余之舌卽邵子之身也心也不敢質諸山以外人併不敢質諸山人而無山心者敢以質諸山雲山雲以爲然否

贈王水功母胡夫人八十序

昔衰周之季道與時違孔子飯蔬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顏子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竊以大聖大賢

遊世不見是而無悶其素也何憂違之際如其行之之樂是豈無故而孔子顏子不以告語於人人亦幾無從尋其樂處然滔滔者天下皆是矣卽及門之多至三千有餘更無一人焉同我以隱彼近卽在門牆之內如其在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而後得之非偶然可幾倖者不覺其樂至於斯向使孔子無顏子顏子無孔子雖無無所樂未必如是之甚矣今水功王子自丙戌來賤無以加而貧日進屈辱困躓靡不至歡然視之如無有其母胡夫人從其子流離竄處往返頓踣餒凍相逼而且

藝文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勉諸子以俟命又慰之曰吾力尙可老無以吾爲意殆若不勝怡然者是夫人與王子亦各自有所樂矣夫途處其窮事際其艱勢居其側所不至如人之不堪其憂已屬難爲烏乎樂蓋夫人之欲其子之晦之甚於子之欲晦其身以晦其母夫人無心以子爲心而子克以母隱王子之欲其母之晦之甚於母之欲晦其身以晦其子王子無心以母爲心而母克以子隱此求之於鄉於國於天下而不可必得者不意不出一家母子之間其歡欣愉悅誠不自知不自已耳自先王之教不明古

今興亡出處之大在黨庠塾序尙闕略不講閭門中人益無論矣故易於眾爲通人難於獨爲隱人雖有所謂孔顏之樂父不以之詔子兄不以之教弟當時一大聖一大賢所以樂之之故不特無有會者并無有問之者矣而夫人乃能爲隱母以成王子之爲隱人卽母子以續師弟之樂於歌千百載上道雖不行無時不在天地閒矣余唯有遙向萬峯頂合十八句老母復系以詩雖則孤雲石上閒青山今亦塵如鷺能隱何妨城市頭但以一貧存吾故笑我老矣遠山居豈唯忘卻城中路不

藝文集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母今年八旬開落巖花知幾度昨日山雲偶出山山心卽託雲來晤未審雲見城中人也曾爲母作何句

寶嚴詩序

去冬聞寶嚴看梅約雖不余及然約而走寶嚴與寶嚴梅晤晤必詩詩必遠寄囊雲將謂余猶之往也因作聞約看梅詩云梅花亦何幸乃得伊人期自是看梅人不異梅花枝人花偶然湊定有偶然詩緘之應寄我香玉冷鬢眉何殊行與去花寺相追隨今春且半月忘之矣寶嚴詩從殘雪中忽至見詩如見寶嚴梅如見寶嚴看

梅人誰謂囊雲不卽是寶殿且此寶殿詩誰謂不卽是囊雲山頭人作事固有不俟足目至己入身其中不必出自己手已滿紙淋漓欲絕者第不知前日過寶殿人亦如過囊雲見余聞約看梅詩亦如見雲如見余否

雪竇誌序

雪竇自通祖而下不一代不一人何獨無一字誌豈以誌文字也非別傳之旨歟當年初祖得得一翻往返誰便說自西而東道上點點腳迹不是文彩已彰則夫無一字誌不特鈍置入夢名山抑亦鈍置初祖太煞矣今

雪竇文集卷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老人以一條拄杖子向荒煙灰燼中重新揭露因得首座師山公撫拾遺蹟書記師道公復廣搜括雪竇誌始出一處此誌一處雪竇在在誌在在雪竇使人親到雪竇可從不一到亦可可是兩師直以筆尖點墨度盡一世也然誌此不易讀此亦不易須會得兩師筆尖直是石老人一條拄杖子筆尖點墨直是拄杖一下卓併會得老人拄杖頭非拄杖頭一下卓非卓纔知誌非誌雪竇亦非雪竇許具一隻眼許讀一部雪竇誌

天井鏡宗禪師語錄序

初祖九年面壁未嘗一開口與石默默耳卻通壁皆祖片片青碧中有西來人影迹誰謂度世必須語言所以西去棺空只留隻履須知此履幾莖草從祖腳頭腳底經過如蘸水楊枝全體皆靈便是一部無字語錄不須筆不須楮墨不須印板人人一顧腳下卽是者也西遊記三藏取經天竺迦葉索東土人事不得因以無字藏經與之此雖作者戲論不知真經本無字安在無字不成語錄惜當時只重衣鉢不重隻履耳今千餘年來熊耳山頭一隻履不特無人知價抑且不知履是何物矣

雪竇文集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天井鏡師語錄字字句句有西來人腳迹有西來人踏過多多山河大地在裏許此語錄乃一隻有字履也欲識隻履止看天井一部語錄是但不作一隻有字履看去則錯竟作一隻有字履看去亦錯且道如何得不錯問之鏡師鏡師不言余無鬚髮是真僧是假假固不知所以言卽無鬚髮是假僧是真真亦不知所以言卽無假無真無所爲無鬚髮無非鬚髮無所爲是僧不是僧益不知所以言

明誥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嘉齋吳夫

子墓誌銘

憶在癸未人幸得第曾獨幸得師乃師死君曾不肖猶
視息到今師何不幸不得弟熟謂曾忠節門下士雖心
有言筆有舌將爲夫子致詳其生平又何取不臣不弟
者片紙字辱及下地然天下後世見忠節壘壘一抔土
不過曰此與君不獨生者也其當年具與識能挽國事
於將亡在我可不至死也人或未必知知其可不至死
以卒至於死使天下後世恨恨於死之不無其故庶荒
煙衰草下苦於無可告語者不告語而自白曾卽不敢

藝文集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稱述備美辱夫子生平烏得不於所爲忠節濡淚作墨
汁草數語誌曰夫子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先世居天
台明興詔城澈浦移右姓實其地有申己公忠者應募
遂爲海鹽吳氏數傳至介公容爲五世祖容生翠峯公
崑崑生仰峯公芸芸生四子長晴溪公霽霽生蕭縣公
之英司寇公中偉吳氏始著季達泉公震生巨源公中
任中任生二子長中丞公麟瑞夫子其次也幼好讀古
人書長事古人行當冬月單襦雪覆牀几以手溫膝繞
屋周走唯與古人耐一夕冷故其爲文不類今時詹詹

者言壬子爲郡博士弟子員同中丞公登戊午賢書後
中丞公成壬戌進士出李建武建武稱刑平將滿秩以
外艱去服闋補莆陽莆陽稱刑平又三年方天子召前
後兩職司李奏最不自今日也胡遜之歲遲之再遲入
闕授吏垣白王申至癸未凡十有二年矣中閒里處者
強半三入省掖不過五載當天下多故籌深未雨先事
入告疏不知幾數十上其尤切一時緩急莫過策應關
門申飭通津寬卹商民呼吸挽輸及時除勦登青寇盜
簡暇州邑城守又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爲京師援授

藝文集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詔南司馬節制江南關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
略士表裏六師又關外八城陷寧遠孤軍援應久隔撫
鎮臣請內徙以壯關門舉頭僉云不可夫子獨謂徙之
便議上詔與宰相司馬酌終日夕不決夫子再疏關外
九城隔絕寧遠懸關二百里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無
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
心是棄天下也益不可且鎮臣□□忠勇材也寇旦
夕必發秦晉若使捍禦京師一舉兩得幸毋委之敵人
此皆確係安危至計凡有臣心所當一一痛哭涕陳其

便用之不待再計決者無如列天子內廷不得一行其言曾不如兩郡李猶得振此一方民也於是居其位不可屢疏求去求任外請上印綬束身司隸以塞重責俱不獲請合朝詣冢宰門爭言宜循例推太常冢宰兩疏推終不允夫子去益決忽秦盜掠盡關中河外地晉中丞死之在廷諸臣惟怯各自引去幾空署有速夫子去者夫子曰今非歸臥時矣諸公比比去愧不能救止之況褻裳共逐乎迂拙唯致命遂志足下姑徐徐行視吾骸齒所在又有勸謁相君求晉南秩去者夫子曰匹夫

藝文集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交杵曰猶不負叩門之急某侍言帷幄有年得一日臨事委適耶身可死宰相必不可私謁當是時即太常即行其言不去太常不行其言不去夫子之不去更決於去迨新輔當國首推夫子太常之命始下併發前徒寧遠疏詔撫鎮臣援時甲申三月七日矣三輔已潰督師敗衄寇百餘萬眾止隔都城一雉堞紛寧遠數百里遙何由呼吸至曲突不徙并鮮焦爛可恃無恐嗟乎於人情事勢所萬難頃刻支者雖合力圖無濟也而欲倚一臂於太常晚矣晚矣然猶不辭竭心力倉卒中

連上諸議又無一行不得已唯親桴鼓衝鎬石與僕夫蓐宿城上親撫士卒攬淚誓堅守西直以爭存亡於須臾於是懸賞募得民間壯士二百餘緇城而下斬賊鋒數十擒數十賊少卻未幾賊合營仰擊益力夫子乘夜趨至午門將白天子且請益餉爲輔臣阻不得達望闕叩顙號涕而返忽德勝門啓內賊城潰夫子遂投縶爲左右力持且曰天子存亡未定乃扶入道左三元祠拾壁閒敗楮作與家人書五紙有友人來見夫子項有縶痕涕泣不能仰視夫子攜手止之曰學道者亦如是耶

藝文集卷一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持初念行授命矣道然爲平生談相送出門聞天子皇后俱殉社稷北面伏地擊額流血奪身掉束帛卒先是夫子疏上天子每嘉予之幾欲委重焉或尼之不果向使天子既足以有爲又得一意用賢而以夫子爲之相天下事勢何至極壞即不相夫子有如夫子者相使夫子得如所陳請又何患乎危亡即不幸三輔不可爲矣早從寧遠軍協守關門賊何敢少窺又不幸北事大去南都尚宿重兵有賢司馬統之足長城倚烏知已散之燕雲不再集胡爲有臣謀深慮遠厄塞使不得自展

以死以至東南半壁亦不能旦夕支耶事固有已至於
是而無或言之不言者之罪也或言之矣上無明天子
天子之過也以天子汲汲求治用人不一格拘於言可
救一時危亂而且下其議矣而終付諸空言嗟乎誰實
使居其位欲行其道不得欲去其位不得力請任外戮
力危疆以自効不得甚之據地擊額謝罪請上印綬束
身司隸不得大冢宰循例兩推太常亦不得直至環城
皆賊崩解矣然後用其言於氣息已盡之人而投以藥
人誤良劑豈不惜哉夫爲天子外吏奏最久不卽召止

藝文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用賢失之緩其在皇皇攀轅者正有厚幸君子猶不
無所歸責旣召爲內廷臣似乎已用之矣乃居得言之
位而使不得行其言而適成其死君子之切切責也端
有在矣夫子兒時與同學各狀古人故事相戲嬉獨擬
文丞相詈字羅詞氣傾動左右壬戌計偕入邸舍夢一
人仰天歛歔吟文山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沈浪打
萍之句傍有指之者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時夫子絕不
識有劉公觀政時僅見其名於宗伯堂上懸板中題主
事劉某後公爲憲臣夫子始遇於同朝大行熊公垣臣

姜公各以上書劾首輔下詔獄上震電臨朝無敢救夫
子言此不過小臣愛君熱腸忘所顧忌耳陛下欲窮其
意正當使盡言不當使無言上爲稱熱禱者三云誠如
卿言何輕誚大臣夫子顧首輔厲聲曰臣聞家貧思賢
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洶洶首
輔顧安所辭責乎上稍解是時劉公以救熊姜語過激
轉觸上怒被繫夫子復言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今
與臣等同救言官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事陛下乃免冠
叩首謝罪上意猶未釋越日再疏三疏乃放公還里公

藝文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諸救者書歎曰諸公言屬相援耳若吳公者誠念在
國家眞仁人言哉公旣就道夫子憮然太息曰劉子隱
矣吾殆不免乎未幾果以國難徇劉公當世大賢落落
不輕許與人獨於夫子死作五百五十餘字哭之畱都
失亦絕粒死竟無夫子一字哭公觀乎纔總角卽以忠
義人自擬而忠義人零丁裏句復聆自長安夢中人其
後夢中人放黜去夫子死與後先然則夫子劉公俱文
山再來人世未有文山而不死者文山之死可無言烏
能默默乎死文山者夫子櫬未出都門依荒祠有樵人

包姓者涕泗負器轉側兵刃中請塗棹數受創幾殆不
顧也後賊大焚掠縱太廟火亦投胥并死夫子訃至澉
里人聚哭於古剝鳴鐘集眾鐘無聲者十有四日夫習
一藝以自食未嘗誦先王之道乃不忍忠臣一具骨唯
恐速朽而且相從於下地又頑然塊銅豈有肝膽智識
亦為忠臣嗚咽不成聲彼從事詩禮面目儼然人而具
有肝膽智識者竟不能容一有心人而卒令不得用甘
心於死何也夫子生於萬曆癸巳二月乙卯卒於崇禎
甲申三月戊申距生年五十有二元配封淑人朱氏丈

藝文集 卷一

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夫子三長壯與邑弟子員娶項氏早卒次蕃昌邑弟子
員娶鄭氏再娶蔣氏次益耜邑弟子員娶陳氏女子二
長適鍾我文邑弟子員次未于歸卒男孫四孝貽壯與
出恬怡依貽蕃昌出敦貽益耜出女孫一壯與出南都
新天子立卹前死難臣贈夫子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謚忠節予祭葬專祠春秋祀贈王父母父母如其官銘曰
主為亡國主而宋有死信國主非亡國主而明有死
太常猶之死也太常之在地下其得君也必信國所不
如不猶之不得乎君也而太常無如已在地下其不目

瞑也必不啻如信國

大司馬上蔡邵公墓誌銘

余未束髮即知有蛟川邵公上書切責宰相暨疏斥淮
撫兩事是何不顧有不測禍而斷然為之後十餘年黨
逆事起當事者嗷嗷以中貴私人罪及公使其初無所
為斷然行之不顧但稍稍能自立不與世波君子猶不
無疑乎此乃兩事之矯矯如彼闊焉不相類如此之甚
烏能不疑夫不以一節棄其大美況乎此一節之猶屬
疑焉者余擬作數語存疑以存公恐當世之自謂不疑

藝文集 卷一

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公者反疑余公私人也屬筆復止止今歲甲午為公歿
之八年冬十有二月窆公於定邑之風鵬公子之文手
公行述乞余誌且銘余惟罪及公者樂道公於丙寅之
後然何至絕口不道公於丙寅之前余固不能與世爭
丙寅後是非非是之若夫丙寅前之是又孰得非焉於
是作誌銘誌曰公諱輔忠字廣益號上葵其先魯之曹
人也有彬者應洪武薦辟來宰定遂家焉四傳而錦錦
生德為徐州衛參軍德生鳳來為龍川錄事鳳來生公
公離襁褓即不與諸伯仲伍諸伯仲亦不昆季公公益

自勵年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登甲午賢書次年成進士李毘陵發伏釐弊不詘理以情不詘法以勢無愧稱古良吏秩滿爲天子畿內臣山陰相公被言官劾遲迴不卽避公以宰相當恤大體矜廉恥爲天下風柰何徒恃主眷上書極口譴反覆數千言幾不知我小臣也彼君側之一人言一不行罪且隨之以此名振都下淮撫與接近寺貴戚臣勢傾一時號爲三都莫敢誰何公疏摘其姦辭甚悉因觸驕貴人罷職而淮撫亦自此不得內用踰年公直道不終蹶復起累遷副京兆適遼左失

藝文集卷一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事亟需才淮撫舉者覲再用朝論不可淮撫疑公指使也喉刑垣圖傾公公覺先疏揭求去因解組歸丙寅逆璫大不道議者推公風節素著欲借以彈壓中外交章薦辭且再不克歷官大司馬嗣以冊親藩之國出都役竣未及返命告病不予三上疏乃予告及逆璫就戮時論公爲與黨奪公大司馬公遂閉門但工羽士術不問及當世事者十有多載自南北淪沒奉旨仍以大司馬主聯絡恢復事無何東浙繼陷事不可爲公祝髮避跡大雷山不數月病返於家卒時丙戌年十月二十

七日距生癸酉年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元配夫人曹氏先公四十一年卒繼夫人趙氏先公三十年卒又繼夫人高氏如夫人李氏楊氏李早卒丈夫子九長似伯娶李氏繼馮氏先公七年卒曹出次似續娶黃氏繼王氏似歐娶周氏繼楊氏似雍娶薛氏俱高氏出似亢娶余氏繼郭氏似煥娶裘氏繼劉氏似周娶謝氏似昇聘烏氏似迎未聘女子一適奉川生員何起麟俱楊出男孫九元震伯出元始元祐元承續出元復元晉元鼎歐出元士煥出女孫四二伯出一亢出一煥出曾男

藝文集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二重光近光震出或曰公幾不得以大司馬終解之者謂爲淮撫洩憤者借也然例以春秋之義何必曲爲公解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許世子止不嘗藥俱謂之弑君夫惡逆未有過於弑君父書曰弑其君某某而又出於大聖人所筆削定是大惡逆之無復可疑矣烏知有不可概焉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要使人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乃至乎此云爾公苟不上書切責宰相不抗疏直斥淮撫其爲庸庸者又何言夫旣有此兩事而處身逆璫時天下想望公風節何如者乃

無一言去春秋之聽盾止也無赦辭則於公也應無寬
責且公無丙寅之出則已出則國危與危公之身公不
得自有也狄梁公委身女主卒返偽周王安石新法令
下康節門下士舉欲避位康節以為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近而內瑾肆逆李文正以孤身委蛇其閒事賴以
濟吾縱不惜公當大逆在朝獨無一言能不惜公以桐
封役出都門而竟隨以病告公豈以事不可為故以一
去告無罪於天下乎雖然如春秋之義何或曰君子之
賢賢也固責之深君子之善善也無微不錄彼上書切

藝文集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責宰相抗疏准撫兩事乃人所不敢為不能為公不憚
為之一時所稱為國家尙有人者此以春秋之義例推之
亦不容遽沒公觀乎當日聞之者咸欲一見丰采以此疏
比眉山辨姦論是當日已歎服公不置而何獨不然公於
今日然則公即以切責宰相抗疏准撫兩事存足矣銘曰
前為名部屬吏後不得為名大司馬云誰不疑世能尊
大司馬一日榮不能辱部屬吏兩紙字云誰不信風鵬
一具肯疑疑乎信信乎風鵬一坏土埋疑乎埋信乎吁
嗟嗟有其信者可以其疑公諸天下萬世有其疑者可

以其信私諸一人一時

范香國史評題辭

舉已往人已往之是非而非是之當吾說者既隔世而
無知又其事過時而不復此言之無用者也然聽者便
其言之無與於己而樂道焉久或反有所感而起意而
卒以自新若正言其人將未必聽未必不詬諱隨之立
說不能於世有所扶助使人受吾言之益不如無說此
香國范子史評之所繇作蓋曰吾所言者將無與於今
之人乎意不欲舍置此默默聽其無所救止而固為不

藝文集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近之辭庶無或仇吾辭者使夫可以類而思之以通
於言之所不及意亦曰吾所言者非徒已往之人耳觀
乎夢中有我復有人有不相得而欲殺我者非真有多
人也人無非我耳故未有怨夢中欲殺我者而仇之無
已范子蓋不欲自任其是非欲使人通已往人作夢中
人會使人通范子之是非作我之是非會我自是我自
非不過借范子口以筆之於紙於范子亦無與自不至
仇之無已也故置今人而是非已往或曰竇卑聚夢為
人辱索其人七日報之不得乃自死安在無仇范子者

然烏知范子非賓卑聚夢中人索之終不可得則亦無如范子何矣其所言者固無與今之人也不無與於今之人而無與於今之人此其所以索之而不可得

長如弟四課次韻題辭

余時坐萬峯頭欲雨未雨巒石花木底俱深雲錯處周身外若止丈餘地去此無一物見如立大海空天下併不見有天水益覺曠曠甚可見有目不如無目今吾弟長如氏眉之下鼻之兩旁已無目獨已胸中口中於人耳中手腕中穎中墨中楮中次陸敬翁四課韻各三十

囊雲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數紙上活現一世外人與山俱深與郊俱遠與園俱幽與菴俱寂但猶恐吾弟無目僅眉之下鼻之兩旁更須我之胸中口中無目直得人耳中手腕中墨中穎中楮中亦無目乃真瞎子真通身是雲誰謂萬峯頭巒石花木底錯處者不卽是吾弟百二十韻腳字腳

包惕三詩題辭

人知惕三工詩別工琴烏知惕三琴不必一條蛇蚶紋黑漆古焦尾只點點紙上墨皆桐音絲響如雷家物聲從兩池閒欲出而隘裴回不去又不必作霹靂引纜雄

夫毅子魄動髮立其幽情淡句已足令有心人欲笑欲哭是詩中有琴琴可無絃彈不必指昔醉翁操得廬山道者譜其聲東坡居士譜其詞乃爲稱絕惕三殆合琴詩爲一事合廬山道者東坡居士爲一人矣然則何不可名其詩曰偶彈

題敬可兄手書詩韻

莫謂吾兄敬可氏別我去七八年我固無地無時不見敬可兄不便地下去也然必如我乃見敬可兄無目人多尙不見自何繇見敬可兄如我見也不得已求之片

囊雲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紙點墨一、一、一、一、一、一誰謂手腕筆力非鬚髯眉目猶有不見敬可兄者雖然必以是見掩卷不見矣開卷亦不見何如我所謂無地無時不見者開卷見掩卷亦見時丁酉秋日

書于石詩稿後

自維衛佛現啞女身而爲說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是當時已有一部無字無句詩在耳目筆舌外奈世人莫有解者只以啞女忽過甚矣世人之盲也徒知有耳目筆舌不知有末後句於是別開方便現字句身而爲說

法于石詩稿復從耳目筆舌中出然雖不啞谷響泉聲
口在什麼處有字有句究竟如何是字如何是句解讀
者當自恍然誰謂啞女已寂示柳亭吾將從囊雲峯頂
遙向一座寶雲合十曰古佛再來也

書王水功逃客問答失先大人茗翁遺像說後

昔有僧問滌山如何是百丈真滌下禪牀立又問如何
是和尙真滌卻坐夫知立坐落處卽知百丈滌山落處
豈煩虎頭道子從手腕中得又豈等書傳文字從筆墨
中得人盡如是也則人盡真也彼顴頤眉目口頰髭髯

靈雲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肖似於尺幅紙固不如德功行事性情嗜好意思語
言之肖似於書傳文字但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則書傳
文字烏能獨存雖劫盡更生此書傳文字終不可復得
唯會得一立一坐落處則人人真在不以劫盡更生而
有不然彼焚掠者能灰兩眉目一口鼻顴頤髭頰之吾
父於尺幅紙能灰吾父茗翁兩字名乎卽能灰茗翁兩
字名能灰此不必茗翁而無之非茗翁者乎況此無之
非茗翁者不獨焚掠所不能灰劫火亦不能灰也果孰
得而孰失邇王子與余同參稱聞道敢以道人之言進

書不爲高祖東藩府君乞傳乞誌銘乞入鄉賢祠

一爲縉紳卽有數紙居家居官狀乞名公筆以識不朽
曰傳曰誌銘卽有一片木板書其姓氏名號送入文廟
側春秋受享曰鄉賢夫朝廷三載一考績未見俱陟而
不黜則縉紳之不盡賢也明矣何獨鄉無不肖孔子當
日於求也猶令門人鳴鼓而攻況又不盡如求者乎余
高祖東藩府君仕至屯大夫無傳無誌銘亦不入祠或
以爲爲其後者之缺失也使前人無一字一祠之榮獨
外於諸紳罪矣罪矣由今思之幸不傳不誌不祠當令

靈雲文集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合時六合民德焉去位而尸祝之無已立像於城樓
久之像失火遠道來鄞從紙上搨數十年前父母形模
以去歲時朝夕禱祀者迨遷階庭觀乎民之不能忘如
是卽此是無字之傳誌卽廟食千里外豈不勝子若孫
私託諸生私請於邑於郡於督學使爲者古錢以銅今
銅化爲鉛古金赤與白金化爲銅爲錫赤化爲白爲
黑矣甚矣人之好僞而亂真也

跋董太史韋吾公與新塘周公札後

且莫謂蘭亭之入昭陵土死不忍釋彼十七帖亦札也

世祕惜甚但重佳字紙耳不佳將讀一過墨蹟行濡旋付授詎何論日月久遠太史董公札字不工更歷數十載獨存值茲兵燹中古今名典籍散毀幾盡何獨存此兩紙又不存於其所與離使公新塘之身後人而存於非其所與不可謂其人之存之者不知太史也不可謂其人之知太史而存之僅以其字也觀其札絕無筆墨氣血腸滿紙猶熱可以知太史矣鄉人以鄉之語爲俗一尺楮多更易字句之不恆稱與出入古文詞者便號名手何異對此鄉人說異鄉語如聾人之於吠犬但見

藝文集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口動而已以視此札豈不大相逕庭況不忘貧病交輾轉爲樂川計餬口兩隻緞履一塊草紙往來不廢而克存乎廉儉果皆太史若庶師弟朋友聞古道昭然則此兩紙所存固多矣古有風字硯係許敬宗物或云若敬宗在正堪所以飼狗比網者出其匣於江中爲唐氏得者不以與人蘇長公亦云匣既鑄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夫工與石俱妙美猶以其人之不肖棄彼字不工而不棄至遺留數世後復返諸賢子孫手什襲爲家藏珍太史之爲太史何如敢告佩公宜時出此兩紙示

後生使曉前之有董太史非猶夫今之人也

木爐說

於囊雲得朽株糜狀似爐然不止兩耳三足又腹穿無底雖似爐不甚似也不甚似曷謂之爐呼虎或以於菟以大蟲呼卮或以胆呼矢或以箭蚪蚪又呼活東布穀又呼鷓鴣是一物固無定名且呼劍以蔥鐵而草矣呼蝻斯以春箕蟲而器矣呼蟻蠓以蜚鴻蟲而禽矣呼女蘿以老禿鷲木而禽又呼以宛章木而人矣呼白鷺以碧繼翁禽而人又呼竹籠以夫人呼湯壺以婆子器而人矣是一名更無定物如是則凡滿世界所有種種何不可總謂之木爐烏乎似爐不甚似爐如是則何必向木爐裏熱盡梅檀香氣纒塞卻多多鼻孔但投著莖草忽地一縷無煙篆燒殺天下人

夢說

日周四天下因四天下之遞成遠近出入於寅卯酉戌然光不能使晝之不夜而爲黑唯月不以昭質自顯因日爲光十二時俱有出入以通日光於照所不及然使物眾與相見彼此無道質不能使目自見唯內空空如

藝文集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所有物得入其中以見其形於外亦得立其外以見其形於中唯鑿金質物雖不得入於其中而能處物前使物目中確有一我相對然能使自照不能照無物爲有物照一身爲千百億身照頃刻爲阿僧祇唯夢境從無明來從無明去止此一榻此駒駒一覺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色色畢具甚至邯鄲一枕孔而色色具淮南一蟻穴而色色具然因夢成照夢斷又窮誰知此天地日月山河人物鳥獸昆蟲草木固無之非夢耶西天東土以至不可說不可說香水世界以至諸

襄雲文集 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獄種種夢境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人阿修羅四聖六道夢中人夢中鬼也一大藏教儒經子語夢中囈語也但究竟醒者爲什麼人正當夢時其人在什麼處

襄雲文集卷一

襄雲文集卷二

明鄞 周齊曾唯一著

襄雲記

至剡曲曰阮出人家屋角東行數百武望隔水眾山如海波從風起伏一峯逆流奔注西北作盤渦狀摺處分數股中夾一澗下送至溪欲入瓢須從溪溪須筏須舟須梁筏須竹舟須板須篙楫梁須架木須編柴卽負以涉須人肩背腳力或呼不至須待吾有脛豈不便如山深入幾寸骨況除雨漲甚一日半日卽石出深不過踝

襄雲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上淺僅沒腓吾不惜吾脛自不懼水懼冷懼沙石齒齒齧吾足板人莫不便於有所須有所須卽聽於物聽於人將盲人跛人不如矣故不舟不筏不梁不人止用吾脛從驚湍濺濺中行數十武卽山脚一徑漸次轉摺上有石如屋如城堞如門闕如人立如臥如偃仰有澗蜿蜒如奔蚪有泉掛低壁雨後如飲虹晴如撒珠有木有草不栽而花或出石頂或出石罅或雜叢綠裏如繡如抹如潑徑盡乃試瓢瓢所有唯雲與煙香俱透與楊枝水俱淨與露俱潤涼可代茗濕可供沐供浴爲墨汁

供書寫在花底圍香使不漏在暑炎氣頓息勝夫餘松石在月夕時幻蟬螭出沒在雨為龍為雷聲光百出然則吾即奉雲為大和尚以滿前多多木石作座下大眾以逼側不上數畝地數椽茆當大叢林儘覺寬然有餘雲來不來雲去不去木石常住不常住唯見雲之無非木石木石之無非雲一座囊雲始其往

囊雲案記

溪圍瓢疇圍溪孔道一綫互疇中擔者負者提者攜者衣履而徒步者捉襟見肘腳不襪而首無所戴者後踵

囊雲文集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越前踵去而前踵若退者從瓢下視如蟻相呼引類以趨一物夫彼道上人豈盡不奔忙即不活欲暇不得者乃自甘牛馬以較吾瓢中人或不如也但恐瓢中人尙作瓢外想便如牛馬瓢中人止作瓢中見便牛馬不如曾不如瓢前馬面一塊山長在瓢中不離瓢外長在瓢外不離瓢中疇外一帶低聳不過十丈餘又澗圍之疇又圍澗自囊雲腳下至此而溪而疇而山而澗而疇而澗石凡四五重始數萬仞屏風復從澗削立中高處三四頂別出青冥外明是幾尊殿裏底則此案未始非不

瓦不椽之瓢誰謂一座囊雲不又是此案之案囊雲主人曰入瓢以足望案以目足費幾轉摺高下而或日之半或日復半其日至者目一瞬至是足以漸故鈍目以頓故捷然目與足兩不能自至其所至者無頓漸也無頓漸無所為至無所不至故無謂盲人跛人不全於足目

雲樹記

闕囊雲斬去峯腰叢綠突露枵然心空者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

囊雲文集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開直視儻侗雖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知其歷歲久也但不識來自何年兼不識是何名余甚異其狀恐露立之不免樵者薪而終沒沒矣移入屋底經歲多過而不問雪竇石老人來不啻如遠客久忽晤一家人喜不自置以雲樹呼復題云片段孤雲一樹頭何年遺住碧峯幽等閒收入茆蓬底不到人間作雨儔然則數百十年榮落不違時而常住一處者樹也非樹也昔木假山出自蘇家又得蘇老為之記故岌然三峯名存到今而蘇子當日不竟作木山記多卻中間一字假便話作

兩榭名猶到今存向使蘇子而在聞雲樹名讀雲樹詩
落筆作記當更不同其所以存彼岌然三峯者固徒以
其名歟可見石老人詩遠過蘇老記且幸此枵然心空
者之得週知已也爲岌然三峯之所不如

聽法華記

不道耳聾遂過麗山聽講法華出囊雲十五里水定來
遂以兩聾人看啞子喫苦瓜去舟宿次日抵廟角頭東
南望小小土阜叢篠碧色中一刹竿搖颺多人先後如
蟻集不問知是講法華麗山少頃鐘聲來二三里外誰

雲文集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此鐘不得喚作法師口誰謂此數聲鐘不是全部法
華講誰又謂二三里外著眼人不卽是全部聽遂止廟
角頭宿數日偶從西陽將下時踏過麗山講席雖在不
見座上人併不見座下人止餘一口無聲鐘又誰謂不
卽是全部法華講全部法華聽也然雖如是終不如拆
倒架子一齊放下著省明日復引集人如蟻水定不覺
失笑謂余聾子又爾瞎去卽返廟角頭再兩宿還囊雲
時壬辰十一月

記遊姜山語

同水定自廟角頭東北行十里許曠曠平陸中一山聳
立南一四百千骷髏聚族居北一窟二十餘泥土衣冠
作香火宅據曰姜山或謂薑是樹生必笑以爲不然乃
不疑指山作薑山固草本可種得耶古人云盡大地是
藥焉知山性不辣可切作片搗作汁隨君臣佐使但不
知誰是醫王能用此一味誰是大病人將一撮峯尖一
鍾水煎服又古人云芥子納須彌焉知廚頭一塊薑不
有來龍有結穴有大風水可栖神宅鬼受蔭多人但又
不知誰會點個中真穴誰便能真真死去向辣芽頭裏

雲文集卷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埋卻也時壬辰十一月二十有五日

遊烏峯記

一石孤立峯頂絕似女子不知其夫爲誰以夫人呼余
出入囊雲遠道拭目者屢屢過其下亦數四卒未逼視
偶與解大師語及遂偕水定同走烏峯出鳳城十里許
抵嶺頭更上兩盤卽夫人站腳處望之絕不似女子從
別峯瞰亦絕不似余謂解大師人多憑見於目以爲真
憑不見於目爲不真乃遠則似近則不似真固不在見
不真固不在不見是目作不得主將憑石之近者遠又

不似憑石之遠者近又不似遠近非兩石而分兩相是遠近作不得主將因遠之似以呼夫人爲是豈不又因近之不似以呼夫人爲非卽是非亦作不得主大師舉袖掩余口返至城脚一松鼠躑跳女牆頭大師問這個眾生因甚履險如平水定答渠目前無物余問大師今日烏峯頂遊人與女牆頭躑跳鼠還有分別也無大師舉袖掩余目余歸作記遊呈大師亦掩大師目云請師筆削大師接得卽扯碎云老僧僭筆余亦隨掩師口時癸巳正月十一日

囊雲文集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記過蛟川舟次語

不走此十餘載如別一世界不意地欲盡處亦爾爾獨海門一帶水生落隨月波濤從風不殊今昨使盡地皆化爲海猶愈於陸沈吾將與魚蝦爲眷屬不覺悵悵久之時癸巳四月朔日

石蓮採茗記

茶盡無以佐渴同自牧和尙拉得八足走石蓮峯頂搜採茗葉時秋多半草木蕪蕪細路斷續幾不可下脚斬刈而上人負一囊入萬緣紛雜中稍隔數武卽不相見

然不隔呼應聲各以聲相顧以耳代目或遠或近不啻翹面採無多葉日已西下急返步囊雲次早圍坐地上出葉片片截去兩頭併中間一綫梗炒三四回香已溢目色且撲鼻候水數沸入瓦注飲之絕無粗澀氣涼滲肌骨使但以其味誰知是秋露下來非春雨中摘得也人自生分別舌亦隨之總於此味無涉耳時癸巳秋分後三日

隱潭詩記

余客歲隨解大師到第一潭不意奇山水不在地上卻

囊雲文集 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地下今與大師重理前遊從蕪雜無路處披斬而下入三潭每下一摺前此脚底下木石忽向頭頂上出心目一換大師謂余行當結茆水澤腹與潭俱隱坐起久之幾忘返步夕陽促人遂出潭中趁足所投覺無不是潭也卽歸來上雪山頭幾椽環椽幾竹繞竹幾峯峯竹中恍風雨欲至亦無不是潭且無不是龍也烏知大師與余兩人今日脚健甚下而上上而復下而復上往來潭中如織不卽是隱潭幾聯佳句子可不煩一筆一墨得也到隱潭人多作隱潭詩者亦多但不知誰是和此

韻者誰是讀此詩者時丙申十月初五也

瘡臥記

戒期將過雪竇忽瘡作兩腳不能一寸步晝夜七尺單中兩目亦不出窗紙外彼多多戒子數日忙碌碌一食猶著衣持鉢不自在甚何異剗肉作瘡余箸來伸手飯來開口除屙屎放尿略一起便直攔橫眠無事無想殆即瘡作肉矣又堂上老和尚亦忙碌碌付衣付鉢說戒說法滿口口口諸戒不知說的怎麼聽又是怎麼何如腿上幾顆瘡既無別法亦無別說但一味膿滴滴地

蓮雲文集

卷一 八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自覺淋漓痛快諸瘡中蟲無耳卻解聽無心卻解說當其信受奉行時痛且入骨癢更入髓余此身便是一座大叢林有千五百人俱也第恐余薄福人不能多得此瘡愈依舊腳不離地時丙申臘月八日也

蘭影記

無門無壁何以圍香然以香故置盆蘭於几燈來送影如輕描淡抹又按之無墨百態橫浮非即非離是不手筆而繪者燈也燈遠几則影蘭與盆蘭大小一移燈漸近影即漸大返而漸遠影仍漸小如初是於無大小中

1877

44B

現多多大小者燈也舉鏡照影兼照盆中蘭在鏡近几時鏡中一蘭兩相在鏡遠几時鏡中兩蘭一相彼鏡與花或遠或近不能使花影現小為大大復現為小今使花在鏡中又有花影在鏡中一時而大小互現者燈也似繪不如鏡鏡不如燈矣然燈能照影不能照香不能照有影為無影於無影中照香不能照無香為有香於有香中照無影是燈又有所不如也因吹滅燈覺黑漆漆地香氣益撲人鼻若此香中有無數蘭又若此滿前無之非蘭則香不定於蘭不蘭而香且道香是甚麼

蓮雲文集

卷二 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初入薦峯紀事

同水定明宇自鳳城西行十里許面面攢峯人家俱在蒼黝裏一綫迴流與石屈曲奔注人聲住處水響續之喧寂俱幽迎流而上轉摺數盤兩山逼窄夾一峯昂然露頂左右環抱有窟有畚有椽唯竹有戶唯莸有牆壁唯巖石有語唯鳥有影唯煙雲雜樹獨不見主人然誰為昂然露頂者又余三人誰便是客遂覓火午炊一老衲負釜來不詢余所自剝筍其煮而食食罷冰定明宇去獨畱余與老衲摘茶為課一味新涼恍然十指爪尖

溢次曉濛濛四塞瓢以外僅丈餘地可見幾錯認茶煙
茶氣經夕未散於面面層峯無所不有中忽一無所有
余身余心殆化而爲雲矣經三宿別老衲併別雲未抵
山足尙高出人家屋頂數十丈忽不見雲止見泱泱者
塵也烏知余不又化而爲塵塵與雲與余是一是二回
首還問昂然露頂者亦默而不應時辛卯三月

三上薦峯紀事

於眾峯中獨出一頭地不審何代何人呼爲薦然則不
薦不能到即到不到也余從石蓮踏上囊雲頂知未是

囊雲文集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瞎驢歇腳處辛卯向茲峯驀直闖入雲不我離與我俱
來迷滿峯頭濛濛三宿卽隨雲返峯亦不露主不露案
止大開腳下一綫從濛濛中得個入路令作過後想半
載餘復入坐七朝夕峯乃出隻手痛加鞭逼迸破深雲
片影不畱淨裸裸地獨返囊雲連囊撲碎付剝曲一溪
流水去今越歲壬辰再入三七日觸著痒發爪搔不得
踊身騰踏忽爾失足磕瞎頂門血淋淋地盡大地所有
種種又無不是雲於雲現多多薦峯於多多雲現不可
說不可說薦峯於不可說不可說薦峯現多多瞎驢雲

在非有雲散非無正不妨將一囊雲作石灰布袋印送
大千更何須教撲粉碎還問峯這一頭驢是薦不薦

怪不得山河起舞海水沸騰竹頭木屑皆翻筋斗跳
上三天報道帝釋天王下界有人脫空漫語從世法
門頭現出從世法文字禪裏顯教外傳鼓弄男女殃
禍不少縱得頂門針腦後錐亦到那人分中不得奈
何奈何一夥躡足附耳算及薦山骨董卽敕大力魔
君到來足未越閻骨董抖擻精神拽一條黑漆木棍
排闥而入將魔君劈脊一棒碎爲微塵直抵窠窟不

囊雲文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首從一個個棒得頭碎腦裂逃竄無門眼前一時
靜悄悄地拈棒者亦手軟軟地不覺打個盹兒闖入
異類中去了未審囊雲如何救得若坐視不救全無
巴鼻擬行方便憑杓頭囊雲答云滿眼草荒荒地恰
好拖犁拽耙去余笑云瞎驢隨我來隨我來薦山道
人解齋偶書

囊雲髮冢銘

余去盡髮無如髮終不余去戀戀宜死不死人隔月卽
長寸然爾能長余能去去則拾而裹以片楮積數歲且

盈匣將投諸水惡浮惡沈惡波逐將投諸火惡炎惡熱
惡煙燼將與腐草朽株同委棄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
而爲腹中蛇乃筮得坤之四括囊无咎无譽於是執斧
負耜斬木穴土選小石之平直堅確者甃爲冢曰唯埋
之其從之冢則髭數莖鬚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冢
則首則身首則若目若耳若齒舌若鼻口身則若心若
膽若腸若肝肺若手足此十餘者生與髮爲一異乎不
一而相與以深者而俱生不與俱死烏能不情而生無
所爲生死無所爲死又烏乎情唯松有聲可以無哭唯

藝文集 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薤有露可以無淚唯烏石依依可無帛客而今日之身
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薤露當烏石爰撮土爲奠以告之
曰問骨能食土氣厚與所分之身爾性不速灰非骨而
存與骨俱余縱不藉爾地下以庇余地上獨無爾雖有
首猶之無目無耳無齒舌鼻口不殊無首雖有身猶之
無手無足無心肝腸肺不殊無身吾願爾他日幸勿化
鼠鬣化兔穎化脈望化塵後之尾以有用用幸化爲龜
毛化兔角以無用用余身首來泉時或與爾得度盡有
髮鬼化黃泉爲白口告畢而窆窆而銘曰冢止乎髮是

無人也冢既有髮非無物也無人之冢太虛廖廓有物
之冢日出日入

採芝小引

造物不忍佳山水終沈埋蕪雜中乃假夫人之窮而不
遇者搜洗之兼有文以發其幽光殊韻而山水真面目
始出曉暉之有麟山想煙嵐雲樹已識之混沌初年而
前此之人獨不相知也自瑞之單子不得畢其具於世
以採芝行遞採芝草出而人乃知有麟山則夫無分於
功名豈便爲天之棄人乎正別有用其人於通人之

藝文集 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不暇及耳烏知不爲麟山故窮一單子耶昔瀝溪峯
谷互回家家流泉修竹然使元子不窮於逆亂南奔至
此誰知讓瀆湘水西山多怪險而僻在夷荒苟非困之
使無容匿孰肯從走索所不至地開其生面昕夕踵接
居夷而忘故土也故柳子之窮甚於元子今麟山去單
子家咫尺單子窮不至移家遠避地兼不至貶竄甚但
遭喪亂無塊土乾淨較彼奔逃流落爲乾元閒亂離人
與爲元和閒僇人始過之而單子能使干戈搶攘不礙
憑臨詩酒陶然醒與麟山同適醉與麟山同夢以較元

子之於瀼溪柳子之於西山或偕其鄰里聚遊而忘情或引觴滿酌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殆又過之然則麟山有單子不獨瀼溪有元子西山有柳子矣爲山靈稱賀

外祖父母無事傳

世於父所自出詳識其始末於母所自出則不問以爲有其後者識也無後服屬復斬無服之屬亦多不存於有賢人目者與耳者兩失所據將終沒沒乎夫曲說以著人之美君子之所以導俗也苟以道自勵卽遠在

藝文錄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異域或隔世必舉其某事某事而誌諸記爲吾母所自出而不肯自夷於鄉黨者忍聽其數世後竟不知前之有是人歟何以爲其交之子余生晚比稍解記憶人事然有以告之而後曉彼告余以外祖父母者唯余父余母唯余舅氏或其宗人之同時外祖父母者無如余父母已棄世止一舅氏客死同宗之親炙而能具道其所爲者又俱作古人嗟嗟余何從而知之雖有善人其功德之及人也有非利莫或濟非勢莫或行者矣倘貧而賤焉所居之地不足以達其心量之所欲然有美不克

施而僅以小善自畢者蓋多也善足與世遠稱之不止身後一時之善稱之及時而止一身之善稱之及身而止故德不與身存亡而名與身隨沒正不得以名之有無爲人之有無矣何疑余外祖父母蓋得其姓氏可矣猶愈於欲求其人而併其姓氏而莫可攷也傳曰外祖父姓徐諱以字良夫號甯山行慈三十四外祖周氏生余母葉氏生余舅或曰無事烏乎傳曰傳事乎傳人乎如以事彼齎多金走數百千里重趂以求人一言者無不以其狀往也作者止憑求者狀且止憑求者金無不以其傳銘誌來也而傳銘誌未必其人之傳銘誌也求者不知爲何人求作者不知爲何人作也事云乎哉齊魯有大臣失其名未有位高而無一設施者而至於名之不存孰謂有其事其人遂不朽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彼無籍可按其生平而得與夷齊諸人並以逸民稱此其所以爲逸而夷齊諸人猶有所莫及也孰謂無其事其人遂朽

母舅傳

當毛帥據海外皮島諸要扼吭日余舅氏與慈水戴某

藝文錄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俱以委運官相友善已而舅氏辭委戴以失水腐折多
粒膚肉盡於追比舅氏憫其無家子妻孥親故數千里
號呼莫援孤身禁處囹圄不克償所逋然法在必繫况
非土著益難望以法外稍縱欲不瘳死得乎吾身不能
化爲穀粟力可代爲獄中人令戴有兩身必得一出可
曲辯亦可曲辦於是舅氏入戴出久之於官卒有抵夫
舅氏自辭委歸子子一身衣食不堪朝夕重走天涯欲
一舉手一行步如有所縛遂自坦而莫前是真所謂窮
人也在他人自顧無須與暇乃於飢寒困鬱不得事事

蘇文集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不無事以出人於萬難措手萬無一生之中不可爲
而爲之而且有濟如此吾獨異舅氏四十以前能忘窮
不爲窮苦四十以後使窮無如我何而反爲我用居無
何即死天津吾知舅氏必怡然無憾也後此十一載癸
未余遣人起骸骨以南適津有開河之役所不及觀者
丈許稍後時與土俱湮矣乃如有待終獲首邱窮而有
道者想造物不棄其人併不棄其骨也舅氏姓徐諱文
陞字孝授號啓玄行孝百五生於萬曆丁亥年卒於崇
禎癸酉年不娶無後

王父一事傳

記先子言王父巡檢江陰時鄉有盜出入野廟中蹤跡
祕莫之測王父按得狀曰欲除盜唯驅神或曰庸無崇
曰盜憑吾宇爲窟不即殛是與爲盜也則夫驅之以其
不神也不神烏能崇雖或肆其虐以禍我一人然民食
福焉又何憾乃鞭其像灰其宇併其數圍之木斬之盜
無從匿不捕自遜四鄉頓獲安枕甚矣人畏禍因畏神
土木之質無氣而得奪人膽智以去王父具有深識而
後力足以佐之苟非格於所不得爲斷然爲之不疑官

蘇文集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止巡檢地不止江陰其功德之及民也當何如夫無
或禍我而爲之禍我而亦爲之舉天下事何不可操縱
唯我雖朝歌渤海不足難矣無如薄祿束人有難越俎
者位卑而欲行其道所施不遠後世無聞誰知余王父
之爲江陰巡檢卽有知者以巡檢而忽之矣江陰人在
今日亦誰知前此之有周巡檢卽有知者以除盜而出
於巡檢忽之矣然爲之子孫者豈得近而猶之塗人遠
而猶之江陰人之忽之因一節之細小推之一國推之
天下一江陰巡檢處之裕如矣而能取以爲法庶王父

不死王父可稱有後故傳之王父諱煬字叔寅號臨湖
生於嘉靖十一年壬辰七月初五亥時卒於萬曆二十
五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戌時

先子玄水府君小傳

先子得不肖晚復什九爲旅人不肖不及朝夕侍左右
稔知生平且窮人也生不足重人盼矚沒又誰爲不肖
具道其所言與其所行卽不肖請焉答於其人之口何
以得先子心記曰知而弗傳不仁也然則弗傳乎竊舉
不肖一二及見者味味廢寢食思覺先子之心人固不

藝文集卷二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而知而不肖固不得默也天或不遽絕使數世後人
於片楮中得一節而概之知前人所遭如彼其不隕穫
於貧賤也如此於以自勉勉云爾傳曰先子工文不工
遇屢蹶童子試比爲諸生卽錄科不售後督學以前督
學濫於售才舉前案溢額者悉汰去一諸生何足老先
子乃得而旋失先子因薄諸生不爲爲趙端簡甥不以
是瀆端簡使端簡爲先子舅亦不以是瀆秉衡者世固
多身爲巨卿必不肯使女兒有子稱布衣瓜葛而長貧
賤亦唯彼有母之弟爲巨卿必不肯終自厄塞而靳一

諸生乃先子隨縱情麴蘗嘗先日入聚飲後日出未罷
席爾我頽然雖耳目習熟者不知爲誰蓋以爲舍此酒
人無可與歌哭無可與怒詈無可與披瀝肝膽拜起跪
立然卒不能月或一日或一刻不醒醒離此醉鄉區
區生身一塊土終難側足挈奚奴北上烏知窮且隨之
北也居數載以忤族新貴人囑當事驅出都門使長安
許大地不能容一落魄子幾窘死帝城依趙表叔匍匐
南旋家計日就貧落窮愁困屈中疇昔知交不謝自絕
無錢佐酒覓一刻暑醉鄉不可得乃鬻產束裝遠出借

藝文集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目未歷未識者爲緣於人有來則往有呼則應有談
諧則相笑語不問相識不相識於山水趁跡所至趁意
所適不問何名何勝每每往而窮窮而返而復往而復
窮不知有所謂不遇而不可於中不復出門去迨產盡
費竭併無錢束裝始坐臥四壁竈上煙常隔日舉所餘
唯經史子目飽而已知先子飢餓者僅紙上古人與先
子相依倚無閒稱貧交終者僅紙上古人貧甚而病枕
書而逝送先子死亦僅紙上古人嗟乎窮於前而逃於
酒窮於後而逃於旅潦倒跋涉中若幾無以自持者矣

而終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見忘義而偷者無費賤疾之如讎是豈漫然無主於中者哉奈何無往不窮甚之死於窮使不肖伶仃一子以餬口出門去不及親湯藥永訣別止婦代子事斂送就木世俗見先子以窮死遂嗷嗷爲食貧人口實夫較當世之銖銖子母擁厚貲者先子誠不彼若然亦烏知先子之所以不彼若耶歌冠子曰賢良爲笑愚者爲國貧苦無聊何損先子先子尚怡然不問世俗人乃相與嗷嗷爲耶今幸天窮下泉人以其身不於其後一諸生不克終而厄於先子卒以

藝文集卷二

二十四明箴書約園刊本

一第濫售於不肖彼食貧人且又藉先子嗷嗷此擁厚資與勢力而以涼德自處者是先子不特爲食貧人解嘲也知先子在今日必幸幸於前此之窮益怡然自樂且幸前此之加我以不堪而隱忍不輕於從仇或使沒世後有知者以爲不榮通不醜窮不以窮自卑而尊人怨人而德已先離而薄族曰始終一窮而人不窮目瞑矣先子諱臺字伯鑑別號玄水生於嘉靖辛酉十二月三十日子時卒於天啓丙寅二月十一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六

附立之叔氏題先子傳小序

讀玄水公傳悲憤在目而感慨係之殆於以身之矣然獨怪貧而沒沒迄有子成進士出公傳述以概生平始見公於數十年後向使公無子卽有子而不必盡如公之子安能於一楮一墨閒見公於今日耶柳陰菊徑頽然自放世莫不以爲美談乃竟以其貧而少之而疇昔交游其飲而醉醉而復飲或移日或月或歲而不知其冉冉去者不盡如途之不相識甚至席勢者倨澳而貽藉之病矣公之貧也今追公之爾

藝文集卷二

二十四明箴書約園刊本

禔爾翼與蒼蒼之響答亦略相當嗚呼何見公晚也雖然使公當日先雞而起後燭而嘵瑣瑣於米鹽醯醬間多田宅以厚遺子孫將東西困而且十餘轉耳公亦一他人儕也彼穀胡戩而有後川胡次而取津令數十年後爲鼓吻者口珍耶然則世所謂不貧者公所不須矣不貧不足以見公也豫章木七年而知其爲梓彼高上尺垂下尺抑所下至舉所上至也覽斯篇能無喟息

東臬叔祖傳

余祖之行有東舉翁者文穆公同父也當時自鄉黨族
屬外逾數十百里卽不知有貴介弟曰東舉文穆公之
知交舊識在仕籍者雖莅東甬不得一見以故亦忘有
貴介弟曰東舉是豈獨循繩尺蹈仁義者之所致抑別
有潛德不藏於所異藏於所不甚異人忽之竊以爲傳
此足矣傳曰翁諱應雋字章甫號東舉與兄文穆同時
爲諸生試每冠多士年後文穆者三而文不後及文穆
售翁不售兼病目遂棄諸生夫以翁之具使弗棄烏知
終不售如曰目棄之也又烏知目終弗瘳乎一書而輒

藝文集卷一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棄諸生非以目也余知卽不售翁將棄之矣有同父貴
已無愧於顯揚喪之爲得哀之爲益翁蓋知之深焉而
翁又以我雖棄諸生跡可不入城市越鄉國無如或以
兄故求諸我我不得不爲人故求諸人作勢厚中市人
是不如弗棄諸生也是於靡朝夕歲月從事奔使人非
奔不得進與我促膝一室久之所晤言所飲食寢處所
笑嘻怒詈者唯奔舍几上一杯更翻敲數百子無復他
事事庶幾無復是百求於我者矣翁益耐於奔益不知
目之矇矓然爲書人矣觀乎善弈者按譜而索之每將

下一子籌先十子百子而後脫一子於手不則終不舉
第二子甚之退而揣摩終日夜不得一當不止是故日
不過一二局或不終局翁頃刻數局日且數十局已勝
人勝已負人負或恆勝而一負或恆負而一勝纔更局
忘之矣若絕不留意此中者翁僅弈人也歟哉夫使天
欲與而不得與使人欲市而不知所以市翁何如人烏
得謂棄諸生非古逃榮讓國者比弈又無關節義文章
若夫平生爲人所稱道者固不少然未足稱道翁也且
有符陽翁從兄狀故略之

藝文集卷二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論曰昔蘇長公書東舉子傳後謂天下之不能飲無在
余下者然喜人飲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
爲也余謂翁之弈同於長公之酒特長公借人醉以供
己適而翁借弈人以遠市人似過之矣又東舉爲美醞
三升戀戀一待詔而翁棄諸生老於弈彼戀戀者非戀
官戀酒也故長公友其人於千載翁棄諸生非止棄諸
生棄勢厚而與人交相市也使長公在今日定當與翁
爲弈友不必見醉人始酣適也且烏知今之弈人非卽
酒中再來人故兩字號不期而同則夫翁固早與長公

友於數百年前矣又何必今日始為葬友反使人以不得見長公為翁惜耶

黔思南二千石德林叔氏後傳

當天慙失險東澗繼陷余父行有德林氏悲號溪畔泣盡自溺從者援之視髮灌頂山寺不克溺諸水乃溺於酒令奴子擔釀從偏側峻險高入雲際苦寺無飲中人呼樵者樵醉去則呼雲雲醉不起則枕雲而臥當事嚴搜廢紳曰有匿跡按以法終不以黔二千石故易吾醉鄉滿是城市已而家居日飲一軒曰枝隱自醉以外無

雲文集卷二

二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事所問者種秫幾何甕頭春熟未所較者某能飲某不能某飲不醉某醉能復飲所悵悵者某暇苦無量飲某善飲苦不得暇有樽乏客飲者不來使人促之不得親促之又不得之於其家則索於其所往索之終不可得別索能飲者又不可得索不能飲者強之飲而後已座無三五輩則頭踏怨痛不止五載糟牀下一旦嘔血數升而逝與石子固邊酒禿同作醉鬼夫世不少僧人酒人亦不少僧酒台為一人然無故而僧君子惡其不俗無故而酒君子惡其不醒人且忘其有惡於君子也

而為之至或有大故反不為之矣烏知君子又將移其惡也僧而僧仍惡其俗無酒而醉仍惡其醒今德林叔氏何如者

無髮居士曰古有嗜飲者願死葬陶家側身化為土幸為酒器人未入口而吾腹先滿以此為獲我心叔氏死於飲心嘔為血當與王琳樞紹一腔熱汁合埋釀人側悉化為水幸淘為醞以澆天下無義氣男子使無懷二心不爾恐終莫獲其心也

世臣叔小傳

人自初學語便能開口通問答獨於文字多所指詔猶

雲文集卷二

二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必通曉曲達故世多能言人少能文人吾宗世臣叔氏六齡失怙依母董孺人存活至成人絕跡不出戶外客來足躡躡似不能前掛或命之坐始坐問則答不問雖終日無一言若人情款曲竟茫然一愚人耳至讀古人書了然於心胸脫諸手了然於筆墨能言所欲言且能言人所不能言壬午督學至拔為諸生在泮僅二載甲申當國易姓開雍令下舉世忘其無髮而衣冠之裂毀矣相與走名如為叔氏以為今日之學宮何如者有孔子而有諸生則諸生果誰氏之徒與吾奚忍以孔子

門牆下人誦其詩讀其書而大背其教猶然號於人曰
諸生諸生乃搥胸大慟復據几痛擊几爲之穿遂棄諸
生不入城郭唯閉門纂經史子語庶幾不諸生而猶有
此以明聖人之道使不卽墜地烏知纔成帙置諸篋盜
疑爲珍物負而去乃歎曰何造物厄人甚也併絕筆兀
處一榻默默終日似叔氏不特愚於不諸生更愚於不
文字也迨易姓後催科慘切隸下人亦目顧無人雖眼
耳眉鼻悉化爲舌猶或當之不堪叔氏旣訕訕與愚人
無二隸下人凌窘詬辱幾無以自容欲閉門不得欲不

鑿文集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閉門不得年四十有四憤憤而卒諱元良字克生世臣
其別號也

無髮居士曰言語無人不能叔氏若無口文字未必盡
人能叔氏獨有舌諸生未必盡人棄叔氏如敝屣視略
不介然於中凡叔氏之異而不猶之人者皆其取諸古
人若券者也古人往矣而到今不死豈不以有叔氏在
然則無謂叔氏訕訕無口卽一棄諸生有盡世人言莫
能與之爭者雖然不語其聲如雷其如世人之有耳而
聾何

四叔傳

雖鷹有時化鳩橘有時化枳至指鳩以爲鷹指枳以爲
橘人必曰不類是故大智與下愚未有不分爲兩人者
以爲出於一人亦必曰不類烏知不盡如所云余族叔
輩有行四者樸鄙而狀蠢蠢然癡甚蓬首垢面如笑如
哭雖情慾之事所不教而知不教而能者茫然也但解
爲宗人力作自活每將曙卽披衣起詢無水爨者先爲
之汲日出後始就傭日入乃息肩而又自佃田數畝從
星月下耘耔所竟夕齟齬睡者鮮矣日而執作反若夢

鑿文集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器脫手輒不記其處甚且執之在手而忘之若似乎
天下之至愚者至族之多人無論少長親疏其生年月
日時叩之能一一爲其人告又叩以每月朔之支干某
某四時分至氣候之支干某某日食某朔月食某望遠
在數百年前者答之不謬秒忽在數十年後者答之不
謬秒忽而復不煩索之心而後出之口夫目不識一字
有曆不知讀且除昏黑無多眠臥耳此外頭目手足所
一刻不向塵空巾漬蹈者鮮也卽知讀無從得暇蓋雖
有深於曆者指示之未必如其教而況無所授受而通

曉若此何也溪水西流一行之算得之異人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差率以圖進退損益之數未有懵懵然一無耳無目人而能奪天下耳目之所不及若靈臺卽在舌端無俟推測者以爲愚則智以爲智實愚程生馬馬生人此物而爲彼物是殆不可測也因傳之

楚英邱先生傳略

世之所謂賢於人者不知果何如也獨是不事顯名厚利又有材而能不自見退然若無有焉不卽以爲賢夫

藝文集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之在人者我勿冀在我可不求而無與於吾之固然者併有所勿爲兩無役於人已之閒也不以爲賢於人則其所謂賢於人者可知矣一人賢之眾相與是之從聲氣所聚紛紛藉藉事多起而莫知所抵故天下亦莫知其所終嗟乎彼所不以爲賢者固不如是也吾以其不如是而傳之傳曰楚英邱先生者邑諸生也才足成名進士博通貫乃通貴之不必皆先生才也而先生僅爲邑諸生一諸生烏足爲先生有於是人所踴躍走如鶩雖後此之日無幾何矣初心不死死者先生不以

壯年難敝屣棄口小園池坐身花氣中時與竹木影往來水際孑然一我不見不足此外不問也卽筆墨吾素乎亦不事先生蓋于于徐徐無心人也卒之日目若不瞑西北之無天呼家人問吾鄉大司馬某能出力死事否彼列在縉紳而或事外或事內隨風靡靡徒存氣息矣先生草莽人死且卽刻尙不釋然於此無心人歟雖然非無心將有奪之去者先生年八十有七諱鳳霄字純素楚英其別號云

藝文集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曰爵顯之驅人使人忘其身乃抱世具而能不求爲通人爲通人必異矣文字之中人使人忘其心乃負慧力而能不用爲文人爲文人必異矣苟舉世如先生不事事若無是人者黃農至今存也何興亡之迭代而天下之大區區以忠義著且歎忠義之不多得耶

明處士董非能先生傳

先生先余生止兩年迄於今先余死已十九年矣此十九年中先生固未嘗死而余死久矣烏能傳先生已而思卽先生之死而不死見余不死之爲死人且使不死如余者俱有以知不如先生死也烏可以不傳先生傳

曰先生爲人和而介其行其止如流因地而又確不可拔爲文頃刻千數百言氣浩浩一往莫禦年十二卽見器於有司三十四始受知黎左巖先生爲諸生何獨晚夫左巖先生爲當世文章第一流非有如其人之文烏能遇知於其人則先生文可知非有知其文之人烏能遇其人不失其文則先生之所以不卽爲諸生又可知此爲諸生之次年三十五受食餼於劉乾所先生又八年爲諸生如故殆乾所先生卽前此之左巖而所值闈中人舉皆不如兩督學使耳則先生之所以卽食餼

藝文集卷一

三四明嚴書約園刊本

所以不得卽脫諸生又可知今無有來如兩督學者而窮而不偶卽不盡知如兩督學者後此來則當其一日得時而出又何疑見於辭者不卽施於事乎不意遭國異變先生躋地呼天出生平著述并入股業悉付一燼曰亡天下者此也借及門與其子教以忠孝大節義令各習騎射圖雪國恥奈不如所懷憤悵悒悒聲淚俱盡有恨不至死不已者是世旣無地容先生而先生亦能不自容必不肯辜其所學乃爾使盡如先生又何至亡天下先生諱文相字士彥非能其別號卒年四十有四

將終呼其子囑曰他日題我墓明處士故又以明處士號先生

無髮居士曰世皆文自文人自人讀其詞旨無之不是古人而處身居心無之不是今人無怪一旦值大故遑問是何世是何時相與安之不復有所不堪於中心矣先生曰古今上下自經史子以至百家言無一字非古人之詔教也如其言而行之始如其人而言之而人亦得如其言而信之矣昔韓昌黎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其道兼欲通其詞通其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其卽先生之謂乎江山無恙家國宴然當此之時有文足重天地崩裂置身無所當此之時有死足重其不同乎今人也目擊者或過而不問豈無同乎後人而古人者也耳聞者反思慕焉

莊母傳

百千人中偶一二人無目疑瞽者少一二無目人中百千有目者不加也若瞽者多或以有目之卽爲全人也相與安之以無目之卽爲不全人也相與棄之是安其所不如無目者而棄其賢於有目者也是亦瞽人也在

藝文集卷一

三四明嚴書約園刊本

丈夫子且爾爾乃婦女子獨確然有所見於中而違眾以行吾是夫豈猶是閨中人因傳莊母母諱慧媯爲王門陳君女甫五齡許字心湖莊君之子某越歲莊子喪明久之莊不欲以瞽子誤人女議罷陳盟母聞之欲如議不可欲不如議恐於彼兩尊人之所以愛其子者慰矣如此而兩尊人之所以愛乎吾者無以慰何也況彼兩尊人亦推其愛子者以愛吾寧失愛於其子是亦不甚慰乎其不如議也於是不食者多日冀回此兩尊人之愛吾女者以愛人子併回彼兩尊人不必舍其愛於

囊雲文集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以成吾父母之愛於女旣而意各稍稍解父母迫之一言母知可以言矣乃曰夫旣盟之吾身莊氏之身也若更之是以莊氏之身轉而從之無乃二之乎且盟者可以瞽廢誰復以瞽來盟莊子始終身無婦也天奪莊子曰不奪吾目使吾得見莊子幸矣莊子不遂無目也卒如母言歸於莊入夫子門以己口代夫子目令夫子得以耳視卽以己身代夫子耳以己身手足代夫子心令夫子不特可無目兼可無耳無心家業衰落不出十指爪勞借針縷是撐所贍一家人外復損己以周他人

之不舉火者凡夫子所欲然所不能然而惻惻於中者可安坐一室而先意而得舉三子俱母勸懇誨不煩夫子督令瞽父之子不徒有其兩目而各有成立誰謂莊子仍瞽人誰謂莊母仍瞽人婦而人且慕悅乎母之克相其夫子也能爲婦豈有瞽夫不瞽者更何如因各自愛敬其夫子不至有目如無目不至有目不如無目然則存一無目人以存多多有目人母誠非閨中人也母生於萬曆辛卯卒於戊子今爲地下人五祀矣或曰母所不苟同於庸女子者非一事蓋又嘗爲父爲舅爲姑

囊雲文集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割股莫不以此爲難能者然所尤難者苦心極慮爲瞽夫存兩目棄其臂以事其親世之所難在母正以爲不煩委曲得而易易者也貧賈石富賤玉區以別矣無髮居士曰耘耔工作目不識一丁皆曰此有目瞽然亦有孝弟敦樸而無愧於古之人者矣奈何多讀古人書及心計所設足跡所履與古人大戾夫於音聲點畫義類之無不解而無一字以爲吾身吾心此真不識真有目瞽世反以其爲一時聲勢中熱豔人而樂就焉甚有恨不爲其妻妾者至於無目瞽止於無目耳烏知非

古之人而無如其無聲勢之足豔熱人莫不惡而思有以遠之嗟乎卽人目之有無爲我去取不解所以爲目者非以目以莊母觀之得無赧赧近有仲言唐子五歲廢目因工於詩文人皆知有唐子今莊子八歲廢目因有母爲之婦人皆知有莊子一閨中人無字無句能與詩文爭存一無目子然則識字豈在目併豈在男子

聞母葉夫人小傳

自易姓後人盡易心其口所讀誦猶是大聖賢書而足目所奔趨流矚而攘攘就者自違其口父兄習以爲然

藝文集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安之以教其子弟子弟亦以是報其父兄而已求諸古人所爲言脫於口而行輒隨之惘然不識所謂矣乃有有心女子於仁義消亡之日獨發而爲匡世之語如天迺聞子之母葉夫人者居恆以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四語爲訓於人而且能實踐諸躬故雖道與時違略不以貧窶動心嘗謂其子曰汝曹恪承世德當使書種不絕若夫成名則自有數候慎無波投濁流以博旦暮之虛榮是以天迺與同父兩人縱窮甚日與賤貧伍夫人固羨之甘終身蓬蓽而絕無怨尤者是二子

之克爲人子由夫人之克爲人母也夫趨榮走利舉世豔心慕悅無之不溺情於是矣一女子獨退然孤處若不屑屑於中豈猶是閨中人乎迨丈夫子而聞道者也昔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之道大矣而不出此四勿千載而下誰能親切行之而無歉誠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人行好事尙何勿合於禮則此四語與孔門四勿殆車轍合也雖夫人克爲人婦爲人姊爲人母其淑德懿行足爲閨中所稱道者固多然無如此四語之可以挽頹俗而砥世波也故略彼而傳此而世或以女子之言忽之噫夫人非女子也諱定慧字止瓢卒年六十有五

藝文集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囊雲文集卷一

囊雲文集補遺

明鄭 周齊曾唯一著

始可與言序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夫彼事此事不一也偶觸於中通類而一之何

囊雲文集補遺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便許其可與言詩言詩固若是其易乎然當時門弟子多矣何獨二子是許又若不易言者詩也四十餘年來似喉間有物咽不能下欲吐又不得今春取向所摘詩歸再四讀有題與詩是者有全不是者有一截是一截不是者有只一句是者有只一字是者初以不同於諸作錄摘本中或僅會得其粗迹未盡領作者意即會得亦錯況不會徒以其不同於諸作而錄之耶至此知古人無苟作其使人讀之不即領者正法之甚微而出之甚深也蓋題在題中故詩不離題題不在題則題中無

詩詩在題外又雖題在題中而從其題前一段故詩不

至題置其本位從其題後一段故詩不自題置其由來

又不從題前題後而題正面實寓傍情故詩即就題正

正面總之詩不盡於有字句處亦不盡於無字句處變

而莫測不可執一端而盡其多端也由是觀之孔子之

以言詩許二子許其不爲一端所泥而能達其變而莫

測者以隨我所會而無往不合也如是凡天地間之所

有將無一不可作詩解而詩亦無一不可作天地間之

所有解矣孔子烏能不許二子我四十餘年來喉間物

始一旦吐卻不意三百篇後古詩人已不可見即我數

日注兩目凝神靜氣想古詩人忽立我前詔教我且不

特目前有古詩人我身我心無不是古詩人我手亦無

不是古詩人以與凡上一筆一墨相接作是以每一詩

即有數語評註要即古人自評註自詩我無與也然只

可錄以藏之枕中不可令今之號爲詩家者見壬寅五

五前一日無髮居士題於囊雲靜室

又序

不事耳目之所可到獨取淵微靈迴按之非無執之不

囊雲文集補遺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者以爲作詩之旨卽以爲選詩之則古詩人不一而
所選之詩如出一手詩歸不是古人詩直是鍾譚詩也
又不是鍾譚詩直是隨人隨處詩也夫不必前此已有
我直達其性靈於紙上使紙紙生動以居作者之位至
時遙代曠相隔數千百年矣我出而從茫然未有一定
中悉收其生動者於故紙上使不概沈於爲今人之所
刪棄亦不概沈於同今人之所存留以自爲一類誰謂
只於選之也而前詩人之所作非卽我之所作前此之
詩人非卽是我一人特從有知其卽我一人而舉其詩

續文集 補遺

三四明敏書
約園刊本

而一之今我出而一之以選然則詩歸者選詩之第一
則正作詩之第一旨也吾何以於其所選刪之又刪而
只錄其十之一二蓋舉世各自有所以爲然不然我之
所然使我之所然幾滅沒無從索得一旦索之而忽然
相遇則其取之也途必不敢過窄其去之也路必不敢
過寬惟慮索之而或不得也開先者固多未能大暢其
中懷則夫十之七八在鍾譚當日不能悉去者以爲如
是亦庶乎其可也在吾今日不能復取者以爲如是猶
有所未盡可也老聃不云乎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

之用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始可與言古語序

選詩何及語語出自古又不概以古存擇詳而存少其
不猶之古也豈惟不同今之眾多人所偶然脫於口實
不同古之眾多人所偶然脫於口而且不同古之一二
人所偶然脫於口涉歷深故識微於入能與理道側會
而冥通不必合之爲是究竟不便背之爲非無有理道
無無理道故無縛無正反順逆縱橫顛倒無之不是則
語不止於語語中有詩詩原莫妙於不以詩爲詩卽是

續文集 補遺

四四明敏書
約園刊本

口頭語第不得如今眾多人之口頭又不得如古眾多
人之口頭而如古一二人之口頭詩至此亦無之不是
矣至矣盡矣

始可與言古語序

古之有道人曠懷渺識不隨眾以居心而又不隱心以
獨善故時發而爲語足扶世教所不及兼助詩懷所不
及若諺不過里巷田野村俗子口頭語其人非有聰明
問學能爲異於人於以有故而言之思爲世則法也然
人或不以其出於村俗子過而不問悉心而會之於以

析幾達務而有餘多不至終於冥行者何故彼於人情世故入耳入目者久通明於中心不能自遏不覺吐之如是天下無別理道即人情世故是於此了了言之自旁見側出無之不得即村俗子不甚遠於古之有道人又豈大遠古之能詩人蓋異口而一舌

始可與言詩序

詩與序若相與以爲因緣不孤起亦不孤止然詩不皆有序者其意自悉著於詩無庸序也人知之至意自悉著於序亦無庸詩也人或未之知蓋序有隱不盡藏吐

藝文集補遺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盡露者當留其餘以爲詩地故序與詩不得偏廢若序已處於其盡進之更無路退之更無途是序無餘也詩無地矣無地之詩是爲重出不能別爲一機語不經序所道過有以深其所以爲序使人讀詩如讀未竟之序是不如無詩故詩與序不必兩存後之人無從見當時之詩之若何也庶幾思之思之何故有序無詩或其神靈變幻無復可以有加於序或其神靈變幻無復可以有過於詩則無詩之序奇無詩之詩更奇

始可與言樂府古詞序

有詞何無名氏想古之人無意於自見其長使當時因

所作之遠過於人而重乎其爲我以至後此之重之而我猶得與存乎千百世之下也蓋原無名之一字於心以爲心礙不過胸中有所欲達不能自己而乃爲情爲聲要之如心而發如心而止是故無不得乎情聲之正而可肉可絲可竹今之人不先自審所作之如何如何一一註其名氏於下抑獨何歟若古人不欲人知其爲某人作今人唯恐人不知其爲某人作不欲人知者若我之所作爲天地間之本有偶借我筆舌出之非我所作也唯恐不知者若我之所作爲天地間從未嘗有不得我筆舌無以出之是作之自我也作之自我則詞各一人以爲多人之詞則選即盡人不爲多非我作則詞雖多如出一人以爲一人之詞則選即八首不爲少

始可與言古詩序

古詩不知凡幾古詩之選者不知凡幾不得古詩歸將無厭其太繁至於古詩歸只存無名氏詩十首有名氏詩一十八首又將無嫌其太約然孔子之蔽三百篇也只一句思無邪則夫蔽古詩歸兼蔽詩歸外之古詩何

藝文集補遺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以二十八首蓋爲數雖約於法甚備彼爲靈爲迴
爲幻爲奇爲淡爲遠爲深爲微爲有句有字而不礙於
實爲無字無句而不落於空無不該廣於二十八首中
常於羣峯四圍寂無人時以心視以目讀卽二十八首
而凡入詩歸所選之古詩之古人恍恍如晤卽不入選
而在詩歸外之古詩之古人亦恍恍如晤且卽在詩歸
外之不是詩俱可作詩會不是詩人俱可作詩人會者
亦無不恍恍如晤總之鍾譚於古詩原刪如未嘗刪而
謂予之於古詩歸有所刪而二十八首只作二十八首

藝文集補遺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

始可與言唐詩序

昔子思子作中庸說盡許多道理及乎訖煞只是無聲
無臭一句子則何處更有道理可說何處更有三十三
章并何處更有一個作中庸底子思乃知子思之深於
言詩也卽中庸卽詩也以作中庸者作詩始神靈變幻
不可思議何也無聲無臭也詩至唐無以加矣然當時
之詩人未能俱離聲臭以爲活計故其爲鍾譚之所不
錄而在詩歸外者多於其在詩歸中者然詩歸中之詩

人離聲臭而猶有未盡者存故雖爲鍾譚之所錄而在
詩歸中者今仍去之如在詩歸外者如此乎刪之又刪
而後神靈變幻不可思議者浮動心目閒使人就題覓
詩不得就詩覓題不得就詩覓詩就題覓題亦不得則
雖一百三十多首何曾有一字雖六十多人何曾有一
人詩歸與鍾譚尙不可得況取詩歸而刪之之人而謂
有詩歸刪

壽汝翼二叔六旬序

秋將半風雨不作天日晴朗菡萏紛披偶步池畔族少

藝文集補遺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咸語我曰族屬其初二二人也旣親且邇俚言可以
當祝今族三百年來子姓實繁汝翼翁六秩非詞莫展
祈子一言余謝不能旣而辭之不克於是略舉叔氏生
平叔氏自弱冠爲博士弟子員以文穆公恩通籍銀臺
三遷入比部乃決久稽之疑獄豁歇案之株連卻過情
之請託慎加等之律條有寧攫聖怒無敢稍戾臣職雖
被譴遐服不顧也眾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執法不阿古
咎繇也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進一觴比至西粵
仍曠然自得不少介於胸舉山川之勝與古人遺跡一

覽而收之杖履閒何期今日復見子韶子厚堯叟成大
諸公眾復舉手加額曰此所謂履險如平處危若坦者
也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逮辛巳赦還
原服後遂徜徉於罍脰之濱侶漁樵而課耕讀時飲酒
而不困每賦詩以自娛日誦金剛內典不輟曾不知老
之將至眾復舉手加額曰此之謂居易俟命而樂天者
敢爲若伯若叔若兄若弟姪再進一觴夫自筮仕以至
歸老順則勤且恪以矢之逆則悠然自得以安之故在
朝重於朝在野重於野至於流覽之富嘯歌之餘莫不

蘇文集 補遺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出金石竊謂華封之三多不如穆叔之三立也余更
作詩而歌之曰得歡一日勝三春○老還逢歲月新故
沼蓮花開欲爛閒庭秋色淨於勻年來雖已重翻曆眼
底猶欣舊見人塵世茫茫煙霧裏今看風起四山真

徵仕郎光祿寺署丞崇祀鄉賢從叔紫雲先生暨

配全孺人墓誌銘

紫雲先生余族父行也以觀察公貴爲公子乃不自以
公子貴退然若與眾無異家居寡言笑常兀坐一室對
人亦絕不輕口余緇人語言道斷又不文烏能爲先生

作數言不朽然強爲濡墨作誌銘先生生於江右分宜
署中年十五爲明州郡庠士辛丑娶全孺人少宗伯伯
典公長女也越三載生嗣昇時觀察公備兵武昌羅楚
宗劫臯墳事傳聞被難先生抱昇泣曰幸則有怙不幸
則周氏孤耳惟孺人爲怙孺人亦曰君往矣使與翁俱
無恙妾猶得爲婦不然則亦君家妾矣哽咽不能復語
先生卽微服別就道數朝夕水聲灘響中每涕泣而醒
至楚一見觀察公疑夢然不在灘際復疑夢而醒牽衣
跪泣曰兒何幸今日得見大人願無復輕嘗仕路也悲

蘇文集 補遺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喜交勝觀察公遂決意東旋恣情泉石輒勅松風斷戶
外并家人事皆孺人悉秉所成又上奉徐太恭人有年
不第能以婦奉姑而且能以婦之婦奉姑之姑觀察公
於是結香洛社娛花月之夕卽極歡而散孺人猶婉詢
再四必不使翁意少嗛先生因得一意下帷有問義社
遠對樓藝刻行世辛酉應試南雍適觀察公乍膺危疾
至玃勿能瘳孺人日需吾婦何當代子從倥傯中傾囊
製服極爲華皖凡附身附棺之具靡弗周至曰吾以供
子職何敢少不恪遺孝子終天恨旣先生聞訃辭踊以

歸以勿克含斂就木爲不子泣對孺人曰使吾卽爲賢書中人如何爲膝下子今旣不售復不及片言永訣別離雖有婦代子如子言不盡於婦何痛欲絕及見所置在笥遺裾樣幅差慰怛於是投淚完喪葬事桑土莊居手輯石倉副墨若霞外墜談廣廣文選玉几山房星輶玉笈諸集見書中字跡許許如見觀察公也有巡檢周瑚扶觀察公出難者招其妻子就食山莊至老稱爲兄弟若其他衛難諸人如把總林茂等姓名特書座右朝夕尸祝以示子孫見其人其名如見觀察公也有庶

藝文集補遺

十一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女弟撫之及笄其于歸奩具踰於己女以不薄女弟者暝翁地下也於兩庶母贈之極渥孺人待如姑妯之間以如翁在堂上者見翁地下也先生屢躡場屋旣濡次久當赴曹拜官孺人曰休矣世路嶽崎奈何爲枳棘之棲暫且先作椎髻入霸陵山耳先生於是終閉石戶癸未孺人疾作至垂絕時猶張目相視以母全恭人格於功令下得卽歸窀穸囑先生營乃事我死則厝姑墓之旁生前不置之思或補萬一是又以人婦而不忘爲人女也嗣後先生會觀察公督學所鑑知契題授今職勉

強就官署中出內必謹豐約咸宜歷一載卽辭歸里彷彿西園曰社諸老載畫舫葺撫松閣偕高中承象先謝太僕塞翁沈太常越頂陳侍御平若沈太史顯申葛太史全果陸中翰中條董中翰兩函家侍御自昭道遙十洲三島閒閒則時名花傍山石手一編不輟興至則彈琴弈棋觴詠自娛著有撫松閣遺草遭歲荒必捐廩賑飢施棺掩骼助婚贍喪種種惠澤在人先是兩學屢爲賓筵堅辭不就癸卯宣瓊俞公署郡學事勅諸名彥曰賓筵鉅典求其品行特隆者莫公若必密詳郡邑俾勿

藝文集補遺

十二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獲辭乃可當事允其請登堂三肅先生於是辭勿獲然終非先生志也乙巳秋日減飲食猶必正衣冠危坐若無疾者臥牀簣數日卽捐館先生道義自負嚶嗚不形龐眉皓齒體貌莊嚴左右不置媵侍雖家人喧雜置度外不問卽驕將悍卒蹂躪庭宇靡不斂容莫敢侵其室內昔觀察公從東粵歸欲卜居城中先生定居月湖之西主人憑陵傲慢先生接禮愈恭而爭者傲者與歡笑而去婦翁全小宗伯時官京邸亦命先生卜築於斯寄藁封識如故彼主人睚眦無二先生待之坦白亦無二

於是左口右口至今以姻屬而作比鄰相與依倚皆先生之和易所及云先生享年八十有三生萬曆癸未正月二十八日丑時卒康熙乙巳八月初七日辰時全孺人享年六十有三生萬曆壬午三月十五日戌時卒崇禎癸未十一月初三日酉時合葬橫山之原家世鄞西壘脰湖始祖諱得延特勅旌義得延生敷和敷和傳瑞瑞傳諾以五經補博士弟子員諾傳觀觀傳郡庠生贈憲副公國華國華傳觀察公應治萬曆卯辰聯捷成進士配李恭人生先生諱元孚字孚尹號初缶初號紫雲

紫雲集

補遺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人丁未夏學正李公如桂以郡邑諸公請允祀鄉賢祠子五長嗣昇邑增廣生娶贈小司寇侍御林公祖述子貢生岳隆女繼娶贈錦衣李公先登子太學生逢女次嗣憲郡庠生娶沈文恭公孫石阡守延賞女次嗣臬邑庠生娶太常寺卿徐公應奎子庠生陽泰女次嗣晟郡庠生娶少司馬董公光弘子太學生應延女繼娶宜陽升陳公太彥子允宏女又繼娶太僕包公大魁曾孫士節女女四長嗣蕙適中翰陸公寶子太學生箴次嗣莖適堯州守朱公泰曾孫都閫鎬次嗣芳適侍御張公

昂曾孫繩勳次嗣英適孝廉萬公泰子庠生斯年孫男十三從嗣昇出者振鐸娶侍御李公循義曾孫庠生文繩女振蛟娶大宗伯汪公鐘曾孫庠生樞女振鵬娶徽州守鄔公元會孫庠生爾恪女振鳳娶庠生劉祖堯子家葵女振騏娶光祿范公大浹孫庠生延禧女從嗣憲出者振龍娶兗州守朱公泰曾孫庠生嶸女振駮娶松滋令費公應宿子庠生緯禎女振鷺振鯤俱未聘從嗣景出者振麟娶庠生林時隆女振鶴娶學博柴公本曾孫鴻道女從嗣晟出者振豹娶學憲副孫公裕孫光鄰

紫雲集

補遺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女振朝未聘銘曰

不遠西疇睥睨孤城龍來土穴哲人委形寂寂淵默有雷其聲如夢而覺若木朝榮如醉而醒山泉遠鳴儒之木鐸釋之金繩勒茲幽石光昭令名

明殉節江都令雪松從姪傳

乙酉維揚之潰我同年兄雪松公為江都死前一月已有改邑之命則公非江都令可以去去而可以不死而公卒死於難迄於今已二十有一載天下無有稱道其死者是不知其死於江都而非江都令也其一段為國

爲民不忍見其陷於危亡而不救濟以去不忍見濟之
不克而以我事外臣作飄然遠遁其心爲何如者烈聽
其沒沒等語凡死者乎因傳之傳曰公諱志畏字抑威
別號雪松生於萬曆丙辰彌月前夢神告以月之望生
十七日生而果望因名望六歲就塾師病不加課督而
誦習不肯少息比學八股業擲管立就以氣節自任書
龍性本難馴於座右癸酉受知黎博菴先生肄郡學丙
子吳巒樾先生分校詩闈得公卷歎爲英絕以策語傷
時置乙榜是科副卷例得補餼慨然不以爲念刻意下

藝文集補遺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不輟寒暑丁丑娶袁孺人時太夫人臥病十餘年讀
書臥側朝夕不離不以有孺人改其初戊寅秋遭母喪
已卯初夏父亦繼喪哀毀骨立自傷不能盡人子之道
大書蓼莪篇以自責壬午服闋登鄉薦癸未成進士會
甲申國變謁選畱都得江都令是時諸鎮跋扈高傑爲
最場民苦之公甫下車周恤民隱不畏強圉高銜之欲
借兵法加之罪不茹不吐高亦莫敢誰何經堂史公惜
其才不欲處諸強藩中使紕於所用疏上遂有改邑命
當是時揚州雖被兵尙無恙也使聞命卽去位又何負

於江都乃公惻惻不忍去謂吾爲其父母而臨難而去
是視吾民非吾子也卽不江都父母可以去而去是忘
民之前日爲吾子而吾曾爲彼父母也乃與史公其期
堅守卒至城破被羣兵擁至福緣庵不屈摧而刃諸隍
中數日無有知者一僕見而識爲主屍於是知公爲江
都死于斯城入歲隨姑氏潛遁出城聞父亡日夜號泣
病殤於揚之尼舍兄子斯戩嗣

藝文集補遺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棄城而圖存者比比矣今雪松之於江都早有改邑之命是
江都非公有也則子然一身去之惟我可以告無罪於人乃畱
之惟我只求可以對天地爲亡國存一日之心而寧飲
恨而亡卒使八歲弱齡哭死尼舍而併無身後人以自
續想當其時值萬難一生萬難一存而慨然之死靡他
卽有勸之少有移而乃不肯者誠哉龍性難馴也古之
忠臣惟睢陽巡遠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
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外無待而死守人
相食且盡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戰而不降公雖無其

忠勇而力盡被縛不驚不怖歎然就刃原其心豈有異
同惜干戈搶攘中無有聞其一言見其一事至於死而
無知得僕而始識乃歸骨故土行道人有見而知者曰
此不江都令而死於江都者也忠臣哉誰謂江都非公
有也

蘇東坡集補遺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東坡集補遺

影
山
文
金

丙辰冬月
王辛昌復廬

髻山文鈔目錄

卷上

郭義士傳

文立升殉國粵傳

善山寺碑

廬游紀事

儀林識仁堂記

棲賢募緣引

尋孔顏樂處論

跋蔡忠襄先生正學貞節序論

峰瀑一指

書周夏尹詩後

查母台葬誌銘

先伯考勝渠公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銘

先慈一塋四附誌銘

髻山文鈔目錄

一

吳母郭孺人墓誌銘

陳母少婦墓誌銘

哭熊仲高文

哭莫妻郭氏文

卷下

與謝秋水書

與謝約齋書

答謝秋水書三

復約齋書

與楊友石書

答毛尊素書

庚子刻成答聞極上人札

童鑑序

壽熊約生先生六十序

甘健齋四禮撮要序

書義全提序

江離吟詩序

續廬山紀事序

陶節婦四十初度序

送禪者頓修歸棲賢序

江人事序

大學咏序

刻傳習錄序

熊青嶼先生文集序

坤貞錄序

經歸先生書院序

髻山文鈔目錄

二

星子 宋 楊 未有 撰

郭義士傳

義士姓郭名賢操字以約別號天琴九江德安縣學生父一麟萬曆甲辰進士官屯部郎廉公有威為時名宦賢操生而頡兩目爛若星翔步軒舉意豁如也讀書好奇節為詩古文擅名家數不第絕意制科放浪山水間跡幾遍落落少可江州司李余士瑞學道人也流慕之過歷陵必覓見郭子時余負顛名獨賢操信之曰不顛郭亦負狂名獨士瑞信之曰不狂兩

警山文鈔卷上

豫章叢書

人相得極歡談時事輒共痛哭屬余解任僑寓潯與乙酉左兵之難創甚稜疾廬山師薦入江余憤欲舉義莫能興屬意嶺山李舍初及賢操賢操遂招高長子合同邑武生胡伯仰營眾八千人收德安旋襲復建昌與東援兵遇再戰再克會伯仰敗沒郭軍孤而長子陰中敵餌遂執賢操以叛時都督孫之獬招江西欲竊名了撫局釋賢操不殺強以官不受而筠州戴國士者郭年家世兄弟也為之地得放還郭既歸故部曲多在謀再舉敵偵得師環其廬火之郭跳身逸值大索遂託妻於瑞昌丁孝屬子於星渚木天獨

客遊奉新都建間所至人破家爭納而郭雖流離困頓丰格未少貶其誓不共生之志未嘗斯須忘也戊子輒更郭建議立官義兩營分戰守策上不省又眼山李玉英以復父仇寘於法傷舍初之無後也意快快絕口兵涉夏師再陷九江長驅入郭聞之一慟遂絕救得甦投袂起曰劍視履皇此其時矣建而復施當事高其義特署賢操監軍僉事令得便宜徵邑賦佐軍需而德安諸矜胥素不利郭舉動潛往勾潯兵夜入其營執之時一隸前曰汝讀書寧不識乘勢待時耶賢操笑曰汝解書豈不聞孟子志士不忘在溝

警山文鈔卷上

二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少頃一隸梳茗飲之好謂曰汝佳公子佳秀才不做做此等事耶怒麾卻之曰此事非我做誰當做者已繫赴縣屏凝立賦詩隸捧之伏地不能屈遂前副其腿腿盡嚙趾至血流贅際且罵且賦詩跋如故德安令以土賊呼之郭應聲罵曰我生為義士死為烈鬼何為賊看汝年地不減四十葉來食何家水米令慚曰我亦明臣子奈勢去無如何耳郭復罵曰忍心叛君父若真賊矣倘誰賊令愧屈不語諸胥懼其免也贖金賄營弁殺之臨死口占絕命數十首索筆楮勿與遂無傳賢操為人淵峙岳

立疾惡過嚴管感遼陽之陷著雙餘吟痛甲申之變
著憤言自傷顛沛展徙著苟全集皆字挾風霜膾炙
人口每讀史至亂賊按硃墨交勒幅間悉成撞戟形
又疾首胥隸兵起時刻意剪除諸惡少見事風生者
率誅之而老奸猶故在工媒孽窺伺無虛晷卒郭所
以敗敗且死者諸蠹之力也郭死時年五十有三子
七長早夭次良錫同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
良鐸辟地烏池從趙正戰死四五以下皆幼禍作時
南昌張炳代負其一以逕避江北潛處焉郭歿有僧
石與者往下遊覓得歸爲擇師教之原僧及張無傾

善山文鈔卷上

三

蓋交獨感高義爲之同患至於是先後偕郭起兵死
德安縣學生桂登魁及其妾繆氏赴水死生員胡戒
大罵死

竊史曰諸生起義甚難威不行里閭一難展餉樹怨
二難器械不除卒不練習三難願往往蹈難爲之視
死如歸者痛父母之受困盜賊無成敗捐軀赴之亦
其所也而或以明哲保身相詆譏彼之所云保身者
鼠穴也夫免穴也夫

附存絕命詩一首

剛刀削就忠良骨一
千仇九廟知麟趾誤遊
狐鼠穴鳳雛豈屬犬羊
糜血流大地山河壯髮

指青天日月虧萬古綱常
從此立常山義舌文山詩

文玄升殉國粵傳

德化諸生文玄升明遠駿有明達吏部公文德翼從
子也俱豪俠有胆識而遠尤警敏乙酉南京陷東英
主襲據九江同縣李舍初兵起遠兄弟居間聯絡事
敗遠遊江淮間與原巡九江道廬州葉士彥舊部臣
李之椿楊州僧德宗右部劉洪起副將秦緯之同受
魯監國事監國奇遠才授兵科給中改名五成遣詣
行在已丑江省再陷行李戒嚴五成扮僧裝崎嶇僅
達達粵京見上召對稱旨授試兵科旋銜命冊封李

善山文鈔卷上

四

赤心至開建界則李已拔營前徙開建鄉岩遭李兵
屠擄飲恨刺骨無從雪而五成忽從數十騎至鄉岩
以爲李碎營也峰集團之五成猝不能自明中亂鏃
死明達客遊楚與興國守將善戊子江省反正竟能
使楚者姜相國曰廣稔明達名薦之往抵興州則舊
將已更調去新帥爲鄔姓者狡甚伴款納達達吐實
鄔卽席間執之解赴楚省論殺臨刑從容賦詩若干
首無傳傳其中有文相國孫姜相國客而已

善山寺碑

辛丑正月余同吳敬躋及家四姪遊東古禪院杖頭

往復得再過善山寺寺爲宋慶雲禪者卓錫地負壁抱廬廬烟蕩胸壁磊擁頂如高堂列十二屏風其巉崖怪石蒼苔綠樹及寒烟晴嵐沒現之致畢入畫裡又如大將布壘落瀑揚白旆劍插青林巒互錯皆帶甲持戟之羽林兒也環寺饒有桐竹時蚤春雨後疏竹霑袂淡桐浴爪式舞且蹈於春風傍殊佳勝已入寺則上下方殿院暨香積厨畧客齋雅飭一一而佛像晶耀鼓磬逢筓具稱是住持僧隆生領余瀏覽既馬乃長跪請曰此先師惟一之手經也甫有寤宇而師已坐脫願居士爲我誌之余訊其由則雖嘗假緣

善山文鈔卷上

五

檀護藉力諸方而要惟惟一公隻手孤衷積數十年種竹植桐栽茗刈稻之贏餘區畫成章余聞之爲三太息云記客嘗遊白鹿洞矣洞亭臺荒頽不具論廊垣草萊不具論僅僅大成師把茅蓋頭猶使之狹小其制下同樓觀冕像孤戴一板而旒不綴若猶父狀然余拜瞻久之愴然淚下爲作鹿洞詩有石經詎滿三千字冕像猶虛十二旒之句蓋重傷之也闔郡邑大小吏上下宰矜紳何莫非孔門兒孫而秦越肥瘠視之適若此至各名山梵刹百寶莊嚴則又半大小吏上下宰矜紳之所不吝予而取諸懷者也宗周莫

邱出戊申甫惑滋甚矣願假緣藉力以點染山靈者所在都有而要惟惟公種竹植桐栽茗刈稻運孤衷隻手於十數年晨鐘暮磬裏直視佛殿猥瑣若父母之袒立露地而急謀覆之帷幔也視僧院湫隘若昆弟之望走風雨而急思授之笠蓋也視香積厨畧客齋深棘做漏若旅客薄暮失投而急思引之宿店投之糞具也此願一日未了則此身一日難死今以朝了之局爲夕死之案余不惟憐其才兼服其誠於戲天下事未有不才與誠合而能有濟者也豈獨善山寺哉豈獨惟一之營善山寺哉

善山文鈔卷上

六

廬遊紀事

山左五老峰之壘承亂雲溪委屈注爲三疊泉泉故勝朱晦翁所託黃商伯繪圖代臥遊者也屢約友人攝屐焉未果丙午秋杪偶客陶彥存山庄陶亟拉去遂不及東裝過開先晤寺主山銘話次微及儒者參禪當有益余舉克勤說無礙法界至口誦淨戒手把豬頭云云曰只此語誤卻張無盡一生山笑而肯之別去宿青泉澗明日趨棲賢呼禪者頤修與偕不十數武望有僧戴笠攜兩頭陀杖而來者訊所如曰三疊泉去余喜甚不遑朝餐從而後日盱達玉川門觀

瀑已穿門入抵一精舍無名舍主燕山口中斷斷談
忠孝罵諸貴人甚厲飯畢坐石上觀鐵壁崖轟絕仰
瞻大鵬峰味嗟超臆儼然樂之返宿凌雲舍又明日
驀澗牽藤踪樵者棧道而行所歷石壁巉峭不一態
疑鬼斧縱橫削之而成行疲僅得達泉所縱目焉泉
磬折飛濺束瞿塘三峽之奇於尋丈間勢險節短喊
聲動地諸異卉皆從壁上觀樹樹端恐真瀑家戰勝
事也坐矚久之與頓論水性澗下頓曰性獨有潤耳
下安得並余曰當澗之時下在澗當下之時澗在下
頓曰不然祇如流瀦爲澗下於何有余曰瀦石則沁

善山文鈔卷上

七

石裏寸許瀦砂土則沁砂土丈尺許非下而何話已
竦身躋一線天一線天者巨石鱗裂天光迸射名甚
都而所見頗不如所聞云先是望石頭有數人攜棹
相招飄若九天仙子比近則余舊識萬松坪主人聞
極也與俱至月宮庵自庵至萬松坪數里余舊嘗遊
歷紀之峰瀑一指此不詳明日聞極令其徒導余躡
五老峰顛峰錯落前突如老人擁坐作句僕態其鬚
眉顴頰皆未可背立觀也峰頭松一一皆蟠屈生透
迤緣地常十數尺許畫家所未覩云峰北所峙者曰
乾綱嶺爲五老少祖有禪者日燄結廬其下掩關修

淨戒餘二十年諸山歸德焉日故新城黃忠節端伯
族子也余就訪止宿因論安國說無心無戒羅欲不
爲媿云云豈不成無忌憚去日稱善立出禪燈藏本
示余余展披至此段墨之矣余本謂學佛者無淨垢
無善惡其極必歸於此而日未深思也垂別汲汲欲
有所言拉余入密室坐定舉太原字上座談經不識
法身公案以爲悟須實證也余曰實證誠善但如孚
上座聞鼓角聲忽然契悟日曰所悟不空余曰終是
空悟因論及男女居室日斥爲殉欲忘性余曰何不
看取天地之化育日曰連天地亦脫離不得死生根

善山文鈔卷上

八

余歎曰橫渠謂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信不浪談遂
責以歸儒則盡人之性從佛則滅人之類日拊掌狂
笑日但願人類滅盡箇箇成佛去也余詰曰滅盡則
需閉物後不煩願力即今戶口凋殘公願乃少愜異
時生齒蕃殖顧大不愜公願耶遂別去偕頓下抵棲
賢寺宿焉塗次頓顧余曰使公得志不知置我輩何
地余復曰極有區置禪人用心精專頗有曙於寂然
智圓之體惜未就裏體認而識其爲資生資始之大
原也若天子建極延中道者爲成均師參選釋氏之
有覺者隸國子生使明倫察物以日修其孝弟忠信

學成分教天下之士此現成德行料子何忍棄也其餘樸者農悍者兵老疾者入養濟院豈非各得其所之極致遂相共啞然一笑明日別棲賢歸髻山草堂頤修亦過訪開先復聯屐行時頤聞家耗未實老母弱弟念不置余勸以歸葬先人區畫二弟使寧止頤聞之心惻唯唯謝於戲使不學佛者頤固孝弟忠信人也是爲記

儀林識仁堂記

識仁堂者儀林淫翁權甫故所構瞿曇舍也翁積而能散撫二孤姪如其子族黨稱之又捐金百數十爲

髻山文鈔卷上

九

族置祠基又譜其世系災之木費不貲而以餘力及僧房道院如學道之涉趣於釣臺射圃也壬寅夏余假館精舍以時領諸生習禮其間翁欣然有慨於心遂罷遣沙門還諸浮屠像於雲居之仰天窩而以其宅爲族子弟公塾將割置腴產資膏火焉諸生因故祠改祀程明道先生配明廣文溢四極耐食并譔釋菜詩句及祝文式已乃太息於翁之識度過人遠也士夫家通籍膺仕誰非孔孟門人者宦成進進開運葱嶺豎梵刹無算曾未聞一人一所儼儒先廟貌者余嘗比之夏肄是屏輕棄諸姬而覩習成風恬莫之

怪至捨宅耶舍賢如逸少不免焉况反其所爲奪三十餘年所祀之迦磨更崇儒賢如翁今日斯舉者夫儒釋之大小泛切不難辨也釋所以誑耀於人者宗與律與教耳最下乃及於果請爲諸生約略陳之釋故有明心見性之說而寂滅爲樂道器判絕自謂神化周遍而涉物莫屬如荷掌露視儒者之慎獨誠意知周萬物而靡遺何如也一本作道器判絕以視儒者之神妙萬物渾然體用一原顯微無以宗言之則釋孰與儒百丈清規翼翼有嚴明道所嘆三代儀盡在是者而天秩天敘紀綱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濶無聞焉視儒者

髻山文鈔卷上

十

之經曲畢貫無文咸秩何如也一本作百丈清規竊取威儀而去人倫遺四大則其所謂範圍易當焉以視儒者之博典庸禮天秩天敘何如也以律言之則釋孰與儒二楞及圓覺維摩內典諸書識者謂唾拾莊列之餘改竄成表都不可考而要其結撰屬思一意翻弄層演疊鋪甚者離類造幻務爲恢譎奇詭之說以眩聽觀視儒者言近指遠辭約理該如日星之高而彌耀帛粟之淡而彌永又何如也以教言之則釋孰與儒古今人厭儒門淡泊逃歸竺氏者大抵爲因果見耳不知釋談因果卒託之往世來生如畫魑魅欺人所不見聞何如顯習仁義之道追孝祖考則夙

恩用酬式穀孫子則來社靡置況學至君求髦譽書
升凡曩之所爲居高食厚備有諸贈蔭者皆詩書報
禮也以果言之則釋孰與儒辟之宮室然吾儒廣居
大廈無所不容其波及釋氏者山莊別業取給遊觀
之小構耳今不思居廣居庇大廈而遁之一亭一壑
娛目縱心蕩而忘反以爲較勝吾家裏也豈不甚悖
也哉諸生從事識仁之旨誠敬存之久將自有得焉
則賴以闢異端息邪說而明正道者未必不自識仁
堂始

棲賢募緣引

警山文鈔卷上

五

棲賢禪者石鑑故儒學佛有覺遂祝髮事禪師天然
嗣其宗風余以其自儒往也樂與辨辨多異同至虎
爭石亦莫余迂一日過訪匡谷與之瀏覽峰泉坐石
漱玉淵徙倚樂甚偶話及寤寐亦如余日卽今我與
若煮松餐瀑清談永晝豈爲皆夢中石曰然某早入
棲賢便知有宋居士者訪未逮間嘗夢見之言笑宴
宴逮茲觀止宛如昨夢余笑曰和尚莫白晝作夢石
曰自是居士認夢作真傍一頭陀躍起曰我知之真
是夢真是夢余戲撼其首日快醒來快醒來爲之一
噤而罷翼日話別屬石有所募乞余引余吮墨濡毫

請日和尙欲作夢引耶真引耶石曰試舉余日若作
夢引者化主出招提或十里二三十里止宿有素封
者見於夢機投傾其帑錢若干鏹粟若干鍾舟車絡
繹展布之常住比曉還白監院曰某甲募緣訖監院
能許之乎又化向某城郭村落逢某居士乞爲功德
主其居士夜自見夢傾其篋錢若干鏹某庾粟若干
鍾舟車絡繹展致之棲賢比曉謝化主曰某佈施竟
化主能許之乎若能許者禱伽藍神得一大有夢足
矣何假於化若其不能則夢之未可爲較矣無已則
請言其真真云何募者真心募施者真心施得錢粟
歸構殿廊則真莊嚴飯大眾則真腹果豈非和尚厚
願抑和尚豈願此篇文字空作一場夢話耶石聞舉
莞爾不復置辨余遂援筆書與之

尋孔顏樂處論

昔周茂叔令二程尋孔顏樂處程伯子曰自再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他日論斯
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日此與敬以直內同
理論飛躍活潑潑地曰其要只在慎獨論逝者如斯
爲道體又曰其要只在慎獨於戲周程尋樂之指權
衡於此矣後世不察玩弄光景以求解脫其心謂非

全體放下難語至樂吾不知其所樂何事而先問其所放下者何事若以爲聲色臭味安佚之好誠欲放下爲樂而要非堅苦動忍未有能全然放下者也若以爲視聽言動之禮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可須臾離者正覓放下處不得苟遂放下則好惡失則而前後上下左右之矩弗絜徒以逍遙物外浮沈局內爲高推斯志也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社稷顛覆不足戚冠履倒置不足羞青史貽譏後代責備而謂賢者顧樂此乎其或清夜內省終難自喪其惻隱羞惡之本心負影愧衾覩顏視息而又何樂焉故知樂

善山文鈔卷上

三

無定處自慊卽其處也尋樂無定方慎獨以求自慊卽其方也此其說備於孟子孟子之論樂曰仰不愧俯不忤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所謂不愧不忤大學之所謂自慊也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大學之所謂慎獨以誠意也意之所慊根於心潤於身以暢達於家國天下今夫身耽聲嗜色矢口任觸非不樂已而視聽言動之悖禮則尤悔集焉人雖至愚未聞有樂尤悔者也今夫家國與天下睚眦同羣無上下前後左右之規非不樂也而老長孤失所親愛畏敬哀矜傲惰之立辟一國作亂天下爲僂人雖至

不肖未聞有樂亂僂者也然則尋樂處必遠尤悔亂僂遠尤悔亂僂必本於慎獨以誠意此其道如桴擊鼓應不毛髮爽者古聖人兢兢業業小心昭事極之苦勞餓窮顛沛流離而卒不忍頽然自放愒然愈疏在旁觀以爲人情難堪而彼固甘心焉凡以慎獨誠意而求爲自慊之道也自慊之不能廢惡惡以爲好也猶乎中節之和不能廢怒哀以爲喜樂也然則文王之赫怒整旅怒固樂也舜之號泣而慕子之哭回而慟哀固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固樂也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惡固樂也孔子懼作春秋孟子

善山文鈔卷上

七

懼息邪說懼固樂也以怒哀憂懼惡爲樂則不可而要之慎獨以求爲自慊則一也苟爲慎獨而樂雖困心衡慮見過內訟不失作孔顏嫡系苟爲非慎獨而樂雖鉢視軒冕塵視金玉不免作孔顏罪人尙其辨諸

跋蔡忠襄先生正學貞節序論

先生諱懋德字維立崑山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原任山西巡撫崇禎甲申二月李自成至太原城陷先生與副應時盛等死之

崇禎壬申小子盛以科試首受知忠襄蔡雲怡先生時先生講學鹿洞諄諄然揭陽明拔本塞源論爲的

其論推一體萬物之旨以教以學以用人用於人無
崇卑勞逸惟知同心一意以安天下之民也時小子
盛蓋竊識之云已先生遷秩去越十有三年甲申三
月以大中丞殉節於晉迄今又廿三祀矣而吾鄉諸
紳衿請祀先生名宦得允可一時人士悲其遇壯其
節感歎欷歔其一體萬物之學不獲正主安民而僅
僅乎殺身成仁而盛尤痛心於先生條陳邊務勸朝
廷正心誠意而在事者顧共迂笑之也夫正心誠意
匪他卽所謂同心一意共安天下之民者也天下未
有不同心一意而治者未有不離心歧意而亂且亡

壽山文鈔卷上

五

者令誠正說用則宮與府無二心意輔與樞無二心
意邊與腹無二心意極之百執事郡縣吏與閭左無
二心意則天蹶可回民屎可輯寇氛可靖卽不幸時
危勢棘而乞援呼助閭內外無二心意猶可以鎖鑰
西門而賊騎未敢飛渡長驅也乃夷考當日謀國則
異是建牙開府不惟夙諳韜鈴人是簡是任而徒委
責於端亮不避難之臣而不顧用違其才也此心則
何心此意則何意旣以一面使獨當矣而號兵呼餉
充耳罔聞曾不念庭戶毀撤而堂與隨之墮也此心
則何心此意則何意寄之閭外實制之閭中或勢宜

觀釁而督令速戰或形便扼要而檄使分應或一身
一事而內閣掣之中樞曳之觀軍容臣天且劓之甚
者臨敵易帥犯兵家忌而未慮時局不堪再誤也此
心則何心此意則何意昔人謂胡越同舟遇風雨相
救如左右手今則不然伯氏操舟仲氏從而掎齧之
及仲代操伯亦反爾穢人委罪於帆舵工嫁禍於篙
忌成伐異互訛交訐唯恐風雨不惡舟不覆而已彈
射之言不驗也歸於載胥及溺而後止嗚呼心不同
心意不一意弊蓋極此哉假謀國者解任視在職一
體如先生撫晉文視武一體如先生遇周寧武下視

壽山文鈔卷上

六

上一體如應協鎮事先生宣猷戮力天下事當必有
可爲者卽萬不可爲而死守相約泣血盟神從容慷
慨各成其交如先生及周寧武應協鎮或爲盧中丞
或爲李留守或爲蔣判佐無彼此前卻也其同心一
意之效亦旣彰彰矣於戲彰彰如是而猶或未信正
心誠意可以共安天下之民也人固貴知學哉人固
貴知學哉

峰瀑一指

聞有秦中人廬五老峰類道者遊五老峰遊之侶吳
鈍查餘陶性遊之時自丁酉春正三日至十日遊之

道取開先取青泉澗取棲賢三者皆舊遊勝處此不
之詳假道也自棲賢渡澗東危磴勾連始得踏五老
峰路矣同人值物拈題各舉佳話十用佐磴命以話
遊迂其徑徑當繇嶽祠乃紆出瘦馬榜盼峰景不似
返其杖逢治炭者指入萬壽寺金鼠穿徑蠡波蕩胸
謂誤也乃更得佳境僧道踵水規規盡復磴道仍矢
舉錯徑話十磴輒憩層摩至含鄱口爲廬山午脊僧
曰問五老峰者左遂左里三路忽歧一陟絕巘蛇斜
一孔道降入谷以先矢磴故舍徑從孔道沿目成蹊
隴園堵蕪如平野竟日不名一峰詢之知所歷皆五

警山文鈔卷上

七

老背而前棄徑則循峰巔瞰萬壁爲遊人所取道也
日晡趣青蓮寺寺當大月峰麓奇水壘嶂蔚然深翠
門傍亂雲溪爲三疊泉源沿亂雲行至萬松坪止焉
坪僧開極星子人明日領余不復憂途迷隨杖指岸
牛峰睇之墮羅犀也角穢穢勢來觸人又前指將軍
石傍一峰如瑰曰玉印當肘後又前指轟轟障天則
九疊雲屏也所晉松波竹浪都古余領同人拜拜已
圖舉似竟如石經古篆著圈點評次不得喟然而已
是日蚤至三疊泉泉爲五老峰尻普陀巖在焉負巖
爲寺而秦中所廬高嵌巖胸望之若壁棟亂窠又

若露蜂房作一寸樓臺益嘆以爲真有道者就拜與
語連朝昏不如所聞興盡擬從一線天下玉川門究
三疊泉尾復溯流上摸算五老峰補遺憾會人日雪
作不果翼明扶筇撥雪遵原道西至含鄱口彌望澄
碧展山芒微演玉巖稍下青青而已與五老橫判三
大世界奇之有詩從磴道下宿清泉澗兩屐嚙雪所
觸如僵而遊緒未竟聞歸宗寺陰新闢有玉簾泉具
大名勝慕之明日別陶子參鈍餘受語土人蟻寺左
右入里許違於遊衢又里許岐樵徑望泉光閣影下
落徑底以先失五老峰勝悔不徑徑之距泉尺有咫

警山文鈔卷上

末

塗窮效鄧艾行陰平法拔木援崖上三人屢失次僅
以長呼相聞請泉所圍坐大噓泉洒空中碎如玉屑
巖壁圍攢湍瀑激飛歸宗僧行正梁之如虹界雨道
復倚崖構閣高下銳直悉與崖推移人出入儼履洞
壑聲效皆化囊裏聲坐閣上聽泉疑龍吼九天忽下
淵者此爲行正能事矣泉事失之三疊者補諸此

書周夏尹詩後

乙巳春中慨然懷遠乘興自桐水入訪北嶺得讀周
夏尹北征諸詩發墨潭浮漳江下大小孤過長干以
達廣陵溯洄往復其間山川人物可興可觀可羣之

概悉見乎詩冲夷樸摯一如其人顧西音氏序之疑其不怨余則謂夏尹宅身局外放浪山水間無可怨者竊獨怪近世士大夫之作何多怨也自唐凝碧池有賦音節悽惋千載以下人憐其才悲其遇反覆流連於其辭真如老蕩子失意泣窮歧路又如名門處子誤墮青樓臨風唧唧把淚偷彈自有不可拭處不謂後人祖之輟蹙彌工翻覽右丞開此法門爲掩著人借筏以此論怨怨愈深情愈誦矣陶元亮結撰平淡雖發憤於荆軻諸詩而大體溫柔乃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偏自靈運靈運心雜無論卽末

晉山文鈔卷上

九

路牢騷託懷五君如顏延之云云豈足以望彭澤門牆哉固知作詩人自有真夏尹之不怨正夏尹之冲夷樸摯適如其人而止者也西音氏其尙以余爲知言否

查母合葬誌銘

同邑查生世球子友也登友入堂而拜其母與過友人母之墓而銘其石一禮也而查母王君先嘗屬明經但夢倩氏銘厥后球之婦死葬耐焉其姊死又耐焉而但氏銘尙留球篋中如一片白玉篆因出授予曰願子爲後死者詳之余笑應曰子亦知孔廟祀典

乎德配道冠數語止爲文宣王讚其餘四配兩廡皆列俎豆未聞其人一讚也又多乎哉統於王君足矣雖然子吾友也詳友人之姊若婦而歸於詳其母亦禮也聞諸字經三寫必有誤以子之行狀先慈而屬諸但以但之傳贊而屬諸余又以余之誌銘而告諸后世余雖不敏阿私以欺逝者而怍怍然懼其誤也庶幾以子爲蘭亭真本與但氏夢倩之文一增刪焉但曰按狀孺人里中王香山處士女也處士起家素封類徵逐子母曉夜弗遑孺人從旁觀之意淡如惟聞人道古少君緒秀諸事始輟然喜動顏色嬾於龍

晉山文鈔卷上

十

潭查仍初公公邑庠生好俠遊車屐盈門孺人一一應之無倦容雖仍初公性行廓落不假借婦人手而使少顧室中噪噪嘖嘖未免惱亂人意余是以深歎王君賢也王君酷嗜潔盥不去手酒掃不去室雙瓶出汲獨棄其後者應客必挾兩婢子操巾拂從拭闌然後進拭席然後坐卽褻見仍初公亦不令垢衣屨適其床第每產子授之乳母乳已更衣以進退必薰衣以寢稍及成童便挈而付之仍初委之塾師若不知其自已出者其他辟穢祛穢皆此類也語云水清無魚人潔無徒而王君且繩繩振振矣古人所傳良

欺我哉余大笑謂珠曰是不然王君如一株梅梅之冰肌玉骨皓絕其素姿然也及其噴而爲香可使聞隔里落而爲實可使調鼎羹梅之不以潔而廢其馨不遠聞味不上薦物理有固然者又何怪子之弟兄孫子朗朗秀出不自孺人一潔中胚胎出來且無論子弟兄孫子卽子之姊適余族應爾爾故跣地而藉婦佐之醇謹則亦實之可用爲調者也子之彭氏婦去王君歿十餘年然后孀中櫛櫛悅一如姑生日則亦馨之可使遠聞者也但氏又何疑焉王君有子四季爲世球名諸生孫十長敬亦名諸生皆余性中友

晉山文鈔卷上

三

余應繼但氏而銘銘曰

生不必其教也如一母之賢死不必其壽也如一母之年葬不必其卜也如一母之攜女與婦眠永世哉於流於源一海兩川

先伯考勝渠公墓志銘

伯考名大任字勝渠郡庠生爲先王父躍淵府君冢子無後而享年最永盛猶親炙其言論丰采純乎古處以嘉靖己未六月初二生以崇禎辛未六月十有一日卒卜葬於羊頭塋去先王母曹塋南二丈許彼豎碣矣而盛復從爲之銘重無後也伯父先娶汪繼

娶蕭皆無出命家仲子之隆後諸兄弟之子爭立先大人念欲讓召仲子還勸伯父他立伯父曰所爲子隆者爲其賢也否則兄弟之子皆吾子而簡一以事烝嘗日有子我則世人矣卒無所立聞傷之傷伯父之處已廉與人誠遇事直而斬焉忽諸爲我心惻雖然何傷乎賢若叔向仁若羊祜忠若寇萊公節若文信國無後矣而碩德豐功聲施到今雖無後孰謂之無後世人類有後矣而其身死其名行與之俱芸芸然朝菌爾萍蓬爾雖有後孰謂之有後旨哉譚元春之哭徐生也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詩云云豈爲無

晉山文鈔卷上

三

子詠哉而一則曰他人再則曰他人車馬衣裳匪我馳曳雖有陶令二男右軍七子統謂之他人譚語雖解嘲識具達觀子之有無距足論哉盛以是告諸伯父之墓而泣爲銘銘曰

麟鷲不孕瑞所禁也芝醴不衍靈所靳也達賢無後

數之僅也嗟予伯父以德廟也母爲人所諱

先府君墓誌銘

不孝見背先大人襁褓兒耳自見背底今幾四十年矣葬久矣而方樹石非忘之也貌真者一毫不肖卽懼類他人使不孝志先大人德業文章而無解於類

他人不孝懼矣肖不肖何辨質諸嘗見先大人者見謂肖斯肖矣雖然不孝尚皇然懼其未也嘗質諸先母母曰汝父讀書不大治帖括於仕進泊如獨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即傾貲解贈不恤自外歸則弄兒輩掌上爲戲樂於鹽米零雜事一以付汝母無與也次質伯子伯子曰大人赴義勇於任所難先是吾鄉苦里遞嘗捐田十數畝贖之名貼役田族有五大分舊里不能支又無田推屬大人大人直受之而不辭又嘗佐同族義民告大量堤堤陳利害兩臺得可報諸有力者豪惡其害也遷起撓之大人不爲沮卒正經

警山文鈔卷上

重

界利賴之到今大質諸伯叔伯叔曰若父嘗爲從昆弟公幹多所費昆弟歸謀贖金償之若翁面發赤曰屑屑較量非兄弟間美事成感歎謂如今人則錙銖登籍記矣嗚呼肖矣此皆其及見先大人者也而不孝尚皇皇然懼其未也又質諸舅氏胡順華公公篤行長者不阿所好其言曰某嘗同尊君學渠敏甚於書文多剝工喜清談夜分不倦或寢室蹴覺語語無俗韻亦無複辭同人輩有愁懷遣不釋者會尊君至談鋒肆起曩憂若脫管一庄失廩若干縣尉緝得之拘繫獄先君惻然曰若懼死於飢耳死於飢命也苟

以盜吾廩而坐法死是由我死之也力爭諸尉曰無所失其人得免出後語不孝曰非尊君我輩爲城旦鬼矣言已泣然此則其嘗見先大人而身被其澤者也嗚呼肖矣而不孝終皇皇然懼其未也先府君行年四十有三善狀夥矣而區區撫數人語數段事以充是何異盡全豹以一斑了太倉於粒粟獲少遺多不足比絜稱量明矣然猶愈於萃古今人德業文章并集親身而無解於類他人者也先府君諱大伸字兩縉郡庠生先七世祖惟善以校尉從鑿死正統土木之難遺腹生梅坡處士僖僖生芳泉處士演演生

警山文鈔卷上

重

龍峰府君暉郡廩生暉爲大人曾王母郭生楫一舟府君邑庠生楫爲大人王母陶同邑刑部尙書尙德女生躍淵府君夢龍邑庠生爲大人父母曹生丈夫子四長大任庠生仲大儀叔大倫季爲先大人娶先母胡生不肖兄弟長之德邑庠生婦查有孫二必發必登有曾孫七拈揆持操發婦郭出瓚璋璋登婦但出元孫一方拈婦黃出仲之隆崇禎甲申選貢生婦查有孫三必旭必見並庠生必昇業儒旭有曾孫一代奘季卽不孝之盛中崇禎己卯科鄉試婦郭有孫一必顯而府君女子一適同邑郡庠殷崙府君生萬

歷癸酉年六月十五日卒萬曆乙卯年七月十八日
踰年葬祔先王母曹孺人之墓左第三穴山名羊頭
塋例得詳書因泣血爲之銘銘曰

蠶之絲機是組考之行子是譜譜自他有譽也而讚
父質爲主泐書名山傳之家乘曰譜行乎古

先慈君一塋四耐志銘

一塋四耐者先妣胡慈君遷葬而伯子伯婦仲婦季
婦後先從之也墓在白石山陽與先嚴君之塋東西
峙若兩廡之共一井也同邑殷明經敬陽所序而空
之隔之者不孝子之盛也碣而志之銘之者亦不孝

壽山文鈔卷二

美

子之盛也其志維何慈君胡姓同邑深耕里人先外
祖文學楚源君湘外祖母于並早逝遺慈君及一舅
舅卽順華先生子奇篤學行盛所傳爲胡學博者
也並鞠外家外王舅于紹庭廉公有威宇外甥外甥
女一切訓之於正以故慈君及舅得有所成就異於
常兒既歸先文學嚴君兩婦大人婦職修舉甚宜先
王父文學君雖淵先王母曹孺人曹垂歿手栝捲屬
貽慈君慈君辭曰婆遺澤當四婦公之無使有後言
曹益嗟嘆獨以紡績資佐先嚴君先君心器之族有
富於產而食貧者先君嘆息曰脫以屬吾內子半月

殖矣年三十七稱未亡人守孀政十有九年未嘗一
啟齒爲笑樂萬曆戊午伯子雋庠生報慈君爲終日
哭盛幼自館假歸伯子挈之母側篝燈呬唔不成誦
慈母憂之形於色崇禎壬申家再有訟勝慈君乃不
樂日失不忍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思深哉
孤穉慮不材材矣又慮其怙材而縱也盛輩雖甚見
保愛侍側懷懷記孩時嘗趨而蹶墮深溝中啼且號
慈君掖之起三批頰曰脫緩步寧有是耶嘗私採莊
園莧館食慈君闢立召歸楚之或爲營解不聽曰莧
事小私造飲食惡大也有道士驚錄者云爲人父母

壽山文鈔卷二

美

預修請品秩告身死乃卽眞伯子亦受其一以歸慈
君見之怒曰婦人上夫封下子孫封舍是秩命何來
立叱去之疾革遺命曰慎勿延僧道追薦此無益其
嚴正有識度蓋如此生子三之德邑庠生之隆崇禎
甲申選貢生之盛中崇禎己卯科舉人女一菊姑適
同邑庠生殷崙慈君恩若鳴鳩而尤惓惓於主器者
屬之盛曰行當師舅事當咨伯兄又問大哥心公又
曰大哥亦是好秀才苦家務耽閤汝念之慈君歿後
十五年盛兄弟不忍異財值丙奇荒始異盛子伯子
子女伯子女者母命然也慈君生萬曆己卯仲冬念

九日未時卒崇禎癸酉三月十四日巳時享春秋五十有五以壬辰九月癸巳定葬首乙趾辛爲塋其後十三年而伯子耐伯子之德字帝懷篤於孝友先嚴君見背祇事慈君益虔且與必詣寢榻前問安否有疾痛卽跪而拊摩之後癸酉春慈君病洵泄調藥餌滌君臉皆伯子躬親彌三閱月不懈盛嘗病痘危甚伯子卷坐簀間置於懷日惟大小便暫釋屬仲兄手代他飲食皆使人捧立狀頭引口啜之不忍少置抱如是者十餘晝夜其篤至於此自外經營有所入雖尺帛文錢必納之慈君笥囊無私焉舅順華先生甚

髻山文鈔卷上

七

加擊節至勒爲家訓曰觀帝懷之以公而與某某之以私而敗思過半矣爲文酷嗜奇受知於蔡雲怡宗師拔優等盛經書解授自他師友者多不了至伯子講授罔如話洞無疑也取婦查爲同邑文學慶文先生女先生固伯子師亦早世女孤有志行歸伯子事先慈君最久勤劬操作當堂上人意有子二必發郡庠生必登邑庠生女二貞姑適都昌明經許延祺觀姑適同邑儒生郭中龍有孫七并揆持操發出瓊瑤璋登婦但出孫女一喜姑但出曾孫方曾孫女已姑皆并婦黃出伯子生萬歷丁酉正月十五丑時卒癸

卯四月十五午時享春秋六十有七查生萬歷辛丑四月十一日吉時卒壬寅七月日時享春秋六十有二以甲辰十月丁丑並葬耐先慈君之左仲婦查爲同邑查紹濟女婉婉歸仲子明經事夫子處娣姒間無違言有子三必旭必晃必昇俱邑庠生女一靜姑適同邑文學陶怡中少寡以貞節聞有孫三爽旭婦郭出彝篋晃婦袁出女孫二弟姑適建昌熊給諫之曾孫曰愚旭婦郭出改姑晃婦袁出查生萬歷乙巳七月廿八日丑時卒辛卯二月廿四日巳時享春秋四十有七以壬辰十月耐葬先慈君之右季婦郭爲同

髻山文鈔卷上

七

邑文學心虞先生女性溫裕鍾愛於其母吳瀕嫁資之金比歸盛則悉出獻先慈君爲咨嗟歎賞事慈君五年聚順慈君終勅家人曰必善視季婦郭及老婢翟其有得於婦聞歡心可知也立子必顯業儒女京姑適同邑陳孝廉之子奇有孫一歲女孫一明姑顯婦余出郭生萬歷甲寅十月初六戌時卒癸卯三月廿二日巳時以甲辰十月癸未葬耐先慈君之右二穴盛志已復救淚而爲之銘銘曰
少而孤壯而廢未老而殂嗚呼吾母之苦伯子孝友家邦推詡歸於九原依母瞻父其率冢婦介婦以左

右母所

吳母郭孺人墓誌銘

吳母郭孺人者同里吳孝廉處士一聖母也聖及盛
並發崇禎己卯解國變後並隱視常齊年諛者有加
孺人視盛子行嘗為之登堂一拜崇禎庚辰孺人遽
棄養踰五年甲申聖奉孺人葬東古山麓葬二十年
今癸卯秋季子文學一泗復奉孺人改窆於所居山
之陰屬盛襄事為之銘盛辭不獲命因按狀孺人同
邑郭均宇先生九式女郭與孺人之舅吳蠡庭先生
中立為布衣交厚善其後吳以鄉舉歷任蘇州府同

警山文鈔卷上

七

知郭亦以歲薦任遼東三萬衛經歷交歡不替約結
為昏姻郭三索得女即孺人吳三索得男為吳年伯
惟調先生汝梅納采焉已年伯長而痞蠡庭先生慮
其為怨耦也書辭昏郭慨然曰是何言與婿痞獨不
膺仕耳某豈以膺仕擇婿者哉卒以孺人歸吳而年
伯顧慧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工書畫精絕孺人
亦雅相愛敬門以內欣欣如也蠡庭先生偕誥封孺
人深感之堂上歡甚孺人早舉子一聖蠡庭先生命
以見見之乃大喜撫其頂曰英物也嗣老父者必是
兒耳以次舉一貫一□一泗後多以諸生名家人咸

謂相門出相又均宇先生之冢子然亦以明經判欽

州甥多似舅孺人合二美有之兒宜佳况均宇先生
不以婿痞寒其盟孺人不以夫子痞而戾在御靜好
之節克昌厥後豈可謂非天道哉孺人有丈夫子四
聖貫□泗女子子一某姑聖中崇禎己卯舉人婦陶
生女三長某姑適同邑庠生李鳴鳳仲某姑適盛從
弟之祥季某姑適同邑殷明經敬陽之叔子澄聖又
納妾將就館矣貫邑庠生娶彭及何生子歿娶某生
女一泗邑庠生娶郭生女一某姑適同邑廩生鄒之
申孺人生萬曆年月日時卒崇禎庚辰月日時以今

警山文鈔卷上

三

癸卯九月日時改葬於廬山隴之岡首趾為塋是宜
銘銘曰

明經之女明經之婦孝廉之媳孝廉之母似郝太尉
掾猷是蛻似范武威伯孫作輔天祚明德與地靈齊
勒石名山千古母儀

陳母少婦墓誌銘

何以志陳母憑其子也有子禮得稱妣故母之母矣
易曰婦婦行長易曰少舅姑在先世也先世而婦之
少之者少克婦也少克婦足誌也誌而銘之者白石
野人少婦父也少婦南康星子人籍二都白石里為

白石野人朱惕女婉變顧善病野人及其母郭皆憐愛之適同邑陳孝廉之子陳奇孝廉諱獻赤內子王無出側室歐陽產二息長奇歐卒陳奇幼館野人教誨之奇好問學野人喜野人雖甚憐愛女亦必教以古列女行誼授女孝經又爲明事嫡姑義當踰所姑所姑之父母昆弟恩禮義當後嫡姑父母昆弟少婦若於訓野人喜滋甚不幸不終所事意嗾嗾故傷而誌之也曷傷孝爾少婦嫁彌月母郭往顧之卒甥館距白石兩舍而遙野人又客艾邑臨無及少婦視歛歛殯有加禮踰年郭卜葬少婦歸寧襄大事未及期

髻山文鈔卷上

三

病病且卒啜啜向野人啼野人問所欲言連聲曰娘可憐娘可憐人死不自憐不自憐其呱呱子而獨以未親母薰裡爲長恨嗚呼豈不傷哉豈非孝哉少婦在陳事舅姑及皇姑王姑從姑無不得其歡心咸曰少婦賢少婦不自賢顧汲汲向野人頌其舅姑之孝友不置口夫汲汲頌其舅姑之孝友者是敬愛其舅姑也非獨敬愛其舅姑也敬愛乎孝友也婦不孝忌前孝婦不友忌前友敬愛乎孝友而汲汲揚之者是志似乎舅姑之孝友也志似乎孝友者是孝友也孝友足誌也恨短命不克終所事傳而誌之者白石野

人少婦父也少婦生崇禎壬午又十一月廿四日辰時享春秋二十有三歿甲辰又六月廿一寅時比葬子錫勳才九月再踰年葬少婦於二都之甌篔嶺野人臨其穴誌之誌已旋銘銘曰

嗇於年豐於行程子有云間值之氣數不克延天之命據事直書泐諸石庶幾子若孫能顯揚其親者跪讀之與大哉王言映

哭熊仲高文

嗚呼仲高死佚失鑑矣失範矣盲人之失相矣跛者之失杖矣孺子之失慈母而號於中野矣嗚呼哀哉

髻山文鈔卷上

三

佚與仲高先後生十有七年後先雋且十有九年仲高佚師也前達也顧降而與佚友初識時况殊落落不似世之熱面孔見即投合既合則每濶必圖晤每晤必作竟日談每談必抉性宗規愆過晰疑義佚受仲高一諦之發如雷震聾一字之規如砭引血而佚於仲高白壁微瑕千慮一失亦未嘗不面折書諍直抒懷來然後已自吾兩人父母昆弟子姓及鄉之人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賞謂某某真朋友也記癸未秋再上公車值宿邸雨甚行裝爲漂佚怒叱僕者不慎擇地乃僅得湫隘處仲高徐徐語曰逆旅耳

而居必求安乎且言疾色遽人難堪古雅量如羹汚
衣燭然鬚諸事皆佳話不可不讀余聞之漸沮自是
遇僕隸有不可意忿時作念仲高言又輒釋嗚呼此
宿鄰城店時事也佚焉敢忘又嘗羈運舟與一同袍
辨詭遇余斥之峻爭之急面爲赤仲高退而私曰所
爲與人言者欲其能受吾言如藥石之起疾疢也否
則徒失言矣奚益丙戌大旱仲高訪予青林寺諸及
門士延之入小飲或解衣箕踞坐佚方劇於談勿勅
也訖別仲高莊語曰汝更禮衣送我君子之身內外
交修余中惕從遊者皆惕更盛服而進退而二三子

髻山文鈔卷二

重

竊相笑曰服宋先生百劑藥不如熊一汗之功也每
見同袍有望門投刺者有不情弔者仲高歎息久之
曰渠都未解所止人無根底如浮萍菟絲隨水木漂
附爲大可憫者佚聞之竦然遂銳意正修之學凡余
近所與門友諄諄至勒成髻山講意者半皆仲高遺
訓也其他兩相砥切期進古道類如此惟於京邸見
友人購三官經余投而擲之仲高怫然責子侮經余
不服謂邪說左道非經也後曾寄余書議友人出處
與余見迂子往復以書詰之仲高亦意迂生平所不
同者惟此二事夫不同者予二人決不强同則凡子

兩人之同若水乳融宮商應豈復苟爲同者嗚呼仲
高死佚更於何處覓一同志且能以不同爲同如仲
高者也仲高死而有知定爲神明其亦將默啟陰佑
使佚得補愆塞違以毋貽逝者羞嗚呼荒唐矣風嘶
日落潮漲天濶佚幾勉効招魂於雲山修水之濱而
莫知所從也雖欲勿哭烏能已已

哭奠妻郭氏文

嗚呼痛哉吾妻去壻家何往而七日不返耶吾他日
遠遊未嘗不揖而呼汝今元正何心而不辭徑行耶
華門頗可樂吾又何心而浩然雲山之南吾妻又何

髻山文鈔卷上

詣

心而倦顧廬山之東至終天永訣吾夫婦不及一面
耶追思吾妻生平之度量之行誼婉變寬和事事宜
壽何不滿五十而遽殂耶吾少失怙吾母暨吾兄爲
吾擇婦名門大族無諾者汝父心虞翁慨許納采及
吾妻歸吾甚得母意且無論其他汝嫁時汝母貲汝
金四兩吾不欲私財吾妻卽盡納母吾母爲咨嗟不
已世俗婦人有見及此者否中年無產吾前後置二
妾吾妻接待以禮始終無間言或吾數月不御輒相
勸抱衾世俗婦人有見及此者否吾鄉舉後賃居郡
城吾往往授徒厚養而吾妻家食日止買豆腐數塊

10200-271

463

水菜兩束而已至乙酉兵燹其飲食之菲衣服之惡
又有大不堪言者矣吾一生爲浮名所累不能謝客
吾妻隨有無作黍治蔬不令吾內顧躊躇吾甚不喜
扑小婢吾妻一承吾意撫以寬吾性卞急與語不合
便色遽言疾吾妻但有容受而無抗忤甚不平則飲
泣數行下吾以此多悔而心竊敬禮之少嬾時吾家
頗饒吾妻病胃弱不善餐至年踰四十頗健食而瓶
僅脫粟鮮可飽者養一子一女常懼無以婚嫁子幸
舉孫而滯母家未歸舊臘杪遣女初畢而吾妻遂撒
手長逝不顧吾老耶頻年來吾妻多病容色如六七

警山文鈔卷上

美

十歲人吾貧窶艱費不能求藥昨十月吾犬馬辰偕
吾妻下拜妻伏不能起吾嬰然延醫察脉醫言肝氣
短恐阻春令吾急謀八珍湯進之吾妻又不以時進
吾止貪長病人不死豈謂醫者之口迺應手效耶病
羈壻宅壻兩次以字促吾往吾爲朋友之難不克往
願往渡修水至隔百七十里音問難通奄及聞訃已
後死二日視含視襚仗壻父子吾匍匐奔還櫬已扶
至蓼花池吾望之一慟而已欲求垂絕遺言了不可
得嗚呼豈不痛哉吾不肯作佛事吾妻素知之諒吾
妻淑慎慈惠決不墮地獄絕隔七日音容笑語真歷

可想吾自審呼吸能通汝召汝必至莫薄醪微饌汝
手澤存焉必享資金銀錠千吾妻節儉必無所浪費
聞蓋棺之頃口目都瞑或無所嗾嗾誠有之當夢以
語我我力所能辦者決不慳惜以補吾過嗚呼痛哉
尙饗

警山文鈔卷上

美

警山文鈔卷上終

髻山文鈔卷下

星子 宋 惕 未有 撰

與謝秋水書

癸巳夏日晤彭躬庵知盱江有秋水先生者倡明正學手援陷溺私心竊景慕之不謂流光蹉跎頭踰六祀則某之過自暴棄概可知已今正得接高座蔡靜子兄咨決疑義深為驚嘆門下季通不知誰屬而某仰此君謂道已西矣談頃出先生所與躬庵二書事理一貫表裏洞達自純公定性書後無明快若斯者某於此道無所窺而屢戰屢蹶志尙未已每覬同輩

髻山文鈔卷下

一 塚章叢書

共證茲義庶幾納身麻中投臭芝房聊資以自淑也若時驚豪傑視此為迂贅不中用之物獨堪閉戶羅浮與禪會伍神州陸沈責將焉辭某聞之憮然竊謂陸何以沈人心之邪淫為之也心何以邪且淫大道之晦墜為之也辟彼渾濁揚其流而汰之無益也不如進而濬源辟彼莠苗摘其青而芟之已後也不如坐而擇種夫此道則猶救世之種子源泉耳嘗從一名紳遊勸之學道曰已老某曰惟道可以做菴日多病某曰惟道可以已病曰事煩某曰惟道可以了事時直以臆對未遑折衷讀先生書至閒中物忙中則

無山中物世上則無又安所云不可須臾離云云真曠若發蒙矣惕滿身是病滿腹是疑幸與有道者居近世同而不裹糧就正視彼千里命駕者何如惕雖不肖豈甘為呂安下親炙之願冬以為酬因靜子兄來附書不既

與謝約齋書 即秋水

從躬庵篋頭得先生三月所賜書箴誨懇到知麓行情切中膏肓知先生憫惕垂危而施此暝眩之劑也感激涕零春間偶錄所見遠圖就正已恐啟旁人辯端稿脫復焚貴門靜子兄猶能言之前月杪躬老行

髻山文鈔卷下

二

李音濶念罷壯遊崙訪盱江已訂蒲後一日偕查小蘇覓舟會接躬老杖履又復止惕見聖不勇矧曰由聖以此慚負惆悵何已惕生平愛讀大程書而明道喫緊為人無如識仁一章其他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又云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皆重識仁也微言既遠不復知學者識仁用何眼法為用默識耶抑兼用學識耶抑默識即在多學裏無兩地頭耶仁體事而無不在外事之省省何等事得毋與是內非外相似嘗做慈湖作反觀之學頗覺求放心為切一日過開先聞禪者答人問反觀曰是名死 水忽

覺悚然後檢李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語又似覺
彼看住此心強制不動爲死水而體認天理卽反觀
謂之默識乃更活潑也未審是否大率惕致知無素
強爲揣度雖時有不得同測光影唯渴思付來人片
語指示庶幾併心一路不墮兩歧見也先生洞若觀
火諒不吝此暗室之炬惕將藉靜子面命爲枕上耳
提矣身雖留病而心否忌醫幸先生重賜七發以起
沈疴地厚天高德何可喻臨楮真切真切時庚子初
夏惕頓首

答謝秋水書三

書山來鈔卷下

三

今三月十日蔡畏子來白石奉到正月九日手勅誘
誨諄至讀之潏然不知此生何以幸同君子世又不
知何以自纏自縛不一觀君子面詩云我之懷矣自
貽伊阻其真爲惕寫照耶大學最難究竟誠究竟得
則語孟諸經勢如破竹惕頃來以身體之覺無時無
有物可格陽明云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竊欲補一語
曰物之所觸必加之意庶幾常惺惺地隨動靜一切
而劑之得所真大樂事自恨省克不勇終隔一膜然
此箇塗轍見之或不差謬也先生允知允蹈所訂之
義諒由明睿所照不假揣度卽惕欲質疑請益亦不

敢在尋行數墨間矣客春急友之難匍匐章門自度
此舉不錯獨抱恨者不能愛人以德而反效兒女姑
息態惡俗夤緣徒爾枉尋幾曾直尺彼旋作旋悔故
以病證錄呈乃先生不痛加鍼砭而浮相唯諾何也
豈惕悻復之狀流播遠近先生意其名雖求療而中
實忌醫故望而反走若是果若是則病不可藥矣苟
未至於不可藥則尙祈先生之鍼砭之也今歲舌耕
本里有二生涿州建昌縣人陳士魁都昌人來此同學惕各令其記
日錄隨所見惕過便書朔望取覽得借以懲改殊有
益也顧引火自煖何如暴背太陽就正之懷終耿耿
耳靜子闔室長飢救死不暇未便拉之同席乃其病
不在好立名節正在欲立名節不得尙當遠煩提命
毋令爲門下周恭叔可也道義骨肉彼此同之故復
及此不旣

復約齋書

秋中得接五月廿八日書捧讀欣慰承詢及近讀何
書工夫精進何似慚甚感甚書則無不讀而咀味處
每失之疏性病卞急思以養氣藥之然工夫悠忽求
艾不猛證尙恐未減耳得手勅一詰毛骨竦然瀕月
來頗覺精采信有道之言能起沈疴銘佩何極文莊

困知記關二氏之學蔽道德以一言曰見根深聞蒂
固蔽楞伽以一言曰見聞覺知皆發儒先所未發其
他名言碩論莫逆於心者甚多一二疑處藉以就正
先生謂宋明醇儒語未瑩處亦往往有之在人善讀
惕甚服膺此言已立將書稿焚之志從義矣獨惕闢
禪一段智見謂智有天無地等語爲先生所深疑不
敢不更自罄竭以需折衷來教謂以禪者爲見智不
是識禪未真乃是識智未真則且置禪而先辨智可
乎來教本乾之貞論智謂正而固者必是非合理始
足當之而惕則謂是非合理乃發皆中節地頭而乾

警山文鈔卷下

五

之貞配冬藏則未發地頭也孟子明說是非是智之
端若未發則是非未形靜正已耳禪家寂照無爲亦
似靜正但乾之靜正保合太和則天地生物之理森
昭於此合仁而言之也禪之靜正六用不行境智俱
寂離仁而言之也朱子曰卽心有知覺可以見仁之
包乎智離仁說智則知覺之源既空其流亦空更無
理可窮無是非可擇識也然彼非實無所見同揣億
者惟其牽於實見之差自詡爲本覺爲正智故就其
所見所詡論之曰智見謂智而實則其未識仁也識
仁則是非之理自有不忍於不合者矣來教又云見

智見仁稟氣之偏猶是見理釋氏只以空寂妙圓爲
究竟而視理爲障豈得同科惕則若謂以理之中正
言卽大傳所稱見知者亦未必能合若以理之偏言
則淨知妙圓亦圓而神之理理固無乎不在也其以
爲障者正緣見圓而不見方凡物生之殊森然秩然
而不容紊者皆見爲礙而欲銷之入空也蓋仁者與
物同體而釋氏知覺之心端用返照不務格物譬若
引鏡照鏡着象斯障徒自印其空明已耳鏡貴照物
豈尙空明然卽其所印之空明而言不可謂非鏡體
程子又辟之管中窺天謂之知天則不可然不可謂

警山文鈔卷下

六

管中所見之天非天也智見謂智亦若是則已矣至
於釋氏之學有天無地及其至也無天無地亦只形
容其虛而無實有圓無方四大假合又無方無實之
一證爾既無方無實矣卽所謂虛圓者究竟不是又
豈學聖本天之旨可同日語哉倘有疵謬願更賜往
復明辨自是分內事惕不敢不虛受也春間授徒五
六人夏罷遣之坐匡谷踰月移疾歸比來以家政悉
委子婦得閒居從容讀書養氣覬少有進以不負諄
誨至意困知記全本藏熊氏容假抄報命楊書無副
稿欲取覓者便向躬翁求之或無嫌也時丙午九月

謹復

與楊友石書

往濶未足論卽今夏秋間几三約晤矣卒不獲晤豈
曰山川間之哉機緣匪偶天下事往往如是可勝歎
息亡友于卓人荷錫佳傳此公真不朽矣湯拜而納
諸其子令石絨之勿以褻示人也江人事序過辱推
許甚慚緣此書郵自章於今傳聞未悉又倉卒裁訂
少諦當又同鄉可否甲乙多所疑義如虔州之殉以
嘗出城爲郭冢宰累東汝之師以會上書求薦爲艾
孝廉累章門之難以從叛亂爲姜相累三者皆人望

髻山文鈔卷下

七

也艾書真質未可知誠有之則白璧大瑕矣郭以護
陣踰跟還而止死固其所也恐未便輕作噪噪至謗
姜從叛亂可謂過自放倒者從違姑置後論而先論
其所謂叛叛誰氏所謂亂亂誰氏邪敬業以失職怨
望起魏思溫猶假之義名賓王一檄流爲美談願以
是罪姜老哉姜老非救時料洵然枉表入謝出門生
故吏手姜實不知熊建昌親識其事泐於章紀苟賢
者欲施責備之論可過修水相質也要之人各有真
愛其人而傳之溢真與憎其人而傳之失其真總屬
無謂不若據事直書與天下有心目人平章之殊坦

豁耳揚所爲呈稿麟壇丐求是正誠見此事無彼我
但得文成義衷逝者靡憾卽顏爲宋編可顏爲楊編
可顏爲楊宋合編亦可不則略備採風非揚非宋顏
爲他氏編無不可豈必自立一家言哉髻山風景不
惡肯脫屣枉過使惕得蹴膝旬日逐字面訂便可勾
當此局矣溯洄無從白露已霜懸切不旣時辛丑九
月日

答毛尊素書

惕往者學無師法喜以文字遊戲隨人應副嘗應禪
者晦山之求作雲居賦序依阿禪理本惕罪案不期

髻山文鈔卷下

八

過塵尊聽謬意野人可與參宗遠以書義全提委序
惕不自省改以應晦山者應之旣而悔曰屬在同人
不能勉效忠告又從諛焉罪滋甚矣苦道阻音濶析
疑無從客冬辱頌尺一兼惠詩箋且招過四祖與在
浪和尚下風惕捧讀再三感慚交至幾於無地自容
旣內訟失言又佐成高明人援儒入禪之癖若聲惕
罪而致討焉上刑何辭惕勉圖改過而拜望高明人
返轅周行敢復匿狀惕近者粗自立脚識仁是務頗
覺敬義大旨負絕異學愧工夫作輟不成片段又僻
陋在康離索是懼中心好之屢蹶思振如田家者流

脫粟是甘雖有導以辟穀茹芝可以引年之術非其所解解亦不願豈惟不願將不度弱小思援諸辟穀者同飽粗糲不自知其不勝任也伏覩老道兄和同儒釋宛欲以粗糲攪芝朮以良田入空山圓融旨趣幾絕縫罅而惕竊恐老道兄慕辟穀之意勝於家常茶飯或未暇細咀嚼也細咀則本味自出匪芝朮可以擬亦非芝朮所能奪當有不問易牙而自辨者如必謂芝朮茶飯可共烹調此中滋味嗚委不知願道兄刊落小引削去駢畧毋使人謂村庄漢浪以虛名廁仙譜也學問之道不是則非無兩存並可之理惟

髻山文鈔卷下

九

道兄裁擇書不盡意餘緒縷縷率復

庚子刻成答聞極上人札

彭躬庵還自峰頭出所惠匡誌兼三疊泉圖見寄使惕得臥選水石殊曠致也當裱置齋頭以佩高雅紀事小引原不工又山中人未嫻世法稿脫旋悔追則無及且其時尊集未抵十之二三鄙意尙以不載藝文爲缺事意聞極知言直作覆瓿具耳不謂通志卷帙日富而原敘亦辱垂手改刪且使野人無詩有詩無廬有廬讀者莫不爲惕羨曰宋子幸交聞極藉之申欵王江州也如此留題名泉也如此傳五柳先生

也又如此而惕顧感極慚生謂本以易名遜世乃更以所易之名馳聲梯寵此古人所笑打馬應不求聞達科者私心殊刺刺耳聞極愛我良深其何以善爲我謀俾姓字不落人間更莫逆也紀中詠五老異光并躬庵口旭日二公苦竹圖兩識之秋興未盡當亦傾倒亂雲溪也不旣時庚子中秋朔日

童鑑序

於戲魏凝叔之作童鑑也可謂以學慮救良知能之窮者也孟子明仁義本之良知能驗良知能本之孩提親愛及其長敬兄他日又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

髻山文鈔卷下

十

然則良知能何窮窮於其親與兄也窮於其親與兄者窮於親兄之以俗學俗慮教也古者齠齡就傳教以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節暨夫灑掃應對進退之文而又與之歌詩以發舒其志意與之習禮以固束其筋骸與之讀書以開廣其識趣務使歡欣鼓舞知有名教之樂而良知能日引月長如春草之潤雨澤而滋榮也后世易之迺端舉子業自總角時即以仕宦人與第赫奕金帛充物揚揚夸里中能謂丈夫志當如此親與兄旣以是程子弟矣子弟率之將不暇愛身而曲以求副乎親之所愛不暇敬身而曲以求

副乎兄之所敬窮年兀兀凡所爲俯而讀仰而思者
惟仕宦爲究竟揣摩既得則又子以詔子弟以詔弟
甯世世葉葉不知愛親敬兄而不容不知舉子業不
能舉子業以墮壞仕宦門戶也幸有一二豪傑之士
蟬蛻塵濁尋繹聖教而大義微言非久輒乖其他忠
臣孝子名德偉功所垂爲不朽盛事可資人觀感慨
慕者則又獨使於弱冠以後博學宏攬之流而童子
無聞知焉豫教不蚤成德何冀此魏凝叔童鑑所爲
作也今有談後進於老成人之前雖俊不諧若老成
人話舊縱不風教人不風教事齒及輒爲拊掌何者

髻山文鈔卷下

五

樂其輩也後進亦然見有道長者敬禮已耳苟才少
並驅風雅爭先則奮袂恐後何者亦樂其輩也凝叔
爲之具陳幼德如列坐諸奇見堂上親從旁咨嗟太
息生人健美又指示門內稚子宜得則傲處彼自視
年地相若欣愧交心雖素裕於俗學慮而良知能所
觸若山下之泉得決水益之而其勢不排陰壑直下
無是理也又若方揚之火得疾風煽之而其勢不經
撲滅愈熾亦無是理也吾願凡爲童子者舉以童鑑
慮舉以童鑑學童鑑具在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而
未嘗慮俗慮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彼固皆不

學而能愛敬而未嘗學俗學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
私也於戲童鑑成而巍親顯兄懼時庚子秋七月晦
日

壽熊約生先生六十序

許惕逮事之始先生四十有九人也前賦歸去來則
先生四十有七人今戊戌秋先生儼然六十人矣此
十數年間先生之性之氣之識經鍊愈老覺四十七
以前貴紙在洛封事在蒲惠蹟在棠猶是庖丁之解
迎刃有餘時而非其視止行遲處也溯舟呂梁之淵
楫與波擊手口並作及其操之愈工舟輕岸移心目

髻山文鈔卷下

五

頓豁未嘗不自悔其前術之拙也古人望六知非殆
謂此耳或曰先生幻修了詣何非可摘而要惟大悟
人不冒一非亦惟大悟人不株一是微窺先生於此
十數年間靡不是其人訂非憑已悟卽惕輩是是非
非於有道之門先生忘其海岱而芻詢焉曷取乎取
此爾比申酉際長干政稅補牘不省先生慨然掛上
東門冠投林西苑舞綵爲娛當此時也意直非左省
矣踰年而有西津之蹈抗節東海赴身清冷則真先
生止水也意更非西苑矣又明年而有平樂岸之耕
龐公不曾隴上乎與其忠成而族殃也則更非西津

矣又踰八七年而有白鹿洞之署家參政不嘗教授
河間乎與其避世而植杖也則更非平樂岸矣又踰
二三年撤臬謝去栖心禪定自顏其齋曰補無所少
佛號處當此時也得毋更非白鹿洞乎夫儒有奧禪
亦有奧觀儒之奧未達而詆禪爲非與觀禪之奧未
達而詆禪爲是總歸得半而止古有真儒其成多在
勘破禪後如純公潛心內典卒嘆謂滿部華嚴不如
讀一艮卦明公汜濫老釋晚乃渙然曰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又安知先生精進年所直達從心不更自非
其無所少處乎蓋學主去故有同剝蕉德並年邵比

警山文鈔卷下

三

之造峰舉凡名理絕詣衆人走騫則倣之不暇經至
人當境悟破則已納諸昨非中此昔賢所以有翔勿
羅澤之喻也惕輩追陪杖履願更假三二十年覩少
進步向先生杏泐大義其必有以益之其必有以益
之

甘健齋四禮撮要序 乙巳

禮者何率性之道是也人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以
發爲喜怒哀樂之情情因氣發感物益蕩自非聖人
鮮克履中正者聖人既慎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
懼天下人之任情怙氣用發乎性者或反至戕賊其

性而不自知於是益竭心思爲之品節如五音之正
以六律方圓平直之成以規矩準繩也任誕者流爭
言禮意而芻狗其儀文不知儀文廢矣意將安託今
有豪舞酣歌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哀也攘袂箕踞
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敬也嘖眉蹙頰於人之前而
曰吾意實喜且樂也雖五尺童子不可得欺已故有
哀之意則必有擗踊祖括以爲哀之儀文焉有敬之
意則必有拜跪饋獻以爲敬之儀文焉有喜樂之意
則必有加服醮字合盃投綬以爲喜且樂之儀文焉
如草木之乘春勾萌自根而莖而幹而枝而葉紛披

警山文鈔卷下

四

繁茂其勢皆迫於不容自己聖人非能有所加損也
特約之中正不使有過不及焉耳禮之失也火於秦
雜於漢蔑於魏晉六朝待興於隋唐至宋大儒輩出
刪述漸著朱紫陽纂其大成取儀禮中冠昏喪祭四
者衷之以爲家禮蓋人道始終之大自家而可推之
國與天下也然而風氣推遷詎無泥格如冠之必備
公服也昏之使必以親子弟也喪之復必升屋而號
也祭之必主以宗子也頗如大車鸞駟入湫巷曲徑
鮮不停轍此潤澤推挽之事責在吾儒而不容他諉
者吾友甘健齋遊於程山謝約齋之門升堂入室方

諸往哲則季通之於考亭矣程山悼道喪教衰弊由禮廢慨然與諸及門討論講習其高座弟子有執親之喪哀毀居約若子羔氏者吾過訪其里居風俗太息古道之復而德性問學之彬彬質有其文也居旬餘得讀健齋所訂四禮撮要摭之博擇之精綱舉目張之簡而括蓋淵源師法主忠徙義而非襲取一切之所可肩項望也是編成俾天下率而由之以調喜樂哀敬之情以復厥仁義禮知之性起衰濟溺豈小補哉故樂而爲之序

書義全提序

書山文鈔卷下

五

野人不喜譚文字輒耽說書如山寺戒腥俎薦而字鳴雞蓋藉以割昏曉也丙申秋旣楚中毛子尊素絨野人二帖一迦陵初說一書義全提郵者曰以全提屬序野人伏而讀作而思嘆曰書義亦何易全提也制崇朱徽國註矣而或謂大義至徽國始昌微言亦至徽國始絕辟之圖山水者林巒灘磯畢具而於海上之隱現諸峰碧空帆影潑墨略少絕不留觀者旁皇想觸室殺有心人悟遲矣而近世致良主靜諸家以居簡挾之其弊至拈隻義片解滌互到底頗似一莖蔦蘿繚施於長松老檜自謂東定全樹而不知於

松檜之神思意態能各肖否不惟各肖能一肖否固知圖畫以名全與執一以了義之失則均也擅脫生者肥瘠黯昏筆筆猶人而獨臻神妙則或於阿堵間作隱躍數紋或頰上添幾毫毫紋於具體何涉而要各其人之神思意態所在非其人而概以紋毫著筆不且爲疣贅乎哉孔孟曾思燈傳枝續而或提明德或提天性或提時習或提仁義胚胎一乾變幻又象此亦諸聖之堵間紋頰上毫也咄咄毛子竟爲之寫炤乎嗣宗往謁孫登備陳有無爲諸諦登終不應臨反一嘯阮適驚絕則阮無爲之義不全而嘯全也山

書山文鈔卷下

六

谷說吾無隱乎之指語至不可了而晦堂提以木樨香座衆稱聞則黃之縷縷千義不全而秋香全也尹彥明初詣蘇炳蘇提以應舉非學不省而省之茶次舉杯謝顯道提朱震以一部論語不省而省之掀髯舉齊衰師冕二章座上人和盤託出不爲顯兀坐沉塑不爲默全不全固不在辭旨闕闕間也不見秦越人視病按藏應絨絕去典要及其標指難經搜黃岐雷史之精者盡以八十一問此非所謂全提乎非瑣非徑尊素已針度與人矣野人讀罷斯義待尋蛩聲向黃花開處去也

江離吟詩序

壬辰春既暮矣余讀書黃龍山中外兄胡子有式投
余詩一集屬乃弟諧仲手致之余訊諸仲詩何尙諧
仲率爾曰擬陶余展卷向流水讀之殊不似陶歸繞
迴廊走讀之復不似退淨几澄襟讀之終不見似乃
自掩卷嗤曰呆矣胡子詩堅質而有幽光望之若木
扣之若谷按之謾謾鬱鬱若澗畔松又若倚危壑瞰
深淵彷彿其窈冥碧幻而莫可逼視也以爲前無陶
可謂自爲陶亦可而必曰擬陶則失之遠甚夫陶詩
不可擬也當墟有鬻麻姑惠泉二酒者注之盞皎瑩

髻山文鈔卷下

七

如雪甫入唇非澹非旨三四飲輒醉沽者爭解貂酬
其直旁一商豔之歸取其所故釀攪入瀑水百十升
望之澄徹喜曰似矣出以餉客客沾口輒吐去悔而
求其故釀烏有矣飄汨於滓泚中矣今之擬陶者何
以異是不得其腴而得其枯不得其厚而得其澹雖
韋蘇州眉山長公猶或失之况才不若二子者乎是
以侷儻礪落之士寧振其全力以入於巉削險澁而
必不肯依彭澤門戶以爲枯淡人借筏此正如釀家
夙醞重醪雖斟之油油靚之漆漆而味殊不減惠泉
麻姑且時或過之夫苟其不減於味且過之則安必

以惠泉麻姑爲哉魯男閉戶而孔子以爲善學柳下
顏清臣書法老拙無摹鍾王態而世稱善鍾王者無
如魯公執此說以求擬陶則諸仲其猶善於言詩者
與序成并書以貽諧仲諧仲笑曰自後解作一家言
雖李杜光芒萬丈直當一筆抹倒耳

續廬山紀事序

丁酉初春余攜友人二三乘輿廬遊偶宿萬松坪坪
上人聞極接余談甚歡出手訂廬山紀事二卷徵余
序余謂廬山事與遊廬山事兩相遭於心洞目曠如
燈籠燭炬面面玲瓏添一紀則密一格暗一炬矣已

髻山文鈔卷下

八

之既思朱晦菴託友人圖三疊泉景知新續得山水
勝如讀古逸書豁人見聞續紀雖微固亦山之汲冢
也遂袖歸卒讀大略繪峰泉註徑剎人物特詳藝文
頗闕憾其未備而聞公顧語余是山如一巨丈夫人
想慕求識其面有過李邕今爲之圖峰泉逕剎冒其
真也人物又指齒髮生落處藝文則評讚是丈夫不
則其敘與丈夫交遊者也世不識丈夫面輒從評讚
交遊人捫影而交遊惡習或夸或誕誤傳觀面目者
因誤丈夫某恨不一筆勾卻空存圖繪半幅令親見
與未親見眼開得廬山大意而止且鴻濛初此山耳

方匡且未有安得廬廬且無名安得遠舍陶李白蘇諸名流及今人遊觀詩文場各一演說諸種勝總於是山無加居士不厭藝文之繁而反存見少爲余笑應曰諾聞公可謂在山識山矣推聞公言而進之山尙未生又於何處着紀既有事紀紀且續則山生人生語言文字俱生今人脈遠舍陶李白蘇一也遠舍陶李白蘇脈方匡一也方匡脈山亦一也藝文未備安得謂圖繪能周雖然藉緣是汎濫輶軒使信父左陸並登晉乘則紀事且爲詩酒簿帳矣靈運心雜求入與社事遠公勿許乃獨招元亮此善爲山擇人者

警山文鈔卷下

九

聞公誠欲補廬紀書則遠如桑子木原本近如但陶村詩文紀皆輔山鄧林也聞公試施斤斧焉第求以山事還山而勿參於人事焉斯已矣序成迺驚蟄後一日書以寄之

陶節婦四十初度序

家姪自乙酉夏稱未亡人迄今甲辰七月凡十有九年矣古有十九年嚙雪牧羝仗漢節啟居者此奇男子事位典屬國形圖麟閣當其身寵受之論者尤以誼高酬薄爲憾婦人何有焉矢靡他終身而已大抵板蕩之臣子喪亂之友生未亡之婦人其所以歷時

彌貞者總關至性非有所爲而爲惟其無所爲而爲也則一意孤行上亘星漢下動川嶽鬼神代其飲泣寒暑爲之變序此孟子所謂剛大之氣塞乎兩間者也當乙酉秋里中兵起風鶴頻驚家姪時新寡三閱月耳慮爲強暴所污湧身入池假非家人救之得甦則有旌心止水託潔清流已耳何暇及留身養姑立後延祀自廿有一以迄今四十春秋者其留身養姑其斯須之慷慨而彰其永矢之艱貞迨閉閤茹冰彌久益堅郡人憐其如此爭爲列上梗概邀旌門閭而

警山文鈔卷下

三

家姪厲詞拒之謂如是乃大辱我者衆感其言而止於戲由前言之則舍生由後言之則辭榮舍生辭榮作忠孝節烈人張本所謂剛大之氣亘星漢動川嶽鬼神代其飲泣寒暑爲之變序者也語云丈夫衰有女子女子不幸至於與丈夫爭重又不幸當丈夫之衰而獨以其義重顧舉世波靡百卉頽落而有一至性浩氣之女子特立不懼猶足以發丈夫鬚眉之憤洗丈夫巾幗之羞如太陽西墜魍魎羣嘯得冰輪一月皎潔在天庶令星漢川嶽之光氣倍壯人猶識有山河大地者而獨惜其不縫縑著韞佐丈夫烈義而

爲未亡人辟則月之離幾望而向晦也而又觀閱受
侮動忍百端如晦明一綫之光見蠹於淒風苦雨沈
雲峯霧者然寤抱魄而晦而不忍交食而望則惟此
舍生辭榮之至性浩氣與兩大互相撐拄極之十九
年恒其德貞如家姪所爲雖欲不推之女中子卿不
可得也家姪勉乎哉今既四十年矣既十有九年如
一日矣既合賢愚親疏遠近之論定靡有間矣家姪
勉乎哉令終有俟雖千秋百世可也

送禪者頓修歸棲賢序

頓修禪者故名家子數不偶備嘗艱阻遂祝髮爲僧

慧山文鈔卷下

三

師事禪伯天然居廬山之棲賢寺余丁酉春過棲賢
見天然不見頓公以省親還湖踰年頓公來約訪白
石值余往艾邑不果來今甲辰夏頓公復來訪則已
再省其親甫自湖旋也與接談甚歡問及儒釋之理
頓公曰本來無儒釋在余領之復卽頓公省親一念
更僕不憚千里益信此心同此理同質諸往聖而不
謬俟諸來今而不惑者本來真無儒釋在也已問頓
公釋家有父母拜稱弟子者信乎則曰信問相見禮
則曰朔望參其師必拜爲重道也余憮然始有疑心
既爲重道而已先枉其父子之道此何道也道率於

性達諸天下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
也無不知拜其父與兄也此心同此理同質諸往聖
而不謬俟諸來今而不惑者也故曰父子天性也今
且使父拜其子卽不知下拜時子安而受之邪抑不
安而受之邪若不安而猶受之是違其天性非所謂
道也苟安而受之天性漸滅盡矣又安得所謂道而
重之乎語云盛德之士父不得而子瞽瞍北面於舜
舜容有蹙此孟子所斥爲齊東野人語者雖齊東野
人語乎然云容有蹙云岌岌乎殆哉殆亦有以諒舜
之大不安於此也何者此心同此理同雖齊東野人

慧山文鈔卷下

三

且知之而况聞道者乎頓公曰子所言者迹也迹有
時異心無不同余聞之尤不能無疑誠如禪者言則
心迹判然二物矣天下寧有心迹判然二者李其根
而桃其華稻之種而稗之苗耶卽以誑五尺童子且
不信而况聞道者乎且頓公試自察省親一念何以
發於心旋動於踵而不能自己於間關千里且頓公
何不以兀坐棲賢爲省親而必間關千里於湖以東
豈不以念湖以東勢必身抵湖以東爲副其念者則
心迹之不得判爲二可知也吾誠信頓公之更僕省
親不憚千里爲此心此理所同誠本來無儒與釋在

也吾又恐頤公之舍儒從釋浸淫既深久并其更僕
省親之一念而空之且以爲心迹二本顛倒恣睢卽
安然受父母之拜無傷也故於其歸棲賢而惓惓致
鄙衷焉兼以寄其師天然

江人事序

已亥夏五余方讀易髻山草堂屬臨汝章於今哀集
諸忠節傳負之來委余增刪成一書以藏名山余爲
之依類編次繫易辭焉首甲申三月重國變也次乙
酉五月次丙戌九月亦重國變也次湖南傷南也次
王孫重王孫也王孫而興復焉正也次舉義郡城者

髻山文鈔卷下

義

大義也郡猶有經賦焉次山岩舉義者亦爲大義也
次抗節者大節也次後死及反正者大後死與反正
也又次雜流烈婦終焉集成名江人事曰吾江之人
事也抑余因是有感於天人之際矣君未識人倫焉
知天道此張睢陽語夫人倫固卽天道也彼致命諸
君子蹈鼎赴鑊誘之百端怵之百端不爲動此豈以
當畏惡易身後名者又况石工織人諸流素無詩書
浸慨其中恩禮周渥其外矢志憤發義不返顧謂非
忠孝本之天成不可且天道亦何常之有申之會雖
產戍皆聽天所命矣新之篡紛紛爭獻符瑞矣陳之

代黃龍且銜舟顯道矣曾未三二紀而獨夫剝刃六
合龍戰一人之身一時之天終始不克自保已若此
况欲傳之二世以次萬萬世子大抵天道若父道然
父之傳子以嫡定理也其或嫡長偶不可憑而庶孽
矯情飾僞父志亦移而屬焉及後元儲悔禍又得綺
黃輩願前效死則且以我之嗔立轉爲不可動之懼
祇且晚間事况父母有頑嚚而天命決無匿僻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古詩豈欺我哉故子患不孝無憂父
心之不慈人事患不盡而無疑天道之甚遠彼致命
諸君子皆所謂願先伏誅頸血汚地以死悟主者也

髻山文鈔卷下

義

申生拜賜而蹇猶愬帝而見禍於韓矧輔以諸君子
之奔走禦侮在帝左右者哉雖然以諸君子已事觀
之鬪智智窮角力力困視天夢夢呼天漠漠當此時
也惟有談人事已矣惟有盡人事已矣

大學咏序

大學咏者集三百五篇詩類之以咏乎大學者也大
學修身爲本格致誠正次焉次齊家次治國次平天
下一一比類於詩以發其趣雖立例引義時出入於
大學章句而要於大學修齊治平之旨靡遺大學咏
者猶乎大學衍義云爾史遷於六經之旨同歸而孔

子韋編唯學易爲汲汲乃教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訓伯魚亦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豈不以雅言書禮志在春秋而書土也禮石也土石堅方人依據焉春秋火也火烈而人畏之若夫易與詩則水也水無定體易無定體詩無定體至於澹宕容與足以引人曠致滌人煩襟則詩尤水之遇風成文者也樵牧野性與之明倫察物則弗省而不能不淚下於優戲之危忠苦孝雄主侈情與之敷陳典型則弗悟而不能不轉圓於祁招之式玉式金斷章裁齣且然而况三百五篇之洋洋灑灑移人性情者乎每歎修齊治平之

學山文鈔卷下

三

理炳若日星而學士皓首莫能窮吏治腐心不及辨正如海若浩淼望對自失而詩固溯洄流連取之或發端於宣室之鬼神或蘊奇於柳營之動靜或做耄人或誠稚子或零零屑屑作細民語而窮簷心死或啼啼嘻嘻代深閨摹而天懷彌摯事都倘事理盡精理而人或終身誦詩知詩爲賦事不知詩爲說理則以有詩柄橫其胸中而不復涵情泳性於章句之內外也今有人熟道元水注能抵掌談名流幾百支流千而不悟煮之成茗釀之成醪盡家常日用間皆是物也可謂善讀水經者乎善破堅者能破土石而不

能破流善撲銳者能撲烈焰而不能撲波若詩可以柄執則流亦可以劍劃波亦可以棒碎也有是理哉或曰子不欲劃流碎波而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也何居曰類三百五篇以隸之修齊治平所謂疏瀹決排注之江海者也遍大地皆水乃充瀆維河梁瀆維漢徐瀆維淮荆瀆維江他濟汶汝泗滎溢不齊而皆經緯於四瀆之左右修齊治平亦詩之四瀆云爾若導淮於冀屬江於兗挽河梁荆決漢青徐則是逆行汎濫於中國堯禹之所惡而動色相警者也余小子何敢然抑善學詩者涵情泳性自得之不必

學山文鈔卷下

三

其人類吾類人隸吾隸也

刻傳習錄序

王文成良知之學疑於禪覺時噴有煩言或辨曰說本孟子鄭鹽官氏作吾學篇復奮然論定曰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矣證文成學之是者無如孟子是證文成學之是孟子非禪者無如傳習錄矣道家言虛吾儒於虛上加不得一毫實佛家言無吾儒於無上加不得一毫有此陽明語鹽官氏豈未嘗反覆融玩而

故作是辨鹽官氏當亦有見而言之也釋氏以理爲障而錄中於去人欲存天理六字可嘯諄復不下百數十言據此猶比例而同之禪覺豈非周內然而天理之似是而非固有不容不辨者夫天則誠而已矣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命於人則爲仁義禮知之性此理粹然至善者也擇此謂之擇善好此謂之好善樂此謂之樂善聞中庸言明善矣未聞言明即是善聞孟子言知性矣未聞言知即是性言明即是善知即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特心分事而傳習錄曰心卽理也夫心而卽理孟子不應曰理義

警山文鈔卷下

三

之悅我心又不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不應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謂心之悅心心根於心以心存心乎又孟子道性善錄曰性無善無惡又於告子之言有取焉曰只無善無不善一語已了不應復分別仁內義外又於大鑑之言有取焉曰莫思善莫思惡爲不識本來面目者說試反覆融玩其言本孟子乎本告子乎抑本大鑑禪師耶文成惟認良知爲天理故告子惠有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天理與在耳曰聞在眼曰視在手握持之類識者知是佛性何銖黍爽又

曰何思慮是工夫卽思善亦非又以一心讀書應賓接物比之好色貨及酒又教好善惡惡不得傷其無善無惡之體也如是則文成所謂天理概可知矣所謂存天理亦概可知矣傳習錄具在鹽官氏更能下轉語否雖然禪學固未易言也非龍場動忍朝思夕究不輕許以禪參非一夕呼躍從者警不輕許以禪悟非英敏天縱權變莫測不輕許以禪機禪用而先生人品光霽遠過商霖勲業爛如卽張無垢孫弗及也先生固豪傑之士哉夫謗人者自謗也誣人者自誣也先生旣楊墨疑紫陽而余小子復以大鑑疑先生事類反唇又當佛法盛振之日不惟度綿弱嘵嘵然呵詆禪宗兼闢吾儒之似禪者又舉前詰所論定非禪舊案而掀翻之行將見其受排擠於衆顛隳而莫之救也然中有不獲已者不遑恤也亦曰孟子具在傳習錄具在期共告之天下後世云爾

警山文鈔卷下

三

熊青嶼先生文集序

丙申冬日山居少暇旣爲熊青嶼先生傳矣已復點次先生詩文集而序之時擁暄滌研閉嚶嚶風於籬壁外竟讀旁皇以爲古人云氣猶水也水盛則物之大者畢浮先生養浩然氣者謂宜毫楮光芒馳騁

李杜而細證諸文有逸致頗傷體弱如魏文之品阮元瑜王仲宣者諸詩格調僅達蘇黃未遂溯初盛以上而要之先生淵情冰性恒翔溢於詩文內外似穿道長虹入林屋烟水之裏又復出林屋烟水之表者諸疏書詩雜作富矣而盛所反覆流連俯仰欲絕者唯在退守榆關一疏而祭獄紀事又爲是疏所自出是時遼左新陷諸在事棘手咋舌懼先生越關外一步而先生慷慨北征沿途經畫不以爲奉祭告之差使直以爲理殘疆收潰卒之元戎如虞忠肅權宜部分采石江者於是有祭陣亡將士文有述關外情形

醫山文鈔卷下

光

疏有上政府書有駁戰主守十一疏則以先生淵情冰性致其身於死生存亡外故其氣愈定而言愈審也獨怪甫啣命時諸朝臣相與勸望瘞報命何其性至創艾之餘復袒王遼撫主戰何其勇似乎借後之張拳努目以掩其前之棘手縮舌覺先生勇於眾怯怯於眾勇其氣與言一一與朝臣反遂不能用其著畫爲國討謨而歌殘筵散祇留此煨煨空言炤耀簡策如豐城之氣未試剗割鬱瘞塵土中猶能以其光上薄星漢下衝波濤此亦文章得失之大較矣其後已午之際燕齊雲擾諸勤王師觀望前却而先生劍

視履皇媿媿書上當事以屢詔不起之舊臣一旦聞難前驅比節曩者直抵醫無閭之氣屢折猶新者也迺朝席未煖出典淵閣舉生平淵情冰性僅了試錄一序若遂以文章結先生局者自是懸車雲門蕭然物外所著述不見諸治安方略獨寄之間情野味如宣公奏議一變爲纂集醫方先生至此蓋併其文章隱之矣苟區區然從詩文氣格裏討探先生猶之從醫方檢點宣公也豈復爲知言者哉

坤貞錄序

當春之季十有四日屬先慈氏忌辰撫時傷感無能

醫山文鈔卷下

手

已已踰日引諸童冠講學醫山歌蓼莪之四章復不禁泫然泣下又踰日友人陶彥存以坤貞錄見寄敘次古今烈女終之其母郭余覽竟掩卷太息曰嗚呼是孝子之志也孝子汲汲於傳其親過於刻木志墓以不死其親木僅像形志藏諸名山已耳固不若附諸列女之足信今而傳後也爲傳後計則何如敘若母行徑點竄柳孟章陶諸案屬一二名公鉅手標羽生翼如素姿冶容設色更佳而陶子不謂然曰蒙古媛頭面冒吾母身是仍傳古媛也吾寧紀尋常聲歎令死者安之生者信之而後不以吾母妄傳嗚呼是

誠孝子之志也李德裕繼吉甫爲相總裁實錄於其
先人當國事頗增隱揚人惡其私并乃翁生平善狀
率疑非真楊升菴之於其父文忠公也亦然揣二公
意本以侈張先德過情無傷而卒使先德之十分贗
其一二遂不能信其八九則反不如旁觀著筆瑕瑜
互見尙得有其半以光簡冊故曰人之爲其子謀不
若非其子者也古稱蓋棺事定匪獨雌黃標榜易世
都忘卽三不朽盛事亦定有鬼神呵護爲之謹司其
衡握尺寸不少假借使凡具盲腐鶴猿之才不獲任
情高下以是知蒙雞鶩以鶩鶩不若輩翟之自有其

髻山文鈔卷下

三

文章也明初議魯荒王諡太祖諭禮部曰父子天性
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後世服太祖之明
而不敢議其非慈柳下季之妻誅其夫子而諡曰惠
門人隻字不能易故人之揚其親也須置其親於古
今賢林比高絮長而我適從中一評次焉則無我父
母見無我父母見而人之信之傳之者無異於信且
傳古賢林斯已矣名山大川稱絕勝事不過峭削浩
泓而止好事者因而樹亭榭運舫堤其間結龕植卉
號爲點染大觀而未知時久物殘盡化作瓦礫泥無
復識取究只此峭削浩泓流峙人間而世之務爲點

染奇麗者何汨汨也吾於是乎有感

經歸先生書院序

宋雲莊陳澹哀輯諸禮家說元虞學士躋之稱經歸
先生明興用之制科成宏間晉祀典屬督學使邵公
二泉爲祠以是都昌有經歸先生書院云院在縣南
橋里諸生以時習禮讀書其間圯將新之問序于惕
惕延諸生進曰院名經歸矣經將焉歸咸曰禮經漢
儒補綴言人人殊先生作序折衷之論始定經宜歸
先生惕曰經誠歸先生矣諸生將焉歸夫禮繁至千
百文成數萬先生集諸家說又復十餘萬而惕謂一

髻山文鈔卷下

三

言可以歸之則孟子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已是恭
敬辭讓之心也塗人無所於損聖賢無所於增匪但
不得歸陳氏併不得歸大小戴匪但不得歸大小戴
併不得歸述禮之宣聖與制禮之元公元公宣聖適
擴充是心不使之有餘不足焉耳今夫人與誓天帝
之前則竦然懼與周旋几筵棖柅之下則肅然謐攜
諸長者大人側則縮縮然退與之酬酢豆觴間則嘽
嘽然讓此雖未學禮之牧豎田叟而知其必有是心
也儉父拳手作拱掣裾左避雖稚魯少文而人必致
敬答之若優人雜劇磬然中周規折矩之節人不惟

不答之且掩口竊笑之矣豈非以僮父之有是心而
俳優之無是心哉然則聖人制禮因革隨時繁簡質
文不同同歸於恭敬辭讓之心斷可知矣或曰如子
言則第擴充是心足矣何以經爲曰窮經固所以擴
充是心也人皆有是心而或病則高簡或病則卑學
聖人調劑酌之中正使凡爲恭敬辭讓者得盡心焉
而不至於高簡卑學而止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
後覺禮經述作亦聖人啟迪覺知之具也故規繩非
明也而經聖人目力之竭則明舍是靡準律呂非聰
也而經聖人耳力之竭則聰舍是靡据經曲威儀非

書山文鈔卷下

重

睿知也而經聖人心思之竭則睿知舍是靡憑今欲
廢棄一切而純任耳目與心是求歸越裳氏而自喪
指南車也若迷耳目與心而固守一切則又終日講
習指南而不知歸越裳氏也病則均矣惕念諸生以
恭敬辭讓之心窮經使心有所歸卽以恭敬辭讓之
著於經者反求諸心使經有所歸則雖謂經歸先生
書院爲諸生真實心字焉可矣

書山文鈔卷下終

明季吾鄉學派略分爲三一日易堂朋儔最盛一日程山南豐謝約齋主之一日髻山星子宋未有主之未有初名之盛後改名惕崇禎己卯舉人其學以明道爲宗以識仁爲要晚讀胡敬齋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與同里吳一聖余暉查世球查轍夏偉及門人周祥發稱髻山七隱所著書有求仁篇山間語錄程山問辨喪禮訂誤多不傳唯此鈔僅存文三十九首譌脫極多凡可以意度者悉爲改正疑者闕之編爲二卷并附逸文一首祭文壽序三首於後未有雖講宋學而文筆清挺無宋末語錄之弊如篇中郭義士

髻山文鈔跋

豫章叢書

傳先府君墓志諸作同時號稱能文者雖冰叔躬菴無以過也丁巳四月新昌胡思敬跋

附錄

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

癸丑歲孟冬月丁巳日南豐程山友弟謝文游敢告於友兄宋未有先生之墓日游自癸巳甲午間已知南康有宋先生隱居講學心竊嚮往之思一造其廬及後彭躬庵林確齋得交先生游與先生亦遂通音問乙巳僧石與從先生至程山相見互傾倒時魏叔子教授新城先生以書付石與招至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彼此以學互質訂一時契合之樂自謂有生僅事歷丙午丁未輒有書牘往還質疑自丁未八

髻山文鈔附錄

豫章叢書

月十四日一書論禪者所見游尙未及復戊申秋遽聞訃嗚呼從來儒者相遇一時學術砥悟每不得合一如朱之與陸陽明之與整庵吾鄉羅近溪之與李大經往往開後人辨論甚至起門戶之爭且志士生同時各有斯道之任正宜宮商和協以成咸英韶護鳴盛治於千古反偏激相傾排爲斯道累豈非宇宙恨事乎如游之遇先生契合無間方自快幸謂絕學之昌明必自今日乃天奪先生之速游之悲愴又豈僅交情之私而已耶戊申至今又忽忽六載矣不得先生遺書一校訂以垂世俾先生正氣精誠湮沒無

聞後生小子啟迪無藉則後死者之責何以自道於先生何以告無罪於斯道乎由是寤寐不寧者自聞訃迄今茲乃買舟而來訪於令子及遍索諸從遊士抱書而歸合易堂程山諸子訂成定本寧簡毋泛寧存信毋存疑繕寫以藏俟圖刻於後日嗚呼以先生之道遭時之變不得大行於世斯固世運之不幸乃後之學者猶得讀遺書而興起有爲也則先生之道未嘗不傳謹告

楊友石祭宋未有先生文

星子朱白石先生卒於隱居不半月而訃至於南昌

髻山文鈔附錄

二

其友楊瘖聞而痛之謹遣香帛之儀爲文而弔於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先生抱道而處四方有志之士其誰不以爲江漢之朝宗而先生自視則渾乎如瀨氣之遊於太空於凡天下感慨悲傷歌舞戰鬥水火霹靂山川雲物草木昆蟲之變一切可喜可怒可驚可愕之事類無往不見其從容其進乎識仁也蓋庶乎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氣象而何別乎賢智與愚蒙然其中確乎不可拔皎乎不可紊者則又判然如緇素之於黑白賓主之於西東瘖也不才竊附飛鴻蒙音書之屢曷愧鞭策而無功蓋嘗以書謝

先生譬諸以疋人擊破艇走水上遭逆風身孤力弱浪湧濤洶雷雨電光轟騰而助虐龍蛇水怪變現而爭雄力盡援絕四顧迷蹤於是時也先生方將引長竿駕艤艘排江洋出海汎以拯余於顛沛之中而中道沈舟竟同溺死先生之不克相余以有成也將鄙人之無賴抑吾道之終窮乎嗚呼哀哉自先生之隱髻山也繁七人之與同子所爲欲褰裳而就之者幾擬議於秋蛩曾幾何時而成仁藁街者查子修文地下者于兄余又嘗以書報先生嘆存歿之靡常悵聞聲而難逢惟五老之在望冀乘暇而扶筇庶幾廬山

髻山文鈔附錄

三

峩峩蠡水溶溶稍留鴻跡慰此孤衷其如山川永隔餽口書備自壬寅之春接先生於豫庾嶺至去年中夏始再至而招手則予以地羈不獲果於相從使來使往嘆息郵筒蹉跎白髮永恨填胸以爲今年七月走壽熊公或同雲浦或叩黃龍請益問業少借磨礪何期凶聞遠辱天峰友朋驚告風雨寒窗嗚呼哀哉人於賢者恨生不同時處不同地遭不同境而予與先生世同地同不幸而所遭之境又不同而同其性同其學問顧不得與先生同晨夕挹彼注茲以起子之疲癯徒使子悔恨之私見於先生捐館之後不禁

泣然流涕於夢之中也豈不重可痛哉嗚呼先生之
來子於夢也不以子爲不聰倘靈兮其勿替其必有
以匡子不逮俾有造於吾躬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彭士望壽宋未有暨楊友石五十齊年序

乙巳夏五魏凝叔自黎川歸易堂云宋未有先生徒
步千里至程山與謝子論學一日程山之門人與遠
近之客惟二十有五人畢集謝子揖未有使言未有
以扇障半面笑曰主臣無面目從何處說起子聞而
敬愛逾舊未有一笑知其學益篤其業益醇天真爛
漫宛然嬰兒子也越月適南廬念有七日爲謝子五

髻山文鈔附錄

四

十序旣畢涵泳頗適因念未有與新建楊子友石癸
丑同物今遂五十三年前未有至程山旣以事過還
不我能適友石悠悠邈然天外余久欲爲文寄之懷
之三年終難屬筆良足憫也余前未有友石三年生
顧余之及下壽凡三舉子俱罪狀其何敢以尋常請
祝待吾未有友石向寒支僧曾爲長言書卽欲以爲
未有友石序今之序謝子者又何不可以序未有友
石顧居數千里外三年之久同此一日中必不能已
於一言亦不自知其何心則亦未有友石之有以使
余也疆天地南條而江疆江而西疆江西而新建而

星子而南豐而甯都疆新建而友石星子而未有而
髻山南豐而約齋而程山甯都而易堂疆江以西數
千里之地以余所交所聞所傳聞率多兀傲冥頑頽
放之士合一都會所推人品操行表裏瑩徹無纖微
玷缺則又必以未有友石爲之最夫自有古今卽不
能無治亂謂治者仕謂亂者隱治不必言矣隱則必
求志與事則必有友山漁冰雪其亦有分髻山程山
易堂而居者乎數十年寒巖絕谷虎豹之與鄰狻猊
之與親魚鼈之與處魍魎魑魅之與遊歲月文章性
情愉戚爲之銷盡少者以老壯者以衰不再十年而

髻山文鈔附錄

五

世之所指爲遺民剩夫殆不復見曠然山峙而水流
而天地之寥廓爲無窮矣噫予方剛時從遊漳浦泔
湖文水淮南章貢五六耆碩以及一時之同遊翩翩
俊異曾未一瞬而氣爲日星魄爲塵壤同遊之英僅
有存者則大地之氣薄不能舉亦多端而奪之與之
俱逝則予與未有友石此五十年中耳目而胸懷之
幾何事與人也由是以之而且暮槁滅而久視長年
何所意必特旣名此身於天地古今之間有一二人
持之不爲少億麗人傾之不爲多一終身盡之不爲
速千百年存之仍不爲久則未有友石予所相視而

莫逆者即在程山莞爾之際質之謝魏靡不然矣

補遺

何大忠傳

何大忠建昌廩生曠達嗜飲有古狂士風遭鼎革遁跡入山會督學使者歲校南康檄下府縣庠大索大忠不得已隨衆入考亭午託疾交白卷而出歸偕子特達躬耕龜山益豪於酒一日讀聿菴絕命詞拊胸拍案叫曰誠不如死自是笑哭無恆辛卯秋與不可意人飲於及門淫姓頗爲詞鋒所傾忠作色而起歷引謝皋羽鄭所南之流以證其志言際髮毗盡豎無何嘔血卒祀忠義祠

右文采自同治南康志疑有刪節

髻山文鈔校勘記

卷上

二頁三行省原誤肖十行孟子二字原在豈上 三
頁九行遜原誤遠 六頁十九行陀原誤佗 八頁
二行羅疑作懼 九頁首行予原作子 十一頁末
行毫原誤豪 十七頁七行鄱原作翻十五行勢原
誤執 十八頁十九行漳當作章 二十頁二行王
君原倒四行寫必有誤四字原闕十三行室原誤空
十八行挈原誤絜 二十一頁二行噴原誤噴五行
無原作更 二十五頁十三行先生原作元先 三

髻山文鈔校勘記

豫章叢書

十頁十五行千古母儀原作母儀千古 三十一頁
十行殯原作賓

卷下

九頁十四行選疑作遊 二十六頁二行棒原誤捧
二十九頁六行嶽下原衍絕字十四行袒原誤袒
三十一頁十三行慈原誤悲

南昌魏元曠校

187-86.5

髻山文鈔校勘續記

卷上

二頁首行奉新都建四字江人事作奉靖星建三行
輒更二字不可曉江人事作金王舉事是五行兵下
當補事字十五行故下元衍東字今去令下元脫以
字今補土賊元誤士賊 三頁末行一下疑脫死字
千仇疑是千秋之譌 六頁二行公上當補一字
七頁十二行迸元作并 十二頁九行較下脫一較
字已元誤以 十六頁十九行者下當補因字 二
十一頁八行歿元誤氏 二十二頁四行世下當補

髻山文鈔校勘續記

豫章叢書

俗字聞下當補者字 二十四頁十一行王下脫父
字下行同 二十五頁十三行舅上元衍並字今去
二十六頁十九行丙下脫戍字 三十頁七行彭
元誤鼓 三十一頁八行傷孝二字元誤傳少

卷下

首頁末行地字衍 四頁七行來字元在小注上
六頁十三行虛而當作有虛 七頁十八行也元誤
已 十一頁十四行宜下得字疑衍 十八頁十六
行又字疑是爪字之譌十八行而下疑脫談字 十
九頁首行含字原作舍字下文六行同 二十五頁

486

十九行千上當補幾字 二十八頁八行孫下疑有
脫文 三十一頁六行謀元誤媒十九行泥下疑脫
沙字末行究字疑衍 三十二頁三行雲莊陳濬元
誤雲往陳代 三十三頁十行据元誤拓

丁巳四月胡思敬記

百
目
又
遺
草

百旻草序

仲兒倘物余哀愴中其昆若季請於余曰倘以鬱死故非不攻苦下帷也二三年來雞鳴風雨篝燈枕篋篋中藁積尺許觀之泫然可傷雖瑕瑜互出豈無一二全瑜者曷爲殺青以稍見其志序又私學作古文蔚然可觀九原有知其亦何能已耶余曰雖然甚不必也天下之爲古文辭與制舉義亦未暇及倘也兒輩曰姊妹兩遺集出幾於上駕鮑劉下掩魏李何遽倘不可余曰非也紅閨片玉聞者色飛彤管寸香見者神豔此是世間情想習障今古盡然若應世文勿論震澤毘陵以下及慶歷諸名家東高閣者競如惠子卽南宮三年大社一檄靡不傾珠萬斛列市五都

百旻草序

真有窮年夜斫不能蒐遍之苦而又欲移其目於倘之文此亦非惜則罔也至於古文旣非若枚臯十七上梁王之書王子安十四作滕王閣序卽不必傳亦必不傳又非若縉紳先生足爲當世重者山人寶鼎且康瓠置之童子又何問焉陸士衡醬瓿自有左太冲賦覆之并不用此爾已卽遭先太宜人變斬然由居孀孀繭繭之日兒輩無敢進言秋初內子卧病以過哀致也於時規月乍涼砌蟲怨響細雨濕碧疏花悴紅余自念情事作惡中夜起歎兒輩乃微申前說曰秋風蕭蕭河漢斜矣雁聲一叫豈無離羣追逝之感昔倘讀羊太傅湮滅無聞使人悲傷之語輒低徊絮歎慷慨移日不意壯懷今焉至此塵封舊匣何時了此

胸抱間顧非謂倘必傳亦非必能傳倘第使倘白其鬱鬱以稍見於世信者憐之疑者笑之不信不疑者擲之則凡博世之一擲卽倘不寂寞於世之一日也不庸多於草木泯而迄無擲者乎且庶幾亦或以舒母憂也各相對泣數行下余潛然許之開篋觀其生時筆畫遺篇故紙舊跡如新墨染朱塗嘔心所歷余恐內子益增病境哭失聲而反飲者迨於再三簡置几上悽酸心目未忍卽閱也夜遂夢倘立於几側似有喜容而默然無語第以一冊呈余余視之曰百旻旋忽驚寤東方已白夫其精魂未散尙畱而憑之平日之手澤歟抑昔之鬱鬱於此者深知父與兄弟爲其惜之護之將表而出之故喜而託之夢歟是皆不可知

百旻草序

惟是百旻之義似無所解豈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一而咨嗟涕洟以至於百歎則倘於文殆真有不能己者而志之可哀也益以甚矣余又安能禁涕之漣漣不傍徨太息拊床而起哉今去時義存古文五詩七其所作者止此稍以完死者生者志焉卽名曰百旻草誌倘夢中意也天寥道人題

二

倒衣裳以出戶兮步閒廷而傍徨瞻雲漢之沈沈兮色未
朗乎蒼蒼罷餘月于曉山兮落殘星于錦江聞鐘漏其將
絕兮聽鄰雞之傳鳴蟲歇唧吟兮廷壁悠涼鳥鳴展翮兮
高樹空揚顧四宇之無聲兮獨一影以徜徉睇雲山其縹
緲兮聳分崖以如煙穿森林而徙倚兮驚清露以沾衫雲
晦曖其未變兮水洗白而先漣草凝霜以愈翠兮花滴水
而彌鮮恣心目以棲止兮任徐步之踟躕入宿霧之叢蓼
兮蹈濕苔之平原採木蘭之墮露兮飲蕉樹之甘泉望暘
谷以延佇兮仰扶桑之拂遷時冉冉其漸降兮日忽忽以
將懸于是乎林映晨霞壁帶紅昱江流濯彩雲行飛旭目
田野之青青兮入輝光以齊瀆瞻遙嶺之蒼蒼兮銜初照

百吳遺草

三

記二首

汾湖石記

壬申七月之望與雲期大兄威期開期兩弟瓊章三姊

同作父命也瓊章作已刻
返生香集中

松陵水鄉也汾湖爲特著予家卽在湖之西北葭汀蓼渚
風帆釣艇朗朗日夕在目也忽當大旱水且幾涸湖之濱
壘壘有石出於波上往來之人嘖嘖傳異之乃棹舟載以
歸則莓苔積痕雖不甚大皆磊落多姿可喜也于是置之
庭前相與娛而樂之居然與花草交映矣然余不能不異

于湖之有茲石也或曰昔固花墅之址世遠人亡以致頽
沒于水而今出之固百年之舊物歟尙有高大離奇峯巒
窄窄者先是水涸已爲有力所得今之所存彼之所棄也
彼有力者何人而敢肆焉若是乎惜乎我未之前聞而不
并取以歸今也不可復得矣且今所得者方羣聚而賞其
幽美而已爲彼之所棄則是其所得者可知也然彼不過
備奴市販者流徒以豪力得之吾知石亦有不樂焉耳故
一石也在無意間不勞而得之則可喜以爲昔人舊物而
今出之則甚可感若其更有奇姿瑰狀爲他人所得而予
不一見則又甚可恨焉雖然茲石也方且綴以碧草繞以
名花喜其得之無心而忘其爲可感可恨也我亦娛我情
而已矣且宋之徽宗以好石亡其國而米芾以石特聞于
天下然則有國家者石猶不可好而騷人詞客之流得借
石以寄其玩世之思則予之取此石也庸何傷乎

百吳遺草

四

遊陽山大石記癸酉春

陽山古秦餘杭山也又名蒸丘昔者勾踐伐吳夫差敗死
葬於卑猶之亭卽此山也予從諸父兄掃尙寶公墓墓去
陽山不數里乃往遊之悲夫深煙古樹亂草淒迷一荒丘
斷嶺已耳烏識吳王之墓歟歟而弔之也哉乃相尋所謂
大石者則有一奇峯傑然插天與山上連下開如一石橋
環于半天者于是嗟異久之日既將暮復從壠故道而歸
嗟乎流連終日竟不知勾踐所葬夫差之墓安在也且微

獨如此據吳越春秋所載公孫聖之事亦莫得而考則子固不能無恨焉彼荒煙衰草間泯滅古人最多使非得之傳聞亦孰從而道之也況江山如故風景依稀死而有知可勝感乎故絲來賢人志士窮年兀兀懷抱徒然冀幸附于青雲終有志而莫達則憂愁悲憤揮涕而終不能忘若是者何也誠以埋名巖穴稱道無聞後之人且有指爲與草木同朽者深可悲耳則其所感又當何如也不然彼吳王以霸圖餘威生非不赫赫也今其遺跡猶且如此而況士君子生當茲世非有甚盛之業求其永傳不亦難乎興言及此感慨係之矣

即此文知其胸中已鬱抑之甚故宜鬱死悲哉

序一首

嚼無子隱歸墟五山序癸酉

開期弟一日偶讀列子有海名歸墟中有五山其上禽獸皆純縞臺觀皆金玉珠玕之樹叢生隨潮波往還不得暫峙焉甚愛之乃戲曰我仙矣隱于此山自稱爲嚼無子余遂戲爲文序之

蓋聞九州廣矣披考輿圖名山數千大水數萬或窄峒而插天或呀呷而崩日其間百靈崇棲鮫人構館玉女窺牕神仙岳棟羽修之儔往往而在然而洛陽白社世鮮吞石壟山秘室人不知書徒使湘山之樹枉赭江濱壇祠之雲空浮白晝逸想霞道名拒丹臺飛情煙衢身乏朱翼青牛

遠逝絕秦關之書白鶴遐升斷周王之轡邈矣列子御風杳然化人登國茲嚼無子隱於歸墟五山山在虛無間洪濤盤石巉巖橫天吞吐雲霓蕩沃日月龍鼉駕潮虎兕嘯谷迦彼往還隨風上下嚼無子居之傲然肆志子焉遁迹蓬頭虎齒王母崑崙之巨羽蓋雲車神人龍門之谷佩青毛之節乘白鹿之軒玉女擁來素娥飛下欲同覓藥已效餐瓊還期碧玉于凌波即見降霞于丹液芙蓉城裏自嚼琅菜之丹白玉洞中盡捲蛤蜊之食余遊經北海訪逾靈山見處士之迎風遇洪生而對奕于是金母清歌玉妃拂案遺我瓊漿贈我玉佩翔于翔于游馬泳馬旣而御風而返駕煙而還回眸視之不見其處

祭亡姊瓊章文

二文已刻返生香愁言中茲不更贅

祭亡姊昭齊文

秋日書懷

西風吹晚散庭槐蘆葉叢中水急洞滿臆愁餘聊磊落半生情況獨徘徊梧桐搖落悲芳草楊柳摧殘恨碧苔感念常懷不如意煙光堪挹幾人來
小庭積雨色空妍獨坐閒齋倍悄然蟋蟀風盈飄斷簡蠅蛸露滿恨殘編憑君意氣堪蕭索從古賢豪半棄捐回首自憐同學志落花相與又經年
憶雨姊即寓自感之意

暮雨梨花共幾宵半牕幽況轉無聊可憐無限青衫恨獨
與思君淚兩消
傷心空自痛離羣寂寞庭幃不見君颯颯西風轉相泣何
堪情緒重紛紜

感懷

人世悠悠難更清疏風蕭瑟倍淒情羞看壯志空回首把
酒臨風黯自驚
夜雨青燈照落梅紗牕徒倚不勝哀可憐篇簡空懷抱惟
有飛煙去復來
唾壺擊闕恨何酬搔首當天淚幾休寥落此時柴閣外暮
雲秋雨盡淒愁

祭文

維崇禎八年二月二十有四日汾湖葉仲子聲期天卒嚴命訃於崑山顧氏泌園老人張世偉顧之外祖父也越月以女紘矢志將有嫁殤之舉先五日壬戌命仲男奕走慰略次第始末為文而告之靈曰嗟乎世有情已至而義不足以達其情者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婦人吾乃不圖俠丈夫評量千古絕躡斷腕不怪而忽不能自解于身有如今日秀令天折屬吾眷姻汾湖葉氏吳江世望乃祖乃父皆名縉紳惟爾仲子有聲舞象擇妃得崑之顧也式維其倫顧張之自出伊余視爾同諸孫之振振往歲締盟年方

百晏遺草附集

二六踰七稔而六禮未成實繇爾父貴而能貧何意爾童子試之暫躡遂令爾男兒氣之不伸溘逝來訃語粘于唇慮聞之者或悠悠如行路或默默而痠心而茲竟引為分體之親搯吭絕粒裂袂毀巾余自律頗峻持物最平不强人以情之所不出而義之所可因抑揚譬解而終不易其口角之斯斷余乃論而外父以達于而翁曰此事本身既苦尊行倍辛今為母者識女性之高明不妨激裂為父者酌禮經之中正勉就從容總不出從一之義而余弟識之以德鄰雖弱女子之矢志似無益於夫君而夫君更藉之不泯况爾貢稟天授文章有神宜乎為祖母父母之鍾愛而是舉也交游兄弟且得攘臂而議曰生者不愧死者復

生不悔不必俯斯地而仰呼旻蓋純乎置情殉義余亦得放聲長慟不徒為無疾之呻嗚呼哀哉

祭文

維崇禎乙亥二月廿四日葉子聲期賢倩天卒其外舅顧威建方以文事稽鹿城三月初八日始克馮棺一慟而中腸噴絕不能成辭越十七日丁卯爰採江籬而酬之曰痛乎蘭玉摧折一至於斯也維子以連雲之冑夢日之姿既娉修而練要庶丹青價而青冥期詎羣昆之鵲起獨遭迴兮含悲馱馱引步兮蟻封蹟之千莫試鋒兮吹髮缺之疾遂中乎膏盲而扁跗不可醫矧文戰之再迫益維谷而莫支氣佛鬱以煩冤兮資幽恨以長辭天乎痛哉憶子委禽

百晏遺草附集

七年於茲已已之夏先君子養痾郡邸喜為加餐而拜覬於鄰居余獲從謝庭覲子之丰儀也秀眉惠口鼎角匿犀余竊慶其為家駒也而媿松柏之附乎蔦蘿迨子一再挾筴於胥江之湄也余不獨覩子頭角而深擊節於子之文詞胡五色之眩目乃明月而愁遺惟余罹先君子之大戚亦見擯於有司余伯氏後先叔氏而北馳也自嘲嘲子冰玉清潤固同其數奇乃余頑鈍如昔而子遂一蹶而不可復追豈高明來鬼神之窺乎抑弱息薄命灑掃之未宜天乎痛哉余稽鹿城而弱息承訃於葑溪尺悅是持勺水不御誓九死以偕隨尊親誨慰從父之義不妨逶迤泣不發言而忍死以待余歸余亟歸撫諭謂節與烈而並垂乃進

溢米僂然衰經拜夫子於總幃茲手錄祝詞具述死生離
合焚諸几筵子其冥知否耶於戲子之奕世積德累仁罔
有或隳固宜光前昌後胡爲乎紛逢而百罹方形管兮紀
痛更玉樓兮賦離詹尹兮不可問將懣恨兮訴誰余搔首
兮問天禍其福所倚兮詎此理之我欺

又

崇禎八年歲次乙亥三月十有七日丁卯外舅顧咸建謹
率笄女紘祭告於聲期賢倩之靈曰於戲生死離合物理
恆期生也永訣死也于歸斷腸啼叫墜羽參差生者其悲
死者其怡惟子委禽余慚倚玉七載之盟百年以屬方期
翱翔如旦斯旭云何昊天降此大酷於戲弱息曰紘義取

百身草附

三

敬姜詎瞻文采粗辨綱常自承哀訃絕粒扼吭逝將下從
杳冥之鄉內外尊親誨慰哽咽動慈孝理剖節烈強以
溢米泣爲引啜龜勉一息庶幾同穴於戲匹婦之諒九死
不回敦請尊章惠許來歸力疾忍性拜子夜臺生乖舉案
死酬一杯於戲未亡殘喘敢累瀟瀟既見君子復我故里
惟余老婦爲同卧起謂余不信昧雉彼視於戲紘於元旦
妖夢是徵有斃其馬當戶之庭俄若化龍模糊以騰子生
在午殆兆遐登仲春旣望更徵慘夢夢先大夫呼紘而慟
撫摩其首不言心痛先靈頽頽天平奚控計前丙夜若扣
我門大聲者再守犬信信童奴驚起旣闐無人神者告耶
其子游魂訃聞之後或嘯於室永矢靡他厥聲遂息累劫

寃親三生精魄死如有知今夕何夕於戲子之諸昆應繁
其枝尙爲立後庶勿餒而幽明不隔生死以之千古一昔
吁矣何悲

祭文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次子世偁卒旋遭先太宜人太
變蓼莪之哀無以爲生復何心及此今四月十四日偁七
盡矣父子之情又不能闕焉苦由中勉搜哀腸口授兒輩
以告偁曰嗚呼汝年十八而遽歿耶憶汝生之日如昨耳
而已隔世杳不可問耶卽汝死之日如昨耳而已盈四十
又九日邪雲熒荒荒堪堪漠漠風雨淒其以黹黯景光晡
暄而蒼茫爲汝感邪爲汝淚邪嗚呼痛哉自汝亡後卽欲

百身草附

四

迦如生前情事少寫哀思而汝婦未歸汝而來奔汝喪汝
祖母哭汝又哭汝婦而貽我以終天在疚充充皇皇形神
惛惛今稍詮次汝所以生所以死以告汝靈嗚呼痛哉我
年二十五甚憂商瞿汝祖母含飴未弄尤切焦憐越歲生
汝兄佳甫生卽有胠篋之警北堂慈顏終怒如也又越二
載生瓊章又越二載戊午生汝汝與祖父實同年月如夜
光出淵靈根茁枝以爲鍾祥錫羨昌大弓治天祚衰宗必
汝焉藉而汝又生而長暫頽然若削峻骨挺上矐矐點漆
肌肉澤潔背有一痣圍周玄潤端居正中術史佚者或曰
此異徵也我亦爲然私心竊喜七歲就外塾十三學操觚
文有汪洋一瀉之致兼以倣覘無人之氣每高足而闊步

必鈞奇而棄常十五出試瀟灑自賞風采韶秀伏曼容之
倜儻眉目疏朗張伯緒之爽發我時率汝謁張異度先生
於沁園李元禮高自標持許子將世稱裁鑒見汝末坐卽
深器汝而時命之謬郡試致遺高雲鏃翮長風凋羽終年
顛顛永日沈吟悒悒胸懷悠悠日月我曲喻汝泮芹闕藻
亦小事爾何至困衡汝對曰否孰知汝口雖應我而煩冤
莫解朝紫夕結一至於斯揆厥絲昉寧非鬱疹嗚呼痛哉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維彼狂人貪亂荼毒人之無良職盜
爲寇父子之讎戴天豈共嗚呼痛哉癸酉之冬雨雪霏塗
我攜汝姑試于樵李庶或失此售彼稍舒憤懣雖雲山尺
咫川路非遙而弟昆回首不無歎嗛迨夫乍啟王正卽驚

百吳草附

五

驟疾嘔血幾于數升隕然殆乎不起我與汝母焚擣莫擬
亟延名醫窮功診療爰暨春杪霍然起色方幸保于無虞
甘棄捐于進取遂置禾城還歸梓里但求痊好幾竭消摩
倘有南陽之菊水詎惜金錢未逢石上之菖蒲暫蠲痾瘡
於時父母兄弟相聚至樂而葵槿初榮蓮蕖方茂汝母忽
嬰氣虛之疾奄卧枕蓐諸兒遶床朝夕藥餌汝亦在側嘻
然笑語笑語宛在猶可追憶胡然形影歛其杳而昔日委
弊支離而汝左汝右今日康居無恙而哭汝哀汝念言忽
忽如往如存庭花猶故獨無汝矣誰云八龍今焉七矣嗚
呼痛哉既已母病漸平汝體臻復八月試于邑九月試于
郡明月在天黃花映日方將爲汝歌采芣之章青子衿之

色胡期疔瘍之響發于耳後癰疽之毒延至春前塗膏敷
屑湯瀉杌斲悉惟汝母手親浣滌不敢惜勤瘁之勞不忍
畏潰腐之惡迨乎春仲日以就夷醫云弱症受補卽無虞
害第須參朮葆固真元而參貴尤甚逾于金玉千途典質
百端賒貸倘可延生何辭枵腹無論父母罄懸橐乏力殫
神疲卽二月十五日汝猶自取頭上金簪俾償參值以此
思哀哀可知矣詎料參服未完汝身已殞賤與貧兼命隨
數盡子淵蚤死空留白馬吳門顏淵登太山望吳閭文考
門白馬時年十八既亡孰問靈光魯國椎心叩天濺血隕地余何罪焉羅斯
異慘嗚呼痛哉原汝病根絲發本以失意生愁卽有金液
銀丸弗若駿圖之肆益恨桃膠艾炙莫傳鳳肺之壺故自

百吳草附

六

上元以後日以試事憂皇余心忡悒不可弭戢瞻門司隸
恆恐登遲開館平津更嗟來速且因截截之言誤聽萋萋
之錦俾我進退維谷卽願徘徊猶豫再三勉爲決策而事
終弗濟徒怨如簧病歎彌留暝歸泉下趙邪卿所云有志
無時命也如何乃如之人爲鬼爲蜮有靦面目彼奚足惜
第汝死者何年再還雨絕雲歸花落枝枯逝壑東奔靈曦
西匿骨肉分離因緣斷滅一日長辭千秋永閉嗚呼痛哉
汝自二月上泮猶稱善飯既望生魄纔啜粥耳顧自衡文
檄下憂心癩痒每云喉痛至此稍甚醫家略用黃連以清
心火亦非誤投十九之夕河魚腹疾遂幾殆矣廿一昏時
血症復發我與汝母涔涔相對經年舊疾此時陡熾精神

越渫勢豈堪支第恐汝知致傷汝心技拭淚痕歡容對汝
汝兄世佳率諸季幼泣草情疏籲求伏魔大帝各願自減
其所受于天之物祈續汝算叫號哀懇神聽漠然豈以聰
明正直弗徇黃熊之祀精爽英靈立逝青燈之夢我與汝
母額膝俱廼有闡可叩違恤我躬而慘瘁劬勞終難救藥
夜漏將分奄然永訣清眸炯矚曾無亂容呼汝二郎隨聲
響答緘口捫舌固汝素性生也若斯死焉如故傲骨勁氣
將安往歎嗚呼痛哉我自乙丑通籍宗族姻友其子若弟
貧不克振者我實希趙文子生不交利之舉登之薦剡指
可數也而天之報施殊不謂然獨于我子故加奇厄以致
戕生大命殞墜幾欲叩蒼而彌杳恆思問天以無從嗚呼

百身草附

痛哉汝兄弟輩攻苦勤事蕭然數椽日共披誦汝性不喜
韻語所好先秦兩漢古人文詞竊擬步武私或構作琴樽
風月山水登臨夷然不屑之概邈矣天際之想我語汝母
此兒姿骨不凡英采或能似祖豈期大數奄淪九原草露
蚪車忽駕遂傷李賀之生鵬鳥集舍即隕賈生之涕滿堵
萱草樓前孤冷月之鵲一樹荆花夜半叫殘春之雁家門
慘毒酷禍焉追嗚呼痛哉汝年十二爲汝締婚崑山顧漢
石女文康公之曾孫女張異度先生外孫女也醴源茂于
中外芝彩昭于奕葉降明星于玉女探機石于天孫葭蘿
幸附貧陋空慚故百年方託而六禮未成維伊令淑神惠
挺生參過庭之明訓稟絕人之曠識一聞汝訃誓死不二

絕粒扼吭矢從冥漠父母苦喻僅免玉折斬焉衰經來歸
我室執喪拜汝執酒奠汝爾時旁觀者靡不悽酸悲感不
能仰視況在二人有不九迴摧裂者哉嗚呼汝之今日無
婦有婦汝之異日無子有子汝氣雖散不與灰燼偕燦汝
精雖徂不與草木同朽非藉窈窕曷絲致此霸城少婦或
飛繫絲之燕穎川貞女如雷漬粉之書固知奇節烈行耀
今爍古第何咎何孽而萃我兩門娟然女子稱未亡人是
日也黑雲崩頽疾雨噴注屋瓦洶裂楹礎砰激一堂聚哭
如鬼羣嘯天地幽晦疑非人境時三月十七日也而迺慘
中致慘變外生變婦猶在堂祖母先入謀所以欵汝婦者
徐俟汝婦之入而欲一覲其明姿令采以爲痛哀之慰孰

百身草附

八

意填胸悲憤攪傷肝隔迷痰忽升頭目眩暈亟扶摩拊而
猝起不測何從藥餌卽有神岐焉能俄頃卽有萬身焉贖
一息瞞時疾作虞淵劫矣天乎人邪禍至此歟我年十一
汝祖蚤世母子周旋三十餘載倖微微祿歸養五年私謂
遐齡可保期頤必至昊天不傭降此鞠訕嗚呼痛哉矧乃
素無疾病午猶匕箸恐伊哲女蹠起艱勞叮嚀至再悽愴
嗚泣積哀已深怛化遂速是皆絲汝失我慈闈怨汝恨汝
汝知否耶汝若有知依歸祖母祖母愛汝可以娛日夜臺
不寂代我晨昏嗚呼痛哉汝則一死有四異焉昔在丙寅
我以瓊章許字張方伯公子甫及七載我女芝焚已巳之
秋我又爲汝締結願盟迨今亦七更寒暑汝歌薤露胡一

崑邑數符于七而婿不成婦不成婦未成婿者執升堂之禮未成婦者矢靡慝之誓其異一也天官家言人爲命域吉凶定于干支災祥應于年運昔我髫齡方行乙亥運中嚴君捐背實戊午生而今歲在乙亥汝則歿折汝之生年故同乃祖刑傷相準祖孫同符其異二也汝不死則顯女不以節顯婦不歸則祖母不以哀死有因有緣有端有委總以標俠烈之奇行成家門之大事蓼莪風木感愴明發之思柏舟髦髦式繫簡書之勒死有重于太山汝則似之其異三也自汝歿歿終朝哭汝視焉淪形聽焉寂響聞之願云丙夜扣門幽精嘯室則汝魂魄固往彼邪季春八日汝岳翁來哭汝于總幃招汝以楚些指共姜之矢定赴

百憂草附

九

歸之期則于是夕汝乃遄旋僮子睡者咸起驚寤若或極屏俄焉長歎似汝病中呻吟索欵之聲履綦錯然出戶迺息香殘舊館仍返書生之魂夢轉他鄉無恨射聲之鬼其異四也遺文餘卷觸目增哀斷墨零香嬰心生感階荒子真之跡戶闌仲舒之帷枝折嶧山之桐心傷卷施之草東門任誕我則未能西河貽譏竊深自愧寶盃無情左經有慟鶴隕穹天猿驚絕峽嗚呼痛哉語云有奇福者必有奇禍祖母七旬餘六強固康寧汝父涼德脩然松菊當茲北山靡鹽之秋獨有板輿色養之樂三女爲祭則孝儀家風八子孰祥則朗陵品目豈余斗筭所能膺受天道忌盈斯言豈虛故以掌中珠碎膝下龍摧風襲伊蒿山窮陟屺喪

女之驚魂甫定旋傷喪子哭兒之啼血方斑已悲哭母踣厚跣高但存髮白柴心變骨惟有淚紅嗚呼痛哉祖母新喪居廬讀禮擗踊哀餘恍惚及汝欲見無繇涕零曷已苦蓋之間口授汝兄與弟隨時濡墨焚之告汝汝性不飲醕醢既陳是必饗之若平生歡筭薑辛毒概不進汝倘或幽明不殊仍須忍性攝疾毋以父母而傷汝神毋以兄弟而瘁汝形汝婦風儀春月冰操秋霜毋以婦故而縈汝念汝有祖母可倚倚大姊三姊可聚首也嗚呼痛哉

又

嗚呼汝姊瓊章昭齊死俱作皎口佛事獨汝以祖母大故哀毀皇迫未暇及汝今五月六日祖母七七期也敦延法

百憂草附

一

師行瑜伽義汝與八弟附焉四月十四日我作文祭汝時八弟方病汝幽冥中亦未知我又遭此慘也十六日八弟殤亡今又二十一日矣我祭汝文云誰云八龍今焉七矣七又亡一能不悲哉汝兄諸弟在祖母靈帷前朝夕執事獨不見汝常疑汝在病中恐不勝答拜踞起之勞而嗚嗚一聲又未嘗不疑爲八弟哭也方今葵花盈庭萱草繞砌蘭葢馥郁以生香藥枝婀娜而挺綠獨汝長辭人世闐然一棺壯志雄心愁思悶想盡付之荒煙蔓草燼冷塵銷紅淚飄殘猶作倚闥之望清閨夢斷空鎖化石之魂舊硯生苔遺書縈網紙窗晝寂鬼火夜寒嗚呼痛哉汝素有傲性待諸季弟時有不可犯之色今八弟依汝汝慎勿然朝餐

暮歲幸善視之粟粟之顛供諸几上亦時時分與之也八弟未能識字汝可語以父母之意相見無期淚痕在袖重還何日腸寸如絲而已

祭弟聲期文

葉世佺

嗚呼聲期與爾同生恩篤情結願言卒歲攜手黃髮嗟我人斯胡然忽歿芝焚玉折骨肉離杳痛難言矣傷如何矣爾年十八爾志甫壯有何罪惡遂至于死死亦一耳慘則萬狀風哭雲愁霜淒露冷泣斷猿腸淚殘鵲血嗚呼痛哉自爾亡後兄弟無聊一室悄然半窗寂寞有思必悴靡感不傷矯首悲風徒空涕隕舉頭杲日長與恨綿猶憶少時爭花弄草嬉笑紛然長就外塾稍識詩書未嘗一日離也

百良草附

二

又幸雁行多序私竊自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少幸敦睦長克天倫身慚至行庶同共被之風家雖小康實有易衣之事故嘗相與語曰古人稱兄弟猶手足也世風澆薄視同路人三復在原深可惋惻夫孝子所以事其親不敢自謂盡也庶能勉于兄弟或無忝于父母我二三人期共勵之乃一世未終千秋永絕昔時憂喜自分同懷今日存亡忽焉異路嗚呼痛哉辛未之春余就試矢志怪怪胸臆報願見人獨坐帳中私爲淚落爾適見之慷慨歔歔掩面相泣此時余忽忘我之慘而重感爾之情益相對泣下旁觀諸弟亦復泫然因念落寞之中同氣逾重窮愁相依貧賤相卹惟有兄弟莫能易已何生聚之不長乃死別之太速

既長者之若此靈速者之忍言四鳥乍分空怨恆山之翼三荆忽萎徒傷田氏之枝未聽白曲衫袖幾乾有似羊碑淚痕空墮嗚呼痛哉壬申秋杪余偕爾及威期同試我二人倖售獨遺失爾先擯郡理爾遂鬱鬱以斯成疾良工懷寶蚤掩泣于荆山逐客幽愁終愴神于湘水膏肓之入已深鍼石之攻弗效一領青衫不能消受終焉飲恨竟于歿身天乎人邪命也何如昔我阮途之慟爾共傷心今爾楚些之招我空回首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我祖我父世以宦貧家無幾室屋止數椽諸人相聚共一斗室黃昏夜雨夏簾冬缸商摧古今誰浪笑傲情誼何如樂可知也故凡語言議論必以相質爾爲子期知我尤甚及爾病時心常憂

百良草附

三

鬱終朝抱悶余曰憂悶所以致疾也澹然靈心自當枚生之發耳父母爲爾病日夕焦勞爾豈不知且吾輩所以處兄弟者何如抑反以疾貽父母憂乎爾喟然乃曰我固知之但情況實不堪雖力遣其奈終作惡何余固知爾愁懷縈結不能矯強忘情也孰意遽有斯慘乎一枝先折年年雪涕于棠花人字不成夜夜迴腸于雁影憂愁非一半相妨風雨共百端交集剩殘編于北榻棄斷簡于西窗空遺子敬之琴獨有士衡之論寓日觸懷人亡物在昔年秋風木落幾度歲華今宵暮雨花梢永悲長夜嗚呼痛哉客歲冬問余外父首蓓春穀余往就彼爾恨夫途之修也語三弟曰吾輩久聚未經離別乃一室分袂自今日始病裏愁

懷情復淒然嗚呼斯言也其有聞之不墮淚者乎故余羈身在外念家中父母康寧諸弟安好不更繫懷獨爾抱病在身未能全瘥每一念及未嘗不快怏然與故鄉之思俱黯也乃余以孟春二十四日抵家與爾相聚僅一月耳遽生此變何其不測一至此哉昔日之別聚晤可期今日之別永世不再痛心辨標奚復加矣爾自去年秋冬以來因耳後之毒受諸楚苦故焦心日甚及余從陵陽歸爾因別久見余歸有喜色語諸弟曰昔與大兄別今復握手矣日月固甚速耳嗚呼言猶在耳已作隔世之人肉尚未寒遽失生前之面半世恩情高山俱邈一堂歡笑流水無期嗚呼痛哉爾之死日實無生理治瘵靡效返魂無術已知人

百果草附

三

事之必不可為庶幾天心之或猶可控余泣謂諸弟曰兄弟八人忽遭斯戚死生榮辱相期永終今何如也與其有一人死我無以生為若獲俱生長貧賤以終身幸也我家敬禮壽亭關侯精虔供養非伊一日叩之必倖報焉誓當移七人之物益此殘生于是諸弟皆泣咸以為然敬書一疏焚告帝靈同心灑血碎首赫濯之前叩罪焚香誓魂塔墀之下豈意德威高遠不矜隕萼之悲神化幽玄莫鑿如剡之慘悲夫至于人力竭矣天不佑矣當此之時見爾奄然在床一命垂絕救爾不能代爾不得撫手足以叮嚀忍柔腸而泣別謂冥數之難逃遂聽爾之永訣嗚呼痛哉已矣不復言矣對森庭之玉樹睹當戶之崇蘭悲絕寒之離

鴻愴高天之孤鶩悽風篁之戛戛搖露柳之飄飄傷彼岡之不瞻歎池塘之徒夢怨樓前之花萼恥家食之茹蔬念與爾之相失知再會之何時嗚呼痛哉感當死後憶在生前雖幽明之已隔豈情念之有殊離別之悲爾豈不然生既鬱鬱而死死後萬勿泣望故園復作黃泉斷腸魂也嗚呼痛哉

祭亡兄聲期文

葉世俗

二兄聲期卒余兄弟形神荒昧魂魄靡歸又遭祖母之變遷延多日始得草文陳情灑淚以告於二兄之靈曰嗚呼日月恆逝川流莫停一爾過隙永歸長夜天分比翼之鳥地折連理之枝芝枯玉隕傷如之何憶余兄弟同居同處

百果草附

古

十有餘年附同枕之風篁共衣之義聚首日久恩愛最深一朝隔斷萬古慘愁日悽悽而光寒天黯黯而色苦風蕭蕭而悲號雲漫漫而惜楚嗚呼痛哉自兄亡後生前手澤觸目增哀舊時風景嬰心致痛悼飛雁之中斷不復成行羨八龍之並躍忽蹶其一音容未杳離骨肉于天涯笑貌猶存隔悲歡于泉路水關山高愁其何極天長地久恨與俱深嗚呼痛哉憶自初生扶床學語時大兄稍已成立則飲食嬉笑朝夕相與者惟兄佩飾蘭鴈跨竹馬分花弄草靡不相隨暨及稍長無不同几披誦一席吁吟迄今十有七年竊幸瓊芳蕙茂蘭發玉暉鸞龍多序幸同鄂鞞孺茂共鳴上借伯仲心愉貌和氣孚神洽雖或倨色一時曾

何介意發言三倒靡不怡顏友于何如忍至此哉彩雲飛
散玉樹摧萎蕭齋畫鎖空悲子敬人琴泉扃夜遙不復西
陵亭館裂肝腸而寸斷誰爲百贖其身灑血淚以長枯奚
是再逢之地是以並巢之鳥悲其離翼同樹之葉怨其分
枝物猶如此人豈無情矧在恩爲手足義著友恭幼則垂
髻老同白首此于世間亦爲恆事何獨于今罹茲劇慘姊
喪兄亡不一而再昔年夜被猶存共卧之痕今日晨蔬已
絕並加之簪果使蓬萊有藥何返魂之術弗傳卽令華表
可歸恐化鶴之年難必嗚呼痛哉去年冬初大兄往赴南
陵余兄弟依依言別執手難留牽芳草而繾綣折楊柳以
低徊雖歸期伊爾會晤有期然六百里之遙二三月之隔

百異草附

五

自生及長無此遠別興言及此離別之情未嘗不與雲山
之邈俱修也嗚呼生離若此死別何如卽此一言寧忍復
憶雖父母恩深弟兄情重塵緣旣斷頃刻難留華亭杳杳
永無黃犬之書易水蕭蕭奚啻白衣之送煙雨淒愁氛埃
黯結嗚呼痛哉畫荒荒而難暮夜杳杳而彌長氣鬱鬱而
奚伸恨茫茫而疇極一時懷想卽欲呼兄幾度相忘恍如
喚弟聽孤雁之哀鳴斷腸奚挽愴幽鶻之獨叫滴淚空絲
嗚呼痛哉嘗憶花時酒候月下風前凡諸兄弟咸共追隨
笑語紛然曾無異議或談往古評品當今詎期一旦忽焉
至此卽是魂魄來歸猶然笑傲終于幽明旣隔奚盼言辭
空餘蠟燭長想火攻之時豈爲豆根有似釜煎之泣嗚呼

痛哉倘當陰風夜雨淡月斜昏余兄弟促膝共坐則詠歌
可以怡顏高談可以快志雖雨悶風愁一時俱盡倘有一
人他出則半室蕭然遂覺無聊雖大丈夫志在四方必不
以數日之別結愴關河然同氣愛深于斯可見矧以死生
之別無涯之痛兄獨不念數年相與一旦長捐昊天罔極
何絲圖報生日劬勞死時悲慟兄若有情寧忍忘之半生
之聚首長辭數載之深情竟逸重泉漠漠徒看總帷長夜
悠悠空歌薤露嗚呼痛哉方兄寢疾在床父母百計營求
秦和不效趙鵲無靈固知膏肓之疾藥石難攻猶冀天道
常存神明必佑故惟向伏魔大帝懇哀祈祝上自父母下
及幼弟叩首泣血額膝盡裂帝閭可叩敢愛此身詎意靈

百異草附

六

神不援終于銷骨一日分離千秋永訣豈前生罪大惡極
雖神施莫可挽回抑心力微賤舉念不誠不足以感蒼顛
歎何求之甚懇而聽之漠然也自今以後空房無響棖桶
生塵玉笈身籤惟餘圖史舊几石硯空伴詩書月明猶照
欄前幽魂何處烏啼日來花下握手誰看窗花寂寂王孝
伯黍離之哀庭樹蒼蒼曹子建山丘之痛我兄弟輩朝焉
此室則朝焉嗚咽夕焉此室則夕焉懔懔歲月有時易也
感悼何時歇也嗚呼痛哉且祖母拊膺大慟一疾遽亡八
弟忽患癘風又傷徂謝我之遭逢亦云苛矣兄則庶依祖
母之傍或免孤棲之苦誰其伴侶卽八弟否大姊三姊曾
相見否龍華會上證入有期幸惟自愛勿以爲念嗚呼居

兀兀而不安行忽忽以何之心茫茫而無主神黯黯以如
疑寫心中之鬱結陳數載之微情寄悲哀于一日托怨恨
于生平庶望異世可逢尙識鮑靚之井來生不昧卽同羊
祐之環嗚呼痛哉

祭亡兄聲期文

葉世侗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兄聲期卒余兄弟肝腸寸斷
痛恨填盈殊不欲生弟世侗流涕銜哀聊寫平日之情以
敬告于兄靈曰嗚呼人生自古誰無死喪兄弟分離手足
拆散則古記載間亦往往有之然白髮黃耆期頤衰老而
死分也生多疾病槁形枯骨喪亡之慘時時慮之俄而死
焉亦夫人所常也卽少年壯志粹然殤蹶或兄弟間友愛

百吳草附

七

微有疏間則亦未至于慘極也未有如今日者矣嗚呼二
兄昔我昆弟如鸞如龍旣幸多序且欣敦睦胡然朝露忽
焉往逝雁行中斷棠萼摧折日月銷光山川崩裂數年相
與一旦長離半生手足千秋永訣楊津之參問已矣伯康
之事保難再痛何所極恨何所止悲夫容顏猶昨笑語如
存而已杳不可得而一見矣嗚呼痛哉想夫弟自有生以
來何曾與兄一日相離也分梨競粟喧花弄竹與夫事師
從學披几誦讀劇談詭論扼腕抵掌追遡古昔慷慨今時
何有別室靡不同席或有一人往彼異處偶然目中此時
不見無不馳神卽爲尋想義存友于形亡爾我庶期李充
之居實同姜肱之被乃相悅幾時而永別斯促生惜一時

之異處死容千載之隔世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痛
哉平日父母常有分與或祖傳書典或隨常器什諸如紙
筆刀礪之屬各人分有吾二三人必更共之至若所分諸
物或始屬一人後又屬一人如此者甚多父母見之則曰
汝輩不常情何數數換易乃爾邪我諸人則私相語曰雖
父母之訓不敢不遵然此正吾兄弟所謂形亡爾我者也
陰慶推居何待封侯薛包讓業素同敦行追往年之同志
自可娛情念今日之離懷何堪銷骨哭斷寒猿之腸淚灑
昏鴉之血嗚呼痛哉想我兄自壬申之試別足而歸大兄
三兄旣採泮茆遂時或同出而起居朝夕依依相對者惟
弟與兄而已矣兄自擬垂天暫悲搶地眉案橫愁心懷鬱

百吳草附

六

結雖弟介諸旁觀每亦爲之歛歔動容此固飲恨不能已
已者也然亦謂日月易逝少俟異日爰賦子矜抑鬱之懷
遂茲消矣孰意卽以此而殞其生乎長揚未賦可憐九地
黃泉靈光不存孰問千秋白日嗚呼痛哉自兄亡後靡不
傷心物是人非觸目慘象階前細草空自芳菲檻外名花
徒然絢爛庭室如故相聚依然痛一雁之孤飛傷二鳧之
異域遺簡有荒煙聚散舊床惟嗥鼠去來卽此室中幾年
攜手促席同牕而今已矣一至此矣憶余兄弟閒談暇論
各言胸志兄必高談闊赫之議雄吐得意之懷倘或後日
吾諸兄弟倖徼風雲叨獲尺寸念茱萸之淚想原隰之哀
是使我一生無解顏之時而百年皆隕涕之場矣嗚呼痛

哉吾兄弟又每觀山水賦記靡不神游慷慨則言曰爲人
一世不遍游名山曠覽大水非夫也因寓辭兄隱羅浮三
兄隱崑崙弟居岱輿今乎我兄忽焉焉往豈子晉乘鶴遂
登緱氏之巔初平牧羊先入金華之室兄其往羅浮也邪
縱雲霞可以徜徉何恩情遽能斷割爾之身與吾之淚俱
如絲然飄搖在天地間而已然吾兄棄世以後舊時書室
忽聞啟牕之聲急往視之寂然無人又夜屣掩閉明早視
之釜檐落地門闔洞開遍訪諸人各不知識則兄又依然
在聚乎數年連袂倏杳隔于夢境幾載面對徒恍惚以神
交嗚呼痛哉念吾兄生前姿度俊爽長身挺立力能舉重
而以弱疾死是可信邪不可信邪或者我兄弟輩文章議

百果草附

九

論過自高矜元非星聚每云荀氏之龍何常齊聖必謂高
陽之愷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故兄亡之後又殤八弟荼毒
之酷乃自招歟每一念至肝腸俱碎衛玠之百端茫然交
集子猷之一慟恆爾欲絕庶將閻羅老子斬其頭而焚其
居玄穹上帝披其庭而數其罪然後可以消此恨乎嗚呼
痛哉

週年祭文

崇禎丙子二月二十四日父告於傅曰嗚呼痛哉風帆細
雨孤舟亂煙天涯腸斷游子魂牽我從吳山載言遄旋歸
來庭戶花飛草芊寂寥總惟汝又暮年傷心慘目淚盈流
泉嗚呼傅兒汝生十八豈云易焉悠悠日月恩情萬千一

朝歇絕滔隨逝川餘衣棄履剩墨殘篇但畱愴惻空委悽
憐幾回摧裂無絲問天嗚呼痛哉有汝母在悲哀共恤母
今又亡我如旅客母也殞命實傷憂感念言春期鞠凶紛
螫自謂人生必無再厄忽焉禍嬰莫延昕夕歔爾徂淪天
崩地坼嗚呼痛哉蕭然一身徘徊故棲哭汝哀汝鵲紅獨
啼汝辭母去半載方奇泐師告我山中見之子母相見云
胡不夷汝則有母生者何依母見汝面是否漣湏嗚呼痛
哉汝之貞配矢死靡他精嚴梵行習修三摩虔誦法典保
汝冥痾汝於九原猶沐慈波嗚呼痛哉汝學古文亦有韻
語手跡猶新人今何許我簡遺篇泣涕如雨寸管斑痕含
哀草序汝母奄謝悲慘無緒今因母集汝偕並舉寸紙精

百果草附

三

靈誰歟鼎呂庶完汝念沈浮聽與嗚呼痛哉去年亡日寒
日逾三今年遇日榆火未鑽碧桃旖旎燕子呢喃荆花偏
茂砌草尤藍室無母矣空庭畫簾兒無汝矣兄弟巾霑景
光宛昨憂思焚悵愴再見以無日恨長鎖而奚堪望幽魂
之不返哀庚信於江南情況恨乎永晝淚浸淫其滿衫嗚
呼痛哉

百果草附集終

兩邑申文

蘇州府吳江縣儒學廩增附生員等

呈為儒童因試殞生笄女聞訃矢節懇乞申請

學院俯賜附學虛名以鼓士風以慰幽貞事竊惟志士才人功名最急貞妻烈女今古艷稱故閨門為風化之原而學宮為激揚之地立名立節咸競出於青衫或升或沉忽齋志於黃土如今春

宗師較士之日有儒童葉世傅之就試以死而笄女顧氏之聞訃欲殉者世傅係葉工部紹袁次子秉心既慧誦習尤勤雖當舞象之年已奮攀龍之志遂扶病以強入院試詎嘔心而即殞其生臨終永訣之言猶恥齊民

百果附

為伍貞女奔喪之泣亦憐泮水無名今顧氏幾次投繯已甘毀面永矢靡慝足熾貞風是以司空悼亡欲題片石為諸生之墓况且弱年勵節願附銘旌為文學之妻謹按顧氏係文康公之禰孫忠孝宗風女子亦鍾其異表問他日

朝廷必錄其真哀此穉孺堪扶頽俗計日卹葉生之死無如薦以芹藻慰顧女之生可令夢斷鱣堂伏乞

備具情節上申

學院懇將葉世傅批附空名於入學案驗之末不惟葉生修文地下亦知死後名列膠庠且俾顧女守志空幃可為異日表揚增重輿情甚慰風教尤彰隨蒙

吳江縣知縣章 參 看得葉世傅執林夙慧之英松

陵後來之俊弱不好弄經史之腹便便業蚤成家雲霞之管粲粲兼之孝義性生風雅閑習讀祖父書亦世其德勵賈終志思用其才所以勻舞乍離咸推祭酒玉摧既泣尤惜遺珠顧氏盟栢舟而靡他女貞難於婦節痛子衿之未售死被庶即生榮夫章甫縫掖之服何死何生總取其表俗且志士烈女之心一生一死均足以動天則夫追厠鬢序之員寵以茂才之號使未能進之一步聊以解憂既可借輝芸案庶不識面之兩髦突而欣慶亦可永砥栢舟此追亡念存之苦心亦旌良慰烈之創局比木天贈孝廉之例

百果附

典緣義起乞芹香續齋志之膏情至理彰者也申蒙

學院倪 批 閱詳令人心惻傷哉一領青衫遂足為續命之膏乎童為名死氏甘節殉名節二字雙蠟競美故錫以茂才之號該縣所謂典緣義起情至理彰確乎其言之矣更見衣冠名器生慎而沒寧若此仰縣遵行具絲繳

蘇州府崑山縣儒學廩附生員等

呈為奇貞永矢齋志未酬懇恩申請優異以候

題旌以勵風教事竊惟學宮廣厲義與節並崇闔門化基貞與烈兼重矧以從父之年而誓守殉夫之志以慷慨之操而勉就從容之圖夫也嘔心於子衿女也扼吭於

婦道非隆異數曷闡幽光伏見本邑顧氏係庠生顧咸
建室女許字吳江葉工部紹袁次子世偁幼稟端凝長
閑訓迪甫當二八之齒未結九十之儀屬夫世偁以癸
酉府試見遺成疾乙亥力疾就試致殞氏聞訃遽已投
繯遂爾絕粒家人環救曉譬百方泣不發一言噤不受
勺水諭以在室者應體孝慈則謂古貞烈誰無父母凡
厯五日殆餘一息矣咸建痛其之生致死許以之死靡
他始勉沾膏默若領首乃扶掖起立躑躅于歸衰絰而
拜尊章髣髴如見君子天未悔禍踵邁閔凶儼然膚立
而并髮殷殷牆壞而爵踊病克成禮毀幾傷生凡在見
聞無不嗟悼於是殘喘雖已僅屬而食息不復猶人首

日景附

三

如飛蓬欲追務面之勇日一溢米僅免滅性之傷惟屏
居而臥痾或吞聲而禱誦夏日冬夜時作同穴之觀一
息百年祇聽在天之數斯誠

國家瑞氣所直而亦文康世德所詒永勒貞珉可風末俗
者也方今

聖化清明首崇風教若顧氏貞節迥越應蒙踰格

題旌卽齒例未符尤冀立時獎異除葉世偁現蒙吳江縣

月文申請附學外伏乞下採輿情曲成苦節申請

學堂准批行縣將顧氏俯賜優獎俟

題特旌近伸摩厲足增東序之光遠備褒揚益增南國之
化世道幸甚士心幸甚隨蒙

崑山縣知縣葉 參 看得兒女初沒名聞未免更絃
死當還陰少婦或能著操乃顧氏甫笄而字遂堅以貞
一死殉夫者其氣憤餘生猶視聽人間終身酬志者其
節艱至性已倡隨泉下他年合否惟望夜臺此日飲冰
空悲蘭室善先應卜善後成始預識成終儻微
憲策之標留待彤管之拾緣係貞節事理擬合請詳為
此今將前緣合行具申伏乞照詳示下遵奉施行申蒙
學院倪 批 顧氏貞節可風准入憲綱獎勵勸繳

崑山縣為仰體

宸衷等事蒙

本府推官劉 信票內據崑山縣申送生員某等公舉

日景附

四

節婦顧氏行實前來內稱先經吳江縣已申

學院批示訖繼而各生呈舉到縣亦經申蒙批開云云
據此查得既經兩縣申明何不於前送節孝冊內造入
其原行詳卷合行弔查為此票仰該縣即將原呈顧氏
緣繇竝取該學結狀刻期申送覆確以憑入冊類報施
行等因遵依行准儒學牒開帖仰廩增附生員等查勘
得顧氏係本學生員顧咸建之室女崇禎二年許字吳
江縣葉工部之次子世偁崇禎八年二月世偁因試病
故氏已投繯自盡家人驚救獲甦五日不飲不言九死
靡他靡慝父難熬視許守志以全生女乃勉從爰忍死
而甘節遂於是年三月力疾衰絰隻影于歸踵罹北堂

之喪垂絕壞牆者再日臥病於一室足無踰閭之蹤僅
延息以薄糜時切同穴之想蓋殉夫者其本願烈以克
貞而從父者其苦思孝以成節斯誠天挺之正氣抑絲
風教之嘉徵允宜褒揚以彰異數等情結呈到學該
本學署教諭舉人霍 同訓導張 參 看得顧氏蘭
閨弱姿柏舟壯志扼吭絕粒已慷慨而殉夫扶掖于歸
乃黽勉而從父孝慈之誼勉著節烈之操克兼死而僅
生膚立自將猶成笄髮之禮生而如死糜汁度日求遂
日暮之思視昔截髮斷臂之勇罕在三星未榮之初年
卽彼懷清石窳之褒惟此兩髦方髡之稚質稽諸往牒
實罕前聞

百果附

五

本朝惟文懿章公之母未嫁守志卒撫姪以成大儒勝國
僅平江趙子之妻許婚聞訃誓養親以矢永節而蕞爾
崑邑兩見其奇顧絳之母王已繳

旌典世傳之妻願允愜輿情敢曰庠序之作人實惟

朝廷之廣厲宜隆異數以闡奇貞等因備牒到縣覆勘無
異該

本縣知縣葉 參 看得云云

詞前詳
院參語